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集部  
第二二七冊





責任編輯：孫言誠 賀 偉

ISBN 7-5333-0615-5



EB27/01

#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二二七

(大陸版·限中國大陸發行)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出版發行

(濟南經九路勝利大街)

廣東精裝印務有限公司印製

787×1092毫米 16開本 52.375印張

1997年7月第1版 1997年7月第1次印刷

印數1—100

ISBN 7-5333-0615-5

Z·60 集部定價：127800圓

# 集部第二二七冊目次

## 集部·別集類

漁洋山人文略十四卷

〔清〕王士禛撰  
北京師範大學圖書館藏清康熙刻王漁洋遺書本

一

蠶尾集十卷續集二卷後集二卷

〔清〕王士禛撰  
北京師範大學圖書館藏清康熙刻王漁洋遺書本

一九〇

南海集二卷

〔清〕王士禛撰  
私藏清康熙刻本

三七〇

雍益集一卷

〔清〕王士禛撰  
私藏清康熙刻本

三九九

抱山集選一卷

〔清〕王士禛撰  
北京師範大學圖書館藏清康熙刻王漁洋遺書本

四二〇

鈍翁前後類稿六十二卷續稿五十六卷(一)

〔清〕汪琬撰  
天津圖書館藏清康熙刻本

四三三

# 漁洋山人文略十四卷

〔清〕王士禛撰

北京師範大學圖書館藏清康熙刻王漁洋

遺書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漁洋文略

十三卷》提要

## 新城先生文集序

天以天下之文章付之於人，柄莫大焉。文章之事，任之於已，統莫重焉。天下之物，皆有其獨文章爲天下之公器，天以人之所可私者授之於人，不難於齊給其欲，而獨若斯之以文章非以其可公天下乎？人之所有，皆不旋踵而奪也。獨文章歷千古而久存，人以天之所旋奪者，有之於身，不難於備享其盛，而獨不能與於文章之事，非以其可歷千古乎？以公天下歷千古者，舉而昇其柄於一人，總其統於一身，而豈偶然哉？天於是人必萃其淑靈和清之氣，以生故往往近者以十年遠者至數百年而後得一興焉。若唐之李白杜甫之於詩，韓愈柳宗元之於文，是也。文始於六經，聖人之作承之以丘明，馬遷仲舒，賈誼，劉向，班固諸賢，而後昌黎柳州出而彙其傳，詩始於經之三百篇，承之以屈子之騷，蘇李曹劉陶謝之五言，至沈宋子昂源明盡古今之體，而後李白杜甫起而集其盛，則夫李杜韓柳非數百年而一作者乎？其間王維孟浩然高適岑參韋應物李翱皇甫湜之輩，人雖遠世，而世不絕，有新舊數十人而一統



者也夫越數十年而一生其於文章往來未斷  
柄所寄統所分屬者焉若其盡操天下文章之  
柄而紹古今之統者則非此數百年而一生之人  
不可新城王先生既亭天之所付以統系古今之  
作者蓋數百年而一生之人也詩有漁洋山人前  
後集三十八卷蜀道南海集之孤行者又各二卷  
天下之人無不知誦習之者其推尊而歸向之以  
爲先生今之太白子美也雲章近者亦以此序先  
生之詩羣知其非溢美矣先生之文其散見者雖  
多而未有專刻行世其所爲序記碑誌等得其一  
言者爭實以去而語之以先生之文昌黎柳州之  
文也容有或信或不信者自雲章考之固嘗以先  
生之詩蓋不爲李不爲杜者而其爲詩人之總萃  
得乎國風雅頌之正者猶之李與杜也其文亦不  
爲韓不爲柳者而其爲文人之總萃得乎續言記  
事之正亦猶之韓與柳也先生以秀偉特出之才  
經傳史記百家巨細穿穴其詞所從出莫之紀極  
而皆本於意所獨運故未嘗一襲李杜韓柳之所  
已言以之追配平李杜韓柳而無不足而世之或  
信或不信者則以詩家自宋南渡以來太白子

美之宗風雖有有意以擬之者而力皆有折  
明自初葉以後尤散亂而無統先生之詩出蓋五  
百年無此作矣故見者翕然而師尊之無異賡  
又則大昌於宋下迄於唐應德歸熙甫猶有昌黎  
柳州之具體存焉夫亦流風未墜見者仰而玩之  
乎今蠶尾集之刻爲詩二卷爲文八卷又次其雜  
文舊藝十四卷別爲集將與天下盡見之矣其尊  
先生之詩於李杜者信之尊先生之文於韓柳者  
罕有不盡信者耶先生既自以數百年而一生之  
人振興斯世之文章而尤樂與斯世之君子共其  
旁奇之柄分屬之統磨礪洗濯爭相奮於數十年  
之間固已彬彬乎有人也士之幸而出其時者與  
先生並世宜知天人之運會文章蓋特際其盛爲  
數百年而一觀者其亦慶已之遭也哉若夫先生  
受知  
今上特擢侍從歷今二十年位登列卿清忠諒直  
以道自將爲中外所共信此則先生所以爲文之  
本學者又不可不知也夫康熙三十四年十月嘉  
定受業門人張雲章謹序

漁洋山人文集目錄

卷一

四川鄉試錄序

西巡日錄序

長山縣新誌序

豐城丁氏族譜序

曲風七月圖序

歸潛志序

淄乘徵序

光嶽英華序

唐賢三昧集序

唐文粹選詩序

感舊集序

佳山堂集序

徐詩序

卷二

竹垞文類序

回中詩集序

雙江唱和集序

西山唱和集序

嵩遊詩選序

黃澗詩選序

笠山詩選序

陶庵詩選序

玉巖詩選序

蕭亭詩選序

蓮洋詩選序

悔齋詩集序

卷三

邵孝威被徵詩序

使粵集序

南征詩集序

東渚詩序

覽古詩集序

突星閣詩集序

惺松堂集序

東浦詩集序

倚聲集序

八受集自序

過江集自序

送奉東安序

癸卯詩卷自序

卷四

遊鷄鳴山烏龍潭諸勝記

遊鍾山靈谷寺記

遊金陵城南諸刹記

遊瓦官寺記

中登木末亭記

夜登洪濟寺記

登燕子磯記

遊牛首山記

遊獻花嶽祖堂記

遊攝山記

遊寶華山記

金山題名記

焦山題名記

北固山題名記

鶴林寺題名記

招隱寺題名記

竹林寺題名記

生生菴題名記

卷五

劉孔和王遵坦傳

任民育楊定國傳

少司徒焦公傳

馬文毅公傳

樂靖顏先生傳

田格所先生傳

范先生傳

張處士傳

張先生傳

卷六

學子萬公權家傳

貞烈韓孺人傳

李母刁孺人傳

烈節董淑人傳

王節母徐氏傳

烈婦郝氏傳

李烈婦傳

董烈婦傳

五烈節家傳

魯劍俠二事

卷七

誥授光祿大夫總督陝西三邊四川等處軍

務少保兼太子太保兵部尚書兼都察院

文略目錄

三

右副都御史世襲阿恩哈尼哈番論忠毅

孟公神道碑銘

誥授奉政大夫吏部稽勲清吏司郎中王公

墓表

誥授朝議大夫提督廣東學政按察司僉事

張公墓表

誥贈中大夫山東轉鹽運使司運使王公墓

表

張學海先生墓表

吳臨領墓表

許康李君墓表

卷八

誥封中大夫通政使司右通政伊公墓誌銘

誥授資政大夫巡撫雲南兼建昌畢節等處

地方贊理軍務兼督川貴兵餉都察院右

副都御史伊公墓誌銘

勅授文林郎掌山西道事山西道監察御史

傅公墓誌銘

誥授光祿大夫光祿寺卿龔公墓誌銘

誥授朝議大夫四川按察司僉事南公暨配

田恭人合葬墓誌銘

文略目錄

四

誥授中大夫河南布政使司分守驛傳鹽

法道參政杜公墓誌銘

卷九

誥授奉政大夫廣西分巡左江道按察司僉

事李公墓誌銘

勅授文林郎河南道監察御史趙公暨配房

呂二孺人合葬墓誌銘

誥授昭勇將軍重太公墓誌銘

候選知縣馬君墓誌銘

待封徵仕郎文學陸君墓誌銘



賜進士出身高君墓誌銘

容城縣教諭趙君墓誌銘

勅授文林郎內丘縣知縣吳君墓誌銘

張宜人墓誌銘

卷十

誥授中憲大夫陝西布政使司左叅議王公

行狀

世父侍御公逸事狀

誥封朝議大夫國子監祭酒先考府君行述

誥封宜人先妣孫太君行述

卷十一

文略目錄

五

賜進士出身先兄東亭行述

誥封宜人先室張氏行述

祭 誥封奉政大夫李太公文代祭酒公作

祭孫無言文 祭張母景碩人文

卷十二

書殿閣大臣年表後

書劉襲塚碑後 書先考功兄年譜後

王東臯紀略書後 跋古周易

跋易雅

跋左傳補注

跋梓山集

跋笠澤集

跋河南集

跋武溪集

跋河東集

跋玉楮集

跋石田集

跋元遺山詩

跋葉文莊公集

跋金薤琳琅

跋沈文端公家書

跋祝枝山書

跋邊習詩

跋弘正詩鈔

跋張忠定公修扇紀事

跋慈齋二書

跋王仲山集

跋金與安手蹟

跋張忠定公題射雕圖

跋自書宋人絕句

木瓜詩辨

金人南遷錄辨

卷十三

孝昭皇后諡冊文 祭天妃文

鑲紅旗副都統阿爾虎 諭祭文

太子少保正白旗副都統徐大貴 諭祭文

鑲紅旗副都統佐領阿爾虎碑文

副都統佐領阿爾虎碑文 第二稿

太子少保正白旗副都統徐大貴碑文

恭請酌定 先師祀典疏

請正從祀諸賢位號疏

請增從祀理學真儒疏

請修經史刻版疏

迎駕紀恩錄

北征日記

紀琉球入太學始末

卷十四

長白山錄

廣州遊覽小志

五言詩凡例

七言詩凡例

文略目錄

七

漁洋山人文略卷五

新城王士禎字貽上

四川鄉試錄序

皇上御極十有一年天下當復貢士於鄉禮臣列  
名以請仰荷 睿裁命臣士禎臣日奎典試西蜀  
伏念蜀古西南徼也山川險遠距輦轂六千里徑  
蜀幅員且萬里兵燹之後天府沃壤盡纏荆棘恭  
遇

世祖章皇帝神武戡定天清地寧遺黎乂安乃眷  
西顧矢其文德二十餘年漸已家習弦誦戶被

文略卷一

書其在於今正生養教育為 朝廷得人食報之  
日也顧臣以弇鄙小儒膺茲鉅任拜 命驚惕中  
夜徬徨畏或隕越於是戒車星馳陟雲棧踰巴關  
羊腸鳥道十步九折蒙宿霧陵迅湍深箐竊窺虎  
豹叫嗥叱馭而前凡七十餘日始抵成都既至云  
相與誓神受事探策決題進提學僉事 張某所  
遵士一千二百有奇三試之積旬有五日得士四  
十二人副貢成均者八人錄文二十首以獻臣當  
殿言簡端 臣惟國家致治首重人才人才之盛莫  
先制舉古者用之所重者道德而已唐虞之世命

司徒以敷五教命典樂以教育子而載采九德實  
出其中周官大司徒以三物教萬民而實興之鄉  
大夫三年則大比其德行道藝而興其賢能獻書  
於王登之天府三代以上遐哉尚矣西京而下  
士之途大約有三曰賢良方正曰孝廉秀才曰  
士弟子建武以還又有有道直言獨行高節清白  
質直諸目故兩漢得人號稱極盛洎宋俗流競選  
舉夫實左雄始議變法傳儒者試經學文吏試  
奏此唐宋來制舉所由昉也迨乎魏晉又設九  
立中正及其弊也乃至上品無寒士下品無高  
故旋行而旋罷自唐宋迄元明乃一歸重於  
矣歷代名臣大儒肩比踵接率皆制舉之所得  
而宋臣朱熹之論猶謂以文詞取士競為  
言而尚德之風不可復見欲以明道熙寧  
之其說終不可行夫鄉舉里選之法既廢  
日而文章聲價之末又益無以復真  
顧行之久遠而卒不可易者豈非以  
差為近古而無取夫竊名偽服之紛紛與我  
皇上臨御以來籍籍旁求冀得雄俊非常之才以  
禮而羅之作人之化覃被遐邇最樓谷飲之士類

無不爭自淬厲以冀一日之知焉即介在荒服然  
而井絡垂曜江漢遵流璧玉犀象丹黃空青之產  
木蘭棲桂椅桐楸梓之材桑漆麻紵之利自昔號  
為陸海地在西南其卦直坤故多文章自文翁興  
起學官巴蜀之閒俗好儒雅士生其地類多瑰瑋  
閭閻視鄒魯文學吳越秀民無多讓焉然而臣  
懼矣臣之衡士者言也士受衡而自見其奇者亦  
以言也 朝廷側席詎僅雕蟲咕嗶聲華組織之  
為尚與將觀其賢能以收異日之用也以古者司  
徒鄉大夫之職而責諸臣一日之取舍以古者九  
德三物之效而期諸多士一日之言臣安得不懼  
隋儒王通曰文士之行可見鮑昭江淹猶者也其  
文悉吳筠孔珪狂者也其文怪唐韓愈曰仁義之  
人其言藹如宋朱熹曰理明則異端不惑流俗不  
亂德可大業可久臣竊持此法以相士觀其言圭  
璋潔潤以卜其守雲霞蒸變以卜其才淵渟嶽峙  
以卜其器量光風霽月以卜其心術舉多士之才  
具性情隱然相遇於尺幅行墨之中而後題品之  
拂拭之必如東方生之射覆覆十而射不失一而  
後臣心稍即安焉然臣猶有懼宜聖有言君子不



以言舉人不以人廢言是人與言猶有閒也多士  
產於蜀請以蜀論司馬相如耀文上京而史謂其  
多虛詞濫說楊雄著法言以擬聖人而劇秦美新  
貽譏千古言固未足爲重輕也至如張綱之勁節  
蔣琬之忠雅田錫之耿介范鎮之勇決張栻之埋  
學虞允文之應變魏了翁之學術不必盡以文詞  
表見也多士今日以先資之言受衡於臣而臣以  
異日矢報之績期勉乎士勿以文章聲悅之末而  
忘三代鄉舉里選之初意庶幾拔十得五以副  
當宁旁求之盛心安見制舉之得人不能收急乎

道藝之

或至少矣戶部福建清吏司郎中

序

西巡目錄序

古者史官之職左紀言右紀事唐宋已來其職分  
屬中書門下二省所謂起居郎起居舍人是也若  
夫六飛時邁扈從近臣荷橐簪筆紀述其山川道  
路征伐號令則有如溫大雅之創業起居注金幼  
孜之北征日錄陸深之南巡日記其體製雖有不  
同而其合於古左右史之義一也翰林侍讀江村  
高先生以文章經術受

上特達之知朝夕講幄論思啟沃歷七八年所歲

壬戌以滇南謫乎

寓幸盛京謁告

昭

福二陵癸亥 幸五臺山因時巡畿輔侍讀皆以

法從侍 行在因所見聞成日錄凡幾卷其東巡

日錄宗伯陳先生簡討朱先生既序之矣復以西

巡日錄屬予序予三復其書如紀完縣之賜金紀

阜平之復設皆關政事沿革之大者而紀賜裝賜

策則尤見

皇上恩禮儒臣之雅侍讀遭逢盛代之美有廢歌

事起之風焉昔馬第伯以中元元年從封禪泰山

應劭取其紀述之語以爲封禪其文不減應氏而  
千古山水遊記之祖今侍讀之文不減應氏而  
義又合於古左右史之職後有徵文考獻者  
所不得而遺也爲序而藏之康熙二十年朝議大  
夫國子監祭酒王士禛謹序

長山縣新誌序

今上康熙紀元之二十三年閏粵底定海外有  
遠設臺灣府縣輪廣之盛軼漢越唐會  
命儒臣纂修皇清一統志開館禁中先是相國  
曲沃衛文清公亦有是請至是十年始觀厥成洵  
一代之鉅典也長山爲濟東望縣舊志修於隆慶  
近百年矣於是縣先達太常少卿王公徵考文獻  
網羅放紛集文學之士按部就班臚件繫發凡制  
而身總秉筆之任書來徵序不惟志之防也其焉  
貢平迨周禮職方氏掌天下之圖內史掌四方之  
志其職益詳下至土訓掌道地圖以詔地事訓  
掌道方志以詔觀事巡守則夾王車脩顧問廣獻  
納焉嗣是班孟堅作十志志之統於史者也辛氏  
三秦記常璩華陽國志以及三輔黃圖決錄之流  
志之別於史者也洛陽伽藍建康宮殿襄陽耆舊  
汝南先賢分志之一體者也十洲洞冥眞臘佛國  
之屬又山海之支別而志之詠詭者也唐宋以來  
作者衆矣而賈耽十道述李吉甫元和郡國志樂  
史太平寰宇記獨見稱說明康海志武功崔鶴志  
安陽區區一邑之書而文人學士獨愛重之何與

勿亦以其思精而體要文之勝而旨潔微因筆地其  
善物土宜察風俗有當於禹貢周禮之遺者與長  
山古於陵地陳仲子之清風猶有存者長白山爲  
副嶽封禪書所謂禪泰山下趾東北肅然山是也  
范希文微時讀書於此書堂故蹟在焉至今千百  
年士有廉介之風卿大夫懷先憂後樂之志實二  
公百世之上有以興起之故地不百里而人物之  
盛甯於郡邑有由然矣太常之爲是志也精而要  
瞻而潔是非進退不謬於聖人之旨匪惟可與安  
陽武功並傳藝林亦足爲他日巡守夾車之獻  
矣余故樂得而書之

豐城丁氏族譜序

古帝王之治天下也必自睦族始故堯典曰以親  
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至於周之盛時則大宗  
小宗之法益詳而又有小史之官辨世系定昭穆  
小宗伯掌三族之別以辨親疏傳曰上治祖禰旁  
治兄弟下治子孫親親故尊祖尊祖故敬宗敬宗  
故收族收族故宗廟嚴此三代之盛軌也降及暴  
秦富民有子則分居貧民有子則出贅而宗法始  
大壞隋唐以上官有簿狀家有譜系祇据以定選  
舉別婚姻於是膏粱華腴甲乙之名紛紛競起浸  
失古敬宗收族遺意至於五代豆盧革輩說以門  
望爲相貽笑當世宗法至是乃凌夷極矣宋歐陽  
氏蘇氏始本古小宗之法作爲族譜後之爲譜率  
者尚焉然余考永叔幼長於漢東終老於潁廬陵  
故里踪跡未嘗一二至東坡潁濱兄弟遊宦四方  
流離嶠嶠卒葬於邾子孫迄未嘗歸蜀則是二氏  
之譜僅託諸空言而於收族嚴宗廟之義亦未嘗  
實舉而躬行之也豐城丁氏其先世自周太公望  
受封於齊生丁公伋以字爲氏其居豫章杏花村  
則自晉興寧間某始也其家豐城則自豐城令某



始也至十八世孫安復徙居沙湖之濱其世系雖遠而可稽而今之譜斷自沙湖爲一世從其近也其譜系始立於唐景福中再修於宋崇寧三修於南宋嘉泰四修於元皇慶五修於明正統六修於萬曆四修則今之沙湖譜是也嗚呼世遠人湮文獻放散加以干戈假擾易姓收步之際世家閥閱有求其遺裔而不可得者甚或宗廟爲墟封樹蕩然子孫夷於毗隸視牛羊樵蘇之蹂踐而若罔聞聞者比北然也丁氏自唐宋以來千有餘年聚於此廟祭以時吉凶相卹而有無相通尊卑而不亂親疎有別而不求其譜一修再修迄於五十六而未已其與古大宗之法卽未知盡合與否然於古者尊禰尊祖之義可謂無愧矣前此爲譜者有何公延世吳公濬揚公後斯劉公儼皆閥人大儒而今福建提學僉事次蘭君重修新譜復屬序序予辭不敢當而君之請益勤於是原古大小宗之意以復之推此志也於以親親長長而治天下不難矣

幽風七月圖序

古昔盛時其君上豈弟而近人其民和樂而親上雖勢分闊絕而田廬衣食之計疾痛苛癢之情不啻婦子之相告語相慰藉焉三代而上天子以治其天下諸侯以治其國卿大夫以治其采邑皆得此意而行之觀楚茨大田諸什可知也三代以下罷侯置守於是始有循吏之名要惟不失三代卿大夫之遺意而已矣康熙二十有八年崔侯之蒞吾新七載矣值水旱洊臻勸勸拮据不遑寢食雖頻歲告饑而民無流冗室廬依然是歲入夏甘雨時霽四境霑足民氣用和侯亦欣然與民同其樂也暇日屬徐生某繪幽風圖於屏風以自娛或謔余曰侯之繪幽風也亦有說乎予曰然昔周之盛也周公負展告成王以稼穡之艱難又作詩以述后稷公劉古公亶父之事其篇什具載大雅七月之什則又詳陳幽岐之風俗凡天時寒燠之改易農夫紅女之勤劬飲食居處之瑣細以至草木禽鳥昆虫之榮落變遷言之不厭其詳以知天時以授民事而大旨則歸於忠厚其君仁而愛下其民義而敬上讀其詩藹然有三代盛王之思焉侯之

洽新也既有三代卿大夫之遺意而新民之感思而奉上庶幾乎于貉獻豢羊朋酒之風是皆可被諸談歌傳之圖畫而侯之意不但已也于耜耒趾築塲納稼無情農矣求桑采蘋元黃載績無佚女矣春酒以介壽茶樗以食農則仁讓既興詬誶不作人倫正而民志定矣是侯之志而期與新民共之者也安在彈丸之區不可以幽岐之治治之乎朱馬和之常書國風圖進御高宗親書其上慈苑至今稱之生之書未知視和之何如而侯之意深遠矣

歸潛志序

歸潛志八卷金人劉祁字京叔撰蓋紀載金源一代人物事蹟而國家盛衰興亡之故亦因以見焉金史於天興二相傳引京叔之言致慨於貞祐南渡之後宰執皆因循苟且馴致亡國語載此志第七卷中又謂劉祁歸潛志與元裕之壬辰雜編二書微有異同金末喪亂之事有足徵者今雜編之書不傳而此志猶首尾完好是可寶也志稱高祖南山翁者名撝天會元年詞賦進士其子汲亦進士第八翰林爲供奉京叔父從益嘗爲御史終應奉翰林文字史載文藝傳傳末附書京叔并及此書按金自崔立之亂中原板蕩文獻放失賴二三君子有志史事者私相撰述元開史局蒐羅掌故京叔裕之之書皆上史館據撫爲多焉予嘗嘆遠以制科取士其間躋政府登臚仕者甚衆而考之列傳自橫帳諸院國舅別部三族之外其行事不少概見豈制科之所得盡無人與抑史臣紀載之疎也遼金立國規模不甚相遠而金源人物文章之盛獨能頡頏宋元之間非數君子紀述之功何以至是與幸編簡尚存護惜而流通之固吾黨之

黃也李翱有言前漢事跡所以灼然傳在人口皆以司馬遷班固敘述之工故學者悅而習焉其讀之詳也一代之典章文物得其所託則傳不得其所託則淪於烟莽而後世徒有文獻無徵之嘆文士之關於國家詎細故哉是志也可以觀矣

淄乘徵序

今淄川古般陽縣以在般水之陽故名按班書地理志濟南郡有縣十四般陽第八後漢書郡國志齊國六城般陽第六前漢淄川國領劇東安平棧鄉三縣洎後漢時三縣入北海國今考其地皆在青州東北境中與般陽無涉太平寰宇記云淄川縣本漢般陽縣屬濟南郡後漢屬齊國宋元嘉五年於此置貝丘縣隋開皇十八年改貝丘爲淄川縣此淄川名縣之始自西漢已來千餘年間郡國數變易然自般陽而爲貝丘自貝丘而爲淄川皆於史乘班班可考者如此說者不察妄以隋淄川縣爲漢淄川國地理既謬乃并其人物古蹟而傳會之絲勢膠牢不復可解有識者幸知其非而卒鮮訟言以正之者此載積單先生淄乘徵所爲作也按卷中考証舛誤凡數十事而大旨則在辨淄川淄川之譌其據依博而確其文詞辯而核誠著作之選也俗學之相蒙久矣至於地理郡國歷代沿革之故考證尤不易即如畢萬之魏在今蒲州末樂鎮而以大名之元城當之韓退之南陽人乃今修武縣之南陽城而以爲南陽鄧州諸如此

類不可殫紀顧安得如先生者一一而是正之耶  
余讀其書深喜其不爲俗學而於史乘裨益尤多  
焉故序之云

光祿英華序

光祿英華集十五卷自第一卷至第三卷皆唐人  
詩第四卷至第十卷則元人詩後五卷以明初詩  
附焉集爲元末汝南許中麗仲孚氏所編舊有豫  
章揭軌序序稱許氏錄二代之詩取其合作者分  
律詩歌行凡若干首今本蘆七言律詩無歌行或  
非完書矣然卷帙與焦太史國史經籍志合豈集  
氏所据卽此本而歌行久闕軼不傳耶集所錄既  
皆律詩所取者又皆圓熟穩順不爽銖黍下唐詩  
鼓吹遠甚而揭序稱其勝楊仲弘氏唐音非篤論  
矣然自有宋歐梅蘇黃已後律詩多變體求其抑  
揚抗墜有唐人遺音者百無一焉許氏此編由極  
變而返之正不爲無補未可盡廢而使無傳也余  
乃刪去唐詩三卷別次爲七卷定爲元詩光祿英  
華集仍以明初詩五卷附之通十二卷藏之篋中

唐賢三昧集序

嚴滄浪論詩云盛唐諸人唯在興趣羚羊挂角無跡可求透徹玲瓏不可湊泊如空中之音相中之色水中之月鏡中之象言有盡而意無窮司空表聖論詩亦云味在酸鹹之外康熙戊辰春杪歸自京師居寶翰堂日取開元天寶諸公篇什讀之於二家之言別有會心錄其尤雋永超詣者自王右丞而下四十二人爲唐賢三昧集釐爲三卷不錄李杜二公者仿王介甫百家例也張曲江開盛唐之始韋蘇州殿盛唐之終皆不錄者已入予立言選詩故不重出也

唐文粹選詩序

唐文粹選詩六卷漁洋山人則定吳興姚鉉之書也宋淳化間開局編撰文苑英華及太平御覽廣記諸書而英華輯錄唐人詩賦雜文凡一千卷率浩汗無決擇於是姚氏賴其菁藻略其繁蕪纂爲此編猶東萊先生纂江鈿文海以爲文鑑云鉉別裁具眼其書頗貴重於世所取詩止樂章樂府古調而格詩不錄視後來鼓吹三體諸唐詩特爲近古較殷氏英靈元氏篋中二集稱弘備矣予少習是書惜其雅俗雜糅未盡刊削如馬異結交賈休行路難之類譬珠玉蒙於沙礫恒思陶汰之未暇也今年長夏積雨苔蘚被堵虛居少事輒取刪之亦如姚氏纂英華之例定爲六卷於是去俗存雅唐賢之光焰益發越於千載之下矣姚氏編詩起甲終癸分類瑣屑條目衆多余槩爲汰去而次第則仍其舊庶幾與殷潘元結兩集可以並行不愧云爾

感舊集序

僕自弱冠薄遊京輦浮湛江介入官中朝常與舊  
代名流服襄驂駕自虞山婁江合肥諸遺老流風  
未沫老成具存咸相與上下其議論頗窺爲文之  
訣時年力壯盛無窮愁憂生之嗟加名師益友近  
在家庭忽忽不自知其樂也彈指已往才如夙昔  
遂多死生契闊之感康熙壬子秋以王事于役  
巴蜀行褒斜谷中回憶舊遊不勝羊曇華屋之痛  
已而迴舟下峽奉太夫人諱徒跣東歸與先兄考  
功相依爲命未期而考功又殉母死矣風流頓盡  
發言莫賞憶昔與考功從容燕語每舉選詩所遇  
無故物焉得不速老之句慨然久之詎謂中年備  
歷斯境自考功云亡倏及半載恒欲編綴遺文以  
報地下嗚咽摧藏輒掩卷而止一日讀魏太子與  
元城令書徐陳應劉一時俱逝謂百年已分長共  
相保何圖數年之間零落殆盡既痛逝者行自念  
也又讀歐陽子所作張君墓表敘述河南幕府舊  
遊以爲自君之卒師魯死且十餘年王顧者死亦  
六七年其與君同府而遊者蓋八九死矣其幸而  
在者不死則病且衰如予是也振觸紆鬱不禁泣

下沾襟也因念二十年中所得師友之益爲多日  
月既逝人事屢遷過此以往未審視今日何如而  
僕年事長大蒲柳之質漸以向衰歲月如斯詎堪  
把玩感子桓來者難誣之言輒取篋衍所藏平生  
師友之作爲之論次都爲一集自虞山而下凡若  
千人詩若干首又取向所撰錄神韻集一編芟其  
什七附焉通爲八卷存歿悉載竊取篋中收季川  
中州登斂之之例以考功終焉



佳山堂集序

二百年來海公開推世學者必首臨朐馮氏蓋自  
聞山公從醫問賀先生學得白沙之傳歸而講學  
於鄉正嘉以還青社諸先生理學淵源遞相授受  
遠有統緒實自公發之又以餘事鼓吹風雅為青  
社耆英之會風流弘長迄今稱道弗衰再傳而四  
馮公出以文章震耀海內一時介州中麓諸賢交  
相引重而光祿少洲公撰風雅廣逸詩紀諸書談  
藝家奉為規矩又再傳而宗伯文敏公以經術文  
學領袖館閣論者謂其學有根柢詞尚體要奏議

文略卷一

三

論事之文比諸陸敬輿蘇子瞻無愧色世所傳北  
海集是已自聞山以逮文敏凡歷四世遠而彌耀  
譬之江河發源崑崙岷山歷塞外經秦豫吳楚數  
萬里然後匯於溟渤洩於歸墟若今相國易齋先  
生殆馮氏之溟渤歸墟與先生承累世家學繼文  
敏公之後涵蓄演迤蔚為大儒壯而登朝受知  
世祖章皇帝迴翔臺閣高文典冊率出其手是時  
四方無事

上方需用儒雅萬幾燕閒屢召先生入侍乎齋講  
求治道商較經史往往至夜分乃罷

皇上登極遂總臺憲進尚書尋命入閣參預機  
務蓋

世祖皇帝知先生甚深而未及枋用

皇上陟降紹庭人惟求舊故爰立作相而不疑先  
生自念受兩朝知遇之深正色立朝卓然以古  
大臣自命史稱宋璟善守文以持天下之正姚崇  
善應變以成天下之務先生殆兼而有之先生以  
文學侍從久撰著甚富既躋綸扉不欲以文章自  
見諸門人請於先生得藏藁次為若干卷竊惟國  
家值休明之運必有偉人碩德以雄詞鉅筆敷張

文略卷一

三

神藻聳功德於漢唐之上使郡國聞之知朝廷之  
大四裔聞之知中朝之尊後世聞之知昭代之盛  
然後文章之用為經國之大業而與治道相表裏  
惟先生之文足以當之詩三百篇以七月冠幽風  
之首以文王下武卷阿諸什為大雅之正而尚書  
旅獒無逸諸篇皆出周公召公成周之治於斯為  
盛後有推本朝制作以上繼謨誥風雅之遺者  
微先生其孰歸與

徐詩序

徐詩者刻徐夜先生詩也先生初名元善字長公慕嵇叔夜之為人更名夜字嵇菴又字東癡世爲濟南新城人曾大父準萬曆間進士歷官雲南布政使時稱山東四君子公其一也先生爲從祖考功季木先生外孫少讀書外家漸染風氣束髮工爲詩爲外祖所愛年二十九遭世亂母死遂棄諸生隱系水之東茅屋數椽葭牆艾席凝塵滿座晏如也順治辛丑一遊錢塘過孤山訪林和靖故居渡浙江沂桐廬登嚴先生釣臺酌謝臯父墓裴回

文略卷一

五

賦詩而返又十三年爲康熙癸丑赴故人之約西遊宛鄧歸遂不復出戊午己未閒有詔旁求巖穴之士士皆集闕下有司將以先生應詔力以老病辭先生少爲文章原本史漢莊騷上於哀艷五言詩似陶淵明曉刻處更似孟郊中歲以往屏居田廬邈與世絕寫林水之趣道田家之致率皆世外語儲王已下不及也癸丑春余與先西樵東亭兩兄過其村居老屋三間雨久穿漏若將壓焉余遺書邑令曰昔元道州狀舉處士張季秀請縣官爲造草舍十數間給水田幾十畝免其徭

役令得保遂其志使士人識廉耻之方又據蘇談記中峰和尚草堂馮海粟煉泥趙松雪數輩中峰塗壁吳人至今傳之今徐先生并日而食瓢屢空所居一畝與蓬蒿藜藿共之明公誠能行王弘之軫損草堂之資繼跡次山海粟松雪三君子者亦佳話也今又十年先生貧日甚年且七十矣其詩散佚半飽蠹蟲余在京師數寄書索其稿先生但遜謝而已余乃就篋中所藏斷簡編綴之得百餘首刻梓以傳先生千載人可傳於後者固不在區區文字之末而後世之人或因此百餘篇想見其流風餘韻是亦知人論世之資也先生貌癯而神清望之如谿松露鶴書法類虞末與在里中與余兄弟尤厚善

文略卷一

五

漁洋山人文略卷一

竹垞文類序

秀水朱文恪公以名德著萬曆中諸子姓彬彬繼起號能文章四十年來浙西言文獻者必首朱氏文恪公之曾孫曰彝尊字錫鬯最晚出文章之名播海內一旦出諸父之右予考唐史若韋氏杜氏裴氏蘇氏崔氏盧氏之屬皆累世為公卿當時史官至為著宰相世系迄於宋代則有若郭鄂李氏魏郡王氏壽春呂氏河南韓氏暨范文正韓忠獻父子兄弟其功名幸與國運相終始蓋唐宋以來其重世臣如此錫鬯少逢喪亂棄制舉自放於山巖水涯之間肆力古學研究六藝之旨案苦貧依人遠遊南嶺五嶺北出雲朔東泛滄海登之眾所至叢祠荒冢金石斷闕之文莫不搜剔考證與史傳參互其同異其為文章益奇嗚呼以文恪之德錫鬯之才不得止於唐宋之世臣而終老布衣僅以文章自見蓋遇不同矣是可感也錫鬯之文紆餘澄澹蛻出風露而於辯證尤精詩則拾筏登岸務尋古之不獲之遺於其外合之作者未能

或之先也始順治戊戌予在都下見錫鬯橫外陸  
嗟異之康熙甲辰錫鬯過廣陵投予歌詩適予客  
金陵不及相見丁未始遇於京師中閒聚散不一  
迄今丁巳予復入京師而錫鬯又將有金陵之行  
回憶予始見錫鬯詩忽忽已二十年兩人者論交  
亦十有四年而錫鬯與予皆非少壯人矣錫鬯遇  
別予以所著竹垞文類屬序予因述其所有感於  
中者而并道予二人離合之情以遺之錫鬯其亦  
有感於予言也夫

同中詩集序

康熙二十年三月

仁孝

孝昭兩皇后梓宮將歸窆於昌瑞山維時

萬乘臨送八神開蹕會

皇上有事

孝陵王公宰相而下扈從凡若干人羽林攸飛之

衆震耀山谷皇哉一代之鉅典也此部員外郎

筆祇役其閒歸而輯其道路往來之詩若干首曰

同中集以視國子祭酒臣士禎讀之終卷乃作而

嘆曰嗚呼聖朝孝治之隆兩宮徽音之美

昭代典章文物之盛齊備足矣是不可以無述者

也臣筆少以相臣子侍衛

世祖章皇帝嘗冠鶚冠從豹尾出入陛楯之閒甘

泉上林羽獵遊幸未嘗不從洎

世祖龍馭上昇輦亦一麾佐郡浮湛江外積有歲

年今者瞻望橋陵傷懷弓劍撫日月之易逝悲攀

髯之末從其哀慕宜有過人者又其先臣文康公

昔以節越墳撫茲土旋乃登庸九戢之恩東人未

深筆始以異實之歲起庭於此今白首爲郎復以

于事于役山川如昔風景不殊其先臣建緒之  
年俛仰之閒忽一世矣語不云乎邇之事父遠之  
事君三百五篇大抵皆忠臣孝子之所爲作也  
同中集爲之感動流連不能自已如見古忠臣孝  
子之用心焉其亦無愧於風雅之義爾矣夫離  
之於君非不忠也然而其詞懟伯奇之於父非不  
孝也然而其詞傷彼皆不幸而值家國之變者也  
斯集也其猶得風雅之正與若其紀山川備掌故  
論世者皆宜有取焉不具論論其大者

雙江稿和集序

詩三百五篇於興觀羣怨之旨下達焉。然草木之名無弗備矣。獨無刻畫山水者。閒一有之。亦不過數篇。篇不過數語。如漢之廣矣。終南何有之類。而止。漢魏閒詩人之作。亦與山水了不相及。迨元嘉閒。謝康樂出。始初爲刻畫山水之詞。務窮幽極妙。挾山谷水泉之情狀。昔人所云莊老告退。而山水方滋者也。宋齊以下。率以康樂爲宗。至唐王摩詰孟浩然。杜子美。韓退之。皮日休。陸龜蒙之流。正變互出。而山水之奇怪靈閤。刻露殆盡。若其濫觴於康樂。則一而已矣。虔州當閩楚百粵之會。挾雙江之奇。爲東南山水最勝處。宋君牧仲奉命視權。其地值閩粵湖南初定之後。爲政清靜。務與商旅休息。放衙無事時。時與客登高望遠。形爲歌詩。又其邦之高士彭君魏君輩。迹金精山中。君皆能致之。相與流連唱和。至於扁舟數千里所過如匡廬九子彭蠡落星諸奇勝。莫不畢見於其詩。盛矣哉。古未有也。今讀唱和集。有二謝有王孟有杜有韓有皮陸。又有西崑有元白有張王樂府。蓋山水之奇。勢運變而刻露無餘。而康樂以還諸家之體。

製亦至是而綜括無遺。然夫自用矣。以素額不勝。建章門者數載。一旦得君巨麗之筆。爬剔而洗濯之。豈非西江山水之厚幸哉。余旣爲評次之。而爲述其梗概如此。

西山唱和集序

近日論古文率推侯朝宗第一遠近無異詞顧朝宗不工於詩如唐李習之皇甫持正宋蘇明允陳同父之屬盡然未足爲朝宗多憾也牧仲與朝宗同里同時獨專攻於詩昔人論琴謂初下指一聲不合卽終身無復合理牧仲之於詩蓋其天性合耳黃州以前守而未化虔州以後每變愈上今新傳雙江回中諸集是也諸集予皆爲之序論讀西山唱和詩復爲書後如此要之朝宗之文牧仲之詩自當抗行中原梁園風雅自鄒枚莊忌夫子之徒於今爲盛矣後有識者其以予爲知言也夫

文略卷二

七

嵩遊詩選序

黃州葉井叔家武昌之樊湖以漁釣琴書自娛則出遊寒谿大小洞中懷漫叟之風長嘯賦詩會然自適旣而解巾登仕一爲延平推官復用新創改官知河南登封縣登封治嵩山之下山川清美風俗淳儉井叔樂而安之益用古循吏之治輯和其民旣逾歲政事修畢訟獄衰息每當雲物澄霽輒攜書卷登二室眺龍門偃息虛巖之下臥聽瀑布吟詠終日山煙旣夕巾駕而返山中樵牧造次遇之以爲隱人道流不知其宰官也又嘗輯漢唐以來碑碣文字作石刻集記二卷爲之辯證甚具其書流布人間見者謂爲劉原父薛尚功之流然諸君子率竭生平之才力以成一家之說而井叔顧得諸簿書期會之餘故其書尤可愛玩而其視諸君子爲尤難井叔故工於詩旣官登封數載詩益清深雅健纒纒可誦比來京師予獨取其嵩山諸詩別次爲集而序之曰從來仁智曠達之士莫不寄託山水以抒寫其志意而其才或不足以發之則亦湮沒而不足以傳卽或一丘一壑工於刻畫形似及與語五岳之遊非有絕人之才鮮不爲

文略卷二

八

名山大川之所著此古今之通志也  
之中居五岳之首自禹貢大雅載記而後代有作  
者非叔之工而且富吾見亦罕矣此非具絕人  
之才不能也  
嵩山舊有書院祀二程子與朱崇輻  
官址跬步接近崇福官者宋故事多以宰執領之  
其重與玉清昭應宮埒并叔考稽史乘自司馬文  
正公而下得十二人合而祠之時其祭祀又爲之  
記以風示來者俾知所矜式此四百年闕略未舉  
之典而并叔能行之於今日尤可書也予故並記  
之以爲世之志乎循吏者法不獨其詩之工也

黃頌詩通序

順治己亥予以選人在京師始與幼華相見其年  
冬予之官揚州合肥龔端毅公集諸詞人賦詩祖  
道聯爲巨軸推幼華詩最工然予實未與深言詩  
也康熙丙午予在禮部幼華自江南寄黃清漁人  
詩一卷一變而清真古澹逾於其舊戊申己酉閒  
幼華知潛江縣再變而爲奇恣雄放類昌黎所謂  
要帖排弄者又十年丙辰幼華自潛江以治行第  
一徵拜給事中益朝夕就于論詩及歸龍門讀書  
太史公祠下其詩益變而蕭灑澄深渺乎莫窺其  
涯矣蓋予束髮已來所見海內賢士大夫多矣而  
離合久暫書尺往來未嘗不及於詩者惟幼華一  
人故幼華之詩二十年閒凡數變而予皆能道其  
所以然幼華才高而氣雄心虛而善下於其鄉交  
孫豹人於楚交顧黃公於江淮交吳賓賢汪舟次  
季角有郝士儀者善詩隱於賈嘗與幼華爲友後  
數年死幼華哭以詩其詞甚悲又有吳周者貧士  
也嘗賦杜鵑行幼華見之與定交并白閒在潛江  
閒周死序刻其遺詩傳之其力行古道皆此類予  
習見近人言詩輒好立門戶某首爲唐某者爲宋



李杜蘇黃強分畛域如鑿鵠氏之關於竭者不  
自知其陋也唐詩三百年一盛於開元再盛於元  
和退之琴操上追三代李觀之言曰孟郊五言其  
有高處在古無上其平處下顧二謝李翱亦云蘇  
屬國李都尉建安諸子南朝二謝郊皆能兼其體  
而有之今人號爲學唐詩者語以退之琴操東野  
五言能舉其目者蓋寡矣歐梅蘇黃諸家其才力  
學識皆足凌跨百代使俛首而爲楷拾吞剝禿屑  
俗下之調彼遽不能耶其亦有所不爲耶河水發  
源崑崙七萬里而入海江水發源天彭關亦萬里  
而入海至其生於天一放乎歸墟則一而已矣世  
人顧欲以坳堂之見測江河之大其不長見笑於  
大方之家者幾希幼華論詩獨能破流俗之說汎  
濫於唐宋諸名家上源騷選以成一家之言故其  
詩每變而益上其足以行遠而傳後無疑然幼華  
方以才望爲  
天子諫官其所重者固有在吾未敢以詩人盡之  
也

笠山詩選序

給事中古隸門下省上朝謁平尚書奏事其職主  
草制備顧問獻納得失駁正違繆自漢以來多以  
名儒爲之其後省門下不置而給事中分職視六  
曹列署禁地其司獻納駁正與古無以異士人讀  
書服古一旦得爲是官可謂清切矣康熙二十年  
滇南底定其明年遂大開言路一時上封事者甚  
衆而給事中孫君數言事當

上意直聲動 朝廷君居笠山之陽自其少已負

奇氣傲儻自喜承其家學三百篇穿穴箋疏洎廢

文略卷二

陵眉山東萊華谷諸家之說以上探六義之奧旨

尤篤好蒙莊之書久之縱橫演述自屈宋賈董馬

班而下罔不漁獵數年而其學大就君爲人磊落

洞達見義必爲有賁育之勇而坦中無城府尤不

喜邊幅齷齪伸眉抵掌意豁如也自千舉禮部里

居時君猶爲諸生則已知君異時必爲廉吏爲諫

官爲古遺直洎君舉制科登禁近前後二十年而

予言始信君讀書之餘尤善爲詩雖舟車行役簿

書期會未嘗輒廢西遊咸秦南窮旣越詩日益工

五言如葉烟寒食路舞雨杜陵春楓丹千巖登

紫萬歲悲爽籟午綠竹清涼山澗泉一觀寒  
四面翠屏開七言如河聲入洛三門合嶽色來  
萬里明島藏諸國晴時見風捲洪濤靜夜聞黃  
侯中無雁到綠榕林外有猿啼此類數十句雖古  
作者無以加也而其憂天憫人之意亦閒見於篇  
有皮日休農夫諱元白秦中吟之遺意求之輒近  
不易得也廣陵汪君季角故與君談藝相善嘗論  
次君詩而君以予素知君者因復屬論次之予之  
知君匪獨詩也而詩亦其一也因敘述其梗槩云

陶菴詩選序

德州李君霖瞻以順治三年釋褐登進士第仕  
平陽內城令值姜瓖之亂開關數百里西渡河走  
長安揭制府孟尚書效包胥之哭尚書爲大出師  
以君贊畫軍事既復手縛偽監軍某以獻幕府上  
其功會有尼之者賞格弗行而君遂罷歸今三十  
餘年矣嘗讀陳湯傳至耿育訟湯之書謂湯破  
筋骨暴露形骸猶復制於唇舌輒爲掩卷太息不  
能自止君當巨寇披猖之日請師圖恢復卒使三  
晉危而復安而歸老放廢其功卒不見於世此可  
爲掩卷太息者也君來視其弟編修君京師與予  
從容杯酒閒出詠古詩一卷予灑然異之夫古詩  
難言也詩三百篇中何不日鼓瑟誰謂雀無角老  
馬反爲駒之類始爲五言權輿至蘇李十九首體  
製大備自後作者日衆惟曹子建阮嗣宗左太冲  
郭景純數公最爲挺出江左以降淵明獨爲近古  
康樂以下其變也唐則陳拾遺李翰林韋左司柳  
柳州獨稱復古少陵以下又其變也綜而論之則  
劉勰所謂結體散文直而不野漢人之作莫不可  
追慷慨磊落清峻遙深魏晉作者抑其次也極貌

寫物窮力追新采初以還文勝而實衰矣陶明  
陶詩跌宕彰抑揚爽朗莫之與京故後之論者  
以爲外枯中腴猶未爲知陶者也君古詩大抵原  
本於陶而雜采諸家之美此其能自名一家而可  
傳於世不疑也古詩之絕響久矣規撫者工形似  
馳騁者徇規矩當淫哇競奏而聞琴瑟古澹之音  
式倦而思臥者有矣予乃點次古詩爲一卷與海  
內知詩者共之以近體詩二卷附焉要其皆可傳  
者也

玉巖詩選序

采玉於千閭勃律之閒而或遺徑尺之璧玉人相  
之登以華篋襲以緹巾十五城不以易焉而玉重  
矣求木於鄧林豐尋以往皆足備構榱通峭之用  
而或遺豫章之材工師度之獻諸明堂任以梓梁  
飾以雕鏤文采而木重矣文章之士亦然以邯鄲  
竺楊修繁欽之才生同建安而不得與於典論數  
子之列卽何論下此者乎蕭田林君石來少以詩  
有聲閩中弱冠上京師取進士高第幾入館閣之  
選已乃僅以才望推擇爲中書舍人倖直禁中句  
日休沐閒偕二三同志遙相倡和若忘乎官曹之  
冗散者康熙十七年有 詔求宏博之士四方耆  
碩名流雲集響赴旣而試體仁閣下拔其尤者五  
十人皆入翰林爲史官而君先是以奉詔歸莆陽  
矣論者謂以君之文章才具宜在文學侍從之列  
或領史事發凡起例以繼扶風順陽之後或爲左  
右史紀言紀事荷橐 殿陛之閒旣再值其會而  
不得一遇宜其怫鬱無聊不平有動於中矣而君  
顧處之泰然彈琴賦詩近於古之樂天知命者其  
旨趣如是則其詩之工也不亦宜乎君之詩溫潤

縹緲乎尹旁垂扶疎而道工書之玉與木然愧乎  
不能爲玉人工師也今大寒集爲二卷凡古近體  
詩若干首成一家之言

蕭亭詩選序

蕭然之陰其東而曰大谷俗作谷谷中有二十四村皆  
良田沃壤土厚而水甘桑柘交蔭雞犬之聲相聞  
古于茲仙人白兔公遺迹皆在其處蓋隱逸之與  
區也吾內兄蕭亭先生居之初蕭亭去市城卜居  
於此得靈芝五色於山麓泉上因作采芝山堂背  
黃鶴面象山流水遠戶青山在左其西則精藍鱗  
次荒唄之音朝夕響答苗茨數椽斤斧不施莞牀  
香席彈琴誄歌若將終身焉者客至焚蘇不爇茗  
飲樓栗清言竟日而已陶貞白有言吾見朱門廣  
厦雖識其華樂而無欲往之心望高巖瞰大澤却  
難立止恒欲就之蕭亭生席華靡先少保公功德  
在前朝載之盟府諸父皆爲世聞人鳴鐘列戟其  
所固有一旦棄之如脫屣而甘就隱約以終老豈  
時命之使然與抑有所託而逃焉者與毋亦有味  
乎貞白之言而爲是硜硜者與蕭亭古今詩盈千  
首樂府古選尤有神解予爲擇其最者三百餘篇  
別爲選集後世誦其詩庶以知其人焉

遊洋詩選序

河中爲郡當兩戒之首形勝冠富中記稱太華中  
條本爲一山巨靈最頂掌華蹈襄開爲二以通河  
流禹貢之壺口雷首龍門華陰正當其處古秦晉  
之交也中條之南有地曰末樂唐詩人玉溪生故  
居在焉水經云河水又東末樂澗水注之注謂渠  
楮之水卽其地也經又云河水又東北玉澗水注  
之注謂水南出玉溪義山自號蓋取諸此吳生家  
未樂讀書奉母耕牧河山之陽家苦貧數數出遊  
走燕趙齊魯梁宋吳越之墟所至與其仁賢遊處  
歸而有詩數百篇古澹閑肆得古作者精意而自  
成一家之言灼然可傳於後者也昔在丁戊閒生  
來京師予肱其篋得靈簡數十番讀而駭嘆謂非  
流俗所應有以示劉吏部汪戶部梁侍御三君方  
枋文章海內其駭嘆復不減予今十餘年矣比生  
再入京師則三君者皆解官歸臥或十餘年或七  
八年而吏部又前歿昔之與生遊相知者獨予在  
耳相與追道往事太息感槩至於泣下嗚呼以生  
之才挾其文藝遊於四方歷十餘年而所號爲知  
已者無幾予輩四三人不數年間皆散去或且化

爲異物久矣豈不重可感哉於是予名之飲酒  
酣復肱其篋則其詩百張割豁又過於昔予讀之  
河傾燈施不知止惜乎三君子不在不獲與之  
實如曩時也會

天子下 詔求博聞之士備顧問著作於是謝此  
部方山以生名應 詔或以爲生與司馬子長生  
同里又同遠遊其才皆不世出蓋河山之氣融結  
於千歲之久宜其先後相望無愧色是固然矣然  
子長生逢武帝右文不免戮辱發憤述史記今生  
遭遇休明以布衣之賤一日名達 黼黻行且

荷榮簪筆立第二螭坳之下曾何子長之足云又  
況義山白首幕府名不挂朝籍者哉生名受字天  
章子同年臨穎君之子蒲州諸生

海濱詩集序

予居揚州三年而後知海陵吳嘉紀嘉紀食士所  
居湖海斥鹵之地老屋敗瓦苦竹數畝蔽虧之蛇  
虎蒙騷腥嘯嘯人跡盡絕四方賓客之所不至  
嘉紀苦吟其中不求知於人而名亦不出百里之  
外廣陵去海陵百里嘉紀所居去海陵又百里雖  
見其詩而無由見其人一夕雪甚風籟碎篠街鼓  
寂然燈下簡篋中故書得嘉紀詩讀且嘆遂為其  
序明日遣急足馳二百里寄嘉紀於所居之陋野  
嘉紀感余意一來郡城相見極歡始予知嘉紀以  
前戶部侍郎凌儀周公周公知嘉紀則以汪楫楫  
字舟次嘉紀所為賦管鮑篇者也竊以為真賞日  
希有才如嘉紀天下之人不知之鄉曲之人不知  
之即其妻孥亦且駭異唾棄之舉世無知之者而  
獨汪楫知之然則楫之為人何如也自是思見楫  
如前之欲見嘉紀久之而楫以詩來謁酒闌月墮  
抵掌漢魏六代以來作者升降之故當其神解意  
盡塵尾奮擲頭沒杯案中一坐屏息予乃作而嘆  
曰楫之人如此其詩如此其持論如此其知嘉紀  
有以也楫之詩以古為宗以潔為體以清冷峭雅

為致大抵與嘉紀同當其自得其趣亦不為  
同也楫少從周公論詩自矜其詩不欲版行如世  
俗人所為周公自青州寓書教勉至再始刻詩百  
篇蓋其自命之意又如此

漁洋山人文略卷二



鄧孝威被徵八詩序

客問乎王子曰鄧先生被徵八詩何其多楚聲也  
王子曰何謂也曰鄧先生昔嘗北遊蔡州南遊  
表矣遠或萬里近或一二千里皆歷歲月之久而  
始歸顧其爲詩雕畫工風華甲新意無幾微羈  
侘憮之色今

天子崇文治思得奇才異能之士備 顧問鄧先  
生哀然爲舉首待詔公車長安公卿大夫莫不喜  
其來延致恐後且京師距淮南二千里置驛相望  
地非遠於嶺南蔡州也鄧先生顧悵然若有不自  
得者讀其詩又悽惋哀激類乎楚聲是以疑也土  
子曰是三百篇之志也詩有六義正變不同而皆  
本於忠孝之旨南陔白華孝子之所以養也武王  
之時鄉飲酒燕禮則用之所謂笙入立於縣中奏  
南陔白華華黍是也迨其後而陟岵攜羽之詩作  
滿陟岵之文章曰母曰嗟予季行役風夜無寐上  
旃哉由來勿棄攜羽之文章曰王事靡盬不能  
蓺稷黍行役於外不獲養

其親其詞之迫切如此今鄧先生有華年人士走  
一旦舍甘旨之養遠來京師其情之迫切與陟岵  
攜羽之詩人無以異故其言如此亦猶南陔白華  
之遺意也昔鄧先生遊蔡州嶺表年方壯母亦未  
衰其意怡懌則其詩之異於今也宜也客曰善乎  
子之說詩也夫鄧先生之詩數篇耳而正變之義  
具焉使在采風之世其不見刪於孔子可知也干  
曰然遂次其語以爲之序



使粵集序

西粵介在五嶺外古爲荒服士大夫非遊宦奉使則不得至焉然其山川特奇秀隋拔甲天下而物產之瑰異若珍木靈藥犀象孔雀翡翠之屬率爲中土所貴重故韓文公有遠勝驂鸞之句而石湖范氏至取其語以名其書其山川可愛慕如此然自唐宋以來爲流人放逐之地或者又謂其地多瘴癘風俗雜猺獠談者遂視爲畏塗間有高流隱士一至其地者卽才情筆墨足以發山川之靈秘狀草木鳥獸之怪奇然往往不勝其幽憂佗傺之

文事卷三

三

感若夫至而樂其風土巖岫既去而不能忘入其風物土宜緝爲一書以傳四方若范氏者自唐宋以還不數見也門人翰林編修喬君子靜以康熙二十年冬奉命典粵試往述半歲有詩若干篇編爲一通至京師以授予初君之被命也人或爲君難之君應曰否不予聞西粵山川舊矣顧遠在七千里外度足跡無由至焉今幸以

天子命往得盡攬湖湘桂海之勝固予志也於是聞者交嘆慕以君奇懷曠致爲不可及今觀卷中篇篇自洞庭瀟湘南嶽九疑以至零陵桂林諸名

蹟和然皆具而其詩又奇秀隋拔與英山川稱似自范氏以來歷五百載而得君以繼其後豈偶然者哉至於磨崖碑黨籍碑數篇於前代興亡人才消長之際尤不啻三致意焉又非僅侈登臨遊觀之美而已也他日雖與石湖之書並傳可矣

文事卷三

四

南征詩集序

皇帝御極之二十年滇黔底定冬十一月二十日  
以露布宣示百官 大赦更始二十四日加上  
兩宮徽號遂以明年春遣部院府寺諸臣代祀獻  
廣海鎮前代帝王有功德者即其陵寢所在以類  
祀焉同年大理少卿魏君實往湖南祀炎帝虞帝  
二陵既畢事歸以道路所得詩若干首編爲一軸  
以授予 國家方值休隆昌熾之運武功克濯祀  
事孔明甚盛舉也其在詩曰懷柔百神及河喬嶽  
祭法曰法施于民能禦大菑捍大患則祀之此物  
此志也君常爲御史備法從凡 朝廷因革民生  
利害知無不言前後章數十上湖南當滇寇豕突  
之日被兵最早長沙衡澧又寇所盜據爲三窟洞  
庭之南五溪之北疾首蹙額日不聊生者自甲寅  
迄今近十年矣君舟車所至詢疾苦省謠俗率皆  
形諸詠歌以附於輶軒采風之義美聞 當寧非  
虛如騷人遷客侈瀟湘洞庭之觀擷芷蘭杜蘅之  
秀已也於記有之曰誦詩三百不可以一獻是以  
待其人之爲貴也季氏遠聞而祭日不足繼之以  
爲有司設衛以臨他日祭于路 與室事交乎戶

亭交乎階質明而行事要朝而返孔子美之君以  
忠信之質學禮有素溫恭朝夕執事有恪以奉揚  
天子明德達於鬼神斯可謂得其人者也記又有  
之曰志之所至詩亦至焉詩之所至禮亦至焉嗚  
呼於是集備觀之矣

東渚詩集序

宛陵諸梅自朱都官而後散居宣郡諸邑東渚之梅所居傍稽嶺俯臨大谿爲宛陵山水最佳處梅君子翔東渚諸梅之巨擘也少耽墳籍放意雲壑之間構一樓下瞰是谿谿水如環如玦遠樓徐逝每當天籟忽發山雨欲來飛流濺沫之聲交集於耳畔今翰林侍讀愚山施先生取孟襄陽詩句名之曰滿聽且爲之記於是樓之名益著而君之詩亦因以傳夫詩之爲物恒與山澤近與市朝遠觀六季三唐作者篇什之美大約得江山之助焉

園之趣者什居六七君嘗東登日觀放於瑯琊之杲西汎左蠡陟丘阜溯蕭江濫章貢禮青原七祖道場而歸老東渚之上所謂江山之助田園之趣蓋兩得之宜其詩之風味澄澹絕遠世事讀之者亦如風之刁刁然而生水之激激然而鳴水石怒爭聲豁噲噲中如不平以眎夫高車飛蓋紆組影纓者其得失豐嗇爲何如必有能辨之者矣君再枉寄書文詞甚高于休沐少暇報書遽緩自分見絕於君而君意益勤因爲敘述其詩之槩如此亦以答君之意云

覽古詩集序

士君子平居讀書必明於古昔治亂得失之機才賢否之辨世運升降之由然後發於文章施於政事莫不沛然而有餘粹然而不惑猶以爲未足也則又必憑軾萬里歷觀古帝王聖賢將相之遺蹟自通都大邑名山巨川以逮叢祠荒冢金石斷闕之文所至憑吊其風流考訂其是非以發揮其氣而證其所學乃可以上下千古而無憾焉門人江子辰六之學淹貫古今于每與之論史事俯仰數千年如指諸掌早歲絕江淮泛洞庭南窮夜郎盤瓠之鄉發爲歌詩浩落有奇氣茲覽古詩一卷則康熙丁巳適河東行役道路之所作也其地自楚而韓魏燕趙其世自皇古而唐宋其人自女媧軒轅而迄於司馬文正公凡爲詩如千首美刺具焉史家所謂隱而彰直而寬簡而明微而切者畢見於是矣聞之先儒有言有史傳之文焉有歌咏之文焉史傳之文以實錄爲主歌咏之文揚其善而隱其惡大其美而張其功予嘗聞其說而疑之信斯言也則孟氏所謂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又何謂乎江子之詩獨能以三百

篇溫柔敦厚之詞而傳於二百四十二年善善惡惡之義後之觀者將以爲歌咏之文乎抑以爲史傳之文乎昔唐宋間精於史者有劉知幾劉恕遠祖禹諸人其詩率無可稱而王孟高岑蘇梅黃陳之流亦不聞以史事自見而江子兼之雖高視古人可矣

突星閣詩集序

崇禎中楚名士首漢陽二王二王者士乾懷人世顯亦世其學湛於經術博綜六藝海內士執牛耳者皆欲得二王蒞之而懷人有才子曰戢斯然奮頭角揮斥六合上軼旁出弱歲遊長沙題詩獄盤云不借直踏寒烟裏麝香獨遊亭午時予讀之已嗟異繼是數相見於京師戢亦數因人遠遊在江南寄予詩一編尤怪奇詭詭池陽山行之作馳騁筆力過歐陽求叔廬山高遠甚在中州與河中吳雯倡和韻頗上下旣而遊滇南歸畱歷下訪予西城別墅流連累日夕乃出前後詩屬予論敘之夫詩之道有根柢焉有興會焉二者率不可得兼鏡甲之象冰中之月相中之色羚羊挂角無跡可求此興會也本之風雅以導其源泝之楚騷漢魏樂府詩以達其流博之九經三史諸子以窮其變此根柢也根柢原於學問興會發於性情戢於斯二者兼之又幹以風骨潤以丹青諧以金石故能銜華佩實大放厥詞自名一家桓君山有言親見揚子雲祿位容貌不能動人故輕其書若使遭逢時君更聞賢知則必度越諸子矣今

陛下方以文德化成天下昭回之光下飾萬物  
學之士爭挾所長與時奮起粲然如繁星之麗天  
戰夙昔同學多以文章致身館閣獨抱其遺經長  
年奔走道路栖栖爲旅人其能無粲然於中乎夫  
薦賢能拔幽滯賢公卿之責也戰持是以徃其能  
終於無所遇哉必不然矣

惇裕堂文集序

益都孫文定公以經術儒雅遭逢

世祖皇帝歷吏戶兵諸曹尚書

今上龍飛之初爰立作相在政府未久乞歸年甫  
五十難進易退之風海內高之公子仲愚少承家  
學九經諸史皆洞貫其源委發爲文章汪洋演述  
磅礴閎肆一時名卿聞人競折節下之惟恐不得  
當也公家風澹泊諸子恭謹清儉不殊後門單素  
方仲愚名籍甚人謂旦夕取甲科致通顯公顧以  
盛滿爲戒如晏元獻公不求恩澤王忠肅公不令  
子弟妨寒士路者君自負逸才雅不欲以門廕得  
官時又無如文潞公宋莒公之薦達故有才如君  
竟以逢掖終其身可嘆也洎文定薨未幾君亦遂  
鬱鬱以歿嗚呼世之憑藉門閥日飽梁肉厭綺襦  
紈袴而坐躋華廡比比皆是此固非君所屑意使  
其獲以文章致身如李文饒韓持國之流其所成  
就未可知而君竟困頓場屋以死豈非命哉豈非  
命哉君之未歿嘗自定雜文歌詩爲惇裕堂集其  
凡孟滋傷其志哀其早世難爲若干卷刻之蓋聊  
以慰君於地下而紓已之悲也君之文尤遠於六

經如春秋論尚書大序論補冬官序諸篇皆卓然  
可觀其詩爾雅深厚不窳不佻使其得志發揮爲  
典謨雅頌之作將勒於鼎彝播諸金石否亦流傳  
旗亭樂府屏風團扇之間詎不能與古人爭勝尺  
寸而惜其漸就漸滅而無傳也是刻也又烏可已  
哉

東瀟詩集序

邵陽黃澹給事之歿也予方在黜陟聞赴哭之慟  
已而朱君載震以書來告曰邵陽師死矣其詩未  
刻者尚幾百篇載震請於其家謀刻梓以傳又請  
翰林朱先生銘其墓徵君姜先生文其碑先生與  
邵陽兄弟也又以文章道義相友愛傳邵陽者非  
先生而誰敢以請予攬書未竟嗚咽流涕嗚呼黃  
澹已矣雖百身曷贖乃猶有朱君者汲汲焉哀其  
遺文表著其行事以使有聞於後世父不必得之  
子黃澹何以得此於朱君哉夫朱君高義如是雖  
微文章之名其人已邈然千載之上況乎其文章  
之工也蓋予始知朱君以黃澹云比于官國子祭  
酒而朱君適貢入太學日與其游處盡發其詩筆  
數百軸益知黃澹非妄嘆者十年間在京師文酒  
之譙予與黃澹及朱君未嘗不俱而朱君所以事  
予亦與黃澹無以異甲子歲予兩人先後使南粵  
朱君獨畱明年予報命京師尋請急歸濟南又  
明年而黃澹死矣人生聚散亦恒事而死生契闊  
雖古之達人不能忘情而況予哉康熙戊辰春予  
再至京師朱君已次第黃澹嶺海諸集鏤版以行

暇又以其詩來問序夫鍾期死牙生絕絃即人  
匠石廢斤予尚能序朱君詩哉顧朱君詩實工其  
薄路紀行諸篇尤力追古作江漢之間其人率有  
屈宋唐景之遺風若朱君者非騷人之苗裔與漢  
儒於師友之際最篤若鍾興之受爵曰吾師丁恭  
而子然以侯桓榮崎嶇草澤何湯一言遂爲萬乘  
師語曰一死一生乃見交情漢儒之事師也顯榮  
之於生前朱君之事師也力圖其不朽於身後均  
以盡心於所事而已矣予既多朱君之義尤愛其  
詩因質言之俾後之觀者有所興起云爾君字海  
人載震名也楚潛江人

文略卷三

十五

### 倚聲集序

甚矣聲音之道詎不大哉古者歌詩三百弦詩三  
百意三百五篇之外可以被管絃諧金石者篇目  
猶衆特其聲弗傳耳然予又考諸史記古詩蓋三  
千餘篇孔氏刪取三百五篇皆弦歌以合韶武之  
音則所謂歌弦之詩殆卽今所傳關雎以下正變  
之詞獨歌弦之法不傳而歌弦之詩固在也小雅  
南陔白華華黍三篇有其義而亡其辭孔穎達以  
爲此三篇在武王之時周公制禮用爲樂章吹笙  
以播其曲孔氏刪定有三百一十一篇遭戰國及  
秦而亡由是推之則知三百一十一篇皆歌弦之  
文乃其聲自秦火而後闕軼固已久矣漢末杜夔  
號嫺雅樂而所得止鹿鳴騶虞伐檀文王四篇至  
太和中又失其三左延年所得僅鹿鳴一笙耳夫  
師曠覘風而識盛衰季札觀樂而知興廢非聲音  
之爲道何以感人如此其深耶鄭樵考定漢魏以  
來樂府之詩自鏡歌轉舞而下系之風雅郊祀而  
下系之頌聲三侯而下系之別聲大抵世代升降  
不同而聲音之道則一故樂辭曰詩詩聲曰歌尼  
父之刪詩也得詩而得聲者則列之風雅得詩而



不得聲者則置之逸詩善讀詩者由聲以求義  
與聖人之志庶幾其不遠矣唐詩號稱極備樂府  
所載自七朝五十五曲之外不樂見而梨園弟子  
所歌率當時詩人之作如王之渙之涼州白居易  
之柳枝王維渭城一曲流傳尤盛此外雖以李白  
杜甫李紳張籍之流因事創調篇什繁富要其音  
節皆不可歌詩之爲功既窮而聲音之秘勢不能  
無所寄於是溫而生而花間作李晏出而草堂興  
此詩之餘而樂府之變也詩餘者古詩之苗裔也  
語其正則南唐二主爲之祖至漱玉淮海而極盛

不學卷三

高史其詞響也語其變則眉山導其源至稼軒放  
翁而盡變陳劉其餘波也有詩人之詞唐蜀五代  
諸人是也有文人之詞晏歐秦李諸君子是也有  
詞人之詞柳永周美成康與之屬是也有英雄  
之詞蘇陸辛劉是也至是聲音之道乃臻極致而  
詩之爲功雖百變而不窮花間草堂尚矣花菴博  
而雅尊前約而疎詞統一編稍撮諸家之勝然詳  
於隆萬畧於啟禎鄒子與予蓋嘗嘆之因網羅五  
十年來薦紳隱逸宮闈之製彙爲一書續花間草  
堂之後使夫聲音之道不至湮沒而無傳亦猶古

歌妙之意也書成命曰倚聲陸游有言唐自大中  
後詩家日起淺薄會有倚聲作詞者頗擺落故態  
適與六朝跌宕意氣差近義取諸此後之作者將  
由音聲之微以進求夫六義之正變斯集也可以  
興矣

不學卷三

十六

過江集自序

順治庚子仲冬予病初起有李南蘭陵八日而返  
得遊記大題名七古近體詩四十編爲一通曰過  
江集程子崑崙予畏友也而得與之乘清宴理遊  
事延陵季子之高風陳修撰之忠節予之所尚論  
而服膺者也而得拜其壚里問其子孫吊其流風  
餘韻京口三山及招隱鶴林諸寺予十年夢寐而  
不獲一至而得放舟大江躡屐幽壑窮極烟嵐雲  
水之變態斯遊也可謂不徒矣家兄東亭懷京峴  
之勝遂同斯遊得詩凡若干首附於後

入吳集自序

漁洋山在鄧尉之南太湖之濱與法華諸山相連  
綴巖谷幽邃筇屐屢罕至登萬峰而眺之陰晴雪雨  
烟鬟鏡黛殊特妙好不可名狀予入山探梅信宿  
聖恩寺還元閣上與是山朝夕相望若有夙因乃  
自號漁洋山人云是役也發朱方次雲陽抵吳閶  
歸經伯鸞之溪前後所得詩六十餘篇題曰入吳  
集

癸卯詩卷自序

嘗讀東坡先生集云少與子由寓居懷遠驛一日  
秋風起雨作中夜憐然始有感慨離合之意嗣是  
宦遊四方不相見者十八年每秋風起木落草衰  
輒凄然有所感蓋三十年矣故其述舊詩曰西風  
忽淒厲落葉穿戶牖子起尋袂衣感嘆執我手朱  
顏不可恃此語君勿疑別離恐不免功名定難期  
而其終篇則曰雪堂風雨夜已作對牀聲至陳州  
東府諸篇一則曰夜雨何時聽蕭瑟一則曰對牀  
定恐愁夜雨空蕭瑟子由答坡公詩亦曰誤喜對  
小窗舊約不知漂泊在彭城子每循覽愴然不能  
忘然爾時方與諸兄讀書家園肩隨跬步未知  
此語之可悲也弱冠以來各以世網奔走四方回  
憶曩時家園之樂不可得然後知兩蘇公之詩之  
可悲有什倍於疇昔者蓋情隨事遷而感慨係之  
矣子以順治十七年來佐揚州中間與禮吉一別  
與東亭再別西樵自大梁過廣陵對牀一夕遂別  
於鑾江之上嗟呼予兄弟少無宦情同抱箕顛之  
志居常相語以十年畢婚宦則耦耕醴泉山中踐  
青山黃髮之約恩壤在彼得毋笑是食言多乎是

歲癸卯西樵奉命主中州試東寧舉山東榜子  
之居揚州且四年矣除夕偶編次一歲所作慨然  
書此

和蘇詩二集序

蘇文忠公在惠州和陶詩幾遍其自言曰古之詩人有擬古之作矣未有追和古人者也追和古人則始於東坡又曰吾於淵明豈獨好其詩哉欲以晚節師法其萬一也夫以文忠公之爲人卓絕千古牢籠百代乃獨於淵明惓惓若此不勝其執鞭欣慕之意者何也及讀穎濱之序謂淵明不肯爲五斗米束帶見鄉里小兒而子瞻出仕三十餘年爲獄吏所折辱終不能俊以陷於難乃欲以桑榆之晚景自託於淵明其誰信之始喟然而興曰文忠之和陶也其有悔心與嵇叔夜詩云遠慚柳下近愧孫登文忠之於淵明亦若是焉已矣夫文忠兄弟生當宋慶曆元祐極盛之時仁祖賞其文至謂今日爲子孫得二宰相神宗雖不進用其身宮中每嘆以爲奇才異時宣仁述之至於泣下古來文人遇合之奇蓋未有如文忠者公卽殺身成仁以報累朝之遇亦其宜也故雖流離顛沛竄逐於海外瘴癘之鄉至於百折九死而其氣不挫其與淵明生當晉之末造自以先世宰輔不肯仕他姓者固不可同日而語矣故穎濱又云子瞻之仕其

文忠公

三

出處進退皆可考也吾謂淵明爲其易而文忠其難淵明之不仕也楚狂接輿荷蓑丈人之類也文忠之仕也遲遲去魯之類也淵明于瞻易地皆然未可軒輊乎其間也龍雷岸太史嗜文忠詩有所抒寫輒取蘇詩次之一而至於再此何爲者耶豈欲師法其爲人亦如文忠晚節之於淵明者耶雷岸嘗以文章受主知官禁近十餘載其遇合不減文忠雖左遷郎署猶得爲京朝官需次爲藩臬郡守文忠揚穎杭密諸州之政行次第而出之使世之人知文人負經濟古今一揆然則雷岸之和蘇也其庶可無慚悔矣乎

文忠公

四

送李東安序

九疑之山瀟湘之山水山川之至奇者也而皆萃於  
宋以圖經考之永爲州在楚粵之交去京師六千  
八百餘里東安爲縣又僻處永西偏百里蓋韓愈  
氏所謂中州清淑之氣於是焉窮者當天下無事  
之時士大夫宦游常鄙其地而不欲往其或得之  
又莫不戚戚焉惟慮其去之不速甲乙以來滇逆  
發難乘牂牁五溪之險銜枚北驅長沙守臣聞風  
奔逸賊遂踞有湖南六郡二州薦食荆岳旁煽諸  
蠻江漢洞庭列戍相望阻聲教者五六年所矣西

文略卷三

王

學二三叛帥很顧競起乘間抵隙膠牢固結連相  
倡和衝末之閒直其要衝井潭木川城郭爲墟一  
旦天厭戎首表裏橫決諸王公將軍仰慕 廟護  
疾益岳陽遂縣長沙楚角之粵摘之不百三十日  
而湖南千里之地復歸於職方先是

上察督撫題授長吏滋爲弊叢既下湖南遂以銓  
除遣之吏部於是李子鄴臣得永州東安令以去  
或曰以李子魁梧雄俊之才宜爲繁望縣庶展其  
軀矣今吏東安是棄之也予不謂然今天下吏治  
敗矣頭會匪徒盜法命牛毛大吏誅求

無藝不得已則仇百姓以歸之矣蓋有得而  
勢使然也東安遠在西南數千處甫脫兵革法令  
簡易又其大吏率在兵閒其尊貴宜稍殺以誅求  
宜稍衰凡有瑰異非常之材得自表見民閒疾苦  
得便宜除去是數者視畿近令爲何如李子得此  
可以賀矣若夫瀟湘沅溪九疑峒巖之奇與夫昔  
人所記西山黃溪諸勝皆在跬步登臨之餘侈爲  
歌詩以抒寫山川之奧李子敦履優爲之不復述

漁洋山人文略卷三

漁洋山人文略卷四

新城王士禎字貽止

遊鷄鳴山烏龍潭諸勝記

康熙甲辰六月間立秋酷暑二十日稍涼遂發興  
尋鷄鳴山烏龍潭諸勝飯後循秦淮過覆舟山陳  
霸先與高齊大戰卽此地也山連鍾阜之尾西接  
鷄鳴臺城逶迤介兩山之間下爲白門登鷄鳴寺  
下瞰臺城俯臨十廟原野蕭瑟林木蒼涼悲風捲  
蓬西日欲匿寺始於晉宋唐間卽南宋雷次宗開  
館齊竟陵王子良抄四部書處齊武帝射雉鍾山

文略卷四

至此聞鷄鳴故又稱鷄鳴埭矣禮誌公像登塔望  
後湖湖亦號昆明池故明貯天下版籍之所存網  
罟弗禁夕陽頽澹野水縱橫中惟荷葉田田千頃  
鳬鴛將子十百成羣唼喋波閒而已十廟皆在山  
麓帝王廟尤荒闕童豎數人眠於盤路羸馬脫羈  
斃草堦下爲太息久之自此東南行取小徑訪烏  
龍潭山路紆曲數迷失道由錦衣倉歷嶽釜二里  
許步趾漸高忽見風帆檣櫓若在足音洪濤動前  
卽大江也小憩靈應觀坐道士南軒瀟灑山光漾  
漾一葉菱荷橫樹上十無幾遠望舊名士唐宣

之丁苗生之流皆居此飯罷由石城門取道水城  
下祠以歸日下春矣

文略卷四

遊鍾山靈谷寺記

遊雞籠龍潭之明日遂往鍾山過青溪拜新寺  
公祠祠有夫人血影石出通濟門經天壇壇已廢  
彌望蔓草繁烟而已沿鍾山行屢有向背峰崿  
虧雲日明晦誦沈隱侯千雲非一狀蘇端明峰  
巧障日之句嘆其極工按江左時刺史還任例種  
松千頭山在六朝故多林木勝國爲陵園地龍  
虬蟠彌遍山谷上陵者行寒濤天籟中不復見山  
今十九供樵爨矣寺燬於乙酉丙戌閒惟無量殿  
寶公塔存上人於南靈隱豁堂師法嗣爲言寺

文略卷四

三

之由乘願而來欲以十年重興初地午浴樓下樓  
後面屏風嶺風逢逢自絕壑下林木颯然有聲  
方丈畢偕上人觀景陽鐘禮寶公塔予登焉止以  
不能從問三絕碑亦燬於火三絕者張僧繇畫  
公像李太白贊顏魯公書也寺舊有誌公法衣革  
履吳道子畫折蘆渡江烏巢佛印三教畫壁皆不  
見惟頽壁數版丹青漫漶如天吳紫鳳顛倒短海  
而已稍東爲說法臺址旁即八功德水榛棘蒙茸  
無復涓滴南爲琵琶街僧雛拊掌隱若弦絲之音  
殿前有巨鐵其缺大吳寧王入訛謂赤烏時物設

明高帝初定建康爲吳國公八年爲吳主此  
未改元時所作然不識何所用之上人云相傳山  
有蛟鑄此爲鍾云梅花塢在山門東寒香數百  
尚橫斜山翠中問周顒草堂王安石定林舊址  
不可詳會日夕遂與上人別樵唱滿山悲風驟  
澗水潺湲屢亂流而渡昔人登樂遊原詩若爲  
諫之上人貽余豁堂詩自蔣陵至青溪遂盡其  
湯休帛道猷之流也

文略卷四

四

遊金陵城南諸刹記

廿二日自烏衣巷出聚寶門遂造報恩寺寺創長干寺明金陵八大寺之一也龍象巨麗甲諸刹登九級塔俯視金陵城闕旭日飛臺參差可見西瞰大江南望牛首東面蔣山紫雲丹巘出沒烟霧鬱作龍蟠近眺秦淮青溪三十六曲才若一線雲逢逢起腋下鳥俯其背忽憶唐諸公詩塔勢如湧出連山若波濤所謂眼前有景道不得也僧言順治戊戌龍起塔中塔震壞有田姓兄弟四人不用一緯一木數日而工成於最高欄楯上步立捷如飛鳥殆夢莊所稱伯昏無人臨百仞之淵背遂足二分垂在外能外生死至人者耶天界寺在報恩東南人家沿溪居多以略約通出入松栝疎古篁竹幽邃後爲鳳山碧峰寺卽唐翠靈寺以碧峰師易今名洪武中師出使西洋今十八沉香羅漢猶是西域物萬曆中崇川顧氏竊其一以祈嗣數見怪異還之乃已寺僧出正統十年賜藏經勅諭墨澤如新迺遷登高座寺秋草滿庭闕無人跡還想王謝庾下之風爲之慨然過梅將軍廟廟祀晉豫章內史梅賾賾字仲真嘗進孔傳尚書於拜方

景二公祠方祠舊在岡上古木未亭創爲木殿百章國初卽某者來作令盡剪伐之亭與祠並圯今亭祠皆從而北雜松數株殊失古意景公陝之真寧人靖難時十二族並死事最烈壁上陽羨朱君一詩頗奇今記於此慷慨誓死心不移欲死不死將何爲欲揮豫讓橋下劍欲操博浪沙中椎衣緋如火如衣衰懷刃如雪甘如飴疾行如驚氣何壯千秋萬世當如斯誦之勃勃有生氣可以廉頑立懦也考革除之際以身殉國者自勛戚大臣下至樵夫門卒之流凡數百人才之盛古今無與比雖功名如三楊不免射鈎之耻得與諸公朽骨爭千秋萬歲之名哉



遊瓦官寺記

金陵城西南隅最幽僻處古瓦官寺在焉鄧太史元昭招余結夏萬竹園園與寺鄰喜勝地落吾平也時方燠甚忽雲集四垂雨如風注淮水暴漲四尺高柳清溪御風以往至鳳遊寺卽上瓦官也按葛寅亮記云寺一更於昇元再廢於崇勝戒壇洪武初蕩然無存其地半入驍騎倉半入徐魏公族園萬曆十九年魏公慨然布金遂復瓦官昇元之舊殿左空園有土阜高丈許上多梧桐林卽古鳳凰臺址今寺去江遠甚臺僅培塿不可以望遠太白詩所謂一風三日吹倒山白浪高於瓦官閣故蹟滄桑不可復考太史謂瓦官舊在城外瀕於江明初廣拓都城始入城內云稍西南爲下瓦官寺藤梢楠刺數折始得寺門清迥視上瓦官不啻過之寺有唐幡相傳天后錦裙所製錦作淺紺色雲龍隱起四角綴十二鈴陸龜蒙古錦記云瓦官寺有陳後主羊車一輪武后錦裙一幅今羊車不可見而此裙宛然又志稱師子國王佛敎安道佛像額長康維摩圖爲此寺三絕皆化去老狐着朱成碧以此狐媚世尊勿乃不可顧千載而下猶與

金石同壽事固有不可解者六朝時名僧支遁林法汰之流皆居此顧虎頭伏曼容宅正在寺側風流弘長於古爲最殊恨古人不見我也入萬竹園飲青解堂出華林部奏伎堂側琅玕萬个流雲欲歸蟬鳥亂鳴意高枕此中不復成夢堂前有池如半規烟霧葦鬱太史云池每夕必有氣細縹緲登閣望之如疋練然漏下三十刻相約以明日訪大朝松石乃別去

雨登木末亭記

廿四日爲家兄西樵禮佛長于薄暮入寺然燈九級塔塔皆五色琉璃陶埴成之表裏瑩徹簞燈百四十有四放大光明不可思議禮佛畢飯休止又方丈夜宿北軒窓外鴨脚參天下蔭十畝中夜風起聞雨聲洒葉上與簷角琅璫相應覺枕簟聞蕭然有秋意晨起盥櫛僧院中梧桐得雨青覆簷雪盆山石葛蒲數叢勺水亭泓蒼然可愛南入高座寺訪山雨上人時晨雨方零空山寂歷宿鳥聞剎啄聲撲刺驚起坐僧樓汎覽壁間衲子詩有鳥鳴山寺曉之句賞其幽絕冒雨登木末亭四顧烟嵐蒼鬱紫青綠白城闕峯巒江渚林木皆入空濛惟長干塔百仞聳立亭左東南望鍾山髣髴天外蜿蜒而已山頭松柏數十株疎密皆有畫意近俯長干諸刹樓臺丹碧明滅烟雨中他日得一筇一鉢足跡徧南朝四百寺足了此生矣嘗觀南宮筆墨輒悠然遠想今乃恨不攜米顛來潑墨數斗盡收烟雲入奚囊耳雨淅甚與人數促迫遂由景公祠而西觀無礙居士碑抵青溪水榭猶覺烟雲盪胸急索筆墨追記之

夜登弘濟寺觀石壁記

自六朝園出石城門登舟暮泊燕子磯山氣蕭蕭漁燈舟火與星河上下新秋雨歇江沱晚涼遂登弘濟寺入石闕兩崖奔峭如行楚蜀峽中石磴紆曲繚絡江澍謁入難殿東炬觀蘇木長江巨石四大字勢欲飛去僕舊泊燕子磯得句云長江巨石想飛動意取諸此復觀明潞王敬一畫蘭喬恭簡公半廬陵段朋格篆書七言詩諸石皆嵌巖谷間遂登觀音閣閣背負絕壁三面瞰江憑虛結構宛然屢樓從江中望之不殊乘蹻御風矣閣中怪石林立如青蓮花環遶佛座欄外洪濤決瀉居然萬里之勢余數登閣遠眺每風日明麗見直北棠邑江浦諸山佛螺帝青隔江奔赴今來更闌月晦下視蒼茫一氣惟聞空江人語跳魚撥刺如巨人時復流螢千萬點出沒樹間而已下岩入毘盧殿殿後石壁拔地斗絕石楠生壁罅裂石而出天矯直攫蒼霄方融禪師者從終南來居此所居陸航鳥道斜通詰屈而上數折始達北面江流如大圓鏡視觀音嵩又一奇也院有廬山僧爲略說栖賢東林諸道場之勝昔阮思曠戲何次道我求千尺郭

尚不可得卿乃圖作佛佛即不易作何至不可得  
劉遺民雷次宗耶歸舟剪燭記之有笛聲出江上  
絡緯哀吟如相應答舟人以月出解纜東下不及  
登燕磯矣

登燕子磯記

金陵古都會名山大川在封內者以數十而燕子  
磯以拳石得名磯在觀音門東北三面臨江削壁  
巉巖石筍林立觀音山蜿蜒數十里東與長山相  
屬至此忽突起一峰單椒秀澤旁無附麗傲視諸  
山僊蹇不相下大江從西來吳頭楚尾波濤浩洶  
中砥柱怒流西則大孤小孤東則潤州之金焦而  
磯踞金陵上游故得名尤著磯上有祠祀漢壽亭  
侯遙西有亭壁上石刻天空海闊四大字奇矯怪  
偉爲前大司馬元明湛公書按公會爲南國下  
酒又歷官南吏禮兵三部尚書公崛起嶺南從三  
沙聞學覺之宗與陽明上下其說天下稱甘泉先  
生祠南亭三楹壁間題字雖雜不可讀獨椒山先  
生四絕句與文壽承書韻同鐫一石其一云  
巖巖清光上下通風雷只在半天中太虛雲外依  
然靜誰道陰晴便不日讀此知先生定力匪朝夕  
矣折而東拾級登絕頂一亭翼然曠覽千里江山  
雲物樓堞烟火風帆沙鳥歷歷獻奇爭媚於眉睫  
之前西北烟霧迷離中一塔挺出俯臨江浙者滿  
目之晉王山也山以隋場得名東眺京江西溯

葉自吳大帝以迄梁陳憑吊興亡不能一瞬詠  
夢得湖打空城之語惘然久之時落日橫江鳥相  
十餘株丹黃相錯北風颯然萬葉交墜與晚潮相  
響答悽悽慘骨殆不可留題兩詩亭上而歸時康  
熙二年十月二十一日也

文略卷四

七

遊牛首山記

金陵名山首攝山古刹首牛頭康熙甲辰余量積  
禮曹乙巳五月始謝吏局稱金陵寓公布轡青鞋  
方自此始過方爾止青溪園居商略遊事爾止躍  
然欲偕行秦淮老人丁繼之年八十有一尚饒濟  
勝之具許爲鄉導於是按圖經計道里城以南先  
牛首次獻花巖次祖堂城以北先攝山次寶華山  
十八日曉出聚寶門由古宣陽門迤邐經韓府山  
至鐵心橋時宿雨初霽流水滿塘白鷺矯翼良苗  
懷新興行田水聲中耳聆潺湲目玩蒼翠十許里  
至牛首東麓夾道長松數千株奇石映帶宛如畫  
圖曳筇徐步松陰中顧語爾止昔宋文帝謂蕭思  
話相賞有松石閒意想當如是既抵寺門仰望東  
西兩峯儼若雙闕寺在蕭梁爲佛窟寺燼融大師  
始闢道場所稱牛頭宗矣歷白雲梯凡百級夾磴  
古松千百千雲蔽日頃京口造戰艦剪伐皆盡今  
所餘才兩株寺僧謂以中虛無所用故得免莊子  
云此木以不材終其天年語良可味入禪堂觀浮  
圖倒影坐一鐙樓樓爲施愚山題額窗檻洞豁下  
臨無地南望師子山如在杯按一峯秀拔林木蒼

文略卷四

七

蔚如繡者獻花巖也飯畢尋徑上兜率巖磴道寬折略如白雲梯繼之先登如後孫東峯峭絕絕鈺中斷得兜率禪院後石壁鐫子瞻怪石供五字憶坡公石與餅何異之語爲之一笑循磴東上卽兜率最高處憑欄遠眺大江橫流山外三山錯峙采石天門皆在襟帶間矣巖下坦軒爲鐵漢和尚故君和尚楚京山人常以二獼猴自隨凡有所須曲解其意枯坐巖竇數十年不與人接與龍眠方學士爲方外交學士贊其畫像曰兩個獼猴杖一根獻花石上獨稱尊怪公事事能超脫雷此賊私誤子孫入文殊洞遂登天闕兩峯中刻如巨靈斧痕王丞相所云此天闕豈煩改作者也北望金陵龍蟠虎踞一覽可盡浮圖當兩峯間僧安居爲言牛頭自融祖至慧祖禪燈不絕自浮圖建後宗風遂替由西峯觀辟支洞洞視文殊稍侈外爲方塔有宋僧普莊明盛時泰仲交二記敘洞塔所自名文殊領一萬菩薩居此又爲辟支迦入定之所昔淨名方丈地能容八十菩薩五百聲聞百千人三萬二千師子座神通遊戲故應爾耶歸宿一燈燄山月皎然烟鳥初定俯視下方羣動都息不知

此身去塵世幾由旬也與爾止論詩至丙夜罷去  
各成一詩

遊獻花巖祖堂記

牛首獻花巖幽棲祖堂寺枝峰蔓壑實爲一山牛首爲祖融開教道場獻花巖則百鳥銜花之所幽棲祖堂則遇四祖付囑頓教處也十九日晨由牛首逕西風嶺沿師子峯西趾登獻花巖岨峩崿崎嶇有登頓陟則瀟灑降則心俯人行巖谷間如猿飲澗如蟻緣垤如鍾乳倒垂四視陂塘墟落如蜂房如蓮蕊如某道布子如織錦文迴望牛首樓閣浮圖行樹羅網莊嚴妙麗皆作金銀琉璃玻瓈碑碣種種之色東面獻花巖逕石窟南下松石疎古

卷四

十七

路似牛首東麓行二里許修竹中一徑如綫忽得祖堂寺徒衆踴躍由寺後左旋而入訪石谿禪師數日前已赴靈巖繼公之招小坐呈劍堂觀石公詩畫標格不減寂音尊者天界浪杖人弟子也阮司馬大鉞被廢後居此寺寺多其書蹟僧難出所藏甲申五月詩觀之殊多齟齬蜀洛踣流之語因訪石公禪室破扉短籬高竹萬个青光鑑人鬚眉皆綠禮祖師洞洞內一石佛宇宛然阮司馬題云巖花長吐天人供春草難遮佛宇痕皆紀實也洞右爲虎跑泉不溢不涸僧徒甃甃咸取給焉寺門

近對吉山爲阮司馬墓道石湖那防王貞題此會賦詩曰高墳何紫紫中有窮奇骨也遠對姑孰之橫望真語稱其洞穴盤紆絕官木藥宋人詩陶家舊宅寄山坳卽此東逕天盤嶺松毛如苔蘚衣被石骨人行樹杪至牛頭水關始與來路合望牛首便如故入入自鳳臺門城南之遊凡二日得記二篇詩若干首別錄昔人謂牛首祖堂之閒都無俗處信然矣

卷四

十八

遊攝山記

志云攝山爲鍾阜支脉高百三十丈周迴四十里多藥草可攝生故名形圓如蓋又名繖山祖堂歸之次日稍憩桃葉渡水閣廿一日晨起天色陰霽相半爾止至遂行沿覆舟山遵元武湖堤緩步當車時湖水小涸蒹蘆被渚爾止爲指點前代三法司故址依極顯辨其遺蹟行路旁見翁仲石馬橫斜田壠閒爲故中山墓道稍北爲李岐陽墓道牛羊上壠無復曩時小憩蔣侯祠觀鍾山出雲又二十里至攝山兩峯相對中外隔絕層巒疊嶂凸凹起伏晦明晷刻不一狀東北一峰卓立天外散爲三峯鬱爲精藍者棲霞寺也入寺循白蓮池觀唐高宗御撰明僧紹碑書法妍勁屬高正臣筆碑陰棲霞二大字高宗御書佛殿北廊下有江令碑署名陳侍中尚書令宣惠將軍參掌選事菩薩戒弟子濟陽江總持書法奕奕不減聖教按江令名總史不稱以字行而此署總持豈後人重書筆誤耶碑陰勒元祐禮部勅牒字殊飛動禪堂後爲覺浪和尚塔院和尚闍人梵行精嚴瞻奉藥地諸大師皆受記別爾止常在姑孰與說易十日稽首稱

文略卷四

九

乾子後示寂天界衡嶽竺公奉舍利建塔此山與隋舍利塔相望接引佛二軀昔人謂有顧虎頭筆法與塔皆尚存試品外泉過無量殿禮石佛僧紹次子臨沂令仲璋所造江令碑稱佛身高三丈一尺五寸二菩薩高三丈三寸大同閒有龕頂放光之應殿前紫竹林鬱然而秀伐其一作杖爾止銘焉僧言自此有逕往紫峰閣若循中峯澗而上卽千佛巖路出閣右勢不可得兼予曰由千佛巖而白雲菴而中峯譬如振裴挈領請姑舍是皆曰諾遂鼓勇登巖巖間鑿石爲像華嚴儼然如百千萬億化身齊文惠太子及豫章竟陵諸王所造巖上爲明月臺方廣可布茵席俯視一石如錐脫穎曰紫盆峰此卽出紫峰閣之背憩松石閒久之取道峯左緣中峯澗東北行試白鹿泉泉上古築爲明臨淮侯李言恭書爾止亟稱其詩過春雨橋得一菴幽磻千仞修篁出磻底謂當是明公居處菴中出肅客曰優曇菴也再上一牛鳴地爲白雲菴即明公故宅急從密竹中訪之幽篠灌木與優曇相埒地稍閑曠可以見遠按僧紹平原人初住鬱洲奔榆山中欣玩水石預識宋德之表不受高帝之

文略卷四

十

命天子目爲外臣賜簪冠竹節杖以表高節宋  
開隱逸之宗一人而已仁智之居倪仰增慨裴回  
移晷始去窮澗源而上一泉沒荒躡中僧言白乳  
泉也尚隔一溪余躍往觀之此上卽中峰之脊巨  
石如虎牙相錯天風吹人十步九却以手代目以  
尻代足震駭踈蹕不能已至石梁橋望見老鵲河  
近出山趾兀术所鑿亦名餘河也瞰千佛巖已在  
肘下遂欲乘興窮最高峯問僧徒尚三四里會日  
夕衆有倦色如嬾殘履衝嶺巨石盤旋而下峰北  
得霞心禪院僧雪幻者濟南人殷勤畱客試真

文略卷四

三

珠泉飯般若臺堂中有明代諸名士書四十二章  
經先是慧文上人白靈隱來居西澗圓通院知予  
輩至遠使相逐策杖赴之逕德雲菴長溪怪石砌  
窪衍突與菴僧約今夕當攜枕簟來此聽澗中瀑  
布至圓通與慧公談至夜分爾止畱宿余還宿德  
雲空山無更漏聞山鳥啁晰遽然而醒窗外夜雨  
瀟瀟然與竹木相亂瀑布自中峰飛下以澗爲尾  
閭萬道奔注水石相齧作怒雷崩濤甲馬騰踏之  
聲寒氣薄肌骨不復成寐達旦雨不止衆尼予峰  
頂之行予意山之奇在登眺登眺之奇在烟雨此

竿頭進步自生畏怖山靈其謂我何顧問堯子未  
具爾止遂止圓通不行予發憤獨往中道遺棄  
峰奇石起伏如大海潮汐頃刻萬狀知爲疊浪巖  
惜不令吳道子李思訓輩圖之當今尺幅間開水  
聲浩洶耳天開巖尤奇地險逕狹怪石如巖解扶  
雨與展齒闢竹木蒙翳猩麕之跡交錯羣怖不敢  
進余謂伐山開道彼何人耶於是斬荆叢篁達巖  
上尋唐宋人題名漫漶不可識惟上元張函二詩  
頗佳巖下有禹碑楊公時喬昔官金陵以南嶽石  
刻重摹於此驚飄鳳泊想見岫巒石廩之奇逕造

文略卷四

三

峰頂自下方望之不謂有人忽見茅茨虎落遠在  
天半僧徒三四人居之梵唄鐘魚皆出雲中矣峰  
頂三茅君殿鍾公惺官南祠部時所建志所謂高  
百三十丈者此其絕頂郭景純振衣千仞岡濯足  
萬里流何必多讓哉小霽復取道天開疊浪二巖  
以下顧見道左一石出籬落閒覺有異急廻訪之  
僧云遺谷也貝巖講師昔常居此石縱丈許橫稱  
是苔蘚剝蝕如古鼎躍水位置天然在三峰之中  
憶吾友杜于皇昔游嶽山愛一石名之曰霞髓此  
石將無是乎石傍小溪略約通之遂過圓通別慈



公與爾止趨東湖紫峰閣雨復作小坐閣上聽僧  
言浮渡山之勝冒雨卽行過飛來石佛院主者他  
出門扁鐺不得入昨觀品外泉會一至此亦以門  
閉而去欲少待恐雨潭不得抵華山遂復循白蓮  
池觀金剛幢六朝松而去客歲造戰艦此松行就  
剪伐竺公上書當事廬而獲免仙人逃劫松亦作  
如是觀從輿中迴望最高峰雲氣羃之雲稍解駁  
略辨茅茨林木如法塵影頃刻已復失之適下山  
時此身真從雲族中來矣

遊寶華山記

華山在句容縣北六十里一名寶華山以誌公得  
名也從攝山雨行萬山中山村人家多臨溪居溪  
水自四山而下淙淙可聽輿中得一詩云萬山堆  
裏看雲松曲崦幽溪復幾重爲愛泉聲過林去不  
知烟寺遠聞鐘山徑五步一折每當折處猿鳥路  
絕徒御相呼詰屈行天陰雨黑風颯颯出林箬中  
路窮得寺數步外初不見寺也按誌公始居此山  
名未著著虎復窟之歷千餘載至明有妙峰上人  
者再興初地三昧律師紹鵲頭宗繼來卓錫見月  
大師親承付囑予比聞其具戒精嚴爲人天師至  
是始相見山中一燈夜坐往復叩擊乃知浮屠之  
說與吾儒道德仁義之旨了然不殊夜宿山樓殊  
有涼意晨興禮佛過見公方丈謁銅殿殿高二十  
尺從衡各十尺四壁皆刻畫如來諸菩薩帝釋天  
人相窮極莊嚴萬曆中慈聖皇太后夢一山皆蓮  
華乃勅建銅殿於此山賜名隆昌寺并賜大藏參  
金塔時建銅殿者三峩嶠五臺及此也遇西域僧  
與之語可辨者十三四其所敘述經歷諸國大抵  
與法顯佛國記略同出所持誦梵文狀如葉十字

不可諱曰阿彌陀經也戒壇在銅殿西北見公廨  
初經始時陰雨晦冥忽放光明經時始散遂登  
西峰觀龍池涓然一泓出石罅閒蜥蜴數十頭游  
泳自如見人不驚僧徒以鉢貯之形如守宮腹尾  
作硃色斑然有文僧言每將雨雲霧輒自池中出  
按山滂經云龍池之山中央有池方七百里羣龍  
居之以此較彼何異蹄涔抱朴子記甘宗奏西域  
事謂外國方士能臨川禹步吹氣龍初浮出長數  
十丈每一吹龍輒一縮至數寸取著壺中往往賣  
之一龍直金數十斤乃發壺出龍著淵中復禹步  
吹之更長數十丈須臾而雨四集夫龍神物也而  
偃然受綯如此安在其為靈耶豈韓子所謂失其  
所憑依而不可者耶抑米階尺木而自混于蠅螟  
者耶爾止舉白公麒麟為脯龍為鮓何似泥中曳  
尾龜之語相與三嘆峯皆茶圃僧徒頗諳采焙之  
法既下西峰不復與見公別徑趣龍潭北風甚利  
榜人挂帆以待棲霞僧遠送江干與爾止相繼別  
去日將晡遂乘風北渡從舟中望見峰青知是攝  
山憶昨從峯頂顚眺所見澄江如練雲濤萬疊即  
今高枕聽欵乃處也漏未下已見真州星火計爾

文略卷四

五十五

止尚未發龍潭耳

文略卷四

五十六

金山題名記

焦山幽冶金山綺豔焦山骨勝金山肉多惟登妙  
高臺拜東坡居士像想見袁絢歌水龍吟於此公  
爲起舞差強人意

焦山題名記

來焦山有四快事觀返照吸江亭青山落日烟水  
蒼茫中居然米家父子筆意晚望月孝然祠外太  
虛一碧長江萬里無復微雲點綴聽晚梵聲出松  
杪悠然有遺世之想曉起觀海門日出始從遠林  
微露紅暈倏忽躍起數千丈映射江水悉成明霞  
演漾不定塵鶴銘在雷轟石下驚濤駭浪朝夕噴  
激予來遊以冬月江水方落乃得踏危石於潮汐  
汨沒之中披剔盡致實天幸也

北固山題名記

焦山與崑崙子別遂遵江岸獨尋北固甘露之勝  
登凌雲亭憩多景樓緬孫劉之雄風憶梁帝之騰  
遊吊海嶽淨名之故蹟江山猶可髣髴而其人宅  
邈搔首四顧慷慨不能已

鶴林寺題名記

米元章卒後爲鶴林寺伽藍墓在黃鶴山下風氣  
清鬱松影嵐翠四時供養先生有潔癖此是衆香  
國中矣順治庚子十一月十三日

招隱寺題名記

昔人言招隱水深山秀烟霞潤毛皆不凡予以庚子仲冬月同崑崙子來遊紅葉滿山石骨刻露寒流蕭瑟登玉蕊亭上遠眺江影憫恍久之

竹林寺題名記

自招隱至竹林山路紆曲長松如畫修竹數萬竿清風拂夏上梢雲日與崑崙小憩鉗錘室聽中止人談林公開山舊事日發吾不能去憶唐人詩殷勤竹林寺更得幾回過惘然自失也

生生菴題名記

永豐程公岫守京口日與林臯大師爲山澤游不減王謝之與林公乃更鑿放生池作生生菴於甘露寺春秋樓下其風流標致有足多者予以順治庚子來遊去公守潤日未二十年而風流搖落遂無復繼況於數千百世之下乎

漁洋山人文略卷四

漁洋山人文略卷五

新城王士禎字貽上

劉孔和王遵坦傳

劉孔和字節之長山人故明大學士青岳先生鴻訓子先生天啟中以忤璫罷崇禎元年以少詹事起田閒與錢龍錫等五人同入相數爲上分別白黑甚力閹黨忌之居無何惠安伯張慶臻事起羣小媒孽竟謫戍雁門以死孔和少倜儻好談兵慕陳亮辛棄疾之爲人文章豪邁洞達詩尤奇恣崇禎末流賊自豫復入秦而

文略卷五

太宗兵自喜峰口墻子嶺諸路南下雨澤畿輔連破齊魯諸郡縣孔和見天下已亂散財結客陰養死士山東河北輕俠皆歸之甲申三月賊陷京師賊權將軍某據濟南郡縣皆僞署官吏孔和部勒賓客激以忠義皆涕泣踴躍願殺賊爲故君報仇於是推牛饗士起兵長白山中有衆三千人執僞縣令徇於衆誅之傳檄旁縣所禽戮僞令數人及開天兵入關破賊孔和遂率衆南下過青州欲挾衛王俱南王不可孔和痛哭辭去抵淮駐軍黃河北是時曹州人劉澤清以東平伯開藩淮上陰忌

其強令客說之使以兵屬焉孔和貴公子性疎放

謂澤清鄉里雅故屢恃舊恩狎侮澤清積不堪且

稍憚其威名陰欲圖之澤清武人不知書既責爲

繇鎮好爲詩往往詫示坐客一日高會酒酣出詩

示客次至孔和孔和擲不視大言曰國家舉淮東

千里付足下今敵騎旦暮飲江淮未開北向發一

矢而沾沾言詩詩即工何益國事況不必工耶澤

清被酒大恚推衆起一座震懾不知所爲孔和不

爲動拂衣徐出澤清益不平立遣壯士二十輩追

及舟中拉殺之一軍大譁散歸孔和時年三十一

文略卷五

二

已而金陵命下以爲副總兵官則孔和死三日矣

孔和長八尺面目如刻畫雙目炯炯射人如電望

之類羽人劍客平居好論天下大計感激憤發鬚

髯怒張嘗賦詩云并無殺者黃江夏豈有食之薇

鄭公後竟死澤清手蓋識云所著日損堂詩集練

要堂文集各若干卷多可傳

王遵坦益都人太僕少卿灤之子長身少鬚眉狀

類寺人跌宕負奇好飲酒擊劍父灤失勢家居無

日不飲酒叔父家討而數奇亦跣跣放於酒每飲

酒輒呼遵坦與俱各盡數石酒酣相與賦詩大歌

呼爲樂客至輒不得通。顧與孔和交善，遂通。孔業在家桑谷山水幽奇，數與孔和遊，止賦詩或居人促膝，盡地語終日，人莫測也。王贈劉詩曰：「壁清如柴，少羈勒小挫風期，非我曹劉亦贈王云何？」似冉家好兄弟同心，畫出釣魚山齊人皆目笑之。以爲狂生。南渡後，遵坦爲總兵官，亦隸劉澤清。孔和死，遵坦懼禍及，跳身北走，至京師上書獲錄用。肅王入蜀，以遵坦從，旣定川北，卽署遵坦都御史，巡撫四川，尋病死保寧。

論曰：陳同父有言，亂離戰爭之際，往往奇才輩出。

故述龍可趙九齡事。至潛溪先生著秦士錄，豪宕感激至今想見其人。明之末造，海內罹兵革者數十年，深山大澤豪傑不乏如孔和遵坦輩，不有陳家之紀述，烏能自見於後世哉？

### 任民育楊定國傳

任民育字厚生，濟寧州人，居泗水上，家世業農。民育始讀書爲儒，年二十六補諸生。中天啟甲子，解試民育雖書生，居嘗傲儻好奇計，崇禎戊寅，牆子路之警，總河侍郎周鼎北援臨清，以運判馮元鳳署濟寧道事，城守雅知民育，引參軍事。會閩人高起潛軍至，所部丁志祥縱兵大掠，元鳳捕斬數人，起潛大恚，責取濟寧不用，援兵狀元鳳以問民育，決計與之濟寧，以安壬午，天兵再下山東，及濟寧民育城守益力，遂去而攻兗，當路知民育有將帥才，於是淮撫史可法以通州請保撫徐標以監軍，請吏部悉之授潁州知州，潁數被兵，民多保聚，以自爲守，民育至更團結，部署身任師帥，兵事之隙，問民疾苦，三月，潁大治，甲申，流寇犯關，鳳督馬士英南奔，民育輿觀於庭，集衆誓死守金陵，建國史可法以閣部督師揚州，乃舉民育知府事，未幾，高傑黃得功爭揚州戰於城外，軍中失得功，可法將以黃蜚乙邦才兵攻傑，民育力言不可，乃止。翌日，知得功閒道歸，營其能斷大事，皆此類也。傑爲奸定國所殺，麾下自河南竄歸，賊督府可法不納。

民育言得此勲旅外可以拒敵內可以制四鎮然之便弗聽亡何天兵大至民育棄城守禦日夜募嚴而可法守舊城衛所文守新城事權不一會天雨城圯遂入之民育緋衣坐堂皇天兵至諭降民育不可飲刃死揚人聞之皆泣下先一日星隕於署握馬皆驚民育自分必死散遣諸妾惟寡女適劉氏者與一女畱署中至是俱縊死幕客陳美僕聞道等五人皆從死妾姚氏本揚人投水死三子鍾華鍾蘭鍾崧走匿民間得免

楊定國亦濟寧人遠祖浩成化中爲太學生會帝

《文略卷五

五

幸佛寺浩遮道上書諫帝嘉納卽爲回輦由是名聞天下歷官至都御史定國少補州學生甲申本朝定鼎以戶部侍郎王鰲永招撫山東檄至濟寧士大夫議歸附定國棄其家附舟南下趣金陵依故濟守王孫蕃孫蕃是時爲御史用事未幾孫蕃出按江西寄家杭州定國從之往金陵不守天兵徇浙西路王迎降魯王監國於越盡江而守定國杖策渡江上謁授行人司行人未幾江上師潰定國一夕呼酒痛飲闔戶雖經以死貧不能歸葬與子某殯於僧寺

王士禎曰予以順治庚子理揚州士大夫爲子建民育事甚烈民育畢命處在太守廳事西偏血凝碧陰雨猶彷彿可見時距其死十六年矣會修郡誌民育死節事略而不書予懼其無傳也得楊諭德士聰所述任揚州始末略之爲傳定國與民育生同里先後死義因牽連書之

《文略卷五

六

少司徒焦公傳

公諱毓瑞字輯五別字石虹姓焦氏其先豪強人始祖成永樂中徙章丘之清平鄉大王父瑁贈都御史王父馨萬曆辛丑進士巡撫寧夏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卒贈工部左侍郎考日芬建昌府推官贈太僕寺卿妣張贈夫人初中丞公爲大名監司公生於官舍幼不好嬉戲動中規矩讀書目十行下章丘令南皮湯君號知人一見器之曰公輔材也順治丙戌秋復行鄉試舉東省明年丁亥舉禮部已丑釋褐改國史院庶吉士辛卯授廣東道監

文事卷五

七

察御史壬辰奉命巡視京通二倉爬梳夙弊奸胥系息

世祖章皇帝駐蹕通州公朝行在特賜貂裘蟒服故事非閣部大臣不得賜蓋異數云癸巳被命巡按宣大兼理學政雲中當姜瓖畔逆之後人心艱危公至招流冗嚴保甲課農桑葺學校勤考課修城浚池存問孤寡邊人誦之未及瓜而撤差之旨下士民泣送者百里不絕丙申巡視河東鹽政舊例每包以鹽二百斤爲率踰額罪及商賈公爲酌定減規不贏不縮商民便之在事一載苞苴

不行歸裝惟模被圖書而已再生父憂哀子

南道御史辛丑

今上御極遂掌河南道事癸卯內陞公在臺首建十三年凡所建白務存國體不谿刻近名不黨同伐異然邪正是非之介持之毅然亡所顧避

上是信公孤立無黨援其受知兩朝蓋以此需大歸侍太夫人于舍凡八年而太夫人歿癸丑起田閒用新例借補廣西道御史尋陞太常寺少卿進通政使司左通政甲寅進太僕寺卿戊午進太常寺卿己未進通政使司通政使會京察一日

文事卷五

八

奏事畢

上召公至御座側親詢屬員甲乙次第公奏對稱

旨

上霽顏顧閣臣曰焦某數奏詳明可稱老成練達自是受知益深未幾擢都察院左副都御史尋進刑部右侍郎矜慎庶獄每九卿會議朝堂公言必盡終無所依違太湖縣民因事行財法司擬以授受同科律應死公獨曰受者百二十金乃爲滿貫以授者分計三人各四十金法止杖耳律云皆計所得是其證也奏請得末減遂爲定例皇陵歲



相人三十三人賂部胥七皆金法司擬滿貫律  
死公援前例力爭亦得未減山東饑高苑民十三  
人持粟稟向大姓索糧有司以盜論傳大辟公謂  
是不過饑民冀緩須臾之死囊橐豈兵仗耶左都  
御史蔚州魏公是公議竟從寬典先是官司寇者  
端穀龔公之博大瑞洛姚公之鎮密爲朝論所推  
時以公爲無愧奉 特旨調兵部右侍郎知貢舉  
轉左侍郎淮安有商三十三人舟自廟灣趨膠州  
遇颶風引至朝鮮執送京師議者謂犯禁通海應  
下西曹其人辨言有官給照票墮水失去公議行  
文忠公集卷五

查淮安將弁有無給照事立辨竟送法司罪難釋  
矣已而巡撫咨覆實給照事遂得白其所平反率  
此類也秋 賜宴西苑頒賚表裏菱藕其冬雲南  
平王戍上元 賜宴乾清宮

上手金卮賜酒 詔賦栢梁體詩公有天河洗甲  
通蠻鄉之句二月奉 命告祭太昊諸陵癸亥上  
元復 賜宴乾清宮賜綵緞滇馬甲子戶部侍郎  
缺

上特諭吏部焦某操守可嘉可戶部公自司寇移  
佐司馬自司馬移佐司徒皆出 特簡廷臣亡與

比然食少事多未幾而病作予在成均日嘗從容  
爲公言山居甚適公以方在中樞兵事旁午不敢  
輒引退既屢被知遇程書衡石日夕沅瘁益不敢  
言洗沐以死勤事未及遂初非公志也公外和中  
介人不可得而親疎廷議侃侃視首鼠持兩端者  
若將浼焉諸公卿或有異同卒折而從公則公至  
誠有以感之也使公無死且晚且枋用然清白聞  
於

主上至誠信於同列其用雖未究亦可以無憾矣  
公居家孝友爲德於鄉黨宗族甚衆不具論論其  
立朝之大者  
文忠公集卷五

論曰漢郭躬陳寵皆世習律令爲法名家躬斷奏  
彭之獄寵罷鉗鑽之刑其慶延於世有以也焦公  
儒者法家非所好然觀廷議數大獄務依矜恕不  
力求其生不已雖陳郭何加焉今國家重經術繼  
文法公又以德望結 主知方佐致太平而天不  
憖遺忽焉以歿惜哉

馬文毅公傳

公諱雄鎮字錫蕃一字坦公其先登州蓬萊人  
祖英占籍遼陽左衛會祖重德太平府通判有惠  
政建祠赭山祖與進考鳴珮總督江南江西兵部  
尚書爲開國名臣事具國史妣孟氏

誥封夫人公以從龍大臣子順治中起家工部副  
理事官營造

孝陵遷宗人府啟心郎以資望擢都察院左僉都  
御史進內國史院學士

上才之以爲副都御史巡撫山西未行改撫廣西

陞辭賜御服以示優異時粵西多盜賊王道

榜等寇左江妖僧某僞挾明宗亂右江莫扶化等

連諸徭獍躡平梧諸郡所在騷擾公至粵宣布

朝廷威德勦撫兼用不數月殲其渠魁餘悉解散

於是請復有司邊俸省兵糧腳價除採買之累民

者疏上皆報可未幾而吳三桂之變起先是定南

孔壯武王鎮廣西死李定國之難以其壻孫延齡

爲將軍代領其衆癸丑春都統王永年與延齡計

奏朝議遣大臣往勸至是滇南作逆粵西震動延

齡遂殺永年及孟一茂等三十餘人受僞命發兵

反逼巡撫以下更服制徽符篆公具衣冠望

再拜闔戶自經不死額謂子世濟曰賊勢雖深入

心尚固脫得一旅疾攻其外從中策應破賊如發

蒙振落耳三月遣世濟開道詣闕請兵陳賊可

破狀六月繼遣其客朱昉以孫國楨賞表潛行赴

京師又遣其客李子燮以次子世永行延齡覺之

悉勒兵贖公公引佩刀自刎不殊賊囚之別室公

絕食數日又不死而三桂遣使命馳僞書以高爵

陷公使降公裂書抵地不視幽繫者凡四年會延

齡與三桂賊又與叛帥馬雄數治兵相攻丁巳十

月三桂僞將軍吳世琮帥師克桂林殺延齡遂以

兵收公既至其營箕踞大罵鬚鬚怒張世琮責其

不降公叱曰吾爲

天子守茲土義死封疆所不卽死者欲手殲逆賊

上報君父耳今討賊志不遂死自吾分毋多言世

琮退令諸帥迭遊說更進酒食公推案罵愈厲世

琮發怒先殺公幼子世洪世泰遂及公其僕九人

皆從死公旣死賊暴其尸烏金鋪田野中四十日

顏色如生有趙天元者亦僞將軍也收瘞桂林之

廣福寺夫人李聞難與妾顧氏劉氏二女某世

濟妻董氏妾苗氏皆自經死董氏等以飢餓前  
死者又十九人事聞

上震悼贈公太子少保兵部尚書 賜諡文毅以  
世濟爲大理少卿

王士禎曰今之巡撫與唐之節度觀察使事權相  
埒國初以來皆握兵柄後乃稍變易其制一旦有  
事輒束手而聽命於人所謂倒持太阿授人以柄  
者也以文毅公之才略忠義激發使得戲下一旅  
叛將念卒必有所忌憚而不敢動縱其跋扈而仗  
義執言以討不庭鼠子輩豈足道哉既事權不屬  
卒以忠烈自見妻妾子女下逮僕隸從死如歸嗚  
呼惜矣然公之歿也贈官予諡祭葬皆踰常格又  
御書其神道之碑傳云死王事者加二等公之  
國恩厚矣又何憾哉

孝靖顏先生傳

先生諱伯璟士瑩其字復聖六十六代孫世居曲  
阜父清紹明崇禎辛未進士歷官河閒府知府有  
子三人先生其長也次伯玠次伯珣先生生有異  
稟狀貌偉麗讀書不屑章句談古人忠孝事輒感  
激奮發河閒公令鳳陽令江都令邯鄲每以先生  
從時天下已亂軍書旁午郡縣吏日不暇給先生  
侍其父凡所區畫多中機宜河閒公以守邯鄲功  
累遷知河閒府會王師入關薄畿輔河閒孤城無  
援公衣冠北嚮再拜集家人一室中而自登陴力  
守城破急趨歸署闔門舉火自焚死時先生獨與  
仲弟伯玠居兗郡道阻不相聞未幾兗亦陷先生  
方與弟乘城守禦兵入守者皆潰先生體肥行不  
得疾伯玠掖以行先生麾之曰吾父在河閒存亡  
不可知汝當速去兄弟併命於此無益也伯玠持  
兄泣先生給使他顧遽自埤堦間躍下伯玠遂死  
亂兵先生左足傷爲邏所得以見其帥訝其狀非  
常人又詢知家世遽延之坐而先生念河閒公日  
夜泣帥問知狀曰兗州破時河閒陷一月矣先生  
痛哭投地絕復甦告於帥曰吾父素矢忠節義集

荷全我幸遇公得不死曷縱去俾收骸骨言已復絕於地帥憐而許之因開道入曲阜城已遂匍匐赴河間當是時先生室朱且人被創甚二稚子方患痘毅然弗顧也兵火充斥或竟日無所得食道遇盜賊數十百輩慷慨與語聲淚俱發賊輒感動引去達河間求父遺骸哭踊盡禮觀者莫不泣下當河間公自焚時僕呂有年者負幼子伯珣出走有年道中流矢死伯珣竄民間至是先生攜與俱歸會稽倪文正公赴召入都過河間爲設祭且曰父忠子孝吾師也河間公辛未舉禮部實出文正之門其爲所推重如是先生自鼎革後絕意仕進暇輒讀書鼓琴閒亦爲詩痛弟伯珣之死與伯珣尤友愛同居三十載無閒言教子以忠孝大義子六人皆有所成就長光猷康熙癸丑進士今爲翰林院編修次光敏康熙丁未進士今爲吏部稽勲司主事以覃恩封先生如光敏官先生歿鄉人思之私諡孝靖先生

論曰漢東陽顏烏有孝行致羣烏銜鼓之祥因立縣曰烏傷歷代或稱烏孝或稱義烏皆以孝子得名唐天寶河北之亂常山忠節公死之子泉明負

父骨於東京行求宗屬先姑姊妹而後其子尋葬顧史至此未嘗不流涕嗟慕今觀先生父子間其行事何相類也仲尼弟子達者七十二人顏氏有八人焉韓子稱儒分爲八顏居其二顏氏之於忠孝所由來遠矣予故拾先生事蹟爲傳使史氏有考云

田裕所先生傳

先生諱實粟字裕所姓田氏世爲德州人祖三嘉靖癸丑以甲科起家爲戶部雲南司主事權屬以廉介聞人稱中泉先生父高諸生讀書不問家人產家中落故先生少而食貧先生幼至孝遭內外艱泣血三年未嘗見齒家卽貧葬祭一準古禮與弟實畝友愛常負以行及長終身無閒言人以爲難補博士弟子講學鄉塾從遊日衆往往取制科以去而先生終不遇性素嚴重每旦起正襟危坐子姓咸獲皆屏息庭以內聞讀書聲不聞婦人語案置曆書日較行事得失以黑白圖識其上老而不衰實畝善治生貨稍饒裕然出入問遺悉稟命先生毋敢擅也先生有子曰纘宗緒宗孫曰書曰雯曰需曰廉歲時飲酒一堂三世獻酬沃洗雍雍如也春秋上冢畢集子姓序昭穆坐松栢陰下述祖德話農桑終身如一日教子孫讀書尤有法度至今德人稱家法者必以田氏爲首卒年六十有九

論曰漢景帝時人臣尊寵無過石氏號萬石君史稱其孝謹聞郡國齊魯諸儒贊行所不及慶爲齊

相齊國慕其家行國大治古今論家法者無如萬石君田先生雖不過而其教於家者如此所謂不言而躬行者與先生歿未久而子緒宗孫雯需以次射策顯名當世豈偶然哉豈偶然哉

范先生傳

先生姓范氏諱可字景衡其先系出朱魯知文  
正公後元末有通一者避兵自吳郡徙如皋數傳  
至秉倫公某爲理學名儒生樂菴公某樂菴公生  
瀛洲公某早卒孺人叢以節著撫子自魯公某由  
孤童至成立以太學生官全茗州州判卽先生考  
也先生天性孝友全茗公奉叢太孺人之官西粵  
會太孺人卒官舍先生自淮南往逆關萬里泣  
禱於神一夕夢度石梁喬梓成林覺而心動卓午  
見有順流揚帆來者風駛舟疾倏忽東逝心益動  
急令長年回帆追及之果全茗公舟也父子抱持  
相泣人以爲孝感全茗公歸未幾捐貲客先生號  
踊幾不勝喪服除應崇禎元年選貢奉母顧孺人  
色養遂不欲仕友于諸兄弟怡怡如也兄文學某  
以无妄見虐邑令非賄不可解先生妻盧宜人久  
病牀簣私儲三百緡備後事先生急取以救兄得  
免其內行醇備皆此類先生有子端知儀封縣以  
治行遷兗州府河防同知擢戶部郎奉庭訓惟謹  
晚年仿文正公義莊之制族姓于指皆計口授食  
凡十七年不倦益調卹里黨以婚喪緩急告者無

不應亦無德色也年八十又七卒于五人端某育  
立雍孫十七人

論曰書言惟孝友于兄弟克施有政吾觀范先生  
生平可謂孝友人矣戶部君敷歷內外爲政寬而  
有制以幹局稱於時先生躬行孝友以施及其子  
者如此是亦先生之政也文正忠宣之流風遠矣

張處士傳

張處士霖者字杏牆世爲新城東南杜柯村人處士居張店鎮之東偏有田數十畝開園一區種松百頭其南築小臺東望花鐵馬公諸山其北有亭有池綠葵紅蓼早韭晚菘取給有餘處士生萬曆中時海內無事不樂仕宦獨喜賦詩飲酒以善醖聞鄉里歲所收杭稻租賦外盡以供釀中更世變益屏跡逃俗褒衣博帶婆娑田野以終其身始予過野寺見處士題壁詩異之康熙甲寅過訪其園居處士聞予至欣然倒屣出坐予池上指松謂予曰是皆老夫手種今五十年矣時處士年已八十七意氣蓬勃引滿勸客如少壯人自言生平不入城市不謁官府歲正月則畢納一年之賦稅於官故胥吏追呼未嘗及門今老矣且暮且死死則遺令子孫以布衣斂卽日納壙中不棺槨不封樹少讀漢史慕楊王孫之爲人願以末路師法其萬一其言曠達類有道者明年予遊京師賦二詩寄之乙丑歲予奉 朝命祭告南海事竣過里處士已前歿治命如其言嗚呼可謂達生也已

論曰余讀班史楊王孫傳未嘗不嘆息徘徊追慕

願爲執鞭其答祁侯書所言終化反眞蓋深有所於莊生之旨者處士嗒嗒然乃能追蹤千載之上遐哉邈矣故著其梗槩爲傳葛藟之誦通人諒焉

張先生傳

張心勿先生諱四箴世爲新城人居縣北之新橋先生美鬚眉善談笑讀書好持論不苟雷同弱冠補濟南府學生員爲文挾奇氣不屑離程試之習以故數絀有司殊自得也居常不問家人生產苗茨數椽北瀕孝水編枳爲籬雜植花樹修竹每開戶臨流嘯詠終日或并日而食晏如也生當有明末造知天下且亂獨好兵策奮髯益堅輒思請纓自效被堅執銳得一當以報國鼎革之初濟南以東羣盜蠭起率假義兵爲名競欲致先生先生心知其非深自避匿曰列郡滔滔誰爲霸府便當被髮入山詎與小兒曹共槽櫪耶遂棄諸生孺人稚子力耕雜作無復用世意矣時爲歌詩亦緣手散去先生性孝友侍親疾居喪皆盡禮兄某爲藩掾死戊寅濟南之變先生徒步二百里崎嶇畏途自負骸骨以歸里人義之康熙甲辰春無疾而逝會葬者千人皆哭失聲所存濯足軒詩集一卷論曰張先生非忘世者居常談兵好奇計當草昧風塵之際鄉里小兒爭稱名號以先生爲智囊非見幾而作能免弋者之慕乎先生論史右張魏公

予謂魏公逐李忠公而黨汪黃與趙忠簡異而引奸檜宋之不競一沒有罪焉至於曲端之死實平符離之敗猶其小者耳安得起先生九原而極論之

漁洋山人文略卷五



漁洋山人文略卷六

新城王士禎字貽上

文學畢君子萬解元公權家傳

君諱盛育字子萬姓畢氏世爲濟南淄川人始祖敬賢自益都石塘場徙居長白山南家世力田會大父木始讀書積學爲通儒與萬曆名臣秋澄主公齊名翁八子尤著者戶部尚書白陽公自嚴都御史冲陽公自肅君冲陽公象孫也父訥菴公際竑文章行誼爲鄉里祭酒君少倜儻質直好義丁酉試省闈拔落慨然棄去帖括闢田園課農桑廣樹蓄長白之陽厥土赤墀號稱沃壤流泉號萬壑爭注尤宜灌溉君所居黃埠別墅溪流萦绕溪左右手植榆柳桑柘數千株予嘗過君偶行飯至溪上夕陽在山萬木交陰溪水南注不知所窮君指示謂予溪南有泉曰粟泉泉出平地咸沸如神灑然吾引爲陂池藝樹千頭植菑苗餘十畝稅稻菱芡如江鄉此吾菟裘也予洒然樂之戊午予世持領山東解額君益力行爲善佐其父申明宗法敦睦族鄰從弟盛膚暴疾死君身任含斂再從兄弟盛岫盛岳相繼歿遺一孤賦稅徭役悉爲經紀

延師課讀兩家忘其孤露也其勇於爲義舉如此丙寅歲除孫海明病疫死君哭之慟遂嬰疾旬日亦卒一子世持

世持字公權幼號聖童九歲屬文抉關維之奧塾師避席十一歲就童子試歷其儕偶厥後試輒冠軍君長身玉立眉目如畫讀書不事章句水邊林下行吟蕭散意有所會欣然神釋雲情霞思迴絕町畦康熙戊午以第一人領山東解額其文傳誦海內不脛而馳自齊魯吳越秦晉閩楚嶺嶠之士翕然宗之所至聚觀如市四十年來文章之盛傾

動四方如君者未之有也君好交遊篤氣誼日與四方名士縞紵贈答公車入京師公卿競倒屣延之恐不得一當君君殊不屑也自己未至乙丑三僧計吏連蹇不第而同學故人多得雋以去布列館開君咄咄不樂往往書空獨語幽憂佗僚不可告人而君自此病矣丁卯正月君父歿哀毀臥病稍聞至夏六月疾復作下血數升竟卒君器度弘遠汪汪如千頃陂至於晰義利臨事會如斬亂絲盤錯無以難也畢氏聚族長白之陽至君十一世星甲舊役門長率分任之訥菴公於羣從兄弟最

長君曰吾祖老矣此小子夏也佐訥菴公綜理  
折族姓皆服其公有不時王者出私棄代輪再從  
叔文學某卒其子貧不能延師君私廩其費數年  
無倦色同年某在京師困逆旅不能歸君傾囊資  
其僕馬而身自稱貸以還事大父母父母純孝無  
間言母病不知人君跪榻下十餘晝夜不歸寢親  
戚族屬過之皆有恩紀砥礪名行以敦倫善俗爲  
己任鄉先生稱之曰畢君真孝廉矣卒年三十九  
子四人海明前卒海琬海珖海瑄

論曰史稱萬石君家法孝謹馬伏波誠兄子書曰

文略卷六

顧汝曹聞人過失如聞父母之名耳可得而開口  
不可得而言也吾觀長白畢氏家法類是以君父  
子之賢匪惟克負荷而已蓋將大其閭門慶延苗  
裔而孝廉君以文行有名於時館閣方虛左席乃  
秀而不實未見其止悲夫抑憂能傷人其信然耶

貞烈韓孺人傳

順治初王師定山東探九鼎聚尚遠六郡剽掠  
帛子女無虛日長吏束手不能禦丙戌丁亥間高  
苑賊謝遷聚衆數千人連破新城長山諸縣入淄  
川據之僭偽號置官屬至勞禁旅蕩滌始就誅  
方是時朝廷旰食將帥坐甲累日月而長山太  
常王公楨妻韓孺人以一女子抗節罵賊死甚烈  
賊平鄉大夫泊三老以狀上巡撫中丞將聞於

朝會以代去不果於今二十五年矣康熙壬子歲  
太常公以書抵京師謂予傳之予自山東歸爲人

文略卷六

死節事甚悉孺人於法當得諡太常而太常公在  
章皇帝時居門下爲諫官力可以自達於上顧猶  
有待於予今日之言予愧焉韓孺人傳韓爲淄  
川著姓自嘉靖以來相繼望孺人父某三歲失  
怙母畢育之年十六歸太常自澹泊躬勤儉荆布  
操作事舅姑聽而婉相夫子未而正中外無閒言  
太常好讀書爲文章歷名籍甚孺人紡紉勞臬以  
佐之無倦寒暑丙戌太常成進士官中書舍人將  
以孺人入京師孺人慨然曰舅年老矣子姓雖衆  
然君家督也今以王事不遑應遺堂上憂有婦在

朝夕奉慰老人猶若在地遂不行職歲而歲皆長  
山孺人被執怒罵曰吾家世清白無長物有死耳  
朝廷何負汝曹而甘作賊旦夕下偏師殲汝矣賊  
怒孺人罵益厲遂遇害時順治四年四月二十七  
日也又四年太常自中書舍人推擇爲給事中會  
置恩例贈孺人

論曰昔歐陽子論次五代之臣自梁迄周得全節  
者三人而已謂於是時責士以死則天下無士獨  
於杭州司戶叅軍王凝妻李事咨嗟嘆息三致意  
焉著之馮道傳首豈非以巾幗大節足愧士大夫  
之碌碌波靡者耶若孺人者其視歐陽子所書  
又難矣庸次其事實以告史官云

李母孺人傳

孺人姓刁氏鄒平人歸長山李公世熙有子公本  
年九十有二以卒以第三子祐之仕爲寧都縣知  
縣 覃恩封孺人李氏爲濟東鼎族朱丹其教養  
項背相望最著者太子太保刑部尚書化熙監祭  
御史文熙公尚書弟侍御兄也尚書旣予告歸養  
十餘年而一品太夫人宋壽登百歲有司以 闕  
朝廷嗟異之下 詔建坊表旌其門曰貞壽山  
以東冠蓋咸集雜拜於堂太夫人從堂上答拜尚  
書兄弟皆皓首雖貂章服列侍左右衣冠榮之於  
是尚書年近八十公與孺人亦七十餘矣公八十  
有五考終又五年而孺人卒視貞壽太夫人之年  
幾減其八耳春秋二百四十年間錄婦女之賢者  
三人朱伯姬之貞紀叔姬之義聖人皆謹書之書  
其卒書其葬不一書焉然彼不幸而丁身世家國  
之變君子嘉其賢而又悲其遇其處常而見錄者  
惟魯之敬姜一人而已敬姜言必合經博達知禮  
教其子爲魯賢相宜爲聖人之所予孺人之事屬  
婦也聽而婉其相夫子也儉而勤其教諸子也恩  
不掩義例以春秋之法宜得備書孺人初于歸家

故貧也。逮事舅姑，箴管滄瀟，必敬必戒，與諸婦以織紉紡績相尚。門內無勃谿及析產受田，厘十畝，孺人佐公治生，身操井臼，絲穀絮帛，權其盈縮，與時消息。家用以饒，諸子就外傳，擇嚴師賢友，與遊，皆爲聞人。迨既貴，象翟之外，不御執紼，其可書者如此。若夫好行其德，族鄰緩急，不以有無爲解。尤婦人之所難。子植之順治辛卯舉人，衍之辛卯副榜，恩貢生祐之，無爲州知州，佩之，邳州衛守備，扶之，候銓知縣，蒂之，武舉敬之，容之，皆教諭。女二人，孫男二十一人，曾孫男十三人。

烈節董淑人傳

淑人董氏，陵縣令子華之女，吏部侍郎馬公世濟之妻。年十五歸於馬，事舅姑唯謹。克相夫子，六親交譽。舅大司馬公填撫粵西，以侍郎夫婦從。甲寅二月，孫延齡叛，司馬罵賊不屈，囚之。姑李夫人暨內外數十人咸被幽繫。丁巳十月十二日，司馬暨二子死於賊。聞變，淑人向姑再拜，自經，綆斷仆地。者再卒，從容就死。妾苗氏從焉。而司馬如夫人者，顧氏、劉氏及二女皆自經死。李夫人視飯，吟撫，既畢曰：「今日姑媳子女幸不辱身，吾事畢矣。」繫帛奮身絕吭死。與司馬死不踰日。先是，司馬側室趙氏暨幼女淑人一子三女皆以飢凍死。侍郎先以父命閒道請兵赴京，師弟世永子國楨繼出，屢免於難。事聞，天子憫其節義，特詔所司予李夫人、淑人應得誥命，蓋異數云。

論曰：昔昌黎先生碑版照四裔，而所書楚國息國之屬，率紀述閭閻生卒而止。至其徒李翱始碑高愍女傳，楊烈婦事，烈節奇行，古今何落落也！扶風忠孝萃一門，而婦女視死如飴，同日死者乃至七

人嗚呼難哉

王節母徐氏傳

節母姓徐氏長山人也父通薊道僉事日升以舊曆壬子冠山東解額爲時大儒人稱海曙先生母年十六歸諸生王先生受舅淦若公罷處州推官歸病亟母侍湯藥宵衣煮爨門屏閒浹十旬不怠姑許孺人病母以身代枕時其輟側一七一衣不敢諉左右卒不諱髮而泣血佐外治喪葬必信必誠繼祖姑楊太孺人性嚴毅母婉懇得其歡心常呼吾孝婦孝婦云年三十三先生不祿母幾以身殉時有子孫枝洎四女矣乃更輟泣撫諸藐孤身兼鞠育孫枝既成立能文章好交遊所與遊皆嚴師賢友孫枝每引衽攘捲而親饋之母乃喜所居當齊青菜諸郡孔道諸名士與孫枝遊者結駟連騎騰笈墻進母躬爲勻藥漿饌乙夜不少休歷數十年無倦色孫枝嗜讀書不問家人生產又多四方交家以中落母欣然不以屑意客至更剪髮剉薦供酒食遠近稱曰賢母諸女既有家皆以勤儉著聞遵母教也先生有兄埏遺三女母撫之親爲結褵如已出孀姊適鄒平張氏有兩孤養於家延師訓之長萬綬成順治丙戌進士張氏姑貧老具

棺柳葬之以禮更爲其子員田築室族鄰待以孝  
火者常數十家康熙甲子正月二十八日卒年八  
十有七子一人孫枝昌邑縣訓導女四人適耿弘  
燭李本泰韓廣居安履孫二人積和曾孫二人河  
源樂源士禎於母爲族子悉母家世行誼因次爲  
傳

論曰傳云婦人學於舅姑者也事舅姑而孝可謂  
難矣不幸夫死立孤教之讀書取友終成名士不  
尤難乎魯敬姜教其子文伯以周公桓公下人之  
道范遠謂陶侃母湛曰非此母不生此子彼二母

者古之賢媛也母無惡焉

劉烈婦郝氏傳

明崇禎四年叛將李九成等發難吳橋反賊陷  
破山東一郡五縣殺人如草十二月七日陷新城  
劉前徽妻郝氏死之初賊得郝飲之酒郝擲杯於  
地怒罵曰朝廷何養汝曹而甘作賊吾雖女子耻  
與狗鼠俱生曷速殺我賊怒瞋其目割其乳罵愈  
厲又斷其舌以血喫賊乃死年三十有二觀者皆  
掩面泣下事既定巡撫都御史朱大典巡按監軍  
御史謝三賓監視太監呂直高起潛疏殉節者知  
縣秦三輔訓導王協中薦紳前保定府同知王象  
復等十有五人郝與焉建表忠祠於城西之喬莊  
載在祀典又建特祠所居之側有司旌曰貞烈劉  
之先有御史溥者仕正德中常被旨鞠逆瑾有直  
聲云王氏新城典史王天民女也年十二同日罵  
賊赴火死亦列祠祀賊去而攻維有卒數十人掠  
少女與載之追獻其帥抵帥所啟視則已自刺死  
矣乃焚之維士大夫義其事詢知爲新城人惜  
其姓氏爲立碑瘞骨於孤山

李烈婦胡氏傳

烈婦姓胡氏青州諸城人遂平知縣某之孫年十七歸邑諸生李敬中敬中嗜讀書久之抱羸疾崇禎壬午歲七月二十七日病革烈婦哭踊哀甚既殯遂不哭晨興再拜與姑訣曰新婦不幸失所天無子一女又極抱將從亡者驛螻蟻地下不能復事舅姑他日叔有子爲亡者立後歲時莫麥飯一盂足矣姑力持之曰婦在如吾兒在況婦有女何死爲其母管亦痛哭諭止百端烈婦一不答徐曰忠決矣義不忍棄死者獨生從容焚香告柩前頌家人曰我卽死洗舍勿近男子遂自經距其夫死僅三日年二十有四宗鄰聚觀莫不彈指泣下事止撫按將疏聞於朝會二東有兵事不果又踰年而賊陷京師明社屋矣後三十九年敬中弟翰林檢討澄中乃以子沂爲其兄後成烈婦志又述烈婦事狀命予爲傳

論曰明季壬午癸未間二東婦女死者衆矣或死俘執或死道路山谷流冗轉徙等死耳今烈婦當日不卽死而死俘執死道路其於輕重之數何如哉世丈夫不遇過火散荷且濡忍不勝其富貴要

予之念身名既敗而猶託於人曰吾之不死者猶以有爲也夫不死則竟不死矣若此者皆烈婦之罪人也

董烈婦孫氏傳

東海高士曰董樵其爲人磊砢負奇節隱居盛山久之稍稍出遊吳越江淮開賣藥自給予識樵在十五年之前相遇廣陵別去又八九年已見諸京師慨然謂予曰樵不德去年中予道廣死婦孫同日以身殉死甚烈徒以貧賤見格於有司不得上聞於朝以表暴於天下後世吾負烈婦矣言已泣下予嘗備官禮部關幽表貞予職也且念樵之意有足悲者作董烈婦傳

烈婦孫氏棲霞人諸生士彥子歸萊陽董樵子道

文略卷六

十五

廣樵客卽墨而道廣病烈婦方歸省父母心動趣歸道廣病且殆烈婦瞑目絕飲食矢必死三日道廣死烈婦從容告廟與姑劉氏訣劉曉大義知事不可己以頭觸壁血流涕泗被而烈婦弟仲桂長跪慟哭請緩須臾死弗聽或曰前年叔死姊不死何居烈婦曰姊有遺腹義不得死吾無子義當死尚何言顧仲桂曰歸語父母勿過哀女無以答劬勞是所以報耳遂自經死康熙九年七月六日也訃聞其母哭之慟士彥曰有女如是於吾足矣何悲爲於是海岱聞人莫不命烈婦之節而多士彥

之賢者

論曰國家重倫常崇教化凡窮谷僻壤義烈之事令有司條其名狀歲以上聞何其視匹夫匹婦之行若是重與勿亦以其有關人心世道而然與唐李習之碑高隱女曰賞一女子而天下勸亦王化之大端也奇節如烈婦而使之湮沒草莽事不上於禮部名不登於太常誰之責與誰之責與

文略卷六

十六



五烈節家傳

孫孺人世父曲江公元配也鄆平人寧國府經歷  
孫公弼長女于先慈宜人爲同生之姊年十六歸  
曲江公時先會大父司徒公會大母路太夫人先  
大父方伯公先祖母成淑人兩世在堂孺人婉嫕  
柔順皆得其歡姑成張二淑人繼卒諸弟妹幼穉  
皆恃孺人衣食方伯公嘆曰吾再失內助諸幼孤  
不失所家益治者家婦力也崇禎丁丑曲江公省  
方伯公卒於武林孺人哀甚誓死自是長齋禮佛  
不闔門而語三尺之童不入中門又六年而有壬  
午之事先是戊寅 本朝大兵入關自畿輔下山  
東破濟南遊騎東至長山距新城十八里不攻而  
去之至是壬午冬再入關以十一月至濟二十九  
日駐兵新城陷之孺人投井死時崇禎十五年十  
二月初一日二子士瞻士鶴乘城家人聞變皆散  
走惟小婢侍側知狀越三日軍退士瞻兵死士鶴  
以婢言號於井而出之顏色如生年五十八  
于孺人青城人世父侍御百斯公元配父永清官  
御史孺人性凝重不妄言笑百斯公官翰林御史  
在京邸孺人皆從公爲廉吏孺人益相勸勉故公

歷巡鹽課茶馬清貧無長物孺人有助焉甲申三  
月賊李自成陷京師公號踊期必死家人環泣或  
婉轉解譬孺人與子士和獨不語以四月二十六  
日與公登樓士和從門閉久之不出家人急開戶  
視之已同縊梁間公左孺人右士和在公下而士  
和妻張氏先以壬午十二月城陷自經死孺人死  
時年五十五

張氏新城人生員炳然子戶部主事羽鳳孫也歸  
從兄廩生士和性質素有荆布之風壬午十二月  
初一日城陷自經東閣中以髮覆面初先宜人與

文忠公

六

張對縊先宜人繩絕不死時夜中喉咯咯有聲但  
言渴甚士禎方八歲無所得水乃以手掬魚盎水  
進之以書冊覆體上又明日兵退得無死視張則  
久絕矣

張氏亦羽鳳孫生員炳然子歸從兄舉人士熊士  
熊字渭濱先世父壽三公長子以壬午舉山東鄉  
試甫三月城陷與壽三公母弟生員士雅皆乘城  
死張年二十一勵志守貞與士雅妻高一燈紡績  
不嫁姑劉二十載順治己亥卒無子

高氏士雅之妻淄川人推官瑋侍郎珩妹也于歸

三歲而士雅殉難高年甫十九有一女撫之成立  
居常衣布食粗糲有人情所不堪者或難之曰未  
亡人耳得此已爲幸元旦一拜家廟先宜人在時  
開歲歲朝或一至餘日未嘗履闕三十年未嘗見  
齒家世貴盛諸兄皆宦遊澹然如田舍女子殆易  
所稱苦節者也康熙戊午三月疽發背卒

士禴曰先方伯公教家嚴闔門之內儼若朝典又  
嘗以先高祖母劉太夫人間範國說教諸婦女皆  
凜然知禮義榛栗棗脩秩秩如也甲申之閒  
諸母而下節烈輩出孰謂非方伯公之教漸漬使

然哉春秋于朱伯姬之卒既書其葬又載其諡予  
死義也會有 命開館撰修明史謹撫次事實俟  
史氏節取焉

### 書劍俠二事

新城令崔懋以康熙戊辰往濟南至章丘西之新  
店遇一婦人可三十餘高髻如宮妝髻上加雙笠  
錦衣弓鞋結束爲急裝腰劍騎黑衛極神駿婦人  
神采四射其行甚駛試問何人停騎漫應曰不知  
何許人將往何處又漫應曰去處去頃刻東逝疾  
若飛隼崔云惜赴郡匆匆未暇躡其踪跡劍俠  
也從姪鳩因述萊陽王生言順治初其縣役某解  
官銀數千兩赴濟南以木夾函之晚將宿逆旅主  
人辭焉且言鎮西北里許有尼菴凡有行旅者皆

宋文公集卷六

二十

往投宿因導之往方入旅店時門外有男子著紅  
帽頭狀貌甚偉至尼菴入門有解三目又曰亦有  
甚設北爲觀音大士殿殿側有小門扇焉叩門久  
之有老嫗出應告以故嫗云但宿西廨無妨久之  
待殊封鑄山門而入役相戒勿寢明燈燭手弓刀  
以待曙至三更大風驟作山門書然而闢方愕然  
相顧倏聞呼門聲甚厲衆急持械謀拒之扉門已  
啟視之卽紅帽頭人也徒手握束香擲地衆皆仆  
比天曉始甦銀已亡矣急往市詢逆旅主人主人  
曰此人時遊市上無取誰何者唯投尼菴客輒無

恙今當往愬耳然尼異人須吾自往求之至則姬出問故曰非爲夜失官銀事耶曰然入白頃之尼出姬扶蒲團敷坐逆旅主人跪白前事尼笑曰此奴敢來此作狡獪異合死吾當爲一決顧姬入牽一黑衛出取劍臂之跨衛向南山徑去其行如飛倏忽不見市人集觀者數百人移時尼徒步入門頭驢衛返驢背負木夾函數千金殊無所苦入門呼役曰來視汝木夾官封如故平驗之良是擲人頭地上曰視此賊不錯殺却否衆聚觀果紅幘頭人也羅拜謝去北東歸再往訪之菴已空無人矣

尼高髻盛妝衣錦綺行纏羅襪年十八九好女子也市人云尼三四年前挾姬俱來不知何許人常有惡少夜入其室腰斬擲垣外自是無敢犯者

某中丞巡撫上江一日遣吏賞金三千赴京師途宿古廟中扁鐫甚固晨起已失金所在而門鑰宛然怪之歸以告中丞中丞怒亟責債官吏告曰償固不敢辭但事甚疑怪請予假一月往踪跡之願毀妻子爲質中丞許之北至失金處詢訪久之無所見將歸矣忽於市中遇警叟胸懸一牌云善決大疑漫問之叟忽曰君失金多少曰三千叟曰我

稍知踪跡可覓冀車乘我君第隨往真可得也其言初行一日有人烟村落次日入深山行不知幾百里無復村疇至三日踰亭午抵一大市鎮叟曰至矣君但入當自得消息不得已第從其言比入市則肩摩轂擊萬瓦鱗次忽一人來訊曰君非此閒人奚至此告以故與俱至市口覓警叟已失所在乃與曲折行數街抵一大宅如王公之居歷堦及堂寂無人戒令少待頃之傳呼令入至後堂堂中惟設一榻有偉男子科跣坐其上髮長及髀童子數人執扇拂左右侍拜跪訖男子詢來意其對男子頤指語童子曰可將來卽有少年數輩扛金至封識宛然曰寧欲得金乎吏叩頭曰幸甚不敢請也男子曰卞來此且好將息卽有人引至一院扁門而去餽之食極豐腴是夜月明如晝啟後戶視之見粉壁上累累有物審視之皆人耳鼻也大驚然無隙可逸去榜徨達曉前人忽來傳呼復至後堂男子科跣坐如初謂曰金不可得矣然當予汝一紙書輒據案作書擲之揮出前人復導至市口惘恍疑夢中急覓路歸見中丞歷述前事叱其妾出書呈之中丞啟緘忽色變而入移時傳令

吏歸舍釋妻子豁其賄償大書過望久之  
書中大略斥中丞貪縱謂勿責吏償金否則其  
日夫人夜三更睡覺截三寸掌忘之平問之夫  
人良然始知其劍俠也日照李洗馬應薦聞之望  
江龍簡討變云

漁洋山人文略卷六

文略卷六

漁洋山人文略卷七

新城王士禎字貽上

誥授光祿大夫總督陝西三邊四川等處

務少保兼太子太保兵部尚書兼都察院

右副都御史世襲阿思哈尼哈番誥忠

孟公神道碑銘

公孟氏諱喬芳別字心亭其先徐州人始祖某明

洪武間從燕王就國靖難立戰功世襲官永平衛

遂為永平人九傳至國用歷寧夏總兵官生公少

儻任俠不屑經生章句入鄉塾輒侮其師夜盜

父廐馬渡河匿杜氏遂之京師鳴弓擊劍闖難走

馬諸勲戚小侯爭邀致之久之歸永平發陰符伏

讀暇即出城南射獵發必洞札歲庚午

太宗兵入關公杖策謁軍門

太宗奇之引置左右不期年擢刑部左侍郎兼領

副都統事屢從

太宗征伐大凌河錦州松杏寧遠皆著戰功順治

元年甲申

世祖章皇帝義師入關定李自成之亂公惟惺中

集策居多自成戰敗軍歸關中公帥師追之由燕

南下河北王郡踰太行出河東所至軍食盡棄  
迎王師遂入關直抵長安六月關中平就拜兵部  
右侍郎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總督陝西三邊軍  
務駐西安亡何賊渠賀珍數萬衆圍西安公遣諸  
將陳德軍西門任珍軍北門往來馳突賊退追北  
至永壽賀珍遁去是時張獻忠尚據蜀二年冬十  
月遣總兵官范蘇等討之伏與蘇漢茅子戰  
白水青川屢破之斬獲無算以反聞計殺賊帥況  
益禽劉三虎遂收龍安先是武大定作亂固原戍  
殺寧夏巡撫餘孽未殲三年五月公至固原遣任

文略卷七

珍討白天壽等禽斬之授計總兵官劉芳名禽寧  
夏賊王元焦浴遺陳德討鎮原賊姬蛟王總管降  
之固原西北平十一月遣任珍陳德馬寧討賀珍  
劉二虎於興安十二月任珍討胡向宸於蕎麥山  
四年正月斬向宸於板橋四月任珍斬孫存法於  
藥箭寨十一月禽米國軫於漫營山寨興安悉平  
八月遣補艾馬寧計馬德於亂麻川追至河兒平  
斬之九月遣張勇劉友元禽賀弘器於鐵角城敗  
本明義堡寨克之禽明義環慶賊平時秦賊據險  
負固者實繁有徒公授策陳德王平等招青黃寨

賊折自明三十六寨以渠王希榮驍驍寨賊高一  
祥皆降之斬天峰寨賊張貴五年夏四月河西和  
米喇印丁國棟作亂甘涼皆爲賊有渡河而東連  
破蘭岷臨洮據之薄鞏昌關輔大震朝議發禁  
旅援勦公密奏止之而請身任其事自統大軍駐  
秦州遣馬寧救鞏昌會趙光瑞軍大戰於廣武坡  
逐北七十里斬首三千級遂解鞏昌之圍賊據臨  
洮岷州內官營以數萬計公分大軍三路以進遣  
張勇陳萬略取臨洮馬寧劉友元取內官營趙光  
瑞佟透取岷洮河三州勇敗賊於馬韓山斬首七  
百級光瑞敗賊於梅川禽丁光射斬首三千級寧  
直搗內官營破之斬首八百級臨洮岷洮河三州  
皆復閏四月公自鞏昌至蘭州勇寧光瑞皆會師  
蘭州城下攻拔之別遣光瑞追丁嘉陞於舊洮州  
戰野狐橋嘉陞遁走土番土目馬你完下襲斬之  
復舊洮州五月張三耀斬米喇印於古城宸傳首  
軍前七月公至涼州八月至甘州賊嬰城固守公  
夜命將士設伏已然炬坐帳中召幕僚高會行炙  
痛飲彈琵琶醉歌不輟矢落帳前如雨左右皆錯  
愕公談笑自如不爲動頃之伏兵四起鼙鼓震天

文略卷七

賊已山縛獻帳下矣遂遣張勇乘夜襲之而身與  
提督滿兵昂邦章京傅夸蟾及馬寧趙光瑞諸將  
繼之賊食盡乞降已而復叛六年正月親督攻甘  
州勇寧光瑞賈勇先登拔之逐北至北山斬首八  
千級是時丁國棟奔肅州立土倫太為王子哈密  
纏頭畏兀紅帽哈喇五種番人為都督火者而自  
為總兵官據城固守時出掠武威張掖酒泉地會  
大同姜瓖反其黨虞印韓昭宣等眾號三十萬攻  
陷蒲州公旋師河上而留馬寧張勇齊陞等圍肅  
州十一月諸將克肅州巷戰十日斬首五千級殺  
土倫太國棟其黨黑二哈只等皆伏誅傳首三邊  
河西悉平八月公自潼關渡河諸將根太趙光瑞  
復蒲州斬首七千級遂進兵臨晉猗氏斬賊元帥  
白璋禽監軍道衛登方復平陽諸郡縣虞印韓宣  
等走據澤城九月諸將狄應魁趙光瑞沈應時根  
太杜米等攻拔之斬虞印韓昭宣平陽寇悉平七  
年三月  
世祖章皇帝嘉公勲勞進兵部尚書照舊管事八  
年六月遣諸將馬寧等討劉宏才於北山大戰於  
保安禽其軍師苗惠民再戰於合水縣禽宏才以

歸延慶餘賊悉平十年九月趙光瑞討孫守金  
紫陽洞山禽之公在秦十年撫賊脅從一十七萬  
六千有奇公豁達大度推赤心置人腹中有所愛  
駿馬諸將或徑取以去詰之對曰欲得此馬為公  
殺賊耳公捧腹大笑遂賜之其他寶刀良鎧之屬  
諸將目屬輒以賜之有功者輒力獎拔不限資格  
起偏裨至大將或爵通侯者如張勇馬寧趙光瑞  
任珍陳德狄應魁劉友元沈應時趙良棟皆是也  
諸寇既殄於是疏豁陝西荒糧以甦民累靖盜源  
又上屯田奏曰秦省自明季寇變以來荒田最多  
於正賦不貲深山大谷虎狼所窟地方多事議裁  
兵則不可惟有屯田之一法既可足食亦可強兵  
而弭盜安民亦在乎是矣  
上可其奏以白士麟等五人分屯延慶平固東西  
安鳳翔諸郡兵屯歲收糧米二萬六千有奇民屯  
歲收糧米一萬六千有奇省協餉無算又條秦省  
兵略曰秦省七鎮及督撫各標官兵計九萬八千  
有奇合滿洲四旗及平西王固山額真兵每歲共  
需餉三百五十九萬餘兩而秦賦熟糧并錢息僅  
一百八十六萬有奇缺額者一百七十餘萬年復

一年後將難繼近日逆賊叛孽以大削平各鎮之兵實有可省甘肅遠在天末與安界連三省應照舊額餘如延綏寧夏固原臨鞏四鎮標下宜各留兵三千分中左右三營領之所餘之兵固鎮撥五百人隸慶陽協守餘二千五百人可省也漢羌駐平西王固山大兵應裁去總兵官設城守副將統兵一千人隸興鎮餘兵撥防陽平關黑水峪漢陰縣各五百人餘二千五百人可省也漢兵提督四千駐在省會宜留二千人協同滿兵征勦餘二千亦亦可省也各道標兵盡易屯兵免其起科延鎮定邊神木等處無屯兵者止用守兵計所省又二千餘人約共省兵一萬二千有奇歲省餉銀約三十一萬兩有奇皆報可又疏陳蜀地戰守之計曰蜀接壤秦楚自唐宋以來在所必取今獻賊蹂躪之餘所在焚掠人民死徙大兵采入恒苦轉運之艱且水泉多毒飲之則人馬皆病是以兩經捷伐未克底績目今大兵撤至保寧殺賊殆盡斷當以保寧爲駐兵之地以四川右路總兵官馬寧統兵精銳三千駐之以爲漢中藩籬以步兵五千駐保寧連北廣沅昭化之間爲屯種久遠之計

令平西王駐漢中相爲犄角戰可制勝守可固兵食有賴不苦運輸流亡來歸漸可生聚從此規取全蜀易易也以本地之糧養本地之兵兵心既固民情亦安舉動罔不利矣或徂一時之見撤兵漢中則保寧咽喉之地必爲賊有東而紫陽西鄉西而陪州文縣中而寧羌陽平之閒凡諸險要賊得與我共之三秦且無寧日矣臣故決以保寧爲駐兵之地不可輕移尺寸棄以資賊其固山額直之兵當暫撤以紓秦民轉餉之勞皆見施行九年入覲京師賜內廐御馬二 詔從馳道出以寵異之加太子太保還西安十年 命總督陝西三邊四川等處軍務疏乞休慰留不允冬十二月以病乞骸骨始允之加少保馳驛回京而公已薨於位年六十計聞

上震悼 命內大臣醇酒麗前 諭祭三壇 錫以碑文 賜諡忠毅別賜甲第一區白金千兩以某年某月日葬於胡桃園之賜卹公狀貌偉碩腰腹十圍望見者驚爲神人諸將憚其威嚴而樂其坦易性不甚讀書每令人誦文書於側坦腹聽之新睡如雷偶誤一字輒寤曰誤矣人以爲神奇公



生於萬曆乙未二月初五日申時卒於順治十一年甲午正月初一日子時階光祿大夫官總督陝西三邊四川等處軍務兼理糧餉少保兼太子太保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世襲三等阿思哈尼哈番祖考延勳考國川皆贈光祿大夫如其官祖妣王氏妣馬氏杜氏皆贈一品夫人配卜氏艾氏皆贈一品夫人王氏封一品夫人子三人熊臣汀州府知府熊飛浙江道監察御史熊弼襲父職三等阿思哈尼哈番孫九人續祖康熙丙辰進士大理寺右評事繼祖絳祖緹祖綿祖縉祖緝

祖維祖四哥銘曰

粵定鼎初巨寇西僨維司馬公威稜遐震電激兩河馳驅三晉遂指嶠函雍涼掃汛天子曰咨汝維坐鎮蠹爾遺孽豕啼螳奮有銓未膏有鼓公撫其猷乃戕厥愠先勝後戰神機獨運告三載底綏八郡凡公之績成於善任桓桓武臣以威以信發縱指示所嚮斯躋天篤眷公展厥底蘊秦川既寧河西復煥酒泉報傾金城告禔天水傳烽戢陽偏近談笑禦之拊揮而燼雲中逆命狂如飲鴆暖腸跳跟河東為甚返旆渡河叛臣是問摧其

藩籬斷其輜輶賊勢分崩獲醜訊訊疆圉既其敷榮蔭撫此瘡痍育以賜潤方畧亟上請奏不斯省兵擇吏屯開農訓擊鼓飲曲以樂田畯露積崇墉軍輸充牣流冗四歸荒殘丕振秦地無虞川師繼進并終重開鯨鯢膏刃天造草昧公功為備於赫孟公功高益慎帝曰吁來騷駟入覲何以錫之天閑神駿詔行馳道光賁中禁保障秦蜀才唯汝僅欽哉汝往勿辭勞疾公乞骸骨申命重異鞠躬盡瘁卒歸以觀丈人貞吉行險而順雲雷方屯經綸奮迅帥秦十載表衣金印八木同流二華

文略卷七

九

北峻風虎雲龍會逢堯舜神為列星生符瑞識像列雲臺恩施祚胤刻示豐碑以永令聞



誥授奉政大夫吏部稽勲清吏司郎中袁表

王公墓表

有明正嘉以後關中衣冠甲族首咸寧王氏王之先世有隱德至御史江涯公諱懋始大其家江涯公有丈夫子六最貴者太子太保南京吏部尚書三渠公諱用賓母弟陽武公諱用賢有子十人其四爲贈光祿大夫吏部尚書桂園公諱昌功有子六人貴者四人最著者光祿少卿光庭公紹先吏部尚書弘庭公紹徽光祿仲弟襄庭公紹翰始居三原以鄉舉官止郊縣令贈中書舍人君郊縣少

文略卷七

十

子也母曰趙宜人諱九鼎字金鉉一字萊菴郊縣公與冢子工部郎中之鼎同舉萬曆己酉晚乃得君早露頭角順治辛卯舉於鄉辛丑成進士康熙己酉除東光令東光畿輔邑夙叢盜盜君至申禁令嚴捕緝逋盜屏息民絕株蔓縣鹽額引千歲爲民累君力請減其半又修廟學繕城堞築河堤作人禮士教化大興三輔吏無出其右知東光五年擢中書科中書舍人尋以清望推擇入吏部歷文選主事稽勲員外郎康熙戊午奉命典河南試所拔皆單素時論稱之己未秋有浙撫某中

承察審之案

上特簡君往報命稱旨調考功員外郎進勲郎中辛酉冬朝議九江關移權湖口不能決命朝官往勘吏部以司屬名上

上曰王某可蓋自浙江報命後

上固有意進用君矣君感激殊遇不遑啟處往返四十日跋涉六千里冒風雪犯霧露歸次涿鹿而疾作然猶力疾入見奏事畢始敢退休私邸卧疾甫十日遽捐賔客君長身玉立風度凝遠有公輔之器又能決大疑斷大事以是受知

文略卷七

十

主上駿駑大用而公竟不能待也詎不惜哉當明正德中江涯公以行人諫止南巡廷杖幾死嘉靖初以御史疏救議禮諸臣被謫爲高縣典史世稱遺直迨三渠公復以忤分宜相歸雖登三事論者猶以未竟其用爲天下惜光祿家宰而後僉謂似續在君顧中道賁志以歿此予所爲臨文三嘆而不能已也君學問淵雅每與予論史事上下千百年皆有据依尤工書法雅不欲以文士自見故不具論著其服官立朝之樂如此然亦足傳矣生以故明天啟丙寅十月初四日亥時卒以康熙二十

一年正月三十日巳時得年五十有七

墓誌

誥授奉政大夫配李氏贈臨人繼楊氏王氏贈宜人繼蕭氏男子三人長夢翼歲貢候選學正次夢庚長安庠生出爲冢宰公後次夢燕女子二人長適涇陽庠生趙之翼次許字劉祖鑑孫一某長安庠生

誥授朝議大夫廣東按察司僉事提督學政

張公墓表

廣東按察司僉事提督學政海豐張君與予舉禮部稱同門友又同爲京朝官交最暱康熙壬子予奉諱里居君出官粵東亂定聞君無恙致事歸歸甫一載而訃至嗚呼君歷漲海萬里蛟鯢瘴癘崎嶇不測之險而得不死歸卧田廬而以末疾遽不起其命也夫君諱爲仁字致堂別字滄粟其先自昌黎遷海豐會祖著祖金始大其家號義井張氏父應科始教子孫服儒衣冠 皇朝朝議大夫廣

東按察司僉事母孫氏繼母朱氏俱贈恭人朝議公六子君最少少讀書不廢不扇順治丙戌有芝生於所居之庭是年秋再行鄉試君適內艱服闋遂膺薦君顧慨然曰祿不逮養終身之戚也屢困公車益發憤著書隅說闡明考亭之旨濟北學者師之乙未釋褐已亥除內黃縣知縣甫下車見諸務窳惰慨然曰天下事無今日不爲而來日徐圖之理於是相其緩急而次第布之初謁夫子廟見學宮就圯鼎新之進諸生以時講藝其間以演武場偏處學宮相度改作自時厥後得爲者彬彬多

文學焉又勸義學聚民開子弟召秀者教之嘗出  
行阡陌聞師弟子數十人逆道左辟岬應對皆有  
規矩君顧而樂之縣俗尚氣好鬪民間或詬誶輒  
自殺諍訟無已君反復諭以律例俗大變縣有大  
姓馬氏同室相傾軋君爲立族長設約束諭以水  
木之誼久之遂爲義門其治先教化如此嘗步禱  
神祠雨立霑足歉歲損俸輸穀設粥廠十二以食  
餓人縣食鹽額四百二十引崇年額銷不足饑使  
者議按丁加引君爭之曰內黃昔罹兵燹民多流  
亡有數家包一里之丁者有一人包閭戶之丁者

文苑卷七

十四

額鹽且墾矧加之厲乎縣有太僕寺牧馬草場三  
百餘頃畝徵銀一釐六毫有奇民苦之君分俸代  
輸後議畝加練餉一分浮正供且什倍力請如故  
縣有衛所軍地奉檄歸縣未有成例軍民更相齟  
齟君酌爲成規立符契過則軍民皆德之縣例有  
通州料豆協運船管吏厚額率仇法賄賣其富者  
君爲立法各河口輪次公運或不足則官給其直  
吏無所售其奸縣故有驛置自河決後使節稀少  
減舊額之半後舊路復通額卒未復君爲力請驛  
以慰縣城夷廣四里餘通卒無幾君選牌甲壯

丁千人復其徭役更葺城如踐更然縣外無  
圯而居民鱗次君請於上官以農隙修築不甘  
成之立鄉長團練土著遇盜警互爲聲援又爲  
籍伍符令游手無所容河北回龍鎮四縣分轄久  
爲盜藪君移文鄰縣約期會集此戶登名於版製  
令箭四押以四縣符籙而分掌之有事得徑治無  
相瞻顧而均其力役自是無竊發者劇盜王三者  
拳勇久不能制君計禽之寘諸法境內肅然君在  
內黃也慮不能周知民隱擇鄉三老愿謹者月以  
呈前一日赴廳事條上利弊其宜興某宜革使人

文苑卷七

十五

人得盡其意參伍行之故所措施率宜於民略其  
大者如十數事其細微顧不能盡書也居三載  
舉卓異第一賜朝衣一襲壬寅擢中書科中書舍  
人丁未遷刑部江西司主事歷江南司員外郎郎  
中以才能推擇修大清律政訂吏部條例有重囚  
八十餘人已擬辟詳引律例爭之得改正發遣其  
平反多此類爲京朝官十三年凡甄別者三京察  
者二皆書上考甲寅擢廣東按察司僉事提督學  
政東粵號才藪君與諸生約頒示六條大指以器  
識爲主而文藝次之凡故例與學政全書相牴牾

有一切更張之務寬大不爲苛細平生好美士類  
經其指授率舉制科登館閣知名當時內黃則李  
滋黃本訥兩浙則沈三曾許汝龍仇兆鰲粵西則  
黃裳吉曹雲鷺粵東則鄭際泰而吳三畏以武進  
士廷試及第第一此其尤著者丁巳以病乞休歸  
里立族社每月朔具牲醴墓祭合族之長老子弟  
生平遇父母諱日修祀事輒流涕極哀諸兄雇肩  
結首事之恭謹俸祿必與共之視兄子如子親睦  
族姓無甚富甚貧者學不泛涉務由洛閩徵言以  
上求聖賢之意其教子姪曰吾生平得力數言而  
已生於憂患死於安樂此心絕放禍即伏焉愛人  
者人恒愛之敬人者人恒敬之持身涉世之道盡  
於此一夕得風疾七日卒君一爲順天武鄉試同  
考官一爲廣西鄉試主考官再奉 詔使蜀使江  
南一推關杭州四遇 覃恩初授階文林郎再授  
奉直大夫進朝議大夫再賜表裏生以故明萬曆  
甲寅四月十四日卒以康熙十八年五月初二日  
得年六十有大配畢氏封恭人子二人玠理女二  
人適楊法李爾夔孫六人膺泰鳳泰方泰始泰旭  
不恭皆惟西漢之盛所以繼三代者循良多

史舉其職也然班史所書蕭曾開國名相機  
寬厚清靜爲天下師而文翁董仲舒倪寬之屬或  
云經術潤飾吏事或云仁愛好教化如是而已跡  
君之治內黃可以無愧所謂爲民去害興利若嗜  
慈者非耶爲法吏則惡深文爲人師則以教育爲  
先合前後觀之可以爲循吏矣於是玠理將以某  
年某月某日葬於某阡而余爲表其墓

誥贈中大夫山東都轉鹽運使司運使元配紀氏

墓表并銘

山東都轉鹽運使司運使千峰王君以書來云先  
生父體乾府君之歿餘四十年矣墓道之石闕焉  
子有宗人之誼文之者其在子未幾而千峰捐軀  
客嗚呼緒言在耳何敢忘乃取公父明初先生所  
次行實爲表俾鑒諸墓上先生諱養元其先自發  
源徙南陵會祖諱某祖諱某父諱某世以厚德爲  
鄉三老先生天性孝友家貧竭力供甘旨兄弟四  
人將析爨日宅戕獲自取其最下者兄其得篤疾

文略卷七

十八

一子幼弱藥餌襲斂悉身任之不以累其孤母疾  
焚香告天割股以療其行誼過人率如此讀書皆  
左氏史記尤好信陵君魯仲連傳每流連三復慨  
然思友其人於千載之上好爲人排難解紛邑中  
豪強凌弱暴寡者輒畏先生知之爲諸生五十年  
不以尺一千長吏爲文章清古自名一家視程式  
之文齷齪不足措意以是老困場屋晚年撫孫真  
曰汝大吾門恨吾不及見也後竟如其言生以明  
慶庚午九月九日卒以明崇禎壬午正月十一  
日得年七十三康熙十七年以孫真過 覃恩

誥贈中大夫山東都轉鹽運使司運使元配紀氏  
繼配葉氏皆贈安人子二人學大卽明初先生

詒封山東都轉鹽運使司運使今八十餘尚無恙  
學明孫四人真卽運使君稷國家恩曾玄孫若干  
人運使卽河間督山東鹺政皆以循良有聞於當  
代則先生家訓可知也予生晚不及見先生得遊  
於運使父子間竊附聞知之列辭曰貽厥孫謀以  
燕翼子惟先生有焉是宜銘

不在其身在其子孫樂石嶙峋表此墓門以昌厥  
後人

文略卷七

十九

張學海先生墓表

先生諱繼倫字學海晚號雪松老人其先淮安人自處士友始遷安丘數傳至澄以明經主武安簿歷生守蒙守蒙生民感字霖海以子贈文林郎文林公生三子先生其第二子也兄嗣倫萬曆壬子舉人弟緒倫崇禎辛未進士官御史先生生三月而文林公歿稍長母王太孺人爲擇名師授以尚書太孺人督諸子嚴每進歸必命夜讀而自紡績其側先生與兄弟感母意競力於學先生少有異稟年十四補邑諸生天啟丁卯貢入太學崇禎庚

文林公

二

午應山東鄉試主司賞激其文以多奇字置副榜是時以明經謁選人例得縣令不就初先生與其兄弟同有盛名於場屋至是兄弟先後得儒童先生獨不遇先生自痛不逮養其父事母至孝太孺人以老壽終先生日夜孺子泣久而不衰少與兄弟同學相友愛事孝廉君如父此病革藥餌必親事丘嫂二十年不懈侍御君巡視兩淮鰥政有巨商某罪當抵償重貲走千里乞先生一言緩其獄先生慨然曰吾方以辦職勉吾弟顧其法耶絕弟與通其兄弟間行義相成類如是尤爲德於

鄉黨明末兵興二邑郡邑多陷薄安丘先生佐縣令纂厥城守指畫方略城賴以完時流亡相屬入縣境者率收卹之亂定各遣歸其家有鄉人賣幼女倉皇過門問之則將粥以償官錢也出金鑒其負女得不粥有遠賈羅粟邑中將行發視李沙磔知爲駟僧所給然莫能誰何之先生爲白有司治如法賈竟獲原直震稜有貪士數十人求發官廳不得先生慨然指曰賑之甲申客青州時山東大亂賊魁趙應元自長山夜襲青州入之先生聞道跳歸有識之者曰勿驚長者卒免於難先生長

文林公

三

九尺美鬚貌脫然以清睿讀書淹通經傳諸史旁至醫卜皆窮其奧書學蘇米晚得二王之神子又嘗從斷縑見所畫風竹蕭疎圓勁節目磊砢想見其人非天機清妙不能造也嘗開書室空無所有惟圖三代鐘鼎盃鬲之屬於四壁蓄一琴時撫弄以寄意夷然不屑也順治乙酉復遊太學未幾歸得痰疾四日卒先生有側儻之才高潔之操不用于世退而修行於家爲德於鄉里故其可者止於此而已萬曆乙酉六月某日啓順治乙酉十月某日年二十一妻許氏河間縣知縣進

之子前卒繼娶孔氏一男子一人即貞康侯之子  
賈官翰林孔目女子六人婚嫁皆名族以丙戌歲  
五月某日葬城東五里河之原於是距其葬三十  
有二年矣

吳臨穎墓表

康熙丙午歲余居京師一日於榮水部開邸舍見  
壁上詩署名曰吳雯者一再讀之愛玩不忍割去  
訊水部誰何水部太息曰同年故吳君康侯之子  
雯幼孤肆力於學問所爲歌詩數十百篇率可誦  
雯有母年五十有弟三人妹二人婚嫁皆仰雯  
年二十一再赴太原試於有司不見收家益落輒  
挾其文章北遊京師謁父執之官中朝者久之無  
所遇雯有妹嫁安東縣旬月前樸被策蹇驢往江  
淮去矣逾二年戊申三月蒼頭通賓客視其則  
雯也躍起相見稍稍與談藝多微中詢其家門衰  
落之狀泣而言曰雯父以乙未第以丙申死顛沛  
半生而不獲一日之安鄉國稱善士而不食一日  
之報年不及艾官不及生前乃於身後授官臨穎  
天乎悲哉言未既涕泗縱橫下予爲反袂久之自  
是與雯數飲酒賦詩歡相得也歲且暮一日雯請  
開曰雯將歸省母顧雯父之歿也雯方十有三歲  
未能出遊當世賢豪長者乞其言以傳後世每一  
念之若負芒刺先生固天下之名能文辭者所以  
不朽雯父將在先生之言乎哀其志乃爲據狀而

表其墓君諱允升更名來亭字公一字康侯世  
爲遼陽人少從其祖官雲南祖歿王事君獨與父  
客萬里外會遼左多故父隻身北歸視其家而畱  
君於滇客中無書探篋中得漢書一部遂日夕讀  
之且讀且泣鄰有盧先生者聞而異之請與相見  
問讀何書曰漢書也叩以疑義應答如響盧先生  
者駭曰此非常兒引歸其家歲餘父再至滇乃與  
俱歸補定遼右衛諸生順治二年中鄉試七年就  
選人得蒲州學正會叛帥姜瓖據大同三晉震動  
蒲州時有竊發事平奸人或藉以羅織善類君力

文略卷七

五

請於制府孟忠毅公全活甚衆平居與諸人切劘  
爲文章易以道義成就甚夥攝知榮河縣事以清  
惠聞順治十二年成進士人方謂君長駕遠馭之  
才可以一試明年正月而君病且死矣嗚呼可哀  
也唐元道州有言曰正直而無祿位忠信而久貧  
賤仁讓而至喪亡異於是者顯榮當世誰爲辨士  
吾欲問之若吳君者可謂正直忠信仁讓之士也  
而坎壈摧折不得展布尺寸卒實志以死豈非天  
哉君娶朱氏有子四人雯蔚霏霞女二人適陳發  
劉麟書孫一人江蘭雯出雯年少負才氣爲詩歌

文章踔厲風發非終貧賤者君不竟之志受必錄  
之君可瞑也已

文略卷七

五



孝廉李君墓表

傳曰先王之制爲三年之喪也使夫過者備而恥之不及者改而及之也子夏除喪而見予之琴彈之而不成聲子張除喪而見予之琴彈之而成聲尼父皆無譏焉古道浸衰江河日下與其爲師也者毋寧其爲商也長山孝廉李君之歿四十年矣豕子孟縣君一日來謁予又表墓其容深墨瞿瞿然皇皇然若在初喪者可謂賢矣予方宅先祭酒府君憂感君意不忍終據禮以辭乃爲之表按狀孝廉君姓李氏諱篤之字元根其先喪強人仲祖芳洲翁諱某祖見山翁諱某父大學公重熙自見山翁已上三世皆以宮保公化熙 皇贈光祿大夫太子太保都察院右都御史君少有異稟日誦數百言號奇童爲諸生篝燈課讀如後門軍業崇禎丙子歸安凌忠清義渠貳進陳伊菴組綬興山東鄉試二公海內聞人得君文奇之以第三人中式明年丁丑春官下第已而庚辰癸未再報罷既數困公車又遭世亂遂發憤嬰疾以死君少似儻好振窮周急身爲貴介而修布衣之行居恒請謝賓客如恐不稱有鄭莊之風客至輒流連閉

關徵歌顧曲參橫月落飲酒至數斛不亂色姚姍兩姓器訟十餘年得君片言輒解牛某侵官格林夏親族甚衆君慨然白之釋無事數十人俠聲流聞慕義者遠近如一東武王某爲怨家所中其父兄謂曰必長山李先生也能活汝者扶服五百里及門君力出之無德色其勇於爲義皆此類乙酉春感痰疾不起無知不知皆極擊太息配趙孺人德言純備飯衣白業撫孤子二人齒成立布衣蔬食二十六年如一日焉君生以明萬曆丁未十二月初三日卒以順治乙酉二月初六日年三十有九孺人生以萬曆戊申八月初五日卒以康熙辛亥八月十八日年六十有四子三斯升早卒斯恒貢士起家孟縣知縣斯孚廩生女一適予從姪啟溥太史公謂古者富貴而名磨滅不可勝記唯叙儒非常之人稱焉跡君生平折節善下緩急舍卒可恃拔人於危而不自爲功所謂非常之人與顧連蹇弗遇年不及強仕惜哉予故表其梗槩俾錢諸麗牲之碑聊慰孟縣君之懷慕云爾禮曰父母既沒必求仁人之果而祀之孟縣君將以予言爲仁人之果也予滋愧矣 滄洋山人文略卷七

源洋山人文略卷八

新城王士禎字貽上

誥封中大夫通政使司右通政加一級開

伊公墓誌銘

邑有篤行君子伊公諱光啟字開雍一字純仁其  
先自棗強徙新城祖澤父覺民 皇贈通政使司  
右通政加一級母宋氏贈淑人生二子公其次也  
兄光前公天性淳朴內行尤謹事繼母董如所生  
三十年無幾微不豫之色事兄如父兄老無子以  
長子闢爲之役自中丞至大夫所稱翁菴先生

卷八

者也中丞既長不知已爲伯父後蓋公夙昔未嘗  
一語及之慮傷兄意也兄既歿中丞年未及冠夷  
衾牆娶皆倚辦於公中丞與弟望江令嚙同時有  
聲塲屋公益課督不少假中丞以順治戊子領解  
額乙未舉禮部入翰林授御史望江亦以丁酉戊  
戌繼登甲科公始欣然曰乃今而後可慰吾父吾  
兄於地下矣中丞按山西府歷九卿開府望江一  
理寧國再知廣宗望江兩縣皆以清白著聞家無  
餘財公之教也中丞官門下省遇 覃恩贈祖父  
皆中大夫通政使司右通政公亦以令甲得地對

如其官益自謙絕儉約居嘗布衣蔬食出則徒步  
無高車大馬兩君自宦邸製綺紈以進歲時一  
輒筭而藏之時植杖田間與田父話桑麻量晴雨  
以此自適避寵爭席人我兩忘不知其身之翔貴  
也橫逆之來犯而不校有婁貞公呂許公之量故  
遠近稱爲長者中丞奉 命撫滇卒於軍 朝廷  
恩卹甚厚時公年八十餘矣不哭神傷遂患目昏  
猶強飯無恙戊辰得末疾不起壽九十嗚呼洪範  
五福公可謂兼備之矣乃其終身疏布居貴而善  
下足也事蹟不備不盡其詳尤人之所難  
能老成往矣誰爲典型予能無臨文而悲殄瘁哉  
生以萬曆己亥年九月十二日申時卒以康熙戊  
辰年九月二十六日申時 誥封中大夫通政使  
司右通政加一級元配耿氏 誥贈淑人子二人  
關順治戊子解元乙未進士巡撫雲南兼建昌畢  
節等處地方贊理軍務兼督川貴兵餉都察院右  
副都御史出爲伯父後獻順治丁酉舉人戊戌進  
士寧國府推官裁補廣宗縣知縣再補望江縣知  
縣女五人適王者棟王士愨呂斌張奎象郝彭年  
孫五人按作梅作霖作德曾孫十一人應聘

應徵應召祓應簡應舉應麒麟應掄應卜應知應選  
元孫三人清濤清溥清溶望江君以某年某月某  
日葬公於邢莊先塋之次先期來請銘銘曰  
泰山桂樹德之懋兮帶索行歌樂則壽兮不驕不  
侈昌厥後兮九九松柏鬱且茂兮京兆之門百世  
無咎兮

誥授資政大夫巡撫雲南兼建昌畢節等處  
地方贊理軍務兼督川貴兵餉都察院右  
副都御史翁菴伊公墓誌銘

世祖章皇帝馭極之十有二年予與翁菴伊公舉  
禮部爲同年生閱二十六年康熙庚申予在翰林  
而公以大理卿拜都御史出撫雲南明年六月計  
聞京師予與其弟望江令嶽相向哭又踰年公子  
作霖走千里匍匐乞誌其墓一夕大雪被酒迴憶  
三十年間與公遊好聚散死生之際有足感者因  
反執濡筆而爲誌曰公姓伊氏諱圖字原別  
字翁菴系出唐僕射慎之後元末始自棗強徙新  
城數傳至澤是爲公會祖生效吾公覺民是爲公  
祖 誥贈中大夫通政使司右通政加一級有子  
二人長太恒公光前 誥贈中大夫通政使司右  
通政加一級是爲公父次開雍公光啟 誥贈中  
大夫通政使司右通政加一級是爲公生父公生  
而岐嶷與母弟嶽同學齊名順治甲申乙酉間邑  
人士倡爲曉社公兄弟爲職志人稱二伊戊子領  
山東解額第一文傳四方乙未成進士  
世祖章皇帝意人才初破館選分省故例

駕幸南苑引見諸進士改庶吉士三十二人

名

上顧左右曰此山東解元有文名公之受知自此始既入翰林每御試唱名及公輒語左右如前丙申四月特授科道若干人公授廣西道監察御史在翰林甫歲餘蓋異數也丁酉奉命巡按西六月遇覃恩加一級公自念受

上不次恩清白自矢冀報稱於萬分一適前政以毛鷲爲能公矯之以寬大而人皆肅然尤矜慎庶幾訥訥減釋者前後至七百餘人凡有薦達必衷

文略卷八

五

於公議如彭中丞有義下司馬三元後皆開府爲時名臣差竣遂掌京畿道事已亥九月與李御史森先同日內擢京卿公自授御史出按山西歸掌京畿道事以至內擢皆不次計資僅三載其受知之深如此尋宅母賈太淑人憂以生母耿淑人卒請假治喪皆盡誠敬勿悔康熙庚戌閏二月補光祿寺少卿轉通政使司右叅議復宅祖母憂甲寅六月再補通政使司右叅議是年十月擢右通政戊午九月轉左已未八月進太僕寺卿十月進太常寺卿屢遇躬祀郊廟諸大禮執事有恪

全目屬之是年十二月遂入滇撫撫需才

上環顧廷臣惟公謹慎可任遂以庚申三月拜公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撫雲南兼轄建昌畢節等處地方贊理軍務公感激兩朝恩遇又以遐方新附陛辭兼程而南時方溽暑歷五谿毒淫之地土霧下潦不遑啟處及抵昆明諸道大帥畢集主客兵以萬計所需雜糧糗芻芟之屬稱是咄嗟取辦公手口拮据頭鬚畢白未幾而疾作然猶殫心區畫密疏請禁擄掠以收民心辛酉五月初八日病革遺疏以奉職無狀不能報國恩不及見滅賊爲憾又疏薦雲南布政使王繼文自代蓋是歲十月而雲南平去公之卒僅五月耳

文略卷八

六

上聞震悼賜祭葬如例以繼文代公巡撫公素廉謹及歿於軍中遺橐祇十餘金行李蕭然雲南提督桑格公與貝勒將軍督撫諸公共飲助之始聞關萬里歸於故園悲哉公性恬退與物無競淹卿寺十餘載處之夷然泊拜撫滇之命雖慷慨赴軍義不返顧然微察其顏色慘澹與故人言若未訣者乎心訝之蓋是時公生父通政公年八十矣絕

據而行步帖而悲公之懷抱有不敢以告人者卒之以身殉國未竟厥施詎不痛哉公在臺二載屢有章疏率多削稿所存按畧奏議若干卷嘗輯錄本朝四十年來名臣奏議若干卷未成書皆藏於家喜樞晉人帖合處入能品生以天啟癸亥五月十七日卒以康熙二十年辛酉五月初八日年五十有九配何氏累封淑人子三人作揖作霖作德女六人王啟澤李嗣貞王啟大王啟演李殯鮑秉謙其壻也孫六人應聘應徵應召應麒應掄應舉曾孫二人清濤清溥以二十二年十一月十七日葬於新城西北五里邢庄之 賜卹系之銘曰井鬼之墟王良策騎希蹤靈翫效尤吳淞鐵橋開道金精呈瑞帝咨上卿持節往帥維此遺黎庶其有藐舟無弭棹駟不頓轡馬革驪場誓平僭偽資志未伸歿而猶視哀哉勞臣以死勤事北極 恩綸東園秘器華表嶙峋石闕最屬後有觀者視吾銘誌

勅授文林郎掌山西道事山西道監察御史

彤臣傅公墓誌銘

經言卿大夫之孝曰口無擇言身無擇行如是而已矣此蓋言其常不言其變若天倫之閒所遇不偶終其身幽憂怫鬱而卒以孝聞卿大夫或不幸而出於此也若吾友侍御傅公之孝能使朝堂知之鄉國稱之海內之人共信之嗚呼豈偶然哉公諱展字蘭生一字彤臣別號麗農世為新城潘孟店人明初徙居高樓店會祖現祖納謨世有隱德父世準以公貴 勅贈文林郎山西道監察御史母焦氏 勅贈孺人事具太傅金文通公謨誌初焦孺人夢旭日入懷而誕公生而岸異讀書目十行下終身不忘家苦貧卒業華嚴寺僧寮寒暑不輟受知學使者項公清溪錢公尤器之屢試壓其儕偶崇禎壬午省試中副車文名籍甚時邑人士方舉從社公年尚少已為職志繼舉曉社因社皆執桃荊為盟主歲甲申世祖章皇帝定鼎 詔下郡國選拔真才入成均學使者澹菴房公首以公充賦時江北初定判銓者頗懸異格以待公不屑就益肆力為文章十三

經二十一史旁治諸子稗官之書并次部居集  
博綜辛卯中省試乙未舉於禮部丙申筮仕河間  
府推官明允爲畿輔第一浹歲之閒五登薦剡  
百奉 特旨行取

世祖章皇帝御試者再戊戌授山西道監察御史  
已亥巡視南城半采凜然是歲掌山西道事凡熱  
審 朝審哀矜折獄多所全活庚子奉 命按江  
西道出河閒遮道攀轅者數千人公題詩驛壁云  
直道餘風今尚在士民接踵問平安其感人之深  
至此舟抵彭澤饒九道陳君韓遴入白事請閒曰

八人略卷八

九

九江兵且變奈何公詰曰餉足乎曰壓餉七閱月  
矣公笑曰有司之罪也能辦兩月餉乎曰可公曰  
事濟矣疾馳湖口詰朝逆風而渡鎮卒列營東郊  
將弁屬櫟韃迎道左公具威儀而入盛服坐堂皇  
將弁入謁畢大聲諭之曰西江無事日久將懦兵  
驕其由來者漸矣然兵仰於食兵不用命率由楊  
腹庚癸之呼豈得已哉吾奉

天子命按茲土入境卽知此地缺餉七月有司玩  
愒行當按之今先給餉兩月汝等將卒皆宜畏法  
紀遵約束脫有偃蹇三尺具在吾不汝宥立召九

江守給餉如額士卒皆震動感泣事遂解散矣  
容定變如此方次第按部綱舉目張而撤差之

旨下矣公聞命撲被就道辛丑念繼母周太孺人  
春秋高遂陳情歸養太孺人性卞急自公諸生時  
不輕假顏色公柔色下氣或長跪終日俟太孺人  
意解乃敢退既貴居子舍益恭謹人以爲難甲辰  
葬贈侍御公盡哀盡禮四方觀者莫不嘆息公流  
涕曰葬之厚何補養之薄哉公既痛贈公與焦孺  
人不逮養所以奉周太孺人者無不至間衣燠寒  
更夕者數年並甘旨疾痛言瘥不去左右雖年五

十

十

六十猶孺子也庚申太孺人病亟公行年七十猶  
朝夕侍太孺人病尋愈而公病作矣又四年遂捐  
賓客嗚呼悲哉公平生多神異諸生時有巫覡爲  
社鬼所憑公至卽避去曰傳公正人也辛亥冬公  
得寒疾危甚夢觀音大士以甘露灑其頂曰君至  
孝格天當延壽一紀已而脫然又十二年而公歿  
異哉公長身修髯目光如電聲欬作洪鐘響每羣  
賢高會掀髯談笑上下千百年如指掌四座盡傾  
昔人經神腹笥不能過也爲人忠信樸直胸無離  
棘嘗訓諸子曰吾願汝輩爲道義中君子不願爲

功名中小人也雅負經濟一試於瀛海再試於  
 江未竟厥志而僅以孝聞悲夫公自乙未通籍率  
 丑歸養立朝僅四載林居二十餘年日以砥名行  
 厚風俗爲事後進一言之善提獎成就如恐不及  
 予少於公二十歲髫時私爲清明憎蚊二賦公見  
 之激賞有過情之譽辛卯乙未皆附公後爲同籍  
 三十年來道德相勗文章相益過失相規交誼庶  
 幾近古今已矣昔子產聞子皮卒哭之曰吾已無  
 爲爲善矣嗚呼豈不痛哉公所著奏疏二卷古賦  
 一卷詩文集二十卷詞曲二卷詩話一卷讀書涉  
 筆二卷硯田漫筆四卷續筆二卷姓譜增補十卷  
 韻府補遺六卷增訂堯山堂外紀一卷新城軼事  
 一卷傅氏博考一卷藏於家生於萬曆四十二年  
 五月二十四日卒於康熙二十三年九月二十六  
 日得年七十有一以順治十四年三月 覃恩初  
 授文林郎元配胡氏贈孺人繼配田氏封孺人子  
 二用霖汝霖女三人適劉沂于允昱伊矩孫四人  
 景范景蘇景韓景畋用霖等以康熙二十五年三  
 月十八日葬公於城西北賈莊之新阡來請銘銘  
 曰

尼父有言行在孝經軌其嗣之曾閔是承嶽嶽  
 公名世代興堙輪都亭雅志澄清中歲詠懷歸  
 巖扁白華朱萼北潔敷榮七十而慕孝通神明  
 之云亡邦絕老成粲粲樂石刻此新銘敢告惇  
 吾言足徵



誥授光祿大夫光祿寺卿介公墓誌銘

康熙二十四年春戶部尚書侍郎等上言通者穀徵輸條目多而版籍繁兼有尾數冗雜官吏易作姦請屏除舊弊更造簡明全書示天下奏聞

天子曰可咨於九列舉練達國計之臣董其事於是貪謀以光祿寺卿龔公充監修官公先取江南州縣徵科最繁者刪雜剔歸於至簡次及山東尾數悉除慮昧者反以爲不便乃援唐元和四年元稹同州均田狀作收零積餘議書未成公疾作卒於京師公初任爲龍驤衛經歷出爲安遠縣

又卷八

十三

事逾年以治行聞擢戶部河南清吏司主事是年以南郊禮成加一級歷戶部江西清吏司員外郎遷兵部武庫清吏司郎中尋出爲山東按察使司僉事分巡直隸通末道居五年擢江南布政使司布政使累加級一品奉天卓異第一入覲還旋被內召未至除太常寺卿改光祿寺卿公之知縣事也至則舊令罷黜以逋賦未去者二十一人道縣事不可爲涕泣語公公笑曰天下寧有不可爲之地乎及按籍則逋賦五年矣縣徵銀例有羨公曰革此是憂譽也置積於堂存以抵舊賦

錄是積逋悉完舊令得免罪歸民之流移者咸集

乃繕學宮葺民居立市集修驛務清固園焚刑具於庭上官胥吏無敢下縣徵索者其入爲戶部也管通州西倉倉有蠹號黑白檔子遇八旗給俸先與交通故爲爭擊往司倉者不能禁輒避去委出入於胥吏公至立唱籌法日坐倉門驗出入倉蠹不敢作姦差坐糧廳首禁牙戶毋治帳具取償運丁凡運米在石壩曰經紀在土壩曰車戶奸民爲之魁渠指供億官長爲名率稱貸於龍斷者追給

又卷八

十四

揭運米榜經紀車戶姓名於衢以次呼之預給腳價錢運者得無困又漕糧抵壩既輸倉例有簞羨銀給運丁先是俟米入厥完日始給則運艘已回并受其利公驗漕舟起運卽呼運丁以簞羨銀給之漕舟歡卸焚香於岸者千人勒碑交頌公德其官兵部也掌三司印務京察稱職居一等其分巡通末道也兼司空運廳稅課公周知其弊駟僉交憚公楊起龍潛京師謀爲變事發伏誅於時告訐者遽起民有賽社者製儀仗迎神爲怨家所訐公以驗悉焚之轅門外富家子爲盜牽連拘之則其



貌不類公察其偽令僕三五詣富家子並立俾盜  
識之盜誤指僕爲富家子寃乃白平寇將軍出師  
自潞河南下塗方積雪公念輓夫寒飢分遣僕隸  
載餽饈五車給之飲以薑湯輓夫懽騰於路察哈  
爾叛公勸羽書恒至夜分置郵供餽無缺晨起念  
三河縣令甫之官未識其人遂懷白金二鎰以匹  
馬自隨馳入縣城縣令方詰窘乏策公畀以金爲  
匿置乃還蒙古兵經通州公慮爲民擾列軍校道  
旁持白挺俾按隊入城擊出隊者市不改肆九門  
水口圮僉估須七萬金公往勘謂三千金可集事  
脩冷口邊牆估減類是伶人黃丁者投旗下橫行  
鄉曲貸錢運戶強畱其子女爲僕妾人畏避之會  
軍興有例輸鳥鎗者官議赦公首以百竿進加二  
級吏胥入賀公曰若等知我意乎我非藉此爲榮  
也令甲責旗人者當降級我今可以撻黃丁矣吏  
胥多與丁往還潛誠之匿不敢出三等侍衛達爾  
馬詐傳 敕旨公解其佩刀執送吏部其在江南  
甫至督造戰艦湯斯祚者販木商也娶結權勢長  
揖見督撫臧否官吏以治烏船爲媒恣伐民閒基  
木一日謁公語及私公起據案坐呼皂隸持挺將

撻之斯祚叩頭乞哀乃遣去未幾以賊憤死江南  
北旱潦公請帶征折征 命未下元徽州縣停征  
且爲粥食餓者會有 詔蠲田糧督撫議富家不  
蠲公謂富民無一定里胥報未必實若質庫鹽筴  
皆有定稅欲於力田之民求富者實之則騷然不  
寧矣先是土有雜稅有司倍徙征於民公按其科  
則廣爲勒石江南素尚侈公以習俗之奢婦人爲  
甚禁士民妻妾不得用金珠犀玉飾釵珥喪禮有  
縛采爲亭剪紙象人鳥獸之屬及拔河走馬掉險  
竿爲戲者悉禁之守藩六年發滇黔楚粵閩饑六  
百餘萬未嘗後期營米必按汛地近遠分給勸課  
農桑力行常平義社倉墾田至三十六萬餘畝增  
人丁至二萬六千餘及率計吏入 朝疏言腹地  
蘆洲與濱江有別不宜槩丈同時計吏凡五十疏  
天子獨俞公所奏焉其爲太常卿也 陛見 命  
行禮於 中和殿旣受事修會典更樂章 遣祀  
與祭齋香帛步中規矩其爲光祿卿也寺雖設漢  
官案牘皆清書公飭筆帖式凡公文悉譚漢字禮  
部移取外藩供應率不用印公不可須用印乃發  
寺歲造官酒取度支米二萬餘石復需帑金萬餘

采趙集公詣酒局止酒錄一具計窮歲不通燒酒  
十萬觔其餘皆沽之市遂上言於 朝凡 郊廟  
燕享用官酒餘用市沽歲省米二萬石格累千金  
公性孝友執親喪盡禮與弟同居五十年未嘗折  
箸李自成陷京師公靡所依倚主塾師王氏家既  
而王歿惟畱一少妾公與共飲食寢無帷薄之隔  
經年不亂見婦女俘獲者輒出私錢贖之築武林  
義莊於廣渠門內建育嬰堂於三山門外置義田  
收租入以哺孩提之棄於道者其爲善若不及嚴  
方取

文獻公集卷八

七

鑲疑權衡未足密遣人索營弁所領銀則銖兩不  
爽是調武闔有遊擊入幄將有所干訶之出縣令  
請見公望其行步蹣跚若負重者斥曰汝懷中非  
金耶吾豈受賂者亦不効汝以沽名也薦屬吏必  
以公不徇私好故多得人性喜聚書江寧學宮明  
德堂北舊有藏書板殘闕公選諸生磨勘補成完  
書數百卷又雕 欽頒四書講義以行其爲政持  
論利未可遽興當先祛其弊故所至有異績焉公  
諱佳育初名佳胤避 皇太子睿名改今名字祖  
錫晚又字介岑杭州仁和人曾祖景鵬祖應舉著

勤庶嘗不仕以公貴俱累贈至光祿大夫曾祖  
祖妣妣皆一品夫人配李氏封宜人贈一品夫人  
有賢行先公卒子一鞠麟好學有文中康熙二十  
年順天鄉試副榜候補主事女一嫁舉人徐姚邵  
瑣孫一肫生於明天啟二年九月丁巳卒於康熙  
二十四年七月丙戌卒之日橐無餘資次年鞠麟  
乃扶柩歸以某月日葬於青龍山之原予嘗與公  
同爲戶部郎公入爲卿寺予官祭酒與公父子情  
益親於公之葬鞠麟請銘不忍辭銘曰  
公浙產廬江千年十五乃之燕宅爾宅城東偏

文獻公集卷八

八

坎軻卒自立揀東堂書等級牽絲行執戟入視天  
庾領儲胥公所至聲有餘除武庫贊中樞左輔雄  
倚觀察時糗糧賦葉蘇息諍訟執趨點牧江表政  
更優剛不競柔不狎宜報最宣殊猶金綺賜倍曩  
昨衣織袈裟以鶴飲茶膏 體仁閣歷太常光祿  
卿人高車公以華人孔揚公不盈征輸法算未渺  
民也愚胥則狡慳數贏但中飽大農言  
帝曰俞孰善是編成書會言公衆不如公之廉僚  
吏準公之心夙夜謹公之才試未盡登膺仕歲則  
多郭無田廩無禾有哲嗣能克家青龍岡神所舍

漸江水走其下魂歸來娛大夜靜吉曰宜子  
賈石鏤吾文百千禩銘斯存

誥授朝議大夫四川按察司僉事大如  
暨配田恭人合葬墓誌銘

康熙二十六年某月日渭南南毓昌以其世父鼎甫狀走二千里來告曰昌世父嘗備官於朝公清直諒爲世聞人不幸遠宦遼徼遭時大亂瀕於死者數矣冒潦濕犯霜露出九死一生幸而得歸歸而病且死死無三尺之孤昔曾王父廣川君行述於先王父司空王父年錄世父述之今世父平生行實湮沒弗彰責在小子四世兩門以姪狀叔悲哉世父歸自蜀在二十餘年矣昌一日從容請立

後世父嗚咽流涕曰吾家四世伶仃在子惟吾在孫惟汝苟汝克舉孫使主吾後不斬先人祭祀足矣安望其他言未竟涕泗交頤下昌泣家人皆哭失聲昌遂不敢再請世父未病數言生平心相知惟今國子祭酒王先生將來以墓道之銘累之世父歿昌以治命走京師而先生宅憂歸濟上非先生言世父目且不瞑乎奉書泣下其忍不銘按狀南氏之先自晉入秦世居渭南田市里正嘉開瑞泉先生大吉姜泉先生逢吉兄弟皆進士起家講明橫渠之學姜泉先生陽谷先生軒嘉靖癸丑進士

由翰林歷官副使著書滿家陽谷先生有  
憲仲萬曆甲戌進士官止棗強知縣是為廣川公  
次師仲萬曆乙未進士歷官禮部尚書是為宗伯  
公宗伯生居恒官生早卒即君父也廣川生居益  
萬曆辛丑進士歷官工部尚書世稱二太先生君  
少孤撫於司空司空無子以君弟廷鈇為嗣則涓  
之父也君<sup>辨廷鈇</sup>嚴雖兒戲造次必整容七歲居  
宗伯憂如巨人喪祭以禮八歲通經史日誦唐人  
詩八家古文為文章有根抵年十五補縣庠生有  
宗頌已卯中副榜讀書北雍亡何丁甲申之變

文獻卷八

三

司空殉節廷鈇亦死君哭踊絕復甦風雨漂搖  
羽翮尾幾無室家順治丙戌中陝西鄉試受知益  
都孫文定公累上公車不第謁選人得柳州府推  
官時龍城尚阻聲教隨大軍駐桂林奉臺檄閱兵  
亡賴子詭冒尺籍坐慶軍食甚眾君令魚貫以進  
聞一詰籍貫年齒入伍月日率倉皇無以應遂盡  
得實而汰之一軍驚服無敢譁者又奉檄攝昭平  
卻例金千餘弗受以六條厲學宮以五事諭百姓  
巡按御史田君嘆曰南君三日昭平勝他人數載  
再攝平樂聖恩鈞徭如昭平之政大兵入龍城攝

文獻卷八

三

知府事首布朝廷威德明示詔書以綏柔  
人之意粵兵驕橫民多去市并匿深箐中君慷慨  
與將帥約盡破文武藩籬同心戮力為國家其  
南荒計於是流人漸集徭獞輸誠者二十餘都諸  
生崎嶇自歸者九十餘人柳僻在徼外訟或不兩  
造而以賄免君懲其弊不遺一役下屬邑至即庭  
鞠立罷遣之囹圄一空報最為諸郡第一稍遷同  
知河閒府怡然曰吾入粵親故送瀟水上皆相視  
流涕罷酒訣去以為此生不復相見在柳再病皆  
製擬今幸生還北渡洞庭初望不及此吾敢負丞  
哉其在河閒也直道上聞有齟齬侃侃以去畱  
爭之不少貶入為戶部浙江司員外郎遷禮部主  
客司郎中皆以廉幹聞會蜀撫請增設四道擢分  
巡松威道按察司僉事龍安古陰平地松潘居崕  
山之陰高山大谷番回雜處君推心置人腹中益  
申明約束郡縣守令緩賦稅省刑罰與民休息民  
戴之如私親尋署按察司事赴成都甫兩閱月而  
滇南告變偽檄至大吏集議君斷斷持之曰死耳  
敢污偽命以上辱朝廷下辱家門哉賊知不可  
強遂聽解官賃居城南趾不達城市者七年先是

君左足不良於行至是增劇吉都督孫路者君姻家爲謀棄輿車馬始歸秦歸日嘯咏芝山潛水之間自號六如老人癸亥冬十一月十九日方命酒無病而逝得年六十有六君內行修潔事必師古年十四迎田恭人於頻陽六禮皆如古不惑流俗葬司空及弟鈇於新市皆如禮孤兒幼女撫之如已出嫁嫁以時幼受經郭先生伯固郭旣歿教其子修羽爲諸生振羽授室生子其力行古道皆此類也渭南南氏關中之望人門不可梯接君生於富貴澹泊清儉其天性疏直不立城府當官剛勁不可撓折與人交初若孤峻難合久之更樂其坦易予在禮部與君同省署君固落落獨引予爲同志以蜀臬入 觀京師未至前數日夢君執手殷勤道契闊已而君至笑謂元白梁州之事無異也君善書多著述所著壽樂園集金臺玉壘嶠江諸集如千卷藏諸家元配田氏天啟壬戌進士御宿公女勤儉嚴慎克相夫子累封恭人生萬曆乙卯九月十七日卒康熙十九年庚申十一月二十一日得年亦六十有六以再從姪毓溥子士葵爲後毓渥志也銘曰

終南之陰河渭之陽石麟辟邪轂轡相望崇伯司空奕葉用光唯公附之陟降在旁南山戢戢渭流湯湯公之流風山高水長

誥授大中大夫河南布政使司分守歸德

法道叅政滑村杜公墓誌銘

明天啟中有直臣曰江西左布政使杜公詩以不  
建逆奄魏忠賢祠罷聲聞天下事具國史方伯公  
生贈叅政公若昧有子七人君行在第三諱濂字  
子灝別字湄村世濟南濱州人生而英特方七歲  
塾師授李翰蒙求讀竟悉諳其典故十一歲補博  
士弟子員丁父艱服闋中順治乙酉鄉試丁亥復  
行會試 賜同進士出身筮仕眞定府推官君年  
甚少恒山又畿南望郡數決大獄愛書如夙習老  
吏亡敢詆謫者張忠勤公存仁以兵部尚書總督  
直隸山東河南調集諸道兵平榆林賊覆其巢穴  
凡所俘獲皆付君執訊君言於制府謂大亂之時  
脅從者衆渠魁旣戮餘者當使歸農以布 國家  
威德一切殲之徒獲曠土何益獄成多所縱釋尚  
書初疑之旣而寤謝曰君年少敢肩鉅如是吾不  
及也所全活數千人居三歲以治行高等考授禮  
科給事中先是河決荊隆口東北趨海水勢溢溢  
入東充濟南諸郡灌縣邑官亭民田亡算君抗疏  
論劾河道方某請專導大臣行河且言疏上游以

去其壅導支流以殺其勢然後采水涸併力塞  
疏入得 旨特命工部尚書劉昌工科都給事中  
許作梅往監視數月底績又疏言潁河田土被水  
患最酷宜停徵以甦民力皆報可在掖垣十閱月  
疏數十上會有 旨以廷臣出親民事君與焉補  
分守溫處道叅議處在萬山之中俗僻陋而溺女  
淹喪錮婢三事尤爲民病君朔望集士民反復開  
諭爲改喪葬婚嫁之禮一從儉約女婢滿二十歲  
責其擇配俗爲之變遷副使備兵通薊通密邇京  
師臺室巨猾膠牢固結號爲難治君不苟不吐風  
流令行僕區法嚴民易罹罪爲立保甲之令什伍  
相保奸無所售司密薊兩鎮餉絕朘削之弊秋抄  
例一點兵飲食秣莖無所騷騷有冒名尺籍者嚴  
剔無隱將弁畏愛之至於催漕濬河不憚勸勤王  
文通公末吉督倉場恨得君晚會天津道屬小園  
漕艘失事謫罪通薊遂奪二級註誤去官事尋白  
復以副使備兵淮海兩淮鹽筴甲天下官其地者  
率緣以爲利鹽艘自塲捆載之眞州例由備兵使  
者驗放君曰鹽有專司吾何與焉吾自有海防與  
民事耳言於巡鹽御史力辭之自是驗放專歸鹽

運人服其廉又出私錢造救生船高寶湖中以拯  
覆溺全活歲數百揚屬十縣各置義冢五畝貧民  
始獲葬地羣歌舞之會有載併之 旨改補巡視  
寧紹海道至是凡再渡浙江矣時初改文武相見  
禮往往相抗不下君至即交歡大帥兵民帖帖亡  
詬誶者還分守江鎮道左叅政兼攝龍江西新二  
關既又遙攝揚州關務持大體捐苛細值淮揚方  
築壩濬河課稅不登而裁併之 旨又下矣家食  
十二載居母憂盡禮三年喪畢補分守開歸道叅  
政兼理驛傳鹽法時滇黔用兵乘傳勞午驛 旨  
又請開府各部令諸州縣得市馬塞上馬既蕃息  
則又時其水草節其勞逸又創造鋒車以贏駕之  
省馬力之半中州食鹽舊分隸長蘆河東山左兩  
淮四運司屬政多端而緝私販爲甚越本邑一步  
則捕之煎土一斤則捕之巡役攜鹽密置人家則  
又假乞水火誣捕之君察知姦私以律反坐鹽政  
肅然先是君執掌王事勞瘁致疾會羽檄交馳不  
敢以休沐請康熙辛酉冬雲南平巡撫中丞以君  
病入告遂致仕歸歸四年卒君性孝友與兄弟折

產田取其近先壠而瘠者宅取其故者先祠在焉  
曰吾以便奉祭祀也叅政階得廢子舍子而任其  
弟某嘗以母夫人命置蓮室詢知其士人女也贈  
奩而嫁之夙負知人鑒戊子順天同考首得周體  
觀爲海內名士爲推官援孫承恩於理爲給事中  
免吳國對禮部磨勘更推獎之順治戊戌二君皆  
進士及第執弟子禮終其身家世工書君書尤道  
媚得大令之神詩有奇氣類山陰徐渭南城陳允  
衡撰國雅取君詩壓卷人以爲定論君風流儒雅  
吐屬無一俗語顧當官屹屹不可搖撼在淮海時  
某中丞者細人也惡君強項數凌轢之終不爲屈  
生天啟壬戌六月十九日卒康熙二十四年乙丑  
十一月初八日得年六十有四階大中大夫歷官  
河南布政使司叅政贈祖父皆如其官祖母程贈  
淑人母張累封太淑人配孫氏累贈淑人繼齊氏  
累封淑人男子二人亮會知縣章會太學生出爲  
人後女子六人崔林琮李顯王士彪王濤閏有繁  
李容麟其壻也以康熙二十六年十二月十六日  
葬於城西北祖阡果亮會來請銘銘曰  
城南之杜去天尺五下杜樊川多名宰輔遷於琅



槐始別爲祖巖巖方伯涕唾聞登文孫繼之繩其  
祖武居門下省袞職是補一斥不復孤稜夢阻歷  
試江海甌越吳楚梁宋之郊人歌杜母大難既平  
公亦解組海山兜率爰復其所渤海之濱始堂如  
斧觀彼九原吾將誰與

漁洋山人文略卷八

漁洋山人文略卷九

新城王士禎字瞻上

誥授奉政大夫廣西分巡左江道按察司

事李公墓誌銘

公諱允禎字貞甫別字脩菴其先賴人後遷濟南  
之德州曾王父汝棟隆慶庚午舉人王父煥太  
生考嗣美贈奉政大夫工部員外郎李氏之世至  
方伯公逢時始大方伯爲御史有聲明世宗朝嘉  
靖庚戌屢上書言兵事其後出按宣大力言馬市  
非是忤大將軍仇鸞事具前史自方伯至公凡四

人

世公少而端重不妄言笑稍長嗜讀書淹於古學  
工部侍郎程公紹見其文異之崇禎癸酉舉鄉試  
數因公車順治元年除知故城縣改知豐縣遷兵  
馬司指揮歷工部營繕主事虞衡員外郎屯田郎  
中擢廣西左江道僉事以病致其政歸歸五年卒  
其爲故城路當千午會國初征勦四出舟車繹騷  
公按符而給民不知病縣戶丁額二萬餘鼎革後  
死亡過半而額征如故公編審得見丁七千有奇  
餘悉除去始至豐吏盛陳金幣於署公曰此餌我  
也卻之縣民嘉訟者羅織富人輒侵家公請於監



司臺受牒必下之縣得証周狀秋葉其處等處通衢訟以衰止豐民某妻美而艷其僮某豪也挑之不從又詬厲之豪怒賂盜引某誣服矣公閱案牘所坐止一布疑之夜微行入獄有二人間中偶語收案之即蒙也詰得其奸立釋某而實豪於法甲弟死利寡婦之產賂乙自誣與婦姦公下乙獄遣甲與婦歸其家久不為理而令獄吏私於乙曰甲與弟妻已均產釋惡矣及即訊先呼甲案前語叱之退繼呼乙至佯怒曰據甲供狀乃強姦強姦罪當死趣下重囚獄乙謂甲賣已懼吐實

文略卷九

遂正二人罪有兄弟訟曰直在弟而吏數直其兄公反其獄而責以大義二人慚悔痛哭遂為兄弟如初其治獄明決皆此類河決徐州臺符下徵柳萬東例派里社公曰吏樂從事民將弗堪但下教偕牛車數兩吏不測所為以請公曰豐西鄙十里許有柳蕃衍數百畝無主者刈取之足辦此矣事集而民不知太學生吳某連土寇陷陽山監司才公俾攝其事屬以辦賊公出不意掩捕獲之餘黨解散株連者悉置勿問越數日濟上單至聲言且屠城公且半酒澤屢檄師數十里外其帥欲入城

覬賊公曰罪人已得餘皆赤子何事大軍為之不可縣境以安其在工部督造端門工成進秩賜文綺廐馬督清江廠船政潔廉自矢材美而工良窮丁無力供造有係累瀕死者盡釋之暇則復清江書院以遊士歲饑設三廠以食餓人全活萬計公自縣令歷郎署陟監司所至以幹局見稱而廉聲流聞乎於神明格及盜賊其事往往甚異嘗夜自陽山渡河遇賊艘知為公也相戒勿犯赴與舟大小孤山風起水湧長年無人色公仰天祝曰某平生自信俯仰無愧否者神當覆吾舟語畢而風止待

文略卷九

命岳州愛岳陽樓風物之美遂居之午夜恍惚若有神告曰速去甫移居而樓火公少事王父父母以孝聞既舉孝廉盡推產與其弟歸里後杜門謝賓客訓課子姓門以內皆有禮法數語雖祖宗忠厚勤儉之道或以橫逆來輒異語謝之不較也鄉鄰皆以公為長者生以明萬曆庚子十一月十一日酉時卒以康熙元年九月二十六日巳時得年六十有三娶宋氏贈宜人繼趙氏董氏封宜人子三人浹順治丙戌進士芮城縣知縣朱

文略卷九

封宜人子三人浹順治丙戌進士芮城縣知縣朱

生薑出女子一人

二月十五日葬河東祖塋系以銘銘曰

試當盤錯古循吏仕不大昌功則沛令名無窮年不逮有子式穀及苗裔我銘其藏視萬世

勅授文林郎河南道監察御史趙君卒於里第

呂二孺人合葬墓誌銘

康熙丁卯冬前河南道監察御史趙君卒於里第逾歲其孤澤普以狀來泣請誌隧道之石君仕順治之初予尚童穉及予通籍於朝則君歸田閒久矣故予與君平生弗習也然竊聞鄉人言君爲政於家四十載事繼母至孝友于兩弟范曄所稱成名立方而可書獨行者君實有焉最君門內一節已足信惇史傳後世況其表表者不但已也君諱班璽字受介別字餘菴益都顏神鎮人也其始

自北崖泉徙高祖考龍泉公敬簡嘉靖丙午舉人登昌府通判曾祖考肅齋公爾待萬曆癸酉舉人金華府推官皆有名蹟祖考服休考世熠諸生性儼儼教子甚嚴君儼儼過其父而事親孝謹嘗大雪侍簷下雪沒脛不敢退早補青州府學生員爲文章敏妙絕人或列置數題數人環給筆札徐行口授一時並就文采爛然人輒無能效者順治乙酉舉鄉試第四名明年釋褐成進士時

世祖章皇帝定天下初行制舉詔禮部貢士自

康吉士外拔其尤二十人授科道官君在選中權

河南道監察御史出按四川時秦寇猖獗珍武大等出沒秦鳳沔漢開褒斜道梗君募壯士數十萬怕首握刀跨馬日馳百餘里度隴坂之險開道崎嶇達漢中至葭萌賊翻天鶴者據危投石不得過君諭以朝廷威德降之時成都尚未內附以保寧爲行省治所君抵閬巡撫都御史李勤襄公國英暨總兵官馬化豹嚴自明惠應詔等諸大帥皆在易君儒者以軍事嘗君爲指畫隴蜀要害且言大兵掃除寇孽之後不事戰而事守填撫之術不以兵而以將其以書生受

文略卷九

大

天子命在行閒誠無所事事顧諸君功罪可入告也遂閱軍實饗士卒單騎按行諸壁壘丰采凜然衆乃懼服按部順慶萬縣賊數千北走遣精騎迎擊破之通川南路已而惠帥營卒毆民幾死君捕而笞之一軍盡甲君上疏劾奏曰全蜀當獻賊隲竊之餘戶口殆盡臣按部所至唯見黃蒿塞路白骨盈城耳蜀地先叛後服自昔而然今天威震疊新入版圖惟恃封疆文武大吏招徠有方申明約束使兵民相安西南可幸無事總兵官惠某桀驁自恣縱兵殃民跋扈飛揚漸不可長非痛加懲

謹臣恐禍亂之萌方自此

延關內疏久之乃得達得 俞旨既復 命尋獲

山西未幾召還辛卯七月丁父憂歸遂罷君歸而

奉母怡聲柔色御食佐饌扶持抑搔如孺子太孺

人安之忘其非已出也篤愛兩弟易衣共硯不減

古人置田授宅過其子鄉里化之顏鎮富山冰暇

進以菰文就質者丹鉛甲乙與壺觴錯互經其指

授率得雋去丁卯十一月示微疾卒年七十配房

氏繼配呂氏俱前卒箴管領餽以先介婦前後齊

軌子七人澤普澤鼎澤澤旭澤愚澤同澤壯澤漸女

子六人李唐瑚仇昶孫子仲韓聰臨高之驅其適

也一未字孫七人允彬允莊允正允智允禮允冲

允祺以康熙二十七年十月十七日合葬虎埠邊

之祖厝系之銘曰

曾子越出匣而未竟其用我特書之視君陳與張

付

誥封昭勇將軍童太公墓誌銘

余居京師於交遊士大夫閒聽聞雲麾將軍童君求我之賢童君之子又受經吾友中書舍人李君之門故予知童君家世尤悉舍人嘗爲余言童君父瑞芝先生今之古人也已聞先生卒童君方病亟又以毀卒於是士大夫聞者莫不咨嗟太息適舍人以先生諸子狀來請誌隧道之石不可辭則撫其實而書之按狀先生諱庚年瑞芝字也其先蘭谿巨族九世祖以明永樂閒徙北平隸籍錦衣衛爲京師人數傳至贈武略將軍完初公是爲先生父有子七人先生長也少讀書有名諸生閒已

文略卷九

八

念父老慨然從業稍習計然之術事武略色養慎終宗族稱孝諸弟多早世與鑾儀裕成君相友愛白首無閒言教童君兄弟如嚴師口授孝經小學應對進退皆有禮法童君既服官環衛益勉以忠孝大義順治丙申年五十有七卽以家務付諸子語之曰吾夙昔有向禽之志今其時矣結茅西山之麓當水石佳處與二三禪衲往復扣擊結忘言之契春秋勝日蠟屐扶筇探尋覓絕見者以爲雷攻牽劉遺民之流也晚構草廬數椽在鹿鳴澤中

日焚香默坐而已去京師百里其來亦不一而足已未春童君兄弟迎養歸里第夏四月以疾終於正寢春秋八十將易簀顧諸子曰生死晝夜耳勿過悲婦女各歸室勿亂人意惟一二老友以善吾生者善吾死願畢矣遂遽然而逝先生爲人忠信樸直與人交久而能敬嘗面折人過退無後言取與一介不苟有德必酬其或負己者坦然忘之不較也武略在時或以金相付託其人死且久訪其子孫倍予之蓋嚴於義利之辨如此以長子蒙吉官雲麾使初封武略將軍進封昭勇將軍生前明

文略卷九

九

萬曆庚子十月十八日卒康熙十八年己未四月十一日配楊氏故錦衣衛百戶其澄女子三人從蒙吉鑾儀衛掌左所雲麾使後先生卒次蒙利太學生次蒙貞兵馬司指揮女子四人長適邵陽縣丞陳貞次適太學生亢文光次適丁宣茂次適候補主事張猷孫八人金粟金莖金章金鑑金華金璧金奎金鑑會孫二人潮潤以康熙十九年三月初一日葬左安門外三里墳庄寺前系之銘曰先生之志寧靜澹泊先生之身貞觀丘壑八十年中不愧不怍神遊太初翔乎寥廓我觀九原逝者

可作

文略卷九

中

候選知縣馬君墓誌銘

康熙二十年十一月二十五日渠丘馬君三如卒  
瀕易簣顧屬子石麒曰吾卽死必阮亭子誌吾墓  
旣而石麒持狀匍匐千里將父治命予交君兄弟  
三十年矣雖言之不文不忍辭按狀君諱長春三  
如字也世爲青之安丘人九世祖四公卜居城東  
五里河一日樵於壠次有虎伏林莽眈眈然四公  
祝之虎遽弭首去人稱虎林馬氏七傳至中丞公  
文偉明嘉靖壬戌進士歷官都察院右副都御史  
巡撫江西以功名著聞是爲君曾祖中丞有子三

文略卷九

上

人長應龍與弟給事中從龍俱成萬曆壬辰進士  
歷官禮部精膳郎中平生著書數百卷號稱博雅  
是爲君祖禮部生廣文孟道是爲君父君少穎異  
又家多賜書與從父弟澄承其家學以古作者自  
期從給事公受三禮又從萊陽宋澄嵐先生遊與  
諸朱給事琮侍郎致相後先名日起後入大澤山  
讀書遇掖人王漢上下其議論交相重也一日歸  
給事問所與友對曰有王子房者讀書不事章句  
知霸王大略將相才也未幾王登第不數年至都  
御史死兵聞世謂君知人樂爲甲申之亂舉家南

渡客金陵時中原板蕩四方名士猶集舊都  
結納久之北歸鄉里順治丙戌秋再舉鄉試遂薦  
於有司數因公車不以屑意治圃數畝有古木數  
百章修竹千挺又植昌州海棠紅梨各一株於草  
堂之側布袍草履日婆娑其閒樂而忘老性嗜茶  
茶具必精好嘗蓄名茶客至論文輒自煎點飲客  
以為樂蕭然欲友陸鴻漸段碣之流於千載之  
上友人韓君為長興令邀過之君笑曰吾當為癖  
茶往耳行滕負篋入洞山顧渚閒身雜茶人采焙  
傾囊中裝悉以製茶其漫興如此法書名畫彝鼎

文卷九

十二

之屬過眼輒辨時代往往典衣易之遇亂崎嶇避  
地必以自隨邑人李氏有古鼎君嘗借觀倉皇南  
渡及河得之囊中曰吾歸未有期寧以一物失信  
族人耶遣使數百里負而還之君清真簡遠望之  
如晉宋閒人然言動必遵古禮少養於王母辛安  
人辛安人曰此子生而知禮當使學禮因授三禮  
之學於給事公云嘗定祭儀一卷躬行於家人取  
衷焉甲申奉兩尊人避賊瑯邪山中畫負母而逃  
夜則負米山外往往至終日不食親亡後有時食  
必墓祭然後敢嘗具平生琴瑟几杖脂澤匱具之

屬輒嗚咽流涕江南王良年流寓北海死無  
葬秘墳墓養其母終身宗族親戚倚以婚嫁者尤  
眾族弟某粥田于君既數歲矣一旦呼語之曰吾  
受此田懼汝幼不能守也今毋慮矣以還汝劉丙  
妻某氏夫死誓不嫁其伯強之不從號於塗君還  
而問之改容曰貞婦也乃欲奪其節乎禮而養之  
為畢男女婚嫁趙某者家貧將粥妻妻抱于泣君  
聞而止之曰已受直奈何君立以十緡償之妻得  
不粥歲大稔縣欲報富戶以賑貧君請於令曰富  
戶報貧者未必濟乃富者亦貧矣令悟事遂已乎

文卷九

主

生厚德不勝書書其梗槩如此君與澄皆以詩名  
澄前卒其詩多散軼康熙庚申君寄于五言詩一  
章于酷愛其語似孟東野亦賦五言寄之未逾歲  
而計至嗚呼悲哉君既因公車康熙庚戌隨例試  
吏部得縣令需次而卒生於故明萬曆三十四年  
七月二十五日距其卒得年七十有六娶高氏繼  
娶高氏于一石麒麟女子一適韓知靜孫一維駒君  
彌留時所命名也所著竹香齋集若干卷藏諸家  
集之銘曰

通真集七十年蛻風露汶河之濱有對

後之過者式君墓

文略卷九

十四

待封徵仕郎文學陸先生墓誌銘

先生姓陸氏諱敷樹字映萼別字貴菴唐宰相宣公三十三世孫也世居嘉善縣東北奉賢鄉稱奉賢支宋廸功郎伯玉公諱瑀者有子四人皆致通顯始大其家王父繼林鄉飲賓父維祺太學生世有隱德母郁孺人生母黃孺人先生幼篤孝黃孺人感心疾十餘載屢籲天請代孺人卒攀車輜欲以身殉父太學君曲譬之乃泣涕受命久之學使者按郡或引禮經庶子在父之室則爲其母不禪之文勸就有司試泣謝不應鄉黨稱孝焉君母郁孺人病膏鍼藥皆不廖公日夕舌舐之目復明人以爲孝感事父母極色養居喪日進一溢米三年未嘗見齒撫兩庶母弟遺樹恒樹無閒言先生天姿穎異爲文以具區石簣爲法西江黎公博菴督學兩浙待以國士名日起一日遊雲栖遇異僧謂君骨相有厚福第不獲身貴耳自是無干祿意課子榮登榮科讀書每至漏下四十刻引燭令歸寢乃寢康熙庚戌榮登成進士歸誠之曰古人顯親非科第之謂其謂資父事君造福民物庶於祖德詩書兩無負耳吾三十年前見一村農受貴家養

奴捶擊吾廉其族望密以告得釋免否者幾老矣  
 矣士大夫置身高倨外言不得入惟左右狎近是  
 聽不至流毒鄉黨不止小子識之性儉朴斷齋脫  
 粟怡然樂之終身不置妾媵徒步出入里門值故  
 交野老與談夙昔道桑麻晴雨長吏下車一通姓  
 氏不復請謁尤敦故舊業師某歿久未葬手爲營  
 窆穿封樹凋卹貧乏無倦色津梁道路圯者陂者  
 身任修葺常大書爲善最樂四字置座右焉已未  
 弟遠樹歿以哀致疾遂不起所著四子精義世滋  
 堂文集輯古今人四六各若干卷嘗讀王介甫集  
 至先大夫述舉示榮登曰子不可諛父是文足以  
 法矣榮登志緒言故述先生行實而可信生明萬  
 曆三十九年十二月十二日亥時卒康熙十九年  
 二月二十五日申時享年七十元配盛氏子二人  
 榮登康熙庚戌科進士廣東英德縣知縣榮科庠  
 生女一適楊雋標孫四人起蒼起蔚起苞起芳榮  
 登以辛酉年十二月十八日卜葬奉賢鄉麗字圩  
 東南阡祖塋之次遵治命也銘曰  
 貞元宰相之子孫流風奕葉傳清門繩其祖武昌  
 後昆身雖歿矣道則華我銘其幽無愧言後有知

者觀九原

文略卷九

十七



賜進士出身高君暨韓孫人合葬墓誌銘

陶弘景自言永明中求祿得輒差舛不爾豈得爲今日之事姚平仲出奇計夜斫營壘一中騎青羴夜馳七百里入蜀青城山人謂仙去不死余嘗論之使貞白得祿仕爲校書郎不免與沈范齊列平仲功成名立不過中興名將爵微侯耳孰與仰青雲睹白日之樂耶淄川高君釋褐成進士脫屣一官輒棄家入勞山居上清宮晏坐終日餌芝朮侶猿猱渴飲溪澗之流久之有所得歸卧一樓人罕梯接其卒也預知時日殆亦貞白平仲之流與君諱瑒字介如別字逸叟其先蒙陰人徙淄川曾王父柳溪先生汝登德行稱於州里王父中丞公舉萬曆庚辰進士巡撫浙江都察院右僉都御史父所翔光祿寺署正君少有名場屋順治甲午中山東鄉試康熙丁未舉禮部時君羣從兄弟方貴盛人謂可驟躋華廡君笑不應躡屨五百里止海上三勞山究道德參同之旨著放言集平生恍慨重然諾其師孫文學通官糧立解裝贈之同年長清董君有弟役旗下脫左驂代贖直百金他如董政鄒昇霄張思泰章所焚券不可訾算撫孤甥王

文略卷九

六

趙安克類外弟王之驟自髫髻迄成立里鄉

焉又嘗出私錢葺文昌祠修龍虹橋置義學義田其樂善不倦如是平居教授生徒多成名士登甲乙科數人子之駟亦舉省闈其訓誨之言曰吾家自柳溪公發畏天之學中丞公敬承之家始大汝祖汝父率由國數以有今日人亦有言從如升堂違如赴壑戒之哉人以此唐華原柳氏君之歿也白髭更黑人以爲異生以天啟辛酉二月二十三日卒以康熙二十三年甲子十一月十五日年六十四配韓氏淮安府同知競秀女天性儉素終身無金翠文組之飾撫諸姑遺孤皆時其婚嫁嫁兄女五人無異已出人以爲難生以天啟癸亥二月十一日卒以康熙十七年戊午閏三月二十一日年五十六子一人之駟康熙甲子舉人女子二人一適唐夢師一適張叔慶孫四人肇脩太學生登禮輦仕肇俸會孫一人光緒以康熙二十五年九月一日葬淄城北之新阡銘曰以天地爲蘆廬深味道腴其山澤之癯耶其列仙之儒耶

文略卷九

十九

容城縣教諭趙君墓誌銘

君姓趙氏諱明徵字哲公其先吳人也明初以軍功世襲錦衣衛會祖輅歲貢生祖光遠以醫名明神宗朝爲侍直始籍大興父士通精於易著易圖說學者稱潛夫先生有三子君季也君自束髮出語卽驚其長老閨門孝友人無間言尤重交遊然諾潛夫先生慕沈青霞之爲人學其畫梅往往奪真然頗自秘惜一日寫一枝於縑素自題絕句云桃杏色相別李柰性不同一發寒香後曰子稱下風以授君君受而藏之益自刻厲執經於藁城彭

文獻卷九

子

進士三益而與宗太守彝宋戶部鞠爲友甲申逆賊李自成犯京師君扶母胡太孺人抱姪於篋避臺溪殿太孺人坐淺水中曰急則就深死一賊馳馬過之君以身翼母而蔽篋於右腋賊射君中胸太孺人倉皇欲投深淵君忍痛拔矢曰兒無恙也力持母起匿他所以免鼎革後潛夫卜居濟南顧謂君曰吾東西南北之人也顧西山丘墓在焉子歸矣其代我伏臘祭祀勿缺君於是獨歸京師奉祀事歲時集諸父昆弟祭畢而觴曰吾有親而離居爲祀先也後之子若孫日卽於疏祀或不畢集

文獻卷九

子

憂喜慶吊或不相往來合族之義其謂之何嗣是修祀事唯謹族用敦睦潛夫有兄士美業岐黃老而貧君構室備藥物家具以娛其老如事潛夫先生友人劉國亮貧士也病且死泣謂君曰吾母年七十吾又無子天平奈何誰養吾母者君撫之曰吾與君爲友子母吾母吾在子何戚卽子不言吾已心許之古人不忘夙諾尚掛劍墓樹而況託子以母乎劉死君葬之養母於家終其身以是君孝義之名聞都下順治甲午與兄吉徵同舉順天鄉試明年不第省父母濟南丁酉遊江寧病卒年僅三十有七君卒後部選得容城教諭元配潘氏繼配楊氏苦節三十年撫孤子于京于蕃皆成立巡撫中丞疏聞於朝奉旨建坊旌表君可以含笑入地矣君生以天啟辛酉正月十一日未時卒以順治十四年丁酉四月十六日辰時子三人于京康熙辛酉山東舉人干申早卒于藩廩生女子三人長適房俊次續嫁皆卒次適翰林院侍讀蕭君惟豫孫二人鶴禎鼎祺以康熙己巳閏三月初九日葬濟南玉函山之麓銘曰

嘗月復於生魂氣則無不之朝乘岡風暮載雲旌

裴回于西山先靈是依

文略卷九

三

文林郎內丘縣知縣吳君墓誌銘

君諱瑄字舜玉別字西濤其先襄強人也明初從  
濟南之長山會大父文魁末平訓導大父三戒吳  
橋教諭識范文忠公景文於諸生終階州學正父  
凱縣學生贈文林郎平順縣知縣母沈氏封太孺  
人君生而朗雋爲諸生好任俠已然諾交遊甚衆  
家雖貧廓落有大志常慨然慕季布劇孟之爲人  
人卽有急赴之甚於己私昏夜叩門未嘗以有無  
爲解故人人樂與之遊年二十名已在諸公間矣  
戊寅遭文林公喪濟南被兵君奉母奔迸山間造  
次不廢書順治辛卯中省試已亥成進士丁未除  
知平順縣縣在太行山谷中無桑麻絲枲之利君  
行田見山多樹樹曰是可蠶也自其家移蠶種教  
民以收養繅織之法踰年人食其利縣磽确乏水  
泉祇二井隸官民汲十數里外君爲鑿池二各廣  
百步清冽而甘居人便之鄰縣大猾某犯法詣  
闕投匭部下之郡無敢窮其獄者上官知君才以  
屬君君毅然繩以法絲髮無所貸其任職有心力  
皆此類居二載遭太孺人喪服闋壬子除知內丘  
縣地當于午君爲浚稅平順而加詳密以暇日修

學宮進諸生與論文藝有杜異芳者貢士也君  
其才推挽之成名士曾演說告變羽檄旁午未幾  
病作乙卯內還需次歸濟南病日甚以戊午十月  
卒君事太孺人有茅容之風其初中省試也太孺  
人撫君而泣君亦泣平居出告反面如孺子余每  
往來君家習見君所爲如是未嘗不太息交遊無  
貪賤富貴終身不易爲孝廉時師事故太子太保  
大司寇李公李公卒哭之盡哀在內丘日聞劉  
林中丞先兄西樵考功之訃適有公讌爲流涕罷  
酒父母之喪致車千兩平生赴人阨困爲友人撫  
遺孤甚衆未可一二數亦不自伐以爲德也太史  
公曰緩急人之所時有也士窮窘而得委命此豈  
非世之所謂賢豪間者耶君抵掌談笑往往鄙鄉  
曲之儒抱咫尺之義殊煖煖自名聖賢之徒一  
旦有緩急舉世無足恃者故自其少時任俠自喜  
欲以矯流俗之所爲而兩仕終爲令不及大有所  
表見噫其可悲已君生以天啟辛酉十二月初七  
日卒以康熙十七年戊午十月二十五日年五十  
有八娶安氏封孺人繼劉氏耿氏封孺人章氏子  
三人長榮長源長城女三人適李有之王啟沉李

斯比孫二人弘勳弘協以某年某月某日葬某所  
俠耶儒耶千里誦義而家無僮仆之儲耶仕終而  
里利劍而以柱車耶萬年之藏在此墟耶

葉母張宜人墓誌銘

康熙戊午黃州葉君井叔以博學鴻儒徵畱京師其妻張宜人歸武昌明年井叔報罷南歸宜人已前歿於是井叔哭之哀以書抵其友濟南王士禎俾誌墓中之石予讀之振觸而悲昔吾妻張恭人之歿予在京師恭人且死恨不及與予相見數顧視牕間日景因嗚咽流涕覆面今井叔悼亡之悲與予同其情事又同語云悲者不可爲繁歎予於宜人何能已於言哉按狀宜人姓張氏吳之常熟人父凌虛翁雲鳳母陳氏凌虛翁爲廣濟典史克

文略卷九

五

官僑居武昌之樊口而非叔之父錦林先生亦籍吳之嘉興官黃州衛經歷因相與爲婚姻癸未關獸二賊交訐於楚關賊別將陷黃陂巡撫何公騰蛟檄先生往攝縣事已而獻賊陷斬逼黃州井叔奉母太宜人渡江至武昌依翁以居黃州陷翁攜兩家老弱走樊湖賊舸踵至宜人遂與父相失乙酉先生遷知永明縣尋棄官湖居憐宜人之賢謂太宜人曰此凌虛翁愛女也今其家凋喪止此藐孤爲吾家婦當善視之宜人亦婉婉柔順能得翁姑之歡家貧屢空闕甘旨然菽水榮養必自烹飪

而敬進之事太宜人十有一年始終無閒年饑往

往采藜藿嗽糠覈別以小罌爲飯進太宜人而已

嘗不飽太宜人患喉痺時天大雨雪井叔阻異縣

宜人朝夕侍命長子道復披冰雪求藥草療之卒

不諱則擗踊哭盡哀歲時伏臘追思輒泣涕不已

其孝敬如此井叔爲諸生館里塾宜人有兩子一

女初歲瘳濯春汲炊爨皆自爲之順治辛卯井叔

下第歸宜人泣語曰君之貧極矣姑暮景望君成

名亟矣曷勉之丙申春正月井叔將赴江夏謀食

於故人夙興待旦坐地爐閒寒甚羹芋柴煖粥仰

文略卷九

三七

天喟然曰天平曷俾吾妻孥少免飢寒不至此極

乎因泣下露衣宜人曰君不嘗稱昔人牛衣之事

耶兒女雖凍餓未嘗敢告瘁以傷君心君何不

激昂而以咫尺之見墮志爲井叔起改容謝之丁

酉井叔中省試時太宜人已歿捷書至井叔泣宜

人亦泣已亥井叔成進士除延平推官宜人偕之

官久之改補登封知縣稍遷兵馬司指揮宜人居

恒以毋忘貧賤時相勉故井叔所至潔廉慈惠有

循吏聲丁巳井叔遷主事需次京師明年被薦

召試宜人以九月歸楚次明港驛而病絕復甦歸

數月幼孫德滋紹孫貽孫女孫鴻兒相繼殞  
人屢哭之慟病復作遂不起康熙十八年十一月  
十五日也先是宜人食貧時常有嘔血疾及之  
平三患氣痛歲一二舉發至是增劇彌留之際  
諸子女歎曰嗟乎我與而父共甘苦三十七年今  
已矣不得復面矣淚下如縷縈繞續目猶視諸  
子女哭慰再三始瞑嗚呼其可哀也宜人人生以明  
崇禎戊辰距其卒得年五十有二初封孺人進封  
宜人子男二道復武昌縣學生道臨附例監生女  
子二適王一鯢楊廷燕予與井叔以道義文章爲  
友交誼近古稔知直人之賢而以貧病憂患終其  
身尤有足悲者爲略其德與言之槩如此冀以慰  
吾友且以慰宜人於地下銘曰  
生於吳葬於楚媚於姑舅克相夫子由困而亨胡  
不偕老樊山之陽大江之濤佑爾後人百世無咎

漁洋山人文略卷九

漁洋山人文略卷十

新城王士禎字貽上

誥授中憲大夫陝西分守河西道布政使司

左叅議穀州王公行狀

公姓王氏諱天鑑字近微別字穀州其先江寧縣  
人始祖政明洪武開官宣府左衛正千戶遂占籍  
爲宣鎮人曾祖元春世襲千戶祖朝彥太學生父  
道舒萬全都司學生封承德郎禮部儀制清吏司  
主事母劉氏贈安人公生而清羸如不勝衣母置  
膝上口授孝經論語輒成誦爲諸生妻冠其儕偶  
順治二年舉順天鄉試明年舉禮部除知恩縣遇  
故貝州地居河北山東要衝明末爲盜數寇至今  
畏輒率居民空城去常一歲七失守公甫下車進  
耆老諭之曰往歲之失由人無固志耳賊何能爲  
自今勿復逃視令所向賊數萬奄至城下公方坐  
城樓從容指麾賊疑有伏解圍去於是治樓櫓浚  
壕塹爲門五爲樓二十有八又申約束嚴候望時  
巡徼浹旬守具大備公又曰賊所以得狂逞者由  
無以禦其外也乃按行鄉鄰舉古田役追胥之法  
立寨十有九柵鼓相聞旬日間得步卒萬八千人

騎士三百戰具亦備賊根株窟穴悉除自是無敢犯恩境者巡按御史特疏聞於朝巡撫都御史屬公得自治兵是時榆林賊未平濟西東兗諸賊所在竊發遙為聲援公廉得縣境賊渠數輩乘夜馳至其鄉以馬箠叩戶呼其名甲乙無一誤者賊錯愕出不意皆拜堂下願效死因盡得其情實與嘗通賊者禽誅之其發姦擒伏皆此類也他邑有寇警都御史輒檄公往賊聞其名至咋指相戒賊據曹縣都御史督諸道兵會勦公率所部為前茅親冒矢石深入賊地諸軍繼之遂復其城一日追

文略卷十

賊急陷重圍顧從者才數騎冰中矢且盡日暮賊大至合圍數重公殊死戰手殺傷數人潰圍出不失一騎馳至一村村人詢知為公也駭曰適神祠中泥馬自汗公豈得神助乎視之信然公在恩數年與賊大小戰凡數百合敵俘招撫無算盜賊屏息其在行營也又嘗救趙氏諸婦女完其家室活孝廉耿某幼姪歸之不絕其世釋管永祥等冤獄他如招徠流亡復業以數千計墾荒田至千八百頃建育英書院俾諸生以時絃誦其中其貧而廢書者瞻之一時循良能吏無出公右紀錄者三疏

薦者六生祠尸祝者五十年大計以垂異聞  
袍服擢禮部儀制清吏司主事尋丁父艱服闋補原官十一年

世祖章皇帝舉行籍田禮時掌故闕失公參酌古今典章釐然有陪祀與宴之命蓋異數也遷祠祭司員外郎是秋典山東省試得人最盛十二年進儀制司郎中提調會試會

文略卷十

上諭簡京朝官才優經濟者出為監司公在選中擢陝西布政使司左叅議分守河西道公至河西與吏約曰側媚上官顛倒屬吏獵民枉法此不  
牙而盜不知死所者也吏治為之肅然公固長治兵乃日按籍討軍實戒將弁勿以軍精肥私囊軍容一變公持已剛介至是屏絕苞苴唯日飲北地水耳性慤直不善事上官年餘竟謝病歸先是宋有河西之命公一日讀空同集偶卜出處得慶陽亦是先王地城對東山不空墳之句頃之果驗人以爲異至則墓不空墓求獻吉之族歸田以後杜門不出長吏罕觀其面構數椽曰墨莊積書數千卷丹黃甲乙州次部居晨夕析疑義者惟胡君以溫所謂東甌先生者也公門人翰林侍讀蕭君惟

據出視鏡輔學政機上公公不與通既竣事生  
無王氏子弟蕭謁公乃知公禁弗與試且曰師弟  
契闊數年訊寒溫一語足矣豈以子弟相累蕭君  
視鏡輔學廉正爲本朝第一亦公有以成之也  
門生或有餽遺卻弗受曰飭簞簞惜名節舉主食  
報不淺矣林臥二十五年始終一節物望益高康  
熙十三年戶部侍郎魏公象樞薦於朝公一再辭  
竟不就居憂盡禮撫兩幼弟皆成立家居恤姻黨  
贈宗族代畢婚嫁者甚衆魏公謂其有上馬殺賊  
下馬草露布之才有一介不取一介不與之守晚  
年涵養智深勇沉駿驥乎近於聖賢之自反者人  
以爲篤論公生以天啟壬戌六月初一日亥時卒  
以康熙二十年辛酉十月二十日子時得年六十  
配張氏封安人子一人袞太學生女子一人適張  
松年孫一人公虞明萬曆間先太師公節鉞鎮宣  
雲與公之曾大父有通門之舊予雖未及見公然  
少聞鄉先生言長吏廉直有幹局者必首公又聞  
公辦賊方略甚具雖漢之尹趙無以過也而公里  
居亦時時爲人道予姓字彌留之際屬胡先生洎  
弟錫言吾節死必汪孖語行嗟乎公何以信予

言至是哉公門人以文章功業知名當世者項背  
相望宜狀公以公易簣鄭重之語誼不可負也因  
不復辭件繫事跡冀備史氏采擇謹狀



世父侍御公逸事狀

世父侍御公諱與肩字百斯大父方伯公夫子也  
崇禎戊辰進士改翰林院庶吉士授湖廣道監察  
御史奉命巡鹽河東歸再命巡視茶馬著隴首集  
多憂天憫人之言尋視學南畿拜命未行上疏勅  
總兵官鄧玘縱兵殃民請斬玘以謝豫楚百姓玘  
蜀人也恃與援縱恣所過淫掠甚於賊疏上果大  
忤政府罷歸歸治東園疊石爲小山穿渠引水有  
若天然構流雲仙衣諸亭繚山上下春秋佳日輒  
奉方伯公監舉出游甘爲農圃以沒世又飯心白  
業精舍數椽左右列竺乾珠藏之文面壁輒終日  
甲申三月聞流賊陷京師泣涕不食買舟利津之  
三汶將浮於海聞海道梗夜起投水爲家人所時  
不死買米片潛服之又不死仍捨舟歸里笑謂家  
人曰吾不死矣家人信之伺少怠夜半登樓與孺  
人于氏子廩生士和同縊死甲申四月二十六日  
也畱絕命詞壁間遺令薄葬公死時年五十六孺  
人少於公一歲士和年二十八傳有之謀人之軍  
師敗則死之謀人之邦邑危則亡之古今天經地  
義所不得而逃焉者也公以放廢之身似可以無

死而必死乃屢瀕死而不死終言折不易其志而  
以一死下報故君且與妻子從容俱死嗚呼可不  
謂得死所者與

世祖皇帝既定天下俞魏公喬介請明末北京死  
節之臣大學士范景文等二十三人皆予諡而公  
死於家無狀公逸事以告史館者公死時士禎方  
年十歲稍長與四方賢士大夫遊恐世父之事遂  
湮沒而無傳也既乞能言者爲誌表傳贊自禮部  
尚書錢公謙益而下凡若干人載之家乘謹狀如  
右秉筆者冀有取焉

誥封朝議大夫國子監祭酒先考匡廬府君

行述

嗚呼痛哉昔歲壬子吾母恭人見背不孝等心絕志悲而不敢稱鮮民者以有吾父在也今又十三年而吾父祭酒府君復奄棄藐孤已矣無復望矣上堂弗見入室又弗見已矣已矣鮮民之生不如死之久矣荒迷痛疾恨不先驅螻蟻地下復痛念同生四人士祿士祐皆已前歿府君未竟之志當在不孝兩人不忍死敘述冀府君平生言行稍表見於萬一府君諱與敕字欽文別字匡廬世

文略卷十

居青州之諸城古琅琊地也始祖琅琊公諱貴始徙新城爲新城人再傳善人公諱伍多隱德嘗植槐於門夢神人以簪笏繫其布其上顧曰以報汝善人公生頴川公諱麟始以明經起家仕終頴川王府教授頴川公生忠勤公諱重光登嘉靖辛丑進士仕至貴州布政使司左叅議以采三殿大木平黑白舁纓勞於王事歿贈太僕寺少卿忠勤公生司徒公諱之垣登嘉靖壬戌進士仕至戶部左侍郎贈本部尚書自頴川公已下三世皆以太師公象乾貴累贈少師兼太子太師兵部尚書太師

公母弟方伯公諱象晉登萬曆甲辰進士仕至

江右布政使方伯公四子府君季也初方伯公元

配成淑人生先世父茂才公諱與齡侍御公諱與

胤明經公諱與朋繼配張淑人生府君而早逝方

伯公尤憐之府君至性過人幼事方伯公備極孝

謹讀書具夙慧早歲受知提學項公夢源自後李

公喬湯公道衡汪公漸磐翁公鴻業相繼視學齊

魯皆以國士期之從方伯公遊宦京師四方益與

其名士縞紵贈答聲譽日起甲申

世祖章皇帝定鼎下 詔郡國拔真才貢入太學

文略卷十

提學房公之獻首以府君應選時中原初定判金

者頗懸異格以待而府君以方伯公年八十老矣

茂才明經二公旣前歿待御公又身殉國難遂絕

意仕進一赴廷對不謁選入卽歸侍方伯公于舍

柔色下氣雖羣隸必躬辭灑歲時率子孫奉觴上

壽一堂五世融融如也方伯公好舉祖宗勤儉遺

事以訓子孫府君退而反覆申繹其說以命不孝

兄弟期不孝兄弟讀書勵行早有成立以無墜方

伯公之教其言甚痛順治戊子先兄士祿舉鄉試

辛卯不孝士祿繼之壬辰士祿舉禮部方伯公願

之喜而後府君之心稍愉快也至乙未士禎舉  
部癸卯庚戌士祜春秋再捷府君輒慨然痛方伯  
公不及見癸巳方伯公捐賓客年大耋矣府君執  
喪哀甚蔬食三年杖而後起每歲時伏臘秉祭上  
策必愴慕盡哀三十年如一日也庚子二月不孝  
士禎之官揚州府君謂曰汝年少爲吏且李官也  
民命繫焉慎之慎之吾將視汝是歲八月分較南  
關關中得危疾已在死法府君顧復鞠育至廢寢  
食凡三閱月而有瘳嗚呼痛哉欲報之德昊天罔  
極雖廢蓼莪其能須臾忘哉不孝士禎官揚州五  
載府君日以欽恤爲訓不孝受命唯謹幸免隕越  
皆府君教也壬寅先恭人就養廣陵癸卯士祜舉  
東省士祜典河南鄉試取道省覲不孝士禎又分  
較武闈府君與先恭人顧之喜旣而悲謂諸孫皆  
成立而方伯公不及待也乃繪方伯公生平出處  
事蹟爲圖二十四以示我後人蓋府君終身之慕  
如此甲辰不孝士禎量移禮曹府君扁舟東下尋  
西泠舊遊訪老友吳先生思穆於湖上乃歸里士  
祜士禎官京師恒寓書諱諭勉修職業勿忘國  
恩老人得耕鑿作息爲唐虞之民足矣子子先恭

人棄諸孤惟不孝士禎侍側已而士祜士祜自舉  
師士禎自蜀奔喪歸府君撫之而泣所以拊育之  
有加迴憶是時府君在堂兄弟無故雖慈闈棄養  
而晨夕溫清依然曩時撫今追昔抑何可得哉戊  
午正月不孝士禎蒙  
皇上特恩召對諭改翰林侍從三年擢拜國子祭  
酒府君數數寓書謂聖恩曠世一遇報稱爲難  
易勉益至不孝士禎以久遠定省屢思請告洗沐  
弗許也甲子不孝士禎蒙恩擢詹事府少詹事  
兼翰林院侍講學士尋奉命祭告南海府君待  
之在平起居畢首諭之曰汝一書生蒙聖恩拔  
擢至此當益思所以報稱且  
聖天子舉古巡守大典修望秋之禮而以小子卽  
事懼或弗虔以負任使汝往矣勿以老人爲念明  
日遂行然不孝士禎微覲府君容色肌膚殊減疇  
昔心怍怍然懷歸益切及使事告竣便道過里從  
容言報命後當卽請假覲省府君猶不見許然  
意殊愴然不孝士禎俯首飲泣不能復言甫旬日  
府君力命趑趄遂發嗚呼痛哉詎謂是日卽不孝  
士禎與我府君永訣之日哉士禎入都報命

見後一日即循例顧恩歸省得俞旨

膝下有日矣豈意相距十日而府君竟不及待耶

易簀之際亦惟不孝士禧一人侍側嗚呼痛哉府

君素少疾病胸次恢廓音吐如鐘眉長覆目相者

謂壽當復如方伯公自壬子先恭人見背士祿士

祜相繼云亡十餘年來期功之喪無歲無之府君

肅然神傷飲食漸減馴至大故嗚呼痛哉府君平

生事親則孝從兄則敬先恭人歿後室絕侍膳者

十餘載教子姓嚴而有恩每春秋佳日輒置酒邀

邑中耆舊如傳侍御彤臣李京兆仲哩徐隱君東

癡諸公小集西堂道舊故為樂羣從伯叔晚年惟

天孫先伯獨存時時邀與諸兄弟譙集道祖宗勤

儉遺事如方伯公當日府君之歿也羣從兄弟行

哭失聲巷春皆罷是可以覘府君之德矣府君少

工駢麗之文晚年猶閒為之中歲好為詩不孝兄

弟閒請編錄輒不許曰吾偶寫懷抱如絃之有音

既絃停音寂何用帶此校贅為耶府君少教不孝

兄弟自制舉業外詩歌古文詞縱其涉獵或以為

言輒笑而不答然里中稱善教者必推府君今琴

瑟几杖猶在而音容邈不可追矣嗚呼痛哉不孝

士祿士子奉命使蜀歸而先恭人見背今奉

命使學歸而府君見背皆行萬里抱恨終天尤鮮

民之最不幸者民莫不穀我獨何害悠悠蒼天其

可問哉府君生於萬曆己酉年十月十一日亥時

歿於

皇清康熙二十四年乙丑九月二十八日酉時享

年七十七歲累遇覃恩誥封朝議大夫國子

監祭酒元配先慈孫恭人寧國府經歷孫公斌女

婦德母儀鄉里楷式詳大宗伯文貞王公少司馬

炸庭孫公所為傳誌中子四人士祿順治戊子舉

人士辰乙未進士吏部考功清吏司員外郎卒娶

張氏王氏士禧廩例准貢生候選州同知娶趙氏

士祜康熙癸卯舉人庚戌進士候選中行評博卒

娶焦氏繼娶張氏士禎順治辛卯經魁乙未戊戌

進士詹事府少詹事兼翰林院侍講學士娶張氏

女四人一適博興庠生劉倬一適鄒平乙丑進士

張璽一適淄川庠生畢盛肩女卒一適益都監生

趙作肅孫十二人士祿出者二啟演啟浣卒士禎

出者四啟溶啟溶啟沉啟深士祜出者二啟溶卒

啟淮士禎出者四啟凍啟渾卒啟汾啟沂孫女十

二人士祿出者四士禔出者二士祐出者三士禔  
出者三曾孫十人啟演出者二兆郇兆郇啟浣出  
者一兆郇啟浣出者一兆郇啟浣出者二兆郇兆  
郇啟浣出者三兆郇兆郇啟浣出者一兆郇  
曾孫女十二人啟演出者三啟浣出者五啟浣出  
者一啟浣出者一啟浣出者一啟浣出者一四世  
孫二人祖章祖年兆郇出

誥封宜人先妣孫太君行述

嗚呼痛哉吾母棄不孝士禔等而逝也奄忽二載  
日月不居既祥且禫不孝等痛心泣血不能從吾  
母地下飲食居處猶然自比於人不孝等罪莫可  
追昔吾母之歿吾兄在京師嘗爲狀略其言曰不  
孝士祿與弟士禔官京師久海內大人先生之官  
於斯與四方文章之士之游集於斯者率多不棄  
不孝兄弟聞母訃咸來徵訊母生平將製爲哀誄  
之詞不孝不敢以哀亂回惑終不一述以負諸大  
人先生盛心然哀亂回惑且迫奔喪不可久留其  
述之弗能詳也請俟後狀蓋吾兄之言如此兄歸  
數月以哭母得危疾未及小祥溘然追吾母地下  
病且革猶顧不孝等以吾母行述爲言不孝等既  
痛吾母又痛吾兄甫含毫輒哽咽罷去如是者又  
逾一年不孝等不敢忘吾兄之緒言以沒吾母之  
懿行今葬有日矣謹飲泣伴繫事狀備作者采擇  
焉母姓孫氏濟之鄒平人始祖進以下歷金及元  
世爲軍民千戶九世祖本當明高帝時逐寇死金  
山下弟雄代之雄以靖難功累遷至指揮使守潼  
關王漢陂爲作昭勇將軍碑者其裔孫也而本之

子孫留爲鄉平人世以儒術科名願自本以下夫  
世至杖以太學生仕爲寧國府經歷卽不幸外祖  
父也外祖母梁舉子女十人母其第四女生而疑  
重不妄言笑幼從宦宛陵官舍一日與諸弟妹戲  
遺火室中且焚諸弟妹驚走母獨從容以絮被濡  
水往覆焚處火立燔外祖父母以是奇之外祖故  
偶儻多雅遊與伯祖太師公祖方伯公相善也而  
長女嫁爲方伯公家婦祖母張淑人一日過外祖  
家見母器之因使伯母歸爲家君禮部公議婚姻  
外祖父母曰是可以壻吾女矣十七來歸時會祖

文略卷十

母一品路太夫人已臥疾母三日拜牀下會祖母  
爲一笑曰新婦賢而貴惜吾不及見也未幾路太  
夫人卒母處諸姑如娣間無間言亡不嘆太夫人  
知人者母自傷不及事姑張淑人其事方伯公寒  
燠以時澣洒必謹方伯公遊宦淮海吳門大梁武  
林必以家君暨吾母自隨朝夕上食非母視寒煖  
弗甘也癸未甲申閒帶甲滿天地時方伯公年八  
十矣避兵轉徙異縣母以人獲紉遺衣帶中晨必  
手煎進之雖亂離不少億方伯公性嚴重閨門之  
中儼若朝典子孫輩稍生意輒跪之庭母聞之必

文略卷十

旁皇立待方伯公不意解則不敢食甲申以後方  
伯公以遺老居田閒伯父侍御百斯公殉甲申三  
月之難兩伯父曲江公壽三公又先卒惟家君朝  
夕侍子舍方伯公憂門戶中落常爲不孝兄弟言  
高曾以來堂構嗣續之難或至流涕母謂不孝等  
曰爾祖耄耄日望汝曹成立汝曹下愚邪吾無望  
焉爾汝曹幸知讀書不至自暴棄當及爾祖無恙  
各自樹立慰老人暮景僅無所及卽吾與爾父受  
萬石之養悔可追耶因泣下嗚呼痛哉此言猶日  
在不孝等胸臆間也不孝等每自家塾歸母聞履  
聲輒從窗中呼之問兒輩今日讀何書爲文章當  
祖父意否命列坐於側予之酒食或讀書塾中夜  
分不歸則遣小婢賜卮酒餅餌慰勞之率爲常不  
孝兄弟每會食輒談藉以娛母母則大喜泊順治  
戊子長兄士祿舉省試辛卯士祿薦賁魁一經明  
年壬辰兄舉禮部時方伯公尚無恙母怡然曰兒  
輩皆有成慰老人意吾願畢矣癸巳方伯公年九  
十三考終里第母佐家君視湯藥浹月不歸寢舍  
襲衾襖必躬必親勿之有悔厥後乙未士祿舉禮  
部癸卯庚戌士祿春秋兩捷母念及方伯公之歎

未嘗不喜而繼之以悲也母率不孝兄弟姊妹八人自辛巳爲長兄娶婦庚子送季妹于歸先後二十年婚嫁始畢而母之鞠育顧復心力竭矣平居諸婦女侍恒取高祖母一品劉太夫人閭範圖說指示之曰先世以勤儉起家其不敢暇逸如此吾之歸汝家也不及見劉太夫人顧猶及見路太夫人路太夫人之以勤儉爲教不啻劉太夫人也汝曹志之閭範圖說者曾祖大司徒公記高祖母生平言行自其佐高祖太僕公於寒素以至大臺教諸子姓登科第爲名公卿纖悉畢具後士禎官揚州乃命畫史重繪於縑素焉不孝兄弟自幼隨肩隨未嘗離母膝下常春夜侍坐母慨然謂之曰兒輩今讀書家塾父母日望攻文章取科第異時遊宦四方動滿年載不相見欲如今日侍父母左右其可得耶自非休沐歸或不幸以私艱歸汝兄弟欲如今日聚首一堂又豈易得耶不孝兄弟聞母言心竊痛之自乙未後諸兄弟服官中外無幾相見迴憶母夙昔之語往往悲愴不能已至壬子秋不幸罹大故長兄奔喪歸自京師又兩月士禎歸自巴蜀不孝兄弟始聚哭吾母殯宮之旁而母不

文略卷十

十九

及見矣痛哉痛哉乙未歲長兄以進士乞改教授將赴東萊母誠之曰師道之廢久矣汝但慮德不進道不篤懼不足爲人師勿以廣文秩卑而有愠心焉庚子士禎赴揚州推官母送之灕水上曰汝少年爲法吏吾懼之然揚故爾祖舊遊地也吾與爾父少嘗隨侍今三十年風景猶夢寐見之孺子行矣惟爾祖是程俾揚人謂王公有後是吾志也壬寅迎養廣陵時失出法嚴事被部駁輒至鐫級母則謂之曰人命至重汝但心存公恕升沉非所計也士禎敬受教多有所平反癸卯秋士禎舉省試捷報至廣陵會長兄以吏部稽勲郎奉命主河南解試便道起居拜堂下淮南人榮之明年磨勘獄典兄以无妄頌繫者入閨月母憂甚至廢寢食及事白省覲於揚母悲喜交集曰大患難後兒乃不瘠老人瘠矣自是晨夕必呼兄與士禎對食榻前視猶孺子且由兒輩立身服官但求無愧神明無忝先訓利鈍成敗有物司之吾固常以盛滿爲憂兒今身名昭然蒙主上恩放歸曰里侍父母餘年吾又何憾是冬士禎遷禮部又明年乙巳士禎迎父母於揚與長兄

文略卷十

十九



方舟侍母歸里已酉士禎以儀制郎視權淮上母  
令士禎偕行長兄及士祐侍母於家明年庚戌士  
祐計偕成進士其秋長兄蒙恩牽復再起爲考  
功郎母以春秋高不樂就養但時時寄語兒輩服  
官清白勿忘方伯公之訓長兄在銓曹數年士禎  
歷官儀曹計曹罔敢隕越則母暨禮部公教也是  
時諸孫曾成童及在提抱者餘二十人旅進起居  
母舍飴樂之不孝等私喜眉壽可期詎謂天方降  
割辛亥十一月廿七日忽遭痰疾不孝士禎士祐  
倉皇延醫禱於神祈以身代已而稍甦但右臂不

文錄卷十

年

仁語言蹇澀士禎等迎醫二百里外遺急足之京  
師士祿士禎遍叩名醫方藥謀請急歸有日矣母  
語禮部公寓書止之謂吾病良已見輩作歸計是  
違吾意非孝也竟不果請士子春夏母眠食甚適  
閏七月家君偶患瀉痢母猶視理醫藥夫何家君  
甫痊吾母繼病病三日竟以不起時八月初一日  
也去客冬遺疾之日甫十閱月嗚呼痛哉當是時  
長兄在京師士禎奉使西蜀士祐適他出未歸獲  
永訣視含殮者惟士禎一人痛哉痛哉吾兄之歸  
也泣謂不孝等曰天平吾乃不得爲阮孝緒乎夫

文錄卷十

年

吾母教子四十年而不能從孝之一日之養大痛  
有言願欲食藜藿負米百里之外何可得也痛哉  
母賢明有遠識知大體料事多奇中不類巾幗中  
人從姑適張氏者老無子從姊適耿氏者侍御公  
女也少失怙恃母遇之恩誼有加歲時問遺過於  
諸女歷三十年如一日性樂施予甲申以前家故  
粗給庚辛開歲大履母躬督減獲作糜賑饑製絮  
衣衣貧者或夙有逋負至是悉焚其券助家君綜  
理家政內外肅然家人凜嚴君焉以文行教諸子  
閉門有長者車轍未嘗不喜度難剪髮未嘗不以  
供客以不孝兄弟無似而坐不乏郭林宗輩客者  
微母教寧有是耶訓諸子女孫恪執婦功動止皆  
有禮法鄉黨之言聞範必以吾母爲稱首不孝少  
讀春秋國語至公父文伯之母嘗廢書而嘆嗟  
慨慕其爲人今述吾母罔敢有溢辭焉然竊謂於  
柔正慈從之道備矣不孝同氣八人素無天折丙  
午畢氏妹死母言輒涕零自是忽忽不樂壬子夏  
病稍開將爲第七孫啟渾娶婦未娶而渾死京邸  
母聞訃神傷未兩月遂以見背哀樂之於人甚矣  
嗚呼痛哉自母之逝未一載長兄又以身殉九原



有知當復侍母在堂

心哉母生於萬曆丁未八月二十四日未時

皇清康熙十一年壬子八月初一日亥時

中有六三蒙 覃惠初

長士祿順治壬辰二未達士

外郎卒娶張氏王氏次士禧貢生娶趙氏次士

康熙庚戌進士娶焦氏繼娶張氏次士禎順治二

未戌戌進士戶部福建清吏司郎中娶張氏次

次適劉倬張璽畢盛肩趙作肅孫十二人啟

演啟浣啟渚啟涑啟沉啟渾啟渚啟澆啟深啟

嚴汧孫女十人曾孫四人

孫女五人

漁洋山人文略卷十

漁洋山人文略卷十

新王士禎子貽止

賜進士出身先兄東亭行述

嗚呼痛哉不肖同氣四人手足相依倚者四十年  
爾時父母俱存兄弟無故出入肩隨不自知其樂  
也自癸丑七月先長兄西樵死孝彈指九年思  
昔家庭風味渺然不可復得今年叔兄視不肖京  
邸聚首甫半載示疾二日遽成永訣變生倉卒呼  
籲莫及嗚呼痛哉於是不肖同氣四人逝者半矣  
兄諱士祐字叔于一字子側號東亭先方伯公第  
十孫定君祭酒公第三子也先慈孫恭人以崇禎  
甲申十二月八日生於常熟官署時方伯公以參  
政督蘇松四郡糧儲駐節此縣因小字虞山少凝  
重簡默言笑不妄發性至孝在父母側怡聲下氣  
進止不失尺寸與兄弟友愛最深蓋沉潛篤實其  
天性也與不肖先後入家塾獨能強記年十許歲  
時嘗雪夜集東堂長兄偶簡輞川絕句命屬和兄  
詩先成有日落空山中但聞發樵響之句長兄激  
賞每為文必後出研練刻至順治丙戌年十五補  
諸生娶妻婦人

第二焦孺人卒甲午科試督學戴公姑暗鑒命其  
文拔第一是歲鄉試後有 恩詔選諸生秀異者  
入國學戴先生以兄名充賦繼娶張孺人乙未長  
兄與不肖同上公車兄亦 廷試入都海內名流  
投紵贈縞論交甚衆一時有三王之目丁酉秋試  
與不肖舉秋柳社於明湖賦詩倡和播在人口是  
歲復躡場屋已亥不肖筮仕揚州庚子兄秋試又  
不利聞不肖臥疾兼程至揚州榻前執手且悲且  
事病霍然良已時家嚴在官舍遂畱侍焉辛丑七  
月歸觀先恭人不肖拏舟送至袁浦洒淚賦詩別  
去是歲冬復南來康熙壬寅先恭人亦就養廣陵  
定省之餘兄弟論文不啻家塾長兄時官吏部在  
京師寄詩云聞道汝兄去提攜慰寂寥燈花開幾  
許稚子喜應饒共試南冷水同看北斗杓何時如  
意舞一破廣陵潮蓋羨兄與不肖聚首之樂而悵  
已之離居也官舍有竹亭鶴柴雜植梅花辛夷修  
竹兄每婆娑讀書其間長至北歸癸卯秋試受知  
張給諫螺浮張禮部受菴兄有聲場屋十餘年至  
是得雋年三十二矣是時長兄適奉 命典河南  
鄉試便道省親江淮閒傳爲盛事兩大人喜可知

也甲辰會試下第值長兄以磨勘事坐累兄署京  
師職納粟饘黃塵赤日聞風伏雨蹴躡道路見者  
莫不哀憐之久之事白兄弟更相慰藉長兄賦詩  
四章贈兄其略云諒爲死喪憂且復數相見炎蒸  
千不 露曉能踐拘幽味消息緩急視子面患  
難故舊疎艱虞友朋賤傷哉鵠原心匪石不可轉  
傷哉痛哉兄友于之義至是極矣長兄至廣陵爲  
不肖述兄急難狀至哽咽失聲後往往言之未嘗  
不流涕覆面也傷哉痛哉是年冬不肖量移禮部  
兄以乙巳春往迎兩大人與長兄方舟而北過家  
一日遂同不肖上京師丁未會試復下第戊申秋  
南遊汎大江至姑孰攬青山白紵之勝多所題詠  
明年春不肖奉使相見淮上庚戌會試受知相國  
魏公大宗伯龔公少宰王公開學田公翰林夏公  
廷對在高等已而館選不得與適長兄再入吏  
部兄爲畱止三月比歸里則不肖亦自淮上復命  
便道過家自己亥以後兄弟聚首家園者止此旬  
月耳辛亥冬先恭人遺疾兄與仲兄日夕左右侍  
衣不解帶者數月壬子不肖奉 命典四川試兄  
視長兄京師而先恭人病復作八月見背兄徒跣

南奔長兄與不肖先後抵里倚廬共處朔風積雪  
午夜相對飲泣視庚戌過家時哀樂忽如隔世矣  
癸丑七月長兄殉母以死不肖兄弟疊罹大故痛  
不欲生草土之餘相依爲命迄今回憶之淚猶數  
較下也丙辰至京師謁選念家大人春秋高一爲  
外吏遠近或不可知躊躇復止明年丁巳始以新  
例援納中行評博戊午不肖蒙

聖恩改官侍從兄八月來京師聚首三月冬十一  
月歸張孺人卒明年已未再遊吳越省戴先生於  
杭州歸屢寓書不肖幽憂侘傺有憂生之嗟不肖

文略卷十一

讀之且疑且懼亟寄書趣兄入都謂兄弟相見  
幾錫憂社疾詎意憂能傷人竟至此哉兄以辛酉  
二月至京師需次之暇讀書賦詩或奕棋至夜分  
近和張文昌秋懷詩十章示不肖詞旨和平無悽  
戾之音竊意其懷抱少舒又詎謂遂成絕筆乎八  
月廿八日不肖生日兄對客談笑竟日廿九日晨  
會食忽氣逆膈痛目不見物移晷稍閒而氣滯如  
故九月朔日延醫診視謂肝火投以涼劑不肖疑  
不可用兄不見聽是夜四鼓遂不救嗚呼痛哉病  
三日無死法胡爲而至止極耶天平人耶兄平生

入孝出弟上順下篤勞苦彫萃而愛敬如一終身  
家法持身恭謹與人言退然若不勝力爲善於鄉  
黨不失色於僕隸在家爲孝子悌弟在里中爲善  
士在海內爲聞人年逾三十始一遇坎壈十餘年  
名卒不挂朝籍而死嗚呼豈非天哉兄於文尤精  
制舉業遠自震川萊峯具區石簣諸先正近逮正  
希維節大士蘊生之文皆沉酣其中伐毛洗髓以  
是屢困場屋風雨如晦鷄鳴不已志良苦矣詩初  
學李長吉後悔之不復作庚子遊京口三山乃復  
爲數篇南城陳伯璣刻傳之遊吳興白雀寺與萊

文略卷十一

五

陽宋荔裳婁江王惟夏虞山嚴武伯吳江葉元禮  
分韻賦五言古詩舉座嘆其清絕舟過蕪牛賦詩  
云楓葉蕭蕭露氣清蒲葦獵獵早潮生扁舟跂脚  
聞風水便有長江萬里情菰林傳頌之友人計甫  
草蔣論云吾友濟南三王西樵阮亭以早達故聲  
譽驟起乃叔子之才豈肯作蜂腰者哉汪鈍翁跋  
不肖兄弟尺牘云予與西樵貽上交相善得其手  
蹟爲多暇日裝潢成卷時復披翫以當談笑中一  
帖小異當是叔子筆耳其爲名流企羨如此兄孝  
出至性居先恭人喪三年不入內寢長兄歿八年

言輒泣涕姪浣病中夜手調藥餌內行醇備人無  
閒言雖生於世族而窮約連蹇紆鬱結轡有貧士  
之所不堪者卒以是死嗚呼天長地久無相見期  
傷哉痛哉兄在京師欲九日東歸與母舅筆巖表  
兄東癡兩先生踐長白紅葉之約竟不能待也偶  
簡兄篋中自記一條云康熙二十年四月二十三  
日在京邸落第一齒此齒動搖已三年忽脫去如  
釋負重然桑榆之感不覺戚然於心兄年甫及艾  
不宜遽作許語豈神先告之動於不自知耶十年  
以來師友零落長兄與兄則四十年兄弟而兼師

文忠卷十一

六

友者也而皆捐不肖長往矣天乎天乎何使我慘  
酷至此極哉兄生於崇禎壬申十二月八日寅時  
卒於康熙二十年辛酉九月初二日寅時年止五  
十中康熙癸卯科舉人庚戌科進士候選中行評  
博元配焦氏章丘巡撫寧夏都御史焦公馨孫女  
建昌府推官贈太僕寺卿日芬女戶部左侍郎毓  
瑞之妹繼配張氏淄川太子太保禮部尚書文淵  
閣大學士張公至發孫女山西孝義縣知縣泰孚  
女俱前卒子男二人啟官庠生娶畢氏啟灌聘耿  
氏女子三人適李爾趙執桓張秉鎮孫女二人啟

官出一撫於子男秋芳

誥封宜人先室張氏行述

嗚呼士禎數年來備遭骨肉之慘所與同憂患相慰藉者惟糟糠之婦耳今又溘焉長往藐諸孤呱呱無告士禎孑然一身羈孤千里欲歸不能欲留不可人生至此天道寧論念結髮以來二十有大載甘苦患難無一不與婦共之忍不投涕略述以負地下宜人姓張氏鄒平人會祖諱一元巡撫河南都御史祖諱延登都察院左都御史諡忠定父諱萬鍾江南鎮江府推官母李孺人生母景順人宜人生數歲明慧嫺嫺姆教爲鎮江所奇愛而先甲部兄鎮江兄比部公子壻也因復以宜人字予甲申之亂公兄弟攜百口南渡僑居金陵乙酉去金陵轉徙京口外舅以疾歿於金沙宜人隨諸母崎嶇兵閒備歷艱厄丙戌始歸故里先慈孫宜人往視之時宜人十歲髮覆額矣舉止如成人先慈歸適之而喜可知也庚寅年甫十四李孺人以宜人少孤憐之結褵之夕教誡備至且以屬丘嫂乃宜人敬事舅姑上逮先祖方伯公如女子之事父母處諸姑姊姒曲盡恩禮時予方爲諸生與諸兄讀書家塾每至丙夜不歸宜人一燈熒熒縫紉

以待無倦容辛卯予中省試乙未成進士李孺人景碩人持宜人喜極而悲內外族黨畢賀宜人歡然自下無幾微態色癸巳長兒啟浚生丙申次兒啟渾生兩大人愈益喜謂新婦能相夫有成且宜男也當是時兩大人年未及艾內外諸孫二十餘人每晨起予兄弟前問安畢宜人與姊姒次第集寢門諸孫輩雜進嬉戲於前兩大人顧而樂之而宜人性勤儉柔婉以是尤爲先慈所愛已亥予謁選入得揚州府推官明年庚子三月之任先慈以幼妹將婚不果行惟家嚴就養官舍宜人承歡順旨雖一衣一食勿弗躬親者壬寅先慈就養廣陵會兒啟浚生宜人晨昏率諸子進食兩大人輒欣然爲加七箸早服官五載兢兢以潔廉自勵庭絕苞苴宜人怡然以兩家祖訓相勸勉以爲君能如此始不愧清白吏子孫了無世俗交謫意凡薄俸所入日用所出一稟家嚴未嘗有纖毫私蓄爲羅綺金翠之飾也甲辰予量移禮部乙巳去揚州是歲宜人始嬰疾丙午冬攜諸子來京師甫一日病作幾殆松江朱君投以參附之劑三日復甦自是強半在藥爐間矣丁未戊申間予與汪戶部苦

文劉吏部公融梁侍御曰緝李學士湘北陳閣學  
子端諸君爲文酒之會四方文士遊京師者時必  
邸舍宜人知予好賓客有核酒茗必手治不以委  
臧獲或鮭菜不繼輒脫簪珥付質庫中兩人更以  
此相樂也憶辛丑在廣陵閩中友人許天玉公車  
北上以缺資斧來告會囊無一錢宜人笑曰君勿  
憂我爲君籌之除腕上跳脫付予曰此不足爲許  
君行李費耶予亦一笑持遺天玉天玉作長歌記  
其事頗援古賢媛爲比同里徐東癡隱君貧且老  
雖凍餓不干人每嚴冬風雪無禦寒之計宜人輒

文略卷十一

十一

出絮帛屬予曰君得勿念徐先生乎曷以遺之其  
與予同志相助大抵然也已酉兒啟沂生會予奉  
使推關清江浦攜家南下與宜人別於祝阿宜人  
歸爲兒凍娶婦會兒渾入縣學爲諸生先是戊申  
兒凍已入太學兩大人喜謂宜人曰爾吾幼子今  
見兩孫成立一孫又已授室且汝夫婦少年已有  
四男子大慰老人懷抱是歲九月宜人攜諸子子  
婦俱南庭戌及瓜歸道里門是時先兄西樵再補  
考功家兄東亭初成進士予以使事省覲宜人與  
諸娣姒拜慶高堂宗黨皆艷稱之居無何宜人偕

文略卷十一

十一

早北上留兒凍夫婦於家侍養兩大人行甫未半  
而兒婦以產歿矣家門多故實肇於此辛亥迎兒  
凍來京邸六月二十九日爲宜人設帨之辰兒子  
四人雜拜堂上宜人念兒婦愀然久之既而曰吾  
少而孤今得天可謂厚矣又敢求多耶未幾兒沂  
病死宜人悲悼過甚又未幾聞先慈有疾予與先  
兄倉皇謀請急歸宜人亟贊成之而家書來謂先  
慈疾漸平復戒勿歸宜人日夕至廢眠食壬子正  
月遂命兒渾歸省製冠帔寄先慈手自經營者累  
日先慈見之猶爲一解顏也三月兩大人爲兒凍  
繼娶是月兒啟沂生於京邸六月兩大人遣使迎  
兒渾歸娶將行而渾病死宜人益悲不自勝自是  
病日增形神日悴矣無何予奉使入蜀時兩喪愛  
子宜人病骨支牀而余有萬里之行宜人慮傷予  
心破涕爲笑反覆慰譬扶病治裝刀尺之聲與嗚  
咽相聞惟恐予之聞之也初秋朔日出都宜人強  
起闔門送予反袂拭面意若永訣者予途中寄詩  
云何必言愁始欲愁離騷端只是離憂兩年再墮  
童烏淚萬里虛爲諭蜀遊落日深山聞杜宇秋風  
古驛下金牛傷心欲寫蠻箋寄十樣空傳出益州

次瀟橋再寄詩云長樂坡前雨似塵少陵原上淚  
帶中瀟橋兩岸千條柳送盡東西渡水人宜人見  
之攬涕而已八月東歸途次聞先慈大故十一月  
奔喪抵里臥起苦次踰月始與宜人相見相對如  
夢寐矣逾年先兄又以哭母死屢絕復甦宜人  
涕淚之餘凡予飲食起居調護備至予非宜人其  
不瀕於死者僅矣自先慈見背宜人奉事嚴澣衣  
綌潔滌澣罔敢或怠姊妹歸寧宜人食必與共纖  
悉周至諸姊妹嘗嘆曰吾輩無母微弟婦無歸矣  
嗚呼悲哉勿論宜人夙昔婉淑無慚婦德卽五年  
中爲予上事嚴親中恤姊妹力已殫矣心良苦矣  
予豈木石忍須臾忘之哉乙卯二月予服闋三月  
還寒疾宜人衣不解帶者月餘貌爲之瘠閏五月  
予北上拜別先慈靈幃不覺慟哭宜人亦哭失聲  
九月予暫歸省明年正月十一日再北上宜人歡  
然無離別可憐之色嗚呼詎謂此別遂永訣耶春  
夏間屢得家訊皆言無恙重九前一日忽接家嚴  
暨兒輩手書言中秋前四日宜人忽得腫脹之症  
需復甚急時風雨竟日落葉滿庭行嘆坐愁徬徨  
達旦次日遂遣急足南行豈知遣使之辰卽爲宜

人長往之日哉嗚呼悲哉士禩復罪於天頻遭慘  
酷自庚戌後哭母哭兄兩哭子一哭姪一哭子婦  
期功之戚無歲無之今復哭宜人於千里之外予  
何以爲情哉抑人情最不能忘者所與共憂患之  
人也宜人十四歸予二十年甘苦兩人相與共之  
數載以來牛衣對泣憂患亦惟兩人共之今死者  
已矣生者奈何矧上有七旬老親下有呱呱諸穉  
誰代予仰事俯育者度宜人九泉有知目且不瞑  
矣宜人少失怙兩母氏相繼棄養景碩人之歿宜  
人在淮南不及見言輒涕零甲寅臘月始爲碩人  
啟寔合葬既竣事曰十年來常懼盡先朝露無以  
見吾母地下君爲我了此無復憾矣嗚呼孰意葬  
逾期年宜人竟從母地下乎宜人孝敬出於天性  
一鮮之微不進舅姑不敢輒嘗或在遠不能致未  
嘗敢忘也予三蒙文綺之賜宜人必手自封識  
寄上兩大人未嘗自御從宦將二十年無私貨無  
私蓄尤人所難居先慈憂疏食三載兒輩未卽吉  
不令肉食每逢忌日及霜露之辰設祭必盡哀悽  
愴終日與予終身相莊不聞諍語女奴終歲不聞  
譙訶雖僮僕之子女時抱持啖以餅餌其慈惠如



是宜人生閱閱而慕縞自好有極五之風一不肆  
數幹酒不忍易也予性疎散好讀書不問來人生  
產宜人以勤儉佐予內外秩然今已矣今年夏予  
偶讀文選至潘騎省悼亡詩輒開目不欲觀又客  
秋過河間和沈啟南鈞弋夫人歌一篇語近不祥  
輒削藁他日入室思人流芳已歟遺挂壁憶騎  
省之詩豈非神先告之乎悲哉宜人嬰生艱之至  
極又薄命而早終病不及知歟不及見訣語不及  
聞天荒地老此恨何窮哉宜人人生於崇禎丁丑六  
月二十九日丑時卒於康熙十五年丙辰九月初  
十日午時得年四十生子四人長啟陳例監生娶  
梁氏繼娶梁氏次啟渾庠生早卒次啟涉庠生聘  
王氏次啟汗聘鮑氏

文選卷十一

十四

壽對壽歌次李太公

嗚呼先生而遽返於真耶余嘗讀洪範九疇其言  
五福一曰壽二曰富三曰康寧四曰攸好德五曰  
考終命釋者曰人有壽而後能享諸福故壽先之  
又曰康寧者無禍患也攸好德者樂其道也考終  
命者順受其正也此五者王道之所先而古來賢  
聖之所難必也乃今於先生畢備之而又何悲先  
生天性坦白胸次恢廓視天下可喜可愕之事舉  
無足以動其心而又達於易理不啻韋編三絕漆  
書三泮魯之來皆獲貞吉此先生之克遠禍患  
也處貧而無戚戚之色居貴而無赫赫之容馬伏  
波云貴可使賤富可使貧人之所難惟先生實有  
之九十五年帶索行歌不改其樂此先生之樂其  
道也而且子姓繩繩先後以文章經術顯名當世  
凡古賢聖之所難必者悉於一身備之計先生之  
所未備者富耳然以清白貽子孫所得孰多累茵  
列鼎非先生所屑也生而上壽歿而考終全受完  
歸備時五福歷觀古今來如先生者有幾人哉榮  
啟期貧士也衛武公賢諸侯也文潞公賢相也出  
處名位不同而其年同其道同以予觀於先生殆



一揆矣而又何悲顧予之不能已於悲者予與先生生同里門世爲婚姻早歲論交白首無閒頻年以來先生與耿伊諸翁修洛陽九老睢陽五老之會予齒忝隨肩亦叨末席典型忽遠此樂中衰此予之爲暮齒悲者一也先生而在能使鄉之風俗還淳廉頑敦薄俾後生有所矜式所謂善人國之紀也乃今已矣予皮死子產哭之曰吾無與爲善矣此予之爲世道悲者二也寢門之慟謂予其能已乎乘白雲而不返望黃鶴於帝鄉絮酒炙鷄黿其鑒格嗚呼哀哉尚饗

祭孫無言文

嗚呼無言而竟死耶予與無言交二十年悉其爲人大抵忘機而任真尚名義而鄙榮利棄妻子如脫屣而於文章朋友之嗜不啻饑渴之於飲食故無言一窮老布衣而名聞天下無言家在黃山三十六峯之下遊廣陵不歸新安人之家廣陵者率居奇贏操白圭之術而無言獨爲窶人居闕閭中委巷掘門瓶無儲粟然四方名士過廣陵者必停帆伏軾問孫處士家屏車騎造謁無言不甚爲詩而好朋友之詩常刻諸家填詞獨購彭十幾門之作不可得一日附估船往海鹽予問之曰將訪彭君耳然舟楫雖具實無隔宿之春渡江徑去弗顧陽羨陳其年贈以詩所謂秦七黃九自佳耳此事何與卿飢寒指此事也無言之於文章朋友至性類如是無言有子依其族人賈汴之朱仙鎮一昔死窮益甚予在廣陵五年無言未嘗數數來見然文字之飲未嘗不共尺一之牘終不一至也予在京師慮無言貧老無以給餽粥有故人爲推使以無言姓字語之既而終不往見也人知無言之通抑知其介如是耶康熙乙巳春先考功兄南遊廣

愛無言之爲人與之遍訪鶴林招隱諸名勝既而入吳適越亦挾與俱凡客西湖三月四方名士或因考功以識無言或因無言以識考功二人者交相重也先兄既歿無言數有書抵予一死一生交情如昔予讀之未嘗不涕泗流離也乃今聞無言之死而益痛念亡兄腹痛之悲其能已乎客歲無言書來自言老營一室名曰蘭窩同人多爲賦之索予詩未有以報也而無言死矣悲哉悲哉無言常欲歸隱黃山故廬索贈詩至數千篇或曰無言喜賓客厭寂寞其不歸黃山必矣乃今而後真不歸矣又聞無言有親未葬其歸者欲以葬其親也而今竟已矣豈不尤可悲哉予欲爲無言立傳而未果因略述平生與予兄弟論交者如此以付其族弟思遠俾告於褚墓之前無言有靈尚其鑒我嗚呼悲哉

文略卷十一

六

祭張母景孺人文

嗚呼叔姬歸鄴春秋必書詳卒及葬聖經炳如維臣有君維婦有夫疾風勁草大節不渝絕脰引決慷慨捐軀飲水茹檠隱忍存孤二者孰難譬嬰梓曰下報易耳嬰功則右猗與孺人五代相門時移運往流風厪存晉陽之祥鍾爲女士白玉青松芳蘭貞桂泉丘異孟絡秀同周邦之媛今君子好述德容言功罔不美備圖史在陳珩璜是佩維鎮江公義薄天雲孺人相之中饋是勤維李夫人德齊穆木孺人佐之壺儀攸肅清河鼎貴列戟盈門綺殿阿錫瑱縹瑤琨孺人居之澹然荆布無非無儀舍貞履素銅馬之亂盡室南轅絕淮涉江道路關關孺人從之憂患共濟上慰夫子下撫童稚天胡不吊鎮江云俎白馬旒旒哀道塗大樹飄零寒風蕭瑟將相鬚眉國殤魂魄天衢旣泰南北義行孤兒弱息旋歸故鄉烈哉孺人甘荼如薺皎日秋霜誓死勿貳宛若相依星二十周語不聞門操視栢舟提攜弱女姆教孔至我思古人大家無愧心力旣殫成此室家謂享壽考景福方遐阿母西池夫人南嶽鶴馭忽來雲研竟遊羲御不待干支倏

文略卷十一

十九

逾九原虛左來何暮與是白之陰載敬舊德瞻望  
靈輅潸然涕泗嗚呼哀哉

源洋山人文略卷十一

源洋山人文略卷十二

新城王士禎字瞻上

書殿閣大臣年表後

予觀殿閣部院大臣年表至天啟癸甲之際求  
不廢卷而嘆也嗚呼明之亡決矣先是壬戌歲六  
司寇王公紀及諫官侯震陽等文章論大學士沈  
淮罷之芮城雖與同罷然衆正在位勢猶可爲而  
御史劉瓚已恐有進紹述之論者其在易同人之  
九三曰伏戎于莽升其高陵此一時也至癸亥正  
月顧秉謙相甲子正月魏廣微相於是福清蒲州  
相繼逐趙忠毅高忠憲以謝罪去是時  
楊忠烈二十四大罪之疏適上擊逆者章滿公  
車奄遂殺萬公燦以立威廣微呈秀之黨望風羅  
織而清流之禍成矣其在易之否曰內陰而外陽  
內小人而外君子此又一時也諸君子有類族辨  
物之明有不亂羣之守有田狐射雉之志而無遇  
主于巷之機生謫窮荒死填牢戶元氣既剝國運  
既之雖以愍皇帝剛健足以撥亂返治而卒無救  
於危亡悲夫按家乘先伯祖太師公以甲子三月  
戊戌集禧元年戊辰八月起程開加少師出鎮宣

雲皆與表合方是時吾家

先祖方伯公以丁巳京察

巡撫劾職監李實是江貪令曹欽程光祿公宦

定同知不拜職罷官考功公與太師公同列名

東林籍貫志錄點將錄諸書無一人比匪

家聲者可謂難矣為子孫者其可不勉與

列仕版甚眾而

中丞公為應天

書劉襲塚碑後

崇禎九年秋廣州城東二十里北亭洲田間有

地奮而成穴耕者梁某投以石空空有聲內一

雞其中逾夜鷄鳴亡恙乃發之有金人如翁仲者

數枚各重十五六觔有二金像冕而坐者并翟如

后妃者各重五六十觔地皆金蠶珠貝旁有鏡一

光燭穴中寶硯一硯池中有玉魚能游泳他異物

不可指識者甚眾梁攜歸光動四鄰鄰人覺而爭

往遂白之官有司親臨發之隧道如城高五尺餘

深三丈中有碑乃偽漢劉襲塚也文曰維大有十

五年歲次壬寅四月甲寅朔廿四日丁丑高祖天

皇大帝崩於正寢粵光天五年五月癸未朔十四

日丙申遷神於康陵禮也文多闕不盡載末云翰林

學士知制誥正議大夫尚書右丞賜紫金魚袋

臣盧應初撰并書按五國故事襲天福壬寅歲四

月避暑甘泉宮未幾殂通鑑及十國春秋皆作三

月據碑當以五國故事為正十國春秋又云康陵

在興王府城東二十里之漫山陵中以鐵錮之堅

不可啟光天乃襲于玠年號玠立僅二年為其弟

襲所弑即此天二年為其弟襲所弑即此天二年為其弟

年十國春秋稱殤帝光天元年八月葬天壽山  
於康陵與碑皆不合又考偽漢諸臣列傳止有  
庸仕巖爲工部侍郎才藻俊茂最時拜中書侍郎  
同平章事無應初名識之以俟博雅者考焉

書先考功兄年譜後

右先兄西樵先生年譜一卷士禎忍涕敘述作得  
五六蓋先生嘗欲自爲之而未暇以爲譜之作先  
生志也先生生平言行信於家庭無間於鄉黨素  
友此譜多未及詳約而言之其不愧古人者有數  
端焉孝事二親下氣柔色終身無跛倚唾涕一也  
友愛諸弟疾痛苛癢若身受之文章經術兄道兼  
師二也平生不愧屋漏所爲無不可以告人三也  
與人交不可得而親疎久而敬之所謂澄之不清  
撓之不濁四也讀書味道蕭然終日或藥蘇不覺  
不改其樂終身未嘗問家人生產五也樂易坦白  
胸無城府籬棘而是非可否之介屹然如山岳之  
不可奪六也家法恭謹恪守勿失出則徒步閭里  
長老不知內史貴人七也不謁令長不以竿牘涸  
公府八也居京師足未嘗至貴人之門逢掖過從  
如遊蓬戶九也性耽山澤如陶貞白入官松風之  
夢固在垂組影纓寄焉而已十也文章名世而單  
門晚生一語之工心折下之不惜口齒爲之獎成  
名譽十一也清真簡遠吐納風流終日無俗語十  
二也兩居銓曹家徒四壁立負郭之田無增於舊

十三也屢更號晚天鈞泰然深得中庸素志雖  
旨十四也居母喪一循古禮未嘗竟以身殉志至  
也若其方正廉直外和中介卓然有古名臣之風  
解巾登仕首尾廬十載屢遭顛踣不獲少伸其志  
可謂窮矣不得已而託文章以自見時時太息於  
千秋萬歲誰定吾文之言嘗謂漢隋以來藝文經  
籍諸志及通志通考諸書所載有著書千百卷不  
傳一字者孫樵盛推賈希逸歐陽永叔言鄭條爲  
古文在尹師魯前而二君文采寥寥於後世名豈  
足恃耶今先生著書惟然脂集二百三十餘卷條

文略卷十二

六

目粗就餘如讀史蒙拾朱鳥逸史寶實別錄閩  
語林南榮曝餘錄羣言頭屑諸書率未卒業詩則  
世多知之者顧傳之久近有物司之追維夙昔之  
言良可悲已不孝士禎與先生爲兄弟四十年矣  
撫我則兄誨我則師真有如子由所云云者先生  
既歿禮部公泣謂士禎曰而與而兄實有牙生輟  
弦之痛豈但鶴原之悲也因而慟絕士禎迷罔之  
中略次生平出處如左冀世有史筆或傳之獨行  
武錄之文苑儒林庶幾九原可作死且不朽獨是  
先生孝友忠信守死善道而卒顛頓軼軻年不及

哉

五十以死皇甫湜悲汝南子桑云謂善之禍莫  
何餓謂惡之禍跖死何肥悠悠蒼天其可問哉  
卿有言死而不朽者壽先生求仁得仁一死固已  
不朽禎將援此以少紓其悲焉然以先生之孝友  
忠信而獲報於天者竟如此矣復何言哉復何

文略卷十二

七

王東臯先生紀略書後

古人於師弟子最重東漢以來猶有古之遺風死  
生患難之際去官行服伏質上書者比比而有如  
朱博之於陳咸廉范之於薛漢是已東臯先生一  
代名臣未究其用以歿天下惜之而遺孤又孱弱  
其門人白子仲調官京師聞赴既爲位而哭又於  
慈仁僧舍要經受唁予與戶部侍郎魏公學士葉  
公言之每共相嘆息嗚呼古道之不行久矣白子  
既力行古道於舉世不爲之日而又懼其師之言  
行湮沒而不傳於後於是又爲紀略一卷旣以報  
其師於地下且以慰其垂白之母其氣之孤而將  
來國史之書太常之采與夫天下後世慕東臯  
先生之風而思論其世者皆於此有考焉又不僅  
師弟子之誼而已也

跋古周易

按張景春吳中人物志云吳仁傑字斗南崑山  
人登淳熙進士第官國子學錄嘗講學朱子之門  
所著有古易十二卷周易圖說樂舞新書廟制罪  
言郊祀贊說鹽鉄論丙丁各二卷禘祫綿蕞書三  
卷集古易尚書洪範辨圖一卷兩漢刊誤補遺計  
卷并行於世此其平生著書之一耳

跋易雅

按袁伯長清容集載其先人師友淵源錄云趙汝  
祺善湘子爲宰相壻卑遜自修精易象有易敘義  
書官至戶部侍郎晚歲以理財進用失士譽所謂  
兼書豈卽此耶

跋左傳補注

趙子常先生經學爲明初儒林之冠少受春秋於黃楚望著春秋屬辭十五卷宋文憲公亟稱之別著集傳十五卷師說三卷而此左氏傳補注十卷亦其一也今新安刻東山集未及此書康熙癸亥海鹽陳緯度光緒遺孑舊刊本古雅可寶惜因與新刻東山集同藏篋中緯度博雅多讀書嘗著竹素辨譌二卷客死京師殊可哀也

跋玉楮集

宋岳亦齋所著書有程史愧郊錄金陀粹編各若干卷其詩名玉楮集者余夙昔聞之而未見康熙乙卯春二月與張子杞園同客青州每獲祕本輒共欣賞此書其一也集中贈李微之祕監詩自注云微之以史館牒來索余所撰東陸筆略云亦不見不知尚傳於世否俟更訪之

跋杼山集

唐釋書杼山集十卷有湖州刺史于頔序首載浙西觀察使牒湖州當州皎然禪師集牒得得集賢殿御書院牒前件集庫內無本交闕進奉牒使請速寫送院訖垂報者牒州寫送使者故牒貞元八年正月十日牒都團練副使權判兼侍御史李元使潤州刺史兼御史中丞王緯按唐六典集賢殿學士掌刊緝古今圖籍凡天下圖書之遺逸賢才之隱滯則承旨而徵求焉當時一衲子之集至鈔觀察使牒本州寫送御書院其於文章之事可謂勤矣後世亦豈易得哉此集爲吳郡馮舒鈔本詩七卷碑誌書序雜文二卷聯句一卷按張膚卿所編吳興五家集僅四卷篇目略同



跋笠澤叢書

康熙甲子春予在成均從溫陵黃俞邵借笠澤叢書係江西士夫家藏鈔本以甲乙丙丁爲次喜其古雅可寶惜錄而藏之然外午甚多如乙集中寒泉子一篇脫落竟至十餘行頗取文粹補正又附錄小名錄序一篇夏五月端午後二日儻人顧淵自虞山來得毛辰斧季書見寄此本蓋宋元符易人樊闢本而都穆重較刊者二本編次篇目略同惟束紹經江西本分束紹數另爲一篇而蜀本甲集有樊序丁集末有王益祥陸德原及玄敬三跋又有續補遺賦四篇皆江西本所無又紀錦標在丙集迎潮辭在丁集築城詞在補遺中與黃本次第小異耳予舊藏皮襲美文數舊版本獨恨不得叢書合爲一函今一旦獲雙璧快何如耶因揮汗忘之時陪 祀方澤齋宿國子監東廂書

跋河南集

尹師魯爲古文在歐陽子前前乎師魯者又有穆修鄭條柳開輩開河東集余從溫陵黃俞邵氏于須堂鈔得藏本穆修叅軍集則代州馮秋水方伯順治間刻於金陵唯鄭條集未之見然二集文皆疎拙而石守道徂徠集尊開之學不啻李漢輩之於昌黎此不可曉也師魯河南集二十四卷詩一卷餘皆雜文前有范希文序蓋北宋人文章之傳於今日猶得見其全如此集者庠矣惜寫本多魚豕之謬恨不得別本讐對之姑校正其可知者餘則闕疑不敢妄有竄改云

跋武溪集

宋余襄公靖武溪集二十卷成化間丘文莊所得祕閣本嘉靖中衡陽劉穩重刊之韶郡者有朱尚書屯田鄧中周源序余過曲江泰令熙祚以此本見遺云購之一老儒家秦山西聞喜人其祖爲先太師門生有孔李之誼云康熙二十四年孟夏記於韶石舟中

跋河東集

宋如京使柳開仲塗文集十五卷附行狀一卷門人張景所編亦名河東先生集其文多拘拙石守道極推崇之徂徠集有過魏東郊詩一篇至上擬之堯舜臯夔伊呂下擬之遷固通子愈又嘗作怪說三篇以詆楊文公比之狐媚梟鳴噫亦諄矣湘山野錄云景字晦之避難遁竄改姓名曰李田所至題曰欲識我踪跡一氣萬物毋景作柳集序首云一氣萬物之母也故云然

文略卷十二

古

跋未備五經注疏

近日士君子畱心經學者頗有其人朱元諸儒撰述亦漸出餘姚黃黎洲宗義晉江黃俞邵虞復聞見尤富此未備五經注疏一卷乃鈔自朱竹垞太史者太史手鈔經學書多至百種此蓋較西亭王孫授經圖所載之未備者然亦可謂博矣竹垞又著經義存亡考若干卷開已成書惜未之見

跋石山集

伯庸家世雅古鄙人至其父始家光州爲御史嘗劾姦臣鐵木迭兒十大罪以勁直聞非僅文章之士也然史稱其文宏贍而精核以先秦兩漢爲法詩圖密清麗大篇短章皆可傳其詩文蓋有過人者方山北邙鈔石田集文與詩凡若干首予借觀因題其端俟他日更訪全本

文略卷十二

十五

跋元遺山詩

張祐詩人生只合揚州死禪智山光好墓田元遺山擬作兩句云人生只合梁園死金水河頭好墓田蓋哀金宮人之被俘虜者亦如宋末孟鯁折花怨鮑軫重到錢唐諸作諷謝太后北行之意與張詩語同而意義迥別也

跋葉文莊公集

葉文莊公集流傳絕少世所習見止水東日記若干卷焦澹園經籍志載涇東文集四卷不知何據詢諸今侍讀學士訥菴先生云公集未嘗板行也此集學士家藏本不釐卷次後有族譜一卷宣鎮志諸序一卷別有涇東小稿一冊文間有異同塗竄甲乙皆公當時手筆卷首有巡撫宣府關防蓋公天順八年自兩廣移鎮宣府後手稿也史稱公文章似歐陽文忠生平慕范文正之爲人行墨之間彷彿可見予讀公文獨愛其和平易直得古人脩辭立誠之旨公之世後於東里先於西涯守溪其文亦與數公相上下蓋宣德以後弘治以前先輩文章師承大抵然也予總角知慕公之風愧固陋無能執較譬之役敬跋數語以復於學士聊致私淑之意云

跋金薤琳琅二則

都玄敬在成弘間號博雅著書甚多金薤琳琅其一也其書在歐會呂趙之閒頗稱精核余購之有年矣康熙二十四年張子石宗始爲予得之吳郡予時自東粵祭告歸復命京師天津舟中與坐臥者累日近人所撰如趙岫之石墨鐫華郭宗昌之金石史于奕正之金石志葉封之崧陽石刻集記皆嗜古之士其書予家皆有之今得此書四部書庫中爲不寂寞矣

向從禾中朱翰林竹垞許見南昌王孫厥原山人所刻古鐘鼎款識乃自石本臨摹以授黎棗者古雅不減宋槧若得之以成雙璧可敵十五城矣年已知命書癖尚爾佛家所謂結習者非耶

跋沈文端公家書

右歸德沈文端公家書一通語語聖賢忠恕之言  
予方欲續明名臣言行錄因從牧仲比部借歸手  
錄藏之然以文端敬慎如此而猶不免四明之忌  
妖書之獄震動天下可畏哉康熙十七年夏五

跋祝枝山書

祝京兆書原本胥人爲明代之冠世所傳類顛素  
草書者皆贗也予在廣陵一士夫家見京兆家書  
十餘紙道美圓勁與此略相似信爲希有至八詩  
高古頗近韓文公琴操而京兆自序擬於白太傅  
秦中吟殆不然也康熙丁巳訥菴學士攜以見眎  
遂題其後

跋邊習詩集二則

順治癸巳曾假閱此集於東癡先生康熙癸卯余  
在揚州作論詩絕句中一首云濟南文獻百年稀  
白雪樓空宿草菲不及尚書有邊習猶傳林雨忽  
沾衣著其事也今歲癸亥在京師復假此集先生  
報書云大水之後藏書盡付波臣獨此集以高閣  
幸免嗚呼豈非神物護持之以待後人之表暴耶  
余因迴思往事自癸巳至癸卯十年自癸卯至癸  
亥又二十年忽如旦暮而余且由少而壯由壯而  
老而東癡已稱七十翁矣不勝感嘆遂點閱一過  
爲錄副謀刊之而歸元本於東癡聊跋數語以誌  
歲月  
余癸亥跋此集意欲刻之京師而以刊本并元本  
却寄東癡共一愉快不謂是歲東癡歿於江西是  
集因循未付梨棗事之不可料如此言念夙約爲  
之惘然

跋弘正詩鈔

海豐故太宰夢山楊公詩平糞居京師既選其最者刻梓以傳又得檄餘錄以授其縣人吏侍冰壺王公諾爲重刊會其卒此事未果康熙戊辰春以謁

太皇太后梓宮至京師於慈仁寺復得是集蓋太宰撰弘正名家之作起空同訖石川凡十卷合檄餘錄觀之公取裁大旨約略具是矣宜其自運之清迥絕俗也

跋張忠定公修扇紀事

邢太僕書今日已極不易得此扇爲內大父張忠定公家藏真跡可稱墨寶至內伯父小司寇書二十年來斷縑零素亦成玳玩矣尺幅中遂兼二絕良一快也

跋蕙菴二書

此書乃程工部正夫家鈔本卷首題蕙菴者其自號也前一卷曰大內窺觀者山陰王應遴著程跋中所謂中書舍人王雲來者也後一卷曰大內規制宦官劉若愚所著載勾中志略第十七卷合二書觀之有明大內規模如指掌矣余讀南村輟耕錄見所載楊興汴朱故宮記陳隨應南渡行宮記不禁黍離麥秀之感盛衰興廢何代蔑有此二書亦何可少乎

跋王仲山集

康熙二十年辛酉夏六月梁谿門人劉雷恒震修北來應順天鄉試惠余仲山集及高忠憲公遺書節要時方連雨庭柯增綠叢竹娟好涇川劉舍人子端適送琴魚閨茶屬小疾謝客焚魚啜茗披玩終日

跋故興安知州金公手蹟後

嗚呼此明興安知州復濱金公遺遊擊將軍唐通手書也按公作書爲崇禎七年甲戌四月三十日是時大軍在楚蜀賊入漢南秦督洪公疏所云賊在平利洵陽間者數萬自巴州通江入西鄉者二三萬其自棧道犯城洋者又東下石泉漢陰之間畢會於漢興而旁突商雒秦事大可憂者正其事也是年八月遂有車箱峽受降之舉三秦潰裂竟至淪喪嗚呼賊焰方張不可嚮邇名郡望邑所至瓦解而公以區區忠義之氣激發士民兩全孤城於百萬虎狼之中及其鞠躬盡瘁猶絳衣大冠降神睥睨此於伍胥南門之事嗚呼偉哉可不謂忠乎公歿四十餘年而仲子會公壬戌舉禮部第三入翰林與予爲同官予因得拜觀公手蹟而恭跋數語其後亦以見天之報施勞臣有以也

文略卷十二

十一

跋張忠定公題射鵰圖

張忠定公爲叔祖季木考功題射鵰圖一則書畫之下方此畫今歸淄川王氏予丙寅冬十一月有事淄川從王氏書齋壁上見之予錄以歸雪夜適觀此帖輒再手書於末公古文極有法度亦牘跋尾單詞片語皆有坡谷風致今遺集未刊每念及輒爲憮然如此吉光片羽皆可寶也康熙丙寅嘉平謹記於樵唱軒時雪夜漏下二鼓

跋自書宋人絕句

雪二日夜乍晴上晴臺東望林木蒼茫宛然范寬倪迂之筆會樵唱軒落成初移筆研几榻燭下作書寄內兄賓公山中書竟偶錄此詩地爐榾柮燈火青熒歲暮風味恨不與賓公同之也

文略卷十二

十一

木瓜詩辯

詩衛風木瓜三章序曰美齊桓公也疏列在傳齊侯使公子無虧帥車三百乘以戌漕歸公乘馬祭服五稱牛羊豕鷄狗皆三百與門材歸夫人魚軒重錦三十兩齊語曰衛人出廬於漕桓公城楚丘以封之與之繫馬三百序謂衛人欲厚報之而作是詩正其事也序之言與左氏內外傳悉合自鄭康成孔仲達而後如歐陽永叔蘇子由呂伯恭嚴華谷鄭夾漈黃東發王觀國諸家皆主序說至朱晦菴獨廢衆說臆斷以爲淫奔之詩噫亦愚而悞矣門人輔廣心知其非又不敢斥其師說則穿鑿傳會以求合而不知其愈不可通也輔氏童子問云有學者請於先生曰某於木瓜反復諷詠但見其有忠厚之意而不見有褻慢之情小序以爲美齊桓恐非居後揣摩者所及竊意桓公旣歿衛文公伐齊殺長立幼衛人感桓公之惠而賁文公之無恩故爲是詩以風其上不然則家語所謂吾於木瓜見苞苴之禮行焉豈鑒空而爲此言乎先生以爲不然曰若以此詩爲衛人欲報桓公之德則桓公之惠何止木瓜而衛人實未有一物以報之

廣謂以此言之則小序之說亦傳會之失豈獨據而先生疑以爲男女贈答之詞則亦以衛風多淫亂之詩而疑其或然耳至於家語所載孔子之說乃王肅所纂集固難盡信且與小序之作未知其孰爲先後又焉可據以爲說哉廣之言支離可笑如此因其師之臆說而欲廢小序因并孔子之言而欲廢之祇見其愚而自用已矣是詩之作或在桓公戌漕城楚丘之時或在文公伐齊之後皆不可知然其爲思報桓德無疑也他如將仲子之刺莊有女同車之刺忽風雨之思君子子衿之刺學校廢序說皆確不可易而晦菴槩以爲淫詩輔氏又曲爲之說以濟之他日晦菴賦白鹿洞云廣青衿之遺問樂善莪之長育自與其言相枘鑿毋亦悔前說之非而欲然於小序之終不可廢乎先儒或謂大序作於聖人小序作於衛宏或謂大序作於子夏小序作於毛公唐成伯瑜曰衆篇之小序子夏惟裁初句其下皆大毛公自以詩中之意而繫其詞宋王得臣曰關雎后妃之德也此一命孔子所題其下乃毛公發明之言諸家之說序大抵如此歐陽子本義多駁毛公之失而於小序獨

謂與孟子說詩往往有合後異說書詩當以序  
為證程子云詩小序皆得太意又云小序當時國  
史所作大序則非聖人不能作使小序可廢則漢  
隋以來諸儒其識皆出晦菴下平諸儒之言即不  
可從伊川則晦菴所私淑也將其言亦不可訓乎  
晦菴嘗注楚辭矣楚辭言美人言公子言薏修亦  
將以為男女相悅之詞而斥之乎若近世所傳子  
貢詩傳以為朋友相贈賦木瓜雖與序異視晦菴  
臆說猶為近理然詩傳出近世好事之所為其謂  
朋友相贈又因孔叢子之言而傳會之不足信故  
當以序為正

文略卷十二

王夫

### 金人南遷錄

按金史世宗十子顯宗衛紹王而下則末中執  
斜魯末功永成永升永蹈永德無允猷之名永對  
初封徐王章宗即位徙封隋改曹又改宛衛紹王  
即位改封夔宣宗時以永升年高詔宮中聽扶杖  
貞祐中薨自世宗迄宣宗時已歷四朝矣蓋諸王  
中最老壽者且於顯宗乃第八弟非世宗長子也  
世宗本紀大定二年五月壬寅立楚王允迪初為  
皇太子三年命皇太子親王射柳於廣樂園是年  
十一月己丑封子永功為鄭王亦非三年始立太  
子封諸王也允迪即顯宗世宗嫡子史稱其專心  
學問於承華殿觀書乙夜忘倦尤敬禮儒臣鄭松  
詹事烏林答愿入謝命取僕頭腰帶見之或曰此  
見宰相師傅之禮太子曰愿事陛下久以此加敬  
爾常作重光座銘及刻左右銘於小玉碑皆深有  
理致其賢如此大定二十四年世宗幸上京太子  
監國二十五年六月薨侍衛軍士爭入伏哭聲殷  
如雷中都百姓皆為位而哭二十六年立子璟為  
皇太孫是為章宗顯宗在東宮事蹟始末如此安  
得有南涼觀被殺之事耶又顯宗后乃徒單氏章



崇明昌二年崩諡孝懿史稱其好詩書事者  
純澹清懿過次必以禮錄為稱章宗毋越為  
南宮千牛將車指之幼女抑何其誕謾不根耶  
宗賢君也而誕以新臺之行尤為謬妄小說之  
稽如此翻今處臨混淆白黑雜糅貽誤後世不  
何讀金史輒謂其誕謾駁所未及者其頗末  
其右方傳之讀此錄者勿惑焉

章宗以泰和元年崩先顏匡等傳遺詔立永濟  
是為衛紹王錄載牛刀兒弑章宗元映等立磁  
王允弑官趙元德等復行弑逆張克己等乃

立繼王允文諡磁王為昭宗云皆似夢漢語

九主通統者三熙宗海陵衛紹王是也史皆時  
書此錄架空構造半屬子虛亡是殊駭聽聞其  
他紕繆尚多聊舉其大者數條於此

章宗時宋韓侂胄啟邊釁南北連兵吳曦因以  
蜀叛尋即議和罷兵至衛紹王初元始來伐此  
錄言愛王請兵北國云皆妄也

孝昭皇后諡冊文

時官翰林院侍讀上

維康熙十七年歲次戊午三月日

皇帝制曰朕惟乾道成能實藉坤元之順君臨作  
則允資內助之賢故嬀水嬪而虞德攸隆洽陽合  
而姬圖斯永遂觀載籍代著芳徽惟懿德之堪垂  
及嘉名之是錫用揚休於彤管庶紀美於青編  
皇后鈕祜盧氏誕毓高門夙昭令德聿襄宸極正  
位中宮淑慎性成早著思齊之譽溫恭天賦允彰  
克順之休六宮師陰教之脩萬國戴母儀之重禪  
龍樓之寢膳色養有加弘蘭殿之慈祥恩勤罔替  
誠以廣孝每蘋藻之時勤儉以成仁却綺紈而弗  
御飲承罔數首微垣之四星輝益弘多作椒庭之  
一鑑方謂永資柔淑何期遽邈音徽祿瞿長辭所  
殞永隔朕躬悽惻臣庶悲哀思道溥而化光儀刑  
未逮爰紀功而昭德典制攸崇鴻號誕膺龜章龍  
錫特以冊寶諡曰孝昭皇后於戲令聞車彰奕奕  
頌珪璋之嫩芳規勿替千秋垂琬琰之華靈其永  
思承茲眷命

諭祭天妃文

神宮翰林院侍讀

制曰國家懷柔百神式隆祀典海嶽之祭固有弗  
虞若乃明祇効靈示天心之助順滄波協應表地  
紀之安流聿弘震疊之威克贊聲靈之濯豈繫人  
力實藉神庥不有褒稱曷彰偉伐惟神鍾奇海嶽  
綏奠閩疆有宋以來累昭靈異頃者島氛不靖天  
討用張粵自鷗牙速平奏凱歷波濤之重險如枕  
席以過師潮汐無虞丞徒競奮風威忽轉士氣倍  
增鐵鯨鯨鯢於崇朝成貔貅之三捷神威有赫顯號  
宜加特封為護國庇民妙靈昭應弘仁普濟天妃  
載諸祀典嗚呼坎德合符永著安瀾之績離方作  
鎮益彰重潤之休特遣禮官往修祀事惟神鑒之

諭祭鑲紅旗副都統佐領阿爾虎文

制曰朕惟敵愾疆場臣子既死綏而授命垂名金  
石朝廷爰加賻以褒忠故戰功曰多聿重司勲之  
掌而大猷以祭尤隆典禮之文苟臨敵而不有其  
身宜闡幽而永傳諸後爾副都統佐領阿爾虎名  
著折衝才優禦侮頃以滇黔不靖負固長沙戕我  
人民勞我師旅特簡上將往佐中權奮整弧以先  
登威誓羣醜援枹鼓而誓衆勇冠諸軍帷幄資其  
贊勳士卒同其甘苦方欲銘功衡嶽殄逆湘川何  
斯龍虎之雄才竟遭蛇豕之肆毒大星夜隕櫪馬  
皆驚苦霧晨迷跼蹐忽墮壯心弗遂未全消六詔  
之烽烟英氣長存猶足開五溪之瘴癘式頒葬祭  
之典用賁泉壤之輝嗚呼宣力戎行生作瓜牙之  
寄捐軀國事歿增箕尾之光靈其來思承茲寵渥

諭祭 太子少保正白旗漢軍副都統徐大

貴文

制曰惟國家戡定禍亂必有將帥之臣克迪果毅  
耆定厥功故生則享其榮歿則致其哀典至渥也  
爾原任太子少保正白旗漢軍副都統徐大貴早  
從征伐宣力累朝方王業肇基已著松杏之績洎  
大統既集式建太原之勳轉戰中州長驅江左兩  
浙之鯨鯢克靖八閩之蛇豕潛消屢奏膚功存登  
崇秩引年而退猶殷求舊之懷賁志以終不媿易  
名之典用頒葬祭以慰幽冥於戲竹帛永存惜老  
成之徂謝綸綍下賁昭恩禮於始終爾靈有知尚  
其祇受

文略卷十三

四

擬鑲紅旗副都統佐領阿爾虎碑文

制曰朕惟成敗不可論人臨難乃觀其大節死生  
同歸報國捐軀尤惜夫貞臣彤弓之鐘鼓猶懸寶  
劍之鋒鉞頓折在道路猶爲隕涕豈廟廷無以酬  
庸爾副都統佐領阿爾虎智鄙全身勇思授命值  
潢池之盜弄毒我衡湘致鼓角之時鳴勞汝將士  
爾職維副帥志在先登乃懷甲而疾趨期滅此而  
朝食使其壯猷克展不難成洞曲之功何期逆孽  
猶張竟未奮澠池之翼矢着面上驚看不動之萬  
春刀置靴中久作誓死之光弱雖老謀居要思擒  
賊而擒王乃猛士臨危耻辱身以辱國況當鼓鑿  
之會益深拊髀之恩是用錫之葬祭諡曰敏壯其  
原官如故嗚呼惜壯志之難酬忠魂未泯思膚敏  
而不復烈氣如生被以榮名尚破敵人之膽垂諸  
信史永激壯士之肝

文略卷十三

五

擬副都統佐領阿爾虎碑文 第三

制曰朕惟宣威闡外奏凱師中此師武臣之責也  
卽不幸而效節疆場見危授命其於殺身成仁之  
義亦無愧焉爾副都統佐領阿爾虎久諳六韜風  
嫻三路值烽燧之不靖毒我衡湘致鼓角之時鳴  
勞汝將士爾職惟副帥志切同仇乃擐甲而疾趨  
期滅此而朝食使其壯猷克展當銘績於旂常不  
謂逆孽猶張竟隕身於鋒鏑歟稽載籍死於王事  
則賞之能執干戈以衛社稷則春秋予之賸懷匪  
躬之臣爰賁易名之典是用錫之葬祭諡曰敏壯  
嗚呼白刃可陵知忠心之未泯碧血雖化思烈氣  
以如生被以榮名足慰貞臣之魄勒諸堅石永激  
壯士之肝

東文彙卷十三

六

擬太子少保正白旗漢軍副都統徐大貴  
碑文

制曰朕撫有寓內凡百爾臣工勤勞王家者朕未  
嘗忘其於厚終之典曷有靳焉爾原任太子少保  
正白旗漢軍副都統徐大貴久從戎事累立戰功  
爰自偏裨拔之亞帥念其久勞疆場俾遂引年溢  
焉告終良用悼惜式命有司予葬祭如禮諡曰勤  
果嗚呼諡以易名古之制也聞諡知行禮之經也  
修官之勤致勇之果惟爾有焉用勒豐碑以光幽  
壤以有聞於來世不其休與

東文彙卷十三

七

恭請酌定 先師祀典疏

國子監祭酒 臣 王士禛謹 奏為恭請酌定

先師祀典以光 一朝之制度以垂萬世之法守  
事竊惟聖莫盛於仲尼禮莫大於祀典故凡受命  
之君莫不奉以為師崇其秩祀我

皇上親政以來丕崇文教臨雍釋奠誠以道隆則  
從而隆之不拘乎其位也 臣 考之前代自漢高帝  
始以太牢祀孔子至唐宋元而隆以王號明成化  
弘治間尊以八佾十二籩豆雖歷代因革損益不  
同要以 至聖之道歷久而彌尊故崇祀之典

文略卷十三

有隆而無替其改太祀而為中祀則嘉靖九年張  
孚敬之議也伏思孔子德侔天地道冠古今堯舜  
禹湯文武得孔子而道統不絕於見聞君君臣臣  
父父子子得孔子而倫彙不泯於宇宙自生民以  
來未有若斯之盛者也乎敬之意不過以孔子生  
未得位不當舞八佾不知以位言之則孔子非但  
不得舞八佾并不得舞六佾乃歷代之君相與尊  
崇之有加無已者以道德不以位也且禮祭從主  
者以天子而祀其師自當用天子禮樂我

皇上文德武功超邁隆古褒崇正學誅斥異端作

君作師直接堯舜以來之道統則議禮制度考文  
以上軼百王下垂億禩此其時矣伏祈 勅下禮  
臣及廷臣集議 先師祀典籩豆樂舞酌米成化  
弘治年間儀制俾一百五十餘年闕略之禮煌然  
復昭於聖世尊師重道之盛典將垂範於無窮矣  
為此具本謹具奏 聞

文略卷十三

九

請正從祀諸賢位號疏

國子監祭酒臣王士禎謹奏為請正從祀諸賢位號以重大典事竊惟文廟之祀從以四配十哲兩廡諸賢凡以紹述心傳功在萬世也臣詳閱會典諸書竊見從祀諸賢諸儒名號位次尚有未當有宜一併釐正者敬為我

皇上陳之十哲之位不稱名而稱子是已但自明嘉靖間議去封爵之後四科之內稱冉子者凡三殊難辨識兩廡諸賢諸儒則直書其名而不稱子視十哲何遽懸殊臣愚以謂宜將神位俱稱先賢

文獻卷十三

先儒某子之位而以諱註其旁以昭尊崇之意者也至宋代周敦頤程顥程頤邵雍張載朱熹六子闡明絕學遠紹洙泗之傳實超前代諸儒明崇禎間遂將六子改稱先賢臣等竊以躬及聖門者稱稱先賢私淑者稱稱先儒此以時代論非以造詣論也今既改稱先賢未敢輕議但位諸漢唐諸儒之上於世次殊有未安又諸賢諸儒位次會典關里志諸書所載與今太學神位互有不同并宜詳議妥確通行天下學宮著之本廟會典以垂永久者也伏祈 睿鑒勅下禮部議覆施行為此具

本謹具奏

文獻卷十三

請增從祀理學真儒疏

國子監祭酒臣王士禛謹奏為請增從祀理學

真儒以光大典事竊惟至聖之道萬古為昭

兩漢以來諸儒凡發明經傳踐履純正者皆得從

祀兩廡俎豆千秋典至隆也臣查現在從祀先儒

外歷代諸儒有功聖門尚有當酌議增祀者敬為

我

皇上陳之漢儒功在傳經如書詩春秋三禮授經

諸儒皆已從祀而易獨無之按田何當漢初授易

實為聖門商瞿嫡系此漢儒之當補祀者也鄭康

成博稽大藝所注詩禮諸經百餘萬言史稱純儒

唐宋以來皆列從祀明嘉靖開始以張平敬之議

改祀於鄉公論久鬱此漢儒之當復祀者也程門

弟子首推尹焞先儒稱其學窮根本德備中和考

其出處本末毫無可議朱子之後推何基為正傳

其學以立志為先居敬為要於大學中庸太極通

書西銘皆有發揮此宋儒之當從祀者也至於明

代理學實肇於霍州學正曹端其學以誠敬為主

力闢邪說薛瑄稱其質純氣清理明心定為有明

理學之冠禮部尚書章懋由博返約斂華就實其

學粹然一出於正難違易通天下傳之

酒蔡清學以太經為正宗以四書為嫡傳坊著

引尤見窮理之功禮部侍郎呂柟篤志聖賢之道

其講學之要曰文必載道行必顧言左春秋贊善

羅洪先以躬行之實學聞良知之真傳安貧樂道

有單瓢陋巷之風刑部侍郎呂坤以理學為經濟

有體有用所著諸書皆鑒鑒可見施行以上六人

操履篤實咸有著書發明聖道此明儒之當從祀

者也又絳州貢生辛全生值明末力以正學為己

任著書甚富以時代稍近未敢輕議合無

該地方官徵其遺書備

聖學之萬一也伏祈

睿鑒勅下禮部議覆施

行為此具本謹具奏

請修經史刻版疏

國子監祭酒臣王士禎謹奏為請修經史刻版以裨文教事竊惟列聖道法之傳莫備於經歷代治亂之蹟莫詳於史古帝王內聖外王之學不外經史而畢具矣我

皇上聰明天縱宵旰不遑猶日御講筵研精經史又以刊刻經書講議頒賜內外諸臣典學之勤雖二帝三王蔑以尚矣查明代南北兩雍皆有十三經注疏二十一史刻版今南監版存否完缺久不可知惟國學所藏原版皮置御書樓此版一

文略卷十三

十四

修於前朝萬曆二十三年再修於崇禎十二年自本朝定鼎迄今四十餘載漫漶殘缺殆不可讀所宜及時修補庶幾事省功倍伏祈勅下部議查其急宜修補者早為鳩工俾刊缺悉為完書亦仰禱聖朝文教之一端也至於南監經史舊版併請勅下江南督撫查明如未經散軼即行該省學臣收貯儒學尊經閣中儲為副本於以嘉惠來學未必無補也為此具本謹具奏聞

迎

駕紀恩錄

康熙二十八年己巳正月

聖駕南巡視河初八日丙子赴德州迎

駕是日抵章丘召焦進士毓棟所初九日次龍山候淄川唐檢討夢賚同發初十日午次濟南知巡撫錢中丞珏尚未行晚宿馬寨十一日宿平原十二日午次黃河厓途遇總河王少司馬新命知是日

駐蹕阜城司馬得

文略卷十三

十五

旨前行輕裝介馬僕從纔五六十人風塵中數語匆匆而別憶乙丑奉

命祭告南海與司馬晤於金陵得悉

皇上躬謁明祖孝陵始末倏忽四載今又以迎

鑾之役相遇于此亦奇緣也晚至德州孫少司馬

光祀任少司寇克溥蕭侍讀惟豫田編修需霖檢

記勸陳副使洪諫李北部浹前後見過比部邀宿

其第聞武定相國李公之芳至十三日早晤相國

遂至四里屯迎

駕先是巡撫潘貞諸臣至劉智廟鴻臚卿承



旨令于四里屯候

駕諸臣赴寺報職名畢未刻大風

駕至諸臣跪迎道左

上駐馬親詢衍聖公孔毓圻大學士兼吏部尚書

李之芳安好再詢巡撫都御史錢珏兵部右侍郎

孫光祀等幾時到此皆恭對

上又詢按察使王樸濟東道叅議陳俞侯提學道

食事任塾姓名籍貫巡撫珏出班以次恭對訖

駕行有

旨遣鴻臚卿宣諭臣之芳臣光祀臣士禋三人隨

駕遂上馬扈蹕行

上至行宮臣隨衍聖公諸臣啟奏見朝行三跪

九叩頭禮以次恭候

聖安畢

上遣侍衛傳問馮大學士何以未來臣之芳奏聞

大學士馮溥有病又問馮大學士原籍距此遠近

臣光祀奏馮溥原籍青州府去德州六百餘里侍

衛入奏又傳問馮大學士患何病臣光祀奏不知

何病但聞行動須人扶掖臣士禋奏馮溥今年八

十一歲大抵是老病入奏又傳問侍郎王天魯奏

時病故係何病臣之芳奏聞在去年五月本病

病回奏訖良久禮部左侍郎翰林院掌院學士

勒納同侍衛三人捧出

上尊玉食宣諭衍聖公孔毓圻大學士李之芳巡

撫都御史錢珏兵部侍郎孫光祀詹事府少詹事

兼翰林院侍講學士王士禋總兵官曹應鶴布政

使衛既齊等七臣云此皆上用之物因卿等七人

皆在京師皆嘗蒙賜上用酒饌故特頒賜即如常

常隨朕身邊一般臣等啟奏

皇上隆恩異數自來廷臣所希觀家奕世頂戴

聖恩改奏謝

恩有

旨行行宮門外行禮隨三跪九叩頭謝恩訖

歸寓更餘鴻臚卿傳

旨巡撫錢珏與大學士李之芳侍郎孫光祀詹事

王士禋伊等係文職大臣恐在後擁擠隨駕不及

四人可先行在濟南近城候

駕被

命即行不及與檢討相聞五更抵曲律店小憩十

四日通明過平原途遇相國連騎行晚宿臨城

二十里鋪關

駐蹕平原縣南七里十五日上元抵濟南孫司馬約宿其第燈火甚盛邀同行聖公小集相國宿西

關不至是日聞

駐蹕齊河縣晏城鎮十六日卯刻

駐蹕黃岡早膳已刻至濟南府

上乘白馬張御蓋黃童白叟夾道歡迎十餘里不

絕臣等跪迎於十王店道左

上駐馬大學士臣之芳奏昨聞

皇上有旨蠲免山東二十九年通省錢糧浩蕩洪

恩振古所無臣等及萬姓均沾實惠云巡撫臣王

奏

皇上蠲免錢糧

上諭臣即連夜通行曉示通省臣民共戴

聖恩

上云民為邦本本固邦寧臣等隨於班次三叩頭

謝

恩訖

駕幸趵突泉入自西門至巡撫公署觀珍珠泉

御書作霖二大字賜臣珏由北水門閒城出有

南門有

旨巡撫藩臬三臣隨

駕至泰安州臣毓斯臣之芳臣光祀臣士禎送

駕于乾石橋未刻

駕至駐馬問大學士之芳年幾何奏臣年六十八

歲又問精神尚好麼奏臣病稍愈精力覺衰問侍

郎光祀年幾何奏臣年七十六歲問臣士禎何未

入京臣奏臣前以丁父憂在籍服闋因患怔忡巡

撫咨部在籍調理又問今可好些麼臣奏臣調理

已漸好又問幾時入京臣奏臣再調理好些即入

京又問臣奏今歲一定到京

上云都起來罷

駕遂行聞是日

駐蹕張夏是日與孫司馬別東歸宿王舍店十七

日抵章丘十八日焦氏兄弟畱飲觀劇唐檢討亦

至出南巡紀事絕句相示十九日抵家恭捧

御賜薦家廟泊先祭酒府君几席然後敢嘗是役

也往返十有二日

恩賜上方酒果六種前後蒙

溫旨者四真異數也至於

六飛所臨老穉歡迎不聞警蹙下蠲租之詔嚴侯  
帳刁訟之禁交際餽遺之防行在特設翰林起居  
注官二員有舉必書尤覈絕中古以下帝王舉動  
萬萬也宣付史館自有紀述臣謹就見聞所及紀  
實如左傳之世世子孫永誌

聖恩於勿替云正月二十一日前詹事府少詹事  
兼翰林院侍講學士臣王士禎恭述

後一年庚午臣士禎蒙

聖恩擢左副都御史一日於朝班見兵部李侍郎

光地言德州

行在宣賜諸臣後又有

旨召臣士禎入見侍衛傳宣久之以歸寓復奏奉  
旨既回寓罷并記於後

北征日記

康熙二十七年戊辰正月初二日卯刻恭聞

大行太皇太后升遐有

旨臣在籍告假丁憂終養等京官四品已上來京叩

謁

梓宮時臣以詹事府少詹事兼翰林院侍講學

士奉先祭酒府君諱家居南禪初四日抵鄆平縣

宿張氏晤寶菴兄弟初五日晚抵章丘縣宿初六

日宿遷家店去華不注二里夜雪作詩止初七日

早行望華不注雲霧羃之僅露其趾晚抵禹城縣

二十里舖宿初八日過平原縣晚宿曲律店是日

服闋遙拜先府君初九日次德州飯畢渡河宿景

州初十日過阜城縣宿單家橋十一日過獻縣河

間府河閒縣宿新鍾驛逆旅壁有予舊題絕句毘

陵毛端士有和作頗致聞聲之思十二日過任丘

縣昔奉使祭告南海與今副都御史鄭公山公

憩邑中李氏園令鄧君文源來謁能吏也過趙北

口晚宿雄縣公孫瓚易京也贊與子續書曰袁氏

之攻狀若鬼神衝梯舞吾樓上鼓角鳴於地中今

有易京樓十三日過白溝河新城縣宿三家店得

同年前祥符令毛會侯書十四日過涿州琉璃河  
晚宿良鄉縣十五日四更啟行晨過盧溝橋范石  
湖詩草與梁杭水低今石橋金明昌中造也辰  
刻入彰義門隨赴吏部報名尚書說岩陳公侍郎  
容齋李公南溟張公邀飯火房飯罷入朝坐班  
午門外晚宿趙編修仲符舍十六日晤同年前兵  
部侍郎孫公忤庭孫以初二日行先余至十七日  
孫光祿孟滋邀飯十八日聞前左都御史蒲州杜  
公之訃公清忠恪慎始終一節卒年七十三余  
卯座主也十九日二十日出東便門齋宿相國武

文忠公集卷十三

王

定李公過訪二十一日黎明

上親祭

梓宮諸王大臣已下皆就列哭奠如禮先是

上欲行三年喪諸王大臣言官交章數十上

上勉從之是日釋服二十二日二十三日移寓相

國李公邀飯二十四日仍出東便門齋宿二十五

日黎明

上親祭

梓宮畢

駐蹕城外二十六日前相國益都馮公前刑部侍郎

郎高公念東至二十七日左都御史徐公健壽  
飯德清吳太學卜雄來執贄二十八日兵部侍郎  
張公著漢邀飯忤庭在坐副都御史鄭公山公見  
過貽所刻文選彙注開會試展期十日二十九日  
李戶部厚餘邀飯二月初一日晤前副都御史吳  
公銅川於慈仁寺潛江朱載震悔人仁和湯右曾  
丙厓治具邸舍二君成均門生也漢陽姪戡孟毅  
亦至初二日門人李比部文遠伯舍邀飯上海王  
華康原來執贄初三日門人衛比部台瑞凡夫治  
具邸舍故相曲沃文清公于侯官監運公漪門人

文忠公集卷十三

王

海軍查嗣璉夏重嗣璉德尹秀水朱昆田文益與  
朱湯王諸子畢集乙丑歲奉使南海與藍別於廣  
州藍工書能詩初四日仁和王丹林來鴻臚卿怡  
齋劉公邀飯初五日晤前少詹學士涓來兄至自  
金陵初六日吏侍李張二公邀飯初七日兵部尚  
書蒼巖梁公邀飯初八日陝西督學許僉事生洲  
寄石墨鐫華秦州朝邑諸志初八日初九日大冶  
相國龍既聞武定李公亦致仕初十日忤庭歸里  
以翰林簡討衛爾錫既齊為山東布政使衛猗氏  
人在詞林建言謫判霸州政為三輔之最以外

歸

上巡幸畿內廉知之丙寅秋

特諭原官起用至是服闋入朝遂有是

命伸符編修邀飯謝北部方山在坐十一日晤同年前工部尚書杜公肇余自浙至晚邀南海梁藥亭佩蘭宣城梅耑長庚飯二君故人也以公車至侍講學士彭公羨門以

太皇太后輓詩見示凡夫以其先文清公文集來

屬序十二日同年前左都御史徐公立齋邀飯長

椿寺同集者相國馮公刑部侍郎高公令兄健菴

文略卷十三

五

都憲是日聞兵書真定梁公入相咨齋擢工部尚

書晤同年前兵部侍郎楊公以齋自浙至十三日

或問蟹舍二字所出按說郭有蟹略四卷中蟹鄉

一則云蟹澤蟹洲蟹浪蟹穴蟹堞蟹窟蟹舍高似

孫有松江蟹舍賦十四日閱李川父嵩渚集遊蟹

谷記云愿行實無考新舊唐書列傳皆無之按愿

即西平王長子歷官河中等五鎮節度使卒贈司

空唐書有傳川父號稱博雅何疎於考證如此聞

故友武進董侍御玉虬之訃董晚注三禮成癸亥

歲曾寄手數篇故工部尚書湯公潛菴撫吳欲爲

奏進未果永城李孝嚴灼然介冉觀祖來執轡  
字永光中年人先考功兄癸卯所取解元也是日  
禮部啟 奏叩謁

梓宮在籍諸臣自大學士馮公已下十五人其大  
學士杜公已下八人先到京者竟未啟奏蓋先  
到即隨朝班陪祭反忽之也十五日赴吏禮二部  
請爲啟 奏同至者前左都御史劉公魯一遷安

人年七十七矣聰明如少壯人家藏弄書畫鼎彝

之屬最富世號精鑒朱檢討竹垞過訪攜示唐撫

言足本凡十五卷朱嘉定中柯山鄭昉刻也又言

文略卷十三

五

倪檢討雁園嘗得宋刊十家宮詞雕版極工王建

詩太平天子朝元日宋本作朝迎日亦新異可喜

竹垞近著日下舊聞三十卷覈而博屬余爲其序

嘉善陳鉞投詩五十韻故人子更之子十六日念

東歸里晤銅川中丞語皆田園丘壑銅川沁州人

好古博雅以兵部左侍郎張公箸漢知貢舉時三

宗伯爲言官論列用兵部非故事也主考官大學

士宛平王公左都御史徐公健菴兵部右侍郎成

公愚崑左副都御史鄭公山公也吳舍人冰持遞

飯桐城人同年河南賀學五厓之弟坐中談浮渡

山之勝十七日晨雪作霽止前內閣學士龔公元少見過云即日南歸銅川中丞過訪流連話別云亦以次日西歸矣竹垞見借宋僧文瑩玉壺清話十卷其第九卷爲南唐李先主傳云吳檢討志伊著十國春秋引書數十種獨未及此十八日工書李公容齋邀飯在坐者涓來詹學前工部社公辭不至布政使衛公爾錫海寧陸處士冰修先後過訪冰修臥病都下將附兵侍楊公舟南歸宛平姪源以古文來質史論簡嚴不減少游後來一作手也十九日謁竹垞求撰先祭酒府君墓碑程舍人

文略卷十三

三

松臯邀飯故太常卿其相先生子錢處士飲光在坐述將樂玉華洞之奇同鄉馬右實鹿芝陽二侍御邀飯聞以刑書張公素存爲兵部尚書二十日門人宜興陳枋貽其從叔其年檢討遺集其年弟安平令宗石刻此集屬序請至再三未暇報也聞以少詹學士慎庵弟爲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晚往送冰修以齋飯至夜分夏重德尹在坐二

十一日禮部啟 奏得

旨回籍晤前奉天府府丞姜公定庵自浙至二十日竹垞與姜徵君西濱見過西濱出示遊土方

山詩李編修紫瀾邀飯馮舍人大木在坐是日有旨大學士杜公馮公

陛見二十三日方山邀飯紫瀾大木仲符在坐讀鄉前輩許襄敏公贈岳蒙泉詩有云道上鈞衣蒼斗于風前聒客白頭翁公詩世不多見此殊可誦夜歸作悔人詩序燭屢見跋漏下四十刻矣二十四日門人安邑丞陳奕禧子文寄司馬文正公集及所著皐蘭載華益州干役記子文工詩善書浮湛下僚九載余報書云譬啜諫果當是餘甘回齒類時矣竹垞邀飯古藤書屋食鮑魚牛翅甚美觀

文略卷十三

三

米氏研山峰巒潭洞甚奇有寶晉齋三篆字襄陽米氏世珍印云其曾大父文恪公得之新安許文穆公家悔人凡夫德尹仲符孟穀在坐令子文盜是日南歸二十五日過慈仁寺市買得舊刻山海經交泰錄二書涓來詹學見過話別令子子重吏部過別贈爐扇蘭亭婁縣姜遜上海俞麟徵東陽李鳳雛來執贄西濱凡夫大木悔人孟穀先後至容齋尚書餽贖辭不獲受一卮晚相國馮公使來約以明日行是日公同寶坻杜公

陸辭各賜綵幣五表裏 本朝開臣恩禮始終如

二公者不多見也二十六日凡夫復至餽膳不受  
右實伸符憐人德尹孟穀來遂發晚宿實店馮公  
先至二十七日過涿州訪前司業鍾山劉公不遇  
予昔官祭酒與劉共事者四載晚宿新城縣過馮  
公寓述昨

陛見既出

傳諭問向服至寶丹否對曰臣向實服之今不服  
數年矣亦不測

上何以知之也二十八日大風晝晦過雄縣宿鄭  
州廢城唐莫州宋鄭縣也邢子願三郡記云頤頤

文略卷十三

三

所造順治壬辰乙未間公事經此輒為茂草今萬  
瓦鱗次矣二十九日大風過任丘縣車中讀袁宏  
漢紀永初五年謁者劉珍上言皇太后宜入宗廟  
交獻事下公卿僉曰宜如珍言明年正月太后初  
親祭於宗廟與皇帝交獻大臣命婦相禮儀竊嘆  
漢庭公卿多明經術何無一人執奏折其非者宋  
薛簡肅公一言章獻后遂不入太廟度越漢公卿  
遠矣晚宿河間府夜微雨尋止三十日風息過獻  
縣宿富莊驛三月初一日早行過阜城縣景州宿  
劉智廟得家書初二日遇鍾山司業班荆數語而

別過德州唁督糧道胡少參智修座主故吏郭  
即宛委公子也晚宿平原縣分巡兗東道李食  
沈廬見過縣令李塔來故相國高陽文勤公從子  
也初三日過禹城縣始見柳花杏花衛河以北所  
無也午後微雨晚宿馬寨初四日馮公將往濼口  
鼓詣別行二十里望見離山亦曰頃之望見華不注  
山二山空青縹緲如尹邢相照濟水閒之齊城水  
有二派城中明湖水出水門合鈞突泉水北流經  
濼口入大清河是為濼水亦口濟水城東門外  
泉水合南山諸水經華不注東流入小清河舊  
七十二間歷章丘鄒平長山新城高苑博興樂安  
諸縣入於海自劉豫堙小清故道久闕今湖水出  
水門七分北流三分東北流其東北流者至雙橋  
間合歷泉水至華嚴宮前北流亦入太清河自水  
門舟行尚可達華不注三齊記云歷水出歷祠下  
泉源競發與濼水同入鵲山湖是也晚宿十里鋪  
在龍山西初五日過章丘縣經泇山濼漁舟十餘  
往來水雲閒湖中有墨王亭晚至鄒平縣宿實庵  
齋中初六日已刻抵舍是行往返凡六十二日



紀琉球入太學始末

康熙二十三年冊封琉球翰林院檢討汪楫中書舍人林麟焟等疏言中山王尚貞親詣館舍云下國僻處彈丸常慚鄙陋執經無地嚮學有心稽明洪武永樂年間常遣本國生徒入國子監讀書今願令陪臣子弟四人赴京受業云事下禮部部覆史載唐貞觀中興學校新羅百濟俱遣子入學琉球自明初始內附會典載大琉球國朝貢不時王子及陪臣之子皆入太學讀書禮待甚厚又載洪武永樂宣德成化間琉球官生俱入監讀書今該國王尚貞以本國遠被 皇仁傾心嚮學云事下禮部部覆臣汪楫等轉奏願令陪臣子弟四人赴京受業應准所請聽其遣陪臣子弟入監讀書云時予爲祭酒咨覆禮部略云查太學志載洪武二十五年秋琉球國遣其子及陪臣之子日孜等入監命工部給羅絹爲秋衣冬琉球中山王遣其舅仁悅慈等至永樂二年琉球中山王從子三五良璽等九人以謝恩至奏請入監給賜一如洪武中故事令工部建王子書房於監前以處之三年琉球山南王遣寨官子李傑至四年中山王遣寨官子石達魯

等六人至其後李傑石達魯等每在監三年得歸省九年中山王遣王相之子懷得寨官子祖魯右至十一年遣寨官子周魯等三人至是年有奏歸省者命禮部厚賜以榮其歸是後乞歸省或命候其使者還國以行永樂以後至於正德常三四遣嘉靖五年中山王遣官生蔡廷美等四人至去一年歸國十七年遣梁炫等四人至二十三年歸國尋又遣蔡朝用等五人至今在南雍處以光哲堂歲時給衣物如例嚮慕文教琉球於諸國爲最篤國家待之亦爲最優云康熙二十七年琉球國王遣耳目官魏應伯等恭進朝貢方物又遣陪臣子弟梁成楫鄭秉均阮維新蔡文溥等四人同貢使赴京入監讀書於正貢方物外敬加屏風紙三千張嫩蕉布五十疋三十一年成楫等乞歸省詔同貢使歸國仍 命禮部 賜宴給賞如貢使例



漁洋山人文略卷十四

新誠王世禎詩上

長白山錄

長白山在濟南鄒平縣西南本屬長山縣縣所屬名地高二千九百丈周六十里晏謨述征記曰山巔雲雨常白故又名常白司馬子微洞天福地記第六十一長在山在齊州長山縣故又名長在范朴子曰長白泰山之副岳酉陽雜俎曰古肅然山也史記封禪書元封元年四月乙卯封泰山丙辰禪泰山下趾東北肅然山今以地理考之山在泰山東北相距三百里安得乙卯封泰山丙辰禪肅然若是速耶金史云肅然山在萊蕪縣萊蕪古羸縣在泰山東百二十里封禪書之言信矣按長白山見諸史志者魏書在東魏郡博平縣劉宋僑置縣也隋書在章丘縣金史在章丘長山二縣唐元和郡縣圖志屬淄州長山縣宋太平寰宇記屬齊州章丘縣今則連峰沓嶂跨四縣之境北去鄒平而近東北去長山而遠西章丘南淄川實海岳之真隱仙靈之窟宅今據其著者略見於篇

前山峰之最異者形若覆敦上有金母祠

上書堂在峰之南有書堂詩寺門巨石環抱如屏

西有范公泉相傳朱范仲淹讀書處

貓頭後視二峰一在書堂西一在書堂南

南向東折曰蘿谷最險峻盛夏積冰雪

又東南曰摩訶峰高與會仙峰埒上有浮圖精舍

其北大壑限之東曰回路谷德會水出焉

又南曰桃花谷曰種金頂曰水尖頂

太湖山在長白之南上有石室及敗漆船記云薨

時物

右長白南嶂

老人峰在會仙峰之東其人多壽又名黃鶴山

銀砧峰形如銀砧亦名印臺山

年茲山與長白斷而復連上有千茲仙翁祠

右長白北嶂

長白兩嶂之間曰大谷谷有一十四村土沃而

甘嘉木美箭藿靡若鄧林

象山 松山俱在谷中

柳菴在大谷西最深處臨黛溪即德會水也竹林

儼然煙島雲林所謂幽幽穉穉可眇眇禪棲者矣

黃鶴菴

生菴

會仙峯北有望湖頂下見沂山濼

魯泉在望湖頂下林壑清美泉水尤甘有成氏別業

唐李菴在魯泉西北二里古有唐李二仙得道於此

玉泉菴亦有甘泉

朝陽菴與唐李菴表裏相背

九龍山會仙峯北來之支也其峯有九如神龍蜿蜒至沂山濼而止掉尾穹脊昂首奮鬚形容酷肖

山北孔道曰搭山道曰啞婦口

大谷越嶺而西曰費山亦名費堂嶺圖經云鄭康

成刊注詩書之所生細草葉形似韭俗謂鄭公書

帶草金元好問濟南行記云鄒平縣南有長白山

范文正公學舍在焉故又謂之費堂嶺太平寰宇

志云費山在淄川縣東北十里三齊要記云鄭康

成刊注詩書日樓遲於此當以寰宇志爲正

西爲鵬鶚谷

又西爲鳳凰山中有迦谷有翔鳳菴

醴泉寺在費山北宋范希文斷壘畫粥之處公常

於寺中得舊金履之今寺有范公祠南向有費

公石像刻碑北向碑陰有唐人文字書缺過半按

史及神僧傳贊誌行游之地皆在建康長白乃拓

拔魏地而唐碑云陸倕製銘於篆內王筠勒碑於

寺門題署直云誌公之碑何据耶又洛陽伽藍記

載後魏有沙門寶公者能預觀三世胡后問以世

事實公把渠與鷄喚朱朱後爲余朱榮所戕或是

此寶公未可知也若爾則應稱寶公不應稱誌公

也

富相山在魯泉東北有乳泉色白宜茗山下遠近

多紅葉

景相公山在富相山東下有後周中書侍郎景範

墓墓上有碑

黃山在城東南三里與于茲山南北相望上有碧

霞宮

翠微臺景二亭皆元安處士所建

山陰爲鬼柴明右都御史張公別業有超然洞洞

中有白鬼公銅像上有挹翠亭半偈山房西佳樓

禮部尚書董其昌作鬼柴記

李氏肅園在長白山之陰修竹萬挺有來霞閣

臨瀑溪是東谷先生張茂蘭故處

繡江源出長白山南百脉泉元好問詩長白山前  
繡江水展放荷花三十里看山水底山更佳一堆  
蒼煙收不起濟南行記云繡江發源長白山下參  
佐張子鈞張飛卿賜予繡江亭漾舟荷花中十餘  
里樂府皆京國之舊

瀑水即楊緒水源出長白山之陽俗曰獵

獵會水出摩訶峯下齊乘曰蒙水俗曰沙河

魚子溝水水經注瀧水至梁鄉東南與魚子溝水

合水南出長白山柳泉口即陳仲子夫妻之所

隱也北流注於瀧水

魚子溝曲流至黃山南如月半規日月河多水竹

張氏別業

醴泉在寺東山麓有亭久廢先曾祖司徒府君題

名石碣尚存

許山濼在九龍山西醴泉寺北中多芙蓉菱芡菱

蘆魚蚌之產漁舟虎落交於山麓周迴三十里蓋

瀑水之委也濼中有墨王亭乃族祖洞庭別業

其人物於陵仲子顧野王輿地志云齊城西南百

五十里有長白山陳仲子夫妻所隱處太平寰宇

志引之按山在齊城東北非西南也唐張說詩音

聞陳仲子守義辭三公身貧妻織屨樂亦在其中

豈無窮賤苦羞與傾巧同長白臨江上於陵入濟

東我行弔遺跡感嘆石泉空

唐長白山人邵貞一武氏革命終身不仕見唐書

元張臨字慎與讀書長白山號長白先生明都御

史張公延登作長白先生祠記

處士安仁甫隱居黃山

仙釋毛真人司馬承禎云長在山在齊州長山縣

毛真人治之

白兔公唐韓翃送齊山人歸長白山詩舊事仙人

白兔公掉頭歸去又乘風柴門流水依然在一路

寒山萬木中

于茲仙翁

酉陽雜俎長白山相傳古肅然山也峴南有鐘鳴

南燕世桑門惠霄者自廣固至此覬聽鐘聲稍前

忽見一寺門宇炳煥遂求中食見一沙彌乃摘一

桃與霄須臾又與一桃語霄曰至此已淹留可去

矣霄出迴顧失寺至廣固見弟子言失和尚已二

年矣

又云長白山西有夫人墓魏孝昭之世搜揚天下  
才俊清河崔羅什弱冠有令望被徵詣州夜經於  
此忽見朱門粉壁樓臺相望俄有一青衣出語什  
曰女郎須見崔郎什愕然下馬入兩重門內有一  
青衣通問引前什曰行李之中忽蒙厚命素既不  
敘無宜深入青衣曰女郎乃平陵劉府君之妻侍  
中吳質之女府君先行故欲相見什遂前入就牀  
坐其女在戶東立與什敘溫涼室內二婢秉燭呼  
二婢令以玉夾膝置什前什素有才藻頗善風詠  
雖疑其非人亦極心好也女曰此見崔郎息駕庭  
樹嘉君吟嘯故欲一敘玉顏什遂問曰魏帝與尊  
公書稱尊公爲元城令然否女曰家君元城之日  
妾生之歲什乃與論漢魏時事悉與魏史符合言  
多不能備載什曰貴夫劉氏願告其名女曰狂夫  
劉孔才之第二子名瑤字仲璋止有罪被攝乃去  
不返什乃下牀辭出女曰從此十年當更相逢什  
遂以玳瑁簪畱之女以指上玉環贈什什上馬行  
數十步回顧乃一大冢什屈歷下以爲不祥遂請  
僧爲齋以環布施天統末什爲王事所牽築河於  
垣家一作垣家遂於幕下話斯事於濟南奚叔布因下泣

曰今歲是十年可如何也作龍什在國中食杏唯  
云報女郎信俄郎去食一本未盡而卒什十二爲  
郡功曹爲州里推重及死無二傷嘆  
又云平原縣西十里舊有杜林南燕太上時有郤  
敬伯者家於長白山有人寄敬伯一函書言我吳  
江使也令吾通問於濟伯今須過長白幸君爲通  
之仍敘敬伯但於杜林中取樹葉投之於水當有  
人出敬伯從之果見人引入敬伯懼水其人令敬  
伯閉目似入水中豁然宮殿宏麗見一翁年可八  
九十坐水晶牀發函開書曰裕興超滅侍衛者皆  
圓眼具甲冑敬伯辭出以一刀子贈敬伯曰好去  
但持此刀當無水厄矣敬伯出還至杜林中而衣  
裳初無沾濕果其年宋武帝滅燕敬伯三拜居兩  
河閒夜中忽大水舉村俱沒唯敬伯坐一榻牀至  
曉著岸敬伯下看之乃是一火龍也敬伯死刀  
子亦失世傳杜林下有河伯家  
大唐齊州章丘縣長白山醴泉寺誌公之碑  
京大薦福寺奉勅慶一級文沙門玄奘僧  
薦福寺翻經院校勘沙門正智寺都維  
道寂建此寺十

三  
雲花未出庸詎知寂滅之名覺日猶關曷嘗關  
芳空之相關夫金儀下降舍靈關淨月之光寶教  
旁流關雲之濶三車關化關香不息所  
以化身周流於別土神關於塵沙或十大聲聞駐  
形關一萬菩薩納景涼關背嶺以宣慈清辨  
起關未掩白足關佛法之關月關咸關王城之舍蓋  
生關道關境發關若不人關具關諦幢高關者  
與今此醴泉寺者是宋齊關經文師即關身之  
菩薩關遊神境來伯茲山棲託巖阿聿修禪寂以  
爲此地玄武之分青龍關首以開疆據天齊而劃  
野却關尚父之關居九合一匡齊桓公之霸國  
爾其常白山者迺摩天關地掩映蔽虧抱泉石以  
娛神出雲霞而養性山毛地髮名花將軟草連芳  
舍佳之才五層關重標戰勝之門海目山亭妙  
相輝於變態虹梁鳥革大壯關綠畫關塵凡關香  
水調八解之關風關五音之說息心之輩見流  
注以超昇迴面之徒仰幽關而悟入時逢關代屬  
三  
金林玉關寥落幽巖我國家灌頂四天纂圖  
千帝以佛乘爲馬用道品爲城郭八方起塔關

道形九關聚鹽情殷關佛關此精厲關通堯日  
三齋族姓向梵境以翹誠四履關仰釋天而矯首  
又屬中宗孝和皇帝龍興漢道馬入天經關周  
法界去景龍二年歲次景子爰有齊州正智寺都  
維僧仁万俗姓李字道寂慨茲隳墜抗表關宗天  
鑒至誠特賜名關否而還泰山靈掩以重開法  
俗歡康人神一悅初師之行進表也夢乘船上山  
及翌關赴朝所關無礙豈非興廢關定通關懸期  
九  
似裝東上將關州關三藏義淨法師各代高  
僧天下重德先奉敕於大薦福寺關律以關勝絲  
城在東倍增關四關降靈五關德關人天之  
表名揚宇宙之閒關難關神功匠測及將命星  
發載達京關時有關身關輟絃歌歲關即以二  
月八日親率闔境老幼大會新寺表慶天恩又於  
三四尺深淺三尺餘色淨味甘爰符瑞典挹酌同  
飲咸覺蠲疴豈不以關福關三靈允答光揚寶  
泉寺仍更抽入冊九僧住持行道自玄波再委王  
題重開日殿赫而關昇月宮華而桂滿若乃關

海精勤以齊深戒月澄空關二十密霧禪燈焰室巧  
輕風濯關二十之龍關二十洗叱關二十之鳥眼長祛五住遠効  
四心刷關二十鴈以飛雲轡關二十捨生之地續桂關二十有  
情根軌足方關二十鳴金鼓關二十功不朽流福無窮斯並  
先帝之本願莊嚴法師幽贊威神之所致也又師  
遊戲生死示關二十儼如親對即平時所將黑犬亦  
祭具關二十厥關二十無願不從迺至有患心痛者但取廟  
前少土和水服之應時便愈道形是託神靈保持  
由是關二十梁寺史傳師本俗姓朱氏金城人也少  
出家關二十道林寺僧儉法師為和上業存禪關二十宋太  
始初漸彰異迹居止不定飲食無時長髮跣足每  
詞同識記言不虛發應驗如神或關二十視通於  
北關二十分形遍於南國奇怪忽恍不可殫論以天監  
十三年歲次甲午十二月八日關二十相奄然示終  
時有異香關二十芬馥特剎厚加殯送葬於鍾山獨龍  
阜仍於墓所關二十問善精舍剎陸倕製銘於冢內王  
筠勒碑於寺陰關二十生及其去也以精靈度物哀  
憐庶類福祚皇王且彼託鍾山此依常白彼葬龍  
阜此關二十龍臺前王挹風建開善之墳關二十後帝傾關二十  
醴關二十至今大曆太極元年歲次壬子皇帝御天

下之三載凡一百九十九年化化之緣古今無變  
明明之德日月彌新其所變現之梗概關二十之關二十  
眾所未諒恭敬者隨時受福疑慢者應念立徵事  
迹繁夥不可備載當嘉聲上徹先帝令左臺監察  
御史宋務先親加檢覆關二十八正所以知歸一屬  
緣獲未曾有關二十復命倍沃天心刺史楊元禧分  
符北極露冕東藩關二十雨逐於行車仁風隨於轉扇  
黃金關二十追鳥跡於上乘想關二十繩寶地關二十動天宮  
薦瑞香園延光帝載縣丞主簿縣尉關二十舍關二十羣  
物揚輪彼岸錄事關二十鄉關二十等門滋蘭關二十芽忠信滿  
於州閭因果關二十於關二十虔命關二十奉關二十九地荷於津  
通貝樹披春帝王之遺文秩矣金關二十諸佛之正道  
通矣述津關二十路菩薩運載之乘行矣關二十之關二十況  
玄夫大造充溢於盡空淨域鴻緣牢籠于無外昔  
迦關二十如來垂讚嘆之關二十彌勒當關二十表歌揚之偈若  
稽古訓式樹關二十碑仍於關二十銘曰義天兆昧優花  
未披但迷五蘊孰辨三伊關二十火宅耀我金儀神足  
繼軌關二十揚關二十有關二十成觀方關二十載表靈關二十開關二十  
網燈我寶地壞我金場花殘驚冶煙輟龍香霞  
標歌滅石徑荒涼關二十萬寓乘皇千齡集帝日昇建

一飛開行開契開念開新開高開二十開精標五門玉墀開

感銀開興開存開五開欲開赴開天泉開規國德寄誠墳廟傳開

詞翰墨瑞醴通開流嘉祥允塞重光佛開題宸極開

紺軒加開沙開先帝聖靈聿資神境冥扶默贊開

分形散影既墓彼山又墳茲嶺寶鏤雙振金繩共開

炳化開真身永永開功開泉開天開宣開開諸典開

故鐫金鏤玉道該縑素式讚王猷開淨度勒像賢開

切刊碑開覺路開

開元三年歲次乙卯二月己酉朔十五日癸亥開

大周故銀青光祿大夫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開

章事上柱國晉陽縣開國伯食邑七百戶贈侍中開

景公神道碑銘并序開

翰林學士朝議郎尚書水部員外郎知制誥柱開

國賜緋衣袋臣扈載奉勅撰開

翰林待詔朝議郎守司農寺丞臣孫崇望奉勅開

書開

帝軒轅乘土德之運其臣曰奢龍祝融能辨方域開

以制區夏帝嬀氏禪陶唐之基其臣曰伯夷后夔開

能典禮樂以和人神上古佐命之道焉三政嗣開

典圖史寢盛彌綸輔翼代有其人皆金策丹書綸開

績功業垂其訓聚而為墳典形其美流而為歌頌開

陋簞籬之質賤我則潤之以開之淪朽我則鏤之開

以貞珉銘以紀功碑以誌行千載之下粲然可觀開

者其惟神道之表乎故中書侍郎平章事景公諱開

範皇朝元佐開顯德二祀冬十一月薨于淄川郡開

之私第天子廢視朝軫軫奪之念制贈侍中遣使開

贈奠飾終之典優而厚開詔詞臣開文開瑱盛矣開

孔惺開龜鼎不出廟門杜預豐碑空沈漢水姑自開

矜于名氏誠未顯于邦家與夫輝煌帝恩導揚休開

烈開者可同日而語也開繪有直而敘之用丕顯開

我大君之命臣聞景氏之先出于莘姓從楚王于開

夢澤差開侍臣畫漢開于雲臺丹推名將濟美垂開

生偉人維周之輔長山之下淄濟為川地勝氣開

清惟公故里夫嘉遁絕世高臥于是者足以開顯開

氣而為開生于是者足以開而為世傑故公之先開

由烈考太僕府君之上曰王父賓大王父閭皆貞開

晦不仕介享天爵而集許開仲曰篆公開世開

聿登相位而申甫之祥著矣昔者聖人之教天下開

也本之以仁義制之以經籍是謂人文是謂人開

以開開物成務者開所於此開以公輔之位必由開



稽古升廊廟之才必以經術顯而公以明經稱  
於春官氏則賢哲之關為吏於清陽關據於高密  
郡秩滿而關授范縣令大鵬之翼鍛北溟以未舒  
鰲雷之聲殿南山而不關然則關子之關通人之  
才變而順則方圓之量不能局故公之佐縣政也  
人謂其勤且潔矣典刑書也人謂其關邑恪關以  
使關政關而從入者則人謂其賢且能矣粵若  
日月之彩得天而大明風雲之期遇屯而勃起  
礪谿關黃關我大周聖神恭肅文武孝皇帝建大  
功于漢室為北藩於魏邦初筵既開得賢斯盛於  
是我公關而君臣之關龍飛在天躬戴曜靈至於  
齊極皇業肇建制以公為秋曹郎進階至朝散大  
夫而關萬關之樞惟聖人執左契臨萬邦經久制  
大命日政之機國之大柄總於樞務者可謂重矣  
而公關忠而賢關公為左司郎中充樞密直學士  
尋轉諫議大夫克職今皇帝嗣位之時登用舊臣  
而并人乘我大喪擁眾南寇親征之舉迅若奔雷  
分命大臣保釐關于公仍拜貳卿關振帝伐張黃  
鉞白旄殪羣兇而皆盡參旗河鼓導清蹕以言旋  
大禮既已平九服又已定關時惟輔臣而公昌言

可關聖謨碩望可以關流俗爰立之令帝心允予  
六府肇修兵賦元大邦之調用關公自立不回信  
而有守關哉大用逢時洪均在手資忠孝於君父  
享富貴之崇高而盡悴之勞因成美疾封章疊上  
優詔褒稱聽解利權關導關以列卿歸第懸車故  
鄉嗟風樹之忽驚訴昊天今何極見星而往夕露  
方多泣血以居晨漿屢絕哀與性盡臥疾而終享  
年五十有二關觀夫公之行事則其道也淳而粹  
克克焉無能稱其言也直而肆譽譽焉無所忌取  
介以自立強幹以自關故其仕也關一命之卑關  
三關無悔吝古人之操何以尚也秉筆者得無愧  
於詞矣許國夫人李氏嗣子太廟齋郎儼信等關  
靈關光關丞嘗翼翼賢人關子事終之禮佳城關  
日長楸簋雲勒銘垂休以示千古其詞曰  
長白蒼蒼淙水湯湯哲人之化逢時會昌哲人之  
逝魂遊故鄉關高山兮義義逝水兮驚波關而關  
死關山有頽坂水有高原人何世而弗新善有名  
今獨遠猗歎公今時用不顯  
顯德三年歲次丙辰十二月己未朔十日戊申  
長白山有明僧宗泐詩帖凡古今詩十五首自題



寺樹鉢過長白宿劉老別業書之永樂二年九月  
天台釋宗泐李滄溟跋云此長白名蹟也按泐季  
潭以胡惟庸之獄連染免死發往槎峯與做散僧  
渡江至江浦石佛寺示寂事在洪武中而此署永  
樂二年謬矣

明戶部尚書邊貢詩朝望長白山暮望長白山  
色有朝暮吾心常自閑

崧少山人張鯤石刻絕句在醴泉寺范祠危閣煙  
霞出峯簷麋鹿來春泉落西澗聲遠讀書臺風畫  
路楊色煙春崑蕙香人言背絕壑纔是上書堂山

文略卷十四

七

護埋金窟泉通畫粥厨傳經衣鉢在常伴老龍圖  
靈刹羣峯合各祠半日遊難逢浮海術易集下山

愁按鯤釣州人全州官副使嘉靖十三年刻

古栗老友碑明都御史張公延登書在黛溪側

隋來整榮國公護兒之子驍勇善撫士衆討擊羣  
賊所向皆捷時孟讓王薄衆十餘萬據長白羣賊  
歌之曰長白山頭百戰場十五五把長鎗不畏  
官軍千萬衆只怕榮公第六郎

廣州遊覽小志

光孝寺

光孝寺又名法性寺在粵城西北越王建德故宅  
也孫吳虞翻居此手植訶子因名虞苑多東晉隆  
安五年屬賓國鎮摩耶舍尊者駐錫曰王園寺劉  
宋永初中宋那羅跋陀三藏始創戒壇梁天監元  
年智藥三藏自西竺來植菩提樹壇前預識曰後  
一百七十年有肉身菩薩於此樹下開演上乘達  
磨初入中國亦止此寺其後五傳至惠能遂開東  
山法門於此今祝聖殿墨摩遺跡也有米元章書  
三世佛名稍北爲六祖殿前爲菩提壇側爲髮  
塔其東南爲達磨井西爲五祖殿循廊而東爲風  
幡堂堂前有池泓然又東有偽漢鐵塔上有題記  
稱大漢皇帝大寶十年四角有沙門某某題名繫  
銜皆金紫大夫檢校工部尚書又東爲譯經臺洗  
硯池房融筆授首楞嚴處西廊復有一塔規模差  
小題玉清宮使德陵使龍德宮使開府儀同三司  
內侍監上柱國龔澄樞同女弟子鄧氏三十二娘  
及大寶六年歲次癸亥字粵城內外古道場以光  
孝爲第一氣象古朴殊乎他刹六朝已還名僧居

此者曇摩耶舍求那羅跋陀智果三藏初祖大德  
印宗法師波羅米陀陳刺史歐陽修所贈佛阿尼曇經金剛般若經無上依一經佛性論共四十部  
刺密諦譯者仰山通智禪師慈山德清法師天然  
星禪師同遊黃太史忍菴高廷評曼園屈翁山陳  
元孝張超然三處士程燕思秀才人賦五言詩

### 六榕寺

淨慧寺舊名寶莊嚴寺蘇長公南遷過此書六榕  
二大字因名六榕寺今寺額即蘇書也寺有舍利  
塔梁大同中沙門曇裕建舊有唐王勒碑宋紹聖  
間寶維主簿林修重建宗室康州刺史叔盎撰文

文略卷十四

十九

塔九層高二十丈廣六丈有奇中藏佛牙舍利當  
修重建時掘得巨鼎藏劍三鏡一同舍利瘞之元  
至正間又增寶珠銅柱之屬憑高眺遠則白雲粵  
秀諸峯皆在襟帶也寺有永嘉禪師證道歌石刻  
禪師謁六祖祖歎曰善哉少留一宿宗門謂一宿  
還

### 五羊觀

五羊觀在城中西南坡山上有穗石洞五仙祠吳  
立夫南海古蹟記云楚高固時有五仙人持穀  
穗一莖大如乘羊衣羊具五方色遺穗州人今祠

中五石云是羊化殊不類祠後有崇臺可以眺遠  
其東爲三元殿殿前有池片石陂陀一泓出其中  
旁有石刻曰仙人足跡傳會可笑湛文簡公少讀  
書於此有詩刻石同遊者庭表曼園翁山元孝趙  
然燕思光孝寺僧月濤南柄

### 海幢寺

海幢寺在羊城南下瀕江水同庭表翁山元孝蒲  
衣往遊冒雨發舟二里抵寺門木縣方花望如赤  
城之霞寺有鷹爪蘭一株藤本大兩圍幹枝相糾  
花五出初作綠色久之漸黃香與魚子蘭酷似寺

文略卷十四

二十

故郭氏園蘭園中故物也有藏經閣極偉麗北望  
白雲粵秀西望石門靈峯西樵諸山東眺雷峯即  
往波羅道也南爲花田南漢葬宮人處素馨花盛  
此寺爲僧今無所建龍象莊嚴甲諸刹然無他奇  
稍宜登眺耳食罷登舟往海珠寺

### 海珠寺

海珠石在江中上有慈度寺宋李侍郎昂英讀書  
處寺有李公祠面丹霞臺下瞰江水北帶羊城佔  
舶漁艇往來如圖畫爲粵人競渡之所明盛時蒙  
萊競以翠毛鶴尾孔雀尾飾船運用相誇尚其後

靡如此用兵後築城置戍其上荒落不復振矣有吳道子石刻觀音像尚存舟由濠水入魚藻門劉銀時有稻田自海上浮來布衣林楚材見而嘆曰水魚湫秋今南及宋師至潘美為帥人始悟為潘字云飲濠梁別業晤梁秀才無枝

### 越秀山

越秀山在廣州府城北城堞因山山分為二東為歌舞岡越王臺其西為觀音閣山半為呼鸞道偽漢劉龔故蹟也城西為朝臺山南越志云傍江構起華館以送陸賈因名朝臺也古蹟記云山巔有

文略卷十四

主

達磨泉山踞粵城最高處憑高下瞰遠江如帶目盡炎海粵人三月三日九月九日多遊於此城堞閒多榕樹木縣時暮春木縣方花紅照天外亦一奇也

### 蒲澗寺

三月初四日勞書升憲副約同忍菴嬰園元孝遊蒲澗寺寺在白雲山麓氣象疎古寺門諸山環抱門內二石碣刻宋蘇文忠公詩崔清獻公詞坐禪人大韶範成妙叶堂始食蕉子羊桃菖蒲澗在寺左太平寰宇志云菖蒲澗一名甘溪南越志云交

州刺史陸脩之所開也襄陽羅友累石澗側客百人坐古蹟記云南漢開甘泉苑南有陸公亭夾溪刺桐木絲花開殷艷如畫時久旱細流涓涓出石罅中小魚如秧針千百為羣東上尋濂泉寺半里許得石澗潺湲有聲涉澗而東樹益蓊鬱水聲益清激又半里復涉澗而西澗中巨石欹立騰倚類多姿制岸皆芟竹竹盡得寺寺數弓而朴雅絕塵老僧與果居之元孝言郡人陶璜苦子前身寺僧道安也因言其從父陳公慧業記前生為廬山僧事甚奇寺去濂泉尚里許泉疲飢不能登坐澗石蔭竹樹俯聽水聲如鳴琴筑下山遠見滢滢洲上浮圖巋然海鰲寺也歸食寺門榕下是日甚暑清風灑然山相傳為安期生得道處上有景泰寺安期祠

### 長壽菴

長壽菴在西郭外翔於萬曆間禪人大汕重新之山能詩書營造有巧思寺西偏有池通珠江水增減應潮汐池北為半帆循廊曲折而東為繪空軒軒前佛桑寶相諸花叢萃可愛由半帆拉池而南綠岸皆芟支龍目池之南為懷古樓高明洞其

文略卷十四

主

下爲離六堂水木清華房廊幽竊如吳越閑寺有  
拈花釋迦像飾以黃金珠玉璫璅瑪瑙瑟瑟之屬  
莊嚴妙好又有銅像云是唐鑄也

南園三忠祠

大忠祠祀宋文信國陸丞相張越國三公其東祠  
南園五先生五先生者孫興籍黃待制哲王給  
事中佐趙御史介李長史德明初結詩社於南園  
此其遺址崇禎戊寅巡按御史葛徵奇葺三忠祠  
并餼五先生詩於版久之皆廢同年彭吏部襄爲  
番禺令復新之祠有池閣背枕河流亦一勝也

文略卷十四

五

五言詩凡例

昔荀綽撰五言詩美文其書不傳而昭明之選所  
錄五言詩自漢迄齊梁甚具學詩者宗焉然其  
中頗雜四言又公譙應教諸篇率多蕪雜予撰  
漢魏六朝五言詩視蕭選微有異同至其菁英  
鮮闕略矣

樂府別是聲調體裁與古詩迥別然漢人盧江小  
吏羽林郎陌上桑之類敘事信語之妙愛不能  
割班姬怨歌行卓氏白頭吟夜之樂府何非詩  
耶至曹氏父子兄弟往往以樂府題敘漢末事  
謂之古詩亦可故並多採摭若六朝子夜讀曲  
等歌悉不載

齊梁以後短句已是唐律唐絕楊用修五言律祖  
既有專書茲頗取其警策絕句亦然

十九首之妙如無縫天衣後之作者顧求之鍼縷  
裝積之閒非愚則妄此後作者代興鍾記室之  
評建矣愚嘗論之當塗之世思王爲宗應劉以  
下羣附和之惟阮公別爲一派司馬氏之初茂  
先休奕二陸三張之屬氣骨太冲挺拔崛  
起臨苗越石清剛景純豪雋不減於左三公鼎

足此典午之盛也過江而後篤生淵明卓絕後  
先不可以時代論矣

宋代詞人康樂爲冠諸謝奕奕迭相映蔚明遠篇  
體驚奇在延年之上謝之與鮑分路揚鑣仲偉  
之品於明遠多微詞愚所未解矣

齊有元暉獨步一代元長輔之自茲之外未見其  
人梁代古文作者尤衆繩以風雅略其各位則  
江淹何遜足爲兩雄沈約范雲吳均柳惲差堪  
羽翼固知此道眞賞論定不誣非可以東陽零  
陵身參佐命遂能劫持一代文柄也

宋文略卷十四

五

陳朝廖夢祥穆稱首總持流品視徐未宜並論然  
華實兼美殆欲過之子堅蕪累愧其名矣

北朝魏齊之間顏介最爲高唱高放曹短章不減  
斛律金二君可敵南朝沈慶之曹景宗矣邢魏  
之流未強人意劉昶蕭慤雖不化亦未易才  
後周廖夢廬得子淵子山二人之才一時瑜亮  
而鍾儀之悲開府爲至矣

隋混一南北煬帝之才實高羣下長城白馬二篇  
殊不類陳隋間人楊處道沉雄華瞻風骨甚道  
已闕唐人陳杜沈宋之軌非餘子所及也

唐五言古詩凡數變約而舉之奪魏晉之風骨變  
梁陳之俳優陳伯玉之功最大曲江公繼之太  
白又繼之感寓古風諸篇可追嗣宗詠懷景陽  
雜詩貞元元和間韋蘇州古淡柳柳州峻潔二  
公於唐音之中超然復古非可以風會論者今  
輒取五家之作附於漢魏六代作者之後李詩  
篇目浩繁屢取古風未遑悉錄然曰唐古詩源  
流可略觀焉

宋文略卷十四

六

右略論五言升降之變如此卷之繁簡次第雖視  
當時作者輩行篇什多寡然風氣轉移頗示疆  
畛如阮籍別於鄴下諸子左思別於壯武諸家  
叔源別於諸謝何遜江淹冠於沈范諸如此類  
具存微旨覽者遇於意言之外可焉

七言詩凡例

愚撰五言詩竟復鈔古逸漢魏迄唐宋金元諸家  
長句爲七言詩若干卷謝太傅問王子猷云何  
七言詩對曰昂昂若千里之駒泛泛如水中之  
鳧此命名所自也

七言始於擊壤歌雅頌之維昔之富不如時予其  
懲而志後惠學有緝熙於光明至臨河歌南山  
歌以下其辭匪一皆七言之權輿也鈔古歌一  
卷若皇娥白帝二歌屬王嘉僞撰則附錄卷末  
大風垓下聲始漢音至武帝秋風相梁其體大目

文略卷十四

曹子桓燕歌行陳孔璋飲馬長城窟行皆唐  
者之所本也六朝惟鮑明遠最爲道宏七言法  
備矣鈔漢魏六朝詩一卷梁陳隋長篇頗多而  
氣不足以舉其辭沿及唐初益流繁縟思均無  
取焉

明何大復明月篇序謂初唐四子之作往往可歌  
其調反在少陵之上遽然遂以此槩七言之  
正變則非也二十年來學詩者但取王楊盧駱  
數篇轉相仿倣膚詞剩語一唱百和是豈何氏  
之旨哉今略取李嶠以下氣格頗高者得四篇

以見六朝入唐源流之槩云鈔初唐詩一卷

開元大曆諸作者七言始盛王右丞李東川暨高  
岑四家篇什尤多李太白馳騁筆力自成一家  
大抵嘉州之奇峭供奉之豪放更爲翺獲今鈔  
盛唐五家之作爲一卷王龍標崔司勳閒取一  
二附之

詩至杜工部集古今之大成百代而下無異詞七  
言大篇尤爲前所未有後所不逮蓋萬古元氣  
之興至杜而始發之今別於盛唐諸家鈔杜詩  
一卷

文略卷十四

杜七言千古標準自錢劉元白以來無能步趨者  
貞元元和閒能學杜者惟韓文公一人鈔韓詩  
一卷李義山韓碑一篇追配昌黎附之卷末  
宋承唐季衰陋之後至歐陽文忠公始拔流俗七  
言長句高處欲追昌黎自王介甫輩皆不及也  
廬山高一篇公所自負然殊非其至者鈔歐陽  
詩一卷

歐陽公見蘇文忠公自謂老夫當放此人出一頭  
地蓋非獨古文也唯詩亦然文忠公七言長句  
之妙自子美退之後一人而已鈔蘇詩一卷文

定視文忠知舊矣今略十餘篇附之以備

一家之詩

蘇文忠公凌蹕千古獨心折山谷之詩數效其體前輩之虛懷如是後世腐儒乃謂山谷與東坡爭名何其陋耶山谷雖脫胎於杜顧其天姿之高筆力之雄自關門庭宋人作江西宗派圖極尊之以配食子美要亦非山谷意也鈔黃詩一

卷

元祐文章之盛推蘇門六君子黃嘗自負其詩在晁張之上顧无咎七言佳處頗得文忠之逸趣

用具茨集寥寥無多一鱗片甲殆高出无咎之上議者以爲惟陸務觀能髣髴之非過論也鈔

二晁詩一卷

南渡氣格下東都遠甚惟陸務觀爲大宗七言遜杜韓蘇黃諸大家正坐沉鬱頓挫少耳然竟非餘人所及鈔陸詩二卷

南渡以後程學盛於南蘇學盛於北金元之間元裕之其職志也七言妙處或追東坡而轉放翁鈔元詩一卷中州集載劉迎無黨長句數篇風格獨高附錄

元詩稱虞楊范揭道園自負如漢庭老吏憑數觀學古錄其詩誠非三家所及恨篇什寡耳鈔其詩一卷劉靜修刻畫遺山閒有可采略取數篇附之

元詩靡弱自虞伯生而外惟吳立夫長句瑰瑋有奇氣雖疎宕或遜前人視楊廉夫之學飛卿長吉區以別矣淵穎集宋文憲公所編今略其合作鈔吳詩一卷

有明一代作者衆多七言長句在明初則高季迪劉子高爲最後則李賓之至何李學杜厭諸家之坦迤獨於沉鬱頓挫處用意雖一變前人號稱復古而同源異派實皆以杜氏爲崑崙墟近日錢受之七言學韓蘇其筆力學問足以赴之愚於明詩別有論次此鈔不及云

愚鈔諸家七言長句大旨以杜爲宗唐宋以來善學杜者則取之非謂古今七言之變遂盡於此觀唐人元白張王諸公悉不錄正以鈔不求備故也舉一隅以三隅反其在後之君子

漁洋山人文略卷十四

漁洋文集十三卷

山東巡撫  
採進本

國朝王士禛撰蓋康熙乙亥士禛所自編前有其門  
人張雲章序士禛以詩名一時而古文特以天姿  
朗悟自然修潔實則非所專門雲章序謂以先生  
爲今之太白子美羣知非溢美矣語以先生之文  
昌黎柳州之文也容有或信或不信者蓋當時公  
論已爾而雲章必以詩文並稱非篤論矣



蠶尾集十卷續集二卷後集

二卷

〔清〕王士禛撰

北京師範大學圖書館藏清康熙刻王

漁洋遺書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蠶尾集十

卷續集二卷後集二卷》提要

憶予曁時侍先文康公京邸執戟爲郎郎事使  
輩諸先生遊逾壯官京師益得交海內名士大夫  
而一時名士大夫亦往往往匿就予予最心折者得  
二人論文則鈍翁汪先生論詩則阮亭王先生其  
後宦遊四方三十年所見日廣交名士大夫日益  
衆而予所心折者終無逾兩先生乃歎天地雖大  
生才寔難前代號稱文章大家代率不過數人有  
以也壬申秋予量移吳閭會鈍翁已前歿予爲教  
其遺集行之已又合吾鄉侯朝宗方域寧都魏叔  
子禧爲三家文鈔之刻頗行於世阮亭以書抵予  
曰吾論文當不後汪魏吾所爲蠶尾集詩二卷文  
八卷幸以鈐之梨且爲我敘予發篋讀之衆晝夜  
卒業則喟然曰予交王先生三十年厘大服其詩  
耳今乃更服其文予固陋不足以盡王先生概如  
是已先生詩久已重於天下知言者謂其爲詩波  
瀾愈闊格律愈精變化愈極其致又引元氏序浣  
花語以爲是詩家之總萃其說當已先生論文大  
較原本經史斟酌唐宋不屑爲世之貌似虛陵者  
而碑版敘事之文尤勝予以謂先生在  
本朝淖然爲一大家七疑如東坡山谷之在宋遠

山道園之在元後世亦必以予爲知者。先生之詩有正續二刻皆以漁洋名其集。茲集又以蠶尾名。予常登元墓望太湖諸峰山僧指似所謂漁洋山者離立七十二峰閒其名勝不足當兩洞庭而蠶尾山在宛鄆之竟小洞庭之中所稱遙望湖中數螺隱現似又出漁洋下乃自先生名之二山遂與太湖之莫釐縹緲東魯龜蒙鳧舉諸峰隱然爭歛崒岬於天壤地顧不以人重與予又聞魯直常游濤皖山谷寺石牛洞樂其勝乃自號山谷老人晚年過涪卽又號涪翁先生名集之意倘類是與康熙丙子臯月商丘同學弟宋華

敘

蠶尾集自敘

宛鄆之境多湖陂而小洞庭最著湖之左有蠶尾山焉唐天寶十二載太守蘇源明譙五太守於此作歌曰小洞庭今年方舟風嫋嫋今離平流年方舟今小洞庭雲微微今連絕崕仍瀾壯今緬以沒重巖轉今超以忽又歌曰月澄凝今明空波星磊落今耿秋河歌詞既古質類漢人語而其湖山之勝又曠邈靚麗能使臨汎者傍徨登眺者遲夸怡悵而忘返於是小洞庭之名與源明之詩共傳圖牒令狐氏之言足徵也康熙甲子冬余奉

蠶尾集敘

朝命往祀南海過東平會大雪連日夜遙望湖中天水相際有數螺隱現於煙靄滅沒之間者土人指似曰此蠶尾山也時風雪寒沍又迫王程不得往旣南行數千里猶時時夢見之昔韓退之嘗作鄆州溪堂詩盛稱其蒲蓮兼葦蘋蓴龜魚之產余卒卒未暇問溪堂所在度其勝未必及此湖而源明之歌詩直駕退之而上余稱鄆之山水獨在此不在彼蓋亦未可以爲過也余家濟南所居在長白之麓錦秋湖之陰距鄆五百里余方備員於朝卽書隱數椽未能退而偃息乎其間又豈能謀

及數百里之外私其名勝使爲吾有哉亦聊以寄  
吾懷焉而已偶次甲子使粵以前及丁卯以後詩  
文稍成卷帙遂以蠶尾名集而又書其命名之意  
以喻吾懷焉漁洋山人王士禎敘

蠶尾集目錄

詩自康熙甲子年起其年冬及乙丑  
年作別寓南海集雜文自庚子年

第一卷 詩

送湯荆峴學士改中丞巡撫江南

過丁香院訪張杞園不遇題壁

題景州閨遊詩卷

爲門人朱悔人題王叔楚畫竹卷二首

甲子暮春邀修來幼華升六千仞伸符天章

悔人過聖果寺看桃華二絕句

題門人汪舟次乘風破浪圖四首

將乞假歸省批家書尾示兒洄

訪賓公大谷山居

柳菴同賓公寶菴作

題張賓公采芝山堂

長白雜詩八首同賓公作

宿唐濟武太史志壑堂卽事

寄題采芝山堂

戊辰人日雪行華山下作

望華不注懷古

郡城北路作

趙北口

歸經鵲華二山閒卽目

女郎山

潯山舖

嘯園詩十二首

戲書蒲生聊齋志異卷後

將赴闕拜先祭酒府君新阡寫哀

題家書後寄兄禮吉并示兒輩

題門人查夏重蘆塘放鴨圖四首

題門人張力臣寫真二首

題蔡方麓宮允寫真二首

題臧介石舍人濟陰玩月圖卷

憶西城別墅

題門人沈客子林屋幽居圖五首

書集目錄

寄題念東侍郎載酒堂

追和徐東癡釣臺懷古

憶石帆亭寄兒洙汾沂四首

寄盤山拙公

題趙松雪畫羊

庚午新正過朱竹垞太史齋中探春緋桃諸

花盛開賦三絕句

過弘衍菴海棠已化去感懷施愚山侍讀

寄題念東先生松巢

月蝕宿都察院署贈周石公中丞

立齋相國齋中蕉花開索賦六首

聞二東春雨霑足喜寄諸子

送謝方山假歸德州

三月十二日拜御史中丞赴暢春園謝恩

作

戲簡汪鈍翁四絕句

浮梁令介初兄輓詩

送徐勝衣休論典試貴州兼寄田綸霞中丞

五月初七日雨中瀛臺啟事

初八日晴入瀛臺再成

董起男送風雨梅戲占爲謝

題門人查德尹雲林畫軸二首

書集目錄

荅陳元孝寄懷之作 題徐藝初寫真

題周文矩五王避暑圖爲李奉倩中丞

趙伸符宮贊書來云秋雨霑足山泉四溢臨

流坐石日誦莊騷賦寄三首

小憩高梁橋

赴暢春園 起居再過高梁橋

送金會公太史歸廣濟兼寄開先顯公二首

喜彭羨門閣學卜鄰之作

寄懷尤悔菴太史四首

爲彭訪濂侍講題尊公雲客讀書圖

題姜西溟洞庭秋望圖

第二卷 詩

米海岳研山歌爲朱竹垞賦

再題研山絕句示竹垞

題李梅崖僉事讀書處

得門人鄖陽守衛凡夫書卻寄

門人朱梅人入都卽往天津寄懷

題河梁圖送門人俞蒼文歸雲間

題門人魏禹平水村圖四首

題朱竹垞雪景寫真四首

題竹垞小長蘆圖卷三首

十一月二十八日雪懷天章伸符

雪中再寄伸符宮贊二絕句

家書至知女端於十月初九日已葬哭之五

首

謝盤山拙菴禪師

送方位齋出守登州一再荅拙菴禪師惠芝

冬日出部署戲作 戲作示內

冬杪門人李蒼存送盆花奉荅

較盤山志境寄拙菴禪師

題義門蘭亭采藥圖 招梅定九并題寫真

奉 命典會試二月初六日 賜宴禮部

閣中作

放榜

辛未榜後荅梅耦長見投

題李叔則寫真

送張寶菴宰新野

送門人李伯含郎中出守都勻六韻

聞越王臺重建七層樓寄陳元孝屈翁山梁

藥亭

送劉君宰建德

送侯介藩宰興安

出塞

保和殿大學士兵部尚書蒼巖梁公輓詞四

首

荅拙老寄盤山圖

太子太傅文華殿大學士刑部尚書諡文毅

易齋馮公輓詞

東門人陳鶴公於昊天寺

十月朔 親祭 太廟是夜雪

棟亭詩曹工部索賦

送門人陸次公判撫州兼寄牧仲中丞

退朝雪中懷拙菴禪師

過梁家園憶宋荔裳按察昔邀梁蒼巖興芝

麓二先生與千兄弟汎舟於此頗有唱和

時諸公及先兄西樵皆歿

題梅爾止太僕洗桐園因贈

題畫龍虎同官兵部侍郎席珠公索賦二首

聞滕王閣落成寄宋二牧仲開府

柳

遙題牧仲煙江疊嶂堂堂在北蘭寺

題王石谷畫送竹垞歸禾中二首

題李貞孟少司空寫真二首

送門人高念祖遊大名

題張敦復大宗伯賜金園圖

送姚綏仲編修歸省因寄蕩湖二首

寄題齊河王氏園

送同官人岳大司農賑關中

和趙伸符宮贊寄門人洪昉思絕句

門人汪于鼎寄始信峰草堂志

送吳商志之大梁二首

題門人袁士旦寫真

烏目山人歌贈王石谷

題崇福寺壁

得同年張蔚生郡丞書

石谷與門人合寫豁堂詩思見贈題其上

題焚琴煮鶴圖

送楚雲禪師歸棲雲

爲門人王令詒題松南柳磯圖二首

悼亡詩十二首

文華殿大學士吏部尚書諡文襄鄴園李公

輓詞四首

題牧仲中丞述鹿軒詩卷二首

寄荅余澹心

甲戌除夕前二日雪集姜西溟吳商志門人

蔣京少查夏重宋山言周策銘殷彥來分

賦得錢思公

五月望日京少山言彥來靜山邀過崇效寺

訪雪塢法師看梨花同賦

第三卷 神道碑 墓誌銘

光祿大夫總督陝西三邊四川等處軍務少

保兼太子太保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右副

都御史世襲阿思哈尼哈番贈太保諡忠

毅孟公神道碑銘

中憲大夫太常寺少卿王公墓誌銘

中奉大夫整飭天津海防道山東按察司副

使韓公墓誌銘

誥授奉直大夫工部虞衡清又司主事墓誌

葉公墓誌銘

勅封文林郎山西太平縣知縣前直隸東陽

縣縣丞行健趙先生墓誌銘

第四卷 墓誌銘

光祿大夫總督河道提督軍務兵部尚書兼

都察院右副都御史諡文襄靳公墓誌銘

奉政大夫刑部雲南清吏司郎中王公墓誌

銘

承德郎大理寺左寺副前翰林院侍講丘公

墓誌銘

文林郎內閣中書舍人王公墓誌銘

勅封文林郎望江縣知縣伊公墓誌銘

故孝廉馮君墓誌銘

第五卷 墓誌銘 墓表

附塔銘 行實 墓碣 墓志

霜臯先生墓誌銘 文學張君墓誌銘

法慶靈巒禪師塔銘 文學太液三兄墓誌

紀母陳恭人墓誌銘 呂孺人孫氏墓誌銘

誥封奉政大夫雲南按察司僉事提調學政

耐翁吳先生墓表 田母張太恭人墓表

七室陳孺人行實

七見敬澤墓誌銘

二孺女墓誌銘

第六卷 傳 記

張東谷先生傳

馬文毅公傳

御史梁哲次先生傳

有序

汪比部傳

惠顯傳

烈節馬淑人董氏傳

王烈婦傅氏傳

徐節母畢孺人傳

西城別墅記

第七卷 序

志塾堂集序

西堂全集序

芝廬集序

澹遠堂詩集序

誠齋詩集序

浮園詩集序

野香亭集序

梅氏詩略序

梅崖詩意序

晴川集序

半部集序

辛未科會試錄後序

新城縣新誌序

盤山誌序

古鉢山人遺集序

和蘇詩二集序

禹津草堂詩集序

蒙木集序

蜀道驛程記自序

池北偶談自序

居易錄自序

龍尾集自序

論法考自序

第八卷 說經 書事 辨 銘 尺牘

詩解四則 書傳國璽

書竟墨 書銷頭道人事

書宋道人事 書亳州女子王氏事

舊時隸幽州辯 徐世溥武侯論辯

慢亭第結綠硯銘 荅盤山拙菴和尚二首

荅門人陳子文二首 荅棲霞楚雲和尚二首

荅唐濟武檢討二首 荅秦畱仙宮論二首

荅梁增

寄門人襄陽吳別駕國荃

荅韓太虛郡丞 荅門人張力臣

荅荆菴禪人 荅拙菴禪師二首

寄宋牧仲中丞二首 寄尤悔菴太史

第九卷 題跋

跋兩漢紀 跋曹全碑

跋眞靈位業圖 跋長短經

跋杜詩三則 跋白孔六帖

跋王建宮詞 跋權文公集

跋樊川集 跋白蓮集

跋大宇麻姑仙壇記 跋撫言足本

跋唐闕史二則 跋五王飲酪圖

跋吳越備史 跋武夷集

跋西崑集二則 跋宋高僧詩

跋李泰伯集 跋趙清獻集

跋稽古錄 跋隆平集

跋東坡先生詩 跋清江三孔集

跋永嘉二劉集

跋東坡先生小字帖二則

跋王魯翁篆 跋文昌雜錄

跋宛丘集二則 跋雪溪集

跋世說侯鯖錄 跋侯鯖錄

跋西塘集 跋道鄉集

跋嵩山集 跋鐔津集

跋唐鑑 跋東觀餘論

跋元祐黨籍碑 跋嵩山碑

跋太平治迹統類 跋清暇錄

跋卻掃編 跋唐庚眉山集

跋陵陽集 跋郭祥正青山集

跋竹友集 跋葉石林建康籍





跋門人陳子文裝潢小札冊

跋門人黃從生梅花詩

跋門人金穀似之官靈丘詩

跋自作米海岳研山歌後

跋禪警

蠶尾集卷一

濟南王士禎貽上甫

送湯荆峴學士改中丞巡撫江南

論文六載西清直公望公才衆不如節鉞忽承

天子命經綸正賴古人書帆檣萬斛勞按粟水旱

三吳急賜租會見飛章達民瘼何須鄉夢戀樵漁

過丁香院訪張杞園不遇題壁

吟遶長廊取次行主人不見綠苔生聲滿院日

草午花氣撲簾春晝晴

題景州閭遊詩卷

獨持懷古意去謁武夷君九曲無人到千峰盡白

雲鴻飛天外遠鸞嘯月中聞一與曾孫別人閒又

夕曛

爲門人朱悔人題王叔楚畫作卷二首

字時羽吳之嘉定人畫宗米芾  
九工草蟲墨竹見徐氏海陽集

小竹山人寫叢竹渭川千畝起毫端愛渠低亞清

溪水幾箇橫斜拂釣竿

茅齋青壁幾年成溪路無人畧徇橫一夜春雷動

崖谷四山風雨揮龍驚

甲子暮春邀修來幼華升六千仞伸符天

童惺人過聖果寺看桃華二絕句

古寺尋春已後期東風猶爲絳桃遲  
禪扉靜掩殘春雨細逐茶煙粥鬢絲

童惺人過聖果寺看桃華二絕句  
章華宮裏細腰身移入招提又幾春  
一樹天斜忒無賴也須著莫白頭人

題門人汪舟次乘風破浪圖四首

海外傳看大九州青天一髮是琉球  
人間奇觀君知否萬里滄溟萬斛舟

扶桑東望海天孤虎節龍章擁萬夫  
正是水犀酣戰日樓船十道下彭湖

雙崖集卷一

百靈不散石郵閑親見神魚跋浪閒  
青史他年說奇事天風三日到中山

竹冊親頒異姓王歸來封事動明光  
儘教乞與丹青手寫作靈槎著日傍

將乞假歸省批家書尾示兒凍

樗散無能合乞身歸來不擬負青春  
池東添箇垂楊樹要看飛花點白蘋

訪賓公大谷山居

春原麥爭秀斜日雉交飛礪水寒猶淺  
村煙望不稀田家驅犢返仄徑負樵歸  
想見南牕下看山杜

德機

柳菴同賓公寶菴作

西巖古寺隱衿衿行飯從容到日斜  
最愛過橋垂柳樹一溪新水照藤花

題張賓公采芝山堂

童穉相看有舊時杖藜隔歲訪山家  
野風吹斷碧谿水林鳥啄殘紅杏花田舍初開缸面酒江船將到雨前茶  
卜鄰未果平生約慙愧東陵學種瓜

長白雜詩八首同賓公作

書堂道中

雙崖集卷一

山勢圍黃鶴書堂望處孤行勝逐禪  
侶荷篠問樵夫鳥道捫參井人煙倏有無  
入雲鐘梵近失喜一相呼

書堂

香界諸天外心知開士家雙林圍石壁  
十丈落藤花蒼樹環平野浮嵐到海涯  
希文畱古井先試趙州茶

石梁

窈窕度魚梁縈紆一水長臨流多白石  
列坐復垂楊歷歷禽魚影蕭蕭蘭杜芳  
鷄鳴在何處小塢出

松篁

葛家洞

長嘯發孤煙一聲高柳蟬山風吹斷續水石苔潺  
湲魚鳥真濠濮雲林亦市廛都藍碧溪側隨意煮

清泉

柳菴

溪行路不極溪上出香林一夜前山雨千迴石瀨  
深空花春漠漠仙梵午沉沉舊識梅檀味還能悅  
衆心

柳菴西方丈夜坐

踏閣攀林罷閑階坐夜分木犀春半發鼻觀定中  
聞舉首見明月西峰歸片雲徘徊戀清景豁籟遠  
紛紛

黛溪

策杖尋源去靈溪一徑穿湍飛時激石花閉屢通  
泉初日光斜照文魚影倒懸他年飯白社終倚黛  
溪偏

于茲仙人祠

我愛寒山好招尋白兔公還過于茲道倚徙古祠  
空碧水流春澗清猿嘯晚風傳聞駕鸞鶴來往丹

明中

宿唐濟武太史志壑堂卽事

新竹梢檐夜氣清忽聞山鳥報寒更單衾喚起滿  
湘夢落月已西天未明

寄題采芝山堂

滅迹雲峰裏多年茹紫芝商顏如可作園綺是吾  
師危磴雪消處斷崖泉落時何當采三秀從汝結  
茅茨

戊辰人日雪行華山下作

吾州最愛華不注白日青天卓虎牙一夜山中三  
尺雪曉來失却青蓮花忽雷閣下流漸急華嚴宮  
前雲霧遮轉憶石帆亭子畔老梅寒竹關橫斜

望華不注懷古

老慵便臥興北風吹龐涼卷簾華不注時來獻青  
蒼想像易位處東南畝縱橫齊晉昔更霸往事可  
憐傷豈知婦人笑遂召四國歎華泉終古流不見  
繁車桑晚投喬木村蠟炬明空堂天低雪欲作四  
顧雲茫茫明日渡溪釣早梅應破黃

郡城北路作

齊州南北千峯遠中有明湖一鏡分今日雪中更

奇絕華山雲接鵲山雲

趙北口

莫問公孫事茫茫感逝波晚潮魚簾急夜火蟹簾  
多大麓諸流會春風萬乘過年年水楊柳頭白  
此關河

歸經鵲華二山閒即目

山海作經首鵲山招搖之桂生其閒麗音之冰  
出其下祝餘四照花爛熳今此鵲山勿乃是越人  
陳迹誰追攀渚水南來紆且直羅生夾岸蘅蕪蒼  
隔水正望華不注疑臨玉鏡窺煙鬟是耶非耶看

六

不定尹邢雙照蛾眉綠被山璚琤不收拾黃如蒸  
栗丹砂殷七十二間遠鈎帶如棋布子交迴環柳  
花滿樹綠於染杏花點地紅斑斑始知今日已寒  
食潑火小雨回天慳濯纓湖亭好煙景春波澹澹  
去清心顏回首却望衛河北風沙莽蕩連雄關

女郎山

臥與夢初起遙見女郎山雨過開奩鏡煙消露髻  
鬟靈祠空翠裏瑤瑟碧雲閒不是崔羅什何因奉  
玉顏

濟山鋪

山市依湖岸煙光畫杳冥竹欄看鴨闌茅屋帶龍  
腥一水兼天白羣峰挾雨青漁舟與沙鳥來去墨  
王亭

肅園詩十二首

梭山

云是天孫梭何年化空碧蕭條松桂林曉靄幽久  
宅不妨折齒人長茲置巖石

瀑溪

淪淪東注海濫觴乃於此一勺出雲根石流湛清  
泚應有遺世人枕流還洗耳

見山亭

張公茂蘭故居在德間京師語曰天下清官張茂蘭

入門不見日風動千篠簌孤亭在竹中猶傳清士  
居世無劉伯曄豈慕貂襜褕張官京師冬無絮衣遺者皆不  
受東阿劉伯曄以衣送之乃  
受曰世惟劉伯曄可服耳竹  
中子見左傳海岱清士見世說

長白深處亦名君子堂

肅然萬壑深結廬最深處昔暗封禪儀今餘采樵  
路惟有漢時雲悠悠自來去長白即封禪  
書肅然山

猗玗洞

古潭深不測石梁架岩洞中有蟄龍蟠鱗甲欲飛  
動明玗照清流幽禽時一唳

勘書閣

北齊勸學圖流傳子華作楊子華有勘書圖勢髴那魏流劍

珮文林閣從容四庫閒何如百城樂

海燕樓

朱樓玳瑁梁春社紅襟燕年年思故巢涎涎會相

見花動倉琅根美人起常晏

橫翠閣

高閣冠清溪雪浪相迴薄簾捲暮山晴衣霑空翠

落煙暝竹林閒歸飛雙白鶴

淨友亭

斑竹已解棚翠莢復如離虛堂受荷氣疎簾漾文

漪風標兩公子照影時來窺

攄梧山房

茗苔百尺桐孫枝露初引下有怪石供離立衆星

隕山月下窺人嘯歌蒼虛牝

晚香堂

寒空正搖落衆芳一以息采采黃金花獨藉風霜

力把酒東籬旁連山澹秋色

流觴處

次山石魚湖石魚在湖裏一曲滙空明列坐臨流

水風送酒船過鱗鱗數帆起

戲書蒲生聊齋志異卷後

姑妄言之妄聽之荳棚瓜架雨如絲料應厭作人  
閒語愛聽秋墳鬼唱時

將赴國拜先祭酒府君新阡寫哀已巳十一月初

親舍今何在孤兒涕淚深桓碑初下窆宰木未成  
林無復趨庭日空違誓墓心北風吹急雪千片助  
霜襟

題家書後寄兄禮吉并示兒輩

頻年共飲屠蘇酒此際相望千里餘鄉國近聞三  
日雪平安未達數行書伐薪汲水皆名士竹葉梅  
花又歲除苦憶小園風物好辛盤早已薦春蔬

題門人查夏重葺塘放鴨圖四首

橫塘盡日雨濛濛閒倚笭簪挂釣筒坐愛琉璃一  
千頃菱花風急冒鳬翁

鴨母船依湖水濱船頭長日飯龜尊憑誰寄謝桓  
南郡不是鷺欄教關人

鴨頭九帖種魚經盡日蘆碕泛渺冥何似漁陽隨

突騎天風齊放海東靑

列仙之儒形甚臞一竿偏愛狎江湖畫師也會  
人意不作金盆孔雀圖

題門人張力臣寫真二首

瘞鶴銘邊攜展日羊侯祠下卸帆時吳山楚水探  
奇徧不覺秋霜點鬢絲  
金石遺文太放紛摩挲千卷對爐薰白頭更訪鴻  
都學手拓陳倉石鼓文

題蔡方麓宮允寫真二首

沉香火暖護香篝走馬蘭臺露未收曉日花閒鈴  
索動內人催喚撰詞頭

不盡屋卷一

十

猶記句牖唱第時龍樓初日上果思五年不共蓬  
山直披卷依然玉樹姿

題臧介子舍人濟陰玩月圖卷

三五南華月登臨迴散愁懷人漆園吏把酒庾公  
樓水與荷陂接光連玉露秋吳興未歸客應憶白  
蘋洲

憶西城別墅

池北池南半竹枝疎梅照影恰臨池今年誰作林  
園主孤負花明酒暖時

題門人沈客子霖屋幽居圖五首

萬頃玻璃不受塵樓居高與太清鄰紫泉石髓  
畱得我欲因之窮左神

隱八春山似畫屏下窺玉柱接金庭禹書縱遣靈  
威守合爲幽人一啓扃

五月楊梅血色斑雲林十里畫圖閒杉皮屋子清

苔徑獨占吳王消夏灣

玉堂酒渴夢江南林屋東西路舊諳煩汝封題三

百顆夜來霜信到黃柑

漁洋山下是吾家山北山南半種茶畱得繖山方

竹杖待君風雪探梅花

棲霞寺紫雲閣前有方竹一  
叢子取以作杖方爾止銘之

寄題念東侍郎戴酒堂

蓋頂黃茅野意存鑑湖一曲古城根疎梅亞竹臨  
官路遠水浮花過縣門上日抱琴穿路約何人戴  
酒醉宸尊春來騎馬東華道悔不從君學灌園

追和徐東臈釣臺懷古

帝業眞歸赤伏符故人不作執金吾猶嫌齊國知  
男子終隱桐江學釣徒鼎足三公慎要領師中十  
載白頭鬢清風萬古嚴陵瀨知有雲臺博士無

憶石帆亭寄兒凍汴汴四首

梅花香裏置茅亭下有蒼食萬箇青聞道故園三

日雲與誰同聽玉壺玲瓏楊子

磬口檀心世外香幽姿那點壽陽粧祇宜霽雪明

應裏手搗疎花寫硬黃

仙人鸞尾何年墮池北池南共歲寒又向東華騎

瘦馬春風先問竹平安

麥穎風爐手自烹林園急雪夜三更不知賀若今

寄盤山拙公

盤山富蘭若近若一雞飛縛屣林中風吹屈朐

衣

題趙松雪畫羊

三百羣中見兩頭依然天筆掃驂驪竭來清遠吳

興地忽憶蒼茫勒秋南渡銅駝猶戀洛西歸玉

馬已朝周牧羝落盡蘇卿節五字河梁萬古愁

庚午新正過朱竹垞太史齋中探春緋桃

諸花盛開賦三絕句

馬勝曾說野人家每先去東皇管物華今歲長安

霜雪少試燈風裏見唐花

十笏如聞功德香曼殊陀利雨芬芳偶來小坐談

空憺政要天花作道場

方丈重過亦勝因散花天女正橫陳上人默坐空

諸相縱遣花飛不著身

昔與愚山看  
化試詩於此

過弘行菴海棠已化去感懷施愚山侍讀

十年不見謝宣城目極澄江遠恨生白首重吟枯

寄題念東先生松巢

樹賦江潭蕉萃庚蘭成

仙人樓居苦偈仄要與老鶴分松風天風蓬蓬起

天籟寒濤萬頃生虛空仙人曲肱睡正熟馭風倏

過扶桑東下視蓬萊玩清淺太華夜碧聞清鐘

月蝕宿都察院署贈周石公中丞

御史府中烏欲棲滿城車馬驟春泥一星執法中

臺峻五夜嚴更刻漏齊才盡玉川傷顧兔時平越

石厭荒雞與君十載東朝舊燈火曾分太乙藜

余與中丞  
同爲官僚

立齋相國齋中蕉花開索賦六首

漢主初開扶荔宮甘蕉花入上林紅今朝獨樂園

中見始信嵇含狀最工

中書退食日蕭蕭簾捲西山爽氣饒茶臼筆牀相

對好一林花放膽瓶蕉



玉宇微涼八月中林塘香散木犀風綠天深處

花坼蝙蝠飛來相映紅

南中紅蕉花開有紅蝙蝠花中見四陽雜記

朱萼新抽萬卷書仙人掌露勝醍醐丹青好借黃

荃筆更寫紅蕉水鶴圖

紅霞一抹映瓊杯照影銀塘細細開不似平泉閒

草木猶煩驛騎日南來

木棉千樹粵江邊不及蕉花分外妍常記五羊城

畔見一枝紅壓蠻人船

聞二東春雨霑足喜寄諸子

故鄉冬雪後穀雨一番新園坵竹尊者星明農丈

人縣官初給復田畯屢班春何事東華道朝朝望

麴塵

送謝方山假歸德州

廿載爲郎少宦情五言真屬謝宣城人如白雪風

流遠草如青袍日夜生飛蓋西園誰故舊送君南

浦又清明名家韋杜天元近休疊陽關第四聲

恩作

西山曉翠望孤稜五載田園倏見徵右掖一星明

執法南臺六察領中丞清時袞職將何補昨夢瀛

洲已倦登霄漢承恩頻忝竊新銜還是

戲簡汪鈍翁四絕句

已未作久刪去傳見鮑參

穎水箕山傲昔賢金庭玉室隔人煙逃名却披

英笑兩字堯峯世已傳

談經人比鄭公卿絲竹門生列後堂爲奉侏儒

囊粟山中閑煞東脩羊

陽山山外好煙波可惜柴門掩薜蘿莫怪山人高

價賣此中佳處本來多

吳中高士謝山靈共指文星傍帝廷今夜堯峯

高處望不知何處少微星

浮梁令介初兄輓詩

諱臨元聊城人順治辛丑進士甲寅殉節贈江西按察司僉事

岳麓羣盜逼杉關抗節冰霜裏捐軀豺虎

何日盡白馬不生還惟有啼鵲血春來返

故山

送徐勝力官諭典試貴州兼寄田綸霞中

承

百戰曾經馬伏波送君五月下牂牁祠過帝女逢

斑竹洞入秦人訪綠蘿已見華風開瘴癘須令藥

職備中和田郎久別應無恙共倚南樓一嘯歌

五月初七日雨中瀛臺啓事

極目紅欄綠浪兼之細雨斜風一幅吳淞煙雨又  
少天隨釣篷

初八日晴入瀛臺再成

日照駁安宮外風來魚藻池邊沙上水禽偶語橋  
頭人柳三眠

董起男送風雨梅戲占爲謝

故友御史  
五乳子

吳中五月梅黃雨想像千林舶越風珍重遺來香  
軟齒不須將醋沁曹公

題門人查德尹雲林畫軸二首

平生不作王門客莫把倪迂配米顛最憶推蓬寫

藍集卷一

大

松石菰蒲秋雨菟龍涎

曾上神嵩眺雒陽碧伊清洛迴蒼蒼怪來舒卷煙  
雲滿得自盧鴻舊草堂

畫爲登封詹學取先生物德  
尹遊嵩山往謁徽以爲贈云

荅陳元孝寄懷之作

不見閉門陳正字嶺雲江樹五年餘秋風欲下華  
陽館粵客纔通尺素書蒲澗紅泉應不改羅浮翠  
羽夢全疎天南耆舊今頭白珍重新詩獨起予

附原詩

陳恭尹

酷似高人王右丞在官蕭散意如水時名兄弟  
堪方駕家學文章自一燈滄海乘槎曾獨到幾

山懷古記同登南來新咏多如許紙貴衡陽寫  
未能

題徐藝初寫真

風流好事兼文雅三百年來顧阿瑛知爾前身是  
金粟玉山重占草堂名

題周文矩五王避暑圖爲李奉倩中丞

聞道開元日宸遊花萼同恩深五王宅

一作帳

勅借九

成宮竹映翠微合泉飛金澗通披圖見隆準夏矣

讓皇風

藍集卷一

七

趙伸符宮贊書來云秋雨霑足山泉四溢

臨流坐石日誦莊騷賦寄三首

名泉秋谷口泉水入門流一夜南溪雨千巖瀑布  
秋雲山初過鴈簾閣似浮鷗挂壁松枝塵何人解

獻酬

讀書坐懷古未遭世人知被髮聞鸞嘯彈琴咏雉  
噫逍遙羨策叟憔悴感湘纍各有清芬在君應自  
得師

林居常晏起蒼翠撲晴牕自富五千卷何勞四十  
雙采芝綺里季作黍漢陰龐晚節思鄰並還能倒

系紅

小憩高梁橋

昔日高梁道綺羅嬌上春依然挑菜渚不見采蘋人  
新水生魚縵輕絲漾麴塵不妨成漫興青草正如茵

赴暢春園 起居再過高梁橋

破楔來春暮軒車復此過西風一蕭瑟秋水正微  
成黃屋雲中近青山苑外多今朝封事暇聊自  
飲一何

送金會公太史歸廣濟兼寄開先顯公二

首

卷一

六

破額山前水依然碧玉流吾廬真可愛此外復何  
求名已高三館歸還讀九丘蘋花何處采遙送木

蘭舟

廬岳天邊影千峰恰對門舊遊時入夢君到必窮  
源雪後康王谷花時陶令村遠公相憶處共聽一

聲猿

喜彭羨門開學卜鄰之作

少小論交三十載中間離合似浮雲谷風莫問窮  
兼達舊雨猶存我共君東閣從容多密劄南臺  
倒怨彈文望衡乍喜相鄰並可許談詩坐夜分

寄懷九悔菴太史四首

歸田身更健重築遂初堂卷一 文閣金堂名預舊英會  
心空選佛場卷簾看邵尉倚杖濯滄浪畫作屏風  
樣何妨遠寄將自歸 卷一 文閣金堂

令子初休沐超庭樂事多書名王大令詩格小東  
坡真誥通仙籍名經禮佛陀銅坑梅信早定擬百  
回過

何必買山隱翛然居士家華亭丹頂鶴甫里白蓮  
花船過中泠水官分顧渚茶筆牀將釣具隨意泊  
汀沙

卷一

九

早歲已研京新羅識姓名老如袁伯業鄉即鄭康  
成朱荀文二勳秋霜髮數莖卷一 文閣金堂吹笛罷教授幾  
門生

為彭訪濂侍講題尊公雲客讀書圖

別君三十載把臂此圖中自著潛夫論人傳河上  
公依稀逢墮履髮鬢見方瞳欲問華陽館松聲咽  
暮空先生信道甚篤余  
與定交在癸巳年

題姜西溟洞庭秋望圖

君家剡溪西為復剡溪東王謝晉居剡千秋緬遺  
蹤我往欲就君名山懷剡中幾載京國遊素心王

謝同君忽泛五湖仙壇訪毛公徑披笠澤雲蒙  
青濛濛萬頁白銀灣倒浸七十峰拂袖縹緲巔五  
州羅心胃腳踏巨鼉背目送孤飛鴻人言秋興遲  
沉臨水精宮湖霜熟黃甘林煙染丹楓落日迴漁  
舟蘆中收釣筒欲呼天隨子兼挾鷗夷翁茲遊  
清曠愧我羈樊籠他年剡溪歸相期喚樵風

靈尾集卷一

平

靈尾集卷二

濟南王士禎贈上甫

米海岳研山歌爲朱竹垞賦

海嶽研山不可見人閒空說研山圖研山之圖亦  
遭燬雲煙過眼徒嗟吁宣和艮嶽已塵劫矧乃片  
石輕錙銖永嘉流落幾百載昭陵玉匣今亦無  
知神物有呵護星芒夜隕三天都舊藏許文穆家太平寧相  
憂文物寶此何啻千璠璣古藤書屋花未放主  
客客招吾徒眼中突兀忽見此乍疑八席羅衡巫  
壺中九華那足擬仇池枉用誇髯蘇三茅地肺互  
爲帶二華雲氣相紫紆蛟龍屈蟠待雷雨仙靈  
歸迴耕車華蓋一峰獨秀拔宛插玉笏翹犀株翠  
巒玉笋左右列雕尻股腳相欹扶上洞下洞闔曲  
折潛通小有涵空虛龍池幽窈驗雨候頗疑中有  
靈龍珠峰獨者蜀屬者嶧上泉有埒下有瀨座客  
摩挲三歎息蒼然古色生眉鬢海嶽之菴書畫坊  
幾伴此老浮江湖巧偷豪奪歷千劫閱盡春秋如  
總站翰林好事過顛米日餐蛾綠忘饑飣滄江夜  
渡江月莫令光怪驚菰蘆

再題研山絕句示竹垞

南唐寶石劫灰餘長與幽人伴著書青峭數峯無恙在不須淚滴玉蟾蜍

元稹詩山不可見曉時徒飲酒惟看五嶺餘向金縷淚清峭數峯南唐無

題宗

題半梅崖食事讀書處

幽花覆徑竹梢檐讀易先生晝下簾鶴柴曉開苔面破魚苗春漲水痕添胷中磊落五千字架上縱橫三萬籤黃鶴山邊戴顓宅鄉心猶遠數峯尖

得門人鄭陽守衛凡夫書却寄

曲溪文清公子

郎國煩才子青春擁傳車沔江帶城郭夢岳到庭除京兆三年別沱潛一紙書相門清白後無忝謝

雪庵集卷二

羅居

僻郡凋殘甚遺聞昔有徵漢歌畱上堵唐蹟在房陵讀史應懷古憂民獨撫膺璽書二千石早晚看飛騰

門人朱悔人入都卽往天津寄懷

秋色重陽晚寒空木葉聞相逢何草草別思已紛紛海氣津門雨鴻聲楚澤雲誰憐棄繻者猶是舊終軍

題河梁圖送門人俞蒼文歸雲間

秋氣晚冥冥歸帆離潞亭五葦紅葉樹三泖白蘋

江去路日已遠流波無暫停西山如送客不放時青

題門人魏禹平水村圖四首

天邊如黛九峰青一曲分湖望渺冥賸客不來苔滿徑日修怨志補魚經

水紅花發一叢叢翡翠雙飛西復東好與吳興湖清遠道人合住水晶宮

重閣前臨大小泖銀絲綸縷助行杯偶然小試筆竿手正得鱸魚四十枚

寫得江南水竹村煙波萬疊護柴門又魚射鴨閒

雪庵集卷二

家具我亦思歸夢陸渾

題朱竹垞雪景寫真四首

天女長空散六花疎枝冷蕊闌橫斜小身幻出維摩影費我連朝玉畫叉

雪後谿山畫不如梅花林外跨青驢相逢莫笑駸寒甚曾較華林七錄書

雪屋寒林斷晚煙板橋流水尚濺濺不逢才子安鴻漸定是襄陽孟浩然

風急天山雪打圍下韉鷹疾掠空飛誰知驢背江南客手拗寒香插帽歸

題竹垞小長蘆圖卷三首

史筆高三館歸心戀五湖分明鰕菜好寫出小蘆

膝上佳兒文度眼中秋色江村歸路不須扶杖笑

凭桐孫稻孫太史二孫名

一蓑一笠日相隨不似官人似釣師此字愛吟揚

處士亂堆漁舍晚晴時

十一月二十八日雪懷天章仲符

趙生梁甫北吳子中條陰兩地懷人遠連朝積雪

深黃河遠蒲坂紅葉滿荆岑欲鼓幽蘭曲何人是

賞音

雪中再寄仲符宮贊二絕句

遙指天孫碧落東北來山色雪空濛美人家在義

嶺一片空青海綠中

雪滿西山玉不如捲簾萬物到堦除免園賓客今

餘幾起對梅花欲寄書

家書至知女端於十月初九日已葬哭之

五首

明明橫磨劍刺我父女恩遙持萬古淚送汝青楓

根

左家嬌女詩陳王公辭戀情非太上萬古一

悲此詩成頗自疑癸酉秋女官又卒殆識云

光花已半落松風還夕清系河南去路從此隔幽

明

京洛逢初雪花如柳絮飛謝庭無道韞腸斷向寒

暉

滄海明珠失驚風蕙草枯系河一曲水應喚女墳

湖

謝盤山拙公惠芝

寄我靈芝車馬形萬年松下斲青冥菟絲聞道垂

千尺更欲從師乞茯苓

送方位齋出守登州

齊煙青九點東北盡之罘雪霽辭燕市天晴見蜃

樓風流今玉局貢錯古東牟定上蓬萊閣忘機下

海鷗

再答拙菴禪師惠芝

寄書已十載見面一何遲忽有山中信來當歲暮

時欲尋清淨退更訪人天師不遇商顏叟何因茹

紫芝

冬日出部署戲作

西樞慚愧握兵符五十形容壯歲徂殘雪一簾飛

日暝姬人學鑷白髭鬚

兵部督捕署在  
西樞稱西樞

戲作示內

追錄順治  
丙申舊作

少年潦倒一愁無今日朱顏攬鏡殊解說羅敷夫

婿好髮鬚何似使君賢

六朝人謂羅  
藉為潦倒

冬杪門人李蒼存送盆花奉荅

雪後唐花取次開憶君獨酌盡深杯酒花小劫恩

惠過好問文殊師利來

較盤山志竟寄拙菴禪師

選佛場非遠青溝講席開常言行腳去何日打包

來彌勒同龕處英雄舞劍臺薊門春樹裏東望興

悠哉

盤山有李衛  
公詩刻菴

題羨門閣學采藥圖

秦駐山中采藥歸銀魚挂壁夢依稀羨君攜得驂

鸞侶霧鬢風鬟木葉衣

招梅定九井題寫真

梅精律曆著  
中西算學通

齊人漫說談天衍漢代虛傳洛下閤欲向百泉聞

絕學小車花下待先生

奉

命典會試二月初六日 賜宴禮部

郎官列宿記當年重到南宮尺五天滿座金貂舊

漢上幾叢羅綺舞筵前八公相鶴希真賞一代登

龍愧昔賢弱歲計偕今白首承恩還憶舊青槐

閨中作

一半青春在鎖闌韶華容思兩依依燕知社日遠

巡到花滿春城歷亂飛敢謂進賢蒙上賞只思沽

酒解朝衣擔牙曉日聞靈鵲檢點宮花御苑歸

放榜

銀燭青煙徹曉明曙鴉聲散九重城高風鵬鷃扶

搖起春水魚龍變化生仙掌凌空千氣象湘靈鼓

瑟擅才名書生報國從今始取大煙霄第一程

辛未榜後荅梅耦長見投

東坡與方叔千古為咨嗟如何古戰場亦復失李

華絕足不見知終使園鹽車東風朝夕來愁見長

安花

題李叔則寫真

腰腹驚看似伯仁鬚眉彷彿見河濱寄言江左夷

吾輩定可容渠數百人

送張寶菴宰新野

牽絲驛百里湯沐古南陽白水清官舍青山落印

牀人祠銅馬帝城倚臥龍岡遙憶絃歌處風流楚塞長

送門人李伯含郎中出守都勻六韻

作郡向炎方雲山古夜郎三苗殊漢俗五尺啓秦驪銅鼓祠諸葛蘆笙賽竹王瞿那開瘴雨蕙莎綴蠻粧掉尾多蘆鹿編毗半紫姜文翁能化蜀不用薄淮陽

聞越王臺重建七層樓寄陳元孝屈翁山

梁藥亭

昔登射臺上不見七層樓空憶扶胥外南溟天盡

卷二

頭憑虛起飛觀流目極炎洲安得凌風翼真同汗漫遊

送劉君宰建德

送者自崖返君真建德遊桐廬最蕭灑水木況清秋橘柚紛千樹漁商聚一州新安江見底應憶古羊裘

送侯介藩宰興安

秋渡三湘水春遊八桂林驂鸞徵古蹟迴鴈寄鄉心乳洞應無恙石湖有興安乳洞三處陶碑想陸沉山谷有陶商到來

紅荳蔻花滿訟庭陰

出塞

紫塞鑿與度黃旂輦路開名王紛玉帛天步動風雷日逐稱藩入呼韓稽顙來軍中朱鷺曲聲震白龍堆

保和殿大學士兵部尚書蒼巖梁公輓詞

四首

當宁咨元老儒林仰大賢晚聞司馬相未及潞公年東觀畱餘論公嗜書畫古南陽表賜阡平生商出處端藉史臣傳

卷二

儒雅開文苑風流亦我師豈知台象圻真兆哲人

萎蕉葉銀鉤字棠村錦瑟詞蕉林棠村皆公所居公詩詞書翰並工妙平泉多草木金粟但餘碑

大農持節日萬里昔曾經忠信開蠻瘴安危繫使

星越人罷黃屋漢德播滄溟銅柱今無恙他時好勒銘

勒銘

遲暮開黃閣孤卿閱黑頭文章忠獻後韓忠獻公某為相永叔為學士

丘杏花圻何路哭西州天下文章風度曲江儔道大消朋黨歸全絕悔尤雕

荅拙老寄盤山圖

三生支許最相關未得相尋水石閒應笑羈提舊



居士祇從圖畫說盤山

附原詩

僧智朴

柳栗橫肩未有期年來短鬢已成絲玉堂人憶  
巖棲者黃葉秋風無盡時

太子太傅文華殿大學士刑部尚書諡文

毅易齋馮公輓詞

斟酌調元氣從容秉化鈞青山沐日黃髮老成  
人難張君恩重綸扉直道伸公在政府歷有直  
言深蒙嘉納易名真

不忝碑版照麒麟

東門人陳謫公於昊天寺

詳見卷二

十

重來依老衲蘭若倚西城白日一何速青山無世  
情冢中王輔嗣林下古先生好共蟬連語寧論世

上名昔同愚山侍讀奉訪於此已  
十三年寺旁多古家故戲及

十月朔 親祭 太廟是夜雪

黍嘗崇 九廟雲物麗層霄 三后神靈遠中天

陟降遙 至尊思貽蠶列侍肅金貂六出豐年喜

先迎 御仗飄初三日  
小雪

棟亭詩曹工部索賦

孤亭思舊德歲棟花風澆用干牛乳來從五柞  
宮甘棠終憶名大樹尚畱馮手澤勞封殖無忘賦

角弓

送門人陸次公判撫州兼寄牧仲中丞

青門一尊酒言祖謝臨川人憶貝丘別鴈隨彭蠡  
船高齋逢霽雪春思入江煙爲向中丞問吟髭白  
幾年

退朝雪中懷拙菴禪師

東望盤山三百里年年結束負行勝偶逢金水橋  
頭雪忽憶梅花樹下僧鉢裏伊蒲常施鳥巖中瀑  
布幾成冰丈夫一事公無讓未許尋常將相能唐公  
爲山道欽禪師弟子出家得古狀曰出  
家乃大丈夫事非將相之所能爲惟君有

詳見卷二

過梁家園憶宋荔裳按察昔邀梁蒼巖龔

芝麓二先生與予兄弟汎舟於此頗有

唱和時諸公及先兄西樵皆歿

此地足煙水當年幾溯游故人皆宿草衰柳又驚

秋門冷颼颼霜寒鴈鷺愁未懷川上數逝者竟

悠悠

題梅爾止太僕洗桐圖因贈

卜築昭亭山下居山中風物近何如歌成朱汗徠  
天馬夢憶琴溪跨鯉魚東觀至今畱諫草北樓他  
日問藏書雲林清閭應無恙坐對孤桐百尺餘

題畫龍虎同官兵部侍郎席珠公案

首

神龍穿山張散暑煙霧出沒鱗之而奔騰四海水  
皆立點濤九天雲下垂何人妙筆追董羽雷車碎  
旬震天鼓飛廉屏翳紛後先直上長空作霖雨  
空林白日風怒號千崖落水如驚濤於菟據地正  
憑怒青兕黃熊皆遁逃太平有道麟在數玉虎般  
君囿空山藜藿歸去來不避豪賢亦何有

聞滕王閣落成寄宋二牧仲開府

中丞持節鎮洪州滕閣重開勝庾樓清簾疎簾過

上

上

暮雨隱囊紗帽對江鷗曾來弭棹悲殘劫虛擬題

詩到上頭安得乘風度彭蠡與君吹笛坐滄洲

子已通

雨嘉剛  
際於火

柳

雨態煙姿定有無柔條依舊暗金鋪風情合讓鍾

山隱手寫黃羅付慶奴

遙題牧仲煙江疊嶂堂堂在北蘭寺

東湖勝事擬西湖幻出煙江疊嶂圖也似東坡在

龍井不知曾有辨才無

題王石谷畫送竹垞歸禾中二首

漁浦樵風望欲無煙波一幅不長滿明年鴻入添  
奇事更寫名山入剡圖

西清載筆十三年清切長依尺五天回首玉堂春  
夢醒何妨有錄續歸田

題李貞孟少司空寫真二首

纔聞歸院撤金蓮又見臺烏報夕遷上殿自關天  
下計朝來封事萬人傳

梁苑風流雅不羣侍郎彩筆更能軍早聞唱第蓬

萊殿日下驚看五色雲

韓忠獻公唱名第二太史奏  
五色雲見先生名第適如之

送門人高念祖遊大名

宋烈武王  
懷之裔

主

澶淵懷古處猶識衛王功將相同心日華戎一氣  
中衣冠南渡遠鎖鑰北門雄祖德君能述苔苔繼

謝公

相謂宛  
志盛公

題張敦復大宗伯賜金園圖

我昔曾過龍眠山山雪蒼茫歲方晏龍眠山莊知  
有無空向圖中幾回見遺墟但指璇源館

在舒城亦  
伯時別業

芒屨未踏垂雲片

見續  
集

祇今彈指越七載過眼流光

等飛龍龍眠尚書早致身玉斧森沈侍清燕承

恩暫許休沐歸朱提賜出蓬萊殿鑑湖一曲落公

手草木雲嵐荷深眷數問家金供賓客遺事蘭陵

何足羨三年却返承明廬  
夢寐家山寫東絹  
溪流百曲學印文山色  
千層累重巖龍公鸞尾  
嘯煙雨鹿角鼠鬚飽霜  
霰哈呀忽斷漁浦開仰  
見雲中瀉飛練草堂抱  
膝還讀書樂此長年可  
忘倦此山此圖世稀有  
終擬他年追勝踐待公  
功成歸故山江帆特乞  
燕風便

送姚綬仲編修歸省因寄羹湖二首

歲晚龍眠路會過竹葉亭  
簣當千箇綠苔蘚一簾  
青韋氏傳經學荀家有  
聚星因君煩問訊計日  
慰趨庭

舊集卷二

古

再憶城南飲監輿到泳園  
梅花橫石砌風雪啓衡  
門妙畫樽前作新詩燭  
下論玉河折楊柳逸興  
已飛飛

甲子冬奉使東過桐城羹湖欲留余竹葉亭度歲不果作畫賦詩相送泳園羹湖別業在南郭山上

寄題齊河王氏園

齊齊來王屋東流遠祝阿  
閑園傍隈隩曲徑隱煙  
蘿野曠山容合亭空水  
事多當年會盟地今日  
有漁叢

送同官人岳大司農賑關中

鷄首神臯古雍州年來雲  
漢屋宸旒輓輸西淩襄  
陽道襄陽道襄陽道河漕南通底柱流江漢水運三輔耕耘看漸復

三陵風雨莫深憂  
司農特節臨關內  
早爲蒼生啓一籌

和趙仲符宮贊寄門人洪昉思絕句

坐不難安身外鴻毛擲一官獨抱焦桐俯流水哀音遺爲重虞蘭

七條絲裏賞音難  
自拭龍脣玉軫寒  
君是開元房太尉  
一生畱得董庭蘭

門人汪子鼎寄始信峰草堂志

避地何方好天邊始信峰  
人歸散花塢徑度擾龍  
松向下雲煙積當門澗  
壑重此中猿鳥絕無路  
識行蹤

舊集卷二

古

送吳商志之大梁二首

夢華何處是髮髯舊東京  
蜀洛人誰在登臨自不  
平堂會傳萼綠壘尚指  
青城流恨金明水春波  
日夜生

金梁橋上望依舊月如霜  
法曲傳宮伎流風說憲  
王中原飽戎馬世事幾  
滄桑且可酣醇酒忘情  
錦瑟旁

題門人袁士旦寫真

一童子持劍侍

寶劍千金直平生一諾存  
曾過朱亥市屢入信陵  
門末俗多遊俠窮途尚  
報恩試聽石城曲家世  
本

諸哀

烏目山人歌贈王石谷

我聞慧車子昔居烏目山淳子從之受虹景一朝  
拂袖升天關仙蹤杳渺幾千載惟見烏目山色高  
屏顏烏目山人有仙骨早年嘯傲煙霞窟白頭不  
識豪華門林臥蕭然謝巾襪有時潑墨何淋漓人  
道前身應畫師胸中五嶽起方寸落筆萬象爭神  
奇十丈尺素走荒裔江神欲奪蛟龍知疑君古人  
乃與世昨來忽貽十幅無聲詩或仿營丘或洪谷  
或黃鶴或大癡偶與吳興關清遠白蘋碧浪迴  
煙姿深黃淺絳妙點綴吳筆項墨窮毫釐更聞應  
詔大同殿重瞳一顧親嗟咨菰蘆中人乃有此  
何不高議金華爲君言掉頭且歸去尚湖秋老羹  
蓴絲山中仙人待已久怪我遊戲還山遲他日相  
思訪烏目慧車有約同遨嬉

題崇福寺壁

陳穉人撰  
唐此寺

淚盡縷金衣流連掩總幃但畱奩具在無復佩環  
歸一徑空花落雙林忍草稀中宵仙梵寂形影是  
耶非

得同年張蔚生郡丞書

美人佐郡古涼州書札緘題慰四愁宛馬如雲頻  
入塞玉關何日罷防秋唐都護安西府漢史功  
名博望侯幕下卽聞多薦達參軍未必久淹留  
石谷與門人合寫谿堂詩思見贈題其上  
谿流過雨泱泱鳴天風環珮來淙琤谿邊山色自  
太古嶺上白雲非世情疎簾清簾盡無暑翠竹碧  
梧時有聲此中幽意少人會起坐彈琴山月明

題焚琴煮鶴圖

丹頂青田鶴朱絲綠綺琴希聲傳靜夜清吸警疎  
林忍付庖丁手寧論爨下音惟將廣陵散一弔九

車金

送楚雲禪師歸棲霞

將赴江西  
壽昌之請

優曇纔一現飛錫遠人閒又向紅泉去何時白下  
還家風傳洞上詩句似寒山寄語明僧紹多年約  
閉關

子遊攝山  
三十年矣

爲門人王令詒題松南柳磯圖二首

西風圓渚薦新涼黃柳稀疎鴈帶霜開卷相看似  
相識釣魚船上謝三郎

楊柳依依水四圍垂竿不爲鰕魚肥蟹船萬里扶  
南水回首松南舊釣磯

時赴東  
改名令

悼亡詩十二首

及陳人及女官作

優鉢曇花現卽空那堪搖落委殘紅招魂欲問魂何處冷雨淒風野寺中

十七年來憶別家任城雲樹卽天涯接藍一道南池水爭忍重歌陌上花

乘願無姻莫斷腸相從浩劫禮空王三生補塔因緣在知是金光是飲光

秋社經年燕燕歸今年春社事全非後堂寂寂簾垂地何處紅襟上下飛

今年梁燕不至

博山香篆倚銀屏三體唐詩梵字經髣髴紅腮人未寢燈前教誦雨淋鈴

人修梵行又意唐絕句予口授百首皆成誦而淋鈴夜却歸秦一篇所常誦

銀箭金壺聽麗譙年年空負可憐宵拋殘斗帳紅粧枕手點茶湯候早朝

枕壓偏鬟久罷梳綠牕晝寂掩流蘇那堪亭午朝回後日聽垂簾響藥爐

耿耿銀河夜有霜玉塔露草覆寒蛩橋南荀令無情思堅坐空庭爲取涼

荀奉倩事見世說

新粧不愛桃蘇髻半臂全無袖帶綾祇有桓家荆布在一回瞥見一沾膺

花謝東風月墮雲橫蕪香歇幾時情幾時月

星替何許相逢李少君

十齡嬌女伴泉臺猶記啼聲繡襦催今日斜陽蕭寺裏西風吹送紙錢財

阿宮附增僧舍

濃香銷歇掩空幃剩有羅巾印口脂只似雲車還入洛魚山深鎖智瓊祠

文華殿大學士吏部尚書諡文襄鄴園李

公輓詞四首

傳聞閨嶠日履及寢門時四海方多壘三衢首誓節令嚴司馬法人觀漢官儀忠義平生志皇天后

土知

結用李處祭蘇文忠公語

十九

書生矜燕領萬里取通侯列戍紛江介諸軍望節樓挽彊朝射虎饗士夜椎牛莫訝頭須白功名百

戰收

曳履上星辰中樞及統均勲庸燿炬豈圖畫照麒麟淮蔡饒歌入元和雅樂新沙堤開築處開閣佇

功臣

角巾東第去一棹直沽風絲竹隨安石林園待潞公神騎箕尾立望與斗杓同家世西平舊重論社稷功

題牧仲中丞述鹿軒詩卷二首

七十二峰充下陳漁洋一點具區濱習吞雲夢

何有卻對漁洋憶故人

中丞有筆源  
洋見懷之作

燕寢凝香畫戟枝放衙花底鶴相隨愛君五字風

流甚實有文章替左司

白樂天詩敢有  
文章替左司

寄荅余澹心

甲子使粵源志附予  
及鄭山公同遊南行

沅東耆舊盡無恙浣花翁龍腹名誰及蛾眉老愈

工瀛滄千里道風雪一樽同書帶今零落翻令憶

鄭公

吾鄉雲山有鄭公書  
唐宣時司空新致

甲戌除夕前二日雪集姜西溟吳商志門

人蔣京少靜山查夏重宋山言周策銘

手

殷彥來分賦得錢思公

雪下度輟轅煙中望伊水逶迤林壑開皓然見千

里車馬渡水來云傳府公旨駛雪宜山行小住爲

佳耳迴眺二室雲蒼茫半空裏俯聆八節灘潺湲

漱寒齒丞相解憐才洛中盛文士風流映古今千

載猶興起

五月望日京少山言彥來靜山邀過崇效

寺訪雪塢法師看棗花同賦

祇園棗花時招攜共遊散髮髯旃檀林吹香綠陰

滿射覆叱來來樂府歌集集樂此憺忘歸林

陽綬

王謝居東日頗愛支道林亦有鴈門僧宗雷共招

尋我來空寂舍一契山水心復有二三子清言滌

煩襟遞捉玉塵柄流憩青松陰何必嵯嶺遊而憶

廬山岑

雲集卷二

集

光祿大夫總督陝西三邊四川等處軍務  
少保兼太子太保兵部尚書兼都察院  
右副都御史世襲阿思哈尼哈番贈太  
保諡忠毅孟公神道碑銘

公孟氏諱喬芳別字心亭其先徐州人始祖某明  
洪武間從燕王就國靖難立戰功世襲官永平衛  
遂為永平人九傳至國用歷寧夏總兵官生公少  
倜儻任俠不屑經生章句入鄉塾輒侮其師夜取  
父廐馬渡河匿杜氏遂之京師鳴弓擊劍關難走  
馬諸勳戚小侯爭邀致之歸永平發陰符伏讀暇  
即出城南射獵發必洞札歲庚午 太宗文皇帝  
兵入關公杖策謁軍門 太宗奇之引置左右不  
期年擢刑部承政兼梅勒章京管牛糞事屢從  
太宗征伐大凌河錦州松杏寧遠皆著戰功順治  
元年甲申 世祖章皇帝義師入關定李自成之  
亂公惟懼中籌策居多自成戰敗竄歸關中公帥  
師追之由燕南下河北三郡踰太行出河東所至  
軍後並築以迎王師遂入關直抵長安九月關中

平就拜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總督  
陝西三邊軍務駐西安亡何賊渠賀珍數萬眾圍  
西安公遣諸將陳德軍西門任珍軍北門往來馳  
突賊退追北至永壽賀珍遁去是時張獻忠尚據  
蜀二年冬十月遣總兵官范蘇等討之賊兵奔漢  
茅溝千崖戰白水青川屢破之斬獲無算以反聞  
計殺賊帥況益禽劉心虎遂收龍安先是武大定  
作亂固原戕殺寧夏巡撫餘孽未殲三年五月公  
至固原遣任珍討白天壽等禽斬之授計總兵官  
劉芳名禽寧夏賊王元焦浴遣陳德討鎮原賊姬  
焚王總管降之固原西北平十一月遣任珍陳德  
馬寧討賀珍劉二虎於興安十二月任珍討胡向  
宸於蒼麥山四年正月斬向宸於板橋四月任珍  
斬孫守法於藥箭寨十一月禽米國珍於漫營山  
寨興安悉平八月遣補艾馬寧討馬德於亂麻川  
追至河兒平斬之九月遣張勇劉友元禽賀洪器  
於安家川攻李明義堡寨克之禽明義環慶賊平  
時秦賊據險負固者實繁有徒公授策陳德王平  
等招青甯寨賊折自明三十六寨賊渠王希榮輓  
縱寨賊高一祥皆降之斬天峰寨賊張貴五年夏

四月河西猓米喇印丁國棟作亂甘涼皆為賊窟渡河而東連破蘭岷臨洮據之薄鞏昌關輔大震朝議發禁旅援勦公密奏止之而請身任其事自統大軍駐秦州遣馬寧救鞏昌會趙光瑞軍大戰於廣武坡逐北七十里斬首三千級遂解鞏昌之圍賊據臨洮岷州內官營以數萬計公分太寧三路以進遣張勇陳萬略取臨洮馬寧劉友元取內官營趙光瑞佟透取岷洮河三州勇敗賊於馬韓山斬首七百級光瑞敗賊於梅川禽丁光射斬首二千級寧直搗內官營破之斬首八百級岷洮河三州皆復閏四月公自鞏昌至蘭州勇寧光瑞皆會師蘭州城下攻拔之別遣光瑞追丁嘉陞於舊洮州戰於野狐橋嘉陞遁去土番土目馬休完卜襲斬之復舊洮州五月張三耀斬米喇印於古城窰傳首軍前七月公至涼州八月至甘州賊樓城固守公夜命將士設伏自然炬坐帳中招募僚高會行兵痛飲彈琵琶醉歌不輟矢落帳前如雨左右皆錯愕公談笑自如不為動頃之伏兵四起擊鼓震天賊已面縛獻帳下矣遂遣張勇乘夜襲之而身與提督滿兵昂邦章京傳夸增及馬寧齊

陞趙光瑞諸將繼之賊食盡乞降已而復振永年正月親督攻甘州勇寧光瑞賈勇先登拔之逐北至北山斬首八千級是時丁國棟奔肅州立土倫太為王子哈密纏頭畏兀紅帽哈喇五種番人為都督火者而自為總兵官據城固守時出掠武威張掖酒泉地會大同姜瓖反其黨虞印韓昭宣等眾號三十萬攻陷蒲州公旋師河上而雷馬寧張勇齊陞等圍肅州十一月諸將克肅州巷戰十日斬首五千級土倫太國棟及其黨黑二哈只等皆伏誅傳首三邊河西悉平八月公自潼關渡河諸將根太趙光瑞復蒲州斬首七千級遂進兵臨晉猗氏斬賊元帥白璋禽監軍道衛登方復平陽諸郡縣虞印韓昭宣等走據運城九月諸將伙應魁趙光瑞沈應時根太杜米等攻拔之斬虞印韓昭宣平陽寇悉平七年三月世祖章皇帝嘉公勲勞進兵部尚書照舊管事八年六月遣諸將馬寧等討劉宏才於北山大戰於保安禽其軍師苗惠民再戰於合水縣禽宏才以歸延慶餘賊悉平十年九月趙光瑞討孫守金於紫陽洞山禽之公在恭十年八月撫賊脅從一十七萬六千有奇公豁達



大度推赤心置人腹中有所愛敬馬諸將咸取  
以去詰之對曰欲得此馬爲公殺賊耳公捧腹大  
笑遂賜之其他寶刀良鎧之屬諸將目屬輒以賜  
之有功者輒力獎拔不限資格起偏裨至人將或  
爵通侯者如張勇馬寧趙光瑞任珍陳德狄應魁  
劉友元沈應時趙良棟輩皆是也諸寇既殄於是  
疏豁陝西荒糧以甦民累靖盜源又上屯田奏曰  
秦省自明季寇變以來荒田最多虧正賦不貲深  
山大谷虎狼所窟地方多事議裁兵則不可惟有  
屯田之一法既可足食亦可強兵而弭盜安民亦  
在乎是矣 上可其奏以白士麟等五人分屯延  
慶平固及西安鳳翔諸郡兵屯歲收糧米二萬六  
千有奇民屯歲收糧米一萬六千有奇省協餉無  
算又條奏省兵略曰秦省七鎮及督撫各標官兵  
計九萬八千有奇合滿洲四旗及平西王固山額  
真兵每歲共需餉銀三百五十九萬餘兩而秦賦  
熟糧并錢息僅一百八十六萬有奇缺額者一百  
七十餘萬年復一年後將難繼近日逆賊叛孽以  
次削平各鎮之兵實有可省甘肅遠在天末與安  
界連三省應照舊額餘如延綏寧夏固原臨鞏四

鎮標下宜各留兵三千分中左右三營領之所餘  
之兵固鎮撥五百人隸慶陽協守餘五千五百人  
可省也漢寇駐平西王固山大兵應裁去總兵官  
設城守副將統兵一千人隸興鎮餘兵撥防黑水  
峪漢陰縣各五百人餘二千五百人可省也漢兵  
提督四千人駐省會宜留二千協同滿兵征勦餘  
二千人可省也各道標兵盡易屯兵免其起科延  
鎮定邊神木等處無屯兵者止用守兵計所省又  
二千餘人約共省兵一萬二千有奇歲可省餉銀  
三十一萬兩有奇皆報可又疏陳蜀地戰守之計  
曰蜀接壤秦楚自唐宋以來在所必取今獻賊蹂  
躪之餘所在焚掠人民死徙大兵笨入恒苦轉運  
之艱且水泉多毒飲之則人馬皆病是以兩經捷  
伐未克底績今大兵撤至保寧殺賊殆盡斷當以  
保寧爲駐兵之地以四川右路總兵官馬寧統馬  
兵精銳三千駐之以爲漢中藩籬以步兵五千分  
駐保寧迤北廣元昭化之間爲屯種久遠之計令  
平西王駐漢中相爲犄角戰可制勝守可固圍兵  
食有賴不苦運輸流亡來歸漸可生聚從此規取  
全蜀易易也以本地之糧養本地之兵兵心既固

民情亦安舉動罔不利矣竊一瞻之見撤兵漢中則保寧咽喉之地必爲賊有東而紫陽西鄉西而階州文縣中而寧羗陽平之閒凡諸險要賊得與我共之三秦且無寧日矣臣故決以保寧爲駐兵之地不可輕移尺寸棄以資賊其固山額真之兵當暫撤以紓秦民轉餉之勞皆見施行九年入覲京師 賜內廐御馬二 詔從馳道出以寵異之加太子太保還西安十年命總督陝西三邊四川等處軍務累疏乞休慰留不允冬十二月以病乞骸骨始允之加少保馳驛回京而公已薨於位

年六十計聞 上震悼 命內大臣醇酒匱前 諭祭三壇 錫以碑文加贈太保 賜諡忠毅 賜甲第一區白金千兩以順治十七年葬於京西蔡公莊之東公狀貌偉碩腰腹十圍望見者驚爲神人諸將憚其威嚴而樂其坦易性不甚讀書每令人誦文書於側坦腹聽之鼾睡如雷偶誤一字輒驚寤曰誤矣人以爲神公生於萬曆乙未薨於順治甲午階光祿大夫尚總督陝西三邊四川等處軍務兼理糧餉少保太子太保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世襲三等阿思哈尼哈番祖

考延勳考國用皆贈光祿大夫如其官祖妣張氏劉氏王氏妣馬氏馮氏杜氏皆贈一品夫人配卜氏父氏皆贈一品夫人王氏封一品夫人子三人熊臣汀州府知府熊飛浙江道監察御史熊弼襲父職阿思哈尼哈番孫九人繼祖康熙丙辰進士大理寺評事繼祖刑部筆帖式綿祖國學生繼祖襲阿思哈尼哈番緝祖廣東連州知州絳祖綸祖國學生維祖阿思哈尼哈番絃祖銘曰

粵定鼎初巨寇西債維司馬公威稜遐震電激兩河馳驅三晉遂指嶠兩雍涼掃汛 天子曰咨汝維坐鎮蠡爾遺孽豕啼嗥奮有鉅耒膏有鼓未震公撫其徠乃戕厥愷先勝後戰神機獨運告成三載底綏八郡凡公之績成於善任桓桓武臣以威以信發縱指示所嚮斯騁天篤眷公展厥底蘊秦川旣寧河西復歛酒泉報傾金城告稷天水傳烽咸陽偏近談笑禦之指指而燼雲中逆命狂如飲鳩睽睽跳踉河東爲甚返旆渡河叛臣是問摧其藩籬斷其輹輶賊勢分崩獲醜執訊疆圉旣奠遠敷棠蔭撫此瘡痍育以暘潤方略亟上請奏不斬省兵擇吏屯開農訓擊結敵面以樂田畯霽待業

州車輪充物流冗四歸荒殘丕振棄地無遺  
繼進井絡重開鯨鯢膏刃天造草昧公功爲  
赫孟公功高益慎帝曰吁來驂駟入觀何以  
之天閑神駿詔行馳道光賁中禁保障秦蜀  
唯汝僅欽哉汝往勿辭勞疾公乞骸骨申命重  
賜躬盡瘁卒歸以愷丈人貞吉行險而順雲  
屯經綸奮迅帥泰十載衣金印八水同流二  
比峻風虎雲龍會逢堯舜神爲列星生符瑞  
列雲臺恩施祥胤刻示豐碑以永令聞

中憲大夫太常寺少卿王公墓誌銘

故中憲大夫太常寺少卿長山王公以康熙二十  
七年十月二十九日考終於里第以三十二年冬  
十一月初三日葬於邑東郊先塋之次其子廷鸞  
等遣使請銘余乃列次其家世行事而爲之序曰  
公諱楨字大木號雨嵐其先直隸之東強人始祖  
繼安遷長山卜居孝水之南數傳至孝爲靈壁尉  
孝生東漢東漢生廕廕生重明是爲公考以明經  
官山西沁州同知以公貴封徵仕郎兵科給事中  
中生八子公長也公弱冠補上庠有聲場屋順治  
乙酉世祖章皇帝龍飛首科領鄉薦明年丙戌

成進士以二甲高第除中書科中書舍人是年  
行鄉試公分校得故吏部尚書諡恭定辦公惟  
等十二人已丑考選授兵科給事中尋巴轉吏科  
右給事中掌登聞鼓尋轉吏科左給事中乙未分  
校禮闈得故太常寺少卿尹君源進等二十一  
得人之盛前後無與比丙申進戶科都給事中  
四歷諫垣疏數十上皆關國計民生之大者東  
省賦役國初仍明季故額公力陳其弊濟兌東  
三郡得除荒糧數萬餘頃民困以甦時方嚴黨逃  
之列廷議富主遣戍籍沒隣佑保甲出銀給逃  
人主家公病法太重上疏其略曰既經發配宜照  
充軍例止發一夫一妻家口田產宜免追論至保  
甲給銀倘遇極貧之人必至蕩產傾家是一逃而  
傾數家之產宜寬其禁世祖章皇帝建之卒從  
公議壬辰癸巳開黃河衝決畿南山東以及河南  
江北流亡載道公疏請責令地方官設法安置  
時全活無算陝西西安諸州縣輸運本色糧米以  
供兵食每一石抵銀一兩值歲祲米騰貴每石價  
四兩糧諸市而四之輸諸官而一之秦民困苦幾  
不聊生陝督以疏聞部覆曰例也公上疏爭之其

略曰秦中年來水旱屢告今以納米之故以四兩之銀止完一金之正賦是一年而納四年之糧也民何以堪之夫兵者所以衛民民窮則亂生況秦地西接羌番萬一急而走險變生不測所費豈止數百萬之金錢哉自是罷民輸米 國朝以來鄉試副榜准貢開遇 恩例始行公上副榜克貢一疏永著爲例至嚴鎮將之駐防定八旗之官制與夫查叛產典屯田斟酌帶征之條通融解米之法皆條奏施行他如川廣缺員就近推陞守令量才煩簡互調方面之陞遷太速糧道之專責無功嚴核存留急更協濟等疏皆關切時政之尤者又外糾貪吏之鑽營內指大臣之縱恣悉蒙 乾斷立賜罷斥公荷 世祖章皇帝知遇最深每入 奏詢及鄉里父母存亡恩意曲至一日 賜九列大臣褒忠錄臺諫與者僅三人公與焉其膺 眷注如此戊戌陞太常寺少卿公以父春秋高乞假歸又二年遂致仕公器量凝重平生無疾言怒色在言路侃侃正論不引嫌不避怨不撻拾細故以飾虛譽庶幾矯矯古風節之臣矣假令迴翔廊廟游至崇階其所樹立豈出古人下哉顧奉身而退接

八龍集卷三

上

遲於山顛水涯者至三十年之久識者以未竟其用爲 朝廷惜然公於出處之際亦有足多者矣公生於萬曆三十七年十一月初八日距其卒得年八十元配韓繼配孫并有婦德母儀今附葬子十人某某女五人適某某孫男二十四人舉於鄉者某孫女二十一人曾孫八人銘曰

嗚呼太常古人風直諒強毅性所鍾進則矯矯爲雲龍橫掃寥廓意氣雄退則杳杳爲冥鴻勁翮飄搖謝樊籠福祉在天道在躬聿享遐年厥報豐子孫奕奕芝蘭叢鳳毛麟角光大東坻水東歸月墮

八龍集卷三

上

空長白之陰松栢桐我作新銘納幽宮天荒地老相始終

中奉大夫整飭天津海防道山東按察司

副使韓公墓誌銘

公韓氏諱庭苞字燕翼其先輩強人始祖瑜徙濟南之青城榆生相舉人知鄆陵縣相生齊舉人知鎮安縣贈福建道監察御史四子長曰一左官訓導是爲公高祖祖父泉縣諸生是爲公曾祖祖父元功縣諸生是爲公祖父考諱太素三子公其季也早爲諸生有名順治丙戌再行鄉試舉解額第

四壬辰舉禮部改內翰林弘文院庶吉士授工科給事中疏劾工部侍郎傅某罷之會世祖章皇帝以卿寺翰林臺省官出爲監司公在選中轉分巡河西道僉事備兵寧夏寧夏邊郡人不知學公謀於巡撫黃中丞疏請闡中別立字號定取一二人以勸學者得旨允行是科丁酉得雋者二人遂著爲例寧夏兵素驕公繩以法爲之厲禁自是亡敢散法者居四年遷分守下湖南道叅議駐寶慶總兵官王平者同城居公與交相得懽甚兵用戢而民不擾楚俗尚巫巫以禍福挾人民甘受其鞭笞不爲怪久益狂悖乃至以刃斷人臂公捕置諸法民初駭之既乃悅服境內有濂溪先生祠亂後廢圯出俸錢修葺之遷分巡瓊州道副使兼理學政瓊鎮總兵官高進庫素跋扈視督撫大吏蔑如也公獨枝拄之不少屈兵虐民者逮治之與將卒約勿擾市肆凡鬻物一錢之直必準市價商賈負擔咸安焉靖南王駐廣州旗人暴橫有司莫敢問一日有三人跨馬佩刀登公之堂自稱藩人睨睨自如公縛之而以狀申三院靖南爲謝過乃已自是藩人亡敢橫海南者遷分守金衢道憲改過

今上登極覃恩進階中奉大夫贈父如其官母封太淑人會禁旅入閩芻蕘靡屨所需咄嗟立辦師行而民忘其勞居無何以裁缺歸甲辰丁母憂庚戌起補江西督糧道叅政江西漕事當積弊之後積逋三十餘萬前官降謫死之者至十五人入爲公難之公毅然曰夸娥移山精衛填海江漕卽難視山海有閒矣吾樂爲其易誰爲其難者於是鉤稽積案如理亂絲如察三隧得其糾紛膏肓所以然者乃昌言於巡撫董中丞曰伏見江西督糧一道覆轍相望無一能善全其後詎皆不肯而自取罪戾乎究其本源厥有數端曰實荒之屯田未清也逃亡之漕課未豁也缺額之運船僉造無從也山邑之漕米轉運維艱也以及運弁久挂之漕欠州縣借兌之南糧官役侵蝕那移之款項未清而追補迄無歸著也前後凡數萬言不啻痛哭流涕閱三載完解積逋銀六萬兩有奇米三萬五千石有奇又請蠲寧州新喻新淦廬陵諸州縣南昌九江二衛荒絕不能賠補者運升旗丁及州縣官吏那移折耗漂沒浥爛積年無徵者本折又幾二十萬於是案牘一洗囹圄空虛軍民感公德相率



城亦完固舉最遲知永明縣未赴殉節死賊入獲  
公畱占籍焉久之徙居武昌縣痛父死官守奉母  
至孝母歿家益貧讀書益自刻苦所居在樊山下  
黃岡王宗伯澤弘以翰林里居月夜汎舟樊湖聞  
有書聲出孤蘆中先悲惋而後怡悅如懶瓚之在  
衡山者覽有異曰必井叔也迹之果然順治丁酉  
舉於鄉己亥成進士康熙癸卯除延平府推官君  
自爲諸生固窮至是冰蘗自矢吏畏而民愛之俗  
爲一變延有巨猾善持官府短長吏不敢問君按  
誅其魁餘皆屏息靖南王駐閩旗丁肆虐八郡君

八書見集卷三

繩以法不少貸其不畏強禦如此而矜慎折獄每  
斷一重囚中夜執筆踟躕不忍下前後減殊死罪  
二十八人他郡有寃者皆願得君識之漳州有大  
姓同室鬪終訟不已君決以片言訓以友恭遂相  
持泣下爲兄弟如初嘗曰古者刑以弼教吾敢以  
鉤距爲能事哉未幾裁理官改知登封縣其在登  
封也勸開墾革火耗平徭役厚儲待息諍訟禮學  
校興教化一切以經術治之登封治嵩山下有虎  
患君齋三日移牒於神引咎自責自是患絕縣距  
河五百里歲派河夫民費不貲胥吏賣緣爲奸利

君條十事上之巡撫佟勳信公鳳彩納其言  
民夫爲官雇鄰郡悉歌詠之嵩陽書院舊祀二  
子其側有宋崇福宮故址廢且久君稽史籍得司  
馬文正公以下曾以宰執領宮使者八十有二人  
爲主祠之時其祭祀選博士弟子有文行者講肄  
其中又置田若干畝以爲豆飲食之需自爲之  
記手輦嵩志二十一卷又旁搜漢唐以來碑版  
宇別爲石刻集記二卷辨證精博人比之劉原父  
薛尚功焉己酉爲同考官甲寅演逆變作禁旅四  
出踐更旁午羽檄沓至君勞心撫字事集而民不

八書見集卷三

知乙卯遷西城兵馬司指揮指揮號俗吏清流率  
恥爲之君一以清靜爲治暇卽與其僚蕭田林君  
堯英賦詩相倡和今刑部侍郎田公雯都御史宋  
公舉前國子祭酒曹君禾故給事中王君又旦吏  
部郎中顏君光敏輩相與推輓風雅大興于嘗評  
大爲十子詩海內談士以爲口實戊午有旨中  
外官舉博學鴻儒以備顧問君與焉是時諸號  
爲名士高蹈丘園者率宛顏卑詞望走朝貴之門  
伺聞人喜怒以爲欣戚君獨處委巷羅在戶明  
年本報罷需次補部主事歸里壬戌再至京師未



幾又歸往來杯湖退谷之閒自號退翁君性澹  
無紛華之好惟嗜讀書尤精爾雅說文訓故工於  
篆隸其自登封入爲兵馬指揮也介其宗人文敏  
公方謁以詩贊予予終卷告之曰君延平以前詩  
未也嵩山諸詩格高韻絕不減古人當別爲專集  
以行爲之序而傳之於是諸君子交引重名動騰  
紳閒矣君之放歸又嘗寄已未庚申之作及郢中  
懷古詩二十篇屬予論次其風格益高凡予所不  
可君應手竄改或竟刻削不自愛惜虛懷善下交  
遊中罕見其比所著嵩山詩集嵩山志嵩陽石刻

嵩山志

九

集記已庚詩郢中懷古詩皆予所論次辛壬詩則  
目廣陵寄予未及卒業而君死矣悲哉又以韻書  
謫外編輯刊正未成書而病且革謂道復曰吾母  
終時求一縑素不可得斂我當以布衣又曰喪葬  
一遵家禮勿事浮屠勿惑風水語畢而逝及部授  
工部虞衡司主事君已前歿生以天啟癸亥十二  
月十六日得年六十有五元配張氏封宜人與  
君共貧賤憂患有壹德先九年卒君命予誌其墓  
君知登封遇 軍恩 彰授文林郎官兵馬司指  
揮奉 恩詔加一級 諸授奉直大夫妻封孺人

再封宜人子男子五道復康熙庚午舉人道路倭  
選州同知道謙道恒道豫子女子二人適王一  
楊廷燕孫男三人德潤德潛德溥以某年月日葬  
某阡系以銘曰

本聲叟解巾仕用經術飾吏事延津劍綴山笙鑒  
臣心如水清翔儒林泳文苑給筆札開東觀譬于  
田志獲禽詭而遇非我心歸去來樊山下釣洞中  
招退者歸去來兜率天留道蛻此山邊

彰封文林郎山西太平縣知縣前直隸襄  
強縣縣丞行健趙先生墓誌銘

襄強縣志

十

康熙壬子予有蜀役蜀士之才美者多從遊而西  
克二趙子心朴心普兄弟九卓犖奇偉因獲聞其  
尊人行健先生之賢又二十四年心朴官給事中  
與予同在京師於是先生年八十餘矣而神明不  
衰每家書至皆蠅頭細書所以教誠心朴者不啻  
辟耳提命以爲先生期頤未有艾也無何心朴視  
河報 命歸而先生計聞心朴擗踊泣血次先生  
行述稽首來乞銘嗚呼予以通門之舊仰止先生  
餘二十年矣其忍不銘按家乘趙氏之先本秦人  
明初徙蜀西克至良佐者有學行稱石橋處士處



士子純純于延年家益起好施于鄉鄰待以舉火者恒數百家有二子長永慶次即先生諱長慶行健其字先生年十五補博士弟子有聲世祖章皇帝順治十年甲午始以拔貢入國學謁選人得稟強縣丞爲政平恕蒞事明決令長取裁焉縣有大繇役輒倚辦事訖而民不知勞故上官重之有加禮俾署高邑武邑兩縣治狀著聞兩縣人尸祝之會以武邑逃人案誑誤去官縣之父老子弟留不可則宿春糧泣涕走送百里外其感人如此先生既歸開門授徒戶屢恒滿其訓心朴兄弟曰讀聖賢書貴明義理非祇佔俾章句榜榮媒利爲仕進羔鴈也人能將賢賢易邑吾日三省吾身二章身體而力行之其去聖賢不遠富貴利達非所知也先生事父母至孝喪葬一遵古禮兄歿撫兩從子如子崇禎末蜀大疫里有一室七人同日併命者先生往經紀其喪無所畏避先生父病彌留舉進欠契前百紙悉焚之曰天災流行變難將作吾得正首丘幸矣彼饕人子勿更苦之先生泣受教及獻賊彌蜀屠戮靡孑遺尚慘狼藉道路亂定先生率僮僕躬自收瘞匝月乃畢將瘞雲雷驟作

雨大至先生跪禱曰天豈不欲劫餘枯骨復予生耶抑某心未誠不蒙神鑒耶禱竟而瘞人皆異之先生自祖父陰行爲善至是益好行其德大亂之後家僅具饘粥而親鄰之不能葬不能婚嫁者闕給無倦邑鄉人以不平來訴先飲之酒乃婉言以明其是非人率悅服一邑化之以關評爲私獄訟爲之衰息康熙十三年吳三桂作逆僞檄至蜀脅士大夫先生挈諸子遁山谷以免亡何賊平先生乃復故廬謂心朴曰天威撻伐四方寧謐子可出而仕矣心朴令太平以課最入爲兵科給事中守先生之教罔敢隕墜其以給事需次歸也先生教之曰小子幸叨聖恩備員諫官補闕拾遺是其職也勿默默則曠官勿激激則近名小子慎之心朴居門下省一載章十數上皆關天下大計而立言一本忠厚識者謂得諫官之體蓋先生之教也康熙三十三年冬心朴奉簡命視河工於淮揚明年二月還京師而先生考終於家無疾坐逝若禪定然先生生以萬曆辛亥卒以康熙甲戌春秋八十有四官稟強縣丞勅封文林郎山西太平縣知縣配李氏勅贈婦人有閭德龜勉有無

以成先生之志先卒若干年于男子三人心林  
子科舉人內府兵科給事中心普壬子科副榜貢  
生心鼎縣學增生子女子二人適何祚蕃李昭治  
孫五人梓裡松栢栢系之銘曰

南岷之山靈氣輪囷仙人所家以葆厥真行同主  
烈居近何岷孰曰幽宮閬臺與鄰華表歸來福爾  
後昆

雲尾集卷三

雲尾集卷三

五

雲尾集卷四

濟南王士禎 贈上書

光祿大夫總督河道提督軍務兵部尚書  
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 諡文襄新公墓誌銘

康熙三十一年十一月十九日總督河道提督軍

務兵部尚書新公勤勞王事卒於位所司以聞

上震悼思卹有加禮諡曰文襄於是其孤兵部

方員外郎治豫等將奉公柩大葬於滿城縣之

賜所既刻 王言於豐碑蛟龍鳳最照耀萬古用

國恩又謀刻隧道之石以屬不佞士禎

不得辭竊惟國家乘昌明之運創久大之業則必

有鴻駿非常之人名世間出以亮天功其力可以

任大事其識可以決大疑其才可以成大功其忠

誠可以結 主知定浮議卒使上下交孚功成名

立而天下後世莫不信之用能紀績惇史譽流無

窮若斯公者是其人已按狀公諱輔字紫垣其先

濟南歷城人也明洪武中始祖清以百戶從軍戍

遼遂為遼陽人陣亡得世襲千戶數傳至守臣守

臣生國卿國卿生應選歷官通政使司右參議即

公考也以公貴三世俱 皇贈亮肅侯夫總督源  
道提督軍務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公  
生有至性九歲喪母執禮如成人年十九入翰林  
爲編修朝章國故已極博綜遷兵部職方司郎中  
通政使司右通政遂進武英殿學士兼禮部侍郎  
康熙十年 特簡巡撫安徽等處都察院右副都  
御史會 世祖章皇帝實錄成加一品服奉院屬  
類早民多流冗公力求民瘼歸者數千家鳳陽田  
野多蕪不治公上補救三疏一曰募民開荒二曰  
給本勸墾三曰六年陞科又上疏曰致治之道首

八寶是集卷四

在足民足民有道不在請賑獨租而在因民之力  
教以生財之方且鳳陽廣袤何如蘇松蘇松地方  
三百里財賦甲天下鳳陽方五百里而貢稅不及  
蘇松什一雖地有肥磽詎應懸絕如此蓋蘇松擅  
水利小港支河所在而是旱既有資涉復有洩雖  
雨陽稍愆卒不爲患大江以北盡失溝洫之舊稍  
遇水旱卽同石田今欲田無曠土歲無凶年莫如  
力行溝田之法溝田者古井田遺意也然井田自  
廢至淪淺深廣狹法制繁重溝田但鑿一溝修浚  
易其法以十畝爲一畝二十畝爲二溝以地三

畝有奇爲二十畝中之經界二十畝之外圍以深  
溝溝道廣一丈八尺溝廣一丈二尺深七尺五寸  
開溝之土卽累溝道之上使溝道高於田五尺  
低於田七尺五寸視溝道深一丈二尺五寸旁則  
以田內之水車放溝中旱則以溝中之水車灌田  
內溝田一行其利有四水旱不虞利一溝洫既通  
水有所洩下流不憂驟漲利二財賦有所出利三  
經界既正無隱占包賠之弊利四疏奏方下部議  
舉行而適滇閩變作皖居三楚要害其南欽郡邊  
處閩疆公練標兵募鄉勇嚴斥堠遠偵探武備大

八寶是集卷四

振巨寇宋標者踞歙郡山中爲亂聲撼遠近以奇  
計禽之於巢湖上流以安部議省驛遞之費以佐  
軍餼事下直省巡撫修議公疏謂省費莫先省事  
今督撫提鎮每事必專員馳奏糜費孔多計惟事  
關軍機必用專騎馳奏餘悉彙奏以三事爲率是  
一騎足供三事之役矣議上著爲令歲省驛遞金  
錢百餘萬兩加兵部尚書十六年河決江淮間  
上稔公才特 命移皖江之節以原官總督河道  
時河道大壞自蕭縣以下黃水四潰不復歸海決  
於北者橫流宿遷沐陽海州安東等州縣決於南

省滙洪澤湖轉決下河七州縣清口導道盡塞公  
上下千里泥行相度喟然曰河之壞極矣是未河  
以尺寸治之也審全局於胷中徹首尾而治之庶  
有瘳乎遂以經理河工事宜條爲八疏奏之大略  
謂事有當師古者有當酌今者有當分別先後者  
有當一時並舉者而大旨以因勢利導爲主 廷  
議以軍興饑絀難之姑令量修要害公又疏言清  
江浦以下不浚不築則黃淮無歸清口以上不鑿  
引河則淮流不暢高堰之決口不盡封塞則淮分  
而刷沙不力黃必內灌而下流清水潭亦危且黃  
河之南岸不提則高堰仍有隱憂北岸不提則山  
以東必遭衝潰故築堤岸疏下流塞決口但有先  
後無緩急今不爲一勞永逸之計年年築塞年年  
潰敗往鑒昭然不惟勞民傷財迄無所底而河事  
且日壞疏上 廷議如前 上以河道關係重大  
併下前後 廷議使再具奏公乃備陳利害 上  
悉如所請已又疏請河之兩岸設減水壩使暴漲  
隨減不至傷堤 上復俞之蓋 上深知公忠果  
沈毅可任大事故排羣議而用之公感激知遇  
仰乘 廟謨不憚胼胝不辭艱鉅不恤恩怨不數

年黃淮兩河悉歸故道漕運以通清水潭工淮揚  
開號稱首險蓋全淮之水挾黃河倒灌之水自高  
堰決入高寶兩湖轉決於此爲下河七州縣受水  
門戶屢塞屢決至勞 宵旰者累年公越潭避險  
從淺所築堤遂用底績先是大司空估計潭工非  
六十萬不可至是費僅十萬而功成省水衡錢巨  
萬又請裁冗員專責成嚴賞罰改河夫爲兵領以  
武弁凡採柳運料下埽打椿增卑修薄諸務盡地  
分疆日稽月考著爲令甲而諉卸中飽諸弊悉絕  
凡公所爲懲因循謀經久皆此類也十七年冬疏  
報湖河決口盡行閉合 上嘉悅優詔批荅褒勉  
有加先是南北兩運口乃漕艘必由之道而運與  
黃通時爲河飽歲須挑浚官民交病北口舊在徐  
州之留城東徙宿遷之皂河且三百里黃河一漲  
時苦淤澱公於皂河迤東挑河二十里以東運河  
之水又謂凡水性下行一里當低一寸使新河高  
於黃河二尺則黃不能入運而南口則移其關於  
淮內使全受淮水淮清黃濁沙不得停即或黃漲  
淮弱淮必不久淮水一發淤即挑汰無餘兩運  
既治數百年風濤頓息又謂水性本柔乘風則則

板石諸工力不能禦乃於洪澤湖增築坦坡殺水之怒以衛堤復督河官沿河植柳以備壩而固堤堤乃益堅壩不遠購防河之法至是大備二十三年車駕南巡視河天顏有喜御書閱河堤詩一章賜公及佳哈御舟上用帷幙皆異數也黃淮兩河既歸故道於是疏請開中河三百里專導山東之水初山東沂泗汶沭諸水一當暴漲漂溺宿桃清山安沐海七州縣民田無算且滙入黃河黃水益怒益以淮水三瀆爭流以趨清口上流橫潰則下流益緩緩則益淤而上流愈潰又漕艘道出黃河二百里涉風濤不測之險買夫輓漕費且不啻中河既成殺黃河之勢灑七邑之災漕艘揚帆若過枕席說者謂中河之役爲國家百世之利功不在宋禮開會通陳瑄鑿清江之下云公治河首尾十年決排疏淪因勢利導使三瀆各得其所而河以大治二十六年詔問治淮揚下河之策公持議謂治下河當竟治上河與羣議異言者蠶起公遂罷二十八年春上再南巡親河公迎於淮安上顧問河工善後事宜甚悉詔旨復公官以原品致仕有實心任事之褒公家

居三載上念公功不忘凡三命閱河一召對三十一年特旨起公田閒以原官總督河道以老病辭不許會陝西鳳二府災有旨截留南漕二十萬石沂河而上備貯蒲州以賑秦民仍命公董其役公不敢復辭力疾就道上念公老病再賜佳哈御舟以旌異之公至卽經畫河道周詳曲至自清河至榮澤以達三門底柱安流無恙始終不役一夫而事集西運將竣遂以病狀疏聞特命公長子治豫馳驛省視而命公歸淮上調理時公病已劇猶疏陳兩河善後之策及河工守成事宜幾萬言又請豁開河築堤廢田之糧并清淤出成熟地畝之賦上特命大學士張公玉書尚書圖納公尚書熊公賜履前後往相度清釐之尋復以病求罷上猶不許而命治豫往視疾未至再疏求罷始得請則公以是日考終官舍矣實康熙三十一年十一月十九日也遺疏上聞上臨軒歎息靈輅既歸特命入都城返厝其家前此所未有也命大臣侍衛奠酒賜茶命禮部議賜祭葬命內閣議易名賜諡文襄飾終之典一時無兩嗚呼公於君臣遇

合之際以功名靖獻以恩禮始終得於天者何類  
厚矣公著治河書十二卷前後奏疏若干卷嘗論  
古今治河成敗之故略曰今經生言河事莫不侈  
談賈讓三策愚以爲不然讓上策欲徙冀州之民  
自宋時河徙已非漢之故道中策多張水門旱則  
開東方下水門以溉冀州水則開西方高門以分  
可流不如黃河所經卑即於高數年之後水從何  
放且禹貢言九州既陂所謂陂即今之堤也蓋水  
流甚平而地勢有低下使非築堤約束水經由東  
地能不漫潰乎讓謂繕完故堤增卑倍薄乃爲下  
策是故與禹貢相反讓之智顧出神禹上哉其持  
論如此故公治河盡矯讓言專主築堤束水功乃  
告成其詳具載治河書後之人可考按而得公之  
用心與其所以底績者亦千古河防之龜鏡也公  
天性孝友事通政公無唾涕跛倚世父副使公彥  
選無子喪葬盡禮從伯父承選歿遺一孤子延師  
訓之爲完婚娶謀生產愛弟郎中弼南安知府襄  
不殊一身撫弟子如子居家嚴肅儼若朝典作宗  
譜家訓俾子姓世守之什稍貴卽建家廟凡吉凶  
祭葬幣祝日時之儀皆斟酌古禮參互於司馬文

正公朱文公之說著之東坡平生不苟言笑一事  
之出終身可復行已齊家類多可書不具論論其  
大者而功名尤在治河一事其利益在國家其  
德澤在生民卒之食少事多鞠躬盡瘁古所謂社  
稷臣公無愧矣公生於天聰七年癸酉卒於康縣  
三十一年壬申得年六十元配楊氏累贈一品夫  
人繼配白氏累贈一品夫人子四治豫兵部職方  
清吏司員外郎兼管佐領治雍渾源州知州治魯  
八品官治齊教諭女二適高某朱某孫八人樹基  
樹喬樹滋樹晚樹玉樹德樹功廣寧曾孫一人系  
之銘曰  
黃河萬里來崑崙下歷積石經龍門決排疏濬禹  
績存九川從此乃滌源漢歌瓠于淇竹殫沈馬王  
璧勞至尊大河日徙東南奔波濤沸鬱愁魚龍  
帝命賢臣康厥屯乘橈蹈毳忘朝餼河伯效靈波  
云云河淮不復憂清渾揚徐千里禾稼繁漕艘百  
萬如騰鶩維 帝念公錫便蕃功成十載德弗誼  
公騎箕尾民煩冤巷哭過車手舉幡黃腸祕器  
賜東園豐碑金粟開高原天祿辟邪左右蹲雲車  
風馬無朝昏山重水掩安且敦千秋萬世宜子孫

奉政大夫刑部雲南清吏司郎中王公墓誌銘

誌銘

公姓王氏諱澧字楚先別字蘭陔吳之常熟人曾祖有德祖先龍世以隱德重鄉里父中恬先生曰俞登明崇禎癸未進士知餘姚縣餘姚二子公次居長少就學外塾同學富人子持梁刺齒肥公方簞簋并日而食居然不屑也文譽顧日起母周安人謂中恬先生曰公小時視兒于今日何如先生徐笑曰似不如也中恬先生老於公車壬午署六合縣教諭流寇踰安廬間淮東震驚公渡江省侍

入墓屋墓卷四

十

因下帷金陵驚峰寺是秋舉鄉試明年癸未與中恬先生同舉禮部初公鄉試名第與中恬先生同至是成進士又同時人異焉順治九年以巡撫周中丞薦除行人司行人兩奉使江西河南以廉慎稱十四年分較順天鄉試明年舉禮部者七人方是時南北科場議大起同事者率不免公孤潔自持卒超然是非之外遷工部營繕司主事會設專官采木塞外乃以公往木產朵顏三衛地蒙古諸部落散處其間東自一片石西迄潮河川邊城千有餘里高山穹谷長松以林虧蔽天日其隘口

有三曰桃林曰潘家曰古北終明世無輪蹄跡

治初商人始請出塞伐木供內地之用工部購其巨者以備大工一株不啻二百餘金廷議以為非計特設滿漢司屬各一員于勅印專往采辦而禁商人毋出關官既創設無掌故可稽公躬歷山險擇其近溪澗可開場者數十所計材木之巨細人夫之多寡道里之遠近以定工費絲分縷析著為章程歲省水衡錢二算十七年改都水司主事權關南新關多市猾飛而食肉率以漏木稅為詞訟牒旁午關使者亦利之為冠蓋餽遺地公慨然

入墓屋墓卷四

土

曰即如是萬金入賓客之橐而善良破千家之產矣吾不為也自是崔鼠頓絕是時閩方用兵十八年郎將軍帥所部三萬人駐杭屯江潯薪蒸匱乏闖取商木公力言將軍下令厲禁軍中肅然亡敢犯康熙元年使竣還朝旋有治河南旺之命遷屯田司員外郎尋進刑部浙江司郎中異時泉關分司為優游吏隱之地使者每歲三月巡行有泉十七州縣高坐行署中召吏受成命循故事而已公曰泉源興廢河漕攸係使者受命於朝敢自暇逸乎單騎徧歷諸泉履巉巖窮幽窅水禁路



紆無弗至視其源之通塞流之疏滯而從事焉往佳泉殊境猿鳥路絕居人有老死不識軒蓋者見公來皆驚詫聚觀以為異三載搜廢泉若干溪新泉若干排其支速其滙使岱畎之水涓滴皆入運河於是漕艘便利東南歲漕四十萬石銜尾抵通潞無愆期者公之功為多四年報命入京師始蒞西曹甫旬日平反死罪一人立斬者五人物論翕然而公以兩尊人皆年七十遂堅歸養之志歸五年連居內外艱終制起補雲南司郎中遇恩詔加一級未幾復以病乞歸歸十七年乃卒公性孝友祖母戴順治中被旌而綽楔未立餘姚之歿也以屬公公泣受命及葬落成告几筵而後行待弟漢思義兼至漢署溧陽諭有疾公挾良醫晝夜倍道視之漢尋愈而公病作遂以不起居家有禮法朔望日子弟勝衣以上以次揖拜規重矩聲儼若朝典族子欲粥先塋宰木以完官逋公聞之代完逋仍償其直木得不伐凡族之婚嫁喪葬皆取辦於公無倦色尤篤故舊聞座主之喪為位而哭盡心喪之禮江西朱生者座主子也年三十貧未授室公力任之比公之歿朱已抱孫乙卯僞寓

任城適常熟舊令鍾某子以訪故人漂泊逆旅公慨然曰奈何使吾君之子流落至此分客裝資之行歸田後時邀致二三老友相羊山水間以為娛樂親故連門雖羈衣百結與講釣禮其厚德類如是有所司重其行誼鄉飲酒禮五為大賓其歿也祀於鄉校君子以為宜公生以萬曆丙辰卒以康熙三十一年壬申得年七十有七配徐安人子三人世棐奕堂世傑孫十三人曾孫四人銘曰虞山之松丸丸爾寢孔安尚湖之水湜湜爾神游息生為典型歿祭於社來者矜式過車斯下

承德郎大理寺左寺副前翰林院侍講丘

### 公墓誌銘

公丘氏諱象升字曙戒世為山陽人曾王父嵩縣諸生王父廩皇贈朝議大夫父俊孫明崇禎癸未進士歷官山西布政使司分守冀寧道右叅政母張淑人公叅政公第三子幼而聰警日讀書盈寸年十五為諸生遭兵亂與家人相失逃歸夜陷湖中浮沈數里不死若有神助亂定益發憤讀書旁及詩歌古文皆有神解與弟象隨齊名號為二丘順治辛卯貢入太學甲午中順天鄉試明年乙



未成進士改內翰林弘文院庶吉士 御試

高等 賜宴賜衣寵賚甚厚丁酉授編修戊戌

試爲同考官所得二十有八人率當世名士已亥

進侍講庚子三月以才堪外任調瓊州府通判去

禁近就冗散又涉炎海萬里冒風濤不測之險人

皆爲公惜之而公居然既之官道出徐聞縣縣防

兵以餉不至大譁城門盡閉公直前諭之曰我瓊

州別駕也適自省會來藩司給餉且至汝曹姑待

三日則士飽馬騰孰與逆行干紀相率而愛赤族

之誅乎吾勉爲若留待餉至然後發耳逕即關入

使者署弛裝臥士卒聞公言遂解甲以聽亡何餉

果至官弁兵民泣拜於途曰公活我瓊倖職司撫

黎黎酋恃險遠數梗王化公曰是不可以文諭而

惠結也密檄民兵簡其精銳自將以出黎出不意

皆大驚鳥獸散禽斬首亂數人餘悉懾伏瓊賦舊

越海解藩庫瓊餉復由藩司撥給往返數千里兵

民交病公建議以爲留瓊之賦餉瓊之兵其事便

遂著爲令至今行之平南王駐粵藩人橫甚督撫

大吏以下亡敢誰何者適檄公攝廣州海防事金

某者尚氏壻也爲藩翼總兵官慕公名願納交公

亦深與相結久益狎乃乘閒說之曰公爲名藩佐

佐又貴爲王壻奉 天子命久鎮東粵粵民望公

如父母今粵之奸猾不逞憑藉藩下以良民爲魚

肉而供其刃狙利歸此輩而王及公等皆負惡名

不佞誠爲公惜之金愀然變色前請曰某聞淺慮

不及此然且奈何公曰是易耳公誠聞於王廉渠

魁數人誅之解散其黨一灑藩下之恥粵民德王

兼德公事在反手閒耳金起謝曰微公吾不聞此

言於是啟王下令凡民間被旗害者以告竟其獄

論死者十人鞭三十六人笞四十三人還民田廬

畜牧無算廣人大悅或詣公謝則曰此王之德塗

公之力吾何與焉尋奉裁缺之 命歸里丙午補

武昌府通判會有通城民變之事通城武昌下邑

也明末疊罹寇亂令張起者徵舊逋鞭扑旁午民

不堪命於是崇仙修竹梓木三里之民攘臂而起

大呼薄城令逃匿巡撫中丞聞變集議於庭僉曰

發兵擊之便公獨曰不然通城民困久矣本年條

銀南漕二米一時並徵民力已不支况重以積逋

乎令奉行無狀敲朴累草菅民命愚民無告故

挺而走險有之則皆赤子也宜遣一文吏單騎往

諭以朝廷德意不治已往可不崇朝而定何憂  
皇爲中丞曰善是無逾君者公受命冒雪倍道而  
馳未至三十里乘輿張蓋徐傳呼至城下諭之曰  
吾奉中丞命來活汝曹汝知之乎抗賦干紀法無  
赦但念汝曹迫酷吏情非得已姑寬汝死自今日  
以前無知觸法皆弗聽治汝曹宜前被自新以稱  
中丞矜全至意若怙惡不悛大兵至無難類矣通  
民初猶疑貳公爲文誓城隍之神通民間之皆流  
涕詣公稽首謝曰天幸賜公活吾儕小人之命公  
又請於中丞緩其征輸民益大喜過望是役也所  
全活凡數千人庚戌以內艱歸戊午起補大理寺  
左寺副吳逆倡亂滇中軍民爲所煽惑有逃人五  
十等悔悟自歸部議以叛逆論事下三法司公引  
律逃叛自首及能還歸減罪二等之文爭之力且  
曰方賊跳梁時良民脅從者衆若絕其歸命之誠  
而不開以自新之路彼知歸必死益堅爲賊耳是  
資寇兵非計之得也衆建公言明日駁正上制  
曰可因著爲例旗人有與父異居而鄰人通其後  
母者父不能制憤語其子曰爲我手刃之子受命  
殺之而自歸有司有司論極刑公持之曰春秋書

夫人孫千齊不稱姜氏絕不爲親禮也夫絕不爲  
親卽凡人耳子思子曰爲伋也妻者爲白也母不  
爲伋也妻者不爲白也母某從父治命手刃父讐  
自拘司敗而以大逆傳重辟其無乃非春秋之義  
乎遂以兩議上詔特原之大學士高陽李文勤  
公歎曰朝廷須用經術士於丘君見之矣壬戌公  
念叅政公春秋高以病請歸省侍子舍者五年丙  
寅叅政公棄養甫終制而公病遂不起年甫六十  
有一京師士大夫聞者皆太息以爲未竟其用也  
公事二親至孝與弟官洗象隨尤友愛以文章道  
德相師友白首無違言甥王侃早失怙誨之讀書  
成立又倡諸弟建宗祠以終叅政公志其睦於族  
黨皆類此與人交不以生死易心錢塘胡介殁有  
寡女不遠千里歲賙卹之久而不衰既病猶較刊  
新應昇張養重遺集刻成慨然曰吾乃今可報亡  
友於地下矣公戊戌所得士如吏部侍郎王君封  
濬翰林侍講譚君篆給事中姚君祖頊王君追騏  
吏部員外郎崔君爾仰等皆爲世聞人而上蔡張  
沐以理學起中州號爲大儒其他以文章知名如  
嚴肩聲向大觀史尚輟俞灝輩指不勝屈故世以

公爲知人所著數音入燕嶺海白雲草堂諸集彙  
至數十卷生以明崇禎己巳七月二十二日卒以  
康熙己巳十一月初三日階承德郎官大理寺左  
寺副前翰林院侍講娶楊氏封安人子七人達過  
邁遠迥述迥過出爲兄後邁嗣爲官洗子達遠皆  
早卒女于六人適楊雯李師翔周雲書劉繼祖喬  
崇烈周允學子與公同年論交故久在詞林又於  
公爲後進官洗以狀來請銘言念平生不覺出涕  
銘曰

登車不落爲著作公才早達乃獲落遠浮南溟化

八星集卷四

六

鯨鯨單車談笑安荆鄂久以干將試盤錯入爲法  
官尤諤諤丹筆平反恥畫諾始爲龍摠終屈蛟淮  
水湯湯氣磅礴天降玉棺非石柳昌厥後人增式  
廟

文林郎內閣中書舍人王公墓誌銘

公諱璵字宜兄世爲沂州人相傳晉太保睢陵元  
公裔也始興之後蕃於江左其散在故土者世代  
遠不可考明弘正間槐亭公彬始以儒術起家爲  
廣文官生心齋公之屏領嘉靖丙午鄉薦是爲高  
祖王父之屏生錫勇錫勇生納陞納陞生如升則

公考也公年十三補州學生道明季大亂總兵官  
閻某公姑之夫也方鎮淮陰往依之嘗從閻追賊  
於邳州之邢家樓賊脅居民拒守既破賊閻怒將  
盡誅其俘公曰民多賊少倉卒被脅非得已也概  
誅之將失民心乃下令曰外來流民罪當赦其趨  
左賊悉趨左於是按誅之而釋居民之被脅者活  
數百人亂定歸里益發憤下帷受知充東道蔣君  
鳴玉提學道戴君京曾遇以國士甲午舉省試明  
年乙未舉禮部戊戌 殿試在高等 世祖章皇  
帝親簡庶常公在選中以應對失次黜落歸丁外

八星集卷四

七

艱居亡何山東有賊于七之變妄男子飛章告密  
遂視公章服酷吏鍛鍊周內幾與大獄會楚人吳  
升東來爲登州推官力雪之事得白猶未牽復也  
公無意仕進躬耕課讀於桑梓利害如痼瘕之切  
於己戊申山東地大震沂尤甚他邑公與郡人前  
戶部侍郎宋公之普指困以倡好義者得糧數千  
石比戶計口而給元旦露處弗恤也又力白監司  
徐君惺請蠲賑沂人無死徙者父山龍女祠相  
傳甚靈異早魁爲廬公輒率里人齋禱數有驗晚  
構靜山園憩寂其中嘗夢神人衣冠甚偉來謁曰

公素急桑梓當豫謀之詎可自逸於此竟而異之  
未幾淫雨河魚大上民多化離公歎曰神告我哉  
爲書上監司李君燁請蠲賑又條議救荒事宜皆  
施行全活無算其爲德於鄉如此宋楊二大姓以  
鼠雀構難奸人抵牾以爲利公憤之力爲排解遂  
釋怨爲婚媾人尤多之歲壬子伏 闕上書理前  
事得 旨牽復應內閣中書舍人試丁巳秋再行  
鄉試充順天同考官得王詰生以冠解額後入翰  
林尋以母病告歸自是不復出矣公少業制舉甚  
工劉君魯檜者於公爲外兄弟公力磨琢玉之於  
成遂舉進士既老益獎進後學不衰自創義館以  
來學者又告有司立義學於右軍祠聘單父進士  
盧君爲諸生師助之脰脯其詩人不倦如此甲子  
長孫者臣應順天試遂魁一經人謂有天道云公  
之事親也視於無形聽於無聲其侍范張兩太君  
疾也不櫛不矧禱於天乞以身代其居喪也哀禮  
無不足者故州閭稱其孝叔如式少客江淮迎歸  
爲謀居止完室家以慰王母如幾避兵南徙不返  
奉季母嫁幼妹皆身任之族兄竣流離滇雲四十  
載爲辦裝趨歸又置田宅以娛其老嘗買一女子

舉止不類人奴他日其父至自禹城曰亂離相失  
二十年矣已適人乎曰已受聘其夫猶未他娶也  
公惻然義之立使攜歸完其夫婦處親族鄉黨率  
有恩義故遠近稱其仁晚志養生之術恒與子姓  
言將以已已長至後拜辭墳墓入西山屆期召親  
知告別又二日更闌呼水盥沐畢入小寢端坐而  
逝嗚呼其亦近乎達生者矣公卒妾傅氏年十九  
不食三日從容自縊置側內外宗族集者數百人  
咸驚歎流涕公之教於家者可知也生以明天啟  
癸亥卒以康熙二十八年已巳得年六十有七官  
內閣中書舍人子十人佩瑄佩瑛佩璠佩琚佩珪  
佩珣佩璋佩琳佩瑞佩珂女四人李新枝全世璉  
孟暉李某其壻也孫十二人者臣某某系之銘曰  
先生不隱亦不仕爲德於鄉稱善士公侯之後必  
復始睢陵卽丘延厥嗣沂水艾山觀鼎履有道之  
碑庶無媿

彰封文林郎望江縣知縣伊公墓誌銘

唐三百年稱循吏無過韋丹何易子魏信陵三人  
丹以杜牧易子以孫熊之文爲世家探掇鏗鏘于  
古而信陵名字僅見於白氏諷諫詩史臣略之故

其名不甚著等循吏耳而幸不若此文章之新  
係顧不重歟然或不過其人或可矣而其文章未  
必傳信後世或事迹湮沒棄筆者雖欲採撫而無  
從不如白氏之詩落著數言尚足徵信而不必以  
史之有無爲重輕也此吾誌同年伊君之墓而不  
勝慨然於中者也君諱燦字允陟晚號聽菴濟南  
新城人也家世詳予所爲中丞公誌祖諱覺民父  
諱光啟皆以中丞贈中大未通政使司右通政中  
丞諱開仕至巡撫雲南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君少  
爲文章與中丞名相甲乙稱二伊順治丙戌再行  
鄉試君中副車戊子中丞以第一領解額明年中  
會試入翰林君益鍵戶發憤掃靡初君兄弟同業  
毛詩至是以春秋領丁酉鄉薦明年成進士康熙  
元年謁選得恩南府推官二年改補寧國府推官  
矜慎庶獄以明允稱施侍讀閏章梅大理銷劉光  
祿楷皆宛陵人也爲作祥刑遺愛錄時君去宛餘  
十年矣癸卯爲同考試官得十人其九人成進士  
如汪懋麟倪長犀龍光輩皆名士六年裁李官補  
廣宗縣知縣未幾以內艱歸而父通政公春秋高  
君無意仕進久之以通政公命勉謁選人補望江

縣知縣至望江日首謁趙公靈施祠下誓以古  
爲師清吏胥緩征徭嚴保甲望江人歌之曰伊  
之清清莫比但飲雷池一杯水二十七年武昌叛  
卒倡亂漢黃皆被兵皖屬震鄰而望江與黃梅壤  
相錯訛言繁興君集父老謂曰賊蟻附豕突旦夕  
必潰望江城小而堅賊卽至不能旦夕下但嚴備  
以待之大軍雲合賊四面受敵自救且不暇豈能  
傾兵數百里外爭此彈丸哉已而賊敗滅如君言  
其遇變鎮定如此居望江七載縣人戴如父母白  
居易之稱信陵也祇撫孤嫠一語而震澤編載信  
陵行事亦僅著其禱雨文云云他政事無傳焉君  
之施於望江者雖未能件繫書之其視信陵不旣  
多乎是歲通政公考終於家計聞縣人罷市農泣  
於野女泣於閨大吏皆歎息其去曰令去誰爲繼  
者其感人之深至此歸里卻掃三徑無行迹通政  
公旣葬君年近七十乃決計不出康熙三十三年  
二月一日感微疾竟卒距其生明天啟甲子得年  
七十又一伊氏以恭謹仁厚世其家至君兄弟始  
以文章經術顯名當代而君連蹇下僚特自淬厲  
以廉潔慈惠著聞其令望江政事尤在人口後來

史官必有特書之者惜事蹟已多散軼不獲并繫如丹易于之例略据所聞以文隧道之石異時或比諸白氏之詩云爾公娶鄭氏 彰封孺人子二人作梅矩女二人適于某韓逢麻孫若干人銘曰 勉葬望江朱葬桐鄉皖郡之人于祀丞嘗君歸故鄉皖人懷止下馬之陵嗚呼在此

故孝廉馮君墓誌銘

康熙乙亥冬十二月馮舍人廷樾馳書京師請誌其先人孝廉君之墓其言曰先君子以甲辰八月十六日棄不孝而逝也迄丙辰十月初六日始葬

不孝不孝而逝也迄丙辰十月初六日始葬

誌

於曹村之阡相距蓋十年而墓石闕焉今又二十年矣不孝適有母之喪將以丙子三月十六日啟窆以祔敢以誌請于讀其述質而不華謹而不溢而君之質行實有可書者予與君以順治八年舉於鄉爲同年籍中凡百人倏忽四十餘年所謂百人中者乃今無十人在而君之歿且三十年卒木拱矣循覽今昔愴然以悲君馮氏諱沛字雲生世卽墨人遷德州數傳至仲選移居董子祠側君曾祖也嘉楨始治儒術君祖也君少卓犖負奇疎庸廣

而多聲人呼曰解仲從遊故太常卿王公都之

不孝不孝而逝也迄丙辰十月初六日始葬

誌

門稱高第弟子明末天下亂避地衛河之西蕭廬讀古書暇則攜漁具臨流終日凡緯蕭織箔魚網蟹簪手自爲之悉皆精妙遇者以爲涪翁漁父之流也亂定中辛卯鄉試君性狷介不屑與世俯仰然亦不爲蕲絕之行嘗畜小伶度曲時時召親故道酒高會或圍碁博簫跌宕自喜晝引賓客夜則然燭視書一過目終身不忘也君素重意氣赴人之急如其私姊之夫爲里人仇陷君忼慨白有司得解仇遂并罄君事已乃杜門謝交游日爲子弟授周易孝經是時君年四十餘矣君事祖母至孝母壽終君哀毀踰制未葬遂不起年四十有九廷樾之幼也君誠之曰士不得志漁於水樵於山佯狂於市無不可者惟不可挾婦道以事人吾聞之趨勢者市井之行也阿意者妾婦之道也一或失身萬事瓦裂慎之哉廷樾居京師十年孤詣獨行目不識貴游所舍人謂君有子克自立而不知君之教者豫也漢陳萬年誠其子咸咸睡頭觸屏風怒詰之對曰具曉所言大要教咸調也以視君父子間何如予讀六朝諸名士史傳多稱述清談奕基馬稍諸細事王介甫誌建安章君亦但言其

讀書通大指善音樂書畫奕碁而已君雖不得志於時年不及五十迹其平生嶽崑跌宕名士哉君初娶於周繼娶於曹皆贈孺人行治相望哥有令譽又繼郭孺人而廷樾曹出也郭撫之三十年不啻所生而廷樾事郭如君之事祖母亦至孝里人兩稱之廷樾登康熙二十一年壬戌進士官內閣中書舍人君贈如其官女一適趙廷諫早卒孫一炎系以銘曰

負俗不羈才足以有爲而命止於斯有子而賢以大君之年以永君之傳百世不遷維曹村之阡

八寶集卷四

三

蠶尾集卷四

蠶尾集卷五

濟南王士禎貽上甫

霜臯先生墓誌銘

予少讀宋遺民錄所述唐林二義士謝事父莫重予諸人事蹟率欽寄磊落志潔行芳或時託文章以自見大抵悲憤嗚咽無聊不平能使風雲爲之變色江海爲之起立輒卷書太息以爲有宋三百年忠厚養士之報如此而忠臣義士之用心至是可謂極矣順治末客淮南偶得崇禎遺錄一書讀之心疑其爲宋遺民之流久之乃知爲霜臯先生作也霜臯先生姓王氏諱世德字克承始祖玉明洪武中自無錫遷北平從靖難之師陣亡白溝河世襲錦衣衛指揮僉事父炳本生父耀先生少襲世職常居禁中宿衛大朝得侍仗下糾儀號貴近而錦衣衛職司糾察自紀綱門達諸人已來多戚禍自恣大慈市猾因緣爲奸利屢興大獄至末流未已先生獨心惡之避卒告密輒寢罷崇禎末天下大亂人主孤立於上朝臣方持門戶競爲朋黨不復以國事爲意先生慨然謂人曰今天下有大弊四載亂保邦須經濟才制科以虛文取之所取



非所用弊一廷臣日以門戶恩習相傾乳豕者不免弊二右文左武刀筆吏得持將帥短長弊三三營官軍詭寄糜餉者什八九倉卒有變不知何以待之弊四將上書極言不果平居鬱鬱不自得一夕夢天子授節鉞出國門甲騎萬餘旌旗鼓吹震耀數十里軍容甚盛自振甲躍馬而馳馬蹶驚蹶疽發於左股血流不止其義烈發憤如是甲申三月賊李自成陷京師先生方徵巡北城拔刀將引決僕楊坤抱持奪刀挽馬趨金剛寺是時先生妻魏恭人已率諸婦女赴井死以長子潔匿寺中僧大門者素善先生相持而哭以僧服進遂祝髮閒道游淮南僑居安宜與梁鶴林以樟卜鄰偕隱所與遊皆逸民高衲嘗憤野史誣罔不可傳信後世歎歎扼腕奮筆作崇禎遺錄一卷自序曰先帝以仁儉英敏之主遭家不造憂勤十七載卒以亡國嗚呼天乎其人耶臣小臣日侍左右知禍所從來非無故矣上即位誅逆瑞斥宦官虛心委任儒臣而所謂儒臣者率庸劣後橫唯知背公死黨致疆場日蹙盜賊竄起環顧中外一無足恃於是破格用人求奇才以圖匡濟卽有一二可用之才而門

戶膠牢不可破解如其黨力獲持之非其黨縱有可用必多方排陷置之死地而國家安危曾莫之恤使天子循衆議以用人既不效排衆議以用人又不效朝用一人夕而敗矣夕用一人朝而敗矣輾轉相循賊勢已熾天子孑然孤立旁皇無所措而宗社隨之嗚呼家國淪亡誰之罪歟每名對大臣竊聞天語諮詢天下大計諸臣非慚汗不能對卽繼舉耆老生常談塞責聞有一二忠鯁敢言又迂疎不識時務不可用臣竊恨之且夫魏瑞竊國柄威震天下先帝春秋方十七不大聲色手剪除之此固非中主所及而畏天災遵祖訓勤經筵暴更治求民瘼未嘗一日自暇逸使君臣一德將相協恭卽太平不難致不幸有君無臣卒之易殉社稷中官就縊公主手刃從來死國之烈未有過於先帝亡國之痛未有痛於先帝者也乃失身不肖之徒自顧不免清議肆爲誹謗或曰寵田如任宦官以致亡或曰貪利惜財用以致亡或曰好自用以致亡舉亡國之咎歸之君父冀寬己誤國之罪轉相告語且筆之書以欺天下後世之耳目臣用是切齒痛心深懼實錄無存後世將有與夫德



之主同類並譏者矣故錄所見聞凡野史之謬者  
正之遺者補之聊備實錄萬一庶流言邪說不得  
肆其誣譏異時史筆或有取焉蓋先生一生之志  
畢託是書康熙十八年 詔修明史徵遺書四方  
不司錄其副上史館先生之歿也次子源以手藁  
殉葬嗚呼可以嘆矣生萬曆癸丑卒 大清康熙  
癸酉壽八十有一配徐贈恭人繼魏封恭人繼蕭  
子二潔生員前卒源康熙癸酉順天舉人以古文  
名孫一某先生嘗為金吾宜稱官今稱霜皋先生  
者先生隱安宜以霜皋名其居嘗以自號從先生  
志也系之銘曰

不置是書卷五

四

生於燕老於楚返葬青門爰得我所後世讀其書  
者或以為冬青之齊山過其藏者或以為沒社之  
舉羽

### 文學張君墓誌銘

康熙辛未予奉 命典南宮之役鎖院得張子拱  
極文奇之既榜發張子殿焉予悵然久之既而張  
子來謁其人恂恂篤行君子也已而述其父文學  
君言行乞言以銘隧道之石子乃知張子之文行  
能矯然自拔於流俗者蓋其先人之教云按文學

君諱建斗字冲碧其先鳳翔人也曾祖某遷三原  
父某生君兄弟二人少相友愛共處不忍離析君  
為諸生有聲而兄早歿視兄子純如己子久之純  
求析費君勉徇其意亡何盡蕩其產君召與共處  
如初未幾純復求析君割己產之半予之無慍色  
純歸居鳳翔而君遷醴泉純復蕩其產君數自醴  
泉躬往視之月給薪水無倦純死迎其家至醴泉  
共處如初為兩孤畢婚娶閭黨稱之其孝友為人  
所難能如此君讀書日寸許研精性理之學或加  
以橫逆犯而不校居三原時值明末兵亂君微服  
將出至城門為邏者所得時星月皎然忽雷雨晦  
冥君竟獲免予讀范曄書獨行傳敘述李充繆彤  
事為之掩卷太息夫修身謹行整齊風俗必自齊  
家始齊家必自仁讓始此聖賢之教儒行之首也  
考君行事視彼二子者豈有惡歟庸特書之以告  
博史君生某年月日卒某年月日娶秦氏繼甫氏  
汪氏喬氏子二拱極康熙辛未進士拱宸皆喬出  
孫四炯規燦某銘曰

溫溫恭人張仲孝友鬱鬱佳城池陽谷口我銘堅  
石與之悠久

法慶靈轡禪師塔銘

臨濟一宗傳三十世至天童密雲和尚而極盛座下龍象蹴踏諸方一傳而爲木陳忞公際遇世祖章皇帝賜號弘覺國師再傳爲天岸昇公順治中亦賜紫衣有旨住青州法慶寺師卽岸公嗣法弟子也諱元中字靈轡姓謝氏河間任丘人父廷璠天啟辛酉舉人母徐師七歲入小學輟問塾師讀書能不死耶塾師駭然九歲父殉難死卽懷出世之志十九歲母歿終制遂投濟北寺釋照菴出家逾年受淵源律師具戒源每中夜見師經行持經呪不輟曰予法器也當求向上事師謂律五夏乃許習禪源曰子根器猛利律豈爲汝設哉密菴開講長白九蓮菴師往聽說金剛般若因侍密之萊州閱首楞嚴至阿難不知心處大疑寢食俱廢聞國師領衆青州大覺院懷香往叩之國師舉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話經七日大惑不解哭泣竟日時岸公爲首座落堂問師汝向父母未生前道一句師方擬議岸急掩其口曰道道師不岸問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是箇甚麼師又無岸打曰鈍置煞人師忽有省自是下語無契

從國師北遊入內道場一賜紫國師南還岸公嗣主大覺師爲侍者三載南觀國師於揚州龍津禪院國師再住天童屬鑑首座住龍津師又爲鑑侍者一夕晚參鑑問師百丈豈拂子甚麼意旨師一喝又問挂拂子舊處又作麼生師拂袖便出鑑領之依龍津三載歸省岸公青州歷書記西堂領首座遂付法卽時三十二歲矣又三歲岸公省國師於金粟命師攝院事時勅賜大覺爲法慶寺繼流雲涌川赴師攝堂頭十載岸公示寂金粟遺命師主法慶康熙十三年丙寅五月也上堂南堂靜禪師約法三章一者日裏一餐二者夜裏一寢三者山門頭佛殿裏東行西行不得踏破常住磚南堂條律森嚴凜不可犯容易令人作太平姦賊法慶亦有三章一者喫飯不許咬著一粒米二者著衣不許挂著一縷絲三者山門頭佛殿裏東行西行不許動著脚跟主法慶十五年坐曲衆床道風遐暢各動諸方煅煉鉗錘刮骨見髓如獅子搏象兔必用全力如醍醐甘露灌頂沁心入其室者如鐵壁銀山不可揜傍如空山無人水流花開萬壑所謂親見親證明得差別智方能勘辦人救活人

非徒以口舌爭勝負者比也師天性至孝父老  
殉難死謁文士爲誌傳自撰家譜躬詣濟北寺茶  
毘羅染照菴師入塔岸公示寂金粟建塔於餘姚  
之鹿宕岡樓雲院又築法塔於法慶西北隅貯諸  
錄諸書不佞竊見當世名流晚而逃禪者於其傳  
衣本師溫清定省不啻如手裏之親雲水過里會  
不一上先人之冢顧我復我遂等行路心甚薄之  
觀師行事彼非名教之罪人乎順治己亥予以前  
進士里居曾謁岸公於法慶未遑扣擊康熙癸丑  
廬居始與師有支許之契己亥冬師遊京師與楊  
水心居士雪中見過予賦詩爲贈云行忘石頭滑  
坐愛地爐溫比其還山又賦詩送之云打包殘雲  
映歸寺藥苗春甲子冬奉先司徒諱歸數承書問  
不及追蓮社舊遊而師於戊辰九月以病退院矣  
辛未十一月七日召衆云老僧去甚灑脫更無一  
事衆云和尚大慈今日有何言教師應聲曰老僧  
不病也不恁麼病也不恁麼十方世界無可無不  
可遂寂然而逝住世六十二僧臘四十三得法衆  
子某某銘曰

馬祖嫡子厥惟百丈黃蘗宗旨津施大暢迄於天

童正令提唱何以接人德山痛棒諸大弟子  
龍象三世洎師當仁不讓廉前賜紫賢愚販得  
獅子座全提向上本無去來何有得喪潭北湘南  
請師塔樣

### 文學太液三兄墓誌

兄諱士鵠字志千別字太液自始祖由諸徙新城  
世爲新城人兄先曾王王父戶部尚書累贈少師  
兼太子太師兵部尚書見峯公之曾孫王父浙江  
右布政使贈經筵講官戶部右侍郎康宇公之  
第三孫世父文學曲江公之次子也母孫孺人以  
烈節著兄生而謙慎與物無競家庭以孝友見稱  
王父官蘇松叅政兄隨侍官舍從毘陵祝先生學  
其後王父再遷爲浙藩以曲江公從而兄侍孫孺  
人里居崇禎丁丑曲江公歿於武林比喪歸家人  
始知之兄擗踊絕食者數日毀幾滅性後年且髦  
矣每言含襲不及躬親未嘗不流涕也辛巳受知  
學使鄞人錢清溪先生補博士弟子明年冬濟南  
有警新城陷孫孺人投井死兄行求得之號泣入  
井自負以出居喪泣血鄉黨稱孝而是時王父在  
堂兄溫清定省如父母生存懼傷王父意也

歲試學使歛人張君黃嶽奇兄文拔第一文益有名其冬王父考終里第兄佐先府君少司徒公治喪禮內外斬斬甲午踏省門復被落絕意進取丁酉科試輒不赴焚香下簾左右圖史雖一畝之宮而竹徑花塢過者如入深林穹壑是時兄年甫四十耳癸卯予官揚州兄往省司徒公居數月渡江至宣城而返是後司徒公家居兄閒日必一省視如王父在司徒公晚年意忽忽不樂好飲酒兄不善飲酒然兄不在坐司徒公輒不歡每飲酒必召兄漏盡燭跋未嘗以疲輒輒退如是者餘十年乙丑司徒公棄養會予歸省遂廬居與兄比屋日相見予或數日不詣兄兄必策杖過予其後步履稍艱或以肩輿往迎致兄往往不肖就輿策杖一童子掖而行其謹慎如此已十一月予將赴京師私念兄老矣予方從政歸早暮未可知心忤忤然兄亦自以衰老不能視予京邸黯然不能別嗚呼詎謂此別竟永訣耶悲哉兄晚年以田廬授三子世事不復關懷抱惟以高王王父忠勤祠漸就傾圯倡族人殫力修葺雖老病日必一至飯甕通峭躬自料揀而籍記之以漬於成又於二世祖善行

公故居建祠自爲記述祖宗創始之數將礪石附諸壁工未訖而兄病不起悲哉兄與宗族鄉黨交一以惻睦退讓自居橫逆之加犯而不校久之其人自愧悔曰奈何悔善人族有閱牆者輒陳水瀝木本之誼以開導之或手自爲書千百言罕譬而曲喻之其言惻怛善入人人諒其至誠亡不感動悔悟者縣令崔君嘗曰王先生善人邑之三老五更也方舉鄉飲酒禮虛賓席以待兄固遜謝不敢當令顧益重之少工書於楷法尤精好自寫書書有殘缺必手自繕錄使卷裏完好乃已至老不衰點畫精審亦不類老人書也少嗜古法書每得一舊拓本必裝潢藏弄暇卽展玩臨摹以爲娛樂世父所遺書畫珍惜之若護頭目更歲久兵燹一無散失性淡泊甘貧約平居蠶蠹自適夏一葛冬一絺褐而已出惟坦步雖五尺之童相遇造次必以禮其歿也巷春罷相市人皆歎息泣下嗚呼非甚盛德詎易致此哉兄初病瘍發於耳其後又生於腋久之氣血虛耗馴至不起時康熙三十二年五月二日也距其生前明萬曆四十六年四月二日得年七十有六娶鄭氏前若干年卒繼彭氏又卒

繼李氏子三人啟澤縣學廩生鄭出啟潔庠生啟  
濤廩生李出女子二人一適張億瞻鄭出一適畢  
世推李出皆前卒孫二人兆果兆果曾孫二人祖  
喬祖鏗澤濤果皆能文大兄之世者或在此

### 紀母陳恭人墓誌銘

恭人陳氏順天文安人父某蒲縣知縣母苗早逝  
事繼母輩以孝聞年十四歸紀君子湘事君姑以  
孝處婦姒以和姑病籲天願以身代時籌燈操作  
歲初佐子湘誦讀不輟子湘以順治十二年成進  
士歷杭州推官徐州同知漢陽府最後知鞏昌

卷五

七

府皆以恭人從雞鳴昧旦勗勉如良師友其遠識  
定力有士君子所難者無如徐州漢陽二事其在  
徐州也值河漲城不浸者三版子湘胼胝河干不  
遑內顧時風雨大作堤瀕圯矣城中人爭登雲龍  
山避水或謂恭人曷暫出恭人不可城卒無恙其  
在漢陽會有滇寇之變子湘奉檄至武昌供行營  
軍將漢陽日數驚人皆走避湖中城郭闐如恭人  
攜子女城獲數十輩堅處危城曰吾不可先去以  
爲民望巡撫張公聞而嘉歎命假中丞儀仗迎入  
武昌以旌異之凡恭人所爲知大體臨大節不類

巾幗者如此其他如代子湘置進生子三女二  
人撫之均一人稱其慈丘嫂姜早世撫其兩女遣  
嫁之視諸從子女子猶已出代謀婚嫁子湘兄孟  
起給事卒官立遣長子入都經紀其喪歸人稱其  
友其厚於族黨尤多可書者王氏姑早孀迎歸三  
十餘年如事親之禮子湘從兄恭從子婦姜從姪  
婿井某皆貧不能葬葬之甥馬某才而貧迎置家  
塾讀書卒爲諸生從嫂趙孀且老歲時賙之無倦  
姪婿何某遊金陵家遭回祿迎姪女於家及卒爲  
治含斂人以爲難恭人有異母弟肇行延師教之  
成立從兄某卒於粵七千里歸其喪葬之其厚於  
私家又如子湘以辛未秋歸自鞏昌恭人以甲  
戌秋八月遽嬰疾以卒子湘寓書曰栗里去官之  
後遽奪吾耕鑄之侶老夫忽忽不能自持子其爲  
敘述以緩吾悲可乎其言有深痛故不得辭恭人  
生崇禎辛未距其卒得年六十有四初封孺人再  
封宜人進封恭人子男子六人遠宜邁宜述宜遵  
宜邁宜邁宜遠宜則恭人出也子女子五人王聲  
銖井鉞馮廷松郝士鑒劉憫其壻也孫一乾銘曰  
二南之化始于宮闈流風先被大夫之妻蘋蘩

卷五

七

宮列彼風詩亶無媿焉女宗母師後有觀者

桓碑

呂孺人孫氏墓誌銘

孺人姓孫氏濟南鄒平人寧國府經歷埤野公孫  
棻之孫諸生諱熙然之子母焦孺人年十五歸呂  
君公憲以康熙丁卯歲卒年五十有八又五年辛  
未乃克葬孺人年十一失怙焦孺人身兼鞠育一  
燈繾綣孺人與諸姊妹習女紅其側往往至夜分  
及歸於呂公姑父賀婦如宜之媼御皆喜舅元養  
公衆湖南藩孺人任家樣綜理繡縵中外井井親

卷五

十四

族緩急曲盡恩誼藏獲有過卒不予杖咸稱其仁  
以愛子出爲兄後爲諸子女子畢婚嫁豐嗇皆中  
禮教子女諸婦動合禮法及葬先舅姑附於身附  
於棺勿之有悔一旦病痺啗不能言臥床第三載  
爲二幼子經營娶婦神明不亂嗚呼可謂賢矣子  
與孺人外兄弟也幼習孺人中閒從政去鄉里不  
相見者三十載丁卯家居讀禮孺人已久病兩週  
視之孺人不能言直視啞咽而已子五人鳴鶴鳴  
雍鳴啟鳴球鳴颺鳴啟出爲伯父後女三人適某  
某孫十人孫女七人曾孫二人銘曰

地道無成而代有終柔順宜家淑慎厥躬而水渾

渫而山龍從千萬斯年衛此幽宮

誥封奉政大夫雲南按察司僉事提調學

政耐翁吳先生墓表

無隸之鄉馬谷之陽有封若堂者是爲耐翁吳先  
生之墓先生諱永肩字繩甫其先右北平之遷安  
人始祖士安遷海豐占籍坊廓里數傳至明揚翁  
諱志德以德壽爲鄉三老卽先生父也先生少應  
童子試濟南遊南山牧鶴洞遇仙人其事甚秘旣  
爲諸生屢不得志於有司而有子學憲君嶄然露

卷五

十五

頭角先生喟然曰吾艱於遇大吾門以慰爾祖者  
將在子乎則取先正之文鱗次八案親爲指授時  
縣人吏部侍郎王公清方少先生見其文器之命  
學憲君與遊曰王公國士也汝雖與同學宜師事  
之學憲君以順治甲午舉於鄉迨康熙甲辰成進  
士王公實以學士爲主司世謂先生知人云學憲  
君令萬載會滇閩告警江西亂訛言日三至先生  
居然曰吾子必無他已而學憲君以首報雋札督  
撫密疏以聞得溫旨人咸服先生能知其子  
學憲君能不辱其父父慈故子孝于孝故臣忠三

善備矣微升生以身教不及此滇南平學憲君以前事徵入爲中書舍人稍遷戶部主事尋進刑部郎中出提調雲南學政皆奉庭訓惟謹戊辰學憲君歸自滇先生年已大耋尚無恙又二年乃考終蓋春秋八十有六矣先生事父母至孝學憲君以

家範集卷五

十六

文皇后升祔覃恩封先生如其官以不逮明楊翁愀然者久之崇禎庚辰辛巳二東大饑先生裁菽不飽遇流冗顛踣道路輒多方賙給蒙袂韞屨全活亡算學憲君既通籍益好行其德緩急叩門不以有無爲解值歲儉自糴於市以供餽粥而親戚族黨待以舉火者甚衆故其生存則愛而慕之其歿也聞者出涕春不歌杵不相皆曰善人亡矣嗚呼善人國之紀也先生其無媿已乎居恒教子孫曰犯而不校聖賢之學吾自號耐翁所以志也又云渾厚勿涉模稜精明勿陷刻薄爾留無他語惟舉漢昭烈之言曰勿以善小而不爲勿以惡小而爲之蓋其平生修身以教家者盡於此生以明萬曆戊申卒以康熙三十二年癸酉壽考與父明揚翁齊年元配楊氏贈宜人繼高氏封宜人男子二長卽學憲君自肅屋官雲南按察司僉事今擬

補布政使司參議次自治諸生女子三適王夢輔楊棟基馮憲孫六人曾孫一人於是少司寇田公既銘其藏而瑯邪王士禎爲之表鏡諸樂石傳示無窮

田母張太恭人墓表

母張氏德州儒家女父曰頑母之幼也女紅之外教以書史輒能通知大義并歸於田齊魯間所稱蓼菴先生者也先生講學濟北開門授生徒號爲經師母聞中實佐助之先生以順治辛卯舉於鄉壬辰登第知浙之麗水縣未幾屬疾不起母泣曰今相從地下易耳旅殯千里孰爲歸之藐茲諸孤孰鞠育之況錢穀事關國帑銖銖弗清雖欲歸骨丘壟庸可冀乎死易存孤難吾知所以自處矣壘踊稍閒則取倉庫冊領勾稽籌算年經月緯具有條理不以假胥吏旣而攝篆者果難之母手自劄牘請太守盤營金華守王君臨縣母以籍進攝者無以難也乃得攜諸孤閒關三千里扶柩以歸歸督諸子讀書而躬自紡績往往至戊夜旣而長子中丞受中子太史需相繼登朝列華要母四膺誥封稱太恭人鞠貴矣荆布蕭然不改其素亦不



樂居城市夏秋輒村居與農媿談田家事為樂  
中丞撫吳撫黔太史在翰林母數戒以守官清勤  
上報 國恩甘旨之外絲毫不可累諸子故兩君  
皆能於其職為名臣母年七十親黨議稱壽母聞  
之以書示諸子曰汝昨來言里中先達及學校父  
老謀欲釀錢作為屏幃為吾壽者此親串盛心然  
揆諸情禮甚有所不可今為汝曹言之按禮婦人  
無夫稱未亡人凡吉凶交際之事不與不為主名  
故春秋書紀履緌來逆女公羊傳曰紀有母何以  
不稱母母不通也何休學云婦人無外事所以遠  
別也後世禮意浸失始有登堂拜母之事戰國時  
嚴仲子自鴈羣政母前進百金為壽此蓋任俠之  
流有所求而然耳豈為禮當如是耶吾自汝父歿  
於官提攜幼弱千里扶輿舍辛茹榮三十餘年闔  
戶緝績以禮自守今幸汝曹皆成立四膺 封命  
足慰餘年然此中常有隱痛歲時臘臘兒女滿前  
牽衣嬉笑輒怛怛心動念汝父之不及見故或中  
坐歎息或輟箸而悲蓋三十年於此矣三十年苦  
凶交際之事不與知而今日更強我為主名其可  
謂之禮乎頃者米價踊貴井里蕭然親故素多貧

乏若復合錢市糴為未亡人進一日之甘是重吾  
戾矣汝曹備官於 朝宜曉大體其詳思禮意以  
安老人之情惟勿忽也其言必合經動必循禮如  
此少工詩脫稿即焚棄曰吾不願諸女孫效之也  
所存惟茹茶吟三十章諸子刻附家乘余觀春秋  
外傳所載魯敬姜之事可謂賢矣故仲尼子之以  
為別於男女之禮師亥曰謀而不犯微而昭矣歌  
以詠之度於法矣故敬姜之賢古今不再觀也考  
母行事庶無惡焉其為聖人之所予必矣子三人  
癸辛丑甲辰進士累官巡撫江南貴州都察院右  
都御史需已未進士官翰林編修霖恩拔貢生  
一人適某孫八人曾孫二人中丞謀以康熙三  
十一年二月十日奉柩合葬於蓼菴之阡而予為  
其表

亡室陳孺人行實

孺人姓陳氏其先江南宿松人始祖雲為燕王府  
護衛子順以軍功官龍虎衛指揮世襲濟寧衛指  
揮同知遂隸籍為濟寧人子忠歷官山東都指揮  
使其後襲衛指揮終明世孺人祖貞仕為鳳陽雷  
守都司父允始失職為州學生母范氏有女三人



孺人居次生而婉嫕閑靜能推讓其姊妹甫髫不  
闔門而語歲丙辰九月于妻張淑人卒於家先司  
徒公謂于中饋不可無人博求賢淑可以繼香妻  
者聞孺人賢乃聘之丁巳十月孺人至京師年十  
六矣未幾邸中人皆曰孺人賢于每退食歸中外  
井井不異張淑人在時于亦曰孺人信賢可以緩  
吾悼亡之悲其明年正月于蒙 聖恩召對政翰  
林侍講司徒公寄書曰新婦于歸未幾而汝登侍  
從此宜家之祥也自于官翰林遷祭酒居京師凡  
七八年孺人任家棟具有條理然天性慈柔或終  
日默坐不聞譙訶而事無弗舉婢婦輩逮事張淑  
人者遇之必以禮兒汧五歲失恃來京邸孺人撫  
之有恩後爲娶婦皆孺人勞苦經營于不知汧之  
無母也甲子九月孺人生女旬日而于遷宮詹學  
士因命之曰宮是時 皇上東巡祭闕里 命近  
臣望秩名山大川古帝王陵寢而于有南海之役  
司徒公使兒汧來迎家累與于別安德孺人既里  
居事司徒公盥漱溫清柔滑旨甘備極孝敬司徒  
公愈益重之謂有孺人在張淑人不死也命孺人  
每事與丘嫂齒諸嫂亦愛敬孺人忘年敦姊姒之

好孺人益退然自下不敢敵偶以是大小莫不宜  
之交口曰孺人賢也乙丑夏于歸自粵便道過里  
省覲司徒公數爲于稱孺人曰新婦孝能知大體  
居一月于復 命尋請告歸省而司徒公棄養矣  
歸見孺人苦次諸姊妹謂于司徒公病亟陳衣皆  
出孺人手凡附於身者必誠必信無悔于泣謝之  
自是歲時之祭哭必盡哀平居言及司徒公輒兩  
泣曰我翁待新婦恩禮厚矣不能終事何以報罔  
極萬分一蓋既葬而哀慕不衰其純孝如此自己  
丑迄已巳孺人皆里居綜理家政益習內外嫺  
及于婦輩下逮戚族益愛敬無異詞者庚午正月  
于再補詹學三月遷御史中丞五月迎孺人來京  
師家人皆攬袂泣涕不忍別居京邸又三年于自  
中丞遷少司馬再遷少司農每陟一官孺人必相  
勗勉以清勤酬 主知于雖備位卿貳蕭然寒素  
孺人手司出納往往以掄節佐之未嘗一語文譴  
此尤賢也孺人素無疾疾辛未秋苑孺人訃聞哭  
泣不食者數日遂病嗽藥而愈明年春夏嗽開作  
藥不甚効至八月嗽益甚十月晨起忽失血孺人  
泣于甚憂之自是數更醫皆罔效而孺人日以憊

悴困臥牀第不復起矣癸酉元旦孺人病聞兩女拜牀下予強爲解顏以娛孺人元夕前數日張燈榻前雖支綴倚枕猶能自力十四日病勢遽增日以羸弱至四月十二日竟不起悲哉悲哉孺人自聞母喪不進溢米肺病頓作纏綿藥裏竟以身殉孺人之死死孝也既彌留將陳篋衣顧曰徐之移時乃曰可矣移正寢遂瞑悲哉孺人訣別無他語但曰君受國恩深重致身九卿當勉服官以圖報稱遇下人當以寬久之又曰從君十七年止有一女且善病可謹視之如我在也嗚呼孰謂

孺人集卷五

五

孺人逝後三月而女亦相隨於地下哉痛哉悲矣孺人懿行儉德可書者非一予尤痛其十七年中荆釵裙布手自箴紉無金珠以耀首無錦綺以飾身奉齋飯佛泊然無所嗜好卽歲時問遺父母未嘗於予不敢輒專禮云婦無私貨無私蓄無私器孺人以之可不謂賢乎司徒公稱孺人能知大體嗚呼知人哉孺人性慧強記初從予口授唐絕句百首皆成誦吟諷中律呂予所賦詩亦頗能誦數十篇禪誦之餘每舉以相娛樂旣十四五年扣之一無遺忘似有慧業者然其生以康熙元年壬寅

六月十二日得年僅三十有二生女一人字潛川畢氏生十年矣後其母百日殤嗟乎未及笄也是爲下殤下殤小功制於禮矣痛哉又撫女一人林氏出字鄒平張氏謹忍涕志其梗概以俟當世之爲中壘者將以慰孺人於三泉亦聊以抒吾悲焉

### 亡兒啟渾墓碣銘

漁洋山人次子曰啟渾字奕遠母張淑人其生以順治十三年丙申五月其殤以康熙十一年壬子六月葬二十一年矣宰木已拱而墓無片碣感念亡兒若在初歿乃書其梗概於石庶幾吾兒有知

孺人集卷五

五

瞑目地下云兒之初生先司徒先淑人年未及艾而予先一年成進士家門方鼎盛兒白晢而數腴兩大人珍愛殊常五歲從宦揚州入家塾以唐五七言絕句授之頗成誦十歲從宦京師十四歲歸補諸生是年從宦淮浦權署得懸癰疾庸醫施刀鍼予方以河涸額缺憤憤聽醫所爲症遂不可療予不悟也明年入都從浙西李生學爲文頗清拔然坐或跛倚予初訶責之兒不自言其母淑人爲言予始知醫向所爲悔之然無及矣又明年其幼弟獅兒病亟兒五更冒風露馳名醫躬視湯藥其

孝友有過人者兒亦不數以病告也又明年壬子正月忽欲歸省祖父母以其夙疾不任輿騎止之不可會張淑人爲先慈淑人製冠帔遂命兒齋以往留三月返京師五月杪兩大人遺綱紀迎兒歸娶行有日矣忽得寒疾而難日潰醫皆束手遂不起兒殤後檢其篋中得手寫制舉文數通風氣日上使其不死非碌碌者而竟未成人以殤悲哉悲哉兒聘高氏涓川御史珥之女未及娶銘曰生十七年而芳蘭忽摧旣二十年而尚俾我哀電光泡露今汝胡爲乎來哉

二殤女墓輓志

源洋山人有三女皆幼穉歲庚午山人自少詹事遷御史中丞迎其家以五月至京師六月長女殤其年十月歸葬附其仲兄啟渾墓次若干步又三年癸酉四月陳孺人卒甫百日而第三女又殤女孺人出也將以是年冬從母歸葬於是山人反袂拭涕收召魂魄書二女生卒本末使刻墓輓納之藏按禮中殤大功下殤小功以其未成人也故薄之情屈於禮吾不能越禮以用吾情也周人以夏后氏之塋周葬中殤下殤是有棺而無槨也吾忍

八寶集卷五

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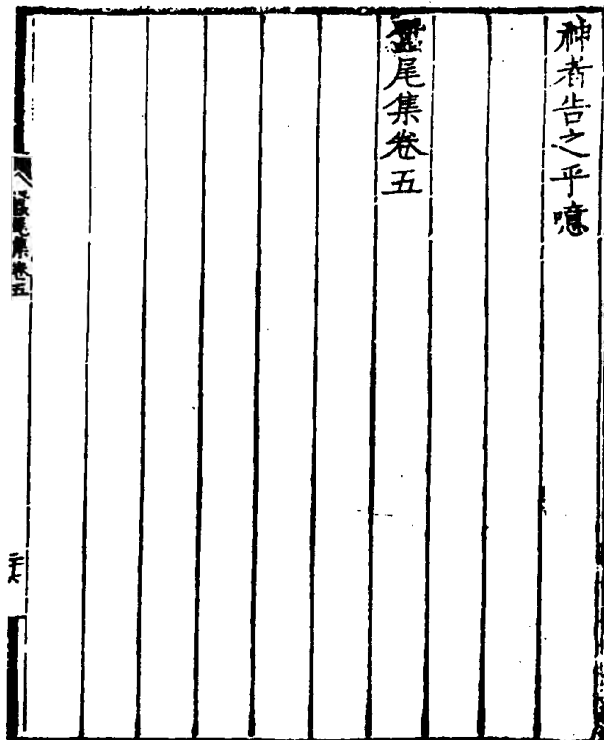
八寶集卷五

主

乎哉古禮之不可行於今久矣雖遠殯以用吾禮可也長女小字阿端以康熙己未五月初九日生於京邸其母張也女自襁褓中媚奸如玉雪天性至孝未十歲舉止如成人于每食非女同之弗甘也將上京師其諸兄嫂送之皆泣女亦泣以五月九日至京師則其生日也會天雨予迎之中門抱持而喜每退朝必召之食六月望召之食至則不食以爲偶耳是夕遂病十七日病亟呼父不止頃之卒年十有二女病不在死法庸醫殺之也傷哉第三女阿宮以甲子九月二十日生京邸女生而余遷宮尹故以名之甫隔月于奉 朝命祀南海之神女隨母歸里雖女也魁梧類男司徒公愛之恒在提抱乙丑于粵歸過里省親司徒公未幾北上而女病灸之良愈七歲得癩疾然健如黃犢病已輒距躍如故壬申女九歲母病療臥疾數月女亦病予不暇視也母死女日益病百藥卒無效後其母百日竟死甫十歲耳傷哉始阿端之葬也予爲詩哭之曰左氏嬌女詩陳王金瓠詞忘情非太上萬古一銜悲旣而自疑曰一詩而引二事是疑於兩女也不祥然孰意其果讖乎豈動乎四體鬼

神者告之乎噫

靈尾集卷五



靈尾集卷六

濟南王士禎貽上甫

張東谷先生傳

東谷先生者姓張氏諱茂蘭字德馨濟南章丘人也父曰題先生少有至性一介必慎取與顧嗜飲酒好滑稽通脫爽朗不喜齷齪繩墨中弘治戊午舉人乙丑進士知鉅鹿縣爲政簡易視民如子以外艱歸服闋起知任丘縣時流賊劉六齊彥名等起霸州掠及縣境先生築城誓衆散粟哺饑民兵甲完具樓櫓屹然賊去之城賴以全時兵荒汴臻乃上救荒四事多見施行官柳爲餓民剪伐或以爲言先生曰孟氏有言先仁民而後愛物歲饑窮民無所得食不得已析木作薪採葉充食以緩須臾之死乃厲禁乎又多市書籍以勸學者兵荒之餘人不廢業羅文肅玘過縣先生慕其文行北面稱弟子御史以紀功至先生不出迎被詰責先生仰視曰公此來何爲者耶御史怒曰奉命勦賊紀功令獨不開乎先生曰賊去此幾何御史曰八百里先生曰公以紀功爲名今相距八百里脫有冒功者何從知之蓋殺乎民者何從知之不責已去



冬無絮衣餽遺皆不受東阿劉戶部田解衣遺之  
乃受曰世惟劉伯耕衣可服耳人以比陳師道云

### 馬文毅公傳

公諱雄鎮字錫蕃一字坦公姓馬氏其先登州蓬萊人始祖英占籍遼陽左衛曾祖重德太平府通判有惠政建祠赭山祖與進考鳴珮總督江南江西兵部尚書為開國名臣事具國史妣孟氏誥封夫人公以從龍大臣子順治中起家工部副理事官營造孝陵遷宗人府啟心郎擢都察院左僉都御史進內國史院學士上才之以為副都御史巡撫山西未行改撫廣西陞辭賜御服以示優異時粵西多盜賊玉道榜等寇左江妖僧某偽挾明宗亂右江莫扶化等連諸猺獞踞平梧諸郡所在騷騷公至粵宣布朝廷威德勦撫兼用不數月殲其渠魁餘悉解散于是請復有司邊俸省兵糧腳價除採買之累民者疏上皆報可未幾而吳三桂之變起先是定南孔壯武王鎮廣西死李定國之難以其壻孫延齡為將軍代領其眾癸丑春都統王永年與延齡計奏朝議遣大臣往勘至是滇南作逆粵西震動延齡遂殺永年及五一

卷六

四

卷六

五

茂等三十餘人受偽命發兵反逼巡撫以下更履制繳符篆公具衣冠望闕再拜闔戶自經不死顧謂子世濟曰賊勢雖深人心尚固脫得一旅疾攻其外從中策應破賊如發蒙振落耳三月遣世濟開道詣闕請兵陳賊可破狀六月繼遣其客朱昉以孫國楨齎表潛行赴京師又遣其客李于變以次子世永行延齡覺之勒兵脇公公引佩刀自刎不殊賊囚之別室公絕食數日又不死而三桂遣偽書以高爵啗公使降公裂書抵地不視幽繫者凡四年會延齡與三桂貳又與叛帥馬雄數治兵相攻丁巳三桂偽將軍吳世琮帥師克桂林殺延齡遂以兵收公既至其營箕踞大罵髻髻怒張世琮逼公降公叱曰吾為天子守茲土義死封疆所不即死者欲手殲逆賊上報君父耳今討賊志不遂死自吾分毋多言世琮退令諸帥迭遊說更進酒食公推案罵愈厲世琮發怒先殺公幼子世洪世泰遂及公其僕九人皆從死公既死賊暴其尸烏金舖田野中四十日顏色如生有趙天元者亦偽將軍也收瘞桂林之廣福寺夫人李聞難與妾顧氏劉氏二女某某世濟妻董氏妾苗氏

皆自經死妾趙氏等必餓餓前死者又十九人事  
聞上震悼贈公太子少保兵部尚書諡文毅以  
世濟爲大理少卿

論曰今之巡撫與唐之節度觀察使事權相埒  
國初以來皆握兵柄後乃稍變易其制一旦有事  
輒束手而聽命於人所謂倒持太阿授人以柄者  
也以文毅公之才略忠義激發使得戲下一旅叛  
將忿卒必有所忌憚而不敢動縱其跋扈而仗義  
執言以討不庭鼠子輩豈足道哉既事權不屬卒  
以忠烈自見妻妾子女下逮僕隸從死如歸嗚呼  
惜矣然公之歿也贈官予諡皆踰常格又御書  
其神道之碑傳云死王事者加二等公之邀國  
恩厚矣又何憾哉

御史梁哲次先生傳

予順治中遊京師求天下善士而友之於同籍得  
三人焉曰潁川劉公融體仁長洲汪荅文琬鄢陵  
梁曰緝熙公融豪邁任俠荅文孤峭工文章曰緝  
長齋繡佛不涉世事然內足於懷三人者性情  
不苟同而皆與予交莫逆其後康熙己酉別曰緝  
於都下庚戌別公融於淮浦最後己未庚申間與

八登集卷六

六

八登集卷六

七

荅文同在翰林二載又別去自是三人者遂皆不  
復相見而予亦髮種種老矣一日曰緝之子瑋書  
來以予父執友當序其遺集且爲之傳以信後世  
遂維風昔從遊之雅琴書文酒釣弋之適一言一  
詠以及嬉笑謔浪之語歷歷於心而三人者別去  
遠者已二十餘年近亦不下十四五年欲談往事  
而無復有知之者矣不亦悲哉作哲次先生傳  
先生姓梁氏諱熙字曰緝哲次其別號也其先洪  
洞人始祖八公明初徙河南鄢陵遂家焉傳八世  
至雙樓公諱珂官周府典膳子敬菴公諱慎累贈  
兵部尚書有子四人次篆一公諱克順仕爲雲南  
道監察御史子濬一公諱廷杖皇贈雲南道監  
察御史即先生祖若父也先生生世族幼不喜執  
務之習讀書好古視聲利蔑如也於詩嗜陶淵明  
少得句云明月生東隅清輝照北牀長老驚異十  
三歲補諸生第一文名籍甚會明之季流寇蹂躪  
州河決大梁先生流離瑣尾度河僑寄朝歌單懷  
閒亂定始歸舉順治三年鄉試又十年成進士出  
知西安之咸寧誓於神不以一錢自汚視民如子  
治行冠三輔會三原梁給事鉉疏劾秦撫中丞某



中丞以先生同姓且同年也疑之謂知先生孤介  
廉靜無所附麗更嗟賞焉官咸寧牛載減俸行取  
入爲雲南道監察御史是時世祖章皇帝方重  
言路臺省官皆矯尾厲角務毛舉搏擊爲高先  
生獨澹泊寧靜下直輒焚香掃地晏坐終日如退  
院僧暇卽與其友汪琬劉體仁董文騷王士禛輩  
出遊豐臺草橋諸勝地或會食浮屠老子之宮諸  
子酒酣耳熱辨難遽起各負氣不有相下先生默  
坐或微笑不發一語偶出一語則人人自失覺我  
言爲煩如維摩默然須菩提燕坐巖中者先生固  
歛內典於三藏十二部之書無不研究而於楞嚴  
尤了悟初因證果大旨每過其居卽繩牀藥竈外  
唯經論數卷而已雖身爲宰官居然老爛頭陀也  
先生嘗巡視茶馬於秦不名一錢或以爲言則笑  
曰吾籌之熟矣居官而謀利爲子孫計耳子孫不  
肖而居厚實三蠹將至曰盜賊曰博徒曰倡優吾  
懼夫三蠹之爲子孫憂也故不敢也在京師日懷  
歸田之思屬長洲文點畫江村讀書圖以見志于  
輦皆爲賦詩未幾謝病歸涪川高侍郎念東贈詩  
云燕臺橫被親相送一箇嵩丘行脚僧蓋紀實云

歸田後尤孤介自持不接當事同年王中丞巡撫  
河南餽問亟至一無所受答書曰生有癖性酷愛  
古帖亦昔人玩龍團飲廷珪墨之意也聞宋仲溫  
書蘭亭十三跋摹於松江府亭趙子昂書鐵佛寺  
鐘銘在鶴沙報恩懺院儼各損惠一邇敬拜賜矣  
其雅操如此先生於古文不多作其有作必合古  
人矩度而於禪悅文字尤善論者以爲有蘇文忠  
黃太史之風或亦釋氏所謂結習者歟嘗共讀杜  
詩至分減二字諸家注皆不之及先生謂出華嚴  
經其淹博皆此類先生生明天啟壬戌卒康熙壬  
申年七十一有四子墳埤坦塚今惟墳在  
王士禛曰世之爲儒者多勦襲韓歐二子之說力  
開釋氏自謂衛道及考其生平馳騁聲利奔走權  
勢老死不悟者比比矣其視蘧廬天地浮雲富貴  
者何如富文忠從圓照得法以龐蘊自居趙清獻  
退處高齋日須一僧對食蘇文忠南遷或夢僧伽  
送于瞻過海三公皆名臣大儒也何獨於先生而  
疑之

汪比部傳

君汪氏諱懋麟字季月後更號蛟門故蛟門之名



獨著其先啟產越國公喬也繼徙浙徙揚遂著籍江都曾祖某祖某父諱如江年逾大耋以齒德重鄉里有五男子君次第五幼穎異殊常兄與兄耀麟同校長安王巖築夫之門築夫宿儒工古文通經學君得其指授爲多順治庚子辛丑開予爲揚州李官識君儕人中補諸生康熙二年舉鄉試又四年成進士與同年生陳賡明王璵沈康臣肩范顏修來光敏齊名都下公卿倒屣迎致之以推擇爲內閣中書舍人君固嗜書每入直襖被外攜書卷自隨公事畢輒鉛槧雜誦或行吟陞楮開丙夜不輟由是學日益博詩文日益有名居三年繼丁內外艱居喪盡禮戊午天子思得鴻博之儒備顧問於是兵部尚書宛平王公工部尚書海寧陳公交章論薦君以未終制力辭服闋需次部主事會左都御史崑山徐公復以君名與李公清曹公溶黃君虞稷同薦於朝先是已未鴻博之舉選入翰林者五十人至是李曹二公辭不至君僅以主事入史館充纂修官著史傳若干篇補崇禎實錄又若干卷時人稱之尋補刑部仍直史館君才通敏不敢託史事日伏聽斷矜慎雖強禦不

顧也南城武某以一車一馬販米於南花園宿董之貴家董利其貲殺之夜以車載尸鞭馬曳之他去武父得尸於道得車馬於劉氏之門訟之官謂劉殺其子君曰殺人而置其車馬於門非理也乃微行南城外縱其馬馬至之貴門輒跳躍悲鳴衝戶以入君卽令收之訊得實寘之貴於法劉得釋都人爲作馬訟圖賦詩張之王某兄弟五人與海戶圖自殺其病弟而訟海戶於官君微行察之其鄰曰圖則有之殺人則未也至王某門其家籠鵲忽鳴延頸如有所訴君立逮弟妻訊之具以告某遂自伏旣具獄忽二人稱親王使者直前謂某隸詹府中君怒曰吾爲刑官爲朝廷守法耳必索之當奏聞二人者氣奪去其奉公守法皆此類也君旣負文望在西曹又能於其官爲尚書蔚州魏公所器當宁亦知其名一日禁中出宣德紙百幅命翰詹諸臣及羣僚書進擇其尤者廿四幅爲御屏君書與焉人謂旦晚且進用亡何罷歸初君爲舍人楚人朱方旦挾其術遊公卿間惑其說者至擬諸大禹孔子君獨作辯道論詆之以爲妖妄學士孝感熊公見其文造廬定交焉君

詩才票姚跌蕩其師法在退之于瞻雨來而時出新意古文尤喜王介甫晚歲爲文章隋刻近之君稱詩筆下與今刑部侍郎田公綸霞今巡撫都御史宋公牧仲前國子祭酒曹君頌嘉湖廣按察使丁君澹汝故給事中王君幼華吏部郎中顏君修來工部主事葉君井叔今禮部郎中曹君升六刑部郎中謝君千仞相唱和時號十子歸田後鍵戶謝賓客晝治經夜讀史日有程課將銳志著述成一家之書而惜其遽病以死也歐陽文忠平山堂傳數百年毀爲浮屠之居君言於太守金君力修復之前堂後閣上祀歐公其下雜植花竹梧桐楊柳前賢遺蹟一朝而復其風流好事如此越國之後多家於揚舊無專祠君鳩其族創越國公祠而以開國公配歲時饗祀合族於此人謂君知禮意焉君篤師友好獎引後進爲立名譽如今翰林編修顧君圖河吉士史君申義皆是也旣得疾彌留令洗硯磨墨嗅之復令烹佳茗以進自謂香沁心骨口占二絕句云大笑呼奇絕而逝實康熙二十七年四月十一日也年止五十所著詩文集合二十四卷行於世一守曰業

漁洋山人曰子居揚州得注生東人子瞻其與其論詩家流別甚晰生嘗戲謂子阿弟子升進者衆矣至於入室或難其人懋麟未敢多觀其序子詩歷舉漢儒說詩四家授受源流而顧居鄭康成諸曼卿之列其重師傳若此子愧不能當也嗚呼君之名固已顯於天下矣使其不死當必有是於是者而君竟已矣悲夫

### 惠顯傳

惠顯字晦我陝西清澗人父承芳書曆二十二年舉人官南京工部主事講程朱之學人稱關西夫子嘗創祠祀建文死事諸臣改北戶部不赴有五子顯其季也顯與世揚爲同產弟初世揚在神廟開官給事中論輔臣沈淮孫如游而薦高攀龍劉宗周諸君子又極論紅丸事名在東林黨籍爲逆聞所惡逮詔獄號爲名臣至是年老家居聞賊李自成破清澗世揚降時顯以白衣從軍積功至延綏副將賊攻榆林鎮城顯與大將尤世威李昌齡劉廷傑副使都任餉司王家祿等瀝血誓師號忠義大社乘城拒守時出奇兵斫賊營盛有斬獲賊爲氣奪會有內應賊肉薄急攻城遂陷顯巷戰力

竭被執賊知其世揚也百方誘之降且曰爾從我者當以權將軍相授權將軍者賊中貴職也顧瞋目大罵賊怒遂與廷傑同磔于市而檻車送世威昌齡于西女俱不屈死世揚子漸時爲撫邊守備亦爲賊死

論曰顯本名顯揚恥世揚降于賊遂改名以自異卒與從子漸同日授命蹈白刃而不悔烈矣夫吾獨惜世揚直諫負重名而晚節不終至使弟恥以爲兄子恥以爲父豈不哀哉史言褚淵爲齊佐命拜司徒其弟炫歎曰名德不昌乃令有期頤之壽

于于世揚亦云

### 烈節馬淑人董氏傳

淑人董氏陵縣知縣于華之女吏部侍郎馬公世濟之妻年十五歸於馬事舅姑唯謹克相夫子大親交譽舅大司馬公填撫粵西以侍郎夫婦從甲寅二月孫延齡叛司馬公罵賊不屈囚之姑李夫人內外數十人咸被幽繫丁巳十月十二日司馬公暨二子死於賊聞變淑人向姑再拜自經縊斷仆地者再卒從容就死妾苗氏從死而司馬公如夫人者顧氏劉氏及二女皆自經死李夫人視

哈撫製既畢曰今日姑媳子女幸不辱身吾事矣遂繫帛奮身絕吭死與司馬公死不踰日先是

司馬公妾趙氏暨幼女淑人一子三女皆以饑凍死侍郎先以父命開道請兵赴京師弟世永子國楨繼出屢免於難事聞天子憫其節義特詔

所司于李夫人洎淑人應得 誥命蓋異數云

贊曰昔昌黎先生碑版照四裔而所書楚國息國之屬率紀述閭閻生卒而止至其徒李翺始碑高

愍女傳揚烈婦事烈節奇行古今何落落也扶風

忠孝萃一門而婦女視死如飴同日死者乃至七

人嗚呼難哉

### 王烈婦傳氏傳

康熙二十七年五月四日 制詔下議政王九卿等集議申嚴婦人夫歿從死之禁若曰輕生從死事屬不經若復褒揚益多摧折嗣後夫歿從死旌表之例應行停止凡以恤孤寡重民命王政之大者也聖人治天下羽降蹶漬猶在所不忍而況於民之命乎然而魂行奇節或不合於 功令而可以繫綱常名教之重秉筆者必謹書之弗敢略也此春秋善善之義也臨沂中書舍人王君歿于既

銘其墓已而聞其妾傅烈節事狀慨然痛為泣別為之傳烈婦傅氏膠州人也其兄為千總戍沂攜家居焉年十五舍人納為側室性慧而婉不苟言笑居四載舍人歿傅哭踊絕食飲矢以身殉諸子洎婦女勸譬之不可其母勸譬百端左右皆飲泣不忍聞志益堅母罷泣語家人曰女性素堅正不可回也聽其自裁耳諸子請稍衛尸衾襚衣備而死乃許之自是輟哭徐取篋中紉綺自製衣裳一稱侍婢皆泣涕不能仰視傅從容如平時既製衣具棺欲自裁家人復請曰已報宗族親戚俟畢

卷六

十六

集死未晚又許之眾既集傅顧視日景曰可矣諸子設祭於庭傅去衰經易新衣南面諸子北面拜者四傳受其二婦女拜亦如之祭畢呼婢結帛於舍人之匱側從容辭其母及諸親顧謂母曰慎勿哀我遂引頸就帛而絕時康熙二十八年十一月初二日也距舍人歿甫三日又三日就舍斂顏色如生

論曰秦穆以子車氏殉死國人為之賦黃鳥甚矣穆公之暴也或曰非也三良之殉穆公亦如齊二客之從田橫也故蘇氏曰古人咸一飯尚能殺甚

身今人不復見此等乃以所見疑古人嗚呼古之逝矣顧一弱女子能為之異矣哉

徐節母畢孺人傳

節母畢氏淄川人明巡撫遼東僉都御史冲陽公諱自肅之女通州兵備道僉事徐公海曙諱日升之婦諸生小儕諱之大之妻也年十六歸徐母年甫笄也又生于秋綺能事舅姑以孝處娣姒姊妹以和相夫子婉嫕多內助以是內外交稱賢明云舅僉事公知泰州母侍官舍甘旨柔滑朝夕必躬親得舅姑歡僉事公內遷戶部郎出備兵通州未

卷六

十七

幾歸里歲壬午而小儕君病時濟南方被兵舅姑奔進山閒夫又嬰危疾母以一身周旋鋒鏑之下歷試諸艱無情容癸未君病亟母自刳左腕取肉投藥餌進之舅姑掩而哭失聲左右皆泣血流被體弗恤也既而病不起舅姑老又失壯子鼎革之後高門世族彫落相望母以未亡人杖拄其間仰事哀白俛育藐孤子羽譙譙予尾脩脩風雨飄搖卒以無患壬辰子甲病卒乙未丙申間舅姑又相繼棄養母哭踊治喪葬祭悉遵古禮人以爲難是時中丞公久逝而母王恭人尚無恙使來迎母

乃以家棟付幼子栳而歸侍恭人左右者又二十  
年與其事舅姑無以異也中丞公子孫固多賢  
名鼎盛然事有所疑必就母決之其為兩族最重  
如此恭人卒母乃還其家舍飴弄孫顧而樂之曰  
吾不自意未亡人卒瘞之餘得有今日也甲戌五  
月示疾明年正月考終內寢年八十有三矣母生  
萬曆四十一年六月五日卒康熙三十四年正月  
二十五日子二人甲縣學廩膳生前卒栳候選縣  
丞孫一人燕孫女二人

卷六

六

有二年書紀叔姬歸于鄒其後二十有九年又書  
其卒三十年又書其葬何其視一女子若是重歟  
胡氏曰賢叔姬也故繫之于紀而錄其卒葬所謂  
賢而得書是也母之遭近乎叔姬而其賢亦相類  
叔姬不歸魯而歸于鄒重宗廟也母既葬舅姑而  
歸于畢以有母在也君子之處變也有經焉有權  
焉斷之以義而已矣

西城別墅記

西城別墅者先曾王王父司徒府君西園之一隅  
也初萬曆中府君以戶部左侍郎乞歸養經始此

園於里第之西南歲久廢為人居唯西南一隅小  
山尚存山上有亭曰石帆其下有洞曰小善卷前  
有池曰春草池池南有大石橫臥曰石丈山北有  
小閣曰半偈閣東北有樓五間高明洞豁坐見長  
白諸峰前有雙松甚古曰高明樓樓與亭皆燬於  
壬午之亂唯松在焉康熙甲子子以少詹事兼給  
林傳器學士奉命祭告南海之神將謀乞歸特  
養祭酒府君兒凍念子歸無適處之所因稍葺  
謂石帆亭者覆以茅茨應難燬仍其舊西虎而東  
首南置三石櫺立曰三峰亭後增軒三楹曰樵  
直半偈閣之東偏由山之西修廊緣絕以達於  
關田山之東有石坡陀出亭之前左右奔峭嘉樹  
蔭之曰小華于岡岡北石磴下屬於軒閣其東南  
皆竹也南有石磴與洞相直洞之右以竹為籬至  
於池南籬東一徑出竹中以屬於磴曰竹徑其南  
限重關內外皆竹林修竹四大字岌岌飛動  
臨邑邢太僕書也樓既燬久之廢葺之則力有不能將  
於松下結茅三楹老之曰雙松書場西園故址盡  
於此出宸翰堂之西有軒南向左右佳木修竹  
軒後有太湖石時噴穿漏曰大椿軒軒南室三

極迴廊引之曰綠蘿書屋其上方廣可以眺遠  
嘯臺薛荔下垂作蚪龍拏攫之狀百餘年物也是  
爲西城別墅予嘗讀李文叔洛陽名園記周公直  
所記與此園圃水石亭館之勝甲於通都未幾已  
爲樵蘇芻牧之所而先人不腆敝廬飽歷兵燹猶  
得僅存數椽於劫灰之後豈非有天幸歟余以不  
才被主知承乏臺長未能旦夕歸憩於此聊書  
其顛委以爲之記示吾子孫俾勿忘祖宗堂構之  
舊云或笑之曰是蕞爾者何以記爲余曰非然也  
韓氏書言維摩詰方丈地能容三萬二千師子座

蠶尾集卷六

第三禪遍淨天上六十人共坐一鍼頭聽法能作  
如是觀安在吾廬之儉於洛陽吳興乎因并書之

蠶尾集卷七

濟南王士禛貽上書

志塾堂集序

爾雅曰序緒也文籍之有序昉於書詩書不具  
詩大序或謂作於孔子或謂作於子夏小序或  
作於子夏或謂作於衛宏或謂作於毛公伊川程  
氏斷以爲出於國史之筆而鄱陽馬氏則謂讀  
風諸篇而後知詩之不可無序又以爲聖人之刪  
詩其見錄者必其序說之明白而旨意之可考者  
也其缺而不錄者必其序說之無傳旨意之難考  
而不欲臆說者也序之有功於三百五篇如此晦  
晷朱子欲以繫空之見廢之終不可得也後人結  
集文章例必有序蓋本於大小序之義而呂伯恭  
謂序文籍者當序作者之意夫苟不能通知作者  
之意則不如其勿作爾矣翰林檢討唐先生在  
世祖朝以史官抗疏言事罷歸其言直斥臺諫之  
非分別白黑言人之所不敢言當時以爲好名者  
有之以爲出位者有之然國家事臺諫不言則侍  
從言之古者諫無專官庶人傳語百工執事而  
流於文書侍從之臣得進其言而達於上

書不以身之放廢而忘 君父於八國計民義  
害休戚皆借箸而籌之又究極朱陸同異之辨  
及二氏之說皆務窮其波瀾而詳其指歸扁舟  
被攬奇勝於吳越章貢之間者數年而後歸息  
般水之陽蓋先生之胸中浩浩然落落然如雲之  
行於太空如風之行於江海入世世出隨所遇  
發之而未嘗有所執也故其文近於蒙莊而其  
近於東坡讀者欲以拘墟之見尺寸而測之失其  
意矣予家與先生阡陌相接辱先生知交最深自  
謂能通知作者之意故定先生集竟而述之編首  
以痛附於詩之大小序焉

### 西堂全集序

吳郡名勝有滄浪亭焉圖經以爲吳越時廣陵王  
之池館也宋慶曆間蘇校理子美得之始構亭北  
碕自爲之記以爲崇阜廣水不類乎城中秋陽子  
爲賦詩曰清風明月本無價可惜祇賣四萬錢於  
是滄浪亭之勝甲吳中矣夫滄浪衣帶水視三江  
五湖不啻甕泔吳中號多名山水卒亡有出其右  
者豈非以人重歟然子美蜀人仕宦不得志扁舟  
南遊買水石於此聊以寄其幽憂侘傺無聊不

之思使其復用於世固未必能終老此亭  
湖州長史年甫四十以卒計其居此亭亦不過數  
年耳所云小舟幅巾魚鳥共適者固未嘗終有之  
也今翰林檢討梅菴尤先生家滄浪之濱所謂高  
林翠阜紅蕖綠浪不出跬步而盡收之八席之間  
其自翰林休沐而歸也日偃仰乎水哉之軒揖青  
之閣寢食遊息以得有此亭者蓋七十餘年矣予  
美歌詩豪邁橫絕古文與穆修齊名竟以酒食細  
故放廢至於沒齒生當慶曆之盛曾不獲一日自  
效其長於節閑先生早以文章受知 世祖皇帝  
晚入史局又以文章受知 今上 兩朝榮遇尤  
非子美所敢望然則滄浪之以子美重者今不以  
悔者而益重歟先生古文歌詩如萬斛泉隨地湧  
出也出世間辯才無礙要爲稱其心之所欲言昔  
雲門說法如雲雨殊不喜人記錄見即訶曰汝口  
不用反記吾語異日裨販我耶近今作者其能不  
爲裨販者誰歟如吾梅菴與雲門相視而笑可也

### 芝廬集序

芝廬先生刻其詩若干卷既成自江南寓書命給  
事君屬于爲序于抗塵走俗且多幽憂之疾冬



未有以報也一日秋雨中給事自攜所作雜畫八  
幀過余因極論畫理久之大略以爲畫家自董巨  
以來謂之南宗亦如禪教之有南宗云得其傳者  
元人四家而倪黃爲之冠明二百七十年擅名者  
唐沈諸人稱具體而董尚書爲之冠非是則旁門  
魔外而已又曰凡爲畫者始貴能入繼貴能出要  
以沈著痛快爲極致予難之曰吾子於元推雲林  
於明推文敏彼二家者畫家所謂逸品也所云沈  
著痛快者安在給事笑曰否否見以爲古澹閒遠  
而中實沈著痛快此非流俗所能知也予聞給事

八  
卷  
集  
卷  
七

四

之論嗒然而思渙然而興謂之曰子之論畫也至  
矣雖然非獨畫也古今風騷流別之道固不越此  
請因子言而引伸之可乎唐宋以還自右丞以逮  
華原營丘洪谷河陽之流其詩之陶謝沈宋射洪  
李杜平黃巨其開元之王孟高岑平降而倪黃四  
家以逮近世董尚書其大曆元和乎非是則旁出  
其詩家之有嫡子正宗平入之出之其詩家之捨  
後登岸乎沈著痛快非惟李杜昌黎有之乃陶謝  
王孟而下莫不有之子之論論畫也而通於詩詩  
也而幾於道矣子之家先生方屬子論文其詩請

卽以此言爲之序不亦可乎且予之家世自文肅  
太史兩公以德業文章見重隆萬兩朝太常公風  
流弘長歸然爲江左文獻尤擅場六法寸縑尺素  
流傳海外世之論者以比黃公望而年壽亦如之  
此非煙雲供養不能先生幼聞過庭之訓耳濡目  
染無非教也其詩之工也不亦宜乎遂書其語復  
於先生然終無加於給事之論也

詹遠堂詩集序

八  
卷  
集  
卷  
七

五

昔韓退之序荆潭唱和詩謂文章之作恒發於羈  
旅草野若王公貴人非性能而好之則不暇以爲  
誠如是則古今之著書修辭以自見於後世者宜  
皆出於遯世離俗巖棲谷隱者之所爲而公卿大  
夫皆不可與於是事也審矣抑古之著書修辭以  
自見於後世者或同時焉或異世焉未有無所託  
以傳者也然其所託者必其生平之交相切磋以  
文章觀摩以道義而深知其故者也夫惟深知其  
故則其言之也必加詳若夫生同時矣而相睽在  
數千里之外無傾蓋之遇杯酒之歡而謂夫夫也  
必能知我者也必能深知其故而爲吾代言之使  
吾著書修辭之意不泯泯於後世者也舉世之人



必且目笑之而當之者亦且卻顧而自疑矣又漢  
徐先生年七十矣生於歐粵去齊魯之郊五千里  
足未嘗至乎京師生平無公卿之遊冠蓋之交一  
旦蒙其詩數百篇介司寇鄭公以請序於予且謂  
能已知者莫如子何其信予之深至是哉既而讀  
其詩如作日田家楊史山居諸篇喟然歎曰是今  
之靖節也已又徵諸司寇稔其出處之槩不慕榮  
利寧飄零如擬諸靖節殆無愧焉者乃私自喜以  
爲能知先生果莫予若也以先生信予之深其亦  
可以無負矣乎其言之能傳先生與否則非予  
之所敢知也閩嶠以南文章之士伏處草野者何  
限而先生顧獨有取於予若以爲可與於是事者  
則予亦庶幾追於退之之誚也夫

誠齋詩集序

吾友盛侍御珍示經明行修海內推爲通儒長德  
其生平於師友之際尤纏綿篤摯多非世俗所可  
及者當明之季朝政不綱清議在野而婁江張吉  
士西銘雲間夏吏部瑗公尤爲東南士論所歸時  
侍御年甚少已及二君之門未幾明社旣屋二君  
先後死而瑗公又死於亂馬鬣未封後裔湮滅時

易勢移異時門生故人無復有過而問者侍御  
膚太息曰昔者先賢端木氏之言曰請喪殃子若  
喪父而無服孔子之喪公西氏爲志焉備三代之  
禮載在禮經皆可考據後死者敢多讓乎於是之  
海上以身爲志大葬瑗公一遵古禮遠近稱之其  
獨行大槩類此吾嘗讀范曄書漢儒之於其師最  
重鍾典當建武時以春秋教授太子及諸王以功  
當封典不敢受爵曰臣師丁恭帝於是爲封恭而  
與卒固讓不受孟喜爲丞相掾博士缺衆人薦喜  
上聞喜改師法竟不用也至於死生患難之際或  
過家不宿或髡剔自繫詣闕上書往往而然蓋其  
時上以風厲其下下以名節相高率出於是故自  
洙泗而後言師友者惟東漢猶爲近古而古道之  
不行於今日亦已久矣侍御顧奮起千載之後爲  
之於舉世不爲之時豈不難哉豈不難哉侍御遠  
於經術尤熟史事晚爲朝廷執法之官將有所表  
見一蹶不振浩然歸臥平笠澤之濱彈琴賦詩以  
泉石自娛若無虧成得喪之介其中者今集中遂  
初山中諸篇什具在可考而知也予順治末官江  
南於侍御有一日之知三十年來侍御事予無異

其事婁江雲間也故感而書之以爲集序且以爲世勸焉

浮園詩集序

竟陵古三澨地楚澤國也城夾兩湖曰西湖者中有西塔寺陸鴻漸故蹟在焉唐人詩所云不獨支公住曾經陸羽居者是也東湖煙水相接空明浩淼之觀不減西湖然數百年來西湖之名常在學士大夫之口而東湖獨寥落無聞豈非以鴻漸之故歟既聞吳先生家東湖行履高潔超然自遠於流俗與鴻漸相望千載之上至所爲歌詩數十百

八雲集卷七

篇則鴻漸所未有也於是數十年來東湖之名與西湖並爲學士大夫口實豈非山水以人爲輕重而其顯晦亦自有時歟常考鴻漸生平雖育於竟陵積公大師而終隱苕溪之濱與顏文忠公釋皎然輩爲友其在竟陵獨負書火門山鄒夫子墅崔禮部國輔出守竟陵與之遊處三載贈以白驢馬幣文槐書函傳爲故事而他無聞焉是後踪跡皆在吳興與竟陵不復相涉而先生終身隱居東湖之上其烟波晴雨水鳥樹林漁歌樵唱之變態自少壯及衰老日耳而目之當其會心則以五七字

寫之此亦東湖之幸而西湖之不幸也吾觀陸先生自傳在吳興日閉關對書不雜非類名僧而談讌永日往往獨行野中誦佛經吟古詩杖屨木手弄流水行事大約與先生相類使其並世而生則與龐德公馬德操之居漢陰望衡對宇泛舟寒裳者何以異而惜其生不同時也顧吾又聞先生父白雲公嘗守吳興得一石於郡齋地中鑄玉筍二字特奇古識者以爲元豐舊物去官蕭然惟攜是石以歸吳興人至今美其風操以擬于聯此又先生家世故事與吳興清遠相映發者故并

八雲集卷七

九

著之以見先生出處與鴻漸異而同者又如此昔先生年七十嘗寓書湘潭王教授徵于與施侍讀詩爲贈戒勿泛及先生沒于鼎彥刻其遺集遺涉三千里乞于序之亦先生遺意也故略爲序述以慰鼎彥且慰先生於地下云爾

野香亭集序

李編修丹壑刻其詩集既成而問序於于丹壑爲相國容齋先生嗣君憶康熙丙午丁未間于在京師與先生及說巖公嚴公職名文曰緝諸君子爲文酒之會公餘閒暇輒相與過從談笑上下其論議

篇酬唱無虛日後二年而余奉使江淮先生亦請  
急以去中間各以事故相契闊至乙卯復會於京  
師而舊遊大半散去每酒場吟地低徊再四因是  
與先生情好尤親方是時丹壑年纔八九歲予因  
未之知也嘗與今吏部尚書陳公前禮部尚書文  
敏公飲先生臥遊堂中酒酣先生從容爲予言  
吾有子誦君綠楊城郭是揚州之句頗知愛慕願  
一見予殊驚訝急呼相見則丹壑年方髫髻風  
神蕭灑吐納閒雅進止盤辟甚有禮而可觀也因  
舉左傳國語及史記秦本紀雜叩之隨問酬荅如  
翻水共驚歎以爲聖童自是予每遇客必與言客  
齋有才子後四年丹壑舉京兆又明年成進士選  
入翰林讀中秘書年最少才名益起文章詞賦儼  
於古之作者而於詩爲尤工予每覽前代學問源  
流之故如徐士秀蘇昌容父子並以文采著聞當  
世後先輝映以爲美談竊怪天之生才萃於一門  
而不知其精計錙銖覆量尺寸門庭以內薰陶融  
浹以成其材非偶然者也先生之詩鴻博絕麗有  
牢籠百家類萃萬物之槩丹壑承其家學少變而  
爲清新綿婉其旨溫以厚其音和以雅其辭麗以

則讀之者循環反覆不能自休是豈獨天分之優  
蓋亦其源流之有自歟予老矣讀丹壑之詩追憶  
二十年前友朋晨夕之樂升沈存歿凡幾變更終  
官京師者獨予與陳公及先生三人在耳歲月不  
居嘗有歐公顧我蹉跎之歎而獨喜吾容齋之有  
予能振大其家聲年方富而才之將日進而未  
底也因書之簡首

### 梅氏詩略序

予嘗觀唐宋五代詩人之作卑下鬼瑣不復自振  
非惟無開元元和作者豪放之格至神韻興象之  
妙以視陳隋之季蓋百不及一焉宋興以文治變  
衰亂之俗其始沿楊劉之習者尚數十年而歐梅  
始出二公既相友善而詩亦齊名當世顧永叔之  
於聖俞獨推尊之如古人其評聖俞之詩以爲清  
麗閒肆涵演深遠使得見於朝廷宜作爲雅頌以  
歌詠大宋之功德薦之清廟而追商周魯頌之作  
者其推之可謂至矣同時趙康靖公亦嘗列言於  
朝謂當使講論道德作爲雅頌以歌詠聖化而轉  
獻肅疏言禘祭太廟當更制樂章以薦祖考惟梅  
某爲宜蓋當慶曆嘉祐極盛之時聖俞之詩其貴

重於世如此世人但習謂歐陽子之言足矣重  
愈而不知聖俞當日雖浮湛下僚能使公卿知之  
外居知之特相知之深莫如歐陽而非歐陽子之  
言之足以重聖俞也又幾百年風會遞遷淫哇雜  
作聖俞之詩譬如雅琴古澹不諧里耳而宛陵諸  
梅獨能繼風雅之緒守高曾之矩矱於今聖俞遠  
矣而其流風餘韻猶髣髴遇之於高山流水之間  
者非賢子孫而能若是乎有明自禹金而下風雅  
益興新安潘之恒論梅氏之詩謂禹金宏博季昶  
高古子馬俊逸其在今日則淵公杓司耦長子翔  
定九素五之數子者吾皆得友其人誦其詩矣雖  
才具不必同要之皆有聖俞之風能不墜其家學  
者也昔江左諸王七葉之中人人有集謝氏蘭玉  
集自太傅而下八十有六人以視梅氏又多乎哉  
於是瞿山輯梅氏詩既成而予爲序述之若曰此  
非梅氏一家之書凡承學者皆當聞風而興起云  
爾

梅屋詩意序

往予在郎署識上海葉忠節公恂恂自下如列子  
所稱藐姑射神人形若處子及爲歌詩則沈鬱頓

挫其歸自轅石也出其圍城詩百篇音節尤近于  
美前後出塞乃別去未幾而忠節伏節武昌子乎  
其遺詩歎息泣下自以爲知忠節不盡而流俗薄  
文士勦藉口雕蟲篆刻壯夫不爲其非公言諒矣  
李君協萬自翰林出爲儀曹孤潔自好所與遊祇  
吾輩數人尤與忠節交莫逆嘗合撰其詩刻之世  
稱葉李比於唐王孟錢郎之流予再入京師往時  
遊好幾盡獨君以罷官歸僦居委巷一畝之宮藥  
欄花塢曲折幽翳入其室插架萬軸州次部居甲  
乙秩然素琴香茗相對終日吐納無一俗語若人

世榮辱得喪一無足芥其中者夫逃空谷者聞人

足音跼然而喜況知已知君者乎君出其鎮陽及  
閒居數年之詩俾予論次竊謂詩以言志古之作  
者如陶靖節謝康樂王右丞杜工部韋蘇州之屬  
其詩具在嘗試以平生出處考之莫不各肖其爲  
人君濯濯之姿予子之操固已清真跨俗其在鎮  
陽有大猾犯法行千金冀免刑杖君峻卻之卒杖  
遣如律鎮陽人至今稱道弗絕予友豫章丁弘誨  
有詩名晚令獲鹿君遇之異常格既罷官不能歸  
君延致官闕相與酬酢如布衣交又爲治裝趣行

君行事率以古人自期世之人或竊怪而非笑之  
君弗顧也京口居江海之會其山川清遠而雄麗  
君生長其地少讀書招隱鶴林兩山閒慕戴顓米  
芾之風欲尚友於千載其詩既得江山之助而孤  
情絕照與世殊絕有知味於酸醎之外者自能辨  
之固非予言所能軒輊也予故樂爲之序以傳撫  
卷慨然又歎忠節之不及見也

晴川集序

三百篇既亡而楚詞興楚詞不競而古詩作故學  
士大夫將自兩漢以邇風雅之溫觴舍楚詞其道

楚詞集卷七

古

無由宋晁無咎朱元晦所輯錄自淮南小山而下  
其聲類楚者咸采撫不遺而東坡山谷教人作詩  
之法亦惟曰熟讀三百篇楚詞曲折盡在是矣晁  
朱二家之書豈非竊取坡谷之意而爲之者歟然  
雲林黃氏又言屈宋諸騷皆書楚語作楚聲紀楚  
地名楚物故謂之楚詞若些只羌許蹇紛佗係者  
楚語也頓挫悲壯或韻或否者楚聲也沅湘江澧  
修門夏首者楚地也蘭茝荃葍若蘋蘅者楚物  
也蓋伯思之說云爾而余不謂然何也善學古人  
者學其神理不善學者學其衣冠語言涕唾而已

矣今必歷楚地寫楚物強做楚語以擬楚聲夫而  
後得謂之楚詞庸有是乎馮子大本以中書舍人  
典試於楚賦詩百餘篇其詞甚麗蓋真能得三百  
篇自屈宋唐景之曲折者而身之所歷又皆沅湘  
江澧修門夏首之地所名者又皆蘭茝荃葍若  
蘋蘅之物其天才超逸類多頓挫悲壯有九歌九  
辯之遺風於是讀者交歎慕以爲是真楚詞也予  
顧以爲馮子之於楚詞自少已窮其曲折即不歷  
楚地名楚物其善學古人者自在也而其南浮江  
湘東過夏首得以流連唱歎攬香草像嘉木思公  
子懷美人則天所以昌其文以與江漢洞庭內方  
大別共爲南國之紀楚之利也而馮子固不必以  
楚聲爲工者也使起東坡山谷無咎元晦諸先生  
而質之其必有取爾矣

楚詞集卷七

古

半部集序

陳履常論文曰古文有三等周爲上七國次之漢  
爲下是說也古今之所不易也而吾不敢以爲學  
者之槩括何也說有高遠而難行者聽其言則善  
從而學之如適乎廣莫之野泛乎溷濛之津而不  
知所歸宿奚有當哉故論文者近取諸唐宋而已

矣唐之古文始於富嘉謨吳少微而不傳李華蕭  
穎士繼之亦不甚傳故唐之文斷自退之宋之古  
文始於柳開穆修鄭條條無傳柳穆之集具在雖  
傳矣而不足以傳故宋之文斷自永叔湜翔曾蘇  
已下羽翼而發皇之唐宋之文遂繼西漢而上追  
三代佐佑六經綜而論之唐之文氣勁而節短其  
失也蒐瑣而詭僻宋之文氣舒而節長其失也渾  
緩而俗下元明作者大抵祖宋祧唐萬吻雷同卒  
歸率易如圭峯後渠浚谷輩稍能自異者四三人  
而已故今之學者爲古文必宋宋必歐陽吾皆無

宋文集卷七

六

取焉惡其同也本之乎六經斟酌乎唐宋勁而不  
詭舒而不俗可以傳矣然吾求之數十年而未之  
見翰林孔目張君杞園與吾弱冠定交青州餘三  
十年而不變詩云風雨如晦鷄鳴不已君實有之  
君博雅好古能鑒別書畫鼎彝之屬精金石篆刻  
閒歲出遊吳越不通鈴下與高士名僧解后山水  
閒觴詠以爲樂旣而購書千百卷果然以歸君之  
人若此其爲文亦如之所謂勁而不詭舒而不俗  
向求之數十年而未見者乃近於君遇之哉古書  
伯錄創於七略六略荀易爲四部李充謝靈運

沿之亦曰四部任昉曰五部部之名本諸此顧以  
名已之文章則始於龔州有侈辭焉君名其文章  
曰半部豈其中欤然有未足乎久與君別書此以  
問之

辛未科會試錄後序

皇上御極之三十年歲次辛未集天下鄉貢士而  
試之南宮特命侍郎臣士禕暨侍郎臣光地貳  
大學士臣玉書尚書臣廷敬往典試事臣以輟材  
未學受皇上特達之知曩自庶僚拔置侍從旋  
掌成均洊貳宮尹伏處田閒五載庚午趨朝遽

宋文集卷七

七

有南臺之命甫半載遂叨佐樞國史經筵諸  
鉅典臣皆以庸劣濫竿其閒臣何人斯屢邀異  
數拊心自愧報稱末由茲掄材重任復使臣預三  
臣之後聞命戰慄若履淵冰旣又維皇上簡命  
臣等之意非徒以文章而已蓋士風之關於風俗  
人心非眇小也國家建學造士原以備公卿大  
夫百職事之選昔人謂始進以正猶且以不正繼  
之況以不正進者乎使士干徒知科名之足重而  
不知所以重科名苟可以進身者無所不至則其  
始進已不知砥行敦屬廉隅重富貴而輕名節又

安望其後之嗣然不滓卓爾爲一代名臣而裨益於國是民生哉我 皇上久道化成崇正學重儒術尊禮 至聖表章先儒文命誕敷聲教肆訖海隅日出莫不蒸蒸向風天下魁閣通博殊尤秀異之才拔茅連茹萃而上升人文之盛固已軼元明駕唐宋然而文章枝葉也行誼廉隅本根也譬諸木然本之弗殖於枝葉乎何有如一二子祿嗜進之徒雜出其間有司不加審慎俾得售其巧而滋其僞浮競一開士風日下其流將不知所屆而爲人心風俗之憂且夫制藝之體雖與古文異要皆以闡明先聖之道其爲文也根極乎性命原本乎道德經緯乎古今求之六經以立其體窮之諸史百家以盡其變所謂根之茂者其實遂仁義之人其言藹如也若夫支離謬悠以爲奇聲牙詰屈以爲古骯骯脂韋以詭遇而逢世其爲纖人曲學又何疑焉臣昔校士西蜀矢公矢慎惟恐得非真才以辱 簡命然一鄉一國不足以盡十五國風氣之變今合天下之才而使臣等數人衡量而甄別之臣幸獲藉手以竊附古人推賢進達之義至於廉頑敦薄實關士風 皇上殷殷委任諸臣之

意至深且厚又何敢不倍加審慎冀得一二戴仁抱義正直廉退之士以仰副 當宁側席之求乎於是杜僥倖絕揣摩與諸臣覃精研思擇其文能宗經理深而不詭風清而不雜論直而不回體約而不蕪文麗而不靡者拔其尤而謹錄之劉勰有言曰文以行立行以文傳卽其修詞之誠而約略以觀其學術定其流品庶幾異日當公卿大夫百職事之任而無負其於 皇上廉頑敦薄之盛心或稍有當歟乃進多士而告之曰 聖天子雲漢章天旁招俊乂欲以輔成唐虞三代之治多士居恒席珍待聘志在廟廊猶慮雕繪詞章拘牽訓詁而經濟之學或疎玉卮無當其能免乎今而後其思靖共爾位何者爲先天下利弊何者爲亟治錢穀者何以使本富治刑獄者何以無冤民風俗何以厚禮樂何以興爲侍從何以拜賜爲臺諫何以獻納爲公卿大臣何以凝丞輔弼而助流德化以至外而督撫監司守令何以各舉其職使無一夫之不復俾 朝廷設一官卽得一官之用此皆學古入官所宜急講也蓋 朝廷之所取於士者有三曰識曰才曰守識不足則不能洞古今明利害



有識無才則空言而不能見諸實用才識具矣而無守則非義之事不難毀名節以蹈之故必三者備而後國家收得士之效記有之曰忠信以待舉力行以待取又曰不隕穫於貧賤不克誦於富貴諸士其益勉之夫以一日之文章定風昔之行誼以始進行誼之不苟卜將來經濟之無窮臣亦願與諸士交勉之爾矣於是擇文若干首恭錄以進臣謹拜手稽首述其言序於末簡

新城縣新誌序

誌者誌一方一郡一邑之故而已然其體實昉於

卷七

七

經史昔大禹既奠高山大川爰作禹貢首紀山水大及田賦次及貢篚周禮土訓掌地圖誦訓掌方志所謂圖志雖不可考見而其見於職方氏掌天下之圖以周知天下之利害者大要皆本於禹貢迨司馬氏作史記始變春秋紀年之例創爲列傳洎禮樂河渠平準諸書班氏又作八志則郊祀食貨地理溝洫藝文加詳焉今誌家發凡起例蓋本諸此夫誌一方一郡一邑之故而其原本於經史如是作者其可苟焉已乎漢唐以來誌厘存者若三輔黃圖決錄華陽國志元和郡國志太平寰宇

記數家尚矣以予所聞見前明郡邑之誌不啻充棟而文簡事覈訓詞爾雅無如康對山之武功其他若王漢陂誌鄆呂涇野誌高陵韓五泉誌朝邑喬三石誌耀胡可泉誌秦趙浚谷誌平涼孫立亭誌富平汪來誌北地劉九經誌郿張光孝誌華其地率秦地其人率秦人也故予嘗謂前明郡縣之誌無愈秦者以其猶有黃圖決錄之遺焉吾邑始建於元壤地福小彌望皆斥鹵唐宋以前之事既無可書而其田又居下下物產貢賦不足當望縣什一自崇禎辛未壬午洊更兵燹景物凋殘風俗日敝小加大賤凌貴衆暴寡習以爲固然而不之返此皆守土者之憂也崔黍谷使君令茲十載仁心爲質善政流聞會報最擢守冀州行有日矣而修誌之役適告成事予讀其書喜其簡核雅潔有武功朝邑諸誌之遺志一邑之故而有合於經史之義尤於田賦水患風俗學校三致意焉敦本而力田廉頑而立懦富之教之有其端矣誌初修於嘉靖先曾祖大司徒公實任分較再修於天啟先祖方伯公實秉筆焉今賢使君修舉廢墜而不佞適觀厥成皆非偶然爰序述之以告來者



盤山誌序

青溝拙菴大師撰盤山誌閱九寒暑至是書成俾  
予序之子卒業三復歎曰古稱贊寧釋氏董狐覺  
範僧中遷固若大師者非其人歟天官書言中國  
山川東北流尾沒於渤海蓋北戒之山自終南惇  
物中條太行蛇蟠勢薄二千餘里跨有幽并二州  
之境屏蔽京師控扼九塞而放乎潞西盤山突起  
薊門無所附麗單板蔓壑自擅雄尊海內言名山  
者五嶽之外若黃山匡廬天台廬宕武厓羅浮我  
嶺青城之屬率儼立傲睨莫有相下盤山片石乃  
能與之伯仲甲乙豈無故而然歟自唐文皇駐蹕  
茲山遼金諸帝蒞止不一追於本朝翠華臨  
幸至再御書宸藻照耀山谷諸名岳莫敢望  
焉田疇報命劉幽州掃地入山寶積受記焉祖普  
化贊助臨濟自時厥後尊宿比肩鬱爲禪窟凡此  
皆茲山之所獨擅非惟明流秀嶂與他山爭奇勝  
已也大師早參諸方嘗謁南華憩佛日峰住五老  
東西二林閒最後得法青龍百愚和尚遂卜菴  
於青溝老焉邈然繼二古德於千載之上機緣契  
合非偶然者師嘗歎山誌闕如毅然思創爲之遂

稽史傳廣蒐釋典山經海錄靡不源微以至  
斷碣名泉怪石芒屨所及悉齋油素籍記之可謂  
勤矣至於發凡起例簡而嚴核而有體有史氏之  
義焉其書必傳於後而足備名山之掌故無疑也  
大師於詩最工夙有清蓋靈一之目嘗屬予序而  
未暇以爲昔劉賓客論僧詩有之曰因定而得境  
故脩然以清由慧而遣詞故粹然以麗晁伯以嘗  
述其言以題黃龍諸老之詩而推本學士大夫之  
助以爲靈一學阮謝而又得李華張繼皇甫冉輩  
與之遊清畫爲康樂之裔其相從則顏魯公韋蘇  
州也予以法味幸交於師而無毫末之助寧無遠  
愧諸公哉

古鉢山人遺集序

古鉢山人詩一卷凡爲古今體百篇山人母弟士  
禎所編錄於是距山人之歿十二年矣刻成序之  
曰山人王氏諱士祐字叔子一字子側別字東亭  
前戶部尚書贈少師見峰公會孫前浙江布政使  
贈經筵講官戶部侍郎康宇公孫封國子監祭  
酒贈經筵講官戶部侍郎匡廬公第三子幼沈  
默寡言笑讀書好深湛之思爲文章刻深窮香不

取悅時目與弟士禎同學詩於兄考功氏常夜集東堂同和剡川集山人得句云日落空山中但聞發樵響考功驚歎遊吳興與宋荔裳嚴武伯業元禮諸名勝共賦五言詩成諸公閣筆以爲孟襄陽微雲淡河漢之比吳江計甫草論之曰三王並著詩名西樵阮亭早達故聲譽易起若東亭之才詎有作蜂腰哉世以爲篤論山人年二十二貢入太學踰壯乃得第中間以帖括廢詩不爲者十餘年庚戌後稍復爲之多幽憂佗僚之語亦削棄不錄故存者什一耳山人既歿士禎搜篋中遺文率取零簡敗楮書之叢殘駢雜如數百年故物手扁鐫之不忍視也已而攜之東粵攜之京師歷十年始啟鐫稍次第爲一卷嗟乎人琴俱亡昔人歎之以山人之才而所存於世者僅如此悲夫

和蘇詩二集序

蘇文忠公在惠州和陶詩幾遍其自言曰古之詩人有擬古之作矣未有追和古人者也追和古人則始於東坡又曰吾於淵明豈獨好其詩哉欲以晚節師法其萬一也夫以文忠公之爲人卓絕千古生龍百代乃獨於淵明惓惓若此不勝其執鞭

欣慕之意者何也及讀潁濱之序謂淵明不肯爲五斗米束帶見鄉里小兒而子瞻出仕三十餘年爲歎吏所折辱終不能倏以陷於難乃欲以桑榆之晚景自託於淵明其誰信之始喟然而興曰文忠之和陶也其有悔心與嵇叔夜詩云遠慚柳下近愧孫登文忠之於淵明亦若是焉已矣夫文忠兄弟生當宋慶曆元祐極盛之時仁祖賞其文至謂今日爲子孫得二宰相神宗雖不進用其身官中每歎以爲奇才異時宣仁述之至於泣下古來文人遇合之奇蓋未有如文忠者公卽殺身成仁以報累朝之遇亦其宜也故雖流離顛沛竄逐於海外瘴癘之鄉至於百折九死而其氣不挫其與淵明生當晉之末造自以先世宰輔不肯仕他姓者固不可同日而語矣故潁濱又云子瞻之仕其出處進退猶可考也吾謂淵明爲其易而文忠爲其難淵明之不仕也楚狂接輿荷蓑丈人之類也文忠之仕也遲遲去魯之類也淵明子瞻易地皆然未可軒輊乎其間也龍雷岸太史嗜文忠詩有所抒寫輒取蘇詩次之一而至於再此何爲者耶豈歎師法其爲人亦如文忠晚節之於淵明者耶

雷岸嘗以文章受主知官禁近十餘載其遇合不減文忠雖左遷即署猶得為京朝官需次為藩臬郡守文忠揚頌杭密諸州之政行次第而出之使世之人知文人負經濟古今一揆然則雷岸之和蘇也其庶可無慚悔矣乎

鬲津草堂詩集序

三十年前予初出交當世名輩見夫稱詩者無一人不為樂府樂府必漢魏歌非是者弗屑也無一人不為古選古選必十九首公讎非是者弗屑也予竊惑之是何能為漢魏者之多也歷六朝而唐

宋千有餘歲以詩名其家者甚眾豈其才盡不今

若耶是必不然故嘗著論以為唐有詩不必建安

黃初也元和以後有詩不必神龍開元也北宋有詩不必李杜高岑也二十年來海內賢知之流矯枉過正或乃欲祖宋而祧唐至於漢魏樂府古選之遺音蕩然無復存者江河日下滔滔不返有識者懼焉田子子益鄒魯之文學而濬亭司寇之介弟也一旦懷其近詩一編質予予亟賞之昔司空表聖作詩品凡二十四有謂冲澹者曰遇之匪深即之愈稀有謂自然者曰俯拾即是不取諸鄰有

謂清奇者曰神出古異澹不可收是三者品之最上而子益之詩有之視世之滔滔不返者不可同日而語矣使子益稱詩於三十年之前其不為同構搶又可知也故喜而書之

蒙木集序

才之不能相兼也自古然矣謝之不能為陶也顏之不能為謝也以迨李杜韓孟之徒莫不皆然有人於此能為陶之古澹又能為謝之清華能為謝之初日芙蓉又能為顏之鏤金錯采不謂之通才得乎歷下自邊李而後風流銷歇近百年未有繼起而舉其墜緒者予竊疑之海右此亭古濟南名

丘多此非于美氏之言乎金與玉函之山樂源歷

泉之水如空青海綠金青水碧終古不改所謂濟

南山水天下無者今猶昔也而何人物盛衰頓異若此丙寅丁卯開于方里居鍾子聖與趙子豐原王千秋史先後來從遊三子之才頡頏上下類能自然自拔於流俗于甚異之非濟南山水之奇曠百年一發之而何以有是會于兒洊賦西城別墅詩十二章和者逾百家而鍾子詩最奇特變附似孟東野又數年乙亥鍾子來遊京師偶賦豐臺

芍藥詩四章羊縣清麗一時盛傳是又似西崑三十六體噫嘻何其才之兼也李習之曰讀春秋如未嘗有詩讀詩如未嘗有易讀莊周屈原如未嘗有六經故曰創意造言各不相師今鍾子一人之言耳讀西城詩如未嘗有豐臺也讀豐臺詩如未嘗有西城也創意造言在已出者已不肖雷同如是矧其於古人而冒爲勦襲爲苟同乎信乎其才之兼也鍾子爲吾師文子先生之子先生以廉吏著順治中歿二十餘年而鍾子不免爲簞人有才如此廉吏之後勝綺襦袴多矣

蜀道驛程記自序

自昔揚一益二并稱天府按古者虞十有二州夏九州揚州之域盡於南海五嶺之地所暨遠矣至漢始別置交州部而梁州據華山之陽西距黑水以今日輿地考之漢中與安屬秦則雍州南境也鄭房屬楚則荊州西北境也所統不及揚什一而揚益甲乙相次亡軒輊者則其山川之奇人物之美物產財用之饒蓋可知矣漢唐以來志於常民賦於左氏傳於陳氏句氏記於譙氏韋氏圖於宋氏詩於杜氏後有作者可以棄筆而退矣至述征

之作則章莊李用和輩不甚著於世而陸游之書獨傳子以康熙壬子有成都之役往來五閱月賦詩三百餘篇世多有其本又所記驛程二卷置篋中漫不省錄忽忽二十年往矣屬門人盛御史符升爲予刻粵行三志因憶前事從蛛絲鼠齧之餘譚而存之其間考古述今亦有足觀者不忍棄也蓋蜀自獻賊之亂城郭爲墟井邑非故自李王孟明以來割據代有而文物掃地極於今日雖以聖朝休養生聚迄五十年而未能復其故也陸氏之記記其盛予之記記其衰後有攬者參互考之可以觀世變云

池北偶談自序

予所居先人之敝廬西爲小園有池焉老屋數椽在其北予宦遊三十餘年無長物惟書數千卷皮置其中輒取樂天池北書庫之名名之池上有亭形類畫舫曰石帆者予暇日與客坐其中竹樹颯然池水清澈可見毛髮游鯈浮沈往來於寒鑑之中顧而樂之則相與論文章流別晰經史疑義至於國家之典故歷代之沿革名臣大儒之嘉言懿行時亦及焉或酒闌月墮開舉神仙鬼怪之事以

資溫燦旁遠書畫游藝之末亦所不遺見其書畫  
記錄日月既多遂成卷軸因憶二十年來官京師  
所聞見於公卿士大夫之閒者非甚不暇未嘗不  
筆之方策散在篋中未遑編刻一日乃出鼠畫之  
餘盡付兒輩總次第爲一書略區其條目曰談故  
曰談獻曰談藝曰談異其無所附麗者稍稍以類  
相從八二十六卷藏之家塾示吾子孫大之可以  
畜德小亦可以多識博奕猶賢嘗聞諸聖人之言  
矣

### 居易錄自序

古書目錄經史子集外厥有說部蓋子之屬也莊  
列諸書實爲洞冥搜神之祖亦史之屬也左傳史  
漢所紀述識小者鈎纂翦截其足以廣異聞者亦  
多矣劉歆西京雜記二萬許言葛稚川以爲漢書  
所不取故知說者史之別也唐四庫書乙部史之  
類十三有故事雜傳記丙部子之類十七有小說  
家此例之較然者也六朝以來代有之尤莫盛於  
唐宋唐人好爲浮誕黠異之說宋人則詳於朝章  
國故前言往行史家往往取衷焉如汝陰王氏揮  
塵三錄河南邵氏前後兩見錄之屬是也予自東

髮好讀史傳旁及說部聞有古本爲類家所不及  
收者必展轉借錄二十年來官京師每從士大夫  
閒有所見聞私輒筆記其繁複尚可三十卷目  
曰池北紀談南海之役哀道路見聞別爲皇華紀  
聞六卷康熙己巳歲杪重入京師時冬不雪其明  
年春夏不雨米價踊貴天子憂勞爲罷元正朝  
賀遣大臣分賑畿南北命大司徒禱雨泰山于  
備員卿貳時惴惴有尸素之懼在公之暇結習未  
忘有所見聞時復筆記歲月既積得數百條釐爲  
二十卷憶顧況語長安米貴居大不易因取以名  
之子仕宦三十年居易俟命鈍拙無似而顧以此  
受知主上則首陽柳下又未知孰爲工拙也取  
以名書亦以見志云爾

### 蠶尾集自序

兗鄆之境多湖陂而小洞庭最著湖之左有蠶尾  
山焉唐天寶十二載太守蘇源明譙五太守於此  
作歌曰小洞庭兮牢方舟風嫋嫋兮離平流牢方  
舟兮小洞庭雲微微兮連絕陲仍瀾壯兮緬以沒  
重巖轉兮超以忽又歌曰月澄凝兮明空波星磊  
落兮耿秋河歌詞既古質類漢人語而其湖山之

勝又曠邈觀麗能使臨汎者榜徨登眺者遷移  
悵而忘返於是小洞庭之名與源明之詩並傳  
牒令狐氏之言足徵也康熙甲子冬予奉 朝命  
往祀南海過東平會大雪連日夜遙望湖中天水  
相際有數螺隱現於煙靄滅沒之間者土人指  
曰此蠶尾山也時風雪寒沍又迫王程不得往既  
南行數千里猶時時夢見之昔韓退之嘗作鄆州  
溪堂詩盛稱其蒲蓮兼葦鰲魚之產予卒卒  
未暇問溪堂所在度其勝未必及此湖而源明之  
歌詩直駕退之而上予稱鄆之山水獨在此不在  
彼蓋亦未可以爲過也予家濟南所居在長白之  
麓錦秋湖之陰距鄆五百里予方備員於 朝即  
舊隱數椽未能退而偃息乎其閒豈暇謀及數百  
里之外私其名勝使爲吾有哉亦聊以寄吾懷焉  
而已偶次甲子使粵以前及丁卯以後詩庚午以  
後雜文稍成卷帙遂以蠶尾名集而又書其命名  
之意以喻吾懷焉

國朝論法考自序

本朝有天下逾五十年 祖德宗功尊名當實所  
謂南郊稱天以諡之藏在金匱顯融無極自勅業

以來諸王公將相攀鱗附翼而起家有行狀國  
悼史而 朝廷飾終之典莫重於諡顧五十年來  
未有成書以備掌故館閣之祕世又無從而覓焉  
士禩昔備員史局以爲 國之大典不可以無述  
私用掌記勒爲一書書成序之曰諡始於周周禮  
春官之屬小喪賜諡小史卿大夫之喪賜諡讀誅  
漢唐而下皆循其制而閒有損益漢制雜見於白  
虎通獨斷諸書唐宋則太常博士議之考功覆定  
而後上之明制大臣之喪禮部以諡請既報可則  
內閣以三諡列上而人主自擇之 本朝率沿明

國朝論法考

卷上

之舊此其大略也然而古今有不能盡同者士冠  
禮曰生無爵死無諡唐則養德丘園聲實名著者  
得諡先生宋林逋徐積蔡沈元韓性杜英許謙胡  
炳文諸人皆以隱逸特諡前明官必三品例始得  
諡自餘翰林有講幄舊勞者死建言死封疆死王  
事者亦得予諡而其他不與焉至丘園之得諡者  
鮮矣此其不同一也古者諡具美惡所以寓褒貶  
示勸戒而其後則有美而無惡此其不同二也古  
諡有六家蘇洵芟其重複凡所取者一百六十八  
諡鄭樵又增損之爲上諡百三十一中諡廿四下

證六十五迄於明代所存者僅六十八證今刪又  
減於前此其不同三也明制翰林官始得證文然  
有不翰林而證文者劉王二文成是也翰林而不  
證文者劉忠愍球是也一代之制異同如此本  
朝則閣臣雖不由翰林皆得證文此其不同四也  
婦人古有證自戚里外如虞潭母孫之證定李恩  
齊妾鄭之證貞烈皆有瑰璋之行而其後乃僅以  
爲阿保恩澤之私此其不同五也又有疑者郊特  
牲曰死而證之而春秋衛侯賜北宮喜證曰貞子  
析朱成曰成子生而證之又何說也大戴禮曰大  
行受大名細行受細名春秋之世乃有以作亂被  
誅而得上證如崔武子樂懷子又何說也宋歐陽  
修卒議欲證文以配韓愈常秩有私憾於修增一  
字爲文忠議者謂必留此以待安石已而果然太  
常初擬朱熹證文正考功劉彌正謂熹當繼唐韓  
愈宜特證文詔從之厥後周程張呂諸儒證皆一  
字此以一字爲貴也京鏗證文穆其子請避家諱  
改證文忠言者謂楊億鉅儒既證文議者欲加忠  
竟不與加一字尚不可況二字極美乎此以二字  
爲貴也明制證親王一字郡王二字此又以少爲

貴也世宗惑道教邵陶三張八張及陶三張  
多爲貴也又何說也此子所積聚於中而不得  
說者并附著之至本朝賜證尤在英忠義以  
有位世祖定鼎之初卽下所司定勝國甲申  
臣之證康熙中監司殉難若葉映樞之證忠節陳  
啟泰陳丹赤之證忠教皆非常典所以教忠者至  
矣百世而下猶必有觀感而興起者也



詩解

楊龜山云齊桓公攘戎狄而封衛未嘗請命于天子而專封之也故春秋書城楚丘而不言其封衛蓋無取焉然則木瓜美桓公孔子何以取之曰木瓜之詩衛人之詩也衛為狄所滅桓公救而封之其恩豈可忘也欲厚報之不亦宜乎在衛人之義不得不以為美其取之也以衛人之義而已若春秋褒貶示天下之公故無取于謂與滅繼絕善之六者況衛人報德之辭豈得不錄龜山以此辨詩春秋去取異同則可耳桓公大義烏可沒耶

龜山論叔于田云仁且有禮矣而又有武焉固宜國人之所說而歸之而詩以為不義得東何也曰先王之迹微而禮義消亡政教不明而國俗傷敗故人之好惡不足以為是非而毀譽不足以公善惡叔段不義而為衆所說亦以衰俗好惡毀譽不當其實故也予以為此意猶有未盡人之言不肖各有其黨黨朋嬖倖更相貢諛彼桓公論貴

淮南王之伍被左吳衣澤之學士實劉養正章若佐畔逆躬陷大戮此曹猶足以禮義責之乎此辨當是其黨羽嬖倖之屬造作以愚國人者而非其國人之愛之稱之也觀其後公子封伐京人太叔段則豈國人果說而歸之哉

龜山論將仲于云共叔段繕甲治兵國人說而歸之而詩人以刺莊公何也曰叔段以不義得衆其失在莊公之不制其早也君明義以正衆使衆知義則雖有不義莫之與也雖有僭竊莫之助也尚何使人說而歸之哉民說而歸之則其取之也固不說矣故莊公雖以仲為可懷而終畏人之多言也此意亦有未盡嚴華谷云說詩者探莊公之心在于殺段而託諸父母諸兄國人以為說其以裕成其惡耳此段後序未盡莊公之惡則然而說詩之本意則未也叔段舊有奪嫡之謀及段將襲鄭公曰可矣蓋幸其費自彼作謂人不得以議我豈有涕泣而道之之意哉此詩正以公與祭仲有殺段之謀故設為公拒祭仲之辭以天理感動之公論開悟之耳此言深得詩意如龜山之論猶是以至誠待莊公也



有女同車序曰刺忽之不昏于齊卒以無失其  
助至于見逐云刺牛殊失詩旨張南軒曰忽之不  
昏于齊未為失也而詩人追恨其失大國之助者  
蓋見忽之弱為甚追念其資于大國或有以自  
蓋忽者先君之世子其立也正故國人見其逐而  
憐其無助嚴華谷曰突挾宋之援以逐忽故國  
惜忽之無援而作此詩曰惜曰憐得其旨矣且忽  
所辭之齊女乃文姜也豈為不智哉

書傳國璽

工部侍郎某公言察兒罕國元之嫡派也世雄  
西北諸部傳至靈丹可汗在位久忽欲往西域販  
佛教其台吉那顏等苦諫不聽國中無主我  
宗皇帝因發兵追降之其尚璽近侍以傳國玉璽  
倉卒坎地而覆之兵既退有童豎牧羊其地一羊  
屢至坎所蹊之不已驅之復來牧覺有異試發土  
則璽見焉聞于官遂進上時天聰某年也今藏  
御府子按何文肅集近集有傳國璽志一篇序  
述甚詳云五代後唐從珂時秦璽燬石敬瑭入洛  
更以玉為之重賞獻之遼興宗試進士遂以有傳  
國璽者為正統命題金滅遼延禧遣傳國璽于桑

乾河元世祖時有札刺爾氏者流于桑乾之濱得  
之夜有光監察御史楊植辨其文以為歷代傳國  
璽上之至正末中山帥師至燕順帝攜之北遁沙  
漠其本末如此又按史宣德九年瓦剌順寧王脫  
歡入貢并請進傳國璽宣宗不納以史與文肅言  
考之自五代之亂璽歸于遼遼歸于金金歸于元  
在察爾罕國者又二百餘年而歸于本朝詎偶  
然哉又按王冕詩云青象不將傳國璽紫駝空引  
舊璽房蓋未詳矣

書兗墨

宋時最貴兗墨王氏談錄云公在彭門常走人取  
兗州善煤手自和採妙為形體光色與廷珪相上  
下冕氏墨經云兗州陳朗朗弟遠于惟進惟追與  
易水奚氏並稱東坡云兗人東野暉所製墨每枚  
必十千信非凡墨之比其法以十月煎膠十一月  
造墨以不用藥為貴自泰山徂徠龜蒙鳧嶧以及  
密州之九仙山登州之牢山即今大勞小勞皆產松之所總  
謂東山東山之松色澤肥膩質性沈重品惟上上  
又邵氏聞見錄記文潞公自兗州通判代歸呂文  
靖公一見奇之問潞公曰有兗墨可攜以來明日

游公進墨文靖熟視久之蓋欲相濡公手也遂  
爲殿中侍御史范忠宣公集及馮山集皆有充墨  
詩此皆宋人貴充墨之證今以語充州人雖士大  
夫亦不能知矣故書之以備吾鄉故實云

### 書縮頭道人事

門人新安江閻辰六說前知均州日在武當觀見  
一黃冠無名字其髮縮結人以縮頭道人呼之最  
黃斑白短鬚及腦後頂髮盡黑髮多且長齒皆白  
完固面似七十歲人飲食步履如少壯自言程姓  
歷城人也生嘉靖三十年萬曆初元卽入雲夢山

雲夢山志卷八

五

爲道士萬曆間曾歸濟南至泰安州爲蕭尚書大  
亨療背疽後此遊於四方國初至普陀後住中  
州往來懷慶南陽間順治中來武當已復去邇年  
重來結茆七星樹側辰六見之在戊辰康熙二十  
七年也上距嘉靖三十年蓋百五十歲矣

### 書宋道人事

宋道人者長治人少孤爲人牧羊霍山中一日失  
羊羣牧皆傍徨無所措宋年十三獨入深山求之  
行二日見一老僧瞑坐石窟中四無人迹僧面生  
黃毛長寸許心知有異跪陳其故老僧張目曰爾

羊固在須中秋可得今且歸矣宋出告羣牧及期  
約伴結束以往果得羊又盜四五百頭尋老僧已  
不見衆議驚其盜者得百餘金既而分金不平遂  
開之官官盡歸其金于宋其徒王乙者心利其資  
故希好語致宋于家陽爲權子母夜令婦入室而  
已踵其後誣以姦而逐之宋失資無所依乃復入  
山行久之見一茅菴別有一老僧居之泣拜告以  
故請留執樵采久之乃許老僧不甚食廚中所有  
惟燕麥芋魁食之遂不饑居五載僧遣之宋願留  
侍不行僧顧曰于愿謹奈鈍根何視壁上畫古丈  
夫五一正面一側面一背面二人偶坐其旁曰子  
但日此骨節寸寸皆須留意宋茫然不解所謂  
第日坐臥其下夜夢二人自壁下指示銅人穴道  
脈絡甚悉宋忽豁然有省一日僧遠出留宋居守  
則虎狼蹤迹交錯於菴之前後越七日僧歸謂宋  
曰山中檀越家邀我誦經汝當隨往比行及半途  
又謂曰汝且止此聞木魚聲乃來迎我遂徑去宋  
候移晷俄見輦轎踪往道阻一河河上有翁嫗視  
二童子汲者叩師所往曰此無人居安得延僧爾  
經者不得已渡河而前峭壁插天更無蹊徑俟

木魚聲在北山上馳赴之又聞聲在南山顧視日  
已晡有虎百十餘咆哮而至急趨投翁媼所木棚  
石屋亦有雞犬翁出叱之羣虎皆弭耳去招宋雷  
宿吹以燕麥粥味爽睡覺則身臥磐石上屋棚皆  
不見驚愕久之遵舊路欲返菴中道逢婦人井汲  
而絡其臂問之則跌傷折骨宋審其穴脈試按摩  
之應手而愈延過其家飲食之因畱卜居焉自是  
爲人按摩卽骨已破碎無弗愈者久之娶妻生子  
巡撫都御史曷克善雅重之欲爲其子納粟太學  
不受亦不受人一錢今在福山王尚書第年七十  
三矣壬申五月十九日啟事海浣暢春苑尚書述  
其顛末如此

書亳州女子王氏事

巡視南城監察御史阿爾賽畢興霖阮爾詢等題  
爲曲全孝義以敦風化事該臣等看得王知禮卽  
叛案牽連李範同之子李殿機也其母張氏給配  
象房校尉王福殿機年甫三歲因冒王姓後克校  
尉經鑾儀衛革退賣身廂紅旗佛爾海佐領下厄  
爾庫之家據幼聘王氏稱係鳳陽府亳州人年三  
十四歲伊叔王中凡兄王邁千逼嫁決志不從探

得伊夫尚存不忍卽死守婦人從一之義旬于  
餘里外誓圖完聚此女子真有丈夫行也據厄爾  
庫稱我本一窮巴牙刺價買李殿機供役復買蕭  
氏配爲夫婦今重王氏節義不取身價情愿斷出  
又不忍拆離李殿機已配之婦並許與蕭氏同歸  
輕財好義此巴牙刺真有義士風也據范一魁稱  
年六十二歲但以異姓人攜一女子同行迹涉嫌  
疑事干非分因喚穩婆更番驗過已得真實處女  
之供是范一魁憐王氏立志尋夫不顧是非成敗  
護持完節亦人情所難此皆 皇上至德深仁思  
濡化洽人心風俗直婉唐虞是以女子懷貞匹夫  
嚮義播之海內傳之千秋知盛世貞節之風超出  
往昔載籍之外如此臣等查在官人與旗人原有  
定例何敢越例妄請但王氏矢志守節冒死尋夫  
若不准其完聚王氏無從歸著情事可憫雖據厄  
爾庫稱情愿斷出聽其完聚然又非現行之例臣  
等因事關風化仰體 皇上堯舜不忍一夫一婦  
不得其所至意輒敢備述上聞格外之仁均候  
睿斷云事下禮部議得李殿機先應役于象房後  
賣身于旗下雖無放出爲民之例但亳州女子王

五如逼嫁不從千里尋夫已牙刺厄爾庫不取  
殿機併蕭氏身價情愿放出爲民應令李殿機併  
蕭氏等准其出旗與王氏完聚仍令王氏母家給  
與賞賚俾其得所可也康熙二十八年四月二十  
九日奉 旨依議千山居時于邸鈔見此疏竊歎  
王氏以未嫁之弱女其夫幼更患難歷三十載生  
死契闊不復相聞卽叔兄勸其改字亦非悖理乃  
崎嶇千里堅貞百折卒成其志奇哉女子足媲美  
之賢眉丈夫多矣至于厄爾庫輕財利而慕義范  
一魁冒不韙以全貞皆有古人之誼良史所宜大  
書特書者不可以無傳焉予承乏中丞時阮侍御  
貽以全疏刊本因節錄之如右

舊時隸幽州辨

按周禮職方氏東北曰幽州其山鎮曰醫無閭其  
澤數曰猗養其川河滹其浸留時河卽九河滹卽  
濟水多在今濟兗之境禹貢濟河惟兗州是也而  
留時二水在今青濟二郡之間其去幽州且千餘  
里今幽之巨浸不少顧遠取諸青兗之水何與及  
序并州曰其川庫池嘔夸其浸涑易反在幽州一  
二百里之內捨近取遠又何與若醫無閭卽今北

鎮在遼東其距河濟留時又如風馬牛之不相及  
何以同得隸幽州耶爾雅燕曰幽齊曰營陸氏曰  
爾雅有徐幽營而無青梁并周職方有青幽并而  
無徐梁營以是揆之則周公定九州省營州入幽  
州而齊之留時諸水遂改隸幽州矣然留時二水  
皆近在臨淄封內卽太公所都營丘之地顧不以  
隸青而以隸幽是又不可知也存疑以俟世之能  
讀九丘者云

徐世溥武侯論辨

新建徐世溥巨源作諸葛武侯無成論略云諸葛  
之出師卽周公居東之志也其盡瘁而無成功則  
昭烈如其不才卿可自取一言旤之也人固有終  
其身若渾樸寬厚而不能不敗露于將死斯言也  
昭烈之疑忌盡見生平深險畢露非惟昭烈不知  
孔明孔明亦不知昭烈甚矣彼以飛羽旣歿老宿  
無人嗣子冲愚而亮以良平之才據伊周之地一  
旦之後有蜀者未知爲劉氏否也故若示以開心  
見誠而寔豫防逆折之自取一言猶曰蜀卿之易  
也卿欲取任自取之但勿戕吾子云爾云于讀之  
駭然古來論昭烈者曰帝寬仁大度能得人死力

知人待士有高祖之風及其託孤之際君臣歷歷相照無纖芥形迹何其盛也卽曲筆如陳壽亦曰弘毅寬厚知人待士有高祖之風英雄之器及其舉國託孤于諸葛而心神無二誠君臣之至公古今之盛軌也陳后山云昭烈謂武侯云其勤勞一生蓋爲漢計豈爲子孫計哉乃周公之用心也論忠武侯或曰三代已上人物或曰王佐之才或曰近伊呂之出處或曰出師二表與伊訓說命相爲表裏又曰勸昭烈伐劉璋而迄取之後世不以爲貪昭烈令輔後帝曰苟不可輔公自取之孔明不以爲嫌專國一十二年後主不以爲偏故魚水之契古今美之不聞有異議也荀子論齊桓公云使然知管仲之能足以託國也是天下之大智也遂立以爲仲父是天下之大決也昭烈有焉世溥何人而敢干污穢先賢如此徒見其狂詩無忌憚而已薛能詩當年諸葛成何事只合終身作臥龍後人非之及周炭之難人以爲口業之報該聞錄云薛能從事西川每短諸葛功業厚誣之見于詩不一而足竟不免許州之禍世溥既死於盜安知非自棄之報哉斯論也罪浮于能矣乎不可以不辨

慢亭翁結綠硯銘

此非結綠也胡以公結綠之名殆如虎賁之似中郎耶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型

荅盤山拙菴和尚二首

正切疑思忽來芳訊詠詩愛黃葉秋風之句披圖得千巖萬壑之奇便如與吾師把臂入林忘身之在京雒也竊意此山旣以田疇得名疇之生平當詳著之今簡出三國志本傳及曹孟德表一令一并水經注二條田疇論一篇以備採擇據鄭注鮑丘水條下有盤山又有徐無山無山下有田子泰避難居之之文田所居或在盤山或在徐無更一考證方確

山居之妙莫過杏花紅葉兩時書來云塵中人引領東望何異畫地作餅不可啖耶承再示圖誌及拾遺辨譌退食之暇反復細較數過鄙見所及輒乙其處碑版文字間有刪正要以馴雅爲歸不識吾師以爲然否爵里書法詳略或未盡一皆已改訂特從敝鄉取到元好問中州集又搜得劉迎閭長言詩二首皆金源人也何鏗慎蒙二公名山記中搜得李元陽舞劍臺記一篇雪夜挑燈每得古

人片語隻字輒爲狂喜眞書生結習然亦不敢  
吾師諉誣耳近有雪中退朝奉懷一詩附錄寄此

答門人陳子文二首

知有人蜀之役極爲懸念危梁飛棧十年回首猶  
自驚心況王事鞅掌耶綱紀來得成都書洎新詩  
諷詠之次不覺移情至云斜日一川汧水北秋峰  
萬點益門西視唐人僧尋野渡歸吳嶽鴈帶斜陽  
入渭城之句不啻過之矣奉和鳳縣柳蜀薑二絕  
句錄正之冰修別去又三年矣歲月眞不堪把翫  
耳

三載勤聖海內知交音書闊絕思之如夢寐曾拜

十三

手書示以臯蘭載筆慰藉之至新正二日間太  
皇太后升遐星夜奔赴以元夕抵京師叩謁梓  
宮事畢昨得旨明日行矣從方山兩得于文手  
書并寄司馬文正公集感故人念我深也計瓜期  
將及顧陟非遙今于文一門羣從多列華要而子  
文獨屈抑下僚驚棲枳棘令人慨歎警噉諫果此  
亦餘甘回齒頰時矣

答棲霞楚雲和尚二首

吾師暢天界宗風作人天眼目僕願順風以請久

矣先和尚竺菴大師保護六朝松事僕久願  
之遊記今師手植萬松虬龍鱗當與此山不朽  
牧老弘護自有同心正不以鄙言爲輕重也昔白  
樂天自錄其集三本一貢東都聖善寺一貢廬山  
東林寺經藏中一貢蘇州南禪院願以今生世俗  
文字之因轉爲將來世世讚佛乘轉法輪之緣雖  
拙集不遠樂天其本願亦猶是耳并惟大師照鑒  
前奉手教知返棲霞未久即往西江道之云遠音  
郵不易忽書記來都門再荷手示獲悉山中近况  
信江西不隔拂子也山志告成足與梵刹志並傳  
不朽鄙作亦附名山以不朽矣僕少讀瑤光閣一  
集知其得法於壽昌悟道於廬山印證於博山闢  
然二大師至其末後一句直是浩然之氣至大至  
剛塞乎天地乃知世出世間原無二理好山之道  
至是益光明俊偉矣後在金陵聞亡友方僉山談  
浪杖人已事眞不啻趙州古佛藥地嘯峰諸老一  
時名德耆宿皆爲座下龍象如靈山一會儼然未  
散自恨生晚不獲厠桓因之末猶幸親近和尚略  
落法乳僕老矣復羈遲薄宦迹在周行未能相從  
於水邊林下使宗少文雷次宗輩千載笑人亦應

哀矣尚冀淵匠時示廣後幸甚幸甚先書昌博  
東苑闌然雪關暨杖人一切語言文字竺南二大  
師法語禪藻均望垂寄以慰怒如之望乙亥七月  
日士禪頓首

荅唐濟武檢討二首

郵到新刻大集拜教之辱是集行賤姓名亦附不  
朽矣讀手示遂覺青雲白日去人不遠悼亡傷逝  
之後心脾受傷頃竟落血者三有何簡要法語幸  
不憚尺牘垂示望之文選一事談何容易以吳興  
姚氏之識鑒必資文苑英華以東萊呂氏之別裁  
尚著江鈿文海即元蘇侍郎伯修之書已不敢與  
蕭選粹鑑頡頏況下此乎明文則程詹事重敬止  
及成化以前何侍郎匪莪稍該備矣而精鑒未逮  
前人三百年文章尚無定論况時賢乎是以知其  
難也

今歲六七月無日不雨都下通衢皆如江湖宣武  
門外溺者三人人衣重綿不知絳葛爲何物亦向  
來所未有也比來抗顏走俗久廢吟事唯碑版序  
記雜文未能槩卻退食之餘偶一開卷都如嚼蠟  
惟西方之書猶覺有味正以閱歷世途四十載

見一切如空華陽燄過眼成空此身且如浮雲  
刻變滅况身外乎少無宦情又口不習言阿堵物  
雖日在錢穀簿書堆中不啻空山雨雪燒品字柴  
說無生話時也獨於古德公案話頭茫然如重雲  
霧自是鈍根以視眼中之人熙熙攘攘爲利往來  
者差免隨墮耳承惠寄妙相莊嚴敬謝法施來教  
頓漸二義深契鄙懷常愛唐皎然禪師作秀能二  
祖贊云二祖之心如月如日南北分宗工言之失  
歎爲名通之論可破舉世聾瞽老先生以爲何如

荅秦畱仙宮諭二首

再承先生書問深感注存晤朱生備詢起居知名  
園卻掃銳意著書清詠之多亦復盈箚碧山舊社  
爲不寂寞矣何時得辦筇笠一訪雲林清閨之奇  
耶三昧一集偶然成書妄欲令海內作者識取開  
元天寶本來面目又妄謂後世選唐人詩數唐人  
自選終隔一塵故又常取殷璠高仲武諸家之選  
各加刪定而益以韋莊又玄姚鉉文粹通爲唐選  
十集此書亦刻於玉峰尚在較正訛謬又二十年  
前曾有五言詩七言詩之選頗有別裁五言始十  
九首而終隋附以唐陳拾遺張文獻李供奉古風



章蘇州柳柳州五人之作七言則始易水太風  
下諸歌而終於宋元諸大家荆溪敝門人蔣京少  
爲刻其本亦尚有譌字未較先生試遣訊二處索  
之可朝發夕至也錢礎老雅意選刻鄙作附孝感  
合肥二相君之後意極可感然辛丑以前少作所  
存過多尚煩繩削張秋紹先生傾仰久矣頃惠寄  
浦舍人集又特出鈔錄此段交道近古不擬於流  
俗中求之蘇老無恙公予人弘前畫九龍山圖見  
寄張之素壁以當臥遊均希道意

承寫寄詩總聞感荷之至愚幼讀朱子詩傳而疑

卷八

十七

之膏竊以爲晦翁注書莫善於楚詞莫不善於詩  
自唐宋以來說詩諸家多主序不可廢之說而晦  
翁獨臆廢之其最著者如衛風木瓜鄭風有女同  
車青青子衿諸篇確有事實考據今一槩掃卻目  
以淫詩可乎不可乎愚嘗欲雜取毛鄭歐蘇呂嚴  
諸家之說平心折衷別爲一書數年稿祿京師僕  
僕未遑不意先生先得我心聞已成書甚快愚無  
庸作駢拇矣

答梁培

再奉清明後一日惠書欣慨交心追念曩遊黃蘗

如昨而邈若河山思之可爲太息流涕也承寄  
大人行述尚有未詳者如家世始祖某自某處來  
占籍於鄆曾祖祖父諱字官閣于例皆不得略述  
內所云敬菴公係某公別號亦未了然又卒日葬  
日葬地得年幾何皆當謹書之已上見於韓歐二  
家集中碑版之文可考而知也王行作墓銘舉例  
八十三事曰諱曰字曰姓氏曰族出曰鄉邑曰履  
歷曰行治曰卒日曰壽年曰葬日曰葬地曰妻曰  
子歷觀前輩大家謀篇或錯綜變化不拘一格太  
例要未有越此者敢煩詳示然後下筆墓表成即

卷八

十六

刻之集首序可不重出也集中內典文字最佳若  
流俗妄有訾議則蘇文忠宋文憲二公當爲罪首  
耶拙集前續二部附上惟告之尊大人八筵不盡  
寄門人襄陽吳別駕國奎

別來十餘年不通一訊前歲從新野家郵中遞到  
手書如空谷足音登然而喜漢江峴首古今勝地  
治中別駕頗稱開曹登臨嘯咏風流何必滅昔人  
哉峴山羊太傅祠有宋石幢一枚刻王原叔重修  
太傅祠詩和者自范希文劉原父以下凡十有四  
人宋賢題名多刻下方僕壬子歲過之幢已半磨



糞土所墜幸字畫尚完好及人無發惜之者忍痛就湮沒足下政暇能一畱意茲摹搨數紙相寄乎

荅韓太虛郡丞

承聞先生以居士身弘菩薩道栖心法喜梵行情嚴今之淨名龐公也又復穿穴大乘結集流通譬諸集衆法寶爲海導師比辱來教益深皈依經云雖行三界而不壞法性是菩薩行雖行於空而植衆德本是菩薩行先生有焉亦何必匡徒領衆如宋人所謂相公禪者爲叢林口實哉石堂禪師頃承護念遠寄諸刻味之如甘露醍醐曾寄呈鄙撰三昧集一部諒不浮沈祈從容一致相思支許相從諒有日耳

荅門人張力臣

判袂都亭遂已五更寒暑得書承聞起居爲慰古謂老而好學惟袁伯業以道兄視之何如哉瘞鶴銘辨訂本尤精晰孝然之山磐石不乏江淮好事者何靳一七筋之餘不壽諸永永耶昭陵石馬圖亦聞所未聞披對之下如身歷翠微睹風雲絕足甚快甚快峴山羊叔子祠石憶甚古雅又多北宋諸名勝題名不佞曾賦一詩并著之蜀道驛程記

意道兄必有紀述無吝寄示

荅荆菴禪人

出山以來往苒五稔每懷遠公廬山之社辨才龍井之游不謂靈老和尚雙樹之閒倏示寂滅今者結集法眼續佛慧命眞吾師事也辱和尚治命見委塔銘夙昔之誼不敢輒辭於案牘旁午中脫素恐不足爲將來續燈錄中粉本也入石須屬良工渠丘張杞園居士可與商量幅竟神往

荅拙菴禪師

久不奉教示殊馳心白雲青嶂間也侍者至自山中詢知道味甚適大刻存誠二錄具知衛道苦心向所以不奉報者以天界浪杖人與費隱一段公案流傳諸方至今以爲口實似不必又煩筆舌且張無盡行事汗人齒頰其言何足爲有無哉究觀平等豈况關諍唯吾師教之向鈔得唐叔達遊記一篇附寄丈室

侍者至自盤山知道腴清暢又得山志補遺讀之生大歡喜刻成幸多摹印幾而見寄附入前志也近又得宋人姚寬西溪叢語一條第有駁正并錄上或卽附陶詩後或入雜綴惟裁定之又從玉乎

年拾遺記鈔得田疇事一則亦可補入雜錄以  
異聞辱寄大士像薰沐供養敬謝法施

寄宋牧仲中丞

維德入都備詢起居差慰僕時運奇蹇四月間有  
悼亡之戚七月中又有殤女之悲人生至此天道  
寧論所謂此樹婆娑生意盡矣知已如先生想亦  
爲我拊膺而一歎乎僕從來無尺蠖出都門茲因  
棲霞楚雲禪師南還特奉數行左右棲霞爲金陵  
梵刹之冠六朝松至今尚存往者將尋斧柯楚老  
本師竺菴和尚上書當事遂免剪伐一時名流形

諸篇詠楚老住山三十年手植松不下二三千頭

主

虬龍擎攫鬱爲巨觀寶所名監藉以增勝今楚老  
將應壽昌祖席之請慮山中房僧勾連土棍藉以  
漁利不免樵蘇難先生政暇瞻念勝地特爲嚴禁  
并語地方有司同心弘護法檀功德與此山不朽  
矣盤山拙老屬僕奉致新誌想達典籤示之

山言入都得書詢知道味清腴極慰述鹿軒新詩  
風味瀟灑似非車前八騶人所爲昔白樂天在蘇  
州賦詩云敢有文章替左司以今觀之樂天襟韻  
曠達故不減韋公而詩格相去何啻萬里左司替

人求之千載上下固難得也先生襟韻在韋白之  
間以卷中詩論之雖冲古未逮韋公而豪逸實勝  
樂天遠甚以之上替左司誰謂不可山言傳命屬  
評大卽於燭下呵凍點筆一過藉手以報三子古  
文鈔雕刻最精但如朝宗寧南侯傳回復失實似  
當刪去不則蘇峻侯景亦須爲作佳傳耶

寄九悔菴太史

江東耆舊中吳故人今惟悔菴先生歸然獨在宜  
時時詩遞往來如元白浙西東故事乃經年不通  
及一甚或得書累月不一答者非敢蹈疎節也五

更待漏歲以爲常十日之中集議八九司農之署

主

梁牘旁午坐是數者竟不獲掃地焚香一親筆硯  
遙念水哉軒中擁書萬卷魚鳥親人詎知京雒勞  
人苦趣如此嘗戲語羨門少宰曉風殘月日日傾  
路世閒雅稍公及吾輩耳此雖謔語大是實錄附  
一笑僕五年不作詩忽於枕上得奉懷四章卽  
錄便面寄上詩雖不工亦一奇也近輯一本朝詩  
法考一書已寄牧老刻之特乞大序

雲尾集卷八

雲尾集卷九

濟南王士禎貽上書

跋兩漢紀

古書固有晦于前而顯于後者聞見後錄云兩漢惡范曄之名欲更修後漢書求東觀漢紀久之不得後高麗以其本付賢官某來上神宗已厭代矣元祐中高麗使人言狀訪于書省無知者嘗已死于其家得之藏于中祕于嘗寫本于呂汲公家亦棄之兵火中矣又于官長安時或云鄆杜民聚有江表志英雄傳因為外臺言之委官以取民警備遺焚之世今無此三書矣今荀悅漢紀與袁宏後漢紀嘉靖間吳郡雕版甚精流傳于世當是有物護持之耳

跋曹全碑

門人蒲城趙善昌貽曹全碑碑在漢隸中最高為完好書法圓美此碑萬曆時出于郃陽歲月未久故鮮刻缺趙嘏石墨鐫華于奕正金石志始載之都元敬著金薤琳瑯未及見也碑尾署中平二年十月丙辰造

跋漢石渠寶笈

其靈位業圖世傳陶貞白所造然荒唐唐書無其云長史虞翻字長翔武昌以庾亮江州引為上佐不就此似別一虞翻非吳之仲翔矣抑但部撰記時代耶至以夫子為太極上真公顏子為明康侍郎帝舜以服九轉神丹入九疑山得道夏禹受鍾山真人靈寶九迹法治水周公為西明公召公為南明公武王為鬼官北斗君又皆傳會吾儒所稱述以自重如釋氏以至聖先師為儒童菩薩之類尤可恨也

今州固常駁其非通明作然何物道流敢于侮聖如此當墮泥犁地獄或是林靈素劉陳一輩所造作耳

跋長短經

長短經十卷總六十三篇唐梓州郪縣長平山安昌巖草莽臣趙蕤撰其文亦申鑒論衡之流蕤自序云大旨在乎軍固根蒂革易時弊與亡治亂具載諸篇此書流傳絕少徐健菴過任城得之市中者朱刻也按楊天惠彰明逸事云潼江趙蕤任俠有氣善為縱橫學著書號長短經

跋杜詩

今人但貴宋槧本顧宋版亦多訛舛但從善本可

耳如錢牧翁所定杜集九日寄岑參詩從宋刻作兩脚但如舊而注其下云陳本作兩此甚可笑冷齋夜話云老杜詩兩脚泥滑滑世俗乃作兩脚泥滑滑此類當時已辨之然猶不如前句之必不可通也

費著撰蜀杜氏族譜云杜翊世以死節顯其世祖甫來蜀依嚴武家青城者實宗文喬世孫準皇祐五年第進士宰綿竹以卒于翊世徙成都紹聖元年第進士官至朝議大夫通判懷德軍靖康元年死節特贈正議大夫命官其後十人五子慥忱以實得官孫逸老俊老廷老曾孫光祖大臨以忠義遺澤得官今猶稱忠義杜云著此說不知何據坡詩云聞道華陽版籍中至今尚有城南杜則于美有後于蜀其信然耶

跋白孔六帖

白樂天作六帖本當時科舉之書通典載唐制帖經者以所習經掩其兩端中間微開一行裁紙爲帖凡帖三字隨時增損可否不一或得四得五得六者爲通蓋取中帖之數以名其書故曰六帖

跋王建宮詞

王建宮詞每遍舞頭分兩向太平萬歲字當中今外國猶傳其制鄭麟趾高麗史云教坊女弟子奏王母隊歌舞一隊五十五人舞成四字或君王萬歲或天下太平此其遺意也

跋權文公集

唐權文公德輿集五十卷集賢殿大學士楊嗣復爲序序云別有制集五十卷湖南觀察使楊憑爲序今不在編次之內此集故友潁川劉考功公融得之梁谿顧孝廉修遠宸家考功子八元歎寫以見寄者凡丙辰進士今知河南孟縣

跋樊川集

米芾書史云潁州公庫顧凱之維摩百補是杜牧之摹寄潁守本精彩照人是小杜亦工畫也又圖畫聞見志潤州甘露寺有謝靈運畫歷代名畫記宣和畫譜皆不載其名

跋白蓮集

曾齊已白蓮集十卷風騷旨格一卷有荆南節度副使朝議郎檢校秘書少監試御史賜紫金魚袋孫光憲序嘉靖己丑柳僉跋云元書北宋刻傳世既久湮滅首卷數字當俟善本補完與皎然貫休

三集并傳之

跋大字麻姑仙壇記

往見魯公所書麻姑壇記皆小字甲戌夏景陵吳既開驥之子鼎彥來京師求作其父遺集序遺予麻姑壇記大字末云奉議大夫建昌府知府梁伯達重建按集古錄跋麻姑壇記云顏公忠義之節皎如日月其爲人尊嚴剛勁象其筆畫而不免或於神仙之說謂此書也別有小字麻姑壇記一跋云右小字麻姑壇記或疑非魯公書余家所藏顏氏碑最多未嘗有小字者惟千祿字書注最爲小

麻姑仙壇記

五

字而體法與此記不同蓋千祿注持重舒和此記道峻緊結尤爲精悍此所以疑之也及把翫久之筆畫巨細皆有法度愈看愈佳然後知非魯公不能書也陸務觀云魯公麻姑壇記有大小二本蓋用羊叔子峴山故事都元敬金雞琳琅引柳待制道傳云麻姑壇碑小字楷法尤精繁比聞舊石焚毀山中重刻無復筆意亦以小字爲顏書但謂石已不存非也吳文正云麻姑碑在吾鄉舊爲雷所破重刻至再浸失其真則被焚者乃臨川大字本而南城之石至今固無恙也云今大字本

舊石燬後梁君重刻於建昌者草屋所藏也  
貢者是也

跋撫言足本

撫言足本十五卷從朱竹垞翰林借鈔視稗海所刻多什之五唐人說部流傳至今者絕少此書洎封氏聞見記皆秘本可貴重當有好事者共表章之

跋唐關史二則

唐關史上下二卷三十一則祝京兆家藏本也枝山自跋云得之丈人李太僕太僕得之海虞錢允

唐關史

六

言氏唐人小說家故自斐然此書與鑒戒錄乃似措大所爲視李肇國史補相去遠矣

唐關史首載丁約劍解事謂約從逆帥李師道被獲獻俘闕下臨刑用幻術以筆代已自云歸崑崙石室矣語云天上無不忠孝神仙約何爲者吾郡長山劉孔和節之有詩云淮南叛諸侯趙高賊宦官神仙乃如此何足容褒彈真篤論也否則淮南以叛自殺而道書猶妄爲鶴大皆仙之說以誑世俗是導逆也豈可以訓

跋五王飲酪圖

觀李中丞奉倩家周文矩畫五王飲酪圖按宣和畫譜有文矩五王避暑圖四又圖畫見聞志玉堂故事有南唐周文矩五王飲酪圖二此或其一耳元人王惲有五王避暑圖一絕云翠幄留香郁棟華紅雲紫殿鶴沙豆其不免陳思歎朱李寒泉是浪誇見秋澗集

跋吳越備史

吳越備史五卷武勝軍節度掌書記范炯節度巡官林禹撰事止忠懿王俶戊辰年又補遺一卷明兵部尚書王遵序于著五代詩話頗刺取之

跋武夷集

宋翰林學士楊億大年武夷新集二十卷景德丁未大年在翰林所自編定也詩五卷雜文十五卷閩謝在杭寫本大年以西崑體擅名宋初其詩在同時錢劉諸公之上攬其全集警策絕少文皆駢體大抵五季以來風氣如此而石介作怪說三篇刺之張皇其詞亦過矣介最推柳仲塗至擬之周孔九妄于嘗于池北紀談辨之

跋西崑集

宋楊億錢惟演劉筠西崑酬唱集凡五七言律詩

三百四十七首屬和者十五人有楊文公自序者翰林學士李宗諤戶部員外郎直集賢院李維著作佐郎直史館陳越工部員外郎直集賢院劉鵬密直學士丁謂駕部員外郎直祕閣刁衍太常丞直集賢院任隨樞密直學士張詠恩州刺史錢惟濟職方員外郎祕閣校理監舒州靈仙觀舒雅翰林學士晁迥左司諫直史館崔遵度右諫議大夫薛映乘已上止十四人乖厓英雄道院禪寂以及鶴相皆仿此體然皆不及三公之神到于觀文忠烈趙清獻二公集律詩皆擬崑體甚工而石介作怪論三篇獨苛于文公何歟唐李商隱溫庭筠段成式倡和漢上題襟集號西崑三十六體初不解三十六體之義小學紺珠云三人皆行十六也

跋宋高僧詩

宋高僧詩前後二集錢塘陳起編多近體五言予按前集卽六一詩話所謂九僧詩也所稱春生桂嶺外人在海門西希畫句也馬放降來地鴈盤戰後雲宇昭句也今具載集中當永叔時已云其集不傳世多不知所謂九僧者而此集更歷六七百

年完好如此始不可曉又按周輝清波雜誌云昔傳九僧劍南印畫金華保暹南越文兆天台行華沃州簡長青寂惟鳳江東宇昭峨眉懷古淮南惠崇名字與今今悉合又云九僧詩極不多有景德五年直史館派亢所著序引惠崇人遊曲江少草入未央深之句皆不載疑爲節本或卽此本是也今亢序亦不載大抵九僧詩規撫大曆十子稍窄邊幅若河分商勢斷春入燒痕青自是佳句而輕薄子有司空曙劉長卿之嘲非篤論也

跋李泰伯集

九

李泰伯觀文章皆談經濟其本領尤在周禮一書范文正公薦之以爲著書立言有孟軻揚雄之風在北宋歐蘇曾王間別成一家予嘗病其不能詩長夏借讀叶江集絕句乃頗有似義山者如王方平云五百餘年別恨多東征重得見青蛾擗麟始擬窮歡樂不奈閒人背拜何璧月云璧月迢迢出暮山素娥心事問應難世間最解悲圓缺祇有方諸淚不乾梁帝云凝旒南面總虛名廟祀何曾暫割牲但學禪心能忍辱莫羞侯景隋臺城後遊廬山云行非爲客住非家此去廬山況不見

南朝舊人物池中惟有白蓮花憶錢塘云當年醉舉歸帆隱隱前山日半銜好是滿江涵返照水仙齊著淡紅衫皆有風致此集乃正德乙亥南城令孫甫刊本有祖無擇及泰伯自序最爲完善于家藏本差不及

跋趙清獻集

趙清獻集有劾陳恭公執中嬖妾殺婢二奏反復不遺餘力予竊不謂然一日讀范蜀公疏言令陰陽不和財賈民困盜賊滋熾獄犴充斥執中當任其咎臺省捨大責細暴揚燕私若因此爲進退是因一婢逐一相非所以明等級辨堂陛也不覺歎服如蜀公者真可以爲宰相矣元祐之初獨高臥不起其風概又出元祐諸賢之上

跋稽古錄

徐編修元正子貞貽石門呂氏新刊司馬文正公稽古錄二十卷首有文正公進表一首朱文公與鄭知院書以爲此書當與六經同進講筵良然

跋隆平集

隆平集二十卷曾子固撰紹興十二年淄國趙伯衡序云子固爲左史日嘗撰隆平集以進自太



至於英宗八十六年爲書二十卷當時號爲  
訂頒付史館副存于家卷首有大德少陽印楊生  
奇印梅花閣書畫印蓋楊文貞公故書也

### 跋東坡先生詩

爾雅謂藟郭璞注藟蔓蒿也生下田初出可  
啖江東用藟魚坡詩云藟蒿滿地蘆牙短正是河  
豚欲上時七字非泛詠景物可見坡詩無一字無  
來歷也

### 跋清江三孔集

江西巡撫宋牧仲中丞寄三孔文集宋中書舍人

八卷集卷九

十一

文仲經父禮部侍郎武仲常父金部郎中平仲毅  
父也經父以范蜀公薦對策九千餘言力排安石  
觸其怒罷歸常父詆王氏學毅父以不行新法爲  
董必所劾安置英州皆元祐君子也史稱文仲集  
五十卷武仲集百卷平仲有續世說珩璜新論諸  
書今三孔集通羅五卷周益公序云慶元四年太  
守濡須王遵訪遺文刻之存一二千百則三公  
之文在南渡之初已多散佚今所傳五卷又非慶  
元之舊矣三公以氣節重當世不甚工詩經父制  
科策首嚴主霸義利之辨剴切似劉蕡其論李訓

義不顧難忠不避死而惜其情銳而器狹志大  
謀淺足破羣賢拍肩之論常父論唐憲宗相皇甫  
鐸逐裴度蓋爲安石思卿輩而發煌說謂新法之  
害風說謂熙豐用事之人鷄說謂王呂之不終  
鷄以喻安石蜀鷄以喻惠卿也毅父文僅表教無  
可觀蓋佳處不傳多矣惜哉

### 跋永嘉二劉集

宋永嘉二劉文集九卷雷元剛序安上字元禮安  
節字元承皆伊川弟子皆官御史安上廷劾蔡京  
安節追錢郊浩葉水心題二劉集謂爲俊豪先覺  
之士者也集中多經義大抵如訓詁不脫兔園冊  
子習氣蓋當時科舉之文如此其與詩賦訂餽之  
陋如以五十步笑百步也

### 跋東坡先生小字帖

二則

山谷記東坡先生嘗自云作小字不如大字然今  
碑刻所傳率多大字而小字最爲難得十一弟慢  
亭從京師慈仁寺得小楷赤壁二賦及歸去來辭  
政如優鉢曇花時一現耳當什襲藏之  
山谷詩云予瞻謫海南時宰欲殺之飽喫惠州飯  
細和淵明詩吾友黃州杜濬亦有詩云堂堂復堂



堂子瞻出我倉早讀范滂傳晚和淵明詩二作  
盡東坡一生升識之

跋王魯翁篆

章丘縣北一里女郎山有宋隱士穆賓廷秀墓洛陽王壽卿魯翁題墓表篆書黃魯直有贊刻於碑額明萬曆間大名董復亨爲令移置文昌祠稱二絕按魯翁祖擇之外孫工篆隸嘗召至京師使篆字說辭以與王氏學異以布衣終陸友研北雜志云家有魯翁篆閒居賦筆力如鈕金屈鐵

跋文昌雜錄

文昌雜錄單父龐文英著宋人說部之佳者于家有寫本文英官禮部郎官丞相頴公之子也後山集有贈舅氏龐大夫詩云傳家聲烈三公後貯腹平生萬卷餘謂文英也後山爲頴公外孫又有龐謙孺字祐甫南渡後客吳興著白蘋集見吳興掌故

跋宛丘集二則

至誠則人不忍欺古來名相唯諸葛忠武司馬文正二公足當之耳文潛以此論郭本優劣甚當至論李衛公殺郭誼之非則甚悖於理使誅郭誼爲

非將封蒼頭子密爲是耶

文潛論樓護云所貴乎遊俠者爲其身任人之患難而脫人於厄也朱家郭解雖不合于大義而其感慨雄俊先人後已故可取也樓護平生齷齪無可稱呂寬得罪王莽以其父故窮歸之豪俠立節無如此時謂宜斬莽使脫寬于死身自亡匿或以身任之而不悔如此而謂之俠可也護得詔書即日斬寬以聞莽大喜此苟偷畏懦閭里負販人耳當莽時天下畏威誰非護者而班孟堅列護與朱家郭解同謂之俠此何故也泣涕責妻子使終養呂公此朱家郭解糞土之餘耳何足道哉此論見郝梁所刻宛丘集而文粹不載予向持此論嘗著之池北紀談不知文潛先得我心也梁號龍泉山人未詳何代人

跋雪溪集

宋王銍性之雪溪集五卷詩不能佳獨曉發石牛一絕云恩恩車馬出清晨日淡風微已仲春松竹陰中山未盡梅花林外有行人寫景頗工性之別有默記若干卷今傳于世明清仲言之父也

跋世說侯鯖錄

世說新語侯鯖錄二書及白孔六帖萬花谷皆舊家舊書時在順治戊子己丑閒于尚童穉未爲諸生也于游宦三十年不能以簾金遺子孫唯嗜書之癖老而不衰每聞士大夫家有一秘本輒借鈔其副市肆逢善本往往典衣購之今于池北書庫所藏雖不敢望四部七錄之萬一然亦可以娛吾之老而忘吾之貧康熙辛未于官兵部侍郎居京師此二書適在笈中繙閱憮然如遇貧交於契闊死生之後其悲愉感槩有出於尋常相萬者故劍之情詎可忘耶因重裝之而手記於卷首凍蠶其

珍惜之中秋前四日書

跋侯鯖錄

侯鯖錄載紹聖中貶東坡毀上清宮碑令蔡京別撰有通江驛題二詩不書姓名或云江鄉幾于家或云張文潛作也其二云晉公功業冠吾唐吏部文章日月光千載斷碑人膽炙不知世有段文昌此詩因坡公而發特以退之淮西事爲譬非元和間人作也其言吾唐者是時黨禁方嚴故託之前代云爾以爲直言淮西事者誤矣

跋西塘集

一拂先生少隨父游宦金陵讀書清凉山寺深爲王介甫所器鄧陽楊驥來學于介甫介甫命從先生學及調光州司法叅軍獻疑獄四五事介甫在政府皆如所請任滿入京介甫勉令試法不應又令于雋堦黎東美諭意將辟爲修經局檢討皆力辭且曰丞相一旦當軸發言持論無非以官爵爲先所以待天下士亦淺矣果欲援俠而成就之取其所獻利民便物之事行其二三使進而無愧不亦善乎介甫爲先生第一知己至于義利之辨不稍詭隨如此若先生乃可以報知己矣

跋道鄉集

鄒忠公浩道鄉集四十卷其子柄相所編有李忠定公序邵文莊後序正德七年壬申重刊本也道鄉立朝大節在諫立劉后論章惇二事其立后疏古今仰之如泰山北斗至劾章惇三疏其二云元祐之朋黨方絕後來之朋黨又熾其三云惇在元祐初詆斥先帝保甲之法以爲非是其言甚力自陛下躬攬以來凡語及先帝者槩從竄逐惟惇久置不問云則是薰蕕不分且躋惇于元祐諸君子之列其言諄矣無怪蔡京立黨人碑而惇倖竄名

其末也先生受學程門而特嗜禪理詩文多宗閑語居衡昭時古詩有似樂天處格詩深穩與葉石林工力相敵北宋之雄也零陵有市戶呂絢者嘗以錢二百萬造大舟以俟後先生北歸呂以舟送至江南先生謝以五絕句云平生親友漫紛紛有幾書來寂寞濱二十萬錢捐不惜可憐湖外有斯人瀟湘起柁出江湖日日乾坤展畫圖白酒紅魚對妻子鷗吟還似此行無若絢者抑何可使其無聞哉

跋嵩山集

卷九

十七

晁以道說之嵩山集十九卷有邢居實墓誌云趙括少談兵而父奢不能難者非不能難也不欲怒之也劉歆之異同其父向者非爲斯文漢廷與新室不可並處也如惇夫與父尚書則于斯文而不能難者也是曾參之事點也非曾元之事參也又曰魏武之子倉舒十三歲而存則漢之存亡雖未可知必不至于殺荀文若輩矣前輩立言婉而直如此

跋鐔津集

鐔津集寸五卷宋僧契嵩著嵩作非韓三十篇在

集中其詩多秀句如智忍如幽草觀身類片雲桑柘雨中綠人煙關外疎天岸日將出田家鷄更晚好山沿岸去驟雨落花來雲迷飛鳥道雨出古龍湫明月出已滿白雲歸未多皆工夢梁錄云姓李字仲靈嘉祐中進輔教編賜號明教禪師林閒錄嵩明教初至開先主者命掌書記笑曰我豈爲汝一杯薑杏湯耶乃去之西湖坡公所云契嵩禪師多喚人未嘗見其笑者是也

跋唐鑑

卷九

十六

范渚祖禹唐鑑二十四卷呂東萊祖謙注有淳自序及元祐元年二月二十八日上太皇太后及哲宗表三通明弘治十年知武進縣鼓城呂鏜刻也此書凡三百六篇據自序及表本十二卷伯恭析爲二十四卷耳近有石門呂留良晚村重刊本其子葆中以貽予葆中字無黨

跋東觀餘論

宋雲林子黃伯思長春東觀餘論上下卷秀水項氏校刻大字本彷彿宋槧後附李忠定公撰墓誌銘末有子訥紹興丁卯後序嘉定中樓攻瑰序訥云紹興初寓居福唐以先人祕閣學士校定杜子

美集二十二卷槩本流傳忠定稱其有東觀文集  
一百卷又序其校定杜工部集云武陽黃長睿父  
博雅好古尤爲喜工部詩用東坡之說隨年編纂  
以古律相參先後始末皆有次第然後子美之出  
處及少壯老成之作粲然可觀自開元全盛之時  
迄于至德大厯干戈亂離之際詩凡千四百四十  
餘篇長睿父官洛下與名士大夫游又得逸詩數  
十篇參于卷中及在祕閣得御府定本校讐益號  
精密非世所行者比忠定此序作于紹興六年丙  
辰距長睿之歿十有七年雲林博雅擅宋代編校

八卷集卷九

十九

必精今其書不知尚傳否錢收翁注杜詩極駁梁  
權道魯嘗黃鶴之徒而獨取樊晃吳若本卽無一  
字及長睿當是未觀其書吳若本自序雜引樊晃  
開運二年官書王介甫宋景文黃魯直陳無已晁  
以道諸家亦無一語及長睿按若序作于紹興三  
年而長睿書刊于紹興六年則未見此書明矣唯  
胡仔所見八本有長睿校定杜工部集記之俟訪  
于藏書者

跋元祐黨籍碑

元祐黨籍碑初籍定元祐黨止數十人後以

等相運後乃汎濫人以得與爲榮而議者不以爲  
當也張文簡綱華陽集有紹興閒進劄子云臣等  
看詳黨籍人姓名見於碑刻者有二本一本計九  
十八人一本三百九人內九十八人係崇寧初所  
定多得其真其後蔡京再將上書人及已所不喜  
者附屬添入黨籍汎濫雜冗遂至三百九人看詳  
得九十八人內除王珪不合在籍自餘九十七人  
多是名德之臣所有三百九人除九十七人係前  
石刻所載其餘更有侍從上官均岑象求餘官江  
公望范柔中孫諤鄧考甫等六人名德亦顯然可  
見共計一百三人依得累降推恩指揮許子孫陳  
乞恩例云宰臣文彥博等七人執政梁燾等十六  
人待制以上蘇軾等三十五人餘官泰觀等三十  
九人以此考之蔡京手定黨籍原有二本南渡合  
二本詳定爲三本王伯厚小學紺珠載三百九人  
乃京第二本龔頤正列傳譜述一百卷凡三百五  
人又不可詳者四人亦據第二本也今此碑列章  
惇李清臣張商英賈易楊畏叟蓋亦第二本未經  
南渡詳定者慮爲諸賢之玷故詳著之云

跋嵩山碑

門人查嗣琛德尹遺書碑刻五一啟母石蘭溪  
篆一唐文皇御製少林寺碑上方橫刻御札稱太  
尉尚書令兼東道益州道行臺雍州牧左右武侯  
大將軍使持節涼州總管上柱國秦王世民  
上橫刻云已上七字開元神武皇帝書蓋碑額也  
則天御製從駕少林寺詩一首書一首司門郎中  
太子諮議王知敬正書一唐大理評事崔琪靈運  
禪師功德碑一宋潞國文忠烈公先塋石刻皇祐  
三年七月中書門下牒後列銜者三工部侍郎參  
知政事劉戶部侍郎參知政事高禮部尚書平章  
事文按綱目仁宗慶曆八年戊子正月以文彥博  
同平章事皇祐元年己丑八月以高若訥參知政  
事三年辛卯三月以劉沆參知政事是年十月貶  
殿中侍御史裏行唐介為英州別駕文彥博免又  
五年至和二年乙未六月以文彥博富弼同平章  
事明年嘉祐元年丙申閏三月彥博薦介召還知  
諫院此牒允潞公奏請而潞公亦得列銜其後蓋  
宋制然耳皇祐三年三月同平章事宋庠免故平  
章事惟潞公一人

跋太平治迹統類

太平治迹統類七十三卷宋眉山彭伯川叔融撰  
略用袁樞通鑑本末例前集四十卷中典後集三  
十三卷見陳振孫書錄解題趙希弁讀書附志此  
前集尚有謫闕林陵焦氏本也

跋清暇錄

是書多刺取諸家小說成之異聞殊少其自署著  
圍耐得翁未審何許人末卷多述吳興事當是吳  
興產耳

跋卻掃編

宋代官制最淆亂難稽徐度卻掃編三卷專詳累  
朝官制沿革同異之故往往與王明清揮塵四錄  
足相參考有用之書也度為宰相處仁子處仁靖  
康初拜中書侍郎不附京貫其在東京之末亦錄  
中銓銓者歟

跋唐庚眉山集

宋唐庚眉山集二十四卷詩賦十卷雜文十二卷  
三國雜事二卷紹興二十一年朝奉郎鄭康佐刊  
於惠州有鄭總呂榮義及庚弟庾子文若序徐渤  
與公鈔自何元子家庚自記云詩最難事吾於他  
文不至蹇澀惟作詩甚苦悲吟累日始能成篇史

言其名治察言諸論爲時所稱予錄其古今詩爲二卷文賦二十二首爲一卷雜事上下爲一卷都爲四卷庚生三蘇之鄉又前後與東坡貶惠州而集中無一字及之蓋庚起家爲張商英所薦其貶惠州亦以商英連染視韓子蒼異趣矣宜其不爲眉山之徒歟

跋陵陽集

韓子蒼詩爲諸家詩話所取者如汴水日馳三百里落日同騎款段遊二首最佳頃借陵陽集急披讀之燭跋卷亦盡佳處乃無過此或曰子蒼不樂

法眼藏渠易夢見

王

居江西宗派中云我自學古人未必然也涪翁正

跋郭祥正青山集

郭祥正青山集閩謝氏寫本六卷古詩二卷近體詩四卷七言歌行僅二篇或有闕文也祥正多與王安石倡和之作而集中不及蘇黃一字李端叔晚居姑孰與祥正有隙至爲詩相排詆最力蓋各有所主也方安石當國祥正上言請以天下計專聽相公區畫罷一切異議者其人可知已

跋竹友集

宋謝邁幼槃竹友集十卷詩七卷雜文三卷有留

昌言呂本中二跋謝方伯在杭手鈔本也邁臨川人逸之弟江西詩派二十五人之一呂居仁稱其詩似宣城未爲篤論然亦清逸可喜而涪翁沈雄豪健之氣則去之遠矣顏魯公祠堂十八學士圖諸長句頗工近體如尋山紅葉半旬雨過我黃花三徑秋接莎蕉葉展新綠從史榴花開晚紅瘦藤往下萬峰頂野鶴來歸千歲巢皆佳句又絕句靡靡江離只喚愁眼中何物可忘憂棟花淨盡綠陰滿纔見一枝安石榴甚有風致非蘇黃門庭中人不能道也顧安得無逸谿堂集及徐師川洪龜父諸人遺集一縱讀之耶

跋葉石林建康集

葉石林晁氏之甥學有師承筆力雄邁猶有東京盛時風氣非南渡諸人所及按經籍志石林集百卷今所傳止建康集八卷餘率湮沒幸避暑錄話燕語放言玉礪等書猶存說部中豈一人之身其著書傳不傳亦各有數耶石林之學尤遠於春秋觀集中答王從一教授二書可見

跋晁子西嵩山集

宋刻晁公邁子西嵩山集五十四卷公邁公武子  
止第也古賦一卷神女廟賦最奇麗詩在叔用天  
咎之下閒有警策如人生漢南樹風物劍西州一  
年風物舍庚報萬里鄉心杜宇知萬里艱難炊劍  
首十年流落夢刀頭又秋江水清不勝綠還與漢  
江顏色同望中白鳥忽飛去落日丹楓相映紅江秋  
折得寒香日暮歸銅餅添水養橫枝書牕一夜月  
初滿卻似小溪清淺時蘇詩征衣消盡洛陽塵泣向  
東風拭泪痕不及青春歸有信一年一到樂游園  
感不見眾愚闕于今已十春素衣不忍棄為有洛  
陽塵有皆佳集中多與師伯渾倡和之作師渾蜀  
人見陸務觀集

跋盤洲集二則

洪文惠适盤洲集十三卷有詩無文按經籍志集  
八十卷此非其全也文惠與弟文安運文敏邁同  
登館閣文名滿天下號稱三洪此集十卷以下皆  
挽歌樂章詩餘無足錄八卷九卷皆雜詠盤洲山  
水草木擬李衛公平泉諸詠史稱其家居十六年  
兄弟鼎立以著述吟詠自樂可想見其盛也其父  
忠宣公松漢紀聞及景伯隸釋景嚴泉志景廬容

齊五筆夸堅志唐人萬首絕句今皆傳于世  
盤洲集和景廬野處解嘲詩園池如此休言小但  
放多諸知免行但字注平聲與徐騎省莫折紅芳  
樹但知盡意看同音二公皆精說文之學也

跋攻媿集

宋樓宣獻公鎰攻媿集八十五卷溫陵黃氏寫本  
詩僅九卷雜文七十六卷諸體中題跋最勝宋集  
多叢冗此集如表狀書啟之類刪去半部亦可宣  
獻與楊誠齋范石湖陸放翁同時詩亦石湖伯仲  
歌行蘇黃氣或不道格詩苦鈍然不為楊范佻  
巧取媚七字如行盡杉松三十里看來樓閣幾由  
旬一百五日麥秋冷二十四番花信風水真綠淨  
不可唾魚若空行無所依雖宋調亦佳句也

跋曲簡尺牘

馮具區跋宋孫尚書觀仲益尺牘云聞之毗陵人  
尚書實大蘇公遺體孫老得公葉婢而生畏時禁  
不能自明而詳其顛末於家乘云予按仲益非君  
子且爾時梁師成亦自詭坡公遺體公安得有如  
許旣振之婢而嫁之又安得生子皆僉人黃緣附  
託適足以辱公耳又按國史經籍志觀鴻慶集四



十二卷子家有其出簡尺牘舊刻本若干卷

跋玉楮集

安丘張貞杞園以明經需次翰林孔日博雅好古工篆刻喜交遊青州名士也以寫本宋岳珂蕭之玉楮集相寄集八卷有嘉熙庚子自序肅之鄂忠武王孫霖子官戶部侍郎著書甚多如金陀粹編程史愧鄉錄皆傳于世又有東陲事略未及見此集乃衡府高唐王鈔本流傳絕少高唐王諱某號岱翁工篆隸癖嗜古書寫錄多祕本鼎革後散落市肆紙墨精好裝潢工緻康熙乙巳予歸自揚州一日至青州與杞園觀書市中得劉貢父春秋權衡意林二書亦高唐府中物杞園云曾見岱翁藏書入藥鏡一篇淳整茂密亦希有也

跋陸放翁詩

陸務觀過巴東弔冠萊公詩云人生窮達誰能料蠟淚成堆又一時蓋以蠟淚成堆爲公貴後事耳予讀后山談叢云萊公性豪侈自布衣時夜常設燭廁間蠟淚成堆及貴而後房無燭幸則自其微時已然旣爲宰相乃所謂無地起樓臺相公也此萊公英雄本色所以不可及

跋學微南征錄

宋岳集十一卷名學微南征錄第一卷開禧元年上皇帝書請誅韓侂冑蘇師旦語最伉直餘詩十卷率羈縻使氣上侂冑詩云十廟英靈儼如在漫于宗社作穿窬及誅侂冑議函首請和又有詩云反漢須知爲朝錯成秦恐不在於期皆不冝附和浮議蓋陳東一流人也然曹瞞不殺禰衡而黃祖殺之侂冑不殺岳而史彌遠殺之彌遠又出侂冑下矣如岳詩不以工拙論可也吳興掌故云學微集華嚴字仲清著不知何據

跋宋名臣奏議

宋趙忠定公汝愚撰皇朝名臣奏議數百卷有淳祐庚戌王孫希漸眉山史季溫二序忠定乞進奏議劄子一通時淳熙十三年也溫陵黃氏所藏宋刻本其自序略云伏觀建隆以來諸臣莫盛于慶曆元祐之際莫弊于熙寧紹聖之時方其盛也朝廷庶事微有過差上自公卿大夫下及郡縣小吏皆得盡言極諫無所諱忌其論議不已至于舉國之士咸出死力以爭之然而聖君賢相卒善遇而優容之故其治效卓然士以增氣及其弊也朝廷



有夫黜陟大政令至無一人敢論議者縱或有之其言委曲畏避終無以感悟人主之意而獻諫者遂以爲內外安靜若無一事可言殊不知禍亂之機發于所伏萬幾餘閑幸賜紬繹惟觀慶曆元祐諸臣其詞直其計從而見效如此熙寧紹聖諸臣其言切其人放逐而致禍如彼則言路之通塞國家之治亂可以鑒矣其言可謂深切著明蓋進書在孝宗時也及景元紹熙間何澹劉珪輩僞學之說起入黨籍者五十有九人而忠定爲之首遂貶永州紹聖之事不幸再見可勝歎哉此書載北宋名臣謹論茲議略備然如丁謂邢恕李清臣秦檜之流亦點其閒豈不以人廢言之意歟

跋兩漢刊誤補遺

兩漢刊誤補遺十卷宋河南吳仁傑南英著蓋因劉仲原父叔貢父刊誤而增補釐正之有汴人曾絳淳熙己酉序稱其的當精確如目擊東西都事者周益公遺人書曰吳斗南博物洽聞今之五總龜也

跋文苑英華辨證

文苑英華辨證十卷宋嘉泰中廬陵鄉貢進士彭

叔夏撰一卷曰日用字用韻彙編二卷曰事類彙編人名三卷曰人名官爵四卷曰郡縣年月五卷曰年月名氏六卷曰題目門類脫文七卷曰脫文八卷曰離合避諱吳域鳥獸草木九卷十卷雜錄援據經史最爲闢博自序云文苑英華一千卷字畫繁夥凡此消比他書尤甚曩經孝宗皇帝乙覽付之御前校勘官轉失其真益公既退老丘園命以校讎庸見淺聞寧免謬誤然考訂商榷用工爲多散在本文覽者難徧乃會粹其說以類而分小小異同在所弗錄勒成十卷名曰英華辨證云爾

跋建炎以來朝野雜記

建炎以來朝野雜記甲集二十卷乙集二十卷蜀井研李心傳伯微撰編首有國史院劄子行下隆州宣取高宗繫年要錄補遺孝宗光宗兩朝繫年要錄指揮公牒三通心傳自序二通此書于宋南渡後朝章國故大綱細目粲然悉備史家之巨擘也

龍尾集卷十

濟南王士禎題上南

跋四朝聞見錄

龍泉葉紹翁四朝聞見錄自甲集迄戊集亦集述南渡事蹟其間頗涉煩碎不及李氏朝野雜記甚二書皆鈔本

跋揮塵錄

王仲言揮塵前後四錄著宋賢前言往行最悉又嘗疵碧雲暇江南野錄二書不可信而其書極多言布相棄之賢蓋仲言父雪溪名銍乃布孫婿也

八書集卷十

布與京傳聲同列奸臣傳錄之云云又可信哉經有默記雪溪集各若干卷亦名士

揮塵錄載宋有三李定其一嘉祐治平以來以風

氣聞嘗遍歷天下諸路計度轉運使官制未行老

于正卿乃郭老如岡之祖蓋濟南人也其一洪州

父字仲求晏元獻公之甥即與蘇子美賽神會之

歟者其一揚州人字資深元豐御史中丞即與軒

重輝草坡公者同姓名者三世或指而為一故明

辨之然其二陷二蘇皆小人吾郡先哲則獨以功

著者無後學所當知也

跋江西詩派

牧仲中丞寄豫章張吏部泰來扶長所撰江西詩

派圖錄人各為傳其三十五人名氏次第遵王厚

齋小學紺珠定本扶長云胡氏苔溪漁隱叢話與

山堂肆考有何顓無高荷又列洪朋于徐俯之後

豫章志有高荷何顓無何顓呂本中復不在二十

五人之中于按劉後村江西詩派序云呂紫微作

江西宗派自山谷而下凡二十六人內三人袁顓

潘仲達大觀有姓名而無詩詩存者八二十四家

王直方詩絕少無可采其次第則首山谷次后

山韓子蒼徐師川潘邠老三洪父夏均父二謝

二林<sub>子仁</sub>晁叔用汪信民李商老三僧<sub>如覺即德高</sub>

于勉江干之李希聲楊信祖呂紫微合山谷為二

十四人王立之無傳袁顓則與今本作何顓迥異

後村厚齋皆宋末人不知各何据依而異同如此

張云梓于厭原山中者詩派一百三十七卷續派

十三卷今其書不可得而見矣張傳頗詳博而于

後村傳無所稱引蓋未觀後村全集耳張康熙庚

戌進士

劉後村作江西詩派不為王直方立之作得牧

仲山丞頃寄所刊張文部江西詩派圖錄始補立  
之傳亦不甚詳適讀是以道嵩山集有立之基銘  
蓋吏部亦未之見略錄之以備考證立之外樂從  
諸丈人行游無他嗜好惟晝夜讀書手自傳錄及  
大編數十時遐荒窮海有先生居焉立之身不出  
京師而傳彼所賦歌詩獨早且多若只尺居而手  
相授受也立之於人願豈燥濕寒暑之異哉然非  
其所好難以勢利美官誘致之莫有自枉也嘗監  
懷州酒稅尋易冀州糴官僅數月投劾歸凡十五  
年處城隅小園嘯傲自適命其園之堂曰賦歸亭

卷十

三

頃有一時文士多爲賦詩彭城陳無已卒于京  
師立之割田十頃以周其孤多此類者立之病中  
取其平生書畫古器散之四方朋友無遺慕義樂  
善如此此事殆古人所未有也大觀三年三月日  
裴密縣立之病臥久口不能良言猶慷慨忠憤不  
少憊且曰我所作詩文他日無咎序之死則以道  
銘我云所謂遐荒窮海有先生居焉者蓋東坡也  
後村作江端本傳太略但云予我弟也予我詩多  
而工舍兄而取弟亦不可曉張不爲端本傳缺其  
序而謂臨川人予按是以道江子和端禮墓誌云

祖休復別仁宗時修起居注有重名父懋相朝

郎又壽昌縣君劉氏墓誌曰夫人劉原父侍讀家

女嫁爲江鄉幾舍人之子婦男三人長端禮次端

友端本端友等一日白夫人曰幸見聽敢有言夫

人笑曰不欲從科舉乎是吾素已疑之矣且汝况

力學能文章屈于有司二十年常爲予言有司待

士之禮薄而法益苛愧之終其身汝等尚少而能

不樂于此乎汝安之則吾何有故端友與弟端本

俱遂優游于圉城數畝之田人多高之又按子和

誌云江氏自餘陽侯德爲陳畱圉城人非臨川也

卷十

四

端友字子我端本字子之

石林詩話載魯直自戎州歸荆南高荷以五言韻

見魯直極愛賞之有詩云張侯海內長句見子廟

中雅歌高郎稍加筆力我知三傑同科張謂文潛

晁謂無咎也無咎聞之頗不平荷有雲臺觀詩云

親祠聖主鸞曾駐善夢先生蝶不歸見范公稱過

庭錄晚得蘭州通判以死頃見張吏部江西宗派

圖錄高荷有傳而太略應補入之

跋西溪叢語

右西溪叢語宋姚元撰鵠鳴館舊刻康熙壬申秋

七月望日得之慈仁寺市上下卷各關二紙乃取  
汲古閣本離對補完裝潢而藏之陶詩讀山海經  
第十二篇云鳴鶴見城邑其國有放士經云拒山  
有鳥其狀如鳴而人手其音如痺其名曰鶴其鳴  
自號見則其國有放士此書首尾無序不知刻者  
誰何其云鶴鳴殆正嘉間朝士之被放逐者歟

跋蘭亭博議

宋桑世昌蘭亭博議于庚午歲曾借之朱竹垞太  
史舊刻甚精按葉水心集云世昌事事精習詩尤  
工其云翠添鄰墅竹紅照屋山花蓋著色畫也

跋歸愚集

葛侍郎常父諱文康勝仲之子諡文定鄭之父也  
按國史經籍志有歸愚集二十卷此佚其半矣文  
定公南渡賢相史稱有文集二百卷詞業五十卷  
不知傳於世否當訪之康熙壬申清明後三日前  
三日 經筵侍講 文華殿

跋安晚集

鄭清之安晚集六十卷茲本僅古今體詩第六卷  
至第十二卷殘缺多矣詩多禪語清之相理宗召  
還真西山魏鶴山諸君子時號小元祐南渡賢集

執也

跋劉後村集 五則

劉克莊後村大全集六十卷自四十六卷已後皆  
許話詩餘有晉安謝氏家藏圖書印謝在杭鈔本  
也首有林希逸二序後村在宋末號文章大家其  
詩予別有論說此集中題跋詩話最佳詩話新集  
多撰中晚唐人詩無所取裁可刪也後村論揚雄  
劉秦美新及作元后誅言天之所廢人不取支歷  
世運移屬在新聖云蔡邕代作羣臣上表言卓犖  
於頑凶授立聖哲云又論阮籍跌宕棄禮法晚爲  
勸進志行掃地皆詞嚴義正然其質實相啟略  
云僕書雲臺令漢家九鼎之重手扶日轂措天下  
泰山之安昔茂弘歎丘墟百年孔明欲宮府一體  
彼徒懷乎此志公克踐于斯言賀賈太師復相云  
孤忠貫日隻手擎天聞勇退則眉攢杜陵老之愁  
觀登庸則心動石徂徠之喜再賀平章云屏羣陰  
于散地聚衆芳于本朝無官可醉爰峻久虛之位  
有謀則就所謂不召之臣右諛詞諂語連章累牘  
豈真以似道爲伊周武鄉之比哉抑蹈雄邕之覆  
轍而不自覺耶按後村作此時年已八十惜哉

後村云張易之昌宗目不識字不知書劉表天和御製皆依附者爲之所進三教珠英乃崔融張說輩爲之而易之竊名爲首見詩話適觀李日華紫桃軒雜綴云張昌宗粉面膏唇以媚女主其人疑優伶不齒然亦擅文翰之譽著三教珠英一千三百餘卷恐亦未可以人廢也是以編著果出昌宗手矣何不考之甚耶亦愚矣

蜀後村序王隱君六學九書引所見丹家四人郭子益曾景建黃天谷白玉蟾鄒不登七十曾黃僅大十王蟾大死

後村序宋慶之希仁詩摘句有云多年翁仲在寒食子孫稀又跋徐寶之詩摘句云盡日飛花急隔溪芳草深皆唐人佳句不知二集猶傳否記訪之坡公之有斜川人豔稱之谷之甥徐師川洪駒父輩皆著名而不知其後人之盛後村云思陵尤重谷詞翰擢其甥至執政至茂陵而其後益蕃于邁子咍皆顯融伯庸尤貴重克昌者最後出爲名公所稱示子甲寅丙寅春風雜詠過秦詩字其名曰紹谷集曰後谷甲寅已有鼻祖熙豐氣骨丙寅而後則漸入元祐建中境界使加以蘇軾張耒宜晚

筆矣坡谷之後南渡以後皆昌大又能以文章其家豈非天哉

### 跋王厚齋集

門人陳庶常汝咸遺其鄉前輩王厚齋應麟文集寫本僅五卷明鄭真千之所輯厚齋宋末大儒常言今之習舉業者苟沽名譽得則一切委棄于典章制度漫不加省非國家所望于通儒乃假館閣書畫瑣之所著深寧居士集一百卷玉海二百卷通鑑地理考一百卷困學紀聞小學紺珠六經天文編詩考等又六百九十餘卷著述之富冠絕古今其集藏家寥如此何也

### 跋則堂先生春秋集傳

家鉉翁春秋集傳詳說三十卷崑山徐氏刻本有鉉翁自序高郵龔璘跋云至元丙子宋亡以則堂先生歸置諸藏者十年卒成此書自瀛寄宣託于其友肅齋潘公從大藏之泰定乙丑宣學錢梓凡三十則綱領十篇一原春秋託始二推明行夏時之意三辨五始四評三傳五明霸六以經正例按則堂祖大酉名列朱文公黨籍大酉曾祖愿愿父勛國與二蘇爲同門友嘗憤王安石廢春秋著

秋新義蓋家學云

跋史邦卿詞

史達祖邦卿南渡後詞家冠冕然考其人乃韓侂胄堂吏耳御史中丞雷孝友彈侂胄疏云蘇師旦既逐之後堂吏史達祖耿標董如璧三名隨用事言無不從公受賄賂共為姦利葉紹翁記蘇師旦周均等本末云師旦既逐韓為平章專倚省吏史邦卿奉行文字擬帖撰旨俱出其手權炙縉紳侍從東札至用申呈有李其姓者嘗與史游于史几上大書曰危哉邦卿侍從申呈未幾致黜云其人品流又遠在康輿之下今人但知其詞之工爾

跋青瑣高議

此翦燈新話之前茅也如此俚鄙而能傳後世事固有不可解者古人仰屋梁著書冀一字之傳於後而不可得者豈少哉

跋姜西溟所藏唐搨十七帖

宋人最貴閣帖山谷嘗恨無萬二千致一本此唐搨十七帖雖千金豈可易哉

跋吳天章所藏宋搨樂毅論

觀宋搨樂毅論如衛協謝稚輩列女古意蒼然不

乏媚嫵近搨則仇實父仕女圖耳西溟實此有筆以遺天章可謂具眼

跋宋史記凡例

汴梁王司空損仲刪正宋史為宋史記二百五十卷錢宗伯受之謂大梁之亂損仲圖書盡沒於水吳興潘昭度家有宋史鈔本此或即吳興本也目錄外傳刪併塗乙甚多云是湯義仍手筆義仍亦刪宋史則此書或王本或湯本皆不可知康熙庚午石門呂葆中無黨攜以入都秀水朱竹垞太史借鈔其副神物護持不與劫灰俱燼殆有天意于僅鈔八例一卷而識其顛末聞吉水劉狀元晉卿亦刪宋史不知西江兵燹後猶有存否俟續訪之

跋句章集

元任士林句章集十卷萬曆中鄞人孫能傳所鈔館開藏本至正四年浙江行中書省舊刻也卷首有趙松雪撰誌銘王厚齋序士林字叔實與戴表元帥初齊名所作謝翱吳思齊二傳最傳程璜墩宋逸民錄載之他文或未稱是

跋吾汶素

吾汶素九卷安福王炎午鼎翁著炎午以生祭文

丞相得名然他文乃似里社中慶平卷軸之語  
以書干姚叅政賈學士自比于慶下之焦尾若  
恐其不已知者誌父之墓又必于當世顯者是求  
此數端皆所未喻集中惟張尉舊祠堂記頗佳不  
減羅鄂州社壇記存此一篇足矣

跋蛻菴集

元張翥蛻菴集四卷衡山釋大杓北山編集洪武  
三年錫山郎成鈔本成不知何許人書法妍妙通  
真佛遺教經亦古物之可寶惜者蛻菴元末大家  
古今詩皆有法度蒼疎不及虞道園而情致殊勝  
無論子昂伯庸輩即范德機揭曼碩未知伯仲何  
如耳

跋聲畫集

宋淳熙間孫紹遠稽仲纂古今人題畫詩八卷篇  
聲畫集因念六朝已來題畫詩絕罕見盛唐如李  
太白輩間一爲之拙劣不工王季友一篇雖小有  
致不能佳也杜子美始初爲畫松畫馬畫鷹畫山  
水諸大篇搜奇抉奧筆補造化嗣是蘇黃二公極  
妍盡態物無遁形虞伯生九專工于此學古錄中  
歌行佳者皆題畫之作也入明劉槩軒李西涯流

石田輩以迨空同大復皆擬少陵子美初始之  
偉矣如有好事廣而續之亦佳事也

跋牟氏陵陽集

陵陽集二十四卷元初牟獻獻之著詩有盛宋  
坡谷門風題跋亦如之雜文皆典雅詳雅其九月  
詩序云陶公再爲建威參軍劉裕幕府也忽棄去  
爲彭澤令未幾又棄去裕是時已有異志劉裕之  
卒死不與九錫王弘自江北來首以此議諷朝廷  
裕遂移晉祚而弘爲吏部尚書爲江州刺史遂被  
心腹之寄既來江州柴桑近在境內于陶公時懷  
德焉豈非內懷前愧欲附高人勝士以自漸祇耶  
陶公未易致則使人中路具酒食候其出醉而要  
之庶幾一見斯已甚迫則亦可以見我胸懷本趣  
固有在豈端爲一王弘哉適乘籃輿足以自返其  
視華軒爲何物而弘欲以此榮其歸此又可一笑  
也云此論前人所未發特錄之詩五言亦佳不具  
錄獻之蜀陵陽人清惠公存齋子寓吳與所與遊  
好者如劉會孟戴帥初仇仁近周公謹趙子昂兄  
弟皆一時名勝可以知其人已

跋禁扁



禁扁五卷起甲訖戊元東平王士點繼志著虞集  
歐陽玄序士點翰林學士承旨諡文康公之子士  
熙繼學最以古文著名士點其兄弟也

跋傅若金集

元傅汝礪若金詩集八卷有范德機揭曼碩序洪  
武壬戌刊本歌行頗得子美一鱗片甲七律亦有  
格調視南宋俚俗之體相去遠甚時借竹垞太史  
鈔本宋元人集十數種如行黃茆白葦閒忽逢嘉  
樹美箭爲之眼明若金妻孫淑字蕙蘭亦工詩見  
陶南村較耕錄集中湘臯煙草綠紛紛淚灑東風  
億細君其悼亡之作也

跋所安集

所安遺集一卷元長沙進士陳泰志同著歌行馳  
騁筆力有太白之風在元人諸名家中當居道園  
之下諸公之上而名不甚著豈名位卑耶集中附  
載文信公青原詩云空亭橫嶺蝦蟇斷碣偃龍蛇活  
水參禪笋眞香透佛茶晚鍾何處雨春水滿城花  
夜飲燈前客江西七祖家此詩甚工

跋石田集

元馬祖常伯庸石田文集十五卷至元五年江北

淮東道肅政廉訪司奉旨刊行弘治中都御史熊  
紳重刊本紳與祖常皆光州人也元代文章極盛  
邑目人著名者尤多如祖常及趙世延李木魯耕  
康里夔夔辛文房薩都刺輩皆是也伯庸文五卷  
向廬從劉欽謨中州文表見之未睹其全且有文  
而無詩康熙己巳冬杪于竹垞太史寓齋得觀此  
本畱旬日而歸之集首有肅政廉訪司牒趙郡蘇  
天爵太原王守誠閩陳旅三序

跋太虛集

元臨川何中太虛集吳草廬序吳與何中表兄弟  
中嘗五言詩如聊隨碧溪轉忽與白鷗逢小雨  
十數點淡煙三四峯落葉半藏路清風時滿溪寒  
沙梅影路微雪酒香村湖雪殘波岸船燈獨夜人  
西風一夜雨丹桂滿林花皆有唐風中自序有易  
類象三卷書傳補遺十卷通鑑綱目測海三卷通  
書問一卷吳才老叶韻一卷六書綱領一卷補六  
書故三十二卷薊丘述遊錄一卷楷隸錄十卷知  
非堂稿十七卷外稿十六卷今詩止十六卷耳

跋玉堂嘉話

此書頗多舛謬如錢文僊跋鍾繇議事表尚父云



惲云尚父謂忠懿王鏐忠懿乃倣懿李北海壽熟帖後題觀者黃山谷以下六十九人並列張浮休張舜民不知浮休即舜民也又云柘枝舞本柘拔舞金人以名不佳改之按樂府雜錄健舞曲有柘枝軟舞曲有屈柘樂苑羽調有柘枝曲商調有屈柘枝又雜見教坊記諸書唐沈亞之賦云柘枝信其多妍薛能有柘枝詩溫岐有屈柘詞柘枝自唐世已盛傳烏得云金人改名耶又云宋高宗善書澤諸王命史彌遠教之孝宗其一也彌遠寧宗時人安得云教孝宗凡此皆紕謬之甚者不可以不正

跋研北雜誌 二則

研北雜誌上下二卷說部之佳者卷末有陳仲醇跋而正續秘笈不載此本在京師假之朱竹垞太史太史以余愛之既歸禾中三千里外馳書相寄開緘撫卷重念故人慷慨者久之米元章稱法書曰墨王見此書下卷從叔祖洞庭工懷素草書崇禎時官光祿署正嘗奉詔寫御屏有別業在長白山下蔚山濼中築一亭榜曰墨王向疑所出茲乃灑然昔人云開卷有益諒哉

跋輟耕錄

輟耕錄載陳居中畫唐崔麗人圖有延祐庚申春二月壁水見士思容跋不知壁水見士為何如人按益都于欽字思容元中書兵部侍郎嘗著齊乘六卷此必于公耳

跋安南志

安南志二十卷安南人內附元奉議大夫僉歸化路宣撫司事黎則字景高撰曰漢交州九真日南刺史太守三國時制守唐安南都督都護經略使交愛羅三州刺史趙氏世家五代時僭竊丁氏世家黎氏世家李氏世家陳氏世家郡邑山川學校官制章服刑政兵制人物物產之類悉具有察罕程鉅夫元明善龍仁夫歐陽玄許有壬序則自序一通末有序事述世家官階及內附顛末甚詳

跋經禮補逸

經禮補逸九卷祁門環谷汪克寬著洪武二年臨江曾魯序弘治中少詹事程璫墩敏政序其書蓋本朱子經傳通解之意別為義例以吉凶軍賓嘉為綱條目甚晰集儀禮周官大小戴記易詩書春秋傳孝經家語及漢儒紀錄凡有合于禮者各著

其目列爲五禮其自序大略如此環谷之學受于  
雲峰胡炳文可堂吳仲迂受春秋于嚴陵吳朝壽  
其祖東山先生華字榮夫受經于饒雙峰雙峰爲  
黃文肅勉齋高第弟子勉齋朱子之門人朱子修  
三禮以喪祭二禮屬勉齋其淵源授受如此環谷  
者書別有春秋纂疏考異左傳分紀刻于閩綱目  
考異刻于祁其易傳義音考二十六卷詩集傳音  
義會通三十卷周禮類要若干卷四書音證十卷  
未刻近門人汪比部懋麟刻環谷集嘗索于作序  
惜未覩諸書耳

跋元人雜畫

道成而上藝成而下時代遞變其理一也六朝人  
畫多寫古聖賢列女及習禮彝器等圖此如漢儒  
注疏多詳于制度名物之類也宋元人畫專取氣  
韻此如宋儒傳義廢注疏而專言義理是也

跋元故宮遺錄

元故宮遺錄一卷工部郎中廬陵蕭洵撰有洪武  
丙子松陵吳節序洵文筆不甚雅馴然有元一代  
大內規制瞭然可見與楊奐汴宋故宮陳隨應南  
渡行宮二記皆足備考據云

跋始豐稿

予于慈仁寺市得徐一夔始豐稿文十四卷無詩  
陳繼儒嘗稱一夔宋行宮考吳越國考研檢精確  
予觀集中如歐史十國年譜備證錢瑋鐵箭辨等  
篇皆極精核不獨二考也

跋邦世家

邦世家一卷雜采春秋及三傳國語爲之年表一  
卷起已未周平王四十九年魯隱公元年終癸丑  
周元王八年魯哀公二十七年八二百五十五年  
會盟戰伐之蹟具焉其自序以爲以邦繫魯以魯

繫周以周繫天元末朱右作也右字伯賢臨海人  
洪武初預修元史官至晉府長史有白雲集

跋東海生集

此集四卷梁溪浦源著康熙癸酉冬張夏秋紹所  
寫寄也予與秋紹未相識然聞其以理學鳴東南  
數十年矣聞予訪長源集不靳藏本三千里鈔錄  
見寄予深愧之題數語以識緣起知古道猶在人  
間也康熙甲戌三月三日侍 經筵於 文華殿  
歸即書此

跋泐季潭石刻詩

予鄉長白山有釋宗泐季潭石刻于巖凡古今詩  
十五首末自題云右諸詩皆于洪武初雜處亂軍  
中作迄今已三十餘年偶持鉢過長白劉老別業  
憶舊作書之悽然自失永樂二年九月天台釋宗  
泐後有滄溟跋云此長白山蹟也嘉靖乙丑三月  
李攀龍于按季潭以胡惟庸之獄有連奉旨免死  
與做散僧發往鳳陽槎峯渡江至江浦石佛寺示  
寂事在洪武中而此署永樂二年必有訛誤題其  
尾以俟考

跋五經大全

卷十

明永樂間胡廣等奉詔撰五經大全皆鈔錄前人  
成書竄易其名易則董楷董鼎董真卿詩則劉瑾  
書則陳櫟春秋則汪克寬李太宰默續孤樹哀談  
曾及之

跋草書

西亭王孫睦樺所刻草書紀正統北狩事甚詳乃  
天順間劉某所述劉與袁彬吟銘同侍英宗于行  
在者塞外無紙書之于革故名草書黃俞邵于頤  
堂藏書有之

跋都玄敬楊君謙雜著

尤翰林梅菴寄都穆玄敬南濠文跋寫本凡六卷

其後二卷即金璫琳琅諸碑跋也又楊循吉君謙

雜著寫本若干卷文曰燈牕末藝曰攢眉集詩曰

齋中拙詠曰都下贈僧詩曰菊花百詠別有所謂

金山雜志

我其自序云盧守馬汝璣以舊約來逐遂赴之由

夏涉秋始歸于盧之風土頗能記憶暇日因載之

筆札命曰盧陽客記馬君名金蜀西克人于同年

進士博敏好文惟著書則鮮合云按馬嘗刻汪藻

浮溪文粹于盧者亦文雅非俗吏于曾記其前生

事于皇華紀聞君謙又嘗修吾鄉章丘縣誌稱善

本南濠題跋極稱安福顏德倅陝州誌得古人序

事之法登封令李君新誌去取甚嚴序事有法二

誌于所未睹併記之以待訪

跋王文成公龍岡漫興詩卷

右王文成公龍岡漫興詩墨迹一卷蓋居龍壩時

所書石來學憲得之於閩攜以入都逾年遂有督

學黔中之命一日過于俾題其後于按先生疏

救戴銑等忤逆瑾謫黔龍場驛作何陋軒居之日

夜臥坐頓悟致知格物之旨得失榮辱一無所動

其心席文襄時爲提學開貴陽書院率諸生北面  
事之蓋先生平生之學得力於龍場時居多讀此  
五章其居易俟命之意猶可想見石來以名儒往  
督學校倡明絕學與文成遙契於百數十年之後  
淵源相接夫豈偶然此卷預兆之矣康熙甲戌著  
春王士禎謹跋

跋霍韜集

從慈仁寺市得霍韜文集韜本張平敬桂萼方獻  
夫之黨以議大禮自兵部主事驟進詹事兼學士  
觀其奏議諸篇叫呶呶訐怙惡遂非其尤詭僻乖

霍韜集卷十

主

清議者如大禮考証疏以司馬文正公與王莽並  
論略云主哀帝議者王莽爲首師丹甄邯劉歆皆  
莽鷹犬也主濮議者司馬光爲首呂誨范純仁呂  
大防皆光羽翼也後議薛文清從祀又追論溫公  
不忠不孝不可祀孔廟辱聖門韜生數百年後尚  
欲噓章惇蔡京久燼之焰真無忌憚之小人哉吏  
部侍郎謝恩疏則云欲與尚書汪鉉更革百年積  
弊期之一二年可定治體期之三年可成治功期之  
三十年太和元氣溢宇內矣何其大言不慙也且  
汪鉉何人也而韜與之協恭若此辭詹事疏則云

三楊顯寵病國禁訛言疏則云前聖駕南巡文臣  
惟袁宗儒不受饋武臣惟郭勛不受餽欲媚武定  
以甚貴溪之罪而不暇恤乎人言也從來仇正人  
亂國是未有如韜之甚者也近黃太冲宗義著明  
儒學案而取韜殊不可解獨其疏薦廢籍諸賢李  
夢陽康海王九思伍希儒顏木等并及大禮得罪  
諸臣豐熙楊慎鄒守益等大獄得罪諸臣徐文華  
唐樞等此一事亦未可以人廢言耳

跋天祿閣外史

萬曆間學士多撰偽書以欺世如天祿閣外史之

霍韜集卷十

主

類人多知之今類書中所刻歲華紀麗乃海鹽胡  
震亨孝轅所造於陵子其友姚士粦叔祥作也史  
稱劉炫好撰偽書此亦其類姚有後梁春秋如干  
卷惜未見

跋童子鳴集

余觀南宋錢塘人陳思所撰寶刻叢編歎書賈中  
乃有嗜古雅尚如斯人者因憶隆萬間龍游童珮  
子鳴亦以賣書有詩名公卿間與太原王百穀善  
會兵部主事楊昶與子鳴爲鄉人屬訪其遺稿得  
此集蓋吳郡黃河水清父所定梁谿談氏刻凡六

卷康熙三十一年夏五記

跋山居雜志

村歌貼耳鳥鹽角社酒柔情玉練槌宋末月泉吟社中佳句也山居雜志載杭人徐炬酒譜乃引作少陵詩不辨格調之類否而妄稱子美則號國夫人杜鵑行狂歌行諸篇妄人皆雜入杜集又何怪乎

跋朝邑誌

韓五泉朝邑誌與康對山武功誌並稱先輩稱為巨麗康熙甲戌春門下士李瓚鈔寄此本讀之乃有勿乃太簡之歎朝邑誌萬曆中里人王副使學謨重修文增于舊而精核古雅有良史才似在韓誌之上關西前輩士大夫率留意誌乘如此瓚字黃中岸翁楷子有文學

跋婁子柔古文

讀元氏白氏長慶集婁堅子柔二序紆餘唱歎真古文也于柔嘉定人與唐時升程嘉燧李流芳齊名萬曆末婁之文程之詩號吳中二絕崇禎中有臨川傳占衡字平叔能古文在艾南英之上入國朝言古文者益多如婁傳者予未見其比也占

衡乃天啟中給事中樞之子

跋朱文恪公誥命

竹垞太史以其先曾祖文恪公誥命一通示于拜瞻之下前代文物名相典型尺幅之中皆粲然可以考見當與錢武肅王鐵券並傳浙東西與天壤俱敵不僅朱氏子孫世世永寶已也

跋錢宗伯嘉興高氏家傳後

革除之事漢唐以來所未有也春秋之義篡立之國皆不絕其為君况建文高帝嫡孫躬承大統顧奪其位斯其廟號并削其紀年上系洪武名實舛

跋集卷十

古

錄孰大於是此二百七十年間人心憤鬱而不獲一伸者也南渡草創事無足錄而能追上惠宗讓皇帝廟號下逮靖難殉節諸臣皆賜褒卹扞天下久鬱之情作萬古忠義之氣未可以亂朝沒其善也寓公先生泣血上書訟父冤因及其九世之祖并獲恩卹世德作求遠而彌耀稽諸史冊詎多觀哉于文之書合歐虞顏柳為一手與牧翁之文可謂兩絕念祖攜以相示摩挲之下不勝高景之慕題而歸之

跋黔書

田繪霞中丞作詩書八七十以篇篇不一格其  
苗蠻種類記水西烏蒙馬記革器記朱砂水銀  
黃凱里鉛鋅醬印竹譜篇有似爾雅者似考工記  
者似公穀檀弓者似越絕書者讀之如觀偃師北  
人之戲故相國孫文定公泚亭作顏山雜記記  
螢疏瑤器器煤井鐵冶等文筆奇峭亦如此

### 跋論畫絕句

近世畫家專尚南宗而置華原營丘洪谷河陽諸  
大家是特樂其秀潤憚其雄奇予未敢以爲定論  
也不思史中遷固文中韓柳詩中甫愈于美河南近  
日之空同大復不皆北宗乎牧仲中丞論畫最推  
北宋數大家真得祭川先河之義足破雙瞽予深  
服之其詩之工又無論已

### 跋春秋集解

洛陽縣丞李集風宇翺升山海衛人貢士研精三  
傳撰春秋集解四十卷予門人汪檢討輯出守河  
南府雅重其書欲爲刻之梓以傳十五年前有青  
浦縣丞施鴻者字則威閩侯官人以部運至京師  
投予所著史測若干卷論南北朝事靡靡可聽皆  
下吏之有經史學者也

### 跋律呂圖說

華陰王弘撰無異寄其鄉王建常仲復律呂圖說  
二卷蓋本諸朱蔡參之李文利王子魚邢雲路諸  
書而折衷以自得之義建常居河渭之間早棄帖  
括以著述自娛崑山顧炎武寧人訪之一見折服  
以爲吳中所未有蓋秦士之高尚其志者予詢汪  
少司空歡生云建常邠州長武人

### 跋李河濱書

河濱先生以文章起關中遊宦淮南居廣陵最久  
比于至揚州而先生歸秦數載矣然時時聞江淮  
士大夫言先生每作詩文廣坐酒酣使兩人張絹  
素懸腕直書略不加點如疾雷破山怒濤穿脇頃  
刻而罷擲筆引滿旁若無人舉坐爲之奪氣名噪  
一時亦以此取忌坎壤失職傲然不屑也書學東  
坡得其骨髓令予中黃視于此卷雖若不經意而  
學問書卷之氣拂拂從十指閒流出山谷所謂不  
煩繩削而自合者也

### 跋通鑑紀事本末摘要

司馬文正公作通鑑以繼獲麟之後朱子又作綱  
目敘春秋竊取之義於是史家體例備矣建安袁

樞又隱括貫穿創爲紀事本末一事之首尾起訖開卷瞭然亦古今必不可無之書也涇陽雷伯璣以古文名作紀事本末摘要一書其子毅將謀刻之淮南郵其槁示予喜其簡要可便初學然此特家塾之書耳有志史學者自當取袁氏全書讀之

跋綿津山人詩卷

牧仲中丞寄江西近歲所作詩四卷中有云別院如山靜旗門鼓不撾往來行樂地開徧蜀葵花又云架上紅薔錦段張惱人顏色帶人香簿書叢裏抽身去獨凭闌干到夕陽不獨緩帶輕裘兼復隱囊紗帽薛許昌自謂儼官定緣無此勝情耳

跋門人間左汾印譜

秦八體書三曰刻符五曰摹印齊竟陵王子良合而一之非古也漢之繆篆卽秦之摹印雖刻符尚不可混況其他乎今人以古文奇字槩入印章嗜奇者往往好之而不知其悖於古左汾文章妙一世游藝篆刻不肖屈曲以趨時好而唯古是師其於文章亦猶是矣藝云乎哉

跋門人陳子文裝潢小札冊

鮮于伯機自跋書昌黎琴操云國寶書法臻妙家

藏秘蹟其奇惡札何足汗八案愛忘其醜長者事也子文書入晉賢之室每得子尺牘輒篋積而裝潢之豈真有痴嗜耶抑欲作長者事耶

跋門人黃從生梅花詩

詠物之作須如禪家所謂不粘不脫不卽不離乃爲上乘古今詠梅花者多矣林和靖暗香疎影之句獨有千古山谷謂不如雪後園林才半樹水邊籬落忽橫枝而坡公竹外一枝斜更好識者以爲文外獨絕此其故可爲解人道耳從生賦梅花詩蓋深契此意使坡谷見之亦當把臂入林

跋門人金穀似之官靈丘詩

張芸叟言歐陽文忠與人好談政事不及文章陳述古在經筵薦蘇文忠云居官敏恕尤通政事兩文忠一代文宗乃畱心政事若此孔門四科詎可歧視哉穀似以文章擅名當世未登館閣謁選又得雲中下邑顧無幾微慍色作長律十六韻畱別都下同志不鄙棄其民而雅願以文翁爲法此其立意與歐蘇同而志不在溫飽可知也

跋自作米海岳研山歌後

康熙戊辰春於古藤書屋觀米氏研山後尚欠一

詩往來胸中者三歲矣庚午秋臥病休沐始成最  
句一篇附以絕句并書上竹垞太史倘有好手意  
仿梅花道人重作一圖以吾輩唱和詩附其後亦  
佳話也

跋禪警

蓮池大師本是士人未忘文字結習亦猶飲光聞  
琴起舞耶

蠶尾集卷十

本朝海內詩人自學士大夫以迄布衣無不  
數百家必稱新城王阮亭先生為第一非余之  
之私言也學者誦法其詩而推尊之者四十餘年  
矣先生目少通籍不欲早仕杜門攻詩聚漢魏六  
季四唐宋元諸集無不闕其堂奧故能兼總眾有  
不名一家而攝其大凡則要在神韻畫家逸品  
神品之上惟詩亦然司空表聖論詩云梅正於酸  
鹽止於鹹飲食不可無酸鹹而其美常在酸鹹之  
外余嘗深旨其言酸鹹之外者何味外味也味外  
味者何神韻也詩得古人之神韻即昌谷所云  
重神寒天廟器詩品之貴莫踰於此矣先生編年  
集集版行者甚夥其蠶尾集最後出今又輯為續  
集自京師走剡命余序余未識先生而奉辦香於  
先生者最久憶卅年前客潯川寄二詩呈先生先  
生輒謬稱之嗣是浙人遊京師者輒首問余重以  
余未通顯為海內人才惜嗟乎先生交遊及門滿  
天下余何以得此於先生哉虞仲翔云生平得一  
知己可不恨其與先生之謂與是集起乙亥終  
甲申先生官少司農以至今人司寇京邸之作中  
間丙子使蜀詩不與焉其風尚高如少陵夔州



以後詩不煩繩削而自合蓋遠矣蓋必自其  
韋門庭中來信乎捨後登岸也先生夙有歸志  
屢請未果今年冬獲賦遂初魚市歸里籃輿竹杖  
逍遙乎長白錦秋之間著書必日益富余以先生  
未至西湖為欠事擬邀先生畱題湖山用補全集  
之缺俾南方學詩者幡然一變於正先生僅有意  
于作者良難真詩尤絕少吾願讀先生詩者先求  
先生之神韻而會意於色聲香味之外庶幾不著  
一字盡得風流可與參詩家最上乘也夫康熙甲  
申十月錢塘後學吳陳琰謹序

雲尾續集卷一

雲尾續集卷一

附自乙亥迄甲申年  
丙子年之作別為續集

濟南王士禎貽上甫

夢遊三山圖歌為尤悔菴太史賦

故人昨有夢夢落滄海東海中三神山往來倏忽  
隨長風上有金銀宮闕互虧蔽下有雲濤汨沒相

撞春蕭灑古仙人漆園傲吏逍遙翁莊歲星不見

幾千歲劃然一嘯驚鴻蒙東方○鴻蒙澤見羲皇上人

北牕卧流觀山海須臾中陶謫仙騎鯨去采石李

玉局西返峨嵋峰蘇或披天衣駕煙鴻或乘雲氣

騎飛龍西堂八十方兩瞳生不並世道則同笑指

桑田洗毛髓下視六合塵濛濛兜率海山等游戲

夢耶覺耶皆虛空三千里外訊占夢漢廷尚有大

王公

觀演瓊花夢傳奇東龍石樓宮允八首

歌舞并州暫許窺心如牆壁阿誰知尊前唱徹銷

魂曲不奈橫陳嚼蠟時

歌似遊絲裊碧空舞如洛浦見鸞鴻三鄉陌上聞

風水偷入霓裳曲調中

臨川遺跡草蕭蕭絕調荆溪明史又寂寥自招檀痕

說頌曲江東惟有阿龍超

貫酒旗亭風雪顏涼州一曲唱雙雙舊傳龍來注

南錄新譜江郎夢筆山則譜江

隻手雙提將相權晚昇碧落珥貂蟬真靈位業都

如此那許孤寒到日邊

漏盡何辭倒玉壺清歌十斛走明珠金荃曲妙無

人解合付柔奴與態奴

三年書記揚州夢一夢揚州三十年誰識舊舊舊

遊侶白頭猶刺杜樊川下揚州三

香山翠色玉泉流小別俄驚二十秋不負殘年好

風景千峰霽雪一登樓昔與蘇東西樓為後

登樓集卷一

題張神花卉冊二首乙巳作

曾過桃葉渡不見春燕何處更珠花忽從卷中

落

楚客寫芳草汀洲蘭杜春芳香持作佩欲寄湘中

人

為門人顧俠君立題小秀野二首

屋上青山看鄧尉門前流水即滄浪更添五畝閑

花竹何似君家舊辟疆

前身慧業應金粟家世風流是玉山他日凌風一

相訪聞吹鐵笛過雲間

雨後門人鍾聖與送芳藥報謝二首

十年不復過豐臺多負花時款澹杯愛爾清才

小謝故吟紅藥遠春來

新綠橫牕穩畫眠一簾微雨似輕煙晚晴睡起

摩榻花氣撩人又破禪

題梅耦長抱膝圖

得樹堂中同詠客尋思施愚山陸修浪痕猶如今頭

白還無恙珍重梅翁與邵髯子

題門人宋山言學詩圖兼寄牧仲中丞

名家文采更堪論七葉雕龍舊相問却笑當年韓

登樓集卷一

吏部生兒渾不辨金根

送彭美門少宰子台歸海鹽三首

達人貴止足筮爻得天山挂冠去神武養拙歸丘

樊朝上北闕書夕問東吳船為別當重陽雲物淒

以繁黃菊照離尊丹楓羅廣川賓鴻正南翔流聲

雜哀絃良朋方遠別懷抱豈不然南鴻歸有時解

后知何年

與君初結交乃在弱冠時卓犖皆負俗雲龍欲追

隨九日登菊丘慷慨賦新詩橫槊當曹公願公

至七言詩 擊筑思漸離直視督亢陂斗酒安足醉俊

仰四十載容鬢各已衰  
今辰復重九少壯非南  
惟應尺素書慰我長渴

夕次直沽津晨發鮑丘水輕帆駕雲濤倏忽即千里  
北望懷故人南歸戀粉梓故國與故都暢然皆可  
喜慨茲搖落辰秋聲感人耳落木紛川塗寒蟄鳴  
不已零雨與晨風離憂從此始

再送美門少宰

早年燈火共長安垂老悲歌易水寒故里黃花三  
徑好重陽白鴈九秋殘聖衡去後留民譽金粟歸  
來穩釣竿一載聞雞同左掖臨岐清淚忽沈瀾

題門人朱子青詩卷

吾州之湖號蓮子

明湖一名蓮子湖數峰純浸湖光裏當年房豹亦佳人  
解蓮風淪歷城水橡村居士苦耽吟寄我新詩韶  
護音聲鶯鵲華秋色好扁舟繫著使君林

使君林

題梅桐厓中丞黃山采藥圖二首

三十六奇峰峰峰雲海中誰能賦采藥獨有陸龜

蒙天隨子有采藥賦

君住謝家山蒼翠落應几何事訪軒轅迢迢三百里

為李公凱學士題謝西村雜畫冊三首

陶岷三月載賓客臨奕一舸下姑蘇不如細雨斜  
風裏還我煙波舊釣徒

一帶青山畫長半篙春水即滄浪鳬翁濯濯漣  
漪短黃柳千絲亂夕陽

掩隔雲林石磴危林端紺宇露參差分明倚杖聞  
先寺雙劍峰前看瀑時

題宮中丞登岱海市二圖二首

紫氣來江左青方首秩宗金絲開魯壁風雨撫秦  
松日觀翔孤鶴天門憶六龍漢儀推應劭早晚紀

登封

謝公山澤興放眼到之

皇城郭鄰蛟室風煙結層樓一泓俯滄海九點辨齊州  
夙昔懷坡老真追玉局遊

局遊

碩揆禪師住三峰祖庭有十月桃花四月梅

花之異老友錢湘靈孫赤崖皆為賦詩自

吳中來徵予作為六絕句寄之

桃根桃葉蘭妍姿解道盧家頭面辭爭似祇林不  
搖落紅花白雪恰同時

玉笛吹殘楚水涯江城五月落梅花石裏楓火三

峰下真見仙人萼綠華

想像靈雲一見難桃花作飯阿誰餐上春不展

懷李留伴空生閱歲寒

冰姿一樹慙雕蘭梅子青青已帶酸誰信暗香疎

影裏綠陰黃鳥殷春殘

名葩何必競芳春狡獪從知造化神依舊汾陽玄

要句重陽九月菊花新

漢月大師建立臨濟  
玄要宗旨師其嫡孫

若中晏坐幾經年般若何曾一字傳任是無聞總

歡喜隨時花雨散諸天

送馬生歸金陵

登屋續集卷一

六

隨身鉢袋與軍持慙負年年白杜期君到獻花灘

畔去爲予一謝懶融師

常少司空奉使西域回賦贈

曾騎白馬度安西都護名從絕域題雪嶺天寒人

去少河源日落鳥飛低彈碁握槊分曹出皓齒青

蛾按拍齊東入陽關更回首輪臺春草正萋萋

題張杞園待詔遊圖

屈生蕉萃江潭後始載雲旗賦遠遊何如世外張

公子早駕飛鴻徧九州

題門人狄立人傳席常戴花圖六首

輕陰細雨養花天淺綠深紅載滿船也似君應被

外路不妨人喚海棠顛

陸放翁詩海棠顛  
外路市人亦作海棠顛

兩度虛從錦里迴燕官花事剩華若風流輸與

東客不用梁州打始開

嬌紅映肉怯中單淒水春江正薄寒誰似玉山風

調美朝朝側卧捲簾看

韓致堯詩海棠花  
在香銷  
卧捲簾看韓致堯玉山體人

曼殊沙與曼陀羅香色料量不較多髣髴散花天

女侍前身應是病維摩

時方屬  
夢之辭

紅雲洞裏覺春深颼颼何愁風露便常笑吟詩吸

學士川紅擬似水林檎

宋仁宗時張昇賦海棠  
詩云水林檎一樹樓

寄懷卷一

七

曉妝倭髻露盈盈卯酒微酣頰暈生他日流傳新

樂府祇如名士悅傾城

送陸廣明視學四川二首

當年持使節相見粵王城何意三巴最重連萬里

行文翁方教授杜撫幾門生再勸宜當竭關孫繼

令名

于中子傳事  
陸方今集題

江左傳文賦才名大陸知王程犀浦道弟子鹿鳴

詩滴博千秋雪摩訶六代池公餘倘懷古吟卷將

相思

通劉驥良仿雲林山水小幅

清谿千百曲澹煙三四峰巨然如可作跌坐說  
宗

孫亦厓孝廉七十奉寄

皂帽歸來兩鬢絲依然海鶴舊風姿清規誰似  
根矩貞樂無如榮啓期洛下近添耆老會鄴中  
誦建安詩尚湖春水濃如酒誰伴扁舟倒接羅

題王石谷騎牛圖

送君歸去鳥目山想見昔人清淨退來往騎牛  
谷中往往神光射牛背

再送石谷歸常熟

卷一

君訪慧車于古歸鳥目山帆隨五湖濶心與孤雲  
閑發墨營丹嶂開籠放白鷗遙知破山寺高卧掩

松關破山寺唐人常建詩處

送門人王令詒之官銅仁以茂名今改任

乍返扶胥棹還乘楚水槎人如訪勾漏地自足丹  
砂蠻俗猶輸布徵書定及瓜誰歌沅有芷離思滿  
天涯

題鍾文子師楠園澆竹圖園有金線泉七十二泉之一

梁園修竹久凋零金粉蕭條草自青惟有白頭王  
孝逸昔遊如夢記汾亭

為敦復大宗伯題王石谷畫

眼明忽見楚江船烏柏丹楓歲莫天憶在峰峯修  
竹裏滿天風雪指龍眠潯米陳然云此即別墅

送門人蔣靜山之大同

結束曉蒙茸貂裘犯朔風亂山橫代北匹馬入雲  
中冒頓曾鳴鏑祁連昨挂弓清時思魏尚懷古意  
無窮

夏日有事吏部坐藤花下呈玉峰吳廬二少

宰

日斜人吏散離坐古藤陰時有涼風至冷然開我  
襟周行聊寄跡丘壑共論心尚憶延陵叟清微感  
至今蔣相傳吳文定號菴官少宰時手植

題門人許不棄石林山居圖有介

石林卜築此幽樓浩劫重來路不迷彷彿憑闌吟  
七字野航人遠鴈聲低周樂園侍郎書示平名人名畫册有介題句云云于深愛之今四十年往矣

甘泉宮長生瓦歌為門人林吉人信賦

漢宮一百四十五輔黃圖漢幾十里山外宮一百四十五所橫絕南山包九  
嶼未央建章最廣麗渭北更起甘泉宮甘泉之山  
化金碧千門萬戶交玲瓏通尖臺高屹官表下瞰  
雲雨青濛濛武皇求仙跨滄海射魚牽犬東門東

秦始皇紀立石東 孫卿已誅五利死飛廉桂館猶蕭瑟  
海上以爲秦東門 上陵磨劍勢一變雲陽煙草悲秋風甲帳珠簾盡  
黃土何况片瓦埋荒叢林生 何好古極幽蹟短衣  
匹馬空山中太乙壇邊弔釣弋悲歌踟躕斜陽紅  
此瓦出土事非偶長生古篆疑神工濯以清泉  
綈錦攜歸嶺海光熊能令弟繪圖亟示我使我懷  
古心忡忡終南渭水舊遊歷漢家陵闕隨飛蓬豈  
知一瓦供賞識遠與石鼓岐陽同兄視羽陽翠弟  
銅雀纖兒慎勿加磨礪

題公凱學士寫真

雲集卷一

十

脩然海鶴擬風姿千尺寒松晏坐時常憶摩訶池  
上月清光相對細論詩故蜀宮即王衍摩訶池子  
千秋與學士同校士于此

新安畢嵎谷以畫梅十幅題詩達寄京師

感其意賦答前八部侍郎  
東郭先生子

我昔登蟠螭維舟虎山橋仙人萼綠華一笑相招  
要十里梅花林玉雪寒蕭蕭身入衆香國天花競  
飄揺回首四十載日夢漁洋椒何意黃山人新詩  
慰無慘一幅花光梅跡影羅生銷寒花間的礫翠  
羽聞嘲嘲自言白沙嶺手種青山均戴笠風雪裏  
滿目英瓊瑤感此懷舊遊銅坑路迢迢寄語漸谿

隱他年希見招

題高詹事梓花欄卷二首

文梓青牛事已遐瀛山重冒九滿林花九成絳  
間少須問仙人蔡少霞  
天半朱霞照赤城輕綃貌出可憐生一從寫入吳  
都賦平仲君遷枉擅名

題冒君愛馬圖二首附錄

懸雷山前碧水濤羣賢高會似山陰那知三十年  
來夢又續幽州馬客吟

鑿蹄驕馬五花文赭汗蘭筋迥不羣金埒勞君勤

雲集卷一

十一

拂拭他年一戰立功勲

題門人曹希文三才浮家汎宅卷

癸亭煙水望烏亭細雨斜風汎香冥千古風流兩  
漁父蘇蘭薪桂有樵青

漁父蘇蘭薪桂有樵青

答耦長惠畫時將歸宣城

流雲閣踈雨閉戶寫屏顏十幅江南意雙羊故國  
山深情託毫素老筆失荆關長說秋風起琴溪一  
棹還

題馬鴻臚卜居圖

白沙翠竹渚娟娟屋角散書屋後船除却圖畫難

犬外更無殘客與周旋

送同年杜聲余大宗伯予告南歸

賜以

遺榮一疏謝金貂祖帳東門集百僚北斗星文

將相公先為南宮地望迥雲霄直清譽重推三禮

近恩深荷兩朝最美鱸鄉亭下泊蓴絲入饌雨

蕭蕭

潞亭雲樹望中迷一片歸帆落日低心戀觚稜別

金馬夢回煙水聽潮雞丑潮蝦菜身將隱九列功

名物久齊亦欲投簪東海去便從梅里問幽棲

卷一

七

庚辰七月廿六日雨中東便門外餞杜聲余

大宗伯南歸寄子文時分司大通橋

煙水忽空濛鳬鷗競凌亂雲帆集浦口疑是江南

岸零雨送歸人詎免盈襟嘆故人何水曹雅詠

篇翰高齋臨枉渚蕭晨起清盥琴書雜坐卧文史

互鈞貫安得青翰舟相將泝波瀾

高梁橋即目東門人陳子文吏部

清流十餘里時復愛鷺羣借問陳驚坐何如王右

軍

題門人查聲山花谿石溪圖

卜築傍龍山遠舍荒流山水重水掩處一徑桃花

裏竹邊鹿眼籬松下烏皮几偶爾坐釣魚吾已忘

筌矣

為門人宗梅岑

題荔支圖

庚戌書

妃子宮中病齒時紅塵川使與星馳不堪重問華

清事又向丹青見一枝

悼亡詩哭張孺人附哭

女姪十六首

落葉哀蟬斷送秋他生未卜此生休梧桐淚與芭

蕉雨并作西牕一夜愁

一夕金風起白蘋幾聲哀鴈助沾巾紅牕依舊明

卷一

七

明月不向羅幃鑒玉人

冰簟銀牀夜色幽涼生風露碧雲秋最憐目斷黃

姑渚無復金釧乞巧樓

流螢幾點墮輕羅雲鵲傳聞此重過極望白榆空

歷歷張星依舊隔天河開七

碧海青天欲見難月中誰伴女乘鸞可憐三五嬋

娟影只映方諸淚不乾

白頭重作蜀川行聽盡千山杜宇聲記得夢回金

鴈驛酒醒中夜臉波橫丙子仲夏雨宿

漢州有詩紀夢

曼睩橫波一顧時素妝不屑流胭脂成都畫手丹

青華難寫天然却月霜

稱體天衣恰半銖不離丁緩博山爐祇今拈上衣

猶在縹緲餘香尚有無

廿年往事憶前塵離合神光似洛濱自有宸妃留

不得那能憐取眼前人

馳車幾日返神霄青雀西飛竟寂寥千里鸞聞如

黛色空留甲帳誤文簫

愁聞別鶴與孤鸞拂拭龍脣一再看江上峰青人

不見美彈今日是哀彈

曹離永訣怨俱盈嚴樂空教號筆竭春水綠波春

雲是續集卷一

十四

草碧從今何處不關情

左家織素豈忘情玉女窺牕似隔生招帳牕前一

堆雪梨花燕子又清明

已下哭  
女婉作

冰魂玉骨絕纖塵綠盡依然返上真不共麻姑玩

清淺也隨南嶽魏夫人

三鄉陌上望仙山有女乘雲去不還何處回車腸

欲斷空留玉几在人間

厭聞四姓說高門牽夫風流素業存捲却南宮舊

圖畫雲山忍見大姚村

米元章居吳興女子  
大姚村有大姚村圖

題觀海圖二首

我聞海上三神山終古虛無縹緲間何人解作

解引浩浩天風一霎還

丹崖翠壁高崔嵬下瞰萬里雲濤堆阜鄉玉局

何所笑把安期歸去來

題陳子文戴笠圖

平生恥作撻壁嘆戴笠行吟頗自如眼中不少棄

軒客相揖何勞更下車

題林吉人看雲圖送之歸閩二首

暮雨雲物入秋奇朝水滄漣月上時絕景千秋誰

拾得丹青一幅石丞詩

雲是續集卷一

十五

秋光九曲望紛紛惟有清流和白雲一片征帆留

不得歸心先寄武夷君

送棲霞楚雲禪師歸老南嶽

孤雲無所住又欲返三湘白疊行秋色朱陵澹夕

陽蒼梧思帝子斑竹淚英皇已是空生者終然戀

故鄉

題門人朱翬庭從戴菊圖

結廬背城市遠徑幽蘭馥扁舟練川至復戴東籬

菊月令有特書騷又蒙滿錄歲歲雪霜中為君嬌

幽獨



送徐勝力閣學致政歸禾中

此別居三秋清博當七夕明河耿造夜華燈照耀  
席學士挂銀魚去作扁舟客龜鳧千里青鷗羣五  
湖白君家小長蘆鱸鄉望咫尺尊萊步兵思杞菊  
天隨宅歸謝朱與彭子懷在三益竹垞檢討  
差同少事

題卞令之少司寇紀年圖十首

綠橘黃橙未受霜楊梅先熟蔗為漿先生也似東  
坡老夢遠吳山却月廊坡公詩夢遠吳山却月  
廊楊梅盧橘夢舊香

花時河渚鏡中游茗枕纔薰列兩頭知有何人伴  
幽獨四山香雪一孤舟

雲麓集卷一

十六

桐君山出白雲層雲外荒臺盡日登烏柏丹楓秋  
色裏瓣香親酌古嚴陵

簷葡林中宴坐溫木樨香裏對忘言語言文字銷  
除盡便是文殊不二門

憑將忠信涉波濤橫海樓船擁萬艘手扳鯨牙歸  
幕府荔支香裏解弓刀

脩然琴鶴出甌閩回首風濤百戰身荔子殷紅榕  
葉碧江郎山下一歸人

耿耿銀河拂地流霜催更菊鴈橫秋橋南荷令銷  
魂日纔聽言愁我欲愁十餘公甫  
一載故云

萬峰飛雪暗驚叢桂枝過月老精神同萬峰飛雪暗驚叢桂枝過月老精神同

相識三生還踏隄官相識三生還踏隄官

名士軒頭六月時科頭長日對連漪行吟綠水紅

蓮裏蓮裏是風流痼疾之是風流痼疾之

壬蹟父老長傳己巳年

門人陸次公通判撫州半載挂冠重建玉

茗堂于故址落成大宴郡僚出吳兒演杜

丹亭劇二日解纜去自賦四詩紀事和寄

落花如夢草如茵弔古臨川正暮春玉茗又開風

雲麓集卷一

十五

景地丹青長憶綺羅人翟唐迴棹三生石迦葉聞  
華果切身酒罷江亭帆已遠歌聲猶遠盡梁塵

題門人朱悔人戴匡山三疊泉圖

當年信宿開先寺親見青天下白龍急峽甯寢雙

劍瀑危橋風雨萬株松日窮遠勢含滄海興盡探

奇過別峰奇過別峰聯錄攀上三疊瀉門僧伴一枝筇先

瀑布自雙劍峰來  
寺門橫時有佛印松

題門人黃硯芝夢宮允蕭山采芝圖

我愛黃中允蕭然冰雪容樓邊儼然閑懷抱入雲

松豐樂花時雨軒轅雪後峰肉芝如可拾去去躡

仙蹤

再題黃山采芝圖

三十六峰青不齊  
容成遺竈隔丹梯  
迴紇一鼓商  
山操自抱孤琴去  
阮溪

送涓來大宗伯致政南歸卜居金陵五首

早抗歸田疏  
今朝竟賦歸  
臨池看鳳去  
遵渚羨鴻飛  
白社還初服  
青山望表衣  
自慙留滯久  
惻惻寸心違

淡墨題名日  
紅顏各老蒼  
浮生空碌碌  
壯歲去堂堂  
世外遠丹訣  
林間選佛場  
何因攜手去  
長嘯白雲鄉

雲鄉

寒山將拾得  
無著與天親  
浩劫聊乘願  
孤峰欲寄身  
鄰虎溪因不昧  
蓮社約重新  
共理無生話  
誰為及第人

笛步初停棹  
樊山舊卜居  
誰云建業水  
不及武昌魚  
桑下曾何戀  
扁舟信所如  
太平無事日  
閑煞老尚書

尚書

家聲元太史  
真令子已中  
丞蓮府推王儉  
龍門重李膺  
歸裝但詩卷  
長物有行滕  
清獻高齋裏  
依然出定僧

題張小白舍人涉園圖卷二首

好事張公子  
名園領辟疆  
竹陰通鶴柴  
瀑水漱魚梁  
海近帆檣集  
雲深洞壑藏  
何如王給事  
自繪輞川莊

檻曲交珠箔  
廊迴映綺疏  
小山皆婉孌  
叢桂亦扶疎  
綠樹聞歌鳥  
紅泉出勝魚  
黃門休沐暇  
曾此賦閑居

題周燕客松風流水圖

周侯有逸尚  
寄意在焦桐  
山石何寥寥  
寂聽惟松風  
風水兩相薄  
激叱傳無窮  
昭文罷不鼓  
目送孤鴻鴻

將往從

題盧溝送別圖送周七燕客之揚州

二月都亭折柳條  
盧溝風雪正瀟瀟  
酒醒何處江樓笛  
已泊隋家廿四橋

春日懷樊川舊遊

當年曾到杜陵原  
石甍春流遶寺門  
直向桃花潭處去  
午雞聲在夏侯村

花下

兀兀心空似老禪  
春陰又及養花天  
願毛白盡風

情減猶泛朱提舊酒船白詩我有使酒  
意大無出朱提

雪中水仙

花雪鬪鮮新輕盈似洛神明珠將翠羽併作可憐春

雪中梅花

南牕明月上光景紛奇絕移得羅浮花初逢洛陽雪

二月初七夜即事賦得明月照積雪

積雪滿庭除流光復望舒月華生皎潔雪意上清虛銀梳成難見金波映有餘提婆宗會否于此華

真如

題汪玉輪狀元觀初圖

爛如列星下垂芒光如秋水灑濤江赤堇山閉若耶涸君從何處逢干將一麾三軍盡辟易晉鄭萬人頭畢白世間兒女競恩讎肯使泰阿輕一擲詩林

李朝和

紅線

漳水向東流銅臺露未收六城千里道一葉五更秋金合銷兵氣紅顏赴國讎洛妃乘霧去空怨水

蘭舟

瑤隱樓

太華三峰雋高風九月秋雙丸輕將頰一決判身逐猿公去心為僕射留棲雲千萬壘何處刀州

病起飯給孤寺

西鄰雞雀寺扶杖偶經行鉢袋分香積篋獲響化城還持摩勒果自點石榴羹一飽無餘事悠然世外情

過涿州憶魏閣進香事慨然作

段張朽骨已成塵嬾子何心殺黨人賴是天心延

警是續集卷一

主

一紀未教失路小平津

新城南高橋訪崇寧寺

皓首重過此芒芒歲月賒荒涼青豆舍寂寞白牛車梵唄聲皆冷祇林日又斜千年一彈指不必算河沙

白溝河感宋張公叔夜而作

白溝河上黍離離誰記孤臣絕吭時最是中山高宴日君王猶賦打毬詩金瓶以道君至中山請賊打毬詩  
甚夥為曉朋分一點星馳馬時來

雄縣柳

易京樓畔柳婀娜尚餘春秀色分螺黛輕風送  
塵垂條綰游騎臨水拂行人若植忘憂館梁園賦  
競新

嘆老口號寄牧仲巡撫

尚書北闕霜侵鬢開府江南雪滿頭誰識朱顏兩  
年少王揚州與宋黃州

過徐五東凝墓

秋晚東溪上裴回欲去遲蕭條白楊路晚晚菊花  
時已挂徐君劍予刻先  
生遺詩曾題有道碑近為先  
生題碑未應防腹

蕭老淚不禁垂

鏡檻小集

三

鏡檻臨明鏡迴闌夕共憑人歌秋白芋池薦小青

麥中別是一種翠合千竿竹寒生六月冰好風起蘋末

莫負酒如澗曉臺冰井有六  
月冰見西征記

清遠山居雜詠八首

福錦穿林生飢飢苞犀玉春雷動地來一夜成新

竹五版  
寄居

行過曲廊下竹風生午涼胡牀俯流水萬柄白蓮

香長廊

勢生大火聚有此清淨退心空及第時跡跡入三

昧清淨

受黃幾舫置近清瑤流海客忘機久時下芙蓉

鷗小

亂石成路約磴道緣虛空下見龜魚樂田田蓮葉

東過居

廊盡得層臺雜花香不散生衣耐風露莫負清秋

小松

一勺檐不流亦復名臺畫春雨穀紋生演漾湘簾

池上

一拳石稍稍具岩洞茅山歸未歸已作松風

題東園承茂堂後三巨石

五

夢松

題東園承茂堂後三巨石

蔣嘉為衣履綠苔三峰頂日各崔嵬何如甲乙著

章石祇闕玉杯金梳來

水月寺予少曾讀書其地明湖  
東北

漁舍遠精廬重過四紀餘青蘋紛在渚白鳥上堦

除南浦豆花水西方蓮葉書半生流浪跡又到化

人居

讀文書天眼偶作二絕句

舊庫彈琴時迦葉敗其道如彼昆藍風崑崙成腐

草

性愛親家族如黃亦辨才是人經浩劫動為龍中

靈尾續集卷一終

靈尾續集卷一

千古

靈尾續集卷二

濟南王士禎貽上書

送張敦復相國致政歸桐城四首

八荒同軌日上相袞衣歸督亢外初泮桐鄉屬

飛幾年陪禁闥予同相國別後重南書房此別阻音徽海內

舊如公出處稀

龍眠山總好況有賜金園竹裏書連屋花時水到

門得歸仍達志高卧亦君恩貞觀惟丘壑應從

達者論

靈珠江節逢君休沐時雪酣中半酒後梅發近

靈尾續集卷二

擗枝良會誰能數歸田我較遲何年毒香約細和

靈濱詩子由有題李伯時龍眠山詩

見說浮山勝浮山繼大陽吳苗曾應識種草至今

香已辦遊山屐頻來選佛場他時間九帶早為指

迷方公履為金華浮山之勝又以浮山靈珠江節逢君休沐時雪酣中半酒後梅發近

送田綸霞少司徒子告還德州六首

倦游初抗疏未老竟抽簪遺愛留盤餐新書就竹

林靈名閉門惟鹿跡對客有鸞音舊德朝端重其如

高尚心本附府新送田少司徒

再領中丞節還朝黃朱璫公才推畫省歸華蓋

山行止水何意卷舒  
松關

十載惜勞薪 若思許乞 身尋源問漁父  
別雞人車馬長歎道鶯花上洛津河梁一揮手招  
悵隔清塵

海鶴誰為伴冥鴻不可招  
樵室白惟書卷林香有藥苗良辰臨祓禊上巳接

花朝

我來君又去祖帳國西門惆悵衰年別殷勤醉後  
言復難招近局駟馬謝高軒預擬南村宅新詩約

卷三

細論

牛角斜陽裏逍遙掛漢書鵬邊傳畫舫花外命藍

與古碣尋方朔荒臺叩仲舒故園行樂處消息竹

雙魚

蟹

指海奔爭急紛紛執稻芒橫行聊自快顏甲亦何  
妨用躁無多足故堅恃有匡寒蒲終束縛應是悔

無腸

新作高梁橋

春水來金口迢迢太液通鴨頭三月經鷹齒一橋

紅翠羽洛川女班離  
湖中

題尋山圖為霜華老人作

一從投老射陽湖麥秀歌殘望故都幾見唐陵  
玉匣猶存漢殿執金吾清冷澗水千花路蕭澗巾  
箱五嶽圖留得謝家歸髮集鹿田風雨不曾移

題趙齋如畫石

九華縮向一壺中窺兀毫端見化工傳語東坡老  
居士百金休買碧玲瓏

題茂京侍講山水小幅

卷三

三

宿雨初收雲未還數峰青露出雲間一峰城每  
娟好大似吾家魚子山

水經注魚子山無此山下

送朱梅人之任石泉

龍州古陰平直北通仇池嚴關比劔門所以限光  
夷絕險叢草吏坐使漢業墮至今聲陵道嗚咽江  
流悲君今叱馭往九折殘險熾懷古過戰場憑賦  
賦新詩况復石紐村神禹開降茲實始肇西音請  
歌侯人猗郡邑雖荒遐見開顏經奇賦心擬司馬  
潮雲亦吾師所恨限西郵書成當語誰三年一彈  
指趨裝應及時臺閣多故人待君慰調機努力勝

此飭班馬難路岐

立秋日雨竟夜晨起竹軒即事

夜雨達晨朝湘簾如潑水庫收一以至西陸每  
暮蕭蕭此詩屬陳子文美靜山南寄局赤開日影漾簾几鳥聲乍清圓斷續  
紅點尾小鹿交芳香幽蘭競蘼靡時復讀我書沈  
在茅簷裏

送門人王赤打丹林舍人謝病歸錢塘

昨日蠶陵尹悔人才浮三峽流今朝風池客又泛五  
湖舟尚有文園病能忘鄴下游蘇何處寄持以

緩離憂此詩屬陳子文美靜山南寄局赤

初秋三日竹軒即事

下直謝塵鞅居然物外游紅蘭香過雨白鶴吸迎  
秋素髮已垂領故山難久留子美夏休沐歸僅何年  
泉上跂石弄清流五月即還京師

齒落

前日落左車今日落右車雖然落未已一往將何  
如輔車一失勢舌在空躊躇枕流愛清冷漱石愁  
齟齬齒髮關神明斯言聞豈虛編貝妬曼倩曼倩  
希勿與勿慨馬齒長後殆無爾餘是身如浮雲變

滅在須臾何妨此贅疣造物為驅除前卷目大  
頗耽釋氏書既知順化理胡為重憂戚不  
乘或以永居諸白樂天詩

寄徐方虎侍讀兼示子員學士

掉頭昔厭承明廬送老吳興水竹居餘不溪光何  
漱澗吳羌山色正蕭疎纖簾舊識先生里戴笠新  
以太史書南路風流人共羨趨庭學士紫金魚

題滄浪高話卷示拙菴禪師兼寄牧仲中丞

一勺滄浪水清如阿耨池高僧偶飛錫刺史復能

詩翳翠簾垂處鷓鴣香定時飄然離墨去還識舊

苗茨

竹軒有花數種皆可玩獨梔子二本不花作

詩示之

新竹香解苞幽蘭澹盈襟綠華玉雪姿巧上搔頭  
簪亭亭白練衣齒齒冒清澤木樨最後來栗已綴

黃金簷荷爾何意而獨有遐心妙香聞自昔掩抑  
方在今豈如優鉢堂聞聲渺難尋何人昆舍園晏

坐簷蘭林

立秋日作寄拙菴禪師

白髮黃雞且奈何玲瓏休唱百年歌西流弱水  
勿去南窗實鴻故多悲願終期歸淨域衰顏  
遣照恒河昆耶居士觀空久古井于今更不波

卧疾門人繆湘芷沉見過時繆病初起

桂子紛金粟幽蘭露叢微風吹掩冉細雨下簾  
櫳過我衆香國憐君七發工文殊且安坐居士欲  
談空

答饋棗

棗花類芳蘭棗實勝丹荔昨朝下成蹊今日俄已  
賜賜也見古樂府何來致頃筐珍重遠相遺朱實紛磊砢

陸足齋集卷三

六

盈盤堆火齊鄉味重安期次乃得樂氏音無有樂氏相傳樂氏  
歸去歌風田園及秋事何必羨安邑千樹傳貨殖

草桂草花與桂類似香亦類之

維摩相不遷金粟何分別了了戒香聞鼻清無可  
說

偶成

殘山賸水昔年遊葉落鐘鳴好便休鶴脰喻從園  
吏得驢屠書向化人求挽鬚競喜孫曾長臥甕初  
逢秋稻秋滿濃微吟堪送老三間黃篋水邊樓

題門人徐道冲神松泉小照

義皇去人遠何方寄吾傲跛脚萬松間蒼崖瀑

橡村圖爲子青賦

橡村身未到聊作畫圖觀漁具交盤箔牛官次  
闌豆棚聽雨坐草閣倚晴看自笑車生耳因君賦  
考槃

送門人李子來先復少京兆之奉天

陪京古馮翊驄馬路人知紫塞三陵道丹楓十月  
時貢貂通北部驛騎出東曉碣石觀滄海蒼茫一

雲集卷三

七

賦詩

寄贈慶田山人

西川郭叢易傳之編補叟古來賢達流混跡無不  
有抗懷寄雲壑高歌動林藪聽雨鹿田人千載思  
尚友

題門人李蒼存瑞秋稼圖

舊家都梁下石田惟負郭吳牛十角強躬耕雜  
作淮口山氣佳清川帶林薄敢惜胼胝勞素業本  
耕鑿高空日明迴農人告秋獲幸免鬼風靈亦  
無郭索廣塲鳴碌碌老農歌鳥雀暮望煙火歸田



家足藜藿一飽不願餘終焉此樓託

題王子千副使焦麓別銘圖

楚僧元

學園居士言有徵大字無過瘞鶴銘瘞鶴之銘海  
門側風濤萬古長冥冥雷轟浪打日剝蝕魚龍餘  
觴芬台腥逸少貞白辨疑似衆喙紛紜徒聽焚胎  
禽化去幾千歲片石呵護勞山靈歐陽及見六百  
子遠今存者如晨星淮陰張昭老好事作為考釋  
窮滄溟我昔懷古焦山嶺醉下水府搜林扇電光  
回首四十載歲月幾換堯堊東川使君勇過我  
雙屐踏破三山青坐卧空山待水落古寺破壁風  
冷冷椎拓數字比瓊玖錦什襲羅中庭楚僧作  
圖向蓬底青春白浪浮空船題詩却憶舊遊歷百  
年飄忽風中螢

題門人孫貞伯端松石間圖

偶似襄陽坐磐石還如栗里撫孤松幽居盡日無  
人跡閑看春山鹿養茸

十月九日再雪竟夜晨起看晚菊通梁駱僧

岳蓮過訪彈琴記事

今年小雪後已見第二雪晨起坐書齋清暉照林  
樾寒菊抱孤芳幽人矜晚節天宇何寥寥冰壺映

俱微

上人白足侶來自錫山峯初衣鴈門雪懷抱龍巖  
翠幽蘭楚人唱大雅漢宮吟請師迴玉軫寫千山

水心遊上

輓門人黃仙裳兼憶宗定九

東原今宿草又見哭黃公已覺河山異還悲耆舊  
空文章曾逐鹿踪跡各冥鴻太息遺書在他年待

所忠

黃年八十有一  
東原宗隱

送文濤女姪赴蘭路

遙憶之官庭新安水至清芳蘭綠渚發春雪照帆

東原宗隱

九

明七里通嚴瀨千峰抱縣城謝庭風絮詠道韞舊  
知名

送于鏡川之鄆州

先任職  
階三州

三度更遊秦三川別路新雕陰臨近郭園水渡征

人蒼鼠隋宮晚黃地漢時春杜陵草堂月鄉思幾

逡巡

前門道院鶴

憐爾冲霄翮胡近市喧依然能警露寧復慕乘

軒丹出孤松頂流白石根故山如在眼早晚謝

籠樊

臘月廿七日大雪

寒風漸灑鳴牕紙曉雪霏微壓竹叢玉滿天山澤  
不辨珮環聲在後堂中

上元後二日復大雪

曾聞郢中曲白雪儂幽蘭又向星橋見何如素女  
彈梅花正娟好修竹共清寒自疑松明火殘書未  
倦看

二月廿五日復大雪

七度長安雪霏霏態轉新輕寒勒花絮妙舞上簾  
茵金井調湯餅瓊田糝玉塵江淮頻望幸欣睹

翠華春

時南巡視河湯餅  
湖環語兒姑賦記

寄題圖寧閣爲子喜中丞作

黔陽鳥道切雲迴新作雄關亦壯哉紫氣遙從千  
嶂合青山不藉五丁開天連銅柱烽煙淨地接盤  
江職貢來我欲爲君銘劍閣磨崖萬仞紀崔嵬

題曹希文遠遊圖

鄴中才人五陵客臂挽強弓騎赭白朝來結束爲  
急裝仰接飛鳶左右射胡奴擔囊逐馬尾虬鬚純  
純蝟毛磔囊中磊砢貯何書無乃陰符授黃石丈  
夫不得展胸臆俛仰乾坤太偏窄不如放意爲遠

遊六合茫茫如咫尺猛士詩人畫託乘酒徒劍  
皆迴展歸來調笑楚三閭憔悴江潭復何益

送朱子青歸濟南二首

京華歲月盡唐捐何處林塘借坐眠卡日到家  
雨歇鵲華秋色落檐前

名士軒頭碧四圍藕花香漫釣魚磯釣簾一笑水  
天接渺渺前汀鷗鷺飛

題江采伯宗丞江山勝覽圖

大別山前漢江水樓閣橫空去天咫英雄割據幾  
千年江山奇麗還如此先生少年讀書處郎官湖

雲尾集卷三

十一

上煙波里有時懷古更登臨飛閣岩臺俯南紀高  
橋巨艦下荆門滿嶽廬山連楚尾赤烏黃龍不復  
見陸弟周郎皆已矣搔首青天一長嘯江介魚龍  
倏驚起二十年來客幽夢想江山落牕几禹生  
放筆爲此圖吳楚風煙收腕底杖藜蕭灑彼何人  
丘壑終當置吾子功成他日角巾歸布襪青鞋從  
此始

爲門人杜樊川題雲水圖二首

當年一杖樊川路下杜城連白鹿原清水清流  
環映終南雲物幻朝昏

水流雲散意悠然寄跡何妨尺五天領取少錢  
主句不須更費草鞋錢

題門人張蓮若侍御 要請毀魏闕墓疏後

北寺窮途忽先知國步屯九原人可作萬古史長  
有脈脈風雷洗墓門官鄰與金虎一疏破  
重昏

送梁平庶常歸粵

遲暮強為歡悲歡雜幾端驚從秋社去梅向嶺頭  
看世態矜蟲臂仙人誤馬肝羅浮著書處四百好  
處好

題汪東山修撰秋帆圖三首

十三

一片雲帆曉入吳過江三日是姑蘇橙黃橘綠西

風裏目送歸鴻下太湖

綠簑黃帽雨瀟瀟便趁吳淞江上潮歸去行吟何  
處好維摩僧寺破山橋

弱齡薄技悔雕蟲拂拭當年荷鉅公紅豆莊中人  
去久花開花落幾春風 此首專效錢牧齋先生

題張仲子詩後 光啟字元明濟南章丘人隱白雲湖上

君家郎中泊何似郎官湖細浪搖銀屋奇花滿玉  
壺林園交水石煙火出菰蘆他日遺民錄千秋

不孤

舍北林塘雜詩為門人狄立人 燕漢集

首

陶令歸去來門前五株柳婀娜春風時為君小垂  
手 柳宋

危石鳴激湍清流帶茅屋日落風氣寒題詩滿青

竹 秋林

林亭何寂莫苔徑遠橫斜山鳥啼春雨滿堦紅杏

花 香花春雨林亭

我愛文泉子長吟古漁父桃花白鷺飛復愛元其

題汪東山修撰秋帆圖三首

十三

句 漁唱

涉江采芙蓉朝陽復相惜幽人誰往來獨應招謝

客 初日芙蓉亭

水木湛清華流暉漾高閣支枕聽禽鳴俯檻知魚

樂 水木清華閣

后皇有嘉樹獨立自成陰最喜秋光裏家人掃橘

林 橘林

寒梅初作花滿庭皆積素髣髴雪堂人載酒臨臯

路 雪堂

滄浪亭詩二首寄牧仲中丞

我昔萬里赴秦蜀書來邀賦滄浪亭喉間有語不  
敢吐六一妙句通仙靈曲江樊川飽游歷石壁谷  
水何清冷百花潭上花照眼東湖風潮發公事  
雨事在共上黃若千  
妙娉東溪西溪夾明鏡中有萬竹森煙汀華州即  
縣事主  
滄浪南望渺天末恨無大翻排青冥歸來入載一  
彈指卧遊往往尋圖經高林翠阜尚窈窕紅蕖綠  
浪鋪丹青盤山僧來見畫本使我遠望空吟塢子  
美有語即吾語擬來隨汝腰笻簪蘇詩擬來  
隨爾笻簪  
風愛子美憤頭詩滿川風雨潮生時風格正與梅  
老敵火攻欲竝才翁馳況復生逢天聖日廟堂左  
右皆臯謨奈何一肯輒棄置古來謠詠生蛾眉遠  
放江湖禦魑魅追來吳會觀連瀾南園舊蹟久蕪  
沒古水曾識王元之一朝勝地落渠手天意亦似  
哀湘纍竹外有水水外竹石在寒徑窮灣倚坐俯  
紅蕖壓奩鑑行看白鷺吹參差終老干斯亦不惡  
鵝媒鳩逝將吳為梁園先生秉旌節愛此十頃青  
玻璃臨流慷慨一懷古倏還舊觀憑指麾移來妙  
喜但頃刻華林魚鳥生妍姿古人今人兩不朽何  
須漢水沉豐碑

樊谷山圖為門人林公韞

賦蕭田之游序有  
元世祖命名樊谷山

御書三年以賜妙屬其人林璧卿者林  
子一號其青孫也青孫為國請子歐陽  
寶墨題樵谷名山記麥斜金庭仙吏宅紫帽隱人  
家龍護前朝碣泉流異代花何年降綸綍茲地足  
煙霞奔峭停雲族陰厓駐日車靈溪采芝術密幾  
宿廣發招隱詩空在尋真事已返朝川餘粉本吟  
望一興嗟

題梁藥亭維摩詰圖

淨名方丈室微妙難思議雖具大辯才而不涉文  
字天花與香飯神通暫游戲南海毘耶離空空亦  
非二

雪尾續集卷二

十五

送門人狄立人庶常南歸

送君江左去南望關江樓後夜相思夢遙應過石  
頭商殿正搖落桂樹且淹留浩蕩煙波外難馴不  
下鷗

送魯留耕司業假歸建昌

秋風一棹歸簫曲徑入麻源第三谷逶迤碧澗瀉  
紅泉宛轉喬林帶修竹幾看東海變桑田仙人依  
舊顏如玉麻姑遺跡剩丹丘况復曾經謝客遊遙  
憶題詩繼康樂芙蓉初日照芳洲登山臨水重陽  
近日斷滄江鴻鴈秋

霜信黃花節。離心白板船。鷓鴣爭得路。蝦菜許歸田。  
林葉三秋晚。江程五兩偏。差強鼻廬客。瀧裏過殘年。

賦得洞庭霜夜送門人張弘道尚太史之

韻

秋晚洞庭霜千林橘柚黃扁舟從此去嶺表路何長  
蕉牋醒殘夢等閒鮑戀故鄉離心章貢水朝暮下  
潯陽

再送弘蘧

寶鑑續集卷二

六

薄宦三千里驚濤十八灘萍逢岐路遠松桂玉堂  
寒木客吟中聽山都樹杪看炎方風土異行矣慎  
加餐

爲王令詒題畫二絕句

茅屋臨清谿坐聽蕭蕭竹時聞山雨來聲亂西岩

香傳千樹梅風迴一天雪此中晏坐人都已離言

說梅花村  
晏坐

爲張弘遠題牛車雪行圖

蟄蟲已墜戶行旅方閉關問君將何之穀練駕車

水塞川層冰峨峨鹿鳴澤之花飛雪盈尺寒  
不辨黃金臺窵兀遙連太行白車中有客裘  
高歌抱膝如隆中昨朝秘省吟紅藥今日寒  
原逐斷蓬君家清門臨甫里遙指西江隔雲  
水三高峰下松陵五老峰前渡彭蠡丈夫何  
用別雄雌寒谷亦有回春時鬱孤臺上獨搔  
首應續當年玉局詩

詠晚菊再送弘遠

張翰黃花句風流五百年愛君吟五字搖筆繼前賢  
甘與雪霜潔羞爭桃李妍相期堅晚節重醉落

英邊

雲足齋集卷二

十三

宣沙視牧圖爲徐虞門給事賦

唐家金城國西門四十八監如雲屯當時七十萬  
正馬倣儻權奇難具論肇始貞觀及開元天駟下  
況河龍繁驛騁駉駿駮驪駢騅一一奮鼠思騰養至  
今丹青見遺蹟髣髴蹴踏崑崙巔國家金盛六十  
十載四十九部皆藩垣年年貢馬入天廄金繒資  
予何便蕃城北徐公美且髮監牧屢出居庸關嚴  
冬風雪蔽山谷貂羆狐白慘不溫千里明駝負寶  
帳健兒左右從褰轡雪中下程寒墜指猛虎夜踰

夢離樊戩涼校濕水泉滾起足海陸鳴相羅太子  
無事罷止戰雖有逸足難飛翻宗廟會同駕玉路  
行以肆夏鳴和鸞還君此圖笑漢武何須善馬關  
窮邊

蒙

聖恩賜西域葡萄二株恭紀二絕句

銜 恩特賜草龍珠手向西堂斲綠蕪未擬芳香

輸橘柚即看甘泣勝醍醐

天馬蒲桃隔月氏首來新自玉關陞蓬萊殿上初

宣賜何用崎嶇遣貳師

龍虎集卷三

六

永嘉縣知縣贈浙江布政使司叅政謚忠勤

馬公挽詩

魏武功人祖弘義與  
道品陳公并赤同特殯節

武功天一握家世右扶風豈意逢天醉翻令作鬼

雄太常新議謚 御疊昔褒忠萬古金鑿背雲旌

下海東

上西巡過洪洞辛丑進士臣范鄣鼎恭獻所著理

學備考一書 御書山林雲鶴四大字賜

之賦詩紀事

師曠當時里今為通德門書成伊維後道感 帝

王尊矯矣雲中鶴離哉天外翻河汾雷一老長

聖明思

題秋史孝廉二十四泉草堂

在彭澤西  
文莊公書堂

草堂負西郭聞是舊平泉將相郡郭枕紛紜

年謂交莊同時新  
鄭江陵之事

清溪帶茅屋古木剩寒煙惟有金

色朝朝落檻前

華不注一名金輿  
文莊有金輿山房

都門元夕

述錄  
舊作

銅壺稀玉漏璧月展公波春色黃藤酒新聲

歌雪聞郢中唱沙影漢宮娥歲歲傳柑節良

意多

一 早口

龍虎集卷三

十九

早日松蘿少宦情中年槐棘誤浮名久貪殷浩周

旋我不屑桓溫駕馭卿千樹秋風黃橘社五湖春

水白鷗盟葦蕩竟須歸沈一笑滄浪自濯纓

題陳丙齋少司寇閑園圖二首

西郊風物美林泉節展相羊可判年彷彿戴公山

下路雙柑斗酒莫春天

羣腰草綠水平池園柳鳴禽又一時西射堂前春

事好五言傳得謝公詩

題陳秋溪孝廉西溪秋泛圖

特有事  
西之游

爰山列仙居數峰峯果了下有桐溪流水色湛湛

醺幽人喜沂公一帆凌浩渺結風起蘋末暮  
歸鳥活火辨槍旗茶煙一出林杪卧聽銅斗歌  
堪終老忽復泛瀟湘楚山閣清曉

硯溪

濟南郡城西北五里有洗硯泉流為大溪曰硯溪  
別墅在高堂中土中掘得一石有題松雲書云

古人洗硯處今日尚名溪十里稻畦合孤村遠

齊水鄉蝦菜足秋色鵲華低玉筍何人志蕙香

舊題

趙汝誠撰秋色圖詩  
元與有主歸家志

題鮑氏竹

城南鮑氏竹何似古梁園笏迸春泥出煙和曉露

翻雞啼初過雨竹龍長共開樽竹不厭清狂客

來卧竹根

題許不棄畫竹送之陳留

許侯筆力何雄門五指作竹如劍鉞坡陀遠逸石

筆確勢干白日凌風霜三株桀立儼將相高冠大

珮森開張兩株意態稍奔逸煙枝雨葉相低昂

疑員丘中梁棟似閭閻谷舍官商湖州一派久

跡世人惟寶夏太常許侯竊何負奇氣平生節日

堅蒼筤石林手種竹萬个與來自寫千箇皆珍重

相貽比金錯寒風五月生高堂有宋畫符葉愛畫

忽如一葉浮清湘侯金擁傳之火葉聚團圓

蒼茫七賢飲處近咫尺其國務既遠山王

西堤

堤外春流界稻田堤邊鷗鷺浮娟娟風煙里畔千  
條柳十里清陰到玉泉

題許有介雜畫冊五首

金陵山繞郭春望一空濛多少南朝寺迷離煙雨

中

彭蠡春茫茫蟻九落星石滿眼是廬山一葉非生

客

羣麻紅樹裏依約見柴門三千年前夢青衣江上

村

客從熊耳歸三日仁濟谷滿山紅杜鵑啼映丹青

竹

栢葉養麝香麝過香滿場機忘不畏人時來眠石

竹

絕句

紅霞曉覆風煙里白鳥晴飛郭杜田記得昔遊楊

柳岸麴塵千樹拂驚泉

爲門人黃交三奉題紅蘭畫梅

清夜梁園授簡回瓊瑤初見幾枝開朱門雪後無

人跡寫得花光一樹梅

送陳子文出知石阡六首

銅柱南頭道路長江流猶接楚人鄉祇如太史浮  
湘去一路看山到夜郎

曾見揮毫侍玉除栢梁章句右軍書如今卻逐征  
蠻府誰復論詩更起予

當年彩筆賦皋蘭又題詩到鉅官今日牂柯江  
上路相如書檄一曾難

鷓鴣聲裏路迢迢一氣初從瘴氣消要使夜郎知  
漢大紅苗近帶紫姜苗

雲尾續集卷二

主

又見文翁遠剖符蠻荒何必減通都牂柯名士西  
京後猶有當時感一無

自憐白首未歸一復南征望站驚心折潞亭帆  
隱處兩行衰柳數聲蟬

秋日思歸作

丘壑經心苦未還殘書何用慰衰顏半生歸夢重  
蘆裏晚歲藏名木鴈間黃鳥春啼開藥圃烏健曉  
駕出柴關漁樵比舍頻來往忘卻蛾眉舊綴班

題說岩相國午亭圖兼留別三首

太行西來龍蜿蜒新城王屋相鈎連中有岐公好

東石風流千古兩樊川

紫府仙山望不遇何妨丘壑賦蟬貂午亭粉本分  
明在留與他年伴午橋

魯連陂水白鷗風柳港荷塘似鏡中容我披蓑釣  
春雨果然五相一漁翁

將歸別西軒竹

主人當去汝叢竹一依然況是將離日初逢小雲  
天

寄答顧梁汾

雀羅門巷冷再枉故人詩遙憶欲吟罷松泉月上

雲尾續集卷三

主

時屏風譜佳什冰雪浣清辭去一歸東海何人問  
子期

題門人史一編修一春泉洗藥圖

姑射仙人冰雪膚一詩傳唱滿迴都極知遲暮難  
為別更展春泉洗藥圖

雲尾續集卷二終





歷下亭

我聞杜老詩海右此亭古十頃玻璃風鶴華亂烟

灣頭

一條楊柳岸十里白蓮花歷歷漁樵舍飛鷗上釣

查

待月

月上東南隅荷風來習習高懸一桁簾盡放清

光入

薛孤延

盤尾後集 卷一

二

疑欲上天奇材亦輻輳壯哉薛孤延乃與雷震

周盤龍

東解壽春圖將軍似龍虎勇爵亦風流金釵餽

杜

讀漢書

豈少如鈞曲金貂世業偏不知汲長孺何事五

經

謝奕

行次一老兵去留何足計主簿與參軍惜我尋

世

劉毅

雄虛爭一擲百萬判博蒲忠讓何無忌幼歸劉

奴

桓靈寶

疾絕桓靈寶匆匆注起居枚回罷西幸絕筆遺

書

謝超宗

三公界河伯齒冷向千秋烏能免寒士不肯賣

劉

盤尾後集 卷一

三

謝靈運

陶謝風雅宗名不慚烈祖一惜靈運鬚鬚關草輪

安

毛脩之

鎮蜀傳家世誅桓有大名如何大官令端只為羊

美

王瞻

齒剛而舌柔舌存齒先去聊可作屏風屈曲藏

露

狄仁傑

順治戊子十五歲作  
追錄今戊子六十年矣

殿上說寶策已奉吳兒氣光孤幕中人乃是松

辟閭澤基

蕪沒金粟碑飄零白銀樹樵牧吟廢丘牛羊下私

路

扶南曲三首

家傍扶南水時上亭臺遊木綿紅百丈高並五

樓

莫問呼鸞道孤鸞照影稀何如紅翠小映水一雙

飛

卷一

君欲領北遊贈君楓香履時時看足下慎莫忘鄉

是下介子推事鄉里謂妻也樂府送家問鄉里

過滄州二首

春草千里合春波兩岸生迢迢新柳色碧過明

城

傳是麻姑城麻姑在何處髣髴駕斑麟猶繫扶桑

樹

江行圖

江豚方出沒破冢一阮飛好思謝公語如此欲

孟中水仙

自與雪同色何須梅比香

王

蘇圃桃花四首

紅萼初穠碧草芳息夫人始罷啼妝斜陽餘二

芳處可是無言媚楚王

芳姿灼灼雨前開

水裏親迎桃葉渡江來

桃根桃葉不相離半面圓分運理技若使雪兒

日見不應偏賦比紅裙

卷一

早春曾上鬱孤臺幾樹紅桃開落梅不用花奴

我鼓佛桑金粟一時開

三帆亭杏花

萬點殷紅散綺霞幾枝香雪倚籬斜南朝自此

宮體第一還應為杏花

小黃山道中

半肩樸被一囊書望裏青山畫不如桃李春風好

時節玳牛徐駕舞鞭車

洞庭橘枝詞三首

葉水心竹枝詞林和詩

當年樂府傳劉白歌罷柳枝歌竹枝昨日湖廣

船到滿城爭唱橘枝詞

橘花初開若去吳橘黃猶未返姑蘇他鄉何似

鄉好莫戀江陵千木奴

爲靜山題罌粟花

種及明河王露涼程紅雪白占秋光如何費盡西

風力才飽朱儒粟一囊

拙菴和尚寄菊枕

丁丑爲戶部侍郎時作

予摘中盤菊一囊相思兼莊碧雲章山中故事從

今說魯米金英與侍郎

金銀藤花二首

雨稀不見筍穿棚桐老見如退院僧慚愧諸天猶

供養香花開編鴛鴦藤

黃銀樹與清金樹未見虛聞漢苑傍何似金銀藤

滿桁夜來清受逆風香

詠史

壯夫不事雖在技莫問凌雲賦無蒼但解射天狼

馬稍元發簡二出郭驛

寄摩訶峰菴僧

山色獨呈清淨身刹竿天外碧嶙峋雲林一壑蒼

宿柿巖

巖頭飛瀑濕層松裂石穿雲處二逐一夜潺湲

不得起看殘月挂西峰

謝劉太乙翰林以八分手書拙集藏少林寺

白家詩舊傳三本無恙盧山劫火餘別向嵩陽藏

筆裏勞君親作八分書

語言文字盡龍塵不味得來是淨因今日錯歸轉

輪藏少林得髓更何人

憶秦淮丁家水閣

辛丑住此已四十八年矣

屬齒紅闌舊板橋清風明月夜相邀誰彈威武南

巡曲聲入秦淮咽暮潮

伍子胥

空室陰謀禍禍基歸諸才進又要離亂吳覆楚平

生事賜劍東門却怨誰

紀葉元世遺書

門人某九歲少時從其父某處過家一室不處  
其第四郎也女自此遂病且死告父母曰兒因某處而  
死矣無如再經此須一告之如其言元日入冥之事  
生耳因為賦詩

玩家未卧酒盤旁荀令橋南惹恨長驚脰湖邊  
春水化為七十二鴛鴦

雜言

才看紫萼亞疎籬已見明珠佐晚炊恰是秦樓好  
風日羅敷水上浴蠶時羅敷谷水在華州

新月

紅藕初香枕簟秋飛來螢火破深幽半規月上蟾

題尾後集卷一

蘋香滿地金波如水流

寄明人湯西厓追錄丁卯年作

十載麻衣洛下塵殘杯冷炙事酸辛今朝喜得泥

金信千佛名經第二人

楊柳枝丙子過瀟湘作追錄

金粉初勻柳萬條樂游原下索春饒銷魂橋上銷

魂樹不待飛花魂亦銷

憶施愚山侍讀

句溪添種宛溪流紅蓼青蘋歲二秋風景不殊人

事改遷還長遠謝公樓

憶彭羨閨少宰

登山臨水送將歸十二年來未有逢夢裏不認金  
手地碧雲紅樹鴈南飛

梨花

一樹梨花素雪霏美人白紵試春衣水晶簾卷  
妝竟笑看釵梁玉燕飛

憶昭陽寓園邑園秀亭秋柳詩四篇時年初遷

當年為客向昭陽柳陌光中有和章曲罷峰青入  
不見依二秋柳遍寒塘

朱砂梅二首

夢羅浮葛洪井鮑姑親許色丹砂花前一覺游

仙夢翠羽啁啾月半斜  
北地胭脂好顏色染來漢苑女珊瑚散花天在維

摩室尚憶紅二記曲無

題文五峰驢山圖

一堂金碧渭川明憶上東西嶺嶺行仿佛曉風殘

月裏舊遊如夢是華清

題趙仲穆畫馬二首

朝看杜老丹青引暮見王孫寫渥洼太僕園人總

惆悵龍眠畫盡滿川花

日費天關三品料風葉露葉寫龍棋莫嫌老去仍  
芻秣曾向黃池歎王來

畫雞 憐青子

日出山千隊白霜清函谷一聲啼秦宮畔會

為客 野雞

題老梅卷西堂集

西堂才調古無論綴玉編珠八十春一束生芻將

不去小剪山下弔才人 杜牧之弔沈下賢詩一夜小剪山下夢水如環似月如襟

望月有懷

茉莉風清甲夜涼簾紋如縠月昏黃桂宮只在星

驚尾後集卷一

十

榆裏無那銀河一水長

鴛鴦

關眠祇傍相思樹共沉常依並蒂花不省團沙洞

庭鴈為誰辛苦向天涯

西瓜

斜風細雨今年少病渴難消七碗茶多謝南皮親

公子遠來而苑綠沉瓜

銅雀伎二首

氣盡奸雄亦可憐却將遺令誤嬋娟已而疑冢欺

千古何處西陵有墓田

黃粉分香秋亦窮花無餘後落金六種更難逢  
來歇已見凌雲起洛中

白蓮

鴛鴦隊二宿晴沙荷葉田二一遺斜莫被驚香

丘見半池初放白蓮花

說餅

汲來金井調湯餅蟬翼輕盈素月光舉世大官珍

左氏何休聊復癖公羊

金魚

一水空明尾鬣斜迴環島嶼即天涯已憐紅白輸

集後集卷一

五

相映風過細桃又落花

書唐鐵後三首

得寶新歌引舳艫牙盤百面錦派蘇望春樓下寒

潭水不見當年子萬千

都護安西暨百蠻一朝天險失潼關李筌枉作陸

符往不解南陽穀祿山

太原功業繼淮西昭義軍書罷刺閬誰使武建功

不竟可憐太白酒花梨

錦邊道

題雲眠曉不為雙素姿派影落惟二起溪白雲

蕭蕭離付西湖

開上觀荷

居士祠前香細二金剛  
握上兩紆二秋疑阿難  
邊水盡現蓮華樓閣雲

今歲白蓮甚盛再賦此詩

夕陽樓下鴈闌沙  
菡萏風香一水涯  
今日魯政  
千頃不須更憶蒼城花  
鄭州僕射陂白蓮甚多子丙子  
過之有詩云他年復道宅應繁

城花鄭古  
管城也

再咏白蓮

銀塘兩岸夜明苦  
新月光中王管催  
雪亭翻二鶴

集卷之五

孤散凌波真見洛川春

未禽

王并垂二見幾株比  
將青李儂金珠  
道葉聖果皆

難昧識得王家梵志無

蘋果

丹霞為的王為顏  
不與粗梨橘柚班  
只有楓亭紅

蕩子漢宮相妬尹邢閣

書元人楊真詩後

一代清派盡喪亡  
統千懷雀可憐傷  
溫公書法

誰問又談阿東欲冠梁

通鑑于諫宗代偽  
朝更立朝始改口

宋古曲

朝三浪打三山曲  
日二江鳴半角  
曉鐘聲

散綺無人更繼謝玄暉

西江沉月風流遠  
賈舶吟詩洛韻清  
更愛他年好

賓主謝公春渚戲  
表宏月

尚書歸老向南若  
有客扁舟慰鄉家  
族抱乳妻

換酒峴山風雨夜  
滿二雨

兩板柴門雪徑無  
洛陽車騎凍眉頻  
賞心亭上

山好映帶表安卧  
雪圖雪

寄荅張弘遠  
時為興國令

集卷之五

王堂十載宦情微  
况是友南少鴈飛  
寄語江東

無道鱸魚雖好莫思歸

寄陳南安于文二首

莫謂西江道路難  
虔州才過即南安  
鐵橋海海題

都道穩過驚濤十八灘

潯溪橫浦關前水  
長遠當年錦漢樓  
刺史題名須

到此溪山清帶古風流

灣頭

南朝外湖黃蘆洲  
蘆洲盡處是灣頭  
鳴禽火路

風柳細雨歸來水  
船停

此船在南安

雜冠花

三關在埋玉樹空後庭  
借西風終日暮  
冠紫不及漢茶錦頂紅

七月雨中即事

古木倚簷滿四隣秋光  
二照簾窗晚涼共坐池  
塘雨聽撒胡菱又一巡

石帆亭消夏

池亭五月滿湘色暫是  
義皇以上人喚作唐裴君  
香紫蕉衫映白綸巾

題二十一姪菜花居

幾几匡牀靜不譁一爐  
柘子一臥茶主人不受  
此李蝶影蜂聲滿菜花

代人閨意

花映重簾雨映門雖然  
小別亦銷魂水蠶織被  
豈得佳畫沉香火不溫

憶蝶

小齋一歲無花蝶  
金粉三春欲見難秋  
花不雨亦摧殘漆園  
夢斷無消息祇向滕  
王畫裏看

秋海棠

新餅昨夜落水荷又見  
嬌姿映綺羅莫向吳宮  
索

懶隨午痕紅處帶人多

愛妾換馬

五花顧影愛權奇肯惜  
成都十樣眉聞說瑞  
萬里請君休聽路旁兒

題張杞園杞城別墅圖四首

淳于故國幾千秋中有  
東陽八詠樓春水綠  
草碧古城依舊帶雙流

杞來州去幾興亡只有  
雲山滿夕陽何似青  
常草至今人識鄭公鄉

曾下瞿唐滌瀾關巴巫  
千里沂潯溪老來環  
地却祇向圖中看峽山

楚江巫峽半雲雨清簾  
曉看奕棋試上峽雲樓  
上望天然小簇杜陵詩

秋城魯先生祠

六淫畢後竟何如旋錮  
三泉葵鮑魚王貌亭三  
東海秋城秋水魯連居

佛手柑

西來大意無多子只向  
拈花一笑鼻應為  
佛引光羅綿手臂黃金

集 227-357



不須迷迭與都梁不羨名花競發芳  
花徑荀家三日坐猶香

蓋紅草也之類也詩經蓋  
無不發蓋蓋蓋蓋蓋蓋

送張杞園待詔之廣陵二首

回首紅橋事可憐春波如靛草如烟送君極應憐  
蕭瑟小別揚州四十年

萊更灣上夕陽樓夢裏時三訪舊遊少日題詩無  
恙石綠楊城郭是揚州

宋七字予夢淮南舊句也

榴枕

枕借塗林又一奇櫻桃夢覺悟殘夢續成子夜  
榴賦好與孫郎長下苑

伏生祠

卷一

十六

祖龍枉以吏為師牽犬東門笑相新韓暗貶房  
焦土千秋人拜伏生祠

寄宋牧仲太宰二首

履聲昨日下午楓宸祖帳東門 罷命新馳道預開  
金埒待驚傳天上降驂驂

備竹梁園未寂寥鄰枚賓客日招邀平生愛咏  
浪水何似西陂海鴈橋

牧老梅吳日重情蘇子  
天清浪草蓋蘇子

飼鵝

百摺爐熏宿大紅西河仙神羅機忘機宜如

鷓鴣啼錦紗來食

再題罌粟花

錦官驛路指褒斜處三川紅散綺霞惟有蘭則  
刺史馬頭喜見米家花

勇伯少府墓

當年高議重西京蔥草蔓二傍古城慚負光  
一事不明經術早歸耕

田橫客墓

已下三首丙子舊作追錄 二墓俱在田橫

一劍縱橫百戰身楚雖三戶竟亡秦拔山力盡  
今死爭及田橫五百人

王濬墓二首

卷一

十二

麒麟高冢鬱相望十里松聲近北却荆棘銅駝俱  
一夢殘碑猶識晉龍驤

木杪飄江鐵鎖焚降旗高拂石城雲角巾東第歸  
何晚功大終慚范護軍

和西樵兄寄李尚書四首

乙巳廣陵舊作追錄

司勳一首慎懷詩憶共尚書夜燕時萬種風懷銷  
未盡忍辭駟馬還楊枝

促登蠻麓漏滴壺紅鞵十隊舞理綸狂奴閱盡南  
朝絕不抵樓東一斛珠

琵琶舊譜幾人傳，應住揚州過五年，雲似江潭結

天寶梨園弟子散，如烟

曾見仙人種白榆，女牀書到宴清都，不因去憶

姑爪王遠仙，鞭易得無

明水

一帶青峰最盡長，人家住傍藕花塘，亭山城外皆

秋水半是荷香，半稻香

趙北口竹枝

順治乙未舊作追錄十首之一

湖光如鏡雨如酥，柳色遙入大沽亭，千銀魚風

新急一帆春水到，蠡吾

許山樂竹枝三首

七

九龍直下一珠懸，湖北湖南水拍天，昨日雨過秋

漲滿荷花開到馬蹄前，湖上山九峰相次名九龍北有小山曰珠山

湖中晴日好楊舸，款迎聲中雅醉醒，蓮唱漁歌晚

雲去水禽飛上墨王亭

澤邊春岫似蛾眉，過雨陂塘杜若滋，西望殫媛

不畫麻姑山店女郎祠

東方大中祠三首

陸縣

狂歌舊有名，誰從讓獵識先生，東風欲采

野水橫

虎人置酒許，雲為

宜室來門，對

編貝懸珠九尺身，借

陽守浪北，詠

十月二十日微雪獨飲

西堂松老雪鱗皺，戲蝶飛花遠，越入不用索郎

九醞故人昨送，漢陂春

聞屬

蕭二西風感，琴絲未賓，又及九秋時，吳公臺上雲

塘路曾賦揚州早，屬詩

秋冬之際作

十九

秋冬之際作

神邊哀柳一彈鳴，不覺冰霜取次成，只道朱門少

難冷難拋葵扇與桃笙

雲尾後集卷一

姪孫兆果恭錄

姪孫兆果恭錄

姪孫兆果恭錄

姪孫兆果恭錄

蘇尾後集卷二

陳洋山人王士禎

讀南史

官爵從來奉董秦移牀何必記僧真不知此事  
江謝空向官家乞士人

攤飯

攤飯閑行擁鼻吟眼中何物許知音好將三不  
繡錦囊取鳳松百袖琴

門人石福州寄鄭憲茶

寒威著裏手封題石澗松風日又西安得長河  
卷尾集卷二

蘇軾與君一試大風

顯謝四漢集

雪下梁園置酒時醉園紅袖馬橋山猶子都  
舞夜風俗猶傳舊竹枝

沈初明

茂陵玉腕弔斜暉萬里家山建業歸  
朝市梁家宮殿濕蒼飛

送王叟升蕭之金陵

杖笠飄然又白門西風烟柳暮春深  
春草萬古難逢佛宇僧

吳郡陸洗鉢池

歌吹凌波去復回輕冰和雪一時開誰從大樹  
花裏更聽霓裳散序來

吳十九詠霞盛勸酒贈友人

吳叟流霞色最奇酌君若芥不須辭  
輕比中有宣城五字詩

洛神扇頭

燕華姬姜事已殊神霄結恨向歸塗  
故將蘭葉描衣帶綠柳凌波恰半銖

寧戚城

寧戚城邊春草多南山白石高城二鯉魚  
又半出江村猶憶當年扣角歌

下香木筆牀

綠藻曾同莖楚胎蟠根猶倚硯山隈  
願同海底珊瑚樹特與徐陵架筆來

題馮女郎畫蘭

贏得騷人筆下妍玉池清照影嬈娟  
一從弱質歸空谷各葉偶條畫可憐

郎東泊懷張仲子

烟水遙看燕子皮蓬塘交燕樹交樓  
不知今日誰來此

中泊何似書中夢

門人周策錫新林寄東海叟集書後

鼎足高揚兩不懸百年遺蹟改名藍  
衣王謝  
零落七字風流白燕香

腐乳

黃羊紫蟹鮮傷脾濁酒年來亦懶持  
才喜紅蓮香  
稻熟黎祁又著淡胭脂

陳萊州遺黃雀鮓

東來似競蠻帆前  
舶趨風清五月天  
坐使虞棕食  
軍富維亭黃雀疊金綿

盤尾後集卷二

三

橄欖

嘗愛鄭公常嫌媚  
譬渠諺果號餘甘  
東坡豈合時  
望者却恨不如崖蜜甜

都下口號追錄

盤尾紅羊滿玉盤  
菜雞紫蟹等閑看  
何如隨分開  
茶飯春韭秋菰未是難

漁父詞二首

沙棠為舟木蘭柁  
斜風細雨不辭開  
花時淡墨  
三斗換取鴟夷滿載來

綠笑紅菱載滿船  
梅蝦通後綴  
鮮兒童編竹

前水也樂南大架

被陽城

陵谷銷沉古被陽  
青沙湖畔水蒼蒼  
一鹿翁沈  
頭長零亂漁罾挂女牆

棣州韭黃

吳客春米三熟稻  
雍州寄到一登酥  
冰厨更甚  
芽韭千里尊羹得似無

題射虎圖

將軍百戰未封侯  
射虎南山草木秋  
雪壓層巒  
圖畫一天風色偃貂裘

盤尾後集卷二

四

贈故相國家舊歌

義甲哀彈雲不流  
楚前一曲古涼州  
眼看東海  
黃竹誰記當年菊部頭

溜水一名龍女水又名龍女口通海

龍女波寒夕照餘  
微風裙帶響瓊  
瑤洞庭杜橘洲  
宋畫誰寄秦川柳殺書

溜水嚴先生釣臺

太澤羊裘狎隱淪  
釣臺片石尚嶙峋  
客星一去桐  
江津古名壩富春

天鼓

萬竹陰中一四園碧王晉清  
襟日紗帽垂簾注水經

高侍郎戴酒堂

解子依然繫柳陰  
迴塘新綠一篙深  
風流不見橋  
中散寥落平生舊竹林

唐太史畫餘亭

畫餘亭畔青桐樹  
接葉交柯古竹園  
賓客不來滿徑竹雞啼處又黃昏

孫相國沁亭

日二清齋對玉耶  
閑園亦在楚王家  
桃花開遍

蘇尾後集 卷二

五

溪水不遠紅芳點  
架紫

前李華王詩紅芳點架紫架作去聲○龍水亦名龍水

趙按察清音閣

偶携犀簾一登樓  
黃雀風來夏亦秋  
何處灘聲  
午夢清音閣外即雙流

張少保秋碧亭

秋碧亭前柳萬條  
一池春水鴨媒驕  
我來欲問  
憂館枚封風流久寂寥

張少保魚子亭

夫子亭下謂二水  
五里環流魚子亭  
翠竹碧梧  
不見黃山一跡向人尋

張少保岸立

鴉舅初紅白露秋  
門前

張少保光紫

二拳負郭小孱顏  
白龜仙人去不還  
識上西

張少保孝湖

紅橋碧浪映菰蒲  
簫詠當年似白蘇  
麥秀漸  
樹裏行人說是舊奉湖

焦中丞余素園

蘇尾後集 卷二

六

面二蘇發露景昏  
女郎山翠落琴尊  
庭官寺外清溪路  
憶醉中山萬竹園

金陵徐中山萬竹園頗異北園

李工部海無樓

風雪滿二石徑幽  
萬竿脩竹簾錦清  
夢魂長到憑  
蘭庭一樹梅花海無樓

鮑副使南園

大雷岸上竹離二  
俊逸亭中鮑照詩  
想見接龍初  
奮發春風著意作之而

趙氏湘園

石和花香三徑雨  
雙絲

橋立幾曲清流似剡中

獼溪新柳

楚王宮畔柳千絲競倚東風舞細腰何似獼溪春  
樹好鴨頭新綠水平橋

不寐枕上作

淡二銀河星漸稀銅壺閣上漏聲微撥殘丁爇爐  
中火愁聽西鳥一夜飛樂府有西鳥夜飛

冰魚

伊魴洛鯉牛羊貴爭及冰魚玉雪安閑盡溫涼渾  
不改年二相見歲寒時

藍屋後集卷二

七

愿下銀絲鮓

金盤錯落雪花飛細縷銀絲妙入微欲析朝醒香  
滿席虞家鯖鮓尚方稀

安德羅酒

玉井蓮花作酒材露珠盈斛潑新醅清冷錯認康  
王水風韻還宜對夜杯

蝦醬

香稻惟宜鄭宅茶清流挑菜煮黃芽東堂不乞蝦  
醬炙自持廉薑謝豹蝦

石芥

腸飢不乞胡奴米酒渴欣聞石介名一罌冰蠶酥  
薑桂徂徠風味逼人清放翁詩昔人重饒陽城  
驛我輩欣聞石介名

晉洱茶

攤飯沈書白晝眠一杯苦茗侍兒煎銅瓶不汲中  
冷水二通還思古辣泉古辣泉名在粵明時文貢

蟹醬

外骨何須詫兩鉗寄同蚶醬味尤兼稻黃蘆白秋  
風岸夜火沙頭候蟹簾

聞張相國敦復之訃二首

才入黃扉便拂衣急流勇退似君稀賜金園枕雙

藍屋後集卷二

八

谿水乞得餘年坐釣磯

九帶初閑早息機衮衣應換芰荷衣龍眠歲二梅  
花紫孔雀東南何處飛浮山處作九帶余連山詩及之  
乙丑歸自粵東曾遺公孔雀一

門人彭直上宮諭寄湖筆

遠將彩筆寄文通麝尾狸毫未擬工自笑年衰才  
已盡明牕虛負管城公

大獵圖三首

風高弓勁馬初肥千帳傳呼大合圍新試鵬窠鷹  
背犬革頭一點疾如飛

天龍朔野似穹廬雪下西樓草木枯旋割黃羊醉

桐路深塵驕馬亂平

紅妝小隊暮山來露寒易月機關一笑雲中飛

鳥落端二公主按鵬翅

橘

紅顏芳艷色最妍蘋婆香味微中邊洞庭朱實南

船到擬學湘人置橘田

鏡餅

是都梯勝紫花梅玉雪中含虎魄胎肺病欲蘇還

帳望姚黃歐碧不同來鏡餅與五色此并皆出曹縣

畢繡商送園柑

楚尾集卷二

九

開奩香霧撲眉鬚想見園林綴火珠欲向湘東借

斑管荊州無復庾肩吾

種蔓菁

為愛西川諸葛菜小園連吟種蔓菁極將帶露和

報煮也似東坡上糝羹

黃芽菜

何須日費大官羊安肅冬松滋醃香五載歸田飽

椰味不曾虛負菜根堂

陳蕃州餽歲賦謝四首

梅齋為苞玉作皓齒龍吟珍重手觀開顏思上香

吹滅竹寒食東風社燕來春

曾聞滇粵異青紅風壤雖殊臭味同與世爭年

作我下妨改染筆頭公

珍北江瑤點嫩唇紫芽薑映雪肌眉五侯鯖好偏

辨汝從此齊名莽大夫

如聞海月似換頭更問西施舌在不擬與江鱸

風味極富秋氣不堪愁

題賦神女樓其定趙武靈王夢與神女遇今縣區賦之美辭不傳

神女樓為雁塞孤照眉池酒半寒蕪邯鄲賓客

能賦誰似朝雲楚大夫

楚尾集卷二

十

題王敦傳後

夢日城邊野草秋玩鞭亭下小池留草思江左

危日元于當年亦粉侯

憶舊遊

始皇陵上飛金馬毛女尋頭失王羊兩度遊秦更

遺骸秋葉不到朝川

易文酒

紅透蟬紗裏玉屑醺成香味勝芙蓉西川驛驛傳

天寶狂使宮中損左車

貼梗海棠

點二臘脂裏露叢重二開檻後春風朝來

明雨洗出韶州新堤紅唐時有堤紅也

隱囊

巧製斑絲作隱囊風流猶自見齊梁小齋不似

春閣惜勝開消篆字香

應尾

風流常憶蕭思話揮塵彈琴松石間森三空齋

桂聲經旬無語對寒山

蘇文

南越曾聞置候過鯨魚相共犯鯨波西川新貢蒲

卷二

十一

魏錦漢殿傳書賜尉佗

聞門人黃范圖侍讀述

露音取故靈壁知縣馬驥所著釋史刻版入

內府始末感賦

當年經史自焚疏豈有蒸光胆石渠窳窳文圖三

十載所忠今見訪遺書

鮑德興送新橋

紅蘭碧杜皆芳草橘誦紛緼獨擅名和藥折來香

渠手楚天風味可憐生

連送門人梁元肅食事之建昌二首

帶雨晚雲歸越萬花春水下羅西行暮

峨遠更渡嶺鈴萬里長

十載兵銷鐵箭城礮樓千里戍烟孤不妨車騎

却去聲影春風問酒壚

讀東坡無咎陌上花有感題後二首

臨安陌上又花飛目斷江潮去不歸歌罷玉樓

脉二鄧州春草怨芳菲

汗中未即納降王錦樹依然別故鄉差勝潺

外雨落花流水怨南唐

畫玉茗花

卷二

十一

讀為至若深都勝大是山茶小海紅秋為臨川

價重淡勻顏色倚東風

題海日堂集後

一哭幽宮二十年昔遊如夢轉茫然珊瑚洲上

瑞在歲二松風響杜鵑

荆州 壬子歲詩建錄

新市平林小初過湘東王氣久銷磨落帆十里

沙市何處琵琶飯觀多

空屯作 乙丑正月廿六日

飛花 望遠中庭即酒才兼千夢醒安得南唐



高手青理鳥帽寫重屏

讀卷

曾馬嘉雄終一群六朝孤媚日粉二老夫是

乞什 已丑二月廿六日

乍消春雪清明過更乞脩篁繞屋裁早起時

柳

歲二春風變柳條今年寒食雪蕭二祓除猶記

城路五載紅闌綠浪橋

題高中丞畫衣記後

高中丞諱名衡字平什雲龍寺未進士觀北京師範

發幅永銷寫折枝淡勻麝墨與燕支笑他拊馬張

京兆王鏡聽前祇畫眉

莫向青溪吊麗華秋螢還照王鈞斜誰言卓犖相

料理總落楊花又李花

初食青魚 已丑三月

日醉不妨游歲會飛

休夏戲作仄韻詩

與我周旋寧作我休夏開門計非左綠陰黃鳥

意涼容我解衣藥礪

附古近體詩

觀姪射之山

神人之所居聞在姑射山乘雲御飛龍游戲六合

建德之國

建德之國

建德何許江海望難窮星辰失躔次波濤無始

送君自崖返君行忽已遠乘樽著日傍何處

春飯

古松根枕

半年古澗松琥珀化為枕平生陶隱居夢與松風

近細雨夢初回蒼鼠來窺窺

丁都護

莫跋扈付丁時今年劉毅誅明年馬休虜諸葛

後來與尸出東府當時二十有七人共舉義旗若

唱白浮鳩可憐又殺檀江明

沈麗居士湖

偶然呼直者去沈小洞中清冷生蘋末延綠出華  
蕭禽魚知我樂漁釣使人恭久已忘機事心空酒  
亦空 釣使人恭見子書

折楊柳

楊柳結風樹東風日夜吹江潭一攀折滿岸又相  
思水綠鶯啼處烟青雨霽時年二三月忙最難  
歷綠

梅花落

是夜分照月觀復風臺早映珠簾發還愁玉笛  
催金箔添點雪朱華照瓊杯寄遠勞攀折難逢  
使來

出塞

寶劍耀昆吾橫行破骨都控弦看過馬度飛  
狐轉戰寒雲合連營夜柝呼龍沙馳露布生得玉  
單于

八塞

甘泉夜火紀萬騎蒞回中舊津龍鱗劍新弦虎  
弓馬毛千里軍聲起一夫風才上玉度盡歸路

霍功

龍頭水

西征登龍坂九折上雲梯為飄零客長派  
泉秋風臨渭水返景望秦川此去燉煌路音書  
隔年

蘭山月

龍水派下關山月正明光連雞鹿塞別憶  
城清溪銀河影淒涼玉笛聲長隨思婦夢夜  
波營

雨雪曲

北地窮陰合蕭關雨雪多霏二迷王塞頭二渡水  
河不憚幽蘭曲猶聞黃竹歌依二望楊柳春色醉  
明駝 乾食新條則語

昭君曲

乍得君王顧銜悲去漢庭長門連永巷劉白與  
青鴈產驚秋盡花飛見涕零琵琶明怨惜掩抑  
難

劉生

美人青玉葉上客紫貂裘駿馬追風疾高軒飲水  
源千金輕趙璧一笑脫吳鉤明日平陵道還從

孟遊

紫喘馬

丁香紅花橫宜稱錦連錢色較黃鸝  
新三花初剪散七寶會裝鞭不入鈎陳夜金  
少年

迦陵音

迦陵音響處寂寞閑禪關春草社前雨夕陽  
山經聲空翠裏流水古松間薄暮依僧定惟聞  
女還

綠江霽園

卷二

十七

天岸皆揚柳入家水上居微風語沙燕細浪  
魚時通燕語松涼展道書匡牀春睡足天地一  
遊

客旅弘遠兼懷子文太守

離樓曉月下六載一遠迄未先勞搜栗何須嘆  
薪江村多橫戶嶺樹半楓人賴有南安守詩簡  
事

冬夜過傳濟汝

和君詩已少作佳句

商要衡明開寒城急旅傳人未草堂雪鳥宿  
烟酒無開後從明燭佛前明暗看山色

標

劉汝千侍御寄

和製光臣群芳譜序序賦紀

忘時今餘故下  
大行皇帝御製

歐陽作花譜序氏有  
歐陽作花譜序氏有  
天章下

至隋材亭餘勢勢竹木亦蕭疎竹從無補多事

禾豆廬

先仙星北書十二加

題高安貞水別業

愛君種竹處二水抱亭流似汎滿湘渚叢筍五月  
秋簞龍初奮迅山鳥亂鈎輅寄語滄浪客春風待  
子歌

卷二

觀高霖蒼中丞

列君浣花里相憶散花樓都護開新府羅施禾  
顯金溝橫象郡銅柱表漢州萬里歸來晚蒼茫  
露悲

觀劉鍾山司業

陳鹿殘冬雪離遠送歸世涂知我拙古道似尋  
務紅藥上方滿白楊孤壠微河汾諸弟子寂寞  
斜暉

易州七萬山詩寺芳華最盛先生盛佳遊之

門人李子來太僕浙歸過訪

客來賢切面因引上才故夢卿月出欣見遠星

東歸字通三

漸迴

李太僕至得殷孝來書

三山音驛新揚子夢相思歲月忽永久  
山前猶聞之離心南浦別交態北風詩不滅瑤華字長懷  
樹枝

憶紅橋寄諸郎中

一別紅橋路勿二四十年依然楊柳岸何處  
乘田船載酒鶯花日懷人板楔天因逢潘騎省聊為語

卷二

十九

題郎明府廬墓圖

西舍松雲裏寒山黍谷前  
慈烏新穀長鵲鴿舊巢  
遷罷社傳千古聞雷過六年  
披圖紛涕淚真廢夢  
我驚

蠶尾後集卷二終

煙林池果恭錄

蠶尾集十卷續集二卷後集二卷

山東巡撫  
孫建本

國朝王士禛撰士禛以康熙甲子祭告南海阻雪東  
平望小洞庭中蠶尾山悅其清遠因取以名其山  
房併以名集案盛符升作雍益集序稱合戊辰至  
乙亥詩文為蠶尾集十卷此集目錄下乃註詩自  
甲子年起其年冬及乙丑年作別為南海集文自  
庚午年起士禛自序又稱偶次甲子使粵以前及  
丁卯以後詩文稍成卷帙因以蠶尾名集士禛集  
皆所自刊而三說錯互如是未喻其故文中題跋  
凡三卷頗足考證然皆與居易錄重出又蠶尾集  
序一篇既列卷端又刻之集中亦乖體例其續集  
二卷皆乙亥迄甲申之詩惟無丙子一年詩以是  
年奉使祭告別為雍益集也後集二卷則戊子歸  
田後所作五七言絕句居十之九自序謂時方刪  
定洪邁萬首絕句因效為之然是年士禛七十五  
歲矣殆亦精力漸減不耐為長篇巨製也

# 南海集二卷

〔清〕王士禛撰

私藏清康熙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南海集二

卷》提要

## 南海集序

康熙甲子冬宮詹學士新城王先生祇



命告祭南海其門下士長洲金居敬方候省試在都爲詩以送先生之行其末句云歸日定成南海集還將後序屬門生蓋先生昔典試蜀中以蜀道名集而漁洋續藁則嘗命居敬序之故云爾明年夏先生使還居敬已釋褐需次當歸謁先生於邸第先生曰南海集成矣後序之言不可爽也居敬不敢以不敏辭請而讀之先生曰南海山水奇而不秀視峨嵋玉壘有間矣吾詩得毋以是亦下一

南海集序

格乎居敬起而對曰詩固欲得江山之助而山水亦欲得詩人之助讀謝監在永嘉諸詩令人想見林壑之幽遠讀右軍蘭亭集序令人想見景物之平遠及至身履其境或以爲實錄之中不無溢美此則詩人之所助於山水者爲多也今南海山水乃得藉先生之秀句而益奇不獨祝融拜冊命之榮而山靈亦幸先生之至止矣炎方在昔爲遷客之地其得句往往如衣帶繫悶劍芒割愁之鬱結惓惓於以發揮表章山水之勝恐未之盡也先生以使節壯遊皇然光華容與登臨意愜心

契不踰時而著作之富遂有二百餘篇傳之後世  
又今人追慕到隆之世懷柔百神師儒侍從之臣  
所遭逢者如此之盛爲之循環誦吁唏低徊而  
不徒以其發揮表章山水之奇已也門人金居敬  
謹序

南海集序

南海集上卷

新城王士禎貽上甫

蘆溝橋却寄祖道諸子

友人姜西溟門人盛珍示郭  
鼎旭衛凡夫朱悔人吳天章

洪昉思湯西厓查夏重聲山張漢  
瞻惠元龍劉貞士王亮王王孟穀

蘆溝橋上望落日風塵昏萬里自茲始孤懷誰與  
論故人感離贈昨夕共清言此去珠江水相思寄  
斷猿

北新城夜雪飲鄭山公通政館慰余澹心  
處士

秩祀通羣望 天書下海隅乘流探禹穴觀日到

扶胥

通政祭告南  
鎮子之南海

千里嚴冬雪三更繞樹烏寒宵共

孟酒一笑失窮途

雄縣道中雪

即公孫  
瓚易京

關河暝色冷征裘往事公孫戰伐秋趙北燕南盡  
煙水茫茫風雪易京樓

任丘憩李性符東園同澹心賦

虞丘諸水會水氣射城陰率爾過幽墅悠然諸隱  
心松間滴殘雪池上語春禽罷酒高臺望天風吹  
客襟

河間懷古同澹心山公

王招士地亦在日華宮一代風流盡千年雅樂  
空層冰淇水曲枯柳謁城東即次聊沽酒猶聞蛇  
女工古樂府河間  
蛇女工數錢

從山公乞滄酒

五時新成禮百神同時叩 命帝城闌朔風初過  
毛萇里西日難遮庾亮塵丹荔黃蕉炎海路茂林  
脩竹鏡湖濱今宵且乞麻姑酒別後俱爲萬里人

溫州古  
靡姑城

與素生

我過瀛海道不見安期生偶借琴高鯉飄搖南海

南海集卷上

二

行相逢四明客遙指赤霞城牛渚聞高咏能移謝

尚情琴高  
趙人

趙簡子渡河處

雞鳴問津吏冰雪滿交河日上迴風起如聞河激

歌

德州蒼山公通政留別之作

城下河流日暮寒明燈綠酒罄交歡從知越絕風  
煙好敢謂珠厓道路難嚴瀨千峰雲際出武夷九  
曲鏡中看官園焙後茶香熟此日思君到建安

恩縣宋具  
州

地勢遙連魏博雄百年三鎮習流風貝州戰壘寒  
煙外猶聽行人說潞公

荏平懷古四首

經過射書處猶識魯連村桑柘靈祠裏空瞻玉貌  
存

右魯仲連

玉釵掛臣冠滅燭聞薌澤此際獨留髡僕亦堪一  
石

右淳于髡

火色鳶肩者相逢徧五都不知曾一箇得似馬周

南海集卷上

三

無

右馬周

湖海鬚眉在寧忘社稷讐張公琴酒客能辦殺閭

丘

右張鎬

杜詩張公一生湖海客身長九尺鬚眉蒼澤州  
刺史周丘曉不救睢陽鎬杖殺之本傳鎬嗜酒

善鼓琴曉即  
殺王昌齡者

飲 御書堂感懷黃門北山兄

高館張燈復此逢北山宿草幾芊芊却思腹痛平  
生語華屋山丘最可憐

留侯祠

安穀城頭唯餘碧水流何年紫芝侶共訪赤松  
遊暮雪寒山道溪毛過客羞崎嶇倉海意不是爲  
封留

雪中發東阿望魚山懷古

陳思王聞  
贊於此

山郭雪蕭蕭魚山望轉遙洛靈悲子建神女降弦  
超即事成今古寒巖閉寂寥唯餘清梵在一遺旅  
情消

魚山神女祠

王序詰有魚  
山神女祠歌

雲車入洛幾時還松桂淒涼滿舊山歌罷迎神送  
神曲山青無際水潺湲

陳思王墓下作

昔誦君王賦微波感洛神今過埋玉地重憶建安  
人名豈齊公幹讒寧殺灌均可憐才八斗終古絕  
音塵

自礪礪至棘城雪中即目

礪礪侵曉發歲晏復窮陰出沒峰巒改蒼茫雲雪  
深松篁轉山徑煙火隔溪林重戴吟鞭好何如灞  
岸心

望小洞庭

當日蘇司業風流此暫經重巖望超忽遠水界空

積雪明蠶尾浮雲下洞庭明朝新霽好迴首數  
峰青

東平思王墓

孤山

東平幾驛是咸陽松栢依然指故鄉帝子不須還  
悵望漢家陵闕久淒涼

東平憲王墓

峴山

鄉是人亡萬古悲東平宮殿草離離陵前賜劍知  
何處金粟飄零剝斷碑

大雪次汶上題路氏北堂壁

百里中都道蒼茫欲暮天湖平蜀山樹雪浸汶陽

南海集卷上

五

田魯酒盈觴醉銀鱗下筋鮮東樓無李白且就北  
堂眠

太白有飲汶  
上東樓詩

汶上雪夜贈路承甫

汶水西流雲樹微歷亭繫馬雪霏霏青檀故物從  
君乞未要羅綺作地衣

次充都

翠華初過魯宗國此遺墟猶忝持旌節何殊奉  
乘輿川原接鳬繹風物近青徐獨愧鍾離意名符  
發寶書

少陵臺



不見杜陵叟猶存杜甫臺如聞石門路曾共謫仙

孟平野蒼蒼合浮雲故故來岱宗青未了髣髴六

龍迴時大駕東巡祀泰山

雪後過嶧山

數仞碧玲瓏參差望不窮波浮泗濱磬雪照嶧陽  
桐仙洞浮雲斂秦碑野燒空羊車何日去輦路翠

微中

孤駘山

騷弔何年事傳聞此伐邾至今歌小子猶似怨侏  
儒

南齊集卷上

六

古薛城弔孟嘗君

田文千載後悵悵雍門彈薛水西流駛空城日暮  
寒臺池久蕪沒丘壘亦凋殘在莒猶遺恨如君豈  
足歎

昭陽湖一名微山湖

滿湖風皺碧流離微子山前返照時閑掛簑簑泊  
沙嘴紅霞一抹晒鷗鷀

荊山口待渡

西連豐沛走中原風色蕭蕭野渡昏一望孤城天  
接水亂山合沓是彭門

徐州渡河

漢興亡後雌雄幾戰爭大風過泗上落日照彭  
城玉斗空遺恨銀刀久厭兵登艦一長嘯冰雪太  
崢嶸

彭門懷古八首

城上黃樓天四垂捲簾坐盡楚山姿羽衣吹笛人  
千古樓下猶懸五丈旗

中原豪傑競亡秦楚漢煙銷泗水濱放鶴亭中一  
盃酒楚山巒巒水鱗鱗

樓觀岩峯戲馬臺宋公九日此傳孟詩人猛士如

南齊集卷上

七

龍虎只愛江東二謝才

傑射軍中似父兄紅蓮書記擅才名重尋汴泗交  
流處千步球場草棘生

黃葉西陂七字詩後山詩派石林知南山磬石流

脂滑不刻長洲王簿詞

呂梁千古所嗟況復層冰如莫邪陪尾山前魯  
祠北紅泥亭子漾金沙

煙銷陂水半篙碧日出曉山千疊古齊麥依然春

雪裏忍寒招鶴上空亭

風雨彭城意黯然東堂松竹沒寒煙賴濱老去東

坡死銅狄摩訶五百年感懷西樵東平兩兄墓在廣陵官開西樵有詩云平落彭城意經時涕泗事今

有賜藥雨猶

溪山

溪山溪水五色多文章我過淮渙上風物何蒼  
小艇載鹽米孤村稀柘桑唯聞嵇叔夜遺宅鉅

城旁

宿州過吳舒鳧

昔作薊丘別聞樓陪尾山泉林寫明鏡遙岫列煙  
壘豈意浮雲跡相逢梁楚間符離今夕酒閉閣不  
須還

南華集卷上

宿州東門道曰汴堤古隋堤也作隋堤曲

殿脚三千事已非隋堤風物尚依稀玉蛾金蠶飄  
零盡誰見楊花日暮飛

符離弔穎川侯傳公公宿人

躍馬千山外呼為古戰場古有戰道在舊境平蕪何莽蒼上

雲氣忽飛揚寂寂通侯里沉沉大澤鄉穎川湯沐

盡空美夥願王陳涉亦州人漢高帝為軍守家

臨淮

漂漂歲云晏我行淮楚間清川下桐栢衆壑會荆  
山兩岸帆檣濶中流鷗鷺閑惠莊如可即長嘯一

31 卷

崔白濠梁人賦詩弔之

崔白老手去不迴丹青又失濠梁崔清淮粉本還  
在折葦枯荷鳧鴈哀

定遠靖南侯祠

英風動江左廟食儼東城聞道鳩茲郭猶存驃騎  
塋楚巫陳桂檣行客拜霓旌杜宇悲何事哀啼達

五更

舒城口号寄容齋少宰

龍眠鹿起山多態鵲岸鷗溪水關妍不是周郎擅

南華集卷上

江左阿誰消得此山川

梅心驛南作二首

山中何所有遠近楓香樹松青櫟葉黃蒼茫半煙  
霧下有寒溪流聞聲不知處林開通明滅石激忽  
奔怒合沓溪山閒誰復辨往路颯颯松間風瀏瀏  
石上雨遙峰屢屢雲嵐莽參互愛此塵外區徘徊  
未能去

前山忽開豁稍稍見田疇茅茨三五家籬落編道  
周白水滿陂塘繞舍左右流雞犬散屋角鷺鴨鳴  
汀洲松葉閒索綯牖戶急綢繆餘力祝牛宮

已過感此懷爾俗役役將何求

將至桐城

溪路行將盡初過北峽關幾行紅葉樹無數夕陽  
山鄉信憑黃耳心放白鵬龍眠圖畫裏安得一  
此攀

雨中過陳默公滌岑

躡屐歷危岑單椒上空曲江雨從東來風吟萬竿  
竹城郭浩茫茫衣裳盡寒綠何處是龍眠千峰出  
雲族

張敦復宗伯招飲新齋感舊兼寄說巖都

憲

憶共蓬山直聞鶯細雨時那知高閣夜對雪更論  
詩梅信江城早朱櫻禁苑遲內直樓被  
櫻桃之賜也紅亭子就  
好寄故人知昔同直學  
堂言他日還山當攜尊取杜詩  
句各以也紅都憲預為作記

永園夜雪即事同敦復我建寄耕壺

山徑梅花發籬與香霧中名園皆竹色密座即蘭  
叢倚檻滿醒酒開簾雪颭風美人一水隔何以慰  
飄蓬

望盛唐山

前路臨天柱崇朝過盛唐舳舻蔽千里留此薄樅

急雪迷江介雄風憶武皇詩歌誰載筆不繼大

風章漢書作雄風  
之歌史漢參見同

潛山道中雪

處處溪山好倪黃畫亦難雪雲數峰白楓柏萬林  
片高下松毛積淒清石溜寒天心愛羈旅巖壑飽

自沙河至唐婆嶺即事

皖公山色望遙遙曉水清冷不上潮青笠紅衫風  
雪裏一林楓柏馬蕭蕭

二喬宅彭法山  
廣教寺

脩眉細細寫春山松竹蕭蕭響珮環霸氣江東久  
銷歇空留初地在人間

雪中欲謁三祖山不果即山  
金華

僧寶昔開此人傳三祖禪本來無住著初地空雲  
煙雪暗石牛洞溪流山谷泉羅浮行脚地瓢笠亦

隨緣三祖法後即性繼  
淨時子亦新入焉

太湖道中懷山公通政

楚尾吳頭去天寒急景沉朝雲滿岳影暮雪剌溪  
心野店官橋路人字筆竹林相望二千里何處是  
山陰

龍山晚渡

湖龍山望五湖漁舟沙步晚招呼憑誰喚起維  
摩詰重寫寒江雪渡圖

張睢陽廟宿松棠  
梨宮

不識松滋路中丞何代祠椒蘭紛玉座風雪捲靈  
旗橫笛聲猶苦神絃響易悲同堂真廟食南入是  
男兒

除日宿松道中

久客忘時序匆匆逼歲除楓林紅照眼鬢髮白盈  
梳滿岳多迴鴈潯江足鯉魚春風來早晚誰寄故

國書

乙丑元旦雪中謁五祖山三首是日  
立春

南國不搖落春風況早迴行勝穿白雪大事問黃  
梅絕磴盤空上飛梁拂澗開萬松猶引路消息記  
重來

浩劫留孤洞今朝禮祖庭因緣逢獼猴囑累憶壇  
經梅蕊橫丹壑歸雲點翠屏白蓮池上水長照佛  
頭青

寶界琉璃淨名香篤耨熏堂開數峰雪目盡九江  
雲優鉢花時現頻伽鳥競開躊躇下山路楓葉正

下五祖山

雪滿空山下翠微娛人十里盡清暉野梅香破半  
溪水翠羽一雙相背飛

兩河口

選佛場非遠沿洄屢問津秧雞啼過水松鼠下窺  
人山雪將辭臘溪梅已破春短筇緣略約坐愛碧  
粼粼

早發黃梅過東禪寺六祖  
米處

誰識新州舊獼猴羣傳衣夜半祖庭聞水邊孤寺半

煙篠郭外數峰空雪雲直是西來掃文字翻令南

北競紛紜明朝穩把江頭櫓水到潯陽九派分

濯港五祖初生入漢湖處今有網埠寺  
破額山四祖道場在止六十里

網埠寺旁風物幽漁人網集亂汀洲阿誰識取源  
頭水破額山前碧玉流

太白湖

潯陽東北白湖濱雪浪縱橫曉問津何處雲中虛  
岳影滿堤衰柳送行人

大雪渡潯陽江

江水下江州茫茫九派流雪迷宗炳宅興發庾公

樓六代空殘壘千年此上游可憐形勝地擊楫未  
消憂

抵九江

行行皖口又蘄黃纔掛孤帆指豫章爲報佳君多  
置酒夜來風雪過潯陽

琵琶亭晚望

雪重江天合寒深鳥不飛炊煙何處起知是庾樓  
磯

望廬山

看山宜雪後五老況相要絕頂竇雲霧諸峰出沈

寥陰陽殊向背吳楚接風潮急瀑來三峽名僧問  
六朝客程兼水石行色借漁樵磨衲堪終老彭城

枉賜貂

入廬山口号四絕句

翠竹青松裏橫峰側嶺間坡公曾有語真箇到廬

山

曉出潯陽郭廬山方出雲雲中雙白鹿邀我問佳

君

香爐峰近遠望望太高生莫畏石頭滑終期曳杖  
行

步步廬山近蒼蒼雪路深江天雲霧裏何處是東  
林

自蓮華峰下至東林寺

江州郭外雪雲濃翠壁丹堦錦繡重行盡清溪三  
百曲東林纔打午時鐘

東林寺示宗雷禪人

晉賢名理宗莊老祖印西來得未曾攜得佛馱鐵  
如意重將舉似鴈門僧

三笑堂見徐五東癡題壁感賦

拂塵見遺墨髮髯平生親詎識棲禪地還悲撒瑟  
辰香爐雲曉露石澗水清熱不覺柴桑老平生隱  
是真

虎溪橋迴望西林寺

未訪西林慧永師虎谿橋畔去遲遲歸舟定艤官  
亭水飽看僧房綴蜜脾

香爐峰

望望雲生處孤峰條有無都梁及蘇合初藝博山  
爐

石門澗

石澗千巖響飛梁萬壑低欲尋謝公隱噉噉夜猿

圓通寺示杲菴禪人

匡廬上初日石耳訪禪林  
眉際清寒重煙中梵唄  
深水交松櫟響門掩竹藤陰  
欲問南唐跡山猿雪後吟

歐亭

六一何時去猶傳夜話亭  
亭空人不見殘雪落冬青

蘇亭

試訪蘇公跡荒榛聽鼠啼  
東山初日上惆悵下佳

溪

南唐後主祠二首 在園通寺

佞佛終何事秦淮舊恨長  
空山遺甃在猶自說南唐

唐苑蓬萊紫名同萼綠華  
可憐山寺裏猶有麝囊

花 後主嘗移廬山麝囊花於含風殿前名蓬萊紫

喚渡亭

西望雲居一抹背元和遷客昔曾經  
草風莎雨脩江岸千古人傳喚渡亭

樂天詩好似當年歸蔡渡草風莎雨渭河邊

南昌懷古三首

我愛梅子真高風邈難匹  
上書理京兆遑知五侯

嬖一去壽春城終老吳門卒  
長安劍履多方矜子

雲筆 語云谷子雲筆札妻若卿雙古

右梅尉宅

桓靈黨錮興漢道成衰叔遐哉  
徐孺子遐跡思空谷磨鏡致生芻  
其人信如玉日夕東湖遊清風激

林竹

右徐亭

三洲夾明鏡一徑通略約當時織履翁  
於此成樓託龍卧竟終古誰能知  
管樂舊園薦寒蔬斯人如

可作

右蘇圃

登石亭寺釣天閣 在滕王閣西時滕閣毀於火

釣天閣倚最高層帝子樓空感廢興  
鶴嶺雲生接洪井龍沙江遠抱鍾陵  
落帆夕照晴相亂橫笛危欄晚故應

寂憶 詩筆好篋中慙負剡溪藤

寫韻軒

彷彿鸞岡露黛眉繡襦甲帳爲誰施  
祗應三五嬋娟影曾照仙人寫韻時

豐城見梅花懷敦復學士

北酒龍眠夜雪時梅花幾樹照清池嫩寒春曉江  
南驛獨卧船窓看折枝

金花潭 宋元祐三山志  
后新風志

傳是瑤華跡江潭獨黯然倉皇浮五馬憔悴掩雙  
蟬玉輦歸松漠金花沒劍川忘機羨鷗鳥不識靖  
康年 孟家蟬見宋小說姜夔  
詩遊人終載孟家蟬

苦竹洲聞鴈

孤舟聞鴈吸春思滿江湖北去經彭蠡南飛異鷓  
鴒已驚開塞遠深念雪霜徂故國多煙水音書好  
寄無

樟樹鎮王文成公誓師處

豹房虎圍氣如雲行在從容露布聞誰識書生離  
講席絕勝三十六將軍

峽江縣

短岫幽篁峽口陰亂帆鴉軋滿江潯長年煙際遙  
相問十八灘頭水淺深

早登釣魚臺

江干一片石久占釣臺名窪突紛多態峰巒削不  
成巨魚憑浪立急櫓犯灘行却望前岡道松風杜  
宇聲 山後即放忠肅李公墓  
結句用比干逐紂語

吉水道中望楊誠齋故居

江行盡日愛清暉峽遠江平碧四圍幾處峰青臨  
水照一羣魚翠拂船飛雲陰澹澹將成雨嵐氣濛  
濛欲濕衣髣髴南溪楊監宅蒼苔白石繞巖扉

吉水絕句

螺川川北字江西沙暖舟暄咫尺迷纔過元宵如  
上巳春山處處郭公啼 文江一  
名字江

賦得廣澤生明月

放舟豫章水月上廬陵城照影疑無定窺人似有  
情冷泠青桂濕歷歷白榆生故國當三五清輝亦

自盈

望青原山有懷藥地愚山二公 愚山重建白鷺  
書院今燬於火

白鷺空洲又劫灰青原山色自崔嵬風流二老今  
何在獨問廬陵米價來

肺病

昨日頭風愈新年肺病多何山足芝朮隨處繫牂  
牁地僻客高枕鄉遙憶伐柯青林啼暮雨無那鷓  
鴒何

泰和道中寄說嚴都憲容齋少宰美門編

脩

以舵開頭不計程睡餘真愛賴江清將尋方麴猶嫌早欲却吳綿尚有情木客山都人比舍功曹主簿鳥多名炎荒風物看殊異略附雙魚達上京

秦和夜泊雷雨

明月墮何處忽聞鳴雨懸雷驚殷殷上山起電急劃江圓宿鷺依連舸神龍出大川戰場蕭瑟極百感夜茫然

過蕭氏春浮廢園

白下亭西路過山兩脚低幽篁夾溪水幾箇竹雞啼春和春有白下亭

萬安道中

戰地餘流水滔滔賴石東幾年紛繡纈今日尚刀弓沙嶼宵霑雨江船午帆去風明朝聞好語清漲百灘空城詩一第清

十八灘三首

繫舟萬安城已聞難聲惡連峰造天關疾雷殷地絡雋師理賊楫直與驚濤薄萬山立積鐵其下臨大壑沉沉蛟龍宮神物信所託排空紛怪石森然奮搏攫潛虬動鱗甲巨刃揚鐔鏐地根在何處坐覺坤軸弱悵然念神禹封泥此疏鑿長年聚羣力

出寥廓三復垂堂言遠遊亦何樂

亂峽吹急雨一折改奔峭連山亘東南瘴霧迷嶺嶠榜人侵曉發高卧失臨眺輒雷起何處萬夫迭呼嘯倏忽數灘過到眼一票姚武朔既崖柴崑崙絕排弄始蹈呂梁險終成昆吾譟四山方出雲吐納亦殊妙山木蔚然合冥冥子規叫

半日過五灘灘灘各殊狀怒流一噴薄石角迷背向激瀑散霜雪倒洒石壁上漩渦走風霆喧駭裂層嶂洶如奔萬馬崩騰不相讓又如閭闔開搜搜羽林仗傷神既慘澹快意倏悲壯出坎在須臾布帆幸無恙探奇遊靈閣豪吟洗惆悵

阜口雨泊

急雨孤蓬濕高峰四面同茫茫送灘水颯颯會江風山鬼幽篁裏楓人苦霧中明朝攬清鏡哀颯任成翁

梁口

細竹長杉裏舟穿虎豹叢遙思刊木日深念濟川功嵐重沾衣濕灘高聒耳聾耽奇還興盡太息畏途中

攸鎮雨泊



竟日孤蓬兩宵分尚未休瘴雲來嶺表江漲下虔  
州暗濕桃花重岸上桃  
花盛開平添竹箭流更聞春喚鳥名語  
催白五更頭

黃金洲見桃花

嚴屋纔三合煙屏自一家春風何造次開遍小桃  
花

瓶中桃花

水晶枕上一枝新別作嬌紅楚岸春疑是息夫人  
未起細腰官裏見橫陳

贛州謁王文成公祠

南海集卷上

五

新建當年此誓師森然松栢見靈祠軍聲不藉條  
侯壁籌策唯應漢相知萬古許孫同廟食一時張  
桂太傾危後來論定煩壽史峴首猶存墮淚碑

同丁鴈水僉憲登八境臺三首

天末欣相見登臨復此臺飛樓切雲上危堞枕江  
開章貢雙流合雲峰四面秦漢風思玉局故國近  
蓬萊坡公八境臺詩有云想見之  
翠觀海市緋宮明滅是蓬萊

尚憶圍城日熊羆此枕戈初灰孤闕在戰地國殤  
多東越鏃王郢南荒照尉佗祗合烽火息吾輩許  
高歌

直北連章貢西南望鬱孤風流餘蔓草樓閣半寒  
無簾捲過雲雨欄迴指舳艫乾坤此臺在將別立  
斯須

題鴈水覽園

初來覽園裏早愛覽園詩夜雨前山過青苔滿院  
滋故人傾卮酒名卉發辛夷物候炎方異春風生  
桂枝園中桂花玉蘭  
紅白梅皆花

南康縣

積岨埋煙霧清晨望不分地維何偏側嵐氣日氤  
氲山接梅銷嶺天遙庾勝軍幾年收白骨愁絕戰  
塲雲

南海集卷上

五

題南安寶界寺

劉元城張無垢兩先生皆  
居此寺坡公亦嘗過之

古寺興亡閱幾秋諸賢誰遣到炎州可憐橫浦開  
前水猶繞當年鐵漢樓

大庾嶺

五嶺界百粵東嶠實大庾西衡北豫章嵯峨此終  
古黃屋聊自娛僭偽始秦楚雕結慕漢德再世爲  
亡國六代及五季紛紛不足數昨者滇閩亂此嶺  
煩師旅我來兵銷後叢薄無豺虎絕頂眺南溟波  
濤如可觀白雲左右飛危徑穿一縷回首望中原

風煙隔橫浦

張文獻公祠

峽寺重雲裏人瞻丞相祠開元如夙昔風度想當時  
時村扇三秋恨淋鈴萬古悲何來雙海燕猶自入  
漁淮

紅梅驛

別登來鴈亭午過紅梅驛梅落鴈先歸腸斷天南

始興江口

西過始興水漬谿增淥波漬水合始興水流始大推蓬春日下

南海集卷上

高

高枕粵山多前路逢瀧吏迴風起蛋歌鼻亭不可  
問亂石鬱嵯峨

韶石

昔聞韶石奇今觀韶石狀奇峰削凡體斗絕各雄  
長怪石走中流牙角怒相向峽逼春湍豪撞春力  
頗抗雙闕屹東西球門始誰翔其旁有阿閣靈鳳  
昔來脫傳聞帝南巡九成奏崖嶂后夔不可作  
與辨真妄飄搖翠龍駕矯矯陳仗西望蒼梧雲  
臨風獨惆悵

舜祠翠華亭

南巡蹟重華事有無兩痕上斑竹雲氣接蒼  
信使鳳何年逝啼鵲歲又徂不勝懷古意江色日  
蒼蕪

將抵曲江

二月一日春態閑桃花欲落鳥綿蠻回頭不識中  
原路人在三楓五渡間三楓亭荒雲賦詩處

武溪水

南紀標銅柱滔滔萬里征我窮伏波道重和武溪  
行斜日聞吹笛誰爲轅寄生因思少游語回首不  
勝情

平圃張文獻公故居

扣舷聊騁望川上浩煙波往往奇峰出行行松石  
多人言故相宅遙指曲江過太息開元後爭傳得  
寶歌公初發曲江詩溪流清且深松石復陰臨

彈子磯

神禹刊九山百粵所不詳蠻夷暨流蔡遺跡蓋荒  
唐此磯始何代峻極蟠穹蒼下臨萬丈潭蛟螭多  
伏藏黑鷹巢其巔下瞰時飛颺石壁不可梯錯雜  
五文章鵲鏡復穿漏鬼工肆皺黻想當開鑿時  
丹摩天揚安得挾仙靈白日凌飛梁

觀音巖

山無寸膚斯巖益屢屨其下蟠水府其上排雲  
寬洞穴豁天半十丈臨江涯騎危躡虛空險絕綠  
鈎梯白日忽晝晦疑逢魍與魍金獸佩腰間火鈴  
前後隨蝙蝠如白鴉鍾乳皆倒垂羃歷掩洞門狡  
獪神所爲暗瀑響陰壑尋丈安可知灑落深潭中  
如弩齊發機佛座雲霧生濛濛沾人衣遠江上明  
月欄杆拂參旗歸舟意恹恹絕景誰能追

滬江

衆綠被山足舟行當翠微滬江流水遠淮口有人  
稀海日臨崖吐蠻禽拍浪飛阮俞如可采長嘯竟  
忘歸

峽山飛來寺

方舟宿滬陽高峽厭蒙密乘風指飛來喜近調御  
室蒼蒼菩提樹逶迤寺門出金碧閱蕭梁幻語恐  
非實禹陽二帝子何年此栖息言采阮俞竹遙應  
黃鐘律如何遂不還空有湖城憶東上綠嶠危語  
曲昧蹊術夾磴荔奴陰青葱上初日石壁留孤雲  
飛亭俯江色沉沉晴川綠活活流泉疾敷坐憺忘  
歸逍遙問摩詰

二禺祠

軒轅二帝子聞住綠雲間世遠無遺迹夕陽空亂  
山攀髯失弓劍采藥異荆蠻猿鳥青冥裏應悲去  
不還

歸猿洞

若爲越女化猿公霧鬚風髮向此中留得訶陵環  
子在月明長憶上陽宮

半山亭

雲碓水自春松門風爲關按公題峽山寺句夙愛老坡語幾  
載思禺山何意萬里遊兩脚墮孱顏苔碣不可見  
定水猶潺湲宴坐半山亭下見凝碧灣榕根如獐  
龍怒攫青厓間日午竹雞啼濃綠排煙鬢我行窮  
祝融何時復來還

抵清遠

萬里南帆渡二禺峽平川濶見青蕪不堪斜日蠻  
雲裏啼罷猩猩又鷓鴣

南海集卷上

南海集下卷

新城王士禎貽上甫

南海神祠

茫茫百粵間衆水歸扶胥下滙波羅江日夜相灌  
輸嵯峨兩虎門衛此陽侯居神官壓滄溟潮汐在  
階除我駕萬斛舟乘風但斯須飛廉送旌麾龍伯  
爲前驅百靈何蜿蜒穹龜與長魚將命肅牲醴來  
格神所愉振衣浴日亭遙見三足鳥咫尺躡樊桐  
覽彼天帝都

登浴日亭

乘槎興不盡復欲帆去南溟夕次扶胥口朝登浴  
日亭島巒紛破碎天水倒空青一望窮寥廓真看  
小洞庭

使院懷幼華都諫

頃以典試使  
粵街居北院

春半炎洲苦煩熱清晨初試葛衣涼懷人二月小  
寒食照眼一枝紅佛桑定有新詩千首富都無實  
劍百金裝我來君去如瓜代極目天南少鴈行

與諸公集光孝寺

寺舊名盧坑  
處功曹故宅

一鳥鳴灌木招提春雨餘偶來方外遊踪跡似閒  
居清池浮水蘚碧藻躍文魚輕颺散詞林葵樹交

扶疎灼灼佛桑花紅豔驚珊瑚緬追昔賢跡俯仰  
懷赤烏孝廉自英雄江左盛文儒魯周闔外寄張  
領府中趨如何虞仲翔獨此悲向隅青蠅爲弔客  
千載同歎歎

菩提壇

一花五葉後此樹留孤根枝條徧震旦老幹無冬  
春我來漲海遊入此甘露門秦松與漢栢瑣細皆  
兒孫清池儋疎雨妙義聞風旛菩提本無樹更與  
智者論

五羊觀

仙人騎五羊傳聞萃於此仙去羊獨留片石母乃  
是臧穀兩俱亡寢訛亦相似安得皇初平重來叱  
之起

同庭表叟園元孝翁山蒲衣遊海幢寺遂

至海珠寺

扶胥潮未落白甌上輕艫高閣諸天外層城一水  
涯春江沙步雨古寺木綿花珠石中流是延緣路  
未賒

蒲澗寺贈範公

我來蒲澗上菖蒲方紫茸水流石底雲出半山

中布席枕樹吹衣荔子風還將鐵如意日暮對  
支公

濂泉寺

閑隨綠蘿去忽與碧谿逢水石微通徑煙霞獨倚  
筇寺門編笏竹磴道入雲松尚憶安期子青天跨  
白龍

登粵秀山

越王古臺上春暮復登臨割據無秦漢滄江自古  
今風吹鼉背雨日射虎門陰欲問呼鸞道荒涼蔓  
草深

歌舞岡

歌舞岡前輦路微昌華故苑想依稀劉郎去作降  
王長斜日紅綿作絮飛

廣州竹枝六首

潮來濠畔市接江波魚藻門邊淨綺羅兩岸畫欄

紅照水蛋船多唱木魚歌

海珠石上柳陰濃隊隊龍舟出浪中一抹斜陽照

金碧齊將孔雀作船篷

梅花已近小春開朱槿紅桃次第催杏李枇杷都

上市玉盤三月有楊梅

佛桑花下小迴廊曲院深深牡蠣牆細蕤海沉銀

葉火金籠倒掛試收香

鬢雲盤髻簇官鴉一線紅潮枕畔斜夜半髮香人  
夢醒銀絲開遍素馨花

才到花朝似夏開雨紗霧縠閒冰紈洋船新買紅  
鸚鵡却苦羊城特地寒

詠蕃劍贈客

蕃劍來何處知從海舶長當軒秋水色脫匣列星  
行鋒使箴筴折神應魑魅藏倘逢暴公子櫛具有  
輝光

詠長壽寺英石贈石公

愛此招提石鏗如哀玉彈晴天起雲霧遠勢出峰  
巒池上潮新長池與江通潮沙窓中蘚故寒悠然謝袍笏一

目下題看

登大榕寺浮圖舊名寶莊嚴寺

大榕不可見地以大蘇名白社無人到蒼苔滿院  
生落窮炎海月山撫掌王城欲假南溟翼扶搖談  
上征

與諸公約遊小金山

靈峰名最古亦有妙高臺拳石浮空濶滄波足溯

迴憶雲何日去坡老記重來更約三生話輕風引渡杯

偽漢劉龔冢歌

紇干山雀凍欲死朱五經兒作天子紛紛負  
使王山牛兔絲粵中起中原湏洞久風塵遂使  
奴竊遼鄆黃屋左肅歷四世坐斤洛州爲刺史昭  
陽清水流真珠論車却笑燒沉香銀當日錮三  
果帶劍上陵嗟已矣苦將肖像擬休屠金蠶玉魚  
誰料理茂陵甲帳出人閒況爾區區安足齒驪山  
地巾竟如何銀海茫茫同一軌

南海集卷下

大將軍孝揚弟錢別海幢寺即席有詩賦

答

元戎小隊到禪扉躡閣攀林興不違賦似江淹頗  
惜別人如楚客送將歸貝多樹下花沾席璚瑤潮  
邊雨濺衣最是斑驩留不得陸郎行處正芳菲

別嵩菴元孝翁山方回

蒼舊海南偏相思二十年來攀貝多樹別負荔枝  
天江晚饒芳草山春有杜鵑別離無限思都付  
人船

羚羊峽

逆流入西江已開高峽中何年神羊跡靈輿開鴻  
濛離江挾牂牁日夜來向東怒流會端州奔湊朝  
祝融萬仞束洪濤大哉造化功龍從雲雷窟黯澹  
蛟鼉宮更聞溪中石價與瑤琨同當年貢天家千  
指勞人工鼈行九地底下與水府通微軀一不戒  
崩墜誰能窮尤物古所歎念此心忡忡

羚羊寺

古寺四月中尚有木綿花殷紅照羚羊苔壁何紛  
葩下有東江亭俯臨硯洲沙牂牁萬里來遠勢如  
脩蛇高峽扼其衝天險逾褒斜寺當兩峽口石徑

南海集卷下

交嶺呀紅泉尚分飛竹筧通坳窪西望端州城七  
星莽周遮明當陟其巔舉手褰匏瓜

沈佺期羚羊山寺賦云  
中有紅泉分飛如匏瓜

七星巖石室

止斗森魁杓何年化爲石散落南斗旁光芒色相  
射遙填端州城七峰張幕布崧臺屹中央晝靄仙  
宮宅天帝簫百神於茲互王客巖竇鳴鼓鐘石乳  
亂矛戟往往爲獸形奇蹟蕩精魄其旁兩洞天豁  
訝幾年闢水聲暗澎湃時有蜿蜒跡云此龍所宮  
冬古雲霧積沉沉抱珠睡五嶺慳雨澤吾欲割其  
耳雨工起鞭策坐使瀝湖盈乘流掛帆席

時早甚  
瀝湖竭

題松臺

石室松臺儼畫圖百神觴罷散清都七峰處處俱  
人眼莫笑淹留類賈胡

上屏風巖登道未及霄關而返

暮登扶嘯臺欲問含珠徑山月出未高羣峰忽已  
暝清露滴生衣孤松偃危磴何處仰霄關雲中一  
聲磬

登閱江樓二首

水自蒼梧下山將荔浦連潮增炎海漲春入夜郎  
天樓閣凌空起雲峰壓座偏不因衝瘴癘誰見此

山川

七星橫北郭南抱閱江樓龍氣千山雨特舸萬里  
流島是新市舶節鎮古交州好記須陵望他年賦  
壯遊

端州別魏昭士因寄和公於廣州

人生如萍蓬飄轉少根蒂況復出處殊合并安可  
計我夢尋微嶺花鏡在天際幽人侶猿鶴石門掩  
松桂誰謂遊相見炎海膏世事苦多傾蓋  
忽分袂我攀庾嶺松君飽珠江荔阿戎共扁舟崧  
臺暫流憩良會那能常宿昔紛鼓枻湏水方南下

灘江復東逝中宿潮不來何由慰迢遞

三水月夜別陳閔孝程燕思

碧天月晶晶江水風蕭蕭明發一爲別孤踪千里  
遙梅關稀見鴈中宿不通潮好寄相思子時時慰  
寂寥

重遊飛來寺

我昨遊飛來乃自東峰始得隴復望蜀夢落西峰  
裏歸棹粵江潯煙雨孤蓬底菩提解迎客一笑呼  
展齒繚繞曲棧危宛與蜀道似數折得石壁萬笏  
摩空起如丁如步欄神工信奇詭西巖隱飛瀑迸  
罅流石髓鳥啼脩脩竹花覆濛濛水平生禽尚志  
歎息吾衰矣笑問白足僧胡爲羨衣紫

黃石磯夜雨

春枕夢忽破決溜鳴蓬窓驚雷殢陰峽急雨鏌奔  
龍新涼卧桃笙遠夢生楓江起坐祝媪龍添波送  
歸艤

大廟峽

夜泊黃石磯急雨如萬弩朝過大廟峽怪石蹲渴  
虎窺洞出叢薄飛電擊可數美人珥明璫侍者拾  
翠羽春蘭與秋菊無絕此終古落帆薦溪毛蘋花

媚中渚神光乍陰陽朝雲無處所欲去更徘徊枕  
柳颯飛雨

大廟峽寄黃庭表太史自清遠至湏陽亦曰三峽

出峽復入峽舟行多苦辛青山巒嶺外黃帽越溪  
濱迢遞經寒雪飄零惜好春佛桑花下酒應憶北  
歸人

十五夜峽口對月寄廣州諸故人

峽口今宵月其如客思何離離見珠斗穆穆展金  
波故壘餘蕭勃殘山弔尉佗珠江猶一水相望似  
秋河

兩入湏陽峽

野泊開頭早重陰入峽寒側過釣魚石逆上牯牛  
灘雨逼驚龍失雲從大壑看十年經劍閣轉見路  
行難

湏陽峽

峭帆入臯石絕壁太古色山川方出雲白日轉昏  
黑浩浩一水逝蒼蒼兩崖逼雄雷地中奮坤軸條  
傾仄十步一盤渦下視竒難測云中穴蛟蜃呀呷  
擇人食牯牛名尤險絕艱虞萬夫力石棧綠秋毫  
百丈牽江直慘慘鵲鳴啼猿猿不遑息尚憶符鰲

州名架閣擬已焚事往逾百年遺踪半湮渺陵谷  
一俯仰感歎情何極

歸度大庾嶺

大庾連橫浦艱難此再經曩從五嶺白山入百蠻  
青嶠水流炎海榕陰數上驛亭今宵望南斗漸遠  
使臣星

抵南安

嶺南已負荔支天橫浦重過意惘然暫借谿樓看  
山色蠟花如雪寺門前南安人以蠟樹為華滿望皆是

舟入雙牌峽

橫浦雲陰薄晨光翳碧虛江邊寒進艇峽口靜難  
書幔捲時來燕溪清獨羨魚萍浮任流轉踪跡似  
閒居

贛州別鴈水

與君暫相見揮手古虔州孤棹山俱遠雙江水亂  
流急難穿詰曲深竹叫鈞翰離別兼羈旅中宵感  
白頭

新淦道中懷門人林公韞兼寄丁鴈水

七載相思木蘭道那知相見鬱孤臺江湖頃洞偏  
舟遠賓主東南一才代才伏雨關風朝復暮滄波白



鳥去還來三洲不共窪樽飲懷抱何因得好閒

豐城曲江亭

磯山高百尺磯下曲江流芳杜蕭蕭暮金花歲歲

秋金花青峰相嫵媚白鳥自滄洲已矣于將氣宵分

望斗牛

吳城登望湖亭寄周南康星公

東南臨眺美何如信有孤亭切太虛極浦長風生

左慈畫簾清畫對匡廬九江潮汐迎人遠五老巔

買見面初明日王淵潭上酒共看飛瀑駐籃輿

鄱陽湖舟中望廬山

南唐書卷下

七

月出彭蠡照見南康城向夕滄波濶羣峰煙霧

生林藜訪匡續沽酒酌泉明誰識高歌意臨流自

與豹人星公往白鹿洞次迴流山

廬山何高高白雲在山腹倏忽縈山椒亦或帶山

足上下無定姿頃刻屢移矚山徑不逢人樵歌出

深谷何處遍松聲風泉滿林麓

初入五老峰謁白鹿洞呈湯佐平先生

忽忽遠城市浩浩臨滄洲良辰愜奇賞始遂廬山

遊風紆屢轉窅窅窮時經丘澗澗風瀑瀉蒼蒼石

川流騎牛緬往跡眼鹿飲前脩風景宛猶昔年  
倏已道唯有五老峰屹立忘春秋紫芝驚漢帝黃  
石招留俟泉石不我遐桂樹生山幽

自白鹿洞至三峽澗

溪行少阡術沿洄屢迷津馬蹄怯危石欲下還逡  
巡出谷見稻畦煙火自成鄰日午聞雞啼表徑見  
遺薪薜荔衣怪樹山風恐行人舉首五老峰白雲  
如魚鱗遙青遞隱現光景相鮮新望望玉峽亭聊  
可垂吾綸

三峽橋

南唐書卷下

七

五里聞瀑聲轟若車千兩谿迴見飛梁穹若虹百  
丈衆流會三峽峽門扼其吭建瓴沸騰湍排空削  
層嶂石激水斯怒水橫去石逾壯水石終古爭怪  
奇紛萬狀日射金井潭濺沫出橋上日光散青紅  
雨絲亂飄颻絕境遇兩蘇何人繼高唱

玉淵潭

已歷三峽橋更訪玉淵水水流大壑中路轉層松  
裏片石橫百仞其右平如砥九十九飛瀑一門爭  
萬軌峽峽直要衝跳盪不得止雪浪如車輪凸凹  
忽奔駛激射爲深潭神物潛尺咫夜黑風雨來纏

繡皆避徒久立凜毛髮薄雲漏餘暉西眺石人峰  
梵唄空中起

### 栖賢寺

李渤讀書處乃在栖賢谷何年作招提來尋愜幽  
獨僧舍如蜂房高下傳山麓雲來漢陽峰時就簷  
下宿古寺無所有脩竹間喬木野衲喜客來欣然  
設茗粥便欲置草堂巖栖於此卜

### 彭蠡守風送豹人往南昌

茫茫彭蠡雨漠漠匡山雲雨帶孤帆去雲將別緒  
紛蛟龍深自喜牛馬望難分三峽橋邊水扶筇昨

共聞

### 萬杉寺

朝過玉京山緬想陶公里谿迴得寺門曲折杉松  
裏雨中念佛鳥交語清人耳風吹脩竹林下有寒  
泉水

### 開先瀑布

神龍潭空冥颯沓雙峽開青天露鱗甲白晝行風  
雷峽口雲猶連掉尾揚其頰千仞忽開豁下有布  
水空山龍奮迅三昧何雄哉誰能一鉢盛終古  
相此歷夜來雷雨怒大石爲崩摧龍遊引九子煙

霧紛徘徊偉矣南宮書壁上有宋元章大字破壁鑱崔嵬有語  
不敢吐以俟冠古才

### 開先寺贈顒公

古寺昇元舊興亡感至今晴天雙瀑下急雨萬松  
深但有龍聽法何須地布金琴高不可即陰峽畏  
登臨蘇公開先漱玉亭詩  
欲從琴高生云云

### 招隱橋

萬仞黃巖瀑流過招隱橋長松吹細雨水石共瀟  
瀟

### 萬竹亭

宋守樓  
約命名

大竹如盆森梢覆古巖試嘗甜苦笋亭上脫春  
衫

### 佛印松

印公手植松挺若舟千斛山空孤月明傳聲亂飛  
瀑

### 南唐元宗讀書臺

猶存讀書臺不見昇元閣寂寂青桂花巖間自開  
落

### 青玉峽

廬南萬古峽常有野雲封朝來雷雨過白日下午飛

龍

聰明泉

手掬聰明泉一滴大海味不逢桑苧翁知希我方貴

王文成紀功碑

文成摩崖碑其字大如手萬古一浯溪光茫同不朽

寄題三疊泉

坡公賦廬山選勝僅取二開先與三峽雙瀑誰軒  
至此遊兩經行奇觀偶然遂遺恨三疊泉扶筇未  
一至譬如禽慶遊五嶽得其四他年謝羈鞅更擬  
探靈閣一削陸羽經別續廬山記

大孤山

官亭湖上好煙鬟倭髻初成玉鏡開霧閣雲窓不  
留客鎖花香裏過鞋山

石鐘山

蘇公遊賞後餘韻石鐘山水石長如此行人自不  
閑鶴巢丹壁上魚鬪翠微間安得乘明月扁舟數  
往還

小孤山守風

已過落星石前臨大雷岸水宿淹期程日暮中流  
半統統成鼓鳴蕭蕭水禽散愁對小姑祠靈風送  
波瀾

彭澤雨泊有懷陶公

陶公今彭澤柴桑一舍耳猶對匡廬山共飲西江  
水一朝悟昨非扁舟歸栗里笑指故山雲吾心亦  
如此我來彭澤縣秫田沒沙嘴急雨送寒潮三歎  
類延誅

即事二絕句

吳頭楚尾浪花蘼終日彭郎對小姑楊葉洲邊望  
煙火江南江北雨模糊

往來不見馬當船三日蘆中少爨煙東望皖公才  
百里金陵難似上青天

江上看晚霞三首

彭澤縣前風倒吹三朝休怨峭帆遲餘霞散綺澄  
江練滿眼青山小謝詩

白浪空江斷去人連朝風色起青蘋小孤山外紅  
霞影定子當筵別是春

瀟瀟寒雨暗潯陽日日江湖過馬當東望滄溟天  
萬里乘風欲度赤城梁

過馬當

魯望亭前水拍天青山缺處有人煙煙波不見天  
隨子時有僧舟乞施錢

皖城懷古四首

憶昨經過射蛟浦今朝還望盛唐山大江日夜流  
如昔武帝雄風去不還天馬蒲桃空塞外飛廉桂  
館自人間茂陵坏土秋風裏玉女何曾解駐顏  
龍舟曾颺錦帆風回首淮南事不同降邸已聞營  
汴上皖公猶自落杯中豫章一去歸何日廬阜  
來隱未終苦憶舒州徐騎省江湖東下雨濛濛

南唐書卷下

七

清水塘邊余闕祠雲霄浩氣凜鬚眉英多颯爽猶  
橫梁古砌荒涼只斷碑鶴化千年非故國雞鳴十  
廟不同時皖江便是田橫島義士悲歌爲涕淚  
羅刹磯頭落日懸侍中遺跡至今傳楚纛有恨沉  
魚腹蜀魄何心化杜鵑家國幾看陵谷變江山猶  
痛革除年青溪血影留遺石巾幗還應愧世賢

泊夏家口二首

秋浦猿聲夜孤舟客乍聽星星見漁火已到卸帆  
亭

已近梅根冶江流更幾灣明朝風日好應見九華

山

曉望銅官山

空江寒月落坐失九華峰回頭望秋浦何處九芙蓉  
曉曉日銅官上洩雲連五松碧雞好毛羽安得一  
相從

荻港

荻港東來指赭圻估帆停處一鷗飛大江小汊縱  
橫入蓼岸藤灣遠近圍勝地不留通客住暮潮閑  
送夕陽歸黃公戰處今殘壘憑眺休登板子磯

板子磯

南唐書卷下

太

板子磯前路風帆之字行紅花將翠篠的的可憐  
上紅花西照水山頭翠篠細  
金燈楊鐵索題板子磯詩句

三山磯

澄江日夕淨歸鳥投前浦明霞散淪漪輕颺澹容  
其南臨春穀溪北眺濡須塢何處是三山沙頭駐  
鳴榔

嶼磯靈澤夫人祠二首

白帝江聲尚入吳靈祠片石倚江孤魂歸若過劉  
郎浦還記明珠步障無

朝氣江東久寂寥永安宮殿幾蕭蕭都將家國無

窮恨分付潯陽上下潮

江行望識舟亭

鳩茲北面識舟亭天際歸帆望杳冥松竹陰中孤  
塔白樓臺缺處數峰青藉山人去生春草江水潮  
迴沒舊汀更憶于湖翫鞭跡吳波不動客揚舲

天門山歌

亦曰蛾眉山

昨過蛾眉洲今到蛾眉山楚江東來似明鏡雙眉  
日日相彎環江水東流浸明月月上山頭更清發  
若教寫作十眉圖橫雲却月俱奇絕太白昔日賦  
天門謫仙風流今尚存文漪搖曳緒屣起落霞卷  
舒嵐氣昏自笑一生湖海客半載萍家仍泛宅夜  
涼星斗正闌干欲上山頭呼太白

天門山夜泊

萬里孤舟泊今過博望山勝遊非夢到絕域此生  
還到宿番江濶踈螢點鬢斑宵分望明月歸思折  
刀環

牛渚望青山

峰色如橫黛江光似熨羅昔人行樂地今日復來  
過小謝青山宅桓公白紵歌近白紵山他年尋箇閣終向  
此巖阿

采石太白樓觀蕭尺木畫壁歌

洛帆回牛渚直上太白樓錦袍烏帽太蕭洒  
四壁風颼颼蕭生何年畫此雪色壁峰巒出沒煙  
嵐稠元氣淋漓真宰妬江湖瀕洞蛟龍愁吳觀越  
觀上海日蒼煙九點橫齊州祝融諸峰配朱鳥瀟  
湘洞庭放遠遊蛾眉雪照巫峽水匡廬瀑下彭湖  
流須臾使我行萬里瞥如怒隼凌清秋我生海隅  
近岱畎西遊曾上瞿唐舟昨登五老弄瀑布却臨  
三峽窺龍湫七十二峰身未到蒼梧已略天南頭  
太白遊踪徧四海晚愛青山采石聊淹留丈夫當  
爲黃鵠舉下視燕雀徒啁啾

太白祠

白也祠堂在前臨牛渚磯風流映江左山水尚清  
暉小謝東田近開元舊事非姑溪好風日遊子亦  
忘歸

然犀亭

不是溫忠武誰堪第一流飛書先赴難洒淚獨登  
舟赤幘驚幽渚黃旗指石頭孤亭臨玉鏡浙浙荻  
蘆秋

蛾眉亭

米石磯頭百尺亭下臨天塹畫冥冥天門中斷楚  
江濶日日蛾眉相對青

烈山

古寺紅牆出翠微莓苔石壁滴人衣一行白鷺衝  
船起却上半巖松頂飛

過三山

三山二水古今同如練澄江碧映空二十餘年到  
江左依然拄頰望雞籠

抵金陵

佳麗金陵道垂楊夾去津潮迎落帆客花映倚樓

本朝集卷下

主

人依舊青山繞如何白髮新昔遊三十載髣髴記

前塵

石城橋示倪鴈園太史

昔作秦淮客朱樓賦洞簫白頭故人盡重上石城

橋

江浦道中田家

田家無面勢茅屋各東西細雨開蔬圃流泉入稻  
畦水牛風處卧沙燕浦邊低農圃吾生拙飄飄愧  
杖藜

雨過醉翁亭四首

琅邪山色好蒼翠連州城日夕巾車去煙蘿遠行  
行四山新雨過數里聞泉聲悵望昔人遠彌深方  
外情

出郭逢樵牧橋迴境已幽門前苒溪石亭下釀  
泉流禽鳥鳴何樂松篁風似秋吾生嗟太晚不及

醉翁遊

風景非疇昔亭猶号醉翁曾將幽咽意进入七絃  
中我欲攜琴客臨流撫古桐不逢沈夫子噉噉夜  
猿空

歐梅映池閣半畝散清陰老榦猶存古孤花開至

本朝集卷下

主

今冰溪尋寺遠雪路入山深此際巡簷好寒香伴

苦吟

望琅邪寺

琅邪遺古寺南望隔層巔苔蝕陽冰篆溪流度子

泉羊牛下山徑鐘磬發孤煙未許行旃去僧房借

榻眠

晚至豐樂亭

豐山寺文極到寺已昏鴉一塢含桃樹滿山烏柏  
花僧雞汲幽谷泉在幽谷活火試新茶歸去松蘿暝巖城

報暮笳

天慶觀

宋立端命嚴於詩以夢  
藝祖又置觀於其側

宋家天慶觀古跡近千秋原廟春供祭衣冠月出  
遊莓苔蒼鼠竄風雨紅鷗愁西洛諸陵遠蒼茫接  
汴州

西澗

西澗蕭蕭數騎過韋公詩句奈愁何黃鸝喚客且  
須住野渡菴前風雨多

渭上有野渡菴  
取韋詩命名

清流關

蕭蕭寒雨渡清流苦竹雲陰特地愁回首南唐風  
景盡青山無數繞滁州

懷王隼梁無技

王字蒲衣梁字  
王鎮昔南華人

二子才何妙開門對海濱緒經裁白氈行藥過青  
春詩誇宮體風流似晉人最憐閨閣裏清詠王

梁王詩  
梁王詩

寄蒲澗範公

憶昔蒲澗塔陰席屢移泉聲微雨裏江色夕陽  
時空谷無殘客諸方問導師青山詩法好慙負白  
雲期

見田家飯牛者意有所感賦得牛飯就松

涼

故交竟城  
孫杓司

黃犢東臯暇青松北澗生卧餘芳草軟飯處在

清竈戚歌偏拙華陽計早成勞勞行役者三  
巖耕

歸次臨淮

歸路仍淮水崎嶇嶺海餘我行萬里道未得一行  
書漁戶緯蕭接估船吹笛初令宵孤館裏鄉夢復  
何如

苻離

萬里歸來兩鬢蒼閑他南漢又南唐短衣射虎心  
猶壯重過苻離古戰場

雨中渡河望黃樓

已見河魚上冥冥雨未休一條飛白浪十丈捲黃  
樓杳靄龍山隱空濛雉堞收平生仗忠信欲下呂  
梁游

錢牧翁喜李長蘅詩穀城山好青如黛滕

縣花開白似銀寶佳句也予冬夏兩過

滕不見一花因成絕句

薛壯勝南屢問津遠山如畫黛眉新唯餘底事堪  
惆悵不見花開白似銀

嶧山即事

雨足煙村事不閑家家驅犢出柴關棗花香滿漢  
陰合水碧沙明望嶧山

大汶口

岸石如羣羊渴者飲於水飲罷或寢訛鞭箠驕慵  
起何來西岳精偃蹇洪濤裏

奉符古城

我行奉符城不見崑崙迹何處仙人間青山繞長  
陌唯聞党竹溪髣髴南村宅

徂徠山

雲陰移徂徠影覆汶河水下有賢人居清風被田

南海集卷下

里一坏詎能容千秋今廟祀

石守道故居在  
山下北王村

楊家砦

詰曲皆紅泉縱橫半白石石映月明時泉喧風雨  
夕愛此故鄉山臨流布瑤席

甕口峽

岱宗趨肅然

吾鄉長白即史記所謂禪泰山  
下趾東北肅然山亦曰副嶽也

陰齊陽則魯中

有夾谷臺連峰作門戶石壁造天關蕭蕭綠蘿雨

大洪泉

怒泉如車輪突出絕壁鏤洗澗石上鳴潺潺雨中  
瀉響落千仞溪白鷗驚復下

南海集卷下

南海集卷下

三



南海集二卷

山東巡撫  
採進本

國朝王士禎撰皆其奉使告祭南海往還之作上卷  
自京師至廣州下卷自廣州至其家新城而止蓋  
其北歸志亦止於新城也趙執信作談龍錄撫其  
開卷二詩以爲似羈臣遷客之語其言誠是然士  
禎之詩長於山水別爲一調未可以二馮之法繩  
之也

雍益集一卷

〔清〕王士禛撰

私藏清康熙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雍益集一

卷》提要

讀雍益集總述

吾師新城先生弱冠登

朝初官揚州以治行第一入爲禮部古人之于是  
官所相器重者必曰廊廟才宰相才有具美焉不  
徒文詞之衣被當世足以盡其才名而已然先生  
八歲能詩伯氏西樵吏部授以裴王詩法及在揚  
州所交皆當世名賢高齋視事之暇金陵京口姑  
蘇舟車遊覽之餘題詠滿大江南北庚子秋符升  
辱收門下盡得受而讀之因集其順治丙申以來  
至辛丑紀年較讎之爲阮亭詩之刻此專集

雍益集序

所托始也久之先生復自取千三百餘首刪其什

六益以過江入吳白門前後諸集都爲一編凡二

十二卷由是甲辰前廣陵所作乙己後禮部所作

斐然畢備屬同門生王予我建鐫之吳門此漁洋

前集之再刻也康熙壬子秋祇奉

朝命典試益州有蜀道集二卷驛程記四卷其詩

高古雄放觀者驚歎比于韓蘇海外之篇戊午春

膺

皇上特達之知擢授翰林侍講尋下徵其詩錄三

百篇以獻謂之

御覽集未敢專行庚申冬拜國子祭酒符力時宣  
膳部從遊無間晨夕乃更哀其辛亥迄癸亥之詩  
得十六卷重爲編次曰京集曰蜀集曰家集此漁  
洋續集之三刻也甲子冬以宮詹受

命秩祀粵海有南海集三卷符引僭序其端而粵

行三志三卷皇華紀聞六卷廣州遊覽志一卷附

之此一時一地專爲紀錄之四刻也方使車之南

行也雪阻東平望小洞庭中有蠶尾山爲唐蘇源

明譙賞地因取以名其山房退食之暇合戊辰至

乙亥詩及碑版記序雜文爲蠶尾集十卷而古文

詞之前此者復別爲漁洋文略十四卷雪苑宋先

生爲之作序以傳此詩文合集之五刻也丙子春

以少司農祇

命祭告西嶽西鎮江濱有雍益集秦蜀驛程後記

隴蜀餘聞各一卷蓋先生遊歷所至必討論其山

川風俗古今人物之本末隴蜀既舊遊之地已詳

具驛程記中而此又紀其所未備者也丁丑夏屬

斐江通政錢公郵寄且以總序見委先生之言曰

再使秦蜀往返萬里得詩纔百餘篇皆寥寥短章

無復當年蜀道南海豪放之格然覽古興懷得江

山之助生色有加擬諸詹山集中所分紀行遊覽  
古蹟寓興諸篇殆兼而有之此又一時兩地再爲  
紀錄之六刻也其間驛程紀聞等書凡六種略如

昔人隨筆總錄之例又有五言詩七言詩及唐賢

三昧集唐詩十選三書獨發明司空表聖嚴滄浪

論詩微旨與詩集並行爲世所宗法此又先生諸

集外之別刻也其他著述已成書者則又有國

朝謚法考一卷池北偶談二十六卷居易錄三十

卷五代詩話古懽錄各若干卷皆集外單行然則

先生之才名之治狀所早見于江郡不盡于文詞

者施之大用正不可量而即此等身之業傳自名

山固已章章若是於是諸大君子之論其詩者自

蒙叟先生以下凡數十家足以觀詩家總萃之大

意論其文者以謂原本經史斟酌唐宋卓然爲一

大家當以雪苑先生爲定論此皆當代名流所共

見共聞毋容門下士之更贊一辭者也特取四十

年來請業于几席之前者歷爲敘之聊志較讎之

本末云崑山受業門人盛符升謹述時年八十有

雍益集

新城王士禎貽上甫

丙子春奉 命祭告西嶽西鎮江濱出都

却寄李容齋相國陳說巖司徒彭美門

少宰四首

早歷卽嶰萬里程那知垂老又西征六飛正決平

戎策時駕九折寧辭叱馭行華嶽終南春浩蕩錦

江玉壘氣崢嶸山靈處處曾相識只怪秋霜兩鬢

生

年年待漏集修門滴盡銅壺笑語溫韋曲西來春

盜益嘉陵南去雨昏昏蜀箋細字題清怨已曲哀

音愴旅魂折得花枝相憶否梁州回首夢慈恩

十年兩度展明裡江海空餘汗漫身春老鵲啼催

入蜀年衰鶴病悔遊秦琴臺再訪當爐子簾肆重

過賣卜人興盡蕭然問歸艇碧雞坊外府江津

吉詩鶴病  
悔遊秦

年來有味是三乘著紫伽梨苦未能此日只如行

脚去歸來應似罷參僧百城煙水雲隨屨方丈

踏雪暗燈五月岷江新漲潤朝鮮白帝暮江陵

過琉璃河

琉璃河上駐征驂柳疏輕水未蕭藍三十六陂春

水畔可憐渾不似江南

白河店謁椒山先生祠

墓在店北二里  
去麒麟泉未遠

孤城初日上驅馬白河濱祠宇瞻喬木清流擷渚

蘋觸邪真獬廌守冢是麒麟

烈祖旌忠日光

輝四十春

順治十五年 詔刻忠愍二疏 御製  
序文曰旌忠錄頒 賜廷臣全三十八年矣

新樂縣驛亭有感往事

古驛鮮虞國寒蕪新市城鶯花殊寂寞野水自縱

橫衣帶日以緩浮生還自驚敗垣蒼藓合何處認

題名

蘭相如墓

智勇存危趙相如第一人特書王擊年間道壁亡

秦故國山河改孤墳草木春魯連終蹈海千古共

悲辛

真定題臨濟廢寺

欲問西來意因參濟師主賓誰辨取棒喝任交

馳野鶻巢危塔行蝸上斷碑何因一莖草寶界現

琉璃

早發獲鹿縣

小邑淨如拭烟嵐朝打圍忽忘行役遠只似故山

漆水侵官路清流浣客衣溪邊鳬雁喜拍拍泛晴暉

自獲鹿至井陘道中雜咏四首

繞過鹿泉上呀然開土門崩崖一綫路喬木幾家村障日山多暝浮嵐晝易昏聞雞已亭午身在武陵源

少日紛多慨龍門太史書劫殘秦復趙齒冷耳兼餘豈謂無雙士而師李左車到頭鐘室恨功狗竟何如

冶水三冬煖西來燕尾斜似聞藏礬石小住問丹

砂急瀨喧危杓疎林卧斷槎魚牀將蟹罍隨處可移家

斷岍雷方殷奔瀧雪又飛魚驚如避笏鷗下未忘機賴石何遷次瞿塘定是非倦遊三萬里誰爲寄當歸

次井陘縣

千嶂通關路雙溪遶縣門亂流爭浦漱水碓聒朝昏夕照魚蝦市寒烟桑柘村當年穆天子雨雪獵高原

故關

塞依天險雄關鎖地維石橫千仞壁松偃萬年

盡日無飛鳥經春卧老羆見北史槐花秋雨裏重憶

舊題詩壬子秋過北有句云西風忽送瀟瀟雨滿路槐花出故關

度故關感懷亡友葉文敏公

挂笏迎朝爽看山拂帽帶舊詩云冒雨看山拂帽帶風生土囊口日

射太行雲往事浮烟散心知落葉分何時玉峰下宿草酹孤墳

平定西道中即事

伏流處處瀉驚湍赭石荒岡眼倦看何似小園松竹下玉螭乘月吐清寒

祁縣訪戴楓仲見其子永豐今記知以壬

申歲逝矣輓之一首

麓臺山畔已深春侯甲河邊起暮塵耆舊百年誰碩果江湖萬里慣勞薪謂也楓丹笠澤思漁父草

綠昭餘酹故人一笑倚歌揮手去嗟來桑戶返于

真予昔爲楓仲作丹楓閣長句引張志和夢楓樹生履爲此又爲賦天馬鼎多父敬二歌

韓侯嶺題壁

烏喙那堪共良弓久自藏一軍驚大將千古痛真王勢已歸諸呂何勞守四方世家誰載筆讀史淚霑裳

趙城道中懷門人黃自先張漢瞻周策銘

殷彥來蔣靜山諸子兼寄慢亭弟

白首京華七見秋田園蕪沒未歸休陽關又盡一杯酒蜀道重尋萬里遊遙憶美人隔湘水頗哀老子困壺頭苦思下澤車中語慚愧平生馬少游

洪洞縣謁韓忠定公祠

弘恭已自收蕭傅夏憚翻能殺呂強枉使空同奮刀筆子規不勸李東陽

過臯陶廟偶感范滂事題壁

汝南范孟博高義薄雲霄未遂澄清志先逢黨錮

五

朝大名齊李杜幽憤祭臯陶南北甘陵部千秋恨

不消

平陽懷古戲作

漢宮貴主類如花何異婁豬求艾糞漢家將帥亦無種昔爲騎從今同車鄭季長孺是何物一朝門戶生光華生兒願得如衛霍悔不給事平陽家

猗氏縣衛爾錫中丞見過賦贈

臨江頭絕鯉魚今孤城畔攬君袂聲名京兆三下衛先爲京兆尹涕淚中山滿篋書都護夜郎餘部曲神人姑射本清虛從今晏坐消殘刻一室何妨自婦

除

郭有道墓介休縣二首

大槐坂上逐車塵爭效先生折角巾至竟清流解亡國望門投止是何人

謁文忠烈公祠

精神如破貝州時晚節猶能動四夷天遣不同韓富沒姓名留冠黨人碑

風陵渡河抵潼關

行盡并汾路前旌欲度關亂帆河曲水隔岍虢州山地險煙嵐合時清虎豹閑永懷黃綺侶白首卧

商顏

訪山史讀易廬時久客淮南未歸

多年華下遂君初廿載重過訪舊廬滿徑苔痕侵竹石當牕嶽色淨琴書山中宰相人誰識江左夷吾我不如爲報倦遊歸及早淮南無此好家居

華山雜詩七首

玉泉院

目玩玉泉流靜悟先天易多事墜驢時強與人間

山蓀亭

茅孤石被玉泉下奔注平空泉湧流上有無邊

樹

古詩

洞門峻半開鐵鎖垂千丈俗駕自然迴何地容種

放

小憇娑羅坪手撫娑羅樹仰見上方雲時向人間

去

毛女洞

毛女負琴去悠然松杪飛青冥風露冷髮髻見天

衣

衣

白鹿龕

雲中跨白鹿心知魯女生乞我一丸藥相將遊玉

清

青柯坪

窈窕青柯館正在西峰罅二十八潭懸飛瀑從天

下

青柯坪迴喜吳天章至自朝邑

前過風陵渡思君役夢魂暮雲低華嶽春水下龍  
門轉徙猶三輔艱難共一樽何時逢玉女同到洗

頭盆

謁郭忠武王祠華州二首

便橋蕃部擁風雷單騎纔臨鐵騎摧回紇萬人齊

下拜傳呼天上今公來

謁寇忠愍公祠

柘枝舞罷蠟成堆千束吳綾夜宴開不是魏三詩

句好誰知無地起樓臺

新豐

漢代粉榆社遺墟極望平空提三尺劍忍啜一杯

羹細雨新豐樹寒蕪小苑城惟餘舞陽廟漠漠土

花生

花生

驪山溫泉

曾過驪山開元廿載華清役夢魂老大不關興

廢感重只似洗腸源

秦始皇冢

下銅三泉銀作池一朝禍發牧羊兒不知地底連

機弩曾射周章百萬師

石甕寺在驪山東嶺

當年石甕寺曾對集靈臺青雀無迴信黃虬是禍

胎杜詩化作長黃胎謂驪山也朝雲何日數山月至今來坐久流仙

凭松聲薄暮哀

灞橋

自古銷魂地茫茫喚奈何行人灞陵渡疎雨櫟陽  
過楊柳籠煙薄桃花夾岍多邯鄲東北望流恨滿  
雲和即漢文帝今慎夫人鼓瑟處

灞橋柳

灞橋楊柳碧毵毵曾送征人去漢南今日攀條慙  
悴絕樹猶如此我何堪

城南遊詩十首

曲江

九

賜沐逢修禊宜春歲歲遊傳呼夾城仗早御望仙  
樓捧劍金人曲凌波綵鷁舟新蒲將細柳蕭瑟至  
今愁

慈恩寺

昨日櫻桃宴今朝鴈塔行紅綾新賜餅淡墨舊題  
名柳汁年年綠桑田歲歲更殘僧空劫後相對話  
無生

薦福寺即聖容院今名小雁塔

院從唐代建人以寂音傳洪覺範書居此水鳥皆聞法雲山  
不離禪花邊停浴鼓竹外起茶煙即此忘言說虛

空借坐眠

韋曲

皇子陂邊路風光韋曲多曾鄰天尺五最近第三  
坡芳草新年色桑條舊日歌傷春更懷古容易醉  
顏酡

杜曲

春衣杜陵宿窈窕一川花舊是岐公宅人傳故相  
家名園三品石貴主五雲車今日穠華歇棠梨噪  
暮鴉

牛頭寺

十

牛頭鐘梵罷露坐樊川明月生秦嶺清光滿稻  
田微風喧吠蛤野燒起山煙歸卧禪燈寂心空古  
佛前

少陵原工部祠

少陵原下路髣髴浣花村猶似開元日終南對國  
門秦川空望眼湘水與招魂忍見桃花落紅英慘  
綠罇

樊川桃花

三月樊川路紅桃散綺霞終南青送黛滴水碧穿  
沙草色裙腰合渠流燕尾叉銷魂過杜曲一樹最



大斜

杜曲南鴻園原下  
耕使一林方盛開

鄭莊

杜陵客西蜀常憶鄭瓜州望古尋遺蹟逢人問故  
侯有才三絕擅無恙八川流近交相望韓莊近同悲  
貉一丘

秦愍王墓

陳王關雞道今日望陵園石馬前朝賜銅人漢代  
原幽蘭悲帝子芳草怨王孫猶有藍田燕年年入  
墓門

杜曲西南甲牧之冢

雍丘集

土

兩枝仙桂氣凌雲落魄江湖杜司人歎今日終南  
山色裏小桃花下一孤墳

咸陽懷古

燕丹報秦仇其志良已大志士不謀身豈必論成  
敗一哭馬生角天意若有在交龍為扶舉機橋詎  
能害奈何行水匿骨肉割深愛帝醉顧飛廉四海  
遂橫潰徒惜劍術疎千秋發長喟

茂陵懷古

頻年祠太乙晚歲罷輪臺維氏仙何往瑤池信不  
迴紅顏鈎弋盡白首子卿哀失勢秋風客昆明又

劫灰

李夫人冢

在茂陵西  
北數步

長門買賦草萋萋冤魄雲陽杜宇啼惟有佳人解  
傾國英陵長傍茂陵西

楊妃冢

怨粉愁香委路岐祇留羅襪使人悲梨園教就霓  
裳譜不似三鄉陌上時

扶風縣早發

車馬扶風道春光冷似秋雲峰會峻下兩脚插梁  
州寥落鶯花日蒼茫汧渭流前程兼隴蜀萍跡信

雍丘集

土

悠悠

馬融絳帳村

絳帳風流蹟尚傳不聞長笛但荒煙李公已為飛  
韋死何用區區妬鄭玄

岐山謁周公廟

廟中有  
周穆王

元聖祠堂在娑羅覆殿陰娑羅樹名古岐周遺俗古碑碣  
歲時深故國千秋祀臨風七月心靈泉聽不盡三

嘆有餘音

秦穆公墓

南霽陳倉曉日紅杖藜來訪藥泉宮千年斷碣荒

煙裏一片殘春秀麥中黃鳥哀時良士盡碧雞飛  
去霸圖空子車遺象猶鄰近長與坑儒恨不窮

雨中武貞菴督學招集東湖

行人衣上雨來自杜陽川湖似郎官好名因學士

傳有坡公祠游條爭啜雨垂柳欲生烟重過荷香裏還

勞運酒船元次山詩不能廢人運酒船

再集東湖拜東坡先生祠

復有東湖約來當春暮時涼風散高柳微雨灑清

池自識龜魚樂何殊濠濮思仙翁去千載髣髴下

雲旗

汧陽縣

晚上汧陽閣遠山橫翠眉章莊汧陽詩遠山如畫翠眉橫川長迤隴首

城古枕隴塋太尉千秋笏段公秀實汧人韋郎七字詩不勝

懷古意羌笛暮休吹

登隴二首

隴頭有流水鳴咽至今寒只自流離下那知道路

難秦川已迴望齊瑟向誰彈東道三千里無因託

羽翰

登隴人回首臨關馬顧羣唐句遠遊今到此出塞古

常聞不見梅花使惟看隴水分故園沙東海愁絕

萬重雲

隴州縣頭鎮古吳山縣也有元縣今丁帶

十詩愛其似姚合武功雜咏恐其淺淡

表出之

瀟灑吳山縣丁十詩皆以此句為起猶傳仙今辭那知煙草裏復

見武功詩過客詢殘堞田家補廢籬當年杜元凱

峴首亦沈碑

登吳嶽

名嶽標西極金天作鎮雄東看連太白北望盡

中日出橫秦時煙消指漢宮導岍思禹績此地

鴻濛

吳山瀑布泉二首

汧山新望秩曉色五峰晴初日林端豁飛泉樹杪

行尋源經絕壑臨水濯塵纓寂坐丹崖裏身疑在

碧城

望輦峰前路陰厓樵牧稀千尋雙瀑下十笏萬山

圍水石含秋色雲霞變夕霏靈湫有神物金碧射

人衣

祀雞臺實隴縣三首

東周久已換西秦陳寶何須辨偽其猶有漢家使

持節益州遠祀碧雞神

鳳女臺

弄玉空祠鎖寂寥碧雲天際水迢迢丹青不畫乘  
鸞女夜夜月明聞洞簫

賣酒樓

東坡有詩

昨向宜春下苑遊曲江煙景似悲秋珠簾甲帳皆  
黃土何必陳倉賣酒樓

寶雞縣南入棧感成

碧油幢引向西川取次重過二十年壁壘又經新  
戰伐有詩關河不改舊風煙陳倉五夜荒雞早

錦水三春旅夢懸長白山前一茅屋何時送老白  
雲邊

棧道雨

漠漠天將雨沈沈日又西林閒畫眉鳥更作盡情  
啼

鳳縣西溪金絲柳二首

宋苑金絲柳傳來自鳳州經時未憔悴烟態拂人  
頭

絲拂金明水根移太乙宮東京夢華後何似此山  
中

紫栢山下謁留侯祠

祠傳是留侯故里  
在黃石公水松子

萬木蕭蕭風畫吹深山忽見留侯祠清流白石閱  
今古雪柏霜筠無歲時辟穀真從赤松隱授書偶  
作帝王師也知烏喙逃勾踐未屑鴟夷學子皮

聞紫栢山絕頂有峨眉老衲獨坐丈室數

十年蛇虎皆馴伏今九十有六矣惜不  
得其名字乃作頌古十絕句屬鳳今寄  
之丙子歲四月七日棧中留壩驛燈下

成

維摩詰

師利多言說淨名殊默然語言文字外已示祖師  
禪

須菩提

善哉須菩提提提問惟晏坐般若是誰聞諸天雨花  
墮

惠持

樹中入定僧千年人不識如何去陳留一往無消  
息

道超

我愛道超師絕俗耽懃寂退院閒無人蟋蟀鳴秋

壁

寒山

寒山牛跡話此意誰酬酢趙州小厮兒宛有大人作

懶殘

煨火傍羣牛謫來幾千歲懶殘亦俗人誰能為拭涕

地藏琛禪師

栽田博飯喫獨振玄沙道一笑視諸方說禪方法浩

法昌遇禪師

法昌亦開爐單丁唯一箇賴有十八賢緘口圍爐坐

黃龍晦堂禪師

山谷大辯才妙義皆源流滿院木屋香吾無隱乎爾

褒禪山僧

枕石漱溪流夢見歐陽子覺來萬壑風松聲滿人耳

汎漢江

廣川微雨過暈鼓發中流白鰲啣魚上青峰捲幔收江重竹枝曲漢女木蘭舟歸路重城晚紅燈滿市樓

大安驛雷雨

客行當四月驟雨過三泉出地雄雷奮穿雲急瀑懸飛龍氏舊國白馬戍西偏潭毒關前盟英風尚颯然潭毒關宋劉子羽退敵處

百年關

全秦雄百二南盡百年關人雜氏羌俗天連彭濮山漢臣傳諭蜀唐計失征蠻歷歷前朝事孤雲落

照間

嘉陵江上憶家

自入秦關歲月遲棧雲籠樹苦相思嘉陵驛路三千里處處春山叫畫眉

龍門閣

四圍碧玉色峻峭著箇行纏盡飯僧松末風來龍背冷坐看流水入嘉陵潛水入嘉陵江處即龍洞背亦名龍槽

籌筆山

當年神筆走羣靈千載風雲護驛亭今日重過弔陳跡祇餘愁外舊山青意中流水遠愁外舊山青石曼卿題籌筆驛句也

飛仙閣

山行喜乘流江平況如練岑巒有開闔竹樹一蔥  
蒨人言利州風今朝冷然善灘如塗毒鼓舟劇離  
弦箭仰眺飛仙閣鳥道危一線彎環歷三朝向背  
窮九面絳雲卷輕綃白日遞隱見嘉陵碧玉色晴  
雨皆婉變想見吳道玄應詔大同殿此生兩經行  
天遣追勝踐醉帽停烏奴已泊益昌縣蜀彭云利州  
風雅州雨

飛仙閣口號

丹頂朱砂玉雪翎朝遊沙苑暮青城前身恐是雲  
中鶴曾喚仙人徐佐卿

汎嘉陵江至益昌今昭化縣懷何易于

益昌古利州由來五達衢白水合嘉陵山谷相盤  
紆我有汎舟役萬里經川塗望古懷清芬所思何  
易于刺史乘春下畫鷁盛嬉娛前舟載賓客後舟  
羅笙竿索民爲挽舟牽絳須百夫縣今腰笏前挽  
舟自先驅刺史驚問狀縣令乃前趨方春耕且驚  
民力方勤劬今適暇無事可以充卒徒刺史聞之  
慙上馬如亡逋仁人重一言能使民力蘇考獻徵  
樵文撫之載唐書累百守今中尚有斯人無作詩  
告有位磬石鏡山隅

晚至昭化縣題孔令見野亭

葭萌朝掛席弭棹欲三更月上嘉陵水山圍漢壽  
城主人具雞黍邀客啟柴荆修竹吾廬似因之故  
國情

登牛頭山

連峰去不窮萬壑寒空向下惟看鳥憑虛但御  
風身投巴徼外目極雪山東五畝湖邊宅何年著  
退翁

牛頭山

其上天一握其下潭萬丈峨峨牛頭山排空削千

峯盤盤石磴危鈎梯絕依傍路與風雲通人出飛

鳥上全蜀萬山圍四顧迷背向歸雲盪胸來浩呼  
洶濤浪有如泛香海一葦凌滉漾夔嶮爭逢迎鬼  
神獻情狀咫尺即岷峨此亦堪輩行

入劍門

銅鶴香浮玉座溫七年講幄奉明恩此身未  
了詩中畫細雨騎驢又劍門放翁詩細雨  
騎驢入劍門

劍門關

鎖鑰川東北雄圖自驚靈一關橫碧落雙劍插青  
冥驟雨蛟龍逼驚風草木腥無才繼張李不敢勒

新銘

劍州夢蔣虎臣先生

壬子秋入蜀先生在峨  
解是冬示寂伏虎寺

巴蜀重來雪鬢餘古佛欵嘉陵手中跨跳紅  
藤杖劫外逍遙白足僧七祖門庭叅北秀百城煙  
水訪南能兜羅繇界如相待同踏峨眉絕澗水

雨中西二首

金雞眼帳事披猖河朔從茲不屬唐却使青驃行  
萬里三郎當日太郎當

武進縣南雲氣遮郎當驛北石槎枒西風盡日濛  
濛雨開偏空山白芨花

長卿山

相傳相如讀書  
處明皇賜今名

漾舟潼水碧潺湲一抹青峰想玉顏留得文君好  
睂黛薄雲初散長卿山

晚渡涪江

涪江江水抱山流不見唐家帝子樓記取江東詩  
句好澹烟喬木是縣州

縣州漁父村相傳是涪翁故居

越王樓閣已成空州府荒涼苦竹藂猶有煙波漁  
父里芙蓉溪上弔涪翁

鹿

抱郭涪江碧玉流一川豐草鹿呦呦倦遊忽憶楊  
岐語祇有渠儂得自由

猿

蜀道山猿樹樹懸栗斂開處一林煙六牕不遣獼  
猴靜漫說愁猿學四碑

羅江驛夜雨

羅江也今省入德陽  
城上有潺湲亭

前旌已拂鹿頭關風雨勾留不肯閑何處行人最  
愁絕潺湲亭下水潺湲

落鳳坡弔龐士元二首

白馬關前夜雨涼斷碑空在漢祠荒一羣鸚鵡林

間語似憶當年孤鳳皇

沔上風流萬古存魚梁洲畔向江村何如但作鴻  
冥好采藥相攜去鹿門

午日張成都譚敘州王遵義三太守招集

浣花草堂

故人相見錦官城五月黃梅雨乍晴真向西川觀  
競渡國師休叱野狐精

歲用南陽  
忠國師事

謁漢丞相忠武侯祠

碧雞坊外路丞相古祠堂井絡猶天漢穹碑自盛  
唐

裴碑  
唐書

當年紛野祭吳代肅齋嘗慘澹風雲會悲

歌激大荒

昭覺寺贈佛寃禪師

禪窟偶經行逢師萬慮輕大都明祖意何必太僧  
生掌內摩尼影堂頭毒鼓聲灼然賓主句無復下  
牀迎

題淨居寺清風亭

修篁江寺古荷芰水亭幽欲悟無生忍寧從半字  
求菩提本無樹般若亦非舟只自忘言好虛空笑  
點頭

淨居寺謁宋文憲公祠

在文憲

雜錄

章

一代高文奉至尊那知投老葬蠻村祇應迴向文  
殊境共證毘耶不二門

浣花草堂懷少陵

倉皇行在日轉徙蜀山時王業悲諸葛比鄰得斛  
斯窮途聊慢世曠代一稱詩橋刺藤稍徑重遊亦  
夙期

成都懷古四首

司馬相如琴臺

長卿但好色慢世亦何有奈何滌器處風流映身  
後快意駟馬歸王孫獻牛酒

揚雄墨池

子雲拒富人風義凜當世何物國師兒乃許問奇  
字墨池久荒涼四賦空巨麗

嚴君平卜肆

若平神仙流賣卜亦偶爾蕭然日下簾心契希夷  
肯我讀指歸論悵望成都市

李衛公籌邊樓

曉發籌筆驛衛公籌邊樓兩賢不並世風烈俱千  
秋功高竟不賞海外志窮愁

漢州西湖

雜錄

古

當年房次律此地鑿西湖百頃烟波渺中流島嶼  
孤琴亭何寂寞窠片石亦榛蕪欲問邢和璞三生事  
有無

故翁房次律西湖詩遠城鑿池一百頃  
島嶼居助三四里房公石尚存州廨

漢州紀夢

照壁孤檠不自聊隔牕寒雨打紅蕉驚回一枕鄉  
園夢身在西川金馬橋

雨下牛頭山二絕句

冒雨下牛頭眼落蒼茫裏一半白雲流半是嘉陵  
水

眾山遶嘉陵白雲如玉城江山不相負幸自可憐

生

千佛巖

江作大圓鏡山爲寶樓閣莫遣丹霞聞木石總燒却

利州皇澤寺則天后像二首像是一比丘

尼

鏡殿春深往事空嘉陵禍水恨難窮曾聞奪塔瑤

光寺持較金輪恐未工

洛陽伽藍記瑤光寺尼二奪塔

瓦官寺裏定香熏詞客曾勞記錦裙今日蘭橈碧

潭上玉溪空自怨行雲

李義山利州江潭詩欲就行雲散錦綉自生感孕金詩處

金牛峽滴水巖

峽口翠峰似鐵圍半空晴雨落霏霏陰谿樹合疑

無路鬼蝶如輪自在飛

峽中多蝶視常響大倍之

定軍山謁忠武侯祠

朝登武侯坪遙酌丞相墓渺渺漢川流羣山莽迴

互背臨巴蜀道前指梁洋路髣髴漢官儀拜拜冬

青樹

黃沙驛

稻畦方罫一渠通雨足村村樂事同白水滿塘秧

正綠吳牛閑卧柳絲風

界牌關道中

馬鞍嶺上

修竹覆奇壁飛泉來半空人行翠微裏風度紫蘭  
葉暫喜俗塵速休嗟吾道窮誰爲洪谷子移向畫  
圖中

四過東湖題宛在亭

小鴨唼喋萍葉亂三枝五枝菡萏開魯連陂上花  
千頃黃帽刺船歸去來

重題茂陵

絡繹甘泉豹尾催君王夜幸栢梁臺當時謫諫稱  
方朔也雙長陵宛若來

謁段忠烈公祠

昭應離宮盡廢丘司農祠廟儼千秋流芳遺臭知  
何限火迫當年笑鄧侯

早發臨潼

輦道虛無果孤城翠靄間西南迴望處滿眼是驪  
山

華州西溪

往來宮柳路纔訪鄭南瓠水木清華色雲峰澹宕  
姿江心伏毒寺花外拾遺祠

有字美祠

不見松談閣松

風日暮吹

郭脩伯宗昌松談閣在溪上今廢



汴園平郭脩伯二首 脩伯園中第一  
鮑姑之名齋姑

白崖湖水碧浮天亂石嗟峨凌紫烟十里芙蓉衆  
香國此中曾泊孝廉船

九華小葦皆削成東溪西溪夾鏡明仙人鶴背忽  
飛去天風下來聞玉笙

鼎湖原二首

鍊劍鼎此荆山弓墮龍髯不可攀多事橋陵一

塚土伴他鴻冢在人間

素女爲師熊萬方如聞天老教軒皇馬肝已諱文  
成死又見神君祀栢梁

盤豆驛

依然盤豆對藜蘆回望關門岳勢孤思子臺邊一  
懷古不知身過玉孌湖

湖城二首 今關

泉鳩里畔動悲風回首秦山隔萬重仙意已窮巫  
蠱起茂陵遺恨犬臺宮

趙鹵誰教近至尊漢庭不照覆盆寬如何病已爲  
天子惡謚重蒙到戾園

號略鎮

號略城邊驛路斜西亭送客指天涯商山如黛青

千疊掩映桃林萬樹花 古桃林地桃  
花南數十里

稠桑驛 感張淑人傳  
唐人而作

春蘭秋菊不同芳舊恨新愁爾許長應是三生緣  
未了又呼妙子到稠桑

舊函谷關 靈寶

白馬東來開象教青牛西去入流沙至今冠蓋東  
西客起候雞鳴到日斜

老子故宅

北邙東望冢纍纍上有玄元古廟基莫以荒唐笑  
仙李漢家先奉濯龍祠

次陝州

首春發京國秋氣忽蕭蕭路入三川險人歸萬里  
遙黃河流底柱白日下中條河上傳經叟仙蹤不  
可招

甘棠 今陝州

珥節甘棠日未晡玉釵金縷散青蕪穀陵此去多  
風雨不用尊前唱鷓鴣 許渾有甘棠園  
唱鷓鴣辭等

甘棠驛

非寺南牙劇戰爭可憐甘露怨誰明甘棠驛外東  
流水鳴咽年年寒玉聲 事見甘棠  
靈會錄

魏野草堂

陝郊棲隱處寥落對雲山無復花藏縣曾聞菊遶  
灣二句用野詩偶歌紗帽出時跨白驢還尚憶汾陰祀流

風杳莫攀

兩度硤石

函關東望勢嵯峨北顧洪濤俯大河自昔雲山三  
晉壯至今風雨二嶠多國殤白骨埋幽草山鬼清  
秋帶女蘿想像秦聲思蹇叔夏臯陵下一悲歌

會盟臺二首  
池濕

秦聲趙瑟會西河御史前書較孰多臨訣數言關

大討論功終欲首廉頗

不辭頭血澣秦王進年當筵氣慨慷十五名城酬

趙璧何如謔笑請咸陽

新函谷關  
新安

建瓴形勢壓河潼六國逡巡百二雄楊僕移來定  
何事妬他昭屈在關中

洛陽

國本爭來黨錮連楚歌楚舞亦堪憐如何鴻鵠  
飛去又見蒼鵝出地年

望龍門香山寺懷白傳

神女浦前脣月上窈娘堤畔臉波橫輸他六十河

南尹五度香山雪後行  
白詩五雲香山雪

渡洛水

脉脉中流望盈盈羅襪塵西園魏公子南浦洛川  
神蘅薄芳猶在楊林意未申凌波何處問秋水正  
魚鱗

洛神

凌波羅襪欲生塵賦裏驚鴻態尚新不信三臺燈  
火夜針神真比洛川神

洛川南望

碧嵩清洛洗愁顏伊闕中分兩髻鬟煖翠浮嵐看  
不盡緱山南是伏牛山

白馬寺

伽藍半化洛陽塵漢代鴻臚跡尚新太息他年窮  
楚獄仁祠空解祀金人

王輔嗣冢

鍾會齊名果是非白楊孤冢夕煙微如何一夕談  
名理不救河橋誤陸機

緱氏縣  
今偃師

白茅授印事何如底許孫卿更上書桂觀蜚廉人

力竭祇緣仙子好樓居

望緱山廟

王子乘鸞鶴飄搖伊洛間至今明月夜風吹滿空  
山緱氏仙踪杳東萊漢使還樓居高幾許天路渺  
難攀

七夕前二日鞏縣阻雨

大火西流日昇仙故跡存王季羣以七月七日算秋風來鞏洛暮  
雨阻轅轅欲把浮丘袂難招杜甫魂工部詩嵩山神嵩不  
可眺三十六峰昏

宋陵鞏縣

洛水邛山飽廢興宋家幽寢闕魚燈奉香不見臨  
安使白日茫茫下七陵

七夕雨抵汜水縣

玉門殘壘外云是古成臯濁浪喧牛口雄關偏虎  
牢青山空楚漢白骨尚蓬蒿七夕風兼雨悲歌撫  
孟勞

紀將軍祠榮陽

東門黃屋競傳呼從此咸陽入帝圖若遣封侯身  
不死也須鐘室避娥姁

夕陽樓鄭州三首

野塘菡萏正新秋紅藕香中過鄭州僕射陂頭蹕  
雨歇夕陽山映夕陽樓

僕射陂白蓮

陂名傳僕射秋氣滿蒹葭十里銀塘冷千枝白豔  
斜他年履道宅應憶管城花素手誰攀折飄零自  
水涯鄭州古管城

圖田列子祠

冷然鄭圃御風遊四十年如不繫舟悵悵餘年還  
嫁衛先生老矣又何求

官渡

別駕亡來萬事非夕陽官渡客行稀袁家新婦應  
惆悵賸與陳王詠宓妃

中牟縣南湖蓮盧亭是張林宗飲酒處予

易名塾巾題一絕句

南郭孤亭野水濱菰蒲獵獵水鱗鱗林宗未遠風  
流在不愧亭名是塾巾

板橋

板橋衰柳日蕭蕭回首宣和似暮朝上巳金明池  
上飲畫船銜尾駝駝橋

昭靈夫人墓

驚風古道卷蓬根何處昭靈墓尚存不見梁巫陳  
桂嶺野人耕盡小黃園

長嶽遺址

內殿傳聞燕親詩人家香風千樹引梅花玉

華閉裏分明見之羨堂名萼綠華

謁信陵君祠

運救邯鄲却幾秦十年留趙事酸辛大梁歸後勿  
勿甚日欽亡何近婦人

曹門李中丞蒲陽偕藩臬諸公錢別

梁園送客覆清樽雲作魚鱗日氣昏劍客廟前相

雍並集

垂

問訊抱關非復古夷門

曹南渡河望南華山

函關已弔玄元宅鄭仙還過禦寇家問渡漆園風

雨裏却臨秋水誦南華

春城堆金鄉晉都公故宅

春城堆上弔諸郝絕恨參軍入幕時只有青溪三

十曲風流猶自憶僧施

南陽聽歌

七載離筵喚奈何玉壺紅淚斂青娥瀟瀟暮雨南

陽驛重聽吳娘一曲歌

雨登太白樓

開元陳跡去悠悠猶有城南舊酒樓吳語曾呼狂  
太白詩人何必董糟丘龜兔縹緲當牕出汶泗蒼  
茫遠橋流眼底無人具賓主任城煙雨可憐秋

南池

南池風景地微雨墊巾來盡日聞蟬語無人共酒  
杯一亭楊柳暗四面菱荷開萬里橋西宅詩人蕭瑟蜀  
國回

龍女祠

汝水北岸

水銷霧縠映迴波半額官黃感黛蛾欲采香蘋慰

雍並集

書

幽怨不須深避庾毗羅

蜀並集終

男啓凍

啓訪

啓汧

孫兆鄭兆鄭全較

雍益集書後

丙子春二月吾師漁洋先生奉

命祭告西嶽江濱仁錫走謁先生於邸第曰先生昔典試成都以蜀道名集至今衣被海內茲使節歷舊游必繼蜀道成集發揮名山奧區未盡之蘊先生憮然曰余自壬子入蜀甲子使粵以及此行每值子歲輒有萬里之役今筋力就衰興味蕭索思棧隴之崎嶇江漢波濤之洶涌陰雨雲物之霖淫詭變時代歲序之推遷猿鳥之啼吟叫嘯草之蒙茸木之蒼蔚實有神傷心悸不欲復見者恐不能如年少氣盛時出佳句排弄以與山靈相雄長矣一座皆低徊感愴迨秋九月既竣事先生復命於朝仁錫亟請先生近詩授梓冀得任校錄之責挂名末簡先生因出雍益集以示且告之曰秦蜀之奇向詩殆盡茲特補所未及爾老耽禪寂遇事短吟略如竺氏頌偈不應更作文字觀也子其為我序之仁錫避席而跼蹐不敢當先生曰昔李漢蘇軾非韓歐陽之門人乎然皆序其師之文在當之者不以爲誦頌之者不以爲僭子奚辭仁錫曰否不謂是也夫大小不同量賢愚不齊勢理

之自然也今先生之詩陶鑄萬有籠蓋一切上自風騷漢魏下迄三唐兩宋靡不貫察包舉淵然如海之涵悠然如地之負在論者或指曰超詣曰雋永曰沈鬱頓挫皆各就所見之一偏以強名之若舉其全體則自有所以爲先生之詩者在也是集今體小詩居多先生方歐然自以爲不足然皆泓澄困注原本深厚所謂盡卷波瀾者也豈能以語言跡象詮述哉由斯言之先生之詩實無愧昌黎廬陵而仁錫之弁陋不逮蘇李其爲大小賢愚較然矣江東計甫草先輩文章妙一世猶言欲序先生之詩一月而不成至等之於登秦岱觀孔子廟堂詩皆欲有待而後爲其鄭重如此今仁錫學識鄙淺自知不足舉其意若妄操數寸之管而強爲之是誠甫草之罪人欲不爲作者所詬訕難已梓既成因次前後答問之語敬復於先生以申始終不敢輕序先生之詩之意康熙三十六年歲次丁丑七月之望門人析津蔣仁錫謹書

雍益集一卷

山東巡撫  
採進本

國朝王士禎撰皆康熙丙子奉使祭告西岳西鎮江  
濟途中所作前有其門人盛符升序述士禎自言  
再使秦蜀往返萬里得詩纔百餘篇皆寥寥短章  
無復當年蜀道南海豪放之格其門人蔣仁錫後  
序亦述士禎自言老耽禪寂遇事短吟畧倣西竺  
氏偈頌不應更作文字觀也可謂明於自知者矣

# 抱山集選一卷

〔清〕王士禛撰

北京師範大學圖書館藏清康熙刻王漁洋

遺書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掄山集選

一卷》提要

## 劉抱山詩選序

余兄弟少讀書東堂堂之外青桐三白香一竹十餘頭而已他無所有人跡罕至苔蘚被堦紙窗竹屋燈火相映呬語之聲相聞如是者蓋十年長兄考功先生嗜爲詩故余兄弟皆好爲詩嘗歲暮大雪夜集堂中置酒酒半出王裴輞川集約共和之每一詩成輒互賞激彈射詩成酒盡而雪不止久之余三人先後成進士去各以王裴輞驅南北獨仲兄家食以老伯兄叔况慨早逝余間一過家省兄不旬月輒又別去中間惟宅先司徒憂共晨夕者五載然時移勢易樂往悲來欲問疇昔東堂之跡而亦不可得矣康熙丙子以祭告嶽瀆之役歸自秦蜀兄送余南村嗚咽揮手朋

一日坐

帶經堂兄子啓洛孫兆鼎泣而請曰  
刻世父叔父兩公之詩既卒業矣吾父有  
詩數百篇久沈翳篋中頃始繕寫可以觀  
覽惟季父圖之余根觸而悲暇乃擇三之  
一刻之與古鉢同附考功集之後以傳焉  
曰抱山者兄少日所居堂因以自名其詩  
蓋取諸孟東野句云

抱山集序

資政大夫

經筵講官刑部尚書弟士禎謹序

抱山集

新城

王士禎

弟

王士禎

漫興八首追和徐淮韻

雨過伊蘭香。縹緲白鶴音。物候值新涼。洒然獲我心。  
童子解人意。詩成酒重斟。欲尋西嶺遊。霜紅秋葉深。  
寄來一疋葛。新夏裁作衣。朝往澗石坐。晚乘涼風歸。  
何處洞庭秋。歷歷聞清徽。俯仰以自娛。知我樂羣稀。  
兄弟有四人。讀書分兩頭。天問快我心。對此消閒愁。  
新綠覆空階。雨氣涼高樓。小渠春水生。夢去借沙鷗。

抱山集

晨曉收羣芳。我數間屋。屋成梅正花。高坐飲醪醑。  
山窗多清陰。冉冉過牕竹。獨攜一卷詩。往來幽徑曲。  
山人年百歲。長有好客顏。行步捷如飛。無復勞碌。  
阿更此何術。所慎惟眠餐。邀焉山與海。白首徒艱難。  
感彼靈均言。千里駒昂昂。逢時既不遂。隱晦以自藏。  
世外復何物。照我冰雪腸。牀頭古銅劍。夜半生寒光。  
病起春深時。曳杖林中行。杖頭有黃鳥。振羽向我鳴。  
仰面看雲出。雲盡山自青。散髮讀楞嚴。聊以觀我生。  
道遠多尚人。見長即為害。遊跡草莽中。讀書以自娛。



白蘭詠

白蘭詠

蘭為王者香不與眾草伍魚鮑華欲抽微風覆翠

菲非來襲千碧玉芳遙吐罷沐晚妝成恰稱觀

與家西樵兄叔子貽上兩弟夜坐惜華橋

蕭條黃葉落江楓良夜疎星此會同毀若談詩人

漢青蒲碧柳月朦朧嚴城鼓角寒初歇橫浦烟

白江佳興未關風露下小窗歸伴燭花紅

中秋

明月如見鸞鶴頭記得棠雲回譜作寬裳

地山集選

和叔子三講韻二首

身醉解不問腹與港發經讀便擲不事疏真

事勝望日衰駐顏豈紫蚌故態何所存惟餘此

見往性度

某放船遊拂旌筆作港因觸涉世心倚伏風所

某象有齒割腹珠在蚌忘機意盡精眠臨盡

畫桂

秋日過林亭即事

畫簾纖線嫩嫩金剪刀芳華秋與晚

畫簾纖線嫩嫩金剪刀芳華秋與晚

題畫

溪君能衛足鮑莊智不如不隨雲雪盡應自

不眠

綺窗寒入曉堪憐並枕相看夜不眠積漸才思

盡夢中慚愧行波箋

慰毫

世事能催髮數莖休將愁鬢對容成但逢野色吟

句特簡狂徒問麴生山若久寒翻作態水當長逝

無情升沈知是蕉中夢好放襟懷選勝行

過焦石虹侍御余青園

抱山集選

層門三十日出郭遂成遊遙看女郎山片綠當城頭

紫扉開夕照石徑紆幽修高竹森萬挺爽氣蕭然

露花青覆池池內魚春秋夏山正可望且復登高樓

開殘桃花

啟碧參差花事休輸他人面映門幽江南舊曲情無

語譜入東風絲管愁

春山

一春幾日可曾開到得開時春便還春色欲歸

還但攜春酒看春山

新著雨夜月西隱兄

東望望春臺  
沙鳥爭羣浴孤蟬迴自鳴  
哀回不覺久涼月遙

山中椒

幽河抱清烈獨生山谷裏  
薑桂性孰存惟應我與

新笋

綠竹畦中笋數竿穿叢一日幾回看  
呼僮早起澆澆  
冰待聽風聲送雨寒

微雲移時月出

雲散還乍聚疑烟復疑水  
清光出雲中皎皎如初洗

南池

寒地山集選

雲勞任城道渺渺近南池亦欲吟秋水  
爲漸老杜詩

清涼洞

始皇曾避暑四閣望依然欲縱登  
臨目空愁雨雪天

望峰山

澤山插千仞高下遍玲瓏遊子倦行役  
臥看白雲峰

野人談勝樂遙指玉皇宮頂貯天池水  
谷迴地巖風

岩美瞻北麓蒼翠倚長空人陟罕新跡  
鹿遊迷舊蹤

霞明開翡翠雨霽洗芙蓉可望不可即  
徘徊意何窮

壯士一筆名揮海  
石壁猶帶光寒元

東望望春臺

高城積雨濕苔痕繞屋  
青苔白雲翻雨氏事已歷  
體廿年朋舊念同門寧因  
避暑來河朔頗爲觀  
漆園毛薛相傳君好士何人不感信陵恩

仲春衛源同冷如之房再隆趙耳臣遊洛府臺

聞登望春臺賦得東望望春春可憐二首

東望望春春可憐初晴殘雪靜娟娟  
愁心半負鶯花  
月旅思頻驚玳瑁筵靈沼金鱗還撥刺小山叢桂尚  
連樓繁華冷落笙歌寂紅袖香銷五十年

東望望春春可憐梁園賓客散寒烟  
迴廊曲榭埋芳

草趙憑秦筆憶舞筵松柏穿根石漸出  
薜蘿掩影迴

寒地山集選

舊愁不知何處忘憂館宮柳依依似漢年

可古之作頗有  
調清詩評風調

次再隆韻

遺跡空存失畫樓高臺凭望思悠悠  
一春草色紫

三月鶯啼入舊愁弱絮風迴疑散雪  
珠梧雨滴似

殘秋朝來莫更頻登眺往日都教今在不

故洛府假山晚眺卽事

歲歲辭韓里殘春滯衛城小山瞻眺遠  
幽洞暮雲生

雨滋苔色微風雜洞聲傳杯聞龍曲角  
更響秋聲

幽洞暮雲生  
雨滋苔色微風雜洞聲傳杯聞龍曲角更響秋聲



自君之出矣四首

自君之出矣。啼紅憺杜鵑。傷傳怨意飛。去落歡。  
自君之出矣。無眠坐春晝。思君如落花。處處沾。  
玉臺之妙句

玉臺之妙句

自君之出矣。花事日闌珊。枝頭梅子信。驚見已金。  
自君之出矣。三春今已還。相思比人柳。三起復三。

不減次作

客衛輝喜馬君召至自丹陽試新茗

三年成久別人遐。嘆室通跂子望江南。握手洪泉淚。  
同爲汗漫遊。慰藉無彼此。君開陽羨茶。我汲甘泉水。

抱山集選

八

泉在房山東南。開有蟬目。浮紫茸。清芬沁牙。齒相對。永朝夕。  
石鼎松風裏。

松

雲髯化虬龍。賞心惟勝友。年來鬚髮斑。宜伴支離叟。

送冷如之往山右

衡河傾蓋幾經旬。交久知君意氣真。最是添人惆。  
莫不堪作客。送行人。

席上有贈

粉傅與朱施。堆瀟天然玉雪。裝裁約纖。清。

七夕喜耳臣至得讀新詩兼聞君召歌

鄉國秋雲隔。驚看鵲駕河。雙星欣聚少。好友話離多。  
佳句南金詠。清音白竹歌。傳杯興不淺。月影正婆娑。

久雨

風雨連朝夕。瀟瀟景似秋。劇暑消永晝。墨唱惜殘籌。  
辭醉非關醉。多愁那判愁。雲山千嶂隔。異地苦淹留。

懷州高臺寺

臺高來爽氣。古寺經紆修。今日維摩室。當年帝子樓。  
傳爲元后故址 墨花銷粉黛。清梵息絃謳。趺坐空塵想。鈴聲入

夜遒

抱山集選

九

高臺寺觀碑

寺爲元懷寧王。故宮王。繼成宗。大統是爲。

武宗皇。慶二年秋七月。翰林學士趙孟頫奏。

太后懿旨。撰文改宮爲寺。賜名大興龍寺。俗。

呼高臺寺

懷寧入繼嗣。成宗懿旨。傳來出禁宮。碑記撰文趙學。

士。寺成皇慶二年中。

筆老

清化鎮食糧局藏成二道

逆旅何所嗜。荀彧盤。菜蔬。雞。竹。錦。香。花。出。碧。玉。

呼僮具盤餐亦足果吾腹白公真解人明朝不食肉  
道旅何所嗜朱實壯葉綠纍纍盛玉盤兩錢易

此間櫻筍廚連村况多熟何必羨洛陽絕勝櫻桃

清化道中

簾簾盈郊拔玉青綳也軟視馬蹄輕行來數里清香  
滿何必君山寄遠情

清化憶叔子弟東堂竹

入望平鋪犀豹文萬竿離立欲凌雲遙思高枕東亭  
裏把酒相看有此君

寺中夜坐東劉君先

抱山集選

禪房涼夜靜深坐散懷清塔角鈴音遠樓頭片月明  
娟娟流竹影謾謾聽松聲此際忘心想浮生幻我情

謝孫天乙惠笋

食指今朝動厨珍遠見分初生黃犢角漸長水犀文  
饌飽聞與可風高想石軍朝來尚抱節計日欲凌雲  
玉版參應熟龍圖雅不羣何郎信知味食此美於簞

新月

新月曲如鉤娟娟映小樓美人倚檻望學得畫眉頭

天乙貽柿酒因憶山中舊遊

背子長白遊屐向山家宿植柿百餘株高下環石築

樹妙稱七絕所載皆實錄寶成更釀酒逢堪樂幽獨

山居罕人事痛飲常不足茲餘三十載風塵走鹿鹿  
感吾贈一斗清冽宜蟬腹觸今憶往昔舊緒縈心曲  
言歸營菟裘早結山中屋

大梁有感

四十三年別汴京宋大父以崇寧甲戌司京中州  
子隨之任方八歲今五十五有重來風物最開

情山川如舊人非舊城郭曾更代亦更乙妻遷在浙藩  
後汴城河決分  
陝甘棠思大父衡文水鑑憶難兄先兄百權考功  
癸卯主河南賦不堪回

首當年事一望夷門百感生

兩阻杞縣訪趙宣師不遇

抱山集選

望斷伊人信久疎連宵風雨一燈孤蕭條逆旅誰知  
已祇憶高陽舊酒徒杞古名  
高陽

答鄭長葛元張惠茶

驅車汗漫遊偶爾經長社鄭君癖好友早收兼瀟灑  
贈遺無長物絨茶足幽雅旗槍早晚分笋芽品高下  
含膏極芬芳植少難盈把魚眼沸正熟花乳香滿舍  
七椀清風生便應代杯竿療渴與滌煩况復當炎夏  
敢不拜公賜一巾非云寡長吟玉川詩悠然我心寫

遇丹河見秋稻

行行多稻塍陂塘斷仍續栽插詎違時秋針已含綠

時雨不須求。丹河潏潏足農謠。頗堪聽何必梁州曲。

初秋月夜

秋至晚涼生。虛閣致幽。敞徘徊碧桐陰。披衣看月上。

月下看竹

竹影含青翠。月光澄碧煙。人間與天上。兩兩闌嬋娟。

秋山

秋行曉起怯秋衫。秋氣逼人秋露寒。秋色自佳秋興

好。秋山蒼翠滿吟鞍。

佳的是作

重過大名舊城觀五禮碑求搨本不得

抱石集選

當年西去曾經此。五禮碑看最繫情。今日重來空坐

卧難尋一本遍陽平。

白櫻桃

珠璣映筠籠。瑩瑩殊可羨。上苑鳥爭銜。寢園春已薦。

憶昔貯赤瑛。朱實無所見。水晶瀉銀盤。月下心目眩。

青李與來禽。與君豈同傳。

發儀封別孔雨化

典墟先生門人

如君高誼許誰同。好客人傳北海風。珍重故人從此

別。相思千里考陽東。

榮陽作

日夕成阜近潯潯。湧水環居民多穴。處傷嶺築城。

偶至觀風土。誰爲破旅顏。有求方瑋瑋。無欲覺閑閑。

素月嬋娟影。青峰紫翠鬟。把杯邀月上。相伴坐看山。

百泉懷古

二三攜好友。把酒盼庭柯。瑟瑟籬邊竹。亭亭池上荷。

蘇門開晚照。沁水漾晴波。幽鳥窺林下。馴鷗倚客過。

緬懷清嘯侶。望古意如何。

百泉

盤彼百泉流。洋洋入淇汴。風動碧波紋。荷花香出水。

蘇門山

抱石集選

遙望蘇門山。隱隱多幽致。青林間白雲。晚照含蒼翠。

書臺

長嘯人已逸。餘音振林麓。世事笑莫談。嵇阮有高躅。

過內黃謁華東張公祠

先生昔尊宿。聲華邁兩京。先生爲明初試烹鮮宰人言

清且明。遺愛喻四紀。崇祠表廉貞。小子生雖晚。猶記

望塵迎。行經古柯地。感動故鄉情。再拜不忍去。溪毛

展精誠。

冠縣聽砧聲

鄉國行來近。郵亭更幾宵。暮雲兩地隔。曉露一天遙。

雁唳聞淒切。蛩吟伴寂寥。砧聲何太急。中夜欲魂消。

德州河上口號二首

曲岬臨大河。風帆日千里。迢遞遠鄉人。離心託江水。  
思鄉與懷古。望遠臨江樓。長歌指飛鳥。風起蘆花秋。

范公亭

勝遊餘興惜。殘餅聽耳鳴。泉酒乍醒。驢背不辭山路。  
遠暮衝寒雨。范公亭。

過東明柳堤憶楊東曦明府

岬柳依稀指故蹤。倚碑駐馬泣春風。楊公已去楊堤在。悵望風光舊日同。

抱山集選

香奩體二首

春來陌上已花然。南浦傷心草似綿。欲倩文鱗將尺素。無端錦瑟惜華年。流波比恨朝難息。膏火爲愁夜自煎。留得玉臺香粉跡。宵來悵悵不曾眠。

芋蘿溪上浣紗晨。龍婉鴛鴦首似鰲。未駕雲車同織女。祇餘珠淚比鮫人。心傷遇舊蘼蕪弄。魂斷將離芍藥春。空賦錦鞋難寄恨。花前畱取待香塵。

元旦立春和徐五嵇菴韻呈雷明府

朱轡青轡報行春。綵勝椒觴並此辰。天上雙傳星曆改。人間共喜歲華新。花凝六出千村瑞。香發三朝五

水塵搖曳風光舒。化日還看壁壤樂齊民。

七郎苑

曲水穿村細柳浮。家門巷枕清流。相將父老談春至。共向東畱看試牛。

水仙二首

水仙祠下水仙樹。一醉仙漿七日眠。何似華陰人吏異。服經八石便成仙。

冷艷冰肌致自清。江梅爲弟蠟梅兄。盈盈迥出風塵表。不愧凌波仙子名。

雷明府招飲同令兄笏山家弟叔子賦得人日

抱山集選

五

題詩寄草堂寄東巖

梅風吹雪散氤氳。氣粉暑舍香接令。君義郡從遊兼溉洽。洛中詞賦見機雲。英傳七葉靈蕓換花發。三川錦浪分忽憶避人徐孺子。詩成欲寄草堂聞。

雪

未雪氣先冷。簾櫳漸有聲。圖書閑不啓。坐愛小窗明。對雪閱唐人雪詩。獨喜祖詠終南絕句用韻三

首

微風打窗紙。凍雀鳴簷端。起看松竹色。蕭蕭增薄寒。將雪無雪色。色在寒雲端。煙茅看新雪。骨異梅花寒。

遠山對西牖。高出浮雲端。朝來望新霽。四顧清光寒。

三詩不減元。但東坡地。爐旋煖。通紅火。附聽蕭蕭雪。打窗同此風味。

三月三日上巳和嵇菴韻

良辰三已過。清明雨雪連。朝喜乍晴。聊泛一觴修禊事。誰計五字讓詩城。橋花漫逐桃花水。白鬢稀逢黑鬢。鑽火汲泉堪共飲。紫茸初試聽新鶯。

南園海棠未花二首

穠芳空憶舊年華。何事今年未放花。搔首閒庭頻悵望。却疑春色向鄰家。

寂寞春風繡幕圓。懶從羣艷鬪芳菲。想因嗜睡消清

畫。冷落紅綃舊舞衣。

東樓雨望

斷雲斜日晚。淒淒桐葉參差影。未齊欲上危樓望。南浦忽來風雨小。窗西

賦得雨絲風片

天窮春光景乍遲。宜風宜雨翠成圍。初疑柳絮輕輕落。又逐梅花款款飛。山色迷離凝遠黛。烟波縹緲隱殘暉。須知此際堪遊賞。畫舫蘭橈扶醉歸。

賦得三月正當三十日和笏山東廬

十九韶華正此辰。年年佳景在三春。黃鸝紫燕聲爭

巧。樓李天桃色競新。歷盡輕寒憐細雨。漸看炎景惜

芳塵。風光此日添留戀。始信東君解詭人。

訪徐五嵇菴東村

細柳青青色欲浮。柴門斜對碧溪流。茆堂寂靜堪消夏。曲徑蕭疎轉似秋。十畝幽居芳草合。千篇新咏玉臺收。何來暮雨催人急。竟日清談願未酬。

賦得鳥鳴山更幽

谷深不覺暑。山木作涼陰。響出溪邊樹。風移石上琴。清流方夏漱。天籟復蕭森。荏苒斜陽暮。幽花落澗潯。

溪雨

一片溪頭雨。蒼茫入翠微。臨水披襟坐。蜻蜒無數飛。

石竹

一幅徐熙畫。幾叢嬌更妍。香風亭午過。知有麝香眠。

紅巾

春色烘騰上玉蔥。詭人一捻袖邊籠。山櫻鉸處薰沈水。砂粒擊來飼守宮。描向柳眉疑化碧。彈將珠淚是啼紅。楊家有女無人見。傳得纖纖樣不同。

明初置崇古。輩有此一。張

髮香

靜有天然質。非關膏沐施。纖人明燭下。飛沐晚涼時。



細釀衣邊出餘香。枕畔知領痕胡未滅。蝶翅鎮相隨。  
螺黛平分色。花奩昨賦詩。合蟬新樣好。香影不相離。

字字  
工麗

遊岐叔內叔秋谷園亭

治園秋谷前高下。環在日穿溪引曲流。傷山成小築。  
跋足臥石牀。清風滿修竹。欲卜由東鄰。終焉友麋鹿。

中秋雨憶去秋月華東東癡東癡有月華詩

去年中秋時。金波淨如練。紅牙按銀箏。翠袖搖檀扇。  
午夜與方酣。五色雲忽見。陸離幻彩奇。開闔呈態變。  
今年中秋時。雨絲雜風片。丹桂滿庭花。珠蘭盈帶萼。

抱山集選

大

皓魄不易逢。短娥惜半面。搔首意茫茫。佇立情戀戀。  
杯酒酌廣寒。微雲鎖仙院。

美人蕉

紅袖垂垂翠黛清。好花不負美人名。秋來愁緒如蕉  
卷。又聽瀟瀟夜雨聲。

九月八日同徐東癡于道子家太液宛西東亭

懷西慢亭諸兄弟集小隱園和東癡韻

預約登臨頓日斜。明朝須記酒還賒。杜詩如今九日  
吾輩須賒絳囊

已貯英成佩。好句應催菊放花。玉露寒空驚過雁。碧  
梧涼葉暗棲鴉。彭城胡事堪相並。散步何嘗用馬羈。

宋武在彭城九日登戲馬臺詩  
承爲故事余已有恒公戲馬臺詩

九日卽事

坐向西風落帽斜。美哉秋色興尤賒。坐中有客矜能  
事。竊得漁陽鼓幾過。

九月十九日同東癡太液過東園將菊初放東

癡用坡公語作起次韻

菊花開卽是重陽。寄傲東籬見晚芳。香冷三秋英未  
落。節過十日興猶長。垂垂欲墜仙人露。淡淡甘凌玉  
女霜。且喜催租人不至。詩成同醉九霞觴。

明湖秋況

抱山集選

尤

湖與天光接。舟行似晚霞。芙蓉飛短棹。楊柳暗人家。  
玉切秋鱸膾。香分顧渚茶。誰家亭子好。只隔白蘋花。

同慢亭弟賞虞美人

傾國當年貌紅顏。逐歲新香魂如未滅。含笑楚江濱。

木芙蓉

花滿成都號錦城。人間不獨擅芳名。觀文久作芙蓉  
主。何事猶傳石曼卿。

五十一生日偶成

慚過知命尚無知。百歲流光半踰期。家弟去年曾有  
贈。年同常侍未工詩。阮亭丙辰贈聯有年  
當常侍工詩日之句

龍水道中雪

六出飄何急。驚風繞水涯。馬蹄踏敗葉。衣袖撲飛花。  
枯樹蹲霜鶴。寒流過暮鴉。茫茫高下望。烟火出山家。

喜李弟阮亭新拜大司成。凍姪生子賦寄

儒宗推重望。不愧大司成。丹鳳垂雲至。荀龍應日生。  
曉曉頭角異。爛爛眼光明。繩祖青箱業。宜男玉筍羹。  
漢南當獨步。江左振芳聲。宰相他年事。鄴侯傳令名。

新兒名

送崔黍谷明府擢知冀州

撫字勞心十二年。信都西望隔雲天。令君德政知多

抱山集選

少千古清風。曾仲連。  
錦秋湖石  
信連跋

山居

霽雪千岩裏。誅茅讀道經。科頭坐澗石。赤脚踏層冰。  
幾夜聞猿嘯。一春梳鶴翎。簷前飛瀑急。聒耳酒初醒。

贈人三首

春色悵年華。雕房護異葩。小姬憐玉珮。狂客羨胡麻。  
願結三生石。情深七夕車。何當化夢蝶。飛入小蘇家。  
蝦鬚微揭記。初逢接拍當。筵蟻炬紅別後。相思不相  
見。寄詩應徧枕函中。

一水盈盈去路斜。層樓曲曲見奇葩。橋頭星霧濛濛

附詩餘

菩薩蠻

女郎遺跡奈郵路。晚涼門外青楓樹。石竹響空聲。  
蕭蕭三兩枝。可憐嗚咽水。斜日西風裏。那更寒木落。  
船吹笛聲。  
此首入  
詩餘集

菩薩蠻

清風兩花朝。暮依依楊柳。清明度遊子。尚天涯。錦  
繡遊作家。三春花事好。三月鶯花老。珍重惜春殘。

夢魂人未還

抱山集選

南頭楊柳將飛絮。一年又是春將暮。異地恰清明。夢  
裏百花生。東風偏作惡。花落人蕭索。寄語鴛鴦花。

夢裏莫教他

望江南

歸去記是暮春天。當日舊歡猶歷歷。今朝新恨重  
難憐。惜別已經年。

春光端綠草。可爲茵拂。檻花枝。雷聲客隔林。啼鳥裏。  
歸人異地又逢春。

春光惜無計。耐東風。金粟結鴛珠。檻外玉簫聲送盡。

春中。相思情幾許。

掄山集選一卷

山東巡撫  
採進本

國朝王士禛撰士禛字禮吉山東新城人與其兄士  
祿弟士禎士祐自幼以詩相唱和三人皆成進士  
而士禛獨以歲貢終沒後四年士禎選其遺詩三  
分之一刊之其詩綽有風調而才地較弱

鈍翁前後類稿六十二卷續

稿五十六卷(一)

〔清〕汪琬撰

天津圖書館藏清康熙刻本

類聚序

聖人之道載於六經學者能從經見道而著之於文不使經與道與文三者析而不可復合則可爲善學矣漢賈誼董仲舒劉向揚雄之文皆湛於經術而道卽寓焉斯時之天下知有經學而已唐韓退之能原道之大端而未悟其精微柳子厚聞性善之說於僧大鑒李習之亦嘗著復性書雖漸有求見道體之意然其所以正告天下及詔後學以爲文之本者未有離經學以立教者也宋史分立儒林道學兩家後世學者遂以歐陽曾王蘇氏爲文章之儒周程諸先生爲道學之儒而文與道爲二究之歐陽曾王蘇氏之文未有不原於經不窺於道而可粹然成一家之言者是則三者始未嘗不同其原終亦不可析而爲二也南宋之文獨朱子能闢經以明道自陸子靜楊慈湖之徒初爲六經注我之論蔑弃章句不復擢意於文章於是儒林道學兩家判然不可復合文章舛陋經術支離而凡自詡爲見道者其流敝遂相率而爲無忌憚其害至今日未息也明二百年中文章可宗式者歸熙甫王道思歸蚤聞道於魏恭簡證道於程朱道思與唐應德王汝中友善亦稱問道者

然其立言必貫穿六經之義故其文足以繼前人而信後世二公歿後百餘年而我郡有汪茗文者出其始亦僅志乎古人之文習其矩矱而已既乃知文之不可苟作必根柢於六經而出之然猶未得夫經之指歸也益黽勉窺測於道之原而得其所以爲經者遂能貫經與道爲一而著之爲文洋洋乎積數萬言而沛然不悖於聖人之道則其文之足傳於後世而近繼歸王坐絕之緒遠躡韓歐陽諸公無疑也予媿不知經與道者學爲文於汪氏日久而竊見其梗概故爲之序如此又見汪氏與周處士書稱予與梁侍御曰緝爲知古文而侍御見予近作多論道之書詰予將爲周程之徒乎將爲韓歐之徒乎以二者之不可合而予實未見三者之可分也故因序汪氏之文而兼質之侍御焉嘉興友人計東甫草序

類彙序

二

錢翁五十歲像



類彙像贊

閩洛之傳魯齋得其真韓歐之統晉卿得其正閱三百年先生兼之心游乎淳穆之鄉力窮乎典墳之勝清癯者其形耿介者其性肅然而溫煦然而敬脫簪組之高風耽林泉之逸興天下譽之而不聞衆人毀之而不聽此非實有得于中而能不囿于境邪又豈義識之可窺而管見之可評邪然而塵加嵩岱霧集淮海勢則相懸機則相應千載之遙四海之巨有思長洲之深廣直與河內浦江並者知鄙言之非阿私而歎三吳之人文於斯爲盛

薛熙

鈍翁六十二歲像



鈍翁集像贊

於乎此翁雅介傑然自壯詩書素志先定  
 坐不於野止不於田一亦不廬一塵不歸  
 峯聖即膝編稿物養性異樂也亦周公贊  
 清介之操瑰瑋之文淹博之識俊快之論如  
 鳳高翔如鴻冥冥耳隱遁彰黼袞徹聞堯  
 峰一曲仰同杓升四方學者問奇載酒初服既  
 遂晚節弥崇卓哉夫子人倫之宗 計炳

鈍翁自題類彙六則

一史漢之序班馬自作春秋三傳之序皆學者作  
 至於李漢序昌黎則其子塔子瞻序六一則其門  
 生從無以前賢序後進者若左思託名皇甫殊為  
 可鄙今此彙已經校讎凡我門人子姓戒勿為我  
 求序

類彙凡例

為之執鞭戒勿為我加批點

一吾讀書雖少自有師承詩文用事用字不敢苟  
 且其間小小抵牾或非漫無根據亦如前賢用渡  
 河則承集異記之謬如臯則承江總詩之謬昌陽  
 則承陶隱居本草之謬之類是也前車可鑑戒勿  
 為我潤色改竄

一古人自序詩文初不論工拙嘗讀居士集繫六  
 一翁手定有文不甚工而錄者如思穎詩後有文  
 甚工而不錄者如叢翠游廬兩序之類是也今吾從前所作不  
 下五六千篇所存止此其佗散失雖多戒勿尋訪

以求附益

一中歲謫宦頗常學佛請告以後始得專意宋儒語錄以故平生未嘗佞佛亦未嘗闢佛彙中釋氏諸文間存一二知我學我悉聽後人戒勿刊落以求撝飾

一吾本不沽名亦非牟利託典詩文止以自娛即使鏡諸黎棗不過就正同志聊免繕寫之勞耳若曰攘臂利名之途則願退避三舍矣版當度置皆山閣戒勿任意剗印以招不情之謫

嘗聞諸李退菴先生曰東都之女美而一日青

類其凡例

二

西家之子倚戶瞰之見其美不見其青也遺媒求之既昏則宛然一青者也然後悔之不逾月而逐之見其青不見其美也予以爲此善喻者今斯彙一出則予之青已不可匿矣當今之世豈復有悅媒母而睚眦妓者與予懼時賢之將逐我也故題此六則以示戒云

皇清康熙十四年秋七月幾聖鈍翁自記

鈍翁前後類彙總目

卷一

古今詩五十八首

詩彙一

卷二

古今詩七十三首

詩彙二

卷三

古今詩七十九首

詩彙三

卷四

古今詩六十九首

詩彙四

卷五

古今詩六十四首

詩彙五

類彙總目

一

卷六

古今詩五十八首

詩彙六

卷七

古今詩六十五首

詩彙七

卷八

古今詩七十首

詩彙八

卷九

古今詩九十八首

詩彙九

卷十

詩彙十

堯峰襍咏四十九首

卷十一

詩彙十一

堯峰襍咏五十一首

卷十二上

詩彙十二

堯峰襍咏七十四首

卷十二下

詩彙十三

堯峰襍咏六十五首

卷十三

文彙一

賦三首

辭三首

卷十四

文彙二

類彙總目

三

經解十四首

卷十五

文彙三

經解十八首

卷十六

文彙四

經解九首

卷十七

文彙五

經解三十三首

卷十八

文彙六

書九首

卷十九

文彙七

書七首

卷二十

文彙八

書九首

卷二十一

文彙九

書五首

卷二十二

文彙十

書七首

卷二十三

文彙十一

序七首

卷二十四

文彙十二

類彙總目

三

序六首

卷二十五

文彙十三

序十首

卷二十六

文彙十四

序十三首

卷二十七

文彙十五

序九首

卷二十八

文彙十六

序十四首

卷二十九

文彙十七



序十五首	文彙十八
卷三十 壽序六首	文彙十九
卷三十一 壽序七首	文彙二十
卷三十二 記十首	文彙二十一
卷三十三 記十三首	文彙二十二
卷三十四 傳六首	文彙二十三
卷三十五 傳五首	文彙二十四
卷三十六 書事八首	文彙二十五
卷三十七 論七首	文彙二十六
卷三十八 或問三首	文彙二十七
卷三十九	

新二十六首	文彙二十八
卷四十 說七首	文彙二十九
卷四十一 策問四首	文彙三十
卷四十二 神道碑一首	文彙三十一
卷四十三 墓誌銘五首	文彙三十二
卷四十四 墓誌銘四首	文彙三十三
卷四十五 墓誌銘八首	文彙三十四
卷四十六 歲二首	文彙三十五
卷四十七 贊十七首	文彙三十六
卷四十八 題詞十四首	文彙三十七
卷四十九 跋二十三首	

祭文十二首

卷五十

文彙三十八

襍著二十一首

卷五十一

外彙一

古今五服考異一

卷五十二

外彙二

古今五服考異二

卷五十三

外彙三

古今五服考異三

卷五十四

外彙四

古今五服考異四

卷五十五

外彙五

古今五服考異五

卷五十六

外彙六

古今五服考異六

卷五十七

外彙七

古今五服考異七

卷五十八

外彙八

古今五服考異八

卷五十九

外彙九

類彙總目

木

東都事略跋上

卷六十

外彙十

東都事略跋中

卷六十一

外彙十一

東都事略跋下

卷六十二

外彙十二

歸詩考異

類彙總目

七

鈍翁前後類彙總目終

鈍翁前後類彙卷一目錄

古今詩一

擬唐人詩八首

陳正字感遇  
王右丞飯後  
儲侍御祿輿  
孟襄陽待友

李翰林飲酒  
崔員外游俠  
王龍驤塞上  
韋左司寄舊

精衛操

行路難

長門怨

銅雀臺

吳中感懷

類彙卷一目錄

子夜歌二首

子夜變歌

采蓮曲二首

長相思

折楊柳歌二首

暮冬有感

寓興

寄友白門

送人南游

與沈叟游快風閣

王授玉讀書張園

送友北行不及

登鄧尉山

坐虹亭二首

秋日送人之秦

梅夢

擬初唐體二首

春燕篇

楊柳篇

游踞湖山鵑

送劉生入浙采茶

類彙卷一目錄

題畫白鷺

九日贈王授玉秀才

贈達上人

松陵江歌送計甫草

過金道士故院

湖上感懷

贈史辰伯歌

題露筋廟

河神廟

河上逢張進士圍碁歌

寓中直風雨作

和程五九成臺用原韻

長歌行送宋旣庭

寄舍弟摺九二首

送吳處士二首

送施進士

過慈仁寺

送客

捫虱行

類彙卷一 目錄

鈍翁前後類彙卷一 目錄終

鈍翁前後類彙卷一

詩彙一

古今詩一 自順治辛卯歲起至戊戌歲止

擬唐人詩八首

陳正字子昂感遇

桃李無勁質松柏無華姿炎暑屢代謝所遇各有時大化既已然知巧安得施鴛鴦與鷓鴣高下徒相嗤惟應達生者委運任所之

李翰林白飲酒

秋風吹片雲飛墮孫楚樓谷賢去已久遺恨留滄洲惟餘樓前月影逐江水流江水自西來與月空

類彙卷一

十

悠悠若非盈尊酒何以銷煩憂開軒設萼茵四坐羅珍羞美女顏如粲爲我彈空侯有酒但斟酌不待相勸醺醉弄落月還嘯傲陵高秋

王右丞維飯僧

好道逾數載閉門滌塵檢獨與山僧期瞻印良已溪果得躡飛錫來從祇樹林梅檀結妙靄金磬流清音供養先諸天分減被衆禽暫假有爲法一契無生心從此厭身世播簪誓相尋

崔員外顯游俠

珠勒珊瑚鞭翩翩搖綠鬃關雞咸陽西撥九平陵

東自矜身手捷隸籍建章宮錦帶佩吳鉤銀鏑注  
離弓一朝事結束忼慨遠從戎長驅沙漠坐心膽  
亦何雄旌旗櫟苦霧刀斗含淒風前途失水草百  
戰終無功雖有賢主將棄之若飄蓬悔不居藍田  
射獵南山中

儲侍御光義櫟興

麥畦雉方雉桑圃蠶欲眠但使衣食饒自足娛歲  
年比鄰有逸安相見情依然擗子墀門巷孺人具  
盤餐時從農事暇竟日同流連熏風下長林絳陽  
滿平田兀然其一醉高臥北窗前

類彙卷一

王龍驤昌齡塞上

黃榆生悲風落葉滿邊徼日暮望平原黯黯傷懷  
抱屢對將軍簿不聞天子名功成其奈何痛哭蕭  
關道

孟襄陽浩然待友

裴回籬邊徑暝色清心目返照入流明孤煙澹寒  
綠前墟出鐙火隔岸歸樵牧之子不可期松牀酒  
空漉

韋左司應物寄舊

宗寥自多感悵望同心客微雨忽已過窮巷無來

迹數蜨娟蘭畦孤禽眷林石離居歲將徂紅藥爲  
誰摘

精衛操

愚公既移山精衛亦填海所填能幾何矢志終不  
改口穿羽折君莫嗤君不見海波亦有揚塵時

行路難

水險不在瞿唐峽陸險不在鴈門關行路之難果  
安在乃在人心翻覆間君不見張陳定文本膠漆  
末路紛爭成敵國又不見田實平時數往來枯酒  
失意爲禍胎始知水陸雖險猶可避執利相傾險

類彙卷一

類彙卷一

莫比吁嗟乎行路難使我涕淚俱汎瀾

長門怨

長門宋莫地獨坐易驚秋羅幌金風起紗窗碧月  
流殘妝銷翡翠豔曲罷空侯玉輦游何處君恩不  
可畱

銅雀臺

恩其秦雲斷愁隨漳水盈可憐絲管在猶是簫年  
聲總帳流塵集璇階蔓草生祇馮陵上月回照綺  
羅情

吳中感懷

爲張士誠作

憶昔危樓縱莛焚三千歌舞化餘氛  
鷓鴣盡日春雨解倪連天起暮雲  
蔓草自荒丞相府故碑誰識太妃墳  
只今父老兵戈裏猶話徐常舊建勳

子夜歌二首

牀上鴛央衾案上蒲陶酒酒煖衾又溫  
何事不可有停餐復停宿是儂憶歡時  
世蠶初上箔何處不縣絲

子夜變歌

寄信郎不至郎情底太偏  
秋風擺荷葉能得幾時

類彙卷一

四

蓮

采蓮曲二首

月色涵清露荷萼映白蘋  
一雙鸛下鳥妒殺蕩舟人  
采蓮若邪谿谿流清夏淡  
但解照儂影不解照儂心

長相思

憶昔君行日飛鸞繞別筵  
眼看春又至消息斷經年

折楊柳歌二首

白隄坐柳不勝春無限飛鸞點綠蘋  
怪得今年顛顛甚只因長有別離人  
鸞落鸞曉水寺前那堪坐柳更生縣  
行人到此休輕折畱取清陰覆畫船

暮冬有感

屈指人間事淒然歲晏中  
文章才易盡衣食道難工  
衰態愁邊得浮名醉後空  
江湖一片地何計免途窮

寓興

歲稔谷中蘭春風發萼滋盈盈媚幽獨  
寧邀美人

類彙卷一

八五

知偶然蒙采掇得並桃李姿非不荷光寵亦已解  
根枝所守既不固感歎將奚施

寄友白門

吾友志倜儻自比謫僊人  
上書不見知驅車走風塵  
晚家白門側三見柳鸞新  
屢登孫楚樓折簡邀衆賓  
吹彈襟歌舞諸技妙入神  
手中黃金卮滿飲不記巡  
散披紫綺裘倒著烏紗巾  
醉攜高陽侶返權秦淮  
瀕落月在水上清光搖綠蘋  
潏然發狂唱不顧四坐瞋  
誰謂老蹉跎風期殊可親  
何當共執手痛飲金陵春

送人南游

長路應難問君行況及秋不知葭葦外何處泊孤舟  
遠嶼連雲起殘潮漾月流可堪南去鴈併作客中愁

與沈畱侯游快風閣

江上春將暮登臨興轉狂飛鸞邀卷幔落日促傳觴  
山色連吳越湖流接渺茫披衿堪作賦誰擅楚人長

王授玉讀書張園

羨爾幽栖地迢迢翠靄中山臨茶磨北路繞酒城

類彙卷一

六

東語鳥千聲合飛泉一道通春來風日好登眺與誰同

送友北行不及

送君君已行宋莫江上路落日際遙波孤颿眇何處  
漸辭吳苑等猶隔晉陵樹欲寄停雲詩愁吟不成句

登鄧尉山

鄧侯栖隱處聞在西南峰昨投山僧宿迢遞尋遺蹤  
足履一片雲手攀千尺松俛視太湖水孤光澹濛濛  
稍見煙中邨微聞谷口鐘崖隙露白日洞門

生雷風飛泉激游溪寒鸞弄蒙茸往事不可問賢何由逢  
但覺勝槩殊彌令幽趣濃誓將遣塵慮長依采芝翁

垂虹亭二首

落日獨登臨茫茫遠眺心鱸鄉亭下水不及客愁溪  
暝色連楓樹寒聲起鴈羣故園回首望遙隔太湖雲

秋日送人之秦

類彙卷一

七

八月愁聽鴻鴈鳴故人鞍馬獨西征關城日落諸陵遠  
驛路天陰五時平千里溪煙連朔氣萬家砧杵斷寒聲  
漢宮遺蹟難重問玉笛金笳動客情

梅萼

籬落暗香來春寒萼似雪幽人殘寢醒緩步蹋明月

擬初唐體二首

春燕篇

洛陽二月萼如霰相逢處處多春燕可憐春燕如有情  
纔入淡宮又淡院誰家宮院接芳菲陌上河千煙雨微  
河干乍掠麋蕪去陌上斜衝柳絮飛高

樓少婦情惆悵聞道燕來頻遠望玉軸微寒翡翠簾銀鉤半卷流蘇帳此日裴回繞夕陽飛來飛去斷人腸雙雙對語黃金屋兩兩分栖白玉堂誰料絲夢如轉轂舊家門戶多翻覆畫棟惟餘鳥雀嗁閑房但見狐狸宿回首明年又暮春洛陽古道起黃塵故巢零落無歸燕宋宋蒿萊愁殺人

楊柳篇

君不見年年春滿鳳皇城垂柳垂楊最有情繁煙故向章臺出映水偏依滿岸生章臺滿岸春將暮萬縷千行繞行路何處嬌鶯恰恰嗁誰家乳燕雙

類集卷一

八

雙度可憐芳樹接長安繡戶雕楹畫裏看能使妖姬停寶幘能令俠客駐金鞍妖姬俠客爲儔侶春入春陰笑相許落絮從教作霰飛游絲一任隨風舉隨風作霰影參差正直行人折贈時曾向笛中聞此曲春來無箇不相思

游罷湖山鳴

共謝區中好言尋物外游縣崖攢綠樹層嶂俛丹樓登鳥舍風嘯山等入澗流莫嫌歸路晚明月送行舟

送劉生入浙采茶

春盡草萋萋區輭徧浙西山行防虎過旅宿畏蟻嘍樹繞樵谿暗等臨乳穴低槍旗如可淪先爲寄封題

題畫白鷺

七月陂塘秋葦萼映水流何來等外鷺下逐鳬鷺游三三兩兩等魚急似恐魚驚還佇立眼明柴利誰得如夕陽潛伺游鱗出水廟門前傍釣磯官隨鷗鳥學忘機千羣白小銜將盡猶自嫌飢不欲飛

九日贈王授玉秀才

宋宋門前徑天寒獨爾來清尊儻相對何必更登臺

類集卷一

九

臺白鴈高難聽黃萼晚未開極知歸思切日落且乘回

贈達上人

如意與軍持頻年訪導師徧參臨濟法兼吼惠休詩月覆庭松靜風飄院磬遲此中多妙悟未許宰官知

松陵江歌送計甫草

君不見松陵江層波浩淼東入海荒煙蔓草迷古道惟有江流長不改西風吹徹水漫漫爲憶高人舊往還鱸鄉亭畔尊絲盡關鴨欄前杞菊殘行人



頻行江上路江邊風物仍如故去鴈猶侵笠澤雲  
斜陽自落包山樹故人方盡別離觴一任扁舟入  
帝鄉揚颿舉權忽不見回首江流空復長

過金道士故院

簪日尊真處重來轉覺慵叱羊猶有蹟驂霍竟無  
蹤古洞秋泉冷空壇暮靄濃塵生燒藥竈草駢步  
虛峰白玉那堪種黃金不易逢祇今琴表上歎息  
眇音容

湖上感懷

雨霽湖流漲綠隄停舟一望倍含淒鴈聲鷺影依

類集卷一

十

依遠蘋葉菱萼處處齊壁寺半臨荒嶼北亂山多  
在廢臺西可憐白紵遺音散惟聽漁歌繞故谿

贈史辰伯歌

史翁行年八十餘蒼眉皓髮紛蚪須曾中貯書一  
萬卷抵掌笑談誰得如君不見長洲劉侍御劉鳳威  
又不見大學王校書王辨登十年著述傳好事一  
日聲名傾直廬羨君自咎交王劉前輩俱推第一  
流吳中人物不知數有時落筆驚陽秋我辱史翁  
呼小友小隱堂中常握手辰伯所居名小隱堂即今拄杖過  
我門稱說王劉不容口忽然感激眼前事離恨窮

愁無不有道弱輕薄半翻飛海內衣冠盡衰朽翁  
平不如飲此一杯酒勿與時人競好醜瓊也願附  
牛馬走

題露筋廟

貞女今何處蕭條水殿扉朱顏空想像白鳥尚翻  
飛極浦荷萼盤虎庭竹翠稀應嗟楚臺上行雨獨  
忘歸

河神廟

前代遺靈在森然曳冕旒拜瞻紛佔客歌舞襟巫  
優賽雨來春社分風送曉舟文螭如可駕髣髴護

類集卷一

十一

安流

河上逢張進士園基歌

練湖才人張長公蒼顏玄鬢人中龍金門通籍已  
數載祇今猶在風塵中舟行河上相先後日夕經  
過常聚首自言少日工弈某湖海不曾逢敵手同  
行程生亦有名坐攜一局聊怡情覆盡舊圖俱錯  
落布成新執尤從橫斜陽穩坐孤蓬下機權看君  
賭聲價媿我才能百不如管中闕豹尚踟躕須臾  
局上子聲起無限塵心歸止水但當爭道便支頤  
忽直先登頻按指始知絕藝真難及高品江南推

第一淺思何減緒黃門敵道不論江僕射旅途相見卽相親時向尊前寄興新此去儻辭安石望擬將別墅乞何人

寓中直風雨作

昨別長洲苑垂楊未吐絲今來薊門路芳草偏含滋迢遞鄉國飄零感歲時客心正欲絕風雨莫淒其

和程五九成臺用原韻

帝德不可見湘江流至今君過舊臺下落日一登臨祠宇莽岑宗山川紛陸沈南熏千載曲歎息絕

遺音

長歌行送宋旣庭

去年君上金門賦我方放櫂游萼亭今年我乞長安米君又策蹇還江城江南薊北兩鄉隔極望茫茫感曾臆憶咎我當十五二十時褐衣徒步風塵姿衆人弃我若敝屣惟君相見還相知少年意氣真莫逆同學故人爭辟易狂歌其擊墜壺碎高論各將塵尾撻吳趨先生愛才名徐官坊汧君爲師弟我舅甥後堂置酒數相輓不憚吸飲同長鯨坐中吳兒好顏色彈箏吹管無停聲金壺丁丁漏

鳴殘月欲墮微雲清此時興至賦長句與君滿筆人皆驚卽今世事屢遷換前輩風流那可見三十已過四十來回首少時空歎羨我旣落魄栖王畿君亦掉頭尋釣磯西風吹我思君縷縷魂欲繞江流飛相見不可期相思不可絕春明門外別離心落夢飛絮如殘雪

寄舍弟播九二首

女是吾家俊頻年阻壯圖全生親藥餌失路問田租者述才難盡文游興不孤如何千里別書札一行無

薄宦鑿吾老幽栖媿女貧飢寒兼數口嗣續各單身任性從疏嬾依人益苦辛中年兄弟少相憶倍傷神

送吳處士二首

木落鴈南飛秋淡每憶歸那堪一尊酒重與故人違世成連平楚江城閉夕暉縣縣往來道遙望欲霑衣故鄉風物好及爾客歸時芳草蘭陵鎮丹楓太伯祠海雲盤霍影湖雨長尊絲若問生涯事扁舟在

送施進士

試問長安客如何苦憶歸君言不得意將拚故園  
屏子亦踟躕者遲回未拂衣鄉心正欲絕遙羨鴈  
南飛

過慈仁寺

余元遺蹟慈仁寺曾向炎天騎馬至松風颯颯吹  
客衣月可一庭人正醉重來此地天陰陰欲雪未  
雪寒相侵舊時酒伴散已盡葉落烏啼愁我心

送客

佇立潞城隅遲回望君發天邊下歸鴻邨際露微

類彙卷一

古

月颯颯涼風生孤颿屢明滅

捫蝨行

君不見北海王郎年少時窮途賣舂無人知鬱陰  
山中好山色惟許壁窵同檢期忽聞關外舟師度  
入幕參軍書露布營門劒戟森如霜獨有王郎懷  
刺赴晉家界圻非純臣赤須紫眼亦不羣坐中相  
見便傾倒誰知顧盼旁無人褐衣破盡殊坦率不  
妨談笑頰捫蝨抵君之掌抱君郝中原陸沈三歎  
息區區卿相本易致肯與袁伏偕出入灞陵橋頭  
波浪濺三秦父老相持泣君不見老賊睥睨閩江

東朝賢執版趨下風過江名士俱碌碌何異羣游  
犢鼻中

鈍翁前後類彙卷一終

類彙卷一

圭

康熙甲寅秋八月

同里周

靖

休寧汪繩武  
校字

鈍翁前後類彙卷二目錄

古今詩二

咏古七首

春夜望月

初春分司大通橋

感懷

謝沈編修贈藥歌

自五月至六月零雨不止橋署志感

寄訊西山隱者

送再從姪處默

類彙卷二目錄

重送處默三首

送符明府

同王十一賦得江蟬吟翠屏送陸巴州之任

巴州歌三首

送人之越中任

贈京衛守府

皇帝行幸歌三首

題劉刑部蘇門圖歌

登慈仁寺毘盧閣

聞劉主事移疾將往蘇門賦贈

題劉主事春水蕩舟圖

送王十一之任揚州

送劉主事和程五韻二首

遙寄吳門友人題其墨妙軒

送人還撫寧

走百病行

聞吳下故人入山看梅遙寄

聞故人游浙東遙寄

題畫

寄贈吳門故人

類彙卷二目錄

得王十一書時十一將之任揚州

將荅王十一書竣程五同發

西湖歌送友

王秀才欲從軍滇南詩以促之

訪講僧聽講法華經

同洪儀曹暨族兄湘鄉使君飲

訓薛戶部大武

送曹持原任西寧

咏古二首

寄家書二首

送友人之楚

懷從叔川中

送客之江寧

送顧助教還蘇州

送婦兄南還

託婦兄致書故人醉中賦此

得均萬叔父靈壁信

贈程五舍人二首

送魏推官之任成都二首

送陳給事之任福建

類彙卷二目錄

送蔣給事之任九江

世祖章皇帝輓詩二首

刑部侍郎李退菴先生出使南鎮奉贈

送王六助教往山西程五舍人往山東是時

齋 世祖諡詔出使也

感遇

無題二首

純翁前後類彙卷二目錄終

純翁前後類彙卷二

詩彙二

古今詩二

自己亥歲起至辛丑秋罷刑部郎中止

咏古七首

鳳鳥翔寥廓鸞鳩戀枋榆所賦有大小材器寧不殊試觀巢許流褰裳避唐虞袞冕尚不取況使紆紫朱萬鍾等稊粟百鎰亦銷銖寄語鼠鴟慎毋嚇鷓鴣

商君任督責李相乃其倫身族既湛滅禍亦延歲

秦驪山土未乾百二俱荆榛空然阮諸儒首難在

編民始知長國家所賢德與仁祖龍蓋前車覆轍

類彙卷二

寧當循

誰云頸可刎餘耳竟凶終得失僅豪末揮戈起相

從始知市道文千載將無同所以阮步兵哀哀泣

途窮

武皇雅愛才任使非一倫張趙刀筆吏卜倪耕牧

人偶與時執會遽登要路津駕馭雖有術揣摩豈

無因遂令淮陽守喟然傷積薪

漢家事威武殫財啓邊疆縣官苦不支析利窮秋

芒舟車各有算告緡走殊方冶鑄與牢盆盡發山

海藏大農籠貨物何異南陽商誰爲販鬻者我欲

亭弘羊

多財每累人過寵亦生患膏火自煎熬由來有斯  
歎材與不材閒庶免匠石盼是以達者心終年守  
樗散如何乾沒子猶然悲拙宦

朱家活季布名迹孰與儔能令關東士緩急皆見  
投鄙哉樓君卿僅推屑舌優一承權門櫟行路視  
文游執縛故人子不待破柱按平生飾氣節所志  
但封侯搜名長安市辟若雞狗媼以此廁游俠徒  
爲鄉曲羞

春夜望月

類彙卷二

二

客居如空山風物澹欲絕返照既已收餘靄旋明  
滅泠泠冰下泉了了松閒雪相對宋無言禪心與  
初月

初春分司大通橋

疏慵才絮拙流滯數方奇衣食憂兒女功名感歲  
時春來三徑換衰至一身知同舍誰相憶惟傳寓  
直詩

感懷

抱病人事絕起向空庭行春風襲我裾衆鳥喈喈  
鳴百卉雖未萼芽蘗亦已萌俱受造化驅安得忘

其情況乃最靈者日夕勞吾生馳驅各有求嗜  
旋相搜本非金石固坐喪精與形感之三歎息復  
策還前楹

謝沈編修贈藥歌

病夫移病一月餘翰林沈郎辱相念入門怪我顏  
色惡知我坐久傷煩眩自言囊中有禁方頻年試  
此已經驗許分成藥一贈我令我不覺加欣羨春  
來門巷苦寂寞無人下馬垂顧盼因君訪我生感  
激況復深情重繼絕須臾遽奉一罍至封題未開  
香味徧連裾服食果有益頓使春風動顏面京城

類彙卷十一

三

酪酥潤如蜜寶坻銀魚白於練貧家治食雖不精  
此種亦得登盤饌往時遇之屢揮手卽今相對頗  
下咽願將暇力受方書悔向中年逐昏宦棄賤已  
逢親友恤艱難終荷皇天眷明朝行藥到城南喜  
與沈郎復相見

自五月至六月霖雨不止橋署志感

東皋夜來雨夏月生涼颼廣陌成沮洳車馬不敢  
驕我來視輪輓直此沈陰朝谷岸俱已崩洪波漲  
河橋簡書雖日下役夫坐消搖念此皆王民奚  
忘恣鞭敲車敗馬復痛遲回寸心焦自顧拙官守

天幸安可邀回望關門雲瀾漫互山茱

寄訊西山隱者

高士荷鉏處迢迢西澗中不知夜來雨藥苗生幾  
叢鳥道挂斜照樵歌陵便風問君濯園暇登眺復  
誰同

送再從姪處默

又向長安別淒然動客愁秋風吹遠道落日在孤  
舟鴈逐江煙下潮衝楚樹流何時更相見與續竹  
林游

重送處默三首

類彙卷二

四

還家正及石湖秋蘋葉淺萼兩岸流我亦湖邊舊  
游客欲將歸寢寄行舟

秋風倚櫂女墳湖好爲秋孃過酒廬試問門前鳥  
白樹夕陽猶似往年無

七月江南陰復晴儂家種秫近秋成但教釀事纔  
能了我欲歸來荷鋤行

送符明府

西望三關險崎嶇路若何君今匹馬去落日渡漳  
沱燈燒逢秋急邊聲入夜多請看峇下組慎莫歎  
蹉跎

同王十一賦得江蟻吟翠屏送陸巴州之任

君不見巴東山色連巴西江頭日落風淒淒行人  
過此不能去停車愁聽江蟻嘯巖壑千重斷行路  
藤梢葛刺紛無數蟻弄此猶未了倏然騰上青  
楓樹使君行指蠶叢祠巴人道迎歌竹枝歌聲將  
絕蟻聲續清音嫋嫋如哀玉錦官驛外櫟鳴泉大  
劒山頭悲落木此日長安一憶君知君遙宿閬城  
雲客中夜夜嘯蟻起若到三聲那可聞

巴州歌三首

巴水遙連蜀道長哀蟻落木兩茫茫劒門山執鉞

類彙卷二

五

如劉莫怪行人易斷腸

滕王亭子與雲齊千尺朱欄萬仞梯無那使君登  
眺處滿檐山色杜鵑啼

巴女燒畬劒水邊巴兒醉舞玉山前琴臺鈴閣清  
如水簾外無人訟芋田

送人之越中任

祖帳酒初醒輕颿不暫停家山虎丘寺驛路鮎埼  
亭曉日江煙綠春風海嶠青行逢朋舊羨高第在  
通經

贈京衛守府



將軍能舞丈二爰少年笑罵輕豎儒京城抱鼓百  
不虞安坐營門一事無前門風高白草枯跨鞍遠  
走叱撥駒手拌角弓嘗僕姑去逐飛鳥追羣狐歸  
來取酒黃公盧炙牛作脯乳作酥是時月出縣浮  
屠萬家宋宋秋煙孤笑從北里邀名姝清歌妙舞  
紅氍毹滿堂俠客相叫呼酒酣立馬爭榜蒲信手  
一撻喝作虛眼中百萬如錙銖將軍自詫高判徒  
區區禮法焉能拘願君善保千金軀交州小醜方  
通誅國家有武需熊羆行建牙蘇西南隅斬賊  
狸菟窮根株遙飛捷書獻羣俘立取侯印黃金塗

類集卷二

六

孫吳

皇帝行幸歌三首

金殿初開鹵簿長詞臣扈從儼成行不知玉輦游  
何處惟見旌旗出建章

天壇南望瑞煙多柳色陰陰接玉河芳草不生沙  
路淨九重法駕日經過

期門控騎蹋平蕪遙自宜春越鼎湖多少侍臣思  
獻對不知曾獲白麟無

題劉刑部蘇門圖歌

我聞劉郎少年快馳突上馬彎弓鳴霹靂左盤右  
射不可當好手健兒爭辟易卽今白髮已滿頭猶  
欲奮草江湖微昨朝過我情相親坐飲一斛長安  
春典酣作畫用兵法筆撇從衛皆入神飛泉噴壑  
起蒼雨老樹撐崖穿白雲君不見阮公臺孫登窟  
此中形勝何突兀蒼藤怪石森千尺子淵書嘯蟻  
叫夕劉郎點染尤逼真使我對之懷心骨圖成拔  
劍吟秋風疑有蘇門嘯聲出

登慈仁寺毘盧閣

梵宮疑化出孤閣聳脩標此地一登眺歎如御輕

類集卷二

七

懸檐前擘雲角檻外俛林梢極望但蒼茫始覺諸  
天遙西山來晉絳不斷若奔潮羣峰破空碧一氣  
陵層霄故關稍平迤煙色寒蕭條落日帶飛鴈回  
風盤去鵬風景頓能豁形神殊欲超漸悟空宋理  
誓將弃塵器

聞劉主事移疾將往蘇門賦贈

劉郎欲投劾去隱蘇門山區區青墨綬弃擲如等  
閑蘇門自符多幽趣曾是孫登長嘯處山色遙連  
盤谷雲竹聲半落淇園雨秧苗參差樹葉齊居人  
何減武陵谿閉門自有飛鸞入高枕常聞過鳥嘯



劉郎乞身真不惡，葛巾布袍足樂。案上頭紗內，景經鑑中祇養長生藥。女能織帛，男能耕門生扶。昇相隨行，丈夫適意，且如此安用悠悠世上名。

題劉主事春水蕩舟圖

劉郎不向江南住，底事便解滄洲趣。遠山歷歷水悠悠，步歸三江最淡處。儂家舊傍釣魚汀，芷蓼含白蘆芽青。偶然蕩卻蘭橈，出一曲吳歎鼓可聽。君今揮酒多幽致，令儂回首生歸思。樹影渾疑縹緲，峰鍾聲欲認楞伽寺。可憐三載滯長安，鄉夢依依逐夜闌。春來無限江南樂，祇向劉郎畫裏看。

類彙卷二

八

送王十一之任揚州

分韻得二冬

淮海蒼茫路萬重，行旌遙候禁城鐘。荒隄柳色春前放，東閣梅萼雪後逢。入洛故人空悵望，過江才子幾從容。舊游好憶長安月，曾對慈仁寺裏松。

送劉主事和程五韻二首

已謝同朝客，兼辭寓直廬。山僧敦社約，壑客結鄰居。避俗常開卷，謀生只荷鋤。有時憂腳氣，暫上短

轅車

時以病足請假

泉源不可極，何處問幽廬。地僻無來客，雲深少定居。桐孫逢雨植，竹母帶煙鉏。我亦思長往，馮君儋

鹿車

遙寄吳門友人題其墨妙軒

我從江南來，君向江南去。江邊好風日，揮洒都成趣。辛夸滿鴨竹，坐廊墨妙軒。中倚隱囊，雀硯曉涵清。露潤鵝池春，漲綠波長知。君卻埽還多暇，獨自濡毫搨硬黃。

送人還撫寧

鶯囀潭柘菴，草長桑乾口。此時送君行，東風吹馬首。關路遙連沙磧斜，知君今夜宿誰家。薊州美酒，灤州鮓。好醉棠梨千樹萼。

類彙卷二

九

走百病行

正陽門外芳菲節，月明如雪，鐙如月。有鐙有月，恰宜人街鼓。夔夔鳴不絕，長安女兒最傾城。口脂而澤，含芳情。一生不識長安道，試向鐙前，蹋月行。怪得年來瘦無力，頻邀待詔，施方術。只因未上正陽橋，百病文加減，顏色白綾衫。喚開蛾新爭從橋畔步，纖塵小姑扶。姝妹將妹，嬌殺長安輕薄人。三三五五同游伴，共指鬢身祝強健。終年不賽藥王祠，育女生男，悉如願。從來不怕漢金吾，何況坊司吏。率呼歸來夜半，渾無事。又覓荆篲，候紫姑。

聞吳下故人入山看梅遙寄

金昌亭下客聞向越來  
谿霽雪千家映寒萼  
萬樹齊亂山分近遠  
流水各東西遙憶停舟處  
淒涼暮鴈唳

聞故人游浙東遙寄

垂柳綠可折君行入越州  
越女蕩雙槳載君渡江流  
江鳥與江鸞歷亂繁洲島  
臨翫猶未終已達山陰道  
山陰宛明秀應接眞忘疲  
樓臺謝傅墅松柏禹王祠  
羨君倚孤藤狂吟興欲絕  
洞口接飛霞天邊弄落月  
遙望新安水還如匹練平  
欲乘樵風便

類彙卷二

十

題畫

林溪自陰翳徑仄屢回轉  
何處午雞聲前邨知近遠

寄贈吳門故人

遙羨風流顧愷之  
愛翻新曲覆殘基  
家臨綠水長洲苑  
人在青山短簿祠  
芳草漸逢歸燕後  
落萼已過浴蠶時  
一春不得陪游賞  
苦恨蹉跎滿鬢絲

得王十一書時十一將之任揚州

休沐養微疴無人此相顧  
蘭尊絕斟酌竹徑稀行步  
美人勞見憶枉使馳尺素  
開緘理高吼情曲宛如故  
縹緲灤水雲蒼茫濟陽樹  
悵望千里行何由接良晤  
山館萼正飛江城燕初度  
後夜寢尋君還踰竹西路

將答王十一書竣程五同發

索處本多感況茲直春序  
惠風自東來萼落燕雙語  
悵望平生友行蹤眇何許  
坐楊滿橫塘香杜紛幽渚  
聊將寄心曲往來復延佇  
非不吝所歡遲予

類彙卷二

十

同游侶

西湖歌送友

君不見西湖流水碧於玉  
莎草如煙繞湖綠西泠橋  
邊萼正開落萼片片隨風來  
木蘭艇子蜻蛉尾櫂入萼間  
三十里盧頭小婦調銀箏  
嬌歌一曲最有情當窗卷卻青  
綃幕萼香水氣傳歌聲行人日  
午相倚聽勸盡絲繩雙玉餅  
僊郎家近西湖住暫乞君恩  
賦歸去燕臺日落風淒淒道旁  
相逢憎解攜羨君南行向湖隄  
向湖隄策馬蹏湖水平湖草齊

王秀才欲從軍滇南詩以促之

君才如仲宣擬賦從軍篇銀鞍將錦韉結束毋遷延  
六詔由來稱屬吏洱海蒼山等平地一從豺虎事  
橫行蠻箐迢迢漢關閉番禺枸醬若爲求益郡  
碧雞那可祀至尊按劍臨丹墀詔書三道爭  
出師牙帳特開都護府戈船直奪昆明池羨君傳  
擅封侯相逢逐征南志彌壯錦衣玉具繡貉狐趨  
揖營門不相讓功名已解笑儒生意氣何妨倏突  
將鐵柱南頭初合圍看君倚馬速於飛好從恂鼻  
醉磨墨檄取蠻中驃信歸

類彙卷二

訪講僧聽講法粵經

支公栖遯處亦許宰官來心共蓮粵淨經將貝葉  
開龍藏齋後益鵝繞講時臺欲作門人侍名根媿  
未灰

同洪儀曹暨族兄湘鄉使君飲

望縣分符客清曹下直郎粵辰催緩帶菜甲佐傳  
觴風土近寒食山川鄰夕陽相看倍惆悵明發異  
行藏

調薛戶部大武

十載雕蟲稍擅名未曾縛袴學長征佗時若得登

三事但乞蕭郎作騎兵薛嘯子云四日我如帶之  
公女當出我幕下故囑之

送曹持原任西寧明萬曆中  
始設此邑

遠望龍鄉戍蒼茫萬里程邑從先代聞人向暮秋  
行嶺鳥嘯雲急山魍魎月清瀧江多候吏應向荔  
陰迎

咏古二首

羽林千騎翳輕塵狐兔初肥苑草春試問茂陵移  
病後車前諫獵復何人

仗劍揆九意氣生五侯賓客太從橫不知猶有張

公子日暮人閒借姓名

寄家書二首袁宏人題  
音方至

扶悶強裁書淒然墮餘淚恐傷兒女心猶署平安  
字

空有遺容在相思益眇然數行鐙下札何處達黃  
泉

送友人之楚

十載滯長安那堪旅騎單家貧輕久客世難悔微  
官夜雨江聲急秋風蕙草寒尺書何處達遙望楚  
雲端

懷從叔川中

憶自滄江別秋風淚滿衣已嗟行路遠況復寄書  
稀雪盡巴流急雲淡棧樹微相思如杜宇長繞錦  
城飛

送客之江寧

龍蟠虎踞古神州數幅蒲帆汗漫游草色入雲江  
路遠荻萼過雨石城秋烏衣髡髯存遺巷白鷺微  
茫隱故洲莫問六朝佳麗事笛殘鐘靜不勝愁

送顧助教還蘇州

憐君不得意迢遞復南行故里三年別輕舟一月

類彙卷二

古

程潮聲揚子渡樹色晉陵城欲寄無衡若相思空  
復情

送婦兄南還

異國纔相見如何又別離頻揮送君淚猶似悼亡  
時袁空人風雨孤邨暗雲山匹馬遲御溝寒月柳  
攀贈只枯枝

託婦兄致書故人醉中賦此

去雷俱失策存歿倍傷神獨夜一尊酒侘鄉千里  
身文游疏老病僮僕厭風塵賸有窮途淚馮君寄  
故人

得均萬叔父靈壁信方爲靈壁教諭

久望靈陽使書來倍黯然宦情淮水滄鄉縹楚山  
縣講舍空秋草官廚冷暮煙尊鱸殊可憶蚤晚賦  
歸田

贈程五舍人二首

三年旅食厭風霜初掌絲綸直建章過嶺梅萼鄉  
寢遠翻階勻藥晝吟長承恩祇在余螭側賜對顏  
依玉几劬故舊彈冠誰最切欲修書札報惟揚

惟揚指  
王揚州

類彙卷二

五

應制珥貂中監乞題詩月明寓直趨鸞掖日晚濡  
毫對鳳池同作金門供奉客馮唐獨媿鬢如絲

送魏推官之任成都二首

禁城楊柳爲君攀西去高軒指散關望帝愁魂春  
樹外臥龍故壘夕陽開天縣鳥道連三峽地入羣  
叢控百蠻明到不妨頻弔古訟庭草長簿書閑

劍南名勝接巴東奉檄初逢道路通玉壘雲間千  
障曉錦江鸞落一川紅熨僮僕馬來荒徼拘斷  
漿自土風部內尚餘耆舊否幾人詞賦敵揚雄

送陳給事之任福建

掖垣風采 至尊問 詔領雄藩到海濱  
雞鳴暮雨蕉窗映斜暝羽書競逐征南府  
粟遙供下瀨軍但使閩江無戰伐漢廷先論轉輸  
動

送蔣給事之任九江

暫辭封事賦南征騎吹譙關按部行  
楚塞水流如帶繞淦城渚邊蘭杜繁離恨江上琵琶  
感宦情最是庾樓空夜月且停清獻一論兵

世祖章皇帝輓詩二首

已致昇平昨兼高孝治名彌附念 文母  
聖皇太

類彙卷二

去

后倉李託阿衡寢殿陳龍輶離宮徹翠旌  
己 詔鳴咽走蒼生

南苑停調馬 每歲駕幸南海子必累月是冬纔駐蹕數日 東邦罷貢

鷹 詔罷高麗貢 車書方正統弓劍忽遐升玉几鑿空設

鑾輿憶舊樂蒼茫哀痛日大誓復金縢 時輔臣率百官誓於

明殿

刑部侍郎李退菴先生出使南鎮奉贈

初服朝羣后昌辰洽百靈月卿新授節星使遠揚  
舠土俗連吳楚山川接海溟禹祠松蓋偃秦碣薛  
文青瞻拜衣冠肅明禋俎豆馨登臨揮候吏鰲吼

按圖經看竹園基點翠芳禊帖亭畫龍圖故轍去  
崔墮脩翎勝事追前古高情逐杳冥佇逢回四牡  
天子問祥刑

送王六助教往山西程五舍人往山東是時

齋 世祖謚詔出使也

手奉絲綸出薊丘煌煌幢節引雙騶 南郊共冊

天王謚 北闕分橐使者鄧齊晉祇今稱大國

王人自簪冠諸侯溪山父老如扶杖為報姬公

佐委裘

感遇

類彙卷十一

去

我本悠悠江海客由來不識長安陌生事雖無郭  
外田閑居尚有城南宅一從應 詔離江東竭來

趨走燕市中抵掌無成慙景略著書不就羞揚雄

男兒有志終難測為感風塵黯顏色徑須把釣滄

洲前底用鳴珂金馬側秋風蕭瑟鴈南來五湖舊

業生蒿萊明朝獨權扁舟去富貴於我何有哉

無題二首

故宮高與碧山齊無數坐楊接御隄玉輦不來鸞  
落盡涼鷹臺上鳥空唳

新發湯泉咽不流繚垣敲側壁棠秋月明溪鎖長

生殿夜半無人哲女牛

鈍翁前後類彙卷二終

類彙卷二

康熙甲寅秋八月

同里周靖  
休寧汪繩武  
校字

鈍翁前後類彙卷三目錄

古今詩三

賦得宮人入道二首

老將行

罷官後攜三女南歸三首

過仲家淺

過露筋祠

曉發

玉鈞斜

至揚州

類彙卷三目錄

揚州懷古襍詩六首

阻風

揚州畱別貽上二十八韻

冬至

游支硎山

宿山寺

山董墓入聖恩寺

夜坐梅塢下聽潘爾開琴

奉慈菴尋雙松有趙文敏公題陵碧松三字

石刻

讀楊廉夫竹枝詞擬作八首

由虎占橋入朱墓邨

題鄧叔觀梅圖

送許竹隱之任思州四首

舟中述懷

贈金大穀似時從河南歸

與外弟金茲昭從子遵慧埜眺遂過楊彭山

入藏佛寺

鼎石山埜眺

題藏佛寺

類彙卷三目錄

與茲昭及慧姪眺大江

次韻阿慧京口晚眺遂過楊彭山之作蓋清

明後二日也

虎嘯寓廬十首 并序

竹徑

梅軒

梅塢

茶畦

欄石

雀庭

柏庭

蓮池

豆架

琴室

雨後舟中晚眺懷王十一

過江距廣陵三十里直暮雨

王十一將往淮上邀予泛邵伯湖及返則夜

漏盡矣

送茲昭同慧姪南歸二首

予既蔬食停舟時輒拾埜茹爲供頗甘其味

慨然賦詩

河水歌

李太白酒樓歌

官軍行

杜子美南池

抵王屯書所見

舟次有客攜螻赴北予聞其鳴誌感

類彙卷三目錄

將抵京師

月夜待友

咏雀

咏鴈

寄劉丈三首

送友人還宣城分韻得遙字

送人南還

聞計孺子塲寄甫草二首

鈍翁前後類彙卷三目錄終



鈍翁前後類集卷三

詩卷三

古今詩三

自辛丑秋起至康熙壬寅歲止

賦得宮人入道二首

翻因薄命愛長生羽翬雲冠再拜行曾被玉皇教  
按曲忽隨金母學吹笙顏逢鍊液重疑豔身為持  
齋轉覺輕從此幽栖如壘雀萬年枝上月空明  
自乞天恩下玉墀宮中女伴鎮相思羞題紅葉傳  
塵世願守丹鑪事本師坐手只攜禳斗訣點唇初  
習步虛詞此生無復昭陽寢猶為君王夜祝釐

老將行

類集卷三

一

漁陽老將老逾健手輓強弓毅長箭脩顏坐白盡  
如蚪雙頰下豐猶似燕自言少小學從戎躍馬能  
超六郡雄戰血千行頻汚甲癰痕是處悉通中誰  
料數奇終得謫平生意氣俱凋喪小吏翻為投筆  
人人奴卻擅封侯相薊門幾火畫紛紛回憶雲臺  
舊建勳閑殺南山射虎手醉歸羞說故將軍

罷官後攜三女南歸三首

嬌女由來字蕙芳解牽衣袂學扶牀逢人也說還  
家好菰菜青橘子黃

紅蓼萼殘稻穗低緯蕭簪簪滿邨谿且隨漁父

家去一曲吳歌望澤西

鴟鴞繞鳴鴈又飛已拋艾綬製荷衣出門即是還

山路底事游人不肯歸

過仲家淺

蕭條汶水上孤客暫停舟  
壁徑牛羊夕寒塘鴈鷺  
秋葦葭含細雨篁竹歷殘流  
回首南池路淒然感舊游

過露筋祠

湖水眇無際古祠臨釣磯  
萬竹漸蕭颯楓葉森芳菲  
一二白髮巫襄回倚門  
屏陰廊窺颺風畫壁生

類集卷三

二

伊威豈無估客舟來酌  
茱漿稀靈兮秉貞繁獨處  
誰相依羞比青谿姑願效  
黃陵妃山鬼雖陸梁敢  
闕坐上幃我茲訪遺蹟  
日落煙霏霏輕埃侵綠鬢  
寒吹卷綃衣環佩了不聞  
徒然想音徽

曉發

舟人不知寒解纜陵清曙  
隱隱月墮水翻翻烏繞  
樹煙連甕社生潮入蕪城  
去一任孤驅行沿流向  
何處

玉鈎斜

月觀淒涼罷歌舞三千  
豔質蓮荒楚寶劍羅帳半



隨身跼作吳公臺下土春江如故錦賦非露葉風  
條積漸稀蕭蕭孃行雨知何處惟見橫塘蛺蝶飛

至揚州

河上涼風暮滄波迴未平輕颿挂明月一夜到蕪  
城回首竹西路曾無歌吹聲蕭蕭數行柳今古自  
含情

揚州懷古襟詩六首

水調歌殘翠黛銷幾枝煙柳曳寒潮隋家何限傷  
心事第一休過廿四橋

豔竹香魂怨月明荒斜勝有玉鉤名春風吹徧青

類彙卷三

三

青草直到雷塘不斷生

水殿鸞飛杜宇愁木蘭亭下咽寒流無人更唱安

公子紅蓼青蒲兩岸秋

瓊筍摧折玉鉤荒后土夫人寢雨長惟有田家逢

社火競吹笙笛返章郎

畫檻雕欄異昔時平山遺趾半參差如何行客春

風裏猶唱文章太守詞

崔影蟬聲歷歷長顏翁遺墨冷斜陽游人盡愛迷

後景誰訪殘碑闕蜀岡胎上新得東坡碑刻於蜀岡桑土中復樹之故

阻風

獨臥孤篷底長途此夜窮殷勤解留客惟有石尤  
風

揚州留別貽上二十八韻

長安晉相見風調俱不忤朱筵接席坐紫陌聯鑣  
騰雄文誇藝苑高論摧談僧偶蠟燭下屐頻挑雨  
中鐙映水甌浴象俛臺遲暝鷹塵尾許竝捉烏衣  
每相矜從游興未盡惜別情難勝岐路愁聞未流  
漸苦翻崩英鋒出柙劍晶彩涵壺冰簿書縱稠疊  
吟嘯還加增曲江邇迤泛東閣從容升梅塢白萬  
樹勾藥紅千層故苑叢宿莽荒斜落滿膝懷古心

類彙卷三

四

感激撫時思頻仍寄書差有據入寢終無馮君才

盛屈宋我賦慙邾鄆綈足墜榛棘塌羽墮繳繪畫

省卷被出扁舟解維棄柱頰聊復爾折臂非所能

擬追豹霧隱牽向龍門登秋榼澹若雪宵飲清如

澠歌舞跋銀燭笑言低玉繩微覺懼悚動又驚歸

緒興文情寓縞紵離淚霑衣繪挂飄平岸柳舉櫂

穿谿淩瓜步亂潮急蒜山遠煙凝客心夜耿耿鄉

路晨營營明發達吳會三歎無良朋

冬至

條長至夜貧與病相依縱使逢段管寒灰未肯

飛

游支硎山

白雲所宿處遠在牛頭峰我來振孤策獨躡巔  
蹤日落煙景沈杳靄聞疏鐘支公久淪化無人繼  
談宗石室空峻嶒流泉尚淙淙去雀不可招月明  
幽澗松欲訪紫巖蹟莓苔今幾重

宿山寺

衆禽喚知還予亦山中宿是時雨初霽餘靄紛相  
屬了了松上月清陰蔭巖谷鐘聲入雲去冷然慙  
幽獨洵是諸天居能使心魂肅媿非宗雷侍奉驅

類彙卷三

五

東林躡

由董墓入聖恩寺

入竹不知路肩輿任所向風吹遠鐘來步步愜微  
尚芳樹紛葳蕤寒萼屢飄颻翠禽呀疏籬松鼠越  
層障飛澗無停流夕嵐非一狀遺龕孤壑中香界  
諸天上漸覺清塵心梵聲起高唱

夜坐梅萼下聽潘爾開琴

月明銅井缺夜靜山蒼然回顧梅萼林靄靄浮輕  
煙幽人坐萼下對月稍揮弦風吹弦上音俱向遙  
空傳蕭颯澗底松潺湲溪崦西泉拊此未終曲驚禽

噦不眠

奉慈菴尋雙松有趙文敏公題陵碧松三字

石刻

日斜訪陳蹟屣步游招提宋歷二古松蒼蒼與雲  
齊幾逃雷火焚屢耐霜風淒玄雀時一下翠禽或  
雙噦細皴含凍落橫巖封春泥稍稍脩枝出團團  
偃蓋低魏公去已久短碣猶可稽樵客指殘石山  
僧拭舊題勝游足盤桓墨妙難攀躋我亦支離者  
欲來結果栖

讀楊廉夫竹枝詞擬作八首

類彙卷三

六

西泠春水白粼粼兩岸坐楊拂路塵一自官家南  
渡後游船多半汴京人

以下西  
湖詞

湖船女伴褰羅衣摘得蓮萼打藥歸船頭墜鴨驚  
散盡采香胡蝶雙雙飛

門外湖流似鏡平曾從湖上送郎行東風吹散西  
泠雨萼落萼開何限晴

湖上女兒好容顏相思日日淚痕斑江湖也有東  
來信何事狂夫竟不還

春雨春風忒作顛桃萼結子柳飛絲小娃十五猶  
愁思那得吳娘不化煙

以下蘇  
臺詞

家住橫塘倚畫樓望郎遙隔百彎洲何時得作橫塘水匯入洲中一處流

兩兩吳娃結束同競呼畫舫趁東風白隄玄墓綠如雪春在蠶黃蛙粉中

虎丘寺西春水長郎船簫管出山塘勸郎莫上眞娘墓阿娘元是狹邪倡

山虎山橋入朱墓邨

新柳垂條著水齊畫船行傍虎山隄卷簾漸覺香風入一路梅萼到崦西

題鄧叔觀梅圖

類彙卷三

七

遙看兩崦鏡光浮處處梅萼似雪稠明月欲來人語宋萬山叢裏一孤舟

送許竹隱之任思州四首

斑馬錦障泥經行桂嶺西楓人逢雨長木客傷雲嘯土俗三湘接山川百粵齊烏蠻迎阜益一一繞龍谿

龍谿

一官何足問迢遞瘴江瀕人習姬隅俗禽嘯格磔春金蠶爭事盡銅鼓共祈神爲報諸君長於今漢法新

憶符慈仁寺相逢盡酒狂故人推大令謂貽才

數高陽語笑松壇暝招攜柳陌長那堪回首處三載各蒼茫

故國兵戈滿長途雨雪滋當予去官日直爾遠行時芳草投書渚叢篁鼓瑟祠好從登眺處遙爲寄相思

舟中述懷

風吹無心雲西出雞籠山一尋幽澗松飄蕩何時還嗟予嶽崎士雅願離人寰中爲浮名誤遂墮塵網閒葉落返吳市彎望燕關草木旣屢換而我亦不閑章服羈縻狎樊篴閑飛鵬終然負丘壑慙歎將何顏

類彙卷三

八

贈金大毅似時從河南歸

仙舟河上來相遇金昌郭謔笑未及終僂誇遠游樂遠游踰洛州少室足淹留蟻吟嶽寺晚松色漢祠秋大梁眇何許且復邀行旅最愛金明池鸞時盛游女城頭落日曛曾酌信陵君古道生荒草遺墟祇暮雲北望淇園竹蒼蒼萬竿綠清嘯了不聞泉聲漱寒玉登臨歷歲華鄉思入春賒鰈魚初孕尊榮正擢芽遂別游梁客挂颿回震澤莫問棠棠還家仍四壁

與外弟金茲昭從子遵慧覺眺遂過楊彭山

入藏佛寺

南徐好風日相攜西郭西麥黃斑雉雛樹綠乳鳩  
嘯漸入雲深處芭屨屢延佇岡執接平蕪江流帶  
孤嶼前林曲更通迴迤問禪宮地繞藤蘿外鐘鳴  
煙靄中尋芳不覺暮悵望回幽步月出水蒼蒼遙  
空一雀度

鼎石山望眺

山在鎮江郭外

城南倚孤懼極望但蒼蒼白馬吳門迴青山楚塞  
長桃萼臨斷岸蘭若出斜陽惟羨東流水潺湲到

類彙卷三

九

故鄉

題藏佛寺

此寺何年構荒臺倚翠微萼殘鹿女去松偃雀雛  
飛香積餘煙在禪鐙舊燄稀祇應江色好水月共  
凝暉

與茲昭及慧姪眺大江

試凭高閣望雲水眇何窮積氣生陰晦層波駕太  
空千颿殘照外孤嶼亂流中明日扁舟發須乘破  
浪風

次韻阿慧京口晚眺遂過楊彭山之作益清

明後二日也

此地風光麗爽閑得暫等一丘臨水次二月直春  
淡江氣涵虛閣邨煙界遠林故鄉不可望愁絕越  
人吟

虎嘯寓廬十首

并序

予自罷歸以家貧售故居於人寓身虎嘯有破屋  
數間荒徑一區比於僧寮逆旅其地蓋割張氏園  
居三之一也未及葺治會左官北上時時縣念於  
懷舟中無事遂爲十咏傳之好事

竹徑

類彙卷三

十

繇枝煙外綠新穉雨中斑恐有肩輿客柴扉盡不  
關

雀亭

幽人招雀還宗宗籬門靜明月滿長松攢擺舞雙  
影

桂軒

移自小山疏林風獵獵此生甘不材羞爲濟川  
樹

柏庭

庭翠積紛紛風來墮殘子相對了無言禪心正如

此

梅鴈

寒梅欲吐香陰雨如相忌昨夜月明多疏籬鵲發未

蓮池

夢開滿綠池零露凝光彩幽客解盤桓無勞美人采

菜畦

葉綠蟲生翳鵲黃鸝引羣西山晴氣爽抱瓮敢辭勤

類彙卷三

十一

豆架

涼颺繞架飛子老白鵲稀莫卽除霜蔓寒蛸正蛻衣

欄石

一片湖中石波痕閒蘚文氤氳常不散猶帶具區雲

琴室

呼童抱琴至援調對前林月出鳥聲靜何人喻此心

雨後舟中晚眺懷王十一

斜陽下蘭陵景物滄塵慮草樹競含滋夜來河上雨涓涓泉亂鳴露霽霞初吐之子眇何往相思楚天暮疏林表遠邨微火明前渡惆悵暮潮生廣陵隔煙霧

過江距廣陵三十里直暮雨

天陰生暝寒旅舍傷宋莫微雨江上來江邨杏簷落燕歸柳塘社漁返瓜州郭何處遠鐘聲孤舟宜蚤泊

王十一將往淮上邀予泛邵伯湖及返則夜漏盡矣

類彙卷二

三

偶此揚颿去良辰亦勝游春生謝傳堰人在李君舟雞黍中前諾鶯鵲豁旅愁淹留知不厭殘月竹西樓

送玆昭同慧姪南歸二首

伯勞曉徹柳塘風此日分攜客路中腸斷江南與江北水雲煙樹兩濛濛

邗溝南去暮潮平年少從來別恨輕遙指春江亭上月綠楊淡處峭颿行

予既疏食停舟時輒拾塋菇爲供頗甘其味

慨然賦詩

予本陋巷人飯蔬理亦宜秋露擷松葉春風芼蓴絲山居足嘉羞庶免肉食嗤自從越江潯寢寐每憶之夜來河上雨土膏發新滋呼僮挾長鍤散步行荒陂牽當葵麥閒得遇瓊瑤姿香如楚江芷色若商巖芝東皋與西澗采掇寧厭疲歸來筐筥滿一一朶我願我感主父言五鼎良可危不如壘中茹晚食能療飢遂樵道旁薪炊之佐餽糜臨箸再三歎干祿今奚爲

河水歌

河水在前淮水後水聲雨聲各爭吼打鼓發船船

類彙卷三

三

不行篙工柁師俱束手泥沙滾滾逐波下雲霧沈沈駕風走老夫去住安足論且炙河魚貰淮酒

李太白酒樓歌

任城酒樓高插天樓東桃樹非昔年騎鯨僊人不知處狂客還歸四明路誰能醉臥胡姬廬惟見春風拂萼絮我作東門游攜尊樓上頭可憐魯酒薄無復蘭陵舊俗問當時造酒者何如紀叟董糟丘堯祠遺蹟空荒荆遠望徂徠何限情放歌一曲下樓去汶水東流日夕聲

官軍行

亂飛沙禽吠邨狗官軍夜踰穀城口大船小船爭避行長年吞聲復搖手錦袍繡箴月中明牛肉餽肥捫乳清胡琴擗徧伊涼曲盡是冰車鐵馬聲

杜子美南池

此老去已久風流今黯然空餘池上水日夕自涓涓古木叢穢岸殘蒲礙小船如聞漢西路宋莫亦嗟鵲

抵王屯書所見

風吹棗葉落麥穗猶未黃雉雛角角鳴決起數尺強我行愛此景下騎立旁皇隔林幾人家茅舍周

類彙卷三

本南

道旁煙火陰疏籬雞豚散斜陽最羨厖翁箕踞坐匡牀瓦盆注濁醪襟以餅餌香兒童競譁笑輓袂相扶將既徵歲時豐亦見土俗良薄暮且惕止無論道路長

舟次有客攜鰲赴北予聞其鳴誌感

孤鰲何自至入夜最淒然心逐巴江樹形羈楚客船遠邨雲外火極浦雨中煙愁絕嗁聲急殘燈不可眠

將抵京師

眇眇津門水輕颿復此過宦情牽世網歸寢逐漁

蒼綠鬢新年減青雲後進多不才甘養拙未敢恨  
蹉跎

月夜待友

露下月未午蟲聲方悄然幽人愛良夜遲客草堂  
前靜對若有悟微言兼入禪相逢多勝賞塵累詎  
能牽

咏雀

賦質何微細卑栖自不辭引雛銜短穗趁侶上枯  
枝叢薄寒煙靜茅檐夕照遲此生堪止息未川徒  
天池

類彙卷三

五

咏鴈

念爾南飛志寧將燕雀同相呼葭菼外羣飽稻梁  
中天闊頻趨暝秋高卻愁風羽毛非不健儻遇弋  
人弓

寄劉丈三首

水郭山邨處處春櫻櫻藤杖自由身頻持般若經  
中偈常作者英社裏人

陽抱山前贈別時梨粦如雪柳如絲只今乙夜遙  
相憶月落烏栖去寢遲

宰官何異在家僧遙念南邨舊日朋女嫁男昏都

已了好來對禮佛前鐙

送友人還宣城分韻得遙字

與君河上望沙草迴蕭條明日孤驅去天寒落暮  
潮暖曉秋浦斷雲入敬亭遙何處新詩好長吟舊  
版橋

送人南還

坐楊綠未齊千里惜分攜鴈去檢關北人歸笠澤  
西潮平芳芷短驅落夕陽低到日逢脩禊蘭亭續  
舊題

聞計孺子場寄甫草二首

類彙卷三

五

筆冢累累現欲穿每將文字苦雕鐫著書也被天  
公惱不使童烏與女玄

帶草侵階樹拂檐架中零落舊牙籤謝娘佗日聯  
新句要有何人倡撒鹽甫草有女會  
許子區兄衛

鈍翁前後類彙卷三終

康熙甲寅秋八月

同里周靖  
休寧汪繩武校字

鈍翁前後類彙卷四目錄

古今詩四

蚤朝偶占

初任司城三首

寄聖禪師

惠山新亭

以詩代簡招甫草暨吳虞升葉元禮二生二

首

戲堆雪爲小山作歌示虞升

薛給事夜寢予从明日以告遂放筆作此歌

類彙卷四目錄

星變有感

送翁丈

拈筇頌呈聖禪師二首

送聖禪師游五臺三首

九日劉公勇招游草橋

月食行

送李岷瞻推官

憶宋牧仲黃州

問友人病且微有所規二首

計甫草至寓齋二首

雨過

畫牛圖歌

分賦吳中古蹟二首送葉編修子吉還吳

放雀亭

眞娘墓

再送葉編修

寄計甫草濟寧

再從兄至自章丘

和李退菴侍郎讀水經注憶洞庭之作用原

韻

漫興

類彙卷四目錄

贈南員外家歌兒二首

荅顧御史訪聖禪師見贈二首

出西僂門至豐臺

送周提學

章含可畫冊四首

前年行

送吳使君

同諸君子游放生池

離宮怨二首

漫興三首



夜坐襟感三首

送聖禪師二首

口號五首

送錢武子南還二首

河亭五首

鈍翁前後類彙卷四目錄終

類彙卷四目錄

鈍翁前後類彙卷四

詩彙四

古今詩四  
自癸卯歲起  
至丁未歲止

蚤朝偶占

未旦鳴玉珂鳳樓森在望風吹長樂鐘遙應雞人  
唱月墮御溝旁露融僊掌上爽氣清殘癭肅衣儼  
相向洞開閭闔門競喚紫宸仗須臾 至尊出鑪  
煙已高颺

初任司城三首

帝京盤錯地聊此試鉛刀薄祿成難助卑官屬馬  
曹銜枯難作達東帶詎辭勞臣朝飢方甚誰言吏

類彙卷四

隱高

官竝生涯拙年將旅病侵孤篷噉遠道小草媿初  
心畱滯非馮署牢愁是楚音狂奴猶故態實恐負  
朝簪

頗厭官曹劇其如未乞身雕蟲羞故技呼馬任時  
人鬢白全需雪衣綳半受塵秋來鄉思切端不爲  
掀尊

寄聖禪師

午夜一鐙縣高僧猶未眠金魚池上月流照草堂

惠山新亭 爲吳無錫題

峩峩谿上山鬱鬱山閒松遙遙松下泉潄潄西  
東使君愛幽勝締構抑何雄平臨九龍麓印眺夫  
茶峰屢從簿領暇屣步披松風俛泉布萼樹裴回  
罷絲桐引纓自揆汲味將玄澹同一漱生芳津再  
酌蕩塵胷茲泉洵云清千載鑑寒空使君今亦爾  
流譽無終窮

以詩代簡招甫草暨吳虞升葉元禮二生二

首

已綠御溝水坐楊蕩晴煙直廬始給沐延眺心悠

類彙卷四

王

然眷我平生友佳期曠周旋願言敞文燕聊用寫  
拳拳好鳥弄睨睨錄等綴芳妍消搖際茲辰心賞  
隨所便摘漚雲霞屬放歌金石宣爲歡宜及時光  
景易徂遷勿埃鷄鳴至悵焉惜流年

首春開蓬徑願枉君子游輕颺散餘寒煙樹靄皇  
州涉賞競成趣況復庭宇幽襟英紛欲積蕙草綠  
已摳列坐披繁綸遲陽足淹留飛觴泛清醕行庖  
薦嘉羞假茲須臾歡庶以結綢繆毋令感遐弃非  
薄希見鱗

戲堆雪爲小山作歌示虞升

長安蚤春雪一尺紫陌泥淡馬蹏沒騎陽不出浮  
雲陰惟有飢鳥嘯最劇玉遮主人本愛山偶然堆  
雪臨柴關孤巒窈窕衆壑邃何異楞伽鄧尉閒主  
人愛山兼愛客相對不妨浮大白樽燭未跋酒未  
闌雪山玉山共敲仄

薛給事夜寢予死明日以告遂放筆作此歌  
薛侯抵掌忽大笑昨宵妖寢難意料似聞狂客弃  
人間帷堂髣髴羣相弔我本無才甘陸沈世人欲  
殺機太深果然直此君勿訝流傳楚快時賢心生  
亦不足多歿亦不足患朝菌未必輪靈椿此事由  
來如癡幻鼠肝蟲臂俱莫論烏鳶螻螳誰疏親平  
生每誚劉伶抽荷鍤元非任達人

類彙卷四

王

星變有感

嚴霜下廣除萬室無霽聲悄然振我屢緩步踰前  
楹叩觀層霄上妖孛方西行凶恣陵射毋乃祟  
尤精星張亦列宿隱隱避光晶麗天各有則如何  
倍常經或言主埽除似當虞甲兵不然爲水旱餘  
殃罹編氓聖人宰大化變理歸阿衡既曰二氣  
調又占泰階平災祥宜退舍不俟禳禮成顧此所  
坐象涉旬尚從橫豈無義和術天道殊難明懷憂

不遑寐倚徒雞三鳴

送翁丈

君歸太湖曲遙指莫釐峰我臥燕臺側愁聞長樂  
鐘別路眇千里離心知幾重石田如可鑿終作耦  
耕農

拈筇頌呈聖禪師二首

默然相向寶蓮臺觸處天筇爛熳開翻怪世尊多  
事極無端拈出一枝來

饒伊拈出總無干平地戈矛起禍端畢竟瞿曇元  
未徹至今箇箇被瞞頂

類豪卷四

四

送聖禪師游五臺三首

翻然如壁霍矯首忽西行筇雨諸峰暝松風六月  
清往來非有相登眺不論程欲識文殊境微茫聲

一聲

道人方卓錫何事又天涯白社前期在青山古路  
賒應機俱藥草信步是蓮筇遙想安禪次空臺夜  
月斜

見說心無繫悠悠道路閒雲歸師子窟日落鴈門  
關洗盃承飛瀑尋鐘蹋亂山宰官方惜別杖屨幾  
時還

九日劉公勇招游草橋

右安門外斜陽縣駕鵝鴈驚紛平田草橋去天纔  
尺五相邀共策珊珂鞭暮雲隱隱橫白練遠山歷  
歷含蒼煙道旁僮夫荷秋色漸覺景物束籬妍須  
臾下馬入幽徑筇開如綴黃金錢偕問何人種  
者葛巾儻類陶公賢班荆襟坐陂陀側一一語笑  
皆入玄狂來便作鴝鵒舞醉後亂撥鷗鷗弦吾儕  
握手豈易得況復簿領相拘牽東南菰菜碧於玉  
雞頭漸稀菱角鮮分湖紫蟹已輸稻足亭黃雀方  
披絲故鄉風物殊可憐欲賦歸去無山緣此身寧  
殊籠中雀日夕引吭愁騰然有筇有酒且行樂莫  
待綠鬢成萼顛掀顛大笑杜陵客空將老健思明  
年

類豪卷四

五

月食行

孟冬月食月未午官司樅余復伐鼓聖人端拱  
乾清宮百僚奔馳都督府左軍都督府雖廢月食  
必行禮於此蓋延前明  
也即今寓內方昇平妖墓安得從橫行蟣蝨小臣  
三歎息欲謫天皇何限情

送李杞瞻推官

朔風吹雪馬蹏輕越嶠吳山萬里程微外珠官迎

畫幃箚中木客避前旌春溪翡翠常巖舞月黑於  
苑出穴鳴聞說馭化臺殿在登臨端爲憶神京

憶宋牧仲黃州

齊安道上風土嘉脩篁虛櫺森櫺牙使君簿領本  
無幾日未停午先放衙徐呼官騎出江郭踟躕籬  
笏穿林鸛青山隔岸斂晴霧赤磯映水蒸明霞竹  
雞亂唳江路晚桑輿徑入魚蠻家我聞顧翁符寓  
此曾俗隙地開耕畝荷鉏自種元脩菜賦詩屢乞  
桃粿茶有時月出江水碧招攜佳客浮輕查可憐  
遺蹟眇難問流傳兩賦人猶誇使君南行頗快意

類彙卷四

木

安用馮弔生吞噬江山風月不易得殊勝賈傅官  
長沙計期已見三寒食明年候女趨京華

問友人病且微有所規二首

藥裹茶鐺寓此身底須懷刺逐風塵中朝洗馬方  
羸疾莫倚聲名是璧人

三載詩名滿薊丘彈碁捉麈總風流如何消渴春  
來甚不爲文君也倦游

計甫草至寓齋二首

門巷何蕭索惟君步履頻青雲幾故舊白首尚風  
塵身受才名誤文從患難真耦耕知未遂相顧

傷神

聽話頻年況悽然淚不禁歲荒生事儉世難客愁  
淡孝友安時命文章損道心五侯空好士歎息少  
知音

雨過

根籬蓬徑薊門西春雨初過半是泥聊借酒鎗消  
簿領每除箋簞作禪栖病中書札寧辭嬾老去身  
名不厭低自是芳蘭易衰歇可關鴟鴞盡情唳

出牛圖歌

桃粿淡處何人家疏籬矮屋豁之涯谿水溶溶沙

類彙卷四

七

草腴羣牛相尾嬉晴沙牧雛負暄殊不惡不用高  
歌叩牛角惟將一笛當風吹分明吹出農家樂老  
夫曾讀相牛經一聞布穀思歸耕何時寫券租黃  
犢驅向東阡北陌行

分賦吳中古蹟二首送葉編修子吉還吳

放雀亭

南峰寺前雀已去猶有蚪松臥煙雨幾時夢表復  
歸來飛向空亭作人語愛君心期如雀閑知君不  
戀上林閒此行蚤謝棗軒龍長與孤雲共往還

眞孃墓

瑤姬勝玉眇何許真娘又逐行雲去一生顏色能  
幾時惟見麝蕪襪荒土雲巖寺下等成邨采香胡  
蝶爭紛紛畫船日夜競笙管不知誰醉真娘魂君  
今歸涉江南路遙指真娘墓門樹武丘東去水如  
雲是向玉山草堂處

再送葉編修

江天搖落秋蕩蕩蘆花漸白荷葉黃鴛鴦鴻鴈俱  
南翔此時直君懷故鄉洞庭橘實甘如漿鱸魚撥  
刺三尺強菰米絕勝紅杭香風味如此不可忘況  
有別業湖山旁君家故墅在  
鄧馭山下壁梅萬樹松千章米

類彙卷四

八

堆玄墓連漁洋縣崖絕壑森相望出游不須三月  
糧舉步便可窮蒼蒼褐衣布韞山人裘收擊奇秀  
投巾箱底用劒佩朝明光月糜太倉粟一囊翻然  
言歸策最良短驅徑逐西風張嚙予仕宦經幾霜  
奔奔簿領疲欲僵覩顏側足趨班行辟以病蹇參  
騰驤亦欲掉頭理荷裳勸君開徑芟叢篁相隨擬  
作求與羊一任流俗譏迂狂不夸不惠非吾長

寄計甫草濟寧

秋風颯颯鴈頻驚何事踦栖任子城魯酒只如文  
態薄濟流堪比客裘清每因見月思鄉國尤爲停

雲望友生一幅蒲帆好歸去尊絲楓葉足關情

再從兄至自章丘

何意重攜手燕臺正朔風驟驚雙鬢換暫喜一尊  
同親舊凋殘後身名感慨中此宵真不寐相對話  
難終

和李退菴侍郎讀水經注憶洞庭之作用原

韻

會持使節遠揚舲落木層波共杳冥澤畔有人哀  
郢客雲中何處降湘靈雨過斑竹千叢綠潮落芳  
蘭兩岸青回首舊游今阻絕不堪宋莫對遺經

類彙卷四

九

漫興

几是烏皮杖是藤十年身計百無能飄零已作風  
中顆癡鈍真如凍後蠅愛著龐家居士服擬參慈  
氏法王鐙回思少日空豪俊繼犬呼鷹上五陵

贈南員外家歌兒二首

員外滑  
南人

聞道秦箏最有名秦兒玉雪可憐生自從偷得江  
南曲不愛伊涼隊裏聲

洞簫一曲共關情白髮吳儂感慨生記得虎丘明

月夜劒池側畔按歌聲

荅顧御史訪聖禪師見贈二首

宰官休沐暇徐步訪支湯積雪封落徑閑雲宿石

牀風幡空外動身世坐中忘莫道維摩病冥心契

藥王時御史方以疾請告

宿因知不泯來惕草堂前暫入蓮夢社重參柏子

禪虛窗香霽潤高坐慧鐙縣會盡西來意相逢祇

默然

出西便門至豐臺

東風又見一回新偶趁鶯聲上輭輪芳草綠於南

浦水桃夢紅似去年人幾家籬落雞催午十畝陂

塘燕蹴塵檀版金尊隨地好不須料理欲歸身

類彙卷四

送周提學

白頭郎吏出燕京遙指青徐擁轡行池面雨過片

菜長壇前春暝杏粦明濟南自簪多名士魯國何

人是兩生蚤晚東封須頌記看君起草候霓旌

章含可畫冊四首

孤塔峙斜陽遙邨隱芳樹髣髴石湖秋支邛茶磨

嶼

繫艇孤蘆中漁父眇何在任爾行人呼得魚亦不

賣

斑竹繞層岡紫蘭被芳渚東黃陵閒無人弔堯

女

門外槿籬斜東風吹柳夢微聞漉春酒好是隱君

家

前年行

前年彗星出軫翼今年妖孛互參畢秦涼饑饉江

淮蝗坐使至尊常吁食廟堂鼎鼎多名臣諸

公哆口談經綸轉移造化自有術區區禱祭何足

云

送吳使君

題柱曾逢聖主知翩翩千騎度流漸遙攜起草

類彙卷四

郎官筆暫賦凝香燕後詩橫海戈船猶未徹浮江

金粟倍難支蘇臺比日多荒土爲課春犁莫後時

同諸君子游放生池

池上流連處春風喜乍還萍開魚淦淥樹靜鳥關

關勝地寧嫌僻禪心不離閑且將功德水先爲滌

塵顏僧延子浴故落句及之

離宮怨二首

淺鎖宮門歲月遙玉顏狼藉黛痕消如何輦路坐

揚柳猶向東風鬪舞筇

經年無復翠華來歌譜雖存已倦開學得霓裳單

忘卻鉶筆斑管兩塵埃

漫興三首

稚穢叩門何可耐  
號號繞戶若爲聽  
眼前俗物敗人意  
拄頰且望西山青

縹緲簿書堆滿案  
紛紛胥吏立盈前  
癡兒不了公家事  
但乞旬休企腳眠

東夢塵土浩濛濛  
願借糟丘慰旅窮  
勸女莫馳車壁歎  
一恬濁酒勝三公

夜坐禪感三首

蕭蕭夜雨打窗時  
酒冷香殘寢覺遲  
往日風流都減盡  
只慙猶未遣楊枝

類豪卷四

主

梅檀初熟漸生煙  
不語相依繡佛前  
贏得衙齋如退院  
繩牀禪版兩翛然

十載郎潛事業非  
寢中猶戀舊漁磯  
銅駝陌上秋風起  
不爲鱸魚也合歸

送聖禪師二首

薊門楊柳衰蟬聒  
曉曉露吾師  
一葦遙指江南路  
中食飽蔬筍獨往侵嵐霧  
氈巾與蓋囊隨綠  
任所寓楓赤吳江  
葉橘黃洞庭樹  
悵望雲水淡孤蹤  
迴何處

遠公安禪地  
嘗在雪竇山  
山石何巉峨  
孤雲宿其閒  
雨夢滿空谷  
泉聲日潺湲  
偶聚逸興典  
山興盡遂言還  
獨攜柳栗杖  
矯首離塵寰  
咎時手栽松  
蒼蘚今斑斑  
試觀石上月  
依然照松關

口號五首

虞山才力從橫甚  
鞭風駕霆非偶然  
女曹驚駘不自料  
跪足泥途絕可憐

何李文章不易才  
能從筆路啓蒿萊  
如何紅豆莊前客  
也作蚍蜉撼樹來

朱弦玉柱雅音難  
惟有淫哇衆所安  
舉世流傳輕薄體  
不知誰與障狂瀾

類豪卷四

主

漁洋新詩與衆殊  
麤亂都好如名姝  
老夫獨矜詩律細  
尋章摘句眞鄙儒

俠少場中同結駟  
郎官署裏各題詩  
恥居王後吾何敢  
願作雲龍上下隨

送錢武子南還二首

桃萼時節綠波長  
便逐輕舠返故鄉  
次第江南風物好  
紫魚出水筍捎牆  
萼亭谷中好山水  
上策無如荷耒耕  
不然橫卻吳淞櫂  
網鰕撈蝦餞此生



河亭五首

公勇招客與昭上同置子  
端同賦孟夏前三日也

綠波如縠柳如絲  
取次鶯殘燕乳時  
怪底老夫心事惡  
當筵催賦遣春詩

一路輕陰護酒家  
酒旗低亞曲中簫  
不知門外何年少  
柘彈斑駁問狹邪

下馬來傾白玉壺  
醉中容吐錦茵無  
主人大是丹青手  
乞取旗亭賭酒圖

一曲新歌阿鵲鹽  
折筇都作酒籌拈  
柳條無賴知儂意  
也輓春雲宿畫檐

是日天陰不雨  
去年郊園折紅藥  
今年河亭攀綠楊  
歲歲春風相

觸撥老夫那減少年狂

類彙卷四

古

鈍翁前後類彙卷四終

康熙庚寅秋八月

同里周靖

校字

休寧汪繩武

鈍翁前後類彙卷五目錄

古今詩五

送米紫來

題王十一畫冊四首

題鄆陵梁曰緝江邨讀書圖四首

再閱江邨圖不勝歸與之感得詩三首

贈文與也三首

送葉元禮之儀真

題與也畫二首

送武林張彥若歸梅琴草堂

類彙卷五目錄

題裸畫三首

送屈生還南海

題畫松

見貽上題江邨圖愛其江鳥江琴之句以詩

識之二首

醉中漫興二首

贈劉吏部

再贈劉吏部

有客言黃魚事紀之

送楊職方使安南



灌園歌

題武曾灌園圖五首

爲文與也題畫贈王儀曹二首

龔孝升先生席上分和杜子美秦州襍詩韻

各二首送董御史之任隴右

贈王山史兼寄題獨雀亭二首

題獨雀亭圖五首

題襍畫二首

招王員外陳簡討二首

題哲次齋圖寄梁御史三首

類彙卷五目錄

汶上晤宗人文臣

汶上入田氏園賞芍藥與同宗諸兄弟飲三

首

馬蘭曲四首

并序

純翁前後類彙卷五目錄終

純翁前後類彙卷五

詩彙五

古今詩五

自戊申歲起至己酉歲止

送米紫來

江城戴勝鳴晚禾吐新秧耕作猶未興往往疲輸將縣符日夜下漸覺墟里荒父老再三歎願得牧宰良吾子璠瑀器摘葩儼羣芳壯歲蜚英聲相期佐巖廊如何數不偶遠落魚笱鄉風吹楊白雩飛繞青門長長驅指南州社雨霑晨衰斯游詎非壯惜別愁茫茫往哉擁軒蓋所冀希龔黃

題王十一畫冊四首

李長蘅先生畫也

類彙卷五

數點彤雲向晚收梅萼和月蘸寒流溪山風味佳如許合付蘭橈與竹兜

閑臨承旨筆端春吳下風流最可人大似鷗波亭

子外柳等漠漠水粼粼

丹楓與烏臼霜樹共淒淒不是桃等放漁舟到也

迷

黃柑明屋角黃葉覆谿流角里邨前後千家共一

秋

題鄆陵梁曰緝江邨讀書圖四首

約取春江入畫圖亂紅殘絮點孤蒲鄆陵壁色下

於掌也有江南此景無

門前萼發柳毵毵若箇能停載酒驂暫次齋中無

一事焚香親投貝多函

口衍傳通佛經

一自吳儂別釣磯久將癡骨裹朝衣妒佗萼鴨春

江上日噉片萼自在飛

衆驚吹波上綠蘋恰逢三月石湖春期君共蕩雙

蘭漿茶磨山前結比鄰

再閱江邨圖不勝歸與之感得詩三首

綠暗紅蕩邨路長如聞杏粥麥餠香今年又負歸

耕約卻爲丹青憶草堂

類彙卷五

二

浩渺滄波浸翠微漁菴樵鴨兩依稀先生尚念江

南樂那得吳儂不寢歸

鄰鄰壁水清如鏡澹澹前山翠作鬟如此風光歸

去好急須料理屋三間

贈文與也三首

與也方爲予作畫

窮達固有命淡悔讀書晚何當如脈望終歲穴故

簡文郎好少年落筆乃澹遠置予湖石閒書帶綠

於蘇

君家西山下種竹滿竺鴈平生一枝邛僭作芒屨

助胃中富丘壑點染託毫繁予本玉遮樵對之起

題慕

簪有待詔翁藝林推大雅礪礪玉蘭堂

待詔名在堂名名在

唐祝亞諸孫今繼起亦復善揮寫旅食長安道歎

息無知者

送葉元禮之儀真

遲陽照芳渚惠風披翠茗偕子帝城隅健步恒消

搖惟棕未渠央理篋赴嘉招主人方愛才敢憚道

路遙於時桃始萼綠波漲回潮去颿速歸燕千里

陵輕颿矯首望北固感懷唱南朝觴咏諒難俱所

期遺瓊瑤

類彙卷五

三

題與也畫二首

龜絲煤尾比琳瑯待詔丹青少抗行今見耳孫揮

綵筆風流回憶玉蘭堂

君家道韞擅才萼愛寫徐郎沒骨萼曾向兒時閱

指訣筆端桃萼一枝斜

與也有從姑名微字端容嫁趙氏以善畫萼爲得名

送武林張彥若歸梅萼草堂

雀鳴幽澗空孤山迴蒼蒼詩翁一去渺難問風流

猶配水僊王山中壁梅翁手植至今老幹陵風霜

君家卜築山之陽曾開萼徑穿松篁年來旅食不

稱意日歸高臥梅萼旁落萼點破莓苔色殊勝東

夢紅上香

題裸畫三首

最好春光令節前小桃初弄一谿煙隔籬猶子迎  
人吠定是鄰翁掠社錢

淡秋風物數江鄉楓葉蘆花正著霜未放歸舟先  
一笑畫圖喜見石湖莊

漁父臨流卷釣絲恰逢渡口鴈栖時月明忘卻風  
波惡獨叩船舷歌竹枝

送屈生還南海

羅浮神僊壙名勝天下聞客從東西樵異夢爲風

類彙卷五

四

盆琴閒映蛙大於扇疑是麻姑五色裙君家舊住

羅浮麓偶負巾箱出巖谷一枝藤杖宛如龍徒步  
頻歌遠游曲遠游與盡忽言還時藥眠雲拚舊關

慙予未絕三彭累矯首羅浮那可攀

題畫松

爲日編  
先生作

山峯長松接山麓何人構屋相因依鶴雀忽來雲  
月月鱗鬣欲動煙霏霏厚黏艾納數重綠潛結伏

靈三尺肥愛爾盤枝如屈鐵不隨凡木爭春暉

見貽上題江邨圖愛其江鳥江等之句以詩

識之二首

會向激江流酒船舊游回首故依然囊中攜得郎  
官筆重寫江南上巳篇

髣髴春江綠樹陰幾回展卷幾沈吟江南於女關  
何事賦得愁心爾許深

醉中漫興二首

京華留滯十年強鎮日趨曹有底忙若不銕前頻  
賭酒白頭愁殺度支郎

懶作清談嬾賦詩也羞騎馬覓交知今年投覺風  
情少惟到尊前似舊時

贈劉吏部

類彙卷五

五

與君相逢十載前君方癡憶蘇門泉千章雲木萬

竿竹擬事孫登乞地僊劉師事孫微君奇逢與君相逢十載  
後歎息容顏都老醜低頭鉏菜非英雄閑卻屠龍

臂鷹手丈夫遇合自有期要闕碧落攀丹梯蘇門  
之高未極安能遽與凌煙齊海內蒼生望君急

且向金鑾殿頭立功成方作赤松游仕宦神僊兩  
俱得

再贈劉吏部

門前軒騎未無聞下直翛然坐夕曛竹竈煮泉風  
澀澀墨池飄絮雪紛紛千年漢鼎瓜皮色百番

箋魚子紋除卻焚香賦詩外可容好事訪揚雲

有客言黃魚事紀之

三吳五月炎蒸初棟樹著雨夢扶疏

吳諺云棟樹  
夢開黃魚生

此時黃魚最稱美風味絕勝長橋鱸憶昔東南  
全盛餘海舶銜尾張網孤公然滿載返吳市市中  
裸還誰擔夫柳條貫腮冰貯腹數尾僅直千青蚨  
豪門膳宰善烹治劑以醯醬芼筍蔬芳鮮頓覺溢  
几案主賓下箸爭歡噉須臾飽食共摩腹餘羹猶  
飲長須奴自從洲島阻兵變鯨鯢竄逸稽天誅  
詔書尺一禁杭海漁師安敢驅揚浦蛤梨海母尚

類彙卷五

六

難致況望此魚供客需黃金爲鱗白玉質中稟膏  
液尤推腴老饕雖患食指動畏觸禁令生佗虞吳  
儂日夕歎且吁有司束溼嚴錯鉢何當小醜就拘  
執舳艫往返如通衢船趁風中販鱸至此魚復得  
登庖廚吾儕口腹詎足拔但願海晏波濤除廟  
堂日娛羽書捷戈船諸將今何如

送楊職方便安南

日南古象郡分據逾百年後先款漢塞貢篚來絲  
絲兩姓皆王臣執若屑齒連如何逞私忿螳圖  
方紛然蒼茫浪濤閒銅鼓鳴喧闕都統秉王章

束身自歸演羽書聞天子未忍加誅焉念此椎

結眠何辜罹剋戔妙簡輜軒使俾以文告先其有

不率命天討寧舍旃楊子起江楚才藝擅蘭荃

數載職方郎運籌佐中權昨持使者節廷宴敕

加籩大官執奔走羅列皆肥羴錦袍綉麒麟五采

相鉤聯萬釘白玉鞵巧匠之所鑄云出尚方賜

寵渥寧爲偏龍函奉璽書去指西南天太守負

欄矢蠻獠拜車前抵掌解紛爭尊俎勝戈鋌豈羨

伏波翁建柱巖城邊我聞日南地險遠難攀緣絕

壁唳鉤輅溪秋曳炬延煙嵐晝昏騎有時墮飛爲

類彙卷五

七

解后中蠱蠶十人無一痊黃茅與叢箐行旅多回  
遭道路非不艱王程敢遷延驅車叱其馭意氣  
殊騰奮計日奠南服壯遊良足傳故文悉冠蓋折  
柳登祖筵共軫離別情歸驂蚤空轡

灌園歌

贈李秀  
才良年

李郎家無卓錫地規作菜園非左計卽拋儒服荷  
長鋤去遂園丁謀種蔬黃粦紫萼文加開繞籬峽  
畦爭乘回日斜剛抱谿頭瓮恰直前山暮雨來數  
畝方畦幾自給底用攜筐拾榛栗閑來學煮東坡  
羹蘆菹蔓菁皆可喫西鄰種禾苦未收催租縣吏

紛誅求李郎獨飽園蔬味夏稅秋糧百不憂

題武曾灌園圖五首

白柄長鋤手自攜露葵霜豔滿秋畦時時小摘供  
親膳也勝茅容度半雞

雨過籬落土膏肥娛綠叢生隙地稀不用園官供  
菜把渾家摘得滿筐歸

菜畦新熟歲將除老圃安閑樂有餘擬配香杭須  
底物一年佳味是冬菹

謝卻東鄰輓上座場來江畔闌閑身閉門鉏菜英  
雄事不信孤蘆有此人

類彙卷五

八

經營擬作漢陰人笑女家徒四壁貧何不具舟淞  
水上秋風隨意采絲蓴

爲文與也題畫贈王儀曹二首

漁洋之詩化工手雕鏤物態俱如生今得文郎設  
色畫畫師詩伯齊聲名

退朝簾閣細論詩宋宗秋光映硯池俗間鄰家競  
笙管一絢絲絡幾多時

龔孝升先生席上分和杜子美秦州襍詩韻

各二首送董御史之任隴右

谷二

此地一分手敝陬陬谷開朔風吹隴水戍火散秦  
關直道寧辭黜孤蹤不易還道旁風雪甚恐損逐  
臣顏

未盡一尊酒恩恩背鴈羣西征方絕塞北望祇浮  
雲羌羗風煙別燕秦道路分好畱封事草萬一  
至尊聞

贈王山史兼寄題獨雀亭二首

巉峨樹石營丘筆蘭亭定武刻

玉爲籤錦爲帙寒驢駛來入京國好事何人相賞

類彙卷五

九

識几靚窗明親卷舒每防寒具需遺墨我問君家  
築亭太學偏

修吭何不騎此同飛鸞看君直上西峰顚俛視長

物皆可捐區區書畫何足道一笑過眼如雲煙

我不羨輞川鵑中辛夸白亦不羨瀟陵橋頭柳條

碧惟羨君家一草亭遙對青柯坪上松千尺玄衣  
老雀何處來瘦骨棱棱露標格有時叫月長松閒  
松聲雀聲並蕭瑟老夫愛吟招隱詩佗年峰頂結  
茅茨從君擬乞浮丘術也僭僊人一隻騎

題獨雀亭圖五首

倒檜枯杉侵澗壑小紅疏翠點柴荆獨來倚杖看  
山色一朵蓮萼潑眼明

擬共幽禽占白雲玉泉瑤草隔塵氛平生解笑天  
隨子但養能言鴨一羣

月中松露墜無聲誰伴閑吟永夜清白是長身古  
君子與君能締歲寒盟

夢山山人不在山雀聲淒切望君還青鞵布襪且  
歸去對歎蒼松錦石閒

招雀新詩似招隱一聲歌向秦山秋山中從此有  
怙事爲秦租田爲雀謀

類集卷五

題襍畫二首

碧萼紅穗及秋晴無數寒葦遶遶行偕問爾曹緣  
底事西風也作不平鳴

風吹黃葉影淒淒金井霜濃月漸西不見朝陽舊  
時鳳夜闌惟有乳鳥嘯

招王員外陳簡討二首

不知門外客若箇叩門頻除卻王員外應無好事  
人

今日好風日暫令袷袍開便須攜塵尾一出劇談  
來

題哲次齋圖寄梁御史三首

三年握手退朝時賄酒徵歌每不辭今日玉河橋  
上望伯勞燕子影參差

看君掉首返巖阿其奈魂銷賦別何何日相逢仍  
一笑解將銅狄共摩挲

踟躕官街十丈塵歸來不暇拂衣巾入門便乞文  
郎筆遣寫高齋晏坐人

汶上晤宗人文臣

相見忽驚喜相邀意更真須臾俱老大簿領各風  
塵魯酒不辭薄吳歎寧厭頻盤餐兼語笑差慙倦

類集卷五

游人

汶上入田氏園賞芍藥與同宗諸兄弟飲三

首

田秀才與文臣各置酒

芳草迷離郭外邨偶停車騎叩閑門主人愛客而  
今少渠是田文最後孫

塵中驅馬已十日急雨顛風不可當不信南來好  
天氣徑容闌入藥欄旁

無數名萼歷徑開暫攜濁酒爲萼來帽檐敲側鱗  
船覆始信吳儂爾許狀

馬蘭曲四首

并序

予出都門往往見道中犂草叢生其勢方繁詢諸  
土人曰此馬蘭也因倚唐人蘭蘭是小草五字續  
成馬蘭曲云

蘭蘭是小草紛紛滿路本無桃李顏不怕春風  
妒

蘭蘭是小草行人稀采摘爲郎藉馬蹏道遠亦不  
惜

蘭蘭是小草離離如有情安得西北風吹勢逐郎  
行

蘭蘭是小草託根道旁久明年勢又生郎定歸來  
否

否

鈍翁前後類稿卷五終

康熙甲寅秋八月

同里周靖  
休寧汪繩武校字

鈍翁前後類稿卷六目錄

古今詩六

襟興二首

題區室袁宜人小像三首

入清涼山看桃萼遂過劉生家三首

題畫

清涼寺中與武會訪景陽宮井因飲海棠

下

再題灌園圖冊二首

送北客二首

類稿卷六目錄

東歸道中三首

還家檢校草堂及書屋訖作此

登虎山佛閣

湖上竹枝詞二首

贈孫無言歸黃山二首

至清江浦貽上晨過舟中與之小飲

貽上詢予游況以一絕句荅之

桃源

黃河

河水漲漲舟不能前謀舍舟從陸行



翼日渡河過駱馬湖

懷甫草穎州

題石榴譏草卮子畫軸四首

駱馬湖

與武曾翫月因取東坡句賦此歌

夏鎮舟中作

南池卽子美題詩處

臨清道中寄故人

到京師再題曰緝哲次齋圖四首

使事既竣予遂以疾請告三首

類彙卷六目錄

曰緝和予請告詩至因次韻答之

筠兒書來云料理草堂巖竟因偕前韻賦此

寄之兼簡曰緝

題雪景二首

題小像三首

送人南歸二首

畱詩奉送曰緝歸鄆陵三次前韻

曰緝約明春渡江便道過訪四次前韻奉訂

別武曾

純翁前後類彙卷六目錄終

純翁前後類彙卷六

詩彙六

古今詩六  
自庚戌春至仲冬請告止

謀興二首

光風以時至灼灼粦有桃其材不終紀標之若蓬蒿不如礪底松結根蔭泉石大者中梁柱小亦中櫪杙

雅南久不作靡然悅新聲饗之以鐘鼓得無海鳥驚我欲趨與言口舌安足恃行潦方從橫其涸可立涸

題亾室袁宜入小像三首

類彙卷六

露重霜濃蕙草枯寢中相見亦模糊鏡臺脂合都

無了畱得梁家舉案圖

宦情家計兩茫然白盡頭須劇可憐使女今年猶

健在定應相勸賦歸田

春風一十一回新惟見丹青舊日眞閑卻從前畫

眉手教渠捉筆向何人

入清涼山看桃粦遂過劉生家三首

紫蝶黃蜂處處賒筍輿隨意翫春萼最難忘是城

西路一抹斜陽萬樹粦

筍膾芹羹味最恬瓦盆頻放濁醪添醉顛也要衰



風景亂插絲竿壓帽檐

無數青山近繞邨碧桃等下拚柴門縱令不是秦  
時世也合攜家長子孫

題畫

嫋嫋挂蜺枝百尺俛修麓冷冷飲鹿泉數道趨幽  
谷此中有佳趣伊誰結茅屋回視塵埃人錄錄復  
錄錄

清涼寺中與武曾訪景陽宮井因飲海棠等

下

春山如畫屏羣芳亂煙霞小紅敲曲徑點綴山僧

類囊卷六

上

家我來訪陳宮樹石空櫪牙髻髯辱并存綠蕪翳  
淡窪山僧施法雨欲洗胭脂汗妖豔銷未盡千載  
萌根芽至今光風中一一開晴葩嫣然屢微笑絕  
似宮中娃試問諸天女豈解散此等正恐等信闌  
淒涼委泥沙與君置尊酒及此風日嘉無然感廢  
興三歎張麗琴

再題灌園圖冊二首

家鄰長水上隙地接平田紺甲和泥迸黃團繞架  
縣鉏時新趁雨汲處舊瀦泉若著山居稟先將蔬  
譜傳

陸種青松水種芹也須竹石兩三分小園位置纔  
能了我便輕舟一詣君

送北客二首

金陵店中美酒多南人北人共經過南人愛聽女  
兒曲北人愛唱甘州歌

甘州一曲襟雲和下馬勸君雙巨羅歌聲未了弦  
聲絕上馬催君北渡河

東歸道中三首

鷓鴣聲中雨似絲昏昏鄉思苦難支棟簷風起歸  
舟急要趁黃魚上箸時

類囊卷六

下

望見家山一抹青澹煙初日滄江汀先生纔了還  
鄉寢已報輕驅過御亭

醉翻餘瀝浣征衣喜向風塵暫息機多少春明退  
朝客十年曾有幾人歸

還家檢校草堂及書屋訖作此

門前流水屋角山先生一笑開顏平生苦無立  
錫地何意有此茅三閒修顏老松臥苔石苔等澹  
澹黃金色竹籬蓬徑頗空人好岸一巾扶兩屐先  
生倦遊今幾年歲暮日斜殊可憐但辦蠶熏與茗  
盞濡毫真箇賦歸田

登虎山佛閣

正逢梅子熟登眺喜能同  
卽市虛無外雲山杖屨  
中松聲侵細雨幡影動和風會得三玄要欣然觸處通

湖上竹枝詞二首

郎船繫在湖干樹逆風打頭那  
可開與郎相望不相見恰似湖中大小雷

湖中白浪如雪堆長年換柁聲喧  
歷逆風打頭會儂意吹得郎船卻倒回

贈孫無言歸黃山二首

無言乞歸詩幾通六千餘首然歸山尚未

類案卷六

四

有期也故舊中頗及之

山中僊蹟歷千塵瑞草芊芊碧樹春  
丹竈石牀俱好在算來惟欠住山人

擬上僊山第幾峰乞來新咏滿詩筒  
怪藤醜石三千仞都在諸賢句子中

至清江浦貽上晨過舟中與之小飲

挂帆斗壁亭落颿淮南卽感君遠相顧  
機櫂枯槎恨是時漲初減綠波半篙渾涼吹滿絺衣入水生  
縠紋攜君坐船頭喜有濁酒溫景物況爾佳煙柳搖初暝  
試餉水精鱗堆雪隨風翻君雖不解飲爲

我盡此尊我儕本不羈所志非高軒微官偶爲累

坐困簿領煩牽然脫塵鞅如鳥解籠樊千里得良

晤一笑眉宇掀僭問平生交零落今誰存東西與

南北逝川日云云俛視諸兒曹瑣細何足論會當

吐壯氣一往虹霓奔岸巾抵兩掌不顧四坐聞君

盜恕我狂毋令遽聲吞明發復行邁相望青綺門

貽上詢子游況以一絕句荅之

六朝名勝最相關無限煙嵐咫尺閒官事恩恩殊

未了幾曾擡眼望青山

桃源

類案卷六

五

驟雨能積岸餘流欲滅城魚蝦腥曉市葭莢攪秋  
聲田父牽船住卽兒蹋浪行禹功今久廢未易賣

刀耕

黃河

河流挾風雨執欲穿城堞平田多陸沈不達卽女

簪居人憂水患夜臥孰敢怙往來南北舍塗泥每

遭蹶如何漁蟹子獨與河伯狎舉家傍蘆葦取給

舟一葉生兒雖長成不絳亦不屨委身餘淖中頗

類緒與鴨我來三歎息安得防河策但聽誰呼聲

家家持畚插

河水暴漲舟不能前謀舍舟從陸行

昨從江上來據舷但穩坐櫓竿挾輕風閱忽巨浪  
破長年百無事倦倚柁樓臥山色入船窗快意亦  
覺頗誰知達黃流遽受河伯挫駕狸鞭風霆秋漲  
能許大想見欣然喜一往恣掀簸役夫輓弱纜慙  
甚泥沒髀何如往遵陸免飢蚊龍餓三占從二人  
況有羣言和簡書絕可畏王程敢辭瘴明發我將  
行鳴鐸驅騾馱

翼日渡河過駱馬湖

孤舟如昨日兀坐發長喟忽聞鼓鼙此事頗意

類案卷六

六

外檣頭旗腳轉悠然出滂湃河神似哀我不復邀  
祈賽官事有程期驅使速北邁落日漾輕颿敲仄  
了不礙竟得達安流牽荷蚊龍貸平湖渺千頃淥  
淨別有派游龍襟孤蒲遠近略相帶好山落其中  
明鏡點蛾黛我生否已極樂除理宜泰回顧風埃  
稀倦眼聊一快

懷甫草穎州

行役淮南路風埃倍苦辛半生長結客坐老僂依  
人穎尾清瀾闊江干落木新日歸須蚤賦家有倚  
閭親

題石榴護草庵子畫軸四首

我本獨寤人北窗自展側何來石家姝弄此希  
色  
人言吳兒猷自是木石腸爲語兒女學無憂底須  
忌  
如入蔭荷林色臭兩殊絕我將挾桃笙晞髮臥香  
雪  
白白與紅紅相逢莫相如置女娣姁閒風流推搭  
搭

駱馬湖

類案卷六

七

湖流淥淨殊不惡檣竿又轉風颿脚世閒快意真  
有此何異署總復騎雀漁家小艇穿綠蘋網得銀  
刀三尺鱗今宵買魚佐邨酒一醉船頭敲角巾

與武曾翫月因取東坡句賦此歌

東坡句新  
月如佳人

又從來佳  
客似佳人

有月如佳人娟娟眉嫵長有茗如佳人澹澹肌理  
香與君歡茗兼對月淡秋風味兩奇絕君不見筵  
前檣燭搖簾櫳鳳槽龍撥彈春風蒲陶之酒馬腦  
鍾遺簪墜珥紛無數我非其人終不顧拂衣出門  
酒未闌兒曹大笑儒生酸

夏鎮舟中作

坐楊蔭落日滿等弄輕風能言綠頭鴨浮沒滄波  
中漁邨與蟹舍微有一徑通舟行直此景倦眼開  
雙瞳我家蘇臺下幽勝將無同平湖眇數頃炯若  
磨青銅倒影浸山角長作眉黛濃雨餘暑氣薄水  
雲澹濛濛試呼黃蔑舫往穿蒲葦叢橫塘采蓮女  
沿流每相逢吳歎一啓齒嫋嫋摩睛空歸來夕陽  
沒新魄縣半弓自從涉江淮鄉寢隨飛鴻狂飈驅  
濁浪四顧嗟途窮今來湖隄上稍滌塵埃容少住  
爲佳耳無然澆孤篷

類集卷六

八

南池卽子美題詩處

夢奴才了山香曲玉奴又撥檀槽續後宮競習清  
平詞未必細絢三賦讀曾來此地停征輪蒲荒茂  
熟波鄰鄰藏卻平生摯鯨手偶然點筆還驚人漫  
道文章特小技沈宋見之應奪氣至今池上行人  
行猶爲一詩停去騎

臨清道中寄故人

月沒河漢斜遊子理輕裘滾滾踐零露聒聒聞曉  
蟬崎嶇荒岸閒岸草森有茂僕夫前復卻足爾良  
可傷故人方晏復戀此秋宵長雨過竹窗潤風來

筠簟涼高枕擁黃紉寢入無何鄉睡色未及除朝  
旭已吐光誰能念此翁側身路茫茫一官久陸沈  
三徑仍榛荒會當返故土蒲薦施松牀稍還未足  
心穩臥矜義皇

到京師再題曰緝哲次齋園四首

點染煙嵐久擅場至今珍重貯巾箱笑君未辦雙  
荷葉合付寧馨擊筆郎

斐几藤牀寄興賒每披橫卷慨煙霞平生長物元

無幾配我徐熙落墨等

子索中牀  
有墨梅卷

畫格詩情故宛然先生風調愛翩翩去年看畫題

類集卷六

九

詩客獨自竊愁雪滿頭

重下征鞍惡宋寥不辭翦燭話通宵何人得似梁  
夫子能使吳儂意也消

使事既竣予遂以疾請告三首

道塗淹旅騎風雨浣征衣僮僕扶攜嬾親知記憶  
稀倦禽投暮落病葉望秋飛物色隸身計真空蚤

句歸

棄輅方決歲閉戶又逾秋宦薄寧嫌拙詩竊未要  
愁區輒須稱脚竹杖任過頭莫道歸休晚猶堪老

一丘

噉名真攫攫謀食亦區區久宦嘗難助危機持危  
須老語交態薄閑喜壯心無吾道將東矣惟應付  
五湖

曰緝和予請告詩至因次韻答之

謬忝朝參幾歲夢漫推文賦麗雲霞

先生有海內文章之句故

云不才悔起郎官草坐老羞攀杜曲攀松菊尚存

堪開戶江湖無恙且浮家應同摩詰空諸有示疾

聊將衆眼遮

筠兒書來云料理草堂麤竟因俗前韻賦此

寄之兼簡曰緝

類彙卷六

十

矮屋積垣了不夢馮將曲折貯煙霞須扶醉日移

來竹急護分前接過等但翦蓬蒿開客徑莫驅鵝

鴨入鄰家歸來寢斷長安道輒土生塵一任遮

題雪景二首

梅萼風信尚淹旬鹽絮相和處處勻盡日擁鑪披

雀氍不知驢背是何人

壓檐摧竹覆溪窪斗覺寒威一倍加底事何郎心

性別愛將比竝洛陽等

題小像三首

身在紛紛擾擾場暫歸來炷影前香老蠶作繭真

難脫贏得霜頤爾許長

建禮門前輒土紅幾回聯騎蹋春風而今卸卻朝

衫後同舍何人記此翁

久與支公結淨因分明偶見宰官身何時并寫癡

兒女都作無生話裏人

送人南歸二首

弓弛不失良檠之而已矣 廟堂方愛才豈伊弃

吾子去去逐冥鴻言集江之陞所期豐羽翰千里

自此始

編佳以苴豚謹塗以炮之中有自然味矣假鹽與

類彙卷六

十一

隨爲學諫亦然其味知者誰勉旃率自力吾言不

子欺

畱詩奉送曰緝歸鄆陵三次前韻

一疏言歸達翠萼

是時方還獵

翻然嗽石飲流霞卷

中書繞江邨屋

先生有江邨讀書圖

門外山連嶽寺等枯坐

恰空居士服清齋真似太常家御亭北望遙相憶

惆悵寒雲極目遮

曰緝約明春渡江便道過訪四次前韻奉訂

漸見春回變物華迢迢颿影挂江霞豪爽定貯雲

亭草齋舫兼攜洛圖等

予曾乞牡丹將種齋前

已許荷鉏除

陋巷不妨屏騎到貧家故人儻問行吟處五樹坐  
楊傷宅避

別武曾

與子偕南北相憐如弟兄聲名今日事文契百年  
情草草銜桮別淒淒跋馬行何時楚江上商略耦  
春耕

鈍翁前後類彙卷六終

類彙卷六

士

康熙甲寅秋九月  
同里周靖  
休寧汪繩武校字

鈍翁前後類彙卷七目錄

古今詩七

齊河道中二首

宿遷渡河

繆家集

渡江宿京口五次前韻

將到潯墅有作

抵家再次前韻二首

樸與七首

吮懷二首

類彙卷七目錄

雪

過西園

堯峰訪儲禪師

興福塘

自雞窠嶺至天池

雞窠嶺自嘲二首

庭中綠萼梅始萼二首是時春已半矣

遊顧氏廢園

寄曰緝

招周漢紹

遲日緝至

危坐

舟過鴨脚浜

偶買一舟賦此

納涼二首

旱

漫興

游靈巖襟咏六首

吳王井

齊履廊

西施

故為智積菩薩道場

研池

菴山崇報禪院

類集卷七目錄

游陽山襟咏五首

大石

龍湫

題佛印燒豬圖為子瞻解嘲二首

示吳虞升子與吳氏有中表親

蚤衰

歲暮襟咏十二首

鈍翁前後類集卷七目錄終

鈍翁前後類集卷七

詩集七

古今詩七

自庚戌仲冬南歸至辛亥歲止

齊河道中二首

行客踰修嶺居人傍古原棗林桑泊地土屋版橋  
邨千里成煙斷五更馱鐸譙白頭歸計切雨雪敢  
停轅

月黑雞纔唱肩輿爾許怱怱醺旅飯細細檢行  
囊久客諳長道衰年怯蚤霜淮喚知不遠極目興  
飛揚

宿遷渡河

類集卷七

一

霏霏雲釀白慘慘日疑黃東下河流急南歸道路  
長病身艱藥餌衰鬢飽風霜亦有冥飛鴈遲回渚  
荻旁

繆家集

時聞盜警

獨樹敲沙岸疏籬向水涯輪蹄南北道煙火兩三  
家風急塵難靜天寒日易斜健兒方賣劔行旅莫  
咨嗟

渡江宿京口五次前韻

蕭然襟袂出東甌重到江干賦落霞遠道何人傳  
鴈字溪閨今夜卜鐙筭鬢邊朔吹驚蓬臘耳畔鄉



音喜近家試指吳門何處所晉陵咫尺暮煙遮

將到許墅有作

殘雪都融小艇輕喜聞乾鵲引雛聲宦遊不耐羊  
腸惡歸去寧煩馬角生予欲歸已久諸士大京國夫莫之信故有此句  
久淹身欲暮家山初見眼雙明倍銷結習忘機事  
鷗鳥相逢莫漫驚

抵家再次前韻二首

歸到柴門接歲華數聲鳥雀噪殘霞欄前遊土穿  
階藥屋角橫檐覆地等衰白不堪循短髮團圓何  
意見全家里人若訊先生號只署頭銜是王遮是先

類集卷七

予自號玉  
遮山人

不羨紛紛騎從萼拂衣高臥海東霞窮愁未削名  
山草老伴空餘一徑等尚戀琴尊疑有累久忘昏  
嫁似無家青山正在牆西關短棘疏籬莫漫遮

樸與七首

有感即作  
語不盡大

車聲日夜闐麟麟染盡長安大道塵輸與繩牀籃  
舉穩不知何苦作勞薪

一櫂歸來未是遲正逢江上蚤春時柴門莫道都  
無事酒熟鸞香恰要詩

東風吹雨挹輕塵又過條桑嫁杏農手把一鉏肩

一笠老來真作太平人

鐘聲未動漏聲長好擁黃紬入睡鄉遙憶東粵蚤  
朝客殿廷鵲立滿萼霜

肺病經年強自持閑居風味欠人知鉢心擢賢俱  
難事只役鶯鶯入小詩

凶黷迤迤杖斑斑隨意山邨水郭閒判卻去官兼  
謝客藥除嫌得十分閑

誰家惡少語聲謹牢柱雙屏塞短垣老子元無君  
輩客不須哆口恣瀾翻

咏懷三首

類集卷七

三

年年客路薊門西何幸歸來守故栖文字只如木  
有瘳功名都是絮泥籬東照眼等千本壘上關

心雨一犁老去檢期如此足不煩騎馬聽朝雞  
纔見秋風一葉黃揮毫便寫乞休章置身丘壑真

圖畫回首楓棧漸渺茫活計繩牀兼藥籠比鄰蟹  
舍接漁莊香山居士休言達輸與吳儂鬢未霜是年

予四  
十七

海鷗遠逝雀高翔從此鷗將願力償已遣埽除新  
藥徑別教檢點舊巾箱欲移小樹多栽竹恐礙前  
山短著牆更有耗磨衰景處往還頻在贊公房



雪

泗州道上雪車輪欲敗馬蹏蹏行人回策投空林  
飢鳥亂嘯煙火絕瓜州道上雪日暮孤舟理輕楫  
行人遙指金焦峰數點漁鐙望中滅北風未息泥  
未融老夫三歎憂途窮何如今日穩坐茅堂中一  
任撒鹽飛絮穿簾櫳瓮頭新篘美且醲掀顏一舉  
尊罍空衰顏亦得回春風

過西園

松路榛門接細岑水清石瘦愜幽尋潛龍尚有爲  
霖執倦鳥初無擇木心聊借閑身供笑傲略扶病

類集卷七

四

脚試登臨遠公儻置蓮萼社不敢攢眉向法林

堯峰訪儲禪師

肩輿指上方山色迴蒼蒼偶作逃名客頻遊選佛  
場臘隨雙樹老法繼一萼長觸背從前話何妨更  
舉揚

興福塘

橫櫂春谿上尋幽歷數邨從橫芳草陌高下夕陽  
門社後雞豚減萼時齊麥絲塋翁頭已白未識市  
塵謹

自雞窠嶺至天池

又踰前嶺去幽勝轉難窮灌木嘯搏黍清池聚活  
東人煙淡竹裏樵徑綠蕪中吾欲歌招隱須營地  
一弓

雞窠嶺自嘲二首

蘿蔓每穿松腹出葛萼都絡石根生行吟纔到山  
溪處已作吳牛望月聲  
絕無驚菟與栖禽怪石峻峻亂濺溪仕宦險蟻嘗  
未飽更於此地試登臨

庭中綠萼梅始萼二首是時春已半矣

雄雌雌雄不勝猜雪壓霜欺緩緩開本與春風相

類集卷七

五

閒闊今年偏作杏萼媒

黃鶯出谷燕幾池猶有殘葩一兩枝煙柳露桃皆  
後進偶然相直豔陽時

遊顧氏廢園

卜築無多日重來已覺荒朽枝黏腹育廢壤穴顛  
當泉執猶趨沿山形故繞牆可堪金谷序遺墨倍  
淒涼

寄曰緝

女蠶初浴燕歸時乞得身閑校未遲萼徑蓬門春  
晚晚紙窗竹屋雨淒淒其病餘每倚過眉杖老去猶

延漫與詩似此風流相憶否一緘藏報故人知

招周漢紹

籬東叢篠漸擢芽紫萼黃須是處萼偶爲求羊開  
小徑敢緣孔李齒通家庭多輟草何妨藉瓮有新  
筍不用賒幽興比來思一寫與君談笑日西斜

遲日緝至

叢竹初生筍絲萼漸委落故人敦宿諾儻命一舟  
來書札能先報柴荆合暫開傳呼小兒女斟酌  
春醅

危坐

類集卷七

六

壁蜨飛飛淵草香綠陰隙處射殘陽不妨危坐籠  
雙手媮看營巢海燕忙

舟過鴨腳浜

柳外鶯雛啼好音暫牽畫舫入谿陰棟簷欲放黃  
魚美穀雨纔晴綠樹淡才少不堪文字飲興酬那  
惜短長吟麥秋時節須行樂已分功名付陸沈

偶買一舟賦此

收得膠膠擾擾身箬簑蓑笠五湖瀕羞爲問舍求  
田計擬作浮家泛宅人梅子雨過煙寥寥蘋萼風  
起水鱗鱗晚來橫櫂邨南北自贖銀刀煮綠尊

納涼二首

衙門兩版拚松風葵扇桃笙偃印中就與劉孫相  
閑絕不過令我不三公

科頭企腳向斜陽畦豆盆萼細細香畫省才名拋  
擲盡劣能消受北窗涼

早

荒禱頻仍至餘黎久不堪天心厭吳越物力罄東  
南魃鬼驕彌甚龍公臥正酣零壇空擊鼓兒戲得  
毋慙

漫興

類集卷七

七

小徑疏籬苦未淡鵲喧雀鬧巧相侵絕無小小周  
防策真有沾沾自喜心竹簟暑風敲枕臥柴門月  
色杖藜吟平生識字鑿能幾可要侯芭載酒尋

游靈巖襟咏六首

吳王井

金甃既已殘碧欄復已無宮中井猶爾況此井上  
梧寒泉咽不流千年鑑亾吳傳聞景陽宮亦被烟  
脂汗

硯池

誰鑿三尺泉涓涓古臺側無人擘彩箋石筍空如

筆爲染墨痕多餘流黝然黑

響屨廊

吳王敝畫棟曾貯越谿女想見笙歌中蹋筵舞白紵履綦竟安在遺趾空煙雨隱隱芭屨聲樵翁自來去

翫粵池

吳娃簪愛粵繞岸粵如曆共蕩木蘭橈香風吹繡袷誰知桃李盡蒲葦汎鳬鴨時有山僧來引泉澆菜甲

西施

類集卷七

竹葦異柔韌河濟殊清渾貞淫各有性孰能究其根越女旣妖冶何顧吳宮恩單舸逐鷗夸此事奚足言不見千載後猶然魅王軒

宿山中崇報禪院故爲智積菩薩道場

大士雷真處迢迢翠靄邊歲荒香積儉地勝法鐙縣廢沼迷吳蹟殘碑認宋年揆幽兼問道一宿亦隨緣

游陽山樸吼五首

大石

土垣竄鼯鼠石像蒙荆刺欲覓連句詩殘碑無隻

字有先賢李公伯與吳文定公連句刻石爲俗僧所毀

龍湫

一泓何黝淡游人每動色所恐龍子驚風雷飛白日

晉柏

脩柯不知年疑有鬼神守至今龍蟠處蒼文尚左紐

岳園

岳名岱字東伯嘉靖間隱居於此其園脩竹萬挺春時生筍甲天下

數易荒園主泉枯竹已斁居人談舊事猶指隱君家

類集卷七

九

亂竹侵茅屋荒蒲裹墨池山翁著書處應只老僧知

題佛印燒豬圖爲子瞻解嘲二首

慙媿閑黎用意烹老饕幾覺慙平生菜邊肉食眞禪味何似佗時玉糝羹

任罷柴頭火候前坐中談笑各欣然也知不少鹽和醬有羨諸方五味禪

示吳虞升予與吳氏有中表親

浪迹南邨白髮新叩門喜直社中人已將孔李誇文籍併偕劉盧敘世親談折松枝麤豎義飲傾竹

葉暫留春君如好事能還往未必雲亭遂厭頻

蚤衰

文藝歸精柏聲名任陸沈蚤衰常病肺多難每驚  
心緣砌等閒劇當門葉落淡餘生似麋鹿至竟戀  
長林

歲暮襟吼十二首

翁謁告以來杜門謝客久矣燕居之暇所  
著詩文甚夥祕不示人人皆以持己太峻  
望翁而翁處之自若也旦齡往見獨延入  
寢室手授襟吼十二章顧謂曰未能免俗

類集卷七

十一

聊以代辛夷除夕壬子元旦之作爾會與  
長君筠竝侍因共請而刻之學者讀此詩  
亦可以想見翁之高懷逸韻矣康熙十年  
冬十二月晦日汝南周旦齡謹序

俠少場中氣最雄而今飄泊等秋蓬一雙種菜持  
螯手懶拓藍田數石弓

瓦上新霜點點斑離門落木援谿灣試擡頭向西  
南望剛露支硎半角山

一兩柴車一釣輪往還多在五湖濱平生骨相元  
寒乞領取頭銜是散人

乞得殘骸歲月更藥鑪茶竈鎮常清少年昏娶中  
年宦一笑明明是隔生

紛紛好事屢回車繞徑蓬蒿數尺餘莫道杜門真  
左計要將菜飯了殘書

叢叢蘭蕙方擢萼澹澹茶梅漸著萼春色不隨年  
歲例破寒先到墜人家

柏葉麻階繞戶新曆頭計日又逢春無才閑卻毛  
錐子曠寫桃符饒比鄰

朔吹將闌凍霧開春前風味亦悠哉韭芽松甲參  
差發蝦虎鮑魚次第來

類集卷七

十二

里俗紛紛須餽歲官符續續要輸倉先生也揆梅  
萼信恰與兒曹一例忙

老懶情懷病廢蹤故應墮戶與支邛如何又被無  
生誤賺入山僧保社中

燒燭初開守歲筵眼中兒女笑相牽乃翁不合時  
宜甚猶燃殘須醉瓮邊

風流怕作噉名客文字羞爲賣菜傭環海九州如  
許大只愁無處著渠儂

鈍翁前後類集卷七終

鈍翁前後類彙卷八目錄

古今詩八

試筆

予於茗萼書屋後葺一小閣子居之

出游四首

支硎

題吳生述哀後二首

春寒

病中示客二首

臥起

類彙卷八目錄

病後游慧慶寺二首

漫興二首

萼下招客二首

雨中襟興六首

仲夏卽事

諸公

暑睡甚美覺而吼之

南山有虎行

李節婦行

有客

雨中秋葵

蜨

淵明

寢曰緝侍御

述事四首

鑪火

讀宋人詩六首

讀樂天不能忘情吟因反元遺山句二首

寄武曾賓州兼示沈周諸君四首

題捉筆圖小像二首

類彙卷八目錄

又題曳杖圖四首

宿業

茗萼書屋閑居二首

飲寒香齋

游席氏園

茗萼書屋前種梅萼五首

題洗馬圖二首

鈍翁前後類彙卷八目錄終

鈍翁前後類稿卷八

詩稿八

古今詩八 盡王  
一歲止

試筆

吾衰猶未甚遇事學兒嬉高下等分徑周遭枳結  
籬弄眉淡閣女擁髻後房姬辦得尋春具相攜莫  
遣遲

予於茗萼書屋後葺一小閣子居之

泥壁苦茅了悠然燕窺中寢應游蝥穴幻似入鵝  
籠聚几容雙肘沾除受半弓猶慙病居士丈室出  
神通

出游四首

紫萼黃英雨後滋先生行飯步遲遲盡拈萼藥供  
詩料何異兒曹鬪草時

芳菲照眼遠如許魚鳥親人亦自佳老子於此興  
不淺急營桐帽雙屐

紛紛羅綺闌山寺續續笙歌鬧水瀕蘭舫筍興游

隊裏可堪著我白頭人

強逐春風權酒船自憐顚顚入衰年眼中何限新

桃李彼縱無言也赧然

支硎

正直采蘭辰停橈十字津岸等紛似繡隄草輒於  
茵瓦狗泥車市滿幫障衰人相逢不相識隨意各  
嬉春 楊鐵崖有  
嬉春詩

題吳生述哀後二首

書盈故簾墨盈池不見趨庭問寢時試檢白家新  
格律最傷心是哭崔兒

玉折珠焚洵可哀何妨噉噉暫時開天公儻會詩  
人意定遣玄夫人癢來

春寒

鳩語太恩恩春寒惱病翁透支梅子雨橫卷柳條

風遣興詩猶作禁愁酒欲中客嘲都不計麤覺勝

揚雄

病中示客二首

曲腳繩牀木養和終朝示病似維摩殺風景事君  
知否剛到等時伏枕多

爰靜每因調息慣得閑兼學鍊形忙漫苓一劍都  
捐卻免與庸醫試故方

臥起

細雨生寒恰及旬疏簾曲几病中身每遊栩栩遶  
遶境長學悠悠忽忽人小鳥闌檐疑熟識縣等

地似橫陳杜門善用平生短消受餘閑又一春

病後游慧慶寺二首

布穀文嘯雨乍晴病身旋覺拾衣輕得閑何處消  
清晝惟向街南古寺行

宋宋精藍晝不開隔離飛蜨鎮裴回醅醪勺藥恩  
恩了猶有山丹待我來

漫興二首

三月柴門氣味幽夕陽澹澹亂雲收飛來社燕方  
泥屋移得山鵲半結樓客到暫籠鉏菜手詩成微  
掉塾巾頭唾壺談塵捐除盡免使人疑第一流

類集卷八

王

十九年中數數奇此身合與退休宜浮沈自慣東  
西陌來往誰堪大小兒老作齊民幾有術病看周  
易本非癡縱令骨出霜頰茁也勝京塵撲馬時

鵲下招客二首

成團胡蝶繞芳菲籬落春淡客到稀但使故人能  
叩戶不愁羅雀要驚飛

賴有名鵲取次開暫扶藤杖立蒼苔雖然不識揚  
雄字也望門前好事來

雨中襟興六首

是時將入山  
訪諸公不果

屋角婦鳩嘯林端姑惡語天公不好事薄寒釀陰

雨已宿名山諾泥滑奈何許吾其爲臥遊往挾睨  
鄉侶

樹石堯山陽茶筍娃宮下卜居西郭西相距纔一  
舍日者賦愁霖有車不遑駕何當數往來遂結東

林夏

吾寤豈坐詩益爲骨相寒仕宦車耳生味少興亦  
闌絮帽與布裘浩歌自盤桓俗客季不至勿刈當  
門闌

體中頗不佳愛檢巾箱藥平生幾兩屐高臥久未  
著況逢積雨多餘潦壞籬落翳翳李梅陰惟聞鳥

類集卷八

四

聲樂

牀頭數卷書屋脚一弓地未衰得蚤閑行坐頗快  
意尙受宿業驅斯文恣游戲辟之蟲蝕木非鳴不

平事

肉食涸乃公恐非山澤宜薑梅點蒸壺鹽豉下尊  
絲山庖足俊味一飽良可期腹吾不負女女勿羨

豚膈

仲夏卽事

衣裁白紵扇裁紈又見黃梅雨候闌長日好懷惟  
得句暮年上策是休官文頭瘦竹從容拄遮眼殘



書約略看塵世窮愁真細事不令輕易入眉端

諸公

諸公臺省方袞袞我獨杜門甘退隱窗間企腳優  
生涼石畔支頭羅覺穩邇來中渴身倦游暫將高  
枕銷窮愁車輪有角不可出鄰翁莫笑東家丘  
暑睡甚美覺而吼之

北窗宋宋寄幽蹤黃鳥無聲綠樹濃已分新詩輕  
萬戶更判美睡敵千鐘蒲葵越蕩羅空暑箇簾開  
牀穩稱慵自奉暮年語此味故應忘卻夕陽春

南山有虎行

文與也言虎在夢山竹鴨間故為賦此

類彙卷八

五

南山突兀叢荆棘於菟忽趁腥風出磨牙臨尾如  
有神男婦望之爭避匿山魃一脚何伶俜阿紫拜  
斗如人形青天陰陰白日晚妖魅羣行無近遠馮  
誰傳語白頰侯驅除此曹玄勿緩吁嗟乎當路噬  
人斯失算

李節婦行

節婦王姓萬曆間名士太導先生之孫婦也

笄時白玉釵一折不復完嫁時青銅鏡一破不復  
圓妾心如女貞肯羨桃李妍弃捐合歡枕夜夜孤  
帷眠莫為無兒憂似續妾夫有弟妾有叔當初撫  
叔懷抱中誰料成人繼耕讀力持門戶四十年毀

妝粉面殊可憐白日在天光在地地下見人  
顏立孤之難難於死丈夫何如一女子嗚呼丈夫  
何如一女子

有客

有客是羊求從容竟日留清羹羹馬齒珍珠剝雞  
頭小飲聊相對玄言必互酬晚涼殊快意大可賦  
悲秋

雨中秋葵

候至苞齊擗寒多色漸淡暮句陰雨裏孤卻向陽  
心

類彙卷八

六

蜨

蛻出翩翩影須拳粉未勻直饒能速化也是繭中  
身

淵明

先生洵是無懷民籃輿往返潯江瀕不知黃菊有  
何好但訝白社無此人雅琴宋宋每挂壁破瓢黯  
黯惟栖塵風流如許不可作歎息南山山色春

寢曰緝侍御

自君之別已三歲相思終歲不能忘清秋無書鴈  
宋宋淡夜有寢雲茫茫紫蟹正佳脂已滿綠尊將



老絲猶長安得輕舟下吳會與儂爛醉離英秀

述事四首

聞道銷圩策最良區書圖正狠如羊堯山未是秦  
人洞一寸桑麻也合量

決辰霖雨漫田廬又報螽螟訖未除紀異若從尼  
父例愁渠殺竹不勝書

快馬鮮衣掉首行紛紛輕薄不知名讀書曾竟蒙  
求未枉遣前賢畏後生

白髮邨巫舞綺筵禳灾祈福每譙然冥官巖與人  
閒別不愛金錢愛紙錢

鑪火

類集卷人

七

鑪火融融煥餅等丹丹香糝羹供紫芋軟飯試紅  
梁眼倦拋書卷身安減藥囊掀額定何似跨雀上  
惟揚

讀宋人詩六首

夔州句法杳難攀再見涪翁與後山畱得紫微圖  
派在更誰參透少陵關

唱得吳歎迴不同石湖別自擅宗風楊尤果與齊  
名否如此論量恐未公

詩印頻提教外傳入魔入佛總超然放翁已得眉

山體不解誠齋學謫僊

後邨傲睨四靈間尚與前賢隔一關若向中原整  
旗鼓堂堂端合讓遺山

一瓣香歸玉局翁風流羨與少陵同平生不拾江  
西唾枉被句牽入社中

燕許名高藝苑中後來臺閣遂爭雄於今翻盡前  
賢案未必詩人例坐窮

讀樂天不能忘情吟因反元遺山句二首

俗緣如草剗還生孤負脩齋禮淨名不信香山居  
士達微瑕恰似賦閑情

類集卷人

八

底須繾綣作情癡已直鍾鳴漏盡時就使此情忘  
不得也難常在老頭皮

寄武會賁州兼示沈周諸君四首

吾友班揚徒聲名忝畿甸幕府方急才去逐黔陽  
傳恩恩書檄閒楯鼻磨作硯夢國有若人惜哉莫  
能薦

翩翩朱公子折節治古文與世絕少可每言喜御  
君相攜從我游崔立於雞羣豈無東南美瑣瑣不  
足云

往時灌園圖煙墨濡吳綾作者果誰氏翰林有雲

仍文與也比間杞菊荒松芥獨青青何不歸去來  
偕婦師於陵

自我歸東南造門無此士平生六藝學聽者塞其  
耳詞賦頗類俳章句極可鄙天未喪斯文勉旃二  
三子

題捉筆圖小像二首

墨池清泚硯山蒼獨擁淡衣倚隱囊牛螳任渠牀  
下闕先生只是著書忙

東塗西抹偶然閒得失妍媸等是閑文家不妨隨  
地築讓佗兒輩占名山

類集卷八

九

又題曳杖圖四首

不著淡衣不裹巾衰年自要齒齊民蠶經禾譜裴  
池了東箇山邨置此身

柴門終日揜蒿萊不是行吟不肖閒搭大多於江  
上鱗絕無一箇似渠猷

聊因典盡解朝衣未便先生蚤見幾四十九年俱  
癯耳莫言今是昨爲非

不學長生與苦空一丘一壑偶然中丹青未必能  
神似愛著新詩寫病翁

宿業

宿業那能懺窮愁不易輕身名同射的心事類縣  
旌盡日扁蓬戶終年累藥鑄鈍根多繫著溪媿學  
無生是時約兒病  
口甚故云

茗粿書屋閑居二首

無才甘與世相忘塞向支屏亦不妨茶沸竹爐盈  
杓水煙橫瓦鼎一鉢香簾旌脫落栖寒雀窗紙分  
明透夕陽若問些些貧活計的應終日據繩牀  
點點霜萼兩鬢齊散如枯木望生梯生涯冷澹三  
閒屋食料酸寒百瓮齋書爲怕臨難諱拙茶綠慵  
算不辭低尋春賴得身猶健展齒從霜雪後泥

類集卷八

十

飲寒香齋

法魚糖蟹最鮮新合打頭盤不記巡持耳執杯君  
莫畏可能常作獨醒人

游席氏園

其說爲園日經營已不貲丹青金谷序山水欄川  
詩壁雀巢修棋私畫開曲池向來行樂地步障復  
誰施

茗粿書屋前種梅粿五首

窄地纔如手掌平願將老伴託寒英癡頑儘被時  
賢笑未必梅粿也世情

和煙和月漸離披成就幽居一段奇桃杏本為妖

豔客不令闌入竹芭籬

宋人小說桃為妖客杏為豔客

草未生芽柳未勻一枝橫向短垣新不須援取孤

山側但愛梅萼便可人

東風吹雪點蒼苔喜見南枝滿意開似其幽人有

瓜葛隔簾頻送暗香來

籬落曾無駐屐人獨攜濁酒醉萼神枯盤草草誰

相共吾與梅萼迭主賓

題洗馬圖二首

十二閑中汗血駒圍人牽向綠楊渠太平時節無

征戰合為君王駕鼓車

暫拋羈勒夕陽中愛殺城南水草豐千里壯心今

已矣莫矜鬣霧與駿風

鈍翁前後類彙卷八終

康熙甲寅秋九月

同里周靖校字

鈍翁前後類彙卷九目錄

古今詩九

五十生辰放歌

排悶

自訟五首

紅梅

贈貓

書屋樓興三首

偶成三首

與諸生步西虹橋入銳水積善二菴

積善菴舊有海棠一本等時最為爛熳今已

不復存矣

料理餅中襍粿二首

作字數紙因戲題其後

寄都門故人二首

題書屋壁二首

跋友人法書竟賦此

勺藥歌

排悶偶成

古今五服考異成志感

留客

光福寺

今歲連舉兩男口占五首以有子萬事足爲

韻

偶成三首

意猶未盡更賦二首

荅曰緝書重訂來春見訪之約

得壁鳬湖蟹具饌作

遣興

元旦作二首

類彙卷九目錄

放歌行二首

何人識此翁二首

襍興二首

感物六首

光福鎮

霖雨

冒雨自相城至四涇

輓貞毅先生二首

送友人從軍

題聽松堂

爲蘭兒作二首

鴉鵲

哭筠兒四首

臥病二首

題襍畫四首

牡丹

醉後放筆作醉鄉歌

讀姑蘇志

栖雲菴七首

桂

類彙卷九目錄

虎阜鐘聲

述懷二首

送李推官赴軍前

題宗人周士寄生略後二首

聞先于族弟扶柩歸因哭從父廣州公四首

便道過鴈湖奉訪甫草先生於學山草堂率

兩賦呈三首聊發一笑并求屬和

鈍翁前後類彙卷九目錄終

鈍翁前後類稿卷九

詩稿九

古今詩九

自癸丑歲起  
至乙卯夏止

五十生辰放歌

有耳何必洗塵埃不到先生耳有齒何必礪利名  
不挂先生齒先生比來更事多有愛軒冕嫌煙蘿  
前春屏居吳市側去秋誓墓吳山阿相羊雞豚邨  
闌入東西舍監輿但要諸生扶藤杖每從釋子偕  
自信前生是地僊來游人世亦偶然洞中丹竈定  
無恙沾鎖雲封五十年

排悶

時方憂  
病

類稿卷九

竟日揜茅茨昏昏不自支稀疏竿下屐屏當席閒  
某短札猶慵答淡枯亦強持惟應凭曲几睡足度  
芳時

自訟五首

經術何如語吏事宦游不及守躬耕從前鑄鐵都  
成錯猶自高談誑後生  
力去陳言方戛戛誤耽俗學亦孜孜高文大冊吾  
何有一味雕鐫出小詩  
樗蒲錦背元人畫金粟箋衰宋版書長物些些捐  
不得謾言結習已銷除

戲擔賴土泥茶甕開引清泉滌硯池未得修行半  
分力此生坐老尚兒癡

酒闌每覺閑情在病退仍嫌妄想頻枉是杜門勤  
學道雲藍小袈又任身

是歲予  
生兩男

紅梅

故換風流時世妝施朱裹錦豔斜陽司等大有神  
通在似試吳兒木石腸

贈貓

火點雙瞳茶染毫紛紛竊齧敢誇豪但伸四腳青  
氈上已勝牀頭卻鼠刀

類稿卷九

書屋裸興三首

忽忽年華逝蕭蕭鬢髮皤虛名防物忌綺語受僧  
訶戒殺仍捫蝨忘機尚籠鵝老懷頑礪極盡底費  
確磨

去官娛晚境屏迹謝芳時愛狎形神影羞評竹肉  
絲古落侵石墜細雨漲盆池縱使清狂在任名技  
勝癡

長物元無幾從容位置閒瓜皮鑑色綠蕉葉硯文  
斑敲枕聊支倦攤書小破閑丁寧兒女徧家事勿  
相關

偶成三首

恥緣薄祿輕鄉社敢以浮名嚇里豪五品頭衙何

足道歸來端不爲緋袍樂天詩五品足爲昏嫁主緋袍著了好歸田

挾書倚徒茅檐下著屐巡行菜園中不羨王公一

向樂此身分與髑髏同

市聲隱隱侵蒿徑俗客時時款竹關慙媿身如帶

箭雀未能張翅出塵寰

與諸生步西虹橋入鏡水積善二菴

等辰得快晴散策出柴荆港斷呼舟度邨溪綠岸

行迎人籬下大畱客柳閒鶯一笑分僧供茶甘笏

類彙卷九

三

味清

積善菴舊有海棠一本等時最爲爛熳今已

不復存矣

西虹橋西紛齊麥回首名等已陳迹猩血氈氍錦

步障猶有山僧話疇昔似聞玉女司此等怕澆塵

俗霑泥沙雀林杜鵑故有例竟歸閭苑僊人家稍

稍枯槎萌短枿曾無十枝五枝發老夫自媿來技

遲不見此等全盛時

料理餅中襍等二首

風日不能妨春生几硯傷羣芳都在眼先憐杏等

塲

東取最緜枝枝枝顏色好惟覺小桃薦退渠似房

老

作字數紙因戲題其後

激泥硯子南唐款官窰蟾滴儲泉滿小窗渠几足

盤桓弱擘纔支綠沈管一丸襍試方與程偶然落

紙爲眞行未可汚渠邨姥扇綰蛇縈蚓煩譏評

寄都門故人二首

一病羸令宿業輕藤牀竹枕拚柴衡故人都狂雲

霄上誰倩征鴻訪死生

類彙卷九

四

泉石中閒一把茅偶營寢舍結書巢山王自是無

音問未必嵇生愛絕交

題書屋壁二首

緜等覆藥欄竟日自盤桓欲掇浮名易能持晚節

難疏盤支歲儉絮帽敵春寒莫覓安心法心閑是

處安

陋室容危坐空庭得散行讀書愁易忘燒藥魂無

成才盡狂名滅心清宿業輕生涯差有味新習祝

雞聲

跋友人法書竟賦此

絳揭宗淳化唐臨似石軍貌頭圓鼎款蛇蚶納琴  
紋援證寧辭僻摩竿未厭勤欣然銷永日勝策立  
朝勳

勺藥歌

豐臺勺藥南地無等徑一尺高丈餘都人買此不  
甚惜狼藉絲枝橫路隅吳門勺藥厚輪直幾與姚  
黃魏紫敵朱欄錦障護春風夏將落藥煎酥喫等  
之賈賤安足論且傾綠酒酌等神不煩拈出當階  
句小謝斯言已覺陳

排悶偶成

類彙卷九

五

愛移松桂刈榛菅飽受餘生一味閑文字敢承唐  
宋後命辰猶直斗牛閒予命主在斗廿二度宦情冷澹甘三  
黜丹訣荒唐憶九還蚤晚覯令衣食足便攜家具  
老溪山

古今五服考異成志感

經術慙迂闊文章悔琢磨從游非籍湜願學是丘  
軻隱几淡湛慣明鑑誦習多此生眞且暮不朽計  
如何

留客

草堂宋宋俛江皋賴是新知得爾曹老子不爲明

日計且令貫酒質綈袍

光福寺

數折山中寺疏楊開古槐石幢新剝落金像舊浮  
來地與岡身接門臨淵口開老僧頌指點劫火有  
殘灰寺中有浮來大士像又當被火災故云

今歲連舉兩男口占五首以有子萬事足爲

韻

東家握籌算西家力畝畝自媿傳一經此外絕無  
有

懷中一尺強玉雪鑾可喜敢效杜陵翁賦詩誇驥

類彙卷九

六

子

子之材不材相距或千萬但願保丘壠歲時洒麥  
飯

學者闢聖門勉旃非易事三復弟子職下學從此  
始

平生負荷心所患力不足而其跨而翁長大毋碌  
碌

偶成三首

少時作意學雕蟲棘句鉤章苦未工慙媿王公酒  
盧賦不堪攬入語林中

無名何必更逃名洗竹澆粵分外清吾我周旋今  
已久只應揮手遣諸生

自分文窮學復窮判無期緒共磨礪何郎殘客吾  
羞對傳語應門五尺童

意猶未盡更賦二首

鍼管相隨不下牀感金結紉歲時怵清歌一曲雙  
坐手惟羨佗家舞裋長

口脂澹澹翠纖纖煢啓朱扉卷畫簾無限市門年  
少女如何刻畫到無鹽

荅曰緝書重訂來春見訪之約

類彙卷九

七

一自魂銷青綺門屢煩書札寓殷勤此身所幸猶  
強健或可明年復見君

得壁鳧湖蟹具饌作

淡秋風物好小婦職砧刀肥脆蠶空雅尖團薄帶  
糟長馨供輒飯短水具新醪

邨人釀酒以  
醉者爲短水

未負便  
便腹摩挲老興豪

遣興

身心蠱易理門戶頗難持健似方孩日貧於未仕  
時文章充事業粵月算家貲吾自周旋我寧邀世  
俗知

偶作行吟聲吟成不勝慨何人識此翁詩外有童  
在

裸典二首

和神枕上鄉兒玄耳中國默存一室閒幻化在頃  
刻叱石乃作羊撾米乃作丹此是小狡獪一笑何  
足言

天上多至尊願作人閒游餐松煮黃獨度此五百  
秋章服棄行尸粉黛綴白骨此翁鵠鵠心寄語莫  
相嚇

感物六首

類彙卷九

九

燕麥頗翩翩馬蘭亦嬌姸小草劇可憐寄人籬落  
下

梅粵優於香桃粵優於色物性各有偏此豐彼乃  
嗇

古木附陵苕敗垣繁蔕荔物類喜攀援孤立良非  
易

鳩聲卜雨陽龜聲占旱潦蠢哉之二蟲自謂知天  
道

植植爭鵲譴紛紛鬪螳聚所得能幾何買勇乃如  
許



蟾蜍捕鳴蚓蠶網飛蟲何足道噤哉人食人

光福鎮

春寒布穀曉散步向邨隄雨過泉聲急煙凝柳色低湖魚論斗換塹草滿筐提稍待楊梅熟挈舟入崦西

霖雨

浹辰霖雨甚易午檄書忙家國憂方大山林興校長束尋新竹杖抖擻舊荷裳或可逃名氏蕭然與世忘

類彙卷九

冒雨自相城至四涇

極望水悠悠炊煙逐水流鳬鷺爭喜雨荷芰最宜秋繞岸修殘壩當門繫小舟此中營卜築何啻似泔漚

輓貞毅先生二首

聖世推遺逸宗邦印直臣餘生猶許國萬死幸全身  
身此處吳門市輻輳宛水瀕自慙生校晚未作受經人

北闕瞻應遠東萊去夏難家隨萍梗寄心向蕨薇  
安諫疏先年草銘旌故國官敬亭何處是雲樹共

迷漫

送友人從軍

出佐戎機荅廟謨儒官差勝長千夫檄書隊裏文章別刀斗聲中膽氣雄  
脾肉好禁驤裏未嘗圍全稱補襦無祇緣才大名方熾不得多年住五湖

題聽松堂

松身何天矯每作蚪龍形松鬣何青蒼數偕冰雪爭松脂大如斗服餌能長生  
松斲釀爲酒未熟先芳馨解后蒼顏交李梅安足稱隱君種松者獨愛松開聲竹屋施紙窗  
旁有一榻橫坐臥於其前耳

類彙卷九

上

根幽且清或如八簫發細韻笙竿等或如落澗泉佩環響淙琤或如醺亂蟬或如引嘯鶯或如怒濤上或如急雨傾或如倏股厚地或叩排空冥踞石頗偃蹇衝風劇崢嶸松聲亦偶然夫豈鳴不平一聽形影未再聽神魂輕愈久愈悠然況在空山聆時時襟吟嘯若共松唱  
虞敞廬面西郭市囂屢相攪頗得四小松結此歲晏盟中庭僅袤丈移植何由成定當挈基簞屣步敲柴荆就君松陰下一笑祛俗情前榮洗尊酌別屋支茶鐏與松成三友來往無期程君其幸許我徑掃苔薛迎

爲蘭兒作二首

涉世嗟予老成人念女難笑嘯俱嫵媚牽抱鎮盤桓  
冒雨擎荷益尊等閑藥欄嬌癡無不可微遺暮懷寬

餘生飄泊似浮查綠鬢無多白髮賒猶牽烝嘗今有主  
眼中看抱兩嘔鴉越人以嬰兒爲嘔鴉見陳唐卿長翁集

鴉鵲

鴉鳴未必禍鵲噪未必福兒童愛鵲憎羣鴉驅鴉使  
飛施鵲粟楂楂嘍嘍偶爾逢愛憎卒勿隨兒童君不見  
人閒毀譽亦如此嘲笑紛然何足齒客齋二筆

類彙卷九

前人問鵲噪則喜聞鳥聲則嗟而逐之蓋至今吳俗猶然

哭筠兒四首

邇來筋力漸摧積消受惟須土一坏歎息暮年無壯子  
異時誰送紙錢灰

後堂彭戴枉相親惟有家兒所受眞今日六經成倚閣  
更將樸學付何人

隱居頗覺山川遠著述尤忻歲月淡孟曜揚烏俱灰別  
斷無一箇與同心

情知懷抱尚呱呱眼寬眉絕勝無慎勿羨佗八九子一  
雙雛鳳異羣鳥

臥病二首

坐設烏皮几牀間紫練屏鍊形支暇日忍辱餞火星  
且今年早見其惡雲射窗櫺白煙縈鼎篆青琴書都廢閣  
惟課淨名經

涼風颯颯雨霏霏旋茸南榮墻北屏檣木灰灰殊宋  
莫前塵昨臆故依稀嬾緣服烏占凶吉恥與尸蟲技  
是非神子厚有馬尸蟲文蒲倚紙衾俱好在且容形影暫相依

題襟畫四首

不借朱欄與翠茵嬾雲疏日護芳塵誰將法錦裁

類彙卷九

新梳堆作歐家譜上春

右牡丹

霜藥鮮鮮抱翠莖飛來寒燮不勝情孤芳老向棄  
管裏似欠高人采落英

右菊

丹楓零落菊摧殘枯枿疏條繞藥欄何意霜霜方殺  
草爛紅如火獨禁寒

右山茶

幽芬未肯讓梅兄泉石中閒位置清怪得風標高  
似許西湖廟食是前生山谷咏水仙夢山

右水仙

醉後放筆作醉鄉歌

竹有醉鄉記我則歌醉鄉願隸醉鄉籍願運醉鄉  
乘醉鄉浩如春日暝風復光人間足憂患到此旋  
已忘小者遠謗爭大亦絕寇懷門無催科吏籬無  
吠盜尤不知耕桑艱不識烏菟慙盡室及比鄰熙  
熙共徜徉孰爲園與臺孰爲侯與王孰哢兒號妻  
孰鼓瑟吹簫孰射牛以炙孰采薇以湘孰寄若錢  
鏗孰天若國塲孰者爲俎豆孰者爲戈斯以名西  
山下殉利東陵旁問渠都漠然惟覺歲月長是鄉

類彙卷九

古

僅咫尺舉步入其疆非若求不死雲海迴茫茫又  
非參學比叅禪走諸方儻欲往從之但命潔壺觴  
醉行敲接離醉臥倒荷裳麴生不可疏糟丘不可  
荒吾老是鄉矣慎勿醒而狂

讀姑蘇志

偉哉文恪公先代推巨儒登朝號侃侃有志不及  
搥歸來附立言希韓歐陽蘇聲稱何藉甚辟斗有

杓樞當其爲此志好古恣楷模經史諸子集下逮  
齊諧書無往不刪潤期與名山俱及夫既訖工猶  
不免闕疏魯亥譌魚豕指摘誰云無始知史才難  
所患近歲蕪況彼妄庸子腹笥特區區公然驅煙  
墨倒置賢與愚一筆復一削敢比陽秋與古人若  
巨海洋洋衆水趨今人若黃潦一涸無復餘古人  
若日月明耀燭天衢今人若螢火宵行蔽谿渠山  
今望前古相距毋乃殊曾是弗之卹斯文良可吁  
我欲竢其成爲君付焚如

栖雲菴七首

類彙卷九

五

桂

霜濃細葉緜幽芳勝薝蔔宋坐鸞陰中紛紛落衣  
械

竹

斜陽漏疏翠微月寫橫枝少待土膏竭來參玉版  
師

長生井

千年古井欄石樹莓苔凝餅盞經行處每有龍眉  
僧

金鱗池

掛檐午齋僧游芳行絲弱策策復堂堂吹波時一躍

虎阜鐘聲

迢迢白公隄隱隱隆祖塔風吹遠鐘來禪版儼相荅

西山爽氣

初陽射遠山煙靄之所聚印頰一長吟不藉文竹挂

佛室

梵宮如化城法相如滿月熒熒長明鐙歷歲鎮不滅

類彙卷九

去

述寢二首

謫來浮世已經塵憶插金貂侍玉宸剛說似君君不信歲星奎宿復何人

齊河旅姬寢予頗異予爲客述之或謂其妄故云

願騎一劍謁東皇賴逐神巫賽禱忙攀嶽三郎蔣侯妹豈玄先後作班行

此紀予九月望夜寢也

送李推官赴軍前

旌旗獵獵呼朔風銜枚疾走冰雪中將軍手攜丈二組一戰徑縛蕭老公龍角誰鳴毦鼓吼脇從裝中求自首馮君草檄諭諸蠻僭鼻干言如宿構

題宗人周士奇生略後二首

弱質元從掌上擎左家織絮舊知名可堪嬌女詩

成後譜入神弦第四聲

樂府神弦歌第四曲爲嬌女詩

秋風秋雨傷嬋娟瞥見春來尤黯黯豔陽等發定何似絕似菖蒲夢可憐

聞先于族弟扶柩歸因哭從父廣州公四首

崎嶇嶺外走遺孤翦紙招魂仗越巫魂也生歸公

死別宦情方信阿咸無

從父曾爲子宦情太濃故也

越王臺下草萋萋回首東南萬里迷至竟暮年嗟失策夕陽何限子鵲嗟

類彙卷九

七

馳驅塵鞅幾經春朝露浮雲是此身三寸桐棺一抔土向來官職爲何人

有張子發者任署中每嘆樂天詩妻妾歡娛奴僕飽

扶攜迢遞萬重山淡箐叢篁寸寸艱四十五年駒

過隙銘旌兩見嶠南還

先方伯歿於廣南子年七歲

便道過鴈湖奉訪甫草先生於學山草堂率

爾賦呈三首聊發一笑并求屬和

駢流凡數轉始得到君家香稻連畦暗曉楊護岸斜邨淡紛紛織湖近足魚蝦穉子來看客相隨笑語謔

機楫入柴荆兒曹識姓名何妨供小摘未可殺能  
鳴壘蕤鉤衣亂谿風惹袂清時艱身老大暫此慙  
平生  
生事五湖瀕終年穩寄身種瓜分子母時藥記君  
臣文筆老逾健文情澹更真願攜農父具來作耦  
耕人

鈍翁前後類彙卷九終

類彙卷九

康熙乙卯秋九月

同里周靖  
休寧汪繩武  
校字

鈍翁前後類彙卷十目錄

堯山襟吼一

吼堯峰三首

舟往堯峰遇雨

初置山莊三首

和范鷺公韻

吼山莊二首

登妙高峰卽堯峰絕頂

鷺公與筠兒步月有作率爾繼之

筠兒料理莊居未竟以二絕句示之

類彙卷十目錄

料理麤畢因置几硯於齋中

上官有行縣查予名號者究其事則風馬牛

也戲賦二絕

九月八日漫興

吼山字韻二首

游鍊虛邨中女真院四首

游姑蘇臺臺之左一僧廬焉

由小赤壁過鳳皇池復登山至洗心泉

遲張六子不至二首

贈鳳巢及禪師

贈熙書記蕉龜則其所命精舍名也

咏蕉龜

自和山字韻二首

咏木瓜

雨中

襍詩五首

連陰

閑行四首

予爲諸生時嘗與方丈黃君相識今幾三十年矣昨忽以兩絕句見示獎許過當謹和

類彙卷十目錄

原韻寄上

咏山中雲二首

鈍翁前後類彙卷十目錄終

鈍翁前後類彙卷十

詩彙十

堯山襍咏一

咏堯峰三首

不下堂階化已醇荆蠻誰見屬車塵三千九百餘  
年事未免傳譌誤後人

久厭浮名寢幻同揭來一築亂雲中戴顓何點堪  
爲例從此諸峰屬鈍翁

道逢堯翁霜滿顛問渠帝力都茫然老夫住世十  
小劫猶記唐家丙子年

舟往堯峰遇雨

類彙卷十

橫塘渡口北風起橫山濛濛水雲裏老夫鼓柁西  
南游急雨隨風打船尾春鉏插喙栖沙汀蜻蛉接  
翅飛從橫風頭潑墨雨脚白阿香隱隱將車行柁  
樓濁浪大如許停船暫纜前邨樹獨有漁師不畏  
風張颿曳網湖中去

初置山莊三首

問舍山溪處蕭然一徑斜庭陰叢苦竹牆角蔓圓  
瓜壞棟惟生蠹荒畦每聚黿耕漁俱在眼眞作壑  
人家

蟲絲冉冉習秋槐室有煙煤徑有落傘得好山當

四面不妨牽帥老夫來

縛帚旋除窳網淨插籬每護藥苗新老夫到老不曉事能幾何時作主人

和范鵞公韻

臞儒亦復好樓居每日支頤爽氣餘詩酒久無驅使分祇判蹤迹溷樵漁

吼山莊二首

水北山南地漁樵竝結鄰歲時仍漢臘風土是堯民怪石沿侵面長松薜褰身不因邨舍僻何以謝

類彙卷十

二

茅茨傍墓田見者或疑僊身在人間世家依小有天斷雲科果樹燒葉試松泉猶恨歸來晚行歌是暮年

登妙高峰卽堯峰絕頂

經年杜門習次惡小著芒屨試雙腳偃松半瓦蒼蘚擁危石將崩壽藤絡蛇谿鳥道何盤盤剛風吹人毛骨寒峭崖疑逢雷鬼劈黑洞或有龍公蟠太湖一枯水洞庭兩拳石遙望中原大如席九州之外要九州登此始知天地迥稽古帝堯安在哉勳德不滿巢由哈吾曹失意且行樂慎勿三歎浮雲

西北來

鷺公與筠兒步月有作率爾繼之

微微月上層松頂習習風生遠岫閒夜色許佳猶易辨料應欠女兩人閑

筠兒料理莊居未竟以二絕句示之

兩架三間屋經營乃爾遲不逢王錄事愁絕草堂

茅舍偏宜僻籬門漸覺幽露桃與龍竹應待小詩求

料理蘊單因置几硯於齋中

類彙卷十

三

掃除一室作行窩挈腳科頭樂事多盆竹數竿微菴藹硯山三寸小陂陀談玄稍稍揮如意娛疾時時藉養和媮得少閑差似可不憂歲月易蹉跎

上官有行縣查予名號者究其事則風馬牛

也戲賦二絕

長官飛檄忝荒邨誰沸青山與白雲謝客弃官堪併案不妨法吏用澹文

曾浣蓬萊侍從班十年姓氏墮塵寰而今別授山人號管領堯峰一抹山

九月八日漫興

山中楓白繞茅茨邨北邨南屣步通生也有涯  
自得歲云將暮復何之逢迎風口酌新候揆俗壺  
觴慙故知雞白蟹黃滋味美不須鹽豉煮蓴絲

咏山字韻二首

掉首寒泉乳石閒輒紅香外暫嫌閑此身坐老癡  
猶絕不愛功名只愛山

席門蓬戶只三閒塊石支牀午寢閑少不如人今  
老矣技量惟合臥溪山

游鍊虎邨中女真院四首

冷冷飛瀑繞瓊階丹頂僊禽啄碧苔無數桃華齊

類案卷十

四

著子三千年賺歲星來

蘸水朱扉盡日關藥鑪拋在亂雲閒衰中自有安

期棗煮得胡麻也是閑

女冠有辟穀  
喫棗者故云

身緣酌酒嬌諸眞流落人間已一塵縱使年年守

都廂也應同是謫僊人

桃筍箋膩彩毫輕欲爲飛瓊敘故情一曲遊僊知

愛否不妨繼作步虛聲

游姑蘇臺臺之左一僧廬焉

吳王在時高築臺吳娃一笑相隨來粉黛撲面  
拭口共唱吳歎舞坐手吳王一去臺已傾酒城

巷空從橫土等法露侵官道胡蝶紛紛抱琴老千  
年社酒澆鳴吞鼓聲不到夫塋祠君不見臺前盡  
屬民家地漸有山僧規作寺

由小赤壁過鳳皇池復登山至洗心泉

偶穿微徑出更繞亂泉行磽礧盤紆欹潺湲曲折  
聲硯材饒子石

山中石  
可爲硯

藥草富青精願逐高翔鳳

翻然揭太清

遲張六子不至二首

山石頗詰曲澗芳復蒙茸意行不知處定落蒼耳

中

類案卷十

五

半嶺亂雲濃下界斜陽晦不見同游人青山愁獨

對

贈鳳巢及禪師

結果層石上絕似鳥窩禪每撒縣崖手頻坐入室  
拳熟收檐角豆清淪淵心泉若問誅茅日迢迢不

記年

贈熙書記焦龜則其所命精舍名也

寄止堯山麓悠然與世忘鐘分鄰院火盞乞近邨

植松徑煙凝晚蕉龕雨送涼攢肩吾不敢杖屨小

徜徉



咏蕉

蕭然彌勒龕而此數叢碧清陰午餘生寒也露中  
擴翳翳礙幽徑披披藉孤石聲聞諒已忘寧嫌疏  
雨滴

自和山字韻二首

久矣浮沈建禮間笑渠末路始求閑小樓開作西  
南向定爲移文怕北山  
筆牀茶竈往來閒著述欣逢歲月閑未便置身丘  
壑了祇緣書自要名山

咏木瓜

類集卷十

木瓜

木瓜纍纍不可食霜前顏色陵輕寒黃甘陸吉方  
用事誰家藉女飭几盤偶然充作幽人供硯屏書  
卷常相共憶曾采入風詩中寄語兒曹莫嘲弄俗  
誇木瓜之  
謠故及之

雨中

前嶺雲已過後嶺雲相續北風吹雨來颯颯灑叢  
竹試聽竹難噉噉聲苦於哭

襟詩五首

淒淒颯颯雨兼風松障雲屏衛病翁不問牀頭闌  
牛螳一秋割據睡鄉中

田間蝗蝻最紛紛幸安閑守白雲  
帝力老夫一飯敢忘君

鬢毛老去渾嫌短肺病秋來稍覺蘇未至妨人作  
樂否堆盤湖蟹配松鱸

老柳枯荷覆綠池夕陽淡處望多時此心已是忘  
機了只恐沙鷗未備知

芳草軟支櫻竹杖綠蘋穩貼木蘭舟舟天教此樂偏  
敦我不作山行卽水游

連陰

今日少天氣連陰欲破旬鴉姑呼雨急極易受霜

類集卷十

七

新松塵宐頻捉柴車嬾更巾拍浮無不可判此倦  
游身

閑行四首

門前山色迴蒼蒼松鼠成陰躡躑芳欲索解人那  
可得自支桃竹立斜陽

飯罷欣然捫腹行午煙纔斷晚嵐生莫欺老眼眈  
昏甚每到看山倍覺明

褐裘布帽自由身不羨東粵輭土塵麟閣縱然多  
隙地幾曾盡箇杖藜人

寥落荒谿接故臺藤輿竹杖日裴回市無鹽酪邨

無酒不愛看山不到來

予爲諸生時嘗與方玄黃君相識今幾三十年矣昨忽以兩絕句見示獎許過當謹和

原韻寄上

敢與巢由作等倫偶然乞得未衰身  
瓜疇穀壟隨時了保社中間一細民  
絕少風流傳異日每多吟眺入新詩  
城中好事能來否恰直持螯斫鱸時

吼山中雲二首

皺於波穀澹於煙一片亭亭遠岫邊  
不信剛從膚

類彙卷十

八

寸合少焉便障夕陽天

遙逐龍公上下馳怪渠猶自作霖  
遲虛空都被糊塗了只在紛紛出岫時

鈍翁前後類彙卷十終

康熙甲寅冬十月

同里周靖  
休寧汪繩武  
校字

鈍翁前後類彙卷十一目錄

堯山樸吼二

自胡巷入蕉龕

山邨觀桃萼

籬邊種樸攀樹

皆山閣

戲贈道者

再贈

乏酒

僧熙喜作詩偶至予皆山閣以一絕示之

類彙卷十一目錄

十一

予每蔬食因歷敘山邨所有蔬菜作歌

閑游

後南山有虎行

田家行

書所見

縱筆三首

擬登堯峰會雨不果

書所見

小雨

獨坐草堂欣然有得賦此

邨路

比屋

幽居

飲酒作

小隱

稻熟

草堂

卜壽藏於先大夫墓左

戲遣二首

看梅襍詩六首

類彙卷十一目錄

邨居十六首 并序

鈍翁前後類彙卷十一目錄

鈍翁前後類彙卷十一

詩彙十一

堯山襍咏二

自胡巷入焦龕

西山山色如環連堯峰一角尤攬天山中松石秀  
而壁山下李梅幽更妍數家墟落近相接後通曲  
港前平田出檐高支賣酒望繞岸競尾鬣泥船老  
夫卜築山之麓不置廈屋惟卑椽穿渠稍決旁舍  
溜種竹但引西家鞭朝來解后風日美山紅澗碧  
供攀緣歛聲直排煙霧起快步欲闢蟻穴先偶遭  
鄰父泥小飲亦訪社衲談旨禪幅巾行滕絕可喜  
路人不識疑爲僊人生忽忽如寄耳底要不朽坐  
千年不如乞此把茅地陶邨鄭谷師前賢

山邨觀桃萼

歸來三見換春萼淡覺吾生漸有涯名宦平平嗟  
誤計文章草草媿專家窮愁未辦浮家權老健寧  
煩下澤車邨社酒醺風景麗且攬醉步訪桃萼

籬邊種襍萼樹

移植纔三尺何時始作林土髮空細雨候煥藉輕  
陰著藥常嫌晚行根特取淡鄰兒多薄劣翦伐莫  
相侵

皆山閣

竟日不出戶馮高興自長谿山供畫本煙霏潤琴  
牀藥草亨爲饌松肪熟作香兒童報奇事鄰翁欲  
扣牆

戲贈道者

門前竹石承飛流與世略如風馬牛茯苓作湯芝  
作脯松醪一醉三千秋飄須純黑顏微紅時時采  
藥登高峰今年別我泰山去定緣天子將東封  
再贈

清都故有名浪迹到江城頌倩山君守符令社鬼

類彙卷十一

二

驚穉冠三寸小羽斃數銖輕聞說游諸嶽飛行不  
計程

乏酒

嫋嫋竹君穿短徑亭亭石丈僂蒼苔淡山文舊俱  
無恙惟欠尊前麴秀才

僧熙喜作詩偶至予皆山閣以一絕示之

白雲蒼靄優長檻縹緲細枝繚短楹滿眼是詩君  
會否從來仗境不孤生

予每蔬食因歷敘山邨所有蔬菜作歌

窮鄉滋味殊不窮邇來自牽山庖豐饌魚散生情

菴裏薺龍逸出轡須中楮根逢雷蒸紫莖青苗  
雨播芳叢芋魁兼斤頗紅潤蘆葍徑尺充肥瘠白  
菰如豚瓠類鴨鴨試評其美將無同爛蒸何妨著鹽  
酪作糝未要加薑蔥老夫一飽捫此腹欣然徐步  
邨西東盤翫鵝鵝渠不羨竹爲黃雞白酒頰鄰翁

閑游

山靜水悠悠經行每小畱檐牙嘯布穀籬腳蔓牽  
牛澹澹城煙直濛濛社雨收誰言少天氣禩事正  
堪脩

後南山有虎行

今年春虎至竟  
峰久而未去

類彙卷十一

王

有虎有虎南山南爪牙鉅利須鬚髮妖狐偃鬼受  
役使據岳雄視何耽耽茶生旗槍竹擗筍邨人采  
斲相牽引嘯聲一振爭卻奔恐委疲軀膏虎吻安  
得津箭施長弓盡殺子母機檻中坐令茶筍利三  
倍酣酒擊豚娛社公

田家行

前年雨霖憂漂沒屋塌籬傾負到骨去年偏地飛  
螽蟥了卻官租賦糠覈恰喜今年麥麥新絕無疫  
癘與災迤田家方疎雞豚社又報前年虎噬人

書所見

絕憐春澹池更羨日舒長谿畔橫青幟籬陰露茜  
棠賣餚頻弛擔采蘭每盈筐又是祈蠶日鄰翁社  
事忙

縱筆三首

春風乍暄春晝長不游醉鄉即睡鄉任渠誘我已  
倦去鼻息雷鳴投石牀

自謂神清氣復清劃然一歛長風生松顛往往有  
倦者得毋笑我嬰兒聲

六書未講聲與形但將俗筆臨黃庭自分胸中無  
一字如何敢錄良常銘

類豪卷十一

四

擬登堯峰會雨不果

淙淙澗中流淅淅檐下溜桃萼開及句水至毋乃  
後一雨霑榮麥郵鄰共拊手老夫數獨寒出游每  
不偶鷓鴣來阻行號聲似苦口小飲破餘寒兀坐  
消清晝海棠不暇惜幸有明日雨當止好  
辦肩輿否

書所見

已見詔書蠲舊負又聞奏劄緩新征家家擊鼓賽  
蠶麥不識長官何姓名

小雨

小雨止還作殘夢落更飛地偏鹽酪畧土賦蓬蔞  
肥樹杪鳩鳴急邨中客到稀幽栖差自適一本注  
雙扉

獨坐草堂欣然有得賦此

曲折籬爲徑周遭石壘牆蜨身斑似繡禽占脆於  
簑敝柳偏饒態殘夢更送香中庭落陸穩小坐到  
斜陽

邨路

邨路三叉樛茅檐數尺低蒲岡纔上架護草已掀  
泥岡坑翅平地泉聲落廢隄病餘無一事隨意策

類豪卷十一

五

枯槩

比屋

比屋是農家桑榆數里斜歲功占社日雨候卜朝  
霞伐竹緣編前瀦泉爲漚麻齊民書未熟老去發  
長鑒

幽居

黃鳥爲誰鳴幽居愜樂情舜等優徑落禹非繞階  
平老至遭人賤書成被俗輕自慙稀識字猶頗講  
形聲

崑山吳修齡有書糾予類稿稿字爲謬且謂

同夢夢者死也類稿者類死也未審其說然否  
故未句及之

飲酒作

東家掘芋魁西家斫山藥叩門相餽遺俾我助  
酌入糝臠且聒戒勿下鹽酪牀頭十月白吳下邳酒名  
其味差薄濁醪配嘉蔬竹羨屠門嚼脍哉無好  
事兩手自醅酢一榼復一榼狂歡殢然作暫回衰  
病顏牢捉敲斜脚積苦心血枯今宵睡應著

小隱

阮述聊將小隱同堯峰側畔卽牆東繫心託寄煙

類彙卷十一

六

雲外習氣銷磨卷帙中漸廢歌緣老疾久疏絲  
竹爲期功予二年之中凡遇期服一大小功各二故文都是山王比  
歎息無人記此翁

稻熟

恰直西風稻熟天肥雞新燒巨螯鮮長官又罷銷  
圩冊最好吳人快活年

草堂

草堂主人久不出屣步堂前幽興賒豆棚籠翠偏  
生莢桂樹團陰初著萼繞徑胡蟲每下上舜巢社  
燕紛譁譁暮年杜門吾事了敢復嫵女東西家

上壽藏於先大夫墓左

先子不可作思從地下游風清松謖謖澗曲水悠  
悠未斷棺三寸先營土一杯彭殤俱逆旅久識此  
生浮

戲遣二首

閑居何以養衰疲麥作饅餽菜作糜若待 賜金  
供會飲百年未有乞身時  
苦茅架竹最艱難三尺低檐一尺欄儘著墊巾猶  
有礙可能容女切雲冠

看梅蝶詩六首

類彙卷十一

七

踰偏疏蹊逐亂泉不知何似滿橋邊一枝冷澹斜  
陽外合與臞儒共得僊  
隱隱橫斜繚月明綃衣綽約玉肌清風情的在羣  
芳上肯逐山礬技弟兄  
杈柯老幹上莓苔萼信風從雪後來擬挈鄰翁相  
就飲安排且放五分開  
打瓦繖盆夜半聲幽人孤負愛萼情梅萼與雨何  
嫌怨願向東皇乞快晴  
刺眼蜂鸞嫵病翁未妨排日醉春風異時莫葬陶  
家側溝北細梅萬樹中

屏迹山邨是一奇斬新梅萼裏邨屏任渠親故曠  
疏闊不到等殘不合歸

邨居十六首 并序

予居胡巷頗久其地任堯峰之麓隨所見輒爲絕  
句皆實錄也以代竹枝辭可爾

風色微暄日影疏倉庚戴勝迭相呼數家桑柳坐  
垂接寫出兩風小撓圖

社酒甘酸社肉肥醉歸爭向道旁嬉一翁迂徑山  
邨下獨避前谿略約危

柴門半掩綠楊新門外呼聲聽未真出見兒郎謹

類彙卷十一

八

繞擔分明寒食賣餠人

水痕高與柳齊齊婦晨呼鷓鴣夜呢昨雨不逢雌

甲子恩恩修壩築新隄

家家門戶燕泥新恰直頭蠶上簇晨滿樹緋桃懸

落盡棟簷榆莢占殘春

疊嶂回崖數里環松林櫟隴夕陽閒居人分住雲

南北不是樵蘇不往還

一拐扶身兩臂星紙標略畫卦中形邨人不識義

文課競指渠儂打瓦靈

誰家小婦出邨行紅綠衫襦倍覺明信手墜簪隨

意插百般嬌詭可憐生

巉岈怪石臥雲煙次第堪將甲乙鐫贏得太湖爲

下寨一邨邪許每誰然向以太湖石鐫得今則俱尚堯峰矣

終年開館鬧比鄰握躡邨儒據案煩纔識租牛券

中字也將詩句苦撩人

石繡泉香洞壑幽曾無閑客此閑游松陰月曉雀

聲急或有僊人來上頭

谿雨濛濛谿水急蓼萼荻萼少顏色壁航一葉向

谿橫白鷺飛來篙尾立

屋脚寒蔬帶雨香不妨采擷作羹嘗出泥來服專

類彙卷十一

九

車大闌路蕪菁過却長

雪飛密密復疏疏坳凸高低一例鋪天與雲山都

不辨直疑身世在冰壺

田家餽歲徧比鄰節物雖微意倍真糗餌粉養殊

賦輒烏菱白芋各鮮新

有舟可釣有車巾比歲栖遲未莫瀕不必苦將名

氏換往來物色斷無人

鈍翁前後類彙卷十一終

康熙乙卯春三月 同里周 靖 校字  
休寧汪繩武

類彙卷十一

鈍翁前後類彙卷十二上目錄

堯山襟吼三

重葺山莊作

過蕉龕

再過女真院

谿上

梅萼與桃李並開有感二首

邨口看桃萼

邨居襟興六首

與宗人昭茲游蘇臺因作蘇臺曲五首求和

類彙卷十二上目錄

之

歸田

寶雲泉

過廢冢

醉後自和放歌行韻

出游

對酒二首

晚涼

穀兒昨日

秋夜



晚望

柴場邨二首

遇偷兒盡懷室中所有一笑賦此

與族子家楨游堯峰二首

皆山閣晚眺

期與昭玆出游近邨會風雨不果二首

督墳丁芟松下草

草堂偶成三首

恬養二首

皆山閣夜坐寄懷聖禪師

類彙卷十二上目錄

張六子不食蟹詩以戲之

山中藥盡而病未已悵然賦此

風雨二首

雨後微寒因過鄰曲有作

七年前與日緝公勇貽上周量相集京師如

豐臺西河沿皆偕諸子所習游者也病中

追賦二絕

屢得王十一書賦此答

謫僊歌

山中襍興四首

客至

病中蒙元禮見訪堯峰且示詩藁一編賦此

奉贈

與元禮六子步至山腳二首

病起

夜雨

泛谿二首

家人具精粢有感二首

招鄰舍共飲

朱翁子藏書廟并序

類彙卷十二上目錄

讀書臺二首

露坐

兩不如篇

雲

訖翁前後類彙卷十二上目錄終

鈍翁前後類集卷十二上

詩集十二

堯山襍咏三

重葺山莊作

竹屋茅檐亦快哉  
中間位置出新裁  
結籬欲限鄰雞入  
甃徑愁妨好客來  
旋瀝石泉供茗飲  
豫培桐樹作琴材  
暮年自笑忙如許  
一半童心未肯灰

過蕉龕

禪栖岑宋倪林丘  
高挂匡幃政好休  
移得蕉琴侵徑長  
洗殘菜葉繞谿流  
衰迂我作群巢燕  
精進君參露地牛  
望望刹竿知不遠  
縱無新社亦來游

類集卷十二上

一

再過女真院

側對青山面綠谿  
七星幡繡畫橋西  
桃萼依舊千樹句  
引劉郎不遣迷

谿上

故交無復款柴荆  
冷落基園與酒鎗  
昨夜雨過谿水漲  
一羣鷗鳥獨尋盟

梅萼與桃李並開有感二首

忽忽又過禁煙晨  
枝北依然點綴春  
物論競趨紅紫豔  
此萼眞箇作陳人

一枝冷澹映斜陽  
欲與絲絲並鬪香  
桃李不言誰

解笑都忘渠是丈人行

邨口看桃萼

山中十日九苦雨  
黃鸝無聲綠鳩語  
鉤簾忽見亂山晴  
整頓匡幃蹋屐去  
楊柳橋西谿水長  
吹萼風起水生香  
欲知前面萼多少  
一簇紅雲擁夕陽

邨居襍興六首

虛名逐宦游  
俳語耽文賦  
負負無可言  
儒冠解相

誤

堯山幾疊屏  
秀色如五老  
中有虎肩人  
僊曹屢書

考

類集卷十二上

二

瀉酒鴨頭杓  
焚香鶴尾鑪  
相依幾耐久  
勝女故交

無

苦賣造畢羅  
槐芽下冷淘  
傻傻五經腹  
久矣謝腥

臊

穿籬鉏藥草  
縛竹引丹泉  
底要梯僊國  
山居卽洞

天

肉芝肥似掌  
石髓美如漿  
自分僊緣熟  
今年定得

嘗

與宗人昭茲游蘇臺  
因作蘇臺曲五首求和

之

儂住蘇臺勿門前種楊柳垂縷復垂條解綰春風  
否

曲徑餘香盡層臺故址夸居人團社火惟賽子胥  
祠

自載西施去空山不復春至今臺下女羞效館娃  
顰

樹古颺穿穴榛溪雀作窠咎年歌舞地無邯鄲宮  
多

莫唱蘇臺曲蘇臺幾許愁荒筇凝露曉樹葉墜風  
秋

歸田

類彙卷十二上

三

試將朝市拔林泉得失分明莫悵然吏牒何如書  
繞架官衫未勝褐裘絲緩攤侍立當胥史榆莢飛  
來算俸錢若使宦游身優老也應追悔不歸田

寶雲泉

印滴懸崖俛蔭松每生雲氣接諸峰一泓淥淨無  
三尺誰信中間有伏龍

過廢冢

露露歌成閱幾時前塵昨寢足齋香草生已沒牛  
眠地松老都芟雀蹋枝零落百年泉下骨摧殘三

尺道旁碑紙錢麥飯俱無分不審流傳姓氏誰

醉後自和放歌行韻

雨聲浙浙風颼颼杜門隱几生煩憂兒曹忝報杏  
顰發對顰不飲顰亦愁古云濁醪有妙理又聞醉  
鄉風土如畏壘一尊自壽兼屬君喚作酒狂吾不  
悔吾不願驅車直上黃金臺亦不願泛舟入海尊  
遂來但願顰前置酒三百斛徑拉酒徒相往來

出游

布襪青鞵策最良不嬉里社卽邯鄲莊無昏嫁終  
年累似有山林一日長減去藥囊知老健句除酒

類彙卷十二上

四

戶爲醒狂醺醺勺藥春無恙且與游蠶巧闔忙

對酒二首

泡影由來是此身可堪重蹋輓紅塵上書羞學晏  
男子對酒愛呼中聖人落到醺醺春去盡嘯殘鷄  
鷄雨來頻不妨攬入雞豚社暫作耕田鑿井民  
莫向尊前話咎游不成歡笑只應愁宦途尼似黃  
楊閨年鬢衰如白草秋察舊姓名疏易忘貴人書  
札嬾難修惟逢漉酒持螯日豈比時賢勝一籌

晚涼

足跣頭科萬事空羲皇以上略相同礎根漸潤先

占雨雲腳纔生欲釀風白蛺蝶栖芳草畔紅蜻蛉  
戲薄夢中晚涼滋味能專享莫怪吳兒忘此翁

殺兒晬日

我生固多難頗受憂患壓飄零竟何之辟若風中  
葉壯歲違同衾井曰莫能攝暮年失主器每懼烝  
嘗闕幸有兩少男秀眉玉兩頰須屢爭嬉覓棗  
各夸捷庶幾君子澤奕世猶未竭紫巖塗女凶桃  
鸞鵲女驕比來門戶衰需女光舊閨虎兒雄顧盼  
驥子快馳突印希巖廊人勅業攀鱗甲俛羞田舍  
兒生理數鵝鴨軍中忝檄書殿上給筆札不然三  
千嶺草向金閨謁謹勿效郎罷蹉跎生白髮荷鏡  
空山中但訪黃獨掘

秋夜

蕭蕭涼候至新雨閒新晴月作彎弓側河當射角  
明水螢光不定林鳥意多驚行坐貪清夜中單漸  
覺輕

晚望

握手從容步履遲夕陽影裏望移時峰攢怪怪奇  
奇石松偃高高下下枝禪悅幸逢鄰衲印名銜羞  
遣壁人知明朝準踐登臨約澗碧山紅恰及期

柴場邨二首

樵徑緣山麓人煙面夕陽覆檐茅代瓦度水木爲  
梁架上豆粿紫牆隅林實黃卜居當世世最優守  
農桑  
莫訝嬉游急吾生固有涯帶雲頻斫石遇雨恰移  
粿聚落三家少櫟松數里斜鄰僧同款語歸路接  
栖鴉

遇儵兒盡攘室中所有一笑賦此

客星或可歷災年一室蕭蕭莫悵然視盜竈持桑  
作七送窮羞結柳爲船餘貴尚辦轅羹釜長物惟

類彙卷十二上

木

存覆坐氈

二句皆實事

豆飯芋魁今奉足匹如元是業

耕田

與族子家楨游堯峰二首

綠白紫青誠曠絕跳珠漱玉每鏗然意行失路餘  
徇裏賴有山僧導我前  
纏翻去鳥穿煙翠攫攫驚麋竄草萊澗水縈回山  
合還每逢佳處小裴回

皆山閣晚眺

小雨初殘後清秋欲盡時草根蒼語急天末鴈飛  
遲霜樹老逾豔雲峰寒更奇悠然會心處往往獨

支頤

期與昭茲出游近邨會風雨不果二首

冬僅三日

是時距立

數里松筠刺空碧千章楓曰著霜明暮年十事九敗意恰欲杖藜風雨生

剛儲游具作閑游底事天公苦見離句我一晴何不可忍將風雨破除秋

督填丁芟松下草

穉松千本僅生枝力課滋培敢遲遲三歎老夫今老矣成陰假益見無時

草堂偶成三首

類彙卷十二上

七

積水穿活徑橫林對草堂綠蕉偏耐雨烏曰故宏霜默坐常縣拂精思別置牀閑中有忙事試茗撥殘香

數拚疏籬市三間小築寬藥欄扶鬼曰

即玉芝也土竈

養神丹喜蠟登山展慵彈挂壁冠勿嫌貧復病勝覺此心安

差科方搜搜燧火憂悠悠有地堪薶骨無天可寄愁桑榆身事晚楓柳物華秋何限行吟景湘紫惜

未收

予已卜壽藏故有第三句

晤美二首

美標然榮半魁萊服著為之不入鹽醋其法自東坡始也

自向溪山理食經不須苦羨五侯鯖小翁家釀厚如酪爛煮畦蔬晤似飴

澹泊中間意味長也知火候要端詳書生例是酸寒甚乞與晤美一點膏

皆山間夜坐寄懷聖禪師

燭等成燼篆煙微枯坐藤牀擁褐衣世態慣看翻手易塵勞淡覺到頭非杜門憔悴蝸黏壁涉境憂危烏觸機賴有城東香火社益囊糗帑合歸依

張六子不食蟹詩以戲之

類彙卷十二上

八

壁兔肥可羹江鱸鮮可斫更取蟹譜觀相勸烹郭索千邨罷亞如雲屯昨日輸芒朝海神試評尖團誰最美二者風味皆可人小著薑醯計非左俛視魚蝦殊瑣瑣噉君不食意若何食指必搖顚必朶赤玉之盤黃金脂酒酣奚但將螯持君不見過江僧父非書簾僅得彭其貯空腹

山中藥盡而病未已悵然賦此

黃葉如衰面清霜映短額三彭殽易制二豎固難殓宋宋收芸帙淡淡下荻簾漫苓都不屬太息與貧兼

風雨二首

濛濛小雨逐風斜，倍遣幽人惜物華。  
悶默病蟬常抱葉，伶俜孤蝶欲尋芳。  
輕黃草變離根色，嫩綠苔凝壁罅芽。  
何事最關情緒切，數宵無月挂檐牙。  
歎息堂堂歲月移，況逢風雨復淒淒。  
其無情木葉，解薄多事蓬蒿枝。  
敗籬累減故應多，柏子興闌先取次。  
知

雨後微寒因過鄰曲有作

漸倒荒籬菊初開，比舍春蠶蠅俱削迹。  
遙想小窗

類彙卷十二上

九

蹤亂灤分千派奇，雲斂數峰鄰翁疏闕甚。  
一笑暫過從

七年前與曰緝公，勇貽上周量相集京師如

豐臺西河沿皆借諸子所習游者也，病中

追賦二絕

勾藥陂前賣酒家，會聯車騎醉春華。  
誰知老向空

山裏猶癡豐臺十里勢

病懷衰骨兩支吾，記得年時臥酒廬。  
借問河邊拔

廢柳也應顛，類似人無

屢得王十一書賦此寄答

久矣孤蹤與俗妨，敢煩簡札問行藏。  
新篘酒熟聊長醉，舊讀書殘已健忘。  
泉石清妍供棗几，煙霞璀璨溢巾箱。  
吳儂勝事君知否，手植茶梅漸漸長。

謫僊歌

有僊衛我足安用，棄霍軒有飯果我腹。  
安用烹熊蹯，費人作計何太淺。  
歲暮日斜悔應晚，豐碑突兀祕器參。  
相逢奚暇歌招輓，鈍翁於此殊達觀。  
未年五十投其冠，山蟻水鳥互馴狎。  
谿友園公頻往還，但指枯藤穩晚步。  
或采嬾蕨充朝餐，亦不知烹鍊伏火鎔金丹。  
亦不知沐浴夢池吞玉泉，春夢開時

類彙卷十二上

十

秋月上茶甌，某局常欣然。俗腸輕薄，凡眼肉若箇。  
識有斯人賢，一朝徑囑采雲去。然後誰呼是謫僊。

山中樸典四首

月暈風欲起，雲斑霜旋濃。五行書未熟，占候問邨

農

雞寒每上距，牛怒輒礪角。一物一性情，閑中試商

略

葉落先萎黃，萍枯先黧紫。衰至固有端，人生亦爾

爾

蝦能幻蜻蛉，蝨亦蛻胡蝶。問君孰尸之，變化爾許

捷

客至

讀書舌本乾澆藥體中倦一鑑一棊几聊自弄筆  
視門前無足音宋莫亦所患輕舟柳陰來知不遺  
老賤出肅具冠履聚闕忝羈巾朝來鶴楂楂客至  
果適願墟落距市遠盤餐犴難辦小翦園中蔬爲  
君具麤饌

病中蒙元禮見訪堯峰且示詩彙一編賦此

奉贈

判無佳客款柴關嵇阮風流寢想閒只擬曳裾游

類彙卷十二上

主

上國敢期問字到空山短檠聊與支良夜妙語真  
堪發病顏慙媿幽栖多簡略梧盤草草暫相扳元禮

自中州歸今將再往故有第三句

與元禮六子步至山腳二首

不煩桃杏逐芳菲霜後橫林又一奇二李關荆邯

辦此儼然摩詰畫中詩

輕紅黠紫亦佳哉處處如將錦纈裁若引悲秋爲

故事此中不合有悲來

病起

向道逾數年庶幾嗜欲寡比來少眠食病骨不盈

把巫言星限凶醫謂客邪舍刀圭力固緩禱祀策  
尤下是身等浮雲離合悉爲假不如先自治要使  
安心捨形神俱冥忘哀樂兩豁治久之漸有得生  
意尚苟且縱令凋蒲柳卒未先狗馬餘齡頗自慶  
願學支離者

夜雨

宋宋守山邨幽懷莫更論防媮牢設棘畏虎蚤關  
門時傳有虎警樹繞風聲厲檐闕月影昏夜闌判不寐  
敲枕聽飜盆

泛谿二首

類彙卷十二上

主

數里水縈轉景物乃爾清綠蒲開紅蓼點綴谿流  
明漁人往市魚柳外一艇橫須臾得酒還隱隱櫂  
歌聲

歌聲

谿痕不盈尺淥淨蹙可涉中有鸛鳴馴飛飛逐輕

楫淒風卷岸來葉落枯葦折彌望蕎麥粦沿流獨

如雪

家人具精藥有感二首

炊微香秬白似霜家人先餽老饕嘗五經貯腹元

無用未若捐除作飯囊

偶將輓飯沃話羹舌本甘芳鼻觀清但使明年身



未死餘生決計委躬耕

招鄰舍共飲

手卓綠玉杖頭敲白接離小立方待君君也來何  
遲孤蟾如鏡明屋角黃粲如栢覆籬落此夕政可  
談風月佐以一醉殊不惡君不見老夫行年五十  
一慙慙一萬八千三百日就令百歲已逾半何況  
期頤之齡不可必獨醒儻復如靈均粲神月妹笑  
倒人盤盛藪蔬釘梨栗如此飲具差率真老人苦  
語何諄諄君試聽之姑勿瞋對酒須傾無算爵杜  
門須愛不背身

朱翁子藏書廟

并序

俗傳買臣妻投水死與漢書小異今此地有朱氏  
自言爲買臣後按買臣子山拊官至右扶風豈卽  
故妻所出邪抑非也朱氏亦無知之者矣又有讀  
書臺在穹窿之麓距廟可二里

讀書率屬承平時能說春秋言楚辭嚴徐枚馬略  
相等何意聯翩白玉墀向來落魄巖谷東屬晉  
鑠取書讀閨中少婦不知我任采靡蕪春草綠丈  
夫變化搏長風不用爲蛇用則龍金章紫綬成底  
物徑須圖畫甘泉宮此公讀書爲何事但作區區

衣繡計驚忝俗吏驕故妻五十之年直兒戲

讀書臺二首

山中習氣未全除便逐嚴徐廟殿廬一語能令英  
主喜不知所讀定何書  
任渠兒女笑迂儒束擔朝朝挾故書未必年來無  
此客何人物色到樵漁

露坐

蟋蟀初鳴熠燿飛與君露坐啓柴扉月天子朗風  
嫵靜斗覺微涼透袷衣

兩不如篇

我不如王儀曹愛驅煙墨追風騷我不如梁侍御  
徧參耆宿啗蔬茹 詔恩休沐一事無相攜不待  
折簡呼金魚池上鶯囀蚤共握蒲葵藉芳草慈仁  
寺中彎雙酒酣覆盡白玉舟自慙不作一錢直  
惟有談諧略相及聯鑣接茵能幾時歸來又荷田  
閒笠伯勞燕子西復東青春堂堂如轉蓬中原二  
子無消息獨立斜陽數去鴻

雲

遠隨風脚去駿駿似向中天欲作霖畢竟被風驅  
遣狂莫言出岫是無心



鈍翁前後類彙卷十二上終

康熙乙卯冬十二月

同里周 靖  
休寧汪繩武 校字

類彙卷十二上

圭

鈍翁前後類彙卷十二下目錄

堯山襍咏四

江上

春晴出游

遣意

漫興四首

題僧迎母詩冊三首

徐步

予以家事屬兩妾且作治命數百言示之感

而賦此

類彙卷十二下目錄

十

春晚

東軒遣興

雨

述山居襍事二首

送春

畱客

臥病山中蒙愚山先生見投茶箋佳咏王貽

上梅耦長兩君子皆已屬和諷咏之餘足

當七發未能綴條六寄三首

溽暑

歷數

甫草自言讀書灌園之樂因次前韻寄三首

遣意二首

顧生有典見過山莊

次韻石門吳孟舉種菜四首

再賦種菜

孟舉和予種菜詩見寄因次前韻

松江吳六一丈出王子勤中所繪勻藥黃鸝

索題歪筆五絕句

出游諸邨往往抵暮始返

類彙卷十二下目錄

遙送甫草北上二首

期友人出游

聞甫草凶問予既爲位以哭明日作四絕句

寓哀

山中有懷甫草再輓一首

予自推祿命當壽止六十距此僅八年爾戲

以一詩紀之

山中游僊詞八首

客有規予入山者賦答二首

今宵

聞鄉人有惡予者爲之一笑且作口號自解

三首

鈍翁前後類彙卷十二下目錄終

類彙卷十二下目錄

三

鈍翁前後類彙卷十二下

詩彙十三

堯山樸叟四

江上

江上人家近草堂強扶衰病步斜陽晴波似鴨溪  
沈綠初柳如鵝淺澹黃谿友園公聊結社旗亭酒  
肆暫逢場年來世事語都盡不問靈氛亦不妨  
春晴出游

日澹雲輕旋作晴偶來山脚訪柴荆驚鷹倉卒衝  
人過吠犬回旋尾客行高下亂峰當戶繞零丁危  
行向谿橫蚤知一卷農書足悔不從前買犢耕

遺意

類彙卷十二下

一

上車不落爲著作何妨諸史東高閣解義兩行得  
中郎安用上第稱賢良從來窮達固有命三至九  
卿亦云幸老夫終歲守空山恥向長安求捷徑櫛  
皮作冠布作袍一聲清猷殊足豪功名聊付北窗  
臥意氣直竝南山高君不見此老月食不盡米四  
斗區區宦情復何有南史何胤傳吾年五十七月食不盡四斗米何容復有宦情

漫興四首

徧游里社與僧坊醉墨敲斜樸老蒼慎勿署衙前

進士比來誰重甲科郎

蒲柳先秋已覺殘嬾隨北轍走微官慈仁松樹香  
山雪畫作屏風枕上看

索居自分老山邨倉卒今逢客款門區處盤飧無  
異味桑蠶竹肉當雞豚

偶霑薄祿入風塵竟絆浮名阻隱淪萬事思量都  
是錯佗生莫見宰官身

題僧迎母詩冊三首

已結茅茨宋莫瀕偶然行乞爲思親梅檀雕爨元  
非佛堂上慈顏是化身

類彙卷十二下

二

爲送行舟獨悵然墓門丙舍住經年數行老淚坐  
坐滴風樹前頭熱紙錢  
紛紛車騎走風塵有母尸喪不暇親今日見師三  
歎息儒門何限絕裾人

徐步

凡箇邨童代短蓑偶然徐步畫橋西斜陽已是無  
多了惟有歸禽稱意嘯

予以家事屬兩妾且作治命數百言示之感

而賦此

薄宦無成負聖時餘生猶悔乞骸遲功名已讓

羣兒立門戶要須健婦持酒美易禁尊昨態藥靈  
難換鏡中絲不妨擗取閑身出昏嫁都忘自一奇

春晚

竹萌鮮嫵蕨芽肥漸覺窮愁解半闌日滄粲房開  
復歛風輕燕羽止還飛重尋故篋修統扇急理新  
機換袷衣鄰家偶然邀步從容直到夕陽歸

東軒遣興

谿長路復重軒騎絕過從久向空山裏全家占一  
峰瀑聲穿澗小等氣覆檐濃自分衰遲極爲農近  
亦慵

雨

類集卷十二下

三

高柳參差開古槐綠陰淡處鷓鴣哀東山一段雲  
如墨散作麻纖小雨來

述山居襟事二首

逸興老逾長終朝檢校忙與等經地界代笥設垣  
牆窗爲看山徹符因調水藏呼童理荒蕪淨訖旋  
移牀

小關蒿間徑寬編竹下藩東荆簣酒子貧粟飢雞  
孫等盡游蠶減林澹宿鳥誰本無駒騎到不是杜  
柴門

送春

憶昨微風拂輦塵幾番等信嬌人頻海棠欲笑尤  
嬌妬谿柳纔眠又欠伸立倚石欄寧厭久行穿籬  
援不論巡而今惆悵春歸也豆莢櫻桃另一新

留客

黃齏白飯午炊遲佳客淹留坐少時戲蛙翻翮排  
闥過鳴鳩馴熟映檐闌語闌復理言前義局罷重  
翻敗後碁歲月只須如此了任渠揮子笑翁癡

臥病山中蒙愚山先生見投茶箋佳吼之餘足  
上梅耦長兩君子皆已屬和諷吼之餘足

類集卷十二下

四

當七發未能趨候先寄三首

社後槍旗入籠新馮君少乞敬亭春比來消渴毋  
相訝身是江南水厄人

正屬朱櫻綠筍天好鑽槐火試松泉掉頭紗帽風  
流甚有著薑鹽一例煎

莫信諸儉比酪漿解清午癡書詩腸竹鑪石鉞晴  
雲盤不是幽人未合嘗

溽暑

溽暑連朝劇情悵殊未開無風烝苦霧不雨隱輕  
雷困頓支詩債艱難搯酒材鄰翁獨相念曳策肩

頻來謂張

歷數

歷數幽栖事依然習氣長種瓜僂蝥堙丸藥攘蠶糧舞愛等翻纈聲耽鳥弄簣自慙還自笑恰與道相妨

甫草自言讀書灌園之樂因次前韻寄三首

五湖迴浩淼龍物之所家吾子栖湖干風雨老屋斜沈酣六藝籍寧屑箋魚蝦門外好事誰惟聞雀聲譁

學道三十載時賢莫能名大則著爲書次之以詩

類彙卷十二下

五

鳴叩期古作者其風穆如清勿謂知我希庶埃後

聖生

桂以芳自伐象以齒焚身何如趣丘園竊比草土

臣谿毛薦高堂樂我天倫眞干祿亦奚爲卓哉養

志人

遣意二首

藥鑪丹竈冷於冰換骨神方未有徵獨羨淮南僊術就提攜雞犬亦飛昇

涼水初清木葉衰寥天一抹鴈飛來緋桃細李千  
千樹不遇春風不敢開

顧生有典見過山莊

養病荒江上索處毋乃迂延緣出葦間大半皆谿漁曉來聞剝啄良友就我廬身非龐德公顧遇諸葛徐驚喜兩俱有不暇問起居屢我所藏畫出我所著書一談兼一笑頓遣肺病除微嫌市門遠無物充齋廚何以佐小飲棗實桃梅諸旋煮盎中黍細剪籬閒蔬未敢殺能鳴此戒廿載餘儻能恕我貧樸被暮可舒

次韻石門吳孟舉種菜四首

相國何如園父尊天遠雲路不須捫空山大有娛人處但了殘書咬菜根

類彙卷十二下

六

細雨隨風整復斜矮黃嬾白屢生芽

爲蠹葉底藏牛別字瓜

籬腳霜莖肥可把架頭風蔓老堪捫斜陽行菜若

籬了大好讀書秋樹根

滿徑黃鸞翠葉斜

容蕭艾濫萌芽蔓菁蘆服蛄

再賦種菜

方畦數畝如碁局嘉蔬離離繞畦綠葵韭蔥釐蓼蘇薑以采以湘吾願足山中雨多土易滋今年不

憂榮饒時白魚糖蟹雖佳味恥情門生共議之

孟舉和予種菜詩見寄因次前韻

御筵供白大官局禁綺紅肥上尊綠書生曾厭天

廚珍歸絮吳酸心亦足廷今上大昏及元日賜

齊甲松芽雪後滋小摘正直晨炊時須臾下箸

已一飽行飯出門隨所之

松江吳六一丈出王子勤中所繪勻藥黃鸝

索題歪筆五絕句

山家臺榭向來寬何限名譽壓藥欄馮仗黃鸝關

如好有教容易落金丸

類彙卷十二下

七

朱朱白白兩參差臘許曉鶯占一枝從此梅鸞書

屋裏四時都作豔陽時六一家有梅鸞書屋即有公後君故居也

昨日樓鸞轉眼空斜陽隱隱見賓鴻誰知勸倒楓

凋後收拾餘春在卷中

揮毫恰遇賞心時愛寫脩翎與折枝記取風流似

摩詰畫中真有五言詩

步障回廊映綵霞不知紅豔發誰家鈍翁已分蓬

蒿老喜屢丹青見此鸞

出游諸邨往往抵暮始返

或升兜子或輕舸數里湖山有憚遙呼我不妨頻

應馬逢人何敢遽稱貓鸞綠愛向僧房乞酒熟欣

從里社招屈指餘生知有幾笑言聊復永今朝

遙送甫草北上二首

輕颿吵吵背冥鴻去泊枯蘆折葦中老病恐無相

見日爲君雙淚洒西風

京夢故舊比何如倩爾行人候起居身技嵇康今

更懶不會有與巨源書

期友人出游

短後長鑱了暮年敢辭拋盡買山錢菟絲吐子思

營窟鼠爲挖腸賴上天架上等身惟卷帙窗中過

眠足雲煙五湖一望無多地準擬鸞時刺釣船

聞甫草凶問予旣爲位以哭明日作四絕句

寓哀

從來才舉冠羣倫骨相誰知晚最屯太息東南風

土薄江湖不復有斯人

早復難招已逝魂祇畱書札數行存文情最與時

賢別敢惜麻衣慟復門

生別何如死別悲可堪宋莫屋重帷淚痕點點衰

翁血不爲窮文斷不坐

學識雖長命不長誰司造物迴茫茫有人解叩通

明殿願附青詞問玉皇

山中有懷甫草再輓一首

淡辰分手尚情牽況復音容便眇然著述未登文  
藝傳風流難覓孝廉船見規苦語曾銘帶投贈奇  
書屢絕編甫草嘗贈予山堂書知我者希今已矣  
紫桐真廢伯牙弦

予自推祿命當壽止六十距此僅八年雨戲

以一詩紀之

回思昏宦竟茫然但設重扉守數椽頭似嶺雲強  
半白身如隄柳再三眠淺芥後判衰病松芥肥  
**類彙卷十二下**  
時墮老涎已分彭殤皆逆旅不須頻算小行年

山中游僊詞八首

門前澗壑上虛空畫斷塵凡迴不通除是施符兼  
賣藥偶然身到市塵中  
茅屋三間不染塵松風蘿月獨相親空山不要閑  
錢使點得黃金別贈人  
黃精巨勝繞谿生服食多年骨漸輕只恐嫌疑干  
殺戒杞根如犬不教烹  
端坐繩牀理篆煙擬箋易卦未終篇柳格畫水兒  
嬉事弄置神通五百年

三寸葫蘆挂壁端中間絳雪是靈丹佗時白晝升  
騰去肯待虛空降玉棺

要插金貂侍玉宸暫從福地養閑身人閒宰相成  
何事卻誤盧郎隔兩塵

只種琪瓊采玉芝此身久矣遺三尸生年甲子都  
忘了略記義皇畫卦時

自是僊都降謫身偶來遊戲了前因牧豬牽犬皆  
容易怕作天邊守廟人

客有規予入山者賦荅二首

竟攜農具止山坳保社中間締暮文哀樂有情那  
**類彙卷十二下**

易免時方哭動名無福不妨拋園基舊執心慵記  
丹藥新方手健鈔沙徑華門殊宋莫判將玄白受  
人嘲

山中風味頗蕭然羞說先朝執戟年煙笠雨蓑  
窮活計藥鑪茶臼病神僊檐前只噪堯時日冒次

頻憂杞國天但使時清身老健此生甘共細民編

今宵

簪風號北牖快雪壓前檐病久詩材退狂多酒力  
添熱殘香獸小煨熟芋鴟鴞飽煩關心切今宵樂  
事兼

聞鄉人有惡予者爲之一笑且作口號自解

三首

頭方命薄衆相輕況復支離倦送迎何啻世人皆欲殺比來亦自厭餘生

但招鄰父狎邨童藥裏紋枰放浪中牽甚不須頻指摘楚齊相距馬牛風

捐書瘞硯五湖瀕敢附時賢作後塵枉殺兒曹知姓字老韓同傳也羞人

鈍翁前後類彙卷十二下終

類彙卷十二下

七

康熙丙辰春正月

同里周靖

休寧汪繩武校字

鈍翁前後類彙卷十三目錄

賦辭

枯樹賦并序

述哀賦并序

醜女賦

反招隱辭并序

鍾廣漢哀辭并序

族子處默哀辭并序

類彙卷十三目錄

鈍翁前後類彙卷十三目錄終



賦

枯樹賦 并序

有木蘭數本經春不華予見而傷焉遂援筆爲枯樹賦其詞曰

榆火啓節葭灰徙簡則有奇葩發藻珍木成叢高臨上苑徧出離宮色映胡姬之肆條綰王孫之聰莫不葳蕤蔽遠菴藹陵空至若石氏之園謝家之墅比嬖娼於東陽同搖落於漢渚乍疑就荒之徑復如半死之樹爾其始也香依玉砌影照璇池葉

類彙卷十三

一

漸摧而猶卷萼初發而未齊蜨爭豔兮頻舞鳥驚芳兮亂嘯於是狹邪麗質淡閨名姬洞開網戶竝卷羅帷攀長條而舒擘惜落英而斂眉旣而生意無幾枯株不揚霜非實而乍頽颺未滅而先傷豈屈晚之蘭忽逢萎絕而漢宮之桂乃見銷亡或低坐兮零雨或敝臥兮載陽沿隱隱兮凝綠茵亭亭兮吐黃況復離落森蕪荆扉蕭瑟踈踈落日之旁搖蕩長風之側樵人顧之而盤桓望老逢之而歎息嗟乎物無美而不毀時無芳而不淪旣修短兮恒換復榮枯兮遘分固天道之必至何一樹之足

云

述哀賦 并序

吾友吳子弘人旣喪錢夫人逾三時矣而哀尚未已予念其情之至爲作此賦以述哀命篇賦曰夫何淑質之連娟兮奄時命之不畱邇生年之綦淺兮詫逝日之獨修諒泉塗之匪遙兮顧欲返而無由伊託體於名閨兮稟女憲之格言羨女子之有行兮爰奉嬪於高賢職中帶以盤桓兮俱灑埽而周旋肇辛勤以造厥家兮佐夫子之不逮遭皇天之未悔禍兮羌中道而捐背眷戚姑之夢顛兮

類彙卷十三

二

痛孤穉之伶丁惟夫子之力學兮惜未覩其所成秋氣慟惻以中人兮又申之以嚴霜慙香草之易零兮反不若衆卉之勇英弃膏沐之麗飾兮倍綺縠之文章徹黼帳之華組兮塵繁機之流黃彤管紛以弛御兮珠翠押而在房月冷冷其下鑒兮風漣漣而驟飛牽縈帷之檐檐兮墜靈衣之披披設翫好於几筵兮象生平之極娛想聲容其猶未遠兮恍若靈之來舍嗟君子之多艱兮何倏喪此好仇念空閨之闕宋兮悵獨處而寡儔邁長夜之靡旦兮步櫺檻以銷憂瞻牽牛之獨耀兮聽鳴鴈之

匹游情觸緒其若絲兮淚文頤而欲流行次且以  
返室兮援雅琴於坐側奏黃鶴之遺響兮弦未調  
而中絕忽舍琴以倚徙兮感良會之永歇羅襦既  
以虛張兮蘭膏又灼而不輝閒繡思而就枕兮庶  
寢寐之相依數年歲之逍遙兮緬同穴以何時亂  
口宛彼修嫵美相羊兮作配之子歎未央兮胡然  
雄冥南輝光兮如彼文鴛失厥行兮遷化不反紛  
蘼蕓兮形影隳絕悵黃昏兮悲愁於世想生存兮  
明明日月情難誼兮

醜女賦

類彙卷十三

三

姑胥之閒具區之側爰有醜女爲狀甚奇舉世少  
匹嫫母癯后庶幾髣髴廣頤雄額肥皮癯骨鼻觸  
口哆蛾濃頰突朱唇凝煤紫肌傅泰兩眸昏昏寡  
黑多白胥細數圍足纖盈尺立則病僂行則傾仄  
含詞將吐歲氣先襲雖極筆舌之形容曾未殫其  
六七然且不蠶不蠶不組不紉既陋且淫不媒呈  
身袖修袂曳長中招搖里閭倚徙市門行步所及  
羣然駭焉雞飛拍拍犬吠信信顧猶未喻其醜也  
而高自擬於妖冶之倫哂先施排夸光狎陽文陵  
毛嫱偏挑少艾目許神揚如遠如近若迎若將俛

影美態其醜彌章行路畏之褰衣不顧嘲諷並作  
笑哈文互年逾三十子焉如故欲男不得訖於蹉  
暮嗚呼噫嘻此豈未笄之子寡居之婦待聘而往  
守貞而處者邪於是怡悵陽春剪皇中夜或擁衾  
以長鑒或撫鏡而微諒既愁淡而貯怨亦羨甚而  
萌妒語曰美女者惡女之仇良有由也

解

反招隱辭

并序

予居堯峰二年矣客有勸予出者應之曰僕病未  
能也因作此辭以見志

類彙卷十三

四

山高高兮湖之瀕靄靄蒼蒼兮無冬春輕雲兮丹  
淺瀨兮粼粼晝悲吟兮謝豹夕叫嘯兮王孫山中  
之樹兮有桂紛糾枝兮團蓋鸞開兮鸞落森窠窠  
兮歲歲美一人兮顏如鸞遙上築兮山之阿葯房  
兮蘭棟繚之兮薜蘿驂吾駕於層岳兮弭吾節乎  
溪谷酌乳泉以礪齒兮屑雲子以果腹歲將晏兮  
孰與偕鄰蟻採兮友麋鹿歎鳳皇之在笈兮與騏  
驎之受輓曾不如山中之閔宗兮又何羨乎組紱  
攀桂樹兮幽復幽聊延佇兮樵嬉游吁嗟乎山中  
兮孰云不可以久留

鍾廣漢哀辭 并序

稽李鍾淵映廣漢年二十餘案所著書數千言來遊京師介其友葉生元禮凡三至吾廬既相見數與予辨論六經諸史之原流詩歌古文辭之利病與自唐以來諸太家之門庭曲折口哆目張洋洋纒纒夜漏逾四十刻而猶不止予欲傲之以所不能知而廣漢性甚敏識甚高俛仰前古蓋其不知者無幾也使稍抑其盛氣而加淡思焉則進於古人也不難顧別之句口而元禮來告廣漢已瘞矣矣夫士死曰不祿短折亦曰不祿今廣漢兼此二者其可哀也嗚呼豈造物者故畀之以才而又不欲其成且立邪豈豐於此必嗇於彼固有默焉司其進退予奪者邪豈亦聽人之自生自歿自壽自夭於其間雖造物不能有其權邪洵乎其可哀也已或謂廣漢血不薨色又其面豐上銳下以相法言之皆不壽此則非予所得而測也姑爲辭曰文木雖美遇匠則斲植梨果贏實盛則剝是而所是而非所非氣壯且銳持此安歸故曰毋以物傷生毋以身殉名已乎廣漢其亦知之邪使其有知又將誰尤

類彙卷十三

五

族子處默哀辭 并序

處默諱譚舉人鄰幾公之孫也年二十餘以孝友聞於家以文章著於鄉黨不卒中寒疾歿其族父琬在京師聞之哭焉而慟先是予爲諸生處默嘗延致予執弟子禮甚謹處默家有園一區號爲名勝其林鬱然而邃其池泓然而渌予數偕處默履行其間相與撫喬木酌流泉采樛欒之紛翳翫鳴禽之睨睨閒以講道論藝談諧甚適未嘗不移口忘返也未幾予客游松陵遂連取科第而最後處默亦中副榜第一人是歲予適家居亟往看處默處默因遂醉予以酒已復行至園中予乘醉戲指示處默曰某徑可竹某所可亭可臺若益亟成之異日予與若皆退休當復晨夕游從於此言未竟處默視予而笑且曰幸甚蓋予以遠大明處默者如此今其已矣造化之生人也或美而秀或頑鈍而佻險此非天爲之也所謂物之不齊是也然秀者美者多夭折而頑者鈍者佻且險者常壽考豈造化所欲殄滅者專在秀美而其所欲長養培植者反在頑鈍佻險之屬與不然以處默之才而遽至於歿何也處默頽然長身爲人勃發有英氣及

類彙卷十三

六

爲文章亦然予求其所以天折者卒不得焉使天少假之年則處默之所成就豈復可量哉今顧不卒若是予其能已於哀乎遂爲之辭曰

質美兮材良緬馳騁兮康莊何中道兮踈足齋遺憾兮茫茫之子南兮羌北滌山川兮阻長視飯舍兮不可遂眇天末兮悲且傷愚者壽兮賢者殤命不猶兮將誰望羌不知所歸咎兮姑致歎於彼蒼

鈍翁前後類彙卷十三終

類彙卷十三

七

康熙甲寅冬十月

同里周靖

校字

休寧汪繩武

鈍翁前後類彙卷十四目錄

經解一

詩問十四則

風詩始終

孔子未嘗刪詩

變風變雅之終

二南非繫周名

風雅之別

九夏非周頌

詩不當言毛詩

詩無天子諸侯之

風雅正變

正雅

詩教

聖人錄詩

楚辭

類彙卷十四目錄

鈍翁前後類彙卷十四目錄終

經解一詩

詩問十四則

風詩始終

問者曰風詩何以始於二南而訖於幽也曰二南周之王業所由成也幽其所肇基也周德而既衰矣次風詩者以文王始之以周公終之思深哉

詩無天子諸侯之別

問者曰詩果無天子諸侯之辨乎曰然天子之國非無風也諸侯之國非無雅頌也何以言之十五

類彙卷十四

十

國之中有二南有王風又有幽風是皆天子之詩也雅頌之中小雅有賓之初筵大雅有抑頌有魯是皆諸侯之詩也不得以風詩專屬之諸侯雅頌專屬之天子也問者曰先儒謂平王政教微弱故黜其詩爲風魯季孫行父請命於周然後有頌豈其說皆非與曰然王之黜爲風也孰黜之天子不自黜也作詩者與采詩者必不敢黜其所得之詩以告於天子也然則果孰黜之平王之政教雖不及文武成宣之盛然非幽厲比也幽厲之詩猶列於雅而平王獨否是反不使幽厲也魯之郊久矣

郊則樂工必歌頌詩使請之周而後敢作然則公以前將偕歌周頌乎抑遂不歌乎不歌則廢樂也偕歌周頌則非其地非其人是誣先公以自誣也魯君臣雖愚其不爲此也明矣且行父之使又不見於春秋春秋之時天王之使於魯者十有八魯大夫之如周者六如而不至者一孔子莫不具載而顧獨遺此此其爲臆說無疑也

風雅正變

問者曰風雅之分正變也其孰昉乎曰此大序之言也吾疑之何疑乎爾曰一國之詩有正有變焉

類彙卷十四

二

一時之詩有正有變焉吾疑其不可以國次世次拘也何以言之二南正風也然而野有死麕可不謂之變乎十三國變風也然而柏舟之爲婦淇澳緇衣之爲君七月之陳王業之艱難可不謂之正乎鹿鳴已下二十二篇文王已下十八篇皆正雅然而常棣之弔管蔡雖謂之變可也六月已下五十八篇民勞已下十三篇皆變雅然而六月車攻崧高烝民常武諸詩皆以美宣王之中興夫既從而美之矣則異於圻父白駒之屬審矣雖謂之正亦可也凡言正變者必當考求其詩考求其詩然

後能得其實褒美之詩爲正則刺譏之詩爲變也  
和平德義之詩爲正則哀傷淫泆之詩爲變也故  
曰國次世次不可拘也必自懿夸訖於陳靈謂之  
變風變雅毋亦膠滯而弗合矣乎問者曰然則詩  
之孰正而孰變也不幾於溷與曰視夫善惡美刺  
而得之矣奚其溷

### 孔子未嘗刪詩

問者曰孔子何詩之刪也曰孔子蓋嘗正樂矣而  
未嘗刪詩刪詩之說昉於史遷其言不可以據依  
也孔穎達謂經傳所引諸詩見存者多亡失者少

### 類彙卷十四

### 三

不容孔子十去其九此說是也問者曰刪詩與正  
樂不同乎曰刪之云者削而弃之也正之云者按  
其節奏整齊其次序如所謂無相奪倫者也是安  
得同史遷蓋因論語而誤衛宏又因史記而誤也  
是以有刪詩之說夫孔子之於詩也與春秋無異  
焉春秋郭公夏五有文無義皆書於冊而不之去  
也其於小雅南陔白芻六詩有目無詞者亦然降  
而至於桑中溱洧諸篇猶班班具列使孔子而果  
刪之邪安得尚存此淫泆之詞以啓學者之嘖嘖  
問者曰然則奚爲其有逸詩也曰世之所傳逸

詩者或句存而亡其章或章存而亡其篇不得爲  
完詩故太師弗之采魯人弗之錄也太師弗采魯  
人弗錄則孔子亦聽之而已矣

### 正雅

問者曰或謂雅詩無正變者何也曰夫豈獨雅太  
史公曰周道闕而關雎作薛君章句曰芣苢傷夫  
有惡疾則是二南不得爲正風也太史公曰仁義  
陵遲鹿鳴刺焉則是鹿鳴已下不得爲正雅也言  
正變者蓋自毛氏之學始問者曰孰爲優曰其毛  
氏乎予嘗考之於禮矣鹿鳴魚麗諸詩皆鄉飲酒

### 類彙卷十四

### 四

燕禮之所歌也關雎鵲巢諸詩皆所以合樂也騶  
虞采蘋采芣皆大射所用以爲節也使諸詩出於  
襄周之作則當成康盛時其施於鄉飲燕射者果  
何詩也豈皆有司失其傳與抑鄉飲燕射之儀至  
周衰而始備與吾不信也彼說詩而不協於儀禮  
射義者臆說也是故於毛氏有取焉爾

### 變風變雅之終

問者曰變風變雅之終也其亦有義例乎曰有之  
王道陵夸周公召公不可復作風詩之終於東山  
破斧諸篇也所以見天下之思周公也雅詩之終

於召曼也所以見天下之思召公也

### 詩教

問者曰孔子曰溫柔敦厚詩教也三百篇之教其俱若是與曰然然則牆有茨之黜中菁也相鼠之刺無禮也何人斯巷伯之惡讒譖也得無稍甚矣乎奚其厚曰忠愛之至不得已而爲是溪怨痛疾之詞是其意則美矣是故聖人取其意而不責其詞

### 二南非繫周公召公

#### 類彙卷十四

#### 五

問者曰二南皆文王之詩而繫之二公何也曰周名者地也非人也先儒蓋嘗辨之矣夫二南既非二公所作又非咏歌二公而作也其美召公者惟甘棠一詩耳如之何其據此而概以佗詩繫之二公哉文王在上而繫其詩於二公則是以子而攘父之美以臣而攘君之美也此必非聖人意也當是之時天下皆惡紂而親文王然文王猶不能全有天下也故其詩不稱王而繫之於地文王雖不能全有天下顧其化之所被則已溢於江沱汝漢間矣不得以周召之地限之也故稱南焉小序言其化自北而南者是也言繫之二公者則臆說也

### 邶鄘衛

問者曰邶鄘衛何以得先王風也曰先儒嘗言之矣晉者武王滅商分其畿內爲三國故三國相與同風然則邶鄘衛之次二南也猶商頌之得次周頌也其諸孔子所以存先代與

### 風雅之別

#### 類彙卷十四

#### 本

問者曰風與雅果何以別也曰國風者民庶所作雅朝廷之詩士大夫所作此先儒所謂風與雅之辨也其詳雖不得而知矣然在雅詩之中有可考者嵩高烝民韓奕江漢尹吉甫詩也賓之初筵抑衛武公詩也巷伯寺人孟子詩也節南山家父詩也其佗如召康公穆公芮伯凡伯仍叔之詩尤不一而足皆非田夫里婦之所能辨也問者曰幽詩半出於周公而繫之以風何與曰此幽風之所以得兼雅頌也七月東山其詞則雅矣頌矣而其音與旨則猶近於塗歌巷謠民庶所作故聖人取之以殿風而先雅頌若曰風雅頌三者之體其悉備於此矣彼鄭氏不知其故而又見周禮籥人有敝幽詩雅頌之文求其說而不得則以七月分屬之夫一篇之詩以前二章爲風後六章爲雅頌其可



乎一章之詩以前半章爲雅後半章爲頌其又可乎固哉鄭氏之爲詩也何其支離而難通也問者曰然則自漢以來詩之說多矣吾子將奚從曰惟其義不惟其人其義非也雖專門名家號爲經師者弗敢信也其義誠是矣雖諸家之緒論其能無擇而采之與采之諸家而不惟一師之信此吾學詩之指也

### 聖人錄淫詩

問者曰聖人果錄淫詩與曰然王者之政必自內始周南之咏關雎葛覃卷耳也召南之咏鵲巢采

類彙卷十四

七

芣也皆女子之賢而萃者也正也邶之綠衣日月終風邶之柏舟衛之碩人皆女子之賢而不萃者也正而變也終風柏舟碩人之後於是以淫詩繼之如凱風雄雉牆有茨君子偕老桑中鶉之奔奔與氓之屬皆是也禮義消亡淫風大作聖人之於詩也首錄女子之詩一或以爲勸一或以爲懲斯其好貞而惡淫也不亦深切著明矣乎

### 九夏非周頌

問者曰九夏果周頌與曰南陔白粲粲黍由庚此笙曲也九夏此金奏之節也蓋皆有聲而無詞大

射禮歌鹿鳴三終奏肆夏新宮三終周禮鍾師凡樂事以鍾鼓奏九夏夫有聲有詞工所誦誦者歌也有聲無詞工所播諸笙管琴瑟鍾鼓者奏也九夏烏乎頌問者曰然則肆夏非時邁與曰非也先儒謂肆夏一名樊時邁也昭夏一名遏執競也納夏一名渠思文也又謂肆夏爲一詩繇遏爲一詩渠爲一詩皆臆說也吾未聞一詩而三名者也且時邁有肆於時夏一語適與肆夏合猶可借之以相附會若昭納二夏則於執競思文奚取焉孔子子夏不言也儀禮左氏傳不言也後人亦何從知之吾亦何從信之哉

類彙卷十四

八

### 楚辭

問者曰楚辭其詩之苗裔與曰然詩亡而後春秋作春秋絕而後楚辭興其諸所以憫世疾俗勸善而懲惡者蓋猶不失忠厚惻怛之意焉是故與三百篇近者莫善於楚辭

### 詩不當言毛詩

問者曰詩必屬諸毛氏與曰非也吾嘗聞侍郎李先先生之說曰甚哉漢儒之僭也毛氏本爲傳而冠其姓於詩何異治宅者一操斧斤巧聖之勞而曰



此予宅也哉風列國之風雅頌天子諸侯之雅頌  
孔子作春秋不問自命為孔氏之春秋也惟言竊  
取其義而已矣毛詩之名素義例而倒綱紀其可  
訓乎善哉斯言世之稱毛詩申詩韓詩者可以息  
矣

鈍翁前後類彙卷十四終

類彙卷十四

九

康熙甲寅冬十月 同里周 靖  
休寧汪繩武 校字

鈍翁前後類彙卷十五目錄

經解二

易乾之九四論

書顧命說

春秋論一 平王隱公

春秋論二 平王

春秋論三 趙盾

春秋論四 趙盾

春秋襟義十二則 并序

夫人子氏蒙

考仲子之宮  
宋人執祭仲突歸

類彙卷十五目錄

十

于鄭鄭忽出奔衛

夫人孫于齊

晉侯殺其世子申

仲要齊李

宋師及齊師戰于

向秋帥師伐邾

入月丙辰仲孫蔑

晉趙鞅帥師納衛世子

盜竊寶玉大弓

鈍翁前後類彙卷十五目錄終

鈍翁前後類彙卷十五

文彙三

經解二 易書春秋

易乾之九四論

周易乾之三變小九四或躍在淵无咎王弼曰九四履重剛之險而無定位所處此進退無常之時也象曰或躍在淵進无咎也弼又曰心所欲進意在於公故无咎也夫前此九三爲下卦之上雖處下體之極然於九五之大人猶未偈也至於九四離下體入上體其距九五一間爾蓋已躡躡有偈上之嫌矣以人事言之九五之大人既爲君位

類彙卷十五

一

則九三之君子當爲卿大夫之位九四居其間上不下下無所可擬求之於古若文王之在西北土伊尹周公之在商周皆足當之何也文王則嫌於偏紂伊尹周公則嫌於偏太甲成王也然而經於九三猶爲憂懼警誡之詞曰終日乾乾夕惕若厲无咎九四有偈上之嫌而聖人顧但舉其象若一無所告戒者何也豈據是位者皆可傲然自肆而自謂无咎乎夫以文王之德猶受譏崇伯而不免於羗里以周公之才猶見疑召公管蔡而不免於居東使非文王周公而倖據是位則其咎之不

類彙卷十五

二

能无也審矣聖人之作經也其詞渙微而簡奧所謂或躍在淵者欲躍於天而不可欲潛於淵而不能進退失所可謂危疑之甚者也聖人以爲九四之危疑如此當不啻警誡而後憂懼又以爲乾乾惕厲之詞已見於前九三既然則九四不問可知此固經之微意也善乎王氏推言之曰心所欲進意在於公夫公之一言豈非九四之善道而伊尹周公之所以得延其世者與吾又嘗考之魯霍子孟之受知漢武也以小心謹慎未嘗有過夫亦庶幾无咎矣既而礫上官父子殺燕王旦廢昌邑王弑許后於是悉其驕子悍妻而不知憂懼警誡遂夸其族此皆不公之禍也嗟乎子孟雖不及周公而後之論者猶推原其本心至今稱之爲賢顧身歿未幾竟以不公致禍則由其所據者卽九四偈上之位也然則世有卿大夫者不牽而據是位其亦牽而思王氏之格言鑒子孟之覆轍知有憂懼警誡則雖欲進而猶可以无咎也夫

書顧命說

蘇氏論康王之失禮可謂詳矣顧吾猶有疑焉竊以爲顧命與康王之誥此兩篇者皆僞書也何以

言之凡人子之於父母也平居則有問寢視膳之禮疾病則有嘗藥之禮未嘗須臾離父母側也成王彌留之際自公卿百執事而下無不往者而康王親爲元子獨不往王之左右不得與聞顧命何也古之奔喪者見星而行見星而舍是何如其迫且切也故吾謂成王既崩雖使康王相距數千里之外猶當蒲伏以赴安有宮門咫尺而不入就號哭辟踊之位者顧必俟干戈虎賁以逆之乎乃孔安國曲爲之說曰由喪次而出而復逆以殊異之夫康王既已爲元子矣又安用俗此爲殊異哉

與羣公從容拜揖於門內是吉拜也尚復知有辟踊稽顙乎使康王不顧非禮而岸然行之則爲不孝使召公導王於非禮則爲不忠曾謂康王召公而不嫻於忠孝者乎其可疑如此由此言之夫豈徒袞服之失禮而已乎故反覆詳究其間以爲此後人不知禮者所僞爲耳或曰今文古文皆有可疑疑其僞乎予曰否彼金縢亦猶是也宋儒固已疑之矣於是遂廣蘇氏之論而爲之說

春秋論一 平王隱公

按左氏惠公繼室以聲子生隱公孔穎達引釋例

曰夫人薨不娶聘必以姪娣媵繼室是夫人之姪娣與二媵皆可以繼也雖攝治內事猶不得稱夫人又異於餘妾故謂之繼室然則孟子未卒以前聲子與仲子皆妾也及其繼室則衆妾俱不敢與聲子齒而何有於仲子哉然考春秋隱公元年天王來歸仲子之贈五年考仲子之宮夫仲子特惠公之妾耳顧得蒙此禮而聲子皆不與何與汪子曰甚矣鍾巫之禍平王啓之而隱公自取之也蓋仲子固家之妒妾而桓公又其驕子也惟爲之君若兄者稍能制之以禮然後可以逆折其非而杜

其爲不肖之計今平王與隱公則不然生則爲其母昭歿則爲之舉喪而稱夫人祀又爲之立宮是三者皆越禮之甚者也而平王與隱公爭先爲之彼爲之子者既習見其母之賢寵有不岸然自謂先君之適而反惡其兄者哉於是其執日橫其謀日淡而左右近習陰伺乎其閒思挾之以覬覦富貴者亦日衆而其人遂不可制此羽父之譖所以不旋踵而發與易曰履霜堅冰至言積漸使然也桓公之敢於篡弑者豈非其君若兄有以爲之漸哉今夫秦猛獸者非能狎而翫之也惟罽諸檻阱

類彙卷十五

五

而稍似以梁肉雖有噬人之狀無能爲也苟一旦盡去其防使之跳梁於外而又望其德我而不噬此雖至愚者不爲今隱公之於桓公何以異此夫隱公豈不知其弟之爲豺狼哉然所以尊崇其母至於不顧非禮而爲之者亦欲藉是區區以稍慰安桓公之心而使之不我噬不知適足以長其驕而速之亂耳孰若逆而折之之得乎晉周公之輔成王也成王有過必撻伯禽以示之惟其豫教有術故天下稱周公爲良相而成王爲賢君嗟乎使隱公而非攝隱公而果爲攝也其亦未聞周公之

道也夫

春秋論二 平王

今有富人於此生子皆庶則家政宜授之長者乎抑授之幼者乎不問而知爲長者矣使不孝父歿幼者不讓而與其兄爭則宗老必咎而責之彼諸侯之有天王猶富家之有宗老也乃獨助其幼弟奉幼弟之母以擬其兄豈非聖人之所淡惡哉孔穎達者儒之冗末無當者也其論歸昭曰隱公立桓公爲太子其母得爲夫人故昭之國必有君而後有太子使隱公得立太子固當稱君而不稱攝

類彙卷十五

木

隱公既已攝矣吾未聞周公輔政而以成王爲太子者也然則穎達之說不亦妄乎夫惟平王之暱仲子也若不知有隱公子母者其助桓公以偏隱公爲己甚故聖人貶之穎達舍此而區區責其生暱之非禮是豈足以立訓哉有難者曰改葬之役左氏亦言太子少者何與吾應之曰惠公縱其邪心蓋嘗欲立桓公爲太子矣故謂桓公爲惠公之太子則可謂爲隱公之太子則不可且吾以爲天王之暱必桓公有以使之聲子仲子皆宋女也隱公伐宋者一明知鄭之與宋相怨而輸平者一爲

會者二意者桓公獨陰恃宋援以邀求於天子故  
隱公湊爲之不平而欲稍洩其忿以孤桓公之羽  
翼與唐乾寧時王珂與其從父重盈之子瑛瑤爭  
河中珂求昏於李克用克用爲之上請於是珂遂  
定河中而瑛瑤不能與爭此與魯事略相類吾甚  
悲夫天王自失其權而助人爲篡弑者如此也故  
并論之

春秋論三 趙盾一

春秋魯宣公二年秋九月晉趙盾弑其君夸舉於  
是左丘明公羊高穀梁赤三子以爲弑君者趙盾

類彙卷十五

七

也經之與傳其說空何從汪子曰三子者之說非  
有大悖於孔子也當是之時使穿不得盾必不敢  
行其事使盾不得穿必不能遂其謀何以言之予  
嘗略考史書所載篡國之臣若趙高之弑二世也  
使閭樂司馬昭之弑高輿鄉公也使成濟成倖劉  
裕之弑晉安帝也使王韶之弑恭帝也使褚淡  
之兄弟朱全忠之弑昭宗也使朱友恭氏叔琮夫  
是數人者欲爲篡逆必先授意於其黨其黨亦樂  
爲之用此與趙盾之事何異辟之於盜羣盜行劫  
其一雖不行而實陰主其謀是則劫之魁也反不

謂之盜乎故三子者之說非有大悖於孔子也孔  
子誅其心三子者舉其事也然則三傳果無失乎  
曰有之左穀皆取董狐之言以反不討賊爲盾皇  
吾謂盾雖討賊亦不免於書弑何也予要考魏唐  
之事司馬昭既弑高輿鄉公遂收濟倖兄弟殺之  
朱全忠既弑昭宗已而朝於京師亦殺友恭叔琮  
夫二人之心甚譎謀甚狡其殺濟倖友恭叔琮者  
豈非欲自解於篡逆哉然天下後世卒不以此薄  
兩人之辜故使人臣無弑君之心雖力不能討賊  
亦必不以惡名加之苟有其心雖狡譎如司馬昭  
與朱全忠者亟除其黨以自解猶無益也吾故有  
感於歐陽子之論而爲之廣其說如此

春秋論四 趙盾二

類彙卷十五

八

按左氏晉趙盾救焦遂自陰地及諸侯之師侵鄭  
楚鬬椒救之遂次於鄭以待晉師趙盾曰彼始將  
斃矣姑益其疾乃去之汪子曰此弑其君夸舉之  
歲也觀於侵鄭而盾不臣之謀見矣何也鷹隼之  
將擊也必伏其翼虎豹之將搏也必匿其形此無  
足怪也惟其不輕發於此是以大逞其毒於彼而  
莫之制也以盾率晉國之衆而合宋衛陳三諸侯

之人成師以出惟敵是求何有於闕叔之偏師哉然且不戰而去之者非形弱執詘也當此之時內難將作既不暇相持於外而又以爲戰而勝則橫挑強楚之怒戰而不勝則無以懾服國人之心如

類彙卷十五

九

是而欲行大事其誰與同惡者盾於其中固有深謀在焉故寧稍斂其鋒強抑其陰驚之氣而不欲輕用之於楚也不然豈文公襄公之烈猶存而盾遽畏楚乎哉齊崔杼伐魯北鄙魯公患之孟公綽曰君何患焉崔子將有大志不狂病我必速歸既而果不爲寇齊師徒歸夫崔杼所用蓋卽盾之餘智也特杼親射其主而盾則假手乎人耳三傳不察遂欲以不討賊者原盾舉抑知盾之造謀也久矣與崔杼同臯而異其罰豈足爲春秋之法耶吾嘗論之自古悖亂之臣未有不合一轍者也劉裕旣入關中可以速得志於西北矣而自謂根本未固遽引兵東歸是時逆迹猶未形也然崔浩則先知之以告魏主浩之善料事亦何減於公綽之料崔氏哉今夫功利之在目前也是下愚之所昧而中智之所爭也有人於此不貪近功不邀厚利其人苟非大美則必爲大惡若趙盾侵鄭而不戰崔

杼伐魯而不寇劉裕至關中而不復西略此皆大惡無疑也蓋其所欲者益漢所圖者益狄則凡日前之功利舉不足以入其心而動搖其志惜乎侵鄭之時列國卿士大夫無一人如魯之孟公綽魏之崔浩能逆闕盾之本謀者可歎也然而郟之役荀林父不欲戰則先穀不從鄢陵之役士燮不欲戰則欒武子不從顧盾將去楚而其衆莫敢與之抗此又盾之積威足以劫之也夫

春秋襟義十二則

并序

類彙卷十五

十

志之聊以示鑒戒云

夫人子氏薨

隱二年

子氏者仲子也仲子桓公之母也古者諸侯不再娶仲子雖歸於我猶未離乎妾也妾何以得稱夫人說者謂惠公縱其邪心欲以仲子爲夫人而立桓公爲世子故隱公攝位將平國而反之桓夫使惠無是心而隱逆揆其未然是誣先君也使有是心而遽成之是納先君於惡也之二者無一可者也故元年不書卽位非賢隱也貶也

考仲子之宮

隱五年



仲子之歿也隱公不敢耐廟而爲之築別廟其亦合於禮之變矣而先儒以爲譏何也禮妾耐於妾祖姑無妾祖姑則易牲而耐於女君又曰從其昭穆之妾又妾母不世祭於其孫止如是則何別廟之有故曰譏也

子同生 桓六年

穀梁傳曰疑故志之劉氏非之曰聖人疑之誰復不疑之乎齊詩云屨我甥兮屨信也詩人信其爲齊侯之甥安有仲尼而反疑之者乎此說是也然子同子赤皆適夫人所出也春秋於子同則書其生於子赤則沒而不書何也聖人之意若曰文姜雖名淫洿而子同實吾君之子也書之所以正周公之裔決後世之疑也朱子曰桓三年夫人姜氏至自齊六年子同生十八年公乃與夫人如齊則莊公誠非齊侯之子矣朱子其殆漢得春秋之旨者與

宋人執鄭祭仲突歸于鄭鄭忽出奔衛 桓十三年

突之以庶奪適以賤篡貴其禍皆仲爲之也公羊傳曰古人之有權者祭仲是也權者何反於經然

後有善者也斯其說亦謬矣夫仲之易置其君也如奔莒然而可以謂之善乎伊尹周公之於殷周行權者也孔父仇牧之於宋守經者也夫變而不失其經之謂權曾是仲也而可以謂之權乎劉氏曰仲之義宜效死勿聽不能是則若強許焉還至其國而背之執突而殺之可也二皆不能而黜其君以立不正春秋之亂臣也然則名突宜矣忽何以不稱子蘇氏曰國人不附大國不援以至於出奔蓋未嘗君也是故不稱子

夫人孫于齊 莊元年

桓公之見戕也文姜與聞乎故故莊公立而文姜出蓋猶有畏懼羞恥之心焉至於逾年而無防閑責備之者則遂肆不知忌六年之中而會齊侯者三享齊侯者一如齊師者又一其惡益深而無羞恥也益甚矣春秋備書於冊凡以絕之也詩猗嗟小序曰刺莊公有威儀技藝而不能防閑其母故其詞云猗嗟名兮美目清兮儀既成兮終日射侯不出正兮屨我甥兮詩之刺莊公與春秋之絕文姜其義一也家氏曰莊公童穉雖欲防閑其母其道無由予考莊公卽位之歲蓋年十有四矣

晉侯殺其世子中生 僖五年

春秋書殺其世子者二君晉獻公宋平公是也公羊傳曰殺世子母弟直稱君者甚之也夫申生與雍皆自縊爾獻公平公未嘗親推刃於其子也如是則何以言殺高氏曰世子至親非其君自殺之則孰敢殺者是故序言晉侯

宋師及齊師戰于鹹濟師敗績 僖十八年

齊之亂自此始矣蓋齊人殺無虧而立公子昭昭率公子潘殺其子而自立潘率公子商人弑舍而立齊人又弑商人而立公子元自古兄弟爭國篡

類彙卷十五

主

奪之禍未有若斯甚者也君子曰其本自桓公失之也桓公多內嬖其禍至於弑四君延四世而始定於惠公晉獻公亦然其禍至於弑三君刺三大夫亦延四世而始定於文公辛伯有言內寵竝后嬖子配適亂之本也信矣

葬我小君成風 文五年

君氏隱公之母也春秋書曰君氏卒而不書葬是猶不以夫人之禮葬其母也定姒哀公之母也書曰姒氏卒雖已書葬矣而不書夫人與小君是亦不以夫人之禮喪其母也若僖公之母夢則稱夫

人葬則稱小君與君氏姒氏異矣嗣後宣之敬嬴襄之定姒昭之齊歸亦如之皆僭也呂氏曰白僖公致厚於姜母而夢稱夫人則適庶亂矣葬又稱小君於是二夫人祔廟則黷倫易禮無復辨矣蓋歸獄於僖公之詞也然則喪姜母宜如之何曰總麻之服不赴於同既葬不反哭於寢不祔於廟

仲嬰齊卒 成十五年

此公孫嬰齊也而謂之仲嬰齊公羊傳曰爲兄後也其稱仲何孫以王父字爲氏也胡氏曰以後歸父則弟不可爲兄嗣以後襄仲則以父字爲氏亦

類彙卷十五

直

非也如是則當爲春秋所不予矣何以從其恒詞而無貶曰亂昭穆之序失父子之親有不待貶絕而自見者也或曰不言仲孫明不與子爲父孫也是貶也

八月丙辰仲孫蔑卒 襄十九年 春王正月

辛亥仲孫速會莒人盟于向秋帥師伐邾 二十年

速之盟向與伐邾也高氏曰代父爲卿無復三年之喪也新安汪氏曰獻子禪而不縣則始不三年其昉於速與予以爲非也禮有之君既葬王政入



於國既卒哭而服王事大夫士既葬公政入於家  
既卒哭弁絰帶金革之事無辟也今莊子未練而  
從政未祥而臨戎其始合於禮之變與是故經無  
貶詞而曾子稱莊子爲孝孰謂莊子不三年者不  
然其能逃於聖若賢之責乎

盜竊寶王大弓 定八年

南蒯以費叛陽虎以鄆譴邈陰叛侯犯以郕叛皆  
不書書竊寶王大弓何也費也鄆譴邈陰也郕也  
是皆三桓之私邑非公邑也故以之叛不書寶王  
大弓魯之分器其不得以私邑比明矣而可以不  
書乎然則陽虎之辜倍於南蒯侯犯者也先儒謂  
分器重於地聖人賤貨而重命者皆不識孔子墮  
三都之義而妄爲之說也是故吾無取焉

晉趙鞅帥師納衛世子蒯聵于戚 哀二年

至此而衛之亂始極矣假使衛侯輒得國之時能  
痛哭而號其父曰國吾父之國也如之何其不歸  
來乎蒯聵又痛哭而辭曰吾得辜於先君不可以  
復入矣雖入不可以主宗廟奉社稷矣國固子之  
國也如此則父子相讓父子相讓則輒雖有衛可  
也蒯聵雖往而代之亦可也計不出此而日相尋

於干戈輒固不子而蒯聵之失父道審矣吾未聞  
父子爭國而不亾者也然春秋不去蒯聵之世子  
何也蘇氏曰逐之而立其子者靈公也蓋逐之是  
也立其子非也此召亂之道也

鈍翁前後類彙卷十五終

類彙卷十五

康熙甲寅冬十月

同里周靖

休寧汪繩武校字

鈍翁前後類彙卷十六目錄

經解三

置後解

喪服繼母如母解

疑喪服繼父同居義

疑命婦弔大夫義

疑大夫士廟制義

牲體說

大夫士廟當有主說

伯叔父不當稱伯叔說

類彙卷十六目錄

周禮九嬪世婦女御辨

鈍翁前後類彙卷十六目錄終

鈍翁前後類彙卷十六

文彙四

經解三 三種

置後解

古者大宗而無後也則爲之置後小宗則否夫小宗猶不得置後況支庶乎子夏曰爲人後者孰後後大宗也曷爲後大宗大宗者尊之統也然則族人而無後也其遂不祀矣乎曰不然也孔子曰凡殤與無後者祭於宗子之家當室之白尊于東房是雖不置後可也然則有大宗之家焉有小宗之家焉祭者將奚從曰視其祖故曰庶子不祭殤與無後者殤與無後者從祖祔食此之謂也孔子曰宗子爲殤而庶子弗爲後也然則大宗其遂絕乎曰如之何而絕也弗後殤者而後殤者之祖禰則大宗故有後也傳曰士之子爲大夫則其父母弗能主也使其子主之無子則爲之置後然則大夫而非大宗也亦可以置後乎曰非是之謂也公子有宗道焉大夫亦然庶姓而起爲大夫則得別於族人之不仕者禮別子爲祖繼別爲宗大夫獨非大宗與然則大夫與公子若是班乎曰然公子不敢援諸侯故公子爲別子大夫之族不敢援大

夫故大夫亦爲別子也如之何其可無後也子夏曰適子不得後大宗然則莫尚於大宗矣奚爲不使適子後之也曰以其傳重也古人敬宗而尊祖稱適子者繼祖稱者也故不可以爲人後也然則無宗支適庶而皆爲之置後今人之所行古人之所禁也不亦大悖於禮與曰此禮之變也蓋自宗法廢而宗子不能收族矣宗子不能收族則無後者求祔食而無所其母乃驅之爲厲乎故不得已爲之置後也變也然則今之置後者必親昆弟之子次則從父昆弟之子其於古有合與曰不然也

類彙卷十六

二

禮同宗皆可爲之後也大夫有適子則後適子有庶子而無適子則卜所以爲後者如衛之石祁子是也況無子而爲之置後其有不聽於神乎吾是以知其卜也卜之則勿問其孰爲親孰爲疏可也是可行於古亦可行於今者也作置後解

喪服繼母如母解

喪服傳繼母如母章繼母何以如母繼母之配父與因母同故孝子不敢殊也汪子曰繼母亦母也謂之如母本非骨肉與因母有辨故也先儒云繼母何以如母明其不同也是同之中有殊者存焉

或問父在則皆服齊衰期父歿則皆齊衰三年矣於禮亦有不同者與曰有之母出則爲繼母之黨服母歿則爲其母之黨服爲其母之黨服則不爲繼母之黨服此不同者也母出則爲母服期繼母出則不服父歿母嫁亦服期繼母嫁不從則不服此又不同者也喪禮如母者二繼母慈母是也是則繼母與慈母無等差也三年之喪於禮爲加服非正服也今律文凡適繼慈養母殺子孫者加祖父母父母一等注云視親母有開故也大哉聖人之律不亦與禮服相發明與然則史糜有言繼母

類彙卷十六

三

與己無名徒以親撫養己故亦喪之如母信如是也設有前妻之子不爲繼母所撫甚則如孝己伯奇之屬將遂不之服乎曰何爲其然也非出也非嫁也孝子緣父之心不敢不三年也先儒謂子當以父服爲正父若服以爲妻則子亦應服之故曰與因母同也由是言之不敢殊者孝子之文也其不能不殊者孝子之情也禮稱情立文是豈足以概孝子與

疑喪服繼父同居義

喪服傳繼父同居章夫歿妻穉子幼子無大功之

親與之適人而所適者亦無大功之親以其貨財爲之築宮廟歲時使之祀焉妻不敢與則繼父之道也汪子曰此孤子隨母適者也或爲大宗之世適與或支子與吾皆不能知也苟其爲大宗之通也則家必有廟無所事於更築在禮廟無廟則與祖同廟爲繼父者如之何其代爲之築也且彼無大功之親矣獨無小功以下諸親乎哉宗法而既行也舉族之父兄子弟方推宗子而重焉有餘財則必歸之雖以之立廟可也安有頗連而入繼父之家者又安有藉繼父之財而始爲宮廟者哉

類彙卷十六

四

苟其支子而已則雖爵爲大夫士猶當祭於宗子之家而不富有廟況孤幼乎爲繼父者分之貽財可也遺之宮室什器車馬衣服可也犯非禮而爲之築宮廟此睚眦之私不可之甚者也傳言所適者亦無大功云云喪服小記又言皆無主後同財而祭其祖廟爲同居則是繼父無子者也繼父無子其可撫妻之前子爲子與語曰神不歆非類民不祀非族制禮者宜禁之之不暇而顧倡此說以導之吾不信也吾嘗考諸春秋崔杼娶東郭姜姜以其孤棠無咎入卒此大亂於齊蓋同居之禍如

此此亂宗之端敗家絕祀之所自昉後世宜以爲鑒不可以禮文藉口也嗟乎三禮惟儀禮最古然其說猶有難信者況乎大小戴禮半爲漢儒所附會哉蓋古書之錯亂不可知也久矣善哉傳玄之言曰父無可繼之理此禮焚書之後俗儒妄造也

疑命婦弔大夫義

喪服記大夫弔於命婦錫衰命婦弔於大夫亦錫衰鄭玄謂弔於命婦命婦死也弔於大夫大夫死也汪子曰否大夫之弔命婦有之命婦弔大夫則未也何也婦人之職惟司酒食織紵而已不當與聞相外之事故曰婦人無外事禮知生則弔所識則弔爲命婦者何自而與大夫有繫也如其爲有服諸親則聞喪之日必往而號踊哭泣廁於姊妹姊妹似衆婦人之列矣夫安得行弔禮且自有居喪之本服在夫安得而用錫衰舍是而出弔則與外事之漸也獨不觀魯之公父文伯之母乎公父文伯之母季康子之從祖叔母也康子往焉闔門與之言皆不踰閭仲尼謂之知禮蓋古人謹於男女之辨如此使先王而果制此服是誨命婦以淫也夫防之猶虞其未足而顧誨之乎其可疑審矣

類彙卷十六

五

說者曰禮尚往來大夫弔命婦命婦不可以不弔大夫如之何予告之曰有命婦之夫與其子在服問大夫相爲錫衰以居出亦如之爲其妻往則服之出則否獨不言命婦爲大夫此可據也說者又曰婦人不越疆而弔人禮禁其越疆豈遂禁其弔人乎哉予曰非是之謂也命婦死則命婦當弔大夫死則命婦不當弔始亦不畔於禮者也

疑大夫士廟制義

王制大夫三廟一昭一穆與太祖之廟而三士一廟祭法大夫三廟二壇曰考廟王考廟皇考廟享

類彙卷十六

本

嘗乃止顯考祖考無廟有禱焉爲壇祭之去壇爲鬼適士二廟一壇曰考廟王考廟享嘗乃止皇考無廟有禱焉爲壇祭之去壇爲鬼官師一廟曰考廟王考無廟而祭之去王考爲鬼是二說者不同其言大夫也王制三廟一爲太祖而不及高曾祭法及曾而太祖則夸於壇而無廟矣其言士也祭法雖與官師分而皆得祭其祖王制則不及祖矣汪子曰甚矣宗法之不可復考也吾求諸王制祭法而疑之夫祭法所謂大夫者將繼別子之適子邪抑支子邪繼別子爲大宗而得廟祀太祖則太

祖百世不祧者也何以反夸於壇而去之也如支子也則支子不祭孔子曰支子爲大夫以上牲祭於宗子之家是支子雖大夫不得立廟又何有於三而太祖又何有於爲壇而禱乎其可疑一也大宗苟廟祀太祖矣萬一大夫失職而爲士將廢其太祖之廟而爲二乎抑廢其祖之廟而爲二乎抑盡廢其太祖與祖而如王制一廟也夫廢太祖是廢大宗也廢祖廟是失繼祖之義矣二者宜何從橫渠張氏曰宗子爲士二廟支子爲大夫當三廟曾祖之廟爲大夫立不爲其宗立也如張氏之言在小宗則得矣若大宗則祭法於宗子既不得廟太祖而支子所立者又曾祖也則太祖之祀終廢也且王制所言三廟一爲太祖是大宗且不得祭曾祖而支子顧得祭邪其可疑二也適士官師度不皆宗子而其所爲二廟一廟者將自立於家邪抑立於宗子之家邪即使其果自立於家是二統也且廟制天子已下以奇殺者也士當如王制僅得一廟而祭法何以言適士二也其可疑三也大宗百世不遷而小宗五世則遷者也繼禰之宗或不卽繼祖之宗繼祖之宗或不卽繼曾祖之宗使支

類彙卷十六

七

子而爲大夫其祭曾祖祖禰也各於所繼宗子之家而立廟焉是母乃紛紛無紀爲己甚乎如立二祖之廟於繼禰之宗之家則與自立之爲二統也何以異其可疑四也大宗繼別者無論矣小宗五世而遷則自繼高祖始繼高祖則當祭高祖而況高祖以下若曾若祖乎其不祭又何以得稱五世之宗也使小宗而祭高祖大宗而爲大夫者廟數顧加殺焉或及曾或不及曾而止有是理乎其可疑五也於是後之說者曰王制兩禮祭法則周禮也是一解也或曰是廟制也而非其所祭之數也凡宗子祭必及四世不皆廟也官師一廟而得祭其祖庶人祭饗而不限其所祭可推而見也且高祖在五服之中而可以不祭乎哉是又一解也或曰王制之言廟制也先之以支子不祭明廟制爲宗子設也支子雖大夫不得立廟是又一解也或曰大宗必立太祖之廟百世不祧宗子爲大夫者立三廟祭及曾失職爲士者立二廟祭及祖蓋大夫并太祖廟而四士并太祖廟而三也是又一解也或曰支子爲大夫士亦得立廟於家不必於宗子之家也蓋廟自爲大夫士立不爲其宗立非

二統也孔子之言傳之者譌而張氏則得其一而遺其一者也是又一解也汪子曰解者愈繇而疑者亦愈甚矣古人不作吾安能辨其孰爲是孰爲非哉吾故曰宗法不可復考也

按家語孔子荅子羔論大夫士廟制皆與王制同且曰自有虞至周所不變也然則王制非商禮明矣鄭玄云云當是未見家語耳并附識於此

### 牲體說

肩臂肱三合左右爲六肱脰二合左右爲四正脊脰脊橫脊三無左右短脊長脊代脊三合左右爲六此十九體也神俎不用左體脰以下則用之不合左右此十一體也右肩臂肱肱脰正脊二骨橫脊長脊二骨短脊此特牲九體也殊左右肩脾爲四又兩肱一脊合爲七此豚解七體也左肩臂肱肱脰脊脊此士虞左脾七體也殷折脊脊此接神及尸三體也以十九體去脾脰加兩殷爲二十一體者陳用之之說也去兩殷加兩脾者朱子之說也紫陽方氏謂一牲二十有四體者以十九體加兩脾兩殷一脰數之爲二十四也秀巖李氏謂三



十有二體者禮心舌載於所俎又腸三胃三又舉肺一祭肺三又以肝從曰炙以燔從曰肉以二十四體加心舌腸胃舉肺祭肺炙肝燔肉數之爲三十二也陳氏禮書李氏三禮辨楊氏儀禮圖方氏古今考其論牲體率多繇詞予約取之如右

### 大夫士廟當有主說

大夫士之廟祀也一以爲有主一以爲無主謂之無主者鄭玄許慎也謂之有主者徐邈清河王懌也或問空何從予告之曰廟所以栖主也大夫三廟士一廟使其無主則祭於寔足矣廟何爲者附

類彙卷十六

十

之言附也以主升附也士虞禮以其班祔喪服小記祔必以昭穆則中一以上使其無主又何所馮以班昭穆乎許氏知其說之不可通也曲爲之解曰大夫束帛依神士結茅爲絕此不根之詞以臆解之者也或問禮經無有主之文奈何予又曰經不明言有主亦不言無主也檀弓重主道也商主綴重焉周主重徹焉竝非指天子諸侯爲說也則大夫士宜有主者一孔子曰祭祀之有尸也宗廟之有主也示民有事也以此坊民民猶忘其親亦非專指天子諸侯也則大夫士宜有主者二徐

邈所引左氏春秋其義甚長而許氏顧駁孔悝反祔之舉以爲出於時君所賜吾不知其何據也陳祥道曰重主道大夫士有重尸神象大夫士有尸大夫去國載祔就謂大夫士無主乎斯可以闢鄭許之妄矣然則廟主之制空何如按重鑿木爲形如札士三尺卿大夫五尺諸侯七尺謂未葬未有主故以重當之是則主制雖無考其修短空略與重彷彿可知也又有謂天子主長尺二寸諸侯一尺大夫士而下當以次殺云

### 伯叔父不當稱伯叔說

類彙卷十六

十

嫁不撫叔叔不撫姪叔姪不通問此叔之爲言對姪言之也男子冠而字必曰伯某甫若仲叔季則惟其所當此伯叔之爲言對仲季言之也釋名叔少也幼者稱也亦倂也見姪倂然卻退也蓋叔字惟有此二義則諸父不當稱伯叔審矣爾雅謂父之兄弟先生爲世父後生爲叔父妻謂夫之兄爲兄公夫之弟爲叔然則父之兄弟從無去父稱伯叔者也而里俗輒以此呼諸父雖士大夫臨文亦然足夸其父之兄弟使與己同輩行也而可乎先儒有言自兄弟之子不呼諸父爲父則不知敬其

伯叔父矣自伯叔父不呼兄弟之子爲子則不知愛兄弟之子矣此誠可以爲鑒者也又按邢昺疏引許氏說文云未字從上從小尊行之小也似遂以叔爲諸父之稱者然今說文無此語不知邢疏何據說文嘗爲徐鉉更定豈鉉知其謬故刪落之邪并附正之

周禮九嬪世婦女御辨

鄭康成謂羣妃御見之法女御八十一人當九夕世婦二十七人當三夕九嬪九人當一夕三夫人當一夕后當一夕凡十五日而徧汪子曰悖哉鄭

類纂卷十六

卷十六

氏之說也周公定周禮在成王之世其昏禮亦當作於是時成王春秋方富周公雖導之以德閑之以義猶懼其有桑間投隙以荒淫之術進者而況多其女寵定爲不刊之制以誘之乎夫每一夕之中所御者九人自非淫欲不道之君若齊之武成隋之煬帝必不婪色如此也故使一夕御之而徧則人主之身亦異於金石矣積之既久得毋有如醫和所謂蠱疾者邪苟其不能徧則是一百二十人者雖時時抱衾裯以往返其側猶不免有怨女之歎而顧使之十五日之間僅得奉斯須之顏色

哉且大臣之愛其君也非如左右近習以諧媚爲容者也霍子孟爲政命宮人皆爲窮終多其帶以防閑昭帝可謂嚴且密矣而昭帝猶至於天豈有周公之聖而定爲九人一夕之制如此凡所以輔導成王者曾不若子孟吾不信也故吾謂九嬪世婦女御既與女酒女樂女嬪女醢女醢女醢女冢女祝史之徒俱統於冢宰是皆宮中之職左右后妃以供事者決非進御於王者也或亦擇卿大夫之妻之寡者與其老而無子者任之故謂之內命婦與九嬪條曰掌婦學之灋以教九御各帥其屬而以時御教于王所吾謂周禮所言御者又決非相從於燕寢者也不然九嬪以下共一百二十人而又莫不有屬其爲數當不啻數百矣王亦安能一一御之如鄭氏所說邪漢儒好爲新奇之說而多出於不根始不足信

類纂卷十六

卷十六

鈍翁前後類纂卷十六終

康熙甲寅冬十月

同里周靖  
休寧汪繩武校字



鈍翁前後類彙卷十七目錄

經解四

五服皆為衰說

喪制櫟說五則

禘  
心喪  
變除

為妻禘  
閏月

袒免辨

父卒未殯適孫為祖服辨

妾無服辨

喪服或問二十四則

類彙卷十七目錄

繼祖母  
夫之本生父母

庶祖母  
繼姑

舅妻

庶母  
前母之黨

繼父  
繼母之黨  
同母異父之昆弟

生母之黨  
妻母

君  
師弟子

朋友  
衰負版辟領

杖  
婦人杖

婦人衰  
改葬

命  
過時而葬

喪除  
喪主

鈍翁前後類彙卷十七目錄終

鈍翁前後類彙卷十七

文彙五

經解四 喪服

五服皆為衰說

斬齊大功小功總麻五服之服通謂之衰雖弔服亦謂之衰鄭玄云凡服上曰衰下曰裳又五服之衰一斬四緝三山楊氏喪服圖衰裳之制五服皆同前有衰後有負版左右有辟領惟子為父母用之旁親則否此先王之禮然也蓋衰之為言摧也明孝子有哀摧之心也夫哀摧之心凡在五服中者莫不有之奚獨孝子亦曰孝子之於父母視旁親有加戚焉非謂旁親而遂可以不哀摧也然則五服之服通謂之衰宜矣顧近世士大夫自大功之喪而下舉無有服衰者皆非知禮者也按喪服傳大功布衰裳牡麻經無受或牡麻經纓布帶有受小功布衰裳澡麻帶經或牡麻經又記宗子孤為殤大功衰小功衰皆三月又櫟記功衰食菜果飲水漿無鹽酪不能食食鹽酪可也此大功小功為衰之明驗也鄭玄云總麻布衰裳而麻經帶又周禮王為三公六卿錫衰為諸侯總衰為大士疑衰此總麻為衰之明驗也自朱子家禮明集禮

孝慈錄莫不仍之顧律令大功以下言服不言衰非不爲衰也省文也士大夫亦無有服功衰總衰者此近世薄於旁親而然夫豈先王之制與

喪制襍說五則

禫

禮間傳父母之喪期而小祥又期而大祥中月而禫鄭玄謂二十五月大祥祭中猶閒也大祥之後閒一月禫祭故主二十七月三年問父母之喪二十五月而畢又檀弓祥而縞是月禫故王肅又謂祥禫共月鄭王皆本於禮而二義不同其徒往往

類聚卷十七

三

相難晉初用王肅義遂以爲制宋永初元年黃門侍郎王准之上言王義惟晉朝施用指紳之士猶多遵鄭義宜順人情使朝塋一體嗣是之後遂皆以二十七月爲斷矣按禮親喪外除兄弟之喪內除杖期猶祥禫閒月豈三年重服而不可用期喪爲準乎春秋文二年冬公子遂如齊納幣蓋僖公之喪至是已二十六月矣而公羊氏譏其喪娶由此言之固當從鄭義無疑先儒謂遵鄭者過禮而重情遵王者輕情而反制斯乃孰爲孝乎其說是也又范渾父曰禫祭名非服之色也今乃爲之

服三日然後祭此不經也按禮禫而纖纖非禫字之義及觀漢文帝遺詔纖七日師古曰纖者禫也則其誤已久矣說文禫字從示從卓除服祭也釋名孝子之意澹然思慕益衰也

爲妻禫

禮期之喪十一月而練十二月而祥十五月而禫此指杖期而言故鄭玄謂父在爲母也又禮爲父母妻長子禫又期終喪不食肉飲酒父在爲母爲妻又期居廬終喪不御於內者父在爲母爲妻妻喪皆與父在爲母同故先儒謂爲妻亦十五月而禫也後世妻喪不禫則已夸於旁期矣

類聚卷十七

五

心喪

戴德喪服變除曰天子諸侯之庶昆弟大夫之庶子爲其母大功哭泣飲食思慕猶三年賀循喪服要記凡降服既降心喪如常月劉智謂小功以下不稅乃無心喪又陳沈洙議元嘉立義心喪以二十五月爲限惟王儉古今集記終二十七月爲王遂所難何休之儀注亦用二十五月無復心禫云云是則心禫可廢心喪不可廢也宋服制凡如通孫祖在爲祖母爲人後者爲其所生父母之類皆

許解官申心喪三年蓋猶遵用前代制也自明以來此禮不行久矣當亦士大夫所宜講求者

### 閏月

春秋哀五年閏月癸酉景公公羊曰閏不書此何以書喪以閏數喪曷爲以閏數喪數略也穀梁曰不正其閏也范甯謂閏月附月之餘日喪事不數公穀二義不同白虎通三年之喪再期二十五月也禮有取於三故謂之三年緣其漸三年之氣也三年之喪不以閏月數何以言期也期者復其時也大功以下月數故以閏月除晉宋之間喪遇閏

### 類彙卷十七

### 四

月諸儒紛紛聚訟隋開皇初太常卿牛弘奏三年及期喪不數閏大功以下數之以閏亡者祥及忌皆以閏所附之月爲正由是歷代以來遂爲定制又按春秋襄二十八年胡氏傳十有二月甲寅天王崩乙未楚子昭率相距四十二日閏月之驗也然不以閏書見喪服不數閏也又蘇氏集解癸酉公喪不數閏譏齊以閏月癸也蓋皆從穀梁說公羊云云非是

### 變除

古人之於喪服也至纖至悉而於三年之喪尤加

### 父卒未殯適孫爲祖服辨

未可遽以爲疑也季而程子尚有所待故予得發其臆說如此予非博者也蓋能信經而不惑者也禮父在爲祖期父卒爲祖後者服斬此喪服傳之明文也後儒若賀循徐廣之徒乃言父亡未殯而祖亡適孫不敢服祖重謂父屍尙在不忍變於父在也愚竊以爲不然禮殯而後成服父既前卒則先成父服而後成祖服當其成祖服之時父屍已殯矣夫何不敢服重之有祖無適子而猥云不忍不忍於父而忍於其祖則父之心能安父之目其

### 類彙卷十七

### 七

能瞑邪爲長子傳曰正體於上又乃將所傳重也是父生存已許其子傳祖父之重矣及其歿也適孫顧不敢申祖服然則主祖之喪者當誰屬乎將遂無主乎抑別立支子而爲之主也其於傳重之義失之遠矣小記父母之喪偕先塋者不虞待後事據記有父之喪如未沒喪而母死其除父之喪也服其除服奉事反喪服如三年之喪則既顯其練祥皆行由是言之父卒尙不得以餘尊厭母安有適孫爲祖而不敢服重者哉然後知賀徐皆妄說也庾敳之言賀循所記謂大夫士又非也爲祖

後者自天子達士庶皆同則其服不得有異

妾無服辨

儀禮賁妾總而律文無之今之卿大夫空何從予應之曰從律何以知其空從律也古今之制不同有從重服而改輕服者有從輕服而改重服者有從有服而退爲無服者有從無服而進爲有服者自唐以來損益儀禮多矣而猶欲取久遠不可考之文以自附於好古乎苟卿氏曰法後王是不可不淡講也今之卿大夫不然舉凡服其餘親莫不兢兢令甲而莫之敢越而獨於其妾也則必秉周

類彙卷十七

八

禮母乃曜於所愛乎哉有難者曰母以子貴非與曰非是之謂也諸侯娣姪之子得立則國人從而尊其生母故存則書夫人歿則書薨書葬書小君皆得視其通此春秋之例也然則妾之子而既貴矣天子且許之胞封而家長可不爲之制服乎曰天子自貴其卿大夫之母家長自賤其妾律令之與敕也誥也是皆出於天子固竝行不倍者也或又難曰律文得母有闕與曰國家辨妻妾之分嚴適庶之閑其防微而杜漸也可謂淡切著明矣而又何闕文之有且吾考諸儀禮則曰大夫爲妾

類彙卷十七

九

妾總考諸喪服小記則曰士妾有子而爲之總儀禮不言士妾小記不言大夫妾而唐開元禮則皆不爲之制服宋司馬氏書儀朱子家禮與前明孝慈錄亦概未之及也蓋妾之無服十餘年於此矣今使家長之爲大夫者爲之服總則衆子之爲士者當如之所生子爲父後者亦當如之其父在者當爲所生母大功顧己之服其妾也則從儀禮總而命衆子與所生子則又從律文或齊衰杖期或斬衰三年是於古今之制胥失之也嗟乎非天子不議禮若好古而不純乎古守今而不純乎今是

則自初爲禮也吾故曰不可不淡講也

喪服或問二十四則

繼祖母

或問禮與律有繼母而無繼祖母之文然則繼祖母不當服與曰非也言祖母則繼祖母統其中矣蓋繼祖母與庶祖母有辨繼祖母之歿也祔於廟而庶祖母不祔夫既祔於廟爲之孫者方歲時饗祀之而可以無服乎故曰言祖母則繼祖母統其中矣

庶祖母

或問庶祖母宜何服曰其袒免乎禮大夫以上爲庶母無服何庶祖母服之有然則律文服庶母期矣顧亦無庶祖母服者何與曰疏也無恩也是則爲之袒免可也

夫之本生父母

或問禮爲舅姑齊衰期故爲本生舅姑大功今律文既易期爲三年斬矣而獨於夫本生如故其降等不太甚與曰不然也兄弟之子服伯叔父母期則爲人後者服本生父母如之兄弟之子之婦服夫之諸父諸母大功則夫爲人後者服夫本生亦如之此固相準而制服者也律文未嘗與禮異也何降等太甚之有

繼姑

或問禮無繼姑之服何也曰非無服也先儒謂子當以父服爲正父若服以爲妻則子亦應服之此可類而推也傳曰婦人既嫁從夫夫者婦之天也夫既以爲母矣婦其敢不以爲姑乎然則從夫而服又何惑焉

舅妻

或問舅妻何以無服也曰由父而推之則有父族

之服由母而推之則有母族之服姑之夫不可以爲父族舅之妻與從母之夫不可以爲母族者也禮絕族無施服其此之謂與

庶母

或問均父妾也必有子然後爲庶母何也曰父妾之男吾謂之昆弟矣其女則吾謂之姊妹矣昆弟姊妹之母猶吾母也故謂之庶母舍是則不得被此名也是以爲吾庶昆弟姊妹之母則服不爲吾庶昆弟姊妹之母則不服

繼父

或問律文繼父同居而兩有大功親者爲之齊衰三月俗令一有大功以上親一無大功以上親則如之何曰小記皆無主後同財而祭其祖祢爲同居有主後爲異居疏謂此子有子亦爲異居也然則律文雖與禮不同而其義卽皆有主後者也或問果應服乎曰父不當繼繼父亦不當同居而禮與律有同異居之別此服制之變末世之不得已也亦爲人子者之不得已也

前母之黨

或問先儒言前母之黨當爲親而不言其服何以

無服也曰禮爲其母之黨服則不爲繼母之黨服宗無二統外氏亦無二統前母之子不服後母之黨則後子不逮事前母者亦如之也禮從服者所從亡則已前母既亡如之何其有從服與

### 繼母之黨

或問繼母如母何以不服繼母之黨也曰鄭玄謂外氏不可二也庾蔚之亦謂若服繼母之黨則亂於己母之出故也禮慈母與繼母同喪服小記曰爲慈母之父母無服則其不服繼母之黨立也嗟乎爲人後者言若子繼母言如母夫謂之如與若者蓋其父母之文同而情則異者也故不得已而爲繼母之黨服虞喜謂縱有十繼母惟當服次其母者之黨此說始近是矣

### 生母之黨

或問禮有庶子爲其外祖父母從母舅之服而律文無之何也曰古者諸侯卿大夫之妾出於買者少而爲娣姪媵者多若後世之爲妾者皆庶姓也其父母兄弟姊妹往往有不可考者律文不爲之服蓋以賤故紬也然則庶子之服其生母也今且與適母同矣夫使伸其私於母而獨紬於母之黨

毋乃稍失倫與曰非也小不可加大卑不可陵尊賤不可干異聖人之立制也姑以此示適庶之閑焉此律文之微意也故庶子得爲適母之黨服而不得爲生母之黨服鄉先生姚文毅公亦以無服爲善也

### 同母異父之昆弟

或問同母異父昆弟之服子游言大功子夏言齊衰而唐開元禮降從小功三者不同然則宜何服曰律文無服此宜從律者也禮同父母之昆弟期同父異母之昆弟大功因母既嫁則與宗廟絕矣

### 類案卷十七

彼既自絕於宗廟則其子之爲父後者猶不爲之制服顧可使同母異父夸於同父異母之服乎禮繼母可以如母繼父不可以如父故繼父不同居者無服而獨爲異父者大功其失禮意明矣子夏傳曰禽獸知母而不知父埜人曰父母何算焉使同母異父而爲之服此知母而不知父者也與禽獸何以異與然則齊衰亦非子夏之言也記禮者之臆說也

### 妻母

或問明孝慈錄注妻母之嫁者出者皆服總然則



果應服乎曰否嫁母出母爲父後者猶無服何有於妻母之出且嫁者乎厚於妻母而薄於己之所生其非先王之意也明矣律文無服是也

君

或問漢魏屬吏皆爲州郡將服君與舊君之服而唐以後無之何與曰漢魏之制州郡皆得自辟其屬雖服此服可也後世一命以上無不請於天子受天子之爵食天子之祿州郡不得而臣之也州郡旣不得而臣之則品秩崇卑雖異皆其比肩事主者而又何服焉

類纂卷十七

五

朋友

或問禮言朋友麻而律文無之何也曰吾聞之同門爲朋同志爲友古之爲朋友者其將與之交也則有始相見之禮其旣與之交也則有終身同道之恩蓋慎於初而厚於繼也如此夫惟始慎之繼厚之故歿則哭於寢門之外加麻三月今文道廢矣彼之懂懂往來者飲食而已耳博奕笑語而已耳有善不相勉有過不相規此則孔子謂之所知曾子謂之相識者也非朋友也而顧欲爲之加麻不已重乎夫朋友之服不在五服之內故律文略

之後之學者緣情義之淺深厚薄而加折衷焉可也

師弟子

或問師弟子何以無服也曰咎者孔子之喪顏回也若喪子而無服子貢請喪孔子若喪父而無服今之爲師爲弟子者其視夫子子貢何如而遂相爲服也先儒謂師不立服不可立此說是也然則弔服加麻出入常經者非與曰咎者朱文公之喪黃文肅公爲其師加麻制如淡衣用冠經何文定公之喪王文憲公服淡衣加帶經冠加絲許文定公藁蒲人王楫衰經刳綦司賓者辯曰門人衰禮與楫曰吾師也術藝之師與賓主之師與吾猶懼乎報之無從耳由是言之後世有人以經師如朱何許三先生者夫亦可以用此服矣

類纂卷十七

五

衰負版辟領

或問衰衣之有衰負版辟領也果獨爲父母用之與曰否經傳無明文鄭玄之注賈公彥之疏亦然如曾孫爲曾祖父母也適孫祖在爲祖母也爲人後者爲本生父母也是皆難以旁親例者也其遂可不用衰負版辟領與家禮之與儀禮圖說蓋各

發明注疏而猶各有所未盡也吾故謂齊衰必當有二式

### 杖

或問禮無爵者非擔主不杖然則庶人居三年之喪亦有不杖者與曰無之古人之居喪也哭踊無算水漿不入口者三日既殯食粥朝一溢米暮一溢米如是則無不病者故曰非擔主而杖爲輔病也夫安得有不杖者與今人之居喪也哭泣不哀飲食居處如故其違禮也多矣而又逆億古人之不能病不亦悲夫

### 婦人衰

或問婦人可以不衰乎曰不可服以飾情情貌相配吉凶相應故衰之爲服所以表中誠也婦人者何獨不然由是言之是雖旁親猶不可以不衰而況妻爲夫妾爲家長女子子爲父母乎

### 婦人杖

或問婦人可以不杖乎曰婦人之不杖也傳謂其不能病故也假令衰毀而能病則聖人許之矣豈遂禁其以杖卽位乎然則傳也喪服小記也或言杖或言不杖者蓋兩相發明者也或又問婦人謂

童女孔穎達之說亦可信乎曰不然也婦之言服也服事其夫也非未嫁女子之稱

### 改葬

或問禮改葬總鄭玄謂三月除之而明集禮既葬釋服何以不同也曰集禮釋總服者謂釋其衰麻耳下文繁服云云則猶未敢卽吉也是故吾從三月

### 過時而葬

或問過時而葬宜何服曰禮久而不葬者主喪者不除夫久而不葬人子之過也其可以不衰經乎哉又禮爲兄弟既除喪已及其葬也反服其服兄弟且爾而況於人子乎是故吾吳人之葬其親也緩然其儀文猶必視其初喪蓋不失禮之遺意者也

### 變除

或問古者既虞則服受衰既練則服練冠既祥則有大祥之服其變除也匪一而近世俱不行何與曰練禫之服明集禮會典有之品官與庶人皆同然而莫之行者非令甲之疏也此世俗不學之咎也



命赴

或問古之卿大夫之喪主人必命赴者然則吾吳人之有赴也亦猶行古之道與曰否知生者弔知死者傷彼不知生不知死而吾往赴之非禮也

喪主

或問喪必有主與曰禮喪有無後無無主然則孰爲之主曰惟冢子與其婦禮所謂主人主婦是也支子不枉列與曰雖在列而不敢主之也何爲其不敢也曰非傳重也曾子曰喪無二孤此之謂也親戚故舊亦可主與曰可古者喪必赴赴必哭哭

類彙卷十七

太

則必有弔者孔子之哭子路也身爲之主其哭伯高也使子貢爲之主皆是也然則父母之喪可使佗人主之與曰不可禮父不主庶子之喪夫不主妾之喪舅不主諸婦之喪妻之黨不主姑姊妹之夫之喪吾未聞執親之喪而使佗人主之者也無主後則如之何曰有攝主禮大夫而無主後宗子爲士者可攝也宗子爲士而無主後大夫可攝也何爲其使大夫攝曰公子有宗道焉非宗子而特起爲大夫者亦有宗道故也無宗子則又如之何曰無宗子是無族也禮無族則前後家東西家主

之無有則里尹主之是攝主之變也然則今之吳人之有喪也或使同姓士大夫護之赴告必廁名其閒其始古之攝主與曰是與攝主不同護喪之名不見於經朱子家禮使子若弟知禮者爲之有喪事則必稟之前明集禮則兼用孫吾未聞士大夫而執弟與子孫之役者也雖謂之非禮可也

純翁前後類彙卷十七終

類彙卷十七

太

康熙甲寅冬十月

同里周 靖 校字

此一卷及前卷論繼母繼父二篇皆另入古今五服考異第八卷中此處似宜刪去今仍翁原稿手筆以備卷數汪繩武識

鈍翁前後類彙卷十八目錄

書一

與曹木欣先生書一

與曹木欣先生書二

與周處士書

與友人論內亂不與書

與魏光祿書

與梁御史論正錢錄書

荅王進士書

寄魏光祿書

與王處士書

鈍翁前後類彙卷十八目錄終

鈍翁前後類彙卷十八

文彙六

書一

與曹木欣先生書一

琬聞答者孔子之以道自任也蓋當衰周之時王者之迹既熄學校大壞太師瞽矇之官雖設而不能教士詩書六藝之籍祝駘鐘鼓琴瑟干羽之具雖存而士亦不能自淑於是孔子起於布衣日夜與其徒講求先王之王文推明堯舜以來天人性命之旨以相授受而其徒亦翕然從之然後其道大明當是之時所號爲高第弟子者則有顏閔游夏之屬士大夫之文遊往還者則有晏平仲蘧伯玉左丘明之屬然丘明親受經於孔子及其爲傳猶不免傷教害義豔富而巫之失以致紛紜詆訶者訖數百年而終未有定則丘明之於道也齟齬不合者多矣而孔子顧有取焉子游之以文學友教也不及一傳再傳而荀卿氏則已指席其流敝以爲嫵懦憚事無廉恥而嗜飲食者矣蓋考其所得不過得道之器數止爾非有與於性命精微也而孔子獨登諸四科之列何也琬於是湊歎後之儒者其持論太高其責備太無已而孔子之教育人

才如是乎其不可及也使孔子必舉其道以律人則子游固可謂之賤儒而左氏之議論文采亦必以聞人受戮矣此豈學者之所望哉琬嘗辟之今夫匠石之操斧斤以入山林也伐其小者爲楹爲椀爲狙輓之杙其大者爲棟梁爲簳人富商之櫛旁蓋自拱把已上三圍四圍七圍八圍無不取也亦無不用也惟其取之之術博而用之之途寬故凡天之所生山川之所蓄荆棘茨刺之所蒙翳一遇匠石吾未嘗見有弃材焉使教育人才而得若孔子殆亦學者之良匠師矣今先生從事於聖人

類彙卷十

三

之道致知而力行有年於此學者苟不自放棄孰不褰裳攝裾疾趨先生之門哉顧琬少無鄉曲之譽壯而備官於朝又無王公大人之援引默默退守自度無可表見望先生之門而趑趄畏縮者屢矣不虞先生欲與之相見又欲一觀其所爲櫟文益真有意於孔子之教育人才者故敢以其說進伏惟始終造就之幸甚

與曹木欣先生書二

琬自與先生相見得聞高論私心不勝向往遂忘固陋以一言干聽願竊附於左氏子游氏之後遽

辱賜荅所以獎勵過當非琬受教之本意也夫琬之於道固有志焉而不逮者也當其少時頗好韓吏部歐陽子之書及壯而始習六經又好諸家注疏之書孜孜矻矻窮日盡夜以用力於其中於是異同離合之必辨名物器數之必晰義類指歸之必加研求不可謂不博且專也至於既久則稍舉而筆之於文亦且曠然若有所見怡然若有所得矣至於又久而微察之然後知其所得者或徂於才氣之偏所見者或出於聰明之臆求諸聖賢之道達於日用事爲而根柢於修己治心者概未有

類彙卷十

三

合也故復戚戚然而憂惴惴然而惑以怠憂惑怠三者文并其距道不逾遠乎顧先儒必言文爲載道之器琬竊謂此惟六經語孟足以當之佗如退之之原道永叔之本論則猶舉其麤而遺其精沿其流而未遡其原也夫當其去陳言闢邪說毅然以起衰立教爲己任亦豈遂贅贅於道者然其中之踳駁疏漏支離而附會者已不爲少矣又況固陋如琬者哉今先生之言曰儒者之學本於天地印觀俛察無往而非道也是誠然矣然使觀天者止知星辰之躔舍而曰天道盡此察地者止知山

川形執之脈絡而曰地道盡此則是郭璞何承天  
僧一行之流皆可列於有道之士也先生寧遂許  
之邪夫惟後之學者不精求道之大原而區區守  
其一得之文自以爲察之皆醇而養之皆熟一倡  
羣和不曰仁義之人其言藹如卽曰未有不淡於  
道而文至焉者噫其果遂淡於道邪抑猶有豪釐  
千里是非離合之分也此疏之所不敢安也故願  
悉心受教於左右伏惟垂察焉

與周處士書

自足下初入京師卽聞韓武庫聖秋娓娓口足下

類集卷十八

四

不置已復遇劉刑部公勇於邸舍其向僕稱道者  
悉如武庫而又加詳焉僕竊揣此兩人者士大夫  
皆曰賢人焉其說必不虛且妄故願與足下相見  
旣見之後飲酒諧笑事事動人而獨未嘗告僕以  
古學者之道何也僕於詞章之學本無淡解三四  
年以前氣盛志銳好取韓歐陽諸集而揣摩之日  
復一日漸以成帙當其快意之際舒楮磨墨四顧  
無人亦若浩然自得於胷中者及其旣成而復視  
之則後先舛互首尾斷續而且爲之忸怩而心且  
爲之媿悔者竟日夕不止蓋其可以示人者少矣

類集卷十八

五

集中所存皆忸怩媿悔之餘也不自意爲足下所  
閱見是空何如規切教誨之哉今乃不然反用浮  
詞相推譽非僕所望於足下也虞仲翔有言得一  
人知己死可不恨僕交游衰少然於吳門得計子  
甫草於京師得梁御史曰緝今復得足下而三不  
可謂之孤矣前御史獎勵僕過當僕且信且疑退  
而復取韓歐陽集伏讀而深思之未嘗不歎其才  
識之練達意氣之奔放與夫議論之超卓雄偉眞  
有與詩書六藝相表裏者非後世能文章家所得  
望其肩項也於是僕之忸怩媿悔乃不減於往時  
益疑御史雖名爲知僕而其實猶未盡也豈知之  
而不以告邪告之而不以誠邪抑有所深愛於僕  
而拚覆其短邪此未易爲足下言也足下方以瀨  
博之學曠達之思迥出輩流又能周旋燕趙齊魯  
吳越之郊所聞所見什百於僕僕之待足下者與  
梁御史計子甫草無異幸示規切教誨之言勿更  
用浮詞云云也

與友人論內亂不與書

連日天雨道路泥濘不得奉教左右竊敢有請也  
輒下直時稍看禮經經曰內亂不與外難不辭此

言如崔杼作亂晏子不歿孫林父作亂蘧伯玉從近關出是也然實不能無疑考諸春秋如孔父仇牧之事皆詳書而湫許之夫齊宋衛三國皆內亂也士大夫殺身之仁與保身之哲必非可臨時決擇者若不與者是邪則孔仇知勇而不知義春秋決不當予若與者是邪則蘧晏爲倖生何以不見譏孔子且禮經獨非聖人之言乎此琬所以疑也孔攄見劫於蒯瞶子羔不歿而子路歿之孔子兩以爲賢琬竊謂人情之所愛莫過於生其捐軀截脰而不惜者爲名在爾今使歿與不歿均不礙其

類彙卷十八

六

賢則一旦多故又安得有奮然忘生者哉後世江徐歿逆劬之亂袁劉歿蕭道成之亂通鑑略無貶詞蓋取春秋遺意也必如禮經所說則漢之孔光揚雄賢於兩龔而齊之楮淵王晏之徒舉可以末減其辜矣此學者所當盡心吾兄漢通經傳必能發明聖人之旨卒爲示及不宣

與魏光祿書

琬自去秋以來日夕奔走郎署無由主潔候教於左右自分獲辜之日久矣不意過蒙注持如此琬也何敢自外抑琬嘗聞之矣古之君子欲獻其主

璧文錦必先之以皮帛今琬不能具尺皮束帛以爲禮而徒欲以空言先之則其中之所挾者無圭璧文錦明矣然區區之心猶不能自己故欲采蔬酌醴奉迎玉趾而私自達其固陋焉其在春秋之時列國卿大夫相見賦小雅瓠葉之詩杜氏以爲古人不以微薄廢禮雖瓠葉菹首猶願與賓客享之然則琬之所薦者亦如是而已伏惟鑒而許之卒甚

與梁御史論正錢錄書

類彙卷十八

七

別後再讀吳氏正錢錄其例甚嚴其詞甚辨誠有功於斯文不小然琬竊謂學者之讀書也不可以無和平之心周詳博大之識也斯二者既具而又能爲之往復曲折於其中然後作者之是非可得而論定矣若但盛氣以相攻擊而商榷未安則必有偏駁之病考證未悉則必有鹵莽疏漏之病我以我之說而彼又以彼之說紛紜攘臂訖無所止此雖如柳子之非國語吳縝之唐書糾繆猶不免於後人之議而況其下此者乎辟之有大盜於此有司既獲其人必當考求其臧證推原其出沒之蹤窩藏之處各得其實然後殺之而不敢爲異詞

假使無原臧無見證出入不知其蹤窩藏不得其處不俟其案之定而上諸司敗是終爲疑獄也能保無人焉爲之平反哉今此書非不例嚴而詞辨然而其中所列尙有不合治有如前之所謂偏駁疏漏者得毋盛氣以相攻擊而未暇商榷考證與恐不可謂之定案也夫琬之於錢非有門牆之雅栢酒殷勤之歡也平時所以刺譏其文章始不遺餘力而於此反爲異論豈有左右袒於其間哉誠欲吳氏和平其心博大其識往復曲折以得錢之是非所枉而徐徐筆之於書則庶乎其無憾矣不然此書一出必無以服錢之心而杜其口也琬嘗恨文章之道爲錢所敗壞者其患不減於弇州大函而錢門徒方盛後生小子莫不附和而師承之故舉世不言其非率而有一吳氏不量氣力以與之爭而又不得其要領豈不大可憐哉故琬之言此亦欲護持斯文而助吳氏之不逮於萬一也然吳氏方用才學自負而琬顧以空疏之智迂闊無當之見刺刺於其側不以爲狂易則以爲輕薄耳度彼所敬事者惟先生一人故不敢陳之於吳而以私於執事其說具在別紙率微引其端使加改

竄是亦朋友之忠告也如有未當乞更疏示

荅王進士書

琬啓比辱枉顧命作賢姊節烈傳琬誠不敢固辭然所示事實不免太簡如尊大人官諱氏族俱不書賢姊既亡於井何時購得其尸以殯又不書此皆其大者得喪賜教爲幸琬嘗思古之所謂忠孝義烈者其身雖亡其容貌動止雖不可得而見而其氣則浩浩然落落然流被天壤上自名公鉅卿下自里巷之氓以至婦人豎子莫不樂頌其姓氏及其有可感者則又相顧太息不知涕泗之流落也故雖愈久而愈不可磨滅相距幾千百年猶昭灼在人耳目此豈繫乎文章之有無耶然而有志之士猶欲奮起而爲之紀載者何哉非謂忠孝義烈之名恃此而後可以不朽也直以文章不能無故而作必借他人之事而發之以稍見其胸中之奇而取重於後世或所遇非其所書非其事則雖有上下馳騁瑰瑋詭異之詞決不及傳或遇得其人矣而行事不加恢奇則其詞雖傳亦決不及於久遠故尤慎擇其所得而詳書之督李習之有盛名於唐然獨自述其所敘高慙女楊烈婦爲不



在班孟堅蔡伯喈下近世歸震川先生亦號東南大儒尤沾沾自喜者惟在作張氏女子神異記亦可闕見前人之用心矣而流俗不察妄相推許遽謂文章之權可以褒寵貶者幾欲自比於夫子之春秋不亦夸而難信矣乎琬才學慙陋使廁於李習之歸震川之列必當愧顏汗下然其私淑諸人者治有年矣方欲僭足下所示以自傳其文章故先略道所見伏冀省覽不宣

寄魏光祿書

琬頓首頓首與先生別久矣數從相知處審問近

類彙卷十八

十

況終不可得前別時邀約殷勤期以所著詩文時相郵寄不意訖今靳之豈先生自吐其言邪抑有所不屑於琬邪夫書問之往來固未可以一概論也之以之競干謁豫人事則不可有以之通相思道學問則不可無葭州距京師僅五六百里耳然琬與先生音信契闊猶至於如此今琬又將求歸矣萬一馬首東向溪潛陬伏此時山川之閒阻道路之遼絕且有數倍於五六百里者雖欲裁尺一楮以相慰藉尚可得乎哉琬所以不能無望也自別先生已來閑居休沐相識甚少學問無與發明文

章無與辨難襄回顧歎益不啻蹙者之失杖而瞽者之失相也豈先生能遂恣然於琬邪歲聿云暮急欲知太夫人及先生起居狀故敢輒布區區伏惟垂察琬再拜

與王處士書

琬啓自去河閒後每入逆旅輒發先生文讀之驚歎不已中間如藺副使郝太僕傳胡孺人壽序等篇尤有卓見琬入仕以來數爲利祿所驅雖亦嘗以其餘日有志經史之學而茫乎未涉其涯汶汶乎未測其底裏此儒者之所悔恨而賢士大夫之所屏弃不錄者也今夫通邑大都莫不有萬家之衢百物之肆上自珠玉綺繡下訖器用服食之類煌然襍然取之具足於是行旅之人挾金而求貨者穀相交趾相錯枉袂相聯各得厭其所欲而去可謂繇且庶矣然使游閑無資者過之則雖芻皇歎羨於其閒猶無益也今琬之於經史其識不足以窮古人之微其才不足以達古人之變而又當以簿書役其心往來酬酢勞其力朝誦夕忘一無所得辟諸無資之人亦徒芻皇歎羨於衢肆之閒耳是安能厭其所欲哉若先生則不然其識足以

類彙卷十八

十一

窮古人之微其才足以達古人之變而且名不挂  
乎仕籍身不至乎國門凡所謂簿書曆辭之類舉  
皆蕭然裨去故能一志凝神以求聖賢之遺緒而  
陶然自樂於環堵之內及其發爲文章氣厚詞豐  
如風雨之驟至如日月之四燭如尊彝俎豆之淵  
然邃古而實可以利物濟用殆亦無媿於作者矣  
詩傳有之曰干旄賢者樂告以善道也鄭氏謂衛  
文公臣子建旄乘馬數往見賢者於浚邑是爲好  
善故賢者有善道則樂得而告之情無所吝琬旣  
迫於公家之事不能旬數百里以與先生相見

類彙卷十八

三

鈍翁前後類彙卷十八終

康熙甲寅冬十月

同里周靖  
休寧汪繩武校字

鈍翁前後類彙卷十九目錄

書二

荅陳謫公論文書一

荅陳謫公書二

與計甫草論道書

與梁御史論佛經書

與米紫來求書贈雀記書

荅吳秀才書

與金秀才書

類彙卷十九目錄

一

鈍翁前後類彙卷十九目錄終



荅陳謫公論文書一

宛頓首頓首前在劉比部坐中卒得與足下解后  
既別而比部盛稱足下之文以爲不減古人然猶  
未暇詳也既又遇計子甫草復稱足下所爲邊大  
綬傳等作僕私心向往之至而性疏且嬾不能摳  
衣請業自分見絕於左右矣而足下乃從三百里  
外辱書殷勤中間稱謂過卑儼若後進之爲禮者  
豈僕所敢當哉僕年弱冠時稍知學爲詩歌古文  
辭亦思奮其頭角以附東南士大夫之後而器識  
陋劣卒無成就一旦出仕於朝不習世務數遭  
輟軻於是年比四十而精氣衰耗頭白齒豁翻然  
思退不復敢以文學之事與士大夫度長絜久  
矣不意足下過采其虛譽謬加推許且又紆其詞  
曰未讀僕之文究不敢淡信夫足下疑僕是也猶  
幸僕與足下文疏而誼淺耳萬一朝夕過從得盡  
讀僕之文觀其行事而聽其議論則必且誚之爲  
迂詆之爲誕爲僞矣夫豈獨疑焉而已乎然竊惟  
高義不敢不報嘗聞儒者之言曰文者載道之器

又曰未有不淡於道而能文者僕竊謂此言亦少  
夸矣古之載道之文自六經語孟而下惟周子之  
通書張子之東西銘程朱二子之傳注庶幾近之  
雖法言中說猶不免後人之議而況佗文乎至於  
爲文之有寄託也此則出於立言者之意也非所  
謂道也如屈原作離騷則託諸美人香草登閭風  
至縣圃以寄其狎狂司馬遷作史記則託諸游俠  
貨殖叢政荆卿輕生慕義之徒以寄其感激憤懣  
者皆是也今足下當浮靡之日獨侃侃持論以爲  
文非明道不可洵乎豪傑之士超越流俗者也而  
顧以寄託云云者當之又謂惟道爲有力則僕不  
能無疑僕嘗徧讀諸子百氏大家名流與夫神僊  
浮屠之書矣其文或簡鍊而精麗或疏暢而明白  
或汪洋縱恣逶迤曲折沛然四出而不可禦蓋莫  
不有才與氣者在焉惟其才雄而氣厚故其力之  
所注能令讀之者動心駭魄改觀易聽憂爲之解  
頤泣爲之破涕行坐爲之忘寢與食斯已奇矣而  
及其求之以道則小者多支離破碎而不合大者  
乃敢於披猖磔裂盡決去聖人之畔岸而翦拔其  
藩籬雖小人無忌憚之言亦常樸見於中有能如

周張諸書者固僅僅矣然後知讀者之驚駭改易類皆震於其才懾於其氣而然也非爲其於道有得也吾不識足下愛其文將遂信其道乎抑以其不合於道遂并排黜其文而不之錄乎夫文之所以有寄託者意爲之也其所以有力者才與氣舉之也於道果何與哉古人之爲文也其中各有所主有假文以明道者有因文以求道者有知文而不知道者足下好古博聞孜孜肆志於詞章之學積歲年於此儻又能因之以闡見大道之端倪則雖以僕之陋劣衰耗且將欣然執鞭之不暇如曰

類集卷十九

三

吾所寄託皆道也僕未讀足下之文不知其視周張諸書醇疵得失相距幾何而立說云云則毋乃近於如前之所述儒者之夸詞乎哉故終不能無疑僕之疑足下亦猶足下之疑僕也文雖小技然而其原不淺者其流不長古人所以取喻於江海也誠欲進求作者之指要則上之六經三史具在次之諸子百氏下訖唐宋大家諸集亦具在足下習之既久而翫之既熟矣其詳擇而審取焉可也顧舍此不論而區區惟嘉靖隆慶諸君子是詢溯流而忘原非所印望於足下也意者吟僕之陋劣

姑欲借此以少嘗試之邪則僕所不能測知者矣僕過不自量略陳其迂誕之說伏祈賜之教誨敢不惟命是聽琬頓首不宣

荅陳謁公書二

琬啓前倉卒報書愧無以叩副足下之意茲者休沐少暇故願更竭其愚來書論文以明道立說僕一讀再讀歎爲知言竊意足下於此必當上述孔孟次陳濂洛關閩之書最下亦當旁采前明薛文清王文成陳公甫羅達夫諸賢之說爲之折衷其異同研晰其醇駁而相與致辨於微茫疑似之間庶乎於道無負矣而不虞書末乃泛及於晚近諸君子也然則足下之意固不在於道亦止以其文而已如以文言之則大家之有法猶弈師之有譜曲工之有節匠氏之有繩度不可不講求而自得者也後之作者惟其知字而不知句知句而不知篇於是有閒而無闕有呼而無應有前後而無操縱頓挫不散則亂辟諸聖鳥合之市人而思制勝於天下其不立敗者幾希古人之於文也揚之欲其高敏之欲其淡推而遠之欲其雄且駿其高也如坐天之雲其淡也如行地之泉其雄且駿也如

波濤之洶涌如萬騎千乘之奔馳而及其變化離  
合一歸於自然也又如神龍之起延而不露其首  
尾蓋凡開闢呼應操縱頓挫之法無不備焉則今  
之所傳唐宋諸大家舉如此也前明二百七十餘  
年其文嘗屢變矣而中間最卓卓知名者亦無不  
學於古人而得之羅圭峰學退之者也歸震川學  
永叔者也王遵巖學子固者也方正學唐荆川學  
二蘇者也其他楊文貞李文正王文恪又學永叔  
子瞻而未至者也前賢之學於古人者非學其詞  
也學其開闢呼應操縱頓挫之法而加變化焉以  
成一家者是也後生小子不知其說乃欲以剽竊  
模擬當之而古文於是乎亾矣今足下之言曰無  
寄託而專求之章法詞令則亦木偶之形支離之  
音是見後生之剽竊模擬而故為有激之言也由  
僕觀之非窮愁不能著書古人之文安得有所謂  
無寄託者哉要當論其工與不耳工者傳不工者  
不傳也又必其尤工者然後能傳數千百年而終  
於不可磨滅也孔子曰言之無文行而不遠夫有  
篇法又有字句之法此卽其言而文者也雖聖人  
猶取之而足下顧得用支離木偶相鄙薄乎噫何

其過論也僕不佞不足與知乎此語狂且直祈賜  
裁荅琬再頓首

與謝甫草論道書

昨相見時足下曾說論語朝聞道一章恩恩未暇  
往復然不可遂已聊為足下陳之足下謂孔子所  
聞者非日用常行五倫之道私心竊有未安君子  
之道四所求乎子臣弟友者此中庸孔子之言也  
夫道若大路然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者孟子之  
言也足下亦嘗降心於中庸孟子諸書而潛味其  
旨乎否也五倫之道非佗卽其賦於天為命稟於  
人為性發於知覺之靈而為心者也是故聖人之  
存心存此而已復性則復此而已達天知命亦達  
此知此而已儻使舍其日用常行而欲求所謂性  
命於恍惚不可知之地是異端也是淫詞邪說也  
足下顧引子貢之不可得聞為證而盛言是道有  
不傳之祕則幾以佛氏之無法可說與不立語言  
文字者待聖人矣不知足下將援佛以尊孔子邪  
抑誣之也朱注之釋不可得聞曰教不躐等其說  
甚為易曉而足下弃置不用足下之於朱注也童  
而習之既用之以補諸生又用之以入上舍又用

之以舉鄉試而奈何獨悖其說於講學邪夫上之則誣孔子下之則悖朱子無一可者也得非有所陷溺而致然與足下又謂日用常行之道雖下愚亦可與聞當無所俟乎孔子此益誤矣自大道不明而諸子紛紜之學以熾或遞於虛無或驚於名法或流入於尚同兼愛敢爲放言高論以炫惑天下之聰明天下將靡然從之而其佗則又有鬻拳之忠申生之孝荀息之不食言鄉原之徒之廉潔忠信類皆道之所不與者故聖人以聞道爲難講之不厭其詳辨之不嫌其審舉凡非禮之禮非義之義無不研晰而折衷之以明其豪釐千里之謬而一返之乎中正然後得爲聞道孔子之言聞也又豈佛氏之聞熏聞修耳門圓照三昧之說哉足下樂習禪宗宗門之教機鋒義諦固有不可思議者然欲合孔子之道與禪爲一則辟諸傾乳入酒終於酒乳俱敗矣愚願足下慎之毋使爲知道者所笑

與梁御史論佛經書

昨與先生偶論色聲香味觸法六塵相持未定蓋先生非詆譏宗門者也直疑之爲別傳耳玃不敢

復徵禪而願以先生所嘗誦首楞嚴圓覺金剛諸經徵之可乎先生言六根日夜遊乎六塵而不涉六塵諸相卽此是性卽此是妙明圓心卽此是如來第一義諦然則先生之視此六塵也信其實有乎抑信其實無乎抑疑其非有非無乎旣已不涉吾知先生之必以爲無也楞嚴經云無相則無非無則相今旣實有是相矣山河大地六根六塵俱歷歷見前先生又安能悉舉而無之哉就使能之恐其猶不免於頑空者也且六塵卽法相亦卽非法相不涉六塵卽非法相亦卽非法相也若先生之所見所證以之破塵勞有餘矣而欲入佛之清淨智海則不能何則爲其滯於是相非相之義也金剛經云若取法相若取非法相卽著我人眾生壽者是故不應取法不應取非法又云如來所說法皆不可取不可說非法非法是則非法相者正屬如來之所訶而先生願取之邪蓋有所取必有所著無論法相與非法相不當取著卽非法亦無容取著也先生又言真心如鏡妄心如塵捨去諸妄卽真心枉夫心一耳而顧分別眞妄於其間不益支離矣乎圓覺經云居一切時不起妄

念於諸妄心亦不息滅住妄想境不加了知洵如先生所言捨諸妄而去之非息滅妄心乎非了知妄境乎經又云一切障礙即究竟覺使真妄有二則如來幾爲誑語矣不真不實語矣如來說法若醫王治病當其未瘥應病與藥及其既瘥病與藥俱去而先生乃欲執病爲藥得毋失如來方便之意哉古德有云如來說法乍空乍有乍是乍非無一定之言非如來無一定也在學人之了徹與不了徹耳近世士大夫根器勇猛能儻何大事者舍先生其誰窺道眼未明不足取重於先生先生益求大善知識而決擇之則斯法幸甚

類彙卷十九

九

與米紫來求書贈崔記書

琬聞古人之爲文也未有無所託以傳者三代之文託諸鼎彝敦卣之類而傳始皇之罽之篆會稽嶧山之頌託諸豐碑巨刻而傳自是已後諸凡託於金石者不可勝數中間零落磨滅不爲人所稱述者亦不可勝數蓋使其點畫之不二形模之千古則購藏而翫賞之者猶未有其人故其傳亦不及於久且遠也唐文之簡質莫如元次山宋文之巨麗莫如歐陽永叔及次山之爲中興頌也有顏

清臣爲之書永叔之爲集古錄敘也有蔡君謨爲之書是皆所託以傳者也夫是二文者上之發明祖宗功德次之收拾前世繩篆分隸可以愛好之物而又自效其簡質巨麗之詞其能炫當時而垂後世無疑矣是雖無善書者爲之書固不害其必傳也而次山永叔顧猶區區於此以此知文章之家尤不得不慎擇其所託焉今琬學淺而才疏議論不足以驚衆氣力不足以動人於是發之爲文往往有薄弱不振之憂與蕪沒無聞之懼雖率而得一善書者爲之書猶不能必其果傳傳之猶不能必其果久且遠萬一不率而所託非其人則當世士大夫曾無有購藏之以供其翫賞者況望其不朽也哉去年在廣陵貽上贈琬以雙雀琬既命畫工圖其事而自爲之記然嘗恨文辭薄劣未可以傳思欲託諸顏清臣蔡君謨之徒則吾兄其人也伏望鑒而許之幸甚

類彙卷十九

十

荅吳秀才書

昨辱手教責僕以立名太高意甚懇至此正僕所深望於良師友者不意顧得之足下紬繹再四其何敢忘然又有不能默默者夫僕固東吳之鄙人

而衰宗之孤子也家居無伯仲之助在 朝無卿大夫之援得譴以來芴皇牢落日以彌甚其何名之能爲然而足下見責如此則僕已知其故矣憶僕之方弱冠也腸肥而腦滿氣盛而志銳而又卒得筮迹同人之林數挾其文藝以相角逐當是時也拍張叫號四顧無人頗自謂功名可以戾契致而古人可以步趨隨也於是四方之士亦遂有耳其聲而齒其姓氏者由今思之實不免於好名意者足下詢得僕之故吾而遂云爾乎抑知僕之在今日也髮白齒搖向之盛者已耗其銳者已挫矣

類彙卷十九

故欲避名而去之不啻若畏溺之人望舟楫而卻走也雖簿書官守之暇閒嘗從事詩文中然皆噉貧歎老感慨無聊之意居多此子瞻所謂候蟲時鳥自鳴自止僕既不求人知人亦未有知之者也足下試視僕之門可以張雀羅而蔓草且叢生其庭是豈有意於名者哉顧足下猶爲是言夫亦過矣管張籍責退之不能下氣葉進叔責子瞻不能把臂以示無間二君子皆諄諄往復不置今足下方在盛年而能直諫如此雖責僕未當竊闕足下之意其所以自待與待僕者豈下古人哉此正僕

之所樂聞也必當思所以報足下足下幸少埃之

與金秀才書

琬啓聞在衙舍中動止康勝甚慰甚慰不審比來有何著作今世類議文士無用琬嘗思之古人所謂希有難得之物最上莫如麒麟鳳皇是二物者其才不足以任羈絡反不若馬牛之可服馭也其肉不足以充鼎俎反不若雞豕之可亨割也是則二物爲無用而馬牛雞豕之爲有用也審矣然馬牛雞豕之屬什什伍伍靡然成羣或遊於塋或馳於途或栖於埽而參於牢筴蓋不可勝數惟其育之易絀而取之易得故遂無鄭重愛惜之者若麒麟鳳皇則不然非盛世不出非聖人不生西漢之時偶一見之詞臣至爲之置對天子至爲之改年抑何見尊尚如此也夫文士亦猶爾矣 國家網羅英傑濟濟踰踰璽錢穀者有之任兵刑者有之運籌帷幄勞神簿牒者有之降而柔而甘言工於揣摩之術者亦間有之而文士獨不概見此何以異於麒麟鳳皇邪琬嘗度吾黨之力不能勝重而致遠其學不能詣世而取容讀書求道積有歲月是固斷爲麒麟鳳皇之無用而不虧爲馬牛雞豕

類彙卷十九

之有用者也儻又不能稍自奮拔成一家言以附  
於古聖賢之後則天之生吾將安所置之既以自  
勉且欲以勉足下異時國家修文偃武求所謂  
禎祥之符以潤色太平若麒麟鳳皇然者非吾與  
足下而誰久不發狂言矣因足下相知深又似有  
志於斯文者故聊道一二不宣

鈍翁前後類彙卷十九終

類彙卷十九

康熙甲寅冬十月 同里周 靖 校字  
休寧汪繩武

書三

前後類彙卷二十目錄

與王敬哉先生書

荅王玉銘先生論兵餉書

與宗人舟次書

荅計甫草書

荅朱錫鬯書

與錢郎中書

荅李舉人論以史證經書

與梁曰緝論類彙書

類彙卷二十目錄

與友人論廣文選書

前後類彙卷二十目錄終



書三

與王敬哉先生書

琬少孤失學不能通知先王六藝之旨幸而習爲時文得竊科第叨居郎署之末當此之時氣盛志銳方欲自奮於功名之途猶未暇學也會不數載不卒而橫被註誤左官司城退與胥史爲伍加以文牒簿書之繇奔走期會之冗自分力不能任當無復振起之日矣而會上官念其文士又哀憐其以非辜被黜稍寬假之以時日然後得從容閉戶

類彙卷二十

一

盡發其所藏六經三史詳讀而細繹之則又其識不能窮義理之微其才不能達古今之變雖時時憊精疲思作爲文章以求發摭其感憤不可如何之心而蹇澀陋劣率無以進希作者之萬一宐枉擯而不錄之列久矣而不謂虛名之得徹左右也伏惟先生年雖至而志益勤位雖尊而德益懋勳名學術載於史書而達於海內士大夫之口此豈後進小生所宐以其非才淺識蹇澀陋劣之文上塵門下之觀覽而裨補其毫末者哉顧先生惓惓懇懇下文不倦誠有合於周詩遐不作人孟子樂

育英才之義故雖陋劣如琬者亦蒙記憶而見齒其姓氏琬過不自量漢以得出於大賢之門爲喜然而實非其人也竊恐有累先生知人之明與其好士之雅是以遲回瞻顧且前且卻者數月於此非錢進士中諧復傳述先生之言欲觀其所爲櫟文故敢繕寫舊作序傳十篇伏祈賜之教誨不勝惶惶待命之至

荅王玉銘先生論兵餉書

昨接手教極論兵餉事宐上述明初設餉司之義次述倪鴻寶先生并新舊練餉三司爲左右二司

類彙卷二十

二

之故謬許琬在部能不辟勞怨誘之使言誠見先生憂勤國家至意雖家食未嘗頃刻忘也然今之事執大段與往日不同漢堂上所心疑者司屬有敝耳琬未審其獨疑漢司乎抑并疑滿司也漢司發一議具一臺上不能得諸堂上次不能得諸同官最下不能得諸書辦其亦何敝之敢爲而顧以此疑之亦少過矣所可慮者書辦倚滿司爲城社滿司借書辦爲囊橐從來局面本不可破往日正賴先生不惜齒頰與之枝梧耳今則不然漢堂上之於滿司官也執禮甚恭聽其言如響今日改



一漢臺而曰唯唯明日改一漢臺而又曰唯唯然則滿司其何所憚而無敵哉琬兄自今以往書辦視漢堂上如駢拇視漢司官如贅疣口復一日漢人之權必盡爲書辦所移而不之覺也局而一壞何所底止琬竊痛之過不自料遂不能默默其間然而猶未敢盡言也言諸司中者什三四而止耳言諸堂上者什一二而止耳顧且羣起而譏焉不以爲愚則以爲狂且妄使琬得盡吐之其受謗當如何也然則先生知琬之不遑勞怨而抑知其欲言而不得言者乃更多也人有二司誠不可廢矣

類彙卷一

三

與宗人舟次書

僕雖生而愚劣然嘗以讀書交友爲事矣當其鍵戶而力學也必想見古人於百世之上如聆其警歎也如接其負劍辟咄也如升堂而與之揖讓也及出門文士大夫或數百里有賢人焉必戒舟車裹糧襆被而從之游或數千里有賢人焉必修音問通介紹以道其殷勤藉使不得則必悵然遠望耿耿然於中而不之釋亦所好所慕然也今門下與僕竝生盛世爲同時竝家江海之瀕道里相距無幾焉爲同鄉國固非有百世之久數千里之遙也加以族望竝出新安先大王父參政公舊羅倭患失其家棄而僕起於孤子不暇通知家世淵原之自然竊聞族父老與先宐人之言蓋自元末始遷平江之石塘橋有諱得者嘗從徐中山王下北平得爲蘇州衛官至今賜瑩猶在子孫世守焉此僕所知之始祖也其他不能知者僕不敢加緣飾也然則門下與僕又同出一宗信矣茲者側聞門下暫然自立以其高潔之姿孤介之行幽寒隋厲之作知名東南爲吾汪氏所希覲此誠僕所欣然執鞭者也夫以門下之賢如此率而與僕所生之時同所居之鄉又同雖使支派迴別僕猶願推兄

類彙卷二十

四

弟之誼結枯酒之歡而稍致區區之慕好況乎滂其淵原又同出於一宗者哉顧懷門下有年而會不得見一南一北僕不及往門下不及來空其悵然不釋莫甚於此也昨歲得從左嚴季角兩兄讀門下詩集私心向往之至茲又以門下之命促僕作遊序一篇僕人事多冗勉焉操筆氣餒而詞卑不足取重左右故因季角之歸復自道述以示僕區區慕好之意不宣

答計甫草書

伏讀手教數過渙為悵然既又思之竊怪足下自

類彙卷二十

五

待太輕而所以責望僕者太過也足下嘗誦淵明之詩曰此行誰使然似為飢所驅可謂窮且迫矣然而足下知其一未知其二也如所云竟抱固窮節飢寒飽所更餒也已矣夫在笱予多師者此亦淵明之詩也足下何不一反覆之也當淵明之解官而歸褐衣穿結簞瓢屢空然且忘懷得失不以爲戚其爲之畱錢送酒者自王江州顏功曹二人而外益未之有聞也今世公卿大夫如王如顏者尚復有幾而足下概欲求之京師諸貴人固僕所不解也太夫人在堂病婦在室足下歸而備文

力田亦足以具饘粥資未水不至若淵明之屢空也顧舍此不事而匍匐數千里外于請求食此雖小節抑聞子瞻有言古之觀人也必於其小者觀之即使今世復有王江州顏功曹者出儻一睨足下之匍匐于請必不免於實應且憎況望其以淵明視甫草也枉尺直尋而利賢者猶不肖爲安有如此而可爲者也此僕所謂自待太輕也僕自左遷以來俛首低氣日夜從事於簿書巡徼卑冗碌碌莫此爲甚又加有無根之謗不可測之禍患辟如含沙伏弩相伺於側方惴惴然自謀之不暇夫何暇爲足下謀也有人於此冒行峻險而忽墜千仞之下未有不叩首號呼以求救者也然而能救之者必其有大力者也又必其身出千仞之上者也又必其持修綆梯巨木者也使數者一之不備則不能救矣今以僕之卑冗如此惴惴不暇自謀如此其去墜者無幾夫固無絕人之力登高俛下之執也無千尋之綆百尺之木之具也雖足下指席其姓氏而號呼之其能如足下何哉此所謂責望太過而僕不敢受者也方有客在坐略陳其愚未暇縷縷不知足下諒不諒也

荅朱錫鬯書

僕聞之禮曰大夫士相見主人敬客則先拜客客敬主人則先拜主人今以足下之才韜光匿采於京師此誠僕所願引爲師友而奉教左右者也比者抱病且嬾不克以時祇候顏色辱足下先造其廬又辱屢賜之獎僭顧僕竟不克報始非主人敬客之義也是宜見絕左右乃足下終不之絕反拳焉以重幣爲摯且屬以先公之誌銘夫固陋闕茸如僕京師士大夫舉皆知之是豈能顯微闕幽爲足下役以發揚孝思之萬一哉然竊嘗有志史

類彙卷二十

七

與錢郎中書

昨接高論頓開聾瞶可勝欣喜然先生微示指趣猶有引而不發之意非所望於先生者也琬媿息世閒逾四十餘歲矣往時擾擾仕路恬不知止近

類彙卷二十

八

年以來漸覺髮白齒搖精血減耗然後自悔自艾欲求至人之道未始不深痛其晚也琬竊自謂有遠道之病二亦有近道之資三願得爲先生陳之賦性剛褊與物易忤病一也苦學強記多言而好辨病二也然而欲樞衣長跪奉教左右者豈琬之不自量哉蓋緣爲諸生時嘗獨行道上遇一方外僧顧視琬久之指示路人曰異哉此子之相相書所謂在形者是也既至京或私於琬曰子神清氣清骨清可以出世又有非之者曰神骨之清有之若其氣則未也然琬私心竊喜是亦稍異於神骨俱濁者矣又始墮地時直紫炁在命垣恰臨命度主上五行家言其人必主孤高慈善道藝之流又自童穉以來屏絕肉食至今數十年矣頗甘澹泊能食糲衣纊故自謂有近道之資三也從來至人之道金丹爲上吐納胎息內視諸術次之導引最下京師方士每多稱說外丹既無一眞者然如琬之爲人雖得受眞方亦嬾不能爲忌不敢爲也惟以年近遲暮寗舍易壞冀求養生之術稍用延年卻病耳幸而得遇先生伏望先生不鄙其愚陋庶幾收之門牆告以要訣來歲決弃官南歸矣卽當

布衣其屨徑入山林執門下埽除之役以終其身  
先生儼疑琬顧諸名場祕不旨授則琬之留滯京  
師也歷有年所中間人事之險阻物情之虞詐知  
之已熟而嘗之已徧矣雖使囊橐卻避猶慮其不  
速也尚何顧藉之有哉此殆可以無疑者也伏祈  
先生鑒琬之誠憐而錄之敢不惟命是聽

荅李舉人論以史證經書

昨足下見琬春秋諸論雖多事數之屑謂古人以  
經證史不以史證經解經諸作不當參以後世事  
其說甚辨然非琬所敢安也雖不能據據福籍以

類案卷二十

九

相隣荅試舉里塾諸童輩所恒誦者為足下言之  
季足下少降心平氣而聽焉管子程子之傳易也  
於屯之九五則引魏高貴鄉公唐僖昭二宗以證  
之於師卦則引淮陰侯於六五則引郭子儀相州  
之敗以證之於否之九五則引王允李德裕以證  
之於遯之彖於未濟之九二則又引王允謝安子  
儀李晟以證之於坎之六四納約自牖則引漢四  
老人之定太子為之反覆其故而痛切申明之此  
卽解經者以史證經之明驗也如其不可以為證  
則淮陰侯以下諸人之事豈皆不出於史乎至於

楊廷秀易傳引史尤多其佗若胡康侯之傳春秋

鄭伯謙之論周禮舉莫不然彼歐陽永叔蘇明允

諸作偶不及史耳非其果不可以證經也如果不

可以為證則易春秋傳與太平經國書決不妄引

漢唐也明矣抑琬又聞春秋經中之史不當用易

詩禮三經為比今之士大夫果能上下數千百年

悉取春秋與漢唐宋之所以安危治亂以訖君子

小人之用舍進退或同而異或異而同者無不哆

口抵掌馳騁往復其間而又能著諸文章成一家

言以為後世有國有家者之龜鑑此亦曠代之軼

才也雖使僭經立說而參之以後世之事謂之以

史證經可也謂之以漢唐宋之史證春秋之史亦

無不可者其殆子朱子所云解經而通世務者也

惜乎今猶未見其人而琬又學識慙陋不足以任

之耳足下空蚤自奮勉用此倡導後生而顧為之

詞曰史不可以證經然則琬尚奚望哉昌言無忌

希賜裁荅

與梁曰緝論類彙書

今之讀某文者不曰祖廬陵卽曰補震川也其未

讀某文者亦附和云云悠悠耳食之論某聞之未

嘗心服而首肯也何也凡爲文者其始也必求其所從入其既也必求其所從出彼句剽字竊步趨尺寸以言工者皆能入而不能出者也古今人雖不相及然而學問本末莫不各有所會心與其所得力者卽父子兄弟猶不相假借而況廬陵震川乎以某之文上視二君子其氣力之厚薄議論之醇疵局法之工拙固已大相區絕矣至其得力會心之所往可以自喻不可以語人亦豈能驅之使盡同古人邪某嘗自評其文益從廬陵入非從廬陵出者也假使拘拘步趨如一手模印辟諸與臺

類彙卷二十

士

阜隸且不堪爲古人臣妾矣況敢與之揖讓進退乎安乎與某而某不之許也今蒙先生云云實爲獎借過當至謂原流派別出於南渡諸家苟非知己不能淡悉其本末洞然如此也彼耳食附和之輩駢足林立果有當於某否邪又某初不解作詩十年以來信口率筆與唐人相關近以數詩示人其人報之曰盛唐盛唐某驟詢其故則曰此某公之言也士大夫往往類此姑述之以助左右一笑

與友人論廣文選書

宛頓首白蒙足下僭廣文選一書今奉上者頃撫誦斯編已得其概大率經始於梅國告成於管江旣無子淵卓爾之才又乏狂簡斐然之采而妄欲評量古人去畱任心高下在手其閒得失可略陳之夫相如美人一賦詞取麗逸旨歸雅正雖使盛覽持衡揚雄結撰亦當不暇詆訶茲獨以淫褻目之然乎否乎至若充國諸疏歎爲浮泛仲卿樂府傷其里俗孝穆旣書序雅才晉安亦詞賦妙手河朔則子昇伯起彼此齊名東南則江總陰鏗後先馳譽莫不筆搖風雨氣瀟山川操觚之美於焉觀止茲則概從吐弃剗削無遺又其甚者蕭梁之作謬歸東晉湘東一書妄署肩吾歲襟良多舛謫已甚所以然者學旣譎劣識復如之故不免口冗長爲典則收零襟爲瀕博弃珠琲而襲瓦礫含膏腴而咀創痂大乖新嗜復睽舊賞誠哉拊掌之餘資覆瓿之長物也宛白

類彙卷二十

士

純翁前後類彙卷二十終

康熙甲寅冬十月

同里周 靖  
休寧汪繩武 校字

論兵餉書金陵本所載不全今悉照翁原彙補  
入繩武識

類彙卷二十

七

鈍翁前後類彙卷二十一目錄

書四

與歸玄恭書一

與歸玄恭書二

與周漢紹書一

與周漢紹書二

荅從弟論師道書

類彙卷二十一目錄

一

鈍翁前後類彙卷二十一目錄終

書四

與歸玄恭書一

昨讀所刻太僕先生集中閒頗多抵牾如閣字考宋志三公黃閣北齊書三公府三門當中閒黃閣設內屏皆作閣字此杜詩黃閣老三字所自出也余讀凡唐宋稱閣老閣下者其字俱從合不從各而明則不然宮禁有東閣有文藝閣學士入閣辦事者有內閣閣老閣下之稱與前代不同雖從俗稱閣亦可也今足下於閣老不辨而獨謂閣下之閣空從閣其說甚詳至一百六十餘言字同義異未知何據僕所疑一也書張貞女死事中有梳字改爲梭字者竊謂吳人雖富室不聞以金爲梭若云銅鐵亦金之屬也梭當以鐵爲之則非一弱女子能折明矣且攬其纖悅之梭事執似覺稍緩至於攬其頭梳則駸駸相逼不可不加嚙拉矣蓋金梳恐非櫛具或是首飾如近時婦女金掠髮髮根簪之類不妨傳疑今足下以臆改之絕無作本可正僕所疑二也何氏先塋碑文元有二篇常熟本乃何燦爲進士時求作者崑山本則燦爲進士事

時續求者篇中故云碑已具未立又云并載前語而銘中黃門云云卽指其爲都給事也若欲兩篇俱載則有周益公剏廬陵文集例在若止載常熟本一篇亦當照集中周憲副行狀以小字附錄崑山本全文於後今獨不然其文則選常熟本而於銘又載崑山本一篇之中首尾不相貫穿所云是生黃門等語作何著落不獨太僕有靈未卽首肯亦恐賢從祖輩胡廬地下僕所疑三也卷中如此疑義甚多未易枚舉答蘇文忠公有慎改竄之戒僕生平守此竊謂字句異同有別本可證而其義兩通者則空注云一作某大相違反者則空云一作某非是雖無別本而私心不安者空云某疑當作某如朱考亭韓文考異優爲盡善非有作也費枉前賢遺文不致妄爲後生輩所亂庶使好學深思者細繹而自得之耳狂瞽之言乞賜省覽又按陸少卿師道有張烈婦詩序言婦嫁汪生之子汪母與羣惡少亂婦恥之嫉怒謀令一人強亂婦婦不從殺之予友歸熙甫高其節行請予作詩云云詩效焦仲卿樂府體其中有侏達定相侮起攫頭上梳新婦泣且置還之意脂韋



梳既汗奴手豈復可親膚寸折撻之地不復顧  
脚躡等語今全首載錢氏列朝集梳字非梭字  
此亦一證也附記之

與歸玄恭書二

昨足下與僕辨太僕刺集誤處指示甚悉僕已草  
草作答繼而有友人至傳述一葉生之言以為足  
下盛怒僕聞之若負荻刺且慙且悔思有以自解  
於足下足下自謂失之疏略為過而謂從祖悍然  
不顧為故見來書中夫賢從祖塗乙太僕之文足下亦  
塗乙太僕之文此類難舉而又刪移其兩篇為一篇

類彙卷二十一

主

何氏先榮碑文是也立說雖不同而所以塗乙則一也孰為  
故孰為誤有能辨之者否孰為悍然孰為非悍然  
又有能辨之者否竊恐咎繇復生亦不易聽此訟  
也是故願足下無怒也使僕之言非而足下為是  
則議論之講張學術之紕陋天下後世必有代足  
下攻僕者足下雖不怒可也使足下是者已什之  
九矣而或猶有纖豪之隙未經塗墮則僕雖不言  
天下後世必有言之者人主尚不能監誦足下區  
區一布衣豈能盡箱士大夫之口哉足下雖怒猶  
無益也是故願足下無怒也方賢從祖輩下筆之

時度其心必不肖退然自省其悖謬也必曰如此  
則詞優如此則義順亦如足下所謂不可假僭者  
也見與周漢紹札中略謂由今觀之詞果優乎義  
果順乎果當假僭乎不當假僭乎足下可以少鑑  
矣足下不肖假僭於僕為直為諒為多聞僕所願  
終身受教者也若不肖假僭太僕之文而必欲塗  
乙之刪移之以自行其臆大乖信以傳信疑以傳  
疑之道其毋乃失之太放乎是故願足下無怒也  
足下於太僕則曾孫也而刪移塗乙其文於賢從  
祖輩族孫也而醜詆其悍然不顧則皆以為當然

類彙卷二十一

四

若僕於足下一故人耳既讀新刻方漢誦足下力  
攻賢從祖之短而又躬自蹈之思欲成就足下之  
美不得已稍效一言於左右行止從違惟命是聽  
顧遽詬之曰慙又見與周漢紹札中庶之曰杜撰曰取笑見皆  
中書來書忽然觚觚盛傳道路之口何其不恕之甚也  
是故願足下無怒也太僕之文天下後世之文非  
一人一家所得私而有也僕私淑太僕有年寧得  
畢於足下不欲得畢於太僕語曰有爭氣者勿與  
辨新刻甚多自今以往不敢更撻足下之  
辨證韓文考異例別為一書孤



行於世耳琬再拜

與周漢紹書一

別後先撰詩集考異已就謹將彙本送去前賢之  
文固有娛笑甚於怒罵者元非以嫚罵爲極則也  
僕前札云全集疑義甚多本欲彼觸類以長耳彼  
初不信今詩集僅四十卷中之一而所疑如此其  
佗殆可見矣足下試觀之此不獨鍼砭歸氏也亦  
足爲後進不知而妄改之戒觀竟卒卽以此本致  
彼咎椰子厚作非國語而後人遂有非非國語者  
王充作刺孟而最後又有刺刺孟者儻此考不無  
五

類彙卷二十一

五

與周漢紹書二

僕再託致玄恭手札力辨改竄震川集非是彼概  
置不答而輒調詞詬訾又聞指摘最後札中布衣  
二字謂僕簡傲而輕彼於是謗諸同人播諸京師  
士大夫之口則玄恭亦甚陋矣僕淺見鄙儒不能  
通曉古今請舉邨塾所具諸書爲玄恭迷之可乎

類彙卷二十一

六

莊子曰魏牟萬乘之公子也其隱巖穴也難爲於  
布衣之士此布衣配公子言也見南華經讓王篇  
荀卿子曰布衣綢屨之士誠是雖窮閭陋屋而王  
公不能與之爭名此布衣配王公言也見新書富  
國篇至於仲尼大聖且嘗爲魯司寇矣而史遷則  
曰孔子布衣傳十餘世云云遷之行文如此果傲  
仲尼而輕之邪仲尼可作果艷然見於詞色否邪  
僕不審玄恭所諱何詞士大夫何故一口附和也  
山僕言之布衣之稱不爲不尊不爲不重不爲不  
棄且譽也僕原書具在上文俗引人主下文用布  
衣比擬正與莊荀文義略同以此繆相推奉使玄  
恭或跼踖忸怩而不敢當斯則空矣而顧謂簡傲  
彼雖甚陋豈奔走干謁之暇全未寓口諸書乎記  
有之學然後知不足彼之所以怙然詬訾至於再  
四而莫止者夫孰非不學之故與竊願玄恭少畱  
意於學也抑僕又妄加揣摩得毋玄恭閒從宦游  
亦既授有官秩而僕忽忘之邪則僕生稍晚自  
世祖章皇帝以來卽從事 本朝爲郎官爲小吏  
於京師是故祇知 本朝官秩而已若玄恭所歷  
誠不能知也以此舉僕簡傲又奚追焉僕知過矣

僕承尊公及孝章先生命久當杜口而猶嗷嗷然者蓋緣玄恭文游甚廣其聲猷氣執皆足以殺僕不得不自白於足下卒足下代爲雪之僕病廢之餘既闕閑氣又欲惜此殘命放筆一笑

此藁久弄篋衍已不敢出示同人今聞遠近傳某語以爲笑甚至從未見某原書而酒闌燭跋輒有增刪字句僭作談資以獻媚者故復檢此藁付梓至於歸文辨誣錄三卷當俟異日刻之以示來世知我早我聽之而已鈍翁附記

荅從弟論師道書

類彙卷二十一

七

來書第一段昨與吾兄論師言古者有人師有經師非是則不得謂之師若甚怪乎世之受業而稱師者夫以舉世庸庸之人訓詁之不明句讀之不通而嗷嗷然號於人曰師也師也以此論席之則誠快矣古人之言師也其詞有重有輕若從其輕則三人之中雖不善者亦爲我師苟從其重則記固有之師也者教之以事而喻諸德者也雖孟子亦患好爲人師矣僕之說曰非經師人師不得謂之師此從其重者言之也而足下概以受業兩言釋之將

所受者道德之業乎經術之業乎抑止於訓詁章句之業乎使其受道德經術之業則何以異於僕之經師人師之說也如其訓詁章句而已是乃今之學究訓蒙者也二者不同而足下等而齊之何曾中賈賈然不別黑白如此哉

來書第二段師之道不可以不講也古者民生於三事之如一父生之君食之師教之隨其所往而致死焉記曰事親致喪三年事君方喪三年事師心喪三年

足下引經是也然而心喪之禮考之於經惟孔子之門人嘗行之考之於史則此禮之廢也千餘年矣而顧欲驟施諸學究乎此非獨世之士大夫不能卽足下亦未嘗行也未嘗行之而乃爲大言以自誣僕不敢許也

類彙卷二十一

八

來書第三段吾不知其所謂師者必其行之修足以訓方型俗必其經之明足以繼絕表微若所謂經師人師者而後謂之師乎抑其所受業者皆謂之師也

僕聞之君子知至學之難易美惡然後能博喻然後能爲師能爲師然後能爲長能爲長然

後能爲君師也者所以學爲君也古人之重師如此而行或可以不修經或可以不明乎古之爲士者莫不漸摩乎先王之禮樂而習聞仁義之教未有不修其行者也行之不修是不率教也方移且屏之之不暇而敢於爲人師乎哉蓋足下所謂受業云云意者專指訓蒙而言之故予以恕詞疑其行或可以不修而經或可以不明也亦知先王之世無今之訓蒙之師乎方世之治也凡爲士者自幼訖長無日不在於學而先王則因其才器之所至而設官以長養成就之至其所設之官則又士

類彙卷二十一

九

大夫之賢而有學者故能使聰明異傑出不羣之材上之可以爲公卿次之可以備任使者舉皆出於學之中其在詩曰肆成人有德小子有造此之謂也及其衰也學校漸廢士之有志者往往各自求師於四方而後孔子之門號爲最盛其學者皆心悅而服從之此就養心喪之禮所由昉也當此之時安得有不修於行不明於經者而羣天下之士奔走向往其門哉足下漸染俗學而不復通知經傳空其言之放僻而不自知也

來書第四段如必其足爲經師人師者而

後謂之師則行修於一鄉可以爲一鄉之師者于其難也一鄉之人皆爲之致殯于其歿也一鄉之人皆爲之心喪矣行修於一國可以爲一國之師者于其難也一國之人皆爲之致殯于其歿也一國之人皆爲之心喪矣

此一段文義糾纏頗難分曉夫一鄉一國之人有賢者有中材者有愚不肖者而又有百工伎藝之衆不在此列使其行修於一鄉則一鄉之賢者友之中材者師之愚不肖者望而避之矣行修於一

類彙卷二十一

十

國亦然豈有舉一鄉一國之人皆爲之致殯而服心喪者乎以此闢僕之說而未達僕之指趣何其謬也

來書第五段行之修者莫過於孔子經之明者亦莫過於孔子然其畏於匡也獨疑顏淵之歿其後卒於魯國喪三年者門人之外弗聞焉則必其受業而後謂之師也此一段說孔子甚善然而受業於孔子者受其道德仁義與夫易詩書禮樂春秋之旨云爾是固人師經師之祖也自有生民以來未有孔子百世而

下學者莫不宗之又不可問其受業與否也嗟乎孔子之爲師夫亦異乎今人之師矣而可以下喻學究訓蒙者邪僂人必於其倫訓蒙非孔子之倫雖三尺童子皆知之而足下不知何也孟子曰聖人百世之師也禮凡有國者各自祭其先聖先師謂若唐虞之夔伯夸周之周公魯之孔子此皆非受業者也足下以爲必受業者而後謂之師則又非矣

來書第六段韓子云師未必賢於弟子弟子未必不如師問道有先後術業有專攻

類彙卷二十一

主

如斯而已吾謂其言師也最善師以受業也吾所未知而彼知之吾則師之吾所未能而彼能之吾則師之及其既師之也則必終身事之若以其後日之所學遠過於所師之人而遂不謂之師然則是孔子無師也

退之所謂問道未嘗指訓詁句讀以爲道也其所謂術業未嘗指訓蒙以爲術業也孔子師老聃鄰子亦豈僕僕焉爲之就養而服心喪哉雖僂終身事之其於禮也必有少殺者矣

來書第七段曹文願受業於孟子孟子云子歸而求之有餘師則古之受業者皆爲師不惟儒者爲然古者民皆有業以其所業傳之於人謂之師韓子又言之矣巫醫樂師百工之人皆有師是也

曹文欲受業於孟子欲爲堯也欲爲舜也非訓詁之不明句讀之不習而就孟子以問難者也僕視爲師者甚重而足下輕予人以師之名無怪乎邨翁墜容皆儼然據皋比之坐而自附於孔孟也善哉歐陽氏之言曰後世師法廢壞而今世無師世無師學者空師經歐之與韓文相若也行相仿也足下引韓之說以張學究之幟則僕請得引歐之說拔其幟而儻之不亦可乎

類彙卷二十一

主

來書第八段古者八歲入小學十五入大學內則十年出就外傳學幼儀則是小學亦有師也學記曰古之教者家有塾黨有庠術有序國有學其爲師也多矣

禮之外傳如周官樂師之屬是也樂師章曰掌國學之政以教國子小舞鄭氏引內則云云塾庠序學之師則大夫士是也孔氏引書傳說曰大夫七

十致仕退老而歸其鄉里大夫爲父師士爲少師此皆先王所設之官使得出其學行以教育國中之俊秀非今之學究訓蒙者比也且引經不可以武斷足下益詳求其首尾而細繹之學記國有學之下其詞曰比年入學云云繼之曰九年知類通達強立而不反謂之大成然後足以化民易俗夫學至於化民易俗則受師之益夥矣信乎爲之師者未有不修於行不明於經者也而足下乃比之學究此僕所未喻也

來書第九段安能盡得若經師者若人師

類彙卷二十一

七

者而師之哉

甚矣足下之固陋也由足下言之則是謂天下無經明行修者也士不可蓋今足下棄舟駕車南不踰浙北不及淮耳目見聞不出四五百里而敢輕量天下之士哉僕宦游十五年矣其有經學修明者得二人焉曰顧子寧人李子天生其內行醇備者得二人焉曰魏子環極梁子曰緝此四君子者皆與僕爲友僕老矣雖不能師之固所爲欣然執鞭者也惜乎足下未之一見耳如足下者辟諸莊生所謂培井之畫得毋爲識者所笑乎

來書第十段弟嘗與吾兄辨難或繫一事一物或繫一家一鄉所關者小不足深論若夫師道之重則關乎天下萬世恐世之學於人者皆不以其師爲師不容默默已也

師必有道其道不立久矣足下曰關乎天下萬世不可不講也僕亦曰是誠不可不講也足下方爲人師而顧謂凡爲師者不必經之明而行之修其毋乃謙詞與抑誠歉然不足於此也夫鳥獸猶愛其毛羽足下而誠有所不足僕願自今以往日夜勉強學問益增累其所未修而講求其所未明雖前者或不能無媿而繼是亦可以據臬比而不忝矣又何必肆其嗷嗷之口曲爲此辨也君子無易由言願足下慎之

類彙卷二十一

七

鈍翁前後類彙卷二十一終

康熙甲寅冬十月

同里周靖  
休寧汪繩武 校字

鈍翁前後類彙卷二十二目錄

書五

與友人論葬服書

與吳虞升論塋服書

荅或人論祥禫書一

荅或人論祥禫書二

與從弟論立後書一

與從弟論立後書二

與從弟論立後書三

類彙卷二十二目錄

鈍翁前後類彙卷二十二目錄終

鈍翁前後類彙卷二十二

文彙十

書五

與友人論葬服書

蒙足下見示諄諄以古無葬服爲疑僕請得申其說而足下試詳擇焉古人之居喪也葬不逾時故先王不制此服至孔子世其遵三月五月之制而行之者固已少矣殆非獨近世然也考諸春秋列國之葬其君往往緩不及禮故公羊氏譏之謂之不能葬然猶在未終喪以前當無有不衰經者也近世士大夫溺於陰陽家之說其營葬也尤緩有及數年者矣有及十年二十年者矣如此而不爲之制衰經可不可也葬凶事也啓殯而祖屬引而行卽壙而窆當此之時主人或踊或哭其不得以吉服將事審矣禮有之曰久而不葬唯主喪者不除蓋久而不葬主喪者之過也又曰爲兄弟反服其服然則主人主婦而外亦無有純乎襲吉者也近世士大夫自終喪之後或從事四方或服官政於朝旣不能不除其服而臨葬又不爲之服是忍於死其親也而可乎嘗者司徒文子問於子思曰喪服旣除然後葬其服何服子思曰三年之喪未

葬服不變除何有焉由是言之葬其有無服者與爲人子者夫亦返諸心而已假令祖也行也寔也或可以不踊不哭是雖用古服將事其亦何嫌之有如其有所不能而顧諟之曰古無葬服然則當用何服以葬與僕故謂今之葬服猶不失禮之遺意者始以是也足下盍審思之

與吳虞升論殤服書

昨荷手教兼示述哀述略諸作奉讀數四情辭懇到私心矍然因草述哀詩序一篇用以奉慰此外竊有所疑不敢不告尊兄其能聽之否邪喪服父

類彙卷二十二

二

爲適子當爲後者斬衰三年此古之禮也爲長子不杖期此今之禮也爲殤服以次降一等此則古今之通行者也夫既已降其服矣然猶懼窒礙而不可行也又從而別異之曰冠娶不爲殤此禮之變也其所以變之何也殤者不置後不祔廟冠娶則有子矣有子則當爲之祔廟卽不卒而無子也又當以兄弟之子爲之後置後祔廟始不可以殤視之也故不殤也然則聖人豈厚於成人而薄於殤者哉明長幼之辨酌人情之宜達之百世而不易是以至於今行之也今令子年纔十五尙不得

與於長殤而尊兄儼然服成人之服且大書特書於述略之後以自表繫之琬不知其果何禮也揆諸今則違時考諸古則非先王之制是以私心不能無疑疑而不以告腹誹心議度非尊兄之所取也琬之推服尊兄舊矣非敢放言異論以肆其觚觔也尊兄方以文章品望求知於一時而取信於後世萬一所作述略者流傳四方其中不免有秋豪之瑕纖塵之玷以爲尊兄累保無人焉竊議其後乎此時雖尊兄悔之雖愛尊兄者欲從而揜護覆庇之亦無及矣試與師友如甫草電發輩講求而急要焉幸甚

類彙卷二十二

三

答或人論祥禫書一

屬有喪禮請教家禮云再期大祥注不計閏二十五月再期止二十四月而云二十五月者疑是二十五月首一日又大祥後中月而禫注開一月也自初喪至此二十七月似又在二十七月末一日云云

按禮服所以不計閏者蓋數閏則大祥在二年之末不可以稱三年喪也必加至二十五月者其義當亦然蓋小祥十三月大祥二十五月記所謂親



之喪外除先王體仁人孝子不忍變除之意而又示之以有節故曰二十五月而畢也古者卜日而祭書儀家禮欲從簡易以便俗故惟禫祭卜日其佗大小祥皆止用忌日宋儒所謂忌日者當卽來教中首一日也禫祭則先一月下旬卜次月上旬之日不吉則卜次旬之日又不吉則不卜徑用下旬日矣其日或丁或庚非徑用末一日者惟近人禫祭必盡二十七月則當柱末一日雖其制益趨於簡便而實不倍於禮姑從之似無害

大祥下第二條設次陳禫服後又有禫祭

類彙卷二十二

四

一條將大祥之日卽改禫服乎抑必至二十七月乎

古者大祥除衰服斷杖服縗冠紒紕麻衣白屨無紼書儀則丈夫坐腳蹻紗幘頭蹻布衫布裹角帶婦人冠梳假髻以鵝黃青碧阜白爲衣履其說與禮服異家禮既悉仍書儀而明會典又全未取載讀之不能無疏略之歎自比年以來士大夫居喪尤多苟且今欲改服不審應改何等服色莫是姑存其名否所云陳禫服者乃謂大祥先期一日陳之於次而厥明始服以祭也則其服不俟二十七

月明矣總之古今之制不免異同而大祥則除衰服禫之後月則遂復常歷代皆然無可疑者

大祥日往來書刺遂可書禫服否

古人名刺無書服制者答人慇懃惟有孤子哀子孤哀孫之稱其佗已不可考矣吳俗至二十七月始書禫服似不失先儒所謂過禮重情之意甫及大祥姑勿書可也當今禮教喪失已久僕又學術固陋伏乞與知禮者更加討論則斯禮幸甚

答或人論祥禫書二

禮有之居喪讀喪禮既葬讀祭禮足下兩大人在

類彙卷二十二

五

堂而諄諄用喪事與僕相往復僕私心不以爲可故荅足下甚略而足下又盛稱再期當爲祥禫二此據三年問二十五月而畢檀弓祥而縗是月禫之說也唐儒又有主三十六月者此據喪服四制喪不過三年三年而祥之說也三說者皆出於禮記而惟漢鄭玄爲能酌情文之宜得先王中庸之道故歷代之至於今不廢足下所云二十四月僕不知所遵者何經所援者何傳竊恐仁人孝子



之用心不當如是也且足下亦嘗觀 本朝之律  
乎律於妾之喪本無服也而足下必欲加之以緦  
麻三月於父母之喪本二十七月也而必欲減之  
以祥禫二十四月居今之世反古之道聖人且猶  
議之而況抹撥經傳欲以自立一說乎孰非人子  
顧獨漸滅喪失其仁孝本然之心而強辨以求勝  
本既立則區區變除之是非禫祭之先後特其  
餘文末節雖姑置勿論可耳孔子語宰我曰女安  
則爲之夫固不屑之教誨也故僕於足下之言謂  
之戲論必不得已亦惟曰足下安則爲之而已矣

類彙卷二十二

木

與從弟論立後書一

昨芥友至傳述足下意以僕權嗣穀詒爲非禮哀  
悼之餘不勝歎服非足下不得聞此忠告也然豫  
屬一冊乃足下所親見亡兒田產具在悉繫新婦  
收掌僕未嘗覩視豪釐欲掠而歸諸穀詒也儻得  
如足下教別爲亡兒立後則上之先大夫下之亡  
兒皆默受足下之賜豈獨僕一人賴之哉故願與  
足下商之凡士大夫所以立後者爲其能持門戶  
也爲其能承事生者也爲其能喪葬亡者之遺骸  
殘魄也今足下始有冢孫又生僅數月耳萬一立

後而得他房數月之兒揆其事執略與穀詒不同  
何也穀詒尚可依僕爲命而新婦若養令孫爲子  
便難於子母異居婦人之性頗多疑忌加又事不  
可料假使中間調護失宜不卒而或病痘病疳病  
驚癇癰瘰一有幾跌不幾虛足下盛心而僕與  
新婦多此一番舉動哉且足下侃侃繫繫立言甚  
公而僕竟攘足下冢孫是用私意相揣大傷足下  
之義僕不敢出也故願與足下商之儻得於舉族  
之中立一稍長成者可以無痘疳驚癇諸患可以  
代僕持門戶可以承事孀婦可以喪葬亡者則先  
大夫暨僕歿且不朽亡兒亦歿且不朽禮有之何  
如而可爲之後同宗則可爲之後僕之區區是亦  
不畔於禮者也故願與足下商之僕且暮入地所  
媿兩庶男幼小未忘馳憤尚望足下卵而翼焉琬  
再拜

類彙卷二十二

七

與從弟論立後書二

聞足下盛稱兄弟不相爲後嘖嘖有言與僕平時  
所見最合僕諒屬具在當時草彙纔定卽以請教  
足下如有未安足下何不面相規諫而爲此嘖嘖  
也僕聞之古之爲人後者不得與於射嘗歎歎人

生之不卒至於此極而近世習俗輒緣立嗣相詬  
鬪此非有仁人孝子之心湊念宗法之遺而懼亡  
者之忽諸不祀也不過曰利其土田耳圖其賄財  
耳今僕豫屬之中一則曰詒飲食衣服及將來昏  
娶不得有累長媳是未嘗使邀寡嫠撫鞠也一則  
曰不得覬覦長姦私蓄一則曰吾見在田宅仍繫  
蘭詒均分是未嘗使承長兄遺產也又擬於門狀  
之前不列孤子一行嗟乎有爲人後而不邀撫鞠  
者乎有爲人後而不承遺產者乎又有爲人後而  
不稱孤子者乎僕於祭告之文以權字搭詞權之

類彙卷二十二

八

云者可彼可此邇邇未定之詞也蓋恐新婦之哭  
泣傷生而姑以此慰其目前且以代老人暫守亡  
兒主重耳劉原父曰春秋之義有常有變取後者  
不得取兄弟常也既已取兄弟矣則正其禮使從  
子例變也僖公以兄繼弟春秋謂之子嬰齊以弟  
繼兄春秋亦謂之子所謂常用於常變用於變者  
也今僕不敢曰變而曰權且著諸豫屬曰以俟蘭  
詒昏娶生子則其說已明而其心亦滋苦矣亂昭  
穆之序失父子之親僕決不忍爲也僕豈效世俗  
無賴子姓言語出入欺鬼神賣祖父者哉前書與

足下相商擬另立一後未蒙見報方慢息待命而  
又諄諄言此此則僕之不孝不慈無可自解惟有  
拊心泣血而已

與從弟論立後書三

又聞足下盛稱庶出之子不可爲後蓋從豚犬穀  
詒起見僕甚駭焉禮有之何如而可爲之後同宗  
則可爲之後何如而可以爲人後支子可也鄭玄  
賈公彥皆訓支子爲庶子初未嘗有庶出爲後之  
禁也會典有之適妻年五十以上無子者得立庶  
長子蓋有適則立適無適則立庶亦未嘗有庶出

類彙卷二十二

九

爲後之禁也足下方矯首厲角自附賢者爲同族  
所推重足下一言倡之於前族人必羣言和之於  
後僕奚敢揚揚然悻悻然別立異議乎然年老愚  
悖讀書不多敢問足下此載於何書出於何王之  
典也不則足下繁稱灝博著述滿箱篋顧舍儀禮  
會典不信而信道塗之口里俗不根之言哉古有  
世爵凡嗣祖父之爵者皆曰爲後不必爲人後然  
也如檀弓石駘仲卒有庶子六人卜所以爲後儀  
禮亦有庶子爲父後之文是矣近代爵不及世凡  
士大夫長子卽以爲後之名被之蓋或有官蔭故

也如律文出嫁女爲兄弟之爲父後者是矣僕既  
棄且病旦暮入地而所存蘭詒二子俱出於庶敢  
問足下此庶出者雖不敢爲人後亦堪爲僕後否  
邪不知前所言不可者專指不可爲人後言邪抑  
并不可後其父邪爲父後與爲諸父後一也假令  
此可而彼不可其說果何所本哉禮適子不得後  
大宗此古聖人之教也若從聖人則適子不可爲  
人後從足下則支庶又不可爲後然則庶後者將  
奚適也儻盡弃周公孔子之教而惟足下是聽是  
足下之賢過於周公孔子僕不敢信也卒明以示  
我

類彙卷二十二

十

鈍翁前後類彙卷二十二終

康熙甲寅冬十月

同里周靖  
休寧汪繩武校字

鈍翁前後類彙卷二十三目錄

序一

送魏光祿歸蔚州序

送人之雲南序

送徐原一歸崑山序

送胡生序

送王進士之任揚州序

送姚六康之任石埭序

送屈介子序

類彙卷二十三目錄

十

鈍翁前後類彙卷二十三目錄終

序一

送魏光祿歸蔚州序

宋鄒志完之在朝也嘗恐憂其母其母告之曰兒能報國吾顧何憂其友王回者亦曰子雖有親然移孝爲忠亦太夫人繫志也予讀史至此未嘗不歎古之爲人臣者其家庭之所勸誡與朋友之所砥厲抑何嚴切如此也今光祿承魏環極先生固士大夫所稱有道者也一旦上書於朝乞終養以歸若以魏當世之嗜仕不止者爲先生計則得矣然豈太夫人所望於先生者乎又豈士大夫所望於先生母子間者乎而竟毅然去不復顧何也予考先生立朝始末蓋嘗由翰林出爲諫官矣是時海內初定居職者未諳國俗率皆唯持祿以奉無事而先生獨抗論國家大計時時見諸施用其疏彙具傳於世士大夫家皆有之旣而名日益盛忌者日益衆辟諸舍沙伏弩藥間竊發先生幾蹈不測之禍顧與太夫人怡然安之若命噫何其難也蓋其家庭之間能不婉志完母子者久矣由是言之使人主所以倚仗先生者常如諫

類彙卷二十三

一

類彙卷二十三

二

垣之時則先生方納忠陳力之不暇而何暇於歸先生雖欲歸太夫人亦不聽之歸也今不奉回翔於閑署名爲稍稍通顯而實弃諸無所設施之地則其從容陳乞於天子之前者豈得已哉今天下不可謂無事矣法嚴而吏竄財賈而民佻度亦先生所日夜太息者也萬一人主思得老成者碩之儒與之共濟必且以尺書束帛招致先生於里居吾不知爲先生者其遂采未酌未奉太夫人以終其身已乎抑承太夫人繫志幡然還車而卽路乎古之君子進非軒冕之爲榮而退非山林之爲達也從容去就惟道之安爾世之論者咸謂先生是行也將有往而不返之思而予獨逆推先生之未然以爲先生固有道者必不如是之偏且矯也予不敏辱與先生爲友竊自附於王回之後故引志完故事而復爲之說以期望先生者如此

送人之雲南序

十六年王師下雲南李定國率餘衆奔緬甸其明年議者憂定國引諸戎入寇將命平西王先其未發往剿之羣言僉同吾獨策之以爲不然管曹操之破烏桓袁尙袁熙於遼東而不追也諺將

或問其故操曰公孫康素畏尚熙急之則并力緩之則自相圖其執然也已而康果斬尚熙以降甚矣操之善料敵也今定國就食西域叩其鼻息果能相親信乎抑各有猜嫌之心乎此其執與袁尚兄弟之在遼東何異計莫若頓兵境上遣一介之使馳入緬甸諸國貫其納叛之臬使討定國自贖則西域必聽命此亦曹氏遺謀也吾又嘗請於尚書王公曰今欲守雲南其要害有幾其障戍之地有幾公曰上策係騰越州其次則永昌城耳吾曰度用兵幾何人而足公曰不過二萬吾又曰當用饒金幾何公曰可減額饒十分之七蓋公永昌人故爲言如此夫用其猜嫌之心而開其自贖之路無勞師翫寇之名而有汰兵減饒之實則國家亦何憚而不爲也語有之射卒數跌不如審發今議者知戰而不知守知急攻之可以一勝而不知緩誘之可以十全用力多而成功少豈計之得者哉惜乎無以此言聞於天子者於是吾同郡某君方投牒吏部爲雲南之遊吾既告之以此且曰君今行矣平西王方折節下士而巡撫袁公其人又溫然長者必能聽用士大夫之策士大夫必易

類彙卷二十三

王

於盡力君益樂聞以吾此言說之使得聞於天子乎是吾心也是可減兵數萬與額饒數百萬者也君其識之遂書以爲贈佗若交游悒別執手流連之語非國家大事所繫者不具載云

送徐原一歸崑山序

崑山徐子原一家於馬鞍山之陽茲山望之特小而獨以秀麗見稱俗又謂之玉山蓋本崑岡出玉之意也然茲山絕不產玉惟時時有美石裸隱淺土之中土人斫而得之擇其明潤而尤小者售爲士大夫几席之翫實非玉也則玉山得毋爲虛名與然吾聞玉以比德君子君子所佩事多珩璜琬瑀之物至於往來投贈又多以瓊瑤瓊玖充之其義固有所取也頗疑山之得名者或亦寓義於君子而然與故茲山雖無產玉之實使挾其秀麗之氣卒而能生卓然駿偉非常可喜之士如古之所謂君子者以焜耀於一邑不尤勝玉之區區者邪若吾原一乃駿偉非常之一也原一學博而才雄及與之游又恂恂謙謹當其再至京師也京師士大夫無不愛慕之者閒嘗出其所作詩若文則尤燦然以光誦之鏗然以韻誠可不媿古之君子也

類彙卷二十三

四

使佗口策名於 廷以備 國家之任使其爲  
天子所器重殆與成周之琬琰赤刀魯之寶玉楚  
之和氏之璧何以異蓋不獨燁燁於一邑而已吾  
故於其歸也書此贈之且以見玉山之得名者果  
不虛也

送胡生序

天下士大夫咸集京師達官貴人車者騎者日夜  
相望於道京師之人遇之相與指席其姓名坐者  
箕踞立者跛倚恬然不之怪抑何翫視之若此哉  
至於窮鄉僻邑素未嘗習見官府雖有縣佐幕僚

類彙卷二十三

五

之屬爵不過一命位不過九品然當其出也阜蓋  
肩輿伍伯前導則閭巷之婦女爭聚觀以爲榮其  
稍謹飭者或俛首屏氣不敢出聲固已與京師異  
矣京師之俗五方樸處豪猾無藉之民僭鬪訟爲  
蠹孽把持官府之短長官府反從而畏忌之而窮  
僻之地率以治耕織守田廬爲務親上奉法非有  
租賦徭役之事終其身不入官舍求所謂豪強大  
猾舉無有也爲之吏者不過歲時出條教講保甲  
而已此其執易以尊而其事易以辦也夫惟處易  
尊之執而治易辦之事故自一命而上奮欲以循

吏自見者恒欣欣然趨之豈必仕宦京師然後爲  
樂耶今胡生某將爲主簿於某縣其城僅三里居  
人不及數十家蓋亦窮僻之最甚者也度生之心  
必有不釋然者吾故爲此說以速其行

送王進士之任揚州序

諸曹失之一郡得之此十數州縣之慶也 國家  
得之文游失之此又二三士大夫之憾也吾友王  
子貽上年少而才既舉進士於甲第當任部主事  
而用新令出爲推官揚州將與吾黨別吾見憾者  
方在燕市而慶者已翹足企首相望江淮之間矣

類彙卷二十三

六

王子勉旃事上宜敬接下宜誠泣事宜慎用刑宜  
寬反是舉也吾告王子止此矣朔風初勁雨雪載  
途搖策而行努力自愛

送姚六康之任石埭序

世之儒者往往背老釋爲異端而習其說者又多  
好言空虛宋滅無用之學此皆非真知老釋者也  
予嘗讀兩家之書凡老子與佛異流而同原誠能  
研極其指趣微獨繕治身心而已雖用之以服官  
政無不可者老子五千餘言率時時寄意於治國  
愛民行師泣事之間及其末章益不勝自喜之心

乃思得小國寡民而試之而佛固未嘗有是語也然至於利濟天下欲使物物各得其所則佛之視老子豈有異哉蓋公言黃老曹相國師之而齊以大治漢文帝師河上公而天下幾致刑措此亦儒者所不能訾也不幸而從佛之說者率皆雞髮衣緇自詭以爲出世閒耳儗令今之仕宦有人焉通於佛之指趣而潛入乎南嶽黃檗雲門臨濟之宗者得出而應用其功效雖比肩老子不難憚乎吾未見其人而世亦莫吾信也穎濱蘇氏曰入山林而存至道爲人天師可也而以之治世則亂予不

類彙卷二十三

七

謂其言然嶺南姚子六康固儒者也而居平闇意諸禪宗無不叩擊而研極之茹蔬衣麤奉其戒律尤嚴今夏謁選得江南之石埭石埭山水清麗土庶淳樸而接壤九萼有古道場寓焉姚子得之殊欣然色喜也佛法主於見性雖一起居一語默莫不有作用者存而況蒞官行政之大者乎姚子既研極禪宗而通佛之指趣則予知其視一邑也皆祇園兜率也其視奔走簿書也皆參學記莂也其視邑中士大夫與其民人也皆化身之百千萬億也今而後能使吾儒知佛之爲法不專出於空虛

宋滅者庶幾惟姚子是賴姚子將行諸君子悉賦詩爲別而予序之如此有臯吾以儒者而附會老釋者非吾徒也

送屈介子序

人與物相盛衰者也嶺南地僻而饒樂自前代多象犀珠璣翡翠毒冒之物而柳子厚獨謂其陽德之炳耀者罕鍾於人故士大夫每以荒微詘之今國家南平五嶺逾十年矣天子方益嚴航海之禁番舶賈易之貨不以時至而粵土亦日益貧困邊海遷徙之氓以飢寒踣灰道路者累千萬戶

類彙卷二十三

八

至於平江楊梅青嬰珠池之中亦徑不復產珠蓋已非前代饒樂之比矣顧天地炳耀之德鬱而不舒其執必有時而發今且鍾爲雄放瑰絕非常之士同時知名者指不可以勝屈雖中州亦推讓焉夫然後知人物盛衰之數若循環然未有既久而不爲變遷者也凡予見聞所不及者固不暇論諸如程子周量鄭子湛若梁子芝五悉予見聞所及蓋皆所謂非常之士也而最後復得介子其爲人雄放自喜嘗遠走吳越燕趙秦晉之鄉結納其豪傑輒棄閒作爲詩歌相倡和其詞淡沈跌宕有風



人之旨予始喟焉太息以爲陽德之鍾諸人者抑何闕於古而發於今如是其盛邪雖欲詘爲荒徼之區不可得矣於是介子將自京師過代州挈其家以歸南海予乃祖諸寓齋酌兩尊以屬介子一以與介子別一以慶嶺南人文之盛也

鈍翁前後類彙卷二十三終

類彙卷二十三

九

康熙甲寅冬十月

同里周靖

休寧汪繩武校字

鈍翁前後類彙卷二十四目錄

序二

贈王貽上序

贈翁君序

贈宋牧仲序

贈郁醫序

贈外弟金茲昭序

別朱子錫鬯李子武曾序

類彙卷二十四目錄

一

鈍翁前後類彙卷二十四目錄終



序二

贈王貽上序

新城王子居京師與其友倡和爲詩甚樂也已就吏部選人爲推官有日矣王子慨然有憂色客或謂予曰王子之憂也憂夫以吏治之故而廢其詩也予曰是何言與古者刑官之始蓋在虞之世皋陶爲士師士師平天下之刑卽周禮大司寇是也擬諸今世郡吏其職任之大小可謂縣矣然所以用刑者則同予嘗讀史遷有虞氏本紀云欽哉欽哉唯刑之靜哉說者以爲清靜無事之意嗟乎以皋陶平天下之刑大而蠻夸小而寇賊姦宄無所不當治由後人視之其訟牒之繁簿書文移之下上幾於覆食之不遑而休沐之不給矣然皋陶惟清靜無事故出其暇力又能與虞舜相拜手爲歌詩在尚書益稷篇中後世四言詩所昉也然則居刑官之職何嘗至於廢詩而不暇以爲哉王子可以無憂矣使誠能以清靜治之吾見王子之才必加優其簿牒必加少國中之盜賊亦必加衰止如是而曰不能爲詩吾不信也始吾釋褐嘗謁高

鄧王文通公教吾以盡去詩歌古文辭稍學律令文通之意則美矣而吾獨以爲不然夫今之有司非詩歌古文辭爲之累也俛而臨之者上官也叩而侵之者士大夫也勉承上官之指而曲徇士大夫之請日惟以鍛鍊周內爲事故雖盡晝夜之力而猶有所不足此豈獨不能爲詩哉執且不能爲官王子顧不憂此而憂彼何也益亦求之清靜無事之意乎客應曰然洵如子言雖起而平天下之刑可也尚何一郡之足云請以此告王子以釋其憂

贈翁君序

翁君名天章字漢津吳縣人以諸生入國子上舍爲人喜聲色縱游狹邪順治十四年來京師與妓馮金者相好也已盡散其所攜貲不數月馮徑弃君去更歸佗氏而君猶日夜歎詫不自得每對客必曰吾負馮生吳人呼其妓爲生吾負馮生云於是京師人皆以君爲狂翁氏世居洞庭之東山君之族人逢春者故明中書舍人也其豪邁尤與君類客金陵時有所狎妓寇氏以色藝擅名南院中書君惑之先後費錢帛巨萬始得娶爲外婦已復游

臨安釐彙中金二千於寓廡下一日被酒歸蹴金傷其趾遽怒呼曰吾明日用女不盡不得復稱俠矣遂徧召故人游士及妖童豔倡之屬期詰旦集湖上是日橫舫西冷橋合數十百人置酒高會所贈遺纏頭無算抵暮問守奴餘金幾何則已告盡矣又有彥登者亦君諸父行也少任知數武斷山中當明愍帝時置姬十二各建一樓居之高麗畫棟制如掖廷爲怨家飛章所計下巡撫捕致於獄於是君與其族人出家財居閒久之始得解蓋翁氏以意氣相尚類如此東山之俗健鬪喜訟富者

類彙卷二十四

王

率居貨四方以熾蓄起家而翁氏獨任俠輕財至傾其產不顧亦豪矣哉往予游東山直翁氏盛時甲第相望其子弟輕裘鮮服日夜與賓客相過從彈箏擲瑟有古游閑公子之風今相距不過數年逢春歿彥登老且病而君亦溘落長安中訖無所遇翁氏幾無復前日之盛矣然君意氣如故終不以此自悔恨也豈眞古之范少伯原巨先之流邪君娶布政來虞公女於予爲從姑之夫性坦率多大言每自矜能詩然館予邸舍累月亦不見君嘗爲詩也忽醉謂予曰女佗日銘我於石當云云予

笑應之曰君果欲琬文又何用銘爲於是遂略序君之生平且牽連翁氏故事爲文以贈

贈宋牧仲序

宋公子牧仲在京師以待衛出爲黃州通判行有日矣其友梁子曰緝米子紫來與燕於汪子茗文之家酒三行公子乞贈言於三子梁子執爵起曰吾猶記公子之列侍從也蓋及先文康在時士大夫奔趨聲執無不願交公子者公子亦豪矣哉今相距十五年耳顧似蹇宋莫不得已而退就是官得微有忿躁不平之心乎寵辱賤賤彼此各一時

類彙卷二十四

四

也吾願公子守之以靜米子執爵起曰是官雖卑然爲二千石上佐與有字人之責焉日者楚方用兵黃其要衝也輓粟踐更民力厯耗甚矣非有大慰安之將何以堪此夫退撫循其民而進爲之請命於上官亦官守宜爾也吾願公子承之以寬於是汪子執爵繼之曰美哉梁子之言達人之言也其旨微米子之言仁人之言也其利溥吾蔑以加此矣雖然竊有效於公子黃州南嶺赤壁西望武昌非蘇文忠公所嘗游處者乎咎文忠在黃每自念平生舉止多不合於道故其自誠有曰道不

足以御氣性不足以勝習蓋文忠之孜孜力學如此今公子質敏而才高可謂學道之器矣使自今以往能以沈潛者養氣以澹泊者存性是則所謂齊寵辱忘貴賤而泣官字人之本也其於道不庶幾乎吾故願公子基之以學而已於是三子者各賦詩爲別而予又錄其語序之云

贈郁醫序

周禮有疾醫有瘍醫皆隸於冢宰若今之分內外科者是也瘍醫用五毒之藥注之於創而剗殺之其術與今世不少異然古之醫多良而今之醫多

類彙卷二十四

五

拙何也周時瘍醫亦得與列乎士歲食其祿而統之以醫師歲終則稽其所治之得失而進退之故庸醫不敢果於殺人以虛糜祿食今世則不然郡邑雖仍前代之制亦嘗建有醫學矣然而名存實亡官不能爲民設醫也官既不能爲民設醫而所謂瘍醫者尤號賤業大半以市人謀之不能通知致病之原與所以養病之法僅僅守故方以求一驗宜乎其拙之多也卽稍有良者出乎其間又皆飾車服盛徒御以爲名時其入之緩急而邀劫金帛以爲利放言高論恬不知恥蓋凡爲醫者類然

不獨瘍醫有之也若以周官之制律之其不見黜於醫師者鮮矣吳有郁君某家世習儒而身獨攻瘍醫所傳禁方以試瘍卽效爲人坦易樂施不擇貧富雖徒手來者亦皆予之藥故吳人率愛而歸之予往歲屢病瘍輒之郁君家今來京師復病求如郁君者與之交而不可得於是慨然以爲郁君雖瘍醫而實有士行焉古之爲士者當其不遇或逃於屠販或隱於賣漿之家醫卜之肆郁君豈卽其倫與萬一遇有大力者一旦言郁君於官使之掌疔瘍之政以供醫事而進比於周官下士一命之列庶幾使郡邑之爲醫者得以進復於古矣乎惜乎郁君之不遇而良醫之效猶未盡著也若予固力不足者其何能爲郁君重哉姑爲斯言寓之使知予淡愛郁君之意云

贈外弟金茲昭序

茲昭與其兄毅似其先按使公太僕公父子相繼以清白至大官子孫世守其家法而君獨以貧故改業爲醫今年春將之京師教似贈之以文大略以術工而安乎命者爲說予三復其言而疑之史遷有云人之所病病疾多而醫之所病病道少然

類彙卷二十四

本

則術不可以不工也後世不求工於其術而惟不遇之是思爭名而射利日益以甚以是死於醫與死於病者更互有之而名爲良醫者閒世而不一觀也君博學多識尤善於切脈所活吳中人甚多予與君幼同里閭又內外兄弟也故雖在京師遠去數千里之外數能以書問相往來於是知其良者宜莫如予予姑就所見聞言之一戴氏子病陰虛火盛服清火藥益氣喘不能臥諸醫皆危之君診其脈口華誤耳非死候也肺氣受寒將痿非用蔓桂不可遂以二藥加茱萸地黃倭鉛一服而瘳

類彙卷二十四

七

一婦人病傷寒日吐虵可數十諸醫以爲胃寒也君獨曰脈洪數而實且口剝舌黑而有浮火此陽毒證也安得守仲景成法乎以胃熱治之而瘳一婦人年六十餘矣病面赤喉痛吐痰如涌服涼藥不效一醫以爲少陰虛火改服八味湯又不效君診之曰湯是也以胃氣先傷故不能運諸藥使下輸耳遂用六君子湯加炮薑而瘳一予從兄奇璞卒病中風君以爲元氣大脫法宜峻補而庸醫欲投南星半夏君力爭之主人不聽已而其病少甦衆皆色喜君曰不然後某日當不治果如其期此

數者皆予所見聞然則君之於其術抑何工也今夫京師諸醫無不盛僕馬飾輿服以炫耀耳目不則裸取房中之書坎離龍虎之說自詭秘方以媚權貴人之好考其本術實不逮君遠甚使君挾是以游吾將見士大夫之有事於醫者皆不之佗氏而之君之門矣君豈遂出穀似所云王彥伯下邳顧穀似不察猶慮其萬一之不遇而欲解之以命其川意不亦左乎吾故言此以堅君之志

別朱子錫鬯李子武會序

類彙卷二十四

八

嘉興古樵李也或謂之醉李又謂之就李在春秋時與吾地皆屬吳後置郡又皆屬會稽風土相接語言相通飲食嗜好與吾地無少異者今錫鬯武曾兩君子又皆家長水之上距吳江不三舍道太湖順風挈舟不春宿而抵吾郡南郭門之外故江浙雖各爲一方而兩君子實予之鄉人也先是予遇錫鬯京師亟稱其所爲裸文已復遇武曾其稱之一如錫鬯然錫鬯方入山東巡撫幕中不數數見而武曾從予浮河涉淮渡揚子東至金陵訪求六代之故宮遺址賦詩倡和如是者積四百日故其悉予尤淡歲八月予復與兩君子共集京師置

酒歡甚簿書清燕之暇亦欲申肩喙口悉舉史傳  
以來三千餘年之所載相與竄口盡咎馳驟往復  
於其間而予病則已憊矣兩君子生同邑居同里  
客游同時而其爲文亦同出於廬陵錫鬯之文疏  
秀可喜而武會敷腴蘊尤能暢其所欲言豈非  
吾吳之魁然奇偉者邪予旣以病告歸而兩君子  
又有志四方車輪馬足其所之殆未可以豫卜也  
然則予往而放曠茅茨之下泉石之旁平泉荒渚  
之上苟不能離羣索居則必求同志者與相游從  
然而人才實難安得復於鄉人中解后奇偉軼羣  
之士如兩君子以娛吾病且老乎於斯別也蓋有  
遺憾焉詩曰莫往莫來悠悠我思此之謂矣

類彙卷二十四

九

鈍翁前後類彙卷二十四終

康熙甲寅冬十月

同里周靖

休寧汪繩武校字

鈍翁前後類彙卷二十五目錄

序三

兵餉一覽序

漁樵耕牧圖序

代陝西通志序

代魚給諫奏疏序

歸震川先生年譜後序

重訂韻譜序

傷寒書序

說鈴小序

類彙卷二十五目錄

一

代青陽館規序

代洪氏族譜序

鈍翁前後類彙卷二十五目錄終

序三

兵餉一覽序

康熙六年九月戶科掌印給事中姚公文然上疏其略曰臣伏念 詔旨每年開征夏稅定於五六月秋糧定於九十月此誠 皇上恤民之美意勸業之良法也然臣見年來各處兵餉俱藉本年催征銀兩為支銷本地及撥協別省之用竊慮來年兵餉開支在於正月而民間開征在五六月相距幾及半載安能隨收隨解不誤軍需乎臣嘗約計來年春季所入不能充一季所出萬一軍需孔亟不得已又議變更則是美意晦而不彰良法行而復止甚可惜也應請 敕下部臣速查今歲存貯款項與明春一季應行征收款項通盤合算果否充一季兵餉之用如有不敷酌議變通或借發帑金或暫開事例以成就 皇上之良法美意蓋皆所謂權宜之術有類此可推行者統在部臣熟籌皇上詳擇非臣愚昧所能盡知也疏上 天子下其章戶部先是尚書王先生弘祚虞軍需之不足繼也乃命予句校遞年已來存貯錢糧予方核付

文十四司其數猶未集也而會是疏既下王先生督率益急諸司付文亦至予日夜披手筆隨其蠹敝覈其漏遺錯鉢塵渺按籍攢族逾六旬始得存貯銀伍佰肆拾萬兩有奇以復於先生自是兵餉可無虞矣予退復輯其餘意撰錄是書命曰兵餉一覽其端總目為一篇一每年兵餉所出之數一每年正項襍項所入之數一每年每項存貯候撥兵餉之數其後復詳晰直隸十四布政司為十六篇一本地每年地丁額征之數有編荒一裸項約征之數如缺官征罰變產罪贖之類皆在一每內有鹽課關稅蘆課者則別書一每年貯庫之數一上年奏銷存貯之數已上凡如千條一本地每年兵餉之數有藩下及綠旗應一應撥協餉之數如雲貴兩廣川一先年缺額兵餉未經找撥之數已上又如千條佗如薊州密雲昌平宣府大同諸營鎮滄州德州保定太原諸駐防額餉俱附見本地兵餉之左江寧鎮江杭州西安駐防總在合省兵餉數內無另其已撥某項如千未撥如千支銷抵補某項如千則用朱書細疏各項之下然後國計之出入可以瞭如矣夫舉其總則先兵餉而次賦稅者明職掌也財用以兵餉為急也核其詳則先賦稅而



次兵餉者重物力也財用以賦稅爲原也予撰錄本意蓋如此書既告成會添注尙書馬爾賽建議於朝格緩征之詔不行於是有一切催科如故越明年復廢左右兩餉司而王先生亦遂得皇去位矣予自惜精力之萃此也久姑藏弄其書於篋衍而序之云

漁樵耕牧圖序

葉子子吉日夜念其太夫人將以終養請告而歸於是姜子綺季爲作漁樵耕牧四圖董御史玉虬以大字署其首而諸君子又分咏之於後以贈葉

類彙卷二十五

三

子予觀之竊有疑也管子之立教也嘗黜樊遲爲小人而鄙老農老圃爲不足學雖子貢欲休於耕田而亦未始許之至於漢陰之丈人杏壇之下之漁父與夫長沮桀溺之徒則又奮其汪洋恣肆之說詆譏孔氏而旁及其弟子俱所不免其意顯與聖人相背蓋所謂道不同也葉子學於孔子方欲讀書勵行繼絕業於千載之上而顧區區慕此四者得毋大悖孔子之教乎哉且此四者亦不易爲矣古人爲之類皆裕刻寡恩盡弃其爵祿之榮衣服飲食家室之奉蓬首垢面苦形勞神而不之

恤然後能習其器而嫻其事終身自放於山顛水涯修林平阪之間如丈人漁父之屬是也今葉子果自謂能之乎抑不能而姑試爲之已乎吾以爲葉子生長輿介而同翔文學侍從之列良有年矣爵祿非不榮也衣服飲食之奉非不日趨於便安也取諸物者弘而所以自衛其身者厚然則葉子之於此四者固不暇嫻且習也假使一旦賈賈焉爲之此其中必愀然而不樂其外必勉強焦瘁而難堪夫以不嫻之事不習之器加又有不樂難堪之情卽欲如古人之終身自放庸可得邪此吾所爲疑也雖然以此言序此圖亦少謬矣蓋吾聞葉子之先大夫有別墅在鄧馭之麓其地左山右湖崇溪而幽秀舉凡四者之人無不畢集乎此葉子試奉侍太夫人往而挾其軒輿几杖從容湖山之旁旣足爲游觀之適及其時日稍暇則又凭欄而望擁却而吟然後徐屣此圖以按其人物風景相似與否夫亦將爲之蹶然一笑也

類彙卷二十五

四

代陝西通志序

康熙四年予奉簡書經行秦中輅車西指幾徧雍梁二州之境其間名山巨河烏道雲棧沙渦盤陞

淡峻宵眇可喜可愕之地無不周歷至於數千百  
年已來故宮廢壘與夫荒陵壞寢殘碑斷碣金石  
之遺文有足備稽覈助鑒戒者亦無不覽觀因是  
竊念小雅皇皇者等之詩所云諏詢謀度者使臣  
之事也舉予駢駱所至耳目所見問悉當擴摭記  
注以自寓其每懷靡及之義而予才識舛陋未有  
成書殆不能無遺憾也及使竣東還得觀巡撫賈  
公所輯陝西通志苞古酌今分條晰類詠贍周詳  
有典有要其裨益於秦人甚多於是作而歎曰此  
書成而予諏詢謀度之懷庶可藉以少慰矣顧公  
之建節三秦也幅員之廣幾半天下機務劬千日  
不暇給公既綏集其民人而蒞辦櫛理之而又能  
竊按遠采悉境內之山川土風文物典章之屬一  
一臚列以爲此書自非具周密之識雄偉博大非  
常之才可以門達而不窮者其何由成此哉抑公  
嘗填撫我中州矣其措置方略率與秦中無異前  
所成河南通志予嘗受之卒業亦猶今日之讀此  
書也自古論天下形勢者皆曰關中爲首洛陽爲  
腹成王之造周也必使鎬京與新邑洛並重降而  
訖於東漢隋唐之時亦必東西建都屹然如一益

類彙卷二十五

五

天下根本要害之區莫有過焉者惟公能宣布  
國家之威德周浹旁魄於兩重地之間其爲天  
子所倚毗與四方所觀瞻固非一日矣此書告成  
益以見公之才識旁暢四達如此也予家中州習  
公方略有繫顧又以使命至秦辱與公周旋數年  
之中而兩讀公所成不朽之書抑何其厚幸與遂  
爲之序

代魚給諫奏疏序

魚子仲升居掖垣者三年奏疏數十上所言皆

國家大計可見施行於是仲升名聞天下而會其

類彙卷二十五

六

請告以歸遂輯前後所得凡一卷屬予序而傳之  
夫以仲升之立朝也淡思遠慮通達事立京師  
士大夫無不謂仲升者唐之魏鄭公陸宣公之流  
亞也予則因其世而論之以爲太宗愛名之心勝  
而躁於圖功故鄭公言而聽者什之七德宗自用  
之心勝而疏於救敗故宣公言而不即聽者亦什  
之七自古人臣遇主可謂艱矣今天子求言若  
渴而仲升與僚友亦皆爭奮於言以自建豎舉凡  
政理之得失人事之利敝條教章程之沿革廢興  
未嘗有知而不言言而不行者蓋君臣上下之間



能及而何有建中貞元之故事乎故仲升所遇視  
公宣公爲易然又有難者南公之於唐也不爲  
宰相則爲翰林入寄心符出備股肱非若仲升疏  
邈之士專以言爲責者也故曰仲升難古之有言  
責者面折廷諍常至於不可勝計如是而猶有所  
不能盡然後不得已著諸奏疏故其爲言之路寬  
今則不無稍狹矣 國家既無延英召對之典而  
伏蒲叩闕之風又久遠而不可復舉雖以仲升之  
賢所藉以結 主知就臣列者惟奏疏在耳故曰  
類彙卷二十五 七  
仲升難然而仲升之所建豈亦可概見於此矣今  
試取而讀之典而不蕪直而不訐其用心甚公忠  
而持議甚愷切行且與唐虞之都兪商周之對揚  
入告者竝而未知其孰先孰後也夫豈獨不媿兩  
公而已哉然則仲升雖歸 天子將召而大用之  
不久矣

歸震川先生年譜後序

先生既歿之後其族弟道傳刻遺集二十卷其子  
子祐子寧又刻集三十二卷二本去取多不同而  
子祐等所刻有詩一卷又附行述墓表誌銘一卷

視道傳本稍簡而獨無年譜琬溪愴之因略其事  
蹟稍次第之以示高山仰止之義夫當明之中集  
士大夫爭言古文往往勦襲史漢諸書以相較轆  
紛紜倡和徧於東南此先生所深歎於後庸人爲  
之巨子者也於是退處荒江宋莫之瀕獨與其門  
人子弟講求六藝慨然以斯文爲己任而欲遠追  
游夏之徒於千數百年之上不亦豪傑之士哉蓋  
琬嘗因所譜而推原其始末矣以先生之學識自  
當出入禁林蚤居簪筆荷橐之選顧獨連蹇蹉跎  
凡九上春官而始得一第斯已謂之不卒然且因  
於州縣之職不理於媚妒者之口齟齬數年垂及  
遲暮而後從散僚之中與掌外制方欲以高文大  
冊自鳴天子之前而又淪焉長往矣先生乞致仕  
疏所云作唐一經成漢二史者固有其志而未及  
辭也然則區區遺集亦何足以概先生哉王文肅  
公嘗稱先生之文如清廟之瑟壹倡三歎無意於  
感人而惟愉慘惻之思溢於言外可謂大雅不羣  
者竊歎以爲知言去年夏琬屬同年生徐子元文  
從先生之曾孫莊乞寫其遺像以來而元文至今  
猶未有以復也當致書促之而先識其事於此將

以附於譜之右方

重訂韻補序

凡字莫不有聲有音故平上去入四聲爲之經宮商角徵羽半徵半商七音爲之緯而後切韻協韻與焉所以盡韻學之正變也夾漈鄭氏獨倡急慢諧聲之說如中之協十陽敵之協十八藥皆協韻也而鄭氏以中央之急聲爲張取證於古豔歌以激搏之急聲爲郭取證於西京賦此其說益本梵書之合音而於六經諸子所謂協韻之道尚未之備也惟吳棫才老所作韻補最爲淹洽嗣後朱晦

類彙卷二十五

九

菴先生遂悉采之以協詩三百篇與楚辭騷蓋其爲大儒取重如此非徒有功於小學而已也今夫世之士大夫羣焉宗尚者惟劉淵韻略一書耳其佗如陸法言之所輯孫愐之所增宋祁鄭戩之所修定所謂二百六韻者俱茫然弗之辨矣而顧暇問協韻乎哉予謂唐宋韻協韻各有所宜五七言詩從今者也故宜於唐宋韻箴銘贊頌騷賦歌謠之屬法古者也故宜於閒用協韻爲古文而不知協韻是猶觀樂而不知琴瑟習禮而不知籩豆也其可乎然則才老之有此編也信乎其不可少也

韓退之言凡爲文辭宜略識字苟能通字義之原流審其聲音考其偏旁點畫而又求之協韻殆可謂之識字矣至於近世好古之儒往往譏排協韻之非甚而上之疑孔子之繫易次之黜顏師古章懷太子之注兩漢書其說愈長而其辨愈細則又予所不得而知也

傷寒書序

予聞醫之有方也猶敵之有圖弈之有譜善用之足以制勝不善用之未有不失算而敗者也故河汾氏之言曰醫者意也藥者淪也先得大意後以

類彙卷二十五

十

藥物通淪之此可謂善言醫者矣今世之業醫者不然率皆以有定之方治無定之病不問其人之起居食息與夫時俗之溫嚴燥溼而概以成格進之吾不知於其所謂意者果有合焉否也嗟乎學書紙費學醫人費以庸醫之多誤也其不至費人者少矣夫襟病猶可無誤卽不牽而至於誤矣或得與失參半猶可尋其指歸爲之補救獨傷寒一證既有陰陽表裏之異於其中又有三陰三陽半表半裏虛實傳變畱匿隱伏難測之微自仲景立經王叔和朱奉議成無己之屬爲之疏明辨釋習

者固非一家其間經營絡汗吐溫下證若繭絲法同射覆投之稍乖死生判焉非若樸病之可以或誤者也是以識者兢兢慎之友人某繁精其術於是摭六經加之論斷爲傷寒一書要以先得大意爲主蓋亦河汾氏之指也前人論難此證至三百六十明時惟陶尚文最得綱領然頗詆仲景傷寒論謂非全書而王宇泰又嘗攻陶氏之短以爲尚未望見易水門牆蓋其紛紜聚訟如此惟是書折衷其間尤極詳備以是指示後學其用力良亦勤矣夫庾附扁鵲之徒既不可再得則擇其術之工巧者而服習焉庶亦不至費人也夫

類彙卷二十五

士

說鈴小序

汪子方爲說鈴有客見而笑曰何吾子著錄之不倫也夫四方之大夫士聯車轡結衣衽而來遊京師者非以市奇弔詭也梯榮焉止爾媒利焉止爾梯榮故名顯媒利故實厚乃吾子舍是二者而日操紙舒翰從事於此書以名則窮以實則左得毋奇且詭與汪子應之曰客之所謂名實者褻衣緩帶之倫舉不免焉然方其下儼直勾休沐也則必絲竹以諧耳妖冶以悅目樗蒲博塞之具以怡情

肆志一張一弛其由是道久矣今客視乎吾之室空然子然蕭然閔然於絲竹無有也圖史而已於妖冶無有也蓬垢而已於樗蒲博塞無有也故簾敗几而已然且無以自娛其若窮愁何於是追憶舊聞手纂口誦不絲竹而諧無妖冶而悅非樗蒲博塞之具而亦肆焉忘返者誠不知其不可也噫吾欲梯榮則倦而無階欲媒利則困而乏餌而又病夫飽食終日無所用心者故寧取裁於此尙何奇之能市而何詭之可弔邪客遂笑而去說鈴之義蓋取諸法言吾子篇其書則與世說語林略相類

類彙卷二十五

士

代青陽館規序

古之仕宦者自比長閭師而上其蒞官行政皆不出乎鄉一鄉之中吉凶有無相賙恤歲時伏臘酬飲射相周旋是何風俗之美也蓋其爲之君者有八刑三物之法以治其衆降而公卿以下有大小宗之法以序其子孫故能整齊而聯屬之凡所云敦族睦姻救災恤患者莫不纖悉備舉士大夫生其時進而登於朝其比肩者皆吾親故也退而休於家與游於黨庠術序其相見往來者非吾親

故又皆吾子弟也居者有禮讓之教愛敬之心行者無畸栖旅食輕去其鄉之患孔子曰吾觀於鄉而知王道之易易不信然與逮先王之法不行而賁自仕宦下訖商旅不能不散而佗之而京師爲四方都會往往文輟結衽鱗次而麇集雖其同邑其井之人親故子弟相距數千里之外者恒遇之於京師則所以整齊聯屬之者尤不可以無其道也於是一方之士大夫規地作館而寓敦睦救恤諸遺法於其中蓋隱然以先王之治一鄉者行之豈非善復古者哉前明萬曆中吾鄉嘗置會館一

類彙卷二十五

主

區又鏤館規三十則於版比年以來傾圯廢墜日以益甚同邑孫君茂先懼無以整齊聯屬其鄉人也趨告予曰益亟圖之予諾其請遂捐奉金若干以倡而孫君復身董其役不期月門屏堂宇悉還舊觀又增葺館規次第告成夫吾青陽之在江表也僻處一隅其俗繁號愿樸類能以敦睦相教誡可謂美矣使一旦來遊京師又皆循是規而守之至於吉凶有無歲時往還一本乎古之愛敬禮讓而未始有畸旅之歎雖不能不出其鄉猶爲不失先王之遺意也予故樂得而序之

代洪氏族譜序

禮曰別子爲祖繼別爲宗繼嗣者爲小宗管者先王之以親睦教天下也畫其田而井之設鄉大夫黨正族師比長以誠諭之顧又聯之以姓立爲宗法使之合族而食序以昭穆冠昏則告喪葬則赴歲時燕饗相率登宗子之廟而揖讓進退其間此王道所以隆也後之儒者以爲太宗旣不可復矣不得已而思復小宗以存王道於什一夫俗之古若也蓋已久矣親親之誼薄而歡欣愛敬之心微彼其視族之人也誠無以別於行路也雖其近在五世之內者旣歿猶相爲服然特劫於令甲而行之耳非有惻怛悽愴出於誠然者也卽卒而存小宗之說虛名焉耳已文具焉耳已求諸先王親睦之教豈有當哉然則宗法其窮乎富夫法之始立也舉凡氏姓之本末子孫羣從之親疏遞邇枝分派別固不必系之以圖誌之以牒牒未有不瞭然者也自大宗小宗亡而世譜興焉學士大夫之爲譜也所以維宗法之窮也吾先世自唐時始居曲阿一遷婺之官阮再遷休寧之黃石宋南渡後又遷洪原而族始益熾訖於今日散徙者不可勝計

類彙卷二十五

主

然猶莫盛於徽寧兩郡之間其昭穆蓋可考也予  
顧集吾族告之曰凡父兄弟之處於此者其遂  
忍視族之人若行路邪抑猶不忍也自今而往儻  
能守親睦之遺意而無廢先王之教則宗法雖不  
可復而洪氏之俗庶幾猶爲近古矣乎於是方修  
家譜既成予序其後如此

鈍翁前後類彙卷二十五終

類彙卷二十五

圭

康熙甲寅冬十月

同里周靖

休寧汪繩武校字

鈍翁前後類彙卷二十六目錄  
序四

禮記說義纂訂序

遠志之苗序

遠志之苗後序

古今五服考異序一

古今五服考異序二

古今五服考異後序

五服圖後序

校正東都事略前序

類彙卷二十六目錄

校正東都事略後序

東都事略跋序一

東都事略跋序二

識小錄序

砥齋集序

鈍翁前後類彙卷二十六目錄終

純翁前後類彙卷二十六

文彙十四

序四

禮記說義纂訂序

三禮不明久矣官器之異同儀文度數之詳略其間紛紜轆轤疑不可信者蓋要僕不能數而立馬不能算也姑卽禮記言之一郊也或曰用辛日或曰擇元日然則元日爲是乎辛日爲是乎一禘也或曰春祭或曰夏祭然則祭於夏爲是乎祭於春爲是乎一廟制也或曰大夫有皇考廟或曰有太祖而無皇考然則空從祭法乎抑空從王制乎一奔喪也或曰大功望門而哭或曰見喪者之鄉而哭然則空從雜記乎抑空從奔喪乎一禫祭也或曰中月或曰祥而禫然則空用二十五月乎抑用二十七月乎一異父昆弟之喪也或曰大功或曰齊衰然則空依子游說乎抑依子夏說乎四十九篇出於小戴一家而猶彼此乖反此皆學者所當盡心也漢唐儒者往往膠守師說而不能詳加考求訖於前明則特視爲科舉時文之業口傳耳剽以冀倖一第實無人焉綜核貫穿於其中何怪乎學日益陋識日益卑四方之風俗亦日益壞而天

理民彝或幾乎息也關西楊公鳳閣盡心於禮者有年獨能旁綜儀禮周官二經淹貫馬伏鄭王諸訓故以成此書取而讀之則吾前之所疑者公固已深思自得或微引其緒或詳折其衷爾擗解剝悉犁然而筆之於書矣以是裨補世教夫豈淺鮮也哉於是公從子三開使君醵金刻諸吳下工竣而命予序之予於禮經繁非專家而願因公之書以其餘日稍盡心焉故遂承使君命爲之序

遠志之苗序

前明御馬監太監劉若愚直隸延慶州左衛人崇禎初以魏忠賢黨下獄若愚自辨頗力在獄中纂此書所述妖書及客魏始末最悉卷首曰寺人小草又曰遠志之苗與酌中志略大同小異此蓋其彙本也予脩諸文氏筆畫譌謬且櫟以行草遂別加繕錄而序之曰嗚呼凡國家之患一曰女寵二曰宦寺而外戚與藩鎮猶不與焉何也女子小人其類同其志同其闕伺也彼而淡而其結納也亦近而便日夕於人主之側不蠱之以聲利卽中以土木導之以犬馬遊幸未有不相爲表裏者也然考諸前世所以亂且亾者往往成於宦寺而始



於女寵漢有王聖與其女伯榮在內然後江京李  
閏之徒因之而黃門常侍遂熾唐有張良娣干豫  
政事然後李輔國程元振之徒因之而北司遂以  
亡唐蓋女子小人皆足以致患而女寵之惑人主  
也尤甚牢根固蒂盤結於閨闈之間陽託人主之  
權而陰樹左右羣小以爲援諫官之所不能糾而  
重臣之所不敢問此誠名亂之本也夫安得有不  
亡者哉前明亦然始之以鄭貴妃繼之以李選侍  
復繼之以乳媼客氏而魏忠賢始棄其隙竊弄人  
主之威福以號召同黨誅鉏異已外廷之覬覦富  
貴者又莫不夤緣朋比朝鄭李而夕客魏於是釀  
搢紳門戶之禍者紛紜膠輅垂五十年及其末也  
賢人君子大則糜爛於詔獄次則銷磨於罷官遣  
戍而明之社稷遂漫淫傾仆而不可復支然則宦  
寺之爲患又未有不由于女寵者也嗚呼千尋之木  
非不高也吞舟之魚非不大也至其腐敗則必自  
內始詩曰亂匪降自天生自婦人後之長國家者  
可不戒哉可不慎哉

遠志之苗後序

此書二十一篇每卷首俱鈐惡所生處小圖記卷

尾又鈐劉若愚印或與智之印或劉時敏印與智  
爲若愚字時敏則原名也其目曰憂危竑議前紀  
第一後紀第二先帝誕生第三今上瑞徵第四三  
朝典禮之臣第五先監遺事第六兩朝椒難第七  
正監蒙難第八逆賢擅政第九外來綫索第十各  
家經管第十一本章經手第十二客魏始末第十  
三逆賢脇從第十四黑頭援立第十五內臣執掌  
第十六大內規制第十七內府有版經書第十八  
內臣服佩第十九見聞瑣事第二十繫臣自敘第  
二十一而酌中志略則加大審平反飲食好尚遼  
左弃地三篇爲二十四然平反事已在先監篇中  
遼左事亦在自敘中矣惟飲食篇無之兩書敘事  
詳略互異所列外朝臣僚姓名亦然此書稱崇禎  
三年七月志略稱七年六月首尾相距四年蓋志  
略繫後來改本而此爲原藁可參觀云

古今五服考異序一

咎者魯哀公使孺悲學士喪禮於孔子而兩漢猶  
有專名禮服之學者至於馬融鄭玄王肅譙周之  
屬皆號通儒莫不條析異同反覆奉奉於此勉齋  
黃先生亦嘗欲撰次喪服圖式而附古今沿革於

其後惜乎未及成書而遽歿也自晚近以來諱爲凶事往往弃而不講於是士大夫持服之時率皆私行其冒臆而王者制禮之意微矣予竊慨焉故作此考以儀禮爲案而以今之律文斷之中間發明辨正襍采諸家之書而稍述鄙見於其末孔子曰丘小人也何足以知禮孔子且云爾而況陋劣如宛者乎然用以羽翼律文始不無小補云

古今五服考異序二

有問予者曰禮與律文不同今吾子之爲此考也率皆取裁於律是毋乃徇今而不古之好與予告

類彙卷二十六

五

之曰非也蓋嘗三復喪服傳而不能以無疑夫高祖在九屬之內大夫得立高祖廟士亦得祀高祖而顧不爲之服可疑一也會祖距祖一世顧爲祖齊衰期而爲會祖三月其降殺不太甚乎可疑二也丈夫三十而娶而爲之妻者乃有夫之妹之長場之服可疑三也支子不祭則不得立廟尙何有於孤幼而繼父乃得爲前妻之子築宮廟可疑四也舅與從母皆母之黨也顧爲從母小功而爲舅止於總抑何輕舅而重從母也可疑五也大夫絕總於其舅親皆然而獨服舅臣妾可疑六也漢

魏諸儒守其師說牢固而不之變中間雖有舛謬往往從而曲爲之解自唐以來賢君宰相知服制之當隨時損益也於是鳩集衆議而稱制以決之縣諸令甲以齊一之至於今日其文益詳且密吾聞之也禮有與民變革者矣其不可變革者則親親也尊尊也長長也男女有別也夫賢君察相因乎其所不可變革而損益其可變革者不亦善乎而又何周制之兢兢焉彼徇今而不通於古與好古而不協於今是皆謂之俗儒君子弗與也客既退遂錄之以爲序

類彙卷二十六

六

古今五服考異後序

右所作古今五服考異八卷凡八閱月九易藁而始成予嘗考周禮凡大喪小宗伯縣衰冠之式於路門大僕縣首服之灋於宮門肆師禁男女之褻不中灋者卿大夫之喪肆師則相其禮職喪則以國之喪禮泄其禁令序其事是故無不嫻於五服者今雖律文具在而世風猥惡凡喪服與居喪之節鮮有能遵令甲者矣而國家又無專官以董之於是苟簡慢易日以成俗甚則承譌襲謬違失制禮之意豈不大可痛哉予不揆樛昧願爲卿大



夫之相禮序事者故敢櫟格古今以成此考雖或訶責其怪迂頗僻非所恤也至於自大小殮以訖祥禫其儀文度數之詳近古而不倍於今者莫如溫文公書儀徽文公家禮惟學者酌而行之茲不備及云

### 五服圖後序

按勉齋黃氏儀禮經傳續及信齋楊氏儀禮圖一書其喪服門諸圖雖本儀禮而實參之以小戴記予所作則悉取喪服傳本文而又各以律文圖次之蓋前賢所重在攻經而予所重在遵律宜其彼

類彙卷二十六

七

此不同也禮時爲大答者殷人既封而弔周反哭而弔孔子從周殷練而耐周卒哭而耐孔子蓋善殷也夫於周則從之於殷則善之而不從者此無佗非時王之制故也朱子曰古今異宜禮文之變有不可考者又曰居周之世而欲行夏商之禮所謂反古之道由此言之學者之論禮服也當知所取法矣

### 校正東都事略前序

東都事略一百三十卷宋承議郎知龍州王偁撰偁字季平眉州眉山人淳熙中翰林洪文敏公表

上其書且薦偁刻意史學詔除直祕閣宋史不列偁儒林文苑傳中故不詳其始末考陳氏書錄解題謂此書紀傳附錄略皆具體但太簡略未爲全善岳氏程史亦嘗指摘其誤而朱徽公示學者以爲止說得一影子南宋諸儒皆非淺冒其書者也及予取而讀之其詞質而不俚辭而不歲至於蔡京王黼諸傳則又約略史記封禪平準諸體襟議論於敘事之中尤能推原禍亂所自始流連反覆三致意焉此其文章始亦未可盡沒也元脫脫修史大率采取於此而中閒用佗書增補者又不啻十之三四蓋南渡甫經兵燹之餘祖宗殿閣所藏既悉燬於劫火而凡士大夫家聚別集與夫行狀志銘則又以流離播遷不免散落偁之裒輯網羅良云艱矣故雖自成一家而猶閒有所遺漏如諸儒云云者此非偁之過也自近歲以來其書流傳江南者絕少常熟錢尚書受之遂謂宋史鹵莽如欲重修必當參之以此則予亦未敢以爲信也今年秋始購此本於吳山吳氏其人邨夫子不達文義遇所不解輒以私臆奮筆改竄又仍襲旣久敗紙故墨脫謫甚多烏焉戾豕開卷叢榛於是掇拾

類彙卷二十六

八

其有可據依者麤加是正其餘則姑付諸闕如以俟後之博識君子先是予承乏郎舍間真定梁尚書家有宋版事略一部完好可愛惜不及見今老矣無復能再至京師攜此本以就正於尚書蓋耿耿有遺憾云

校正東都事略後序

予凡三校此書矣自此以後麤聯屬可讀竊謂鈔本之譌有四有音近而誤者有點畫相似而誤者有因錯簡脫葉沿襲而誤者有因後生淺學不達文義妄加竄易而誤者大率鬻書之輩急於射利

類彙卷二十六

九

往往雇倩學究及做書郎童傳寫之所致也陸務觀曰印本一誤遂無別本可證抑知數百年以後鈔本之爲害更甚於印本於是東南藏書家必購宋鈔爲上蓋宋時士大夫類皆手自繕錄筆墨精好而又勤於校讎非近今可及故也至於此書原本或以義作又以曙作曉以桓作宇又以完作全之類皆避祖宗廟諱嫌名故與脫脫所修不同讀者不可妄改云

東都事略跋序一

予欲修宋史舊矣會浮沈仕宦者十有五年不暇

具彙訖今則髮白齒搖行將五十矣老景侵尋學植蕪廢此志不就可爲浩歎也自秋以來旣校此書且記憶平生所得略疏於紀傳之後凡若干條先儒有曰史家多取諸誌狀全是子孫門人揜惡溢美之詞又曰因官文書紀事往往是非失實由是言之予非敢妄肆褒譏也亦欲哀小說述異聞稍吐其胷中之一二以與此書麤相發明庶於後之君子有志史學者不無小補云爾

東都事略跋序二

類彙卷二十六

十

予爲此書於王同老之謫也不敢專主文富洛蜀之相攻擊也不敢專主伊川道君之禪位及姚平仲之劫寨也不敢專主吳敏與李忠定又謂神宗時陳世儒夫婦之獄則欲偕以誣呂申公徽宗時趙諗之獄則欲偕以排會子宣王宋之獄則欲偕以傾劉昫此皆當國者渙文羅織不足爲據至如李重進之死事歐陽文忠之闢佛皆有異論蓋往往取諸小說顯然與正史相反夫舜囚堯太甲誅伊尹此皆書之所不載聖人之所不道而後世猶述而志之凡所謂信傳信疑傳疑也予蓋略倣此意不然古人之骨已朽其墓木已朽矣於吾何怨

何德而爲此無忌憚之言哉覽者詳之

識小錄序

公勇于同年生其尊甫先生予嘗爲之作傳所謂  
穎川劉惟中者是也先生在勝國末以任俠著聞  
是時流賊方大起穎當賊衝先生日夜部勒其鄉  
人子弟爲穎捍守其後竟歿於賊公勇甫冠舉於  
鄉意氣卓犖與先生略相類數往來兵間爲諸大  
帥畫策及江南內附公勇亦進士高第曾有家難  
弃其所得刑部主事入蘇門山從孫徵君奇逢著  
隱者服然公勇爲人輕財喜事頗寓意聲色爲樂  
實不能久畱山中也一旦舍徵君去之梁宋間與  
其故文把酒賦詩談笑岸傲自若逾數年復出補  
刑部進吏部郎且駿驥通顯矣平居不嘗爲文然  
爲之輒隄拔有致有穎川前賢詩序若干篇刻畫  
情事最簡遠可誦今者又從休沐之暇悉取數千  
年來宗彝彝洗書畫翫好之物嘗所見聞者披剝  
其工竊眞鷹詮次成錄儼然近代之收藏賞鑒家  
也晉韓退之謂注爾雅蟲魚者非磊落人顧公勇  
家世任俠又平時數用意氣自豪而觀其所著錄  
委曲詳瑣如此噫吾烏能測公勇之人哉

砥齋集序

砥齋集者粵陰王子弘撰字無異之所作策而刻  
諸京師者也王子既與予定文因出是集示予予  
讀至孫督師傳庭公傳往復數四輒爲慨然以歎  
淒然以悲也前明崇禎之季中朝士大夫日夜分  
立門戶以相攻訐至於國事之顛覆盜賊之蔓延  
中原秦楚之陸沈版圖率弃置不復誰何先儒謂  
揚之水閔鄭忽之無忠臣良士終以歿予於愍  
帝亦云當是時惟督師公忼慨任事所撲滅流寇  
不可勝計而卒爲宦寺之所搖撼政府之所把持  
不獲盡展其用以及於禍蓋督師公歿而明之大  
執已不可爲矣王子之爲是傳也其采輯情事既  
詳且核加以敘次簡潔有法頗得太史公傳傳斬  
剗成之遺意所以不朽督師公者不端有賴於王  
子乎王子故嘗以山史自號觀其學識如此信乎  
其近於史矣今 天子方詔修 太宗 世祖實  
錄及前明史書逾年於此行且考求徵聘之典綱  
羅山林老成淹雅隱逸之士以廣儲其選使王子  
得給筆札廁身玉堂之中發凡起例是是非非必  
不苟同流俗雖以之爭光日月不難而惜乎其布

本區屢沈淪諸生聞而莫之爲援也苟得一二鉅  
公山氣力以左右之其所撰述豈止是哉王子多  
諸前明故實尤好鑒別唐宋以來法書名畫平生  
爲文甚夥其議論馳騁古今悉有據依非苟作者  
於是顧謂予曰某將舍吾子西歸矣吾子奉以一  
言序其文予旣爲之序則又慰畱之曰吾方以史  
事望王子始未可以西也益姑弛橐少俟之

鈍翁前後類彙卷二十六終

類彙卷二十六

主

康熙甲寅冬十月

同里周靖

校字

休寧汪繩武

鈍翁前後類彙卷二十七目錄

序五

安南日記序

讀書正譌序

汪氏族譜序

族譜後序

鳴道集說序

歸詩考異序

屬雲閣文集小序

永寧接衆禪院募疏序

類彙卷二十七目錄

募修三畏齋序略

鈍翁前後類彙卷二十七目錄終

序五

安南日記序

惟其氣能勝天下之事然後可以立天下之大節  
成天下之大功學士大夫進則建勳名於朝退則  
齊得喪一死生睥睨萬物浩然天地之內當是時  
也蹈水火膏鼎鑊而不怵投之以三公之尊萬鍾  
之富而弃之若唾涕然此其故何也惟氣有以勝  
之也張子房諸葛孔明李長源之流或事大度之  
主或立於猜嫌忌諱之朝所遇不同而同歸於成  
功談笑揮席之頃而風采譽望著聞於天下小人  
宦侍相與環伺而訖莫敢動搖數千百年之後印  
其遺烈考求其言語文章而知其所得於氣者匪  
眇小也不然雖有賁獲之勇儀秦之辨淳于棼之  
智平居惘然自命而及其臨事苟氣不足以充  
之未有不渙忍退瑟盡喪其所守者吾遊四方所  
文賢俊多矣未嘗敢以氣許之惟吾楊子庶幾焉  
國家承平幾三十年士大夫膠守文墨雄偉不  
羣之才詘然無所表見而楊子獨受知 主上驟  
被 簡命函尺一之詔出使瘴癘不測之區不借

一夫不攜一刃而能逆懾其驕王倖相切中其要  
領而力回其強悍不臣之心使盡挈所有傾軋返  
諸鄰境不啻折券之易試讀其所與國王書後先  
援據故事踴厲發爛然明析彼陸賈終童豈足  
爲楊子道哉吾嘗謂楊子所爲極難殆非卒然可  
辦者也向在京師見楊子博洽古今發諸論議無  
不纏纏可聽諸名卿賔人皆慕而與之游旣使交  
趾往返萬里所在餽遺一不入其橐其爲人介而  
能和多才而有守益所養之久且裕如此宜乎不  
辱 天子之命也孟子曰吾善養吾浩然之氣楊  
子殆有之矣故於其刻日記也書此以序之

讀書正譌序

吾讀春秋而漢有感於後之學者也當周之衰也  
周文公之遺風漸息會盟征伐列國日相尋焉然  
其君率皆習於禮其卿大夫率皆嫻於訓詞降而  
至於閨房之婦女四夸之君長莫不彬彬然以文  
自淑蓋有漢唐以來好古者之所不能加老師宿  
儒善爲訓故者之所不及究者矣是故穆姜魯之  
淫婦人也而能賦綠衣之卒章能釋隨卦之彖辭  
戎子郊子皆裔夸也而戎子能誦青蠅郊子能識

少皞氏之故延州來季子荆蠻之介弟非繁通上國者也及其聘魯一聞周樂而能熟悉其盛衰興廢後之學者束書不觀故雖典籍具在而承譌襲謬遺忘其原委者多矣於是方言里諺蕪蕪而不可解者往往出於士大夫之口而登於其筆使當衰周之時且不得與淫婦人者並況可廁諸晉叔向鄭子產楚左史倚相之側乎吾嘗推求其故蓋濫觴於南宋漫淫於明季風靡波屬訖今日而遂爲極也何休氏有言尚古學賢文章者謂之俗儒由近世學者觀之則吾之爲學也殆亦難乎免於其俗矣顧猶不能自己遂作斯編用以是正文章家紕漏異時成書俾後進得采吾說以爲鑑

汪氏族譜序

宗法之亾久矣別子爲祖繼別爲宗何謂祖別子始爲大夫者是也何謂宗別子之適世世繼起爲大夫者是也故曰宗其繼別子之所自出者百世不遷者也此先王尊祖敬宗收族之意也自世爵世祿之制廢而宗法始壞矣後之儒者亦欲講求而推行之而訖於不可得非宗法之難復也制度之變風俗之澆爲之也古者大夫三廟又有采以

類彙卷二十七

王

類彙卷二十七

四

處其子孫今之大宗降爲編氓者多矣無廟也無田也其能率其族之賢且顯者以歲時旅薦於復乎此不可行者一也古者族人異宮而同財有餘則歸之宗不足則資之宗子弟有歸器則必獻其上而後敢服用其次今之父兄子弟往往爭銖金尺帛而至於怨憤誦闕相戕殺者殆不知其幾也顧欲率宗子與族人之衣服什器及其車馬賄財悉委諸公而無所私乎此不可行者二也古者絕族無施服然而所以重大宗者有加焉宗子死則族人爲之服齊衰三月其母妻死亦然雖大夫不之降今令甲無是也宗婦死則夫雖母在爲之禫宗子之長子死父爲之斬衰三年今令甲又無是也此不可行者三也故吾之譜吾族也不言宗非詘吾宗也悼宗法之不復而有不得已者於此也此制度之變風俗之澆也抑孔子嘗有言曰厚於仁者薄於義親而不尊厚於義者薄於仁尊而不親是故義非仁不立也仁非義不行也凡爲吾父兄子弟者苟能知仁義尊親之說而使内外有別長幼親疏有序有無相贈吉凶患難相助伏臘饗饋祭饗飲食相周旋如此則雖不言宗而宗法

寓其中矣

族譜後序

吾譜吾族而不言宗也抑有微意焉吾族繼始祖者爲適子處士公公之適子顯歿無後不後兄弟之子而後異姓子則大宗之絕者殆三百年矣繼高祖者爲適子贈參政公參政公之適子贈刑部公刑部公之適子度歿無後不後兄弟之子而後母弟廣州公廣州公官刑部乃謂兄弟不相爲後久之而始以己之幼子爲之後則小宗幾絕而卒不至於絕者又數十年矣然則吾之不言宗也微獨爲宗法不可復也誠大不得已焉耳又吾仲摺九有言曰譜牒之廢也廢於貧且賤者什之三而廢於富且貴者什之七富者或恥其家之衰落則振援大族而強附之貴者或傲焉忘其先世之遺澤而過慮族人之貧者覬覦其錙銖則惟恐遠之不速也夫富者既強附人之宗而貴者又思急遠其宗於是譜牒雖存而實亡矣信哉斯言凡爲吾族者不可不深長思也詩有之豈無他人不如我同姓吾故述諸譜末以爲父子兄弟鑑云

鳴道集說序

金尚書右司都事李君純甫字之純別自號屏山居士弘州襄陰人一云純甫其字也歷官始末具在金史文藝傳元裕之所謂中原豪傑者是已予得其所著鳴道集說讀之其說根柢性命而加之以變幻詭譎大略以堯舜禹湯文武之後道術將裂於奉老聃孔子孟子莊周泊佛如來爲五聖人而推老莊浮屠之言以爲能合於吾孔孟又推唐之李習之宋之王介甫父子蘇子瞻兄弟以爲能陰引老莊浮屠之言以證明吾孔孟諸書於是發爲雄詞怪辨委曲疏通其所見而極其指趣則往往歸之於佛凡宋儒之闢佛者大肆掎擊自司馬文正公而下訖於程朱無得免者予始讀之而駭中讀之而疑三讀之而歎其說之過也蓋自唐宋以來士大夫浸淫釋氏之學偕以附會經傳粉飾儒術者閒亦有之然未有從橫捭闔敢於僞聖人之規矩如屏山者一何衛浮屠如是之誠而翦吾儒之羽翼如是之嚴且力與迹其流敝視荀卿氏之言性惡墨翟子之論短喪殆加甚焉姑弄其書篋衍而序之如右其論學者有云內有三疵外有四弊何謂三疵識鑿之而賊氣馮之而亢才蕩之



而浮何謂四孽學封之而塞辨謬之而疑文甘之而狂名錮之而死此則漢中學者之病故錄之按金史以集說爲集解殆非是當從黃侍講序爲正此序今不載侍講集中

### 歸詩考異序

予撰先生全集考異蓋以崑山本爲之主而悉附佗本異同於其下至於先生之詩惟崑山本刻入外集新本刻入別集而復古堂本常熟本舉皆無之故予所考者止於新本而已閒嘗竊怪舊刻諸詩往往有出入孫愐廣韻及吳才老韻者最爲古

類集卷二十七

七

雅而新本多從近世所行俗韻不知何以異同如此或謂歸氏有家藏鈔本可訂則又略考其所刻全集如歸孝子傳徐郡丞惠政記等篇皆不主鈔本而參用崑山常熟兩本如上王都御史書周憲副行狀等篇則僅僅節略鈔本數語之不同者附注於篇末固未嘗專用鈔本以爲據依也又竊意其家所藏者或未必果出於先生之筆授而其校讎此鈔本之人亦未必親事先生而習見其讀書爲文者也於是諸家之本紛紜錯出而後生淺學讀先生之詩若文者幾莫知所適從矣替朱子序

韓文考異曰姑考諸本之同異而兼存之以待覽者之自擇云云予故私淑朱子之例亦不免有所疏通證明而自顧其學識之陋劣終未敢憚憚然自聘其臆而妄加筆削於其間也覽者詳之全集考異卷帙頗夥不能遽鐫版以行世而其大指則已見於此云

歸文全集考異今改名歸文辨誣錄

### 屬雲閣文集小序

嘉興李子斯年予友武曾之伯兄也耳其名既久而未及目其所爲文去年秋武曾以一編示予則儼然陳梁之餘馥而徐庾之後勁也方爲之紬繹

類集卷二十七

八

數四而或者用綺靡少之予曰否否蓋自晚近以來凡抗聲藝苑者類皆以起衰復古自命而後儼偶之言訕焉雖然言各有當也使李子而欲如大家巨儒馳驟皇王羽翼經史則其文固有所不暇至於覽山川之搖落撫陵谷之變遷挈舟曳杖悲慨文煥燭跋栝闌情文竝至讀斯編者未嘗不歎其才思之雋逸音節之宏噲辭旨之哀豔也儼偶其果可盡廢乎予文天下士多矣若松陵吳子漢棧陽羨陳子其年竝以東南之秀尤擅斯長益特千伯之一二耳今有李子角逐其間夫豈獨不媿



而已辟諸武事奉考叔之旗用士鞅之劒抑亦可謂先登者與予老矣櫜弓改服無復能勉進於此矣顧得從李子馮軾而寓目焉其可無一辭贊之乎於是諾武曾之命而授之序

孔寧接衆禪院募疏序

咎者先王之爲政也由近而及遠是故於道路之往來者莫不治其井樹敘其舟車嚴其禁令有飲食以其共欲有委積以儲其用有廬宿路室候館以節其勞其制始於賓客使命而其終被於遠人當此之時凡細民之通侘境者雖甚瑩獨匱乏然

類彙卷二十七

九

而必無暴露之虞飢渴疾病愁苦不給之患固不俟周官之有明文殆可以推而見也自王政衰熄行旅之顛連無告亦既甚矣乃有爲釋氏之學者輒用以周恤其同類如所謂接衆叢林之名蓋猶有先王遺意焉嗟乎釋氏之教非吾儒所許也搢紳先生辭而闕之往往不遺餘力然其立制之善所以豫爲同類謀者至熾至悉夫失之於此而彼顧得之空吾儒媿歎之不暇而輒欲以虛辭相觝排此誠不足以大服其心也吳人佞佛而好僧名藍精舍所在如市而婁關內外數十里之境獨闕

焉無有僧侶之出其閒者飢渴暴露欲稍求惕息而不得其徒率皆病之於是上人聖公偕吳中士大夫謀爲之經始其事說者謂是役也費艱力鉅其底於成也必難抑知謀事者惟患爲之而不果果矣又患其不能持之久耳聖公遊雪竇禪師之門諸方悉推爲老宿蓋其才識甚敏其願力甚宏而道法又甚熾今得吾黨士大夫協心而左右之夫安有不果且久者與予以爲輔王政之不逮者莫善於此故樂與好事者共襄其成云

募修三畏齋序略

類彙卷二十七

十

虎丘之陰故爲宋尹和靖先生書院院中有室三楹曰三畏齋相傳先生讀易於此今書院既廢獨三畏齋在焉垣牆傾圯木石朽泐上穿下漏不蔽風雨於是僧智龍謀更新之將以中楹奉釋氏而其旁祀先生如故財力不足方募郡人之樂輸者而乞予言爲倡予按宋史先生避劉豫之難自商州入蜀得伊川讀易地始闢三畏齋既而復自江州至臨安累官太常少卿逾年奉外祠是所謂三畏齋者考其地當在涪水之上不當在吳而黃勉齋祠堂記獨言先生奉祠之後嘗卽虎丘以居楊

其齋云云然則先生於吳蜀二地其所寓皆有齋其齋皆以三畏名黃後先生僅七十年當得其實宋史蓋失之也黃記舊刻於石今已不復見矣嗟乎先生雖歿顧其言行足以興起百世其流風餘韻足以感動後人之聽聞舉凡葺其遺廬而刻主以祀者宜若吳中士大夫然士大夫不能爲而使一僧爲之亦可媿也夫抑予又怪智龍既習浮屠法有年宜於先生之學若水火冰炭之不相入而乃能敬且慕之至欲從事其讀易之地不亦甚異乎其徒哉佛之爲法方盛行於天下智龍以其說聳動郡人不難予獨嘉其知所敬慕而願士大夫棄其舉也

類彙卷二十七

七

純翁前後類彙卷二十七終

康熙甲寅冬十月

同里周靖  
休寧汪繩武校字

純翁前後類彙卷二十八目錄  
序六

唐詩正序

孝陵干役詩後序

焦山古鼎圖詩後序

遊五臺山詩畫冊序

王貽上詩集序

程周量詩集序

毛錦來詩集序

王子底詩集序

類彙卷二十八目錄

翁用公詩集序

灌園詩後序

吳道賢詩小序

尊子三詩集序

綺里詩選序

鏡鏡居詞彙序

純翁前後類彙卷二十八目錄終

序六

唐詩正序

詩風雅之有正變也蓋自毛鄭之學始成周之初雖以途歌巷謠而皆得列於正幽厲以還舉凡諸侯夫人公卿大夫閔世病俗之所爲而莫不以變名之正變之云以其時非以其人也故曰志微雅殺之音作而民憂思嘽諧慢易之音作而民康樂順成和動之音作而民慈愛流僻邪散狄成滌濫之音作而民淫亂夫詩固樂之權輿也觀乎詩之

類彙卷二十八

一

正變而其時之廢興治亂污隆得喪之數可得而鑒也史家所志五行恒取其變之甚者以爲詩妖詩孽言之不從之徵故聖人必用溫柔敦厚爲教豈苟然哉吾嘗由是說以讀唐詩有唐三百年間能者相繼貞觀永徽諸詩正之始也然而剏剏組績殆不免陳隋之遺焉開元天寶諸詩正之盛也然而李杜兩家竝起角立或出於豪俊不羈或趨於沈著感憤正矣有變者存降而大曆以訖元和貞元之際典刑具在猶不失承平故風庶幾乎變而不失正者與自是之後其辭漸繇其聲漸細而

類彙卷二十八

二

唐遂陵夸以底於亡說者蓋比諸邨曹無譏焉凡此皆時爲之也當其盛也人主勵精於上宰臣百執趨事盡言於下政清刑簡人氣和平故其發之於詩率皆冲融而爾雅讀者以爲正作者不自知其正也及其既衰在朝則朋黨之相訐在野則戎馬之文証政煩刑苛人氣愁苦故其所發又皆哀思促節爲多最下則浮且靡矣中間雖有賢者亦嘗博大其學掀決其氣以求篇什之昌而訖不能驟復乎古讀者以爲變作者亦不自知其變也是故正變之所形國家之治亂繫焉人才之消長風俗之污隆繫焉後之言詩者顧惟取一字一句之工以相夸尚夫豈足與語此吾友俞子無殊偕吾宗人周士晉賢用善詩鳴吳下其於唐也含英咀萼窮揆遐覽殆不知其幾矣旣又銓擇其尤者得若干卷統名曰正然則變者固在所不錄與三君子曰非也正者吾取之變不失正者吾又取之其佗不足以感人心端世教則皆吾所略也釐其人矣復審其音審其音矣復區其時期不失古風雅之旨而已予於是聞而善之三君子雖不得生周之世及見太師采風與夫仲尼所以存三百篇之

故然而毛鄭正變之學猶可藉是選以不亾則三君子力也

孝陵于役詩後序

康熙四年五月工部主事臣璽鳩工 孝陵往返三十餘日賦詩七章還以示宗人臣璽臣竊惟世祖章皇帝以威德撫有中夏西踰焚竿東極甌閩諸僭逆草竊之屬罔不泥首歸命當是之時內而公卿百執事外而胥撫已下諸臣凡所簡任必極一時人才之選故能協力同心以左右太平之治洽及今日其爲 新天子股肱耳目者舉皆

類彙卷二十八

三

先帝之詒也至於 親政已後十餘年之閒天人洽和 朝壘寧謐 人主優游垂拱數與文學之士修舉明堂郊社之儀率太學耕籍田雖制作未備而規摹則已弘遠矣假使降年稍永卽唐虞三代之盛無難致者不卒而天方降割享國日淺此遠邇大小所爲望風稽首流涕沒世者也若臣璽者則又叨列 禁近固嘗親覲 先帝之盛德宏伐而闕見共覲文匿武之心其所感念於中多矣況乎式瞻 寢園與夫衣冠出遊之地有不爲之泣然以泣悽然以悲者乎此七章之所自來也臣

又竊考周詩之有大小正也類皆爲文王武王勗與王業而作蓋當其在位則鋪敘而形容之及其既歿且久也則又追述而慕思之古之臣子莫不皆然若 先帝之功德涵濡積累既已比隆文武而臣璽之所著於文章者雖不敢叩望元公猶當列在辛甲尹佚之次異時儻得出此七章以獻太師瞽工播諸弦歌叶諸金石其庶幾能揚遺烈於無窮也夫

焦山古鼎圖詩後序

類彙卷二十八

四

古之祀典有彝器彝之爲言常也類者爲鐘印者爲鼎鐘鼎固彝器之大者也左氏傳曰諸侯有勳而不廢有績而載則撫之以彝器此天子所以錫有功也然則焦山之所蓄與二王子之所咏殆卽其類與予嘗論之古器之與法書名畫竝重也自宋代始益當累世承平之後朝廷無事士大夫讀書好古如歐陽永叔劉原父者爭以博雅相高沿及政和宣和之閒天子更初禮樂亦寢慕三代之法物接奇索幽取而貯諸殿閣者不可以數計於是李伯時黃長睿薛尚功趙德甫之屬復相次而起莫不規摹其款識研窮其字畫而諷咏其文章

繪之有圖述之有譜夫然後鐘鼎之器益見尚於  
世今二王子從登眺之暇摩挲鑒賞作爲詩歌以  
傳道之不啻數百言迹其風流好事其何減於前  
宋諸君子哉抑予有感也魯春秋桓公二年書取  
郕大鼎于宋說者曰取者不當取也又曰得非其  
有之稱也夫魯桓宋莊其人皆孔子之所淡惡然  
則一賂一取其辱此鼎也多矣此可謂鼎之不牽  
也至於焦山所蓄者雖嘗見汚嚴氏父子然猶牽  
而得反其故淡自藏匿於窮巖絕壑浮屠氏之精  
舍固不可以郕鼎者相提而語辟諸山林隱遯之

類彙卷二十八

五

士遭罹患難而卒能潔身以自全豈不尤爲可尚  
也哉予故并論之若二王子之詩雄偉奇麗儼然  
子美退之復出則有程通判雷山人之評隲在  
鼎高一尺三寸二分腹徑一尺五寸八分口圍  
視腹而殺其七之一耳高三寸足倍之有銘在  
其腹其辭曰惟九月既望甲戌王還于周口口  
于圖室司徒南仲右口惠口立中庭王呼史受  
冊命口惠曰官司口王口側口作錫女玄衣束  
帶戈珣戟縞鞞彤矢鑒口鑾旂世惠敢對揚天  
子丕顯敷休用作尊鼎用享于口烈考用周簋

壽萬年子孫永寶用凡蝕二字疑不能知者八  
字此予之所釋也與貽上原文稍異

遊五臺山詩畫冊序

隱巖禪師自五臺復來京師乃悉集士大夫貽行  
諸詩畫凡若干幅合爲一冊而命予序之或問於  
予曰佛之爲法不落有言不涉諸相者也禪師參  
究二十餘年亦既澆入雪竇之室矣今試出其慧  
眼照了世間一切雖謂本無文殊本無五臺可也  
雖謂前之攜杖而往者本未嘗去今之糧盡而返  
者本未嘗來可也而何詩若畫之足云哉顧奉奉

類彙卷二十八

六

焉乞諸士大夫而衰潢寶惜之若此豈其猶有所  
戀著邪予曰不然今夫有之與無眞之與妄固無  
所庸其分別想惟也作思惟心生分別解皆至人  
之所排擯而憐愍者也人人具足佛性孰爲文殊  
孰非文殊在在處處充滿道場孰爲五臺孰非五  
臺卽如此冊之中一樹一石乃至無樹石處無不  
妙合西方變相一點一畫一字一句乃至無點畫  
字句處無不攝入五千四十八卷第一義諦古之  
至人旣不住有亦不取無旣不離眞亦不舍妄從  
橫遊戲是大神通是大自然在是大解脫此則禪師

之所得然也吾與若皆凡夫其何足以測之問者曰善遂書是語以爲序

王貽上詩集序

晉吳季子札聘魯魯人爲之歌齊歎曰美哉泱泱大風表東海者其太公乎而說者又謂齊音教辟而驕志何也予嘗誦齊詩白雞鳴已下凡十有一篇皆哀襄時之詩爲多詩疏以爲哀公政衰荒淫怠慢齊人變風始作然則所謂敖辟驕志者蓋謂變風也自太公已來四公時之正風不傳久矣意者子札其猶及見且聞之與故爲咨嗟太息其美

類彙卷二十八

七

而思慕太公如此與孔子與子札同時及其述詩而不錄齊之正風獨存雞鳴已下十有一篇豈孔子所見不逮子札與予惑之舊矣予友王子貽上世家濟南之新城新城故齊地也而貽上又工於詩其人博雅好古習知六藝之文往在京師時數相往還惜乎予不能舉此以問貽上以辨正其所惑也貽上之詩緒密而思深閒能自出新意從橫馳驟無所不可庶幾盡破其所謂敖辟驕志之習以進於正風者與使今世復有吳季子札宜何如爲貽上咨嗟太息其美與抑使貽上得生孔子之

世孔子豈能盡刪其詩而不錄與然則貽上之所造可知矣吳在孔子世爲夸齒於於越蠻荆之列故吳越荆楚之詩皆不入三百篇至魯成公之七年始見於經自西漢以來然後吳之賢士大夫文章功業遂卓然爭衡中國訖於今日號爲文物之地古今時執不同類如此也以予之才學在吳人中爲最陋劣者然卒生子札之鄉雖不能爲詩而猶能知貽上之詩竊欲自附於子札之美齊風貽上其許我乎貽上之歸也嘗乞予爲其詩序而予不暇以爲今者休沐無事因道此以遺貽上且欲

類彙卷二十八

八

貽上爲予辨正其所惑焉

程周量詩集序

孔子曰溫柔敦厚詩教也疏以爲詩依違諷諫不指切事情故其教然也記又曰不學博依不能安詩疏以爲若欲學詩必先依倚廣博辟喻以詩多辟喻故也蓋三百篇自正風正雅三頌而外考諸小序皆刺時之詩爲多古之詩人不欲直陳其時事之非而槩揚其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之過故不得已而多設辟喻以發之其辭怨而不怒哀而不傷使人求之於咏歌絀繹之外而能推明其



所以然此詩教之善也今之學者每專主唐之杜氏於是遂以激切爲工以拙直爲壯以指席時事爲愛君憂國其原雖稍出於雅頌而風人多設譬喻之意亦以是而衰矣世之論三百篇者曰取彼讒人投畀豺虎不可謂不激切也人而無禮胡不過死不可謂不拙直也赫赫宗周褒姒威之不可謂不指席時事也斯其說誠然矣然古之聖賢未嘗專以此立教其所以教人者必在性情之和平與夫語言感歎之曲折如孔子所云溫柔敦厚是已孔子錄詩以爲詩之宗作春秋以爲史之宗是

類彙卷二十八

九

二者可以兼行不可以偏廢詩之不能爲史猶史之不能爲詩也自詩史之說興而學杜氏者至於愈趨愈極而莫知所止則溫柔敦厚之教幾何不盡廢也哉夫作詩至於三百篇言詩者至於孔子可矣學者舍孔子不法而專主於杜氏此予不能無感也予友程子周量旣不得志於時及其爲詩清婉澹粹益猶有風人可以怨之遺焉予故爲之序而以斯言告之

毛錦來詩集序

王子貽上偕程子周量踵予門而請曰吾友毛子

繁以文行知名尤喜爲詩今方用進士高第得推官平陽以去瀕行來告曰某懷汪子有年矣而曾不獲見是某爲天下之弃人也蓋其慕且歎如此雖吾與周量亦唁毛子之失吾子也敢以毛子之詩累吾子牽爲序而行之予辭不可則強應曰諾夫以予之不才退無鄉曲之舉進不能受知於王公大人抱其羸疾以待舉於郎舍是豈足爲毛子重與毛子毋乃徇其迹而未核其衷與雖然予聞古者士相見之禮庭授則有贄出而接賓則有餼入而詔禮則有相主人還贄亦如之及其往反之

類彙卷二十八

十

既習則有饗有燕今毛子之於予也奉其詩以爲贄介其友貽上周量以爲相出其春容瑰瑋之詞可嗜可聽者見之於詩以代籩豆琴瑟之物以爲饗且燕予於是讀其詞而欣然以喜想見其聲容笑貌而肅然以敬遂若拱揖毛子於堂之上下而與之流連也予固已得見毛子矣使毛子亦以是求予則吾兩人者皆可以不憾詩不云乎心乎愛矣遐不謂矣中心藏之何日忘之然則爲貽上與周量者不當唁毛子之失予而當以予之得見毛子者爲吾兩人賀也貽上又言毛子白晳豐下所

交多賢士大夫容京師意忽忽不樂輒質驢往遊  
塞上數過居庸喜峰諸障戍訪問退卒得前明戰  
場衰回久之會天陰大雨雪貫酒僧舍獨飲且醉  
曼聲長歌不止逾數日糧盡始還其道中所賦詩  
尤雄偉奇拔勝於平時予謂貽上之言爲信故并  
著之毛子名某字某江西新昌人蓋嘗謁予而不  
遇云

王子底詩集序

予讀風雅諸詩未嘗不喟然而歎也以謂當成周  
之隆諸士大夫彬彬然習於文學其能詩也固宜

類彙卷二十八

王

至於田夫壘窰婦人豎子知昏而質驚是皆不足  
與於詩矣而作者不絕何也蓋先王之教人以詩  
也爲之國史以采之爲之太師瞽矇以掌之爲之  
舞蹈之節以形容之爲之鼓祝壎歌簫管琴瑟之  
器以宣播之自國學而訖於家塾自飲射而訖於  
祈年蟠臘莫不有詩故雖田壘婦豎之衆一有所  
得舉能歌之成韻而述之成文夫誠浹入乎其中  
日夜觀感激發而不自知其所以然也後世間亦  
以詩取士而其所爭不過聲調所尚不過排偶固  
已異於成周矣逮科舉之業既改而詩以益衰於

是其才且賢者亦嘗竭精德神以力求其工然取  
而觀之猶多出於陵厲蹈襲之爲而不暇進及乎  
古豈非所教不存焉故耶然則士生其時苟能自  
名一家以庶幾風雅之遺者可謂難矣嗟乎詩之  
爲道自後世言之此特文藝之一節耳故上不以  
此爲教下不以此爲習然而先王之世往往采之  
國史掌之太師瞽矇薦之極於宗廟明堂而莫或  
敢廢學者又從而尊之爲經抑何視詩之重如此  
與夫惟古之視詩甚重則以田壘之衆而舉皆能  
之後之視詩漸輕雖有士大夫之才且賢者所以  
求之甚力而終於有不及此無佗繫乎其教之者  
而已新城王子子底與其弟貽上皆以能詩稱於  
京師可謂自名一家以庶幾風雅之遺者也予嘗  
序貽上之詩以爲能變易齊風今觀子底所作尤  
幽閑澹肆極其性情之所之而夸然一歸於正使  
子底力爲之不止又安有不及乎古者哉予益有  
感於世之輕視夫詩者故願與子底兄弟共起而  
勉焉至於詩教之所以興則非予三人者之所得  
與也子底益姑俟之

翁用公詩集序

類彙卷二十八

王



予少喜爲古文辭以進士來京師從四方士大夫遊其人多奇偉男子予廁足其末數以詩歌相倡和可謂率矣而諸君子又不鄙夸予文或使序其所作予亦遽忘學問之固陋而序之蓋不下數人何不憚勞如此也其間又有私心向往之甚不季而迫於王事竟不得一識其面輒諾旁人之請而爲之序者亦時襍出於其中若毛子錦來是已夫詩道之衰久矣諸君子方欲出其磊落不羣之材以與古人爭勝於豪釐分寸此豈待予文而後傳哉而予猶區區於是者凡以賢士大夫易散而難聚迫惟平簪握手笑語往往有不可常恃者非文無以寫吾情而慰吾思也然則予之不憚勞豈爲過哉諸君子之中惟王貽上程周量尙畱京師與予贈答尤數予熟知其詩故又能道其性情之曲折與夫氣格音節之由來以見於予文比諸佗序尤詳且盡今翁君用公得文於予也後於貽上周量嘗投予燕臺曲一篇予淡服其工方思數與相見而君已去客青州矣冬十月從青州寓書復投予七言律一篇且命予序其前後詩所寓書累數百言皆推求漢魏以來作者之指頗與貽上剛

量有相合者抑何工於言詩也然君示予詩甚少又不及從之往復論議雖能逆知其工而欲遠道其氣格音節之所至亦豈易詳且盡哉可歎也以予得文於君最後而其舍去又最先求以往還贈答稍擬於貽上周量而徑不可得至今慕思其全集猶依依如有所失其遂能忘情於文乎故不憚而爲之序

灌園詩後序

李子武曾將謀灌園長水之上乃命其友文子與也爲之圖京師士大夫聞之遂各賦詩以咏其事武曾輯成一卷而又命予爲之序予惟古之君子欲進則進欲退則退未有不浩然自得者也今之君子側身遲回於進退之際恒皇皇焉不能自主者何也非其人爲之其時爲之也古之君子力耕以爲食力蠶以爲衣俛仰身世無求而皆給故當其不得志而退也畢其生可以無悶今之君子叩無以養其親俛無以畜其妻子飢寒之患迫於肌膚此其時與古異矣雖不得志其能遐世長往浩然於宋莫無人之地哉吾以是知其難也今武曾北遊者逾年枯槁瘵瘵不獲已思得數畝之園灌

之其謀則誠善矣枉易三履之三訟曰繫履往无咎象曰繫履之往獨行願也使其誠有是願而不克奮焉以行之必將媿是幽人之繫也而可乎顧武曾所遇之時若此方且車轍馬蹏奔衺衣食之不暇豈暇獨行其願也哉考諸是圖有室廬之藝有琴水石之勝又有琴尊棊矢朋從往還之樂夫必待是而後長往度非武曾所能辦也武曾在京師落落寡合平時相親善者惟吾輩三數人耳若予則又浮沈郎舍意不自適雖使具區區饘粥之資以稍慰安武曾而猶未之能繼況欲勉出氣力以助成其所願乎予幾不知爲武曾謀矣姑徇其命予之意而告以斯言云

吳道賢詩小序

毘陵吳生善畫而能詩其畫山水宗北宋而五言詩則出入中盛唐間既以其彙示予予告之曰鄧氏有言其爲人也多文雖有不曉畫者寡矣其爲人也無文雖有曉畫者寡矣予於是知詩道之通於畫也試以繪山水者論之李思訓王摩詰猶詩之有正宗也荆浩關仝董源李成猶李杜諸大家也范寬郭熙猶唐大曆以後諸接武者也郭恕先

類彙卷二十八

五

米元章之流往往於繩墨之外自出智臆是爲品其枉草柳之閒乎唐詩之衰也自長慶始北宋之畫之衰也自宣和始長慶之言詩者率皆巧於命意工於搭辭愈工愈巧以趨一時之風尚而詩於是乎始變矣惟畫亦然予雖不知生之畫顧猶能知其詩其立言也簡其託興也長澹泊雋永庶幾乎韋柳之苗裔者也微逸品殆不足以命之今生去遊甌粵方且航劒津櫂武夸登幔亭壺公諸峰而訪古僊人之遺蹟江山名物所以助生者多矣生之詩若畫其尚可量哉予姑俟其歸也而叩之

類彙卷二十八

末

夢子三詩集序

夢君子三擊其詩若干篇數款予門求爲之序予報之曰子三亦知晚近世之所尚乎以時文弋利第以奇策驚動名如是是可以豪矣何詩之爲自唐以來詩推白甫郊島最工其人率飢寒不振顛踣途路故咎人以詩爲致窮之具也予少卽喜詩字離句鏐幾四十年而勳名困頓晚益思自詭山林閒以老漱泉品石嗅萼掇草以資其塗嘯得非窮者之尤耶子三年力方富俛首吾伊空用科第自

奮而其喜爲詩也乃與予類洪纖濃澹並涵襍出不師一氏不專一家鉢肝刺體不工不止凡所以致窮者夫既擅有其具矣顧吳下騷人寓公知名者相踵稍握筆訓信便能稱雄藝苑間度其文皆足重子三爲招延聲譽而邀取筐篚子三概置不問也而惟予窮者一言之求如嗜土炭不足以飽也如襲鼠璞不足以珍也然則子三之詩雖工其窮殆未易療矣哉

綺里詩選序

陳後山有言詩欲其好則不能好子美之於詩奇

類彙卷二十八

七

常新陳無不好者後山可謂知子美矣雖然天下之物無奇而非常也無新而非陳也求新於新求奇於奇牛鬼蛇神未足與言奇也裁雲鏤月未足與言新也采目前之景而道其意中之所欲發極流俗所刊落以爲陳者常者一經子美出之而臭腐皆神奇平澹皆絢爛矣此其所得固空超焉絕出於新奇之上者也而豈後人之欲好者所能髣髴而頡頏哉虞升學詩始則兢兢持擇用清新爾雅爲宗近乃雄邁縱恣俾脫羈束一惟子美之歸夫寧沾沾求好者比與吾故以此告之雖然學子

美有道方子美之獻賦而不遇也梧殘炙冷而不慰被褐跨驢偃蹇公卿間而不悔及其流離頓踣褻回奔徙於東西川也采苴粟以代稻黍種蒿苴摘蒼耳以當肥羶退與田夫壘交爲伍而觴咏歡歌怡然自適雖有嚴鄭公李梓州之屬爲之主而不相與緣附麗也惟其自守如此故其發諸詩者才力氣魄老而彌健舉世推爲大家今虞升以盛年困於諸生居平雅負高氣絕不能從俗俛仰由是才譽徧東南而所遇日窮生計亦日狼狽舅氏侍郎公方負重望於朝士大夫樂從虞升游者踵趾相錯也顧虞升杜門自匿若恐以關說造請累其舅者其真子美之徒與使益之年而更加學焉雖欲自諱其詩之好不可得已

類彙卷二十八

六

鏡鏡居詞彙序

予交陳子均寧舊矣中間出處語默相距始於遼絕或由是有異同之疑而約略其平生所遭羈愁感憤於邑不平之況則異者固鮮也蓋均寧少孤與予同未中歲而喪其偶又同訖於衰遲各欲杜門卻軌菰蔬蒔竹於江湖宋莫之瀕敕斷家事以老矣而遽妖其保家之子則又同均寧既用哭子

病肯而予亦目眊耳聵憊矣其甚天之戾予兩人  
何至於斯極哉予學疏而才拙往往愁憤填臆愀  
然欲呼天以問而患於無所寄以發之均寧散藝  
摘藻妙絕一世故出其蘊積悉寓之於詞夫詞者  
樂府之遺管人所以被歌吹娛食飲者也當其履  
舄紛挐粉黛鄉澤談諧既洽絲簧既調於是曳迴  
風之袂振過雲之響至於酒闌燭跋簪墜珥遺而  
猶不止詞之豔稱於流俗始以此與顧均寧則偕  
其音節以自寫所爲愁憤不平者傳曰哀樂之心  
感而詠歌之聲發等之言情而獨能緣哀而作攝  
拾物類刻畫豪芒流連太息每令覽者不歡則均  
寧校諸管人實有專長云均寧名某別自號非菴  
吾吳之隱君子也

類彙卷二十八

九

鈍翁前後類彙卷二十八終

康熙甲寅冬十月

同里周

靖

校字

休寧汪繩武

鈍翁前後類彙卷二十九目錄

序七

計甫草中州集序

秋厓集序

王貽上白門詩集序

靈陽襍吼序

鬱林集序

江南遊草序

湘中草序

草堂合刻詩序

類彙卷二十九目錄

顧氏詩序

先大夫詩集後序

寓廬十吼後序

戊己集小序

悼亡詩小序

前彙小序

伯子遺彙小序

鈍翁前後類彙卷二十九目錄終

序七

計甫草中州集序

信乎詩文之以好遊而益工也予友計子甫草來京師出其中州所作書序記銘五七言櫟詩若干篇予受而讀之而爲之三歎也蓋甫草自春徂秋徧遊大河之南北其車轍馬蹏之所及率皆明季時戰爭舊壘也故其戈頭矢鏃陰森遺骸往往櫟出於積垣墜田荒煙蔓草之中見之恒有蒼涼壯烈憤然不平之餘思則其爲道途逆旅諸作也宜

類彙卷二十九

一

其多彷徨而悽惻踰河涉洛遙望嵩山少室蘇門之誓秀其閒長林脩竹飛瀑清湍緜互而不絕至於菟園鴈池銅臺紫陌之旁日落風號狐嘯而鳴嘯雖欲問梁孝王之驕侈曹氏高氏之雄豪意氣而眇乎遠矣則其爲登臨懷古諸作也宜其多幽陷而淡長所遇賢士大夫與夫王孫賢胄下暨酒人俠客賣漿屠沽之徒薶名而更姓者猶不失中原文物之遺焉幸得追隨其步趨而相與上下往復其議論無不動心駭魄可歌可涕則其爲往來贈答宴飲別離諸作也宜其多激昂沈鬱而出之

以頓挫然則甫草所作之工蓋至是而幾以加矣谷太史公足蹟幾半天下而子美太白亦嘗敝屣齊魯秦蜀荆湖之間故能出其所得名當時而傳後世詩文之道雖古今人常不相及而要之以好遊而益工則固千載已來雄才傑士之所同也方予之少也亦欲藉區區之翰墨與甫草相角逐及一旦繫官於此無由爲名山大川千里之遊以壯其氣而開拓其耳目於是學日益劣識日益卑而才藝亦漸以凋落蓋有媿於甫草多矣況敢遠望古人乎顧猶欲竭其固陋爲甫草序此而不殫者何哉夫亦以志吾媿也

類彙卷二十九

二

秋厓集序

寶應朱子國楨將遊太學遂彙其集若干卷來京師予得讀之才高而氣爽學博而思淡傑然東南之獨出者也國楨先世按使公升之與其子太守公子价先後以能詩知名然按使公當李何盛行之日能與之同調故數爲獻吉所推許而太守公輕俊自喜雖文於王元美而不相附麗期自成一家的學以倡於吳楚蓋其父子閒流派迥別如此及國楨起而繼之務調劑兩公所得以進幾於唐

宋諸名家可謂有志之士矣而又會其伯兄侍御  
君出按閩中國楨往從之遊於是踰長嶺涉建谿  
升武夸之顛訪釣臺之隄而慨然有感於越王無  
諸王審知之故蹟裴回俛仰無所發舒遂悉見諸  
詩若文故尤淡沈雄邁可喜可愕庶幾得江山之  
助者與吾鄉錢受之先生論大明詩於按使公父  
子尚不能無微辭而獨推許國楨之作蓋先生嘗  
一至寶應國楨從邑子後徒步進謁先生固已異  
之矣已又上書數千言具述漢魏以來作者之旨  
以與先生辨文采煥然先生讀之大驚顧視其坐

類彙卷二十九

王

上客歎曰異日能譏彈吾文章者必是子也予因  
論之以受之先生之才學出其所長方欲與獻吉  
元美爭名於百數十年之上俛視近世當其意者  
不能一二人而顧心折於國楨然則國楨其可不  
自勉哉予故并述其事以勸國楨名克生別號秋  
厓遂稱秋厓集云

王貽上白門詩集序

貽上自涖廣陵以來凡至白門者再矣一以庚子  
歲同考試官一以識大獄皆當奔走不遑之日而  
貽上獨出其暇力訪三山之名勝弔六代之故墟

凡爲詩若干篇既敏且工而吏事亦得以不廢此  
非有絕人之才不能至也方其爲同考時夜鼓柁  
行大江中漏下將盡始得抵燕子磯貽上興發欲  
登會天雨新霽林木蕭颯江濤噴涌與山谷相應  
荅從者顧視色動而貽上徑呼束苴以往題數詩  
於石壁上從容屣步而還翼日詩傳白下和者凡  
數十家皆江南知名士也其再至則館於布衣丁  
繼之氏丁故家秦淮距邀笛步不數弓貽上心喜  
遂往來賦詩其間丁年七十有八爲人少習聲伎  
與歙縣潘景升福清林茂之遊最稔數出入南曲

類彙卷二十九

王

中及見馬湘蘭沙宛在之屬故能爲貽上縷述曲  
中遺事娓娓不倦貽上心益喜輒掇拾其語入秦  
淮襍詩中詩益流麗靡側可播笙管而被絃桐也  
噫亦異矣哉以廣陵之凋敝刑官之冗襍多事此  
雖日勤其職猶懼有所不給顧貽上方用政事自  
奮而又能飾以風雅有登臨歡歌之樂吾然後知  
其才之絕人也觀斯集者亦可以得其槩矣丁繼  
之名胤最後貽上爲歲暮懷人詩六十章諸名卿  
大夫具在而獨喜推譽繼之綴於篇首蓋貽上之  
矜奇好廣異聞如此



靈陽襍咏序

答杜子美簡鄭廣文曰才名三十年坐客寒無能  
又爲之作醉時一歌甚矣學官之窮也當玄宗之  
世鄭氏方以才名見知於人主而又得奇杰不羣  
之士如子美者與之遊顧猶不免以窮著況其不  
及鄭氏者哉雖然後世所爲知鄭廣文者惟以子  
美二詩故爾吾意鄭氏於是時亦必作爲詩歌以  
與子美相倡和以自鳴其窮而發舒其感憤無聊  
之氣惜其詩不傳故後世莫得而辨其工拙也以  
彼其才使開元天寶諸士大夫有大力者從而推  
輓左右之則亦可不至於窮卽窮亦可不至於飢  
寒困頓若是之甚不卒而無哀憐之者雖僅僅得  
一子美爲之旁皇太息其間然子美之窮又甚於  
廣文故終於無可如何也今吾從父均萬教諭靈  
壁者二年秋卑而祿微度不能有以自見於是登  
潼山杭汭水襄回陰陵之旁感時弔古悉寓之於  
詩凡若干篇皆所爲自鳴其窮而發舒其感憤無  
聊之氣者也吾不知從父之才果能與鄭廣文相  
配否卒而遇有大力者果能哀憐之使不至落莫  
否萬一子美復生於今世亦當爲之旁皇太息如

類彙卷二十九

五

所傳二詩否也然其窮可謂甚矣世言詩必窮而  
後工吾於此益信抑吾聞子美之爲秋雨歎也傷  
百草之爛死念決明之獨鮮故其詩曰涼風蕭蕭  
吹女急恐女後時難獨立此蘇子瞻所書以貽馬  
少卿者也從父豈不聞之乎其必有以自處審矣  
於是從父方輯其詩爲靈陽襍咏使至京師命  
琬爲序故序之如此

鬱林集序

滇地方千里帶甲數萬歲糜餉金二伯餘萬雖名  
爲偏徼而形勝埒於內地平西親王躬奉 上命  
移三秦之節以制臨之 國家優王以異數其次  
在異姓諸藩之上而先是又有 詔許王俊宜用  
人自司道而下訖於郡縣之吏皆得專除投於是  
四方雄偉非常之士以才器自負者無不僮簪束  
馬而趨滇中遲者數歲不則一二歲往往立取大  
官以功名顯於西南若程子伯建則又雄偉之尤  
者顧獨次且境內有年纔得一縣印卽用註誤左  
遷陸沈幕僚之內此可浩歎也今年夏伯建將奉  
表入京師檢其笥篋無所得惟得先時士大夫贈  
荅寄懷諸詩凡若干篇乃彙而刻之命爲鬱林集

類彙卷二十九

木

攜之以來予闕其命集之故益本漢鬱林太守陸績載石以歸之意云夫績故吳人予亦吳人也績所載石至今猶在郡中郡之好事者益嘗鐫其陽名之曰廉石予爲諸生時嘗數往觀之然此石特塊焉頑質耳非有瑰異奇詭可充甲乙之選者也今伯建所刻諸詩讀其辭或溫然而潤或燦然而章或鏗然戛然而多韻不啻比於珠玉金貝鼎彝鍾呂之屬矣豈陸氏塊焉之石所得而頡頏者哉由此言之伯建所攜之橐囊其殆富於鬱林太守多矣尙何次且陸沈之歎邪

類集卷二十九

七

火之始炎也不撲則焚水之濫觴也不隄則汜在易坤之復曰履霜堅冰至可不戒哉予按前橐至此序讀篇首數語於是有感康熙乙卯春正月鈍翁附記

### 江南遊草序

爲山水之遊者莫勝於江南而吳中其尤著也大海距其東具區匯其西加又有崇岡環麓脩篁平林乳泉怪石與夫閭閻夫幾孫仲謀之遺趾莫不鬱然幽淡而蒼然秀潤相與映帶於遠邇遂爲遊人所樂趨於是畫舫籃輿芒屨竹杖日夜不絕於

百里之內然其遊者率多騷人寓公無祿位以縈其心無文牒簿書以分其時日故能盤桓倚徙盡得其所謂山水之樂焉若京朝賔人有事茲土者則其力有不暇也臨漳李使君夢沙權關許墅既用釐釦剔蠹著聲吳中而又以政事之餘閒數偕四方賢士大夫肆情山水一觴一咏若欲與騷人寓公爭其幽淡秀潤可喜之觀者簪白樂天之守吾蘇也嘗咏吳中好風景及去官之後又有憶舊遊一詩寄劉夢得豈非吳中之山水遠邇映帶可以盤桓而倚徙者尤號江南之勝故雖至於既去而猶不能忘與然考其狂郡所作止於題武丘二寺泛太湖宿洞庭數篇是何遊觀文采之寥寥也今使君於支硎靈巖陽山鄧尉諸名蹟無不挾車從以往往則無不有詩淋漓筆墨徧於山頭水涯意其中必有甚樂乎此者此其才名殆與樂天相埒而篇什之富又不啻倍之吾吳之勝其盡在斯集矣集中所載諸作或不專主於吳而予言之如此者蓋予爲吳人知吳中山水而已

### 湘中草序

天之生才將以有爲也既已生之矣而又斬刈困



折俾爲之而不底於成何也於是後之學者儻恍憤懣無所呼籲不得已而設爲天問天對無慘之辭反復三致意於其中然猶未獲其解遂有謂天人之際漠焉若不相涉者此柳子厚果肱癰痔草木之說也及其甚也又有謂天之於人往往愛不肖而忌才故其所培養者恒在妄庸無知之倫而其斬刈困折俾爲之而不底於成者則必歸於賢若知此孔孟所以皇皇而顏閔以下亦訖於短命也蓋卽莊周氏天之小人人之君子人之君子天之小人人之說而又加詭激焉雖其言未合於正然知其出於無慘不得已者決也予友湯子卿謀自少以才見稱當前明之季其年甫弱冠卽用詩古文屈其輩行至於老師宿儒悉折節下之而卿謀己不辜天歿矣夫使卿謀不死必能得志取功名以自暴其畜積而振耀於一世卽使志不得功與名不偶而或僅享下中之壽鍵戶著書亦必能淡造精微卓卓然追逐古人於千載之上而顧何以不辜如此也則所謂天者是已豈天之好惡喜怒果與物類相反邪豈物之有才者果不可出其長以爭巧拙成敗於天而勝之邪一何不免於忌才

類彙卷二十九

九

有如前說云云者也予滋惑焉卿謀爲徐子公肅外舅既版行其遺集而尤子展成宋子旣庭皆卿謀故人也復從而序之且命予繼其後予索知卿謀之才者其敢默焉已乎

草堂合刻詩序

自咎闢佛者莫嚴於昌黎韓子及讀其送靈師一篇則有異焉夫其人舍去父母兄弟妻子而從佛既已叛吾周孔之教矣逮其爲僧則又闢碁六博飲酒而食肉以干謁招請爲事不戛于佛之戒律邪上之叛吾周孔次之干佛之戒律雖甚工於詩奚取焉而昌黎不爲之諱反津津稱道不已何也吾之立說不然從吾游者其人而非僧也必將舉六經百氏與夫天人神鬼精微博大之指相與講求而磨礪之以期無戾於周孔此吾儒者之責也其人而僧則無所需乎此亦必擇其不干謁不酒肉不闢碁六博推此類以盡守佛之言然後從而加稱道焉若詩固儒者之餘事也士大夫所常爲爲之猶苦其難工不當以是責諸僧而僧亦不當用以自侈至於不干謁不酒肉不闢碁六博而又盡守佛之言則凡爲僧者富皆然疑若易易者也

類彙卷二十九

十

顧嘗出而求之僧矣往往易於言詩而難於守戒  
律得毋惑之甚與今有上人於此其受持也微獨  
不干謁不酒肉不園棊六博而已也庶幾取所謂  
戒者一一勉而守之及其六時拜誦之餘輒又以  
苦吟知名豈非尤吾所稱道者哉如恭密與其徒  
佛開是已恭密爲人循循修謹而佛開復沈靜寡  
言見許於吾友甫草里中亦莫不愛而信之其詩  
皆以唐錢劉爲宗幽秀雅潔方口進而未止不知  
視靈師執工孰拙顧其人則與昌黎云云者異矣  
嗟乎吾非能佛之闢也闢夫從佛而干戒律者也  
若曰如來嘗戒綺語業詩亦綺語之一則吾不能  
知已

顧氏詩序

董子玉虬嘗手一編告予曰顧氏天孫吾次室也  
當天孫之歸吾吾已起家大行矣然吾繫無謀生  
之術而七品之祿尤不足以供朝夕故其貧日甚  
而天孫安之若不知吾貧也吾又才疏而氣高不  
能隨時俛仰聲譽於人人之好吾者益少於是  
數壹鬱不自得休沐無事惟與天孫分韻賦詩以  
相諧謔則吾坦然而忘其憂士大夫有來遊者入

吾室吾從之歡呼劇飲移日夕不倦天孫輒拔簪  
珥典衣服以佐其酒食未嘗有不給盤饌果餌之  
屬雖不極於豐腆亦未嘗不潔且美也則吾又欣  
然而得盡其樂凡若此者孰非天孫爲之哉至於  
今日吾奉爲天子所知得備員侍從而見齒公  
卿間追惟前爲大行奔走困頓不自得之時恍若  
寢寐欲與天孫稍相勞藉而其歿則已久矣惟所  
賦詩集在爾間嘗取而讀之以想念其人髮髯猶  
見天孫之容止而聞其聲音笑語然以爲猶未足  
以慰吾思也將求當世之能文章者託之以廣其  
傳焉嗟乎天孫特一孀弱女子耳其行動不出乎  
閨梱其翰墨題咏不離乎四時之景物蓋皆所以  
安其貧而寓其娛戲感慨而已非有弘文巨篇可  
以必傳無疑者也苟所託非其人則又奚益之有  
度今之以文章自許而能傳吾天孫者莫如吾子  
吾子益爲之序夫予於玉虬爲鄉人又故交也故  
遂不辭而序之天孫名諤蘇之崑山人集中詩凡  
若干首蓋皆溫麗可誦至其家世之詳則徐波元  
歎備述之矣此不復書特書玉虬告予之言以慰  
其思云

先大夫詩集後序

先大夫字元御自號玉淙居士明天啓丁卯科舉人皇贈奉政大夫刑部郎中年十六而孤二十而補諸生二十四而舉於鄉越明年崇禎戊辰試禮部不第歸逾二年而病咯血又五年而歿年三十有一是時琬兄弟方幼未知恪守先大夫遺書也稍長則繼以兵燹播遷流離益手澤之散軼者十及二三矣惟是編爲先大夫所自定琬雖遘患難輒攜以從先大人幸而不罹於盜賊不毀於水火故至今畱巾箱中嗚呼自明萬曆之季吳下能文章家莫不祖公安而福竟陵而先大夫之詩顧獨不溺於風尚如此今者直國運休明肇興文學之時名公鉅卿類能以起衰振靡自任然則詩教其復昌乎儻覩是編必有知先大夫之志而深悲其蚤世者先大夫庶幾不亾矣

寓廬十咏後序

元年正月予方得張氏園居之半以爲寓廬不逾月北上遂作絕句十章咏之且命兒子筠稍葺治之既而歎曰張氏爲此園幾世矣當其初構之始夫豈不欲貽諸子若孫哉而卒委於予試觀夫壽

藤糾竹蔓延而蕪蕪孰非向之佳萼美卉列植而灌溉者與荒谿斷塹石將傾而水欲涸孰非向之曲徑平池周視而經營者與積垣破瓦驅馳之所穴而鳩雀之所巢孰非向之雕欄畫棟羣萃而管弦歌舞者與主人之去畱無時而人事之盛衰榮除有數則予之得此廬也殆不啻鄭人之寢蕉鹿遊子之栖旅亭也雖名之爲寓無不可者嗟夫凡吾之所謂寓者固不獨一廬而已彼夫富貴皆寓也故堯舜有之不爲泰許由支父舜之不爲高形骸內外皆寓也故佺喬得之不爲壽顏淵場子失之不爲夭古之有道者往往柳生其肘而不惡曲僂發背跼蹐而行而未嘗恥之蓋恬然忘其所寓而遊乎方之外者也今予顧不能舍是寓廬者而沾沾焉咏之是不亦贅矣夫

戊己集小序

予自戊戌己亥兩歲中凡爲文若干篇越明年始命兒子筠繕寫爲戊己集合十卷是歲予已調刑部同舍郎邵子無盡者善五行家言嘗推予祿命曰吾子以酉垣立命而紫炁適在酉鹽胃宿之四度以占候言之悉於天文有文章之象空吾子力

學好修能自奮勉於詩歌古文辭也然 本朝天  
官所載惟水火土三星有餘木星獨無餘識者以  
爲紫炁之不行於天也二十年所矣夫天時與人  
事相表裏今是炁既隱匿不耀而吾子顧猶孜孜  
矻矻日夜以文章自命不幾違天而倍時也哉欲  
以此取功名致聲譽此必不得之數也蓋邵子言  
之云爾意者其信然乎抑姑謾語以開示予也自  
予居郎舍以來雖時時有所述作然而知者以爲  
迂疏不知者以爲狂易孰與我同調者乎孰推轂  
而規切我者乎是何於邵子五行之說不啻若符  
契相驗合也由是言之凡予之喜爲文章者命也  
故不能舍所好以殉人至其窮愁顛踣求安一官  
而不可得者亦命也故不暇與士大夫爭一日之  
譽古人若韓子退之蘇子瞻者可謂豪傑之士  
然其命皆在斗牛閒而其身官又皆在箕故生平  
皆易致口語退之至爲詩云無善名已聞無惡聲  
已謹名聲相棄除得失有餘然後知祿命之果  
不可誣也以予之陋劣不才固不敢齒於二君子  
而其命之所直則亦有可感者庶幾用此以自慰  
爾矣

### 悼亡詩小序

傳曰妻者親之主也故夫婦相與之際爲情尤深  
況死生存亡又其感人之大者乎古人之於情也  
有託之音以傳者如牧犢子無妻作雉朝飛琴操  
是也有託之詩若文以傳者如潘安仁喪其配作  
悼亡諸篇是也今吾妻袁氏與吾同年月生僅先  
四日耳吾自官京師貧不能攜以來家之大小皆  
仰吾妻以衣食而吾妻又柔順明淑能得內外之  
心不卒抱寒疾以歿所遺弱息穉女其得免飢寒  
之歎乎於是深悼吾妻之不可亡也未及爲賦姑  
爲七言絕句十二章雖辭采之工麗語調之雋永  
萬不敢與安仁並然其爲情則豈有異哉惜乎吾  
嘗學琴於潘生爾開而未竟其業故不能譜之爲  
操儻得以此詩之情寫而寓諸絲桐閒又不知其  
抑揚上下纏綿悽惻可思而可涕者以視牧犢子  
何如也遂輯成一卷俟續有所得當并附於後

### 前彙小序

予旣至江南合前後所爲毓德堂戊己玉遮山人  
諸集共刪存二十四卷以授兒子筠夫子文不足  
爲名家學不足爲通儒才識不足齒於卿大夫之

後其自審良已熟矣顧猶拳拳纂述而不知返者  
非欲釣名罔利也官曹無事亦聊以娛其暇日而  
耗其壯心云爾若曰藏之名山傳之其人通邑大  
都則予豈敢橐中凡詩若干首賦書序記傳誌贊  
銘若干首

伯子遺橐小序

伯子名筠字禹吹吳江附學生年止三十二凡病  
咯血十餘年竟以是歿歿而父鈍翁始愛其字曰  
伯子先是伯子自時文之外頗好爲小詩翁以其  
疾之屢瘳而屢發也禁之使不得爲然伯子猶私  
偕其友時時倡和相屬戒不以聞於翁及其既祥  
也翁得遺詩一卷於沈君友篋范君鷺公所撫之  
泫然而悲因錄存如干首以慰伯子於地下至於  
所賦章句之醇疵工拙則姑俟采詩者擇焉嗚呼  
惻矣天之視予於斯則已極矣吾雖才吾伯子尚  
忍言哉尚忍言哉

鈍翁前後類橐卷二十九終

康熙甲寅冬十月

同里周 靖  
休寧汪繩武 校字

鈍翁前後類橐卷三十目錄

序八

十二圖題咏序

代壽洪太傅七十序

劉敘寰六十壽序

劉敘寰七十壽序

包處士六十壽序

趙孟遷七十壽序

類橐卷三十目錄

鈍翁前後類橐卷三十目錄終

序八

十二圖題咏序

壽龔尚書孝升

康熙四年冬十一月某日合肥龔先生之誕辰也其門下士劉體仁公勇繪圖十二合吾黨師事先生者若干人各賦詩爲壽而復命琬序之竊觀諸詩所述其於先生名位之重氣節之高登臨遊覽之勝子孫室家之蕃衍康寧既詳且盡琬何以加諸獨惟先生之簡任刑部也幾一年所矣當是時國家方更化立法以建億萬年無窮之基惻然

類彙卷三十

十一

憫斯人之罹辜者衆故尤用明刑爲重任而先生在部中每遇冤獄未嘗少有所瞻徇或正色力爭或從容緩頰數反復開說於同列之前必務得其衷而後已有不能得則又畫爲兩議以奏而天子所聽從者每於先生之言居多其爰書所坐自鉗欽城旦已上有豪末不當其辜輒感歎不歡者累日以故滿漢士大夫悉心折而稱譽之彼史氏言用刑之平者莫若漢之張釋之于定國爲最及後儒推論始末以爲如絳侯之下吏趙廣漢楊惲韓延壽之排沮獲辜皆直釋之定國在事之時由

此觀之史氏所載兩廷尉之歌殆不免緣飾其辭而二子者之不能盡行其志亦概可見矣夫以孝文之仁恕孝宣之綜核名實號爲西漢盛世而二子者之志猶不能盡行吾故嘗喟焉太息以爲用刑之難其來已久無怪乎律令事比之日趨於紛紛也今先生獨遭逢時會侃侃守正率之君臣僚友無不委心聽命者先是歲二月彗星再見西方已又地震京師先生慨然念天人感應之理密疏爲諸舉人請命言最切直初不以禍福利害動其意也於是國家竟用先生言下詔肆眚而

類彙卷三十

十二

嗣後又復朝審之舊命部臣重纂律例其端皆自先生發之圖中所列草奏一則蓋指此也然則先生之得行其志可謂賢於古人遠矣自今而後所在被德感恩之衆累千萬人其羣萃而頌且禱者不誣於途卽謠於巷必能與兩廷尉之歌並傳區區吾黨諸詩亦何足爲先生重顧先生素以好士著稱每得一士若惟恐其不聞於世雖以琬之不才濫落猶辱知顧之渙至於東南布衣耆舊與之握手道故折節而推奉之尤無不至以視釋之之結轡定國之執經備禮此又無以異則凡效頌



禱之辭以壽先生者宜先自吾黨始琬遂不辭而  
僭書爲序

代壽洪太傅七十序

太傅亨九洪公既定滇南之三年上書乞歸京師  
其明年爲 嗣天子改元之歲九月某日公壽七  
十京師士大夫先期屬予爲文以序予惟公自受  
知 世祖章皇帝敕歷中外更踐將相者幾二十  
年其品望在鄉國其威名在遐荒其豐烈偉績在  
太史夫固天所挺生以錫我 國家爲元老爲純  
臣者也宜其福祿壽考日引月長而未有艾與予

類彙卷三十

主

辱與公善其知公功爲最悉願得論次其大者當  
公之視師長沙也湖嶺以南跳刀走戟棄閒竊發  
者甚衆公擗刈而招徠之備有方略羽書所被西  
南諸君長咸稽首受吏之不暇此我 國家所以  
遂撫滇黔也予嘗考諸前世如漢伏波樓船之定  
粵唐韋南康之制南詔明傅穎國之下雲南莫不  
炳炳烈烈照耀舊史然以公視之其功倍大亦倍  
難何以言之趙佗之去黃屋左纛也此在文帝世  
也驃信之受盤器與龜茲樂工也此在明皇世也  
蓋其稱內附納貢職者近或數十年遠且百餘年

矣故雖有伏波樓船兩將軍之才南康之謀且斷  
縛建德而盟驃信不足以言武也若公所處者非  
如趙氏與蒙氏時叛時服不能北向爭衡中國者  
比也則其難倍之當穎國南下之日梁之君臣懼  
段氏潛躡於後段氏又恃梁人掎角於前遷延相  
顧此特折馬筌傳鏃矢而定耳揆之於今彼方挾  
擁戴之餘孽僭恢復之虛名煽引羣蠻自號勅敵  
殆未可以威聲驚也則其難又倍之然而公決機  
制勝通濶荔之江開苴蘭之道自是之後禁旅可  
班軍屯可復金馬碧雞可致竿馬焚僮氍絺犀象  
之利可順流而下四方湖嶺以南畏威懷德者數  
千里相望夫孰非當日之成算與吾故謂公功爲  
大周書君奭曰天壽平格保乂有殷今公既奏平  
格之績而天予以壽考此豈獨公一人之慶實  
我 國家有道靈長之所賴也由此觀之公之保  
乂 國家者方永永勿替又豈伏波樓船以下諸  
將帥所得望其髣髴也哉謹序

類彙卷三十

四

劉敘寰六十壽序

予童子時卽與敘寰爲忘年交蓋敘寰長於予者  
二十年所矣而兩人數相過從其親厚特甚往予

宦遊京師每念敘寢之貧以吾妻袁宜人其族與劉氏有連致書宜人必曰敘寢坎壈若此女當資遣之使來宜人謾荅曰敘寢不任舟車已不復能出門矣及罷官還以其言質敘寢竟不之知也予淡用是爲恨敘寢爲人樸直無佞腸其婦有三女一男季女笄而未嫁男亦尚幼然皆能任手力自活不以擾敘寢故敘寢雖貧得往來予家飲啗奔走自若未嘗用飢寒少挫折也蓋予自弃官以來諸少年浮薄之士號爲故交相習熟者率稍稍引去或不復通問問惟敘寢眷戀不忍舍數慰藉勞

類彙卷三十

五

勉如故宜乎予念敘寢不忘也敘寢老矣常困乏無所得食有故人爲敘布粟之屬使易茶四明顧渚山中敘寢徒跣行數百里林木蔽蒼谿谷隋澹會天大風雨迷不知路襟與虎偃蟻保爲侶幸而得免既得中下茶百許斤攜以歸忽患暑癰累月盡費其所易茶然後瘳其平生奇蹇多類此當予之里居也頗好賦詩彈琴而敘寢於諸藝事一無所長時時屣步來看予默坐竟日間發一語亦質直少致聞者相目以笑而敘寢不之變予反以是益親厚之方謀爲治屋具饘粥以娛適其意而予

又北之京師矣是時送者皆集虎嘯獨敘寢最先至畱與之飲兒筠闕其衣裘若有所挾者携之得紫卷丈餘問其所欲始知敘寢以今年之秋爲壽六十意將乞予贈文口喃喃不敢發言筠乃代爲之請予首領之遂序其大都以示筠使於誕辰得往進一觴焉

劉敘寢七十壽序

孔子曰國家敬老則民作孝古王者之於老也庠序膠庠之異其地燕禮饗禮食禮之異其文燕衣縞衣玄衣之異其服其敬之各以其制也如此

類彙卷三十

六

等而下之則又孤獨矜寡有賜瘠鰥鰥與夫侏儒之屬有給匹夫之窮無告者無不得遂其養此周官所謂以休息六政養萬民而民樂生於先王之世者也今吾故人劉翁敘寢年七十矣顧其年益高其窮亦益甚凡百資生之具無一有也禮七十貳膳飲酒食肉處於內而敘寢茹藜藿飯糲糲得一飽足矣何膳之敢望禮七十時制而敘寢無一廛之居經營衣食將給旦夕之不暇其敢言制乎禮七十杖於國不與賓客之事而敘寢入操井臼出赴親故之急欲求曠息偃安而不可得惟其



起居步履如故或無所事於杖則有之甚矣敘  
寢之窮也自近世以來 國家所行釋菜鄉飲諸  
禮有司視爲具文率皆奉行不力至於養老振窮  
恤貧之制則已廢墜不可復問矣於是若敘寢者  
退不得安於私室進不得見賓禮於有司民今之  
無祿天天是桮吾不勝慨焉太息蓋非獨爲敘寢  
而已也敘寢與予文久矣予既仕宦摧折歸而杜  
門養病方欲守先王之遺經以自娛其老而敘寢  
亦遂以餘年歸命釋氏呼佛號誦金剛大悲諸經  
呪雖盛寒暑不輟度其中必有所自得其於窮愁  
不平之況當漠然不復繫戀也審矣如吾前之云  
慨焉太息者固敘寢所鄙夸而不屑道者也吾故  
曰非爲敘寢也九月某日里人將往爲壽來徵予  
一言以贈予既有感於敘寢之窮而又淡念古王  
者之不作世變之遷移而不止聊僭敘寢以發之  
如此

包處士六十壽序

冬十月處士包先生年杖鄉之歲邑中知名之  
士無不往賀於是將舉爵以進而先揖予使言予  
遂言於先生曰古盛王之治天下也莫不有養老

之禮其行也則安車几杖以扶之其退息於家也  
則有膳羞被服百物之好以娛樂之而又以時進  
之於國學天子親自比子弟希鞶鞠脰以薦其物  
而乞其辭待之如此其至也其稍僻遠者則又命  
其邑大夫於政事之暇伏臘飲射之時躬造其廬  
而致請焉念之又如此其周也待之如此其至而  
念之又如此其周是以古之齒高而有德者皆在  
天子所養之列不於朝廷則於鄉黨可謂尊且榮  
矣至於今日雖有耆碩不羣之士退而伏處於江  
湖草莽之中天子且不得而知又安望其待之至  
而念之周如古盛王之所以爲養者哉雖然以今  
日而思復古但當求其人之齒與德而不在于禮  
之有無也若先生者抑亦可以當是禮而無媿也  
己夫齒之於德未有不相因者先生事父母孝事  
長上敬循循雅飭與物無忤其平居頤養未嘗以  
利欲撓其外以思慮亂其中而又能發爲家訓以  
造子弟之材者使守其緒而光大之此先生之賢  
所以致年之久且高而猶未見其止也嘗在幽風  
之詩曰八月剝棗十月穫稻卽繼之曰爲此春酒  
以介眉壽此言國中之耆碩有不及與乎養老之

禮者則一鄉之賓朋與其戚屬各得榮此獲稱之日而以嘉賓旨酒致其敬也今先生之德與齒既有合乎古三代之風予故樂道盛王之所以養老者而又願與諸君子取幽風爲酒之意酌三爵以俟先生之舉先生其毋容辭

趙孟遷七十壽序

始予在郎舍有趙翁孟遷數懷刺踵門予未暇與相見也最後予方休沐孟遷至而開人又辭焉於是無所發怒當門大呼曰而翁乃山陰趙陞天下奇男子而何人顧不爲翁通姓名邪捧聞人首至

類彙卷三十

九

地欲拳毆之聲達於戶內予大驚走出揖孟遷登階孟遷蚪須頰面衣敝曳破革履而前予頗易之及就坐自矜能詩又矜與李琳枝侍御爲酒人文繚繞數千言不可了予意稍怠屢顧日影而罷自是予嘗贊孟遷像有云踰蹏其志翫唐其形拍張叫號爾女公卿者敘此事也既而置酒召之飲孟遷飲不能一二升予益調笑之久而始知其故蓋李侍御繁豪於酒兩人日夜浮大白相角孟遷不勝遂爲侍御所困往往據几而吐則已減故量什之六七矣既又讀其行卷卷中皆近體無樂府

古詩其辭質直憤激以視世人規撫唐之子美明之獻吉于鱗者不相入也然孟遷雅自負其奇諸士大夫亦數奇孟遷或量給酒資或與賦詩相倡和故孟遷雖畱落不偶而其姓名猶在人口耳聞今年春孟遷爲壽七十復來遊京師先是謁井研相公於山右相公贈文一篇大率謂孟遷好動多言易怒而其終篇則曰古之至人發以天倪和以天鈞是三者皆不足病其諷孟遷甚善然以至人期之則近於諧矣予聞好動則傷筋多言易怒則傷氣此養生家所忌也孟遷既非至人益亦簡應對戒奔忤而退息於澹泊無爲之鄉乎夫善自養者雖若詩與酒之屬猶虞其嘔心腐腸而以爲不足事況肩役役於是三者以促其生哉使孟遷果能如是則其距至人也亦不遠矣

類彙卷三十

十

鈍翁前後類彙卷三十終

康熙甲寅仲冬朔

同里周靖  
休寧汪繩武  
校字

鈍翁前後類彙卷三十一目錄

序九

董玉虬五十壽序

姚六康六十壽序

宋旣庭五十壽序

代壽白母陳太君八十序

錢母顧碩人七十壽序

代壽張母賈太恭人七十序

族母吳夫人七十壽序

類彙卷三十一目錄

鈍翁前後類彙卷三十一目錄終

鈍翁前後類彙卷三十一

文彙十九

序九

董玉虬五十壽序

先是順治之季年 世祖章皇帝幸南海子董子玉虬方以侍御史言事當 上意召對行殿 上手其疏太息良久所以顧問愍勞者甚至對罷會天將暮海子距都門數十里 上恐董御史迷失道特遣侍衛導之以還翼日盛傳諸公卿間無不歎慕玉虬之得君者未幾而 世祖鼎成玉虬顧念知遇之厚思所以報雖被鐫黜不悔久之直彗星地震之變應 詔力疏時政闕失且曰變要用事者由是大忤權輿人意當是時予方左官司城而鄢陵梁先生曰緝與玉虬同臺爲御史此三人者雅相善也退朝之暇杯酒淋漓玉虬輒敘說被遇 先皇帝事未嘗不慘然泣下已又相與剖列 國家大計侃侃指畫風發泉涌常至丙夜不倦在坐者皆離立惓然則又未嘗不以才識議論相期許也玉虬既忤權輿人徑陰僭外轉出諸隴右遂中道投劾去而曰緝與予亦數奔逐南北最

後相繼請急同月出都門而三人者遂不復聚首如京師時矣曰緝遠在中原千里之外音問不相及而毘陵去予郡不數舍舟楫往來者晝夜焉午予聞玉虬之家居也面無顛賴之色口無怨憤愁歎之音讀書爲文章襍以徵歌度曲怡然自適然後知得喪離合之不足道而玉虬所得爲不可及也玉虬長於予一歲今年始五十古者五十而爵服官收此非玉虬優游退息之日也天子自親政以來躬行節儉修明先皇帝舊章悉如玉虬言變乎用其言而弃其身任玉虬固可以不憾然

類彙卷三十一

二

先朝所遺忠直敢言之輩如玉虬比者有幾顧可使之自放田塍而莫之甄錄乎此有識之士所不能不爲國家惜也邇者人主欲風厲有位凡左右文學侍從次及外臺諸臣往往蒙不次峻擢而又有詔命督撫官廣羅遺佚益汲汲於人才如此吾卜玉虬之不以放廢老決矣一出處何常之有俾一旦翻然應命而起與中朝士大夫宣力王事得以報天子者思報先皇帝於萬一則予雖羸疾杜門猶能伸紙操筆作爲歌詩以形容君臣相得之盛至於幅巾杖屨與吾黨

游林泉則姑少遲之以俟功名既遂之後未爲晚也玉虬儻有意乎詩小雅曰彼都人士狐裘黃黃其容不改出言有章行歸於周萬民所望此非予一人之私度亦曰緝所深願於玉虬者也於是毘陵鄉先生某某謀所以稱觴而介玉虬從子某來乞予一言予告玉虬止此矣

姚六康六十壽序

池陽山水之鄉而石埭爲僻縣其地多竹茗紙柰之利其民依山而居尙氣好訟號爲難治吾友南海姚子六康爲令凡逾六年而政始成士謠於室

類彙卷三十一

三

負擔者歌呼於途上官稱之諸幕僚師之循吏之聲播於四境之外予聞而喜可知也六康沈靜寡欲平居茹蔬衣布無聲色裘馬之習又嘗得法於禪師家所謂曹洞宗者每退食之餘簾閣據几左蒲團而右漉囊儼然一黃面衲子也九華天門黃山白嶽諸勝皆在其鄰壤遠者百餘里近者不及一二舍精廬梵宇高下相望鐘版之聲相聞翠衣具曳革履而往來其間者晝夜絡繹不絕六康既嚴事其尊宿而又能以微言輒語引接其少俊賦詩談禪紺錘倡和從容簿書之側益六年於此矣

於是道法日高而石埭之政績亦日有聞於南北  
予往時贈六康文所云研極佛之旨趣雖以之服  
官政無不可者蓋至是而始驗也今歲某月日六  
康年六十有僧頓修上人來自吳興乞予一言爲  
序夫古之王者食三老於太學憲而乞言巡狩則  
先見百年者其制載於禮經而詩小雅亦曰樂只  
君子萬壽無期幽風之細岷至於殺羔羊酌春酒  
躋公堂以爲君上壽此皆吾儒者之說也邑中之  
士若民苟愛戴六康而行此禮其誰曰不允若頓  
修固方外士也又嘗爲六康同參佛說一切有爲

類彙卷三十一

四

諸法皆如空等昨寢凡居阿羅漢位者卽不住著  
於壽者見相而況如來以下以訖南土諸祖乎六  
康方以無生爲樂當其蕭然靜坐俛視世間區區  
甲子直彈指刹那之頃耳夫豈足爲頌禱也哉予  
竊嘗遊臨濟宗師之門與六康異派而同原顧數  
年以來訖無所得退而歸老堯峰之麓杜門養病  
猶不免用俗下文字受士大夫之役習氣宿業未  
易湔濯儻陳諸六康之前必將以綺語訶之且慙  
且悔而頓修猶見督不已予與上人可謂二俱有  
過矣雖然此頓修意未始非石埭士民意也故不

避慙悔而序之如此

宋旣庭五十壽序

先生交於予三十年矣予爲人輕率無威儀而先  
生醇靜寡欲動止皆有常則予多言好辨而先生  
不苟笑語纔一開口便以義理折服人予徧急不  
能容物而先生喜獎俗後進爲之延譽予之不及  
先生如此然先生長於予三歲予固以兄事之而  
先生亦弟畜予蓋歷三十年如故也始予年十六  
七卽與先生以文章爲徐勿齋宮詹所知數引入  
二株園爲文會每一篇成宮詹必首推先生以率

類彙卷三十一

五

予輩由是先生才日高撰著日富從游弟子亦加  
衆赫赫有聲場屋閒順治中以一舉子寓京師輒  
攝衣據諸賢人上坐意氣岸然絕無所顧讓而自  
名公卿訖於四方游士慕先生者又無不日夜持  
謁到門以望見顏色爲幸當是時度先生之心必  
自以爲甲第可以戾契致而功名可以趑步成也  
曾不數年江南奏銷案起被註誤者萬人而先生  
遂屏不復與會試此其可歎息者也會予在郎署  
亦以此得臯陸沈左官中今年夏分司江寧事竣  
僦道還里門見先生於西郭外與之游武丘裴回

短簿祠下予坎壈有年意頗悔恨而先生從容捉手無豪髮流落不平之感抵暮還宿予書舍秉燭相對娓娓數百言所以規切予甚至然後知予之不及先生者蓋又歷三十年如故也先生今年五十杜門息機從事於學道久矣咎孔子遊於匡宋人圍之數市而弦歌不輟子淵氏簞瓢陋巷不改其樂易曰樂天知命則不憂莊生亦曰古之得道者窮亦樂通亦樂然則先生之爲學也旣已浩然有得於中則於向之文章才譽皆當刊落翦除一歸諸無何有而況遇合之遲暮人事之得喪夫豈

類彙卷三十一

本

足以累其胃而撓其思慮也哉顧予猶爲先生迷此予之固陋甚矣繆歌起修撰先生高第弟子也嘗館先生於家者十年予之獲交先生自此始故修撰將遣使往爲壽而命予以序予乃不辭固陋而述之亦聊以道平生之歡而侑先生之一觴云爾敢遂曰知先生哉

代壽白母陳太君八十序

海內賢士大夫無不知有江東二白者二白謂誰謂吾友仲調與其兄孟新是也自二白年少時卽奉太君之教以才學知名嘗出入劉念臺及

兩公之門尤爲龔先生孝升所引重當前明之南渡也有皖人繁忌仲調者旣怙擁戴功賢顯用事遂起黨人之獄牽連仲調兄弟鍛鍊百端瀕於危者數矣直太君春秋漸高人或謂仲調若縱不爲家門計柰若老母何雖仲調兄弟思念太君未嘗不淚漸漸承映也而太君顧感慨自若有汝南范母之烈於是海內賢士大夫旣知二白又無不知有太君者及黨禍旣解逾七年而仲調舉於鄉復十一年而太君壽躋八十矣中朝諸君子凡屬仲調知交萃謀致賀於太君而來問予所以爲壽之

類彙卷三十一

七

說予尙記二白被禍時也皖人羅繼鈞黨方急士大夫莫敢撓其鋒其與仲調兄弟厚善者率相顧隱匿當是時予竊以爲仲調兄弟必不自意全卽太君在堂亦必不意其巢可無覆而卵可復完也孰知二十年以後家門殷盛子姓滿前太君且康強壽考如故邪試從起居燕閑之暇追惟往事若枉寢寐顧向之用事賢人株連羅織者安在此可以賀太君矣抑予重有感焉漢之爲黨人忠者宦寺也唐之爲清流患者武夫戰卒習爲寇盜者也獨前明衣冠之禍一中於寺人再中於中原諸盜

而中閒士大夫分持門戶操戈礪刃以相攻擊延及末流則一二僉王之徒棄隙奮起往往鳴張虎視甘與正人爲難於是刊章禁錮馳傳逮捕之文震於南國上被搢紳下連士類與仲調兄弟爲比者何可勝數由今思之其氣燄之盛機弄之深誠可謂寒心切骨然爲時未幾固已歸於漸盡泯滅矣而吾仲調兄弟猶得操几杖奉甘旨從容慰藉於太君之側豈非其天幸與假令黨禍不極則二白之品行不彰太君之賢名亦不著然後知天之所以曲成白氏者政未有艾也口者 王道昌明

類彙卷三十一

人

上之 天子以蕩平爲治次之公卿大夫士皆以寅恭爲心中外遐邇絕無如漢之南北部唐之牛李然者此真仲調兄弟起而策名之時矣先是太君七十龔先生爲長歌一百二十言系之以序既盛稱仲調相與之誼至於篇末則又願仲調兄弟及時取功名以娛奉太君今相距十年矣而予卒無以易先生之言也遂并書之以爲二白勸云

錢母顧碩人七十壽序

錢氏世居長洲之永昌邨永昌地故沮洳居民儉嗇稱之歲賦率不能中程而錢氏獨以貲雄其土

吳人號之永昌錢家先時予大王父參政公歸我祖姑於錢是爲中表諸父于鄰公之母後五十年而予族子昭坐復贅錢爲館甥兩家稱世昏媾也自予少時已不及見祖姑數從于鄰公於酒次備聞祖姑家法且感且歎而于鄰公又盛稱其族母顧碩人之賢以爲與我祖姑略相似蓋錢氏累世多內助云顧碩人者昭坐之妻祖母也予以是復徵之昭坐昭坐溪以于鄰公之言爲然于鄰公曰碩人事姑章以孝相其夫子以敬御其子譽選君昆季以嚴中歲始秉家政晝夜課諸僮奴力作輒扶其惰者而稍用私財置酒食勞勉其勤事者以爲常數巡行籬落周視畝畝雖大風雨雪不少止內外皆畏而親之于鄰公之稱碩人如此昭坐既然于鄰公言則又曰某於碩人爲孫甥碩人待之有加寒而煦之飢而飮之衣服飲食無纖細不印給於碩人也某進侍吾舅譽選君退而與妻之兄弟遊處終日吾舅之行誼井井如也錢氏諸兄弟恂恂如也其文章風采彬彬如也蓋得諸碩人之教居多於是碩人年七十矣予從兄奇璞將與昭坐往稱觴焉而乞予言爲贈夫予之所欲言者于

類彙卷三十一

九



鄰公言之昭垂又言之矣其何以加一辭乎自今以後庶幾碩人飲昭之日增步履言笑之日健使譽選君已下常得碩人以孝養錢之族白于鄰公已下常得碩人以師法諸孫甥若昭垂者常得碩人撫片而鞠疏之則雖山中壽而上壽以進於無窮可也是爲錢母碩碩人七十壽序

代壽張母賈太恭人七十序

康熙六年秋 天子親卽政推恩 廷臣俾各以所居官廼封其父母於是繇吾張子正甫遂用戶部郎得封母賈爲太恭人太恭人適居京師年七

類案卷三十一

十一

十矣在位諸君子與正甫厚善者咸羨太恭人之康寧壽考能享正甫之報也又羨正甫之能以爵位爲太恭人榮也羣詣予乞一言序之予與正甫同朝又同家畿輔又辱正甫數納交於予故予不敢以不文辭竊問太恭人之風舊矣其在賈也以勤慎寡言嫻習女紅爲淑女其來歸於張也以善事君姑氏而與贈公終身相莊爲順婦蓋贈公嘗舉於鄉及其歿而正甫方惇惇藐孤張氏詩書之澤不絕如綫顧又提攜正甫使得策名 王廷著有譽望於郎署之內爲賢母雖傳紀所載甥女之

事蔑以加太恭人也則其康寧壽考而享正甫之報者豈偶然哉抑予觀於古而知事親之與事君其道殆不能以兩得也如所謂祈父之士北山之大夫遭時不偶而不獲盡其私養故其詩不曰有母之尸饗則曰王事靡盬憂我父母至於鹿鳴之什說者以爲文王時之作其末則繫之以南陔白芻蓋極言君臣上下兄弟朋友宴享征伐時和歲豐之美而終歸之於孝當此之時士大夫之在位者夫豈有不獲養之親與不獲養親之人子與然而四牡一詩猶惓惓焉有將母之願與祈父北山無異何也豈非得諸此者或失諸彼雖以先王之仁猶難於曲體士大夫之私而代爲之謀耶若正甫故家於繇距京師不數舍風土相接而語言飲食相通也以是太恭人挾其版輿竹杖時時就養邸舍正甫進而簪筆荷橐盡心於 王事無有不共退而奉侍太恭人舉其定省鄉趾之儀修其醴醢酒醴脂膏之物亦無有關今者當生辰爲壽之日復率家人子婦陳 天子所錫之冠帔而奉觴上壽於太恭人前則事君事親之道正甫其兩得之矣雖四牡之使者且異於不及而況祈父北山

類案卷三十一

十一



之屬敢希其所遇之萬一哉予以爲 天子自卽政以來與卿大夫勵精圖治殆不亞於鹿鳴天保矣然則爲正甫者當益夙夜黽勉以自奮其南陔白萼之潔白以無負太恭人教則爵位必漸以隆天子之寵錫必漸以渥而家門純嘏之慶必漸以益增吾知太恭人之康寧壽考必屢進而訖於無窮也遂書此言俾勸太恭人一酬焉

族母吳夫人六十壽序

族母吳夫人以今年二月某日爲六十誕辰夫人益吾再從弟寶文之母從父維億君之配而從祖

類彙卷三十一

祖父方伯來虞先生之婦也先期一月寶文乞予言爲壽予竊有感於汪氏盛衰之際矣始夫人爲婦在前明熹宗之時先方伯以忤魏闢私人解其粵東藩政而歸聲望方大重而吾先大夫又適舉於鄉家門敦睦諸伯仲咸恂恂勉於文學號爲吳中巨族之冠可謂盛矣是時予年雖幼顧猶及見之其後先方伯再起既暴殁於海外從父與先大夫復相次蚤世汪氏稍衰數爲外侮所侵雖以寶文之煢煢少孤亦困於徭役不免有風雨飄搖之患而卒能措柱門戶得至於成立者是孰使之然

哉於是宗黨相聚未嘗不嘖嘖稱道夫人以爲難而夫人尤有不可及者蓋自明季以來入於國朝吾諸父之鄉舉者二人明經高第者一人進士甲科得爲京朝官者暨予又二人此亦汪氏衰久而復之漸也然吾族日益蕃衍薰蕕好醜樛出於其內雖不乏閉戶好修之士而一二不才者亦往往健鬪喜訟挾機詐恃氣力以相轆轤汪氏殆由此不振矣予故嘗喟然太息思復見先方伯盛時而訖不可得遂不能無隱憂焉獨寶文守其家法讀書爲文章有先正典雅之風出門結納皆吳中賢士大夫於是寶文之名甚熾而不知夫人實有以教之也此其尤不可及者與予嘗論汪氏之在今日也於易卦當爲䷗剝其距先方伯之歿逾三十年此之謂一世矣於剝卦當爲爻之䷖變坤上九其辭曰碩果不食君子得輿今以夫人之賢艱難黽勉終享壽考豈非吾汪氏之碩果哉予雖不復見先方伯盛時猶當見寶文得樂君子之車輿而蔭庇其衆也已

類彙卷三十一

三

鈍翁前後類彙卷三十一終

康熙甲寅冬十一月  
同里周靖  
休寧汪繩武  
拔字

鈍翁前後類彙卷三十二目錄

記一

大通橋分司壁記

嗜退軒記

兵馬司西閣記

容安軒記

讀書齋記

緩齋記

哲次齋記

紅畫亭記

類彙卷三十二目錄

計氏思子亭記

薛大武畫山水記

鈍翁前後類彙卷三十二目錄終

記一

大通橋分司壁記

順治十五年冬予既分司大通橋於是太子少保永昌王先生方以尚書爲之長予往辭先生先生爲予言是司在部堯最下然清靜無事於誦讀著述爲宜明年春予至署逾一月漕運不至諸小吏兢兢奉法可以不用鞭笞其無事略如先生言然予繁多病病每發卽苦煩懣不能多讀書卽舍所攜書甚少亦不能竟讀也雖時時有所作然皆應

類稿卷三十二

一

鷗里俗之文不暇自奮勉以進於古人以是溪槐先生云署故有軒曰飲冰前任主事錢君江所重葺也軒中蕭然惟具一几一榻予每晨乘馬入署恒居是軒諸小吏抱案牘踈几側予濡筆署紙尾訖卽擁藥甕茗具爲苦吟狀諸小吏見之俱匿笑避去不復顧軒前有庭庭有石挺然如人立又有柏槐各一本小桃一株桃將吐萼予暇則抱席往坐萼下有小鳥青黑色飛鳴其間馴狎不避人予樂之忘疲常至日暮始返夫以予之疏慵率直自分不任錢穀去年夏謁選不卒得戶曹猶幸而分

司於此以自益其拙未嘗不欣然以喜也然爲病所侵衣食湯藥俱不足以自周而京師親舊過從者亦益少署中自奉行文書之外亦無他材能以自見於是撫歲月之如流而恥功名之不立又未嘗不默然以思而悄然以恐也詩云侯河之清人壽幾何然則予去其故鄉舍其朋友兄弟妻子之樂而來糜祿食於此復何爲哉復何爲哉

嗜退軒記

類稿卷三十二

二

遷邸舍之逾月始理一軒爲讀書之所名曰嗜退其語在宋史司馬池傳中予取以自志者也然予自受幾以來簡書旁午日夜奔走東便門外不暇恒居是軒先是予病羸未瘳入夏益咯血不止予方懼戶曹之未易稱職也欲得改佗部以去會有言事者亦條其策於朝下公卿聚議久之不決予復謀移疾還江南文臺已具矣而諸小吏力爭以爲故事無有不果行秋八月運務將竣予始得還居軒中習養生家言以治病然亦不復能讀書矣軒前無佗裸植惟丁香二樹青蒼可愛每至夜深人靜月明滿牆樹影弄駁如畫予數數行吟其閒意欣然自得也因是又念海隅多事至尊方

議南巡之典以掃除兇逆

是時鄭賊逼江寧下士詔將親征故云

大夫爭欲奮其才智取功名於數千里外慨然有  
棄長風破巨浪之思而予獨僻居於此形影相對  
若不知其身之在長安者何也魯馬少游誠其兄  
曰士生一世取衣食裁足御下澤車棄款段馬鄉  
里稱善人斯可矣致求贏餘徒自苦耳仲長統亦  
曰凡游帝王者欲以立身揚名耳而名不常存人  
生易滅優游偃仰可以自娛於是遂爲文以論之  
然則古人之所志蓋亦有與予類者予其能無慨  
於中邪作嗜退軒記

兵馬司西閣記

類集卷三十二

三

兵馬司號巡城使者屬吏雖其品秩故與部主事  
相當而所職猥襍士大夫仕宦中朝者皆得以公  
事檄使之所轄之地若館邨委巷餅師酒媪牧豎  
販夫酌酒誚語攘雞逐狗之屬無所不當問每朔  
望進謁巡城使者襍與胥吏徒隸爲伍俛首偃僂  
若將拜於庭者使者不許乃止或出遇御史於道  
下馬走避望其訶殿遠去然後得行故雖同爲京  
朝官而士大夫悉輕視之至以相譏嘲北城兵馬  
司舊有治所在宣武門內其地久廢不治輒僦民

舍以居予既左遷今年秋始受事案牘之暇退休  
此閣閉戶吟嘯自若也客或問予曰子亦有不快  
於中邪予曰否否魯漢張忠爲御史大夫嘗署孫  
寶主簿寶徙入舍祭竈請比鄰衆以爲怪寶謂高  
士不爲主簿而大夫君以某爲可一府不言非士  
安得獨自高且不遭者可無不爲況主簿乎然則  
予以不才牽蒙屏弃於此此亦予祭竈請比鄰之  
時也而又何不快之有客遂匿笑去

容安軒記

類集卷三十二

四

予既寓居太傅息齋先生之第其第踰堂而左得  
東廂三楹庠溼幽暗遇雨將圯於是稍葺治其一  
闢牖南向設几榻爲燕休之所暇卽坐臥其中自  
非理文書接賓客率不佞徒遂名之曰容安軒容  
安云者蓋出於陶靖節辭而蘇文忠取之以入志  
林者也予嘗聞靜漠恬澹所以養生也和愉虛無  
所以據德也古之達人其飢而欲食寒而欲衣旁  
皇無立錫之地而欲得居處未嘗稍異乎人也惟  
循是和愉恬靜者而有獲焉雖復加之以死生利  
害是非得喪猶不足累其心邀其一哂而況起居  
日用之區區者乎是故藜藿之食亦可以飽羶褐

之衣亦可以喚衡門圭竇之室亦可以居豈有佗哉誠能安之而已抑予思之方夫靖節之弃官也種秫采菊悠然自得不幸爲窮餓所驅往往賦詩乞食而未嘗有幾微悔恨之意文忠之在海上也蠻煙瘴氣極士大夫所不堪而能刈桂以釀酒儲諸芋以爲糧摘蘆葍蔓菁以爲羹日與黎子雲老符秀才之徒幅巾杖屨徜徉山市若忘遷謫之無慘者蓋其安之也如此夫然後知死生得喪果不足以致達人之心而爲之累也今予左官司城逾一年所矣出處語默之際雖與靖節異道及其退居此軒也有圖書以怡日有酒茗以適口從容俛仰以視文忠見逐有司不得已而偃息枕櫛之下者相距豈不遠哉此予所以自安而願附二君子之後者也遂爲之記

讀書齋記

編修葉子子吉在京師以好書著聞嘗積書數千卷閉戶讀之以自奮勉於學因命其所居室曰讀書齋而屬予爲記嗟乎書豈易言讀哉士之少也困於科舉之業則書之凡無益於經生者悉廢而不暇以讀矣及壯而宦游四方又困於簿書文牒

不類彙卷三十二

五

不類彙卷三十二

木

之猥瑣倉庾陞駟城郭之周防上官僚友冠蓋文游往來醺醉之紛紜上下則書之凡無益於吏治者悉廢而不暇以讀矣當是之時未嘗無有志之士知書之可好而能自奮勉者也然其未遇也或見爲迂疏而不足以迎合有司其既遇也或見爲闕茸遲鈍而不足以鍊達當世之務故士大夫無所事於書而爭以讀書爲諱惟翰林先生則不然既已舍去科舉之舊而又無簿書文牒倉庾陞駟之可虞品秩雖稍卑下而率用簡賚相高其於往來醺醉之節亦僅僅耳此歐陽永叔所謂樂顯清閑得隸宰輔神僊人天之樂者也宜其遂有讀書之暇矣且夫翰林之爲官也繁以文章侍從爲職業上之人優其廩賜而寬其程課使之從容緩步於簪筆荷橐之列如此而復廢書以娛不幾曠官而喪職也與而葉子寓直之廬則又國史院也吾意必有前代金匱石室之藏與夫日曆起居注之屬人間所不易購者咸充牣乎其中以俟葉子之讀然則葉子苟好書又何必倦倦於是齋也哉抑予嘗考之於古若周之柱下所掌晉之伯隲氏所司漢之蘭臺天祿唐之麗正殿宋之崇文院之所

校輯皆設有專官其書多者乃至八萬九千餘卷而近世固無是也蓋三院所貯者自太祖太宗暨前明十三朝實錄而外不聞有難購之書翰林先生自翻習滿字而外亦不聞有卓然畱意於書者至於退而休沐亦皆飲酒諧笑之時爲多然後知以讀書爲諱者雖在翰林亦然而葉子願獨不然方其用心於是齋也孜孜矻矻窮日盡夜幾不知異物之可以易其好者儻益奮勉而不已則其學豈可量哉故不殫而爲之記

緩齋記

類集卷三十二

七

顏蠋曰晚食以當肉安步以當車蘇子瞻評之曰蠋巧於居貧者也然而未聞道也子瞻於是乎失言矣當戰國之時如蘇秦張儀犀首樛里子之屬莫不歷說萬乘爭攫其金玉錦繡以爲榮使蠋少出才力以與之抗豈遂不如數子哉而願退安於此謂蠋不聞道可乎今夫山林窮居之士無悲憂欣喜以迫之於中無是非毀譽得喪禍福以棄之於外曳屨而行倚杖而息從容偃仰於泉石林麓之間故能識安步之爲樂使不牽遊於朝市而馳驚於功名之途摘裳衣衽摩跌而攘臂者連日夜

不止此其執若赴火之蛾聚羶之蠅豈能與山林窮居者同哉故孟東野反之曰長安無緩步吾友吏部郎王子子底爲人恬靜少欲不苟言笑殆幾於聞道者其自河南典試而還也又嘗反東野之詩名其燕休之室曰緩齋蓋子底之視朝市也固無以異於山林窮居者也旣而爲磨勘者所攜拾詔下刑部遂不能安居是齋或則誚之以爲此殆緩之效與汪子曰不然若獨不見夫馬與車乎方車之偏轅而奔也不數里而覆者有矣馬之脫銜奔勒而走也不數里而蹶者有矣彼其所以蹶

類集卷三十二

八

哲次齋記

梁先生曰緝交於予有年矣其人內剛外和與之游處終日愛憎喜愠不見於色殆類孔子之所謂中行者然而釋褐以來凡所至邸舍與其退休讀書之地必以哲次名其齋意若不敢自擬於曾哲

而願居季次原憲之列何也予嘗思之魯孔子既  
竝推狂狷而周衰之後若莊周列禦寇者出率皆  
以一死生齊得喪爲賢降而祖其說者劉伶阮籍  
之徒飲酒任達莫不自命爲狂而說不聞有以狷  
稱者卽史傳所載獨行卓行之屬亦往往歷數世  
而僅得一二二人至於孔子論狂則又有古今肆蕩  
之不同蓋若逆知莊列之流敝而豫憂之者而於  
狷獨無譏焉得無狂猶可以貌爲而狷者之子然  
自守其立志太高其行事太確苦雖好名之士亦  
不能竊其近似以相倚附與玄乎遂見尙於先生  
也顧或謂太上達節其次守節狷者自守有餘而  
常不足於高明廣大此季次原憲之所以不如曾  
皙也予竊以爲不然傳曰有所不爲又曰人有不  
爲也而後可以有爲古聖賢之爲學也雖本乎中  
庸而亦未嘗無高世絕俗之行非姑以示異也惟  
其不顧千駟故能進而爲王者之佐惟其不受萬  
鍾之粟故能退而以其言語道德爲儒者宗千金  
之子無故而縱於酒色則其保家者少矣況望其  
積累以致富哉以是見不爲者之果足尙也近世  
卿士大夫無不好言曠達之識馳騁上下不可羈

類彙卷三十二

九

馬之才以視狷者之子然自守相距良已遠矣及  
從而微闕其隱則雖至於敗名裂檢放廢繩墨之  
外亦閒有之豈非高明廣大求爲曾皙而過者與  
當是之時苟得一人焉以其確苦之節高自位置  
乎其閒微獨可以勵世而警俗夫亦庶幾聖賢之  
學也此則先生之志然也

### 紅晝亭記

予家故廬在吳縣治之東南與今修撰繆君同里  
又嘗同文社相往來於是修撰兩尊人皆在堂修  
撰日坐小樓中樓東向而湫隘其庭無芻木竹石  
之勝然是時修撰方爲諸生讀書其中甚樂也及  
予官京師修撰以會試至暇則爲予言曰某已闕  
芻舍爲園種桑數木棟簍藥數十株蓺蔬一畦可  
以娛兩尊人而園中故有亭亭前海紅樹蔭庇祇  
許蓋數十年物也嗟時燦爛可愛兩尊人數置觴  
於此因名其亭曰紅晝蓋取前人詩海紅等發子  
益爲我記之予雖諾其請未果爲也已修撰用進  
士第一人入翰林遇覃恩得貤封其親不數月而  
遂以疾作請告歸則又爲予言曰斯行也某庶幾  
能奉侍兩尊人負荷天子非常之寵而日夕謳

類彙卷三十二

十



吟寢食於斯園也子許我亭記何時可得邪然猶未果爲冬十月修撰又自其家寓書曰海紅萼已含蕾矣兩尊人頗健飯而某疾亦少閒每操几杖從游園中數顧視亭壁以不得子記爲憾子何久不爲也蓋修撰屬予勤勤如是予雖與修撰同里居又嘗同文社又先後登甲科同官京朝然而有異焉者予少孤不能如修撰具慶一也宦游坎壈不能如修撰致身清華以榮其親二也十餘年來回翔郎署之內貪祿苟安不能如修撰之拂衣而南識高而志決三也予媿修撰多矣尙何以記斯亭哉姑次第其屬記之語俾置諸亭壁之右

類彙卷三十二

土

計氏思子亭記

計孺子準字念祖吾友甫草之冢子也年十五補吳江諸生及朞而塋甫草哭之慟遂集士大夫誄之既又爲之諡既又刻其遺文逾四載甫草來言曰吾思孺子甚吾將構亭所居之旁以思子命名子益爲我記之予遂正告之曰笱子夏之喪明此過乎情者也延陵季子之三號而行此不及乎情者也夫二者皆非也惟世之甚暱其子者往往牽於骨肉之私而不知裁之以禮是以過情者多而

不及情者寡聖人惻然憂之則寧於季子有取焉此無佗凡以訓天下之人父人母使皆知有禮以爲之節也今者孺子之歿其歷歲月也固久且遠矣而甫草猶睠焉不忘起居寢食則有纏綿悽惻之聲歲時腰膈則有涕泣顚顚不能忍之色其殆近於無節矣吾方以越禮爲虞而又樹之亭是亦不可以已乎甫草曰未也孺子也賢吾將以禮成人者禮之予應曰否否問諸周人之葬諸塋也則用殷人之棺梓與虞夏之望周瓦棺其既除喪也則玄服以祭其祭之也則不立尸不以特牲未有不與成人異者父母之視其子固無賢不肖之分也發於中者之有慘舒達於外者之有隆殺也惟視其塋與非塋而已故曰先王制禮不敢過也此施諸父母且然而況所謂塋子者乎孺子雖賢然不得比於童汪錡之列明矣今旣思之過甚而又益之以非禮則是委弃先王之制而甘蹈子夏之遺轍也甫草其憤之嚙乎吾之言此豈果能禁甫草使勿思哉原本乎送塋之禮而折衷之以聖人之訓非薄待孺子而然也亦以效忠愛於吾友云爾孺子娟娟秀好其未塋前一年適予罷官南歸

類彙卷三十二

主



甫草引之升予堂猶及一識其面而甫草又言孺子故好學尤潛心宋儒之說若淡有得於性命者然則甫草之久而不忘也固宜作計氏思子亭記

### 薛大武畫山水記

大武用通敏之識卓犖之材雄邁之氣得在殿廷侍從之列而輒能出其暇力點染筆墨以自娛答蘇子瞻謂畫山石竹木水波煙雲者非高人逸才不能辦予竊怪大武生長富貴宦遊都門者十餘年宜其於山林幽趣之趣不置胷中久矣何以能見諸筆墨如此豈子瞻之所謂高逸者固不在

類彙卷三十二

畫

區區仕隱閒邪大武數與予論畫凡樹木之向背山巒之近遠水波煙雲之出沒無與其所以位置曲折莫不從容辨析予嘗聽之竊以爲畫家之說與詩古文有相通者今夫詩古文之開闢也出之以法而其變化從橫莫知所極也則運之以神使由是二者而有得焉吾見其如承蜩如御風如沒人之操舟而梓慶之爲鐻蓋無所往而不可者也夫豈不高不逸之所能哉以此推之凡詩文與畫皆然予因語大武曰士大夫不復以筆墨相尚久矣惟王貽上之詩吾子之畫及僕之文章庶幾

可相頡頏此雖戲言亦未可謂之夸且謾也然大武頗自愛重其畫不輕以予人而獨爲曰緝寫緝數尺幽溪曠澹尤妙於樹石又許予作夏山欲雨圖於是曰緝命予記之予考諸前代如李伯時之人物山水文與可之竹石皆得子瞻始益著今大武之畫蓋出於董源管人命源畫爲神品而米元章繁負賞鑒亦稱其意趣高古大武起而宗之可謂超越諸家矣特不知予之文其足爲大武之子瞻否邪藏此文與畫數十年必有能知之者

類彙卷三十二

畫

被人比梅堯臣寫字比周越可笑也又歐陽永叔嘗以詩戲聖俞云云聖俞亦曰渠自要學韓退之強鑿排我作孟東野意頗不樂今予儼然自居東坡而命大武爲伯時與可佗日大武見之必大罵司城無禮也

鈍翁前後類彙卷三十二終

康熙甲寅冬十一月

同里周靖  
休寧汪繩武校字

鈍翁前後類彙卷三十三目錄

記二

寶翰堂記

三衢文會記

茗鸞書屋記

堯峰山莊記

皆山閣記

燕室記

重修慧慶寺正殿記

栖雲禪院記

類彙卷三十三目錄

游馬駕山記

登玄墓旁小丘記

游京師郭南廢園記

游姑蘇臺記

介軒藏墨記

鈍翁前後類彙卷三十三目錄終

鈍翁前後類彙卷三十三 文彙二十一

記二

寶翰堂記

前禮部尚書臣王崇簡偕其子今工部尚書臣熙延臣琬過其私第第有堂三楹顏曰寶翰蓋臣熙構之以敬匱世祖章皇帝所賜御札及書若畫之所也於是導臣琬俾與觀焉軸以象犀襲以文錦發函啓帙爛焉盈目琬既畢觀則臣崇簡又命之曰女其記之臣嘗逮事孝陵不敢用固陋辭謹拜手稽首爲之記竊惟我世祖章皇帝以天縱之姿神武之烈受天成命西翦巨寇南平小蠹十餘年之間薄海內外罔不賓服天下既定然後躬屈至尊數引見左右侍從通今好古之士講譯詩書修明禮樂舉郊祀之典考求籍田率學之儀以肇興文治當此之時日不暇給矣及其萬幾稍閒則又能屏絕佗好游戲翰墨之林揮灑淋漓渲染生動奇葩異藻閒見層出訖於今日其藏弄天府者固不知凡幾而寸縑尺縑流傳人間公卿大夫之家皆褰潢而寶惜之夫亦不爲少矣臣熙起家禁苑既用文學才望受知於上於

是出典制書入備顧問遊獵巡幸未嘗不在文戟  
扈遼之次如此者凡十有四年而尤以恪恭勤慎  
獨爲 天子所親信故數蒙書若畫之賜視佗侍  
從所得始有加焉然後知君臣相得益自晚近數  
百年以來未有及臣熙所遇之盛者周書君牙之  
誥曰惟予小子嗣守文武遺緒亦惟先正之臣克  
左右亂四方古王者所期望於大臣如此若我  
世祖之在御也功崇德懋亦既揜天下於乂安而  
又慎擇一二腹心心膂之佐如臣熙輩者用輔毗  
我後人其知人不可謂不明論議不可謂不遠且  
大矣然則竭股肱之力奉揚 嗣天子丕顯休命  
以無忘 先皇帝之知遇而後寵錫於無窮是皆  
臣熙之責也書又曰世篤忠貞服勞王家臣於王  
氏父子見之矣

三衢文會記

三衢文會蓋元時江淵士子私課之文也其題爲  
經疑二易書詩禮春秋本經義各一賦策又各一  
所得凡二百十二卷所取自德興余闡而下其六  
十六人司糾者程國表等十三人司盟者劉文瑞  
而主評者鄭縣丞元善是歲則延祐六年八月也

按元史仁宗本紀皇慶二年六月以宋諸儒及故  
中書左丞許衡從祀孔子廟廷十月詔天下以三  
年八月與其賢能充貢有司次年會試京師云云  
其後改三年爲延祐元年又五年而斯編遂出是  
時方直尊崇儒術擢用科目之際爲有元極盛而  
江淵又文學淵藪也故科舉之詔既下而南方士  
子莫不聯袂文袂相與刮摩淬礪以俟有司之舉  
由斯編考之蓋舉浙西建康浙東海右四道六路  
之人才皆彙焉抑何彬彬也鄭氏所評具在無譌  
詞無溢語采瑜撝瑕殆不失直諒之遺而諸策所  
荅周正一說亦皆援據精核敷陳詳贍庶可以見  
其所存矣邇者吳會之閒士子既耳剽目竊而凡  
江湖僑客僭觚翰以求食者又往往撰爲淺陋里  
俗骯髒不根之文盜取虛譽以相半籠而後生不  
學者亦復靡焉謀而從之此震川先生所謂妄庸  
人者也以視斯編作者之典瞻如彼而評者之直  
諒如此能無赧顏泚頰也哉按輟耕錄元反宋金  
舉志春秋兩試皆未嘗用論終元之世亦未嘗廢  
賦不用也或有司校閱稍重經疑經義則有之耳

先儒云經非文無以發明其旨趣而文不本於六經又不足謂之文顧後世乃有畔經而以文自命者何也

### 茗粵書屋記

康熙九年春予自金陵命兒筠往卜居郡城之西郊老屋二十餘間堂復庖漏略具俗傳以爲前明正德中尚書陸公完故居云夏五月予還自西新關始埽除翦舍一楹遷几榻其中而復處焉地廣袤不越數弓庭前後櫟粵樂三株老梅各二本前庭又有石植立陵茗始粵其蔓循外垣而下羅絡

### 類彙卷三十三

### 四

石之四周葢與梅皆數十年物也予頗樂之乃顏之曰茗粵書屋今夫水萬折必東焉鳥獸大者喪其羣匹越月逾時焉則必過其故鄉翔回焉鳴號焉蹢躅踟躕焉小者至於燕雀猶有啁噍之頃焉今予自仕宦以來無汙萊以供饘粥無室廬以蔭庇風雨寒暑章空人既歿於是寓其孥於昏黨委之而祿食京師者殆十有三年矣及其還也環顧耳目之前井市半已改易觀舊半已凋喪故時所藏琴尊圖籍翫弄愛好之物半已零落不知所在而予亦遂老矣率而有此一楹以爲讀書咏歌之

地自分可以少休顧猶馳驅奔走役役而不止不亦大可太息哉然則予固困而思歸矣幅巾布袍從容偃息於陵茗之下必不久且遠矣故記之

### 堯峰山莊記

堯峰山莊在橫山之麓距先大夫所卜墓道僅一里故爲盧氏別業秋七月予介友人盧子定三評其屋直償以白金四十五兩而命子筠更新之凡鳩工一百五十有奇木以根計竹竿以个計瓦甃甃釘以枚計灰砂以斛計漆油以勛計者共一萬一千五百有奇閱四旬糜白金幾如屋直之數而

### 類彙卷三十三

### 五

始訖工予從朋舊置酒羣游於此酒半輒叩屋而歎蓋歎夫得之之難與葺而治之之尤難也後之子孫可不思所以善守之乎吾吳風俗衰惡父兄師友無詩書禮義之教其子弟類皆輕儇巧詐不率於孝友而中閒尤無良者又多移爲服御飲食博奕歌舞之好於是士大夫之家易典亦易替數傳而後尙貸不給有不丘虛其先人之壠而翦伐其所樹者殆亦鮮矣吾先大夫無佗支屬吾父子不棄卽病而筠又未抱子方相與手足拮据勉焉經營欲以遺所不知何人而又責其善守豈不

乎雖然汪氏自太學公以來讀書修行積有歲月以及先大夫而猶不克盡食其報詩云自今以始歲其有君子有穀詒孫子蘇子瞻亦曰王晉公修德於身責報於天如持左契交手相付使其言可信則吾先大夫之澤固未可艾也姑識歲月以俟

皆山閣記

予少有山居之志自年十五爲諸生食貧授徒年三十一二偶掇科第浮沈郎舍中於是不得償其所願久矣每與梁御史曰緝劉吏部公勇數談蘇門百泉諸勝輒欲往而家焉康熙九年冬始以病

類彙卷三十三

本

乞歸逾二年始置一莊於橫山麓莊有閣三楹其陽堯峰其陰姑蘇之臺靈巖據其西北穹窿峙其西南其佗遠者近者大者小者隱者見者若立若臥若蹲若倚從者如屏衡者如障闕者如玦回而抱者如環凡閣中之所見皆山也予坐而嘯作而吟食飲動息無不與山俱者於是所願始少慰閒嘗怪柳子厚以朋黨獲辜幸而遷謫南方山水之鄉登臨游娛見諸詩若記者宜若有以自得及作囚山賦有云匪兇吾爲柳匪豕吾爲牢何其悲憤懣怨不能自己之甚哉夫山亦何累人之有傳言

仁者樂山子厚非獨不樂也顧從而加憾辭焉世或稱子厚晚年知道吾不信也吾固非詆譏柳氏者既誦習愛慕其文章而又淡憎其如此故附論之聊以見予之所志殆與子厚略相左云

燕室記

室之外有庭然而衡從不能數尺也中庭植竹然而高下不能數箇也室之中可以布席然而揖讓進退不能逾二客也老人畏寒而苦風冬之日起止動息其地空輿其垣空周空闌南牖空墮北戶而此室皆然於是擁剝危坐不交人事如此者輒竟日咎謝皋羽嘗寢人謂曰穹壤間無惡普僊人凡知古今不爲所縛儻然塵外者皆得僊今予收視返聽而游於方之外雖不僊其亦近之矣作燕室記

類彙卷三十三

本

重修慧慶寺正殿記

出閭門沿漕河而南爲虹橋未至橋數百步有慧慶禪寺在焉建於元之延祐賜額於元統天如則禪師嘗記之寺前後爽塏平衍故爲吳人士娛游之所前記謂其松林柳涇映帶如畫者信也由元歷明寺屢興而復廢至是佛殿乃大壞像設露處

入門瞻禮者悉懈不虔一寺莫之誰何也僧惟貞者輒自奮曰此非吾責乎乃出其橐囊以袁木石以庀徒衆而命監院廓源董其役闕則補之圯則易之漫漶黝昧則丹碧之凡閱五十有四日糜白金一百八十兩而始訖工於是一寺煥若改觀矣鑿乎自國家撫定江潮而吾吳又更湖海寇盜之虞公私廬宇其廢爲丘虎灌莽狐鳴鴟嘯之區者十將三四而佛法於是時顧獨大熾層樓傑閣上摩霄漢雕楹畫壁下矚鬼工鐘版日間金錢粟帛之間日至舟車士女歲時往來其塗者芻午大

類彙卷三十三

人

抵江潮諸名利皆然而吾郡則推靈巖玄墓兩法席爲之冠甚矣吳民之佞佛也訖於今日東南之蕩平亦已久矣然而爲佛氏之學者往往求食無所囊盎荷笠散而佗之判然與曩時異豈吳中故俗至此而遂變與蓋十餘年以來吳民甫脫湯火而水旱疾疫之災仍歲間作徭役益重而訟獄益煩閭閻之間方謀朝夕之不暇其不能捐室家減衣以易及學佛者之徒固其執爾也然則盛衰循環之數雖佛法亦有不得免者而吾獨慨然於吳民之窮焉幸而有貞公者出不假同侶不遑恤

施悉其俗姓之儲畜以盡之於佛而成此莊嚴偉麗非常之觀豈不誠難也哉吾謂是役也當吾民既窮之後雖使彼之爲徒者日夜奔奔衢路號呼勾募以圖其事猶未必其果速辦也而貞公獨力所就卓卓如此世之士大夫類以異端所浮屠如貞公者夫亦何可盡席與工既訖予許爲之記而貞公病甚臨滅猶屬文子與也來促予文予不敢忘也乃述是說以告凡學佛者

栖雲禪院記

類彙卷三十三

九

吾吳西郭外道釋之宮相屬以累百數而栖雲禪院距予廬不數十步爲最邇院初自萬曆中訖康熙初駸駸廢矣里人李某蘇私財置之以居上人恭密恭密治院事數年凡像設之侈剝者懷椅之蠹敗者土石之積者泐者靡不新之脩除黝堊夫亦勤且苦矣其地前臨稻田後直半塘壽聖寺間西北則海湧泰餘杭迤南則支硎天池穹隆踞湖諸山之勝隱隱皆在春之朝秋之夕霞出而雲興霜清而月霽以觀以眺以獨步而羣嬉莫空於此又距予廬最邇故予每往遊焉而恭密頗喜爲五字律詩出入大曆元和閒風調雨順則課其輩蔬

等洗竹灌蔬以自娛予至輒焚香煮茗出所賦詩  
相商惟予亦樂其等竹之美山林眺望之奇旁皇  
倚徙久而忘返也恭密堯問請曰院未有記益爲  
吾記之予曰諾哉蓋禪宗之說既大熾於吾吳而  
其中狙詐之徒往往囊橐爲奸至於尤黠者則又  
剽竊偈頌碑版衣拂日夜奔走公卿賔人以爲梯  
名釣利之藉而不察者猶靡然向之予數見而太  
息語云龍蛇涸櫟是抑何蛇之多而求似龍者之  
一鱗片甲不可得也恭密雖不言禪而其所爲勤  
且苦如此方思與吾輩退休者從容往返握手吟  
嘯於其閒斯其爲名利謀也殆已左矣顧又請予  
文以期自附於不朽儻亦其徒之賢者與予故願  
爲之記恭密名晉需其師圓暉名照禪者尤老而  
醇謹爲吾友計子甫草所稱今主竹影菴云

### 游馬駕山記

馬駕山在光福鎮西與銅井竝峙山中人率樹梅  
藝茶條桑爲業梅五之茶三之桑視茶而又減其  
一號爲光福幽麗奇絕處也予入山與諸子循鄧  
馭之陰前行數十步輒有平原曲澗回流倒影激  
澈見底心稍稍喜於時游人與者騎者屢而從者

不絕於道既至山麓則其境益奇界以短畦藩以  
叢竹陰森蔽翳裁通小徑不能受與騎率皆舍而  
徒步矣前後梅參多至百許樹薌氣翳勃落英闌  
闌入其中者迷不知出稍北折而上望見山半累  
石數十或偃或叩小者可几大者可席蓋爾雅所  
謂畧也於是遂往列坐其地俛闕旁矚濔然燭然  
曳若長練凝若積雪縣谷跨嶺無一非梅者加又  
有微雲弄白輕煙縹青左澱湖以爲鏡右崇嶂以  
爲屏水天浩漭蒼翠錯互然則極鄧畧玄墓之觀  
孰有尚於茲山者邪惜乎地澹且遠莫有治廬其  
陟者故不能信宿於此以窮其幽盡其變此則予  
之恨也馬駕山不載郡志或又謂之朱萼山云同  
游者劉天敘潘懷門人句容王介石及兒子筠

### 登玄墓旁小丘記

馬駕山之游既訖遂游聖恩寺寺爲吳中蘭若之  
冠然而崇臺延閣障蔽若屏斯其觀不能以曠游  
女販夫塵囂若市斯其趣不能以逸不曠不逸則  
吾於茲游毋乃悵然猶有所未足耶於是徑秋遠  
堂之左曲折以升得小丘焉可容數席五湖內向  
重巒回合聯嵐斷靄含輝隱耀俛仰之間晦明萬



態儼若奔奏效奇於茲丘之前者予遂攀長條藉芳草設飲其上於時晴初春晝和風自生不駒而煥羣鳥文弄不遂而幽擁却馮衿觴咏襟運雖至日之既夕猶惓然而忘還蓋玄墓之勝至是始窮吾向之所謂曠且逸者其殆萃於茲丘矣然竊怪好事者曾莫之顧也揆攬之餘以爲太息儻不遇予則隱幽蒙翳夸於乘壤不幾使盛蹟久湮而不出乎簪蘭亭彰於右軍鉅鐫發於子厚予媿非其人也然不可以不記

游京師郭南廢園記

類彙卷三十三

主

出宣武門橫徑菜市穿委巷而南得廢地數畝有勝國時民家故園在焉予居京師十年游其地者屢矣最後偕二三子會飲於此箕踞偃松之下相羊襟襟之間予與二三子皆樂之日中而往及哺而後返予乃告二三子曰簪孔子樂以忘憂子淵氏簞瓢陋巷不改其樂此皆至人惟道德之適而性命之安是以無所往而不樂也至於吾黨則不然學焉而不足養焉而不充紛紛然劫之以憂患而濟之以私欲斯二者日相尋而未已則其所不樂者不既多乎苟非有所寄焉亦何以適然而笑

灑然而歌悠然而有會心也哉然則吾與二三子取酒以爲歡擷芳以爲翫蓋亦出於無聊之思不得已而寄諸斯園以相樂也非所謂樂其樂者也夫必能樂其樂然後命之曰至人

游姑蘇臺記

九月九日予將爲姑蘇臺之游會廣福菴僧風遇偕沈生友篋至自潁墅遂命肩輿與俱西過鍊虎邨訪女真院院中女冠有辟穀者誘致大家諸婦女從學甚衆予稍愒卽升輿行灌莽中將至臺迷失道入一小菴命菴僧道而前臺趾頗平衍有方

類彙卷三十三

主

石中穹俗謂吳王用以竿旌者其旁石壁直下數十尺矮松蒿藤相盤絡類一二百年物壁上流泉數處匯爲池其泉清泓可鑑池畔皆石坡土人呼爲小赤壁大率泉石擬虎丘而幽僻勝之予有田二畝在山麓乃坐池上命佃人煮茗且飲所攜酒肴以果實復稍稍進飯飯罷去游鳳皇池池無佗異遂登鳳巢所過松櫟皆罍蛛網微有樵徑似久無行人者既登則茅廬三間僅蔽風雨僧號閑菴者居之自云守此十三年矣爲予摘籬豆作湯且引觀獅子巖獅乳泉蓋結廬時香土出之其名則



僧所自命也予立巖間望穹窿鄧尉玄墓諸山皆  
了了天將暮乞僧所執鞠粦而別是日張子六子  
劉丈敘賓與予會於臺下而不至女真院及鳳巢  
云予得詩八首友篋得五首六子四首

介軒藏墨記

介軒出其所藏墨凡四函以示予其色油然而光  
其質鏗然而堅其形模則澹然而樸且雅也首函  
得三十有一挺以方正邵正己羅龍文者爲最大  
函得四十有三挺以方之子建元邵之子清者爲  
最三函四函合一百十有八挺以程大約吳拭者

類彙卷三十三

南

爲最予既畢觀慨然曰富矣哉墨也予文介軒舊  
矣介軒才甚俊其學又甚昌明而博大傑出東南  
士大夫之上誠館閣侍從之選也儻得久居玉堂  
之署上之受大官筆札俾副是墨以草內外制書  
宜 天子命於四方是固可以不忝矣不則用作  
解賦如子虛長楊校獵之屬既成而獻諸 大廷  
傳諸藝苑以自託不朽又其次也今介軒之在翰  
林也不久而出而左官湖海之間積有歲月比  
年以來復入成均中雖名進用而職務簡少升斗  
之祿實不足以自給不勝其軼軻蕉萃感憤激越

之思乃姑藉是墨以爲窮愁著書之助豈不大可  
惜哉此誠介軒之不幸然亦墨之不幸也夫以其  
人之才若學如彼而所遇率如此予既爲介軒惜  
又爲 國家之身仕進賢之責以人事 君者歎  
也然則豈獨介軒與墨之不幸而已哉介軒姓程  
氏名邑今爲國子監助教前翰林院庶吉士也

鈍翁前後類彙卷三十三終

類彙卷三十三

主

康熙甲寅冬十一月

同里周

靖

校字

休寧汪繩武

鈍翁前後類彙卷三十四目錄

傳一

申甫傳

乙邦才傳

劉公惟中傳

邵宗玄傳

江天一傳

史兆斗傳

類彙卷三十四目錄

鈍翁前後類彙卷三十四目錄終

鈍翁前後類彙卷三十四

文彙二十二

傳一

申甫傳

申甫雲南人任俠有口辨爲童子時嘗繫鼠繫於途有道人過之教甫爲戲遂命拾道旁瓦石四布於地投鼠其中鼠數奔突不能出已而誘狸至狸欲取鼠亦訖不能入狸鼠相拒者良久道人乃耳語甫曰此所謂八敵圖也童子亦欲學之乎甫時尚幼不解其語卽應曰不願也道人遂去明天啓初甫方爲浮屠往來河南山東閒無所得入嵩山復遇故童子時所見道人乞其術以師禮事之道人瀕行投以一卷書遽別去不知所之啓視其書皆古兵法且言車戰甚具甫遂畱山中習之逾年不復爲浮屠學矣已而瘞其書嵩山下出游潁州客州人劉翁廷傳所劉翁故潁川大俠也門下食客數百人皆好言兵然無一人及甫者劉翁資遣甫之京師甫數以其術干諸公卿常不見聽信愍帝卽位我太宗兵自大安口入遽薄京師九門皆書閉於是庶吉士劉公之綸金公聲知事急遂言甫於朝愍帝召致便殿勞以溫旨甫感泣叩首

殿墀下呼曰臣不材願以死自效遂立授劉公爲協理戎政兵部右侍郎金公以御史爲參軍而甫爲京營副總兵然實無兵予甫聽其名募越三日募卒稍集率皆市中窶人子不知操兵者而甫所授術又長於用車卒不能辦方擇日部署其衆未暇戰也當是時權輿人俱不習兵與劉公金公數相左又忌甫以白衣超用謀先委之嘗敵日夜下兵符促甫使戰而會武經略滿桂敗歿於安定門外滿桂者故大同總兵官宿將知名者也以赴援至京師愍帝方倚重之既敗京師震恐甫不得已

類彙卷三十四

二

痛哭夜引其衆縋城出未至蘆溝橋衆竄亡略盡甫親搏戰中飛矢數十遂見殺於是權輿人爭咎甫而譏劉公金公不知人及我兵引歸竟無理甫歿者距甫歿數日劉公復八路出師趨遵化獨率麾下營孃孃山遇伏發督將士殊歿戰逾一晝夜諸路援兵不至亦歿之

汪子曰常熟錢尚書受之嘗許申甫之學又責其不善用師說以予所聞核之皆非也夫歐烏合之士以臨強盛之敵其執已不能相當而諸文法吏又欲引切繩墨以持之甫雖所不歿豈可得哉善

平馮唐之告漢孝文曰陛下法太明罰太重蓋自古歎之矣予所敘甫事得之劉子體仁體仁得之其父廷傳云

乙邦才傳

乙邦才字奇山山東青州人明愍帝時以隊長從監軍太監擊賊河南江北間主者未之奇也總兵黃得功與賊戰於霍山得功藥勝舍其大軍單騎前逐賊陷淖中賊圍之數重射殺得功所藥馬得功亦叩面射賊洞胷與之相持會天欲暮所餘二矢耳得功自分必不免而邦才適自別道馳還登

類彙卷三十四

三

高望見之識其胷曰黃總兵也大呼復馳之賊散得功乃自拔上邦才授以己馬分箠中矢與之步從得功且忝且反射凡殺追騎十餘人始得及其大軍於是得功德邦才以語主者主者始大奇之稍拔爲標下材官而是時有張衡者從總兵劉良佐亦以驍勇知名賊兵圍六安危甚提督馬士英帥軍救之始至立席其左右副將而號於諸軍曰孰爲乙邦才張衡者入見兩人廷謁卽牒補副將以其兵授之出文書曰爲我入六安取太守結狀以報兩人則應曰諾卽出簡壯士二百騎與之

約使人持一角十人共建一廬夜趣賊營突貫賊  
隙遂入城周城而呼曰大軍至矣城中人大喜合  
謀兩人者促太守具食食已揮太守曰署狀急懷  
其狀復引騎冒圍出賊大驚已而知其邦才衡也  
皆止不敢偏旣得報竟不亡失一騎自兵興之後  
賴壽六安霍山諸州縣數被寇邦才常在其間大  
小十餘戰破圍陷隙所俘敵無算主者或攘其功  
或移諸佗將者數 向列爲邦才不平時時諷之  
使言輒謝曰此我衆不憐死耳我一人何能爲終  
退讓不自言也弘光帝卽位史公可法出督師願

類彙卷三十四

四

得邦才與俱以總兵官駐揚州未幾 我兵至而  
邦才戰敗死矣邦才形貌僅及中人白皙幼準暖  
臂而鬚髯善投壺本不知書而進止安雅敬禮士  
大夫與賴州劉子公勇善

汪子曰予讀公勇所書乙將軍始末輒慨然想見  
其人因稍刪潤之如此公勇又云邦才素不飲酒  
獨好美婦人某嘗遇之濠上直其獵還爲某席地  
置酒自彈琵琶命侍姬歌秦聲和之意歡甚已復  
置琵琶於鄰注視某曰邦才自出行間數受向方  
銀幣之賜致位大將所可報國家者惟此身耳幸

而所轄無事不能不以聲色自娛一旦有警且判  
此爲國家死矣其後卒如其言豈不痛哉張衡者  
不知其所從始自言山西人在劉良佐軍中軍賞  
卻衡獨身斷後以是亦積功至總兵官云

劉公惟中傳

公諱廷傳字惟中潁州人少孤鞠於諸父雲南布  
政使九光長爲潁川衛諸生當明神宗末公知天  
下將亂慨然以功名自許所遇州縣豪傑皆傾身  
與之交得其歡心諸慕氣節者爭趨之公爲人沈  
勇有知略作詩歌不甚屬草多雄傑感激之語尤

類彙卷三十四

五

喜談兵與從弟廷石俱任俠著聞河南北廷石者  
九光子也楊應龍反播州調諸道兵西勦隸潁州  
道者不願行將殺護行吏爲亂公廉得其謀欲以  
計諭止之獨攜酒豚肩邀於郭門外十餘里其魁  
數人久習公望見公來爭下騎拜道左曰公何以  
在此公笑指酒肉示之將與諸君別聊用爲歡會  
耳於是裸坐出囊中大觚注酒拔佩刀割肉相飲  
啗公徐起言曰國家多事此壯士立功之秋也諸  
君勉之幸勿首鼠兩端令四方笑吾潁無人數人  
者默不應良久乃曰當如公言公知其意動遂曰

諸君亦念妻孥乎某在無憂凍餒也因手觚自滿  
引曰保爲諸君任之衆且感且服果皆匍匐泣下  
曰某等知公意矣敢有異志是日微公解救幾至  
生變羣盜大掠邨市中將抵州州太守故文吏不  
知所出悉召士民廷議公聞之緩步至廷中於是  
士民皆集太守繫嚴憚公急揖之使言公叩面大  
聲曰此狂豎子也計已忝矣脫薄城特成禽耳太  
守惶遽姑欲藉公以安衆卽謬曰劉生言是遂命  
公率衆誦之已而盜果遁去公之出奇料事多此  
類也公狀貌魁梧飲酒至一石不亂善運馬槊往

類彙卷三十四

本

來如飛家產不逾中人盡散之以養客所食客日  
嘗以百數暇則用兵法部署之當是時流賊方起  
陝右蔓延汝洛間所狂剽掠官軍不能制也穎當  
賊衝州人惟倚公爲重然公竟不及設施而歿崇  
禎八年春賊攻州城城外故有樓高於城數丈賊  
奪據之俛射城中城中人匍匐思潰公盡從其客  
入見太守曰事急矣然樓旁故多狹巷可絕下壯  
士百許人誘賊使戰別藥間焚其樓則賊執可蹙  
也太守既許諾而會張尙書霍鳴在園中尙書年  
老矣性懦多忌從中劫持之其議遂格公力爭不

能得奮袂走出謀矯太守令遣其客客已悉聞張  
尙書語藉藉怒罵稍相目引去越明日城陷賊至  
公家公危坐於堂不動賊帥厲聲訶問公公瞋目  
叱之遂被害時年五十有七初公雖與廷石爲俠  
然廷石少年使氣而公則恂恂守法數折節下人  
廷石譙公迂儒公笑不校也廷石爲怨家所中上  
官將捕治之事泄廷石恐脫身佯逃公遣人招致  
於家陰與畫策得免由是廷石始大服最後公歿  
而廷石亦與賊戰敗身中大創十餘與致於牀猶  
口占書數百言乞鄰道兵逐賊不逾日亦歿公娶

類彙卷三十四

七

於王有子體仁與予同舉順治中進士今方爲刑  
部主事

汪琬曰予讀公議至抱紉吟與聽郭山人彈圮橋  
歌未嘗不歎公之忼慨壯烈蓋其天性然也劉氏  
自布政公以來科甲相望廷石有弟廷桂亦與予  
同年進士其子佐臨壯國壯國從子摺後亦相繼  
第進士故河南稱巨族者必推潁川劉氏云

邵宗玄傳

邵宗玄字玄汭徐州人明崇禎末爲保定府同知  
署府印十七年春流賊李自成破居庸關將寇京

師保定人震恐宗玄與總監方公正化故光祿少卿張公羅彥糾鄉兵二千人登陴無何督師閣部李建泰退兵抵保定謀入城守城者不納建泰不得已遣監軍御史金公毓峒與城上人盟始得帥其麾下士百餘人入居公廨先是建泰嘗遇賊陰有異志矣而宗玄等皆不之知也已自成陷京師遣偽將劉方亮趨保定方亮射書城上誘降具言京師覆沒保定孤城無援狀建泰得之匿其書促召衆議事解中衆稍集建泰從容曰諸君亦聞京師之變乎衆曰竊聞之而未審也建泰乃出賊所

類彙卷三十四

八

射書以示衆衆方傳觀其書宗玄後至見之勃然曰吾輩受國家厚恩空以死報安能視顏向狗豕求活邪當是時知府何公復者甫之任未暇受府印也印猶在宗玄所建泰遂曰吾欲得君印印文書爲保定數萬戶請命不則必被屠殺奈何宗玄乃涕泣被面不言久之已復大呼曰曩知府來不受印宗玄所以不固讓者以守城之議倡自宗玄故也此時卽知府爭印亦不與況閣部將劫取之以授賊乎因目建泰數之曰噫乎宗玄一江北老貢生也位不過郡丞碌碌無足比數然猶不忍背

主苟活閣部固名甲科受任將相縱不自愛惜獨不記出師時皇帝親祖正陽門以武侯晉公相期待邪顧喪心若此建泰瞠目無以對而其麾下士大譁欲兵宗玄宗玄急搥印建泰前曰任若所爲耳因拔佩刀將自剄衆或抱持之宗玄哭衆亦哭最後張光祿金御史至復取印授宗玄相率引出建泰獨居廨中印天歎曰噫乎我爲保定士民計耳此一舉無噍類矣獨夜縋其私人出陰與賊約降越明日城陷宗玄乃挈印自投城下爲羣賊所執賊搜得其印欲奪之宗玄大罵固不與遂爲賊

類彙卷三十四

九

所殺猶手持印不解賊斷兩指取以去正化與何知府皆死張光祿兄弟婦女二十餘人亦皆死而建泰竟率其麾下降於賊矣建泰旣降又遣使者持一矢招金御史御史且走且手摺折其矢厲聲訶責使者有緣衣賊尾御史入三皇廟御史出人意奮拳迎毆賊仆之遂抱監軍印急趨廟前古井中亦死越數年保定人立祠祀諸死事者宗玄與焉血食至今

汪琬曰甲申之變保定據孤城後京師五日而陷其以死殉者甚衆諸生陳僖有上谷紀事述之詳

矣予獨慕宗玄罵李閭部語侃侃壯偉故略其始末如此

### 江天一傳

江天一字文石徽州歙縣人少喪父事其母及撫弟天表具有至性嘗語人曰士不立品者必無文章前明崇禎間縣令傅巖奇其才每試輒拔置第一年三十六始得補諸生家貧屋敗躬畚土築垣以居覆瓦不完盛暑則暴酷日中雨至淋漓蛇伏或張徹蓋自蔽家人且怨且歎而天一挾書吟誦自若也天一雖以文士知名而澹沈多智尤爲同

類彙卷三十四

十一

郡金僉事公聲所知當是時徽州多盜天一方佐僉事公用軍法團結鄉人子弟爲守禦計而會張獻忠破武昌總兵官左良玉東遷麾下狼兵譁於途所過焚掠將抵徽徽人震恐僉事公謀往拒之以委天一天一輒習刀帉首黑夜跨馬率壯士馳數十里與狼兵鏖戰祁門斬馘大半悉奪其馬牛器械徽賴以安順治二年夏五月江南大亂州縣望風內附而徽人猶爲明拒守六月唐藩自立於福州聞天一名授監紀推官先是天一言於僉事公曰徽爲形勝之地諸縣皆有阻隘可恃而續谿

一面當孔道其地獨平迤是空築關於此多用兵據之以與佗縣相犄角遂築叢山關已而清師攻績谿天一日夜援兵登陴不少怠閒出逆戰所殺傷略相當於是清師以少騎綴天一於績谿而別從新嶺入守嶺者先潰城遂陷大帥購天一甚急天一知事不可爲遽歸屬其母於天表出門大呼我江天一也遂被執有知天一者欲釋之一曰若以我畏死邪我不死禍且族矣遇僉事公於營門公目之曰文石女有老母在不可死笑謝曰焉有與人共事而逃其難者乎公牽勿爲我母慮也至江寧總督者欲不問天一昂首曰我爲若計若不如殺我我不死必復起兵遂牽詣通濟門既至大呼高皇帝者三南向再拜訖坐而受刑觀者無不歎息泣下越數日天表往收其尸瘞之面僉事公亦於是日死矣當狼兵之被殺也鳳陽督馬士英怒疏劾徽人殺官軍狀將致僉事公於死天一爲齋禱疏詣闕上之復作籲天說流涕譔諸賢人其事始得白自兵興以來先後治鄉兵三年皆在僉事公幕是時幕中諸俠客號知兵者以百數而公獨推重天一凡內外機事悉取決焉其後

類彙卷三十四

十一



竟與公同死雖古義烈之士無以尚也予得其始末於翁君漢津遂爲之傳

汪琬曰方勝國之末新安士大夫死忠者有汪公偉凌公嗣與僉事公三人而天一獨以諸生殉國予聞天一游淮安淮安民婦馮氏者割肝活其姑天一徵諸名士作詩文表章之欲疏於朝不果蓋其人好奇尚氣類如此天一本名景別自號石嫁樵夫翁君漢津云

史兆斗傳

史兆斗字辰伯其先吳江人有處士鑑者與吳文

類彙卷三十

七

定公寬爲布衣文以博洽知名學者稱西邨先生其後徙居長洲兆斗爲諸生不得意卽弃去力學於古尤博通前明典故下至故家遺老流風佚事無不備熟於中暇則爲人抵掌稱說移日夜不倦當其少時士大夫已爭客之矣性尤喜蓄書所購率皆祕本或手自繕錄積至數千百卷齋居蕭然惟事校讎或偶有所得輒作小行楷疏注其旁每卷皆有之先是予未第已能識兆斗兆斗謙下視予如平交未嘗以丈人行自抗也乙未秋予舉進士歸兆斗數來訪予年已八十餘矣落魄不事修

飾蒼顏長額衣服樸埜對之儼如圖畫素不喜飲

酒予惟爲設肉食而已然其議論纚纚猶不減於

平時爲人剛直見少年浮薄者數叱席之雖其人

內媿面發赤弗顧也以此爲士大夫所重亦以此

取嫉於人然獨好予嘗曰子之文章必傳於後顧

吾聞前時李夢陽何景明李攀龍俱用學使者著

稱子今能爲是官邪予方異謝不敏兆斗掀髯笑

而去已因報謁至其家家在委巷中予屏車從徒

步而入拜兆斗於堂下兆斗手自扶起之瀕行告

予曰長洲縣志絕不稱志中所難者人物耳吾刪

類彙卷三十

七

定已久今老矣無所用之當以授子其後亦竟不果後三年予將入京師兆斗來別懷內有餽遺予予深感其意自此不復相聞逾年金秀才穀似以書來告曰兆斗老疾死矣嗟乎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刑蓋兆斗歿而吳中之文獻於是已矣當兆斗生明神宗之初逮事劉侍御鳳王校書擢登受其學以故方矩闊步危言正論猶有前賢之遺焉自天啓崇禎以來後生小子好爲剽襲不根之說束書不觀每羣聚笑語望見兆斗來數驚怪避去或更以迂謬相譏嘲者亦閒有其人此予不能無歎



也兆斗貧無子以從子某爲後晚依其家既歿所  
藏書俱散軼不存云金秀才名式祖於予爲外弟  
亦纂習知兆斗者也

鈍翁前後類彙卷三十四終

康熙甲寅冬十一月 同里周 靖  
休寧汪繩武 授字

類彙卷三十四

古

鈍翁前後類彙卷三十五目錄

傳二

彭公子篋傳

節孝王先生傳

宋烈女傳

王烈女傳

克勒馬傳

類彙卷三十五目錄

十一

鈍翁前後類彙卷三十五目錄終

傳二

彭公子錢傳

公諱而述字子錢河南鄧州人世居禹山之下自號禹峰卓犖有大志讀書不事章句爲詩文操筆立成嘗語人曰丈夫幸而得志當馳驅邊塞取封侯之印如前世威寧靖遠兩王公之爲人有如不遇則閉戶著數十卷書亦足以豪矣舉前明崇禎中進士先是爲舉子時直張獻忠據穀城謀率其所部降督師熊文燦聞公名遣使齎金帛聘公謁獻忠公策單騎以馬箠叩賊壘門大呼願見主帥言事既得見備述順逆以雙動之賊爲奪氣欲畱公公不可歸而請閒說文燦曰執事亦知賊之情乎文燦問曰何如公曰賊非畏我而降也某揣其意向不常蓋將以款我師也如急棄其懈以大軍薄之則獻忠直釜魚几肉爾執事豈有意乎文燦鄂不應有閒公復說曰需事之賊也大軍久不出必將爲獻忠所賣文燦色稍定乃應曰廟堂方事招納吾子奈何爲是言公曰不然古者將軍得專闔外今執事身秉節戍而顧狐疑不斷一旦身敗

名裂貽憂天子悔之將何及邪幸審圖之文燦卒不聽公謝去而獻忠果叛文燦亦竟不免矣釋褐受陽曲令丁母憂於是李自成破北京中原大亂公閒行渡江遂終明之世不仕也順治初英王率師抵湖廣廉得公所在疏薦公提學僉事進參議分守永州道是時定南孔壯武王以湖南既定方用師西征復薦公巡撫賈州予兵三千人前行入靖州甫至而陳友龍叛友龍故僞總兵降於我者也至是悉其黨數萬叛圍州城十餘市公夜開西門營於南山下將旦會天大霧賊礮矢及公馬腹公據鞍自若徐顧麾下諸將曰賊多而不整可棄霧出不意以破也孰能爲吾往者乃拊裨將張自強背曰若健士當往因呼酒命大觴手觴之使率百騎爲前鋒橫衝友龍噉噉動公自以衆繼之賊且潰走而副將賀進才遽戰歿城中守卒復大譟閉城門欲與友龍合公偵知之乃拔其衆退入寶慶告於定南王請益師王遣副將熊嘉寢兵三千人益公公遂與賊相持紫陽河上歲餘公故所屬永州陷於賊巡按御史劾公不救免官去議者以爲非公之辜咸惋惜之而公顧杜口不自言也

自是浮沈里居者十年尚書王文通公名知人嘗讀公詩文最後相見京師歎曰有才如此而不用此宰相過也特疏於朝言公可大用是時洪文襄公方開經略府於長沙遂命公赴經略軍前公身長八尺餘美須頰儀觀甚偉營效若洪鍾善飲酒酒酣爲人稱說古今以來成敗廢興之故口舉手畫議論風生由是數爲諸王公所重既受軍前之命單舸詣文公幕府綉褶胛刀用戎禮入見且繪黔楚山川形勝并陳戰守方略以獻於是文襄公甚稱許之補衡州兵備道進副使管雲南右布政事移廣西參政分守桂林道擒賊莫扶豹聚衆劫永寧無虛日兩江皆震公謂以兵攻賊不若以賊攻賊以王師攻賊不若以土兵攻賊乃用始龍故土司覃法歐爲鄉道而檄永寧知府史贊勦募土兵數百人將之與參將馬甲遊擊陳乙分道以進扶豹竄走追敗之於西山又敗之於武寧之麻岡公乃撰論論事曰賊有難破者三有可禽者四山路險隘徒步單行魚貫而進長驅不能得志難破一也賊赤足登山阪如飛蒙首轉落懸崖如履平地出沒草閒卽蜥蜴蟻猴讓其便捷難

破二也賊行不由正路或披荆棘或履巉巖或由沙水石溝不可蹤蹟難破三也然自西山麻岡二戰而後脅從鳥散死黨不越數十人此卽挺而走險其何能爲可禽一也我師旣據賊巢賊糧糧西官廩指食盡草根木皮何以持久可禽二也沿山五六百里隘口三十餘處處設險兵空提卽欲奪關而出潰圍實難可禽三也賊計窮力敵惟恃一歪爲長策我師因糧於敵能以久困之使此賊一日不得則官軍一日不徹可禽四也操此四可禽之術以致三難破之寇滅此渠魁特旦暮耳已而扶豹就執以功進賓州按察使平西吳王將征水西公奏記於王曰烏蒙烏撒鎮雄東川四府與水西爲唇齒土司隴安藩又與安氏昏媾今四府雖名內附然狼子野心執必顧惜其種類以水西之疆而令安藩復以四府附之則安坤未易制也計莫如席卷四府先誅安藩然後西南可無患矣聞者皆不之省其後平西王誅坤竟如公策進廣西右布政使王故禮重公薦公雲南左使公從軍二十年所見行閒諸賔人多出其後輩而已獨倪首錢穀頗鬱鬱自失因喟然曰吾老矣立

言二者訖無所就與其逐逐戎馬中曷若退而著書以娛暮年乎乃作歸田記且請於王曰某效力西南已久願乞骸骨歸鄉里王知公意猶勉慰畱之而會有詔召公改調公遂行逾省城三十里一夕無疾卒年僅六十公性落落難合而顧好獎誘人善以豪俠自命不屑爲祿文曲謹所學尤長於史在軍中稍暇輒喜讀諸史故其發諸詩文初未嘗摹擬而辭氣雄渾壯麗能令讀者想見其人有文集六十九卷讀史諸篇二十卷明史斷略四卷滇黔游集四卷續游集二卷子六人始起始騫

類彙卷三十五

五

始奮始超始博凱先是始起年十四五卽以驍勇知名公之罷陽曲而歸也始起騎從公道出太行之麓數遇土賊公與始起數擊敗之賊無敢擾其鋒者且忌且憤共忝山顛裸投矢石俛擊公父子欲殺之公父子從容下牽騎伏身階壁閒徒步而前矢石莫能傷遂父子俱得免其後始起舉武進士始騫亦以公故任費州黃平知州始奮始博尤善詩文有父風

汪琬曰予嘗聞公舉進士時明愍帝方急文武材一日駕幸天壇名諸進士試騎射公貌魁梧觀

者皆目屬之及控弦躍馬凡九發九命中諸進士莫能逮者愍帝大悅欲不次用公而公知明將亡遂上章辭免公蓋非獨以才略勝也其知幾者蚤矣故卒受遇本朝得與開國名臣之列豈不偉然丈夫哉

節孝王先生傳

康熙十二年七月前吏部考功清吏司員外郎節孝王先生卒於家蓋以毀故也其毀柰何先是先生往京師問母孫太夫人計設位於堂晝夜擗踊投地絕而復蘇勺水溢米不入口者數日先生繁

類彙卷三十五

六

患羸親知或私憂之有曹君某者遺書以解先生先生曰不孝當此大故越在千里凡先夫人附身之具俱不獲用其誠信況敢言祿養乎不孝竊嘆悔之悔大則痛淚今日之悲蓋有不及無過也由是逐病既奔喪歸中夜哀號家人不忍聞枕席皆盡血漬也病益革醫或謂心血盡耗矣惟豬肝可以補心先生拒之曰吾寧守禮以繁勿越禮以生也蓋距太夫人小祥未二旬而歿遺命朝夕輿惟設白粥清水舍酒脯家人從之親知哀先生之以孝歿私諡節孝先生享年四十有八禮曰節

哀順變也君子念始之者也若先生之循循守禮未始無節而顧抱羸疾以訖於歿雖謂之不季可也夫豈滅性者比與禮曰父母之喪仁者可以觀愛焉知者可以觀理焉彊者可以觀志焉孝子悌弟貞婦皆可得而察焉然則先生之孝友仁知備見於此矣欲觀先生者舍此奚適哉先生諱士祿字子底自號西樵山人舉順治乙未進士爲人清介有守自少以文章名尤工於詩晚歲益潛心六經其論僞詩傳有曰近世所傳子貢詩傳申公詩說皆僞也明有鄞人豐道生好撰僞書自言其家有魯詩世學一書傳自遠祖稷實自撰也又作詩傳託之子貢以爲張本而所謂世學者若相與發明蓋以世學之視傳猶毛傳鄭箋之視序示有本也尋有妄人依旁詩傳別撰詩說其體類小序其說與豐氏盡同惟篇次小異道生敘詩傳原流又詭其所從出云魏正始中虞喜奉詔摹石而宋王子韶開河得之其說最支離而同時諸公無覺之者郭子章刻之於楚李維楨爲序亦不一致疑惟道生同郡周應賓著九經考異辨之特詳然徵周氏其僞亦灼然也凡古書原流行以眞贗漢藝文

類彙卷三十五

七

隋經籍降及鄭通志馬通考諸書可覆而按也漢書儒林敘諸家授受尤悉并無一言及子貢詩傳者考虞喜傳亦無奉詔書石經事獨申公爲魯詩漢志魯故二十五卷說二十八卷隋志明言亡於西晉安得至今猶存邪且其卷數亦不合所謂說者殆卽毛氏故訓之流必不效小序體也至詩傳世學之僞穿鑿掩覆痕迹宛然如詩傳篇目於鄭故闕笈童一篇別出麥秀一篇云子良諫用狂狡云云而世學則取箕子麥秀一歌爲此篇首章蓋以兩詩皆有彼笈童今一語故牽合也詩傳於鄭又闕東門之墀一篇於王風別出唐棣一篇而世學則取論語唐棣之萼四語爲此篇首章蓋以唐棣有豈不爾思室是遠而之句而東門首章有其室則適其人甚遠次章復有豈不爾思語故牽合也又奸影借春秋時事爲說如陳風因小序株林一篇爲刺陳靈淫夏姬事遂以墓門爲泄冶刺靈公防有鶴巢爲內子憂泄冶澤陂爲國人傷泄冶其佗異說尤多率取春秋事與詩語相附會其義之善而與毛鄭異者又特暗竊諸家非有所受也此書本不足以欺後世然凌濛初作傳詩通豕竟

類彙卷三十五

八

躋傳於序之右以爲端木長於西河鄒忠胤作詩傳闢亦往往據傳以攻序而姚氏詩疑問引傳說與序等遂若詩傳果出子貢之手者竊恐後世惑之故著其槩云先生謏述甚夥此一篇尤善至於官閥世系具載其同產弟貽上所作年譜中

汪琬曰予與貽上同舉禮部又與先生同榜進士後先官京師相好也羣居酒次貽上議論風發而先生獨恂恂不妄搭一辭固知其篤行君子人云始予以疾請告先生趨視予疾眷眷不忍別去且和予遮字韻詩以相贈至今弄其迹篋衍中顧先生已不復可見矣故爲傳之如右

類彙卷三十五

九

宋烈女傳

禮曰女子幼從父兄嫁從夫顧有未嫁而殉其夫者或疑之以爲過竊嘗論之君臣夫婦一也士庶之未委質者猶女子之既字而未嫁者也謀人之軍師敗則死之謀人之邦邑危則亡之然則不居其位不食其祿與居其位食其祿而非有軍師邦邑之責者先王固不輕責之以死也然而夸齊餓死首陽之下則孔子稱之童汪錡死於郎之戰則許其勿塲夫夸齊未嘗事紂也汪錡不任成人之

列又非有祿位於魯者也由是言之是皆可以無死及其既死而孔子曾不以爲過得非世教既衰人倫道息凡忠孝義烈之行聖人急欲俗之以砥厲末俗而不嫌其矯激者與其又何疑乎女子之殉夫也禮曰男女非有行媒不相知名非受幣不交不親然則媒氏行而可以知名矣聘幣具而交親之分可以定矣曾子問曰取女有吉日而女死如之何孔子曰壻齊衰而弔既葬而除之夫死亦如之此言女子於其夫之死必服斬衰以弔也夫生則有文親之分死則服斬衰之服如是而遂以身殉之其何過之有吾於是傳宋烈女之事烈女名典姐家於蔚州之西崖頭其父有懷故農夫也烈女性樸謹不苟言笑年十六許嫁于字邨人蘭州廝蘭氏貧不能聘康熙四年正月甫聘而州廝暴死赴至烈女方春穀遽輟春慟哭欲以死殉者屢矣父母多方辟怒之意若稍解者已而棄其母出徑裂蘭氏所聘羅數尺縊死復戶旁及斂顏色如生於是邨中諸父老耆白諸州州以聞上官而前光祿寺丞魏環極先生其州人也書其事寓予予謂烈女生長農家非繁聞姆氏之誠者也又非

類彙卷三十五

十

嫻於詩書之文而習知禮義者也顧一旦怵愾殺身雖名家士族亦有所不逮此其義烈出於天性夫豈得以矯激少之哉予故倘論焉

康熙五年十二月十六日禮部覆順天學院蕭某疏曰烈女宋典姐聞夫暴亡時時涕泣築母熟聲引繩自縊與烈婦隨夫自盡之例無異相應旌表請 敕該撫院學院轉行該地方官照題定例給銀三十兩聽其自行建坊可也奉旨依議此見諸邸鈔與前傳稍相異同并附之

### 王烈女傳

類彙卷三十五

主

王烈女者小名玉陝西郃陽之世族也父嗣南母康氏烈女生始數歲孝謹聰慧其祖母尤愛異之指示家人曰若男也必與王氏宗矣稍長許聘韓城張某會梁山以北盜起晝夜侵掠死傷者載道諸劫帥又好竄取婦女爲質以邀厚利多者償至千金由是郃陽韓城皆苦盜順治五年盜攻百良堡一夕破之烈女家在堡中家人聞盜且至悉散走烈女知不免亟起告母康曰兒必死之必不以身受污爲王氏恥也言未竟母子相顧泣下俄而盜入其室牽烈女以去既入山烈女陽陽如平時

顧反用好語給盜曰某一羸弱女子耳執不能逃且家已破敗遞將焉往益少見寬乎盜意憐烈女且然其言守衛者稍解烈女竊出營外顧見道上晉井遂投入以死冬十月某日也年十有六當烈女死時諸繫繫婦女在旁具見其狀爭噴噴驚異有爲盜所辱者或受俛首太息用以自媿云越數日堡中稍定王氏四出購求烈女或指示尸處始得歸殯其後十一年烈女母弟又旦中己亥進士在京師述其事命予爲之傳

類彙卷三十五

主

汪子曰予讀野有死麕之詩喟然歎古之婦女抑何柔順貞正雖至於扞禦彊暴而猶婉曲其辭如此也今觀烈女之誰賊與其所以赴死者豈不有詩人之遺邪郃陽本有莘氏故地爲周后妃太姒所生洽水經焉所謂在洽之陽在渭之涘是也蓋其風教由來者久矣

### 克勒馬傳

和碩禮親王有良馬曰克勒猶漢言聚驕馬也高七尺自首至尾長可丈有咫耳際肉角寸許腹下生毛若錦甲然翹駿倍常識者以爲是龍種也平時授鞍輦人立而蹤在軍中聞鼓聲則奮迅欲出



惟圉人命 王甚愛之數乘以攻討無不如意嘗  
至安平是馬適病蹏自跑土出泉洗其創而瘡於  
是軍中目泉爲聖水云順治五年冬 王薨馬聞  
哭聲躡蹏哀鳴不已圉人煮豆漿飢之不食飢草  
然後食未幾馬遂斃某謹按 禮王乃 太宗之  
第一子而今 上之伯父也自 國家勦業以來  
王於諸皇子中齒號最長凡討夜黑烏拉灰爬  
魚皮諸部未嘗不在行閒每出入萬衆之中破敵  
陷敵禽生斬馘 王之功必最而得是馬之力亦  
不爲少也嗚呼天造我 國家旣生 王爲宗室  
偉人又生是馬以備 王佐命馳驅之需豈偶然  
哉管唐太宗有六馬嘗繪之爲圖而嗣後遂刻石  
昭陵之下後世好事之家乃有揭其蹟以相傳翫  
者惜乎常 王之時未暇爲是馬繪圖而至於今  
日亦未有善畫之士爲能追寫其形容而傳之後  
世者也不知某之文猶足以代畫否姑述其所聞  
云爾

鈍翁前後類彙卷三十五終

康熙甲寅冬十一月 同里周 靖 校字  
休寧汪繩武



鈍翁前後類彙卷三十六目錄

書事

周忠介公遺事

書張縉始末

書張獻忠兵敗始末

書沈通明事

曹孝子事略

黃孝子事略

顏中和事略

記二獄

類彙卷三十六目錄

鈍翁前後類彙卷三十六目錄終

鈍翁前後類彙卷三十六 文彙二十四

書事

周忠介公遺事

周忠介公順昌字景文明萬曆中進士歷官吏部文選司員外郎請告歸是時太監魏忠賢亂政故給事中嘉善魏忠節公忤忠賢被逮過蘇公往與之飲酒三日以季女許嫁其孫忠賢聞之恚甚御史倪文煥承忠賢指劾公遂削籍而會蘇杭織造太監李實與故應天巡撫周公起元及公有隙追劾起元竄公姓名其中遂遣官旗逮公公知之怡然不爲動比宣旨公廨巡撫都御史毛一鷺巡按御史徐吉及道府以下皆在列小民聚觀者數千人爭爲公呼冤聲殷如雷諸生王節等直前詰責一鷺謂衆怒不可犯也明公何不緩宣詔書據實以聞於朝一鷺實無意聽諸生姑爲好語謝之諸生復力爭稍侵一鷺一鷺勃然曰諸生誦法孔子知君臣大義詔旨在卽君父在也顧羣聚而謗如此皆咎曰豈惟君父二祖十宗實式馮焉諸生奉明公教萬一異日立朝不牽遇此等事決當以死爭之明公柰何教人謗邪巡按御史見諸生言切

欲解之乃語諸生曰第無譁當商所以善後者衆方環聽如堵官旗見議久不決又訝撫按官不以法繩諸生也輒手琅當擲之地有聲大呼囚安在且曰此魏公命可緩耶衆遂怒曰然則僞旨也爭折關楯奮擊官旗官旗抱頭東西竄或升木登屋或匿廁中皆戰栗乞命曰魏公誤我有死者巡撫幕中諸將率騎卒至或拔刃脅衆衆怒將奪刃刃一驚備兵使者張孝鞭卒以徇始稍定知府寇慎知縣陳文瑞繫得民復數爲溫言辟之衆乃解去或謂公益返私室公不可遂舍一驚署中是日

類彙卷三十六

十一

也佗官旗之浙者道胥門入城強市酒肉瞋目叱市人市人復羣擊之禿焚其舟投棄棄於水官旗皆泗水以免一驚懼召騎卒介而自衛夜要御史上疏告變檄有司捕民顏佩章等十餘人繫之越八日公竟就逮既至京師下詔獄坐減考掠庾死獄中而忠賢復矯旨殺佩章等五人杖戍馬信等七人又黜諸生王節等五人崇禎元年忠賢敗公之長子茂蘭刺血上書白公冤詔贈太常寺正卿諡忠介予特祠一驚亦以忠賢黨被舉家居白晝見公乘輿佩章等騎而從直入坐中堂一驚大怖

遂病歿

汪琬曰公仲捐九嘗私次忠介公事予以示公之孫旦齡以爲信乃稍節其冗者參以殷氏所作年譜授旦齡俾弄之旦齡字漢紹年少而文爲吳祭酒所知從予游益能世公之學者也

書張縉始末

十六年六月有妄男子纓笠汗袴騎而過河南之柘城繫馬逆旅馬驚逸呼主人追之不卽應以馬箠捶傷主人觀者皆怪之按其囊得銅印一重逾二斤隱隱有篆文不能識執以告縣縣令誰何之

類彙卷三十六

十二

男子乃挺立大言我朱慈英前明皇帝第四子也母曰周皇后於是反訶叱縣令令大驚辨其印文則忠孝德全福祿壽祢八字也遂上諸巡撫巡撫下兵巡道按驗男子益詐言始生三歲時李自成破北京爲賊帥所掠至山海關有李弁者負之南遯開關過江匿於主事耿玄度者家耿許配以女旣而江南大亂復與耿奔禿吳越閒從故翰林何應元遊學遂雉髮爲僧居天台山中數年不見容於人欲北渡河故取道於此且言嘗爲總兵官其辭不經多此類巡撫密械其人疏於朝章下兵

部呼問男子銅印所自曰受諸耿玄度問玄度與何應元安在曰死久矣問李弁曰家真定至今猶隸巡撫麾下又問李何名曰忘之矣其狀貌如何曰眇一目兵部乃下真定索之巡撫悉拘麾下眇一目者至京師與之辨皆非是兵部陽用好語稍誘男子使吐實久之方窮其詐蓋浙江之金華府人姓張名縉年二十歲既爲僧又名超福少時嘗得銅印不知何人所遺一不足據而縉頗妖誕遂竄入義烏郭門外之伏虎菴事僧百峰爲師時時自詭前明皇子或稱朱慈英或稱朱盟輒用印

類彙卷三十六

四

爲左證以惑士民恣行姦利有千總龔某者惡之將列於官縉謂得其狀卽奔僧服脫身逃至江寧轉入河南竟爲柘城人所執前所云云皆妄也於是詔繫刑部獄法司論縉妖言當弃市天子猶以爲疑命法司再勘法司襟問縉若何用爲此縉辭窮但曰年少無藉爲人所給故當死問給者主名爲誰雖嚴刑終不肯以實對至今猶在獄中獄中人傳其善六壬數學自筮決不死予方署河南司事親見之

汪子曰成方遂王郎之事自古有之然未有如縉

之不經者也予考明愍帝凡七子周皇后生皇太子定王田賁妃生永王皇四子皇四子先賁妃殤與縉言無相離者國家律例中無詐稱皇子之條而法司當其臯斬蓋引漢史爲斷可謂知律意矣予恐後人附會縉所稱爲真故疏其始末如此十七年十一月某日也其明年縉竟弃市是時予已左遷兵馬司指揮矣

書張獻忠兵敗始末

前明崇禎之十有七年張獻忠引其衆自荊州入川屠夔州雲陽抵萬縣悉驅其民投之江復從梁山趨重慶所過誅戮以人肉爲糧雖婦女無免者遂長驅入成都獻忠氣驕甚乃自稱老萬歲建東西二府以養子孫可望李定國居之命各稱千歲於是有人關中取李自成之志矣已而自成爲王師所滅獻忠聞之始懼先是獻忠所至焚其積聚毀其城垣宮室不爲持久計至是始據成都以拒守順治二年肅王奉詔西征至漢中故逗

畱不進以示賊無西意逾月賊帥劉進忠者來歸因輸獻忠虛實備言其可取狀王兼程以進命士馬俱銜枚當是時獻忠營於西充不設備王

師奄至西充之鳳皇觀會大霧晝晦潛勒軍登山賊謀者知之以告獻忠獻忠既繁驕且不虞王師之速至也斬以徇曰此羣徭求食耳清兵豈能遠越劍閣邪少頃又告又斬之凡三斬告者王謂得之遂揮鐵騎下促獻忠營獻忠方在殿中視其良馬見有急兵即棄馬而馳未暇環甲也王師追射獻忠貫其胷獻忠疾馳還營拔矢視之乃大驚曰果清兵也於是賊衆奪氣王師棄之所向皆披靡東西二府各引兵遯是日禽獻忠獻忠中矢將死矣猶瞋目怒其部曲之降者降者猶列拜之王乃拔佩刀叩而祝天曰獻忠辜惡滔天毒流萬姓予受天子命奉行天誅謹敢爲萬姓復仇祝訖王親加刃於獻忠身遂磔殺之尸之轅門士民爭往斫之骨肉糜爛略盡先是閬中有巨鐘沒於水獻忠命其黨率人牛數千牽取之不能出獻忠疑鐘之有神也大怒發巨礮擊鐘壞其口二尺餘遂出之識者或謂賊名獻忠鐘忠音相近今被擊且壞其獻忠將敗之徵乎果不半歲死獻忠狀貌魁梧面長一尺六寸性慘暴一日不誅戮則悽然不樂死時年四十有一獻忠既敗可望

類彙卷三十六

忠

定國皆忝降明其後可望與定國爭權相殺兵敗來歸世祖封可望義王而定國復潰忝緬甸以死獻忠又有養子鄭國者信可望來授一等阿思哈哈番予賞識其人其言獻忠事甚具茲不暇書姑略其兵敗始末如此

書沈通明事

淮安沈通明字克赤嘗爲前明總兵官任俠輕財好從中原士大夫遊士大夫皆稱之數與賊戰有功順治二年先是有巡撫田仰者素習通明之爲人加禮遇焉至是見明將亡遂屬其家通明而身自浮海去通明匿仰妻子佗所會王師渡淮購仰妻子急蹤蹟至通明家且并捕通明是時通明已散遣所部杜門久矣捕者凡十餘輩合譟圍其居通明走入寢室中飲酒數斗裂束帛縛其愛妾負之背而牽騎手弓矢以出大呼曰若輩亦知沈將軍邪遂注矢擬捕者皆遂巡引卻通明疾馳與愛妾俱得脫僦居蘇州變姓名賣卜以自活未幾愛妾死意不自聊入靈巖山祝髮爲浮屠已復弃浮屠服北訪故人於鄧州通明故魁壘丈夫也美須頰以飲酒自豪又善度曲每醉輒歌呼鄧州市

類彙卷三十六

忠

上聞以曼聲襍之酸楚動聽一市皆以爲狂而彭公子鑑其州人也繁有聲望於江淮閒方罷巡撫家居獨聞而異之偵得通明所往徒步往與之語通明默不應已詢知爲彭巡撫乃大喜吐實公捉其手曰君狀貌稍異必將有物色之者非我其孰爲魯朱家邪引與俱歸公亦豪於酒日夜與通明縱飲甚歡居久之遇赦始得出通明少以勇力聞嘗與賊戰賊射之洞腹通明急拔矢裂甲裳裹其創往逐射者竟殺其人而還由是一軍皆壯之今且年八十餘矣膂力雖少衰而飲酒不減少時任

類彙卷三十六

八

俠自喜亦如故也始居蘇州變姓名曰申宗耿及爲浮屠又名玄弁劉吏部公勇曾有序贈之至比諸前宋姚平仲龍伯康云夫明季戰爭之際四方奇才輩出如予所紀乙邦才江天一及通明之屬率倜儻非常之器意氣幹略橫從百出此皆予之所及聞也其他流落澳沒爲予所不及聞而不得載筆以紀者又不知幾何人然而卒無補於明之亡者何與當此之時或有其人而不用或用之而不盡至於廟堂枋事之臣非淫邪朋比卽關茸委瑣懷祿耽寵之流當其有事不獨擊若人之肘也

必從而加媒孽焉及一旦憤決潰裂徒手無策則概誣天下以乏才嗚呼其真乏才也邪詩有之誰秉國成不自爲政此予所以歎也

曹孝子事略

孝子名廣號字蘊簪今兵部侍郎曹公國柄之長子也以蔭入國子監年二十五會其母夫人病乃刲股肉爲羹以進母飲之而瘳先是孝子亦病旣刲股匿其創不以告創驟受風病遂亟逾若干日歿實順治十有八年也於是顧御史如鼐傳之詳矣因略其事如右或問於予曰毀傷支體以至於死此非古聖人訓也又非國家之令甲所聽也孝子豈未之知邪予應之曰奚爲其不知也當其執危而情迫藥之不瘳禱之不應欲控顛而靡所亦奚暇古訓之遵而禁令之卹邪故雖死無憾也嗟乎符之君子效命於君父者多矣今之君子能乎否也旣不能勉焉爲之而猥譎巧謬之輩則又援聖賢之說以自解僭令甲之似以祈逃免其辜相縻以虛名而相塗以文具此風俗所以益熾而急難危亡之時天下所以無臣子也論者不此之咎而顧以毀傷滅絕議孝子孝子不辜歟然

類彙卷三十六

九

且不免於議得非其重不牽與此論者之過也

黃孝子事略

孝子名洪元丹陽人其父國相以武斷豪於里中有虞庠者好持吏短長夤緣告訐與國相同里不相能遂發國相陰事欲致之臯國相行賄得不坐庠反以誣受杖乃偽引謝具酒食交歡而私遣惡少年誦國相會國相被酒夜行從其後捧項反接之負以石沈諸河里人皆心知庠所爲也莫敢問時孝子與弟某皆幼其後稍長微聞之乃哭告母曰殺吾父者虞庠也母急掩其口曰勿妄言禍及

類彙卷三十六

十

矣孝子每號慟母輒訶禁之於是中夜飲泣至旦且椎牀曰死耳母亦泣曰女父未葬我老矣埃我死則聽女孝子始受命兄弟共適市數市利斧藏之虞庠頗自疑更好言怒孝子曰孺子未昏吾婿女孝子陽謝曰公吾丈人行也得爲公婿幸甚退而切齒曰賊奴欲以而女易吾父耶久之母死既合葬兄弟哭拜墓上曰兒飲血含憤十年矣今日願與父母訣遂懷斧往來迹庠未得聞故事春社必盛陳優戲里人觀者環集初國相亦以社時被酒遇害至是又直社孝子見庠在社所馳歸呼其

弟各挾斧往殺庠庠方上坐觀優意揚揚自得也孝子直入肩擠之字謂庠曰逸羣我送女死庠起笑曰孺子醉邪乃瞋目荅曰將醉女血援斧斫庠應手仆衆驚二子橫斧揮其衆大呼曰去去毋嘗我刃也皆卻立不敢動兩斧竝下庠遂死於是四顧拱手謝曰某無禮倉卒乃驚父老復兄弟挾斧緩步出翼日詣縣自陳狀有司義之免其弟頌繫孝子於獄康熙十一年四月某日也後一年上官竟脫孝子羣云

汪子曰賀君瑒若孝子同縣士也善古文辭嘗傳

類彙卷三十六

七

孝子甚奇予既慕孝子且愛重賀君之文故節其事如右予又聞孝子之出獄也遂去爲浮屠易其名曰光空今方行腳諸方以精進稱

顏中和事略

予既敘黃孝子事宗人昭茲因從容言顏生中和嘗復父讎其始末甚具予歎曰是又一孝子也不可使無聞焉中和本名發祥吳之楓橋人其父宏仁順治初有怨家周昌者聚亂偕其黨十餘人誘宏仁閉空舍中殺之而弃其首已顏氏得道殯尸驗之良是屢購其首無有也及物色殺者主名知



其爲昌連控之於官不得直於是宏仁有長子孟和次則中和中和年甫十三痛其父被殺嘗取析薪斧出礪之復束藁草如人形書昌姓名其上以試斧如是者數矣鄰里知者紫易中和以爲此釋子戲耳卽昌聞之頗心動然亦未暇備也逾三年中和懷斧竊告其母曰兒將往復父讎母大駭搖手止之曰昌無藉有膂力女弱小何能爲慎勿自速死也中和奮衣出門不顧是日直昌市中和陰尾之行昌不知也行稍前遽自後揮斧中昌首流血被面昌方左右顧又斧之而會其母趣孟和

類案卷三十六

主

至今以恙昭茲云  
汪子曰顏氏聚居楓橋市中其先有佩韋者中和之從祖祖父也明天啓中與衆共譟周忠介公冤毆殺錦衣衛所遣官校被法死佩韋以義今中和以孝皆卓卓有立顏氏信多賢哉昭茲又言中和性坦率雅好六博本不甚解書及其銳於爲父瀕死勿憚乃士大夫讀書知道理者所弗如亦異矣

記二獄

類案卷三十六

主

距予廬數十步爲桃等墩墩旁居人數十家皆無藉細民也一婦與人私其夫不相誰何數持婦求賄而已旣而婦與所私患之伺閒引錐刺其腹且斃負而縣諸家樹間給曰自縊也遂爲鄰人所發私者賄其夫兄證弟嘗爲盜被獲羣毆不勝痛以故死婦與所私皆脫臯又洞庭東山民不孝其父從之乞飲輒予以溺久之遂殺其母鄰人執以詣縣其父從旁質之力縣令不聽答而遣之上官廉知其故大駭復執下獄杖死刑罰之不中久矣今之爲吏者急於催科而緩於聽訟催科至於殺人而民之被辜臯顧可以不死吳俗繁猥險好訟而不恥犯法有司又導之如此孔子曰愛而恕可以

容困溫而斷可以抑奸今之爲吏者夫亦弗思耳矣

鈍翁前後類彙卷三十六終

類彙卷三十六

同里周靖

康熙甲寅冬十一月

休寧汪繩武校字

論

鈍翁前後類彙卷三十七目錄

兵論

降將論

名論

復讎論并序

族譜襍論三則

爲兄後  
爲未娶者後

爲外祖後

類彙卷三十七目錄

鈍翁前後類彙卷三十七目錄終



論

兵論

國家之禍未有不由於兵者也非兵之不可用用兵而不審事之可否不計功之成敗此禍之所自伏也夫可否成敗既有所不暇審計而又數用而不知止故勝亦爲禍不勝亦爲禍前世亂亡之主其出於此者多矣試略得而舉之唐莊宗與梁相拒於德勝楊劉之間經百戰而僅滅之一旦李嗣源叛合於趙在禮蒼黃夜奔死於絳霄殿下此勝而得禍者也秦苻堅舉步騎八十餘萬號一百萬以伐晉自謂投鞭可以斷江流及洛澗之役陽平公歿歸而鮮卑與諸羌皆叛之卒爲姚萇所殺隋煬帝合十二道師再征高麗一敗於平壤而楊玄感遽反黎陽羣盜四應卒釀江都之變不數月而隋遂折入於唐此不勝而得禍者也由其始而觀之是三君者皆所謂梟雄人傑也及其兵敝於外民困於內情迫執屈雖以左右近習與厮養奴隸之人皆得奮起而與之爲難至於身歿國滅而天下後世卒莫之惜者此其故何哉不審事之可否不

類彙卷三十七

一

計功之成敗數用兵而不止之明效也蘇氏嘗有言曰勝則變大而禍遲不勝則變小而禍速吾獨以爲勝亦禍不勝亦禍雖勝敗之數不同而其亂亡一也漢高帝不取馭佗而以遺諸孝文宋太祖不取太原吳越而以遺諸太宗惟其取之也愈遲故其得之也愈牢固而不可解不過稍緩歲月之間而其道遂出於萬全此漢宋之所以久安長治與有人於此苟能節其飲食起居使無心腹之疾則雖有創痍爲患亦可不藥而自治如不能忍其搔爬痛癢思欲以金石慘烈之劑投而去之於是病不在四肢而且中於膏肓矣可不戒哉

類彙卷三十七

二

降將論

古之謀國者不難於受敵人之降而難於善其後無以善之則降而復叛叛而潰敗天下者多矣是以帝王之制降將也必先解散其黨與經畫其土地明去其爲亂之資而陰剿其爲惡之志初不敢用高爵重賞以示姑息於彼故雖受數百萬衆之降而未嘗有後患誠其慮之者周防之者密而駕馭之術得也晉安史之亂薛嵩田承嗣既降唐矣而代宗授以一鎮遂失河北廣明之亂朱全忠既

降唐矣而僖宗又授以一鎮遂漫淫及於弑君而  
夸唐宗廟此其故何也夫三人皆盜賊之梟雄非  
明於順逆竭忠誠以圖後效者也方其來降得毋  
出於智盡能索不得已而思所變計以苟一時之  
生與使二君者果能抑其爵輕其賞而得所為駕  
馭之術則彼雖欲怱怱特一匹夫之力可以驅而  
縛之如牠犢耳惟其慮之不周防之不密無故而  
資以山川之險甲兵財賦之利使彼有所恃以為  
篡辟猶縱猛虎於山林欲係其垂首貼尾終身不  
復噬人亦必不得之數也已咎劉盆子率其眾降

類彙卷三十七

三

漢先遣使請於光武曰陛下何以待之帝曰待之  
以不耳耳夫以盆子宗室之冑樂開起義本非光  
武之叛人而其臣下又皆悉心聽命是豈有爵賞  
以慰安其意然漢之所以待彼者止於如此則駕  
馭降將之術從可知矣議者或謂曹操降許攸而  
不疑李愬降李祐唐莊宗降康延孝而重用之卒  
賴以成功不當使降將失職怨望此大謬也如許  
攸李祐與康延孝者非敵中之下僚卽其冗職未  
嘗有腹心羽翼之寄也故示之以義則知歸而感  
之以恩則知勸議者不察乃欲舉三人之事望諸

薛嵩田承嗣朱全忠盜賊之徒其爲計亦左矣善  
乎陳亮之論降將曰將者天下之所難御也御之  
必以術而況於降將乎吾故備著其說以爲後世  
鑒

名論

人主之治天下者誠也而有術行乎其間誠者所  
以示人可信術者所以示人不可測惟其可信故  
能必人之樂從惟其不可測故能驅天下之士大  
夫奔走於中而莫之覺今夫爵祿金帛所以駕馭  
士大夫者也然而賚之以爵祿則天下有不慕爵

類彙卷三十七

四

祿之士富之以金帛則天下有不戀金帛之人如  
屠羊說申包胥魯仲連之屬是也使爲吾臣而萬  
一類是數子者以爵祿寵之而不從以金帛私之  
而不聽則吾駕馭之具不幾窮乎蓋嘗思之士大  
夫之好名甚於其好富貴人主欲因其所好而用  
之於是不得已而始出於名之一途以警動其心  
而振作其志氣此豈徇名而遺實哉所謂術也然  
而世之詰責沽名者曰吾惡其矯激也不則曰吾  
疑其詐僞也夫矯激詐僞誠不能保其必無然欲  
以此概天下之賢士大夫則過矣且夫爲善而不

求名者上也顧名而不得不爲善者次也不知名之可好而肆然行不義者小人而已以人主之權果盡得不求名之士而任使之則何所慮焉然其執既有所不能而又無以警動其心而振作其志氣將見其賢者必飄然遠去而不爲吾用其中材者亦將廢然自合於流俗而蒙垢忍辱以希旦夕之利則國家所得盡小人耳人主亦何樂於小人而與之共富貴哉名者實之所從出也士大夫好廉潔之名則必不敢貪污矣好退讓之名則必不敢忿爭矣好犯顏以節之名則必不敢覲而以嫌

類彙卷三十七

五

生矣人主苟惟名之是徇固不能無矯激詐僞之敝使姑勸之以名而徐課其實以神吾術於不可測則又何患焉吾嘗謂好名之士大夫不惟可與圖治亦可以救敗漢末之亂使孔融荀彧尙在則曹操決不能亡漢唐末之亂使裴樞獨孤損之徒尙在則朱全忠決不能篡唐惟其有小人者陰陽猜忌其閒悉羅織而貶且殺之故漢唐遂從而亡嗟夫士大夫之氣猶鋒刃也礪之則易以銳而挫之則易以折如其無術焉爲之駕馭而又以沽名挫之此國家所以敗亂相屬也

復讎論 并序

河南巡按御史覆奏部民張潮兒手格殺其族兄生員三春梟當死 詔法司核議而潮兒口供中嘗言其母先爲三春所殺於是該司員外郎汪琬以爲當下御史再審故論之論曰

復讎之議載於周官禮記春秋見於陳子昂韓愈柳宗元王安石之文者詳矣吾不敢復勦其辭惟以 國家之律明之律曰若祖父母父母被殺而子孫擅殺行兇人者杖六十注以爲不告官者又曰其卽時殺死者勿論注以爲少遲卽以擅殺論

類彙卷三十七

本

由此言之凡有祖父母父母之讎雖積至於久遠而後報皆得謂之遲皆可援擅殺以斷者也顧獨不許潮兒之復母讎得毋大苛矣乎一命一抵此刑部見行則例也人旣殺潮兒之母而必欲潮兒母子殉兩命以當之其失律意明矣今議者曰潮兒未嘗告官則口供恐不可信夫當潮兒具招之日有司曾不之詰及其申解之日御史曾不之駁彼口供之眞僞法司亦安從知之哉且吾非欲遂釋潮兒之死也僅僅下御史再審而已萬一再審之後而其情可原其梟可雪吾將援此擅殺之條

以求爲 國家活一孝子則法司之所全不啻多  
邪議者曰潮兒旣欲復讎何不卽時殺之此大不  
然吾嘗見被禍之家穉子寡女門戶單弱者有矣  
其上或壓於執力其次或格於賄財苟有復讎之  
心不得不棄閒伺便以圖之苟無其隙雖積至於  
久遠而推原律意皆得寬之爲遲又何閒於數年  
內外哉律曰辜人本犯應死而擅殺者杖一百今  
以三春之很戾敢於殺其族母是亦應死無疑矣  
此時設有旁觀者若張氏之親屬能代潮兒誅之  
辜亦止於杖一百而已況爲潮兒者乎使果能復

類彙卷三十七

七

其母讎而又不以滅死論不可謂法之平也議者  
又曰柰經屢赦何夫復讎不可以赦言也赦者  
國家所以矜全有辜而非孝子慈孫不忍其親者  
之所欲也今必以此辜潮兒不幾與於行兇之甚  
哉故吾謂斷是獄者但當窮其口供所從來不當  
問赦前與赦後也吾又當求赦文觀之惟誤殺者  
赦佗若謀殺故殺皆不赦吾不知三春所犯爲合  
誤殺律乎抑合謀殺故殺律乎果當赦乎抑不當  
赦乎皆非法司所得而縣斷也洵如吾說使得下  
御史再審不過煩本部之題請與有司之追勘耳

此其事易若反掌而所全實多若憚題請追勘之  
勞而甘自處於失入爲法吏者夫亦勿之思矣

族譜襍論三則

爲兄後

按魯公孫嬰齊爲兄歸父後春秋書仲嬰齊卒孔  
子許之乎抑譏之也說者曰亂昭穆之序失父子  
之親不言仲孫明不與子爲父孫也孔子蓋譏之  
也今吾子貞公夭而無子廣州公幼鞠於其姒及  
宦於廣遂以次子爲子貞公後君子善之善其不  
以仁害義不以私廢禮也或謂宏嗣次房長子不  
則嗣廣州公長子此則不然子夏曰何如而可爲  
之後同宗則可爲之後何如而可以爲人後支子  
可也又適子不得後大宗說者曰此乃小宗不可  
絕之明文也廣州公其知禮意矣然則古無以長  
子爲兄後者與曰有之子思之兄死子思使白也  
繼之此孔氏之變禮也

爲外祖後

廣之之嗣於毛也殆與春秋莒人滅鄆類與予則  
曰不類鄆人無後故以莒公子爲後今毛氏旣後  
兄弟之子矣而復後外孫是不可以已乎爲人後

者爲之子菑公子之後郢也爲之子者也今毛氏  
獨撫廣之爲孫使廣之無所後之禍而有所後之  
祖始再亂其系也是不可以已乎吾故曰非菑郢  
類也鬼神不歆非族當廣之之歲時祭告也毛之  
先人享之乎不享也其稱孝孫也孝曾孫也毛之  
先人受之乎不受也揆之於禮失孰甚焉然則返  
汪之姓守汪之祀是在善繼廣之之志者或謂世  
俗往往養他姓子爲後爲所養後者宜如之何予  
曰先儒嘗言之矣所養父母而未有後也宜立別  
室以祭今毛氏有後矣有後則雖不祭可也舊譜  
附廣之一支於譜末予仍系諸次馮公之後以俟  
知禮者云

爲未娶者後

或疑未娶不宜有後予告之曰古者二十而冠三  
十而娶禮丈夫冠而不爲殤婦人笄而不爲殤二  
十以上皆冠者也而可不爲之置後與禮爲殤後  
者以其服服之夫殤宜無後者也然且有時乎置  
後此先王之不得已如檀弓所載童汪錡之屬其  
始禮之變也而況不爲殤者與是故吾族弟項  
修能吳縣附學生年二十天未娶先伯父次  
馮公命以修能第四兄薦郊子爲後見家譜吾從

子遵慧遵慧字德存吳江附學生攝  
九長子年二十四天亦未娶皆宜有後爲  
之置後者是而疑之者非也子夏曰禽獸知母而  
不知父埜人曰父母何算焉都邑之士則知尊  
矣大夫及學士則知尊祖矣夫爲之後者所以重  
祖福也義不繫乎既娶與未娶也而顧欲以未娶  
格之是知母而不知父者也

鈍翁前後類彙卷三十七終

類彙卷三十七

康熙甲寅冬十一月  
同里周靖  
休寧汪繩武校字

鈍翁前後類彙卷三十八目錄

或問

復讎或問 并序

師道或問 并序

爲後或問

鈍翁前後類彙卷三十八目錄

鈍翁前後類彙卷三十八目錄終

鈍翁前後類彙卷三十八 文彙二十六

或問

復讎或問 并序

人有其父以威逼故死而其子不復讎者汪子痛焉故作或問一篇

或問據律殺人者死而顧許人子之復讎何也答曰諸凡國法所不及加與有司所不得而執者不許其復讎則無以禁亂除暴也然則爲人子而不復讎其亦有辜與曰此則惡逆之甚者也律文雖無義例然吾於經見之矣春秋君弑而賊不討則

鈍翁前後類彙卷三十八

以爲無君故書曰趙盾弑其君君父之讎一也不討弑君之賊謂之弑不討殺父之賊獨不得謂之弑乎問者曰律之論殺人也或爲誤殺或爲謀故殺或爲威逼殺其法輕重不倫安得一概復之與答曰律文有四殺者聖人原情定辜以示不忍用刑之意所謂寧失不經是也若人子則何暇論此儻以爲謀故則當復威逼誤殺不當復此豈律文所有乎聖人之制律也仁之至義之盡者也然不爲人分別是條者恐傷孝子之心而導人爲不善故也今世俗於律文所得行者舉皆廢棄而不肯

行而吾子又從律例之外曲爲之說以寬其惡逆之舉不幾大悖聖人之教乎哉且彼之不肯復讎者非盡忘其讎也內顧其身外牽於妻子不得已而靦顏隱忍以至此也嗟乎身與父孰重妻子與父孰親情有不能兩遂孰有不能兩全雖忘其身舍其妻子可也今夫禽獸猶有愛其父者行路之人聞人無故受禍猶有咨嗟太息憤懣而不平者若身親其子而漠然不顧又因之以爲利是殆禽獸之不如而以行路視其父也吾故曰惡逆之甚者也然則孤寡羸弱有必不能復父讎者奈何曰

類彙卷三十八

二

此固宗族昆弟之所得助也子夏問於孔子曰居昆弟之讎如之何曰仕弗與其國居從父母昆弟之讎如之何曰不爲魁主人能則執兵而陪其後此正與律文相合律文所謂舉人本犯應死而擅殺者是也然而宗族昆弟皆聽命於主人者也主人欲復讎則皆得起而助之如無其心雖有勇敢好義者亦止於拊膺搢擊而無如之何也問者又曰古人分仕諸侯之國故有朋友及從父兄弟之讎在齊則去而之魯在齊魯則去而之秦之楚之晉之衛後世立一朝事一君將安所去諸荅曰有

不卒而直此者出則不與同官處則不與同州終身不相見可也此亦經之遺意也

師道或問 弁序

自師道不立而吾吳人之言師者遂謂經不必其盡明行不必其盡修矣得非邪說之惑人與信如是也是僂於小人而據師席者也予既有論師道一書乃復作或問以廣其意

或問於汪子曰吾子之辨師道也詳矣先王之世舍庠序學校之官子弟其遂無師與予應之曰古者家不異教國不殊俗未有各延一師者也然則

類彙卷三十八

主

章句訓故亦學官授之與曰然春誦夏弦太師詔之秋學禮執禮者詔之冬讀書典書者詔之此非官之職與古之爲學也簡而易知近而易行自幼習之及其成人而有君子之行舉皆官之所教育也或問曰事之宜何如曰記有之侍坐於大司成者遠近開三席以問終則負牆此可類而推也至於就養心喪吾未之前聞也然則檀弓所說非與曰是固曾子子貢之徒所以事孔子者也聖人百世之師說者以爲道之所在故嚴其禮如此世之挾書而坐者苟無其道其不能當此禮也決矣或



又問曰今之世非古之世也所謂經師人師者不其難與予應之曰君子博聞彊識而讓敦善行而不怠夫博聞彊識其亦近乎經師矣不怠善行其亦近乎人師矣世無孔子吾擇其次者而師焉可也不然記問之學不足以爲師而況經之不明行之不修者乎故曰擇師不可以不慎也若夫童子之師非吾所謂師也答者韓氏師說蓋亦嘗云爾然則將遂與之抗與曰何爲其然也先王之世以少事長以卑事尊未有不隅坐隨行者也故曰年長以倍則父事之十年以長則兄事之彼既我童

類彙卷三十八

四

子師矣斯其長於我也不十年二十年不止也循循然坐必隅行必隨是固古者以少事長之禮也奚其師師之爲言漢孔氏曰法也宋曾氏曰正己而使觀之者化也無所可法無所可觀呼先王以欺愚者而求衣食得委積足以揜其口則揚揚如者是苟卿氏所謂俗儒者也奚其師

爲後或問

或問吾子之立子筠後也必埃蘭詒有子果從禮乎抑從律乎曰於禮當從祖耐食不當置後某蓋從律者也律文有之凡無子者許以次第承繼先

儘同父周親蘭詒非筠之同父與何以豫知蘭詒之必無子而某之必無孫也或問蘭詒尚幼埃其有子得毋少遲矣乎曰律有許立之例無不許遲立與不立之例也今吾先祖考之祭祀與子筠之喪葬不廢而又無舉於律是雖遲之以至蘭詒之有子非過也其何不可之有或問立愛立賢世俗蓋嘗云爾夫亦可以訓乎曰此律文也非世俗之臆說也士之子恒爲士農之子恒爲農工商之子恒爲工商使後士大夫而得蠢愚不肖及農工具業之子則與化爲卑隸者不殊也故律文寬之曰

類彙卷三十八

五

凡擇立賢能與所親愛者不許宗族以次第告爭是也然則獨子不爲人後果亦合於律乎曰律文雖無明例請得以禮斷之禮適子不得後大宗先儒謂此小宗不可絕之明文也夫自絕其後以後佗人傷化敗教莫甚於此此聖人之所禁而又何惑焉至於子筠則非宗子比也揆之於禮審之於律是雖不爲之置後疑若無舉者然其何不可遲之有或問自子之先君以至子筠三世皆適長也何以不爲小宗曰某在也某在而使筠得稱宗子則是蔑其生父也是故於禮爲適爲長不爲宗

鈍翁前後類彙卷三十八終

康熙甲寅冬十一月  
同里周靖  
休寧汪繩武  
拔字

類彙卷三十八

鈍翁前後類彙卷三十九目錄

辨

李屏山鳴道集說辨二十四則  
并前後序

吳越無伯辨

辨公孫龍子

類彙卷三十九目錄

鈍翁前後類彙卷三十九目錄終

辨

李屏山鳴道集說辨二十四則

并前後序

屏山之談道也多駁而少純而及其詆譏宋儒則尤爲已甚金華黃文獻公以大儒爲之序又盛稱屏山雄才偉識庶幾古之立言君子予竊恐後之學者一切惑之而昧於持擇也始奮然操筆以與屏山爲難語曰窮巷多怪曲學多辨予亦不自量矣

迂客曰或謂聖人之心如死灰是不然聖人之心

類彙卷三十九

一

如宿火火宿之則晦發之則光引之則然鼓之則熾淡而不銷久而不滅者其宿火乎○屏山曰野哉斯言聖人之心未嘗生死豈如宿火之乍明乍暗邪聖人之心如日月但以塵念蔽之如浮雲之翳陰氣之蝕耳塵念銷鑠而天光始發初無增損其有滅乎

愚謂聖人之心安有塵念蔽之哉武王之伐紂非利其地也周公之誅管蔡非忌其親也屏山眞謂聖人有過乎亦竊語矣迂客宿火之喻出自揚子法言其說曰火用而彌明宿而彌壯益

卽所謂宗然不動感而遂通之義惟言晦則猶有所未愜夫無時而或晦者聖人之心也

迂客曰莊子文勝而道不及堯之所畏舜之所難孔子之所惡青蠅變黑白者也○屏山曰莊周氏一响也隱然如迅雷之驚蟄蟲一吹也颺然如長風之振槁木糠粃二典而示堯舜之神四子不離於汾陽糟粕六經而埽仲尼之語一人方出於魯國大抵如達磨之倒用如來印耳比之青蠅不亦厚誣乎

愚謂屏山之言本於東坡以爲莊子助孔子者

類彙卷三十九

二

皆實予而文不予云云然莊子之於道雖稍有所闕見而其說則不可以爲訓彼亦自知其爲謬悠爲荒唐爲恣縱曼衍矣而屏山必推尊之使與孔子並立其以迂客爲厚誣也屏山旣左袒莊氏而稱其能埽仲尼之語顧猶稱孔子聖人得毋文予而實不予者與

橫渠曰鬼神者二氣之良能也○屏山曰聖人有言天且弗違而況於人乎況於鬼神乎天自天人自人鬼神自鬼神非二氣也江東諸子至以風雨爲鬼神此說出於漢儒誤解中庸體物而不可遺

一句訓體爲生故至於此予謂鬼神雖弗見弗聞然以物爲體而影附之不可遺也故洋洋乎如在其上與左右也

愚謂兩儀生而二氣具以人與鬼神言之則人者陽也鬼神者陰也以鬼與神言之則鬼者陰中陰也神者陰中陽也鬼神非二氣而何至謂以物爲體而影附之斯近於田夫市媼之談鬼神矣抑既曰體物則物與鬼神本相附麗而猶以爲人自人鬼神自鬼神吾知其前後支離初無實見而徒欲以恍惚不可測者設人自設也

類彙卷三十九

三

孔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人鬼相因之理屏山殆不足以語此

橫渠曰浮屠謂死生流轉非得道不免謂之悟道其說熾傳中國雖真才開氣生則溺耳目恬習之事長則師世俗崇尚之言冥然被驅云云○屏山曰孔孟云亡儒者不談大道近代始以佛書訓釋老莊語孟詩書大易豈非諸君子所悟之道亦從此入乎張子惛然爲反噬之說亦弗仁矣夫

愚謂以佛書釋經在王文公蘇文忠公兄弟有之若橫渠則未也屏山厚加誣讟呼爲反噬不

亦狂且戾與

明道曰老子失道而後德等語自不識道已不成言語○屏山曰孔子謂一陰一陽之謂道而繼之者善也豈非道降而爲德乎

愚謂繼之者善此言物之稟道以生者無一非善非道之外別有是善也屏山以此爲老子解釋不惟支離而亦駸駸於遜矣

明道曰人活物也又安得爲槁木死灰除是死也既活須有箇動作思慮非禮而勿視聽言動耳○屏山曰顏子之克己也先黜聰明墮肢體徑造坐

類彙卷三十九

四

忘之妙然後視聽言動無非禮也又進一階矣然孔子稱其庶乎者以其未能絕四

愚謂徑造坐忘之妙而視聽言動無一非禮是卽孔子從心所欲不踰矩之境也是境也孔子得諸晚年而顏子遽已能之乎顏子能之而謂猶未至於絕四吾不敢信也屏山後章又言心如死灰故知周萬物而不遺形如槁木故動容周旋而中禮以爲孔子所以鑄顏子者亦非克復四勿之本意夫說經而肆騁其臆博引子家之說以盡經是爲經學之賊而已又張子韶言

顏子人欲都忘我心交喪屏山云云蓋與之同病朱子所謂極意以諛顏子而無所準則不自知其言之過者也

明道曰好談鬼神皆是燭理不明傳以爲信○屏山曰鬼神五經同載千古竝傳雖吾夫子存而勿論者也

愚謂孔子嘗言鬼神之德矣又嘗言精氣爲物游魂爲變矣又嘗答宰我問鬼神之名矣程子罔失之而屏山存而勿論之說得毋厚誣吾夫子哉

類彙卷三十九

五

明道曰爲飛魚躍子思喫緊爲人處活潑潑地不會底只是弄精神○屏山曰爲飛魚躍者不知其所以然如人之應對進退亦日用而不自知耳愚謂此子思之直指道體也如屏山之云則是偕鳶魚爲喻矣屏山深於佛學故其所得者極似宗門犁奴白牯之旨求諸中庸之費而隱豈有合乎蓋程子謂之活潑潑地若果能會此卽與大易之潛飛惕躍孔門之浴沂風雪簞瓢陋巷不改其樂何異惟屏山尚未之會故其談道術也如瞽者之捫輪而以爲日聾者之聞雷而

以爲愚也悲夫

明道曰一陰一陽之謂道自然之道也○屏山曰一陰一陽卽列子所謂非陰非陽能陰能陽者也見於外者善成於內者性仁者誤認以爲仁知者誤認以爲知百姓日用之而不知其所以然

愚謂仁者見之謂之仁知者見之謂之知此則吾聞之矣如曰誤認以爲仁誤認以爲知則吾未之聞也得毋有豪釐千里之謬耶夫仁知之見各繫一偏謂之見大道之全體則不可謂之一無所見亦不可蘇氏易傳曰賢者存意而妄

類彙卷三十九

六

見一謂之妄一謂之誤此過於求道而不自知其流爲釋氏者也屏山之學蓋根柢蘇氏而又加甚焉原其所得類皆真空真覺之緒餘空其與二程異矣

伊川曰今人不學則已如學焉未有不歸於禪者○屏山曰禪與吾異彼自反焉禪與吾同歸之可也

愚謂禪與吾異不可歸也禪與吾同又何庸舍吾而歸彼爲哉吾知求道而已何爲乎禪之歸是故先儒有言曰爲善而櫟於利者非善也爲

儒而模於異端者非儒也

伊川曰太古之時人與物同出純氣爲人絪氣爲物人乃五行之秀氣此是天地精明純粹所生○屏山曰此言乃異於三聖人之教乎孔子曰天地絪縕萬物化醇莊子曰天地與吾並生萬物與吾爲一佛曰性覺真空性空眞覺然則兩儀未判有物混成自有生天生地者天地焉能生我哉

愚謂天地之氣卽陰陽也陰陽交然後生物萬物既生亦無不具此陰陽者故曰獨陽不生獨陰不成人非天地之氣所生將安從生哉伊川

類彙卷三十九

七

之言於孔子所謂天地絪縕萬物化醇者其說本自不礙而屏山妄牽莊佛云云以與孔子附會爲一旦莊子所云天地與吾並生是則實有是理而引之以駁伊川則非其旨矣

伊川曰喜怒出於性感於外而發於中猶水之有波也湛然平靜水之性也或遇沙石與風爲波濤豈水之性哉人性中只有四端豈有許多不善事邪○屏山曰有喜有怒而後有仁義有哀有樂而後有禮樂聖人豈以喜怒哀樂爲仁義哉學聖人之道者遂以仁義禮樂求聖人也

愚謂人生而靜天之性感物而動性之欲夫仁義者性也靜之中已具矣喜怒哀怒者欲也必俟夫動而始熾焉乃謂有喜怒而後有仁義此蘇氏之論也與告子外義之學何異屏山既推孟子爲聖人而訖不能確守其見顧盜竊佗人之緒餘以爲己說而左袒告子如是則大悖乎聖人矣

伊川曰有所忿懣恐懼憂患不得其正非是無只是不以此動其心學者未到不動處須是執持○屏山曰學者心中猶有此物而不動其能執持而不動乎吾不信也

類彙卷三十九

八

愚謂心難靜而易擾者也惟聖人爲能性其情苟未至於聖人則凡忿懣恐懼憂患之來決當返之於未發之初而審之於既萌之後務得其平而後已是所謂復性者也雖執持奚害焉如屏山之云則將任其一往而流而所以累其心者滋多矣聖人之教不然曰或安而行之或利而行之或勉強而行之然則勉強執持固下學所不廢也

伊川曰儒行夸大非孔子之言煞害義理○屏山

曰予嘗怪歐陽修疑繫辭今不季又聞此語

愚謂儒行所載皆學術之麤者或疑爲漢儒所益或疑爲戰國時高節之士託諸孔子今獨歸咎伊川斯伊川之不季也

伊川曰異端雖有可取非道之正也○屏山曰吾嘗鄰人之父鄰人亦將詈吾父矣

愚謂屏山揚莊釋而抑儒重如來而輕孔子是則嗾鄰人之父以詈其親父也

上蔡曰人死時氣盡也予嘗問明道有鬼神否明道曰道無你怎生信道有你但去尋討看橫渠曰

類案卷三十九

九

這箇有妙理於若有若無之間須斷置得去不是鶴突自家要有便有要無便無始得○屏山曰明道之說出於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橫渠之說出於精氣爲物游魂爲變上蔡之說出於盛哉鬼神之德如在其上左右三子各得一偏竟墮於或有或無若有若無之間予謂有生有死或異或同無生無死非同非異人卽有形之鬼鬼卽無形之人心有卽有心無卽無聖人復生不易吾言矣

愚謂心有卽有心無卽無與橫渠自家要有便有要無便無二者同乎異乎屏山前章旣謂人

自人鬼神自鬼神而又謂有無在心蓋其平時疑畏鬼神太甚而訖無所主故其下語前後矛盾如此然猶自矜卓識而訶諸儒爲鶴突所謂不見其昧也蘇氏解精氣爲物游魂爲變曰物鬼也變神也鬼嘗與體魄俱故謂之物神無適而不可故謂之變精氣爲魄魄爲鬼志氣爲魂魂爲神斯說也卽所謂妙萬物而無不在者也吾則取之

上蔡曰吾儒以名利關爲難透釋氏以聲色關爲難透○屏山曰釋氏以死生關爲難透名利聲色

類案卷三十九

十

其猶膚垢耳

愚謂死生關固難透矣然吾見諸方宗師雖見處卓絕而平時好名嗜利如入膠漆盆中者甚夥洪覺範所謂服統綺飯精妙施施然以處華屋爲榮高尻磬折王臣爲能以狙詐羈縻學者爲作用此蓋古今同慨殆未可易視此關也安得遂等之膚垢而以爲易乎故曰透得名利關便是小歇處

上蔡曰釋氏與吾儒須認取精微有非同非不同處○屏山曰精微之理無同無異



愚謂心性一也釋氏之所謂妙明圓卽吾儒之所謂虛靈不昧也然而存心養性其大段自有差別非同非不同處學者不可以不知

上蔡曰吾儒下學而上達窮理之至自然見道佛氏不從理來故自不信必待人證明○屏山曰孔子游於方內溯流而上老子游於方外沿流而下至於瞿曇氏則無上無下無內無外無來無去亦無見處大包太虛而有餘細入微塵而無間同天同人非天非人以其言大有逕庭故其徒必相訂正

類彙卷三十九

士

愚謂聖人之道固不當舉佛如來以相技然而姑妄言之語小則物莫能破豈非入微塵而無間者語大則物莫能載豈非包太虛而有餘者至於言動俱泯聲臭悉無斂之則藏於密放之則滿於六合豈非無上無下無內無外無來無去者而屏山顧以是張王瞿曇云云不亦異乎且謂孔子溯流而上是則不知聖人而妄擠之也夫亦近於中風狂易矣

上蔡曰儒異於禪正在下學○屏山曰禪同於儒止在上達處矣

愚謂屏山每不喜下學蓋其豁達之見雄邁之才灝衍之學不能俛而屑意於此故其說往往窮探極索橫鶩捷出而無所準則率入於荒唐繆悠而後已抑知夫升高自卑陟遠自邇下學之功亦安可少也是故吾儒必先離經而後入於大成佛氏必先戒律而後訖於定慧蓋儒之與佛雖立教不同而莫不各有所謂下學上達者以俟學者之自得亦何必爭其異同離合紛紜轆轤而不已哉

類彙卷三十九

主

元城曰所謂禪於六經中亦有此理達磨西來大行若只認色相佛法之滅久矣又曰某南遷於平日諸儒及老先生得力亦不可謂於此事不得力老先生極通曉但不言耳○屏山曰佛書精微幽隱之妙或祕而不傳其合於吾書者人將謂六經之中初無此理吾聖人真不知有此事其利害亦非細也吾欲盡發其祕使天下後世共知六經之中有禪吾聖人已爲佛也其爲孔子地不亦大乎愚謂太史公言孔子布衣傳十餘世學者宗之佛法未入中國以前孔子未嘗不大孔子之道未嘗不高且明也顧必俟佛而後大乎屏山欲

尊孔子爲佛竊恐孔子知之必將听然而笑欲然而涕蓋傷吾道之衰而笑屏山之易於由言也吾故謂屏山欲尊佛爲西域之聖人則可欲尊孔子爲中國之佛則不可吳人有以伯呼其父者噫嘻父則父矣何伯之有

龜山曰儒佛淡處所差眇忽耳○屏山曰儒佛之軒輊不惟佛者不讀儒書之過亦儒者不讀佛書之病也

愚謂程子云聖人主天釋氏主心主上蔡云釋氏之言性如儒者之言心釋氏之言心如儒者之言

類彙卷三十九

圭

言情以此軒輊儒佛最爲得之釋氏之學於心性兩言初若無辨觀首楞嚴可見又藝嚴經云應觀法界性一切惟心造則似有心而後有性涅槃經云菩提之心實非佛性則又似有性而後有心蓋其異同幾別如此愚又謂程朱之於佛也本未嘗得其要領故雖昌言排擊不足以服其心而塞其口甚至廢之爲自私自利訶之爲占姦打諝疑之爲日用彝倫之外別有一物怳怳惚惚傲幸一見以爲極致者則已幾於鍛鍊成獄矣故屏山得察其隙博援佛經以反

攻之而屏山之學又原本於蘇氏恃其聰明之才加之以強悍之力辭鋒筆執翕張捭闔遂能盡取孔孟之語與佛近似者爲之彌縫附會於其閒陽推孔子而實陰叛其教必欲驅後之學者盡歸於浮屠而後已噫是何心也其殆程朱激之使然也惟龜山所論儒釋二家最得其平其說曰歸宿相似設施相遠故功用全殊雖聖人復起不易斯言矣

類彙卷三十九

圭

晦菴曰天下事物之理無無對者惟道無對以形而上下言之或以左右或以上下或以前後多寡或以類而對或以反而對真無一物兀然孤立者○屏山曰惜乎朱子之才未讀佛書也入楞伽經一百八句皆對待法豈止上下前後左右多寡此真死生心也

愚謂朱子之言至矣何屏山好爲啾啾也蓋朱子特舉上下前後左右多寡以明有對耳非謂對者盡於此也洵如屏山之云則楞伽一百八句果足盡對待法乎且死之與生亦對也朱子大儒於其所謂無對者旣已洞然了徹則其超死生也審矣而又何譏焉且儒者之爲學也不

重於超死生而在於窮死生之理此理明則修身以俟無不可者屏山以佛教難朱子是猶所謂吾父以爲不然也

晦菴曰莊子爲善無近名語或似是爲惡無近刑則尤悖理擇其不至於犯刑者而竊爲之巧其途以避禍小人而無忌憚甚矣○屏山曰莊子謂迫而後動感而後應不得已而後起當而不悔其理然也雖或以爲善而遠於名或以爲惡而遠於刑不以僞喪其真耳

愚謂此莊周氏學術之病也雖曲加分晰然而

類彙卷三十九

幸

惡果可爲邪嗟乎由君子言之則爲善不爲惡由小人言之則爲善僞而爲惡眞天下君子少而小人多必欲不以僞喪眞是將率天下之人相勸於爲惡也屏山誤矣又按莊氏一書最合於佛如庚桑楚篇云靈臺者有持而不知其所持而不可持者也此卽首楞嚴與宗門意旨空屏山極喜之如屏山所謂不以僞喪眞亦卽圓覺不息滅妄心不了知妄境之說耳然則屏山祇知有佛豈嘗識孔孟哉

某年三十有八始知學道閒亦誦法宋儒而旁及

韓宗之旨矣然以其才識之蠢愚姿器之陋劣求諸數年而於儒釋二者訖無所得惟其無所得於釋而不能窮佛之蘊也故不暇闢佛亦惟無所得於儒而不能入聖人之室也故復不敢援佛以擬孔孟推孔孟以附佛蓋嘗反覆思之儒自儒老釋自老釋道不同不相爲謀後之學者固不必攬水乳爲一器而濶縫掖緇衣爲一家也世衰道微士大夫方日趨於佛其病已莫之能療矣而屏山又爲之推波以引其瀾益薪以揚其沸此某之所爲撫書三歎者也

類彙卷三十九

末

吳越無伯辨

五伯之稱始見於左氏傳絕無名號可考荀卿子乃以齊桓晉文楚莊吳闔廬越句踐當之後之學者或黜吳越易以秦穆宋襄其說謂吳越夸狄不當有伯然則秦爲西戎楚爲南荆亦夸狄也何以遂得與於齊晉之列乎荀卿子距孔子世未遠其說必有據依恐未可以盡廢也予聞春秋之法諸侯入於夸狄則夸狄之如杞邾是也進於中國則中國之如吳越秦楚之類皆是也而顧獨黜吳越夫豈孔子意哉且吳越亦非純乎夸狄者也吳固

秦伯之後於姬姓爲長而越亦禹之苗裔杞微  
矣是當與陳若宋同備三恪於周者也不幸此二  
君者介在鼃鼃魚鼃鼃之鄉立其自安乎僻陋  
而莫之能奮矣然猶內恃富強之資外託尊攘之  
說以爭衡中國而自達於天子其得黜之以非伯  
乎故謂闔廬句踐不及與於五伯之數則可謂不  
當爲伯則不可晉自景公始通吳而悼公尤汲汲  
於與吳爲會欲偕以撓楚劉文公合十有八國之  
師於召陵而莫能救蔡卒之入郢者闔廬也然則  
吳之有功諸夏不爲不多且久矣其國中之賢者

類彙卷三十九

七

如言偃既已登孔子之堂而延陵季子又爲孔子  
所重則吳且儼然衣冠禮樂之邦而可以夸狄黜  
之邪晏子至吳吳行人曰天子請見晏子儼然者  
三曰臣受命將使於吳不佞而迷入天子之朝敢  
問吳惡乎存於是夫差遂見以諸侯之禮吳晉爭  
盟晉令董褐對曰命圭有命固曰吳伯不曰吳王  
君若無卑天子而干其不祥而曰吳公敢不順從  
夫差許諾予然後知吳之從善而好禮也故雖孔  
子亦嘗從而大之越爲吳讎吳人入越而不有其  
地使其後不誅子胥與公孫聖不受宰嚭之讒則

是舉也雖鄭莊之封許楚莊之封陳晉文之復曹  
衛何以加此惟其不終而被夸於強敵故口實者  
至今不絕不亦過乎予不忍吳之見誣故并論之

辨公孫龍子

勝國之末吳中異學繇興有謂孔子獨傳道於弟  
子公孫龍者遂奉公孫龍子數篇以紬曾子噫何  
其謬也始王制所謂行僞而堅言僞而辨者也雖  
其說誕妄或不足以惑衆然而吾不可不論按史  
記仲尼弟子傳龍字子石家語以爲衛人鄭玄又  
以爲楚人已莫知其真追論歲月決非趙之辨堅

類彙卷三十九

八

白同異者也龍少孔子五十三歲年表孔子卒於  
魯哀公之十六年是歲周敬王十四年也龍年二  
十歲至周赧王十七年是歲趙惠文王元年封公  
子勝爲平原君距孔子卒時已一百七十九年矣  
龍若尙在當一百九十八歲得毋爲人妖與平原  
君傳君厚待公孫龍及騶衍過趙言至道乃紬龍  
史明言龍辨害道而顧倡爲孔子傳道之說何其  
謬也又孔穿嘗辨龍所謂臧三耳者穿則孔子六  
世孫其世系明白可考而龍與穿同時顧得見其  
六世祖耶其必不然也審矣且孔子之門畔孔子

者衆矣諸弟子之後或流而爲荀卿或流而爲莊  
 周禽滑釐紛紛藉藉皆異學也龍堅白之辨悖又  
 甚焉使果嘗受業孔子果老壽二百年不死則孔  
 子復作亦當不免於鳴鼓之誅況可推爲傳道者  
 哉莊周曰桓團公孫龍辨者之徒能勝人之口不  
 能服人之心然則龍特辨士當時不謂之知道龍  
 亦未嘗以道自詡也故吾謂春秋六國閒當有兩  
 公孫龍決非一人其傳道云云此吳中無忌憚者  
 之言絕無據依者也劉歆七略公孫龍子十四篇  
 在名家又莊周謂惠子曰儒墨楊墨四與夫子爲  
 五或謂秉卽龍也蓋其字子秉并附之以埃考

類彙卷三十九

九

鈍翁前後類彙卷三十九終

康熙甲寅冬十二月

同里周靖

休寧汪繩武

校字

鈍翁前後類彙卷四十目錄  
 說

麒麟異同說 并序

文與也字說

名字二子說

改過說 并序

忠恕說

治生說

北城募棺說

類彙卷四十目錄

鈍翁前後類彙卷四十目錄終

說

麒麟異同說 并序

聞山西太原民家牛產麒麟故說之

按郭璞注麒麟無角詩疏麟黃色一角角端有肉春秋感精符麟一角明海內共一主也然則麟有角麒麟無角麟之與麒麟非一獸也昭昭矣詩周南吼麟之趾春秋紀西狩獲麟史稱獲一角獸若麟然俱不言麒麟然則麟為祥麒麟不為祥也今概之曰麒麟則未知其為麒麟與為麟與果為祥與抑不為祥與不可得而究也傳之者失其實視之者昧其形也或曰麟信祥矣曷為乎出於魯哀漢武之時曰此殆非國家之所謂祥也國家之祥以人不以獸

類彙卷四十

一

文與也字說

同邑文子點以其字與也來請於予曰此先文肅公之所命字也點少而失學不能通知孔子與點之義願先生為之言使得誦先生之訓以無忘文肅公之遺命則幸矣予告之曰吾聞古人之為學非有佗也曰性與命焉耳矣漢達乎性命之本然

類彙卷四十

二

而不汨於情欲嗜好之私故其所得於己者完以固既完且固則其所求於物者必輕推而極之則其視窮亨得喪死生榮辱也與夫草木之芻落而魚鳥之翔泳也煙雲之卷舒而山巒川澤之流止也亦豈有異哉此堯舜所以有天下而不與仲尼之徒所以飯疏飲水而怡然自適其適也傳曰樂天知命則不憂惟其知之夫而後樂之此堯舜孔曾之所同也然則沂水舞雩之意先儒謂之有堯舜氣象豈不誠然乎哉不則所學不至而情欲錮之於中事物構之於外日夕遑遑焉馳騫於榮辱得喪之途而不知止是雖驟予以萬鍾之富三公之尊猶懼其不能安而有之也況望其有所得於死生患難也邪今吾子以世族大家之胤不卒而遭罹兵燹其瀕於患難者屢矣然卒能保有先人之廬墓布衣窮居逾二十年而怡然不以為悔苟非有得於己而能若是乎儻由是而更益之以學則於文肅公命字之指又何憾焉於是文子曰善點固有志焉而未之逮也願先生為之書使得從容覽觀以漸進乎此則尤點之厚幸也予不獲讓遂書以畀之

名字二子說

予名諸子從竹草禾三者故長子曰筠次曰蓊又次曰穗蓊與穗既場予惟筠一子耳筠少而病咯血及年三十益甚予又未有孫方憂異時之忽焉不祀也日夜禱於家廟於是妾張氏司馬氏次第有娠其明年夏司馬妾生子先時有紫蘭一幹兩萼榮於庭或占爲得男之祥至是果驗語云蘭以香自焚故名之曰徵蘭而蘭之小字曰延年蓋欲其淡潛自好以無求於人世而養壽命也秋張氏妾亦生子予又謂先大夫好學力行不食其報其遺澤未可以斬而餘慶必鍾於後裔詩云君子有穀詒孫子于胥樂兮蓋嘗誦說之云爾故名之曰有穀而有穀之小字曰詒女所以勉之使念前人之澤也予老且病而二子尚幼當不復見其成立矣乃述所以名字之意爲文而藏之使二子長而見之或有所感而益知勸焉其亦可也

改過說 并序

魏環極先生教予以讀書改過予故爲是說  
昔者聖人之作易也有奇有偶其用則爲剛爲柔剛柔互居其位而後吉亨利无咎凶厲悔吝之象

生焉蓋教人趨避之道至矣而又於頤卦之後系之以三三大過其在頤曰山下有雷君子以慎言語節飲食聖人以爲言語飲食特細故耳及其不慎不節則必爲過之大者故以大過繼之孔子爲易繫辭曰顏氏之子其庶幾乎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夫知而不行此卽改過之道也吾謂善改過者始乎悔而成乎勇畫之所爲夜而思焉少盛之所爲壯老而思焉舉凡言語之不慎飲食之不節以失其身取怨尤於人者不可謂不多矣自非剛愎之士思之其有不悔者哉然悔之未幾而因循撿護之念復作不曰姑俟諸異日必曰此不足以累我及其甚也至於敗名裂檢而不顧豈有佗哉患狂於不勇耳吾嘗辟之此其執若江河然當其將潰也不過一簣之士數尺之隄足以維持而控禦之釋此不爲則將汜濫四出而無所底止天下之人嘗忽之於未潰之時而欲救之於無可如何之後孰知執之所至固有一敗而不可復返者也過之不改何以異是吾故曰必棄其悔而以勇承之其斯爲善改過者矣

忠恕說



子曰參乎吾道一以貫之曾子曰唯子出門人問曰何謂也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蘇子曰一唯之外口耳俱喪而門人方欲問其所謂此紫風捕影之流何足實告哉汪子曰此非子瞻之言也洵如此言則是疑曾子爲妄語也而可乎子思曰天下之達道五所以行之者一也朱子釋之以爲一則誠而已矣蓋古之聖賢微而斂諸身心性命廣而放諸天下國家無不根柢於誠者惟誠故能通惟通故能久曾子之學傳於子思子思之後則孟子所得爲尤溪其曰萬物皆備於我矣反身而誠

類彙卷四十

五

樂莫大焉是卽一以貫之之說也強恕而行求仁莫近焉是卽忠恕而已矣之說也故聖人之所謂一者惟誠學者之所謂一者惟忠恕由忠恕以爲誠也是猶取穀而舂之而簸之而炊之以爲食取絲而纆之而織之而紉之以爲衣日積月累未有不至者蓋始乎勉然而終乎自然是亦聖人之學也已故曰誠者天之道也誠之者人之道也忠恕達道不遠

治生說

治生之家未有急於治田畝者也勞勞然春而播

之夏而耕之秋而穫之惟其家有積穀然後可以賈易百物於是金玉錦繡之貨飲食器用之需芻及於圖書彝鼎希有難得之翫皆可不勞而坐致之故擅富名於天下不卒而有不肖者出厭其耕穫之勤以費也遂盡席其田畝以委之於人雖有所蓄已不足以給朝夕而謀衣食矣況望其致富哉爲學亦然舉凡詩書六藝諸子百家吾所資以爲文者亦如富家之有田畝也故必慙精竭神以耕且穫於其中惟其取之也多養之也熟則有漸摩之益而無剝賊之疵有心手相應之能而無首

類彙卷四十

木

尾舛互之病浩乎若禦風而行沛乎若決百川四瀆而東注其見於文者如此則亦庶幾乎其可也彼不能力求乎古人而思欲苟營而捷得之於是取之者少則剝賊之疵見而養之者疏則舛互之病生以此夸耀於人與不肖子之弃田畝何以異哉使不遇旱澇兵燹之災則已設一旦有之幾何不立見其窮也記曰無勦說無雷同必則古咎稱先王今之學者可謂勦說矣雷同矣驟而告之以古咎先王不將駭然而疑謗然而笑羣以爲愚且迂者乎嗟夫使吾之說而不愚不迂又何以自異

於今之學者也故書此以自勉

北城募棺說

周禮墓大夫令國民族葬而掌其禁令吾意爲周之民者其死也宜無有不棺棺亦無有不葬者矣顧猶有蟾氏掌除骹有死於道路者埋而置榻書日月縣衣服任器以待月令孟春又命掩骼埋胔是皆不棺不葬者也得非墓大夫猶未盡其職抑成周之世實未有不棺不葬者而先王姑爲是深遠之慮以令其下也後世既無專官又非有孟春之令則踣魂柩於草露遺骸盡於焉蟾小者爲

類彙卷四十

七

葬大者爲厲足以干天地之和而傷國家之仁者多矣 本朝乃前明之制尤加意於殯獨柩流有所義冢有地可謂仁至而義盡矣然以北城一隅之地予涖官不及旬日而用浮尸告者凡四見遂爲立表而命役夫呼求於路是卽周禮置榻之義也會予奉巡城使者檄往驗死者骨暴血漬守視不謹乃顧而憫之欲與之棺恐其後不繼謀於藝子續長藝子遂偕其友何子綦音查子王望傳子兩臣率余以助既訖事予思推而廣之蓋先王之政誠善矣墓大夫所不及詰者則佐之以蟾氏族

葬所不能盡者則佐之以除骹置榻掩骼埋胔然予猶不能無疑也使置榻而無人焉收之將遂聽其不棺不葬與彼既已爲骼爲骹矣而官始爲之掩埋益亦棺之葬之而使不至於骼且骹與或曰是將不勝棺不勝葬也子其若之何嗟乎以先王之仁聖加之以周官之法制猶不能盡其國中之人使無骼者骹者道路死者顧欲以區區司城之力又非有墓大夫與蟾氏之專職而乃惘惘焉務爲此財所不任責所不急之事此固世俗之所誹笑而亦仁人長者所爲隱心動色者也願相與勉之而已

類彙卷四十

八

鈍翁前後類彙卷四十終

康熙甲寅十二月

同里周休寧汪繩

鈍翁前後類彙卷四十一目錄

策問 題彙

代武場策問四道

理財當審盈絀之執積貯宜酌通久之規等

事題本覆彙

請申嚴就近撥餉之制以無誤軍需事題本

覆彙

類彙卷四十一目錄

鈍翁前後類彙卷四十一目錄終

鈍翁前後類彙卷四十一 文彙二十九

策問

代武場策問四道

問兵之勝敗存乎將之智愚勇怯而不任士卒之衆寡晉漢世祖昆陽之戰謝玄淮淝之戰宇文泰沙苑之戰類皆用寡以勝者也而王翦伐楚又謂非六十萬衆不可其故何與今天下大定然歲糜戶部之餉者猶至不貲則兵力不可謂不厚矣國家方總總然謀所以裁汰之術而中朝士大夫或間有異議豈兵遂不可減與抑今之將帥其智勇俱不古若與抑用寡之說可行於古而不可行於今與夫以奇制正以寡制衆是必有道焉爾諸子益試籌之

問將能而君不御者勝今之爲將者固非獨天御之也外則制之以督府矣內則制之以兵部矣司矣擊其肘而責其必勝之道得毋稍與古戾與古者大將之在軍中也盡軍市之租以饗士卒以燕賓客軍吏而人主不之問也今歲餉俱有成額甚則月建之大小兵馬之逃竄死亡戶部皆從而綜核之安得有餘財以佐軍用與如欲寬其文

法則固時執之所不能欲厚其賜予則又財力之所不逮也將如之何而後可

問晉蘇氏之論將也有賢將有才將而經則曰將者知信仁勇嚴也洵如經言此非至人不能果可得諸賢若才者與且嚴則必殺殺則疑於不仁知則必譎譎則疑於不信此五者其可得兼與爾諸子益抒所學以對

問尉繚子之言曰兵以武爲植文爲種武爲表文爲裏斯二者其可偏廢與今國家右武特命巡撫提督以下不相統攝其於駕馭之道則善矣

類彙卷四十一

二

然考之於古如諸葛武侯之禦魏羊叔子杜元凱之拒吳王景略之破燕裴晉國之平蔡卽降而至於前明如威寧伯之治邊新建伯之下南昌類非武臣所及而古名將之中顧又有雅歌投壺者讀書通大義者能好春秋左氏傳者則亦未嘗不以文重也然則文武其遂區爲兩途與爾諸子效法古人非區區以膂力自命者願聞所以種植表裏之說

題彙

理財當審盈絀之執積貯宜酌通久之規等

事題本覆彙

後題本不  
用此彙

臣等看得科臣汪某疏稱天下各項錢糧一年止得銀壹千玖佰陸拾萬兩天下兵餉共該銀貳千肆佰萬兩盡一歲所入已缺銀肆佰萬兩而八旗兵餉王以下各滿官并京官外官俸銀共貳佰零捌萬餘兩其祭祀營繕匪頒養子征討出師等費不與云云查臣部錢糧入不敷出已於四月二十日具有錢糧不敷兵餉缺額等事一疏將十七年歲入若干撥充兵餉若干支用若干不敷若干逐一開明具題恭呈御覽無容復議又疏稱京

類彙卷四十一

三

通倉廩見在漕米肆佰萬石十七年起運十六年漕糧叁佰萬石新舊共柒佰萬石每年王以下八旗披甲支米壹佰肆拾萬石尙餘伍佰陸拾萬石足支十八十九二十一年之用是有五年之蓄請將應運漕米三年折一年云云查京八倉見在稷粟米壹佰叁拾伍萬叁千壹佰伍拾捌石零通三倉見在稷粟米壹佰貳拾捌萬石零二處共實存米貳佰陸拾叁萬叁千壹佰伍拾捌石零此各倉米數之大凡也十六年分漕糧除湖廣久經畱充兵餉外約稷粟米叁佰零貳萬伍千貳佰

參拾伍石零再除江南省題畱參拾萬石江西省改折參拾萬肆千柒伯叁拾壹石十七年起運淨畝米貳伯肆拾貳萬伍伯石此各省運數之大凡也新舊共止米伍伯零伍萬叁千陸伯伍拾捌石除每年王以下并八旗披甲人役各衙門阜書太監匠役等項共畝支米壹伯伍拾捌萬貳千柒伯捌拾捌石尚餘米叁伯肆拾柒萬捌伯柒拾石僅足支十八十九兩年爾今科臣條議改本為折誠從軍國起見與臣等所題用意略同但積儲為天下大命京師根本之地所需漕糧關繫甚重

類彙卷四十一

四

臣部祇因錢糧匱乏已極萬不得已始議改折壹伯萬石本出一時權宜若定三年折一之例設有水旱災荒西北要地緩急何恃且各省米不起運必至壅積穀賤傷農亦復可慮又停運一年船隻廢置不修河道淤塞不濟次年必大費收拾今議暫將十八年起運十七年漕糧除臣部請改折壹伯萬石外應如科臣所請再折壹伯萬石以濟軍需至疏稱改折漕糧叁伯萬石每石銀壹兩肆錢共畝銀肆伯貳拾萬兩通漕糧船壹萬隻每船運丁拾貳名每名月支米壹石畝糧壹伯肆拾肆萬

石畝折銀貳伯壹萬陸千兩每船行糧叁拾陸石畝糧叁拾陸萬石畝折銀伍拾萬肆千兩又易米折席輕齋等銀肆拾萬兩併省造船挑開修廠諸費通計改折一年共約得銀捌伯餘萬兩云云查十七年漕糧止有貳伯肆拾餘萬石臣部題定稷米每石折銀壹兩肆錢粟米每石折銀壹兩貳錢多寡不等其通漕糧船共止柒千陸伯柒拾肆隻運丁或拾名拾壹名拾貳名不等共止捌萬肆千捌伯貳拾玖名每年支行糧半年月糧一年本色折色不等本色之中行糧每名月支自肆斗伍升

類彙卷四十一

五

起至六斗止月糧每名月支自玖斗起至壹石止其米伍拾陸萬捌千肆伯貳拾壹石折色之中行糧每石折銀自伍錢起至壹兩止其銀肆拾壹萬貳千捌伯陸拾餘兩此臣部見行則例也臣等今將行月正耗併易米折席輕齋各項款通盤打算改折一年不能如科臣所議之數應俟奉旨後查照漕規請敕漕撫酌議應折地方米價併各項款造冊題報可也

請申嚴就近撥餉之制以無誤軍需事題本

覆稟 康熙七年二月題

臣等看得科臣劉某疏稱黔省需餉肆拾餘萬兩不過數府錢糧已足乃部撥江南江西地丁又撥兩浙及上元等八縣鹽課併本省襍項銀兩既不就近又太零星云云查各省最近費州者莫如湖廣但湖廣錢糧先行儘解雲南則就近省分別無可協惟有江西江南較之別省距費州幾為不遠是以將江西省銀拾叁萬兩江南省銀拾柒萬兩解濟先經臣部於正月撥餉時題明在案是不可謂之遠撥也至於原撥襍項銀伍千餘兩乃是以本省錢糧充本省之用儻不許撥給本省則此項

類彙卷四十一

六

銀兩當於何處支銷是亦不可謂之零星也其兩浙及上元等項鹽課銀拾伍萬兩繫黔撫羅繪錦於上年十二月題請撥給見銀臣部欲撥七年分錢糧祇恐起解遲誤遂將六年所存鹽課俱屬撥贍見銀限文到速解隨據報解全完是俱不可謂之遠撥并不可謂之零星也又疏稱嗣後撥餉通計本省需餉若干卽將鄰省錢糧盡數撥給如有不足再撥他省云云查雲貴兩廣協餉臣部將湖廣江西江南河南等處附近錢糧派撥福建協餉將江浙附近錢糧派撥四川協餉將山陝附近錢

糧派撥此後儻有災荒缺額等項始將各省不拘何項見銀撥補每年正月逐一開列具題在案又疏稱州縣錢糧一經撥餉例於正月開徵今以一省錢糧盡行撥訖必至正科嚴急協餉原以兩限完解合無以二三限解（便民云云查協餉原限四月內完三分之二八月內全完今又定限四月內完一半九月內全完此三五六七八等月原聽各該督撫陸續徵收報解總以照限解足爲期此緊臣部見行事例與科臣條奏約略相同應仍照例行可也

類彙卷四十一

七

鈍翁前後類彙卷四十一終

康熙甲寅冬十二月

同里周靖  
休寧汪繩武  
校字

鈍翁前後類彙卷四十二目錄

神道碑墓表

清故奉直大夫前山東按察司僉事蔣公神道碑銘

清故 敕贈文林郎戶科左給事中閻公墓表

清故 敕贈文林郎河南府推官張君墓表  
玄輿陳處士墓表

類彙卷四十二目錄

鈍翁前後類彙卷四十二目錄終

鈍翁前後類彙卷四十二

文彙三十

神道碑

清故奉直大夫前山東按察司僉事蔣公神道碑銘

故奉直大夫前山東按察司僉事蔣公諱鳴玉字楚珍其先周公之子伯齡受封於蔣蔣爲楚所滅而子孫適佗方者遂以國爲氏自漢兗州刺史詡以不仕新莽有聞於世而詡之孫橫復以大將軍征赤眉封遼遠侯其子婺州刺史澄又封山鄉亭侯始居陽羨歷唐宋顯者不絕或分徙丹陽金壇

類彙卷四十二

一

故公爲金壇人曾祖某祖某父應祿皆不仕公舉前明崇禎中進士爲台州府推官七年甫行取而直弘光帝南渡是秋爲兵科給事中數上書言兵事方欲以功名自奮而明遽亡矣王師入江寧公奔其官閒行歸鄉里久之經略洪文襄公薦公參湖南軍事順治三年錄從征功遂擢山東按察司僉事分巡兗東道駐沂州公爲學不名一家自經史外若諸子百家神僊浮屠之書無不博覽強記洞悉其原委少時尤長舉子業著聲場屋而旁及佗文章皆工在湖廣凡軍中文檄主者悉以屬



公其爲政不務苛察而精敏有識在台州嘗力抗上官活其平民之被誣執爲海盜者十三人數攝諸府縣事所釐革蠹敝不下數十條及在沂州則益以平恕得衆心沂州北接龜蒙鳧繹諸山而所轄又兼泰安號爲盜藪羣盜踞費縣西山中聲言受撫衆惶懼不之測公單騎冒雪行數十里抵其營誠諭之羣盜環跪慢聽咸泣曰蔣使君活我遂以次散去盜魁蔡乃懋謝千等屢爲沂患

顧寧人先生曰

謝千在濰州未嘗寇沂亦未受撫也予因原行略有之姑行以備考公先後設策撫之降其黨數百人釋脅從四千餘人而保全士民

類彙卷四十二

二

之註誤者無算然其治沂也雖多用從舍而於馭兵最嚴兵興以來諸隸戎籍者多驕悍難制公獨與之約毋擅入人廬舍毋掠子女毋強市酒食犯者皆置之法以是標下肅然一時士大夫爭頌公政事以相師法而淡歎其寬嚴調劑之有方也自公起家以至爲僉事布衣麥飯率如諸生時沂州標兵例有除曠銀千餘兩吏循故事獻公公不可曰奈何以官帑入私橐邪竟力卻之其奉法公廉如此先是公之弃其給事中也既得省太公與母韓太夫人遂易僧服爲終老計而會江南盜起公

之族子無賴者陰與之通盡劫取太公家財而席公爲逃官將甘心焉於是太公持公泣且告之曰女縱不欲出柰女父母何公不得已強往見文襄公於江寧文襄公索聞公名爲歷敘本朝起兵之故以感動公公始應命然而仕宦故非其志也至兗東不數月卽屢請歸養上官執不許而公長子修撰君適用進士第三人入翰林公聞而喜曰夫今而後可以遂吾志矣未幾坐屬縣累當候調而遂致仕以歸蓋又歸侍兩尊人者凡數年太公旣以壽終而太夫人訖公之歿猶康強無恙也公

類彙卷四十二

三

性篤孝疾且革慮太夫人憂之猶自力往問起居尤厚於宗族數買田以贖其貧者順治十一年某月日卒於家享年五十有五所著詩文櫟說合爲怡曠堂集若干卷配袁氏同縣某公之女善事舅姑撫其子無適庶愛之均一先若干年卒享年三十有九子男二人長超內翰林弘文院修撰次進女二人孫男女若干人某月某日合葬縣之某里某原公先以僉事落一官而後受修撰君之封當仍晉正五品階矣吏以不晉階故僅稱奉直大夫云銘曰

蔣維王孫九族嗣昌唐宋之間袞蔽相望公載世德於前有光遭時艱難願避繼弋維忠與孝黽勉一出畱侯鄭公庶幾其匹公才實豐命也齋之難進易退遽止於斯於越東魯百世見思優游林泉曾不下壽詩書之澤以貽永久孰爲之徵公則有後

墓表

清故 敕贈文林郎戶科左給事中蘭公墓表

自偃師南行二十里至某山有林鬱然有土崑然

類彙卷四十二

四

是爲 敕贈文林郎戶科左給事中蘭公之墓公以孝謹著於家以文學聞於庠序以輕財尚義見信於鄉黨可謂才行純備之君子矣然竟用諸生終其身既歿逾十年而叔子給事君峿仕於朝然後能光大公遺緒而顯揚之知公者未嘗不嘆快其有子而又惜其不及待也公諱獻徵字某少治科舉業甚工及補諸生卽受知其長每試輒第一故雖不得志於場屋而試文一出卽爲邑人所師法尤以博洽見稱邑中後輩大半及公之門其文學益如此家僅中產而顧慷慨施予自密親至

於疏屬自賓朋故舊至於衢巷之人無不以公爲歸會歲大疫其病者嘗賴公乞醫藥以活其道殮者嘗賴公給棺槨以收而坎地爲冢以瘞里中諸兒有不能具修脯者輒爲設義塾有受貸不能償者輒毀其所書券平居杜門不關人事及直邑中諸大利害必侃侃爭於上官有司之前其輕財尚義又如此然公尤具有至性冬月居母夫人喪徒跣號哭兩踝皆凍裂至得病疾而竟弗之顧也其臨事剛正不少曲遇人謙下無少長賢賤皆然而中實耿介不妄許可教誡諸子弟嚴而有方給事

類彙卷四十二

五

君嘗以優人燕客公聞之粲然曰淫聲邪色可用恩耳目乎訶責久之給事君跪而謝過乃已蓋蘭氏三世皆習禮經知名至公益大肆力於其中號爲經師給事君初授經卽舉其說以告曰子欲修身善世必先自曲禮始蓋公之於禮固無日不誦於口亦無日不整施於家非獨爲章句訓故之學者也蘭氏祖相如秦漢間相如孫某嘗徙陽城已又徙長子至明洪武初有諱誠者始家河南之偃師曾祖新蓋屋主簿祖芑縣學生以子貴贈奉政大夫戶部郎中考完人縣學生公晚歲以恩例遙

授訓導以給事君賢贈如其官娶曲孺人繼娶張孺人生子男四人長挺秀次挺粹皆縣學生秀蚤天粹拒流賊不屈死次挺達壬辰進士今爲吏科左給事中次挺偉縣學生孫男女十六人曾孫男三人享年七十有七順治元年以避兵歿於鞏之謝砦遂槨葬其地康熙二年十二月始卜景山遷焉詳具給事君所爲誌中公旣訕於諸生故其才雖高其行雖甚備而輟軻失意訖不能有所施設措置以達於遠邇而大顯耀於時此其尤可痛惜者也使不爲表之以永其傳則數百年而後一鄉之後生小子雖有欲問君子之風者其將何所考述哉故予於旣葬之明年遂應給事君之請而大書以揭其墓之原云

類彙卷四十二

本

清故 敕贈文林郎河南府推官張君墓表  
今 上改元康熙之歲予友稽勳君張子蘊鄰手其先文林君之狀泣而告曰府君之獲歸淺土蓋幾二十有八年矣某不材不能光大府君之業率而躡致一第又卒而荷 天子寵命得以其爵秩下被幽壤惟是隧道之石至今闕焉無辭以刻敢用是請予辭不可乃爲序而銘之按狀張氏世居

縣竹宋南渡後太師忠獻公浚胥著功名於紹興隆興之間事載前史其裔孫有遷萊者遂爲萊之掖縣人至登仕公諱歷官鴻臚丞始以張氏顯於萊蒿生濬濬生偉皆隱不仕偉生君父尚仁爲府學增廣生母陳氏有子男三人君其季也諱某字某自少學問長而以孝友稱母歿竟三年蔬食與伯仲析產所受產厚薄置不校也比年十歲卽以能文受知郡太守補附學生每上官試士輒誦其邑人而數困於秋試明崇禎五年萊城卒有兵變而君遂不免矣享年四十有九以稽勳君賢贈文

類彙卷四十二

七

林郎河南府推官配遲氏後君若干年卒贈孺人長子含輝壬辰進士歷官吏部郎中卽稽勳君也次子德輝府學生孫男某某君謹厚長者與人交一以不欺爲主故雖爲諸生而閭邑士大夫下至里兒田畯強悍無藉之人無不知敬畏君者家有故居在郭外地曠且僻居民率多夜警君築室讀書其中自若也羣不逞其劫刼舍遙望見室中鐙火知爲君告其徒曰此君子人也相戒引避夜分有彪出爲厲嘯於坐側君正色叱之遂不見訖不能爲害也至今邑中人猶嘖嘖道君佚事多類此

夫以君之篤學力行是宜生享爵仕不然而齎其位者或豐其壽亦天道之恒也然考君始末宜修而促宜顯而晦慨軻忠難遽喪其身豈天之所爲顯榮壽考者皆非此之謂與不然厚積而薄報其何以使爲善者勸爲不善者懼哉予滋惑焉先是崇禎七年葬君祿山之阡旣以遲孺人耐又八年而予始表之且作詩曰

赫赫魏公起自西鄙思陵阜陵載世毘倚中阨權臣未竟厥委亦越後人崎嶇東徙君實好修績爾前美孰降閔凶血此掖水大命不延身殲家毀祿

類彙卷四十二

八

山之阡尺六有咫拱木陳根骨肉歸此伐石刻辭永示來祀萊人過之必恭敬止

宣興陳處士墓表

當前明熹宗之世宣興陳少保公爲吏部侍郎以會推忤魏忠賢削籍愍帝卽位起左都御史以言事忤同縣要人又削籍蓋公嘗從無錫顧端文公講學東林書院爲世指曰至是再以直聲動天下東林益共推服公而公有子貞慧字定生卽處士君也少用文學著聞喜結納東南名士最善金壇周禮部鑑饗池吳秀才應箕每當羣集時栢酒淋

漓輒相與掀顙抵掌往復下上其議論其於國家之治亂中朝士大夫之賢不肖無不根極始末刺刺數千言可聽諸名士尤慕君氣節故皆師事少保公而與君相親愛前所謂要人者適家居欲釋故憾文歡君父子爲好語諷君曰公子益從吾游乎吾能容顯公子君固拒不往益有隙而會魏忠賢義兒阮大鍼久被錮陰輦金巨萬於京師謀復用公卿開口語櫟櫟諸名士問之曰懷寧起東林無噍類矣懷寧者大鍼所居縣名也乃謀數大鍼臯惡爲文檄之其推應箕屬草而君與周禮部皆

類彙卷四十二

九

列姓名其開檄未布而事泄大鍼媿且悲曰吾不識陳某何人乃魚肉吾至此於是恨君次骨君禍自此始矣已要人者應召出大鍼竄入其幕中人或爲君危之無何而要人敗君始得免弘光帝卽位大鍼驟蒙滿洗用事將盡殺東林黨人是時少保公已前歿而君與周禮部及應箕皆在南京禮部先被逮君爲營救萬端人又諫止君君笑曰死耳何畏大鍼調知之遂積前恨夜半遣校尉捕君與應箕應箕亡君出詣獄銀鍊久之獄不成始釋君而竟傳致禮部於死君歸懸前禍乃謝絕故

時諸名士屏居邨舍中者十有二年卒享年五十  
有三嗚呼君書生又貴公子也苟不得志則當鍵  
戶濡首習爲科舉學耳其或少暇則褰衣博帶出  
而嬰遨里閭閒夫亦足以豪矣今顧獨舍去與聞  
國家之事侃侃鑿鑿瀕死而不悔何與咎東漢兩  
宋之季太學諸生率皆危言覈論用以臧否人物  
甚則伏闕上章詆譏當國者卒之皆賈大禍而漢  
宋亦緣以亡焉若前明門戶之患頗與相類此固  
國家之不卒然亦爲士者好名尚氣之過也顧予  
見東南鉅公先生方壯盛之時亦嘗負有重望號

類彙卷四十二

十一

爲東林黨魁及其齒髮衰暮貪位苟祿從而盡蕩  
弃其言論風采倪身乞憐權執之門者蓋有矣此  
孔子所謂患失之鄙夫也求如君之忼慨發憤終  
始一節果可多得乎哉使斯人也而得據大位秉  
大權則其建白必有赫赫可觀者又豈但如是已  
乎考少保公諱于廷舉萬曆中進士官至都察院  
左都御史贈少保妣張夫人生妣王安人娶湯氏  
御史兆京女男維崧維嶧維岳宗石龍女適吳璵  
吳全昌孫男女若干人維崧維岳皆能文章而維  
崧尤知名君卒以某年月日葬以某年月日其地

在某鄉某原先是君母兄貞達以父任官戶部主  
事降順天府知事流賊入北京死之予得牽連書  
焉乃表於君之墓道曰  
是爲東林名臣之子甲申殉難名臣之弟後有過  
君之封樹者考視此石則知其於君忠於友義而  
廟諸父若兄之閒也殆可以不媿矣

鈍翁前後類彙卷四十二終

類彙卷四十二

十二

康熙甲寅冬十二月

同里周 靖 校字  
休寧汪繩武

鈍翁前後類彙卷四十三目錄

墓誌銘一

清故特進光祿大夫提督陝西統轄漢兵兼

管烏金超哈昂邦章京世襲一等阿思哈

哈番又一拖沙喇哈番李公墓誌銘

清故湘鄉知縣汪君墓誌銘

清故昭信校尉分得撥什庫王君墓誌銘

清故臨潁知縣吳君墓誌銘

清故誥封大中大夫福建巡海道按察司

副使加一級蔣公墓誌銘

類彙卷四十三目錄

鈍翁前後類彙卷四十三目錄終

鈍翁前後類彙卷四十三 文彙三十一

墓誌銘一

清故特進光祿大夫提督陝西統轄漢兵兼

管烏金超哈昂邦章京世襲一等阿思哈

哈番又一拖沙喇哈番李公墓誌銘

維李氏之先起家於遼其曰寧遠伯成梁者當前

明神宗時治兵北邊嘗拓地數百里有子如松復

繼起爲大帥西平哮拜東援朝鮮前後事蹟備載

舊史兩人者既皆名將而諸子弟往來行間亦各

以武勇自奮故近代推世將家必曰遼東李氏公

類彙卷四十三

卽寧遠伯之四從孫也生而狀貌奇俊落落有才

幹年二十四往游撫順外家會我太祖兵破撫

順公被執至費阿喇地遂隸正黃旗久之又破鐵

嶺衛鐵嶺四壁皆脫公招集遼之遺民使各復

故業太祖奇公才授公拜他喇布勒哈番又以

禽閒謀功進三等阿達哈哈番我師之入大安

口也公從下遵化太宗卽命公據守之無何永

平泰州遷安皆歸於我四城互犄角爲聲援與明

相持者數月天聰三年春明人將謀恢復以全軍

壓灤州而別遣將謝尙政等攻公以牽制我師

日夜攢礮箭薄城公開城門力戰三卻之最後亦平灤州遷安諸將士皆拔師東歸而公城中火藥亦幸被焚衆旬旬思潰公急號於衆曰若輩移足一步卽殲於此無匹馬騎輪返者矣益從我計衆皆悽然受命公徐結礮引明官之降者四人以行而身自爲殿旣出關無一失亡者又別戰於次榆沱賊十一人獲舟五艘礮傷公額不爲動以功進一等阿達哈哈番尋命公任禮部左侍郎事當是時每旗以烏余超哈二人理諸堡砦猶未設有牛祿甲喇章京也公所轄曰沙河堡曰燕郎砦遇歲饑公設法賑之所增壯丁數倍滿七載考太宗淡嘉歎焉賜公玄狐裘一進三等阿思哈哈番尋命鎮蓋州世祖入北京公從豫王下潼關復從攻揚州破之招撫江北凡得十州縣及還特命公提督陝西通省漢兵兼管四旗烏金超哈昂邦章京自順治七年以來天子屢有事於諸大禮旣郊祀太祖再上昭聖皇太后尊號推恩舊臣進公二等阿思哈哈番繼又進一等阿思哈哈番繼又加一拖沙喇哈番皆予世襲公在陝西八年而乞告以歸歸四年而薨春秋六十

有三陝西自李自成之亂創痍未復諸劫帥方羣聚蠶起公一推心置人腹中秦人皆悅服公又以麾下無戰士數出金錢募之不三月得士四千人歲時椎牛市酒犒賚不絕然一有犯輒引軍法按治以故將吏爭效命諸劫帥中推北山郭君振耀州黃騎虎府谷王永強最劇公用使安刺之遂次第就禽而急解散其餘黨三秦始大定至今士民謳歌之相率樹碑以表去思云嗚呼我國家肇基東海奄有四方所謂熊羆之士不二心之臣膺集森列而公獨起家布衣致身佐命卒與寧遠伯之威名風采異世相望三十餘年之間凡七改官階三膺世爵紀功櫛子本朝用薄版五六寸作滿字其上以代簿籍每數片輒用牛皮貫播之制詰與古人所賜丹書金券之謂之櫛子何異中朝士大夫雅知公者爭用唐代英衛兩公相止擬以予綜核始末殆有過之無不及也康熙二年官保公上於六月某日薨公完縣檀山之原手其行狀來乞銘予按狀公諱思忠字葵陽其先朝鮮人明永樂中遷於遼東遂爲鐵嶺衛人曾祖潤祖成功贈某官考如樞贈某官夫人佟氏子男六長榮祖任參領工部郎中娶宗室伯言兔貝勒



女次即宮保公蔭祖任湖廣總督太子太保兵部  
尚書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加一級娶少保兼太  
子太保戶部尚書鑲紅旗都統祝公世胤女繼娶  
宗室內大臣色勒孫女次顯祖任隨征江南左路  
總兵官都督同知世襲一等阿思哈哈番又一拖  
沙喇哈番娶內大臣伯穆黑倫女繼娶白彥喇參  
領吳爾恰海女次耀祖任佐領刑部員外郎娶大  
學士鮑公承先女皆修夫人出次似祖續祖尚幼  
側室趙氏出女三人長適參領修國墜次適伯都  
統石公廷柱男某修夫人出次適浙江都司金公

類彙卷四十三

四

國鼎男某趙氏出孫男女十一人銘曰

隴西世族著望於秦媛臂善射在漢不振桓桓英  
衛攀附龍鱗陰山耀武平壤勒功亦有寧遠緊公  
先烈名盛三韓左律右戌公也繼之遭時奮蹟介  
甲汗馬馳驟疆場 文皇 章皇予嘉乃績圖像  
臺閣書伐簡冊西土餘黎望公如歲公節往臨惠  
威竝濟險阻榛蕪且闢且刈公曰旋歸奏愷飲至  
赫赫戎公永作前光生爲干城竣佑明堂世勳舊  
德是實難忘後嗣載之久而益昌

清故湘鄉知縣汪君墓誌銘

君與予同出新安越國公舊之裔又與予同年進  
士順治十五年冬予待臯戶曹而君亦來謁選吏  
部數相過從甚樂也是時予僦居正陽門東所居  
後有小閣俛魚藻池而面郊壇閤外灌木幽淡水  
鳬沙鴈游汎下上爲都人士遊觀之所君暇卽登  
予閣襄回眺望把酒賦詩以爲常其明年君得湘  
鄉令湘鄉涉江湖去京師數千里予祖君於郊  
臨別無惆悵繼繼之色所以然者蓋以 天子方  
褒寵循吏多不次之擢予同年諸兄弟泄郡縣者  
遠或及甚近或不過三四月而得入爲京朝官者  
比比矣如君之才行是宜在侍從清要之列予以  
謂非久則必復入入則必復相見於此故不以此  
別爲重且難也而孰知其遽歿也哉君之歿也以  
丁母夫人憂哭之至毀因請急奔喪以歸而上官  
固畱君候代者不卽至君毀益甚遂不起其距  
謁還時僅二歲其距予祖君之日僅四十餘旬耳  
豈不尤可痛哉君性簡易無町畦與人言呐呐不  
出口而其爲吏則又以廉能仁恕爲上官所重  
湘鄉羅兵亂里井蕭然君一切與之休息嘗語人  
曰刑者所以警衆非用以騁吾虐也有訟於庭者

類彙卷四十三

五

立諭遣之會 國家有事雲南而湘鄉當川師孔  
道所需役夫船馬無算君慨然曰征徭彙集民不  
死兵而死役矣因奏記上官請免船解且請復故  
時廢站民困始蘇武岡邵陽大旱飢民散徙至君  
縣或虞其生變也議逐之君不可爲設策予之食  
蓋賴而活者數千家其以吏治稱者如此惜乎中  
道以歿而不得竟其所設施也豈非其命也哉君  
諱觀字顯若舉順治乙未進士享年五十有三曾  
祖某祖某父太學生某其自新安遷宣城者十四  
世祖宋中散大夫慥也娶某氏男女各一人男名  
紹洪初君與弟燦發若同舉鄉試君既歿發若以  
其柩歸將卜某年某月某日葬君某里某原而因  
試事至京師乞予銘其兄之壙予不得辭君有弟  
三人發若其叔也今更名如龍亦以文學有聞於  
時銘曰

魯公子後其氏汪自唐而宋世斯昌子孫縣聯散  
四方於今纓帶遙相望惟君才行宗之良有施未  
究滋可傷我欲叫天天茫茫茲丘之穴魄所藏賦  
命雖短名則長

清故昭信校尉分得撥什庫王君墓誌銘

君諱仕字某正紅旗下人世家遼東 國家隆盛  
京就設遼陽縣君蓋其縣人也先世用軍功得官  
祖蘭前明時中屯衛指揮使父有才以謹飭聞於  
鄉君長身積面望之甚偉而爲人恂恂退讓有父  
風少以烏金趨哈事 太宗 太宗方用師中國  
大凌河之役君力戰知名自是數出入行轅備著  
勞勩 世祖卽位爲分得撥什庫等授六品頂帶  
階昭信校尉等又加一級順治十三年從征福建  
敗寇鄭成功師還病卒杭州歸喪於京師春秋四  
十有六安人陸氏子三魁三畏予與君初不相知  
聞蓋得之其從子州部筆帖式三省者如此十八  
年三月將葬君京城東北宛平縣界中於是君之  
從父昆弟仲舉等介三省來請曰吾弟雖以武力  
自奮然能勤勞於國孝友於家仁且讓於鄉里雖  
全遼之人號爲讀書知道理者亦皆推異吾弟自  
以爲不及也今不幸中道以歿苟非勾一言以寵  
之於國則是舉等沒吾弟之實而無以昭示其子  
孫也予方辭謝三省又言曰吾王氏之役於 本  
朝者三世矣自天命天聰以來 國家佐命偉人  
下及鞍馬騎射高上勇力之士林立麻列然得如

吾從父之材幹者固僅僅也惜者於是時尚幼不能周知其始末所得於遼之父老與吾伯仲昆弟者特其略耳至於摧鋒陷堅禽生敵級之數則兵部尚有檔子可考也然亦什不存二三矣嗟乎吾從父之歿訖今不過五年其上距太宗皇帝之世亦不及二十年然省之所習傳止於如此使更歷數十年則世愈遠而事愈微省恐其有時泯滅而絕無一存也豈不可痛哉幸而辱爲之辭不獨以耀於子孫亦庶幾傳之永久也已予嘉其言之質而悲也遂爲銘銘曰

類彙卷四十三

人

東海之瀕有龍出水羣攀其鱗雲翔鸞舉君也烈烈提戈策勳馳驅王事歿而有聞不佚前光以貽後昆於何徵之視此銘文

清故臨瀕知縣吳君墓誌銘

故臨瀕知縣遼陽吳君來亨字康侯予同年生也予與君上時予嘗識諸朝人中其後絕不相聞既而予以刑部郎謫官北城始識康侯之子雲問康侯以恙乎則歿久矣比二年雲凡再至京師數爲予言家有老母弱弟貧乏無以自存故四方奔走以謀衣食言竟意慘慘泣下予於是潸然雲之志

類彙卷四十三

九

而重悲康侯之不卒也康侯一名允升既第後改今名始年數歲時其大父都司僉書三仕官雲南父光國與康侯從行僉書公戰歿於賊而是時適傳清兵破遼陽父遭喪不能自立又日夜念其家乃屬康侯於逆旅主人獨身北還康侯居旅舍中每憶父輒發篋中書且讀且泣鄰有盧先生者聞其聲訖曰比屋無書生此何爲者因至訪康侯一愿釋子耳既相見盧先生者頗易之問讀何書曰漢書也質以書中疑義答之如響盧始大駭引康侯歸置之坊舍予飲食益致以讀書歲餘父復至雲南乃挈康侯僑於臨瀕已又僑於薊補諸生日益有名順治二年舉順天鄉試逾五年選蒲州學正又五年成進士其明年吏部方授臨瀕而康侯已前歿不及見矣康侯娶塗氏子四人雲其長也次霸次霽次霞女二人長嫁陳發次嫁劉麟書以明萬曆某年月日生以順治某年月日歿於蒲壽四十六卽以其年葬蒲城東五里之義嶺阪先是康侯之在蒲也有誣蒲諸生爲盜以求賄者康侯言於上官悉解遣之蒲自兵亂後人士力學者無幾康侯所以獎勵具備由是蒲人皆興於學嘗

攝榮河縣事有惠政既去而吏民思之不忘蓋康侯亦嘗慨然欲自效於世矣然所表櫟止此康侯固遼產遼人甫出兵燹凡隸籍八旗者無不披甲汗馬立取通侯之印次則建牙開府出爲大官子弟席父兄之餘寵亦無不徇馬服飾白娛者康侯固不率而當駢貫之日往返萬里外至於坐死而猶敝陋窮餓寄食佗境何也平居俛首章句把筆弄紙墨爲文章世方尙武亦既與之左矣復不率而纔致一第乃欲區區俗一命之爵升斗之祿以榮其身而飽煖其妻子而訖不可得又何也或謂

類彙卷四十三

十

天實使之然則天之貶康侯遂至此極邪豈康侯才行曾不能與遼人下中者相頡頏邪何其貧富賢賤修短區絕如此也或又謂此天之未定者也嗟乎使必遲而久之以俟天之定則吾康侯之冢木拱矣其肉已齒其齒已朽矣天其如康侯何康侯又如天何方康侯之葬也諸孤幼未暇乞銘於人至是予始應爰之請追次其所聞以悲吾康侯而愍妻者如此實康熙八年二月某日銘曰  
寧爲善而窮乎抑不善而通乎寧有聞而短折乎抑無聞而壽且寧乎康侯安自知之矣已乎已乎

謂必有後庶幾其可望乎

清故 誥封大中大夫福建巡海道按察司

副使加一級蔣公墓誌銘

公諱應麟字瑞之世爲金壇著姓以長子副使君賢累封至大中大夫福建巡海道加一級如副使君官予與副使君同舉於鄉又嘗爲同榜進士又嘗同官於刑曹數相親善雅願登公之堂拜公於牀下而未獲遂也去年春副使君來吳下訪予於里居一揖外敬問公起居無恙乎君謝曰然飲食笑語雖精強少年弗如也頗用是相慰顧不逾歲而赴至矣副使君屬予銘公墓予率得藉是以償夙咎之願遂告使者曰某空銘按狀高祖諱某曾祖諱某祖諱繼祖考諱棟公甫弱冠而孤事母某夫人最謹而與弟應鳳相友愛弟蚤夭撫其子視己子不少異也爲人倜儻有英氣見重鄉里里人有公私事不能決者得公一言輒解家故非饒雖逮於賢顯矣然其儉素卒如曩時而性尤疏財喜施康熙初 詔遷沿海居民於內地親故流離待公舉火者不下數十家公皆周恤之無倦色副使君守廣平公挾一奴賃驢往游其地君悉導從郊

返輒手揮之語君奈何勞苦女民爲既入官署所進食飲或微腆則慨然不樂晨夕惟舉肉一盞蔬一器而已其在福建亦然居官教誡副使君率諄諄於廉平兩言故副使君後先政績爲南北循良稱首所任士民凡知有公者無不尸祝而頌副使君其被副使君之澤者又無不尸祝而頌公也嗚呼吾嘗見世之爲封公者矣苟不用關說干請武斷爲能仰觴豆舞歌日夜放焉而不知反用以娛其遲暮已耳如蘇明允所謂輿馬婢妾足以蕩惑里巷之小人官爵貨力足以動搖官府蓋比比皆

類彙卷四十三

主

是也以公之賢夫豈不足風世乎哉配許氏累封淑人甫歸公而卽秉家政綜理內外井井自君姑以下皆稱之暮年猶拮据操作以爲諸子婦先子姓或跪而諫不少動也故能佐公起其家公卒於康熙十三年三月某日享年六十有九淑人先二年卒享年六十有四子男四人長副使君寅順治乙未進士累官至福建巡海道按察司副使次寧宏案皆諸生女若干人孫男女若干人副使君卜於五月某日合葬某鄉之某原其距公之歿三閱月矣或曰葬不已急乎予應之曰非也禮諸侯五

月而葬大夫士三月春秋列國之君葬不以時則孔子譏之不及時者謂之渴葬過時者謂之不能葬喪服小記亦曰久而不葬者惟主喪者不除然則遲之以至於久此固人子之淺引爲臯而拊心蹙首者也後世溺於陰陽家趨避之說其不能葬也多矣得毋蹈孔子所譏記禮者所痛與若副使君之襄大事也不曰知禮不可也用敢牽連書之以告凡爲人子者銘曰

類彙卷四十三

主

誦誦兮章服施施積善之慶兮獲報其宏報以介福兮何不耄期生有餘榮兮歿有遺思

鈍翁前後類彙卷四十三終

康熙甲寅冬十二月

同里周 靖 校字  
休寧汪繩武

鈍翁前後類彙卷四十四目錄

墓誌銘二

前明提督鴈門等關兼巡撫山西地方都察

院右副都御史加一級蔡忠襄公墓誌銘

葛君方公墓誌銘

竺陽山人墓誌銘

朱君子衡墓誌銘

類彙卷四十四目錄

鈍翁前後類彙卷四十四目錄終

鈍翁前後類彙卷四十四 文彙三十二

墓誌銘二

前明提督鴈門等關兼巡撫山西地方都察

院右副都御史加一級蔡忠襄公墓誌銘

前明崇禎十七年春二月八日流賊李自成陷太

原原任巡撫山西都察院右副都御史蔡公懋德

歿之賊長驅入京師無何弘光帝卽位於南京於

是禮部尚書顧公錫疇上疏乞褒公曰輦轂淪陷

天崩地坼大小文武官吏相率抱首鼠竄甚而迎

降獻策爲逆賊倒戈出死力者實鮮有徒至於忼

類彙卷四十四

十一

慨赴義則僅遇其人臣懋德以隻身控扼全晉備

著勞績事窮執迫灑血盟衆誓不與賊偕生城陷

之日竟齏其志又能倡率旗鼓弁流盡爲一時節

義之冠苟不厚加恩卹何以慰忠魂而示以旌勤

事之報疏上詔予祭葬建祠諡曰忠襄是時閣臣

馬士英與顧公修故隙媚士英者遂劾公失守辜

以是格贈蔭皆不行東南士大夫爭搢笏長歎以

爲報公未盡云先是公之撫山西也方與陝西督

師孫公傳庭相犄角以禦賊最後孫公之師十餘

萬大潰於潼關自成入西安掠榆林公所屬平陽

汾州皆大震遂屬巡按御史汪宗友守太原獨提  
羸師三千日夜往來拒賊河上一敗賊於大慶渡  
再敗之風陵渡又敗之吉鄉渡相拒者四閱月數  
上疏請饒不報請發禁旅及大同宣府兵爲援又  
不報而會賊自榆林聲言寇太原於是太原復告  
急宗友以書促公歸衛晉王王亦請救於公使者  
前後相望公不得已三分其麾下士以二千人守  
平陽汾州親引千人馳入太原公既歸宗友遽出  
走而賊遂從平陽渡河而北矣已宗友在道聞之  
以己之促公歸也懼得辜謀委之公以自解露章

類彙卷四十四

二

誣劾公不援平陽狀有旨解任聽勘且命郭景昌  
代公巡撫命閣臣李建泰督師來援兩人者皆逗  
畱不進自成遣僞使誘公降公梟使者首竿之以  
令衆或諷公寇漢矣益循故事出覓候代乎公毅  
然曰吾封疆臣死封疆耳此時存亡呼吸奈何藉  
口解任以自便哉遂誓士民棄城自成怒公殺使  
者悉其衆五十萬抵城下先是公度郭外要害地  
瘠礪以待賊至適營其上乃夜募壯士發礪礪賊  
衆無算自成亦幾殆益大怒揮衆肉薄攻城越明  
日大風拔樹揚沙石天晝晦守陴者皆不能立又

明日城遂陷公先草遺疏懷之至是以授贊皇知  
縣賈士璋而身督麾下巷戰久之知就支麾下  
士欲劫公走公厲聲不可徑下騎徒行入三立祠  
祠故建以祀山西諸先賢者也時從公者猶數十  
人公從容登祠堂北向叩首呼曰臣力竭矣不敢  
不以死報復再拜諸先賢木主訖解帶帶自縊於  
祠之東梁從死者自中軍副總兵應時盛以下凡  
若干人自成既入城購公急或指示尸處賊遂戕  
而奔之海子村官役可達廉得之竊買棺槨葬於  
南門外之東岡我清順治五年公子方炳方炳

類彙卷四十四

主

往負公柩歸太原人無不涕泣以送者又三年上  
葬吳縣妙明山之麓而方炳以行狀謁銘鑒乎謀  
人之軍師敗則死之謀人之邦邑危則亡之公既  
奉旨解任宜其有以自解免矣是雖待辜竟上可  
也不則與衆偕奔侯賊之變以爲後圖亦可也而  
公俱不謂然夫公之蒞太原僅二年所爾自三秦  
瓦解以後內無宿飽之儲外無蚍蜉蟻子之援張  
空拳裹枵腹力與虎狼相抗及其末也啖之以利  
而不顧諫之以死而不悔殺身授命完節地下  
是豈倉卒所能辦哉公益繫宗王文成公之學至



老猶聚諸生講論不輟卒而名成功遂享有時節則爲文成不卒而身歿國裂委尸溝壑則遂爲公雖遭遇不同而其不朽則鈞也方公爲舉子得文成傳習錄讀之歎曰聖學淵原在是吾今而後知所宗矣故其言學也以致知格物爲根要以至誠爲歸宿以知及仁守莊蒞禮動爲階級以發憤疑問澆造自得爲功夫而獨推尊文成謂之通傳由文成而溯朱陸諸儒由諸儒而溯孔孟原流派別洞若指掌然後知公之歿也期以不媿所學者不負君父卽孔子所謂成仁孟子所謂舍生取義是

類彙卷四十四

四

也以視匹夫匹婦之諒誠大有間矣按狀公字維立別自號雲怡先世居河南之新蔡宋南渡初始遷於吳曾祖安自太倉遷崑山祖疇贈某官出嗣於姑因冒姓陳氏父允忠贈某官至公三世皆陳姓公既喪始復姓歸於蔡舉萬曆末進士釋褐杭州推官上官薦治行第一當入爲給事中以忤同縣聞臣顧秉謙改禮部某司主事又忤太監魏忠賢謁告歸忠賢誅復補禮部歷員外郎至郎中出爲按察司副使提督江西學政改嘉湖道進布政司右參政兼按察司僉事丁內艱服闋補井陘道

進左參政改寧前道我 濬兵大入公有城守松山功又忤閣部楊嗣昌不敘量移濟南道進山東按察使河南右布政使所任具有聲望爲上官所倚重在寧前祖將軍大壽久鎮邊其士卒頗驕縱公患之入其營陽與好語良久大壽悅乃徐謂曰邊事急牽幕府戮力敢相戾哉顧部下士魚肉商民將軍不知也某請治之以全將軍令名保終始大壽敬諾邊人得賴以安總監高起潛尤資橫公貽書責之曰職與賢監相見之禮不載會典憲綱體統當從義起耳賢監體不誦則爲凶德職等體

類彙卷四十四

五

不伸則失所守今使職惟朝命是尊而賢監常得折節士大夫慨然通賓主意庶幾賢監享謙謙之譽職亦伸容容之節豈不兩相成哉起潛不能難也會以災異應詔言事公極言戡定必需經濟而經濟不本聖賢大道見小欲速終不足以撥亂反治又言儒者心學不明類多黨同伐異禍亂實基於此既擢撫山西愍帝召見於中左門詔問致治之要公首言四方多事皆由民窮爲盜臣任撫綏當使窮民有飯喫耳又言愛民莫先察吏察吏莫先臣自察臣不公不廉何以服察屬心又言兵富

而後能強欲勸屯田必信永不起科之令愍帝頗嘉納之蓋其終始守正不阿類如此當前明之季中朝諸鉅公異人惟知分持門戶日夜以語言相齟齬其有賢者如公則輒委而擯之於外矣設若假以便室資以調遣使得左指右梧以扞禦西北則天下尚可爲也顛危之不恤方相與楚社稷而覆之誰秉國成公豈能代尸其咎哉顧議公者猶曰失守太原曰不援平陽夫以公之風采氣節既已爭光日月而彼小了纖人蠹國債宗之餘乃復覲馬面目騁私意以誦公論不懲其心覆怨其正

類彙卷四十四

六

豈不當流涕痛哭者與公享年五十有九配徐淑人後公十五年卒子三人長方煊國子監生淑人出方炳方煊其仲季也方炳長洲學生側室顧氏出方煊蘇州府學生側室葉氏出女二人壻管熙陳哲庸皆諸生孫男女若干人方炳所爲行狀敘公官政甚具予略其大者而又作招魂之辭以銘公曰

公乎歸來鴈門岌業道阻修些河流澎湃蟠蚊蚪些歸來歸來勿久畱些公乎歸來素土三尺馬鬣封些蒼松檜楨森成行些歸來歸來葉雲龍些公

乎歸來刺梅丹榴有崇祠些羔豚兔脯饌些歸來歸來薦清醴些公乎歸來元氣浩浩風烈烈些大書特書在史冊些歸來歸來此石可泐名不可沒些

葛君方千墓誌銘

崑山葛生梯明將合葬其父母於常熟虞山之西原來謁予而請曰灝中不卒甫四歲而吾妣與吾府君相繼卽世至於今三十載府君之嘉言懿行其不獲記憶審矣卒而入則侍吾祖父母之側出則奉教於從祖祖父世父及吾父之執蓋無不敘

類彙卷四十四

七

說府君軼事以督率灝中也祖父母之稱府君曰善事我從祖祖父世父之稱之曰少而克勤於學執友則皆曰其與人文也耿介而不諧於俗端方而不受憐於人者也徵諸家庭質諸鄉黨灝中以爲信故敢乞銘予語之曰四民之窮無告者誠未有甚於孤子也人孰無父人孰無母而顧幼無以爲依長無以爲養家貧則力不能自存及其饒益也又將有外侮內難藥隙文証之虞焉而三尺之童或不被魚肉者少矣君子已孤不更名冠衣不純采必終其身非獨以志不忘也夫亦自傷其艱

難勞瘁而有不得已者於此也予之孤與吾子同言之而且刺心感額矣其忍爲吾子銘其先君乎梯明復請曰灝中事先生久敢幸以是累先生予乃曰晉孔子疑其父墓處殯其母五父之衢聊人輓父之母誨以父墓然後知之今吾子於先君之軼事也徵諸家庭而信質諸鄉黨而又信其勝於輓父之母也不旣多乎夫顯幽闡微亦後死者之責也予不可以固辭遂敘而銘之君諱雲蒞字方千崑山縣學生卒於某年月日年二十有六娶戴氏先君一年卒會祖某贈某官祖某萬曆某年

類彙卷四十四

八

進士仕至某官父某某官子男一人灝中也國子監生考授州同知娶陸氏孫女三人銘曰

太常名卿澤流孫子文學蔚蔚而不永世卜彼高敞虞山之趾鬱乎佳哉墨食在此越惟後人克承遺祉既剗乃亨行復爾始

竺陽山人墓誌銘

山人姓文氏前明贈禮部尚書東閣大學士文肅公長子也君嘗爲諸生又嘗用文肅公陰當得左軍都督府都事矣今不稱稱山人者成君志也先是文肅公賈顯文氏之族往往招致賓客盛聲伎

自奉又數結納上官及中朝諸貴人藉執力相援重四方車騎日夜到門交關不絕其名遂傾東南而君廁其閒泊如也雅好法書名畫時時與故人清坐展翫從容竟日而已於是吳中士大夫皆曰文肅公有子文肅公既歿君益鍵戶自奮於學其後九年江南內附君同產弟榮歿於難君之家遂破卒得脫身兵刃閒意頗不自聊乃挈其室忝廬文肅公墓下墓在竺陽與天池山相去可一里林石幽峭號爲名勝地君居而樂之慨然曰吾將老焉故自稱竺陽山人幅巾布袍襍樵夫釋子爲侶閒有狎君者君不以爲忤暇則課其子時蔬采橡實以自給與城市人絕不相知聞益君晚而所遭連蹇其志益浩然如此於是吳中士大夫又皆曰文肅公真有子矣凡二十餘年竟卒於竺陽君性廉介文肅公旣枋用有飾金珠爲君壽者君急以書謝遣之洞庭富人有冤獄餽君白金三千兩求爲直之君揮其金而察閒以微言諷有司其冤得白然富人竟不之知君亦未嘗有德色也少侍文肅公京師游諸公閒數聽其議論遂悉語萬曆以來諸故實每對賓客子弟輒侃侃言之咸有據依

類彙卷四十四

九

既居山中乃出其所得著書十餘種其尤著者定陵注略先撥志始烈皇小識甲乙事案凡若干卷君之卒也予愛慕其書屬君之次子點命攜以來謀爲君彙而刻之江寧而書已散軼點方購之未得也君諱秉字孫符娶申氏廣西右參政申公用嘉女先若干年卒子三人長然次卽點又次煦女一人孫男女若干人君卒於康熙八年二月某日壽六十有一諸孤以是年十一月某日葬君夫婦竺鵠之新阡距文肅公墓道若干步文肅公諱震孟天啓中及第第一官至禮部左侍郎東閣大學

類集卷四十四

士

士嘗疏劾逆奄魏忠賢最後又與同官溫體仁論事不合任內閣不滿百日而罷士大夫所謂東林黨人者也其先有衡山先生者以文章德望見推重於世衡山二子彭嘉君益彭之曾孫云銘曰竺鵠之中兮可以栖止有泉泠泠兮白石齒齒弃彼溷濁兮敝屣不啻生隱其間兮歿復歸此顧瞻文肅兮儼臨於前榮雲駕風兮懍懍後先貽爾來昆兮維德與言吁嗟乎是父是子兮終古弗泯

朱君子衡墓誌銘

君諱某字子衡姓朱氏先世自吳江徙居浙之秀

水明故光祿大夫少傅兼太子太傅戶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贈太傅文恪公諱某之孫楚雄知府諱某之子也母曰徐安人生母蔡氏君補縣學生數赴秋試不利最後怫鬱不得志以卒卒於康熙二年某月某日享年六十有三當君之少也文恪公方秉國政聲望赫然而時東南全盛吳越齊公子孫爭以結納賓客相高或溺於聲色飲食翫好爲游閑之風其最下者往往把持有司數爲人關說以夸耀其鄉黨而君皆恥不爲也布衣蔬食怡然自適非雅相故者驟見之不知其爲文恪公

類集卷四十四

士

孫也文恪公故以清慎知名於朝歿之日家無餘貲楚雄公繼之益謹守其家法故再傳至君而其貧日甚雖名爲累世賢顯而實則與寒士不少異爲人循循儒雅篤於孝友所交皆賢士大夫與之處者未嘗見其喜愠而至於取予進退則又毅然介而有節文恪公當蔭一孫以予君君讓不受叔父某富而無子君次當嗣又不受悉以推其諸弟浙江巡撫某者君之友壻也或勸君往見之君固避不往蓋其好遠權執多此類少善屬文文恪公於諸孫中最愛異之工行楷書能畫山水竹石爲

董文敏公所稱性尤喜弈嘗期故人於闕行遇善  
弈者與畱道旅中久之失其期乃大困而返而君  
亦不以屑意也明亡意頗不自得太息曰吾老矣  
尚奚以諸生爲哉卽弃去而旁習天文醫卜諸家  
之書逾數十萬言盡通其術晚歲鰥居雖書畫亦  
屏不復爲惟典衣沽酒從容從善弈者游時時寓  
意於弈以自遣而已識者謂君之所志固未易可  
闕也配唐氏先若干年幸上於某年月日合葬某  
原子彝尊彝鑒彝珩女婿周吉天陳忱吳周瑾先  
是彝尊彝珩皆出嗣諸父後彝鑒天無子於是以

類彙卷四十四

士

彝珩子德鉉爲之後彝尊好學有文介年秋與予  
定文京師予竊謂君之弊也彝尊空自爲之辭如  
柳子厚之表元侍御歐陽文忠之表瀧岡阡者以  
發揚先人之志而傳示其後人庶幾可以不媿顧  
不自爲而以屬予予則非其人也銘曰  
嗚呼自君卒而浙中諸名士咸慕思之至相與立  
私諡曰安度先生且謂其隱不違親貞不絕俗夫  
亦足以概君之生平矣傷哉斯人不可復作有崇  
者丘幽魄所託既固既安維千萬年維不辱爾祖  
以克永其傳

鈍翁前後類彙卷四十四終

類彙卷四十四

圭

康熙甲寅冬十二月

同里周靖  
休寧汪繩武  
校字

鈍翁前後類彙卷四十五目錄

墓誌銘三

鄭夫人墓誌銘

顧母何孺人墓誌銘

孝貞女墓誌銘

閔宐人墓誌銘

亾弟南賁墓誌銘

亾兒蘅瘞誌

第五女墓誌

乳媼徐權厝誌銘

鈍翁前後類彙卷四十五目錄

鈍翁前後類彙卷四十五目錄

鈍翁前後類彙卷四十五

文彙三十三

墓誌銘三

鄭夫人墓誌銘

夫人姓張氏湖廣江陵人義王旗一等阿思哈哈番鄭君國允襄之妻也父某母某氏年十七歸於鄭君子男五人致知致仁致義致禮致和孫男一人慶先是予友曾子庭問葉子星期至京師數稱迷鄭君遂得從鄭君游聽其辭甚明辨視其揖讓進退皆嫻而有節予然後知鄭君賢也已又飲其家察其戶庭掃除甚周既就坐嘗其酒甚旨而肴核果臝無不豐以潔者予然後知微獨鄭君賢其夫人亦賢也始鄭君從偽秦王可望在河南輒與夫人偕可望既敗率鄭君問道來歸世祖封可望義王而爵鄭君旗下夫人亦受今封享其祿食殆十年矣當夫人之居軍中也能佐鄭君以寬故鄭君馭衆嚴而不殘其至京師也又能導鄭君以禮故鄭君交士大夫雖丰采雄岸而未嘗有旗下拳勇闖職之習於是夫人歿而鄭君思之曰孰相我也其内外大小曰孰庇護我也凡同旗之女婦與鄭往還者又莫不曰吾屬其安所矜法也蓋既

久而哀且慕者不止則夫人之賢可以槩見矣夫  
人卒於康熙五年十一月某日享年四十將以某  
月某日卜葬某縣某鄉之阡銘曰  
冠帔肅肅維身之章也子孫振振維家之慶也所  
遭逢者如此而終於不克享曰有命焉殆不可強  
也

顧母何孺人墓誌銘

吾邑顧公君升之改葬也其長君開林既乞牧齋  
錢先生爲之誌若銘及附其母何孺人則又介吾  
友盧子定三命予誌而銘之予惟牧齋先生在前

類彙卷四十五

十一

明紫有譽望家居則以文章爲耆宿官中朝則以  
氣節爲黨魁凡所譔述皆足以名當時而垂後世  
故能爲顧公重若予則淺學鄙儒自分見弃於鄉  
曲有日矣顧欲使操筆附牧齋之後得毋覩然汗  
顏也與而定三猶督之不已於是手開林所作行  
略讀而太息曰予何能爲孺人重若孺人之行則  
足以重予文矣當孺人既歸公公病疫將革羣醫  
投藥不效孺人晝夜涕泣爲焚香願天願以身代  
疾遂有瘳孺人亦無恙中外知者悉傳述以爲異  
其後復與公相莊者逾二十年然則孺人之迫而

顧頤而應也果偶然邪抑其誠足以動天而夙簪  
之孝敬足以格幽冥邪吾舉不能知也然嘗考之  
於詩矣彼葛覃之躬節儉蠶斯之玄男子采芣之  
其祭祀樛木小星之不忘忌降而訖於草蟲野有  
芻蕘之守禮自將類不出閨房女德之常非有奇  
節高義足以震駭時俗孔子猶錄其章句以首十  
五國風而爲舉世勸況乎孺人之行卓卓可道如  
此豈非聖人之所深嘉而極予者邪惜乎當世既  
無孔子吳中士大夫亦未有表暴其事以見諸詩  
歌者而賢如孺人則又不可以無傳也故詳述之

類彙卷四十五

三

以塞開林之請庶幾予之文其得藉孺人以重與  
行略又稱孺人善持門戶米鹽纖碎具有程法歲  
時周恤其族妹至老無怠色此蓋佗女子所難而  
在孺人則皆細行可略也顧公諱世竣君升其字  
長洲歲貢生世系詳牧齋所作誌中孺人祖一貫  
吳縣學生世所稱仁孝王少湖先生高弟也考思  
佐妣楊氏子男二人長韓即開林長洲學生次芳  
善康熙丙午科舉人女五人壻某某孫男十一人  
孫女八人曾孫男女三十人享年七十有五墓在  
陸墓之寧字圩銘曰



金滕之冊周書是載維臣於君爲壇請代亦越女師以事所天其誠感神與之偕全餘慶縣縣詒爾孫子濡染詩書蟬聯奮起佳哉寢丘有柏有楨有楸有松同穴於斯如金石之固以不騫崩

孝貞女墓誌銘

宋子旣庭與計子甫草皆以文行知名海內兩人交相重複交相好也甫草有子曰孺子準字念祖少而娟媚美秀數從甫草往來旣庭之家旣庭愛之許以其女配焉卽孝貞女是也孺子年十五補吳江附學生高才好學聲譽方大起纔及期而殤

類彙卷四十五

四

於痘赴至女竊慟哭且自誓曰吾死生計氏婦也卽日屏櫛沐布衣蔬食願以此終其身旣庭奇女之志將以歸計氏而甫草慮其少也猶與未決久之有求昏於旣庭者女微聞之遂不食數日死甫草始大悔恨流涕太息曰此眞吾子婦也吾負若多矣引舟載其棺以歸某年月日與孺子合葬某鄉之原成女志也有難甫草者曰周禮禁遷葬嫁場彼宋氏之女也胡爲乎同穴於此予爲甫草解之曰禮所禁者謂夫生而未聘與未許嫁者也今男氏已聘矣女氏又已諾矣何不可合之有難者

類彙卷四十五

五

曰女未廟見不祔於姑歸葬女氏之黨如之何其可合也予曰不然禮有常焉有變焉取女有吉日而皆死女斬衰以弔旣葬除之者常也守貞不字變也若旣庭之女之爲孺子也始則清澤不御觴酒豆肉不嘗及其繼也絕粒捐軀而勿之恤變之變者也夫旣儼然計氏之婦矣安得以未成婦之禮格之予又曰春秋書宋災宋伯姬率左氏云女而不婦穀梁氏云伯姬之婦道盡矣二傳子奪相反先儒取穀梁而非左氏蓋彝倫道息女德不貞有守死不回如伯姬者而又加殿焉何以示勸是故婦道卽女道也旣庭之女之歿於不食也不可謂之非女道猶伯姬之歿於火也不可謂之非婦道也如疑其舍生傷身則予請以伯姬之例例之予雖不敏其敢自外於先儒之說與女性仁孝幼受論語孝經俱曉大義蓋旣庭詩禮之教著於家庭而遂被其女如此女歿時年二十三諸宗黨閭之私謚孝貞云銘曰

谷贊典姐今述之子大書特書敢附壁史其烈既均其氏復同矢志所天乃以身從身歿名存幽堂有刺用儆繼風閨房之則

閔空人墓誌銘

空人閔姓中外皆名族其考與舅氏皆仕前明至大官既生長畧盛晚而又嘗從沂州公於官舍壽至六十有三不爲不卒矣然既歿幾無以斂將襲問飯舍具徧按其筭篋求銖余碎璣無有也沂州公夫婦之貧乃至是郭公本畧公子中歲浮沈公車逾二十年纔爲縣於章丘又以非旱被劾方事急時所擲借兵餉若干兩有司日夜督之急不知所出空人適家居盡席其產以償而公始得歸歸又爲對民叩 闕者所誣上官移牒江南索公置

類彙卷四十五

六

對捕者夜半到門老幼皆張皇走匿空人內憂公獨涕泣辦喪握手與公訣其事雖得白而空人已驚恐被病矣公性豪邁喜賓客每交游在坐輒呼酒爲笑樂而橐中實無一錢也空人竭心力治具大半出典貸猶誠侍者勿使公知公有陂田三頃雖豐年然悉所入以佐徭賦供子錢猶不給闔門食指數十或正晝忍飢相視公搏手叩歎而已微空人家人不得食也公又多疾屢瘡屢發藥裹湯餌之屬皆資空人空人益憊而病已不可支矣是不死於病而死於貧也哀哉空人始祖珪累官刑

類彙卷四十五

七

部尚書諡莊懿祖某贈某官考宗德累官湖廣左布政使空人既歸而事君舅海南公最孝謹以不及奉其姑丁夫人歲時祭饗輒歎泣事平居治家斬斬有法撫庶出女一如己子中外皆以爲難有男二人攸介才而天元綱國子監生候選通判孫男四人份侃僊何皆元綱出先是沂州公猶未貧也順治初有族子酌酒與人路毆忤謫公會是時方設織造侍郎於吳氣燄張甚而所謂機戶者尤橫族子與毆者是也其人知公瑟縮畏事謀偕以中公遂言於官欲拘公庭辱之必得賄謝乃已而公之家始落矣或語空人以族子事者空人怡然不屑也已而微哂曰自是吾夫婦命耳慎勿置齒頰間嗟乎吳中風氣浮薄父兄子弟爭一錢之積往往而顛發赤戟掌相詬罵至終其身決絕不顧有弁千金如唾涕者乎若空人者雖謂之丈夫女可矣公將卜某年某月葬空人於某鄉某原顧語從子璠曰女空先期誌之於是詮次始末上諸公公復之曰女搢辭何惻然刺吾心也吾將誦諸帷次每出聲輒淚涔涔下不能終篇也柰何於是又爲之銘旣以慰空人且解沂州公之悲云海南

公諱某官至廣東左布政使沂州公名某前明崇禎中舉人官至沂州知州其銘曰

死生去來猶寢幻然無生無滅覺者實艱我惟空人洞教與禪誦寫貝多其字累千了彼幻化洞抉根原心手口如詎假言詮食飲動息姑順世緣緣盡而行曾何戀焉老蠶蜚蜚吐絲自纏獨返於真空人則賢

亡弟南費墓誌銘

此吾季弟南費之墓南費姓任氏名翬一名璞吳縣附學生每試輒高等知名於時不卒年二十八

類彙卷四十五

小

天父元御府君前明丁卯舉人 皇贈刑部郎中母徐空人娶王氏無子與南費相次歿以仲兄捐九子涵質爲後指九又無子涵質復歸後其父於是距南費歿十七年而其兄琬葬諸姑蘇臺之西麓且爲文哭之曰女夫婦其遂不祀邪欲以吾子後女則吾生子又鮮欲別立佗房之子則涵質受女之田宅久矣中閒不能謹守或轉而售諸異姓者且半矣佗房雖有子其何空手來爲女後邪此吾所不敢望也涵質幼鞠於女婦益嘗服女夫婦三年之喪矣如此而不能有女之寸田尺土女夫

婦其安乎顧欲奪涵質之有以授佗房吾又不忍也不得已姑俟涵質生子而後徐議所立使女死無知則有後無後等耳如其有知其能曲諒吾心否邪既已哭之乃申爲銘以先府君墓碑未樹不敢刻諸石朱書於輓而瘞之銘曰  
少則孤長則病歿又無子曰何以瞑嗚呼天乎奚才之豐而厄於命乎

亡兒蘅墓誌

兒小名蘅予第二子也母袁安人兒生而娟好警悟異常兒甫能言婢負之行通衢開見諸生釋菜

類彙卷四十五

九

者用鼓樂旂幟道迎兒指語婢曰吾稍長亦當如是三歲母袁教之誦詩略能誦關雎以下數篇及唐人絕句詩暇輒爲予誦之其音琅琅可聽每過庖舍家人或箕坐設語兒必訶禁之不悛必誦母袁加鞭答自是諸僮僕畏兒若成人然兒有二妹曰四姑慧姑四姑少兒一歲其所出微也兒撫視之獨不肖異佗妹母袁開賜果餌必分授四姑度相當乃已兒之穎異皆此類也順治十二年冬予還自京師家貧多負而女慧姑復病於痘予夫婦質衣服簪珥以斂用是益大困會歲且暮天寒大

雨雪兒甫五歲予不能爲兒易新衣猶衣故敗絮  
遂中寒疾明年春痘發於頤越七日死死之日其  
母縗人玄冠絳袍率兩童子徑登兒所臥樓挾之  
去及寤猶聞下樓履聲隱隱而兒遽死矣先是予  
家數有怪牖上屈戌不風而搖若有人震撼之者  
兒所戲竹凳奔壁間無故自移踰故處十許步嚮  
詭忽墜地破裂砉然有聲予嘗考之於傳凡物自  
動爲木沴金自壞爲金沴木皆不祥也於是不一  
月而子女相繼殤死嗚呼亦可哀已兒生於八年  
三月某日死於十三年正月某日瘞諸鄧尉山先  
塋之大而遂爲之誌

第五女墓誌

當予諸生時予妻袁空人舉四女後先皆殤既第  
進士歸空人復舉第五女年十七以心疾夭蓋距  
空人歿十有四年矣先是女許嫁嚴氏按禮女子  
年十有五而笄笄不爲殤春秋公羊傳曰女子許  
嫁字而笄之死則以成人之喪治之故予於女之  
死不敢忽也爲之服期凡衰麻經帶皆如禮康熙  
十三年某月日葬諸姑蘇臺麓實祔予季弟南賓  
之次白予釋褐以來僅二十年始則哭吾次子衛

於家繼哭南賓及居京師聞袁空人之赴爲位於  
大通橋分司哭之繼又哭仲弟摺九暨從子遵慧  
於兵馬司繼又哭吾三子穗至是移疾甫越期而  
遂哭吾女焉嗟乎吾既仕宦不偶而所遭夫婦兄  
弟子女之變復何如也其零丁荼毒如此行老矣  
雖欲媮息人世其尚能幾何時也遂爲誌其墓匪  
獨以悲吾女亦庸以自歎且悲云爾

乳媼徐權啓誌銘

乳媼徐長洲之上十七都人傭予家爲予乳女慧  
姑慧姑殤復乳五姑袁空人之喪予念諸女乏食

類彙卷四十五

十

無周恤之者遣人迎至京師媼實隨以來保視五  
姑甚謹予是時雖廁諸曹郎階大夫矣然所入奉  
錢少不能償媼之勞會媼日夜念其夫得瘵病數  
月藥之不瘥死順治十八年八月四日也於是予  
方謫官謀輕裝南還力不能與其柩俱遂權厝天  
壇東北隙地上期以明年來舉之而南予甚閔媼  
之爲婦人而旅死故賞以銘曰

吾官於此窹則空然若旅食於此何亦天其年於  
乎傷哉歲云暮矣栖魂道左欲返遺骸改燹乃果

鈍翁前後類彙卷四十五終

康熙甲寅冬十二月

同里周靖

休寧汪繩武校字

類彙卷四十五

三

鈍翁前後類彙卷四十六目錄

箴贊銘

坐右箴二首

世祖章皇帝御書贊并序

陶淵明像贊并序

杜少陵像贊并序

王貽上抱琴洗桐圖像贊

劉敘寰像贊并序

馬總兵五馬圖像贊

趙孟頫像贊并序

類彙卷四十六目錄

程周量像贊并序

孫侍郎像贊

殷性原像贊并序

焚香掃地圖自贊

捉筆圖小像自贊并序

薦福寺募塏彌勒佛像贊

水月觀世音菩薩像贊

渡海觀世音菩薩像贊

觀世音菩薩像贊

梅檀觀世音菩薩像贊并序

沼泉銘

并序

枯木筆格銘二首

并序

伏螭

眠鹿

署中石硯銘

澱泥硯銘

拄杖銘

類彙卷四十六目錄

前後類彙卷四十六目錄終

鍾翁前後類彙卷四十六 文彙三十四

箴

坐右箴二首

齒剛則亾舌柔則存爾其戒之與以全身爾之不戒終於必折盡言翹過前有覆轍

爾勿謂貧汙萊三稔爾勿謂賤官簿五品爾復恠

恠欲以何求才頓機拙爾悔爾尤

贊

世祖章皇帝御書贊

并序

禮部尚書臣王崇簡管出 世祖章皇帝御書示

類彙卷四十六

一

臣琬於寶輪堂臣琬退而敬爲之贊其辭曰

維 皇區武蚤夜論道既聰既明大文斯耀研精

藝事與道俱全雲章日華氣象萬千空刻樂石用

配周鼓鴻驥怒猊曾何足數受言藏之光燭於天

圭之璧之其永珍之

陶淵明像贊

并序

淵明桃萼源記述其人之語曰向不知有漢何論

魏晉此淵明之所爲寓意者也蓋自魏晉以來君

臣父子兄弟之際操戈攘臂鬪爭紛貶其爲耳目

之所不忍見聞者多矣淵明思得窮山曲隩淡阻

復絕蕭然遺世之地而逃之而卒不可得則姑託  
諸文以自見設爲虛辭以示其欣慕想像之意固  
不必實有其地與實有其人也後世能詩之士遂  
因淵明之言而爲歌爲行者不絕最後蘇子瞻洪  
駒父之流則又從而辨之以爲源中人非神僊是  
不已大誤乎答阮嗣宗當魏晉之間其才無所發  
摠輒寄之於酒時人譏其放誕任達而大將軍昭  
獨稱之爲至慎昭雖奸雄然不謂之淡知嗣宗不  
可也淵明之好飲亦然當其醺然微醉悠然長吟  
不自以爲黃綺卽自以爲無懷葛天之民故其詩

類集卷四十六

二

有云一酌百情遠重觴忽忘天幾若不知此身之  
在義熙初時者彼其視醉鄉亦甚無以異於桃  
粁源也吾見子瞻愛孔北海子由愛管幼安皆爲  
之贊遂作淵明贊曰

全行既衰寄奴嗣起螳螂蟬營公實憎恥欲羣鳥  
獸無所栖止桃粁之源特寓言爾風生北窗鞠播  
東籬何以悅志拊琴賦詩遺詩百篇澹漠冲夸二  
蘇而後其孰能之和

杜少陵像贊

并序

鄮陵梁子曰緝爲御史一年方用侃侃任職知名

於時顧其閑居爲詩獨愛杜少陵先生以予論之  
先生愛君憂國之心見於詩者可謂一篇之中三  
致意焉矣然當其閒關亂離受左拾遺之命是必  
有議論丰采卓然自異者乃自諫房琯罷相薦岑  
參而外寥寥無所建明何也意者史氏盡軼之邪  
及考先生詩有云遊人焚諫草騎馬欲難栖又云  
明朝有封事數問夜如何益其所謂一飯不忘君  
者如此然後知史氏之軼之也信矣彼劉昫者固  
不足道以宋景文歐陽文忠之賢而猶不免於漏  
失豈不大可歎邪不然豈避人而焚之者果實有

類集卷四十六

三

其事邪然則梁子之好先生也必於其人有取焉  
當不獨以其辭采之工音節之壯而已於是命工  
繪先生像而索其同年生汪琬爲贊敬贊之曰  
先生之生忠愛性成丁世連遭感激激填膺有志不  
逮發爲歌詩非其欲然時則使之海涵嶽蓄莫測  
其涯後人見之四顧咨嗟亦有作者步趨後趾不  
得其形況乃神似上者陵競下則剽賊匪恨於中  
蕪詞奚益獄獄梁子正色狂廷不詭不隨鷗擊  
鷹騰誦先生詩尚論其人忠愛之性異世維鈞爰  
繪斯像以示末學有容秩如有風穆若伊我小子



是用印止續言作贊敬告詩史

王貽上抱琴洗桐圖像贊

于思于思彼何人斯其爲人也神清而體臞如桐材之高且孤也其爲文也韻幽而氣永如琴德之淵且靜也其爲吏也烏恰朱弦翩然欲僊吾知其寄傲於不夸不惠之間也

劉敘寰像贊

并序

敘寰像甚似俗鼻太臃耳然敘寰老而貧方奔衾衣食於諸清家何從致此泉石邪予歸計決矣行當與敘寰同隱遂擬楚辭以題其像曰

類彙卷四十六

木四

松風兮謾謾泉之聲兮淙淙眇煙景兮將夕君何爲兮山中開衿兮抱郭恣偃蹇兮松之側室人謫兮不知聊消搖兮自得漱流泉兮采松脂君將往兮復何時山中之居兮可卜我招君兮君勿辭

馬總兵五馬圖像贊

二馬磨癢二馬俛槽一馬飲河圉人刷毛維此五馬五皆神駿月權鏡瞳鳴則奮迅君當壯時與駿者俱自蜀徂粵望風長驅今雖既耄退伏於櫪時不用耳其志猶咎我昨見之須黑顏頰矜甲手弓老而復丁伏波往矣實惟裔孫糾糾桓桓邦之虎

臣

趙孟遷像贊

并序

李御史題孟遷像云方朔於今再見之孟遷因自擬方朔故戲之云云

歲星酒星合爲一星躡蹻其志積唐其形拍張叫號爾女公卿人皆以爲竊桃之朔而我獨以爲荷鋪之伶

程周量像贊

并序

程周量畫像一卷其像露頂不冠眉目疏秀自頷以下漸豐至頤而削稍有龜其須尤少而疏

類彙卷四十六

五

長褰衣緇色無緣內服白而緣以青橫舒左股操兩手抱其右剗席方茵而坐像左有梅三樹右有池復有梅覆影池中池水泓然若遇風而波者其旁紫石爲陂襟草叢生可愛畫之大都如此周量南粵人也南粵自庾嶺以往澹谿附谷幽崖絕壁之閒彌望皆梅也今周量置像其側得毋有故鄉之思邪先是周量嘗舉壬辰會試既得第一人矣而會權貴人與考官有隙謀因事中之於是科場議起爭指摘周量經義欲以傾考官語聞於上周量乃復被黜當是時權貴人之意非故有憾

於周量也特借周量爲根以快其私爾然科  
議日以益熾其端發於是科而其禍極於丁酉  
大夫糜爛潰裂者殆不可勝計詩曰誰生厲階  
今爲梗吾故觀於壬辰之事未嘗不喟焉太息  
咎首禍之人也今周量方用閣試擢爲中書舍人  
致身玉堂之上可謂一時之榮而向之指摘周量  
者輒因事廢遂不復枋用久矣噫以周量之文章  
雅秀明潔投之空無所不可然不牽而遭擯落者  
坐八年於茲矣賴天子渙知之故復見錄用爲  
周量者當何如竭其才力以圖報稱邪而顧惟故

類彙卷四十六

太

鄉之思若欲效古之隱約山林者何也吾將見周  
量而問之於是龔芝麓孫退谷兩先生皆爲周量  
像贊而予復記之且以詩系之其辭曰

簞墩之裔越居五羊種學績文聿來 帝庭以遨  
以遊賴而復亨乃命畫史貌此清揚粵林鬱然流  
泉淙淙胡當筮仕遯思不忘爾爾方艾爾名方昌  
益篋斯圖埃宦之成

孫侍郎像贊

未老而縣車何介且確也不窮愁而著書何淵以  
博也有鼎有彝有圖有史日偃仰其側而悠然自

娛何神志之暇逸而意氣之卓犖也其不知先生  
者則曰是殆古之獨行君子與其知之者曰非也  
夫固升游夏之堂而又據濂雒之席者也

殷性原像贊

并序

元趙子常之論景純蔡書也稱其棄生氣一語且  
謂班孟堅所言形與氣相首尾此精微之獨異而  
數之自然最得形法之要與景純說頗相表裏予  
讀而善之及觀吳下諸巫往往敢爲誕言用以惑  
衆而網利求其得理氣之學者少矣惟殷子性原  
蓋庶幾焉予延之相先大夫墓性原因出小像示

類彙卷四十六

七

予乃爲贊曰

邨曰茅舍山曰昆岡有黔甚口莽師之良掀顧滾  
滾祖郭禰揚年逾耆矣舉問斯翔山川盤紆松楸  
成行以棄生氣允也其長

焚香埽地圖自贊

焚香埽地蕭然葆真簪惟左司今見斯人夫亦欲  
退老於蔬圃之中茅檐之下以自附太平之率民  
爾矣而士大夫之論不疑其任達則疑其好名雖  
怒者靳者譏且嘲者非一而不我知也則均

捉筆圖小像自贊

并序

海鹽張君某爲予作小像予既題兩絕句於後復作贊八句塗其隙處云云

史事婞直文材迂疏仕學俱拙媿君子儒晚而勇退山澤之臞穿穴經傳辟彼蠹魚舒紙濡墨敢曰著書信心與手聊用自娛風雨晦冥鍵戶以居人或不堪我心則愉

薦福寺募繫彌勒佛像贊

佛說衆生不能解脫皆執我愛輪轉生死愛心一織金銀錢穀衣服器皿種種戀著隨處尋求而不得輒相詰問由愛生貪由貪生瞋由瞋生癡顛

類彙卷四十六

八

倒墮落無有出期是故當知棄愛樂舍凡諸眷屬妻妾子女以及此身六根四大一切幻合無不可舍何況財寶真是外物若能以此方便布施如弃瓦礫而獲髻珠脫離煩惱得清淨樂爾時吳城薦福古刹有一比丘法名眞定精進持戒不同俗僧惟此比丘于劫已前於彌勒佛曾相親近溪植善本嘗畢此生莊嚴法像琴香鐙燭常以供養願大力弘募求大衆生決定信佐成勝果善哉善哉我則樂以筆墨文字歡喜贊歎爲俗姓先願諸大衆各助金錢乃至粟帛一絲一粒破慳貪心向佛布

施是大因緣亦非因緣當知佛性離因緣故是大功德亦非功德當知佛性離功德故亦無彌勒亦無衆生當知佛性離見相故彼亦無募此亦無施當知佛性離彼我故不得執有又非著無當知佛性泯有無故若由喜舍永斷愛根見清淨性卽見彌勒

水月觀世音菩薩像贊

謂水無月何故水中常露月影謂水有月向水撈捉月復何往若使是一汲水在器是水非月使復爲二此月一見仍不離水屢轉卞度皆是妄想說

類彙卷四十六

九

一便非何況有二以此諸妄欲求菩薩如尋昨寢如覓己頭顛倒狂惑了無是處畢竟如何是觀世音菩薩貪看水上月失卻眼中珠

渡海觀世音菩薩像贊

苦海茫茫衆生所怖一念清淨撥開雲霧惟我大士彈指卽渡敝人前驅龍子後護天樂雷鳴寶響泫露魚鼈龜鼉聚觀若堵夜叉羅刹暨諸鬼部持戈荷戟羸形赤股悉來歸肩踉蹌拜舞長波怒濤了無險阻如乘安車如蹋平路咄哉彼岸不踰跬步彼衆生者業皆已作浮沈五濁惡風飄墮

觀世音菩薩像贊

衆生以妄念徧造種種業復以惡業故徧見種種報方其得報時屢轉生恐怖怖甚輒號呼欲求菩薩救一聲觀世音頓忘諸苦趣當知救苦者非藉菩薩力如以繩自縛自縛還自解縛者既非佗何故須佗救以我觀衆生皆具菩薩慧本來各清淨緣何受諸苦所苦從何起有起應有滅緣何了不滅沈淪千劫內若能破此妄起滅兩非實隨處自游行皆得大自在菩薩不住空菩薩不住色非色與非空一切俱不住我今造此像復作如是說願彼求救者諸苦一時脫

類彙卷四十六

十

梅檀觀世音菩薩像贊 并序

汪門毛氏以私財命工敬雕觀世音菩薩像既成其舅汪琬贊曰

若說是菩薩此是梅檀木工力加雕鐫赤金爲外飾一一假合成菩薩在何處若說非菩薩容顏妙端嚴寶冠及纓絡種種屬希有見者悉頂禮儼然菩薩在二說轉相駁畢竟皆戲論欲知菩薩性含裹十方界本來自清淨本來自眞實本來自圓明本來自周徧是相了非相非相亦復非處處無礙

著故名觀自在

銘

沼泉銘 并序

予莽先大夫於堯峰之麓既訖事從彤家者言命工穿沼墓南畝土逾七尺得原泉焉鑑之而清飲之而甘且有崇報禪院浮圖相距十餘里獨時時寓影泉中予以爲祥乃作銘而刻之於石置之斯泉之左

類彙卷四十六

十一

橫山出蒙伏流土中匯而爲沼氣與山通可汲可灌可溉原壑可潤竹石枌榆松檟旱則不涸潦不加盈維泉之德激激渟泓先公遺體永宅其上神乎來游春秋勿爽

枯木筆格銘二首 并序

予與潘爾開游鄧尉山相視山中枯木有樸拙者輒鋸取以歸命爾開磨礱爲筆格得尤奇者二因肖其形命之曰伏螭眠鹿各爲銘

右伏螭

有鹿偃息螭角呿口欲呼其友其友何人惟中書君

右眠鹿

署中石硯銘

左籌右算此硯與俱不負詩賦而校簿書君不見  
今之足高而氣揚者其孰非刀筆之徒與是故寧  
爲俗吏毋爲豎儒古語有云屠龍不如履稀吾以  
知其不誣矣

激泥硯銘

水火土俱乃成斯質美如圭璋既堅既澤俾從我  
游以佐著述端谿歛谿吳女什伯

拄杖銘

類彙卷四十六

三

危則持兮顛則扶兮獨行景景惟女與俱兮

鈍翁前後類彙卷四十六終

康熙甲寅冬十二月

同里周靖  
休寧汪繩武校字

鈍翁前後類彙卷四十七目錄

題辭

題致富書

題淵明集

題劉涓子評班馬異同

題高季迪櫟軒集

題小兒語

題壯悔堂文集

題平母節略卷

題使琉球記一

類彙卷四十七目錄

十

題使琉球記二

題黃孝子萬里紀程

題庵邨和尚法嗣圖

題容安軒記

題指九傳疑錄

題畫篋

鈍翁前後類彙卷四十七目錄終

題辭

題致富書

此書出於近世其辭不雅馴然論樹藝蠶畜之術頗可觀覽信有益於農家者流也孔子曰季孫之賜我粟千鍾也而文益親南宮敬叔之桑我車也而道加行微夫二子之貺財則丘之道殆將廢矣甚矣財之不可不殖也以孔子文遊徧四方其道又大被於七十子之徒然猶不能無藉於財況在後之學者邪有人於此爲郎吏歲餘而其貧益甚以是求文親道行不亦難乎然孔子又言富不可求數譏子貢不受命而貨殖何也學者苟有志孔子之道必不可以不知命有財而文親道行命也財不足而文且日疏道且日廢者非其人之過也亦命也故雖有是非毀譽之至乎其側亦安命以俟之而已或曰然則奚取乎此書予告之曰吾將退休於家以講求所謂樹藝蠶畜之術而老焉則必於此書取之所以自附於農家者流也非求富者也

題淵明集

屈原子胥皆孔子所謂殺身成仁者也而揚子雲獨譏之子雲方自詡以爲煌煌明哲度其胷中舍劇秦美新而外所自得者無幾矣安乎於二子若冰炭水火之不相入也溫文正公之爲人豈子雲比哉通鑑不尙奇節之士其於原之湛身略而不取可也乃元嘉四年并不載淵明之卒何也淵明出處始末具詳本傳至其爲詩也哀吟齊之固窳感精衛之填海大節炳然微獨以甲子紀年而已而通鑑不載豈偶帙之邪抑別有義例也夫子雲曲學之士本不足道也而自溫公以訖王介甫曾子固之徒無不好其學者同時能辭而闕之者子瞻一人而止爾溫公既好子雲至謂荀孟殆不足比遂作太玄集注又作潛虛以擬之噫亦過矣咎人譏司馬遷是非謬於聖人予謂子雲亦然抑殆有甚焉若溫公之不取原與淵明也得非平時之所好不免湊中子雲之毒故有時而發與予三復淵明詩不能不爲溫公太息也

題劉涓子評班馬異同

予觀涓子所評班馬異同渙歎其淺陋無識真有兒童之見不若者而舉世猶傳其書何也試以李

將軍傳言之子長於上郡太守之下卽總敘云後廣轉邊郡太守徙上郡嘗爲隴西北地云云皆以力戰爲名此正子長敘法之妙下文止擗射雕者一事以模畫之以見在上郡力戰如此則佗處不言可知矣又前文云日以合戰後文云廣結髮與匈奴大小七十餘戰皆與此力戰相照應人知此傳以射字爲案不知其又以力戰二字爲案也孟堅憤憤輒舉而刪除之此可謂之有法乎而須谿則評云史記錯出非是且子長別用程不識兩兩相比共作三段此政以客形主能令李將軍須眉生動可謂史傳絕調孟堅仍之良是而須谿又評云程不識爲人何爲於此可去不去若有憾於孟堅者彼豈知作史之道哉以此遺誤後人則天下安得有古文辭耶前李聖一先生過予飲被酒慨然曰四庫書終身讀之不盡吾欲盡燒其無義理者吾子以爲何如予方疑其失言今由須谿觀之然後知先生之言不妄也天下淺陋無識如須谿者何限安得先生盡燒其書哉先生名敬本家吳縣之東洞庭山今爲江寧府人方任左通政其生平持論奇偉類如此

類彙卷四十七

三

題高季迪樓軒集

按王文忠公缶鳴集序云詩十二卷九百三十七首張子宏哀辭序則云先生自類其詩千五百首今考周氏本總千有一首其數與序不合外又有是集十卷詩七百二十三首姑蘇樓吼一卷詩一百二十二首內惟贈張省郎及越來谿五丈石飛來峰瓊姬墓諸作重出餘俱缶鳴所無合三集共得一千八百四十餘首佗如徐氏本雖名大全而實則軼去者多矣錢尚書受之爲列朝詩選於先生詩率取諸缶鳴大全豈猶未見是集耶集爲予家塾所藏蓋異時乞諸史翁辰伯者乃成化閒張習企鵠所刻也辰伯與汪氏有連其人博洽而不長於詩往往誤加改竄如吼雪禁體改凍爲雪賦得烏衣巷送趙子將改橋頭爲牆頭之屬先生蓋情燕語吾人句是也予略加是正擬同缶鳴樓吼重鐫諸本故爲跋之於左至於先生出處本末則李志先作墓誌銘呂敏又作傳已詳之矣茲不復云

類彙卷四十七

四

題小兒語

沙隨呂公得勝作小兒語二卷其仲子侍郎公坤作續語三卷演語一卷皆不越委巷俚談閨房兒



女子之所習者而勸誠存焉易曰蒙以養正聖功也聖人之道兼微上下非有幽深玄妙奇特而不可測者也故其功由日用飲食而極之可以盡性至命化民成俗所謂內外本末一以貫之也蘇子由本不知道遂謂道有不可名言者及其論子夏之教人也則又善其始於洒掃應對進退而不急急於道審如是也豈道之於洒掃應對果有截然爲二者邪夫亦支離悖謬失子夏之本意矣惟子程子則不然其說曰洒掃應對便是形而上者知此則於易養正之說庶幾其能相發明與故吾謂是語也不獨爲閨房之勸誠已也雖曰聖賢之教大人先生之學不外是焉可也竊願廣其傳以冀後之求道者

題壯悔堂文集

集十卷商丘侯方域朝宗著朝宗本賈公子孫席祖父之遺結納名士頗以豪俠自命與桐城方以智資池吳應箕空輿陳貞慧如皋冒襄諸子友最善有阮大鍼者故魏奄義兒退居金陵不爲諸名士所齒嘗欲納文朝宗會其家有伶人一部以聲技著名江南能歌大鍼所演劇號燕子箋者朝宗

類彙卷四十七

五

類彙卷四十七

六

知之於是諸子方以試事集金陵朝宗置酒高會凡吳越閩楚豫章之客皆在不下百餘人促徵阮伶佐飲大鍼心竊喜以謂藉是可與朝宗交矣因立遣其伶復使使者謂之酒酣方度曲四坐相顧稱善使者走告大鍼大鍼心益喜已而朝宗與客使酒厲聲論天下事脫帽箕踞叫嘯紛紜遂稍及大鍼戟手痛罵不絕口與歌管之音相襍大鍼聞之乃大怒尤恨朝宗切骨越五年而禍作集中所謂爲左兵內應被逮下獄者蓋以此也予又聞朝宗嘗游金陵挈其業數千金寓居桃葉渡上日夜名故人善酒者挾妓彈琵琶縱飲所治盤饌甚盛費輒不貲有膳夫忤意急叱出撻殺之投其尸秦淮水中是時侯氏執方張見者皆咋舌不敢問朝宗之任俠使氣皆此類也末年來游吳下欲刻其集集中文有未脫藁者一夕補綴立就士大夫以此益奇之冒襄字辟疆每爲予語朝宗未嘗不遲回太息云

題平母節略卷

詩二南半爲后夫人作聖人旣繫之正風至於邶鄘衛爲變風之始而鄘詩復首柏舟其後乃以牆

有矣采唐鵠之奔奔諸篇繼之蓋聖人立教之意所以望其爲此而戒其爲彼也漢且遠矣如馮孺人能持苦節以終其身又能教其子用文章取名於世其於其美奚媿焉於是王茂遠宋玉叔旣爲之傳諸士大夫復從而賦詩寵之凡如千篇異時有撰輯本朝詩者苟不取法乎聖人則己如法聖人繫詩之意則必不遺乎此也且微獨不遺而已必將采其尤工切者冠諸篇端以端風化而勵末俗平氏益姑竢之

題使琉球記一

類彙卷四十七

陳翼字友石常熟人略通琴書旣從張御史學禮往使琉球嘗授琴於其王世子還至京師爲予備言海中魚龍之變幻日月之出沒煙濤雲浪之倏忽有無與夫琉球風土之醇愿人物氏族之喬壁儀文器數之樸略近古可喜可愕多記中所不載者予聞而羨且慕之爲之拊掌起舞恨不能經行眺覽其間也晉蘇明允有言大丈夫不爲相得爲使折衝口舌之間足矣今陳生雖不爲使卒得附王人以行出其技能遠自暴著於數萬里外爲予所羨慕雖蹈海奚憾哉於是陳生又言往返海

上蓋瀕死者數矣其始遇盜於海口則幾以兵死旣而逗畱大洋中所貯水米告盡則又幾飢渴死夜見大魚浮海面揚鬣噴水水涌起數丈所乘舟震撼欲覆又幾沈溺死隨風引至琉球北山得登岸稍逾數十丈卽當墮入落濤洋中不可上又幾死越北山遇風雨卒至兩龍夾舟飲於海又幾死及歸而復遇大風雨桅裂帆壞舵繩中絕飄蕩三晝夜不知所之又幾死抵閩界上輒潛行賊島間數百里懼爲所得又幾憂悸疾病死顧得仗天子之庇中國之威靈數瀕死而不死天吳海若實陰相之蓋其自以爲幸者如此然予猶有憾焉求諸古人如游輞川泛漢陵周覽洞庭彭蠡沅湘雲夢之旁此其蹟之所涉耳目所經見者以技大海直比於杯水勺泉耳然且作爲詩文相與張大而稱說之況乎奇觀異聞什伯於此不有雄偉恢闊絕倫特出之作以述其事而陳其狀歸而上諸史臣藏諸藝苑以煌美齊諧志怪之書將何以誇示後世爲無窮之傳耶惜乎陳生者方沾沾以琴書自喜猶未暇及此也

題使琉球記二

琉球卽古流求也予嘗疑陳生所言多不合史傳顧陳雖狂生頗不能緣飾言語豈史傳因出於傳聞未可據之爲典要邪及考嘉靖中四明陳侃使琉球錄其中有羣書質異數條亦力辨通典一統志羸蟲錄星機勝覽集事淵海所載非是以爲殆郢書燕說之類然後知生言之不誣也抑予又聞之答苻堅時新羅遣使衛頭朝貢堅曰卿言海東之事俱異於古何也荅曰亦猶中國時代變革名號改易夫焉得同然則今之琉球或亦類此此皆記中所未考者故略題之

類彙卷四十七

九

題萬里紀程

紀程曷爲而作吾吳孝子黃君向堅端木爲其親作也親者孰謂謂孝子之父含美先生也先生名某崇禎癸酉舉人明末知雲南大姚縣以兵阻不得返孝子徒步往尋之故有作也曷爲謂之紀程孝子之行也始於順治八年冬十二月訖明年夏六月自吳入滇復自滇奉其親歸吳爲日則二十有一旬爲道路則二萬五千餘里中間疾風盲雨之噬縣崖絕壑溪谿危狹之恐山妖木彪狸鼯豺虎與夫獾人猺子肝睢咋噬之虞烽煙戎馬營壘

臨隘之警無所不紀未見其親則憂憂而思既見則喜喜而繼之以泣舉凡家人父子悽傷款接之情亦無所不紀故謂之紀程也予受其書於徐子禎起讀之既竟作而問客曰答文安民王原大理民趙重華皆嘗尋親士大夫之賢者亦嘗爲傳爲述以行矣乃今而復見孝子然則孝子與王趙孰難一客曰王趙難予曰何謂也曰王趙之違其親或枉羈貫或枉襁負而其父又細民也所執無定業所游無定方東西南北茫茫焉徬徬焉故其尋之也難孝子則不然雖相距萬里而含美先生顧

類彙卷四十七

十

居蠻獠中無恙也孝子又熟習其親之音容笑貌豈必如王趙者占之以寢決之以卜導之以異人與予曰否否王趙遭逢承平其往返於道路也市不晨易犬不夜吠海內一家雖難易也當孝子弱皇羽檄之閒蒲伏無人之境髣髴頂笠言與服俱異繭足鰲面絕無人色遠方之人視之不猜爲間謀卽譟爲匪類其季脫於刀刃劒鋒者僅耳由是觀之雖易難也蓋含美先生之意亦云爾語未既一客笑於坐曰子失言矣彼孝子烏問所謂難易哉大舜克諧稱孝小子胡蓋前之愆亦稱孝文武

視寢問膳稱孝小弁之子窮極而呼天亦稱孝以文武易則文武不知也以若舜若胡若小弁之子難若舜若胡若小弁不知也凡爲人子者知其親而已矣方且不自有夫孝也又烏問所謂難易哉予曰善

題庖邨和尚法嗣圖

記曰天生時而地生財人其父生而師教之此師道所由昉也今夫醫藥卜筮之術承螭弄丸彈碁蹴鞠之技猶必有所受教而後能工況其爲聖賢之學者哉浮屠氏之談禪者皆本達磨以下諸祖

類彙卷四十七

士

故謂之祖師及其摩頂記前則又各自有師然吾聞大慧嘗游大陽洞山間既得曹洞宗旨見其授受之際必臂香以表不妄付授因竊念曰禪有傳受豈祖師自悟自證之法遂弃之而徧歷諸方由此言之浮屠氏之所謂師弟子非若吾儒之師弟子然也故當其既悟則佛可訶祖可罵禪版几案俱可付之一火蓋彼方偕此爲大機大用洞徹了當之所往而豈嘗拘拘於威儀禮數之中哉若清上人固庖邨之嗣天童之孫也來游京師乃悉取其同門受法者若干人列之爲圖而又沾沾焉以

己說序之吾不知其於彼法之所謂自悟自證者果有得焉否也雖然管公伯寮親與七十子之列而敢於毀季路邢和叔本程門高弟而遽誣宣仁以附紹述之說然則士大夫之陰賊詭譎叛其師友以去者良不少也而浮屠氏獨能區別受授之由來所以衛其門牆者惟恐不嚴而守其衣盞巾拂者惟恐不至豈不猶賢乎哉若上人是已吾故有感而書之

題容安軒記

予汪子既作足記宣城梅子讀而歎曰先生其殆

類彙卷四十七

士

有道者與或笑於旁曰非也吾聞至人之於道也若承螭若挫鉤其視憂患也若虛舟之觸其履之而安也又若沒人之入水若醉人之墜車夫固泊然無心與造化游者也今先生乃不勝得失禍福之慮慷慨攻於胃次而形於起居動靜之間明知其不可奈何然後嗷嗷聒聒偕一言以解之以自託於淵明子瞻是果可謂之無心乎苟無心何有言苟無言何有記哉語云知者不言言者不知故曰先生非有道者也於是子汪子聞而善之遂錄其語

題摺九傳疑錄

錄末永王事見於國初邸鈔順治元年十一月有稱前明皇子者至京師入故嘉定伯周奎家奎留之二日遂以偽太子疏於朝於是吏科朱徽河南道趙繼鼎等連章劾奎而錄言爲人所執非是既下刑部有小內官指驗癰痕抱之而哭錄言內官不敢識認亦非是一時廷臣諸疏具在大指略同獨侍郎沈惟炳所言尤明切略曰如其真也是先帝之靈所默擁也清朝寬仁厚德加意先朝上謚發喪備極隆盛今日命將出征代先帝除凶伐暴又何嫌何疑於其子不以備三恪之後祀爲先帝存此一綫哉如其僞也則必陰險者妄圖富賢故挾此無知之徒冒死試法凡主使合謀之人收藏引進之家務必直窮到底與天下共見之若雷疑似之形何以傳信後世云云嗟乎東宮南竄舉朝猶庶爲王之明況乎玉步旣改而欲緩頰解於其間不更難乎然則沈侍郎之疏未爲失也惜九不及見邸鈔故所載不無牴牾今繕寫御史趙開心以下四疏附諸卷末使著書者有所考云

題畫篋

黃山谷曰有所欲則富者取之有所畏則賢者奪之今吾所蓄者類皆不一錢直或可冀子孫世守乎然使後人不似又以其無所直也而遂弃爲覆瓿務物之用則吾無如之何矣子美謂淵明詩有子賢與愚何其挂懷抱由此言之後人之似不似固不足恤也

純翁前後類彙卷四十七終

康熙甲寅冬十二月

同里周 靖  
休寧汪繩武 校字

類彙卷四十七

鈍翁前後類彙卷四十八目錄

跋

跋四書圖

跋李義山詩注

跋歐陽公集

跋邵堯夫先天圖

跋蘇文忠公黃州謝表真蹟

跋宣和畫譜

跋鴻慶集

跋高似孫子略

類彙卷四十八目錄

跋朱文公與張欽夫劉共父論程集改字諸

書

跋家禮

跋三衢文會

跋庚申外史

跋唐荆川集

跋文氏莽錄

跋衡山手蹟一

跋衡山手蹟二

跋劉子威前後集

跋周氏血書貼黃

跋劉公勇蘇門詩

跋王于一遺集

跋論道書

跋思子亭記

跋劔閣圖

類彙卷四十八目錄

鈍翁前後類彙卷四十八目錄終

跋

跋四書圖

予歷考唐宋畫家往往畱意經傳如書之無逸詩之幽風降訖孝經爾雅楚九歌之屬莫不有圖獨無圖四子書者有之自此冊始願益命畫工廣之庶幾備鄒魯之典型貌俎豆車服之器物得俾後之學者有所感發興起於其間於以廉頑立懦蓋不無少助云

跋李義山詩注

類彙卷四十八

十一

古之爲箋注者莫不廣萃羣說以成一家自經傳而外顏師古之注漢書也實出顏遠游而後世不知遠游者以其成於師古也李善之注文選也實集張載顏延之沈約薛綜徐爰劉淵林諸家之長而後世不稱述諸家者以其會粹於善也常熟釋道源解義山詩未竟而歿吳江朱子長孺作箋注頗采用之而錢夕公馮定遠及陳氏潘氏諸說亦附焉未嘗掩沒其姓氏雖於道源亦然長孺示予道源注原本頗多蕪累且間有所遺漏長孺翦綴裒益不啻什之六七其用意良亦勤矣吳人不察

往往竊議其後幾使長孺如郭象之於向秀此皆耳剽目竊之論不足信者也長孺每爲予言道源所引釋氏書最稱淵博非得此注某書亦不能就也蓋其通懷樂善如此而忘者猶嗷嗷焉予恐後進有感其說者故題於箋注之後

跋歐陽公集

古人爲文未有一無所本者如韓退之諱辨本顏氏家訓歐之論隱公非攝本何氏膏肓辨堯舜后稷世次堯舛本杜預釋例世族譜蘇之序延州來季子多壽本孔穎達正義不知其偶合與抑亦稍循其說而橫從出之也然文忠公所作送廖倚序卽退之送廖道士序也藥師院佛殿記卽圻者傳也此其原委皆顯顯然可見儻古人亦不盡諱之與

類彙卷四十八

二

跋邵堯夫先天圖

堯夫嘗以其學授王豫豫無所授歿其書冢中及吳曦叛盜發豫冢得皇極經世體要一篇内外觀象數十篇有道士杜可大者賄盜取之以授盱江廖應淮應淮死鄱陽傳立得之傳又傳發人齊琦考宋太史作溟澤生贊所敘廖事尤奇廖遇徐



安裕弋陽將以其學教之安裕勸廖業中庸廖厲聲曰俗儒殘辱我康節矣既宗先天之學頗自負知易見諸易師傳疏輒加訕笑及論後天則尊義畫爲經象爻繫辭爲傳黜文言象象爲九師之言且謂說卦非聖人不能作上下繫乃門人所述序卦直漢儒記爾性使酒難近在臨安每痛飲不醉不止醉中嘗大叫天非宋天地非宋地奈何奈何數爲太學生熊某指示國將亡兆最悉臨安人皆以爲狂居亡何而元師入矣廖無子畜一義女瀕死告其女曰後一月中朝當命山姓烏名使者徵

類彙卷四十八

吾及傳立立當過吾門女可以吾藏書示之卒如其言所謂山姓烏名則崔鵬飛云先是林黃中袁機仲最後黃東發先生皆力辨先天學非是東發私淑朱子獨此說與朱子異蓋不知其奇驗果如此也予因略其概附圖後

朱子發謂陳搏以此圖傳種放放傳穆脩脩傳李之才之才傳邵又魏萼父謂此圖卦爻方位縝密停當乃天地自然之數此必爲古書無疑其前僅見於魏伯陽參同契陳圖南爻象卦數猶未甚白至邵始大明云云此則圖之原委也

王伯厚又謂邵與胡文恭公同受易於廬山一隱者老浮屠遂得皇極經世之學且云出謝上蔡記文其說尤異或又謂先天圖卽古之河圖萼父亦以爲疑此則非是

跋蘇文忠公黃州謝表真蹟

黃州通守宋牧仲購得此表於京師及其還也將謀刻石郡齋以備黃之故實予文牧仲五年觀其文章議論始不減蘇門鼉張一輩人物而其所守又在雲霄澤南之地凡雪堂嘯軒岐亭赤壁長公之所游處者牧仲皆專而有之宜其懷高山景行之慕也然長公自遷謫以後日益窮困官中所折俸錢例得退酒幣數十耳衣食不給則僭東坡數畝躬耕其中以庶幾來歲之一飽亦大可歎矣而

類彙卷四十八

牧仲則出自禁近尾從之列棄朱轡佐蓮幕有江山風月以寄其登眺有將母之樓退休之圃以舒其歡歌翩翩然發舒其志是豈長公所能及哉予固遷謫無聊者不勝妒且羨於牧仲因附識其語

跋宣和畫譜

右宣和畫譜二十卷前有徽宗御製序徽宗善繪事嘗置畫學所所聚畫士甚夥宜其工於賞鑒者

也及考御府所藏有韓泥畫李德裕見客圖按新唐書泥事代德二宗德裕事穆敬文武四宗相距甚遠其為贗筆無疑又有李贊萼畫女真獵騎圖贊萼歸唐時契丹方與渤海相攻擊而女真部落猶未盛不應贊萼有此畫恐亦非是然則徽宗之賞鑒殆與吳中好事相類其譜中所載豈亦真贗各半邪

歐鴻慶集

仲益嘗仕僞楚先儒謂其平生出處至不足道蓋以此也集四十二卷考周益公原序可見今此刻

類彙卷四十八

五

僅十四卷又改周序以遷就之如吾郡重修寒山寺記靈巖智積菩薩殿記皆佚去矣又王仲言揮塵後錄載仲益一事有為晉陵主簿者歿其子求仲益作誌銘遣人達意云文成縑帛良粟當以千濡毫也仲益忻然落筆仍溢美之既而寒盟且作啓為謝仲益極不堪亦以啓報之略云米五百而作傳絹千匹以成碑古或有之今未見也立道旁碣雖無媿辭諛墓中人遂成虛語云云此銘與此啓今亦不載集中

跋高似孫子略

高氏疑孔叢子偽書歷引孟子及家語後敘證孔子子思無問答事最悉然予以為非是漢書孔光傳首載孔氏譜牒孔子生伯魚鯉鯉生子思伋伋生子上高則伯魚為子思父審矣孔子家語孔子年二十娶元官氏明年生伯魚伯魚年五十先孔子卒孔子後三年始卒使子思猶未生則孔氏譜不足據邪史記魯世家穆公之立也距孔子已七十年子思壽止六十二使穆公時猶在則與孔子相隔絕久矣其去伯魚當益遠不得為其子然徧考諸書又不言孔子有佗支庶何也予以為空從

類彙卷四十八

本

孔叢子蓋孔叢子與譜牒皆出孔氏子孫之手其說必有證左非佗書臆度者比也嗚呼盡信書則不如無書後世迂儒小生讀書不知變通往往舍其大者旁引瑣細以相辨難豈非好古而失之愚者哉

跋朱文公與張欽夫劉其父論程集改字諸

書

前賢遺集不可改者如此夫改沿為泝改姪為猶子其說率有據依然且文公闢之至於目為專輒為輕肆為失其謙退敬讓之心何其詞嚴而義正

也又況學識不及胡文定公與張劉諸君子而遂塗竄其賢祖父之詩若文乎使文公復作決當如何揮席而末俗視之恬不知怪蓋其相安於輕肆自大之習久矣此吾所以歎也親爲人之孫曾既不能盡讀其遺書而又率情奮筆欲以陵蔑其前之人而誣罔士大夫之心目極其流敝有不啓子姓悖逆之漸者乎此吾所以再歎也後生晚進見聞陋狹往往喜同惡異相與蛇糾蚓結而不可解稍有異議者出其間則羣然謀而侮之世無文公孰能知予言爲非過者此吾所以三歎也於是乞宗人昭玆悉錄文公所與張劉往復諸書而姑跋之以示學者云

### 跋家禮

按年譜乾道五年文公年四十丁母祝孺人憂始輯家禮其明年書成門人黃勉齋作行狀謂其後多損益未暇更定楊信齋亦謂家禮乃初年本也今姑卽喪制考之其與經傳異者五齊衰悉有衰負版辟領一也婦人不衰二也旣葬無受衰三也大祥用忌日則僅得二十四月又一日似乖二十五月而畢之義四也

若大祥僅二十四月一日假使葬祭得在二十七月後

一句則是開二月上祭先上旬次中旬與禮喪事而禘非開月矣先遠日相反五也自明孝慈錄集禮會典俱遵用此書以故沿襲至今殆非文公本意若萬曆中坊本間有增損則益失其舊矣惟此爲正德以前所刻附以楊氏注劉氏增注補注雖有闕譌豈可喜也

### 跋三衢文會

右三衢文會一編元仁宗延祐六年刻於鄞江蓋詔行科舉已五年矣一時巨公名士遂相率由科目以進治莫熾於延祐如史所載張文穆公起巖黃文獻公潛歐陽文公玄許文忠公有王楊待制載則皆二年進士也汪文節公澤民虞仲常榮皆五年進士也其人儒術吏治文章節義類皆卓然傑出著聞於世者然則科目亦何負於國家哉此編雖江湖閒私課亦足以見是時人文之盛編中自余聞至汪誠凡十名皆全錄其文十五名徐徽錄賦一篇十九名王世鳳錄經疑二道其文五十篇予旣記其始末而又跋之如此

### 跋庚申外史

野史氏有言元代立法徵人用士惟論根腳夫所

誦根脚人者率皆生長賢富鸞雛擁毳之人也至於布衣疏逖雖有雄傑之器撥亂反正之才屏不得與聞國事於是以四海九州之大萬民之衆悉舉而付諸鸞雛擁毳飽食煥衣之徒使之坐廟廊據樞軸以相左右問之以兵刑而不知問之以財賦而不知問之以獻可替否興利除病而不知彼之所娛者聲色耳所焚者苞苴耳所固戀而不忍一日舍者名位耳當此之時淫朋比德夫已極矣而爲之君者又益之以驕奢縱恣甚則君臣相謔男女裸逐醕酒宣淫俾畫作夜雖受辛之惡蔑加

類彙卷四十八

九

於此自時厥後威福賞罰之枋旁落倒置上之則鸞妻鳩虐主器弄權於內次之則建牙把戍之臣飛揚跋扈桃刀耒戟之寇咆哮陸梁於外天旣怒矣人旣怨矣夫安得而不土崩瓦解哉考諸至正改元之始庚申帝非荒淫不道者也蓋亦嘗復科舉以興賢能矣選儒臣歐陽玄等講五經四書譯貞觀政要以求治本矣享太廟耕藉田禮服祀南郊以復舊章矣賜高年帛立常平倉蠲天下田租命使宣撫十道以效恤民之政矣卒之臨御旣久積久生情積情生驕辟諸魚游於釜燕巢於幕而

怙然恃以爲金湯磐石也安而忘危存而忘亡治而忘亂一旦衆潰身竄爲後世笑說者謂元亡於盜賊予謂盜賊非能亡元也木蠹而後蟲生草腐而後螢出非盜賊之亡元元自亡也不然彼揭竿而爲難者狐鳴鼠竊直速取屠戮耳豈能滅元之社稷而夸其宗廟哉此史凡二卷明初權以制氏所輯自元統已來佚事略具可與元史及輟耕錄兩書參觀予故錄其本云權名衡至正末隱居太行黃峯山中其書一名大事記

跋唐荆川集

類彙卷四十八

十

荆川集若干卷購諸京師其中字本非謬而間有改竄不知誰氏之筆斯人蓋妄人也吾嘗見里儒塾師讀書不多遇其所不解輒以臆變易原文者多矣晉春秋書伯于陽孔子曰我乃今知之矣枉側者曰子苟知之何爲不革曰如爾所不知何然則不知而妄改者孔子所惡也故書於此以示凡讀書者

跋文氏募錄

文先生之歿也一時名公鉅卿弔祭贈賻者相繼二承所輯手書祭文至於如此之多夫亦盛矣先

生當承平右文之日能以文章德望傾動海內同  
邑後進若陸少卿子傳王吏部祿之以訖陳道復  
王百穀之流皆及其門其流風餘緒吳人至今傳  
道不絕非如一藝之士僅以筆精墨妙見推者比  
也何元朗云衡山狂翰林大爲姚明山楊方城所  
窘昌言於衆曰我衙門不是畫院乃容畫匠處此  
惟黃泰泉馬西玄陳石亭與相齋倡甚歡二人只  
會中狀元更無餘物衡山數公長在天地閒今世  
豈更有道著姚涑陽維聰者邪錢牧翁評之云快  
哉斯言百世而下猶可以興起也予讀牧翁所記  
每歎息流涕於此故附識於錄之末

跋衡山手蹟一

右待詔文先生家報九紙皆北上授官時所作第  
一紙寄三小姐當是指其配吳夫人餘八紙寄國  
博和州兩公按和州先君行略以壬午歲貢上癸  
未四月至京師此卽第四紙中十七日到灣十九  
日入城留王繩武處是也行略甫十八日吏部爲  
覆前奏授待詔卽第六紙中擬在初八日考不意  
初六日命下遂承待詔之乏是也惟由前月十九  
日數至閏月六日當如行略作十八日無疑今札

中以八爲六或不數入城與奉旨兩日耳又按王  
弇州所作文先生傳有吏部試而賢之特爲超授  
之語然先生雖已投卷本未及就試而授職且試  
事皆隸禮部試訖始移吏部傳中云云俱非是王  
最號博洽尤長國家典故而紕繆乃爾并附正之

跋衡山手蹟二

文肅公跋蓋在崇禎庚午歲方與其甥文毅公同  
在翰林故文毅亦有跋也先是文肅疏救王莊毅  
公忤逆奄魏忠賢奉中旨降二級調外已遂削奪  
崇禎己巳以倪編修薦起官侍讀進左春坊左中  
允再進左諭德掌司經局事尋疏劾逆黨僣用事  
者幾得梟後以奉使益藩歸里再請告不允卷中  
用司經局印當是掌局時而及其爲跋則已奉使  
在道矣予案印止待詔祖孫故略疏文肅出處附  
於卷末

跋劉子威前後集

子威之文率多僻字與句支離詰曲不可句讀蓋  
前此則江宜爰後此則文太青之輩行也聞子威  
盛時有同邑卜者袁景休每向客指摘其字句以  
爲笑子威聞之大怒懇諸官官爲攝景休答若干

且數之曰若尚敢誦劉御史文邪景休怡然昂首荅曰民寧受咎數十耳不能改口矣諛劉御史也官笑而止吳人至今傳其事蓋文之有美惡如圭璧之與武夫珠璣之與瓦礫凡有目者皆見之有心者皆識之而近世妄庸人乃欲掉其口舌肆爲異同之論魚休陸梁若將陷人者豈能禁海內之士勿爲景休邪是亦愚矣

跋周氏血書貼黃

右血疏貼黃一百四十四字周君子佩少時所書是時愍帝改元子佩將頌其父忠介公冤刺兩指

類彙卷四十八

上

血寫全疏既竟先以示同鄉姚文毅公公摘貼黃中數字命改繕以進此其所存原本也子佩自敘及諸公跋之詳矣予獨歎忠介涖官清慎家居數椽僅蔽風雨遇公正輒發憤爲鄉人所愛戴而倪文煥李實兩疏敢於誣譎狂噬幾致東西易位黑白換色如忠介之名自當與日月相磨而彼倪李諸小人則皆東坡所謂蛆蠅棄穢也讒人罔極文亂四國此古今同轍者爲之一慨

跋劉公勇蘇門詩

晉歐陽子年四十有四畱守南都約梅聖俞買田

穎上作思穎詩曰優游琴酒逐漁釣上下林壑相攀躋予嘗讀而高之予同年生劉子公勇曠達之士以高第得爲比部郎數月矣顧鬱鬱不自得乃欲弃其所居官移家隱蘇門之上賦詩二章邀予與之偕隱亦如歐陽子之約聖俞也公勇爲予言曰蘇門山谷秀麗水竹深茂其麓有夏峰邨邨中居人不逮數十家父老子弟皆淳樸無機心可與爲友又曰孫先生鍾元有道之士也避世亂流寓於此某將往而依焉然則公勇其果能投簪解紱奮然爲此行邪抑姑託諸空言而已乎予考諸宋

類彙卷四十八

上

史歐陽子自皇祐至和以後受知於天子歷官禁近遂居中書嘗續爲思穎詩十有七篇益深悔其言之未踐也其後雖得歸老穎上而聖俞則已前歿久矣今公勇方壯視歐陽子畱守之年尙少其一而予之齒又少於公勇位卑而秩微未及爲天子所知其出處去就俱可以自主庶幾相與買田者有日而不致詒歐陽子之悔也哉

跋王于一遺集

小說家與史家異古文辭之有傳也記事也此卽史家之體也前代之文有近於小說者蓋自柳子



厚始如河間李赤二傳謫龍說之屬皆然然子厚文氣高潔故猶未覺其流宕也至於今日則遂以小說爲古文辭矣太史公曰其文不雅馴搢紳先生難言之夫以小說爲古文辭其得謂之雅馴乎既非雅馴則其歸也亦流爲俗學而已矣夜與武會論朝宗馬伶傳于一湯琵琶傳不勝歎息遂書此語於後

跋論道書

予爲諸生時雖嘗習程朱之說然僅以備科舉之用耳其中實無所得也去年春既爲是書而甫草

類彙卷四十八

五

淡不謂然力勸予讀程氏遺書朱子語類及予潛心求之固有與是說相發明者程子曰道之外無物物之外無道天地之間無適而非道也卽父子而父子在所親卽君臣而君臣在所嚴以至爲夫婦爲長幼爲朋友無所爲而非道此所以不可須臾離也朱子答吳斗南曰聖門所謂聞道聞只是見聞翫索而得之之謂道只是君臣父子日用常行當然之理非有玄妙奇特不可測知者也先儒之說固如此甫草繁喜東林高顧之學又嘗師事木欣曹先生不識何以差別乃爾得毋有終身由

而不知之患邪不然則如魯賢所謂讀之不詳妄生穿穴者比也惜乎甫草已南歸矣俟異時相見當相與極言之

跋思子亭記

予繁不能書甫草強之使書乃爲書此卷竊因之有感焉易言天道之虧盈地道之變流鬼神之福害與人之好惡相類而南華老人獨謂人之君子天之小人其說疑若可駭顧嘗徵諸見聞小人或幸而得福者有矣君子或不幸而被禍者亦有矣以是信莊氏之說殆有激而云也今甫草以博學洽聞退然自下之士繁爲四方所推重然年三十有四而始舉於鄉三上春官而不第旣又以註誤見概旣又喪其賢長子抑何天人之道參差不合如此邪予惟喟然三歎而已

跋劔閣圖

此圖雖不免院家氣而用筆最爲蒼潤及觀圖中人皆按騎徐行指顧閒頗有閒雅態若不知閣道之險者眞能品也予因思士大夫處崎嶇嶮巖之場率當安閑如此然後可濟於難若輕薄躁妄未有不失身墜者夫豈徒度閣道然哉同年子吳天



章出此圖示予因附識此語於後

鈍翁前後類彙卷四十八終

類彙卷四十八人

主

康熙甲寅冬十二月

同里周靖  
休寧汪繩武  
拔字

鈍翁前後類彙卷四十九目錄

祭文

大通橋土地神祠祈晴文

賽晴文

祭季給事文

祭仲弟摺九文

祭王夫人文

祭葉母姚太孺人文

代祀后土文

先府君祖奠文

類彙卷四十九目錄

亡妻袁夫人祖奠文

告祖廟文

告亡男筠文

亡男筠祖奠文

鈍翁前後類彙卷四十九目錄終

祭文

大通橋土地神祠祈晴文

維年月日具官汪琬以羊一豕一告於大通橋分司土地正神之靈曰嗚呼琬以不材奉天子命而來以與神共治此地也生殺禍福之柄琬所不能主者惟神司之乃自夏五月霖雨至於六月河流汎濫道路沮洳役夫消搖馬牛疲弊車戶二十有六人策策奔奔所日夜叩望者獨依於神而已神其忍見且聞之邪意者雨暘之不時天實爲之

類彙卷四十九

十一

以神之位卑而職微顧不及與知邪豈數不可輟雖如神之聰明正直亦不能自達於天耶抑車戶之桀驁不率者實開臯於神神將假手於雨潦以速之戾耶不然是皆琬之不勤不慎或有以召致斯災而神且漠然弗之恤也琬竊以爲分司者苟有溺職神空請之於天小則爲疾爲癘以創懲之大則殄滅其身不當延及於二十有六人又不當阻國家之輓輸而降害若此之甚且久也願自今日而後邀惠於神慎勿以疾風暴雨加於行運之地使車戶得以蘇其困而緩其罰則其報謝於

神者永永無窮而神之享之亦無忝矣謹告

賽晴文

年月日告於土地正神之靈曰者霖雨降災運行艱阻琬懼無以報稱天子任使之意告哀於神賴神之聰明正直鑒而閔之自是以來無疾風暴雨者逾六旬矣既能覆庇我車戶而又使琬得免於旱戾且無疾癘之罰以及其身是孰非神之賜與琬聞古先王之制祀典也有祈有報祈而不報殆非所以安神靈昭明貺也今運事竣矣敢不拜手以謝謹告

類彙卷四十九

十二

祭季給事文

嗚呼維公在廷歷官左掖俛視班行驚百鶚一公規密諫舉朝色惕公實丈夫羣羣而愜事關宮闈侃侃端笏雖涉風聞敢忘獻替印撓逆鱗慮有倉卒先皇聖明止輦太息謂公愛君芻蕘空擇且唏且俞儼荅禹益欲老公才姑示薄謫膏雨疾霆莫非帝德公之北征童容噴噴扶攜祖送謹闌恭祝祝公生還炷香叩額公去不顧忼慨于役臣辜萬死幸寬誅磔甘履舛輪單轂隻寒日慘心陰飈淒骨魑魅與鄰叫號充席長沙卑溼潮陽瘴

疫鱷魚張牙服鳥奮翮公禍過之捐身沙磧縣棺  
藁墳有同奔馳嗚呼哀哉 世祖之末雲開霧滌  
乙夜寢興每眷忠赤使得少延必蒙前席金魚緋  
紫行受寵錫如何絕命川馳笈激雖有賜環於公  
何及聞公彌留涕洟文塞惟君與父睽睽牀簣荒  
言寢語殷憂如管櫛目拒含齋恨窳藏血三歲  
化丹爲碧招魂而南僅歸齒幣某等於公辱枉交  
戚異時瞻印魁杓岱嶧寶公諫草寧啻拱璧庶幾  
公還載親几席今則已矣山嶺星沒遠望銘旌道  
里遼隔白馬紫車奔馳弗獲羣焉拾呼聲發如晝

類彙卷四十九

三

何以酌公酒絮雞炙豨勝重醑公益來格

### 祭仲弟楮九文

咎喪先君孰抑左右惟我與女自立不苟雖屬童  
穉遞相師友食則同案臥則聯肘每遇異書擊節  
拊缶有得必告有疑必剖女之文章詎出我後當  
其得意雲奔電走溢爲辭藻金彩襍揉儒林文苑  
罕與之耦弱冠慕道已闕堂牖紛華靡麗弃猶芻  
狗志期用世時命非偶退而著書旁撿薈藪儻假  
之年擬附不朽天平何辜反促其壽太歲狂壬我  
時北首自傷左謫感憤於口女與我言此非溫厚

榮辱得喪於己何有我聞斯語其顏怩怩虎驟之  
芻春江晴瀏方戒行李繫舟岸柳念女送我涕落  
尊白及茲三年睽離已久我遂簿領面色老醜願  
挂塵冠歸耕南畝巾車竹杖庶幾兩容此志未遂  
得毋女負赴音北來神驚不守寢邪非邪胡罹此  
咎女雖已矣我實抱疚斂不視含訣不執手何以  
爲人袒胷自毆設位於堂獻此酌酒魂無不之能  
爾此否

### 祭王夫人文

類彙卷四十九

四

嗚呼女子之治家猶人臣之治國也視其尊章與  
君父同也視其妯娌戚族與寮友胥吏同也視其  
米鹽酒食紡績織紵之務與錢穀簿書同也設或  
不季而遭逢困苦出其手足之力經營拮据則又  
與鞠躬盡瘁者同也故凡國之純臣家之順婦皆  
卓然見稱史冊而不易邁其人也若夫人之於尚  
書公其德足以相配其才又足以相成故尚書公  
爲純臣而夫人爲順婦也當其來歸者逾四十年  
中間直兵燹之變死喪之憂流離顛沛抑何難也  
辟若駕漏舟於狂風駭浪之中同行者相顧失色  
而夫人安然鼓柁以濟自非才德備至不能如是

其有成也至於鑄鋼定而道路通宏其賦君子偕老之詩以與尚書公相慰勞而竟不及疾者豈非其命也惟夫人能代尚書公之勞而不能享其逸能保其家於奔奔患難之餘而不能少全其生於太平暇豫之日此尚書公所以印天長號而某等亦追惟感歎於無窮也茲者采椒蘭以爲醑湘蘋繫以爲肴雖不足辱夫人之一顧而魂無不之庶幾其駕雲車揚霓旌發軔於溟之南而弭節於薊之北也

祭葉母姚太孺人文

類彙卷四十九

五

嗚呼咎借編修同宦京師二三知己晨夕招攜或講道藝或賦歌詩衆方諧笑編修歔歔問何爲然遠念庭闈道阻且長茫茫天涯我謂編修益迎而來酒有上尊服有綸罩食有蠡養免羹豚脰休沐之暇庶醺孝思編修曰否度江踰淮舟車跋涉匪老人空不如南旋以奉饋糜陳情闕下天高聽卑曾不崇朝果遂其私慰此倚門可無嗟咨我送編修設祖路岐願祈太君壽考期頤鄧馭之麓玉山之隈梅夢蘭蘭藥草豐滋以此養志融融熙熙熙版輿竹杖往還游娛孰云數月有赴北馳我思

編修崛起昌時既登巍科受天子知凡此令名皆太君貽謂當食報遽止於斯冥漠之中誰其尸之琬交編修非友實師媿未登堂坐涕漣而紫車白馬欲往無由寓辭千里又愆其期聊郵辦香用代絮雞太君有靈其鑒茲哉

代祝后土文

伏惟某官某卜葬茲土日吉辰良將卽幽宅是用昭告明神尚克相之俾我既窆以後不彫不崩子孫其昌世世勿替惟千萬祀永承神休尙饗

先府君祖奠文

類彙卷四十九

本

琬聞過時不葬是不能葬春秋誅之與慢葬等類琬成人之後躬迫飢寒既壯以來又塵仕籍輻輳竟頓積有歲年怙恃隆恩闕焉靡報以致我先考先妣淹在淺土三周星紀乃啓櫬宮過時之誅奚辭解免茲直靈輜將駕撫棺長號淡惟臯愆飲痛曷已伏冀考妣有靈俛坐昭鑒尙饗

亡妻袁太夫人祖奠文

自女之歸直予食貧衣麤茹糲累女艱辛及女病革予方筮仕歿不及訣歟不及視追惟嚙咎負女實多女而有知痛恨如何茲從尊章奉就窆窆山

川阻溪足慰女魄願予蚤衰齒髮已凋九泉相見  
庶幾匪遙輻車啓行敢告筵几同穴有期爲女破  
涕尚饗

告祖廟文

琬不孝獲臯幽冥蒙降之罰俾冢男筠天死無後  
宗祧三世不絕如縷琬拊心飲泣懼殄貽謀萬不  
獲已權以幼男有穀改名穀詒承筠之後茲謹率  
乳媪負詒再拜堂下伏惟祖考默加左右庶幾詒  
易致成立無有後艱以貽厥家琬亦得幸免於戾  
謹告

類彙卷四十九

告亡男筠文

傷哉女旣夭而無子吾又老矣異時營女之葬承  
女之祀誰其尸之吾拊心飲泣不獲已使幼男有  
穀改名穀爲女後以守女祔主旣率詒祇見  
祖廟是用告女其知之

亡男筠祖奠文

孝友誠信謂宜永年我作之孽致女不天我老未  
死女壯而天家門嬖嬖已不可保嗚呼痛哉馬醫  
夏畦皆有後人跛行喙息孳乳成羣而女何辜竟  
絕遺毓有詩與書孰相似續當女病革謀置女後

女不復言屢搖其首惟女隱衷我則知之女今往  
矣諒我者誰人之不諒亦已焉哉天實喪予腸裂  
肝摧輻紉在門尊俎在几老懷萬千告女止此嗚  
呼尚饗

鈍翁前後類彙卷四十九終

康熙甲寅冬十二月

同里周 靖 校字  
休寧汪繩武

類彙卷四十九

鈍翁前後類彙卷五十一目錄

襟著

釋猷

二禽戒二首

鴝鵒

鳴媒

荅窮文

八噉圖考

史評十二則

漢高祖一

高祖二

何晏

桑弘羊

光武 宋太祖

類彙卷五十一目錄

吳元濟

徐溫

唐太宗

文宗

杜詩注二則

讀初學集

亟請檄豁坐賠以免誤運等事申文

條陳大通橋事空申文

鈍翁前後類彙卷五十目錄終

鈍翁前後類彙卷五十一

文彙三十八

襟著

釋猷

國家既以才能不次擢用京朝官於是仕宦京師者日覬覦其閒率用奔走權位相高而予顧不能此也閑曹無事數治茗菴蔬名致東南流寓之士相聚飲食稍閒則發為議論上自經史次訖稗官壁案諸子百氏叢櫟猥瑣之書旁引曲據類皆抉摘其字句而疏通其指歸滾滾千百言客或拄齟吐舌默然不相辯對而去既去則又簾閣據几擁書危坐諷誦謳吟之聲抑揚高下至丙夜乃止越翼日復然於是笑者怒者私相嘲訕者紛紜竝起而一二知己乃命予為猷按廣韻曰猷癡也象犬小時未有分別也武林俗諺益嘗以是靳其同類而吾吳中亦有賣猷買猷之謠載於范成大詩近世以來吳越大夫士知巧獮譎變化錯出不啻張虞人之機而奏偃師之技其為猷者無幾矣而予猶被此名也何哉考之於古如酈食其蓋寬饒之為狂汲黯之為戇柳宗元之為愚米芾之為顛或以自命或出於君臣朋友親暱之所指目至今述

爲美談不聞其諱且避也然則數十百年而後後生晚進儻亦聞予之猷而想見其流風餘韻以爲不可復作得毋有欣然而慕悵然而思慨然而歎者與予又奚憾焉作釋猷

二禽戒二首

鴿鴿

里人有畜鴿鴿者導之使習人言久而能言矣性且慧黠主人籠諸堂廡閒鴿鴿日伺其女僕之情者竊食者妄相詬者以告主人予扑扶焉主人喜飮以肉食有加佗日其愛棄閒與所私者狎鴿鴿聞見之復以告主人入妾譏以爲給也振其首磔諸廡下君子曰多言數窮不如守中此鳥以言見寵亦以言被禍悲夫

鴨媒

江湖之閒有鴨媒焉每秋禾熟墜鴨相逐羣飛邨人置媒田閒且張羅焉其媒叩首鳴呼悉誘羣鴨下之爲羅所掩略盡夫鴨之與鴨類也及其洩溺伎猾而思自媚於主人雖戕其類弗顧嗚呼亦可畏矣哉

荅窮文

晴窗之夜主人索居明月在戶飄風颯如微聞鬼聲來自庭除遲回儻恍稍達坐隅如叫如嘯如歎如吁如憂契闊如愁別離傾耳而聽啁啾啞啞屏氣凝神乃辨其辭曰有朋儔於此栖息我之名氏史傳所逸子雲憤逐退之憲揖我則女親女不我識主人曰噫嘻此窮鬼也胡爲乎來哉鬼曰唯唯與女往還已及二紀女年十五惻惻寡友人或女憎我不遐弃肩隨手拊第弟不啻女室如磐女囊如水電神冷落戶庭遷避我謀女衣使煥縑泉我謀女食使飽糠粃及女北來周旋千里吸霜咽露手足胼胝今女爲郎願言佗徙水行無舟陸行無騎粉秣糗糧纖悉未治苟不弃嫌益爲我費主人應曰女將安趨墜有豺虎淵有蛟魚伏尸游魂木客山都蹢躅偃臥塞滿道途颺風閒作陰雲四敷罔象方良後驂前呼世無巫咸孰釀孰祛孰折蓂莢以卜女居女固非人超忽有無粉粢糜粥搏土結芻凡此備物豈女所需我未女厭益我與俱鬼乃笑曰女則太愚自女止此戶庭闕然編蓬藩柵壁立垣穿衣食奔走勾貸彌年持券責負叫謹在門左右摺摺心枯髮斑凡女之窮我有力焉嗟女



昏姻伯仲叔季延頸引首潛聽竊視望女苞苴責  
女貨賄女不能給播弄屑齒不水而波無風而靡  
我復遷延爲禍匪細速謀彙聚毋遺後悔主人復  
曰吁嗟鬼乎何女用情之薄而設辭之醜也憶自  
咸童提攜左右女從我游不爲不久竭忠盡歡睚  
猶故舊縱或我累不女歸咎樂天知命我則師之  
突梯卷鬢非我之爲侘人有我心固備知鼓足搖  
尾婉轉乞憐臧獲駟僮先容其閒尻叩項俛口柔  
色妍籛條臧施延治莫痊卒遂所欲厚祿大官我  
實不能告女以誠不如偕女其保令名寵辱得喪  
慎勿我撓女姑少待攜手同行歸我初服以全此  
生五鬼聞言抵掌起舞踉蹌而趨各復其所

### 八瞰圖考

漢諸葛武侯八瞰圖薛氏曰圖之可見者三一在  
沔陽之高平舊壘一在新都之八瞰鄉一在魚復  
永安宮南江灘水上成都圖經八瞰凡三在夔者  
六十有四方瞰法也在彌牟者一百二十有八當  
頭瞰法也在棊盤市者一百五十有六下營法也  
與元志西縣亦有之按魚復屬夔州今爲奉節縣  
高平在定軍山東今屬沔縣彌牟鎮卽八瞰鄉而

類案卷五十

四

類案卷五十

五

圖經又增棊盤市一云南市則八瞰圖不止於三  
矣蔡氏曰世傳風后握奇文則魚復圖之注馬隆  
八瞰贊又握奇經之注洪氏曰八瞰魁六十有四  
重易之卦也卻月魁二十有四作易之畫也畫起  
於圖而神故卻月之形圖卦定於方以知故八瞰  
之體方方居前而圖居後卦自畫始方自圖生也  
壁門直袤曲折翼其旁則陰陽二物握奇則有虛  
一之象又薛氏曰漢都肄已有孫吳六十四瞰實  
憲嘗勒八瞰擊匈奴晉馬隆又用八瞰以復涼州  
陳勰持白虎幡以武侯遺法教五營士是則武侯  
之前既有八瞰後亦未嘗亡也又通典後魏柔然  
犯塞刁雍上表采諸葛八瞰法爲平地禦寇之方  
李靖問對太宗曰六弩瞰法出何術靖曰臣所本  
諸葛亮八瞰法也大瞰包小瞰大營包小營隅落  
鉤連曲折相對古制如此臣爲圖因之故外畫之  
方內環之圖是成六等俗所號耳太宗曰內圖外  
方何謂也靖曰方生於正圖生於奇方所以矩其  
步圖所以綴其旋是以步數定於地行綴應於天  
步定綴齊則變化不亂杜牧注孫子云數起於五  
而終於八今夔州諸葛武侯以石從橫八行布爲

方礮奇正之出皆生於此奇亦爲正之正正亦爲奇之奇彼此相用循環無端也宋至和二年代州兵馬鈴轄蘇安靜上八礮圖嘉祐四年翰林學士胡宿看詳駕部員外郎尹瞻所進八礮圖頗精皆降旨獎諭神宗嘗諭李憲等曰黃帝始置八礮法敗蚩尤於涿鹿諸葛亮造八礮於魚復平沙上此卽九軍法也後韓擒虎漢明之以授其甥李靖靖造六礮以變九軍之法八礮卽九軍九軍者方礮也六礮卽七軍七軍者圓礮也蓋礮以圓爲體方礮者內圓而外方圓礮則內外俱圓矣以上

類彙卷五十

本

八礮圖說其圖惟夔州遺址至今如故蓋皆聚細石爲之者佗處殆不可考矣大約原本易卦從橫皆八八六十四筮所謂方礮是也至於外方內圓與奇正相生之義則非聚石所能傳也高似孫贊之曰隨江布堽填石爲規前障壁門後倚卻月從八橫八魁容二丈內面偃月九六鱗差江自岷來奔怒湍激磊磊斯石載轟載椿知幾何年曾不一仄豈非天所愛神所做者與蓋古之稱斯圖也如此雖然善師者不礮善礮者不戰由此言之礮法猶興王緩務云

史評十二則

漢高祖一

項羽立沛公爲漢王王巴蜀漢中漢王怒欲攻羽蕭何諫曰臣願大王養其民以致賢人收用巴蜀還定三秦天下可圖也漢王曰善汪子曰劉備之入蜀與高祖同然高祖遂定天下而備不敢越漢中以訖於亾者何也天下之執不在蜀而在秦曹氏能守關中而羽不能守此廢興之所繫而謀國者之有善不善也

高祖二

類彙卷五十

北

漢王至洛陽聽三老董公言爲義帝發喪袒而大哭哀臨三日告諸侯曰願從諸侯王擊楚之殺義帝者汪子曰帝王之師未有無名者也故能一戰而成大功若狼狽舉事而不合於義則盜賊而已矣安祿山朱泚之流雖與之天下豈能一朝居哉小雅云旣微且勉爾勇伊何爲猷將多爾居徒幾何

枚舉

枚舉自言爲賦不如相如又言爲賦迺俳見視如倡太史公亦言文史星曆近乎卜祝之間主上以

倡優畜之汪子曰孔子謂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  
蓋文之見重孔子如此顧漢之君臣乃以俳優  
戲視辭賦然則辭賦之文不足與於孔子之文審  
矣而近世士大夫猶沾沾以此自喜子美云文章  
一小技於道未爲尊誠哉是言也

桑弘羊

弘羊爲平準法都受天下委輸是時小旱卜式言  
曰縣官當食租衣稅而已今弘羊令吏坐市列肆  
販物求利弘羊天乃雨其後弘羊竟坐族滅汪  
子曰言利之臣未有不於禍者也彼劉晏猶不  
克自免而何有於弘羊之徒乎老氏有言其施厚  
者其報美其怨大者其禍深人臣枋國而以利媚  
人主斯府怨之尤者也

元帝

京房語帝曰陛下卽位以來春秋災異盡備陛下  
視今爲治邪亂邪上曰亦極亂耳房曰今所任用  
者誰與曰幸其瘡於彼又以爲不在此人也汪子  
曰忠湛湛而願進兮妒披離而鄣之元帝不足道  
也唐德宗縈稱英察及其被蠱於盧杞雖屢致顛  
沛而不悔蓋又甚於庸主替衛人病亟扁鵲至其

家欲爲治之病者之父謂曰此非子所能治也於  
是使靈巫求福請命對扁鵲而呪病者卒死世非  
無扁鵲也無如其信靈巫者何也

光武 宋太祖

鄧禹賈復知帝修文德不欲功臣擁衆乃去甲兵  
敦儒學帝亦欲完功臣爵上不令以吏職爲過遂  
罷左右將軍官耿弇等亦上大將軍將軍印綬皆  
以列侯就第加位特進奉朝請宋太祖謂石守信  
等曰人生富貴不過欲多積金錢厚自娛樂使子  
孫無貧乏爾卿等何不釋去兵權出守大藩擇便

九 類彙卷五十

好田宅市之多置歌兒舞女日夜飲酒相歡朕且  
與卿等約爲昏姻君臣無猜上下相安不亦善乎  
守信等曰此生死而肉骨也翼日皆罷典兵汪子  
曰功臣之與政也驕佚縱恣鮮不爲害又況資之  
以土地授之以甲兵以是求免不亦難乎光武之  
與宋祖非獨爲國家慮久遠也所以保全之者亦  
既多矣在周易大畜之大有曰童牛之牯元  
吉夫童牛始角本無待於牯也而必先牯之者畜  
之於豫也不然或待其角壯力悍然後從而強馬  
維之則將有傷人之患人主之驅駕功臣亦猶是

也

何晏

何晏曰惟淡也故能通天下之志夏侯太初是也惟幾也故能成天下之務司馬子元是也惟神也不疾而速不行而至吾聞其語矣未見其人也汪子曰西晉清談之風自此始矣夫漢末之尚標榜晉初之祖虛無皆名士也不獨無益於人國而又促之使亡益虛名之不足恃如此

爾朱榮 唐太宗

爾朱榮既禽葛榮餘衆悉降榮以賊徒既衆若卽

爾朱榮

十

分割恐其疑懼乃下令各從所樂親屬任所居止於是羣情大喜登卽四散待出百里乃始分道領押隨便安置唐太宗於噉禽賓建德所俘獲五萬人亦卽日散遣之使還鄉里汪子曰聚數萬之衆久而不散則其爲禍也必烈榮與太宗之策善矣然英武如太宗其措置固宜爾也以爾朱之麤才而亦能之此非梟雄人傑乎後世輦金錢竭膏血以養養降附與慈母之飢驕子無異謀國者謂足以繫結其心及其末也適爲亂階而已

唐太宗

貞觀末太白畫見太史占云女主昌民間又傳祕記云唐三世之後女主武王代有天下上惡之以嫌殺左武衛大將軍李君羨又欲取疑似者盡殺之汪子曰太宗之愚乃至是乎秦始皇以識文伐胡而不知其後之爲胡宋文帝以天文圖識殺彭城王義康而不知其後之爲逆劬晉武帝猜嫌齊王攸而不知賈氏之亂宋明帝畏忌諸弟及諸大臣誅戮幾盡而不知蕭道成之篡其失皆與太宗相類是故才知有時乎困而聰明有時乎窮古之王者非聰明才知之尚也惟尚德以弭之而已

爾朱榮

十

吳元濟

元濟反吳武陵以書諭之曰人情與足下一也足下反天子人亦反足下易地而論則其情可知矣汪子曰善哉武陵之言如陳仙奇之誅李希烈張子良之討李錡與李師道之授首於劉悟劉稹之滅族於郭誼皆所謂反天子而人亦反之者也圖伯業者雖挾天子以令猶懼其有不濟而奈何以反爲名乎蟪蛄方攘臂怒搏而不知黃雀之在其後此可鑑矣

文宗

二李各爲朋黨互相擠援上患之歎曰去河北賊易去朝中朋黨難汪子曰文宗於是乎失言夫盜賊之與朋黨相緣而起者也假令朝廷清明遠小人親君子開諫爭之路杜苞苴之門當此之時家給人足則朋黨消而盜賊亦因之以消矣不則朝廷溷濁遠君子親小人賄賂公行諛諛日至當此之時四海之內皆不聊生則朋黨熾而盜賊亦因之以熾矣是故唐之亡也非亡於黃巢而朋黨亡之明之亡也非亡於李自成而門戶亡之亂天下者盜賊成天下之亂者朋黨與門戶是也

徐溫

徐溫聞壽州崔太初苛察失民心欲徵之徐知誥曰壽州邊隅大鎮徵之恐爲變不若使其入朝因畱之溫怒曰一崔太初不能制如佗人何徵爲右雄武大將軍汪子曰溫亦奸雄矣哉其所以操縱駕馭之者必有術矣不然若漢景帝之削吳楚晉庾亮之名蘇峻唐潞王之移石敬瑭一失其術則小者叛大者篡不旋踵而致禍後之謀國者自度不能如溫能以鼂錯庾亮薛文遇爲鑒其庶幾乎

然則當如之何而可曰急之則變生緩之則可以豫防而無患

杜詩注二則

盤餐老夫食分減及池魚梁曰緝先生嘗言分減二字出藝嚴經十無盡藏品中從來箋注無及此者予遂檢藝嚴視之菩薩有分減施竭盡施內施外施內外施一切施過去施未來施見在施究竟施是爲十種施因歎曰緝之善讀書也曰緝問學淹博其論說古今詩文率解人頤今日偶閱杜詩述此一事爾

類彙卷五十

圭

野日荒荒白江流泯泯清或解此云荒荒無色泯泯無聲也予極喜之且益覺子美造語之工又嘗歲暮行埜田籬落閒風景蕭瑟爲想像此語歷歷如畫始知古人下筆雖用一二疊字亦未易可到也

讀初學集

牧齋與唐訓導論文書曰南宋以後之俗學如塵羹塗飯弘正以後之繆學如偽玉贗鼎云云繆學蓋指李何王李而言俗學不知所指疑其陰黜朱文公呂成公之屬而未敢以爲信也既又觀翟稼

軒所作後序則述牧齋之言曰宋淳熙以後以腐爛爲理學其失也陋本朝弘正以後以剽賊爲古學其失也倍而自誦其揚挖古今別裁謬僞討論先正之緒言追考六經班馬之譜謀然後知其果黜朱呂而墜弃之也斯其說已慎矣夫理學固非牧齋所知姑以文字言之集中如天台勅法師靈異記萬尊師徐霞客諸傳跡駁不經曾郢書燕說之不若尚未能望見班馬藩籬況敢攀六經乎以此排詆朱呂之學目之曰俗陋吾未審其孰爲俗孰爲陋也因拈出以與學者共評之云

類纂卷五十

十

亟請檄豁坐賠以免誤運等事申文

竊職橋身司督運督運之干繫全賴車戶若車戶殷實則廣定車驢臨期便無停壓車戶窮乏則糧到方行雇賃雖嚴加敲扑何從遽辦此時堂臺委臬職橋職橋復何所諉乎今各倉不審利害欲使坐賠擊欠陷車戶實陷職橋也誤 國誤漕爲厲之階莫甚於此謹列三款於後

一車戶所賠擊欠祇是償補官旗與公家無與官旗既聽盤開折耗復有倉中曬揚虧折等項所存餘米甚多今復竭窮役之橐以飽奸弁之腹則苦

樂太屬不均且各倉巨蠹從此必百端刁勒

一剝船經紀全是次身俱通州赤貧無賴在船盜米極多奸詭百出職橋雖任擊斛舊例以百帑爲率從中僅措貳帑原不能盡數稽查今概責車戶賠償已覺冤苦若復開此例雖賣男鬻女斷不能供況車戶原繫世役從此賠累了無窮極

一先經五閘盤剝又經橋上顛抗所貯口帑新舊不等就中委多破損沿途既不免遺漏且倉中臨摯之時稍稍高下其手斛外又不免狼捧只以壹帑言之使僅缺少壹合其數甚覺微細然使每帑

類纂卷五十

五

缺少如此積至千帑必少壹石便賠拾石積至萬帑加賠不下壹佰石矣若今年起運貳佰萬則所賠常有貳萬之數風聞江浙米價每石已至銀壹兩伍陸錢夏秋之閒京師亦必騰貴貳萬石米不啻直銀叁萬兩一年腳價有幾榮榮二十餘家灰必盡又十一年分擊賠不滿千石至今扣除未清何堪更加重累

以上三款伏乞堂臺詳察立檄各倉仍遵摯一賠一之例不惟各役霑恩而職橋亦免誤運之咎矣按摯一賠十之法不載議單則例等書自 本



朝順治五六年始名爲坐賠車戶苦之十四年  
遲御史煌題免十六年初設京倉左右翼監督  
議復其法予爭之強且欲申是文其後以佗故  
止不申姑存其稟以示畱心運務者閏三月某  
日識

條陳大通橋事乞申文

竊見本橋爲轉輸咽喉之地最屬重任今每歲以  
漕糧貳伯萬石寄諸車戶二十六人之手實可寒  
心旣不能廣行召募復不暇量加優恤萬一起運  
不及則爛泥之虞盜賊之厄俱所不免此時雖擬

類彙卷五十

去

罰分司敲扑車戶究竟無益運務古云有備無患  
未有患至而後備者也今據職橋見聞條列三款  
於後

一各號本無車兩臨期募諸旗下一遇霖雨泥濘  
則車夫各爲主子愛惜車牛不肖勉力輪輓自夏  
秋以來萬不得已始改用驢馱今應豫給官銀數  
千兩責成分司令十三號各置驢百頭仍諭以春  
夏腳價內扣除此項閑時暫容雇賃行運之日專  
供軍糧儻有損斂速責賠補計驢壹頭每日可運  
米肆石則壹千叁佰頭便可至伍千石矣然後復

以牛車佐之運務必能蚤竣

一各經紀剝船晝夜起載略無停阻若車戶所運  
雖盡一日車牛之力不過巳午未三時而已加以  
天氣陰晴不常倉門鎖鑰俱繫舊人掌管啓閉失  
時以是停壓口帑執所不免又有無賴經紀專一  
私盜口帑典賣若遇查點便悉委舉車戶情理堪  
恨今議稍增口帑之數以便逐日倒換仍諭坐糧  
廳大通橋兩處各置循環冊一扇互相稽察庶免  
經紀盜典盜賣之弊

類彙卷五十

去

一車戶大半赤貧每腳價未至必先貸諸兌錢舖  
戶每錢壹貫視時價率增銀叁分利銀加一扣除  
在外此輩又好上下打點把持官府不可禁約今  
得速發腳價令車戶俱買一色見錢仍不許擅立  
官舖戶名色倚仗旗下藥隙取利如此則數年之  
後車戶自然殷富運務可以無憂矣

鈍翁前後類彙卷五十終

康熙甲寅冬十二月

同里周靖  
休寧汪繩武  
校字



鈍翁前後類彙卷五十一目錄

古今五服考異序一

序二

後序

引用諸書

先儒諸說附錄

凡例九則

古今五服考異卷一

儀禮五服之制

明孝慈錄五服之制

儀禮衰冠升數圖

衰冠升數新圖

類彙卷五十一目錄

皇清律文五服之制圖

鈍翁前後類彙卷五十一目錄終

古今五服考異序一

晉者魯哀公使孺悲學士喪禮於孔子而兩漢猶有專名禮服之學者至於馬融鄭玄王肅譙周之屬皆號通儒莫不條析異同反覆拳拳於此勉齋黃先生亦嘗欲撰次喪服圖式而附古今沿革於其後惜乎未及成書而遽歿也自晚近以來諱爲凶事往往弃而不講於是士大夫持服之時率皆私行其胃臆而王者制禮之意微矣予竊慨焉故作此考以儀禮爲案而以今之律文斷之中開發明辨正襍采諸家之書而稍述鄙見於其末孔子曰丘小人也何足以知禮孔子且云爾而況陋劣如某者乎然用以羽翼律文殆不無小補云

序二

有問予者曰禮與律文不同今吾子之爲此考也率皆取裁於律是毋乃徇今而不古之好與予告之曰非也蓋嘗三復喪服傳而不能以無疑夫高祖在九屬之內大夫得立高祖廟士亦得祀高祖而顧不爲之服可疑一也會祖距祖一世顧爲祖齊衰期而爲會祖三月其降殺不太甚乎可疑二也丈夫三十而娶而爲之妻者乃有夫之姑之長

錫之服可疑三也支子不祭則不得立廟尙何有於孤幼而繼父乃得爲前妻之子築宮廟可疑四也舅與從母皆母之黨也顧爲從母小功而爲舅止於總抑何輕舅而重從母也可疑五也大夫絕總於其旁親皆然而獨服賢臣喪妾可疑六也漢魏諸儒守其師說牢固而不之變中間雖有舛譌往往從而曲爲之解自唐以來賢君察相知服制之當隨時損益也於是鳩集衆議而稱制以決之縣諸令甲以齊一之至於今日其文益詳且密吾聞之也禮有與民變革者矣其不可變革者則親

類彙卷五十一 序

二

古今五服考異序終

後序

右所作古今五服考異八卷凡八閱月九易藁而始成予嘗考周禮凡大喪小宗伯縣衰冠之式於路門大僕縣首服之灋於宮門肆師禁男女之衰不中灋者卿大夫之喪肆師則相其禮職喪則以國之喪禮蒞其禁令序其事是故無不嫻於五服者今雖律文具在而世風猥惡凡喪服與居喪之節鮮有能遵令甲者矣而國家又無專官以董之於是苟簡慢易日以成俗甚則承譌襲謬違失制禮之意豈不大可痛哉予不揆樗昧願爲卿大夫之相禮序事者故敢櫟楮古今以成此考雖或訶責其怪迂頗僻非所恤也至於自大小斂以訖祥禭其儀文度數之詳近古而不倍於今者莫如溫文公書儀徽文公家禮惟學者酌而行之茲不備及云

類彙卷五十八

十

古今五服考異後序終

古今五服考異引用諸書

儀禮注疏 禮記注疏

周禮注疏 易經注疏

書經注疏 詩經注疏

春秋左氏傳注疏 公羊傳注疏

穀梁傳注疏 孝經注疏

國語 爾雅

晏子春秋 墨子

荀子 大戴禮

史記 漢書

孔叢子 荀悅漢紀

白虎通 小爾雅

風俗通 後漢書

袁宏後漢紀 許氏說文

劉氏釋名 三國志

晉書 南史

北史 宋書

魏書 南齊書

梁書 顏氏家訓

隋書 杜氏通典

開元禮 六典

孫愐廣韻 白氏六帖

李涪刊誤 新唐書

唐文粹 唐鑑

溫公書儀 資治通鑑

夢溪筆談 蘇頌演春秋集解

二程全書 陳用之禮書

燕翼貽謀錄 邵氏聞見錄

東都事略 徐敦立卻掃編

胡氏春秋傳 程泰之演繁露

陳止齋春秋後傳 朱文公集

文公語類 近思錄

中庸輯略 家禮

儀禮經傳通解 儀禮集傳集注

呂氏家塾讀詩記 儀禮經傳續通解

楊信齋儀禮圖 埤客叢書

章俊卿山堂考索 霍山雅言

困學紀聞 宋史

宋會要 文獻通考

癸辛棗識 吳氏三禮考注

陳氏禮記集說

陳君復周禮集說

趙子常左傳補注

春秋集傳

汪德輔胡傳纂疏

元史

明令

明集禮

孝慈錄

宋文憲公集

大學衍義補

明會典

雙槐歲鈔

唐荆川稗編

荆川全集

王氏國朝叢記

張氏家兒私語

大清律集解

蔣氏禮經主約

類彙卷五十一

引用

三

古今五服考異引用諸書終

古今五服考異附錄

荀子二條

厚其生而薄其死是敬其有知而慢其無知也是  
姦人之道而倍叛之心也君子以倍叛之心接滅  
穀猶且羞之而況以事其所隆親乎

喪事之凡變而飾動而遠久而平

班氏國一條

喪祭之禮廢則骨肉之恩薄而背死忘先者衆

鄭氏生一條

死而相喪有衣服年月親疏隆殺之禮不忍言死

類彙卷五十一附錄

而言喪喪者弃亡之詞若全存於彼已弃亡之爾

白虎通一條

喪禮必制衰麻何以副意也服以飾情情貌相配  
中外相應故吉凶不同服歌哭不同聲所以表中  
誠也要經者以代紳帶也所以結之何思慕勝若  
結也必再結之何明思慕無已所以必杖者孝子  
失親悲哀哭泣三日不食身體羸病故杖以扶身  
明不以死傷生也

陳氏詳道一條

喪服之制上取象於天下取法於地中取則於人

故再期之喪三年期之喪二年九月七月之喪三時五月之喪二時三月之喪一時遠者象聞近者象時凡在天地之間者皆變易矣此喪服所以立中制節也

朱子三條

所因謂大體所損益謂文爲制度大體是廢不得底雖如秦之滅絕先王禮法然依舊有君臣有父子有夫婦廢不得

先王制禮父族四由父而上爲族曾祖父總麻姑之子姊妹之子女子子之子皆由父推之也母族

類彙卷五十一附錄

三母之父母之母母之兄弟恩止於舅故從母之夫舅之妻皆不服推不去故也妻族二妻之父妻之母乍看時似乎襟亂無紀子細看則皆有義存焉

禮在喪廢祭但古人居喪衰麻之衣不釋於身哭泣之聲不絕於口其出入居處言語飲食皆與平日異故宗廟之祭雖廢而幽明兩無憾焉今人居喪與古人異卒哭之後凡出入居處言語飲食與平日之所爲皆不廢也獨廢此一節恐亦有所未安

劉氏 塚孫 一條

今人齊衰用布太細又大小功皆用紵布恐皆非禮大功須用市中所賣大麻布稍細者或熟麻布亦可小功須用度布之屬古者布帛精麤皆用升數所以說布帛精麤不中數不鬻於市今更無此制聽民之所爲所以倉卒難得中度者只得買來以意擇製之爾

王氏 應麟 一條

五服制度附於令自後唐始見五代史馬綽傳

吳氏 澂 一條

類彙卷五十一附錄

喪禮制爲斬齊功總之服者其文也不飲酒食肉處內者其實也中有其實而外飾之以文是爲情文之稱徒服其服而無其實則與不服等

丘氏 游 一條

國家以服制圖載於律文之首正以違於禮則入於律

古今五服考異附錄終

凡例

一禮記四十九篇言喪服者凡十一篇儀禮喪服篇自鄭王以後南北二家章句尤多古人重服制如此此考推原歷代因革始末庶幾可見儻有未盡以俟知禮者廣之

一儀禮斬衰章中義服三條齊衰三月章中義服五條雖列於圖考中不及詳載總衰七月一條并不入圖

一禮服及律文所載初讀若勢絲亂髮未易爬梳及考諸圖則聖人制作本意截然有則一覽了然

類彙卷五十一 凡例

然蓋祇用小記以三爲五以五爲九上殺下殺旁殺者爲準也始知圖不可少

一荀子孔叢子孔子家語皆繫諸儒撰述其言服制似未可信後世亦不遵行今姑采入

一儀禮以下諸書俱有服者止標儀禮開元禮以下諸書俱有服者止標開元禮蓋以最初一書爲主其詳則疏各條之下無服者亦倣此

一兩漢三年喪多遵文帝以日易月之制自餘諸服士大夫或以臆行之既無令甲茲不悉載略見卷中爲師條及三年喪考中

一唐宋有三禮開元禮開寶通禮學究科至王荆公始廢儀禮故先儒謂士大夫知有禮記及開元以後之禮而不知有儀禮蓋以此爾沿及今日雖律文會典亦茫然矣況儀禮開元禮乎此考略舉一隅若欲盡其大凡則當更假數年也

一唐宋諸賢專輯凶禮者鼂氏讀書記有呂大臨編禮三卷陳氏書錄解題有高氏送終禮一卷凶禮中專輯喪服者崇文總目有喪服極義喪服加減各一卷今皆未之見當博求諸藏書家以補此考闕略

類彙卷五十一 凡例

一奏疏及名賢文字頗屬錄多稍加刪節所務明白易曉若求觀其全者則有原書在

古今五服考異凡例終

○儀禮五服之制

斬衰三年○斬衰裳直經杖紋帶冠繩纓菅屨者傳曰斬者何不緝也直經者麻之有質者也直經大搯左本在下去五分一以爲帶齊衰之經斬衰之帶也去五分一以爲帶大功之經齊衰之帶也去五分一以爲帶小功之經大功之帶也去五分一以爲帶直杖竹也削杖桐也杖各齊其心皆下本杖者何爵也無爵而杖者何擔主也

類彙卷五十一

一

非主而杖者何輔病也童子何以不杖不能病也婦人何以不杖亦不能病也紋帶者繩帶也冠繩纓條屬右縫冠六升外畢鍛而勿灰衰三升菅屨者菅非也外納

鄭玄謂要經象大帶紋帶象革帶按斬衰直經紋帶疏衰以下牡麻經布帶小功總燥麻帶經蓋在首者謂之首經在要者謂之絞帶亦謂之要經士喪禮要經散帶垂長三尺牡麻經亦散帶垂三日絞垂又婦人之帶牡麻結本竊疑要經卽絞帶非二物也或言經

言帶者互文耳自有鄭說而諸儒遂以爲二帶矣然經傳初無明文也古者吉凶之服本不相襲喪冠不綏喪衣不緣喪屨無紉又豈必有二帶以象吉帶與當闕疑○櫟記古者賁賤皆杖叔孫武叔朝見輪人以其杖闕轂而輟輪者於是有爵而后杖也如此則庶人不杖自武叔時始武叔與孔子同時子夏親事孔子豈不知庶人失禮之由而傳中乃有杖者爵也云云竊疑櫟記所載或繁流傳未必信也

類彙卷五十一

二

女子子布總箭筓髮衰三年傳曰總六升長六寸箭筓長尺吉筓尺二寸

鄭玄謂言衰不言裳婦人不殊裳衰如男子衰下如淡衣淡衣則衰無帶下又無枉按詩芣苢薄言桔之薄言頤之爾雅曰執枉謂之桔扱枉謂之頤然則婦人之服有枉審矣枉所以掩裳際也有枉安得無裳詩綠衣黃裳衣錦聚裳此婦人裳之明證也豈衰衣獨無裳與又此節言衰不言屨婦人非無屨也如周禮屨人掌命婦散屨是也亦不言經帶婦



人非無經帶也如士喪禮婦人之帶牡麻結  
本土虞禮婦人脫首經又少儀葛經而麻帶  
是也如此雖不言裳其例亦應相同鄭說未  
知何據當闕疑

鄭氏注周禮內司服  
亦云婦人連衣裳

齊衰三年○疏衰裳齊牡麻經冠布纓削杖布帶  
疏屨三年者傳曰齊者何緝也牡麻者枲麻也  
牡麻經右本在上冠者沾功也疏屨者薦蒯之  
非也

記妾爲君之長子惡筭有首布總

齊衰杖期○疏衰裳齊牡麻經冠布纓削杖布帶

類彙卷五十一

三

疏屨期者傳曰問者曰何冠也曰齊衰大功冠  
其受也總麻小功冠其衰也帶緣各視其冠  
齊衰不杖期○不杖麻屨者無傳

記女子子適人者爲其父母婦爲舅姑惡筭有  
首以髮率哭子折筭首以筭布總傳曰筭有首  
者惡筭之有首也惡筭者櫛筭也折筭首者折  
吉筭之首也吉筭者象筭也何以言子折筭首  
而不言婦終之也

按髮有露紛者有著筭者禮男子免而婦人  
髮男子冠而婦人筭蓋未成服以前男子髻

髮免則婦人髮而露紛及其成服男子既已  
著冠則婦人遂髮而筭且加之以總也鄭玄  
賈公彥專以露紛訓髮恐非是

齊衰三月○疏衰裳齊牡麻經無受者無傳

大功場九月○大功布衰裳牡麻經無受者無傳

大功九月○布衰裳牡麻經纓布帶三月受以小

功衰卽葛九月者傳曰大功布九升小功布十  
一升

小功場五月○小功布衰裳澡麻帶經五月者無  
傳

類彙卷五十一

四

小功五月○布衰裳牡麻經卽葛五月無傳

總麻三月○總麻三月者傳曰總者十五升擗其  
半有事其縷無事其布曰總

記凡衰外削幅裳內削幅三衿若齊裳內衰外負  
廣出於適寸通博四寸出於衰衰長六寸博四  
寸衣帶下尺衽二尺有五寸袂屬幅衣二尺有  
二寸袂尺二寸衰三升三升有半其冠六升以  
其冠爲受受冠七升齊衰四升其冠七升以其  
冠爲受受冠八升大功八升若九升小功十升  
若十一升

○明孝慈錄五服之制

斬衰制度○按朱文公家禮斬不緝也衣裳皆用極麤生布旁及下際皆不緝衣長過腳足以掩裳上際縫向外背有負版用布方尺八寸綴於領下坐之前當心有衰用布長六寸廣四寸綴於左衽之前左右有辟領各用布方八寸屈其兩頭相著爲廣四寸綴於領下在負版兩旁各攬負版一寸兩腋之下有衽各用布三尺五寸上下各闊一尺正方一尺之外上於左旁裁入六寸下於右旁裁入六寸便於盡處相望斜裁

類彙卷五十一

五

卻以兩方左右相沓綴於衣兩旁向下狀如燕尾以掩裳旁際裳前三幅後四幅縫內向前後不連每幅作三幅幅謂屈其兩邊相著而空其中○冠比衣裳用布稍細紙糊爲材廣三寸長足跨頂前後裹以布爲三幅皆向右縱縫之用麻繩一條從額上約之至頂後交過前各至耳結之以爲武屈冠兩頭入武內向外反屈之縫於武武之餘繩坐下爲纓結於頤下○首經以有子麻爲之其闊九寸麻本在左從額前向右圍之從頂過後以其末加於頂上又以繩爲纓

以固之如冠之制○要經闊七寸有餘兩股相交兩頭結之各打麻本散坐三尺其交結處兩旁各綴細繩繫之○絞帶用有子麻繩一條大半要經中屈之爲兩股各一尺餘乃合之其大如經闊要從左過後至前乃以其右端穿兩股閒而反插於右在經之下○杖父用竹本在下母用桐上圖下方○菅屨以菅草爲之若今之蒲屨

婦人用極麤生布爲大袞孝衫長裙蓋頭皆不緝竹釵麻屨衆妾則以絹子代大袞凡婦人皆不

類彙卷五十一

六

杖

信齋楊氏曰朱先生家禮男子衰服純用古制而婦人不用此則未詳又婦人皆不杖與問喪喪大記喪服小記不同按婦人不杖其說本據喪服傳但不應無衰爾孝慈錄旣仍家禮而本朝造律時亦未有改易此非淺學所敢議也

齊衰制度○按家禮齊衰者用次等麤生布齊者緝也緝其旁及下際餘同斬衰○冠以布爲武及纓餘同斬衰○首經以無子麻爲之闊七寸

餘本在右末繫本下布纓○要經圍五寸餘○紋帶以布爲之而屈其右端尺餘大功以下竝同○削杖以桐爲之上圍下方○疏屨屨也

以疏草爲之

信齋易氏曰據注疏釋衰負版辟領之義惟

子爲父母用之旁親則不用也家禮至大功乃無衰負版辟領三者蓋家禮乃初年本後先生家行禮旁親皆無之若此之類當從後來議論定者爲正按如楊所言則齊衰當有二式一有衰負版辟領者爲母也其不用者

類彙卷五十一

七

爲旁親也家禮特不及分疏爾若孝慈錄既改爲母斬衰則齊衰當全不用衰負版辟領矣當時悉仍家禮不加校正其宋景濂詹同文諸儒之過與○又按信齋說頗未盡詳見喪服或問第十六條

婦人服同斬衰但用布稍細大功以下竝同

大功制度○衣用稍麤熟布無衰負版辟領餘同

齊衰○冠三辟積向右以布爲武及纓餘同齊

衰○首經以無子麻爲之圍五寸餘本在右末繫本下布纓○要經以熟麻爲之圍四寸餘○

紋帶見齊衰條○麻屨以麻爲之

小功制度○衣用稍熟細布餘同大功○冠三辟積向左餘同齊衰○首經以牡麻爲之圍四寸餘○要經以熟麻爲之圍三寸餘○紋帶同前○繩屨以麻繩爲之若今之麻屨

總麻制度○衣用極細熟布此五服內輕之極者故以總如絲者爲衰裳又以潔治苧垢之麻爲經帶故曰總麻古總絲二字通用餘同大功○冠以熟絹爲之三辟積向左潔纓潔謂潔治苧垢餘同齊衰○首經以熟麻爲之圍三寸○要

類彙卷五十一

八

經圍二寸○紋帶繩屨同前

按錄中所載皆倣家禮略與儀禮同惟無降服正服義服之別又皆無受又齊衰亦有衰負版辟領此其所以異於禮也 本朝悉仍明制

○儀禮衰冠升數圖

正服衰三升 冠六升 既葬以其冠爲受衰六升 冠七升

斬 有半 義服衰三升 冠六升 既葬以其冠爲受衰六升 冠七升

齊 降服衰四升 冠七升 既葬以其冠爲受衰七升 冠八升

正服衰五升 冠八升 既葬以其冠爲受衰八升 冠九升

衰 義服衰六升 冠九升 既葬以其冠爲受衰九升 冠十升

無 喪服記

大

功

九

月

小

功

五

月

總

麻

錫降服衰七升 冠十升 無受 喪服記

降服衰七升 冠十升 既葬以其冠為受衰十升 冠十一升 喪服記

正服衰八升 冠十升 既葬以其冠為受衰十升 冠十一升 無

義服衰九升 冠十升 既葬以其冠為受衰十升 冠十二升

錫降服衰十升 冠十升 無受

降服衰十升 冠十升 即為五月無受

正服衰十升 冠十升 即為五月無受

義服衰十升 冠十升 即為五月無受

降服衰十升 冠十升 無受

正服同 無受

類彙卷五十一

九

月

三

義服同

按此圖出賈公彥喪服傳疏蓋參用本經記及小戴禮開傳視記則齊衰多二等大小功各多一等視開傳則斬衰又多一等陳祥道禮書圖亦然觀者詳之

衰冠升數新圖

陳祥道曰服重者冠衰相遠服輕者冠衰相近至輕者冠衰同斬衰之冠去衰二等齊衰大功之冠去衰一等小功總之冠與

衰同其說與先儒異今存之以備考

斬正服三升 義服三升 冠六升 受衰六升 冠七升

齊降服四升 正服五升 義服六升 冠七升 受衰七升 冠八升

大功降服七升 正服八升 義服九升 冠十升 受衰十升 冠十一升

小功降服十升 正服十一升 義服十二升 冠十三升 受衰十三升 冠十四升

總麻十五升 小功總麻冠升同無受

按周續之釋禮或問曰斬衰終三年乎荅曰不也卒哭而服齊衰虞喜曰斬衰因喪之稱非為終三年也禮為母喪衰四升而父喪既虞七升此為齊制不復斬也云云是受衰當

類彙卷五十一

十

變斬為緝也鄭玄曰為父既練衰七升通典五服變除篇曰十三月小祥受以七升布為衰裳是又有兩受衰也經傳皆無其文今不取○禮又有總衰既葬除之者諸侯之大夫為天子注謂治其縷如小功成布四升半蓋天子七月而葬故其服在大功下小功上杜預謂本無月數者非也本經記有開傳無先儒俱不列圖中姑附識於此左傳衛公子伋如稅服終身杜預謂稅即總非五服之常本無月數云云竊疑稅或即小功不稅之說又禮記士大夫有稅衣獻公所服雖不能明但必非總衰可知蓋既不可以陪臣服天王之服

服其母弟而總衰亦不可以終身也當闕疑

○皇清律文五服之制圖

斬衰三年	布	麻	纈	至用
為齊衰	布	麻	纈	稍用
之	布	麻	纈	用
不	布	麻	纈	用
縫	布	麻	纈	用
下	布	麻	纈	用
邊	布	麻	纈	用

類彙卷五十一

上

古今五服考異卷一終

康熙甲寅冬十二月

同里周 精校字  
休寧汪 經武

純翁前後類彙卷五十二目錄

古今五服考異卷二

儀禮衰冠裳經帶屨式圖

麻衣練冠圖附

婦人笄總髻式圖

類彙卷五十二目錄

一

純翁前後類彙卷五十二目錄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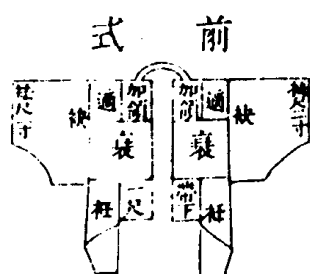
古今五服考異卷二

外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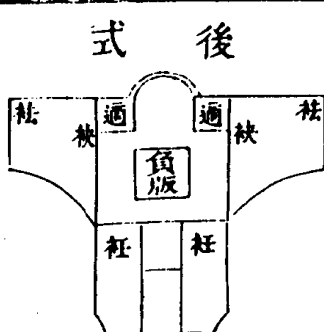
衰國

○儀禮衰冠裳經帶杖屨式圖

解衣綰冠歸附



換五服之喪其制之異者四升數不同一也衰負版祔領或用或不不用二也衾與不衾三也及與勿灰四也婦人同髻疋肅謂前衰後負版左右衄領惟子爲父母用之據此則餘莫皆不裁闕中當如常式明孝慈錄仍家禮齊衰亦有負版祔領說見前孝慈錄婦人大廢衾衫要帽子無衰制



又後服傳五服外有總裳記有錫衰周禮有疑衰其總衰已別見錫疑皆帶服也齊梁時別制白紗單衣以代之唐又改裳服姑附於此

四二

### 式寸四領辟裁

四寸下取方  
裁入四寸

圖四

裁領四寸 左右爲式

右中國左！  
通通

圖五

## 式在裁

上正人

## 圖六

別川布 幅長一  
尺六寸  
廣八寸  
塞闊中  
爲領式

不用	去此	掩頂領	不用	去此
不用	去此	寒後 關中	不用	去此

圖七

式前向褶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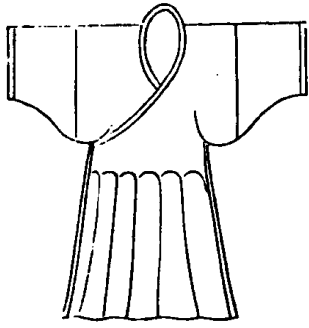


圖八

式壘相衽兩



麻衣圖



類彙卷五十二

鄭玄謂如小功布淺衣

冠圖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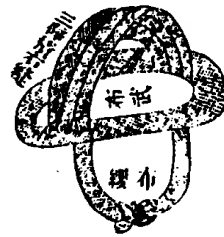
冠衰新



按五服之冠其制之異者亦四也  
同一也縱縵布縵二也右紵與方紵三  
也灰與勿灰四也

圖二

冠大功齊衰



圖三

冠總麻小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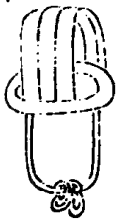


類彙卷五十二

四

圖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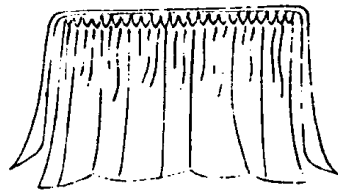
冠練



練冠練冠賈公彥謂以練布縵布為冠  
也然則練冠者豈即練冠之制而用淺  
絳色布與○朱子曰練冠但以熟布為  
之其制不易也



裳圖



鄭玄謂婦人不宜  
人盛布長帶

經圖

斬衰  
首經



左本在下

繩纓

齊衰  
首經



右本在上

布纓

類彙卷五十二

五麻為之婦人同

五

齊衰大小功壯麻總深麻婦人同

圖三

斬衰至  
大功要  
經



圖四

小功總  
麻要經



紋帶圖一

斬衰  
帶



圖二

齊衰  
以下  
帶



類彙卷五十二

六

斬衰至麻齊衰大功壯麻士喪禮要經  
散帶垂長三尺壯麻經亦散帶垂三尺  
紋帶又婦人結本俸與男子同孝慈錄  
婦人無經帶按家禮既練婦人低長  
帶不合曳地場中盡日家禮於婦人成  
服時并無經帶之文故不言除此為疏  
略孝慈錄皆係家禮與經傳異也

小功總皆深麻樣記大功以上散帶故  
先儒謂小功以下結本不微垂也

五麻為之婦人同○按士喪禮婦人之  
帶壯麻結本然則男子紋帶初亦微垂  
故篇疑紋帶即要經也說見前

布為之婦人同○按禮婦人之帶壯麻  
鄭玄謂齊衰以下者然齊衰以下皆布  
帶不知其為壯麻否也得毋婦人不用  
五麻與

杖圖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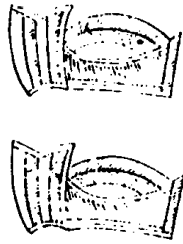


圖二



禮斬衰用杖杖齊衰用削杖孝慈錄斬  
衰用削杖杖齊衰與禮同削杖人不  
杖說見勿通圖

履圖一



類彙卷五十二

七

婦人履未詳周禮命婦散履鄭玄謂祭  
祀有散履者惟大祥時問元禮履如男  
子不知何據孝慈錄麻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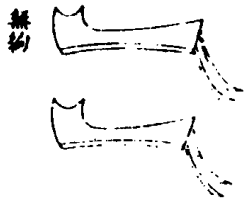
圖二



按曲禮有也履鄭玄謂齊衰之非益即  
疏履也又有履履大夫士去國所服者  
鄭玄謂無物之非蓋即吉履也士冠禮  
又有總履鄭玄亦謂長履然齊衰以下  
不知何者空服之豈以是配總履與姑  
附於此

圖三

履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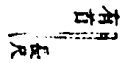


大功以下經不吉履亦不吉履無時小  
功總麻用之孝慈錄大功麻履小功  
麻履皆以麻爲之按喪服小功麻  
履三月與大功同者經履麻履以爲  
爲履則麻履是也

○婦人笄總髮式圖

笄圖一

笄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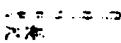
類彙卷五十二

八

禮傳稱笄也孝慈錄無

圖二

笄簡



孝慈錄竹釵即此笄也

總圖

總布



以布爲之束髮謂之總既束其本又總其末帶長六寸廣六寸謂齊其大功長八寸小功總一尺孝總用布蓋頭無總又家禮有布頭帶今吳俗猶然仰總之遺意

髻圖



鄭玄謂以麻自項交於額上卻繞紒如著髻頭孝總條見前按陳氏禮書引記謂婦人之髻髮男子之髻髮免也髻髮以麻則麻以麻免以布則髮亦以布髮以麻則斬髮也以布則介髮也

類彙卷五十二

九

古今五服考異卷二終

康熙乙卯春

靖 校字

鈍翁前後類彙卷五十三目錄

古今五服考異卷三

儀禮五服旁通圖

律文五服旁通圖

儀禮本宗服圖

律文本宗服圖

儀禮爲姑姊妹女子子女孫適人者服圖

律文爲姑姊妹女及孫女在室出嫁者服圖

儀禮女子子適人者爲本宗降服圖

律文出嫁女爲本宗降服圖

類彙卷五十三目錄

儀禮母黨服圖

律文母黨服圖

儀禮妻爲夫黨服圖

律文妻爲夫黨服圖

儀禮及今律文妻黨服圖

儀禮妾爲君黨服圖

律文妾爲家長服圖

五服圖總跋

鈍翁前後類彙卷五十三目錄終

古今五服考異卷三

外彙三

○儀禮五服旁通圖

斬衰三年 齊衰三年

杖期 不杖期

降服 降

父卒為母○繼母慈父在為母母如母

為人後者為其父母○女子適人者報其父母○公妾以及上妻為其父母

正服

正 正

正

父○父為長子○為母為長子○妻為君上出妻之子為母○祖父母○女子子為父○父後者○父為所後者之祖○按喪服傳婦人不之服○父母妻妾之父母○昆弟昆弟之子若○子孫謂諸祖○昆弟○叔女子子為室

親言外以包內蓋為人後者服其所後親及其親所與子同也○女子子為室為父○妻為夫○妾為君○按鄭玄曰妾謂夫為君者不得體之加尊之也雖士亦然今律文避君字改稱家長恭禮體

類彙卷五十三

為父母主喪者不杖則子一人杖然則婦人亦杖也孔謂達曰童子婦人不杖婦人謂童女

之子○大夫之庶子為適昆弟○適孫○女子子適人者為其昆弟之為父後者○姑姊妹女子子適人無主者姑姊妹報○公妾大夫之妾為其子○大夫之子為世父母叔父母子昆弟昆弟之子姑姊妹女子子無主者為大夫命婦者惟子不報

義服

義

義

義

諸侯為天子○君○無公上大夫之眾臣為其君

按禮之齊衰有三年有杖期有不杖期有三月凡四等開元禮又加曾祖五月為五等自升母服降長子服而明孝慈錄遂無齊衰三年之文蓋禮服之升降姑姊妹而說於明可以觀世變云

大功九月

小功五月

總麻三月

塲降

塲降

塲降

類彙卷五十三

適孫之長場中場○孫女子子之下場○適孫庶孫之中場○從母之長夫之昆弟之子女子子為人後者為其昆弟場報○夫之姑姊妹子之長場中場○大從父昆弟之長場○之長場○從父昆弟大之庶子為適昆弟為夫之叔父之長場○之長場○昆弟之長場中場○公為○昆弟之子女子子之長場○適子之長場中場○夫之昆弟之子女子子之長場○大夫為適子之長場○子之下場○為姑庶孫丈夫婦人之長場○大夫公之昆弟大天之子為其昆弟庶子姑姊妹女子子之長場○大夫之妾為庶子之長場

齊衰三月

大功九月

小功

總麻

降

降

降

降

姑姊妹女子子適人孫適人者○為人後從祖姑姊妹適人者○女子子適人者○若其姊妹適人者

<p>為衆兄弟○為人後○大夫大夫之子公者為其昆弟○女子之昆弟為從父昆弟子嫁者未嫁者為世孫姊妹女子子父母叔父母姊妹適士者○大夫之妾○大夫為世父母叔父母為庶子適人者父母子昆弟兄弟之</p>	<p>子為士者○公之庶昆弟大夫之庶子為母妻昆弟</p>	<p>正</p>	<p>正</p>	<p>無</p>	<p>正</p>	<p>正</p>	<p>正</p>	<p>義</p>	<p>義</p>	<p>義</p>	<p>義</p>	<p>曾祖父母○曾祖父之祖父母世父母夫之姊妹姊妹姊妹夫之諸祖父母報○母為士者如衆人○叔父母</p>	<p>曾祖父母○曾祖父之祖父母世父母夫之姊妹姊妹姊妹夫之諸祖父母報○母為士者如衆人○叔父母</p>	<p>曾祖父母○曾祖父之祖父母世父母夫之姊妹姊妹姊妹夫之諸祖父母報○母為士者如衆人○叔父母</p>	<p>曾祖父母○曾祖父之祖父母世父母夫之姊妹姊妹姊妹夫之諸祖父母報○母為士者如衆人○叔父母</p>
<p>從父昆弟○應孫○從祖祖父母○從祖族曾祖父母○族祖通稱○姓丈夫婦人父母○從祖昆弟○父母○族父母○族報○大夫之妾為君從父姊妹○庶婦○昆弟○庶孫之婦○之庶子○君為姊妹之子為庶母昆弟○庶子為父後者為其姊妹女子子嫁於國君者</p>															
<p>者○大夫大夫之妾外祖父母○從母丈祖昆弟之子○曾孫大夫之子公之昆弟大夫婦人報○君母之○父之姑○乳母為姊妹女子子嫁父母從母</p>															
<p>子者有佗故以賤者代之義準謂母者因父得稱疑此非聖人之制律文八母則謂父妾乳哺者此說得之外孫○甥○婿○妻之父母○姑之子按禮姑之子傳曰何以總報之也此言舅之子報姑之子耳程伊川先生謂姑之子報舅之子者非是舅○舅之子○君母之昆弟○從母昆弟</p>															
<p>於大夫者○公之庶昆弟大夫之庶子皆為其從父昆弟之為大夫者</p>															
<p>類彙卷五十三</p>															
<p>子者有佗故以賤者代之義準謂母者因父得稱疑此非聖人之制律文八母則謂父妾乳哺者此說得之外孫○甥○婿○妻之父母○姑之子按禮姑之子傳曰何以總報之也此言舅之子報姑之子耳程伊川先生謂姑之子報舅之子者非是舅○舅之子○君母之昆弟○從母昆弟</p>															

<p>○律文五服旁通圖</p>	<p>○齊衰杖期</p>	<p>○不杖期</p>	<p>齊衰五月</p>
<p>○齊衰三月</p>	<p>齊衰杖期</p>	<p>不杖期</p>	<p>齊衰五月</p>
<p>○齊衰杖期</p>	<p>齊衰杖期</p>	<p>不杖期</p>	<p>齊衰五月</p>
<p>○齊衰杖期</p>	<p>齊衰杖期</p>	<p>不杖期</p>	<p>齊衰五月</p>



族生五

**族母** 翁姑之妻也。

族祖母從祖母從母妻從母從父妻從父

高祖母 曾祖母 祖母 母

妻婦孫婦曾孫婦玄孫婦

族曾祖母從祖母世叔母昆弟妻昆季姑娣姒姪姪孫姪孫子姪孫女

不被與

族祖

族

○律文本宗服圖

類彙卷五十三

七

楚兒弟

族伯父 再登第 再從姪

養親堂 崇報父堂 弟堂 姪堂 姪孫堂

族曾祖父伯叔父兄弟姪  
姪孫曾姪孫

高祖父曾祖父祖父父己子孫曾孫玄孫

三月 五月 不校期 三年

架人功

○儀禮爲姑姊妹女子子孫適人者服圖

類彙卷五十二

天

高祖母 曾祖母 祖母 母 妻

婦  
孫  
婦  
曾  
孫  
婦  
玄  
孫  
婦

族曾祖母伯叔祖母伯叔母兄弟妻姪婦姪孫婦曾姪孫婦

族叔母 堂叔母 堂弟妻 堂姪婦 堂姪孫

族伯叔母提督家川從姪女

族系表

從祖妹

從祖姑  
從父姊小功

父之姑 大功  
女 大功  
姊 大功  
兄弟之女 大功

祖  
父  
己  
是孝大功  
女孫小功

父之姑 姑 大功 妹 大功 從兄弟之妻

從祖姑  
從父妹小功

從祖妹

後爲父之姑從父姊妹兄  
弟之女皆不分莊室通人





○儀禮母黨服圖

<p>舅 總 君母之昆弟從服</p>	<p>舅之子 總</p>
<p>外祖 小功 君母之父母小功 妻為夫之祖父母總</p>	<p>母 應子不為後服其舅加邦人</p>
<p>己 外祖父母為外孫總 舅報功總 從母之姊妹之男次小功 從母之姊妹之子總 從母之姊妹之孫總</p>	<p>從母 小功 應子不為後服其舅加邦人</p>
<p>妻 夫之外祖父母總</p>	

○律文母黨服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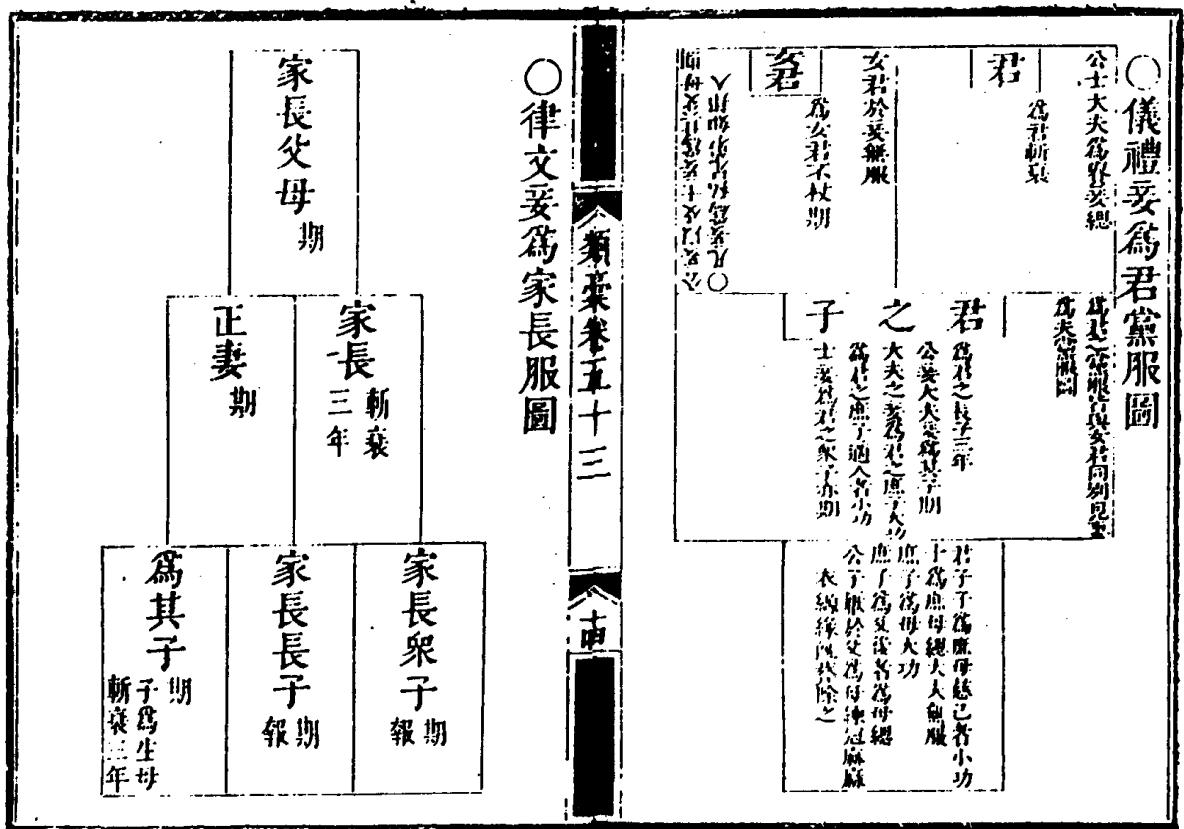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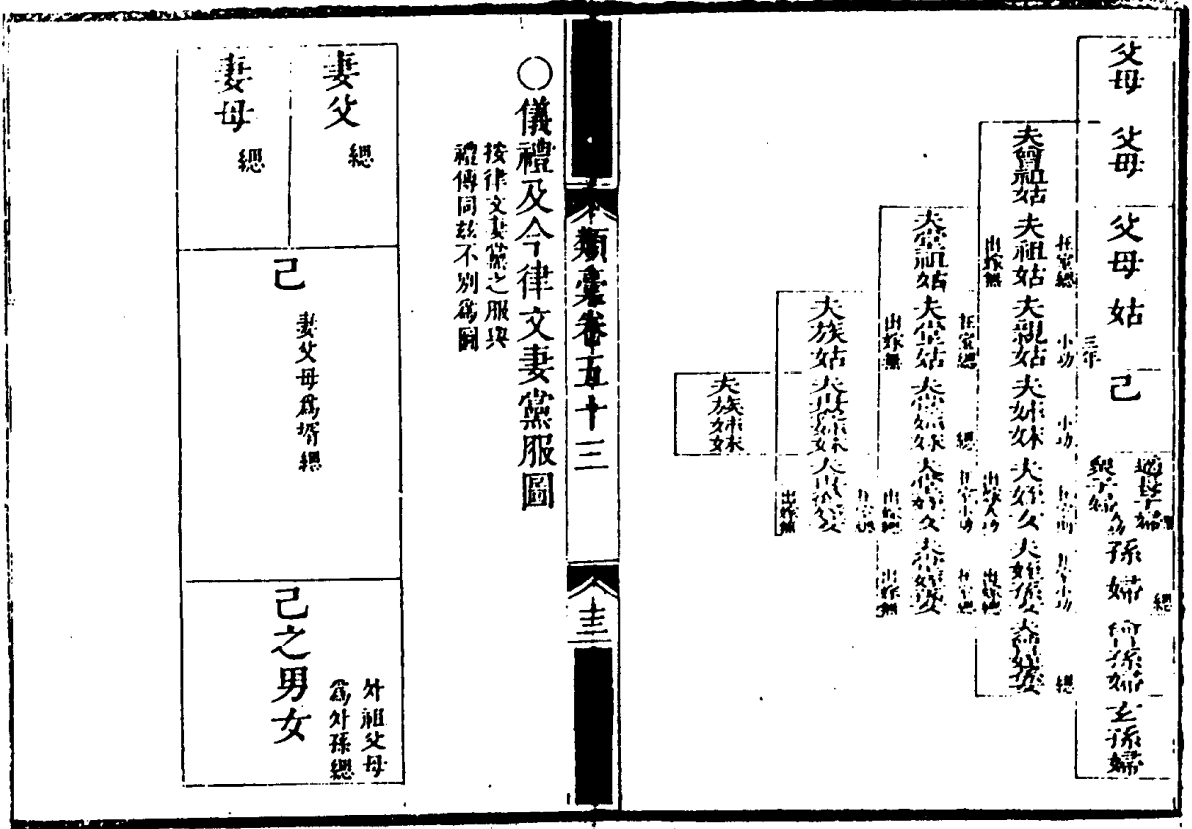
<p>母之兄弟 小功</p>	<p>舅之子 總</p>
<p>外祖父母 小功</p>	<p>母</p>
<p>己 舅之姊妹小功 姑舅兩姊妹之子相為服總</p>	<p>母之姊妹 小功</p>
<p>兩姊妹之子 總</p>	

○儀禮妻為夫黨服圖

<p>夫之從祖父母 總 夫之從祖父母之昆弟從服</p>	<p>夫之曾祖父母 夫之祖父 舅 夫之祖母 夫之祖父母 姑 己 夫之曾祖父母 夫之祖母 夫之祖父母 姑 己 夫之曾祖父母 夫之祖母 夫之祖父母 姑 己</p>
<p>夫之曾祖父母 夫之祖母 夫之祖父母 姑 己 夫之曾祖父母 夫之祖母 夫之祖父母 姑 己</p>	<p>夫之曾祖父母 夫之祖母 夫之祖父母 姑 己 夫之曾祖父母 夫之祖母 夫之祖父母 姑 己</p>

○律文妻為夫黨服圖

<p>夫之曾祖父母 夫之祖母 夫之祖父母 姑 己 夫之曾祖父母 夫之祖母 夫之祖父母 姑 己</p>	<p>夫之曾祖父母 夫之祖母 夫之祖父母 姑 己 夫之曾祖父母 夫之祖母 夫之祖父母 姑 己</p>
<p>夫之曾祖父母 夫之祖母 夫之祖父母 姑 己 夫之曾祖父母 夫之祖母 夫之祖父母 姑 己</p>	<p>夫之曾祖父母 夫之祖母 夫之祖父母 姑 己 夫之曾祖父母 夫之祖母 夫之祖父母 姑 己</p>



按勉齋黃氏儀禮經傳續及信齋楊氏儀禮圖一書其喪服門諸圖雖本儀禮而實參之以小戴記予所作則悉取喪服傳本文而又各以律文圖次之蓋前賢所重在攷經而予所重在遵律宜其彼此不同也禮時爲大替者殷人旣封而弔周反哭而弔孔子從周殷練而祔周卒哭而祔孔子蓋善殷也夫於周則從之於殷善之而不從者此無佗非時王之制故也朱子曰古今異宜禮文之變有不可考者又曰居周之世而欲行夏商之禮所謂反古之道由此言之學者之論禮服也當知所取法矣

類彙卷五十三

五

古今五服考異卷三終

康熙乙卯春正月

同里周靖

休寧汪武校字

鈍翁前後類彙卷五十四目錄

古今五服考異卷四

儀禮喪服傳與後世異者六十條  
喪服記與後世異者八條

類彙卷五十四目錄

鈍翁前後類彙卷五十四目錄終

古今五服考異卷四

外彙四

○儀禮喪服傳五服與後世異者六十條

○斬衰三年一

父為長子 唐開元禮訖明令竝與儀禮同洪武七年定孝慈錄始改父為適長子眾子皆齊衰不杖期今律文仍之

○齊衰三年二

父卒為母繼母慈母如母 開元禮訖明令竝同孝慈錄改斬衰為人後者為所後母亦同今律文仍之

類彙卷五十四

一

按賈公彥曰若前遭母喪後遭父喪自然為母期若前遭父喪未闋即得為母三年孔穎達曰若先有父喪而後母死練祥皆行以父死為母三年也若先有母喪而後父卒母喪雖期父喪既緦母之練祥亦皆行也諸儒說竝同陳氏禮書謂父喪未除而母死猶服期而不得三年其說引內則女子有故二十三而嫁為證此曲說也不足信

母為長子 開元禮訖明令竝同孝慈錄改為適長子眾子皆齊衰不杖期今律文仍之

○齊衰杖期四

父在為母 唐上元初皇后上表請父在為母終三年喪詔依行開元五年左補闕盧履冰上言父在服母三年雖則權行有紊彝俗請仍舊章制令百官詳議久不決至七年敕一依喪服文自是卿士之家為母行服不同其後修開元禮始依元敕父在為母齊衰三年為定孝慈錄又改斬衰為人後者為所後母亦同今律文仍之妻 鄭玄謂父在適子不杖庶子杖蓋援小戴禮喪服小記也又曾子問女未廟見而父母不杖祿記父母在不杖其說不同今律文不分適庶父母在皆不杖

類彙卷五十四

二

出妻之子為母

徐邈曰非其所生則無服也

唐神龍初皇后

請天下出母終者制服三年其後不行開元禮訖今律文竝與儀禮同

父卒繼母嫁從為之服報 今律文始改不杖

○齊衰不杖期四

為祖父母 開元禮訖今律文為祖後者祖在為祖母加杖

適孫傳有適子者無適孫 開元禮與儀禮同注云凡為後

承適者雖曾玄孫與孫同孝慈錄不分有無適子今律文仍之疑省文也又律文祖為適孫不杖期祖母為適孫大功與眾孫同

均適孫也祖母為之服獨降於祖父者蓋祖在為祖母期不應即以期報之嫌其太重故律文改此條與前代異也

婦為舅姑 先是開元禮舅姑服與儀禮同時俗有行三年喪者貞元十一年河中令曹參軍蕭據狀言非是下禮院詳定判官李峒議婦人不貳斬未嫁從父既嫁從夫父母之喪尚止周

類彙卷五十四

三

歲舅姑之服無容三年有違開元禮者以敗法亂紀論後唐劉岳書儀始改斬齊三年宋初孝明后為昭憲太后服三年喪乾德二年判大理寺尹拙等上言夫居苦由之中婦被綺羅之飾夫婦齊體哀樂不同云云令左僕射魏仁浦等議其請舅姑之服三年斬齊一從其夫為定孝慈錄又改為姑斬衰與舅同今律文仍之妻為其父母 開元禮訖孝慈錄並同今律文無服疑統在出嫁女為父母服內

○齊衰三月三

丈夫婦人為宗子宗子之母妻○大夫為宗子以上二條開元禮訖今律文皆無服會祖父母 唐貞觀十四年侍中魏徵等奏請加齊衰五月今律文同

按閩南陳氏曰服父三年服祖期則會祖宜大功高祖宜小功而皆齊衰三月者不敢以大小功旁親之服加乎至尊故重其齊麻尊尊也減其月數恩殺也此禮所謂上殺服適子三年庶子期適孫期庶孫大功則會孫宜五月而與玄孫皆總麻三月者會孫服會祖

類彙卷五十四

四

三月會祖報亦如之會祖尊也故加齊衰會孫卑也故服總麻此禮所謂下殺如此則不應加服五月然喪服經傳正文本無高祖玄孫服

按山雅言經止說會祖以下至會孫無高祖至玄孫之文若有高祖之稱則漢惠不應名其父為高祖矣以此知記皆漢儒曲說沈存中亦云由祖而上皆會祖由孫而下皆會孫雖百世可也如此則不應加服姑附於此以備一說

○大功 中 長 九月 六月

子女子之長 婦 中 場

按禮男子冠而不為場婦人笄而不為場公

羊傳婦人許嫁字而笄之，則以成人之喪治之。近世女子年柱童穉，其父母卽已受幣，不卒殤，死豈得概用成人之服？又按禮十五而許嫁，然則許嫁者年十五以上，不當殤也。叔父之長殤中殤，○姑姊妹之長殤中殤，○昆弟之長殤，○適孫之長殤，○夫之昆弟之子女，子之長殤中殤。

以上大功殤六條。梁天監十四年，舍人朱異議：禮年雖未及成人，已有爵命者，不爲殤。封陽侯年雖中殤，已有拜封，不應殤。服於是服者，皆依類彙卷五十四。五。成人例開元禮訖，明令竝與儀禮同。孝慈錄無殤服，今律文仍之。

按鄭玄曰：殤年爲大夫，乃不爲殤，爲士猶殤之。庾蔚之謂：今世則不然，受命出官，便同成人，蓋與古異也。

○大功九月七

大夫爲世父母、叔父母、子、昆弟、昆弟之子爲士者

開元禮訖，今律文皆齊衰期不降。

公之庶昆弟、大夫之庶子爲母。晉升平四年，太

宰武陵王所生母喪，表求齊衰三年，詔聽依樂

安王故事。大功九月遂爲著令。唐開元禮齊衰三年不降，宋會要熙寧七年詔：父母及繼母慈母已所生母竝喪三年，明令集禮改姜子爲其母期。孝慈錄又改斬衰三年不分父存歿，皆同。今律文仍之。

按原子或問：大明令載姜子爲其母期，注謂適母在室者不知適母所厭，在父存時邪抑在父歿之後。原子曰：婦人雖喪，無厭降之義。此小注之誤也。若集禮所載，則無此注。夫姜子服母，據其父存亡爲制，耳不得繫於適母。類彙卷五十四。六。

也。此論似專主集禮，初不及孝慈錄。豈微不滿於後來所改者與？○又按鄭玄曰：大夫之庶子，父在也，父卒爲母三年；士雖在庶子爲母，皆如衆人。此於經傳似無明文，然其義可推也。晉范宣荅人適母存疑，爲所生母服，宣謂爲慈母。且猶三年，況親所生乎？適母雖尊，然婦人無專制之事，不得引父爲比而屈降支子也。其說與鄭注合。

附張氏家私語：姓者比也，比於父也。生母不得稱姓，況敢以庶同於適乎？

公之庶昆弟、大夫之庶子爲妻。○昆弟。開元禮



說今律文皆齊衰不杖期不降

通婦 貞觀中魏徵等請加齊衰不杖期今律文

同

大夫之妾為君之庶子 開元禮說今律文皆齊

衰不杖期不降

女子子未嫁者為世叔父母叔父母姑姊妹 開元

禮說今律文為世叔父母及姑姊妹在室者皆

不杖期不降

按女子子未嫁者其服悉如男子不應乃有

此條傳謂妾自服其私親故馬融舊讀合上

類彙卷五十四

七

大夫之妾一條似按有理鄭玄不用其說後

儒多主鄭義者今姑從之又梁朱異問北使

李業興曰比問郊丘異所是用鄭義我此中

用王義業興曰然異曰女子逆降旁親亦用

鄭義不業興曰此之一事亦不專從蓋皆以

鄭說為未當也

○小功場五月十

叔父之下場○適孫之下場○昆弟之下場○姑

姊妹女子子之下場○為人後者為其昆弟從

父昆弟之長場○為夫之叔父之長場○昆弟

之子女子子夫之昆弟之子女子子之下場○

為姪庶孫丈夫婦人之長場 以上八條開元

禮說明令並與儀禮同孝慈錄無今律文仍之

大夫之昆弟大夫之子為其昆弟庶子姑姊妹女

子子之長場 開元禮皆大功九月不降明令

同孝慈錄無今律文仍之

大夫之妾為庶子之長場 開元禮說今律文皆

無服

小功五月六

從父姊妹 開元禮說今律文在室皆大功

類彙卷五十四

八

按從父姊妹在室者宜與從父兄弟服同然

禮服皆降一等出適者不再降賈公彥謂女

子逆降宗族亦逆降報之是一說也

大夫大夫之子公之昆弟為從父昆弟庶孫姑姊

妹女子子之適士者 開元禮說今律文皆大

功不降

大夫之妾為庶子適人者 開元禮說今律文皆

無服

庶婦 貞觀中魏徵等請加眾子婦大功今律文

同

君母之父母從母

注君母父之通妻

開元禮訖今律文

君母之黨皆無服疑統在外祖父母從母服內

君子子為庶母慈己者 宋元徽二年第七皇弟

訓養母鄭昭容薨制皇子服訓養母依庶母慈

己者梁天監七年安成國太妃薨詔禮官議皇

子慈母之服司馬鈞引鄭玄說服止卿大夫不

宜施之皇子武帝以為不然曰禮慈母有三條

一則妾子無母使妾無子者為母子如齊衰章

中慈母是也二則適妻子無母使妾養之雖均

乎慈愛但妾無為母之義故服以小功小功章

類彙卷五十四

九

所以不直言慈母而云庶母慈己者明異於三

年之慈母也其三則子非無母擇賤者養之義

同師保亦有慈母之名師保無服則此慈母亦

無服矣鄭玄不辨三慈淵為訓釋後人致謬實

此之由於是改定令適妻之子母卒為庶母所

養賤賤服五月開元禮訖明令竝同孝慈錄

無今律文仍之疑卽用乳母之服

按武帝所云妾無為母之

義非是禮慈母庶母皆有母名

○總麻場三月八

庶孫之中場○從祖父從祖昆弟之長場○從父

昆弟姪之下場○夫之叔父之中場下場○從母之長場報

夫之姑姊妹之長場

按內則男三十而有室女十有五年而笄二

十而嫁笄則不為場矣又孔子家語男子二

十而冠有為父人父之端譙周曰男自二十以

及三十女自十五以至二十皆得嫁娶如此

則雖男子娶婦不待三十夫之姊亦不應有

長場之理此姊字恐誤

從父昆弟之子之長場○昆弟之孫之長場

類彙卷五十四

十

以上總麻場八條開元禮訖明令竝同孝慈錄

無今律文仍之

按場服似不可廢孝慈錄與明律所以不載

者以有明令竝行故也今律文既仍孝慈錄

遂不及增入士大夫行服時或應以明令參

酌知禮者詳之

○總麻三月九

從祖姑姊妹適人者報 開元禮從祖姑姊妹為

本宗兄弟報服與儀禮同今律文不報疑省文

也

庶子爲父後者爲其母 晉太元末太常車胤屢  
上言自頃公侯至於卿士庶子爲後者服其庶  
母同之於適違禮犯制爰加裁抑尚書下主者  
參詳謂宜聽胤所上班下內外以爲永制宋熙  
寧中始改齊衰三年明令又改降總麻與儀禮  
同孝慈錄斬衰不降今律文仍之

士爲庶母大夫無服 先是唐制庶母無服顯慶  
中長孫無忌言禮庶母總且庶母之子昆弟也  
爲之期是同氣而吉凶異遂請服總孝慈錄改  
齊衰杖期不分適子衆子皆同今律文仍之

類彙卷五十四

士

按宋文憲公成穆賢妃璵誌略云洪武七年  
妃薨上爲之感悼遂緣人情定議命東宮親  
王持服一期云云孝慈錄卽成於是年秋蓋  
專爲庶母起義耳御製序謂禮官皆迂儒俗  
士且引書無逸篇謂後王壽短而社稷移亦  
由庶母無服或父死而子烝之人倫安在甚  
意可見也又雙槐歲鈔妃既薨詔太子服齊  
衰杖期懿文曰在禮惟士爲庶母總陛下貴  
爲天子而臣制此服非所以敬宗廟重繼世  
也上怒太子正字桂彥良持衰衣之懿文服

以拜謝遂爲著令其始末如此至今不復改  
矣○原子或問大明令與集禮皆爲庶母總  
獨孝慈錄則曰杖期三書皆時王制也其言  
輕重不侔將焉適從原子曰士爲庶母總古  
禮也然孝慈錄載諸杖期條何也以父妾有  
母名妾爲適子衆子期而乃以總報之不已  
薄乎且庶母之子爲己之昆弟則相爲服期  
今也於其母則總子母之間輕重頓殊淡非  
至理然則服總之制可廢乎曰何可廢也若  
長子爲父後爲宗廟主決無服妾母杖期之

類彙卷五十四

士

理夫庶子爲父後猶爲其生母總以此明之  
適子不爲妾母期也若父在服之可也  
開元禮庶母父妾之有子者今律文同按爾  
雅父之妾爲庶母左傳叔向曰吾母多而庶  
鮮蓋古者父妾皆得謂之母不必有子與後  
世異惟慈母雖無子而得專母名古今同也  
按古者期之喪達乎大夫大功降總麻絕故  
其服往往與後世異漢魏故事公卿朝士服  
喪親疏各如其親晉荀勗定新禮欲令王公  
五等皆旁親絕期摯虞駁之以爲今與古異  
不可施行隋牛弘建議又欲官在第二品者  
降旁親一等劉炫曰古之仕者宗子一人而

已庶子不得進由是先王重適今之仕者位以才升不限適庶與古既異何降之有嗣後相沿遂為不易之制

貴臣

注室老士疏室老家相士也宰也

開元禮訖今律文皆無

服蓋後世卿大夫無臣故也

貴妾

白虎通曰貴妾明有卑賤妾也

開元禮訖今律文皆無服

按鄭玄謂貴妾姪姊也陳錄曰天子貴妾三

夫人諸侯卿大夫貴妾姪姊士貴妾亦為姪

姊雷次宗曰餘妾出自凡庶不為服也蓋古

者以姪姊為媵適妻姪姊得以次攝女君

類彙卷五十四

三

故殊之於眾妾為制此服後世既無媵禮妾

皆出於凡庶無貴賤之殊空乎不為之服也

又王度記卿大夫一妻二妾者何尊賢重繼

嗣也不備姪姊何北面之執不足盡人骨肉

之親何休曰備姪所以尊尊也備姊所以親

親也然則二妾之中得毋先姪而後姊耶

父之姑

開元禮訖今律文皆在室小功

甥舅

貞觀中太宗以舅與從母親等而服異詔

魏徵等議遂請加舅服小功舅報甥猶總服願

慶中長孫無忌請進同從母報今律文同

按釋名從母者為姊而來則從母列故雖不來猶以此名之袁準曰從母小功舅總非也

從母蓋從其母為庶母者親益重故小功不

應稱姨母為從母此因假轉亂而為名者也

朱子曰姊妹於兄弟未嫁期既嫁則降為大

功姊妹之身則不降故姨母重於舅袁朱二

說不同觀者擇焉又禮外親之服皆總也而

唐代惟加舅服不降姨母服者蓋體傳中以

名加之義

朱子以不減姨服而加舅服為禮之失

為夫之諸祖父母報

注外祖父母在內

開元禮訖孝慈

類彙卷五十四

古

錄夫之外祖父母服並與儀禮同今律文無

君母之昆弟

開元禮訖今律文皆無服疑統在

甥舅服內

○喪服記與後世異者八條

○公子為母妻

公子為其母練冠麻衣練緣為其妻練冠葛經

帶麻衣練緣皆既葬除之

注服於父權為制此服

晉太

元十五年皇子所生母鄭淑媛薨太子前衛率

徐選議喪服傳與尊者為體則不服其私親空

依公子為其母練冠麻衣宋元嘉二十九年南

平王鑠所生母蕤依禮應麻衣有司奏比世諸  
侯咸用士禮五服之內悉皆成服於其所生反  
不得遂於是皆申母服梁天監五年祠部郎司  
馬駱賧奏嬪母車臣應有服請準公子為母之  
制從之唐以後庶子為所生母詳見前大功條  
中又開元禮訖今律文在夫為妻皆齊衰不  
杖期

古者衣冠裳帶襪履皆有緣喪服無緣至緣  
然後緣緣大夫士去國數緣者以喪禮處之  
也記公子為母妻麻衣緣緣此非純用喪禮  
者也緣淺緣色益白之似絲者謂之一葉謂  
之緣是也說文亦黃色非是為妻  
緣冠豈有妻喪而亦黃其冠者哉

類彙卷五十四

五

○兄弟一

大夫公之昆弟大夫之子於兄弟降一等注兄弟猶族親

開元禮訖今律文族親皆不降

○兄弟二

兄弟皆在佗邦加一等不及知父母與兄弟居加

一等傳小功以下為兄弟開元禮訖今律文小功總麻

無加服

○朋友

朋友麻皆在佗邦袒免小戴禮檀弓居則經出

則否開元禮訖今律文皆無服

○庶子為外祖父母從母舅

庶子為後者為其外祖父母從母舅無服不為後  
如邦人開元禮訖今律文庶子為所生母黨  
皆無服詳見喪服或問第十條

○為宗子殤

宗子孤為殤大功衰小功衰皆三月開元禮訖  
今律文皆無大小功三月服

○妾為私兄弟

凡妾為私兄弟如邦人開元禮引此文明令訖  
今律文皆無服疑統在出嫁女為兄弟服內

類彙卷五十四

五

按經大功章中為世父母叔父母姑姊妹傳

曰妾自服其私親也如此則妾不獨服其父

母與兄弟矣鄭玄謂文爛在下與馬融說不

同今姑附識於此

○妾為君長子

妾為君之長子惡笄有首布總疏與女君同三年南齊

永明十一年文惠太子薨右僕射王晏等奏按

喪服經雖有妾為君之長子二漢以來此禮久

廢請因循前準不復追行詔既久廢停便開元

禮訖明令皆有服與記同孝慈錄改妾為夫之

長子衆子與所生子皆齊衰不杖期今律文仍之

據此記則妾有笄明矣楚語司馬子期欲以妾爲內子訪之倚相曰吾有妾而應欲笄之可乎蓋姑託詞以換左史而已而先儒或遂謂古之爲妾者不笄誤也

古今五服考異卷四終

類彙卷五十四

七

康熙乙卯春二月

同里周靖校字  
休寧汪繩武



ZW 21181088573728